黒歴史文集

Katekyo Hitman Reborn Fanfic

Dark History Anthology

2008-2015

Presented by Dai

作者岱

序

諸君好，這裡是岱。
幾經猶豫，終於製作了黑歷史文集，
收錄了 2008 年至 2015 年的黑歷史。

最初開始寫家教時，其實從沒想過自己
原來能寫這麼多年。雖然中間經過了很
多不同的 CP，但是題材果然還是家教。
一直覺得自己是否沒有長大，但是回首
一看，果然還是覺得自己有所改變了。

重新面對黑歷史，或許只是想見證自己
的成長。也感念家教，陪我度過了漫長
的一段青春歲月。

是的，我還不夠好。還可以更好。
或許今後，我還會一直寫作下去，也或
許會在中途發生變卦，不再提筆。無論
何者，這段埋首寫文的漫長時光，都會
是將來難以磨滅的記憶。

以此紀念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我自己。

2015.08.26　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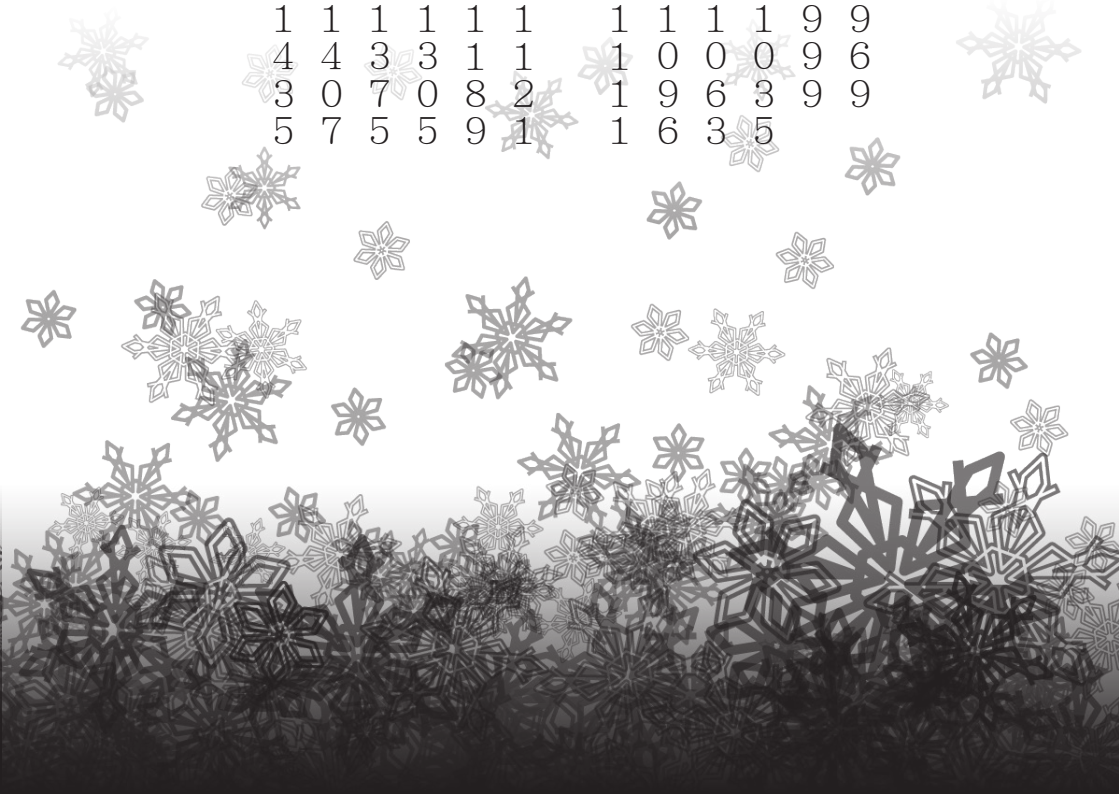
目次

極受體質（雲綱雲）　7
人妻理論（All雲）　97
藍執事（骸雲）　113
藍執事番外（骸雲）　337
雙螺旋（骸雲 白雲）　369
咪（骸雲）　533
蜂蜜（骸雲）　565
旅調（骸雲）　637

小白虎恭彌系列（All雲）　725
無關風月（骸雲）　861
話多（骸雲）　921
燕尾蝶（骸雲）　939

家庭系列—我的家庭真可愛 969
我的初戀真可愛 999
我的爸爸真可愛 1035
我的媽媽真偉大 1063
2011 雲雀生日賀 1096
2012 雲雀生日賀 1111

PPPS（All雲） 1121
鬥犬（骸雲 白雲） 1189
音樂盒（骸雲） 1305
Beam（All雲） 1375
Undine（骸雲） 1407
睡美人（初霧雲） 1435



眸（初霧雲）　1465
黑鳥（初空雲）　1475
Double Agent（初空雲）　1613
死亡森林之光（初空雲）　1739
薊（骸雲）　1843

空位（骸雲）　1863
This Is War（里風）　1881
愛蜜莉的玫瑰（骸雲）　1927
Monopoly（骸雲）　1987
那年與你（骸雲）　2009
Big Bang（初代家族）　2049
世紀進行曲（初雲18）　2061

水晶之夜（初空雲）　2101
光與薔薇（初空雲）　2161
奧菲歐（初空雲）　2243
MK-6918（骸雲）　2285
Der Weisswolf（初雲空）　2407
天使贈與的時間（初空雲）　2447
亞瓦隆的渡船人（初空雲）　2583
喰人（初空雲）　2715
紐倫堡天使（初空雲）　2727
布朗尼冰淇淋（里風 初空雲）　2751
後記　2768

雲綱雲

極受體質

極受體質

2008年11月～2009年5月

開始看家教時還是小學生，13歲時開始動筆寫文，寫出極受體質時還是中二病常犯的15歲，但回想起來，真正能拿捏好國中生情緒的，似乎只有這個時候了。

第一本看的耽美同人誌是獄綱，第一個有好感的配對是雲綱，但什麼配對都寫，正常向也喜歡，恐怕當時的自己也說不出自己真正的喜好。即使如此，極受體質裡雲雀恭彌霸道又強硬的形象，或許還是成為後來將我推向骸雲的契機之一。

本文是我寫文的里程碑，是我第一篇萬字以上的文，當時連全形標點符號都還不會用，憑著一股喜歡的感覺就寫了。現在想來，或許就是所謂初心吧。

星期天，天氣　雨

不知怎麼的在這一天突然冷了起來，澤田綱吉心想或許和昨晚就一直飄著的雨有關。

房間裡雖然很暖，但推開窗後迎接他的冷沁空氣讓他打了個哆嗦。

然後，透過清晨的薄霧，看見了有個人站在自家門外。

黑髮，和熟悉的感覺，阿綱很快就明白他是誰，三步併作兩步來到樓下。

「雲…雲雀學長…你怎麼站在這裡…？」

推開門後眼前的人兒濕的透徹，在這樣的細雨中還能如此，想必站了好一段時間。

「早上我去巡視街道，牠就跟過來，我不知道要把他放哪裡，你家離學校最近。」雲雀簡短的回答，攤開手中的風紀外套，裡頭偎著一隻黃色小鳥。

雲雀很溫柔是早就知道的事實，雖然那僅限於對小動物。

阿綱心疼的笑了笑，招手示意雲雀進屋。

「來，雲雀學長，熱水…」阿綱端了盆熱水到雲雀的面前，再遞給他條毛巾。

雲雀點頭代替語言，將雲豆輕放到阿綱手中。

「這個，拜託你了，記得要用吹風機。」

阿綱微微一笑，輕輕附上雲雀的耳朵：

「吶，雲雀學長，真的好溫柔…」

雲雀有些驚愕的眨了眨眼，阿綱臉頰微紅卻又專注的凝視著他一分鐘。

他的視線有些尷尬的避開，隨後又接上他的凝視。

「草食動物，眼睛閉上。」

來不及等他乖乖照做，雲雀心急一般的遮住他的雙眼，吻上他的唇。

又是一次蜻蜓點水。

縱使甜蜜卻又讓人有些不滿足，阿綱試著回應一般的舔了下雲雀的薄唇。

得到的反應大得誇張。

雲雀向後退了好幾步直到靠到牆壁，腮上的紅像要滴出血來，大口大口的喘氣彷彿吸不到空氣。

「…呃？你…你沒事吧，雲雀學長……」

「…別管！」雲雀揮開阿綱關心的手，踞在原地試圖緩和情緒。

和雲雀在一起這麼久的日子，阿綱從來沒發現這項事實。

雲雀恭彌，是完完全全在M程度之上的極受體質。

澤田綱吉發現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對於一向難以理解的雲雀學長，阿綱始終有種疏離感。好像只要一秒不抓住，鳥兒就會飛走一樣。但是，只是輕輕的捧住而已，這隻鳥兒便會在你手中動彈不得。

阿綱笑了。

雲雀恭彌，他交往了一年多的戀人，其實是個極受體質。

「啊！雲雀學長，早安！」遠遠看見在校門口執行風紀委員工作的雲雀，阿綱開心的揮著手打招呼。

「…早，草食動物。」雲雀盡量裝出冷淡的態度，但阿綱完全聽的出來他的聲音因昨日過度的極受反應在顫抖。

「呃…雲雀學長，你還好嗎？」阿綱擔心的看著雲雀，伸出手要撫上他看似發著燙的額。

「別碰我！你已經遲到了！快點給我滾進教室！」驚覺自己要被碰觸，雲雀的雙頰一下子刷紅，用力揮開綱吉的手，動作之大引來了其他風紀委員的目光。

失態了。

「對…對不起，我現在馬上就進教室！」自己其實也知道給雲雀學長丟了臉，阿綱微微敬個禮後轉身離去。

「等等，草食動物。」

「咦？是…是的！」

「今天中午來一趟接待室，我有話要問你。」

移開視線後的那一瞬間，阿綱立刻想到雲雀今天中午十有八九會問昨天的事。

「所以，你已經發現我是什麼體質了？」雲雀冷靜的啜了口茶，室內的空氣像是派出所質詢犯人的小房間，唯一的差別就是眼前擺的是日本茶而不是豬排飯。

賓果。果然是要問這件事。

「呃…應該吧。」不敢正視雲雀的眼神，阿綱往旁邊偷瞄。

「不要含糊不清！視線不要移開！」

「嗚嘎！！」飛來的是拐子一根，不偏不倚的砸中下顎。

「我我我知道啊！雲雀學長是個極受體質對不對！」揉著發疼的下巴，阿綱不甘示弱的回嘴，雲雀拿著另一根拐子的手舉了起來。

「噫噫噫——！！」

「…」

雲雀放下了手，輕輕的嘆了口氣。

「雲…雀學長？」意外的沒有受到拐擊的阿綱睜圓眼睛。

「算了，我早知道瞞不了你的。」

隨手將拐子扔在沙發上，雲雀往後仰陷入椅背中。

「我不知道是為什麼，但是好像是天生的。」呆望著天花板，雲雀閉上眼睛。

「耶？」

「我是說體質的事情。」

「啊…這，這樣啊。」嚥了口口水，阿綱尷尬的將目光瞥向一邊。

「嗯。」

「那，那個…雲雀學長是什麼時候發現自己的體質的啊？」

「…大概五歲的時候。」

「啊？！」

「我被鄰居的貓舔了一下耳朵。」

（什麼！？然後這樣就被撲倒了嗎？！）理所當然的阿綱只敢吶喊在心裡。

「那是我第一次嚐到那樣的屈辱…」雲雀往旁邊一倒側躺在沙發上，半閉的灰藍色瞳孔顯的有些迷濛，小動物一般的姿勢惹人憐愛。

「所以…昨天我讓雲雀學長覺得屈辱嗎？」

「不是，如果是你的話我無所謂，只是覺得有些羞愧而已。」

（啊咧…？雲雀學長這麼說是告白的一種嗎？）阿綱紅著臉看向接近昏睡狀態的雲雀，隨即又搖搖頭揮去這種不正經的怪想法。

「第二次讓我嚐到這種屈辱的，其實是骸…」

「啊?!骸嗎？」

「嗯。對不起…綱吉。」

雲雀的聲音越來越小，他的意識已經深深的睡著了。

上課鐘響起，阿綱靜靜的關上門，離開接待室。

他想也許這種不告而別會讓雲雀學長醒來後發飆，但他不想在聽到雲雀沮喪的語氣。

天下無敵的雲雀，竟然有這麼樣一個大弱點。

其實他自己一定也非常困擾才是。

走回教室的期間，阿綱慢慢想著。

要怎麼樣才能幫助雲雀學長成為一個稱職的攻呢？

雖然幫到最後，苦的也可能是自己就是了。

第二章

有好幾個晚上，雲雀夢到那一天的事，然後嚇醒

他醒來時全身冒汗，雙頰紅得讓滴汗像是滴血；他醒來時總是口中微吐著熱氣，感覺夢境就像真實發生。

那一天在濕暗的房裡，六道骸對他做的事。

他確定，即使是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輩子，他都忘不了。

「喔呀？你還沒死啊？」柔媚的男聲傳入他耳中，那語氣像是嘲諷，卻又帶著一丁點的佩

服。

他沒力氣回應這番消遣。眼前這個可憎的藍髮男人斷了他的肋骨，他連呼吸都吃力。即使如此，內心強大的不甘心迫使自己睜開眼，銳利的告訴男人「我並沒有輸，你也別想贏」。

面對這眼神，男人笑了起來，走到對面的沙發坐下，雙眼緊盯著仍在喘息的他。

「我記得你叫雲雀君，是吧？」男人輕鬆的把玩手指，以一種愉快的語調詢問。

「……跟你有關係嗎？」雲雀冷冷的回應，即使他已經痛的快失去知覺，都不允許自己在敵人面前展現脆弱的一面。

男人停止把玩手指，俐落的起身，微笑著走向雲雀。

「呵呵呵～果然是隻猛禽呢，受了重傷眼神還是這麼銳利。」男人輕笑幾聲，用力踹了雲雀的腹部一腳。

「…！唔！」他痛得瞪大眼，以極快的速度捂住嘴，但呻吟還是從嘴角流洩出來。

男人看著他這樣的反應，嘴角咧的更開了。

「吶，雲雀君，人都會有脆弱的一面對吧？」

「…」

「你脆弱的那一面…如果我沒猜錯的話，應該是那無聊的自尊心。」

痛覺支配了神經，雲雀的腦子亂成一團，並沒有聽進男人的話，也沒有理解，只是照舊狠狠瞪他一眼。

男人的笑容黯淡下來，注視著雲雀銳利的眼神。

「這眼神就是你的自尊吧？雖然無聊，但不忍心摧毀呢。」

雲雀本以為又會得到一記重踢，但男人卻輕輕撫著他鼻翼，像是在觸碰小動物一般的輕柔。

麻煩大了。

雲雀像是反射動作一般，一瞬間拱起腰縮起身子，遠離他的觸碰，一切都是體質惹的禍，他想維持自己的從容，臉上卻泛起陣陣潮紅，嘴角流出嬌媚的喘息，身體像是焚燒一般的熱了起來。

「…喔呀？」六道骸愣住似的眨眨眼，一向將世界看的透徹的眼神突然有些錯愕。

大概三分鐘左右，骸正試圖理解，雲雀正試圖冷靜。

接下來自己大概也知道會發生些什麼事，雲雀緩慢的移動身子，剛才一下子飆高的體溫讓鮮血再度逆流，他咬緊牙齒，努力不發出聲音的想要逃走。

但這不可能不被骸注意到。

「…吶，雲雀君，我想確定一件事…」骸睜圓眼睛，好奇的樣子比輕笑要好的多，但雲雀

的胃卻一瞬間抽緊，驚恐的打掉骸緩緩伸出白皙手臂。

「嗯……」骸收回自己的手，細細思索著，雲雀打了個寒顫，腦內的「快跑」喊的很大聲，他卻無法動作。

一切迅速的出乎雲雀的意料之外，上一秒骸還在看著自己的手思索，下一秒他就已經把雲雀反手壓住。

「…你！幹什麼！！」

「我說了，只是想確定一下，如果真的是的話，那就是待會兒的事了。」

「你說什麼聽不…唔！」

一股冰涼的觸感順著頸子滑下，骸的手指在雲雀的鎖骨上游移著，他一瞬間倒抽了口氣，從耳根到脖子都紅了起來，胸口一股難耐的燥熱開始作亂，受不了這種難受，他的眼匡泛紅，一滴淚水乾淨俐落卻毫無預警的落下。

下一秒他才發現六道骸的異色瞳睜大著注視自己，他嚇的往後一倒，突然來了股力量掙脫六道骸的束縛，將他一腳踹開。

相對於他的慌張，骸倒是笑的很開心。

「溫柔的摧毀你重要的自尊，應該會是我做過最有趣的事喔。」

六道骸在雲雀身上留下的恥辱並不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傷痕，而是一個令他厭惡至極卻無力抵抗的吻，一個溫柔卻把他的自尊心毫不留情擊垮的吻。

「喔呀喔呀？像你這樣的人還真是有趣，雲雀君。我還是第一次遇到呢。」骸發出一聲輕笑，將全身發著燙的雲雀打橫抱起，一字一句像是調侃一般。

「你……不要碰我！」

「喔呀？還真是任性啊，雖然嘴上這麼說，但你也沒有多餘的力氣了喔。雲雀君。」

「……唔！」

骸掛著一抹輕浮的微笑，一路哼著不成調的異國歌曲，抱著雲雀來到一扇門前。一腳踢開破舊不堪的木門，映入眼簾的是個空無一物的暗室。

「喂！你……！」

「這是黑曜中心以前的儲藏室，你先暫時睡一下吧。我想彭哥列他們很快就回來了。」輕輕將雲雀放在地上，骸的右眼轉換為「一」的文字，開心的看雲雀滿溢著不甘心的眼神沉沉睡去。

「晚安，雲雀君。」白皙膚色染上傷口與鮮血的雲雀，連一個吻都經不起的雲雀，還紅著臉喘著氣卻睡的深沉的雲雀，若不是礙於彭哥列等人很快就會打過來，骸總覺得自己不會這麼好心只給他一個吻，十有八九大概會把美味先享用了才對。

「如果打贏彭哥列的話，你就當作我的戰利品吧，雲雀君。」輕撫著雲雀的黑色瀏海，骸突然明白自己不只是渴望摧毀醜陋的東西，就連佔有美麗的存在，也是心裡的極度渴望。

「…雲雀學長？」

一聲呼喚驚醒了他，他趕忙坐起身，發現綱吉一雙大眼注視著自己，滿是擔心。

「怎麼了？你流了好多汗，剛才做了什麼夢嗎？」

綱吉邊匆忙的擦拭著雲雀臉上的汗水，邊關心的詢問，而他只是喘著氣，什麼也說不出口。

六道骸，那是個污點，是恥辱，是一種他覺得殺了他都還不能抹去的　傷害

突然他想都沒有想，抱緊了澤田綱吉，手指深深嵌入他細瘦的腰身

「等…痛痛痛痛！雲…雲雀學長！」

「綱吉、綱吉、綱吉、綱吉…！」

他的聲音略帶沙啞，卻像是渴望得到什麼般竭力的呼喊。

那是他第一次這樣叫他的名字。

第四章

陽光暈的雙眼熱熱的，但他確定那酸澀的感覺不來自陽光。

澤田綱吉蹙起眉，面露苦態。

他完全沒有預料到雲雀也會有這樣的時候，那一種無助的神態，讓他在這幾天以來對雲雀恭彌的最強守護者印象畫了個大叉。

接近崩潰的歇斯底里，咆哮之後嗓子啞了的虛弱。這是他的雲雀學長嗎？那個時而溫柔，時而凶悍暴躁的雲雀學長。

他不太記得那天他是怎麼離開接待室的，只知道腦子一片混亂當中雲雀鬆開了手，往後一倒失去意識。

接下來他是逃跑了呢？還是留下來照顧他了呢？

阿綱悠閒的拐過一個彎，反正已經遲到了，在怎麼跑也都無濟於事，如果走慢一點說不定還可以翹掉早上的朝會，偷偷的從校長的視線死角溜進教室。

事情好像想的太美了一點，阿綱走進學校時恰好在班級隊伍行進中，背著書包的他在人群

之中顯得特別突兀，引起了周圍學生小小的注意。他尷尬的一路跑向樓梯，在樓梯口看見了他。

「雲雀學長！」在他看到那熟悉的黑色背影後他不自主的出聲，但當那雙美豔的鳳眸對上他的雙眼，卻立即後悔。

「澤田綱吉，你遲到了整整五十分鐘。」雲雀惡聲惡氣的低喃，下一秒就是當著全校師生的面在朝會進場間狠狠賞他一拐子。

這一拐來的毫無防備，更何況沒有山本或獄寺在身邊，他對雲雀的戒心是如此薄弱，突如其來的狠招讓他叫不出聲，痛得跌坐在地上。

他抬頭，對上他的眼神，發了個寒顫。然後清楚的想起——他昨天其實逃走了。

「雲…雲雀學長，我…那個…」右頰已經痛的失去知覺，阿綱支支吾吾的開口，心裡迴盪著的，是愧疚，是歉意，是害怕緊張。

「用不著多解釋，跟我到接待室去。」他的目光犀利，是一種毫不留情的批判與斥責，斥責他在他最需要他的時候逃走，斥責他對無助的他的見死不救。

阿綱垂下頭來，乖乖的應了聲「嗯」，聲音像是盈著淚水。

全校都在注視，只是噤若寒蟬。

——不能哭，不能哭，絕對不能哭，在這裡哭出來就是給雲雀學長丟臉。

阿綱嚥了口口水，欺騙自己嚥下了委屈與歉疚，站起身尾隨著雲雀。

全校都在注視，只是噤若寒蟬，沒有學生敢說話，沒有老師敢阻止。

走上二樓，他和他已從群眾的目光下離去。眼睛睜得大大的，盈著的全是淚水。

走上三樓，校長致詞的聲音透過麥克風嗡嗡的傳出。他的眼匡酸了起來，忍著不眨眼已經二分半鐘。

三樓半，他突然跪在樓梯間，引來雲雀淡淡的回眸。

「雲雀學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他用沙啞的聲音哭喊著，他不敢喊太大聲，也喊不了太大聲，剛才的緊繃讓他沒敢吞口水，喉嚨一陣乾澀。

——因為我愛你，所以承受不了你任何無情的斥責。

雲雀靜靜看著，好一陣子只聽著他啜泣。阿綱以為那是一種冷潮熱諷，哭夠了之後只是吸吸鼻子不敢發聲。

他不敢看他的眼神，只敢靜默著看著地板，隨後才發現雲雀已經蹲踞在他身邊。

「雲…雲雀學長…那個…！」他如坐針氈的開口，卻換來一個輕柔的吻落在剛剛被拐子打

得麻痺的右頰上。

「對不起，沒事了。不用再緊張了。」雲雀小心翼翼的摟住他，悄聲低喃。

那一瞬間又有什麼溼溼的液體順著淚痕再次滑了下來。

澤田綱吉感覺自己的內疚與不安在雲雀諒解的懷裡釋放了。

他突然體認到，論身體，雲雀學長確實是極受體質：但論情感，弱勢的人可是自己。

第五章

話劇的季節到了。

儘管話劇社的成員受到風紀委員會以「妨害並盛風化」為理由多大的迫害，那位高高在上的雲雀恭彌卻在能言善道的話劇社社長「能與地方上建立良好交流，對並盛國中亦或並盛町都是絕對有利而無害」這種騙小孩的台詞下點頭同意了。

八成是因為草食動物哭了的關係，讓他那天有些精神錯亂吧。他想。

「雲雀學長！早安！」澤田綱吉以音量大小判斷大概在五公尺外的叫喊讓心不在焉值勤的他回頭一望。

一張神采奕奕又帶著點暈紅的臉孔映入瞳中，勾起他嘴角微微的一笑。

拭乾眼淚之後澤田綱吉堅決的發誓，以後只要雲雀恭彌需要他，他就絕對不會再逃跑、不會再離開，雙眼炯炯有神一違他平常優柔寡斷的個性。

收到這樣纏綿的情話，即使有些不習慣，他還是發現自己雙頰泛起了潮紅。

該死的，連情話聽了都會有反應！

「吶，雲雀學長，今天學校就會抽籤決定話劇演員的名單了耶！」澤田綱吉三步併作兩步來到他跟前，看來他昨天發誓完真的舒坦多了。

「嗯…說到這，草食動物你知道要演哪部故事嗎？」當時真不應該讓話劇社社長得逞後一遛煙逃走的，嘛，他要再晚一步逃走，回過神來的自己也許早把他大卸八塊了，逃的好。

「啊呃…聽說他們要演白雪公主的樣子…不要抽到我就好了啦…哈哈…」語畢，阿綱露出一副帶衰的表情，每次當他有個小小的願望時，事情都會非常積極的往反方向發展。

他不知道要以什麼回應眼前人兒的屎運，只是習慣性的微笑著，拍拍他的頭，隨後往反方向離去。

——我們不能站在一起太久，因為你我都還沒有把這段戀情曝在陽光下的準備。

雲雀恭彌，微笑著，往東邊走。

澤田綱吉，燦笑著，往西邊走。

可是，心卻是緊緊跟著對方走的。

——雲雀學長，今天、明天，我們的這份感覺都得一直存在喔！

空氣的味道是如此的甜，讓澤田綱吉差點沒有舉起雙手大喊「咕——！萬歲！」，他愉悅的在走廊上跳著，美好的心情持續綻放直到——第二節下課他來到公佈欄前。

這是上帝開的什麼玩笑？

即使果真如願以償沒有半個類似「澤田綱吉」四個字的名字，他的——不，幾乎是全部學生的雙眼都直勾勾的瞪著最上方那兩行字——

話劇社公佈抽籤名單

女主角——雲雀恭彌

第六章

澤田綱吉那佔掉半邊臉大的眼睛差點沒有整個貼上公佈名單去。

雲雀學長要當女主角！誰這麼不識好歹抽到雲雀學長的籤也不會自動換一下？也難怪話劇社會遭到風紀委員會這樣不知名的壓迫好多年，澤田綱吉終於明白原來一切是歸咎於他們在大家眼中被稱為「白目」的老實個性。

「…你們，群聚在這裡幹麻？」就在這屎到極點的時間，一個冷冷的語音從眾人身後傳來，無論依照音色還是那百年不變的台詞，怎麼想都是最不該來的人來了。

眾人接下來的動作並非往後看，而是迅速往四面八方逃走，心照不宣。

——就除了那永遠少根筋的澤田綱吉以外。

「⊠，草食動物，這就是話劇角色的公佈名單嗎？」並盛大魔王嘴角勾著愉悅的笑容，指著阿綱身後那塊他死命想擋住的板子。

「啊…這個…雲…雲雀學長，這是…這是段考的百名榜！對，是百名榜！真的沒什麼好看的！反正雲雀學長和以前一樣都在第一名的位置！」隨著雲雀一步一步的逼近，連他的血管都感到強大的壓力，精神緊繃。

「…你有在那上面嗎？」他嘆了口氣，揉揉阿綱的雜亂的褐髮。

就以往的經驗來看，阿綱非常明白這是雲雀學長「放輕鬆」的意思——別再說了雲雀學長，你再靠近我的血管就要爆裂了啊！

「呃…沒有！我怎麼可能進的了百名榜呢？我我我每次都考全班倒數第一呢…哈哈哈…」已經語無倫次了！雲雀學長我求求你走開吧！

「我說的是話劇角色名單，你在說什麼？澤田綱吉。」他蹙起眉，略顯不悅。

「啊哈哈…雲雀學長你才在說什麼呢…我說這是百名…哇啊！」

只可惜連最後一絲辯駁的機會都沒有了，並盛大魔王一把將眼前不堪一擊的兔子推開，雙眼湊到白紙黑字前。

下一秒，他只看見整個佈告欄在一擊拐子下毀成兩半。

「哇啊啊啊啊啊——！雲雲雲雀學長！你千萬要冷靜啊！」死命抱住怒氣沖沖大魔王的右腳，澤田綱吉發出只會讓人更火的慘叫。

「草食動物，別來礙事。」大魔王一腳踢開小兔子的阻撓，往話劇社社團辦公室跑去…不，看那速度可以說是用飛的。

他獨自一人坐在話劇社社團辦公室的椅子上，悠閒啜著咖啡，把所有話劇社社員的警告當做風從耳邊吹過。

——砰！

大門被一腳踹開，膽小的社員們一遛煙全從後門逃走了。

「…是你！」先驚訝開口的，卻是雲雀恭彌。

那悠哉悠哉喝著咖啡的，是一顆藍色鳳梨——六道骸。

「喔呀喔呀？小麻雀，什麼事那麼急…哇喔！」宛若究極魔王的六道骸台詞還未說完，就被迫偏頭以閃過拐子的直擊。

「我跟你，還有帳沒算呢。」果然就是他！用那種騙小孩台詞，會讓他腦袋昏沉，而且分明身為校外人士卻不明不白的當上話劇社社長，這全部都是六道骸下的暗示嗎？

「這麼急不太好喔。雲雀君是看到話劇角色名單才來的吧。」面對眼前人兒的怒火，六道骸卻那樣從容不迫。

「你安排的？」他瞪大了眼，一瞬間緊握拐子的手動搖了，他中計了！

「這個嘛…我只是在想雲雀君穿公主裝一定很好看呢。」沒有錯過他動搖的瞬間，骸迅速握上他的拐子，將他那雙詫異的眼神拉到眼前。

「…！回去坐你的牢…嗚嗯！」唇上一股濕熱的觸感，雲雀的瞳孔一下子放大。

又被吻了。又再一次嘗到那吻屈辱的酸腥。

下一秒，那糟糕的體質又發作了。

「沒錯，就是因為我在坐牢，才沒辦法玩弄你哪。」

「唔……嗯…嗯…」他發出一聲難耐燥熱的呻吟，勾起了眼前鳳梨的無良微笑。

「真是有趣。」

——可是，你並不屬於我。

他的心抽痛了一下，嘴角的弧度像是在嘲弄自己。

然後，那聲呼喊，才將兩人拉回清醒。

——「雲雀學長！」

「呵呵呵～彭哥列，你現在出現似乎太快了些呢。」骸鬆開緊握拐子的手，失去支撐力的雲雀跪倒在他跟前。

「骸…？你對雲雀學長做了什麼…！」

「嗯…玩玩罷了。彭哥列，你總是奪走我的全部呢。」黑曜之戰那天，你讓我失去自由，又奪走了我的玩具，你讓我的計畫失敗的很徹底，彭哥列。

「什麼？等…」連這句話的意思都還沒理解，阿綱眼睜睜看著原本好端端坐在那裡喝咖啡的一個人突然像沙子一樣被風吹散，消失。

——可是你不能奪走我的雲雀學長啊，骸。

他小心翼翼的走到雲雀身邊，拾起他冰冷顫抖的手握著。

「沒事了，雲雀學長…我說好不會在你需要我時離開的。」

澤田綱吉話裡的暖意在他底心流淌著，急促的呼吸漸漸平緩下來，似乎只要在他身邊，這種惡劣的體質就能得到控制，就能夠安心下來。

「吶，雲雀學長，我已經和被抽到男主角的獄寺君商量過了，雖然爭執了一番…哈哈，但是…」

「嗯。」靜靜聽著他在耳邊的低喃，雲雀應了一聲示意他繼續說下去。

「我決定要當男主角了。」

…啊？

第七章

一聲響亮的金屬撞擊聲，他的拐子落到地上，望著澤田綱吉的眼神一瞬間顯得呆滯了。

「呃…？雲雀學長？」

「……」

「雲雀學…」

「！…不要隨便碰我！」他猛的回神，揮開了澤田綱吉小心翼翼的擁抱，匆忙拾起拐子從話劇社團辦公室逃走。

只留下澤田綱吉一個人愣愣的、受傷的呆坐在原地。

——頂樓，料峭的風吹來，像利刃刮過他的側臉，他的臉頰卻紅紅的，彷彿酒醺醉的一樣。

「——忘了說聲謝謝…」他輕聲低喃，找個曬得到陽光的位置躺下。

會選擇作為王子這個角色，其實是為他著想，因為阿綱明白他只有在面對自己時，才不會因惡劣體質發作而演不下去。他非常清楚這點，卻又無法遏止自己對澤田綱吉的怒氣。

你為什麼會選王子這個角色呢澤田綱吉，你不是才說想幫我改變這種體質的，為什麼當王

子的會是你，我卻是你的公主？

雲雀恭彌翻個身，蒼白的側臉沒入陰影之中，明明是自己選擇有陽光在的位置，自己卻又刻意迴避。這樣複雜的矛盾，就像是明明喜歡著澤田綱吉，明明想好好的抱緊他，卻又刻意推開他，從他身旁逃走一樣。

下午他去找澤田綱吉，無非是想道聲謝，以及一句短短的「對不起」。

從接待室到二年A班的距離只要一層樓梯和一條走廊，他腳步卻沉重的像是橫越冰河時期的太平洋，腦中不停回想著的是見到他後要以什麼為開頭。

「雲雀學長！」

他倒抽了一口氣，停下腳步，那聲呼喚彷彿在他耳裡敲出無限多個迴音，很令人驚嚇，卻也很沉重，澤田綱吉為什麼不會乖乖在教室裡等他去找呢？

他深呼吸了兩次，回頭，看見澤田綱吉和他近的只剩一公尺半。

「今天早上…對不起，我完全沒有顧慮到雲雀學長的心情…」澤田綱吉怯生生的開口，他的眉頭蹙了下，怎麼變的好像是澤田綱吉找他來道歉一樣？

「果然…只有我一個，是沒辦法讓雲雀學長完全安心下來的吧…」

「…！不是這…」你還不明白嗎草食動物，錯是錯在你那角色分配啊！

「所以，雖然有點自作主張，可是我…我把大家都找來當主要演員了，這樣雲雀學長就能放心了！」澤田綱吉高興的說，雙眼閃耀著彷彿燦爛的星辰。

「…咦？」

「啊！還有…這是話劇社要我拿來給雲雀學長的…」上一秒他的眼神才閃過錯愕，下一秒令人驚愕的劇本就遞到他眼前。

而拿著劇本的手，其主人正散發著無敵的微笑光輝。

沒錯，是這微笑，多少個工作累了的黃昏只要看到這抹微笑，就能期待著隔天的黎明；多少個做了惡夢的夜晚，只要想到這微笑明天還是會出現在自己眼前，一股溫暖就會不吝嗇的流入他底心，填滿所有不安的空洞。

「…嗯。」他不自覺的接下劇本，然後不自覺的接下澤田綱吉一個感動的擁抱，又不自覺的讓他從眼前離開。

多少分鐘以後，他才回神自己被這抹笑容害得鑄下了多大的錯。

有多大，答案就在他翻開第一頁看到頭幾行字的同時，他突然明白澤田綱吉的笑容其實是一種殺的了人的強大秘密武器，其隱藏的威力足以和蒙其D魯夫的三檔模式匹敵。

——微笑殺人法。

他真該慶幸在他失神的時候沒有人從他背後補上一刀。

白雪公主：雲雀恭彌。
王子：澤田綱吉。
邪惡的母后：笹川了平。
小矮人：獄寺隼人、山本武、笹川京子、黑川花、內藤龍祥、草壁哲矢、里包山。

這些根本不算是他認識的，而是澤田綱吉自己認識的人。

雲雀恭彌按著發疼的頭，把劇本放進碎紙機裡。什麼話劇的他根本不想去管了，既然主謀是六道骸，那麼這場話劇從頭到尾根本沒有意義，還不如早早把話劇社的咬殺掉，他當他的風紀委員長，而澤田綱吉也繼續當他的小兔子算了。

第八章

隨著開演日一天一天的逼近，雲雀恭彌內心的起伏也越來越大。

三天兩頭澤田綱吉就跑來接待室，興致勃勃的在他眼前大聲背台詞，經過走廊時學生們不如以往的屈服於他的威嚴之下，反而興奮的交頭接耳談起話劇的事情，偶爾遇到其他譬如獄寺隼人或笹川了平等容易激動又不識好歹的演員時，往往會被70分貝大的音量提醒「要極限的演戲啊」或「敢拖十代首領下水就宰了你」之類的話。

看著澤田綱吉充滿期待又燦爛的笑容，他實在無法說出劇本已經變成一條一條的紙屑躺在碎紙機裏這個事實。

——可是，他實在不想演。

他想過要在話劇開演當天出動全部風紀委員會圍堵所有觀眾，告訴他們以後再繼續熱衷於這種不明不白的爛話劇就不會有好日子過了，順便終止話劇的進行。但當他在一天放學後看見草壁哲矢把風紀委員會訓練成雲雀恭彌公主加油啦啦隊時，他忽然轉念想把風紀委員們先宰了。

當然自己一個人把全校咬殺也不是問題，只是那個微笑無敵的草食動物會變成他最大的麻

煩。他完全可以想像澤田綱吉穿著王子的服裝張開雙臂擋在即將暴走的他面前，用顫抖的聲音懇求他住手的情況。

他說不演就是不演，這點他決不妥協，對不起全校也無所謂，可是他無法面對澤田綱吉一臉失望的表情。

隨著日子一天一天的逼近，他內心的不安越來越強烈，關於六道骸的惡夢每夜不停重演，他抓緊床單希望像抓緊澤田綱吉，卻突然沒有了見他的勇氣。

直到話劇開始前一天，澤田綱吉說心情緊張跑來接待室，再次用他的微笑殺人法讓雲雀陷入失神狀態，然後主動貼心的想幫他打掃接待室還說有些事做可以幫助心情放鬆。

於是雲雀恭彌不自覺的讓他打開了碎紙機。

「雲…雲雀學長，那個…我有一個小小的問題…」澤田綱吉望著碎紙機呆愣。

「說。」

「…這些，不會是劇本吧？」他拿起一條紙屑，怯生生的問。

「……！」此時的雲雀才發現又中了這種微笑下蠱術。

從雲雀恭彌那種異常的敲筆行為以及冒汗的額頭，答案很明顯的浮現在澤田綱吉的腦海中，他一副不敢置信的表情怔在原地。

「雲雀學長…該不會，碰都沒有碰過劇本…就把它丟掉了？哈哈…不可能吧？」

他開口笑的很僵，彷彿希望以上他說的假設全部都是笑話，雲雀學長他一定是已經把話劇戲份都準備萬全才把劇本丟進了碎紙機，沒錯，他一定是這樣的。

然而就在澤田綱吉快要催眠自己成功時，雲雀僵硬的緩緩點頭讓他前功盡棄了。

「六道骸用來耍我的爛劇我為什麼要演？」

沒錯，這就是他心裡一直想說的，從六道骸假扮話劇社社長用幻覺讓他失神使他同意這場話劇，到自己最後被整，擔上第一女主角這種責任，最後還要讓全校師生期待著這場話劇的演出，這從頭到尾都是六道骸的陰謀，他，雲雀恭彌就偏偏不照六道骸的計畫走，就偏偏不給他面子去演什麼白雪公主，看他能怎麼辦！

——不是六道骸拿他怎麼辦，而是他要拿澤田綱吉怎麼辦。

眼前的澤田綱吉抿著唇，似乎想盡辦法要用什麼方式和雲雀恭彌好好溝通。

「吶…雲雀學長，你聽我說…大家都很期待這場話劇的…」

「那關我什麼事？」

「雲雀學長如果不演的話…這場話劇…」

「我說過了我是不會演的。」

澤田綱吉沉默了好一陣子，絞盡腦汁想著下一個對策，緊皺著的眉頭讓雲雀心生一股罪惡感，然而他隨即又名正言順的以「我不要受六道骸操控」這種冠冕堂皇的理由抹煞這股罪惡，沒錯，我就是不演，看你要怎麼辦，澤田綱吉。

澤田綱吉的手緊握成拳狀，終於他抬起頭，畏怯的正視著雲雀恭彌利用14公分的身高差往下看彷彿鄙視的眼神。

「雲雀學長，我想幫你改善這種體質。」

他一怔，倒真沒想到澤田綱吉還能說出這種話，若真想替他改善體質，不會替他安排王子的位置嗎？他冷冷的以鼻嗤之。

「所以，雲雀學長，我求求你一定要參與演出…我保證會幫你改善的，所以…」

雲雀猶疑了。

不就是你當王子我當公主，這哪有改善的機會，澤田綱吉要不是你在耍什麼陰謀就是腦袋燒壞。

澤田綱吉吞吞吐吐的下一句始終沒有出來，雲雀現在的內心充滿著對他的懷疑與不信任，

從來沒有過這種感覺，自己一向都是非常放縱草食動物，他說了什麼或惹了什麼麻煩甚至破壞校園之類的，他也會一聲不吭的默許，就連澤田綱吉不知道的，那些後續的爛攤子也一併幫他收拾的乾乾淨淨。但這一次，雲雀不再對他有那麼強烈的信任感，他驚訝自己提防澤田綱吉就像提防六道骸那樣。

「所以…請你相信我吧。」

他最後的一句話終於說出來，軟弱的語調卻威力強大的足以打斷了雲雀腦中所有的思緒連結。

原來，他以前那樣的放縱，並不是相信的一種。

第九章

澤田綱吉輕輕帶上門之後，雲雀恭彌跌坐到接待式的黑色皮質沙發上，整整思索了二小時，期間他完全沒有其他動作，就只是靜靜的閉眼坐著，任由微風溜進接待室搖著風鈴，讓清脆的鈴聲隨著窗簾輕輕擺動。

傍晚五點，理應是社團活動都結束的時間。雲雀恭彌打了通電話給副委員長，請他把劇本複印一份。沒有任何的理由讓他去演一個仇敵設計給他的話劇，也沒有任何理由讓他如此奮不顧身挽回他和澤田綱吉之間在今天以前都可以說是錯誤的愛情——他只是，想傻一次罷了。

晚上七點，他坐在自家房間裡的純白床單上，一遍一遍的翻著劇本，反覆背誦著女主角份量龐大的台詞。眼簾半垂，灰藍色的眼眸注視著劇本上一行一行的小字，那樣的清澈的專注彷彿月色的白潔。他靜靜的讀著，直到覺得日光燈的顏色不太對勁為止。

天已經亮了。

他抬頭，察覺頸子酸痛異常，眨眨眼撐過低血壓的一陣暈眩，才看清楚時中顯示的時間——清晨五點。他打了個呵欠，將劇本隨手扔在床頭，往後一躺跌進柔軟的被褥之中，想著多少睡個兩小時也不錯。

——結果最後喚醒他的是九點鐘副委員長打來的電話。

「雲雀學長！我以為你不來了…我…真是…真的太好了。」見到雲雀恭彌一腳踢開主要演員準備室的大門，正披上披風的王子喜極而泣。

誰知道他剛才還是騎著機車在並盛街道上狂飆，匆忙的連襯衫釦子都沒扣好，平時整齊柔順的黑髮現在還翹著幾屢 ⊠ 絲，就連劇本都沒帶。

劇本…沒帶。這是致命的重點。

「我…只是來賭賭看的，賭你值不值得相信。」雲雀恭彌調整急促的呼吸，故作鎮定的回答，搶過澤田綱吉手上的公主裝，自顧自的換起來。

「呃…雲雀學長，你還好嗎？說…說不定只是我的錯覺而已，可是雲雀學長好像在發抖耶…」看著雲雀恭彌拿著公主裝時，手顫抖到拉不開衣服背後拉鍊的程度讓澤田綱吉眨了眨眼。

「那…那是你的錯覺沒錯。」不，我肯定這已經不是我的錯覺了雲雀學長，平常講話乾淨俐落的你竟然會學我口吃？

他嘆了口氣，褐色的雙眸滿溢著心疼與不捨，走到雲雀恭彌的身後緊緊抱住他。

「——！」

「雲雀學長，果然要你來演實在是太勉強了，對不起。」

「這…不是因為那…」如果我會上台會緊張的話風紀委員長就不用做了草食動物，可是劇本沒帶你知道我會演的多爛嗎？

「可是雲雀學長還是願意來見我，也願意接受這種奇怪的角色分配，我真的覺得很高興，緊張感也消失了不少，所以…」他堅定的說著，緩緩握住雲雀恭彌不停顫抖的手，就像大人握著小孩的手教他寫字一樣，澤田綱吉握著他的手拉開了拉鍊。

「所以，我會幫雲雀學長克服你所有的困難和緊張感的。」他對雲雀恭彌傻笑著，像溫煦的陽光，耀眼到彷彿在雲雀訝異的瞳中留下殘影。

頓時雲雀恭彌湧上一股安全感，一直以來都在保護澤田綱吉的他此刻突然有了被保護的感覺，雖然有些牛頭不對馬嘴，卻有份溫暖洋溢在底心。

——原來，這就是相信。

站上舞台的白雪公主長髮飄飄，踏著優雅的步伐，髮黑如碳，膚白如雪，薄唇潤紅如蘋果，在場的觀眾們倒抽了一口氣。

他們說，那不是令人聞風喪膽的風紀委員長雲雀恭彌，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第十章

「極限的魔鏡啊啊啊！！告訴我誰是這世界上最極限的女人吧！」

當笹川了平用力對著扮演魔鏡兼任小矮人角色的獄寺隼人吶喊時，雲雀恭彌在心裡大大的鬆了口氣。

他非常肯定他翻了一整晚的劇本裡絕對沒出現過「極限」兩個字，也就是說，話劇只要秉著基本劇情下去演，發揮自己的個人特色就行了。這樣一來，沒帶劇本的他之前就只是窮緊張而已，這讓他覺得放心許多。

「混帳台詞不是這樣…」而被這麼一問的獄寺隼人還沒吐槽完，遠遠就看見躲在舞台側邊的澤田綱吉用力的揮舞著「引導他，讓劇情繼續下去」的牌子。

於是他馬上改口。

「我是不知道最極限的人是誰啦！但是我知道美的最極限的女人是白雪公主。」

「什麼？！這世界上竟然還有人比我更極限！我要極限的打敗他啊啊！！」根本牛頭不對馬嘴的邪惡…不，可以說是蠢蛋皇后立刻陷入了自我的熱血世界中。

「你！明天早上公主去採花的時候，把他的肺…呃…還是肝，管他的！總之把他一樣內臟

割下極限的帶回來給我！」於是蠢蛋皇后馬上叫來了一個不知道哪裡竄出來飾演獵人的同學A，交給他一把鋒利的短刀和一個上面明顯已經被個人化改裝過，寫著「極限」的盒子。

「遵命，陛下。」同學A咧嘴一笑，帽子壓的低低的，簡直是漫畫家懶的把一點也不重要的路人中的路人角色臉畫出來時所用的陰影技巧。

於是燈光切換，布幕拉開之後是出現在假樹假花假草之中哼著歌的白雪公主。他專注看著花朵的眼神彷彿凝住了空間，採花的動作就彷彿名門貴族家裡的千金大小姐般的優雅，不只是觀眾，就連澤田綱吉都為之動容——只是，唯一破壞氣氛的是他嘴裡哼唱著的並盛校歌。

——然後，握著短刀的獵人出現在白雪公主的身後，咧嘴露出愉悅的笑容。

「啊咧？怎麼跟劇本上的不太一樣？上面明明就要獵人露出哀傷的樣子啊？」澤田綱吉反覆確認劇本幾次，隨即超直覺告訴他大事不妙。

「…並盛～不大～不小～剛剛好～」公主優雅的摘著花，哼唱著有如日本軍歌般莊嚴的並盛校歌，就有如國父突然唱起兩隻老虎一般格格不入。

「親愛的公主，我是奉皇后之命來的。」獵人舉起短刀對準公主的腦袋，緩緩的開口。

「喔？有什麼事……！」白雪公主才剛回頭，立刻偏頭閃過迎面而來的利刃。刀子刺入他身旁的地板，只剩下刀柄還留在外頭。一瞬間默默無名的同學Ａ變成了主角，溫馨感人的童話故事變成好萊塢動作片。

「呵呵呵～真虧你能閃過呢，雲雀君。果然和我料想的一樣，你穿起公主裝真的很好看，就像是真正的公主一樣呢。」熟悉的笑聲從獵人嘴裡流洩出來，他摘下獵人帽，露出頭頂頗具特色的藍色鳳梨葉，向公主敬了個九十度的禮。

「你……！六道骸！」此時本應面露驚恐的世界上最美的女人——白雪公主突然變回令人聞風喪膽的風紀委員長雲雀恭彌，一臉憎惡的瞪著獵人。

「喔呀喔呀？真是可怕呢。可是我還沒說完喔，公主殿下。」獵人悠哉的笑著，偏個頭閃過白雪公主冷不防的一記拐子，轉身又接下緊接著的第二道狠拐。

「你……！」

「不想讓戲繼續演下去了嗎？公主。別忘了台下可是還有別校的觀眾和教育部相關人士喔。」獵人附上公主的耳朵悄聲說道。

在第三記拐子也被六道骸輕鬆閃過後，雲雀恭彌瞄了眼舞台下一張張錯愕的臉，被六道骸

緊緊握著的雙手鬆開了拐子。

「這樣才乖嘛。」獵人帶著滿意的神情放開了公主白皙的手腕，後退一步拔起深深植在舞台地板上的短刀，拿著帽子低頭跪了下來。「請公主原諒在下方才的失禮，一切都是在下奉皇后的命令來的。」

至此，看傻的澤田綱吉等人才回神。山本拉住馬上就開始暴走的獄寺，兩人用眼神溝通了一下。看來六道骸這次好像只是來演戲的，先觀察一下情況再決定要不要出手相救。

「皇后要你來做什麼？」公主冷冷的說，剛才優雅美麗的氣質全部消失的一乾二淨，就算現在有人對著教育部高層幹部說那是統治並盛的不良少年頭頭，也絕不會有人說不相信。

獵人突然丟下短刀，上前抱住公主，低頭就是一個令人窒息的吻。

「皇后要我來把公主的心給帶走呢。」

第11章

——睡意朦朧間誰說了什麼？誰真？誰假？

六道骸呵呵的笑著，台下的同學、幕後的演員、教育部人士、校長主任老師，大家全都一下子嚇傻了。這是在做什麼？王子與公主的浪漫童話成了現代三角戀愛偶像劇？王子呢？王子去哪了？緊緊抱著美麗公主的不應該是騎著白馬的英俊王子嗎？才這麼想著，一臉弱氣的同學B走了出來…不對，看那服裝，應該是王子吧？

「請你，把公主還給我。」他開口的剎那，軟弱的模樣一掃而空，揮出的手劃破了空氣，握著一把名為魄力的長劍。

那是超死氣狀態澤田綱吉。

「呵呵呵，果然又是你呢。」獵人悠悠哉哉的笑著，完全沒有放下公主，也沒有開戰的意思。

「別讓我說第二遍。」

「到手的東西我是不會放掉的，我說過了我是奉皇后之命來的。」他這麼說著，抱著公主的手摟的更緊了些。

「喂喂…還要演啊…？」幕後，死命拉住暴走中獄寺的山本怔了一下，隨即他的視線轉向

眼瞳中閃著「看好戲光芒」的觀眾。

看來是真的非得裝傻演下去不可了。

「你並沒有得到，他從來都不屬於你。」王子清澈的暖色雙眸從獵人的身上移開，注視著彷彿吃了毒蘋果般，沉沉睡著的公主。

「我不想動用武力，把他還給我。」

頃刻間六道骸的雙眉蹙了起來，異色瞳裡沉澱著些許的哀傷，不，不是些許，是更沉痛、卻隱藏的更深的傷口。

澤田綱吉的覺悟被這股以眼神傳達而來的痛給熄滅了。

「我…我…那個，我真的很需要公主殿下…我…我能夠明白你的感…」盈滿霸氣的瀟灑王子退化成了弱氣小綿羊。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彭哥列。」獵人抱著公主，往後走到充當棺材用的床邊，鬆手，公主落到了軟綿綿的床褥上。

「骸…」

「順帶一提，彭哥列，雲雀君為了你所期待的話劇，整晚都沒睡覺的在背劇本，我希望你能演好這齣戲。」

「還有，我會再來的。」骸回頭，嘴角掛上了一抹笑，又消失在空中。

——睡意朦朧間誰說了什麼？誰真？誰假？

澤田綱吉當著眾人的面宣示他的所有權，他說了把公主「還」給他。

六道骸輕輕在他耳邊低喃了幾句，他說：「雲雀恭彌，我希望你能愛我。」

衝進心裡那深沉的感覺，是澤田綱吉的魄力，還是六道骸的哀痛？

他似乎隱約看見，那人回頭時嘴角的笑，十分黯淡。

第12章

六道骸走了。

阿綱眨眨眼，感到眼匡有些酸澀。他是真的傷了骸，仔細想想從黑曜之戰開始，復仇者拿走了骸的自由，奪去了骸的夥伴，阿綱一直很想把骸從牢獄裡釋放…

——不要太天真了，蠢阿綱。

里包恩總是這麼對他說，臉上帶著一絲不苟的嚴肅。

「我們大家都是夥伴」這種想法在他的腦中不知回盪了多少次，「沒有把夥伴從水深火熱裡拯救出來」這個念頭也折磨了他不知多少年，他喜歡里包恩、喜歡獄寺、喜歡山本、喜歡京子和京子的大哥、喜歡藍波、喜歡迪諾先生、喜歡小春、喜歡草壁學長和風紀委員會的那些人、喜歡髑髏、喜歡巴吉爾…喜歡好多好多一起走來，一起戰鬥的朋友，當然他也喜歡骸，更喜歡雲雀學長。

當伙伴要奪走自己所愛的人呢？要怎麼辦呢？

雲雀恭彌一定會笑他愚蠢，他能想像雲雀學長的嘴角揚起一抹諷刺，冷冷的說：六親不認的把夥伴給宰了不就好了，想那麼多蠢問題要做什麼？

可惜，他澤田綱吉並沒有殺人的勇氣，特別是對於自己的夥伴，他永遠下不了手。

澤田綱吉默默的在原地站了一分鐘，不是在思考六道骸、也不是雲雀恭彌的事，只是細細的思索著。

——他到底要怎麼下臺？

叫他好好演的是六道骸，把戲給毀了的也是六道骸，難不成要穿著王子服裝的他笑著打哈

哈說「其實我只是偶然路過，見義勇為的同學B」然後裝做沒事一樣的下台一鞠躬嗎？鬼才這樣做！

「呦！請問你有什麼事嗎？」伸手輕輕拍了下王子的肩膀，他用可靠的聲音問。

澤田綱吉訝異的回頭，看見了最靠得住的好友——山本武，帶著小矮人的帽子，手上拿著挖礦的工具，微笑閃亮彷彿他的身邊浮出幾個「幫手登場囉」的大字。

台下頓時響起山本武後援會「武——我等你好久了」或是「小武你好帥」的花痴叫聲。

「呃…我…我看見有個女孩子被追殺，所以就跳下馬來幫忙了…」天啊，這完全就是偶然路過、見義勇為的同學B的說詞啊！

「喔？那麼就是這邊這個被嚇昏的傢伙囉？」獄寺隼人的聲音傳入耳中，他忿忿的踢了一腳雲雀恭彌躺著的床墊，發出只有站在台上的人才能清楚聽到的嘀咕：「死棒球笨蛋，怎麼可以讓你專美於前？」

「不是的！他一定不是被嚇昏的！快讓我看看是發生了什麼事。」語畢，草壁哲矢涕淚縱橫的奔向公主的所在位置，台下突然傳來風紀委員會痛哭的聲音。

「是個很漂亮的公主呢，還好有你在，不然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更具有公主氣質，旁

邊還陪伴著一個好像侍女一樣緊緊跟隨的兩個小矮人——笹川京子、黑川花也同時踏上了舞台。

「哈噫，剛才真的是太危險了！」兩人的身後也出現了另一位小矮人，不對…那個裝扮，也太過專業了吧！竟然是小矮人的布偶裝？！慢著，這個人根本不是並中的學生啊！

「剛剛真的嚇了我一大跳，恭彌…不對，公主他沒事吧？」第七個高頭大馬讓人不敢相信是小矮人的小矮人也跟著走出來，這個不僅不是並中的學生，而且已經不是中學生的程度了。

朋友們一個個走出後台，不是拍拍阿綱的背，就是焦急的看著醒不了的雲雀，場面一下子熱鬧起來，觀眾的目光撩亂不知該看著哪一個人才好，下不了台的阿綱這才明白夥伴們的用意。

喜歡里包恩、喜歡獄寺、喜歡山本、喜歡京子和京子的大哥、喜歡藍波、喜歡迪諾先生、喜歡小春、喜歡草壁學長和風紀委員會的那些人、喜歡髑髏、喜歡巴吉爾…喜歡好多好多一起走來，一起戰鬥的朋友。每一個遇到的人，他全都想珍惜的擁在懷中。

他不能宰了想要搶走愛人的夥伴，可是至少他知道該怎麼做了。

「你自己的問題要快點解決，不然，你的朋友們是沒辦法袖手旁觀的。」台下的里包恩拉

低了帽簷，難得沒有ＣＯＳＰＬＡＹ上去參一咖的他，輕輕的笑著。

第13章

只有吻才能破除的魔法，聽來也未免太像童話，即使活了十四年沒有看過多少文藝表演，澤田綱吉也從來沒有想過哪個話劇能演的這麼逼真。

而且這根本可以說不是白雪公主了吧！情節怎麼會莫名奇妙的跳了一大段直接到結尾來，中間還穿插著幾幕類似好萊塢動作片的電影啊！

在山本武的鼓勵以及話劇進行的壓迫之下，澤田綱吉玲瓏的小嘴落在雲雀恭彌水潤的唇上，黑髮人兒的長睫輕輕顫了下，睜眼。

「怎麼，現在是在群聚嗎？」公主揉揉還無法適應舞台強烈燈光的雙眼，坐起身接下澤田綱吉感動又興奮的擁抱，漂亮的鳳眼環視著大眾，嘴角微微上揚形成一道好看的弧度，如果忽略眼中的殺氣的話，那還真是絕美佳人。

一旁的獄寺隼人氣的快要殺人，一排一排的火藥都秀了出來；山本武直呼你冷靜點啊雲雀，

手忙腳亂的拉住獄寺；草壁哲矢擺出一副「我群聚真是罪該萬死，請你把我咬殺吧委員長」的愧疚面容跪下請罪；女孩子三人組進入不了狀況的站著當雕像發楞；好里佳在有部下在台下看著的跳馬迪諾拿出了鞭子戰戰兢兢的準備應戰；扮演邪惡母后的笹川了平不知怎麼的也出了後台莫名的大喊著「話劇發揮極限的浪漫了喔喔喔喔喔」，然後理所當然的指揮著台下的風紀委員會兼公主殿下啦啦隊，把並盛校歌改的熱血無比。

然而王子還真的傻里傻氣的忽略了公主眼神裡陣陣令人寒毛直豎的殺氣，直笑著說早安啊，公主殿下，願意陪伴我到我的國家去嗎？

琥珀色的眼眸對上暗色藍寶石，王子恭敬的鞠了個九十度的躬，優雅的伸出手。雲雀恭彌眼瞳裡的殺氣漸漸的淡了下來，嘴角笑的十分甜美。

「好啊。」他的語氣盈著淡淡的嘲諷，搭上了澤田綱吉的手。

台下響起了如雷的掌聲以及風紀委員會熱血無比的校歌，舞台的布幕緩緩卸下，為期一個月的話劇風波終於劃下了句點，兩人心裡的重擔是終於卸下了，他們彼此相視，以一個愉悅的笑容，兩顆心緊緊相繫著的羈絆又更牢固了些。

「吶，草食動物，六道骸走了吧？」

「應該是吧……唔呃…嗯嗯？！」雖然曲終人散但是幕後演員還沒有散，雲雀在眾目睽睽

之下硬是扳過阿綱的臉，吻下。

那還是一次蜻蜓點水。他們的唇很快就分開了，即使阿綱還想再多逗留一下。

首先反應最激烈的是獄寺隼人和三浦春，其餘幾人全都不敢置信的愣在原地，看著雲雀悄聲在阿綱耳裡烙下幾句話，邪媚的一笑瀟灑離去。

搞什麼，戲不是早就演完了？

那一刻的雲雀恭彌雖然穿著公主戲服，黑色的假髮還輕輕舞著像是真的一般，卻感覺比誰都要像王子。

這算是改善體質有成功嗎？

雲雀說的話在阿綱腦中不停的迴盪，盪到他的雙頰泛著陣陣緋紅。

——我早就吃膩冷食，想改吃熱食了，草食動物。

但在那之後，雲雀卻拒絕再和他見面了。

三番兩次去敲接待室的門又被一大群風紀委員趕回來，他原本真的以為話劇演出成功之後，感情能夠日漸增溫的。

說起來也很奇怪，為什麼雲雀學長在話劇結束之後第一個提到的人是骸呢？難不成雲雀學

長口中所說的熱食並不是他，其實是骸嗎？原來那是道別的吻嗎？

阿綱越想越困惑，吃飯睡覺心不在焉，就連里包恩拿著槍抵住他腦門他也反常的無動於衷，做什麼事總是慢了好幾拍。

「如果真的有什麼煩惱的話，當面對本人說其實是不錯的選擇喔！」山本武同情的看著失魂的阿綱，架住嚷著要去把雲雀給炸了的獄寺。

幾天後笹川京子帶著極度憐憫的表情來找他，送給他一本「殉情記」。

羅密歐，為什麼你是羅密歐？

茱麗葉，為什麼你是茱麗葉？

真他媽的混帳蠢斃了，這招對雲雀學長怎麼可能會有用呢？他頂多一臉不悅的瞪視著城牆上的茱麗葉，嗤之以鼻說你的問題有夠蠢，我生來就叫做羅密歐，不然你要怎樣？

可是，真心告白這點也許真的行得通。

於是在百般猶豫之後，澤田綱吉終於破了第５０次來到接待室門口的紀錄。還在考慮著到底要充滿氣勢的破門而入還是怯怯的敲門至少比較有禮貌時，裡面傳來的聲音吸引了他的注意。

雲雀學長的聲音…？等等，好像有兩個人在交談？

他小心翼翼的從門縫中望進，不偏不倚的對上了一雙詭異的紅藍色眼眸，一邊藍的清澈彷佛大海，一邊卻紅的像鮮血。雲雀恭彌背對著澤田綱吉的視線，緊緊的摟著六道骸。

這是…自己被出賣的意思嗎？

第14章

瞬間他的腦袋唰的一片空白，彷佛失去了五感，也失去了思考能力，淚水潰堤而出，化作兩道洪流沿著臉頰滑下，滴落在襯衫上，形成不完美的弧度。

他離開現場的速度肯定比風還快，也許是廢柴有生之年除了用火焰噴射之外移動的最快速的一次，快到他甚至粗心的沒有看清楚事情原委，沒有注意到六道骸一藍一紅的眼眸裡藏著無法掩飾的難過與濃濃的哀愁。

為什麼？究竟是為什麼？前幾天還甜蜜的如膠似漆，幾天後他和別人親密的模樣就映入他眼底，澤田綱吉邊哭邊吸鼻子，在走廊上大步奔跑，他就是故意違反校規，故意要風紀委員長親自來取締，只是，不管他怎麼哭、怎麼跑，雲雀恭彌不出現就是不出現。

在走廊盡頭迎接他的是獄寺隼人和山本武，其中一個微笑的很燦爛期待聽到好結果，其中一個滿臉的不屑，來回踱步還不時咒著難聽的髒話。

「喔！阿綱，結果怎麼——啊咧？」山本武還沒來得及看清阿綱臉上爬著的淚水，就連同獄寺一起被摟進他懷中。

「十十十十十十十代首領！？發生了什麼事嗎！」雖然不願和山本一同被抱住，但比起看見自家首領泣不成聲的畫面，那根本不值得一提。

「他…他和骸…他們…他…」他緊緊的抱住兩個重要的朋友，雖然很想解釋清楚自己現在這份狼狽，但是口腔的乾澀和喉嚨劇烈的疼痛讓他再也說不出下文。

「看來…是失敗了啊…」山本的表情難得透出了沮喪，獄寺則是一句話都說不出來，靜靜的回抱著他的十代首領。

戀情不順的時候朋友總是特別重要，澤田綱吉終於懂了，而且徹底明白。

三個人靜靜的不吭一句，獄寺正絞盡腦汁思考著該用什麼衣冠禽獸之類的髒字責備雲雀，山本則是疼惜的輕拍阿綱的頭，他依在兩人的肩膀裡哭泣，慢慢的，麻痺的知覺、大腦漸漸恢復了——可是，心還是冷的。

他雖然很想在第二天故意遲到整整一小時，但是自家那個兇殘的家庭教師是不可能會允許他這麼做的。

「到底是你的私人戀情重要還是彭哥列旗下的萬人部下重要？」當里包恩嘴角掛著意義模糊但絕對是糟透了的微笑，將ＡＫ４７對著阿綱兩邊的靈魂之窗中心點時，他立刻打定主意連一分鐘也不能遲到。

風紀委員長依然沒有照例站在校門口，這幾天來都是草壁在代班，阿綱經過草壁身邊時輕輕嘆了口氣，但似乎誰也沒注意到，彷彿一屢輕煙。

看來是沒辦法再見到雲雀學長，請他把事情解釋清楚了吧。阿綱想著，失了魂般的走進校舍。

「違反校規，咬殺喔。」一聲戲謔的柔聲從走廊角落傳來，澤田綱吉一瞬間定格。

「雲…雲雀學長…」他尷尬的回過頭，看見雲雀倚在牆上，饒富趣味的盯著他的腳看。

「你沒有換拖鞋喔，澤田綱吉，你是轉學生嗎？」雲雀看來心情頗好的笑著。

他忽然不該從哪裡開口，只得慌慌張張的提著布鞋走回鞋櫃換，經過雲雀身邊時聞到他身上傳來一股香氣，淡淡的，卻勾人魂魄。

即使被狠狠劃傷了心，雲雀恭彌還是具有一種讓他無法討厭的氣質。

「草食動物，你最近很心不在焉。」當他換成拖鞋走回來時，雲雀仍站在原地，倚在牆上，漂亮的鳳眼盯著澤田綱吉略為哀傷的表情瞧。

「呃…是因為…有些事情想跟你說……」他抬起琥珀色的眼，仰望著足足比他高了14公分的人，囁嚅般的說。

「……說。」他遲疑的時間很短，短到阿綱不知道怎麼做出有魄力的言語攻擊。

「那個…雲雀學長…你…呃…啊…」

「……」

「我想問的是…昨天…雲雀學長…你…呃呃…」

「說啊。」他有些不耐的命令。

「你昨天，和骸…在接待室裡做什麼？」被他這麼一逼，阿綱把心一橫，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劈面問道。

「你都看到了？」他的臉黑了一半。

阿綱緩緩的點頭，心中百感交集，卻又多少有一點恐懼。雲雀嘆了口氣，揉揉阿綱雜亂的褐□。

「談判。我要和他把界線劃…」

「你騙人！我明明看到你和骸抱在一起！」阿綱一肚子的妒意一瞬間都衝進腦袋，當然脫出口的句子也就異常的尖銳。

雲雀訝異的睜圓美麗的鳳眼，被戀人反攻的莫名奇妙，一向都握在自己手上的主導權怎麼一下子被澤田綱吉搶走了？

「我們前幾天還那麼好的，為什麼你這幾天來一直避不見面！我已經把你從骸的手上搶回來了，我想不透你為什麼還要和他糾纏不清下去呢！」所謂草食動物反撲的行為是非常可怕的，澤田綱吉不知道哪來的膽子和氣魄，劈頭就是大罵一頓。

當然雲雀恭彌作為可怕的並盛地下統治者兼彭哥列最強的守護者可不是會被人用幾句氣魄就能壓倒的大魔王，澤田綱吉一下子罵的太過突然、太過無理取鬧，雲雀心中的怒氣一下子上升。

「澤田綱吉，誰准你可以打斷我說話了？」他的好看的柳眉擰起，抄起拐子一擊把阿綱打飛直到撞上對面的牆壁。

「啊嘎……!!」

「想不透？憑這樣也能當上黑手黨的首領？」雲雀惡質的微笑，實際上心情是差到極點。

「你就當作我和你已經分手，選擇了六道骸好了。」

他轉身離開，留下腦袋空白震驚至極的阿綱。

他記起了他所有的壞，曾經三番兩次放他鴿子讓他枯等，最後的藉口只是一句我忘了；心情不好的時候打人就不由分說，手下不留情；常常做在皮質大椅上，下著絕對命令要他做東做西，不可忤逆的威嚴甚至比他還要像首領。

雖然他也忘不了他道歉時溫柔的眼神，替他收拾爛攤子的可靠，但是——他撫上自己疼痛到沒知覺的右頰，一個多月前好像也是被同一個人傷到同一個地方，雖然結果大不相同。

已經被傷的夠多了，已經夠了，再也不想再見到那個人了。澤田綱吉往後一躺失去意識，眼淚從眼角緩緩的流下。

第15章

「怎麼？你心情不好？」他氣沖沖的拉開接待室的門時，藍髮少年正笑吟吟的坐在接待室的一角，語氣聽來十分愉悅。

雲雀恭彌蹙了蹙眉，不悅的眼神彷彿在問「你是怎麼進來的」，但最終卻只賞他幾個白眼，踏著重重的腳步走進接待室。

六道骸自討沒趣一般的噘起嘴，兩人沉默了足足有十多分鐘。

「和彭哥列吵架了？」最後僵持不下的是骸。

有那麼一瞬間，雲雀的的瞳孔閃過一絲驚愕，但他隨即恢復原來那副不可一世的眼神，可骸並沒有錯過任何畫面。

「猜中了？」他問。雲雀倔強的將頭撇向一邊。

眼見如此反應，骸輕輕的笑了，雖然他緊簇的眉仍沒有鬆開，讓那笑容多添了幾抹黯淡，但他看來還是十分愉快的。

絲毫沒有想要掩飾自己內心的意思，骸從角落跳起來，拍拍衣服上的塵屑，走向坐在皮質大椅上生悶氣的雲雀恭彌。

「可以讓我這個侍從分擔一些您的煩憂嗎？公主殿下。」他恭敬的鞠了個九十度的躬，優雅的伸出手，雖然是和那天在舞台上的王子一模一樣的動作，動作比起澤田綱吉卻不知流暢了幾倍。

「我說我和澤田綱吉分手，選擇你了，如何？」他站起身，不像那天輕輕搭上來者的手，反而毫不客氣的打掉骸的邀請，灰藍色的眸子閃過一抹輕蔑。

六道骸收回手，饒富興味的眼神打量著他。

雲雀倒是怒目嗔視著，那眼神，就和他第一次遇見六道骸時，像個玩具一樣被他玩弄在掌心的眼神一模一樣，看著自然就火大起來。

「怎麼？你幸災樂…」

「你別賭氣了，雲雀君。」他笑著。

「什麼？」雲雀有些疑惑的抬起眉。

「呵呵呵～雖然雲雀君的心情我很早就明白了，但是…」骸揚起一抹自信的笑，轉身走了幾步握住接待室的門把。「我就當作你已經是我的囉？」

在一秒不到的時間內他閃出門外，幾支銳利的鋼筆深深插在門板上。

門外令他作嘔的笑聲越傳越遠，雲雀忿忿的咒了聲，隨即疲憊的跌進皮質大椅中。

為什麼我試著解決問題，卻換來你更多的質疑？

澤田綱吉睜開眼睛時只看到一片白。

他揉揉眼睛，向四周望了望，白床單、白枕頭、白棉被、白牆壁、白天花板，就連窗外的雲也白的像是在諷刺他一樣。

這裡是並盛醫院。

門外有幾個人正在談論，聽起來似乎是關於他的病情，不時還聽見奈奈媽媽慌張無措的驚叫聲。他這才想起自己被雲雀學長打了的事情，眼淚撲簌簌的又掉了下來，卻無法發洩任何一點他的委屈。

「十代首領！十代首領！你沒事吧！都是因為我無能的關係…才讓雲雀那傢伙…！」聽到哭聲，獄寺隼人涕淚縱橫的同山本武一起衝入房間。

「雖然談判失敗，但雲雀這樣也真有點過分哪…」山本武搔搔腦袋，有些不知所措現在到底是該先安慰阿綱還是批評雲雀，然而為了接獄寺的話，他選擇了後者。

「綱君！沒事吧？瞧你這幾天都魂不守舍的，媽媽看了好擔心…！」奈奈隨後趕了進來，一見面就抱住自家兒子放聲大哭。

聽媽媽這麼一哭，原本還沒哭夠的阿綱反而哭不下去了，天底下除了得到絕症聽到噩耗之外，他還沒聽過有哪對母子只因為兒子昏倒外加失戀就抱在一起大哭的，看來他的感性可全遺傳到奈奈了。

病房一下子吵鬧起來，最後竟演變成獄寺又不知為了什麼原因大聲辱罵山本，而原本哭的半死不活的奈奈忙著在旁勸架，讓阿綱微微嘆了口氣。

「獄寺，山本，老媽，我想一個人靜靜，可以嗎？」他平和的問，吱吱喳喳的三個人同時安靜下來。

「對不起…阿綱，那我們還是先出去了。」山本帶著歉意的笑了笑，領著奈奈拖著受到強大打擊的獄寺走出病房。

他靜靜看著窗外的白雲直到腳步聲漸行漸遠。

雲雀恭彌也許真的就像窗外那些軟綿綿的白雲，一大片一大片白茫茫的無限往海平面延伸，那樣大面積的白雲一定不代表雲雀學長愛群聚，而是指他的強大吧，就算全世界的人都死光了也無所謂的強大，不需要任何援軍還能連連打勝仗的強大，能夠統治整個並盛連帶周邊地區的強大，狠狠劃傷別人的心還刻意灑鹽的強大，強大到能夠遮住一整片遼闊的藍色

天空。

不想再見他的確是沒錯，但是天空已經被厚厚的雲層所填滿了。

天氣陰，晚上會飄點小雨。氣象預報說的。

第16章

澤田綱吉一片白茫茫的視線裡突然出現了一小區塊的深藍。

「喔呀喔呀？彭哥列，在想情人嗎？」藍色鳳梨葉在頭上晃啊晃的顯得很招搖，六道骸的招牌微笑今天特別的耀眼，嘴角流露出來的可以說是滿滿的諷刺。

然而澤田綱吉只是平靜的微微一笑。

「對不起，骸，我之前都不明白雲雀學長的心意，是我輸了，雲雀學長確實屬於你，原諒我那天在舞臺上不該干擾你們調情。」

他說的很籠統、很輕鬆、很簡略、很和平，但心卻像被狠狠擰著越來越痛，痛到他不一口

氣快點說完就彷彿吸不到空氣。

六道骸的臉一瞬間垮了下來，但很快又恢復不安好心的燦爛微笑。

「還挺有自知之明的呢，彭哥列。雲雀君我就收下了。」他嘲諷的笑著，很自動的坐上澤田綱吉床的一角。

話傳入耳裡時，他琥珀色的瞳孔閃過一抹刺痛。

也許骸以前的心情就是這樣子吧，而那時候的自己就像現在這個六道骸，想著想著還真覺得自己很不應該。傷了骸，然後被雲雀學長所傷，也許惡有惡報就是如此吧，真是活該。

他的傷痛六道骸全都看在眼裡，然而他非但沒有同情，反而還揚起嘴角一抹輕蔑的笑，托起澤田綱吉的下巴讓彼此的眼神對上。

「聽到你這麼說我很高興，所以想邀請你見證我和雲雀君之間的愛情。」

他在揶揄他。

澤田綱吉放大了瞳孔，眼神充滿了恐懼。他不想，不想看雲雀學長在別人面前展露他的極受體質，不想看骸把雲雀學長當做有趣的玩具捧在手心玩。說穿了不過是不想看雲雀恭彌和六道骸擁吻的畫面，不想看自己深愛的人愛著別人的樣子。

「可是…！我…」

「喔呀？不想看見自己心愛的人幸福的樣子嗎？會後悔喔。」

他什麼話也說不出口。

澤田綱吉，你身為一個黑手黨的首領，就算你真的那麼不想當好了，至少也得有些風度就像愛情片裡最後默默祝福男女主角幸福的第三者吧？

慢著！為什麼第三者變他了？幾天前他不還是正牌主角嗎？

他突然意識自己竟是如此的自私。有的沒的愛情片子看了一大堆，大道理也在嘴邊掛了一大串，時候到了卻無法真心祝福。

「…好，我答應…」他癱軟無力的垂下頭，闔上重重的眼皮。

「這樣才對，乖孩子。明天下午三點半我和雲雀君會在接待室等你。」六道骸的語氣盈著滿滿的勝利，呵呵呵的笑著從床上站了起來，那抹深藍的影子隨即又消逝在一片白茫茫之中。

他倒進軟綿綿的床褥裡，望著窗外陰暗的天空。

是他的錯覺還是什麼？總覺得六道骸眼神裡的哀傷一點也沒有減少。

隔日下午三點他偷偷溜出了醫院，幸好死氣丸和手套他隨身攜帶，否則要在護士們的法眼

之下逃開真的很困難。

他穿上鞋子，從窗口跳下去。

到達並盛國中時大概只花了十五分鐘，他從接待室旁邊的一間空教室進去，卻始終沒有走進接待室的勇氣，他蹲踞在地板上踟躕。

三點二十分，雙腿顫抖著，連站都站不起來。

三點二十五分，門外傳來腳步聲，他神經緊繃，大氣不敢發一聲。

「你找我又要做什麼！」

三點三十分整，隔壁傳來了雲雀恭彌憤怒的聲音。他像觸電似的被嚇了一跳，右耳緊貼住牆壁。

「何必這麼生氣呢，雲雀君。我只是來問你和彭哥列分手前一天，對我說的那些話是什麼意思而已。」骸輕浮的聲音也從隔壁傳出，他們真的在一起。

然後是一陣短暫的沉默。

「我…說的應該很清楚才對。」雲雀的聲音比起上一句冷靜的多，四周安靜的彷彿聽得到

他平緩下來的呼吸聲。

「那麼，告訴我。」骸輕浮的態度也一掃而空。

「我…這一生喜歡的人，從頭到尾都只有澤田綱吉…」他頓了一下，彷彿在猶豫。「不管你對我，或是我的體質抱著什麼樣的態度，即使你付出再多，我認定的永遠就只有一人。」

「就算已經被你從中阻撓破壞也一樣。」他冷冷的補上。

什麼？他剛剛…說了什麼？

雲雀學長其實從頭到尾都沒有變心，其實選擇的一直都只有自己？

其實只是自己被妒火蒙蔽了雙眼還白痴白痴的對著並盛大魔王大吼大叫，從沒有好好聽他好好辯解任何一次，都是因為自己太蠢才導致這種後果？！

如果我只能選擇一個人陪伴在我身旁度過一生，那無庸置疑的會是你——只要，在你心中也是如此認為的話。

六道骸溫柔的笑了。

「喔呀喔呀，雲雀君說話真是過份哪，怎麼能說我從中破壞阻撓呢？」相較於文句的諷刺，他的語氣裡只溢滿了溫和的寵溺。

「你想否認嗎？」他冷冷的問。

「嗯…如果雲雀君堅持要這麼說的話我也不反對，可是…」他轉頭看向接待室緊閉的門。

「彭哥列，你認為呢？」

澤田綱吉怯怯的推開門走了進來，雲雀恭彌瞪大了雙眼，六道骸一副好像整人計劃大成功的嘴臉和澤田綱吉愧疚的表情同時影入他的眼裡。

他彷彿真的有種參加了整人計劃然後被當白癡耍的感覺。

「雲雀學長…呃…我…」澤田綱吉口開了又閉上，停停頓頓的沒一個詞能說的完整，彷彿做了什麼大錯事的小孩，想要辯解又苦無法子一般。

他可能真的有幾秒成了被整的白痴，錯愕的一個字都說不出口，簡單來說就是比澤田綱吉的其其艾艾還要更慘的程度。

「我…我對不起你，雲雀學長！」他雙手合十雙眼緊閉，歉疚的在雲雀恭彌的跟前跪了下來，這動作他從來沒對誰做過，就連生他養他的父母也沒有，只知道獄寺隼人常常這麼做。如果尚且還保留著一點自尊的話，這種三跪九叩只差沒大喊「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動作肯定是決不會做出來的——除非，真的很愛眼前這個你尊敬的人的話。

雲雀學長，你大概就是我的十代目吧。

誰知道雲雀恭彌在幾分鐘前還在想著如果見到澤田綱吉要怎麼狠狠訓斥他一頓，至少也要讓澤田綱吉明白他雲雀恭彌並不是個可以讓你隨隨便便誤會或拿來大罵一頓發洩脾氣的好道具。

然而當澤田綱吉真的出現時，他想也許繼續誤會下去他可能還會比較好接話。

「聽見了吧？雲雀君，彭哥列也終於真相大白了喔。」整人節目製作人六道骸臨門一腳。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不知道，因為有趣吧。」六道骸聳聳肩，跨過澤田綱吉身邊走出接待室。

「骸…謝謝你。」阿綱怯怯的說，雲雀則是不發一語。可是他們都感覺的到，六道骸的異

色瞳裡原本縈繞著的憂傷，似乎已經在他微笑的嘴角裡消失無蹤了。

他們看著他不留痕跡的離開，就一個整人節目製作人來說，是挺不負責任的，但又就一個有成人之美風範的君子來說，他的離場卻又是那樣的瀟灑。

要什麼帥呢？你原本就長的好看了不是嗎？

「你…起來吧，澤田綱吉。」雲雀微笑起來，朝阿綱伸出手。

「呃…好，可…可是…我的腳…好像麻了…耶…」他搔搔頭，無奈的笑了笑。

「怎麼？一定要我和你低頭才肯起來嗎？」

「不不不不不是這樣子的！我真的是因為腳…」他慌了起來，然而急欲辯解的話卻在看到雲雀的動作後止住了。

他掬了個躬，優雅的伸出右手，嘴角劃出一抹笑。

「公主殿下，請問我有這個榮幸能扶你一把嗎？」

他微怔，豆大的淚珠隨即毫無防備的落下。

這幾天他似乎一直在哭，想起雲雀恭彌時哭，默默責備雲雀恭彌時也哭，怪自己愚蠢時也哭，哭到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變的那麼不堅強了。

這樣要怎麼保護心愛的人們？怎麼做大家的首領？好吧，就算他真的有千百個不願意成為

黑手黨好了，那些圍繞在自己身邊，微笑著的人們，也確實都把自己當作值得依賴的首領來看待，如果繼續為了雲雀恭彌而淚流不止，他們會說什麼話呢？澤田綱吉，你的哭泣起碼要有價值一點啊，身為眾所期盼的領袖不能為了自己失戀哭哭啼啼的如此窩囊像個被甩的情婦啊。

——只是，這次的哭泣總算是有點價值了吧。

流入底心的不正是溫暖的寬恕嗎？

「可以…王子殿下…」他微笑著，任淚水滑過臉頰，勾出一道完美的弧度。

他站在樓下仰望著接待室的窗口，嘴角勾起同樣的微笑，藍 ⊠ 在風中飄著顯得比平常輕柔多了。

從小到大他在被血染紅的月色裡長大，什麼叫做成人之美他一點也不懂。他知道的只有侵佔、搶奪、偷盜，然後把好處都分給千種和阿犬，壞處就留給自己默默承擔。應該是這樣的才對。

但也許是在黑暗裡待久了，迎接每一個黎明的時刻對他而言都非常珍貴。

吶，骸大人，你在做什麼？

記得城島犬曾在那天清晨揉揉惺忪的睡眼，走出洞穴看著坐在草地上的他問。

他那時只是笑笑沒有答話，把掌心攤開又握緊，握緊又攤開。

——不鬆手，溫暖的陽光是落不到掌心裏來的。

如果我只能選擇一個人陪伴在我身旁度過一生，那無庸置疑的會是你——但是，我尊重你的選擇。

「再見了，雲雀君。」他揮揮衣袖離去，異色瞳中溢著淡淡的愉悅，留下克羅姆髑髏一人散步在並盛向晚的街道。

第18章

這也許是他們有交往自覺以來的第一次約會。

他們當初在櫻花樹下告白的場景還記憶猶新，可是不知不覺得已經更迭了四個季節。阿綱笑了笑，聳聳肩繼續舔他的冰棒，在公園的長椅上等待雲雀恭彌，他們約好了今天兩人要一起賞花，為了紀念交往一週年的日子。

該說那次的告白是什麼？根本不是什麼戀愛養成遊戲裡男女主角櫻花樹下告白的浪漫場景，硬要說的話就像是護士在戶外照顧病人那樣的場景而已。冰棒刺得舌頭麻麻的，阿綱揉了揉發疼的太陽穴，想起去年在這裡發生的故事。

那時黑曜之戰才結束幾個月，春暖花開，里包恩秉著什麼彭哥列家族大團圓的主意硬是把雲雀恭彌威脅利誘引來並盛公園，差點引發一場不小的戰爭。

「我要回去了，小嬰兒。我討厭群聚，而且…我討厭櫻花。」

「哈哈哈～可是櫻花不是日本的國花嗎？印象中雲雀很喜歡日本耶！」山本武發出一陣毫無惡意但是在雲雀耳中聽起來無限諷刺的笑聲。

「跟你應該沒有關係吧。」雲雀惡瞪了他一眼，轉身離去。

「你在做什麼啊蠢阿綱，身為首領要好好關心部下，去追吧！」里包恩帶著依然詭異到家的笑容一腳把所謂彭哥列偉大的第十代首領踹出去。

「什什什什什麼？！你要我去追那個雲雀學長？」

「里包恩先生！請你讓我去吧！十代首領去的話太危險了！」

「你是首領還是他是首領？蠢阿綱快去！」

「咦咦咦咦咦咦——！」

阿綱最後被ＡＫ４７指著跑出並盛公園。

獄寺君啊你用不著在那邊跪著大喊「我沒有篡位的意思啊十代首領」陪著我去還比較實在不是嗎？那個可是雲雀學長耶…我一個人怎麼可能面對他嘛！

阿綱拐了個彎，還想著要去並盛國中還是壽司店找一下的時候，就看見雲雀恭彌靠在牆上一副快要吐出來的樣子。

「雲…雲雀學長！你不舒服嗎？」他嚇的後退三大步，雖然關心同伴很重要但是保命更重要啊。

雲雀瞥了他一眼，似乎沒有要搭理他的意思，拖著難受的身軀又走了幾步。

阿綱怔怔的看著，有些手足無措，現在是該上前去扶他？還是該傻笑著說「如果身體不舒服的話就算了我會代你跟里包恩說一聲的」然後逃的遠遠的？

「雲雀學長…你真的沒事嗎？有什麼事是我可以幫忙的嗎？」在經過根本不是他這顆腦袋可以承受的複雜思考後，他恍恍惚惚的應該是選擇了前者。

「走…開…唔！咳咳！咳！」

眼看他就要吐個滿地，彷彿在逼他講話一樣的阿綱心裡一陣罪惡，小心翼翼的上前扶穩他。本以為雲雀恭彌會一拐子揮過來惡狠狠的說敢再碰我你就等著被咬殺吧，可是他似乎已經虛弱到沒辦法反抗這隻小兔子，他偎在阿綱肩膀上任憑他牽到公園裡沒有人的一角的時候，阿綱有一剎那感覺自己的心跳加快血壓上升。

他的側臉紅紅的，還在滴著汗，可是看起來很美。

「還好嗎？雲雀學長。」初步判斷他或許、可能、也許、說不定是在這春暖花開太陽不大不小剛剛好的季節裡中暑，阿綱沾濕自己的手帕放在雲雀的額上。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呃…啊…因為雲雀學長剛才的樣子看起來有點糟…所以…」

「我不是問你這個。我沒有中暑。」雲雀指著自己頭上的濕手帕，冷冷的說。

「咦！呃…啊…哈哈…哈…我沒有學好護理…對不起…」阿綱苦笑幾聲，手忙腳亂的伸手就要取下他頭上的手帕。

雲雀恭彌揮掉他的手，冷瞪了他一眼。

琥珀色的瞳孔裡突然有些驚愕，看著灰藍的冰眸，他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不要拿。」

他尷尬的應了聲是，感到雙頰微微的發著燙，腦袋混亂目光也跟著混亂到不知該看哪裡，一下子看自己、一下子看樹幹、一下子看櫻花、一下子看草地，只是當他不小心看到雲雀恭彌時卻發現——他在微笑。

「啊…對…對了！雲…雲雀學長剛剛是怎麼回事呢？」為了遏止自己看傻的那副蠢樣在雲雀恭彌眼前展露無遺，他趕緊開個話題停止氣氛的尷尬。

「…沒什麼，只是想起不愉快的事罷了。」他擰起眉，看著漫天飛舞的花瓣。

「櫻花…的關係嗎？」

「……」他沒有回答，連個點頭也沒有，只是若有所思的盯著樹梢。

「啊…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去別的地方休息，離櫻花遠…」

「不用了。」他起身，把濕手帕往阿綱頭上一蓋，離開了公園。

他離去的溫度暖暖的，像春天一般，也像櫻花，令人眷戀。

阿綱愣在原地，手裡的手帕彷彿還飄散著雲雀恭彌的氣息，不知過了有多久，才被里包恩毫不留情的一腳踹醒。

「喂，醒一醒。」

「嗚哇啊！對對對對不起啦！里包…恩…雲…雲雀學長？」他手足無措的亂揮，以為又一腳要踹過來，抬頭一看眼前的人竟是雲雀恭彌。

「你還真的傻住了？等很久了嗎？」雲雀笑了出來，揉揉阿綱的褐⿸，遞給他一罐無糖綠茶。

「啊啊…其實也還好。」他笑，抬頭看看飛舞的櫻花。「等待的時候賞櫻，其實也滿不錯的。啊…對了…雲雀學長，不討厭櫻花了嗎？」

他搖搖頭，伸出手一篇花瓣落進他的掌心。

琥珀色的瞳孔愣愣的注視著灰藍色的眼眸，可是感覺不再那麼冰冷，取而代之的是溢滿雙瞳的溫暖。

「因為…當我再看到櫻花，想到的不是六道骸，而是你了。」

六道骸真的走了。

無論是心裡還是生活裡。

第19章

澤田綱吉很想嘗一次當攻的滋味。

即使一直以來都把雲雀恭彌順理成章的視為攻，但當澤田綱吉最初得知雲雀其實是個極受體質時，內心不禁湧出一股愉悅。雲雀學長在他眼中一直都是個只能用「美麗」來形容的人。漂亮的鳳眸、好看的柳眉、白皙的肌膚、紅潤的薄唇還有雖然很強悍但是看起來卻十分文弱的胴體，和那種矯揉造作的男公關或美男子完全不同，他是那樣純粹的沒有瑕疵、沒有污點，好吧，或許個性上是有點需要矯正沒錯，但他給人的感覺一直都是那樣乾淨俐落的美麗，毫不拖泥帶水。

該拒絕的時候就是比誰都絕情，乾乾脆脆的一刀兩斷，就連像六道骸這種趨近於打不死的蟑螂程度的也吃了個閉門羹，在澤田綱吉的心目中，雲雀恭彌就算不是誰都無法玷污的聖

母瑪利亞，大概也會是怎麼染也染不黑的奈米白布。

老實說，在得知雲雀是極受體質前，澤田綱吉完全無法想像那個威震四方的並盛大魔王眼眶泛著水霧，曖昧的呻吟從嘴角流洩出，止不住嬌媚喘息的情況。當然，對於這樣的畫面只有六道骸本人親眼見過，也是讓澤田綱吉除了「好像很好玩」之外，想要撲倒雲雀恭彌的主因之一。

「吶，有想要去的地方嗎？」雲雀輕聲開口，打斷了阿綱內心逐漸湧出的不良念頭。

「啊啊啊這…呃…這個…咦？我們出來前沒想好要去哪裡嗎？」被拉回實際場景的單純少年早已把剛才腦中閃過的想法全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因為我不知道要去哪裡，所以乾脆等今天再來問你的意見。」他直截了當的說。

「啊…是喔…普通的話…約…約會這種事情…好像都是去遊樂園的吧？」他搔搔臉頰，有些難為情的開口。

「好啊，就去那裡。」

「咦——可是遊樂園離這裡…對不起！我應該想些那種用走路就可以到的距…離…啊嘎？！」下一秒，阿綱驚愕的下巴都要掉下來了，雲雀恭彌竟丟給他一頂安全帽？

「怎麼，不上車嗎？」他嘴角揚起一抹笑，帶點邪媚像是在挑☒。

「不…不是啦！雲…雲雀學長照理說應該還未成年不是嗎？」雖然內心已經浮現出幾百句吐槽，但是在並盛地下統治者魔王的面前他哪敢說出口！

「我總是選擇自己喜歡的年齡。要去就快上車。」

澤田綱吉慌慌忙忙應了聲是，戴上安全帽跨上雲雀恭彌的車，硬是把那幾百句的吐槽吞回肚裡。就算他有膽吐槽，也已經不知道要從哪裡開始吐槽才好了。

即便像是雲雀恭彌這樣乾淨俐落的人，在阿綱的眼中，可以吐槽的地方比起山本或是獄寺就是硬會多上好幾十倍。

不，可能就是因為他就連回答所謂不可能的事情也會不經思考的肯定，彷彿只要是他說的話就是永恆不滅的真理，要反抗的話只能去陰間地府舉牌抗議，他就是那樣一個具有帝王特質的人。

雖然現任彭哥列第十代首領是澤田綱吉這種毫無魄力又優柔寡斷的人就是了。

猛的一個緊急煞車，阿綱的前額狠狠敲中了雲雀的後腦杓，不過隔了兩層安全帽，所以也不怎麼痛。

他抬頭一望，巨大的摩天輪映入他的眼簾，遊樂園到了。

「怎麼了，不下車嗎？」雲雀脫下漆黑的安全帽，鳳眼微瞟。

「啊…不不不！什麼事也沒有！」阿綱搖了搖暈眩的腦袋，勉強擠出一個笑容。真不曉得剛剛雲雀恭彌到底時速騎到幾公里，而且不曉得是他的錯覺還是什麼的，總覺得只要遇到紅燈，車身就會飛起來躍過長寬約莫十公尺的十字路口，然後繼續狂飆，飆到澤田綱吉差點沒把早餐大口大口的吐出來。

「啊…那個…我有點不舒服，可以請雲雀學長你先去買票…」

「不需要買票。」他的嘴角揚起一道好看的弧度，後方的背景是遊樂園的工作人員們列隊歡迎的景象。

和遊樂園也有勾結——？這個人到底和多少並盛的公家機關私人企業平民百姓達官顯貴勾結了啊！

『和我作對，就沒辦法在這世界上活下去。』沒錯，問他的話大概也只會回答這句話吧。阿綱無耐的乖乖聽話，眾目睽睽下跟在雲雀的身後走進了遊樂園。

摩天輪好高好高。

聽說在只有兩個人的摩天輪上都會做些不可告人的事，也許是告白，也許是打架，也許也是單純的欣賞風景。摩天輪是熱鬧擁擠的遊樂園裡唯一讓小倆口獨處的地方，一趟大概20分鐘，到好高好高的地方去，在下面的誰也看不到。

澤田綱吉想當攻。

就在摩天輪那個地方。

第20章

憑你澤田綱吉一個感情受怎麼有可能呢！

就算身體上完全不允許你做某件事，但是只要信念堅定，沒有什麼事情是可以難倒一個人的，這道理就和蒙其・Ｄ・魯夫挨了那麼多頓打之後卻還能再站起來戰鬥的道理是一樣的，就這麼簡單。

「那個…雲雀學長，我們去坐那個好不好？」澤田綱吉的手指向高高的摩天輪。

「哇喔，我早就這麼想了。」雲雀非常坦率的回了個肯定的答案。

去它的。

早知道快點說出來不就好了嗎？澤田綱吉從進入遊樂園到現在已經猶豫了整整一小時，他根本沒有玩到他喜愛的旋轉木馬還是特別劇場之類的和平活動，反倒是３６０度雲霄飛車、

海盜船、旋轉咖啡杯、自由落體、礦山小火車、鬼屋這種驚悚刺激的遊樂設施已經玩過好幾回，每玩一次，大哭一次，然後看到雲雀恭彌惡趣味的笑容一次。

早知道雲雀恭彌也想去玩摩天輪，那他澤田綱吉這一小時淚水、汗水與鼻水交織的付出到底算什麼啊。

「怎麼，你怕高嗎？草食動物。」已經端坐在摩天輪包廂裡的雲雀恭彌一臉笑意的看著遲遲不敢踏出步伐的澤田綱吉。

「客人，這是有時間限制的，再不快點就會升上去了喔。」工作人員攙扶著抖的要死的阿綱，苦笑著。

「才…才才才不是怕…怕高呢！如果我怕高的話…就不能和ＸＡＮＸＵＳ打天空之戰了啊！」沒錯，他的確是不怕高，但那僅限於超死氣狀態之下，想起小時候走吊橋走到皮皮挫，抓著繩子猛發抖還被路人甲乙指著笑的窘境，阿綱就沒有往前走的勇氣了。

「客人，求求您加把勁吧，後面還有很多人在排隊呢…」因為雲雀恭彌握有特權所以不用排隊，但是再怎麼說又插隊又耗時間也未免太厚臉皮了點。

「啊啊啊…好…的…我我我…我會加…」

「上來。」一直在旁邊看笑話的雲雀伸出手，將毫無防備的阿綱一把拉進懷中。

「欸…欸欸欸——！」空間搖搖晃晃的給人不安定感，阿綱急著要逃出去時，工作人員已經抓準時機把門關上了。

「逃不掉了喔。」雲雀悠哉的指指對面的座位，對阿綱笑了笑，雖然那笑容怎麼看都覺得是幸災樂禍。

原本是上來想要撲倒雲雀的阿綱突然有種情勢已被敵方扭轉了的感覺——那怎麼可以！還我淚水、汗水和鼻水…不對，是流失的水分啊！

「對不起了！雲雀學長！」情急之下阿綱使出了最快也是最不知死活的方法——他朝雲雀敏感的耳朵一口咬下。

雲雀恭彌可能千算萬算都算不到澤田綱吉會有這樣背叛的一天，也永遠不會想到原來進摩天輪都是澤田綱吉這隻無法翻身的底床兔子想要反撲的計謀，他一下子來不及反應，就這麼放縱體質顫抖讓他撞上一旁的玻璃窗。

「你…！」

「對對對對不起！你沒事吧！雲雀學…長…？」他一怔，眼前的雲雀恭彌眼神泛著些許的水霧，略帶迷濛，雙頰微微泛紅顯得非常誘人，阿綱一時看傻了眼，根本忘了下一個動作。

而這段時間就是攻和受的區別。

「就憑你，也想做六道骸做過的事嗎？」他微慍，抓住阿綱的右手，雖沒有起身的力量，卻足夠將瘦弱的澤田綱吉拉倒。

「哇…喂！雲…雲雀學長！」阿綱一個不穩栽在他懷裡，突然襲上胸口的是一股後悔和危機感。

「反抗我的都得死，而你，就用身體來償還。」他一笑，扳過阿綱的頭硬是吻上。

輕輕的，就像他們第一次的接吻一樣，雲雀恭彌從來不給他深吻。

可是，卻總是有技巧的那麼醉人。

澤田綱吉不知在心底吶喊了幾千遍幾萬遍抗議和雲雀學長你這樣是犯規，他忍住恐懼踏上摩天輪還有那些眾多的犧牲都是為了把雲雀恭彌這種強硬到和流氓沒有差別的人推倒，但是始終無法控制自己的眼皮張開打破這甜蜜。

雲雀恭彌肯定還是一個極受體質。

這不是靠天天喝杯牛奶和多運動，這麼好解決的什麼營養不良或貧血的體質，反而像是一種病，永遠治不了的病症，就算澤田綱吉用盡所有可行的方法幫助也永遠救不好他。

「你別救了，澤田綱吉。」他冷冷的上揚嘴角，不屑的撇出那幾個字，

「你的無能也是我相中你的原因之一。」

他那時可悲的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回應，但他現在卻完全明白雲雀恭彌話裡的潛台詞：「你的無能就是治好我體質的良藥。」

雖然他仍不明白自己到底是身為雲雀恭彌的藥物還是玩具才被允許待在他身邊，只是那些事已經不再有任何值得爭辯的價值。

「只要你還愛我，我就有辦法推倒你。」

在快要掉出眼淚來的澤田綱吉來說，雲雀恭彌的聲音聽來好像蒙其D魯夫面對終極大魔王時的宣言。

可是，他聽的很開心。

番外

六道骸知道雲雀恭彌是他遇過和他最相似的人。

當六道骸想吃巧克力時，雲雀恭彌說他想吃漢堡；當六道骸彎過幾個街角來到落魄的小酒店想放自己醉時，雲雀恭彌在莊重的和室裡鑽研茶道；當六道骸的視角轉換成骸梟的視角，雲雀恭彌在並盛的頂樓餵雲豆吃飼料；當六道骸描繪起毀滅世界的夢想時，雲雀恭彌正在統治並盛。

他們的確不一樣，卻又有種說不出的相似。

初次見面時他沒有多大的感覺，只覺得自己遇見了一隻鳥兒，好勝心與自尊心強到令六道骸想狠狠折斷他羽翼的鳥兒，矛盾的是，他驚覺自己竟捨不得。

不知道是從第幾次見面開始，他發現兩個人的相似。

不知道是從第幾次瞥見他別在黑色日式舊制服左袖上的風紀臂章閃耀著光芒開始，他發現自己不可自拔的追逐著他的身影。

小心翼翼的，一點一滴的，無藥可救的，狼狽而又瘋狂。

「我說你，到底想要幹什麼？」拐子直直朝他揮去，風紀臂章依然閃閃發亮。

於是不知道是第幾次的跟蹤之後，他的存在開始被雲雀恭彌注意。

「雲雀君，你就那麼喜歡澤田綱吉嗎？」仍記得是話劇結束之後的第三天，雲雀恭彌似乎是忍受不了他沒日沒夜的跟蹤，轉過身扔了一只拐子，他側身閃過裝作漫不經心，裝作那不過是偶然想起，開口提起這件事情。

「再怎麼說都勝過喜歡你。」

對方一臉惱火的拋下這句話，邁開大步，一點也沒有再搭理的意思。

而六道骸那時也只是微微一笑隨後又追了上去，告訴自己別放在心上吧雲雀恭彌本來就是這種人，然而他卻不明白那股隱隱的疼痛來自哪裡。

隔天早上雲雀恭彌打開接待室的門時，憤怒的表情直映入六道骸的眼底。

他不明白平平都是笑容，為什麼澤田綱吉的就能讓雲雀那麼開心，而自己的卻是讓他一看到就抄起拐子揮過去。

「早安啊，雲雀君。」

如果每天早點起床先來學校等他，每天晚點睡覺只為守著他入睡，每天寸步不離的跟在他

身邊希望能幫上總是沒停下忙碌腳步的他任何一點忙，那麼「他」會不會終有一天往自己這邊看過來？

他曾經在雲雀的夢裡悄聲詢問。

「哪有那麼容易。」雲雀恭彌說，「那叫做變態，六道骸。」

嘛，他六道骸雖然在義大利被黑手黨抓去做人體實驗得到六個冥界的力量而且最大的夢想還是引發世界大戰統治地球，但是這麼被人叫做變態還是第一次。

而且那個稱他為變態的人就正站在門口惡狠狠的往他這邊瞪來。

「你倒是挺閒的嘛，到底怎麼進來的？」晃了晃手中的鑰匙，雲雀恭彌似乎已經不打算再以風紀委員長之名咬殺這位校外人士。

「喔呀？我可是有六道能力的喔，小麻雀。」

「不要這麼叫我，我不是你的玩具。」不悅的瞪了坐在辦公桌上的人一眼，雲雀脫下風紀委員的外套披上椅子，自顧自的走向櫃子拿公文，沒有半點招待六道骸的打算，或者該說，他本來就是不請自來，也沒有招待的必要。

僅是那一瞬間，六道骸突然有一點點覺得這種「你不搭理我，我不搭理你，只有對話在空中交流」的相處模式，很像是相處了幾十年的老夫老妻。

可惜那不可能。

「呵呵呵～我當然知道不是，不過總有一天會是的，小麻雀。」六道骸輕笑著，這樣的搶親宣言不知道下達了多少次了，雲雀恭彌始終沒有接收到腦袋裡。

可是這一次他回頭了。

「我告訴過你不要這樣叫。這是在貶低我嗎？」

雲雀恭彌冷瞪了他一眼，手一鬆，刻意將手上成堆的公文全都散落到地上，六道骸起初是愕然，看著對方一步一步朝自己走進，他很快的想到這又將是一記狠拐，當他勝券在握的準備閃過從任何方位襲來的攻擊時——

雲雀恭彌將他狠狠按入懷中。

沒有肘擊，沒有拐擊，沒有冷嘲熱諷，也沒有愛情，只是一個單純的擁抱。

「我想，該是跟你把話說清楚的時候了，雖然我一直都說的很清楚。」

溫熱的吐息停留在骸的肩頸之間，雲雀恭彌的擁抱用的是一種要把人的肋骨給擠碎的力量，可是痛的彷彿不只是骨頭，還有什麼也在隱隱作痛。

六道骸仔細的聽著，什麼都沒有說。

「我喜歡的人永遠都不會是你。」

抽痛了一下，六道骸錯覺自己聽到什麼碎裂的聲音。

只希望那碎裂的只是區區幾根骨頭，不是背後那更重要的東西。

「但，不准你只當我是玩具，。」

他瞪大了眼。

啊，是啊，那個語氣不是什麼隱晦不明的愛，只是單純的命令，告訴他這個世界以他雲雀恭彌為中心旋轉，任何人都不能把他放在心中低下的地位，無論是他喜歡的，或是不喜歡的。

「這樣…真的很詐哪…」輕摟緊懷裡的人兒，瞥見一道褐色的影子晃過門外，他卻沒有多注意，也沒告訴雲雀恭彌。

一藍一紅的雙眼，走過六世輪迴的記憶。

雲雀恭彌是他所遇過和他最相似的人，也是他所遇過和他最不相像的人。

六道骸笑了，卻也哭了，只是沒有落淚。

（完）

All
雲
人妻理論

人妻理論

2009年1月

印象中，記得這篇文章有放在部落格裡。13、14歲左右開始寫同人文時，使用的是無名小站和奇摩部落格，但是現在這兩個平台都關閉了。而08年以前的文章，標點全是錯誤的，就不收錄了。

不過，在整理時發現本篇文章，倒是有點出乎我意料，原來我這麼早就開始寫All雲了？說起來，第一篇寫的耽美同人文，其實好像是山本x雲雀來著？

事情的起源要從史庫瓦羅太太一早起床後煎的鬆餅說起。

「垃圾，雖然不願意，但是今天要去彭哥列總部開會。」X先生咬著鬆餅，惡聲惡氣的對史庫瓦羅說。其吃相就跟餓了三天三夜的土狼與禿鷹搶食物一般，簡直就是把非洲大草原生態系活生生搬來瓦利亞總部的餐桌上。

「啊？你不是一向都缺曠的嗎？」史庫瓦羅將一杯威士忌一飲而盡，根本沒有遵循「早上起來喝杯開水有益身體健康，不然你的肝會來找你算帳喔」的法則。

「囉唆！這次再不去領薪水我們本部就要斷糧了！出發了垃圾！」XANXUS 倏的從椅子上站起，把自家老婆的臉往威士忌酒杯裡猛按，然後拿起西裝外套走人。

於是乎，史庫瓦羅就在鼻子上卡著一個威士忌酒杯的悲情模樣下一路尾隨 XANXUS 來到了彭哥列總部的會議室。

甫一進門，兩人卻被閃光刺的睜不開眼睛。

靠！

整個會議室為什麼莫名奇妙的閃著愛情的光輝？彭哥列終於也快要走向滅亡之路了嗎！除了那一對彭哥列聞名的SM傾向夫妻——虐待狂嬰兒和蠢牛之外，為什麼連米爾菲歐雷家族的雞精和胃痛眼鏡仔都出現了？現在黑手黨是吃飽太閒，這麼好當的啊垃圾們！

不用瞪大眼睛看，都可以發現在眾人眼中的中心到底是誰。

——雲雀恭彌，到現在都還不曉得是屬於棒球狂還是鳳梨變態或飛躍種馬又或是極限笨蛋的…噢，差點忘了還有一個默默凝視著他的弱小兔子。

而別忘了兔子的一邊還有自稱左右腳的炸彈客瞪著大家。

「喂喂喂——！現在是怎樣啊！把我們找來要做什麼！」史庫瓦羅衝鋒陷陣，突破閃光。出現了，「牝雞司晨」。

「閉嘴垃圾！」XANXUS說時遲那時快，立刻揮拳過去把老婆鼻子上的威士忌酒杯打碎。「正式場合是妻子先開口的時候嗎！」

「什…喂！XANXUS！誰是你…」

「說對了，XANXUS。」沉穩的嬰兒音打斷史庫瓦羅的話，所有人不約而同的望向里包恩。

「今天這個會議的主題，就是讓大家把私人之間的曖昧搞清楚，免得影響到個人的工作效率。」至此，大家的目光非常有默契的落到雲雀恭彌的身上，他本人卻很不給面子的打了個大呵欠。

「喂喂喂！那找我們來是要幹什麼啊？我們有私人之間的感情問題嗎？」史庫瓦羅滿臉帶血的彈掉鼻子上最後一塊玻璃碎片，惡聲吼道。

「去年的彭哥列工作效率排行榜，最後一名：瓦利亞暗殺部隊。」澤田綱吉瀟灑的冷笑一聲，把風太的排名隨手一扔，恰巧落在史庫瓦羅的腳邊。

靠！

好你個侮辱人的瀟灑。

「垃圾！叫你好好工作你都在幹什麼！」率領工作效率最後一名的瓦利亞首領惱羞成怒，再次把自家老婆的臉往酒杯碎片裡猛按，眾人一致別開臉，沒想到彭哥列裡除了SM傾向的還有獵奇傾向的，果然是多元化經營。

「…小嬰兒，你開了一個沒有意義的會議呢。」雲雀的嘴角揚起一抹「我就是瞧不起社會大眾，不然你們有膽咬殺我試試看啊」的弧度，把玩著自家的鳥兒。

「話可不能這麼說喔，雲雀。這場會議可以說是為你而開的呢。」里包恩啜了一小口咖啡，露出「我就是瞧不起社會大眾，不然你們有膽拿槍跟我拼看看啊」的笑容。

「像是那邊那個滿頭金髮的蠢蛋就…」

「咳咳咳咳咳咳呵！！里里包恩！我們已經可以開始會議了吧？」迪諾的音量突然比平時提高了三倍，惹來雲雀一眼「你吵死了」的嫌惡冷瞪。

「喔呀喔呀？跳馬你有氣喘哪？看來不適合討老婆呢。」坐在迪諾旁邊的六道骸乘機悄聲諷刺。

「哼。」里包恩揚起一抹邪惡的微笑，把目光從迪諾身上移開。「好吧，那我們就開始第一個討論主題吧。」

「主題是——妻子。」

「啊？」從頭到尾都在逗老婆的白蘭抬起頭，剛剛還在玩獵奇遊戲的 XANXUS 停止動作，連私下鬥嘴的六道骸及跳馬迪諾都安靜下來。

「因此，這次才會請XANXUS和史庫瓦羅、白蘭和入江正一以及蠢牛和我作為大家的講師。」語畢，里包恩的槍口立刻抵住正要開口反駁「為什麼我會是你妻子」的藍波的腦門。

「啊…原來是這樣…」剛剛還一副大將之風的十代首領在把目光移向雲雀恭彌時一瞬間退化成小兔子，毫無威嚴的點點頭活像是乖巧聽話的小女僕。

然而不只是阿綱一個人，看來所有人都明白里包恩話裡的含意了。

——照這種話題可能的發展，隨時都會出現一個把小麻雀撲倒的好藉口。也就是說，率先找到機會把他撲倒的人就是小麻雀爭奪戰的勝利者。

大夥吞了口口水，果然決勝負的時刻就要到了。

「老師——！我有個極限的問題啊！！」拳擊笨蛋永遠都是搶在別人面前率先提問的，了平拍桌子站起身。

XANXUS、白蘭和里包恩三人對望一眼，然後一致對了平點點頭。

「請問人妻應該要具備什麼條件？」

靠！極限笨蛋我們錯看你了！一直以為你是個思想單純沒神經的人，誰想到你第一個問題就這樣極限勁爆！

大家面面相覷，這時候不是應該要為人妻的站起來回答嗎？

「…通常，妻子應該都比較會做菜吧。」

這…這個聲音是！眾人帶著驚愕的眼光把視線從笨蛋身上移走，誰想的到聲音的來源就是——雲雀恭彌？

「恭彌！我以後一定會好好鍛練廚藝的！」跳馬迪諾飛躍半個會議桌，緊緊握住雲雀的手，專注凝視美麗的鳳眸。

「做什麼？你又不當人妻。黑手黨首領都往現代新好男人方向發展嗎？」冷冷的抽回手，雲雀的鳳眸閃過一絲輕蔑。

真是精準有利的吐槽！主題是妻子啊，難道跳馬你甘願變成雲雀夫人嗎？這可不是在玩攻受交換的遊戲哪！

第一個衝鋒陷陣的第一個死在戰場上，看來雲雀不是省油的燈，除了雲雀本人之外，大

家明顯感受到氣氛的緊張。

「說到這個嘛…我家小正每天都會做雞精給我喝喔！」白蘭帶著一臉新婚的討打微笑，向大家炫耀。

「那是因為做雞精是我們的副業，順便拿來給你喝的吧，白蘭大人。」正一否認道，白蘭一臉「你就給我個機會得意一下嘛小正」的受傷表情。嘛，既然老婆都吐槽了，那也就不用浪費大家的拳頭和海扁時間了。

「可是…常常窩在廚房的，過沒多久就會變圍著頭巾的媽媽桑了…」雲雀喃喃的嘀咕，大夥再次用驚愕的眼光看著他。

你今天特別多話喔雲雀君，平常開會你不是都會因為群聚而不爽的嗎？

還有，你能想像的到會議室裡的任何一個人圍著頭巾當媽媽桑的模樣嗎？

嗯？

…好像有一個人可以。

眾人不約而同的將目光移到彭哥列公認最標準人妻的史庫瓦羅身上。

「喂喂喂——！你們看什麼看啊！」S太太心中猛然竄出一種不安全感。

「啊…說到這隻垃圾鮫，每次下廚都會圍頭巾喔。」X先生一臉驕傲的補充，跩的要死的神情彷彿就是在誇耀「我有一個好太太喔你們誰有嗎這群垃圾」。

「喂喂喂！XANXUS你幹麻說這個啊！」史庫瓦羅媽媽桑，別埋怨啊，這可是你丈夫自己抖出來的秘密。

「有怨言嗎垃圾！」XANXUS瞬間拿著史庫瓦羅的頭往桌面砸，獵奇遊戲再開。

「哈哈～那麼史庫瓦羅很會做菜囉？」山本武一臉無邪氣的笑著，打斷獵奇遊戲的進行。

「喂喂喂——！」史庫瓦羅按著鼻血爬起來，「少看不起人了！玩刀小鬼，我大學可是讀家政系…」

什麼?!

驚覺大家錯愕的目光，史庫瓦羅立刻閉上嘴。完了…把丟人的過往全抖出來了。

「說起來…我記得從以前就常常看到史庫瓦羅的家政科拿滿分，有一次還看見他拿食譜在看呢…」迪諾爆料再＋1。

「喂——跳馬你什麼時候…」

「喔呀喔呀？那麼雲雀君如何呢？」還沒抗議完，話題就轉到了雲雀身上。

或者說，現在已經沒有人想管家政系或是食譜如何如何了，現在的重點是——「雲雀到底有沒有人妻的特質」。

「我不喜歡做菜。」雲雀喝了口茶，大夥緊張了一下，難不成雲雀搶奪戰勝利者的獎品就是餐餐吃泡麵度日嗎？

「可是家政成績還算不錯。」

突然，跳馬感動的啜泣起來，六道骸一臉鬆了口氣的樣子，山本武莫名的大笑，了平開始大聲呼喊極限，十代首領帶著一臉弱氣的笑容，炸彈客一如往常的還是「切」了一聲，只

有雲雀的心裡打了個大問號。

「唉呀，看來家政好的都是人妻呢，小正你呢？」白蘭一臉悠哉的大聲問入江正一，彷彿就是故意要說給雲雀聽到一樣，幸而幾位機靈的用力咳嗽。

「白蘭大人，關於這方面你沒看過我的履歷嗎？」入江正一突然一臉嚴肅的拿出厚厚一疊紙，白底黑字全都是料理比賽的獎狀。

接著，白蘭一臉「我有一個好太太喔你們誰有嗎彭哥列鼠輩們」的跩樣環視大眾。

「有啥了不起的！臭雞精！」從頭到尾沒開過口的炸彈客說話了，「要說家政比賽得獎的話，十代首領的比你還多哪！」

語畢，獄寺拿出一大疊厚達二十七公分的獎狀，摔在桌上擺出一副炫耀的神情。

——糟了！都忘了還有澤田綱吉這種當受當人妻也無所謂的麻煩人物。

「沒…沒什麼啦…因為京子和小春她們常常來家裡做料理，不知不覺也跟著學起來了…」小兔子瞄了一眼雲雀，羞紅著臉低下頭。

「…是嗎。」雲雀又啜了口茶，「最近風紀財團的廚師常常請假，你要不就來代他的班如何？」

「真的嗎！雲雀學…」

「不行啊！恭恭恭彌！如果廚師常常請假的話，我會找五星級的飯店廚師來服務你的！」小兔子欣喜的表情還沒露出來，跳馬已經不管三七二十一的站起來。

「我對五星級料理沒有興…」

「雲雀！來我家吃壽司吧！你不是最喜歡吃日本料理的嗎？」眼看敵人已經豁出去了，山本武也跟著站起身。

「極限喔喔喔喔喔！雲雀！我可以極限的為你做料理啊啊啊！！」

「呵呵呵呵呵～即使是不好的食材我也可以變成美味的大餐哪雲雀君。」

「雲…雲雀學長！我真的會努力幫你做料理的！請相信我！」

「混蛋！竟敢叫十代首領替你做料理！小心我把你給炸了！」

一瞬間彭哥列會議室吵成一團，三位夫妻檔愉悅的看著爭奪戰進入最激烈戰況，話題從

妻子扯到料理然後越扯越遠，最後終於——

「嫁給我吧！恭彌，我會好好珍惜你！」

「呵呵呵，閃到一邊去，跳馬，憑你一個黑手黨首領有機會陪在老婆身邊嗎？還是選擇我吧雲雀君。」

「說到這個骸你不是也在坐牢嗎？還是嫁給我吧雲雀，為了你我會放棄大聯盟的！」

「你們都給我閃開！只有我才能讓雲雀邁向極限之路啊！」

「雲雀學長！我從很久以前就一直看著你了！求求你回應我的感情吧！」

「雲雀你這混帳！不只是十代首領，連我的感情你也稍微可以給我回應一下了吧！」顯然連炸彈客都已經沒辦法再傲嬌下去了，原來他也一直在覬覦這場爭奪戰的王冠。

「…小嬰兒」一直低著頭的雲雀終於緩緩的開口了

「嗯？」

「…我終於明白你開這場會議的原因了。」雲雀抬起手，點燃戒指的火燄，瞬間殺氣全部釋放。

「你領悟的有點慢喔，雲雀。」里包恩還在悠閒的喝咖啡。

「是啊，真是辜負你對我的期望了。」開匣，雲雀雙手緊握拐子。「最終目的是把這些人咬殺吧？」

「答對了，那接下來就交給你囉！」語畢，三對夫妻退場下台一鞠躬。

「喂！里…里包恩！」

「冷…冷靜點啊恭彌！」

「——我要咬死你們！」

彭哥列會議室再度報銷，最後又花了不少錢重建，至此之後雖然偶有私下的追求，但大家再也不敢齊聚一堂，原以為這場會議無疾而終。

不過…

「喂喂喂——XANXUS，今天我中午不回家作飯了！」史庫瓦羅的大音量穿過大半個瓦利亞總部，傳到正在上廁所的XANXUS耳裡。

「什麼？垃圾鮫你要去哪裡？」同樣的，XANXUS的怒吼也穿過大半個瓦利亞總部，威脅著史庫瓦羅。

「喂——我昨天不就跟你說過了嗎？今天澤田他媽媽要教我和澤田綱吉、入江正一還有雲雀恭彌做點心啦！」

這場會議的討論結果已經默默被白蘭的一句「看來家政好的都是人妻呢」一語貫穿了。而具有人妻們在經過這場會議之後也邁向人妻無限之路修行著呢。

（完）

骸雲

藍執事

藍執事

2009年4月~7月

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年紀。這個時候特別愛用空行、粗體、斜體、非正規的標點符號。特別喜歡漫畫裡那些中二又帥氣的台詞，把所有人生片段的經驗全部融合在一起，結果創造出一個不倫不類的世界ｗｗ

骸雲這個深坑是高一時被魂樣推的，自此之後就開始大量創作骸雲同人文。《藍執事》記得是我所有骸雲文中最廣為人知的一篇，也是最常被盜文的一篇。這是我第一部突破五萬字以上的中長篇小說，當時的我相當引以為傲。現在重新檢視這篇文，不禁覺得往事不堪回首，在重新排版訂正時，好幾次都忍不住大笑吐槽。

那時候的我在想什麼啊，真是的ｗｗｗ

從牢裡逃出來似乎也過了好些日子了。

少年走在路上，夕陽拉長了他的影子，一直延伸到幾個身穿體面西裝的壯漢身上。他抬眼瞟了瞟華麗的正門，鼻裡哼出一絲不屑。

連牢飯都沒的吃的日子也過了不少天了。

從他被關進牢裡開始直到現在，都沒有忘記不食嗟來食的基本自尊，獄卒看他不順眼，嫌他長的好看就一副賤樣，咒罵就別說了，牢飯也是有一餐沒一餐的。

他就是不屑那些總是頭抬的高高的用鼻孔看人的王公貴族。

他是個逃犯，但他想什麼時候走就什麼時候走，沒有牢關的住他，除非他另有計謀自願給人關著。

他嘴角揚起一個三十度的笑容，心想著又到了鞠躬虛偽的時候了。

雖然，他從不屑這一套。

「六道先生是嗎？那麼請在這排隊等著。」身著黑西裝的男人領著他走在長廊上，這兒雖然燈光明亮，迴廊卻也多的讓人有種恐懼感。他指向一排長長的人龍，禮貌的說著。

「那麼，請問面試時確實是由本人評鑑嗎？」他拉住即將離去的男人的手，微笑著問，

態度有禮且完全看不出虛偽。他向來習慣隱藏。

「這一點就不清楚了，那要看殿下的心情了。」男人答道，隨即轉身去招待下一位面試者。

這就不好辦了，如果不是由他本人當面試評審的話。

他若有所思的端坐著，在忐忑不安、念念有詞的人群中顯得特別突兀。

已經多久沒到這麼多人的地方來了？

正思考著下步計畫的他被吵煩了，和招待面試者的男人說聲要去廁所，便匆匆離開了座位。

他剛才一度忘了這裡的迴廊有多麼錯綜複雜到令人恐懼。

雖然男人指路指的很清楚，但他仍不免感到有些迷糊——果然，他迷路了。

「嘖，面試是六點整開始，還有五分鐘嗎？」他咕噥了一聲，不用看錶，腦子裡也有標準時間。

這兒的迴廊空蕩蕩的令人有股安心感，雖然燈光亮得讓人有些不安。

他循著人類特有的汗腥味走著，他向來厭惡這股味道，那總是逼他想起過去的夢魘，但不知走到哪條迴廊之後，嗅覺裡混進一股截然不同的另一種味道。

很香，卻不是香水那種做作的香味，也不是花朵一般難以接近的濃烈，反倒是一種淡淡的，卻令人安心下來的純粹。

他停下腳步，轉身循著香氣走去。

反正循著汗腥味還是回的去的，估計可能只為那香氣逗留個幾秒，回到排隊等候處時間也還綽綽有餘。

他撞入他的視角，就在轉角，那麼突然。

那人一頭烏黑的短髮，紅潤的薄唇，白皙的膚色，精緻的五官，黑藍色的明眸驚愕的看著他，長睫的影子被燈光細長的打在清秀的臉蛋上，削瘦的體態因不速之客的來臨而顯得不知所措。

他竟看的傻了，敢說關在牢裡時也沒這麼狼狽過。

男…孩子？

「你是怎麼來的！是誰！」少年錯愕的眼神很快的轉為敵意，對著還沒回神的他惡聲惡氣的低問。

「我…我是來面試的…呃…」他一回神，才開始細細的打量著他，臉蛋確實很精緻沒錯，可是那一深平淡的白襯衫領口豪放的敞開，牛仔褲也不像是會出現在這裡的裝扮，少年看起

來不像面試者，更不像是這裡的人。

「面試的？迷路了？」少年哼出一絲嘲諷，習慣性的理了理自己的領子。

他看少年越覺得不悅，雖然美的嚇人，但在他的認知中能夠踐成這樣的只有王宮貴族了，少年看來什麼也不是，怎能這樣狗眼看人低？

「是啊，你也是迷路的？」他挑釁道。少年不悅的抬起眉。

「注意你的口氣。」冷瞪了他一眼，少年指向他的身後，

「順著對面那條走廊直走，過兩個岔路左轉就會回去了，快滾。」

他嘴角揚起三十度的微笑，轉身跑離，不是虛偽，而是發自內心的覺得少年可愛，這樣的心情，對他來說是少見的。

只是他回來的晚了，恰剩三十秒開始面試。

黑西裝的男人婉轉的責備他上廁所怎能耗去那麼久，他也只能笑稱自己是迷了路，雖然他一開始就知道怎麼回來。

他考慮過要不要把少年的事告訴男人，搞不好那是哪兒混進來的間諜也不一定，只是他猶豫了半响，還是把話吞回肚裡。

面試者按照號碼一個個被領進偌大的房間內，他始終不明白房間明明那麼大為何不把這

長長一排人龍都叫進去比較方便，又或者這是那位『殿下』特殊的癖好，只見前面幾位意氣風發西裝筆挺的面試者全都沮喪的走出來，看來這份工作的競爭真的很激烈。

「編號六十九，六道骸先生。」

房間裡傳來一聲呼喚，男人招了招手示意他進來，他在幾個人的注目下走進會場，勝券在握的從容態度羨煞了不少人。

其實他並不是真的那麼自信滿滿，只是想著少年就不自覺的露出微笑來。

房間裡擺有一張餐桌，桌上放著一塊摺疊整齊的桌布和一瓶含苞待放的花，而在圍繞在桌子四周的，是那些堪稱評審團的人們，大概十多個人排成一列，各個都坐在豪華的皮質椅上，手上拿著評分板，不可思議的是，幾乎有百分之九十都是四眼田雞，看來一副精明幹練的樣子。

「請問您為什麼想要應徵這份工作呢？」其中一個女人推了推眼鏡說道。

「因為我沒飯吃。」他愉悅的回答，莫名奇妙的答案讓幾個評審員的筆掉到了地上。

哪個進來面試的人不是說「為了報效我的國家」或者「能勝任這份工作會是我一生的榮幸」，這個十來歲的毛頭小子竟敢說是因為沒飯吃才來應徵這份神聖的工作？

「那麼，可以請問六道先生你的學歷嗎？」一個瘦小的老頭試探性的問。

「我沒有學歷，可是我很聰明。」他肯定的答道。

「那麼工作經驗呢？」

「在司法機關待過幾年。」雖然是在那裡當囚犯。

司法機關？

這裡可是應徵管家的啊。

幾個人的評分板和筆也掉到地上。

「試問，六道先生你會做家事嗎？」

「不會，但是我相信憑我的資質，很快就能學會。」他依然掛著那三十度的微笑，恭敬有禮的回答。

評審團開始議論紛紛，拿著筆的手不時的劃下大叉叉，骸知道應該是搞砸了。

「你知道你是抱著什麼樣的心情來參加這場面試的嗎？六道骸先生。」其中一個老態龍鍾的女評審員不客氣的問了。

「我很認真的。」他笑道。

「那麼，請別說我們不通情理，六道骸先生，請你把那邊的桌子鋪上桌布，並且把花瓶擺在適當的位置。」

很好。

就是在等這一刻。

六道骸從容的走到餐桌前，俐落的把桌布拉開，把花瓶往空中丟去，最後在別人來不及看清楚的速度下鋪平桌布，接住花瓶。令人意外的，原本呈摺疊狀態的桌布竟沒有一絲摺痕。評審團看的目瞪口呆。不會做家事？沒有學歷？在司法機關工作？

「各位還滿意嗎？」他微微鞠個躬，那是標準的管家鞠躬姿勢。

當然評審團們除了忙著扶眼鏡，實在說不出話來。

「噢，差點忘了…」六道骸一笑，把花瓶擺上餐桌的正中央，伸手一拂讓原本含苞待放的玫瑰漸漸綻放、盛開，誘人的香氣逸散。

女評審員嚥下一口口水，面頰微冒著汗，看著眼前態度輕浮的少年做出並不是正常人能做到的事。

「六道骸先生，恭喜你通過第一階段的面試。」

*

他嘴角掛著燦爛的微笑在眾目睽睽之下走出房間。

前百人內唯一合格者，竟然是一個態度輕挑的少年，失敗者眼紅的看著，搥胸頓足。

「請您別先太高興，骸先生。第二階段挺不好應付的，會由殿下本人親自審查。」黑西裝的男人說道，他名叫史畢亞，是這個宮殿裡的侍臣。

沒錯，六道骸來面試的，正是這個國家的王子所缺的管家職位。

「你知道這王子的脾氣，宮裡那麼多的人他一個也不要，就偏偏要辦個什麼面試，弄得宮裡雞飛狗跳的，國王過世也有一段日子了，他卻硬是不肯繼承王位，可是又把那些企圖掌權、覬覦王位的重臣給殺了，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些什麼。」史畢亞邊走邊埋怨，明明靠人家飯碗卻把王子批評的一文不值。

「那還真是個過分的王子呢。」六道骸陪笑道。

他領著他來到一扇富麗堂皇的門前，門上有著華麗的雕花，木材似乎也挺高級的，六道骸打從心底鄙視著這個王子，他向來憎恨王公貴族，可是將來他不得不對王子低聲下氣，畢竟他還有長遠的計劃，一切都只是他的計謀罷了。

「王子就在這裡面了，六道先生，請。」史畢亞說完悄悄退了場。

既然這次見的是本尊，那他就可以肆無忌憚的展現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像剛才在評審團

前一樣耍小聰明技倆了

他站在門前盤算著，突然感到一股視線，回頭，卻什麼也沒有。看來對方跟自己一樣非常善於隱藏，連氣息都聞不到。

他仍舊掛起了微笑，敲敲偌大的木門，進了房裡。

他本想看看不敢繼承王位的王子長的有多孬種，誰知這王子長得凶神惡煞，頂著一頭可笑的髮型，一副殘暴統治者的模樣坐在高椅上，和方才遇見的少年根本是兩個世界的人，六道骸站在紫色地毯的這一端，微笑仍掛在嘴角，只是眼神溢滿了厭惡。

「你，就是百人內唯一合格的面試者嗎？」王子低沉的嗓音問道。

「是的，殿下。」他鞠了個躬，彬彬有禮的回答。

「我允許你走近百步。」

骸在心裡暗笑，刻意將每一步的步伐都跨大卻不失自然，果然才百步，就距離王子只剩十幾公尺。

「我聽說了你入選的理由，是為了混口飯吃？」王子用嘲諷的語氣問。

「是的，我對於王子本人沒有多大的興趣，所以請別擔心我是來加害你的。」他恭敬的答道，話中卻帶著刺。

「放肆！你不合格！」王子述的站起身來，憤怒的指著六道骸的鼻子。

「喔呀喔呀？我聽說宮廷裡的人都是上流人士，難道令尊沒教過殿下不能用手指著別人嗎？」他當真火大起來，反正只要使用能力，這王子再討厭他都得錄用他，所以也就口無遮攔起來。

「你……！」王子面有難色的坐下，啐了一聲。

「敢問殿下，這房裡一個人也沒有，難道殿下不怕危險？」將了對方一軍，六道骸神色得意起來。

「我一向不喜歡人群，你難道沒事先調查過嗎？」他惡聲惡氣的說。

「我說過了，我只是來混口飯吃的，殿下。」

「好吧，我知道了，你不合格，可以滾了。」王子不耐煩的擺擺手，從椅子上站起來轉身就要離開。

對六道骸來說，這是絕佳的大好時機，能力再不用就來不及了，他血紅的右眼從「六」字緩緩轉為「一」，喚了聲王子殿下請他回頭考慮一下。

未料王子竟然連看都不看他一眼，無情的招了招手，原本看似無人的房間突然竄出幾十個士兵，把六道骸架住往外拖，雖然不是他的對手，但是混亂之中似乎被長矛尖端的利刃劃

傷右眼，能力在短時間之內無法再度施展。

「喂！你…你們！唔！」對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面試人用上這麼多兵力，他想著就是覺得不合理，鮮血不停的竄出來，染紅了他的襯衫，原以為這王子沒什麼膽，沒想到還這麼殘暴。

他被丟出門外，來不及站起身來，門就被重重的叩上。

他真的討厭王公貴族，待人的方式比獄卒還狠，給人的污辱是比讓他眼睜睜的看著獄卒把他的晚飯丟到地上踩個稀巴爛然後叫他吃掉還要更嚴重。

他是沒算到自己的計畫竟然會失敗，按住血流不止的右眼，他啐了一聲，在門口靜靜坐著等。

他沒做過這麼出賣自己自尊的事，只是這計畫一定得成功，必須找到機會再進去，得到這份工作才行。他已經為此坐了幾年的牢，就只有這次，就只有這次，他絕對不能如此輕易就低頭。

「吶，你拿去吧。」

潔白的手帕遞到他眼前，少年猛然撞進他的視角，那麼突然。

他竟然察覺不到少年的靠近，卻在抬頭的那一刻又聞到撫人傷痛的香，還有那一道，怎

麼也忘不掉的柔柔語音。

那不過是一句簡單的話，卻怎麼的像是救贖。

他從來沒有過鼻酸的感覺，以為自己從那天起就不再擁有情感，以為自己什麼都拋棄掉了，只要是為了復仇什麼都做的出來，可是內心深處確實有什麼，單單為了一個少年，開始湧動了。

「謝謝，真沒想到還會遇見你。」他笑道，接過手帕。

「你何必為了那種人在這邊等下去？」少年蹲在他身邊，淡淡的問。

「這…畢竟我已經沒有工作了…」他總不能說一切都是他的陰謀吧。

「喔…」少年稍稍提高了音調，俊秀的柳眉抬起，一副冰霜美人的態度，六道骸看的入神，對少年的喜愛又多添了幾分。

「我討厭王子，但是我可以介紹你一份工作。」

「什麼？」他一怔。

雖然少年是一番好意，但是為此而放棄自己好幾年的計畫，豈不是划不來？

「你自己想想吧，待遇不會比王子的管家差的。」少年起身，回頭露出一抹淡笑。

計劃？那是什麼？

那個兇神惡煞的王子和這個少年他喜歡誰？

他被少年的微笑迷的神魂顛倒，忘了自己在囹圄中受過的恥辱，忘了自己方才為什麼拋下尊嚴，忘了身上背負的使命還有長遠的計畫。

他只是下意識的抓住少年的手，彷彿為了挽留什麼一般的激動。

「他就在外面！快！」

突然，原本待在門內，兇神惡煞的王子和一大群士兵蜂湧而出，各個手上都持著危險的武器，發瘋似的就往少年刺去。

他還是想要完成計畫，而這時理應直接把少年獻上去任那一票人宰割以突顯自己的忠誠心，反正他從頭到尾都沒有所謂的人義可言，在他下定決心要復仇的那一刻他就什麼也沒有了。

但他做不到。

連自己都覺得意外，他張開雙臂擋在少年面前，染血右眼上的數字開始變化。

他對不起過去那些曾在身邊死去的人們，復仇計畫就要劃下句點了。是啊，到頭來他還是憎惡王公貴族，憎惡那些殘暴虐待人民的爛貨。

不如就在這裡直接把王子給殺了，也能間接毀滅這個宮廷體系，這樣一來他就不必交出

少年了，那個使他內心深處的情感產生波動的少年，放蕩不羈的少年，讓人永遠無法忘懷的美麗少年。

「你合格了。住手吧，哲。」

「咦？」他不敢置信的盯著少年，彷彿自己聽錯了。

可是實質上並不是如此，最好的證據就是這些原本像是殺紅了眼的王子和士兵們一個個向少年跪下，六道骸的異色瞳裡添了幾分驚愕。

「你，以後就是我專屬的管家，還有，禁止叫我王子。」

雲雀恭彌，從不在人前露面的王子。

並盛國最高統治者。

*

「抱歉剛才對你失禮了，骸君，一切都是恭先生的命令。」剛才假扮王子，高頭大馬的男人領著他在宮裡走來走去，一面講解，一面把管家所需要的物品一一丟給六道骸。

六道骸手忙腳亂的在後面接著，心想剛才真是錯怪這位有情有義的怪髮型了，剛才的鬧

劇結束後，男人還替他包紮右眼的傷口順便請他吃晚飯。

男人名叫草壁哲矢，據說已經待在王子身邊很多年了。

「剛才會那樣測試你，主要是因為恭先生想要的管家不是一個重視名譽，而是對他絕對忠誠的管家。」草壁說著，丟給他一件襯衫。

「還有，恭先生平時不喜歡穿著華麗，因此不必穿西裝。」於是說著，草壁又扔給了他一件素色褲子。

六道骸手忙腳亂的，兩手都快拿不住東西了，草壁索性替他拿一點。

「剛才那個房間也是先王留下來的，恭先生本人是住在另一個房間。」最後他們倆在長長的迴廊上走著，手上抱著一山雜七雜八的物品，一路談笑。

「咦？和我所知道的王子差的很多呢。」

「是的，我們打從心底尊敬恭先生，剛才你看見的所有士兵…啊，就是都有我這種髮型的，全部都具備良好的忠誠心。」草壁說著指指自己的飛機頭。

簡單來說就是訓練有素的狗囉？

六道骸暗暗想著，深覺得這個王子還真是熱愛動物。

「骸君，這邊就是以後你的房間。還有明天早上恭先生會和你一起吃飯，順便一提，恭

先生是出了名的討厭群聚，因此其他人不會到場。」

草壁為他開了門，房裡的構造真的很簡單，坪數是還挺大的，可是裡面的傢俱只有一張大床，一個衣櫃和空空的置物架，了不起再添張沙發，剩下的什麼也沒有。

「有需要其他傢俱的話可以來找我，這個房間和恭先生房間的擺設是一樣的。」草壁替他把雜七雜八的物品一一放置好，遞給他一把鑰匙。

「呃…真是謝謝你了，草壁先生，不好意思剛剛還對你大放厥辭。」真的，六道骸現在對這個高頭大馬怪髮型的壞印象一掃而空，取而代之的僅是感激。

「哪裡，該道歉的是我們。對了，骸君，這房間的鑰匙會有備份在恭先生手上。」

又是他？

那個美麗的嚇人的少年簡簡單單的就把他的復仇大計摧毀，然後又順理成章的支配了他的一切，雖然不是他討厭的那種暴虐無良的統治者，到也真有幾分帝王的風範。

草壁又吩咐了幾聲就走了，六道骸往後一仰，倒在軟綿綿的床褥上。這種床他很久沒睡過了，可是他現在卻無心去享受這股美好。

他只感到惘然。

硬要做這份工作的原因是復仇，是為了那些不堪回想的過去，原本他的計畫就是從宮廷

內部搞破壞，攏絡人心之後除掉王室貴族，讓這個腐敗的宮廷系統瓦解。

可是為什麼？就是為什麼？偏偏擋在他面前是這個蠻橫高傲的少年呢？

再說為了雲雀恭彌而動了心的自己，到底又算什麼？

夜已深了，房間裡沒有任何鐘錶。

他清楚的知道絕對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清晨很快就會到了。

為了上班第一天就要給雇主良好的印象，六道骸整晚幾乎沒什麼睡，雖然這樣的日子他早就習慣了。

他起了個大早，打理好自己的儀容，記著昨天草壁才提醒他，雲雀恭彌是不喜歡穿著正式華美的，他也就隨便挑了件襯衫，至少繫了條挺有特色的皮帶便往餐廳走去了。

「你遲到了，竟然讓我等？」雲雀恭彌翹著腳在餐桌前等他，他給人的感覺是樸素多了，只是不曉得怎麼會和自己這麼有默契，兩人都穿著白色襯衫黑色褲子，不過兩人腰間的皮帶是一白一黑。

「等？現在才六點，天還沒亮呢…殿下。」他苦笑著，拉開椅子坐下。

「我向來習慣早起，還有，不准叫我殿下。」他漂亮的鳳眼瞇成一條線，嘴角揚起的弧

度添了幾分瀟灑。

「不准叫你王子，又不准叫殿下，那我該叫什麼呢？」骸又是一陣苦笑，他真的已經不知道拿這位王子怎麼辦才好了，是該服從？還是用他慣用的虛偽？

「隨便你。」他冷冷的回應，挾起飯菜送入口中。

看他做這動作，骸才把目光移回他們的早餐上。

——慢著！白飯和納豆？怎麼會和獄中的伙食沒有差別啊！在六道骸正常的認知當中，所謂的王室都是早餐大魚大肉，再不怎麼樣也至少會有杯牛奶啊！

再往四周望望，餐廳大概比自己的房間還小一點，餐桌也是只能容納兩人。

「那個…我說恭先生…」

「你沒資格叫我恭先生。」

「那我說…少爺，你平常…都是在這裡吃飯的嗎？」他故作鎮定的吃下異常簡單的早餐，試探性的問道。

「有意見嗎？還是你不喜歡菜色？」他冷淡的回道，吃個早餐也那麼專心的態度實在讓六道骸很佩服。

「不，我不討厭…」只是突然很懷念而已啦，牢裡的菜色啊。

兩人安安靜靜的吃飯過了十五分鐘，那段只有碗筷碰撞的沉默讓六道骸有些難耐，只是雲雀恭彌的臉上完全不帶任何表情，有的只是點虔誠的莊嚴。

六道骸看的入神，動著筷子的手速度慢了些。

「既然哲應該都告訴過你了，你應該實地演練一下。」雲雀領著他在長廊中走著，黑色短髮飄散著誘人的香，穿越過大廳時，六道骸注意到宮裡的女僕們往這裡看著，議論紛紛。

「他不是那個被王子收養的人嗎？怎麼旁邊還帶了個人？」

「我看過那個人，記得那是昨天面試者中唯一通過的…」

「什麼？王子那一關他有通過嗎？」

「應該是有吧，不然也不會出現在這裡了…」

「真稀奇，那個王子可是出了名的霸道，長的醜還一副跩樣，要是王子是這一位該有多好…」

「別說了，傳出去給王子聽見就不好了…」

六道骸聽著，大概推斷出來宮裡是怎樣子的情況了。

簡單來說這個蠻橫任性的真正王子就是害慘了對他有滿滿忠誠心的草壁哲矢，讓草壁為

他做牛做馬還充當他的魁儡自己卻在底下逍遙，甚至還掛出是被王子收養的名號實質上根本是地下統治者。

雲雀恭彌嘴角掛起一抹淡笑，詭計得逞的那種，可是一樣勾人魂魄。

六道骸心裡一震，雙頰染上抹嫣紅。

他想，他八成是喜歡上這位樸素又高傲的王子了。

走出戶外，迎面而來的冷沁空氣讓胸口難耐的燥熱降溫了不少。

「少爺，請問到戶外來是要幹什麼呢？」他客氣的問，卻遭來一記白眼。

「我討厭王子，因為這個職位很閒。國外的來賓都是由哲在接待，雖然大事都是我在處理，可是除了在這附近到處玩，根本沒有所謂人生目標。」他伸出手，一隻黃色雀鳥飛過來，棲上他的手指。

「還有，不要叫我少爺。」他冷冷的補上一句。

「是這樣啊…還真是個辛苦的職業呢…」因為什麼都不能叫，六道骸索性省略主詞。

「客套話就免了，那只會讓我想咬殺你。」雲雀冷瞪了他一眼，把玩著雀鳥。

他一怔。從沒有人對他說過這樣的話。

雲雀恭彌有股獨特的魅力，無論是身上的香澤，還是簡單大方的穿著，放浪不羈的個性，偶爾露出一絲媚惑的淡笑，毫不華貴的飲食，愛支配別人、捉弄別人的興趣，全部都那樣鮮明的純粹。

他的代表色應該不是黑就是白。

適合雲雀恭彌的顏色大概就這樣了，再加修飾只會破壞美感。

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人生的目標全被雲雀恭彌摧毀了。

可是，就這樣身為他的執事在一旁看著他，雖然平淡，卻有種甜甜的幸福。

也許自己是真的喜歡上他了。

*

喜歡不是愛。

六道骸本以為宮廷裡繁雜的規矩會讓他來不及學習喘不過氣，結果卻證實自己根本是想得太多，雲雀恭彌這個「地下統治者」根本生活得和無產階級沒有兩樣，更正確來說的話還是放無薪假閒閒沒事幹的那一種。

如果世界上找的到這種有錢拿還可以放假放到沒事做的職業，那應該就是剛出生的小嬰兒吧，只可惜他們在過幾年就要步入「有付出才有回報」的社會，而雲雀恭彌卻是放到死也沒關係。

而相較之下身為他的管家實在很不公平。

雲雀恭彌在上班第一天告訴他的「實地演練」根本就是讓六道骸見習，看他所謂王子殿下一天的生活是怎麼過的，第二天以後突如其來的雜事恆河沙數逼得他跑上跑下的，讓他著實被這份工作的難度嚇了一跳。

而覺得雲雀恭彌應是溫柔的好主人這般印象，最後證實根本是個屁。

首先，身為執事必須守時。

雲雀恭彌喜歡特別早起，就是偏好欣賞日出的那種，而六道骸就必須在天亮前一小時起床，打掃餐廳，備好餐具，做出早餐。

最重要的是必須讓王子殿下吃到溫度剛好好的飯菜，就連餐具在冬天都不能太冰，否則辛辛苦苦做出來的食物和筷子就會往六道骸臉上砸。

被雲雀恭彌操了幾個月下來，六道骸也練就了一身閃躲和洗臉的好功夫。

再者，身為執事必須懂得察言觀色。

雲雀恭彌的脾氣不是普通的差。他沒事做的時候還好，偶爾陪他騎馬打獵六道骸倒也還應付的過去，但是一碰上國家大事處理不完的時候，就連好心替他送個點心，都會被他惡劣到極點的態度給趕回去，當然最常見的還是被雲雀恭彌直接用拐子狠揍一頓出氣。

六道骸就是曾經不明不白的挨了好幾頓打，現在他謹遵這個原則——看到雲雀恭彌走路很快而且毫無表情時千萬不要跟過去。

最後，身為執事必須完全保守主人的秘密。

「六道骸先生，您還記得我嗎？」一個熟悉的聲音喚住了正要去廚房請人替雲雀恭彌準備日式和菓子點心的六道骸。

他回頭一看，是個穿著西裝的男人，隨後想起那是面試那一天招待他的史畢亞。

「喔，是的，請問有什麼吩咐嗎？」他稍微放慢腳步，但心底止不住的著急，三點整雲雀恭彌就要他的下午茶，再不快點回去又會是一頓拐子餐伺候。

「不，怎麼敢對殿下的管家有所要求呢？只是在下之前聽聞一個消息…」史畢亞的音量漸漸變小，六道骸蹙起眉，掌心微微的冒著汗。

「對不起，我無可奉告。」他冷眼一瞪，原本放慢的腳步又加快了，希望這樣真的能讓

史畢亞閉上嘴。

「喔？看六道先生這麼急著否認，八成傳聞是真的囉？」

他心裡一震，停下腳步。

「當然不是，只是我現在趕著時間，能否請你下次再問呢？史畢亞先生。」轉頭回以一個三十度的完美笑容，六道骸恭敬的微微行了禮。

「啊…是的，對不起打擾您了。我下次會再找時間詢問的。」眼見如此，史畢亞沒有了繼續追問的藉口。六道骸名正言順，誰叫他是王子的管家。

身為執事，必須完全保守主人的秘密。

不管最後史畢亞欲問的是什麼，只要讓這個與六道骸無關緊要僅有一面之緣的人開口問出問題，十之八九是和王子殿下脫不了關係。六道骸嘴角的笑容在史畢亞轉身的那一刻完全消失的無影無蹤，他嫌惡的啐了一聲，繼續往廚房走去。

當然最後砸向六道骸微笑的臉孔的，還是那遲到的日式和菓子。

「你又遲到了，全世界只有你敢讓我等。」

一開門，六道骸必須先閃過直接朝那雙靈魂之窗猛插來的兩根拐子，然侯對雲雀恭彌惡

劣到極點的心情微笑著賠不是。

時間是晚上十一點整，雲雀恭彌把六道骸叫進來他的房間。

「對不起，主人，可是我的房間離您的可是有整整五百公尺遠呢，叫我怎麼五秒鐘之內趕來…唔噗！」六道骸的下巴被一只硬木屐狠狠的砸中。

「不要叫我主人，把鞋子拿過來替我穿上。」

他苦笑著，撿起那只讓他下巴血流不止的凶器，恭敬的走向元兇。

什麼自尊的，在雲雀恭彌面前這種東西早就被踐踏的一文不值了，在這種自尊比他高上幾百倍的人面前，他好像連擁有人類基本尊嚴的資格也沒有。

雲雀恭彌的態度會讓他想起過去那段不被當人看的慘痛生活，但這時他卻尊敬他，效忠他，當他的出氣筒，替他做所有難度極高的事，那麼甘願。

想來真是去他的有夠諷刺。

「那麼，公子，都這時間了，我記得已經跟您說過晚安了喔。」才剛幫雲雀恭彌穿上鞋子結果他又兩只鞋都脫掉，深感自己被愚弄的六道骸口氣不太好的提醒著，心想如何早點打發掉這個任性的王子然後回去睡覺。

「不要叫我公子。」於是雲雀恭彌一臉厭惡的說，理所當然踩上他的頭，他那頭自豪的

藍色鳳梨葉都被踩的扁扁的了。

「這我就不懂了，這幾個月我叫過殿下、恭先生、少爺、陛下、少主、主人、主公，沒有一個你願意讓我叫，那我到底該叫些什麼？」六道骸掙扎著從雲雀腳下鑽出，急欲回房睡覺的他有些不滿。

「隨便你。」而他的回答還是那麼一貫。

六道骸嘆了口氣，稍微用手抓回自己的鳳梨頭，緩和心情後才平和的問：

「請問找我有些什麼事？」

「我睡不著。」

「難不成要我陪您睡？」六道骸譏諷道。睡不著也不用拖別人下水吧！

想當然爾飛過來的不會是枕頭那麼好的東西，一定是檯燈。

但結果證實六道骸想的太美，飛過來的是一整扇窗戶。

「陪我看星星。」他平淡的命令，對於頭破血流的六道骸也見怪不怪。

「如果只是這個要求的話，我可以答應。」不知道是用了什麼法子把窗戶修好，六道骸仍染著斑斑血跡的嘴角微笑著回答。

雲雀恭彌嘴裡常會不經意的說出令人意外的請求。

例如第一次他們一起去騎馬時，雲雀恭彌說想找一片開滿紫色花朵的草原。

【做得到嗎？】他問。

【做得到的，陛下。】他答。

【不要叫我陛下。】

短短的對話之後，六道骸領他去看一片和他所心中所想的完全相同的大草原。當時雲雀恭彌的確有些意外，他在這森林裡從小晃到大，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地方。

而且，這種花在這個國家的氣候下無法生長。

然而他最後還是嘴硬的說：「六道骸你去死吧，我要的不是這種地方。」

六道骸當時的表情有些困惑，但隨後又一副恍然大悟的笑了出來，雖然他那時什麼也沒對他說，卻好像把他的彆扭看的透澈了一般，令他非常不 。

因此處處刁難六道骸就是他最大的興趣。

他們趴在窗口望著，漫長的沉默讓六道骸渾身不自在，只是當他看向雲雀的時候，總會覺得他是在虔誠的祈禱，多了那一分安靜的莊嚴，嘴角的微笑便無法停止上揚，也許超過了

平常慣用的完美三十度，也許笑起來有些笨拙，可是他一點也不在乎。

世界上怕是沒有人能像你一樣讓我這麼喜歡的了。

雖然喜歡，並不是愛。

骸替睡著了的雲雀蓋上被子，關了燈，悄悄走出房間。

隔日大概是因為雲雀失眠的關係，他沒有像平常一樣那麼早起來，這是六道骸難得清閒的時刻。

他兩手插在口袋裡晃著晃著，偶爾遇到宮裡其他的女僕或下人就打聲招呼，直到他不幸的在大廳遇到了史畢亞。

「六道骸先生現在總該有空了吧？我剛剛看過王子殿下，他似乎還在睡覺呢。」

王子殿下？

他是說草壁，還是雲雀？

骸繃緊了神經，想好待會兒應對的台詞，畢竟身為一個執事就有替主人保密的義務，就算雲雀連「主人」兩字都禁止他叫。

「是，請問史畢亞先生有何貴事？」

他有些僵硬的掛起微笑三十度，手中的空氣漸漸聚集起一把三叉戟的型態。

別說出雲雀恭彌的身分！

別說出雲雀恭彌的身分！

否則你史畢亞還來不及找到新工作就得死在這裡了！

「我聽說六道骸先生曾經待過監獄，請問是真的嗎？」

「咦？」

他一怔，微笑消失的無影無蹤。

*

上午八點，他打了個呵欠，揉揉惺忪的睡眼從床上坐起，披在身上的薄被和關好的窗戶八成是六道骸的傑作。環顧四周，看來六道骸應該早已回去了，房內空蕩蕩的，寂靜的有股安心感。

「恭先生，您起床了嗎？」兩下敲門，門外傳來了草壁哲史的聲音。

「哲，應該已經準備好早餐了吧？」他打了個呵欠，穿好外衣，向門口走去。

「是的，但是…今天…」門外人有些遲疑的頓了頓，雲雀疑惑的微愣，停下腳步，隨即想起昨晚失眠還把六道骸找來的原因。

不快的記憶在他腦中竄醒。

——今天是先王過世滿五年的日子。

「我知道了，我會去的。」他頓了頓，不悅的回話。

隔著一扇門，隱約傳來草壁鬆了口氣的聲音，之後便再也沒有了聲響，也許是放心而走了，寂靜又如潮水般湧進，這次卻冷的讓人禁不住顫抖。

在並盛國裡，凡是上一任和現任國王的忌日或誕辰日都會成為國定假日，而這一天國內每每都會舉辦盛大的祭典，宮廷將部份開放民眾參觀，無論是侯爵伯爵還是子爵，上到王后王子，下至奴婢僕人都必須招待賓客，地位高的就像動物園裡的猴子一樣給人參觀拍照，地位低的就給民眾倒倒茶水或充當導遊。

雲雀恭彌為這項傳統感到非常不悅，他生平最看不慣的就是群聚者。但無論怎麼說，他都算是　每天出入王宮的一份子，更何況就算找了草壁當替身，他還是真正和先王有血緣關係的兒子，畢竟是永遠抹煞不了的事實。

——雖然他，就是親手結束先王統治政權的人。

恨意蒙蔽了雙眼，要報仇、要報仇，他滿腦子只想著這個，當他大力揮下拐子，親眼看著父親的腦漿濺灑出來時，那雙銳利的眸子不如往常一樣冰冷、銳利的目光不存在其中，醜陋的仇恨讓瞳孔渾濁起來，好像是殺紅了眼一般的，解放了嗜血的靈魂。

親手弒父。

直到很久以後他才發現兩行淚水在面頰上風乾的痕跡。

「六道骸在哪裡，六道骸？」他大步在空蕩的迴廊上走著，從十點開始皇宮就會湧入大批人群，掛名所謂「王子收養的人」有出席給民眾當猴子一樣拍照的義務，當然王子的管家亦不例外，六道骸卻還未得知這項傳統。

廚房、餐廳、花園甚至是他的房間都找不到，雖然很想命令那一群飛機頭部下展開地毯式搜索，可惜他們現在一個個都忙得不可開交。

突然，大廳裡傳來一群女僕驚恐的刺耳尖叫。

他循著聲音跑去，距離十點整只剩下半小時，女僕此時不該還在大廳裡打掃，更不該傳來尖叫聲，而讓他感到如此刺耳就更是該死。

——下一秒，他楞住了。

女僕們恐懼的表情映入他的眼中，潔淨的大廳地板染上了不該出現的鮮紅，令人反胃的血味瀰漫著，在血泊中倒著個自己從未見過的侍從，站立竟是拿著三叉戟的六道骸。

「剛才的話，還有誰聽到了？」異色瞳掃視著那一群顫抖的女僕，冰冷的嗓音聽起來根本不是過去半年內待在他身邊的六道骸。

「沒有人回答？不敢回答？那妳們就一起死在這裡吧。」他舉起三叉戟，朝著她們走去，女僕們無處可逃、無計可施，瞳孔放大看著死亡一步步的逼近。

「六道骸！你在幹什麼！住手！」他一個箭步上前，架住即將大開殺戒的猛獸。

「放開我！我要讓她們剛才的記憶永遠消失！」

「什麼記憶！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

「我知道！別攔我！」三叉戟毫無預警的往後一揮，他一驚，雖然即時倒退一步，卻還是在臉上留下一道深深的血痕。

「少…爺…？」也許是剛才殺人殺的太順或是那些下人真的太弱了，忽然出現了能閃過他三叉戟的人讓他定神一看，才發現眼前的人是雲雀恭彌。

然而他卻什麼話也沒再多說，血珠從傷口滲了出來，順著白皙的面頰滑下，浸染了潔白的襯衫，看起來十分駭人，冷冷的目光看向地上的慘狀，上移掃視那群驚魂未定的女僕，停

在六道骸驚愕又帶著一絲愧疚的臉龐上，然後定定的望向他血紅的右眼，彷彿看穿了他的六世輪迴。

「你們，把這裡整理乾淨，然後送傷者去醫院，十點之後大廳裡不許有任何血跡，別忘了今天是什麼日子。」他俐落的對女僕們下令，用袖口抹去臉上的血跡，縱使鮮血還是源源不絕的流下來。

待女僕切實的感到生命危險已消失，並且一個個開始從吩咐展開動作後，他才把視線轉向不知所措到有些驚慌的六道骸，至少，從他的眼神能看得出來。

「少爺…我…」終於等到雲雀看向自己的時候，六道骸反而感覺接不上話，他不想告訴雲雀自己的過去，也不知該怎麼解釋自己方才的失控。

他還來不及猶豫下一句要接什麼，強而有力的拐子擊中自己的臉，力道之大讓六道骸飛出去足足有三英尺多，幾個女僕又傳來驚恐的尖叫。

很痛，雲雀恭彌打人從不留情，如果不是六道骸，對象可能會當場骨頭被擊碎甚至死亡，可是這一次，六道骸真的感到一種深刻到骨子裡的痛，痛到連他的心臟也跟著疼起來。

那必然不是生理上的痛覺。

「我說過不要叫我少爺。」

他甩去拐子上的血跡，轉身大步離去，冷冷的語音裡也隱隱藏著些許的痛。

雲雀恭彌標緻的臉蛋上多了一塊ＯＫ繃，以往圍繞在他身旁的讚美詞今天卻成了嘆息詞，就連高高在上雖然長的一臉可怕的王子也頻頻朝他那裡看去，從他眼神裡完完全全看的出他內心的焦急、心疼與慚愧。外面的人都說因為是那凶狠的王子難得願意收養的人所以理所當然非常關心，知道底細的人都懂那是忠犬無法護主的內咎還有想要捉出兇手的迫切。

「恭先生，那道傷痕是…？」祭典結束後，草壁慌慌張張的前來詢問，也不顧大廳裡還留著幾個不知情的民眾，幾道好奇的目光讓雲雀有些不悅的瞪了他一眼。

「沒什麼，跌倒的。」

他一整天下來已經看夠了群聚的無知民眾，疲累的讓他心裡的厭煩指數已飆升至臨界點，他不耐的擺擺手隨便敷衍了幾句，隔了一整個大廳站在對面角落的六道骸和他四目交接，卻只有短短的一秒又移開了視線。

他異色瞳底有說不出的複雜情緒。

關上房門之後又是寂靜，像海水漲潮一般一點一點的淹沒情緒，也許只有滿天高掛的繁

星不那麼孤單，只是他唯一的不滿是那些星星群聚到礙眼的地步卻又那麼美，他想狠狠咬殺可是裡頭還有珍惜的回憶。

「你，睡了嗎？」六道骸的聲音從門外傳來，此刻他的表情應是雙手握在門把上卻猶豫著到底要不要進去那樣難看的蠢。

「睡了。」他不屑的哼嗤了一聲，漆黑的房裡月光照進來，映在那件早上染了血交給下人去洗的潔白襯衫上，折的整整齊齊一如往常乾淨。

「臉還痛嗎？」他無視他的彆扭，自顧自的問下去。

「我那麼軟弱嗎？」他無心和六道骸對話，脫下過於拘束的西裝往浴室走去。

「痛不是一種軟弱。」

「我沒心情聽你說教。」

門外人沒再多話下去，房裡恢復一如既往的寂靜，空氣難受的令人窒息。他也許真有些後悔方才那一語把場面搞得僵，打開了水龍頭嘩啦嘩啦的聲響卻適時的稍微舒緩了氣氛。

「吶，你很像我以前最重要的朋友。」他的音量不大，蓋不過有回聲助陣的水聲，卻一字一句切切實實的傳入雲雀耳裡。

*

六道骸的記憶裡存著不愉快的回憶，在他十七年的生命裡不停的折磨他。滿天的繁星會讓他想起那個朋友，不曾對他笑，卻值得他信任的好友。

只是有一天他被皇宮裡的侍衛從六道骸眼前拖走，當著他的面用利刃將他的腹部狠狠刺爛，鮮血四濺出來，殘破的器官袒露在空氣中，一起一伏，生命在苟延殘喘中即將消失。

那血淋淋的場面不僅怵目驚心，在六道骸的眼裡看來更是一生抹去不了的痛。他咆哮著、，一心一意想制止、想幫上任何忙、想殺了那批侍衛，緊緊禁錮在石牆上的雙手和眼前的鐵欄讓他無計可施，兩人對望著，一個半死，一個半活，一個沉默，一個嘶吼，在眼神間交流的僅僅是無助。

那一刻，他清楚看見從不表現自己情緒的男孩留下了眼淚。

但是他卻什麼也做不到。

「可是，他已經死了。」

他緩緩的將雙手自門把上移開，離開前的腳步一下子沉重起來，腳步聲在幽暗的迴廊上踏出迴音，更顯出週遭的沉寂。

雲雀恭彌房裡還傳來唰唰的水聲，清晰的響著聽來像外面下了大雨，他握著水龍頭，任憑熱水一股腦往頭上沖，不語。

想起重要朋友的死去，過往一點一滴不忍回憶的燦爛時光在腦中竄醒，六道骸原本只是想對雲雀恭彌坦承些什麼，卻漸漸回想起自己的目的。

為了復仇，他可以親手殺了雲雀恭彌，畢竟對他的喜歡，永遠也無法成為愛情。

——他唯一愛過的，連屍體都找不著。

「早安，昨晚睡的好嗎？」六道骸遞上溫度適中的飯菜，恭敬的打聲招呼。

「當然，因為昨天很累。」他瞥了眼六道骸。淡淡的答道。

清晨，剛日出，早起是他們在半年間建立起的默契，只要沒有失眠都是這個時間一起用餐，祭典結束後又回復到規律的生活步調，他們之間還是一樣的平淡彷彿什麼也沒發生過。即使如此，雲雀恭彌始終都感覺骸對他的態度不一樣了。

偽裝越來越厚，仇恨越來越深。

甚至有幾次他們一起吃飯的時候，雲雀會被那雙渾濁的瞳孔給嚇著，就像看到當年的自己一樣，而六道骸竟是用那種眼神看著他。

即使一個身為主人，一個身為管家，見面的次數卻越來越少。

好像無止盡一般，令人厭惡的猜忌，他在等六道骸展開下一步的動作，也知道六道骸想要殺他的動機有多強烈，他不是沒調查過六道骸的身世，只是查的不清楚，只知道他從監獄出來，也知道他殺了幾個獄卒，更何況他待過的監獄就是宮中的地下監獄，他有千千萬萬個理由憎恨王公貴族的中心——也就是雲雀恭彌。

六道骸，別用那樣的眼神看我，會讓我想殺了你。

雲雀那一晚沒有原因的出現在地下監獄的走廊，踏著石磚的腳步聲盪起詭譎的迴音，外面正下著的大雨讓牢獄裡原有的腐臭味又添了股潮濕的陰氣，冰冷的空氣像要撕裂他的肺，一吸一吐都感覺十分痛苦，無論生理上，亦或是心理上。

「喂你打哪來的？怎麼可以擅自闖入！宮裡的下人嗎？啊？」獄卒喝的醉醺醺的，敲著酒瓶叫住雲雀。

他瞟了獄卒一眼，接著就是一記迅雷不及掩耳的狠拐，酒瓶掉到地上，框啷一聲傳來陣陣回音，猛烈的一擊是用打六道骸的力道去打的，死了沒有也不知道。

倒是牢獄裡的一個個殺人犯被驚醒了，在黑暗中蠢蠢欲動，他冷冷的鳳眸銳利的掃視著

他們，哼出幾絲不屑。

這裡，他待過的地方，他痛恨的地方，他和朋友擁有回憶的地方。

六道骸看著他的朋友死去，大概也是在這裡吧。

「恭先生！恭先生！」草壁哲矢大力的敲門聲驚醒了雲雀，他打了個呵欠，疲倦的撐起身子，看了看桌上的鐘。

凌晨三點整，不該是他起床的時間。

「哲，你不會不知道，把我吵醒會有什麼下場吧。」他擰起眉，不 的說道。

「聽我說，地下監獄裡關著的重大殺人要犯總計有三十名跑了出來，有些還潛伏在宮裡，當時看守人頭破血流，應該是被外面的人放走的。」

「什麼？」他一愣，拐子落到地上，刺耳的響亮。

「還有…恭先生，消息已經讓全國國民知道了…」

「六道骸！六道骸！」雲雀恭彌大力敲著房門，五秒鐘過去後依然沒有回應他也沒耐心繼續等，甚至連備用鑰匙都懶得拿，直接抄起拐子破門而入。

「嗯…早安啊，雲雀今天起的很早呢。」

應該是所謂的平旦之氣所致，剛起床的六道骸頭上鳳梨葉搖啊搖的，彎著的嘴角看得出心情不錯，那雙異色眸子也一反常態的清澈。

然而他一點輕鬆愉悅的心情也沒有，毫不客氣的揪起六道骸的領子給他狠狠一拐，讓鳳梨一大早就來個駭人濺血。

「我知道你恨我，但也不必做出這種手段！」

「什麼？我恨你…我…你在說笑嗎？」

他的表情起初是說不出的訝異，提到「恨」字之後卻一瞬間改變成燦爛的三十度標準微笑，蒙上了令雲雀恭彌厭惡至極的虛偽，他怒的用力踢上六道骸的腹部，傳來一陣難聽的悶哼。

「我沒時間在這裡跟你耗，等我回來再解決你這破壞並盛風紀的小人！」標緻的臉孔因憤怒而扭曲，雲雀接過草壁遞過來的外套，悻悻然離開六道骸的房間。

「吶，草壁先生，我到底做錯了什麼？又發生了什麼事？」

待雲雀的腳步聲完完全全消失，他才愣愣的問草壁，而草壁只是搖搖頭，說恭先生為什麼把一切過錯怪到骸君頭上他也莫名奇妙。

為什麼雲雀總看得出來他偽裝的外表、他仇恨的心理甚至那一點點喜歡他的情緒？他明明就藏的論誰都看不出來，畢竟從那一天起他就打定再也不讓別人看出他的情緒，只要是為了復仇他什麼都可以藏，下定決心讓自己成為冷血人物。

為什麼，為什麼總是雲雀恭彌把他看的那樣透徹，讓他的防備就這樣瓦解在雲雀銳利的眼神下，從第一次見面起到現在，雲雀什麼話都直說，什麼情緒都不隱瞞，卻能把他極力隱藏的情緒毫無保留的看的那麼透澈。

可是，為什麼他這次也誤會的那麼透澈？

從牢裡逃出來的人怎麼可能還會不知死活的走回去，又不是回那邊去和殺人犯喝茶聊天開同學會的，雲雀恭彌的邏輯也未免太奇怪了吧？

再說，那張臉、那副脾氣以及那種氣質跟那個人是那麼的相像，就算他再恨他又怎麼下的了手傷害他、甚至不惜使手段？

「哲，把六道骸關起來，我去把殺人犯一個個捉回來咬殺掉。」雲雀恭彌對著手機令一頭的草壁哲矢下令，邁開的大步伐顯出他情緒的不滿已經到了極限。

「恭先生，您千萬要小心。」

「我知道，身為替身的你也趕快找個地方藏好，他們會找上的人是你不是我。」

「是的，恭先生。」

「還有…」他頓了頓，深吸一口氣，「告訴六道骸那傢伙不准直呼我的名字！」

吼完後用力按下結束通話鍵，草壁把手機拿的有三十公分遠，才不至於因為剛剛那一聲而耳膜破裂，「嘟－嘟－」的結束通話聲傳來，他和六道骸對望一眼，乾笑幾聲，剛才雲雀在說話的音量實在很難讓人沒聽到。

包括前面他說的那句「把六道骸關起來」也聽的一清二楚。

草壁哲矢反覆深呼吸了幾次，六道骸在想也許是跟草壁的感情不錯，要他把自己關起來可能真的需要點勇氣，可是憑他的膽識應該不需要深呼吸這麼久吧，況且平時待他不錯的草壁，只要開口請他去坐個牢他也不會怎麼反抗的。

「骸君，請你去幫助恭先生吧。」

呼吸那麼深沉，語氣卻那麼堅定。

畢竟這是他第一次違背雲雀恭彌的命令。

＊

冰冷的空氣、令人做嘔的潮濕、陰暗、還有，絕望，高高的白牆擋住了所有光芒，一絲陽光也透不進來，又如何懷著能看見天空這種不可能的夢想。

六道骸在三年前被抓進這裡，而他當時什麼也不知道，只知道自己又墜入了痛苦的深淵，藥物施打、手術刀、人體實驗，好不容易才從那之中逃出來，現在他又成了什麼？不再是白老鼠之後，他成了比被囚禁的鳥兒更不如的生物。

六道骸呆呆望著那面高牆，白得令人做嘔的天花板，這裡與其說是牢房，倒更像是實驗室，他不願回想的實驗室，雖然溼度和亮度上有些差別，但是那面白色高牆依然緊緊的壓在他的記憶上，叫他痛苦不堪。

有時候這樣的日子待久了，他會開始想像白牆後面的色彩。

湛藍的天空，一列飛翔的鳥兒，白雲，暖洋洋的空氣，街上人們幸福的笑容，如果將來他有一天出獄了，他想要改變這個世界，給世界溫暖的色彩。

他從來沒有放棄看一次外面的景象。

而終於有一天牢房的鐵門被打開，他以為自己日夜的祈禱有了一絲進展，可惜目的不是為了放走六道骸，只是讓他多了個小室友。

一個被粗魯摔進來的，瘦小男孩。

【吶，你叫什麼名字？】

他上前問候這位新室友，換來的只是一道冰冷的目光，可是，在那渾濁黯淡的瞳孔之下，有著深不見底的孤獨和恐懼，一如結凍的海洋。

【罪犯…別碰我…】

他顫抖的揮掉骸的手，懷抱雙腳坐在原地。

【我不是罪犯，只是…】

【臭小子！你在跟他說些什麼！安靜點不然你們沒飯吃！】門外的獄卒這樣叫道，骸不⊠的嗤了一聲，抓起男孩的手拖著他往獄卒的手勾不到的地方跑。

獄卒嘖了一聲，六道骸並不是可以隨便打開鐵欄進去揍他的普通小鬼，也明白把男孩關進和六道骸同一間牢房無疑是想至他於死地。

可是六道骸很開心，更無心對男孩攻擊。

男孩的眼底雖然藏著害怕，卻很堅強，還有一份他無法看透的野心。

六道骸的身邊已經很久都沒有活人了，如今能有個人在身邊陪著，無論他說不說話，看不看自己，搭不搭理他，都讓他感到自己確實活過。

如此，他就更不會忘記要見到那片藍天的野心。

男孩死後，六道骸逃獄了。

雲雀恭彌當然完全記得他到過地下監獄那種噁心地方的事。

獄卒頭破血流是他打的，但是他不記得有把任何一個殺人犯放出來過，他純粹只是去看看六道骸——和他那個朋友，曾經活過的證明。

逃出來的一共有三十人。

雲雀冷冷的目光掃視著大廳裡的所有人，僕人們戰戰兢兢的進行著自己手邊的工作，不時往他這邊望幾眼，氣氛感覺有些不對勁，好像這些人們都受到了什麼很大的刺激一樣。莫非是因為六道骸上次在這大鬧的關係？又或是他又趁著自己不在的時候有了什麼暴走的舉動？

頃刻，拐子咻的飛了出去，正中一個紅色長髮的女僕的太陽穴，鮮血噴濺出來，在光滑的地板上留下如同花瓣的斑斑紅跡，地上的殷紅緩緩漫開，其他女僕們倉惶驚叫逃竄。

紅髮女僕懷裡的尖刀落到地上，鏘啷一聲響亮刺耳。

解決一個。

原本應該熱鬧繁榮的並盛街道如今一個人影也沒有，看來帶他作為王子的草壁哲矢已經發出警報要民眾做好防護措施並避難以保自身安全了。

他不喜歡群聚，「空曠、寂寞、一個人」總是好的，可是他喜歡見到人民愉悅的表情，至少那些和平的象徵能夠證明他曾經在星空下立的承諾。

是他把消息散佈出去、把罪犯放出來，是他存心擾亂並盛的風紀。

是那傢伙，是六道骸的錯。

潛藏在皇宮裡的罪犯已經全數解決完畢，但目前還剩２１人，看來罪犯大多數都想遠走高飛，只有少數極度憎恨王室的罪犯才會留在皇宮裡等待機會報仇。

——畢竟那些人是被誣陷入獄的。

雲雀恭彌知道這個王族體系並不是曾經年幼的他所想像的那麼單純，他確實親眼所見、親身體會這種體系的醜陋。關進地牢裡的，曾經是權重一時的大臣，可能是無辜的平民百姓，上一代的政權太過迂腐，無論什麼人都有可能被抓入獄。

比方說，六道骸。

他曾經作為貴族的人體實驗品，得到危險能力後又被王族視為Ｓ極危險人物關入囹圄，

然而據草壁哲矢的調查，六道骸在入獄時還未有駕馭實驗結果的能力。

而當時年僅八歲的雲雀恭彌見過他，認為他並不具有任何攻擊能力，也沒有圖謀不軌的念頭。

就只是個孩子。

只是個孩子。

「喂，敢一個人出來外面，看來你很了不起嘛？」

雲雀從思緒中清醒，回頭一望才驚覺十多公尺外有一群拿著尖刀的罪犯站著，也難怪他沒有發現，畢竟他的警覺範圍只有方圓十公尺。

15人，原來他們是一夥的。

這麼說，以前聽聞一批販毒綁匪被關進牢裡的傳言，並不是父親自吹自擂囉？

「哇喔，敢在我面前群聚，很大膽嘛。」他彎起嘴角，拐子從袖口滑出，銳利的殺氣如暴風般刺了出來。

雲雀恭彌現在非常生氣，但也可以說是興致高昂。

屠殺對他而言是喜悅，還參著一點復仇的快感，總會讓他的血沸騰起來。

鮮血濺出來的時候，他總會想起那個夜晚，他朝著高高在上的父親砸出拐子，而對方手

無縛雞之力，也沒有任何保鑣，就只能乖乖死在自己兒子的手下。

先是幾把飛刀朝他射來，他稍微側個身閃過，接著幾個人衝上來，他亦衝上前去，血液在嚎叫，他笑了，連著幾拐倒下了好幾個人。

還有十多個，幾個人臉上帶著恐懼的神色，舉著槍一步步朝他靠近。

「嗯？我不記得在並盛能夠帶槍，看來以後常出來管理是必要的。」

「不要再靠近了！我們知道你是王宮重要人士！乖乖束手就擒！」其中一名滿臉鬍渣的男人叫道，拿著槍的手正顫抖的厲害。

「你搶了警察的台詞。」他冷應道，拐子旋起形成一股暴風。

男人一聲令下，眾槍齊鳴，數百枚子彈多數被拐子彈開，有的劃過他的小腿，傷痕炸開來，溫熱的血液四濺，雲雀恭彌在槍林彈雨中穿梭，見到立著的身影就揮下拐子，飛沙已經奪去了他大部分的視力，反正他只要知道站在這裡的都是存心找他碴的就足以構成被他咬殺的理由了。

一隻、兩隻、三隻…

十三隻、十四隻、十五隻…

槍是弱小的草食動物為了保護自己才誕生的武器，強悍的武器只會顯出使用者的無能和

軟弱。因此雲雀恭彌只拿拐子，曾經被某個人嘲笑是甘蔗的拐子。

斷了一只，重要的拐子。

「嘖。」

他拿起活生生斷成兩截的拐子，金屬冰涼的質感，上頭新鮮溫熱的血液，那個人最後說了什麼？說這雙甘蔗帶給他什麼希望？最重要的那句話似乎被他遺忘了。

十五公尺處有六個影子。

那應該是三十名中剩下的罪犯，六個人手上都拿著狙擊槍也未免太顯眼了點，雲雀注意到了，但是斷掉的一只拐子會讓他的戰鬥力減半。

兩發子彈打來，雲雀移動左腳閃過，彈孔出現在腳邊。

這樣的距離，衝過去也不會有太大的勝算，特別是現在拐子斷了一只。

「開槍殺了他！帶屍首回去也行！」

「喔呀喔呀？勸你們別動他的歪腦筋喔。」一抹藍色的影子出現在六人身後，頭上的鳳梨葉依然那麼招搖，六個槍口從雲雀恭彌身上移開，對準了六道骸。

那僅僅是一瞬間發生的事情而已，就連眼睛敏銳的雲雀都看不清發生了什麼，只依稀看見三叉戟的光芒閃過，大量鮮血便從六個人身上噴灑出來，一圈一圈的在街道上印上了血

花，然而他卻沒像雲雀恭彌一樣每殺一個人自己都會沾染血跡。

下手俐落，而且乾淨講究。

「對他下手的話，會被窗戶丟的。」

他踩過屍體，微笑著說。

*

六道骸老是說著要脫逃要離開要越獄。

六個月，男孩和六道骸相處了一段不短的時光，具六道骸的觀察，男孩最喜歡的事情莫過於靜靜的看書，而且還是艱澀難懂的外文書。

吃飯的時候，他拿碗筷的方式非常有規矩，和那些狼吞虎嚥扒著飯的罪犯完全不同，好像是很用心的在品嘗，雖然這是不好吃的牢飯。

六道骸不討厭這一類的人，況且男孩身上總是散發著一種高雅不可侵近的氣質，一點不像是罪犯，無趣的牢獄被他住起來反而有升級成套房的感覺。

他看著男孩平常的行為舉止，一點一滴的學習，不久之後他們拿筷子的方式相同，挾菜

的先後順序也相同，坐姿一樣，生活習慣也一樣，有時候默契太好動作一致時會遭來男孩一眼冷瞪，而六道骸日後逃了獄在外面遊走晃盪時，給人非罪犯印象的良好教養也是從男孩身上習得的。

不過令六道骸好奇的是，男孩並不像他一樣連一步也出不得牢房，而是三天兩頭就會被叫出去一次，卻滿身帶傷的回來。

【吶，你都去外面做些什麼啊？】

【跟你無關。】

每次當六道骸開口詢問，都會被男孩狠狠澆上一頭冷水。

男孩對人的態度除了冷淡之外還是冷淡，從來不表達心情，就連被打的滿身是傷回來，卻也沒掉過半滴眼淚。

他的眼底還是透著堅強，還有一份無法看透的野心。

朦朧的，卻散發光芒。

男孩唯一允許他碰觸的時候是他拿著藥箱為他上藥的時候，那時的男孩總是靜靜的閉著眼，偶爾會因為傷口的疼痛而顫抖或抿唇嗤哼，這時六道骸總會使用幻術讓他的疼痛感消失。

說起來他開始知道怎麼熟練運用六道能力，也是在接觸男孩之後。

【吶，我還沒問你叫什麼名字。】

【沒有告訴你的必要，六道骸。】

【喔呀喔呀？你都知道我的名字了，我是什麼時候告訴你的？】

【你名氣不小。】

六道骸微怔，看向乖乖讓他換藥的男孩眼底，淡藍色的眸子和紅藍眼相接，勾起他一個複雜與無奈交織的苦笑，倒是男孩看著他，俏皮的微笑起來。

那好像是他第一次對他笑，淡淡的，像風一樣。

他又想到外面那片天空，暖洋洋的風，是不是和男孩的笑容一樣。

六道骸老是說著要脫逃要離開要越獄。

【六道骸，你不是要逃獄嗎？】

男孩鐵青著臉望向六道骸，這是他這個星期第十八次走出牢房，最近他被叫出去的頻率越來越高，身上的傷還沒復原又被打的皮肉綻開來。

【為了你，我會在這裡等。】

六道骸的眉宇間透露出擔憂的神色，卻還是故作鎮定的笑著，拍拍藥箱。

【我不會回來了，為了我，逃走。】

他拉起他的手，感到彼此的手都在顫抖，兩人抿著唇像是在用唇語對話，實際上撲通撲通狂跳著的心臟才是他們心靈唯一的相通管道。

男孩離去前給他的擁抱有淡淡的香，和雲雀恭彌身上的香澤聞起來很像。

淡淡的，像風一樣。

「所以，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

雲雀恭彌難得坐上高貴的檜木材質雕著並盛風紀字樣的豪華大椅，翹著腳、一手手肘擱在膝上，另一手則把玩著他的愛鳥雲豆，冷眼傲視著底下面面相覷的兩人——草壁哲矢和六道骸。

「恭先生…這是因為您一個人去太危…」

「但我有要你幫忙嗎？明明叫你把六道骸關起來，他怎麼會出現？」雲雀無視他的擔憂，冷冷的打斷，然後兩人的視線一起轉向六道骸。

六道骸無辜的眼睛眨了眨，一瞬間從S級危險病毒變成了人畜無害的小綿羊，身邊彷彿還閃著幾億萬顆美麗的星星，抿著下唇往雲雀的眼底看去，好不可憐。

於是雲雀和草壁看向六道骸的眼神突然從嚴肅轉為憐愛。

「稟告陛下，我只是擔心您的安…嘎噗！」

一切的錯誤就在六道骸不應該用他充滿磁性的男性嗓音開口說話。

「不要叫我陛下。…算了，不過你自己好好在房間反省，三天之內都不准走動。」為剛剛那一瞬間被六道骸可憐楚楚的樣子動了心而懊惱著，雲雀抿著唇撇過頭，不屑的哼嗤一聲。

「是的，恭先生。那麼我們告退了。」見雲雀沒多責怪，草壁放下心來，必恭必敬的微笑靜了禮，推著六道骸就要轉身回去。

咦…？推不動？

他愣傻了。

雲雀恭彌抿唇的動作、嗤哼的聲音，好熟悉好熟悉。

男孩的黑髮，雲雀的黑髮。

男孩的鳳眼，雲雀的鳳眼。

相似的長相、相同的香澤…

雲雀也注意到了他的異狀，疑惑的轉過頭來，淡藍色的眸子和紅藍眼相接，互相交換的

僅僅是困惑、錯愕，還有不曉得誰的一絲惶恐。

草壁微愣的看著兩人，對望的視線形成不可隨意侵入的領域，空氣中夾雜著莫名的氣氛，彷彿時間一點一滴在凝結而非消逝。

胸膛一起一伏，一吸一吐在緩和情緒，六道骸的額角滲出一絲冷汗。這樣的六道骸十分突兀，雲雀恭彌也許會起疑會過問，他知道，卻無法使出他慣用的偽裝。

他想開口辯解些什麼，喉嚨卻像被哽住一樣。

如果雲雀先開口，他又會說些什麼，會不會有和男孩一樣的聲音，會不會有什麼責備的話語還是嘲諷？他想逃離矛盾與沉默卻找不到任何理由，只要雲雀開口，責罵也好諷刺也好，他一定能打哈哈接話下去然後掰出個就算是再不怎樣都好的藉口解釋，比方說他剛才不過是恍神什麼的。

「六道骸？」

那不是責罵不是諷刺只是單單唸出他的名字加上微微上揚的尾音表示疑問。

他猛的一顫，頭也不回的跑走。

王宮外面下著的雨很大很大，六道骸身為一名執事必須遵守執事法則——遵照主人的指

示，因此他乖乖在房裡待著，只是開了窗。

雨滴噴灑進來，嘩啦嘩啦的雨聲籠罩，掩去了他的聽覺的敏銳，他狼狽的感覺五感都被吞噬，一向完美無缺的生理絕對時間突然不起作用了。

叩叩。兩下敲門聲喚回他的知覺。

然後想起今天早上被雲雀強行打破的門已經在他不知道的時候被修好了。

然而他沒有搭理門外人。

「六道骸，如果你不想開門我也有鑰匙。」

是雲雀恭彌。

「對不起…」他的聲音顫抖著，內心無法克制的激動，無論雨再大再冷都無法使他平靜或冷淡下來，從喉嚨裡發出的音量卻出奇的小。「我現在不想見你…」

可是他必定聽到了，聽的清清楚楚。

否則他不會還站在門外卻不轉動鑰匙。

「比起現在…你的過去更重要嗎？」比起骸的顫抖，雲雀的聲音倒是出奇的平靜，沒有平常掛在嘴邊的諷刺和羞辱，淡的只像是在陳述課文，卻潛著隱約感覺得到的情感。

他在失落。

如果他下一秒罵出的是「六道骸你這孬種只會緬懷過去不會把握現在瞻望未來」也許還好一點，然而傳入六道骸耳裡的只是他離去的腳步聲。

六道骸老是說著要脫逃要離開要越獄。

計畫了八年的復仇行動好不容易才當上皇家專屬執事完成了第一步，卻馬上就遇見計畫無法執行的窘境只因為雲雀恭彌和那個人太過相似，繼續待在這裡簡直和牢獄沒兩樣，而且還是個會被人拿盤子筷子窗戶丟，走虐待路線的恐怖牢獄。

可是他卻不願，也不能從這囹圄脫離。

隱藏起來的回憶漸漸甦醒，他莫名的想掉淚。

*

三天之後禁足條款解除，六道骸才真正明白雲雀恭彌那時雖然口氣平淡的可以實際上心情已經差到無以形容的地步。

然後他也才明白原來被丟盤子被丟筷子被丟窗戶不算是虐待。

「我真的不懂為什麼恭先生會突然放那些僕人一個月的假…」草壁替六道骸拿來了乾草倉庫的鑰匙，語氣很明顯的透露出同情。

是啊是啊他也不知道為什麼好端端一個皇家專屬執事要去餵馬。

六道骸苦笑著，輕拍著那批雲雀專用坐騎的背，卻反而遭來一記冷瞪的馬眼，而且該死的是馬好像還有要踢他的傾向。

乖乖好馬兒，你主人雖然貴為一國王子，不良示範就是不良示範，還是不能學習的喔，把「您」要我往臉上踹下去的美麗馬蹄拿開好嗎？

馬。

六道骸對這種動物有特別的感情。

逃獄之後的那段時間，他被一位大少爺收養，原因是那位蠢蛋少爺看他的生活習慣很有教養，以為他其實是哪個大戶人家的棄子，自告奮勇的要收養他。

大少爺的身上有著奇異的刺青，正是馬的圖樣。

「吶，骸君的眼神總是充滿憂傷呢。」金髮少爺摩娑著他幾綹藍色的髮絲，笑的一臉燦爛。

「憂傷？我有嗎？」他苦笑回答，隨意翻著手中的書。

「嗯，好像在想念某個戀人喔！哈哈哈～」

那男人是陽光般燦爛的存在。

和他，和男孩，太過格格不入。

六道骸搖搖頭，從回憶的漩渦裡走出來。

那名大少爺後來遭到王族的追殺，已經逃離並盛國了。

原本是想帶他走的，後來在逃亡的過程中被王室的人認出他是逃獄罪犯，大少爺震驚之餘把他丟下，他又再度被抓到地下牢獄裡關了有一個月的時間。

那一個月，他只是單純在回憶曾經和男孩共處的日子。

沒有痛苦，沒有難耐。

好不容易結束了餵馬的工作，草壁哲矢卻出現在他眼前苦笑著連聲說抱歉。

「下一個工作是打掃豬舍。」他說。

「少爺！少爺！如果您在的話請出來見我！」大力敲著雲雀房間的門，六道骸不顧身上

還沾著泥巴和豬味，直接衝進宮廷最深處。

「我說過不要叫我少爺，你滾。」房內的人兒惡聲惡氣的回道。

「我是您的執事！不是打掃豬舍的工人！難道宮廷缺人手缺到這種地步嗎！」

「身為執事不准違抗主人的命令，叫你做你就去做。」

「我當然不敢違抗，但您至少要給個理由吧！出來見我一面好嗎？」

「對不起，我現在不想見你。」

果然。

雲雀在生氣，用他那天說過的內容回答他，而且語氣盈滿了諷刺。

這就是這幾天下來一連串非人折磨的原因吧。

揉揉頭髮，六道骸困擾的苦笑幾聲，頭輕輕靠在門扉上。

「那，如果想見我的時候，我永遠都在你身邊，是你專屬的執事。」

門裡傳來雲雀跌下床的聲音。

「哭哈哈哈！嚇著了呢。」惡作劇一般的笑了幾聲，骸愉悅的跑走了。

對雲雀恭彌，好像不再那麼憎恨了。

是某種羈絆嗎？還是純粹因為他的長相？

不，或許是因為他的香味也說不一定，淡淡的，卻迷人的幽香。

腳步聲漸行漸遠，雲雀打開房門，看著背影只剩螞蟻大小的骸。

鳳眼微微瞇起，他擰著好看的柳眉，一臉不悅。

「有豬的味道…」

「骸君，辛苦你了，恭先生的下一個命令…」說著，草壁哲史帶著無限同情的眼神，把後花園的鑰匙交到六道骸的手中。

「這是…？」

「恭先生吩咐：『叫六道骸那傢伙黎明之前把後花園的草木都修剪整齊，誰都不准幫忙他。』說實在的我們也很同情你。」草壁無奈的拍拍六道骸的肩膀，微微掬了個躬，轉身回去當他的偽王子了。

並盛國皇家御用後花園。

佔地，三百公頃。

別說是修剪花木了，這裡根本是森林吧？

而且六道骸非常確切的判定，那森林深處黑鴉鴉的感覺和嘎嚕嘎嚕的低吼聲，這裡絕對

有猛獸棲息。

「這…這是想至我於死地的意思嗎？」修剪花木？他是在說笑吧嘎？

六道骸懊惱的晃了晃身子，肚子餓的發慌，從今天早上醒來後就什麼都沒吃，不停的做工作，而且還是那種會操死人的工作。

雲雀恭彌說了什麼？黎明之前完成？現在天都已經黑了，照六道骸的生理準確時鐘來判斷，時間是晚上十點十八分整。

六、七個小時以內完成，三百公頃而言是不太可能吧。

身為執事，主人的命令必須絕對服從。

「看來得活動一下久未使用的能力了呢…」肚子雖然餓著，但和以前吃過的苦比起來還不算什麼，他苦惱的笑了笑，右眼的數字起了變化。

和那男孩在一起的時候，曾經一個月都沒吃過飯呢。

明明下定決心只為那個人使用能力的，這位王子還真是拿他沒辦法。

森林裡捲起了風，飛上了天的樹葉沙沙作響。

月色瀉入林間，像水一般的傾倒。

「六道骸！六道骸在哪裡！」

匆匆穿過大廳和迴廊，皮鞋喀嗒喀嗒的發出聲響，沒紮進長褲裡的白襯衫下襬隨著主人的移動在風中晃呀晃，幾個女僕往他這邊看去，時間是清晨六點三十分整。

根據幾個僕人的目擊報告，六道骸昨夜十二點就跑回宮庭裡，本來預估做到死都做不完等到早上再來狠狠恥笑他一番的，沒想到他竟然沒有聽命就跑回來？

磅——！

粗魯的打開六道骸房間的門，雲雀冷冷的掃視著房內的一切。

果然…他在睡覺。

「六道骸，馬上給我起床。」一腳跨坐到睡的正香甜的骸身上，雲雀不客氣的揪住他的衣領，把還在打鼾的他狠狠搖醒。

「嗯…早啊，願意見我了啊？」骸揉揉惺忪的睡眼，露出了雲雀第二次見到的無邪氣笑容——應該說，看在雲雀眼裡，實在笑的很愚蠢。

「沒想到你真的在這裡…身為執事不是要完全服從主人的命…」

「在說些什麼呢？殿下，我不是已經把後花園整理完了嗎？」從容不迫的伸了個懶腰，骸慵懶的伸手按住雲雀的腦後，把雲雀的臉硬是壓到自己眼前，在他額上偷了個香。

「喂！你…什麼？」掙脫六道骸的束縛，雲雀緊按著還殘留著對方唇溫的額頭，不敢相信他說的話。「都…整理完了？」

「嗯，整理完了喔。」自在的打了個呵欠，揉揉雲雀的黑髮像摸安撫小孩子一般，心裡暗暗訝異雲雀並沒有因為他道早安的方式大動肝火。

「你是說…三百公頃？」

「對，我把草皮都修剪過了，多於有礙美觀的樹也處理掉了，當然那些攜帶病毒的蚊蟲也驅除了喔，殿下可以好好放心…啊，對了，如果那些猛獸，殿下還另有用途的話，我已經都抓起來關到另外的地方去了喔。」笑的一臉燦爛，骸從雲雀的身下坐起來，伸手拉開窗簾。

「真的…假的…唔。」

陽光強行穿入室內，刺的他瞇起眼，六道骸的身影在逆光之中顯得特別耀眼。

「你看，從我房間可以看到後花園的喔。」

他得意的笑著，指向窗戶外的景色，然而雲雀卻無心觀賞他自豪的成果。

什麼時候，他又露出了以前的笑容…那種一臉興奮期待的，孩子一般的笑。

——可是這次有些不太不一樣。

他像是達成夢想一般的笑著，身後的包袱和野心再也沒有了。

非常，非常的耀眼。

*

六道骸的工作並沒有因為那區區的三百公頃而減少半分半毫。

可憐他那天苦撐了三小時的極限狀態所換來的成果，雲雀恭彌不但一眼都沒有瞥，反而生氣的揪起他的衣領直說「六道骸看來你的體力不錯嘛那麼要不要給那些下人一些優待啊？」然後狠狠算起那個早安吻的帳。

而所謂「給下人的優待」讓六道骸成為了宮廷不折不扣的英雄人物。

「實在太感謝了！骸先生！如果沒有您替我們代班，還真不知道怎麼喘口氣才好，我史畢亞謹代表所有宮裡的下人向您致謝。」史畢亞感激涕零的握住六道骸的雙手，當然，關於那一天再大廳被刺傷的記憶已經被六道骸完美的消除，分毫不留了。

六道骸無奈的陪笑，揮揮手表示別客氣，是說這個史畢亞不是一天到晚嚷著要換工作嗎？搞了半天還是賴在這裡吃王族的飯不是別有居心就是蠢到沒有人要錄取他吧？

男僕、女僕以及侍臣們提著行李箱一一向他道謝之後魚貫走出了城堡大門，他們踏過的

路都散落著美好的笑聲，六道骸掛上一抹苦笑，突然升起一股「爽到你，苦到我」的悲嘆。

現在偌大的宮廷裡只剩下三個人——草壁哲矢、六道骸，以及雲雀恭彌。

還想著雲雀恭彌怎麼沒出現時，身後便傳來一陣響亮的鼓掌聲。

六道骸不悅的嘖了一聲，回頭，映入眼簾的正是滿臉笑意的雲雀恭彌。

「真是大明星呢，不愧是王子的貼身執事。」

「過獎了，殿下。」骸沒好氣的應道，說是王子的貼身執事，其實自己也只是個可有可無的角色而已，就算他討厭群聚，還有草壁哲矢這號人物陪在他身邊，要說到真正執事的功能，目前好像也只有草壁在執行而已，現在的六道骸根本就是身兼多職的打雜。

「不要叫我殿下。那麼皇宮的清掃就麻煩你了，在我睡醒之前掃好，一粒灰塵也不要讓我看到。」雲雀慵懶的打了個呵欠，一步一步離開大廳，踏過的路彷彿都留下一股淡香。

「是是，遵命。」

六道骸出神的望著，對於這個人，就算他做出再怎麼過分的事，再怎麼凌辱自己、折磨自己，卻始終無法對他凶狠，甚至連丟下一張辭呈拍桌大喊「雲雀恭彌你好樣的我再也不幹了」都辦不到。

看了看推車裡的工具——抹布、水桶、拖把、掃把、撣子，如果有什麼布料要洗的話過

二條迴廊左轉第三間就有大型的洗衣機倒也挺方便的，六道骸低頭大致規劃著工作的先後以及大致要清掃的地方。

二個小時要把佔地萬坪還分三樓的皇宮徹頭徹尾打掃到一塵不染，在常人來說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而雲雀恭彌偏偏盡愛指使他坐這些不可能的事，基於執事的基本法則，六道骸總要去完成這些不可能的任務。

分明以前只要負責王子的三餐和隨侍在他身旁就夠了，真不明白雲雀為什麼可以為了區區一句「對不起，我現在不想見你。」記恨到這種地步。

六道骸嘆了口氣，眨眨血紅的右眼，眼裡的數字漸漸起了變化。

打掃用具全副武裝戴上身，六道骸掛起了記憶中男孩的笑，頓時有了風的感覺。

一小時二十一分十八秒流逝。

六道骸累倒在地上，現在除了三個緊鎖著的房間外，整個皇宮前所未有的閃閃發亮，地板、牆壁、天花板、迴廊、角落、樓梯的死角縫隙，甚至於掛在十米高處的旗幟都已被六道骸洗好晒乾掛了回去，整個皇宮煥然一新。

得意的拭去汗水，六道骸頗有成就感的笑了笑，剩下時間四十分鐘，用來清理三個房間

綽綽有餘，其中一間是雲雀恭彌的房間，他本人在裡頭睡午覺所以暫時不能打擾，剩下兩間用工具應該窺的開。

為了不讓雲雀有任何找碴的理由，骸從懷裡掏出髮夾。

好像是很久以前因為男孩的傷口傷在額頭上，為了方便治療以及不讓瀏海刺激到傷口，趁著有一天被人帶出去時偷買到的，八年來他一直都待在身上，曾經以為用不到的東西，竟然會在今天用在開鎖這種技倆上。

其中一個房間六道骸進來過，是雲雀恭彌的辦公室，偶爾他會替他送點心來這裡，不過在雲雀心煩時候的下場不是被點心砸就是被拐子狠狠揍一頓。

「哇啊…好多書…」看著三米高的書櫃，裡面滿滿堆放著國家機密資料，六道骸謹慎的一一擦拭，心想還是不要隨便亂翻開才好。

他的謹慎一直維持到他拿起最後一本。

畢竟他一伸出手，書皮上那幾個大大的字是那樣灼熱的燙進他的眼裡。

歷年重大犯罪者名單

六道骸明白越是刑責重大的就關的離城市越近。

而關在宮廷地下牢獄的，早都判了死刑的，先前那三十個人犯不過是提早罷了。

他蹙起眉，顫抖的手撫過書皮，小心翼翼的翻開。

最初映入他眼底的是上次抹殺的三十位人犯，每一個人的照片上都被劃上了紅色的叉叉以代表死亡確認，照片應該是他們還未入獄前拍的，在鏡頭前的人們笑的很燦爛，各個都氣色飽滿，如果不知道這是重大犯罪者名單，可能會以為這是哪一個家族的族譜，然後最後一頁應該放上什麼家族大合照之類的。

啊，對，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員呢。

他蹙起眉，加快翻頁速度，都翻到百頁以上了還沒見著自己，不會早被刪除了吧？才這麼想著的同時，他已經找到了，卻也愣住了。

為什麼，他的照片也被劃上了叉叉？

看著那張自己過去陰沉的臉，冰冷的眼神，一樣的異色瞳，一樣的髮型，一旁附上的資料應有盡有，包括他的出生年月日，他待在牢裡每一年的身高體重，甚至他的六道能力也詳盡的紀錄在內。

——死亡確認？

他不是前幾年才又被抓回去而已嗎？拜那位大少爺所賜。

六道骸摸不著頭緒，往下又翻了幾頁，很快的找到了記憶中的那個男孩。

死亡確認。

他的心涼了半截。

書上並沒有任何關於男孩的資料，連名字也沒有，僅有雲雀恭彌一行清麗的筆跡。

——屍體處理：宮廷後花園火化。

抿起唇，六道骸撕下了有男孩的那一頁，收進口袋，故作鎮定的繼續打掃。

原以為長相那樣相似的兩人應該會有點關係，他甚至一度以為雲雀恭彌就是記憶中的男孩，到了最後果然兩個還是不同的人嗎？

雲雀恭彌是個全身上下都充滿謎團的人，敢說他的疑點重重就和他身上淡淡的香澤一樣，引人探尋，令人神往。

「怎麼？打掃到這裡來了？我明明有上鎖才對。」

冷冷的語音從門旁傳來，六道骸一驚，手中的抹布掉到地板上。

那是雲雀恭彌。

「你…你醒啦。離您平常醒來的時間還有二十八分鐘喔。」故作輕鬆的笑笑，彎下身撿

起抹布，六道骸聽到自己的心跳聲有多麼強烈。

「臨時有重要的客人要來，所以醒了。」疑惑的擰起好看的眉，雲雀恭彌看出六道骸的緊張，只是沒有戳破，他啐了一聲，轉身就走。

「你馬上跟我過來。」

「呃…是哪位客人要來呢？」慌忙的跟上雲雀腳步，六道骸小心翼翼的問。

面露難色，雲雀回頭看了骸一眼。

不懂雲雀眼神裡的踟躕，骸微愣了愣。

「加百羅涅的…國王。」

*

「等等…！突然有客人要來，現在宮裡沒有下人在，得做些準備才…」

「我就是來幫你做準備的，到我的房裡來，我拿正式一點的衣服給你。」冷冷瞥了眼六道骸，沾滿黑污的白襯衫，挽起的袖子，還有因打掃而弄髒的臉龐，雲雀嘖了一聲。

「你順便去洗個澡好了，客人半小時後到。」

「半小時？會不會太快了點？廚師現在請假呢…」苦笑著追上雲雀的腳步，骸的神情有些不知所措。

真不明白為什麼這主人要這樣整他，放了所有僕人廚師臣子侍衛一星期的假期，結果第一天就來了閃電客人是要把剛剛才把掃完整座皇宮的他給累死嗎？

「你不是一向動作都很快的嗎？隨便弄點東西就好了，他不是很愛頂級料理的那一型。」冷冷的語音諷道，雲雀蹙起眉，加快了腳步。

「喔呀？那他有什麼特別喜歡吃的食物嗎？」一個國王竟不喜歡頂級料理，不是和雲雀恭彌一樣嗎？難道他早餐也吃納豆和白飯？

「他喜歡披薩。」推開房門，雲雀只開了浴室的燈，把六道骸推進去吩咐他五分鐘內洗完，自己則是打開衣櫃替他找衣服。

扭開水龍頭，嘩啦嘩啦的水流了下來，在浴室地板上打出響亮的水聲。

「吶，骸你在幹什麼啊？」

嘩啦嘩啦的水流了下來，在水槽裡打出響亮的水聲。

金髮的大少爺站在廚房門口，饒富趣味的看著站在椅子上的六道骸。

「迪…迪諾，沒有啦，我只是想做些東西給你吃…」有些不好意思的搔搔頭，幾綹藍色的髮絲翹了起來，六道骸秀出一旁的食譜傻笑道。

「喔喔！真的啊！真是窩心耶，哈哈！那麼你要做什麼呢？」大少爺突然興奮起來，像個孩子般蹦蹦跳跳的跑到他身邊。

「嗯…迪諾喜歡吃披薩吧，我正打算做披薩呢…」

「啊哈哈，是嗎？我很期待喔，做好了要叫我喔！」笑的如陽光一般燦爛，迪諾笑著摸摸他的頭，真的，把他當弟弟一般疼愛。

水冰涼的觸感拂過腳趾，六道骸從記憶的漩渦裡清醒過來。

曾經和那個大少爺有過不錯的時光，可是並沒有和獄中那名男孩相處的記憶那般刻骨銘心，迪諾似乎只是他心裡的雪泥鴻爪，像一縷清煙。

他並不恨他，縱使他在最後拋下了自己。

冷水沖在身上，他希望忘記自己不堪的過去，也希望將美好的記憶緊緊守著。

「六道骸，衣服我拿來了，你洗好出來外面穿。」

雲雀恭彌的聲音從門外傳進他耳裡，他含糊的應了一聲，關掉水龍頭往外走。

「不要裸體出來！浴室裡沒有浴巾嗎？原始人！」厚重的布料狠狠砸到他臉上，雲雀恭彌慍怒的撐起手，別開了視線。

六道骸先是一愣，隨後笑了出來。

從小到大他學習男孩的各種生活規矩，倒是沒在他洗完澡時叫他出來外面穿衣過，被叫作原始人也是生平第一次。

「喔呀喔呀，比起我的，雲雀君的應該更誘人才是吧？」不疾不徐的開始穿衣服，六道骸嗤笑出來，發現雲雀恭彌害臊的模樣意外可愛。

「和你的都一樣，有什麼好誘人的？」轉過頭注意到六道骸的視線，雲雀明白自己是被調戲了，不以為意的笑笑，彷彿刻意似的，在六道骸面前脫下上衣，大面積的白皙皮膚袒露在空氣之中。

六道骸嚥了口口水，雲雀恭彌是真的很纖瘦。

不僅骨架像個女人，皮膚也白的像是沒曬過太陽似的。若只看他的身材，六道骸大概非常肯定他是個弱雞，但他拐擊的力量又是那麼強勁。

苦笑幾聲，扣下襯衫的最後一顆釦子，雲雀給他的依然是白襯衫、黑色西裝褲，以及墨色的皮帶，雲雀恭彌向來不愛在外表上和他分清什麼，除了改不掉的高姿態個性外，他的穿著從來就沒有王族的感覺，他和他唯一在穿著上的不同點就是皮帶的黑白異色。

「穿起來吧，你這樣我不知道該看哪裡…」窘迫的別開頭，聽見自己的心臟強烈跳動的韻律，骸吞吐道。

「…神經病，我是因為待會還要換衣服。」不⊠的瞪了骸一眼，雲雀看來真的一點自覺也沒有，他轉過身，從衣櫃裡挑了幾件飾品和外套。

「現在的重點是你這沒有穿著品味的原始人。」

「喔呀？我沒有穿著品味嗎？」

「你第一天來皇宮的時候穿的很土。」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弧度，雲雀走到他面前替他穿上外套，溫熱的吐息噴在他臉上，雲雀和他湊的很近。

身為一個執事卻讓主人替自己更衣，六道骸有些不自在，他幾度別開視線，用眼角的餘光瞄了雲雀幾眼，他的目光並不注視著自己，而是多了幾分虔誠的專注。

雲雀恭彌姣好的臉蛋，纖瘦的身材，醉人的香，或許不自在的原因並非全是自己心底莫名騷動的情愫以及和記憶中男孩重疊的震撼，而是雲雀恭彌真的很誘人。

「好了。」

雲雀的聲音喚回他的恍神，他看了看自己，是一套體面的燕尾服，第三顆釦子掛了一條銀鍊子，長長的牽到領子處，口袋裡還置了個沉重的銀懷錶，標準的執事裝扮。

「少爺…這是…？我不需要錶啊…」

「我知道，至少給人專業一點的形象，你隨口就說出正確時間誰會相信你？」

六道骸低頭想想，倒也沒錯，全世界就只有他才有這種能力了吧。他的標準生理時鐘似乎是右眼給他的，也是從小待在牢裡最有用的能力，雖然這只右眼帶給他多大的詛咒和痛苦，有時他卻不得不承認能力還挺好用的。

視線移到面前的雲雀恭彌身上，昏暗的燈光裡看不太清楚他臉上的表情，只注意到雲雀恭彌的眼神沒有聚焦，大概是看著他的臉在想別的事情，給他看著其實也挺有意思的，距離客人抵達的時間還有二十一分零九秒，他卻只想讓時間凝結在這一刻。

然後，下移的目光震驚的定在雲雀的腹部上。

「你…你的腹部…曾經受過傷…很重的傷？」指尖下意識的撫過雲雀肚皮上深深的疤痕，六道骸的語音微些顫抖。

雲雀恭彌被這句話猛然喚回意識，大吃了一驚，想要往後退身子卻又不穩的一倒，所幸

六道骸即時接住他纖瘦的身軀。

他搖搖頭讓自己冷靜一點，推開六道骸站好。

「嚇著了？」

「是你的錯。」

「腹部的傷呢？」

雲雀恭彌看了他一眼，眉宇間透露出深沉難懂的哀傷，只是如果不仔細看他的眼神，真的不能從這面癱的傢伙臉上看出任何情緒。

這必定是難以啟齒的瘡痛吧。

六道骸明白自己這麼問很失禮，卻無論如何都想知道，記憶中那個男孩，就是因為腹部被利刃狂刺了好幾刀而死的啊，當時他放大的瞳孔，冰冷的體溫，被粗魯的從自己面前拖走的一幕幕畫面，怵目驚心，難以忘懷。

「被瘋狗咬的。」

不悅的瞪了他一眼，雲雀滿不在乎的語音說道。

「啊？」

「不說這個，我現在有重要的事情要說，你一字一句都要給我好好記住。」

揪起六道骸的衣領，雲雀墊高腳尖湊到他耳邊尖銳的威脅。

骸點點頭，嚥了口口水。

「你先去廚房把餐點搞定，客人來時找草壁一起招待他，我大概會遲到個一、二分鐘，這是我和草壁說好的，況且待會我要換的衣服是很麻煩的樣式，還有在客人面前你絕對不准跟我說話。」

雲雀恭彌難得會劈哩啪拉的說了一大串，什麼「不准跟他說話」，常常跟他說話的時候他不是不理就是狠狠一拐打來的好嗎，六道骸幾乎都要放棄主動跟他說話這個念頭了，而且自己最常說的話還是「遵命」啊。

「還有，等一下為了避免你亂叫，只能稱呼我『殿下』。」鬆開他的領口表示命令宣佈結束，雲雀還細心的替他整理好領子。

「遵命，殿下。」六道骸微笑答道，立刻遭來一記狠瞪。

「那是等一下的事，你剛才還叫了『雲雀君』和『少爺』，客人走了我再算帳。」

不愧是以記仇聞名的任性王子。

骸無力的扶額，等客人走了之後果然又要吃拐子餐了嗎？到底要他怎麼稱呼才好，他想了千百個稱呼，結果還是都被退回不採用啊。

硬擠出一抹微笑，骸打開房門正要走出去以準備十五分鐘後馬上要上桌的餐點，後方卻猛的砸來一樣東西，他敏捷的側身閃過，接住。

「戴上吧。」雲雀背對著他，語音裡的顫抖微小到聽不出來。「戴著會對你好一點。」

他定神看了看，那是一面銀色的面具。

*

大步走在往接待廳的路上，六道骸手裡緊緊握著那副銀色面具。

好菜一樣樣端上桌，主菜是披薩，六道骸拭去額角的汗水，準備工作正式宣告完成，距離客人抵達時間還有三分十八秒，他先戴上了面具。

戴著會好一點究竟是什麼意思？難道這個面具還有氧氣桶的功能？是雲雀恭彌準備放毒氣毒死客人的意思嗎？

門喀拉一聲打開，進來的是草壁哲矢。

「啊，骸君，客人還沒到嗎？」

穿著一身標準的王子裝扮，頭上戴著一頂王冠，六道骸倒覺得草壁平時穿西裝就已經很

正式了，看來這次的客人來頭不小。

他以搖頭代替回答，草壁嘆了口氣。

「我們在這裡等一下就好了，待會他就會進…」

尾音未落，門再次被打開，幾個穿著筆挺黑西裝的人踏著整齊的步法走了進來，一個穿著隨性的金髮男子站在他們之中，模樣十分氣派。

隊伍在草壁面前停了下來，黑衣人自動讓出一條路，金髮男子走上前敬了個禮。

「王子您好，今日沒有提早通知就貿然前來，真是抱歉。」爽朗的語音。

草壁也回了禮，和男人寒喧幾句。

他們倆站的位置和六道骸有點距離，看不太清楚來者的長相，可是有股強烈的熟悉感，同時卻也在心裡暗叫不妙，他緊張的拉好雲雀給的面具。

大約過了十秒左右，草壁領著他往餐桌——也就是六道骸這邊，走了過來，他數了數人，準備的椅子少了一張，正想著要怎麼在眾目睽睽之下走出去再拿一把回來時，金髮男子支開了所有的黑衣人。

起初他有些疑惑，後來便明白，因為雲雀恭彌也會出場，大概是顧慮到他不喜歡群聚的緣故吧，畢竟雲雀給草壁塑造的假象也就是他自己真實的性格——不喜人群。

隨著金髮男子漸漸走進，六道骸暗吃了一驚。

連帽外套，黑色襯衫，寬鬆的褲子，布鞋，還有——馬的刺青。

這不是一個國王應該穿來鄰國的裝扮，也不是正式場合應該出現的服裝，果然他過了這麼多年依然沒有改變嗎？甚至是逃到鄰國、成為國王之後？

「迪…諾？」他不自覺的喊出那個熟悉的名字，金髮男人停下腳步，看向他這邊。

「王子殿下，那位是…？」微蹙起眉，金髮男人指向他這邊。

「是我們皇宮新來的執事。」一道溫和的語音從門外傳來。

門輕輕被推開，一個優雅的女人走進，穿的是純白與淡紫相間的蛋糕裙，一頭黑褐相間及腰的波浪卷髮輕飄飄的，修長的羽睫，標緻的身材，無論從外表還是言談舉止來看都是名優雅的女性。

是誰…？

「女王陛下，加百羅涅的國王已經到了。」草壁哲矢大步往來者的方向走去，先是微敬個禮，接著攙扶她往餐桌走去。

女王…？

他在這個國家生活了十幾年，怎麼從來沒聽說有女王？

再論若是女王，從臉蛋看來又太年輕了一點。

六道骸走上前正欲詢問草壁，草壁立刻把攙扶女王的重責大任轉交到他手上，吩咐了一聲別讓女王陛下跌倒，便往迪諾的方向走去。

當面直接詢問似乎有些不妥，六道骸只是小心翼翼的扶著她不太穩的步伐，未料「女王陛下」竟惡狠狠瞪了他一眼。

「你給我小心一點，露出破綻我就宰了你。」

——雲雀恭彌的聲音？！

六道骸眨眨眼，再仔細一瞧，發現他不過是畫了妝，裝上假睫毛，穿上裙子戴假髮的雲雀恭彌，非但不是什麼女王陛下，根本是個假的女人啊！

內心笑意與驚愕交織，六道骸跟著優雅的微笑起來，帶她到餐桌主位坐下。

雲雀恭彌，真是有趣…

「好久不見了，女王陛下，午安。」迪諾以紳士禮節上前挽起雲雀的手一吻，六道骸一瞬間感到不悅在底心蔓延開來，他撇開視線，為自己的不悅感到莫名其妙。

因此，他錯過雲雀恭彌臉上一閃即逝的厭惡表情。

「那麼，請問國王陛下對我的執事還有別的疑問嗎？」戴著潔白手套的雙手拖著頭，望

向注視著六道骸的迪諾，雲雀露出一抹甜甜的笑。

那樣的笑，雲雀從來沒對自己露出過，六道骸卻有種熟悉的感覺，即使那樣的笑容是屬於迪諾的，他也一點不覺得羨慕或是不滿。

三十度的微笑，應付場面使用。

他想，雲雀恭彌平時露出的微笑才是最真的笑容吧，即使有時候充滿了高傲，有時候是陰謀，有時候則是盈滿殺氣，只要看到他的笑容，大多不會有什麼好事發生，不過至少很真實。

「不，沒有…」將視線從骸頭頂那一撮鳳梨毛拉回，迪諾將注意力轉回餐宴中權力最大的主導人——雲雀恭彌身上。

僅僅是那麼一剎那，六道骸注意到雲雀轉向他這邊時揚起一抹弧度極小的笑容，是專屬於他的，裡頭藏著雲雀恭彌放下心來的情緒。

他知道…他的過去？

知道他曾經進過監獄，所以在地下監獄犯罪者名單上偽造死亡確認是為了掩護他，叫他戴上面具也是因為雲雀知道迪諾手中握有六道骸是個死刑犯消息，這一切都是因為雲雀恭彌知道他所有的過去？

望向雲雀，他依然保持微笑看著迪諾，那笑容的弧度，不自然的感覺，以及那些手勢和舉止，簡直就像極了——

自己。

「執…執事先生，現在是會議，你要去哪裡？」草壁不安的聲音換回了理智，他微愣，迪諾的目光又飄向他這邊，雲雀則是連一眼都不瞥。

「我…我想到還有一樣甜點放在廚房沒拿過來，請各位稍待片刻，我很快就回來。」面具掩飾了神情的慌亂，他微掬了個躬，隨後又死性不改的微笑問道。

「同意我去這一趟嗎？女王陛下。」

雲雀恭彌的臉上瞬間閃過一種難看到極點的表情，他頓了頓，隨即又露出優雅的笑容，但額角的青筋在六道骸眼中非常明顯。

「請。」他說。語音因憤怒而微微顫抖。

這下六道骸非常確定迪諾走後自己會死的很慘，但是偶爾能有欺負雲雀一下的權利他也小小的高興，就當作是報平常被雲雀拿東西砸的仇吧。

六道骸大步奔馳在空無一人的迴廊上。

假設雲雀恭彌紀錄的沒錯，男孩真的是在後花園火化的，那麼那三百公頃如果沒有火化場也應該有八年前燒過的痕跡。要是再沒有，那個男孩八成就是現在的雲雀恭彌，雖然不懂身為一國之君為什麼進過監獄，不過那火化的字跡極有可能和六道骸的情況一樣，是雲雀恭彌為了掩護自己而掰出來的。

如果他就是記憶中那個男孩，他該和他說些什麼？

八年的歲月，深沉的思念，永遠放不掉的痛苦和甜味。

踏上前天才剛徹頭徹尾打理好的後花園，骸撿起一小撮土壤在指尖摩娑、觀察。

他一怔，不敢置信的眨眨眼，直奔盡頭又撿了另一撮土壤。

八年前的這裡，曾經全部燒光過。

每一寸的土壤裡都含有八年前燒盡的植物碎屑，而且密度還不低。

推斷錯誤了？

也就是說，男孩曾經葬身這片三百公頃的火海，在耀眼的火紅中化為灰燼。

六道骸的手臂垂了下來，指尖的細壤隨風散去。

微風輕輕的拂過，細草輕柔的擺盪，林間傳出沙沙的聲響。

春意盎然的天氣，曾經是年幼的六道骸內心的嚮往。

後花園盡頭的草地上，留下了一滴六道骸的淚水。

*

當六道骸端著蒙布朗推開接待廳的門時，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草壁哲矢一副坐立難安的樣子，雲雀恭彌臉色鐵青，額角冒出的汗水不太尋常，六道骸只一瞬對上他的眼神，又立刻移開。

疑惑的抬起眉，雲雀望向他面具下漂移不定的眼神。

「你去了很久。」

「…是嗎？」

他苦笑，沒做任何回答，保持原有的從容把甜點遞到每人面前，卻在與雲雀恭彌擦身而過時，注意到他想要拉住他衣角卻又收回的手。

仔細一看，雲雀恭彌也許真有那麼些不正常，他平時大膽幹練態度從容不迫，除了有時候和他拌嘴會語塞然後又羞又怒的運用所謂王子的特權之外，他還沒看過雲雀恭彌不安到這

種程度。

「你…那邊坐下。」伸手指向身旁的座位，雲雀恭彌的指尖微微顫抖。

他猶疑的應了一聲，內心湧上一種不好的預感。

拉開椅子，坐下，迎接一段不正常的沉默。

雲雀幾次開口像要說些什麼，薄唇輕顫，隨後又緊緊閉上，反反覆覆幾次後，他幾乎是用強迫的逼自己吐出這幾字。

「國王陛下有話要問你。」

他震了一下，心臟跳動一下一下都那麼沉重。

——然後，他開始感到自己呼吸動作以及不安的情緒都和雲雀恭彌一模一樣。

「其實，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傾身向前，迪諾放低音量，「你做的披薩，有加了什麼特殊的材料嗎？」

他猛的想起把迪諾所喜好和自己所喜好融合已成了做披薩的一項習慣。

他確實加了東西，正常來說不會出現在披薩裡的東西。

「沒有，那不過是普通的披薩。」

「真的沒有嗎？」

「沒有。」

「像是巧克…」

「沒有！請問您對味道有任何問題嗎？」

跳馬迪諾止住了下一秒欲脫口而出的話，靠上椅背長嘆了口氣。

「不，沒有，你做的…非常好吃。」一臉疲憊的揉亂金髮，一直一直都在尋找的那個人，至今還是沒有下落嗎？

「謝謝稱讚。」暗鬆了口氣，他微笑道。

看向雲雀，發現他嘴角同樣揚起了一抹弧度，也許只是不經意，卻像水滴落在靜止湖心，激起了六道骸心裡的層層漣漪。

果然雲雀恭彌已經知道他的過去了吧，他和那個男孩，到底又是什麼關係？

「那麼，我該說的都說完了，女王陛下和王子殿下，請千萬要小心你們鄰近的國家，加百羅涅遠在海的那一端，到時候發起戰爭要援軍可是很麻煩的喔。」很快的恢復精神，迪諾笑著站起身，伸了個懶腰。

他隨性，雙手插在口袋裡，走了幾步後像是想起什麼，轉身又是一笑。

「啊，女王陛下，這是你剛剛走路的時候掉的。」

從口袋摸索，然後他伸出手，緩緩攤開，置在掌心的是一枚不太起眼卻乾淨的發亮的紫色髮夾。

那髮夾不是他的，六道骸伸手探向口袋確認，卻猛然想起他把髮夾連同男孩的照片放在之前那套衣服的口袋裡了，現在那件衣服留在雲雀恭彌的房間。

——可是雲雀的動作卻衝動的讓他意外。

「還給我！」

忿忿站起身，隨即因不適高跟鞋而搖晃，好看的柳眉擰起，眼神透出冰冷的怒氣。

迪諾確實是被這番氣魄給嚇到了，本來只是想開開玩笑，誰知道激怒了最不好惹的女王，平時迎接賓客時女王雖笑容燦爛，但是翻臉比翻書還快，據說動起粗來還可以毀掉一棟宮殿。

「好好…你別急嘛，女王陛…嗚哇！」正要上前以紳士之姿交到雲雀恭彌手上，卻在兩人距離只有一米不到時不慎被自己的腳絆倒，跌了個狗吃屎，那枚紫色的髮夾就這麼飛過大半個餐桌——

然後插進六道骸面具上右眼的那個洞。

一股劇痛自右眼迅速襲上，蔓延所有的痛覺神經，詛咒似的侵蝕他的大腦。

敢說即使是面試時被長矛劃傷的那一次，也沒有現在這麼疼痛過。

漫開來的是塵封已久的記憶。

【吶，你不是說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搖醒熟睡中的六道骸，他放低音量，對他比出「噓」的手勢。

【啊咧…嗯…是這樣沒錯…】

骸從泛著霉味的床鋪坐起身，揉揉惺忪的睡眼，他的臉孔已放大倍數朦朧呈現在自己眼前。

再仔細定神一看，門是開著的，外面三、四個守衛躺在一攤血泊之中，各個鼻青臉腫，他輕搖手中的鑰匙，腰間的雙拐還滴著暗紅色的液體，他露出一抹淡笑。

【戴上你的盒子，記得小聲一點。】

六道骸的睡意頓時全消，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興奮感和恐懼感。

他想，他確實想逃出去，想看看外面溫煦的陽光，而不是高鐵窗外的半個月亮，想看看小鳥是怎麼飛翔，而不是只能透過觸不及的窗口聽見幾聲模糊的鳥鳴。

【跟我走。】

拉起骸的手，他整條手臂都在顫抖，掌心微冒著汗，不自然的喘息聲不時傳來。骸疑惑的抬起眉，幾希的月光下只能看清楚他的輪廓，何況晚雲還有意無意的遮住了月色。

一大一小兩個影子小心翼翼的踏過冷硬的大理石地板，穿越大廳、迴廊，一切過程進行出乎骸意料之外非常順利，甚至沒撞上任何東西，看來他對這座宮殿不是普通的熟悉。

在黑暗中摸索著從一扇小門出了宮殿，他們幾乎是用盡全力的奔跑，赤著腳踏在泥土上的感覺是多麼真切，踏過草地傳出沙沙的聲響在耳畔縈繞，宮殿被丟在很遠很遠的地方，變成火柴盒一樣的大小。

他們逃出來了。

骸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實，幾乎就要放棄的渺茫希望，他真的逃出來了。

抬頭仰望，微風穿過樹梢，沁涼輕巧拂過自己蒼白的膚色，吹開了密佈的烏雲，胸膛一起一伏，月色傾倒在一方草原上，閃閃發著柔和的銀光，輕輕搖曳著的野草映著月光形成一片壯觀的銀浪。

是真實的，不是夢境。

【到了。】

他放開骸的手，突然感到一陣暈眩，連忙跨開腳步，站穩身子。

【喂…你…！】

六道骸心一急伸手攙扶，他也難得沒有揮開。

【箱子…有帶吧？】

虛弱的倚靠在骸的肩上，他緩緩解開襯衫的釦子，脫下上衣塞進骸手中。

衣料還留有他的餘溫，骸任他疲憊的倒在懷中，細細摩挲著布料。

不碰還好，一碰立刻發現這件襯衫有多麼詭異。

濕的、硬塊的、劃破的、撕裂的，他多看了幾眼，上面竟全沾染了血跡，有些乾的差不多的已經凝成了硬塊，襯衫被撕扯的破破爛爛的，慘不忍睹。

骸震驚的低頭看向懷裡的他，彷彿查覺骸的視線，他神色自若的抬起頭，往後退了幾步離開骸的臂膀，在逆光之中他看清了他的身體，青的、紫的、染血的、潰爛的、發炎的、皮肉綻開的，怵目驚心。

【你…！今天…被叫出去了幾次？】

骸的唇蒼白到泛著淡紫，語音顫抖著，昨天替他包紮的繃帶全被粗魯的扯掉了。

【五次，但是你都在睡覺。】

他的聲音也輕微的顫抖，眉頭深鎖，然後，露出一抹逞強的微笑。

【對不起…我…我都…不知道…】

骸垂下頭，緊咬著唇，一股無力感攀上心。

他是死刑犯，三歲時被抓走，五歲時得到特殊能力，然後立刻就被王族抓住，關進地下牢獄裡判了死刑。

他沒讀過書，也不識字，在牢房待久了偶爾會聽幾個獄卒替他惋息，說和同齡的孩子比起來，他是最危險、不可靠近的恐怖角色，但他什麼錯事也沒做過。

他希望能用這個能力為男孩做點事。

但隨著他一天一天被毒打的滿身是傷回來，他除了看著他的背影離去以及用笑容和藥香迎接他的歸回之外，什麼也做不了。

什麼也做不了。

【箱子…幫我上藥。】

指指骸身旁的藥箱，他抬眸望著他的臉。

【嗯…。好，你等等。】

囑咐自己得先打起精神，骸硬擠出一抹難看的苦笑，打開藥箱。

然後他回頭瞥見了淡淡的微笑。

不虛偽不高傲不志得意滿也不是欣喜，是自然而然的露出的淡笑。

璀璨的，閃閃發光的，絢爛奪目。

*

六道骸曾經相信這個世界。

曾經，比誰都要相信。

模糊的記憶裡有一個女人溫暖的臂彎，幸福的空氣，暖洋洋的笑容。

搖籃曲在耳畔縈繞，輕輕牽著他的手教導他走路，稚嫩的小掌貼著溫柔的大掌，他一雙寶藍色眸子對上另一雙寶藍，澄澈的像海。

「骸他以後，一定會是個很幸福的人吧。」

女人撫著他的藍髮，像是自言自語一般，微笑著。

六道骸永遠記住這句話。

因為這句話，他相信整個世界都充滿溫暖的色彩。

比誰都還相信。

【我想要拯救這個腐敗的世界。】

細瘦的手指小心翼翼拂過慘不忍睹的傷口，六道骸平靜的說著。

他略為訝異的抬起頭，凝視著他一藍一紅的雙眼，什麼也沒說。

【今天以後，你願意和我一起行動嗎？】

對愣住的他伸出手，骸露出記憶中那名女人的溫暖笑容。

地獄道的能力消去了他的痛楚，他理應感覺不到痛，但他卻緊蹙著眉，抿著顫抖的唇彷彿哪裡在淌著血。

【不可能的。】

【咦？】

原以為他必會答應的骸一怔，敷著藥的手停下動作。

【這裡…不過是皇宮的後花園，我們根本沒有逃出來。】

小心翼翼觀察骸的臉色，他神色凝重的說。

骸的腦袋有一瞬間刷成一片空白。

他回望，視線穿過大半個草原，最終停在那座城堡，看起來好小好小，感覺已經距離很遠很遠，但是，到頭來他還是沒有逃離那牢籠，像輪迴一樣永無止盡。

【是嗎…原來外面的世界…有這麼大…】一股無力感襲上身，他情不自禁的苦笑，掌心按著頭，語音透出一絲無奈與歇斯底里。

他凝視著骸，淡藍色的眸子映著月光，十分明亮，薄唇稍啟又闔上，眼神裡溢著憂傷，此刻的他像個天使，傷痕累累的天使。

【可是，其實也沒有很大…】撐起身，他細瘦的指尖撫上骸的唇，卻又在骸不知所措的剎那，用力按住他的下巴，將他的頭往上一扳。

六道骸見到的是滿天璀璨的星星。

藍的紅的白的，一顆一顆，散發絢爛奪目的光芒，點綴天空，點亮黑夜，是六道骸從沒見過的景色。

【大家看的星空都是同一片，要說小其實也很小。】

他淡淡的笑著，卻比天上任何一顆星都還耀眼，點亮了六道骸的生命。

那是比任何安慰的話都更加有效的治療。

他們在凌晨四點回到地牢，說好下一次要是男孩再被叫出去，回來之後就一起逃走，逃的遠遠的，就算落魄也好，就算必須路邊乞討也好，他們再也、再也不要被關住了。

【到時候就要靠你那兩支甘蔗囉？】

【囉唆，這不是甘蔗，是浮萍拐。】

在等待天亮的期間，兩人背對背睡著了。

喚醒他們的是兇狠的士兵。

各個穿著堅硬的鎧甲，粗魯的撞開鐵柵的門，把熟睡中的六道骸狠狠撞向一邊，立刻就把長劍架在他的脖子上。

他鎮靜的坐起身，淡藍色的瞳孔堅定不移。

【那個人要你們來的？】

【行刑，只給你三十秒留話。】

【我知道了。】

推開架在脖子上的長劍，他非但看起來不畏懼，還多了些從容，大步走向坐在地上不知所措的骸，他小聲附在他耳邊道。

【你不是要逃獄嗎？】他的聲音微微顫抖，原來內心並沒有外表堅強。

【為…為了你，我會在…這裡等下…去，然後…我…我們要一起…逃…逃走。】發覺他的顫抖，骸發現自己的手也一樣的抖著，這次又是什麼？又要用什麼方式折磨他？

【我再也不會回來了，所以…你自己…逃走吧，我把拐子留在床邊了…】拉起他的手，兩人抿著唇像是在用唇語對話，實際上撲通撲通狂跳著的心臟才是他們心靈唯一的相通管道。

【時間到。】

扯住他的黑色的短髮一把將他拖到牢外，在骸要追出去的瞬間又立刻將鐵欄關上，無論他怎麼拍打，金屬都只發出嘎嗒嗒的聲響。

為什麼！究竟他犯了什麼錯！

究竟幹了什麼罪大惡極的事要受到如此懲罰！

毆打，重擊，長劍舉起，刺穿，刺爛，鮮血四處噴濺。

【住手！住手！住手！住手！起來啊！你不是很厲害嗎！反抗啊！】

【那邊的小鬼閉嘴！】

【不是說要一起逃出去嗎！你的名字還沒告訴我啊！醒醒啊——！】

時間凍結在剎那，男孩躺在血泊中，歪頭看向六道骸。

淡藍色的雙眼，渾濁。

淚水。

六道骸走在街上，冰冷的大雨傾瀉而下，洗淡了身上的血跡。

這裡就是…並盛國的市街。

他曾經如此相信這個世界，比誰都要相信。

母親溫暖的懷抱，男孩耀眼的笑容，曾經那麼近，近到能夠點亮他的世界。

如今，卻又遠的，讓他置身在大雨中。

他殺了士兵逃獄了。

血紅的右眼眨了眨，數字自由變換，一衝動起來竟真的掌握了六道能力，但代價為什麼那麼龐大呢？

【喔？有小孩迷路了啊？羅馬力歐，我們帶他一起走吧？】

金黃色的笑靨出現在眼前，再次出現的光芒卻無法再點亮他的世界。

【您好，我是六道骸，初次見面…】

他曾經如此相信這個世界，比誰都要相信。

所以，他今日笑的比誰都冷淡。

「對對對不起！我立刻就來幫忙！」慌忙爬起來敬禮，迪諾看著拱起身快要發怒的女王，三步併做兩步跑向六道骸。

「慢著…！不准…」

雲雀恭彌制止的聲音都還沒說出口，迪諾已經跑到捂著右眼的六道骸面前撥下他的面具。

金黃色的笑靨映入眼簾，一切像八年前那個下雨的日子，他對他伸出手，異色瞳對上金色瞳。

「你是…六道…骸？」

他永遠不敢直視的，是那雙清澈的淡藍色眼睛，和染著金色陽光的雙眸。

「我…我就覺得奇怪！為什麼皇宮裡有人要戴面具…！」興奮的像個孩子似的笑了，迪諾那染著金黃色陽光的笑靨再次在骸面前綻放。

「迪…迪諾…啊！」還來不及做回答，六道骸整個身子被高大的迪諾圈入懷裡。

「哈哈哈！長的這麼高了啊！聲音也變了！離開我的這段期間，皇室有好好對待你吧！」拍拍骸的背部，迪諾發出一陣人畜無害的爽朗笑聲。

雲雀恭彌撇過頭，六道骸的腦袋驚愕的一片空白。

他…在說什麼？

失憶？還是少根筋？

被抓去牢裡的罪犯怎麼可能會被好好對待？

棄自己而去之後，難道他還毫不慚愧的把自己當作弟弟看待嗎？

「我…」

「恕我無禮，跳馬陛下。」雲雀恭彌冷若冰霜的語音傳來，迪諾的背脊感到一陣涼意。

「這是我的國家，那是我的執事，不要隨便對他摟摟抱抱。」

「呃…這個…女王陛下…骸他是我的舊識，能否…借個時間？」

迪諾支支吾吾的，一遇到女王生氣就失去了國王風範，也難怪，並盛的女王陛下要是生起氣來，據說是翻臉比翻書還快，而且一翻就六親不認。

「不…」他原想開口拒絕，眼角的餘光瞥見六道骸的神情，止住。

然後他撇頭，默許。

「這樣好嗎？恭先生…」傾身附在他耳邊悄聲道，草壁哲矢看了眼興奮的迪諾，內心湧上一股不安。

同樣的不安在雲雀心理作亂，只怕跳馬迪諾還是六道骸突然做出什麼驚為天人的舉動，然而他卻只是輕托著頭緊盯著兩人的互動，湛藍的瞳色顯些黯淡。

「太好了！離開之後我真的很擔心你！沒想到在一片混亂之中皇室還有辦法找到你，真是太好了！原諒我那時候不告而別…骸？」

冷冷掙脫迪諾的擁抱，六道骸扯出一抹冷淡的笑。

迪諾曾經差點讓他重新相信了這個世界，卻又再次狠狠將他推入深淵，從出生，到成年；從男孩，到跳馬迪諾。為什麼僅有他要承受這麼多的痛？

「不是已經拋下我了嗎？在最危急的時候把最多餘的丟棄？」

怒目嗔視著眼前的金髮男人，迪諾一怔，遠處的雲雀恭彌移開視線，低頭。

「我…我並沒有拋下你啊…你明知道我是絕對不會丟下同伴的…」

「你這是在狡辯嗎？」

「不，我真的沒有！那是軍隊說了你是和王族有關的重要人…」

——砰！

餐桌上的杯水因震動搖晃幾下，濺出來的水珠在桌巾打轉，隨後被吸收。

雲雀恭彌站起身，蒼白著一張臉緊咬下唇。

「我累了，骸，帶我回房。哲，你和國王陛下多聊幾句。」

六道骸甚是不解，卻大概也猜到迪諾要說什麼，八成是被軍隊那邊單方面的說詞給騙了，雖不懂雲雀恭彌的反常是怎麼回事，可以確定的是——跳馬迪諾並沒有要拋棄他。

「骸，對不起，如果我那時的行為有讓你感到被背叛的感覺，我願意彌補！」迪諾差點就要尾隨著六道骸和雲雀恭彌追上去，卻被草壁攔下。

「下個月！能請你帶女王陛下來加百羅涅吃個飯嗎？我真的想補償你！」

骸攙扶著步伐不穩的雲雀，回頭笑了。

如果不是因為雲雀，如果他沒收自己做執事，那麼，他對迪諾的事可能還是耿耿於懷吧，即使他並不恨迪諾。

是雲雀恭彌這個人，像男孩一樣，領他看見了第二次耀眼的光芒，璀璨的世界。

「嗯，這倒是可以考慮。」

他愉悅的回答，扶著眼神凶狠的雲雀走出接待廳。

他永遠不敢直視的，少了那雙染著金色陽光的雙眸。

「謝謝你，殿下，這都多虧有你…嗚啊！」

才剛闔上門，一只高跟鞋狠狠砸中他的腹部。

六道骸想要像偶像劇男主角一樣耍帥的計畫化為泡影。

「我在跳馬迪諾來之前交待你什麼？你聽到哪去了！」雲雀恭彌惡聲惡氣的低語，又拔下另一只高跟鞋瞄準六道骸的太陽穴丟出去，卻被敏捷的接住。

「冷靜一點嘛殿下，這是不可抗力因…」

「我說過不要叫我殿下！我不要聽你解釋！」沒有了腳下兩只高跟鞋，雲雀索性開始把昂貴的首飾拿下來扔，反正他也只有在和加百羅涅會面時才會換上女裝。

「萬一你被跳馬迪諾給帶走了要怎麼辦！」

「咦？」

小心翼翼的接住每個貴重的首飾，六道骸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雲雀似乎意識到自己說了什麼，刷紅了一張臉緊捂著嘴。

「喔呀喔呀？原來女王陛下是在擔心這一點嗎？」

勾起一抹完美的弧度，骸忍不住發自內心的笑了出來一步一步朝雲雀走近，最後將他強逼到牆邊，異色瞳凝視著淡藍色的眼眸，一吸一吐，氣息皆在對方頰上停留，雲雀恭彌劇烈的心跳聲，緊張的嚥了口口水，顫抖的眼睫，骸知道他正為自己而動心，不自覺的得意起來。

「擔心我離開你的身邊？」

「誰…誰知道你終究是為了什麼才來當我的執事！」強壓住內心的悸動，雲雀奮力推開六道骸，毫不眷戀、毫不猶豫的奔離，像隻鳥兒。

決不容許自己被任何事物束縛，他一向是以這樣的孤傲治理並盛國，因此他想，只要被什麼給束縛住了，那麼約定、國家，就會一個不剩的被摧伐殆盡。

六道骸愣愣的望著他離去的背影，想也沒想的追上去。

然後，他只覺得自己，像追著掉了玻璃鞋的灰姑娘。

在地獄裡看見一道光的希望有多渺茫，六道骸的人生就有多像地獄。

但他看見了兩道光，一道殞落了，一道卻綻放、繼續照耀。

果然迪諾一走，當晚雲雀恭彌就大發雷霆。

「想了幾遍都還是覺得很生氣，你竟然隨便答應跳馬迪諾的請求，這個國家是你在經營的嗎？」在骸替他換上拖鞋時，他把握時機狠狠踹了好幾腳。

「呵呵呵～女王陛下也真是的，到最後不都圓滿解決了嗎？」閃過無數記致命性的踢擊，六道骸笑的一臉燦爛，現在的他絕對不相信雲雀恭彌剛剛那叫草壁來通報「穿高跟鞋腳很痛，叫六道骸來替我換鞋子」的消息。

「圓滿解決？你是說跳馬最後沒說完的那句話？」收回腳，雲雀冷靜下來，有些試探性的問。

「嗯？什麼？」

「不，沒事。」

「呵呵呵～女王陛下真是有趣，話都說一半呢。」骸愉悅的說道，語氣略帶了點嘲諷。

「給我忘了那個稱呼，你已經叫了第三次了。」雲雀嫌惡的瞪了他一眼。「那不過是在不得已的狀況下誕生的誤會罷了。」

「喔呀？是嗎？」血紅的右眼滴溜溜的轉動，他泛起一抹笑意。「果然是個荒謬的意外

呢。」

雲雀吃了一驚，揪住骸的領子往上扯，在骸來不及反抗的一瞬間，將他緊緊扣在床上，動彈不得。

「你的眼睛還看到了什麼？」語氣雖狠，緊鎖的眉間卻透露了焦慮。

「喔呀？你的姿勢不太對喔，殿…」

「回答我的問題！」

「這個嘛…可以說是全部，不過…」

右眼直視澄澈的淡藍色瞳孔，他毫不客氣的侵入了他的記憶。

雲雀恭彌因為記憶的侵入而失去意識，倒進他的懷中，任憑六道骸在自己的回憶中游走。

一點一滴，一絲一縷，比六道骸的更痛，更不堪觸碰的回憶。

＊

「恭！」

一個輕柔的聲音傳進耳裡，正和黃色雀鳥嬉戲的男孩抬起頭。

「恭，過來吧。」

一個穿著華麗的優雅女人在遠處招手，男孩的視線朝四周望了望，朝女人奔去。女人頭上戴著皇冠，身旁站了一名頗具威嚴的男人，男人也朝這邊溫柔的笑了笑，男孩撲進兩人懷中，三人在相機前留下一張合影。

陽光，藍天，雲，暖洋洋的空氣，幸福的味道。

六道骸伸出手也觸不及的嚮往。

隨著雲雀恭彌的記憶，他彷彿看見相機的鏡頭上映著記憶中的男孩。

清澈湛藍的眼，白皙的膚色，勾起的櫻色唇線。

畫面漸漸模糊，轉為黑暗，再次清晰時，映入眼簾的是傷痕累累的小男孩。

趴在床沿，輕撫著床上另一名熟睡男孩的藍髮，月光透過欄杆映在男孩受了傷的臉龐上，他輕輕的勾起一抹微笑，在藍髮男孩的唇上偷烙下了印。

——那是…記憶中的男孩和…自己嗎？

六道骸登時覺得不太對勁，就算自己再怎麼粗心大意，跳過的部份未免也太多了，轉身

正要再溯回雲雀恭彌過去的記憶時，一個身影張開雙臂擋在他眼前。

「你看夠了沒有，六道骸。」

「殿下…？喔呀？意志力真是強大呢。」六道骸的驚訝幾乎可以說是只停留了一秒不到，很快的他又恢復了從容，對於雲雀恭彌惡狠狠的冰冷眼神不甚在意。

「馬上從我的記憶裡滾出來…唔！」一下子被六道骸攬入懷裡，他掙扎了幾下不起作用也就作罷，這頭相擁的兩人和身後的兩個男孩形成不違合的對稱。

「我可是看到了不得了的東西喔，殿下。」惡質的在雲雀耳邊吹口氣，六道骸輕聲笑道，原來雲雀恭彌就是記憶裡的那名男孩，就是他捨不得放手的那名男孩，他心裡油然升起一股暖意。

「不管你看到了什麼東西，什麼結論都不要給我下，我會全部都告訴你。」

骸疑惑的眨了眨眼，在雲雀的眼裡他看到的不是深邃、不是堅定，而是絲毫不帶感情的冰冷。

是雲雀恭彌忘記了？亦或是他的猜測錯誤？

他嚥了口口水，緩緩點了頭。

「殿下、殿下…」

「唔…嗯…？」他瞇起眼，定神看清楚眼前那顆模糊的鳳梨，赫然發現六道骸的臉近的只剩下幾釐米，一吸一吐停留在臉上讓他臉上泛起一抹嫣紅。

「殿下，該・起・床・囉！看你臉都紅了，我幫您換下睡衣吧。」六道骸笑瞇瞇的說著，伸手拔下雲雀胸前的扣子，白皙的皮膚大面積暴露在冰冷的空氣中。

「住…住手！我自己會換！…啊！」雲雀吃了一驚，開玩笑，和六道骸一起生活了快一年怎麼都不知道他還有提供換衣服的服務，當他急著要推開骸時，赫然發現自己的雙手被領帶牢牢禁錮著。

「呵呵呵～殿下真是的，這一覺睡了很久喔～」骸一臉猥褻的笑著，動手解開雲雀的皮帶。

「——！不要叫我殿下！變態！」

拐子狠狠擊中六道骸的臉，他連翻了好幾圈撞到牆上，發出一連串響亮的撞擊聲驚醒了雲雀恭彌。

陽光穿過白色的窗簾映上他的臉龐，熟悉的房間，熟悉的景物，自己睡在自己熟悉的床上，手也沒被領帶什麼的禁錮著，衣服更是好好的穿在身上。

「咦…？」

他一怔，望向六道骸，唯一不變的事實是他真的被自己給打飛了出去。

「我…我只是想替您蓋好被子…反應不需要這麼激動吧…？」揉著發疼的臉頰站起身，六道骸勾出一抹無奈的苦笑。

「我…睡了多久…？」努力不要去想起那個糟糕的夢，雲雀晃了晃還處於低血壓狀態的腦袋，把拐子扔到床頭櫃上，裝作若無其事的問。

「現在時間早上八時五十七分四秒整，昨晚入睡時間是晚上九時十八分六秒九。」拍去身上的塵屑，骸揚起慣性的微笑，替雲雀倒了杯茶。

雲雀默不作聲，接過茶啜了幾口，看向笑瞇瞇的六道骸。

感覺，一切就像什麼也沒發生過一樣。時間繼續推移，六道骸依然掛著一如既往的微笑，自己的生活也毫無起伏，一成不變的規律進行著。

如果用音樂來說的話，就是一個名為二十四小時的小節，不斷重複演奏著相同的音符，偶爾出現一些簡單的變奏，大抵來說是沒有多少改變的。

「可以告訴我了嗎？」

雲雀恭彌一驚，杯裡的日本茶濺到床單上，他嗆了幾口，咳嗽聲在室中繞著。六道骸不疾不徐的接過茶杯，輕拍了幾下雲雀恭彌的背，寵溺卻又平靜的看著他。

這是雲雀恭彌有生以來遇過的最大一個變奏之一。

「殿下知道我的過去吧，那可以告訴我，記憶中的那名男孩究竟是誰嗎？」一改平時輕佻的態度，骸認真的詢問，放大的異色瞳沒有突顯多少他的氣勢，只讓人心理升起一股毛毛的、怪不舒服的感覺。

「我…那是我的…我的…雙胞胎兄弟。」視線往左上角一轉而後下移，停留在染著茶漬的床單上，他緊緊抓住床單，抿起下唇。

「雙胞胎…兄弟…？」

「嗯，可是他已經死了。」

他直截了當的說，閉起眼，掩住瞳裡的冰冷，不願讓骸看見。

「我…知道…」半闔上眼，六道骸眼中流露出不盡的哀傷，即使這件事早就知道了，即使親眼看見那男孩死去，一聽到這個事實，他仍舊掩蓋不了自己的悲痛。

「這個…」雲雀平靜的說著，打開床頭櫃，拿出一張照片，那是六道骸打掃皇宮的那一

天，雲雀恭彌親自為他打扮的那一天，從他口袋中搜出來的，貼在歷年重大犯罪者名單上那男孩的照片。

「那是……！」

「我不知道你什麼時候偷走的，但是這是他唯一的照片。」看著照片，雲雀臉上流露出一股厭惡，卻又同時矛盾的帶著一點感傷和安詳。

「其他的……照片呢？」

「燒了。應該說……沒有存在的必要吧。」看了六道骸一眼，雲雀毫不留情的把手中照片撕成兩半，那眼神冰冷的像是陌生人。

六道骸來不及阻止眼前發生的一切，看著破碎記憶的唯一證據在眼前被撕毀，突然他有種又一次救不了那男孩的感覺，又一次的無力感湧上，但是，比起憤怒或者失望難過什麼的，更強烈的感覺是驚愕與恐懼。

「殺了他的人是我。」在他眼前，將照片撕碎，一片、兩片、千片，渾濁的瞳孔，冰冷的視線，「軟弱的草食動物沒有存在的必要，我不會承認他是我的雙胞胎兄弟，也不會准許你繼續看著他。」

這個人是……雲雀恭彌？

一年以來自己一直服侍的雲雀恭彌？

「如果對你來說那個人還是比較重要的話，你現在就可以殺了我為他報仇。」隨手將碎片扔到六道骸身上，雲雀起身，連回眸也沒有，平靜的走出房間。

房門扣上的聲音響起，卻似乎隔了好久才接收到骸的腦中。

他呆愣在原地，握緊了手中的碎片。

「為什麼…究竟是為了什麼…那孩子…明明一點也不軟弱…」抿緊了唇，感到自己的眼匡一陣濕潤。

那孩子在記憶裡堅強的神情，隱忍著身上各種傷口的疼痛，湛藍的眼睛，輕勾起的嘴角，直至死前最後一秒才留下的淚水，帶他去看星星時眼瞳裡的閃閃發光，在雲雀恭彌的記憶裡窺見的，他偷吻他的幸福神情…六道骸放不掉，也忘不掉。

他無法動手殺掉雲雀恭彌，對他而言那是另一道和男孩一樣照耀他的光。

因為知道他下不了手，所以雲雀才特意告訴他這些？

「我…該怎麼做…才能為你復仇呢？」一片一片拼起男孩的照片，六道骸勾起一抹苦澀的微笑，受到的打擊讓腦袋一片空白，他只覺得眼匡酸澀，卻始終流不出淚水。

門外的雲雀恭彌靠在牆上，望向天花板的眼瞳又恢復以往的湛藍。

*

熾熱的陽光，高聳的大門，雄偉的宮殿。

六道骸昂首，瞇起眼盯著最頂端飛揚著旗子，馬的圖樣。

戴上白手套，他轉身開了車門。

「女王陛下，我們已經到了。」微掬了個躬，他伸手示意要攙扶，車內人原本要搭上他的手，卻又突然縮回像是顧慮什麼，自己走了出來，高跟鞋的不適搖搖晃晃的讓原本就纖瘦的他看起來弱不禁風。

坐在副駕駛位，高頭大馬的王子急急忙忙的衝出車，趕到女王身邊扶著他。

六道骸撇開視線，低頭，他和雲雀恭彌已經一個月沒有說話了，或者該說是雲雀單方面的沒有搭理，又刻意的找下人來支開他，現在就連讓他攙扶都不肯。

這裡是加百羅涅王國。

「呦！歡迎你們來，女王陛下，王子殿下…還有，骸。」一排皓齒笑的閃閃發光，跳馬迪諾的笑靨依然那樣染著金黃。

雲雀和骸微點了點頭，草壁哲矢上前寒喧，把扶住女王的重責大任交到六道骸手上，突如其來的觸碰讓兩人有些不知所措，異色瞳對上淡藍色眼眸，六道骸內心一陣雀躍，卻在雲雀的眼裡看見一閃即逝的慌亂。

以及白皙臉龐上泛起的淡淡嫣紅。

「那麼，外面很熱，大家跟我進來吧。」迪諾帶著一大群黑衣部下朝他們招了招手，草壁哲矢回頭用眼神示意骸趕快跟上，尚沉浸在錯愕中的六道骸趕緊回神，卻發現雲雀恭彌始終低著頭。

「女王陛下，我們要往前了喔。女王陛下…？」

「……」

「恭彌？」

雲雀恭彌突然像是遭受電擊一樣的嚇到，加上腳上的高跟鞋作祟讓他差點要跌倒，所幸六道骸即時兩手抓住他的削瘦的臂膀才沒有狠狠撞上身後的黑頭車。

「…沒事，走了。」戴著白手套的手貼上自己微冒著汗的額頭，雲雀恭彌淡淡的說，聲線卻有一絲不平穩的顫抖。

六道骸望著他幾秒，沉默著什麼也沒再說，挽著他的手跟上前方迪諾的人馬，卻驚覺自

己並沒有瞧見飛來的拐子和那聲預想的「不要直呼我的名字」。

眼角的餘光看了雲雀一眼，他仍舊低著頭，任骸牽引方向，頰上停留著一抹緋紅。

雲雀恭彌、六道骸、草壁哲矢三人即將在加百羅涅住上一星期的時間。

由於上次加百羅涅第十代國王跳馬迪諾的邀約，也因為國事處理終告一段落，以及雲雀恭彌突然沒來由的說「我想去跳馬那裡」，然後立刻就收拾了行李箱連同草壁哲矢和六道骸一起帶出門。

不過他唯一不滿的事情好像就是穿女裝。

大大小小的飾品，化妝盒，繁重的禮服、配件，假髮，草壁哲矢為了收拾這些東西而四處跑來跑去拖到出發時間，雲雀恭彌為了穿著像個女王坐在鏡子前搞了整整二小時，三人的不爽情緒隨著時間的推移醞釀到最高點，踏出皇宮前雲雀忽然低啐了一聲「為什麼女人出門都要這麼麻煩」然後狠狠打壞了一扇門出氣留給可憐的下人去修。

而至於六道骸為什麼什麼事情也不用做只要站在行李箱旁邊勾著清單就可以，最終還是歸於雲雀恭彌一句話也不想和他溝通的緣故，就連請草壁傳個話都不肯。

「女王陛下，這間是您的房間，骸…執事先生和王子殿下的房間都在左右，如果有需要

的話房裡有電話，可以呼叫我的任何一個部下或者叫我也可以。」迪諾領著一行人進入宮殿，打開房門裡頭是華麗的裝潢，和雲雀恭彌平常就寢的單調房間完全不一樣。

「骸，這是你的，我幫你開門。」趁人群上集中在雲雀房間門口時，迪諾將骸帶出來，走到一旁的房間，推開門，裡頭單調的可以說和雲雀恭彌的在並盛的房間一樣空。「我知道你從以前好像就不是很喜歡王公貴族，所以特別幫你準備了這間喔。」

「謝啦。」骸淡淡的笑了，三十度的慣用弧度。

「哈哈！果然是以前的骸呢。」摸摸骸的頭，手掌溫暖的感覺和以前一樣毫無改變，他倆相視而笑。

「喂，可以把手拿開了嗎？」

兩人一顫，不約而同的朝殺氣的根源看去，發現雲雀恭彌在三公尺外用魄力十足又兇狠的眼光惡瞪著他們，一下子迪諾的部下立刻退離這名冷艷美人一公尺以上的距離。

迪諾一愣，這才顫抖的縮回原本放在六道骸頭上的手。

「那…那個，女…女王陛下，我想我們還是先去用餐吧，相信三位的肚子一定都餓了吧？」眼珠往上一轉，迪諾立刻想到脫險的藉口，只見雲雀冰冷的視線看向六道骸，再移到打哈哈的迪諾身上，緩緩的點了頭。

六道骸的視線沒有離開雲雀，在人群往前移動時，他倆彷彿靜止一般對望著。

然後，雲雀恭彌朝他伸出手。

「還愣著幹什麼？快點來扶我。」

六道骸一愣，輕輕的笑了。

走上前彎下身一吻他的手背，挽起他的手跟上人群。

「是的，我的女王陛下。」

「吶！大家盡量吃吧！」迪諾指著眼前滿桌的筵席，熱情的對三位賓客道。

原本還待在迪諾身邊的一大批部下很識相的離場去別著宴廳吃飯，不喜群聚的女王冷艷掃蕩眼前的美食，宛如美食評鑑家一般緩緩點頭，優雅的坐下。

眼見女王對於食物尚且認可，迪諾放下心來，拿出一瓶好酒為三人斟上。

「呃…雖然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但是很高興看到你們三個遠道而來，尤…尤其是女王陛下，不願在世人前露臉的你肯賞這個光，我由衷的感到喜悅。」然後他舉杯，敬酒。

六道骸在喝下酒之前聞了聞味道，不是純酒，應該是混合酒吧。

迪諾從以前酒量就不錯，酒品也挺好的，不過一下子就送上烈酒，不擅喝酒的雲雀不知道會不會接受…

——他才這麼想而已，就看見雲雀一口乾了那杯烈酒。

「國王陛下…你的…你的飲料…味道怪怪的…」擱下酒杯，雲雀扶住額，臉色不太好。

「咦…這個…女王陛下，難不成您沒喝過…呃…？」搖搖手中明顯就是酒瓶的容器，迪諾困惑的歪著頭，話還沒說完女王馬上就往桌子倒了下去，臉上泛起陣陣不自然的潮紅。

唉…」無奈的拍上額頭，六道骸嘆了口氣。「迪諾，等會兒可以派人替我把飯菜拿到女王房間來嗎？我先帶他回房，不然他睡在這裡會著涼的。」

「啊…好的，難不成，女王陛下真的沒喝過…酒？」迪諾心急的朝抱起雲雀的骸看去，骸沒空做任何回答，倒是草壁哲矢無奈的朝這邊點了點頭。

以公主抱法抱著雲雀，暗自為他輕盈的體重感到吃驚，骸拐彎，來到雲雀的房門前，卻驚覺自己身上並沒有鑰匙。

「嘖，我房間的鑰匙你都有，你的鑰匙卻不多打一份給我，到底誰才是誰的執事、誰要幫誰打掃房間…」嘀咕著拿出口袋裡的髮夾，正要插入鑰匙孔時又突然想起那個男孩。

這是…為了那個男孩而買的髮夾。

要拿它為這個仇人開門？

頓了頓，他轉身，單手抱緊雲雀，開了自己房間的門。

單調的擺設也許對雲雀來說是件好事，骸替他退去繁重的禮服，換上輕便寬鬆的襯衫和長褲，拿掉假髮，卸去臉上的淡妝，卻發現他素顏比任何時候都美。

「骸…好熱…」緊閉著眼在床上翻來覆去，雲雀痛苦的呻吟。

「乖，忍著點，我去替你拿冰枕，在這等等喔。」濕毛巾擦去他額角的汗，六道骸寵溺的安撫，替雲雀拉好棉被走出房。

六道骸走後房裡只剩細碎的呻吟聲。

「那個…骸，女王的房間打不開，我就先送飯送到你房裡來了喔。」迪諾的聲音在外頭響起，等待幾秒沒有人回應，他頗為疑惑的歪頭，打開房門。

映入迪諾眼簾的，是冒著汗一臉痛苦的雲雀。

＊

六道骸大步在加百羅涅皇宮的廊道走著。

加百羅涅的皇宮和並盛的感覺十分不同，並盛的走廊總是關著燈，而且多到讓人恐懼，相反的加百羅涅幾乎可以說是很少岔道，而且四處都開著燈，不但寬敞明亮且有種舒適感。

大概是為了預防部下不在身邊的跳馬迪諾在自家皇宮迷路大哭的關係吧，他想。

說起來，他並不知道冰枕要去哪裡拿呢。

六道骸停下腳步，嗅了嗅，朝人群飄來的汗腥味走去。

「啊…啊咧？這個人是…誰…？」迪諾推著餐車走進骸的房裡，警覺的打量床上的少年。

「你回來了嗎？骸、骸？」雲雀恭彌瞇起眼，伸出手想抓住一點安全感，因酒醉而不靈敏的嗅覺無法辨識來者的身分，模糊的視線也只能大概辨識來者是一頭金髮。

「你在玩什麼鬼遊…遊戲…你不是說你…說你要去帶冰枕回來…」怒氣一股腦兒的朝發昏的腦袋衝上來，以為六道骸又帶了什麼假髮之類的來跟他開玩笑，他猛的抓起迪諾的金髮往下一扯，痛的迪諾大叫一聲，兩人的臉湊的很近。

因此，卻也讓跳馬迪諾看清楚雲雀恭彌的面貌。

鳳眸、白皙的皮膚、藍色的瞳孔，瞬間在迪諾腦海浮現的答案只有一個——

「你…該不會就是骸口中所說的…」

「歡迎！骸少爺」

幾個人同時拉響炮，六道骸在黑衣人的環繞下笑的有些靦腆。

原本是追著人群的味道才來到這裡的，沒想到反而跑到了迪諾部下吃飯的場所來，這些人都是以前他還待在並盛國迪諾的大宅邸時熟識的人們，當社會角色一轉換之後他反而尷尬起來。

「不過真沒想到你會當起女王的執事啊！骸少爺！」其中一名叫做伊旺的中年大叔笑著拍拍他的背。

「這個…是還好，總要混一口飯吃…」

「啊啊～不過啊，骸少爺你離開之後，我們老大…每天都…一直都在擔心…嗝！」羅馬利歐喝的爛醉渾身酒味。

「哈哈，瞧你們話都說不清楚了，酒還是少喝一…」

——糟糕！現在應該是幫雲雀拿冰枕才行！不能在這裡鬼混啊！

猛然想起此事的六道骸趕緊向羅馬利歐等人詢問了醫療室的所在，匆匆辭別了迪諾的部

下們。如果說讓雲雀恭彌等太久，搞不好又要被窗戶砸了之類的。

誰叫之前不是沒有過先例呢？枕頭檯燈鬧鐘窗戶都拿起來丟，不過這次他酒醉了，應該不會有什麼反抗能力才是。

——鏘啷！

一扇窗戶狠狠飛砸在迪諾腳邊，碎成好幾十片，而被害者幸好是即時挪動了右腳，再遲一步就要送醫院縫針了。

「我說…這位少年你冷靜一點！那、那只是我的猜測而已，猜測。」狂揮著手倒退好幾步，迪諾冷汗直冒為自己辯護，「而且…而且我根本就…」

「閉嘴閉嘴閉嘴！不是跟你說不要再想著他了嗎！不聽主人命令的執事沒有存在必要——！」抓起檯燈丟過去，雲雀的雙頰泛著潮紅，眼角帶著一點淚珠。

「我是你記憶中的男孩又怎樣！不要再讓我想起那個無能的自己！六道骸！」

眼看著朝自己兩邊靈魂之窗中心點飛過來的鬧鐘，跳馬迪諾拼死命的喊出最後一句辯詞——「而且我根本就不是六道骸啊啊啊——！」

睜眼，眨了幾下對焦，房內的視線逐漸清晰。

摸了摸額頭，沒有流血，鬧鐘也沒砸過來，迪諾嚥了口口水，放下擋在眼前的雙臂。

「不好意思，給你添麻煩了，迪諾。」

柔和的嗓音傳來，他抬頭一看，映入眼簾的是一抹藍色的身影。

倏的他想起以前數次在自己危急時救了自己的藍髮小男孩，現在他已拔高成長為高大的背影，那雙臂膀也寬厚成不再是需要自己和家族成員保護的孩子，而是一個值得倚靠的男人了。

而剛才發酒瘋的少年靠在他的肩膀，額上覆著冰枕看似是昏迷了過去。

原本成為碎片的玻璃似乎在他閉著眼的一瞬間，就變回了窗互鑲回原本的位置，恢復整齊的房間讓他覺得剛才那場鬧劇彷彿都是一場夢，可是卻又真實的令人心有餘悸。

「骸…剛才那是…？」他出聲詢問，卻發現自己的聲線還在顫抖。

「唉…」骸將懷中的人兒放回床上，替他拉好了被子，「既然是他自己戳破這個謊言的，那也沒辦法，你已經知道這個女王陛下是假的了吧。」

「啊？女王陛下是假的？」

「對啊，不知道他究竟是有穿女裝的癖好還是怎樣，突然就說要來加百羅涅也不介意自己一星期都要穿那麼麻煩的禮服。」調好冰枕的位置，六道骸寵溺的看了雲雀一眼，撥開他沾溼汗水的墨色瀏海。

「呃…不，你、你是說女王陛下其實是個男的？」迪諾伸出手顫抖的指著剛才差點就殺了自己的少年，今天其實是愚人節吧，誰來告訴他那都是一場夢或者誰趕快出來舉個「整人計劃大成功」的牌子給他看啊——！

「耶？難不成…他沒告訴你嗎？」六道骸掛著笑臉，心裡暗叫不妙。

「不，我沒聽說。」

宛如死刑的宣判從迪諾口中說了出來，六道骸差點就要相信今天其實是愚人節然後馬上就會有個人跳出來舉著「整人計劃大成功」的牌子給他看。

如果一切都是真的，那自己不就成為暴露皇家秘密的內奸？！

「啊啊，我、我剛剛是開玩笑的，一個男人扮成女王，那怎麼可能呢啊哈哈！」

「不，聽你這麼一說那孩子的確挺像女王的…」

「他他他他是女王陛下的親戚啦！親戚！」

「呃…這趟旅行從頭到尾就只有你們三個人吧我說…」

「草、草壁！他是草壁假扮的！」

「草壁是誰啊？你們國家的王室不都姓雲雀嗎？」

「那那那那是我！是我！其實我姓草壁！」

「骸，要說謊也打個草稿…」

就在六道骸那幾乎可以不算是謊言的謊言要被全盤掀掉時，門口一名宛如救星一般的人推開門出現了！

「骸先生，請問發生了什麼事嗎？國王陛下怎麼也在？」

「草壁！太好了！」

「他？你是說王子殿下其實是草壁？」

迪諾指著那掛名為「雲雀恭彌」實質上是這名字下的忠犬的偽王子，向著骸問。

——該死！不是救星而是自爆彈。

六道骸迅速捂上嘴，草壁哲矢用一種「被你打敗了」的責備眼光瞪著他。

迪諾的眼神充滿了懷疑，看向那位「王子殿下」，再看向六道骸，最後目光停在那名低聲呻吟的少年身上。

再騙下去，並盛帝國的名譽八成就會毀掉了。

早晨的陽光透過窗簾灑了進來暈上眼皮，雲雀恭彌緩緩睜眼，眨了眨羽睫，劇烈的頭疼立即傳上，他痛的瞇起眼，翻身將頭埋進枕頭裡。

「六道骸！骸在哪裡！」

過了幾分鐘仍舊沒有回應，他猛的想起自己還待在加百羅涅王國，而且還是一身男裝，大吼大叫的要是引來了加百羅涅的下人或者迪諾就糟糕了。

「嘖，既然如此骸就更應該待在我身邊啊。看我怎麼找他算帳…」忍著頭痛，雲雀勉強扶著床頭櫃站起身，卻碰到床頭櫃上一塊摸起來像是布料的東西。

那是一套墨色浴衣。

雲雀坐回床上，拿起浴衣，裡頭掉出來一張字條，明顯是六道骸的筆跡。

TO恭彌：

早上好，相信你應該處於宿醉狀態中吧。

昨天你喝醉酒時一不小心把自己的身份告訴迪諾了，不過迪諾也答應了我們說會保密，目前對外的說詞是女王陛下臨時搭專機回國了，派了他所信賴的那名王子收養的少年過來，所以你現在可以無顧忌的進出皇宮喔。

還有，如果頭還疼的話再多躺一下，我先去為您準備牛奶了，如果這段時間您醒來的話自己先換上比較輕便的浴衣，我很快就會回來。

附註：

看來我直呼你的名字你並不反對，那麼以後私下相處時我就這麼稱呼你吧。

請多指教，恭彌。

＊

抓緊了字條，雲雀紅了臉，嘴角揚起一抹笑容。

「骸君，你不覺得我們應該說實話比較好嗎？」將新鮮牛奶倒進杯裡，待八分滿時停住，草壁滿是不安的問。

「什麼？」

「就是揭穿身分的事啊，骸君在信裡騙了恭先生吧。」

「我說啊…草壁兄，萬一說了實話，我們兩個都是會被殺頭的喔。」滿不在乎的繼續低頭做早餐，六道骸的語音鎮靜。「而且還是會被你敬愛的主子當場拿拐子血淋淋處決的那種。」

聽及此，草壁哲矢一陣惡寒，也只好乖乖低下頭繼續倒牛奶。

該死，也不知道是誰先捅出的簍子，竟然連他一起拖下水還想撒謊混過去…

「安心啦，我對迪諾那邊也用這種說法，他立刻就答應幫我們一起騙…」

「六道骸！骸！」

六道骸手上正在切生菜的菜刀馬上就切到了手指。

草壁無奈的看了他一眼，明明自己也怕的要死，還強裝自己處理妥當。

「痛痛痛痛痛…」正忙著按住那只還在噴血的手指，提著拐子身穿墨色浴衣的雲雀恭彌馬上就出現在廚房門口。

「骸，我有事要跟…你流血了？」

「呵呵呵，不過是小傷而已，恭彌不要在意…」說著他的手緩緩移向菜刀，好準備在雲雀一拐揮過來時有東西可以擋，雖然他覺得這把菜刀會當場斷掉就是了。

「過來我幫你看看。」

伸出手像要邀請舞伴似的，雲雀的臉上泛起一層紅暈。

「呃…這一點小傷不要緊的，恭彌別為我擔心，我自己可以處理的。」一聽到要接近雲雀恭彌還要遠離手邊唯一的防具——菜刀，六道骸鐵青著臉直揮手笑說別了，額上冒出的冷汗已經多到足以讓雲雀恭彌起疑。

「我叫你過來沒聽見嗎！」

看見六道骸如此婆婆媽媽一點也不乾脆的態度，雲雀的內心立刻竄升上一把怒火，把原本的悸動和初衷全都忘的一乾二淨，提起拐子作勢威脅六道骸。

就在六道骸支支吾吾其其艾艾不知所措時，草壁從背後拍了他一下肩膀。

「骸君，該面對的時候總該面對的。」

嘖，早知道不應該只拖你下水而是讓你先溺斃才對。

「算了，你不過來我就過去了。」努力壓下心中的怒氣，雲雀提醒自己原本來找六道骸

的目的並不是打人，心想骸這麼做也許有什麼理由之類的，天真的大步往對方身邊走去。

「——不要！你別過來！」

六道骸當下立刻驚恐的喊出聲，雲雀恭彌被他這麼一叫嚇到停住腳步，好里佳在只要他不要丟拐子的話是不會被打到的安全距離，草壁哲矢稍稍往後挪了一步，同樣驚恐的嚥了口口水。

「你發什麼神經…？」

「我…啊！對、剛剛這裡有蟑螂，我怕他會忽然竄出來弄髒了您的腳…因、因為殿…恭彌你身體的任何一處…嗯，呵呵呵，除了我以外是不容任何人玷汙的喔。」好里佳在自己個性犯賤，謊還沒圓完又想捉弄雲雀恭彌，不過也拖此之福，他得意的三十度微笑又露了出來，撒謊看不出破綻。

雲雀瞬間刷紅了臉，手中的拐子一鬆，鏘啷清脆兩聲落到地上，六道骸見機不可失，跨步上前把雲雀恭彌按入懷中。

很好，制住他的行動了。

雲雀恭彌是個若掙扎幾下不起作用就會放棄的人，不過似乎只有六道骸抱他時才會如此，接下來只要不放手，他應該就不會再……

六道骸卻萬萬沒想到那雙手會從背後回應自己。

「謝謝…明明是我闖出來的禍，還要你和哲替我收爛攤子…」窩進六道骸溫暖的臂彎，雲雀恭彌嘴角揚起一抹微笑，感覺在六道骸熟悉的懷抱裡獲得了失去好久的安全感。

「呃…？」而六道骸此刻已沒有任何語言能形容他的震驚，簡直就比那種在國外工作打拼時聽到父母雙亡的消息還要來得驚愕，雖然不是受到打擊，但他的心臟和腦袋當真唰的一下一片空白。

相同的，草壁哲矢口中叼的草也掉到了地上。

他相信？

他竟然真的相信了這個天大的謊言？

「我、我只是來道謝的，待會替我把牛奶送到房裡來，我頭還在痛，記得動作快一點。」紅著臉推開骸，雲雀彎下身撿起拐子，臨走前叮嚀了一聲跑出廚房，離去的背影像是害羞的孩子。

六道骸立刻有種說不出的罪惡感。

雲雀抱緊他的感覺，窩在他懷裡的感覺，像遙遠記憶裡母親的溫度，也像極了過去那個小男孩留在唇邊的吻，淡淡的，卻很深刻，鏤在底心會成為六世輪迴也忘不了的印記。

不想放手，也不會再放手了。

「草壁先生，牛奶交給我吧，我替恭彌送過去。」信手拿了個托盤，急急忙忙擺好早餐，切好的生菜加進漢堡包，六道骸端著雲雀恭彌的早餐匆匆衝出廚房。

草壁哲矢愣愣的站在原地，默默撿起掉到地上的草枝，含回嘴裡，深呼吸了幾口氣平復內心的驚愕和疑問。

「他們什麼時候開始互稱名字的…？」

「早安，恭彌，昨晚睡的好嗎？」輕敲了幾下門，六道骸站在門邊，嘴角依然揚著熟悉的笑，入門前的台詞依然和過去每一天相同，唯一改變的是他掛在嘴邊的稱呼。

「不是很好。」

「當然囉，宿醉嘛。」

墨色浴衣的下襬輕飄，雲雀恭彌站在窗邊，任由微風撩起他幾綹墨色髮絲，即使他本人毫無自覺，視覺上帶了點迷人的媚惑，配上他原本就擁有的淡淡清香，。

回過頭，他倆相視而笑，雲淡風輕的，卻比任何觸碰都甜美。骸平靜而溫和的做起執事的工作，在床頭櫃上放下托盤，擺好早餐，將牛奶遞給雲雀。

指尖相觸時雲雀望了他一眼，骸的微笑雖然不變，卻感覺不再有剛開始以王子和執事的身分相處時的虛偽感，也沒有了初次見面時的苦澀與孤寂，取而代之的是眼眸裡暈開來的，陽光似的溫暖，熠熠生暉。

「吶，你還要閃閃發亮到什麼時候？」

「什麼話呢？一直璀璨的是恭彌你吧。」

雲雀淡淡的一笑，沒再說什麼，接過牛奶一飲而盡。

六道骸看著多餘的白色液體從他嘴角溢出，順著臉頰的弧度，頸線緩緩滑下，流經誘人的鎖骨，最後被墨色浴衣吸收的一乾二淨，只留下液體一路上滑過的淺淺痕跡。

也許他本人毫無自覺自己構成了一幅嫵媚的畫。

而畫裡那道黑色身影也許將不會再是六道骸伸手都觸不及的嚮往。

「我喜歡你，恭彌。」

微笑望著他的容顏，六道骸寵溺的凝視，接過空杯子，將雲雀恭彌的早餐遞上。

「我早就知道了。」後者不以為意的癟了癟嘴，接過漢堡包一口咬下，根本連看六道骸一眼的意思都沒有，只是當第一口咀嚼著吞下肚，再次將漢堡包湊到嘴邊時他突然停下，像是埋怨似的淡淡開口。

「喜歡不是愛。」

六道骸點頭，揚起的唇線末端有著自信的弧度。

雲雀恭彌和他一樣早就知道這一點，他們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卻沒有任何逾舉的行為。六道骸很難去描繪這種感情，喜歡，卻又參雜一點點的怨恨，想要抓住，卻又踟躕著到底該不該握緊那雙手，有意無意的放掉了，卻又在最後關頭重新抓牢。

分不清是誰抓緊誰的手，反正他們的手是牽著。

這份羈絆就理所當然開始的綿密，擴大，複雜。

那麼讓它再次變回單純的方法只剩下一個關鍵字了吧。

「嗯，所以我說，我愛上你了，恭彌。」

手裡的漢堡包掉到地上，啪喳一聲和地板撞擊出不怎麼響亮的聲響，鳳眸瞪大不可置信的看著六道骸，雲雀恭彌的雙頰一下子刷成了朱紅色，櫻唇微微顫抖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又驚又喜的神色在六道骸眼裡看來是有幾分可愛。

「你…說真的…？」

「嗯，我眼裡只剩下你了。」

收起自信的微笑，他湊近雲雀恭彌的唇邊，後者緊張的閉起眼，黑髮在微風的吹拂下有幾分凌亂，藍色髮絲在風中輕揚反倒優雅，誰都沒有出聲，窗外遠方傳來的雜音在耳裡變得細小瑣碎，只剩下心臟噗通噗通跳著佔據了所有聽覺。

其他什麼的通通不重要了。

他們屏氣凝神，烙下吻，烙下只屬於彼此的溫度。

*

【吶，你的眼睛為什麼那麼藍？】藍髮男孩撫過他的側臉，輕聲低問。

進了牢獄和六道骸一起生活已經過了三十天，起初他完全不想接近這個人，畢竟一瞬間能致幾百人於死地的重大罪犯和優秀的並盛國唯一繼承者王子，兩者的身分地位是懸殊到無法丈量的。

但是燦爛又帶著寂寞的笑容，自然而然流露出的溫柔，不經意的吸引了他，讓他不自覺的伸出手，因此不過三十天，他已經習慣身邊不能沒有六道骸的存在。

他抬起頭，直視六道骸的異色瞳，扁了扁嘴，又將視線移回手上的原文書。

【我才想問你眼睛顏色為什麼不一樣…】

【因為…這隻眼睛不是我的啊。】指指毫無感情的紅色眼睛，六道骸笑了，【而且它根本不聽我的話，只是聽說有能力而已。】

他聽了一愣，闔上手中的原文書。

唇齒微啟像要說些什麼，卻又閉上口，然後恢復冷淡的眼神。

【去問生給你這對眼睛的爸媽要怎麼使用啊，還是你要說你沒有父母？】

六道骸搖搖頭，燦爛的笑了。

只是那笑容一滿濃濃的苦澀，彷彿只是笑來鼓勵他的一樣。

——這隻眼睛啊，是鄰國的貴族替我裝的，把我真正的右眼剜出來丟掉了。

雲雀恭彌猛然驚醒。

是夢。

深呼吸了幾口氣，撫上自己的右眼，玻璃窗戶映出自己尚未從驚恐中平復的神情，他睜眼眨了眨，雖比六道骸的左眼還要再淡一些，但至少雙眼還是那樣湛藍的顏色。

低頭，六道骸睡在他身邊。

原本兩人是在接吻的，後來跳馬迪諾開了門擅自闖入，於是六道骸立刻假裝成是在替宿醉的自己餵藥，雖然理由太牽強不過他硬掰說是主僕感情本來就該親密些，跳馬迪諾竟然就這麼相信了還雞婆的說躺下來休息比較好。

然後他們就真的睡著了。

輕撫上六道骸的右眼，他一直無法想起當時究竟是自己說了什麼鼓勵他，亦或是什麼都沒說只是照往常一樣冷冷的瞪著他瞧，關於自己的事六道骸全都記得一清二楚，但他卻絲毫不敢回想。

直到親手嗜父那一天以前發生的事，他不敢、也不要回想。

「恭彌，你醒啦？」揉揉眼睛，六道骸坐起身，「不好意思，我竟然擅自在你旁邊睡著了。」

「沒關係，算是特例允許。」

六道骸微微一笑。

藍色眼瞳比風更深遂，比泉更清澈，紅色眼珠像盛開的紅花石蒜也像燃燒的業火，卻怎麼的比陽光更溫暖，嘴角勾起的笑意是幸福，沒有任何悲傷沒有阻礙沒有野心，只是單純的幸福。

「那麼，我先去工作囉，現在時間早上十點四十七分八秒，睡晚了。」他起身，寵溺的摸摸雲雀的柔軟的黑髮，手掌的溫度有安撫人心的味道。

猛然拉住骸的衣角，造成的結果是他重心不穩狼狽的跌在自己身上。

「嗚喔！恭彌你幹什…麼…」

所有聲音瞬間靜止。

雲雀恭彌輕撫上他的頰，纖長的手指撫上他的右眼，初次見面時好像不是這樣子的，應該再更冰冷、更與這個人格格不入些，是什麼時候開始、又是為什麼會有那樣的光輝散發出來？

「好奇嗎？恭彌。」貼上放在自己眼上的手，骸笑了。

在他們倆分開八年的時候，這個人究竟發生了什麼他不知道的事，又或是受了誰的感化，右眼才會漸漸填入了感情，這點光是用想的就讓他不爽，是跳馬嗎？亦或另有其人？

雲雀噘起嘴，點了點頭。

「那你就算聽到了什麼，都不能生氣也不可以打斷我喔。」拿下雲雀的手，輕撫手背、指尖，然後十指緊緊交疊扣住，骸的語氣溢著泡泡似的溫柔，雲雀紅了臉，輕輕頷首。

然後他們追溯回八年前那段暗無天日卻溫暖甜蜜的日子。

由骸的口中說出雲雀拼命想淡忘的回憶，這次聽著卻有一番暖意。

——這隻眼睛啊，是鄰國的貴族替我裝的，把我真正的右眼剜出來丟掉了。

當他笑著說出這段話後，雲雀恭彌毫不留情的拿起厚厚的原文磚塊書朝他頭頂猛砸。

而後者當然發出一聲慘叫，抱住頭死命想維持最自豪的髮型。

【失去了眼睛就去找回來啊！不把那些人全都咬殺，只會在這裡苦笑像個男子漢嗎！】

然後他說著又是一記猛打，六道骸又發出一陣哀號。

【你說的倒容易，那時候我才三歲而已欸…我看那隻眼睛早就被丟到大海了吧…】奪走凶器原文書免得雲雀又暴走打人，骸哀怨嘆道。

【說的也是，原諒你吧。】

【欸！什麼說的也是啊！你剛剛已經先動手揍我了吧！】

【吵死了！書還我啦！我還沒看完！】

【我不要！萬一你又打人要怎麼辦！】

【我哪裡打人了！我打的是鳳梨！打的是S級罪犯！是為民除害！】

【你自己還不是跑來這裡坐牢了！哪有資格說我啊！】

雲雀突然安靜下來，找不出任何反駁六道骸的話。

的確，他已經不再是一個王子的身份了，是落到專門關重大罪犯的宮廷地下牢獄，幾個月以前他還在後花園裡和雲豆、母后以及父王嬉戲，現在他卻淪到要和這個擁有危險能力的男孩住在這種不舒服的地方。

一把搶回書本，他忍住眼淚繼續看書。

骸也明白自己戳到別人的痛處，內心想著有沒有什麼安慰他的辦法，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而且慚愧得想去撞牆，暗暗痛斥自己是個白痴，怎麼可以惹得自己重要的人看起來一副快哭的樣子。

【吶…】雲雀先開了口，骸一愣，【你的眼睛，現在也很漂亮啊…】

他全身一顫。

從來沒有人會這麼和他說話，從前一起被抓去人體實驗的朋友不是死了就是各奔西東，

不會有人和他吵架，不會有人拿書打他，也不會有人說自己的眼睛很漂亮。

一瞬間他只感覺有什麼溼熱的液體不停從眼匡溢出。

【你…你不會覺得…覺得我拿回原本的眼睛…比較…比較好？】嗚咽著，他揉揉眼睛，一藍一紅，兩隻眼睛都泛著淚水，兩隻都是他的眼睛。

察覺到對方濃濃的鼻音，雲雀闔上書，拿出手帕遞給骸。

雖然知道自己也哭出來就太難看了，雖然早就規定了自己不可以看到別人哭就跟著哭，但是雲雀的眼中的淚珠終於不爭氣的落下——必定是因為六道骸對他而言有些許的不同吧。

趁六道骸接過手帕時抹去眼淚，雲雀輕聲安慰，他從來沒看過六道骸哭泣。

——但是他決不容許被六道骸看見自己哭泣。

【雖然你的左眼像大海一樣，是很漂亮的顏色，但是你的右眼也紅的很漂亮啊，所以、所以——…】

「所以，接下來還想聽的話，恭彌就要跟我說關於那個小男孩的事。」無良的燦笑將雲雀恭彌從過去拉回現實，在六道骸柔柔的語音裡他彷彿真的回到從前，沉溺於那個軟弱的自

己曾和六道骸相處的每分每秒，甜甜的記憶。

但聽到這裡，他一肚子火直往腦上衝。

「不要！你不想說就算了！少拿這個當籌碼！」撇過頭，把賴在自己身上的六道骸一腳踢下床，忿忿罵道，「滾去做你的工作！今天別讓我再看到你！」

「開個玩笑而已，恭彌真是愛生氣呢。」不以為意的笑了笑，六道骸趁雲雀不注意時在他唇上偷了個香，然後閃過迎面飛來的枕頭和檯燈，哼著歌走出房門。

如果雲雀今天還是打算睡自己房間的話，那麼他這個遵守主人命令的可憐執事就要去雲雀房裡睡了。不過，對他而言除了見不到親親主人之外，應該也不算什麼壞事。

坐在床上的雲雀撫上唇，啐了一聲。

「就算你不說…我都已經想起來了啊…」

將頭埋進棉被裡，雲雀的臉紅的像要出血似的。

一點一滴想要忘掉的記憶，全因骸縈繞在耳邊的輕柔語音甦醒。

——所以，就讓那只右眼一起轉動吧。

總覺得，已經有辦法面對過去的記憶了。

不論是對自己，還是對六道骸。

*

從本國傳回來的消息是如此震撼。

雲雀恭彌起初會突然想來加百羅涅的原因無非是為了能讓六道骸和跳馬迪諾聚一聚，以敘多年舊情，但現在的他坐在緊急飛往並盛國的私人飛機上，情緒十分焦躁不安。

六道骸坐在他的旁邊，撇開頭噘著嘴，氣得一句話也不和他說。

而草壁哲矢則是不安的看向兩人，一下子俯首一下子仰頭什麼話也不敢說，氣氛陷入僵局，和八小時前和樂融融的感覺相差甚遠。

畢竟八小時前發生的事情，太令人震驚。

「王子殿下、草壁先生、骸！聽我說，並盛國現在有危險了！」打開六道骸的房門，跳馬迪諾帶著幾名部下大聲宣佈，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房裡只有雲雀恭彌一個人。

「危險？」冷冷的抬眼，雲雀放下手中的咖啡杯，「什麼危險？」

「呃…草壁先生和骸呢？」迪諾怯怯的問，聽骸說現在這個雲雀恭彌不必再穿上女王裝備，因此也不用顧慮到女王的身分及地位，脾氣當然就更加暴躁，搞不好的話會像那天一樣拆了窗戶拿來丟人。

「不在，自己去找。」

「嗯…喔…」無言看著雲雀又繼續啜飲咖啡，迪諾心想這個王子怎麼一點都不關心國情，若換成是自己，身在遠方又聽聞自己的人民正遭受戰火的痛苦，早就要瘋了，為什麼這個人還可以在這裡自在的喝咖啡？

「骸君——！」

一份報紙重重摔在廚房流理台，正為自家主子做午飯的六道骸不慌不忙的停下菜刀，關火，抬頭，草壁哲矢慌張緊繃的難看臉色映入眼簾。

「怎麼了嗎？草壁先生。」

「你看這個，為什麼在我們不在的時候會發生這種事情？」指著報紙上斗大的標題，草壁哲矢頭痛的撐著額，頭上滲著汗珠，內心不安緊張的情緒澎湃。

六道骸晃了晃腦袋，不以為意的接過報紙，尚沉浸在剛才和雲雀親密的美好幸福中，但接著映入眼底的白紙黑字卻讓他立刻清醒。

——『並盛帝國遭受鄰國軍事突襲，邊境地區五十餘人死亡，兩國情勢危急』

「怎麼…又是戰爭…」抿緊下唇，六道骸微微顫抖，他約定好的、他約定好的，曾經和那個男孩的諾言，他絕不會忘的約定，閉起眼彷彿當時的星星就在天空閃爍，由他親口說出的一字一句那麼堅定的又將在耳邊響起。

【我想要拯救這個腐敗的世界。】

細瘦的手指小心翼翼拂過慘不忍睹的傷口，六道骸平靜的說著。

男孩略為訝異的抬起頭，凝視著他一藍一紅的雙眼，什麼也沒說。

三歲被貴族人體改造，被凌虐，逃走，卻被王族抓進監獄，眼睜睜看著心愛的人被殺，逃走，被收留，被丟棄，然後再抓回牢裡。

十六年的光陰大半都在牢獄裡度過，但他時常抬頭望著高窗外的天空，盼望著會不會飛進幾隻小鳥，然後帶他一起逃走，接著他想創造幸福的世界，給每個人暖洋洋的笑容，遇見男孩之後更加強了這個決心。

可是最後他連男孩都救不了。

「草壁先生，我們趕快回去，一定要阻止戰爭的爆發…」抿起下唇，握緊了拳頭，骸摺好報紙就要衝出廚房，「快點，我們先去找恭彌，不能再多逗留了！」

「等等…骸君！」握住六道骸的手腕，草壁屏息，「其實…其實恭先生他…」

「恭彌！」

房門砰的一聲撞開，六道骸衝進房裡，神情怒不可遏，後頭跟隨著草壁，看著正在談話的兩人，跳馬迪諾一臉吃驚，雲雀恭彌則是一副在思考著什麼的神情。

「你聲音太大了…骸？」抬頭看見六道骸憤怒的臉孔，雲雀心裡湧起一股不安。

「那天我沒打掃到，你鎖著的另一個房間…」一步一步走向雲雀，骸的聲音明顯溢滿了怒氣，「房間裡…放的是不是你要發動戰爭的軍機資料！」

雲雀恭彌的瞳孔在一瞬間放大，他看向縮在骸身後瑟瑟發抖像是等待挨罵的草壁哲矢，明白大概發生了什麼事，立刻又恢復了冷靜，不疾不徐的放下咖啡杯，開口的語氣比雪還冰。

「啊，是這樣沒錯。」

親口聽到比傳言更讓人腦子一片空白，六道骸不可置信的瞪大眼。

雲雀的眸子有些渾濁，他認得那種眼神代表什麼，自己曾經也用過那樣的眼神看過他，那是充滿了仇恨的眼神，怒火直直燒進腦袋，他猛的揪住雲雀的領子往上扯，迪諾和草壁大吃一驚。

「骸！你在做什麼！恭彌他是王子啊！」

「骸君！別這樣！背後是有原因…」

伸出手，示意什麼都別再說，急欲辯解的草壁乖乖住嘴，房內頓時安靜下來，六道骸眼底閃過一絲意外，雲雀恭彌毫不畏懼的直視六道骸憤怒的眼神。

「誰都別出手，這是我和他之間的事。」

「不是！這根本不是你我之間的事！你知道五十個人的命就這樣沒了嗎！」骸理智崩潰的大吼，狠狠揪緊了雲雀的領子，他痛苦的呻吟一聲，呼吸越發急促，草壁和迪諾不能做任何事也不能阻止，看到剛才還甜蜜的兩人吵成這樣，又焦急又難過卻無能為力。

「不管你…怎麼說…這都是…我…自己的決定…」即是呼吸困難，雲雀仍絲毫沒有任何掙扎的動作，一睜眼，雙眸堅定的看向六道骸，那是湛藍色的清澈。

他一怔，鬆手。

雲雀狼狽的跌在地板上，咳了好幾聲，六道骸蹲下身，扣緊他的下巴強迫他直視自己。

異色瞳和湛藍色眸子相接，雖然他們還是怒目相視，但骸眼裡的怒氣已明顯減了不少，多的是一點懷疑和溫柔，雲雀的瞳中依照有著清澈而堅定。

「我相信你這次。」

然後他粗暴的在雲雀唇上一吻，悻悻然拂袖而去，不管震驚了多少人。

不久，他們三人打包行李，匆匆辭別了跳馬迪諾等人，搭上飛機離開加百羅涅。

——於是造成了現在的狀況。

六道骸望向飛機窗外的景色，藍藍的一片什麼都沒看到，說實在的他也不期待三萬多公尺的高空還能看見什麼，但他就是不想轉頭去看雲雀恭彌。

腳步聲響起，他知道草壁正朝這邊走來，和他旁邊的雲雀說了些話，他努力將注意力放在那些無趣乏味的藍色上，不想知道他們究竟說了些什麼，但是草壁刻意放大音量說的那句「我去廁所一趟」讓他沒聽見都很難。

腳步聲又響起，然後逐漸變小，消失。

「執事。」

骸震了一下，那是雲雀的聲音。

第一次不喊他的名字。

「有事嗎？殿下。」

他應了一聲，感覺心在揪痛。

但雲雀並沒有像平常一樣說著「不要叫我殿下」然後一拐打過來更讓他心痛。

「我…」

隔了很久雲雀才說話，卻只說了一個字就打住，聽起來就像喉嚨卡住了似的。

等了好一陣子，下文都沒有出來，骸開始不耐煩，這樣根本就不像平時乾脆俐落的雲雀恭彌，他又將注意力放回窗外那片無趣的藍色——直到雲雀哽咽的聲音響起。

「我是真的愛你。」

拋下這句話，雲雀猛然起身離開座位，愣傻的骸雖立刻回頭，卻連眼神都來不及對到，只看見雲雀倔強用袖口抹去眼淚的背影和從廁所回來的草壁擦身而過。

接著響起廁所門用力關上的聲音。

「骸君，你說了什麼惹恭先生哭了？」草壁微慍又責備的眼光看著他，讓他心中的罪惡感更加擴大，自己根本什麼也沒說，先開口叫他「執事」的人也是雲雀，怎麼到最後好像自

己是那個罪該萬死的？

「我…我只是叫了他『殿下』而已…怎麼就…」他只好支支吾吾的把實情以告，只見草壁一開始蹙緊的眉頭緩緩鬆下來，最後安撫似的拍拍尚處於吃驚狀態六道骸的背。

「其實…恭先生他發起戰爭都是為了你。」

骸訝異的張嘴，差點就脫口而出「要唬爛也要有個限度，我哪有什麼戰爭要打」，但是草壁伸出手指著的東西卻讓他一瞬間把下文全都吞回肚裡。

那是他的右眼。

看著骸驚訝的神情，草壁終於娓娓道出事情的真相。

「我們幾年前調查到鄰國，也就是艾斯特拉涅歐帝國，他們的王族和貴族都在進行違法人體實驗，那次是由恭先生親自潛入的，他在那裡的改造名單上發現了你的名字，也得知了你的右眼是被人體改造而來的，從那時候起，他就下定決心要攻打艾斯特拉涅歐，不僅要把那裡受苦的孩子全數救出，也以替你報仇為主要目的之一…所以，雖然恭先生吩咐我不准說，但是我想你們不該在繼續誤會下去了。」草壁嘆了口氣，使給他一個意味深長的眼光。

六道骸當下只覺得腦中一片空白。

對著雲雀恭彌大吼，揪住他的領子，粗暴的吻，叫了他不喜歡的稱呼，自己盛怒扭曲的

可怕臉孔，全都給了處處為自己著想的雲雀恭彌？

令他驚訝的是，雲雀是如此深刻的愛著他，從第一次見面開始，從最初的指路、遞手帕，後來他決心為男孩報仇，用混濁的眼神瞪著雲雀，到後來他刻意不讓迪諾和自己相認，當著他的面狠心撕碎男孩照片——……

一次又一次，雲雀自始至終都是愛著他的，為什麼他從來沒有把這些串在一起過？又為什麼他從來沒有好好珍惜？為什麼還要狠狠傷了那個人的心！

「恭彌！恭彌！你在裡面對吧！求求你出來！」狠狠敲打著機艙廁所的門，六道骸使盡力氣的大喊，雲雀每一聲啜泣都刺進他的心口，血淋淋的疼痛感。

「我都明白了…都明白了，你出來好不好…」

「…是哲…告訴你的…？」裡頭帶著鼻音的疑問小聲傳來，骸聽了好不心痛。

「不，是我自己想到的。」

「你騙人。」

「就是要把你騙出來啊，恭彌，讓我道歉，讓我看看你，好嗎？」貼上門，骸放柔了音量，聽見雲雀在裡頭的呼吸聲漸趨平穩，然後是一陣放下心來的笑聲。

骸靜靜聆聽著，感覺焦急的心平靜下來，以後絕對不會、也不要再對恭彌生氣了。

想著，暗暗在他的執事法則，添入了新的一筆。

*

「你以為你是誰？趴在地上舔我的腳背都不足以彌補你的錯。」

幾分鐘後雲雀終於從廁所走出，淚痕應該是洗掉了，但是紅腫的眼睛讓六道骸看了心微微揪痛，撲過去就要抱緊他好好彌補時卻立刻被撂倒在地板上。

於是他終於想起平時的雲雀恭彌不是這麼容易哭泣也不是那種一般在世人眼中被稱為「弱氣受」的角色，應該再更霸道更任性更暴力才是，像個女王。

「如果這是恭彌的希望，要我舔你的腳背也願意啊。」抓住雲雀的腳踝用力一扯，讓他重心不穩摔到自己身上，六道骸燦爛的笑著，惡趣味的開始脫起雲雀的鞋襪。

「不要！很髒…我說了舔腳背都不能彌補你沒聽見嗎…」紅著臉大力掙扎，眼看骸的舌尖就要碰上自己的腳，他突然掰過六道骸的頭強迫他直視自己。

「要贖罪的話，你就只有愛我這個選項。」

六道骸先是一愣，看雲雀紅著一張臉穿回鞋襪，他笑了。

深刻的，幸福的，什麼戰爭什麼約定什麼男孩的，全都拋諸腦後，他只知道自己深切的

愛著雲雀恭彌這個人，只要是他的決定，都會決心服從，跟到最後。

他站起身，接著伸手扶起穿好鞋的雲雀，兩人站著對視了幾秒鐘，彼此嘴邊的微笑讓幾分鐘前的吵架像是不存在的夢，被原諒的感覺卻又明顯的刻印在心底，一痕一劃要他們永不忘記。

——然後，六道骸深深的鞠了個躬。

「遵命，我的女王陛下。」

雲雀擰起眉看似有些惱怒，但嘴角的弧度依然不減，「女王陛下」這個稱呼他是不喜歡，但是　既然六道骸加了個「我的」，那他也就無所謂了。

待在座位上聽著一切的草壁哲矢，放心的閉上眼，揚起了唇線。

「王子殿下，您終於回來了，艾斯特拉涅歐方面有史者要來和您談判，已等候多時了。」

史畢亞慌慌張張的跑向進宮的草壁哲矢，身後跟著幾個下人接過六道骸手上的行李，草壁蹙起眉，看向雲雀恭彌等待指示。

「他們在哪裡，我去。」雲雀慢條斯里的開口，在場所有人嚇了一跳。

「怎麼可以！」更意外的，最先回答的不是草壁也不是史畢亞，而是六道骸。「你遇到

危險不就糟了嗎？更何況事端是因為我，我去！」

「不行，還是我去吧，這是我應盡的義務。」草壁挺身而出，骸和雲雀看著他，的確，現在讓草壁以王子的名義去是最名正言順的，場面頓時陷入沉默中，連下人也沒有說話，史畢亞看著他們，終於打破沉默開口。

「不好意思，但是對方指定一定要王子殿下一個人出席。」

他們三人互相對望，彼此都知道該怎麼辦。

雲雀恭彌咬牙緊握著拳頭，草壁哲矢蹙緊眉心眼神露出堅定，六道骸擔憂的看著他們兩人，他知道雲雀非常想把實情說出去，也知道他內心十分自責，雖然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在阻礙著他，但既然是他們之間的決定，六道骸便一點干涉的餘地也沒有。

雖然他確實注意到雲雀朝自己看了一眼。

「我知道了。我們先去準備，把地點告訴我。」

直到雲雀的語音響起，一群人才各自散開。

心沉沉的，抿著唇，誰都說不出話。

「哲，發生了什麼事就立刻大叫，我和骸在門外守著。」雲雀倚在牆上看骸為草壁打領

帶，三人正站在會議廳前，因為事先就吩咐誰都不准來所以沒半個下人守著門，但是艾斯特拉涅歐的使者，據說有十名，正在裡頭等著。

「是的，恭先生。」

「還有，如果叫不出聲，我給你的暗號機隨身帶著，我也會進去。」

「是的，恭先生。」

他們倆對望一眼，眼神充滿了堅定與信任。六道骸打著領帶，深深佩服這兩人，雖然某一層面上自己應該吃醋才對，但是他對草壁的尊敬遠遠超過了妒忌。

打好了領帶，他拍拍草壁的肩膀，微笑。

「別死了啊，草壁兄。」

「我不會的。」草壁看著他，也笑了，轉身開門進入會議廳。當門緩緩闔上前，他們看見約十個人穿著西裝坐在皮椅上，以及草壁的背影。

「他會沒事的，對吧。」斂下眼，雲雀的神情與其說是擔憂，更多的是不安。

「與其擔心別人，不如先擔心自己吧，並盛國王子雲雀恭彌。」

陌生人的語音伴隨槍上膛的聲音響起，兩人的瞳孔一瞬間放大，回過身已被前後包夾，艾斯特拉涅歐的殺手約十多個，拿槍指著兩人的腦袋。

接著，裡頭傳來草壁哲矢一聲慘叫，雲雀的臉一陣鐵青。

「哲！」

「先別動！恭彌！」瞬間將欲衝進廳內的雲雀拉入懷裡，六道骸大聲咆哮。

「放開我！骸！哲他…」

倏的，雲雀停止了掙扎，骸的胸膛緊貼著自己的頭顱，狂亂的心跳在耳畔響著，如大鼓急槌，懷裡的溫度很暖，抓住自己的手溫卻異常冰冷，他抬頭，看見骸也一樣和他鐵青著臉，嘴角的微笑很明顯就是裝出來的。

「你們…早在三天前就秘密攻陷這個國家，佔據了這個皇宮對吧。」摟僅懷中的雲雀，血紅色的右眼開始轉動，雲雀知道他正在讀那些殺手的內心。「然後你們意外發現最高統治者並不在這裡，所以放出假新聞引我們回來，沒錯吧。」

「不愧是六道骸，那隻右眼當初為你裝上果然大有用處，只可惜最後逃走了啊。」其中一名中年男子冷笑一聲，骸認不得他，但是聲音非常耳熟，他知道那是當時的實驗者之一。

「我們早就得知你們要攻打本國的消息，當先下手為強啊。沒想到堪稱最強的並盛帝國也不過如此爾爾，連將軍都不知道我們的潛入，正準備從邊疆趕回來證實這項假新聞呢。」

雲雀怒瞪了他一眼，眼神充滿了殺氣。

當初在加百羅涅聽到這項新聞認為沒有回來的必要，就是因為他知道鎮守東南西北方的將軍，澤田綱吉、山本武、獄寺隼人、笹川了平都十分強悍，沒那麼輕易被艾斯特拉涅歐這種小國給軍事突襲，死了五十個人更是不可能。

雲雀咬牙，輕輕推著六道骸的胸膛，他鬆開了手。

「死之前有什麼遺言要說？」抽出雙拐，他毫不客氣的問。

「真是狂妄啊，難道你沒看到現在的狀況嗎？是十五個人對兩個…」

「這就是你的遺言？」

挑起眉，雲雀勾起一抹冷笑，殺氣強大到誰都覺得惡寒，領頭的男人面對恐懼本能的將身子往後挪了挪，額角冒出一絲冷汗，雲雀恭彌絕對不是好惹的角色。

「開槍！」

槍聲此起彼落，上膛，然後又槍響，一聲六道骸激動的咆哮，遠處傳來好幾個女僕恐懼的尖叫聲，並盛城頓時失去安寧，正要進宮的四位將軍驚訝的抬起頭，但不一會兒聲音又完全靜止。

會議廳的門大大敞開，六道骸肩上扛著中了兩發子彈的草壁哲矢，手中抱著雲雀恭彌，跨過地上滿佈的屍體，怒氣沖沖的往北塔閣樓大步走去。

那裏是目前城堡內最隱蔽的地方，是個花園，有時候雲雀會跑去那裡喝咖啡，晚上去那裡欣賞星星，一年多來他們的時間有不少都耗在那裡。

「骸，放我下來，不過是腳中了幾發子彈…」

「中了八發還不夠嗎？還是你想死？搞不好你再也站不起來了要怎麼辦！」

雲雀噤聲不語，確實剛才是自己太大意了，只顧著要衝上前咬殺，完全感覺不到中彈的痛楚，若非骸一直在後面大叫，他還真不知道自己已經中了那麼多發子彈。

「恭先生，別擔心，看來子彈並沒有打中主動脈，傷口也沒有很深，我們之後…」

「之後如何？你們不會有人生還的。」

上膛，槍口緩緩對準雲雀恭彌的腦袋，一聲熟悉的聲音傳來。

六道骸的瞳孔瞬間放大，感到胃一下子抽緊，他不會認錯這個聲音，那是他第一次來到皇宮見到的人和他談話的人，第一次在皇宮砍傷的人，他絕不會認錯，僵直身子回過頭，果不其然是那個熟悉的身影。

——史畢亞。

＊

「跟我們回去吧，骸先生，你可是艾斯特拉涅歐王位的唯一繼承人啊。」

那冰冷的聲音伴隨著令人震驚的事實響起，六道骸的腦袋一下子刷白，雲雀恭彌焦急著從骸懷中掙脫，隱忍著雙腿傳來的痛楚，抽出短槍指著眼前人。

「這是怎麼回事，把事情說清楚！」握著槍柄的手在微微顫抖，他不習慣用槍，說實在的也不太會用槍，但是扔出拐子需要用到腳的力量，他深刻感覺一枚子彈會因他任何動作往裡頭陷，搞不好的話就會真的像骸所說的——再也站不起來。

史畢亞睥睨了他一眼，不屑的嗤哼一聲。

「還是算了吧，並盛的王子，憑你…」

「快說！！」

骸震驚的望著雲雀顫抖的背影，他知道，和迪諾見面的時候也是，在感覺到骸會有離自己遠去的可能時，雲雀總是異常的激動，而且非常看得出不安。

他看了史畢亞一眼，將雲雀摟入懷中。

「如果現在不按恭彌的指示做，我是不會乖乖聽你的話的。」六道骸揚起一抹微笑，但實際上　他在想的並不是這回事，從很久以前他就猜測史畢亞不換工作留在皇宮，不是太

無能就是別有居心，但他從沒想到會變成今天這種局面。

再者，雲雀曾在他刺傷史畢亞不久之後，向他坦承並沒有見過這個侍臣。

只見對方蹙了蹙眉，扯出一抹難看噁心的笑，放下槍。

「六道骸先生原本是艾斯特拉涅歐現任國王第六個妻子的長子，在他母親因皇室內鬥而遭暗殺後，骸先生因為沒有了利用價值而送到秘密的人體實驗場。」

六道骸冷靜的聽著，對於過去的事情已經沒有多少記憶，就算知道自己的身世再坎坷，全都已經成了過去反倒才是事實，倒是雲雀恭彌瞪大眼，驚訝的看著六道骸。

他從不知道他們的過去是那樣相像。

「之後，國王的各個繼承人因王室內鬨以及國家內亂而相繼遭到殺害，人們都說是因為詛咒之眼落到了骸先生身上，而他又逃離艾斯特拉涅歐的關係，因此王族才會受到詛咒，並開始謠傳只要接回骸先生，艾斯特拉涅歐將得以恢復平靜。因此，我被派來並盛臥底，看到了將來應徵執事的履歷有一張寫著骸先生的名字，並收到祖國要暗中帶回骸先生的命令，並傳出只要成功帶回骸先生，就會給予豐厚的獎賞。」

「所以初次見面時，才會和我說草壁先生的壞話？」冷冷看著對方，骸不客氣的插嘴。

「沒錯，包括那一次放出為數三十名的殺人犯讓您和雲雀恭彌之間產生誤會，讓你們之

間的感情變差，最後在抓住適當時機勸您回艾斯特拉涅歐，就不必發動戰爭了不是嗎？」

「但是你萬萬沒想到我和恭彌的感情越變越好，於是就趁我們不在時出此下策，對吧。你到底還知道我們多少，又藏了多少秘密？」抱緊懷中的雲雀，骸惡狠狠的瞪著史畢亞。

「要說秘密的話，那邊的王子不是藏的更多嗎？完全造成我調查上的阻礙。」

槍聲突然響起，連反應都來不及，子彈直直命中雲雀的左胸。

瞪大眼，鮮紅的血液猛然竄出，衝擊讓他往骸的胸口撞，他唯一能感覺到的只剩下鮮血的溫熱，以及六道骸懷中暖暖的感覺，最後映進他將闔上眼簾的是骸蒼白的臉。

想扯出微笑安慰他沒事，但是身體彷彿已經不再是他的。

「恭彌！！」

草壁哲矢激動的咆哮在身後響起，史畢亞的槍口轉向自己的腦袋，懷裡的雲雀似乎失去意識了但還活著，痛苦的呼吸像在死亡邊緣掙扎，子彈估計是卡在大動脈附近，沒有波及心臟。

他轉動右眼，血紅裡的數字變換成一，雲雀的呼吸漸漸平穩下來，沒有搭理史畢亞槍口的威脅，只是看著因他的幻覺暫時消除痛楚的雲雀，內心湧上一股熟悉感。

曾經笑了又哭，哭了又笑，直到眼淚流乾了，他掛起虛偽的笑。男孩是第一個戳破他假

面具的人，但是無力的他無法保護，現在懂得運用能力，以為自己變強了，卻還是讓他最重要的第二個人接觸了死亡邊緣。

當他再抬頭時，眼裡已充滿騰騰的殺氣。

「我活了十六年，艾斯特拉涅歐沒顧及四分之一的光陰，獄卒都好過我的父母，憑什麼要我回去？」右眼的數字轉為三，骸沒有鬆開緊抱雲雀的手，瞬間好幾十隻毒蛇落在史畢亞的身上，他慘叫一聲，丟下槍與毒蛇陷入搏鬥。

「住手！住手！只要回到祖國，榮華富貴都是你的！還可以見見親生父…」

「那種人有什麼好見的！你傷了雲雀恭彌，就用六世的命來抵償！」骸接近崩潰的怒吼，右眼的數字化成一，地上猛的竄出幾百條蓮花莖，狠狠捆住史畢亞的四肢，對方發出的慘叫淒厲而尖銳。

「草壁先生，我們先走吧，和恭彌的傷勢比起來，那傢伙連個屁都不值。」輕叩上雲雀的額頭，骸挺起身，讓受傷的草壁攙扶著他，越過史畢亞走出空中花園。

草壁恐懼的回頭一望，史畢亞不停的尖叫，毒蛇攀上他的四肢噬咬，花莖越纏越緊，，他的叫聲越慘烈，最後當大門關上前，草壁親眼見到花莖將他活活分屍的慘狀，六道骸卻冰冷的毫不動搖。

關上門，聽見血液濺上門的聲音，一股反胃感襲來，他不由得想吐。

「可怕嗎？草壁先生。」六道骸看了他一眼，扯出一抹苦澀的微笑。

「骸君，我不懂你為什麼能冷靜的面對那種畫面。」看到骸終於笑了，草壁的反胃感消除不少，感覺又是平常的那個六道骸，他安心下來。

「在我的記憶裡都是這樣的，從人體實驗開始，然後在牢裡…」說著，他打住，對用同情眼神看著他的草壁微微一笑，走下樓梯，實在不忍說出那個男孩的最後的模樣有多慘。

想著，抱著雲雀的手又更緊了些。

「草壁先生，宮廷已經不再安全，秘密也不再是秘密，誰都不能夠信任，就連在城外守候的將軍也一樣，現在只能靠我們自己，你知道有哪個比較隱蔽的地方有醫院嗎？」單手摟著雲雀，骸打開宮殿暗門，這是當王族有危險時用來逃離的地下通道，走出去會直接通到鮮少人去的後花園，男孩曾經帶他走過。

草壁扶著骸的肩膀走進通道，關上門，低頭細細思索。

「…在後山，離後花園挺近的，海拔兩千多公尺的地方有我和夥伴的秘密據點，這件事我從來沒在宮廷說，恭先生應該也不知道。」看著骸疑惑的眼神，草壁繼續解釋。

「從前我是地方上黑道老大的兒子，被皇家查緝到後就往後山跑了，別擔心，我的夥伴

有很多都是醫生，恭先生受傷時也是在那裡治療的。」

骸點點頭表示明白，接著他們一路都沒再說話，就連走出通道趕往後山時，除了雲雀偶爾喃喃的夢語，誰也沒再說什麼，心和氣氛一樣沉重。

草壁家的秘密據點蓋的十分隱蔽，若不近看真的看不出來這裡有棟建築，屋子有五分之四都蓋在地下，露出的五分之一還用藤蔓緊緊包裹，而且還是建在茂密的叢林裡。

裡頭一群長相凶狠的飛機頭笑著歡迎草壁和雲雀的歸來，然後火速將雲雀送進醫療室。

「治療前…先…讓我和…骸…說話…」

雲雀的清醒之後第一句話讓原本吵雜的氣氛一瞬間安靜下來，他躺在病床上痛苦的喘著氣，此話一出，眾人立刻識相的退出病房，多數攙扶著草壁去處理傷口。

骸在床邊跪下來，緊緊握住雲雀的手。

「有什麼重要的事，我都聽你說，但還是傷口比較要緊，不是嗎？」輕撫著雲雀的黑髮，骸溫柔的語音落進雲雀的心裡，他的淚水停不下來的滑落。

他激動的哭了。

骸正感到訝異時，雲雀伸手揪住他的領子，將骸的臉拉的很近很近，近到呼吸都停留在彼此的臉上，六道還清楚的看見雲雀湛藍的瞳孔完全被淚水染濕。

「我已經…活不下去了…所以、所以…我一定要把話說出來…」

骸並沒有激動的反駁雲雀對生命絕望的事情。

他知道現在應該讓雲雀把話先說完，安靜又心疼的看著他，骸抿著唇點了點頭。

「我…就是你記憶裡的…那個男孩…」

*

六道骸蹙起眉，事實一字一句烙刻進他的腦袋。

雲雀的淚水不停的流出，他是第一次看見他這麼激動，為了要告訴自己事實他鼓起了很大的勇氣是嗎？為什麼感覺又像是自己再一次把心愛的人給惹哭了呢？

輕叩上雲雀的額，異色瞳於湛藍色眼瞳是第一次這麼近的相接，近到雲雀的淚水幾乎要流到自己臉上，他在雲雀平常孤傲不群的眸子裡，看見恐懼與不安，那是對死亡的。

「我之前大概就這麼猜到了，恭彌，你在說出『雙胞胎兄弟』的時候，視線往左上角飄了，而且語氣並不堅定。」骸溫柔的輕聲道，感到雲雀發出一聲嗚咽，淚水又潰堤出來。

「先別說話了，對傷口不好，醫生剛才和我說，只要接受治療平安度過今晚，你就能活

下來。」雖然機率只有三分之一，但是六道骸並沒將後者說出口。

「如果…不能說話…我就將…記憶交給你…」摟住骸的頸子，幾乎是用咬的吻上他的唇，雲雀那雙溢著淚水的眸子堅定的看像骸一藍一紅的眼睛，表示已經全部都放到骸的手中。

「代替我…去面對我不敢憶起的過去…」

骸沉默的點點頭，這才轉動右眼，讓雲雀陷入一片昏睡。

他自己則是踏進了雲雀恭彌十六年的生命。

「恭，過來吧。」

女人招了招手，五歲男孩停止把玩手上的黃色雀鳥，往她那裡奔去。

父王，母后，獨生子。

曾經構築的幸福家庭。

年幼的雲雀抓緊兩人的手，在相機前笑的一臉幸福。

不久，國王和皇后大吵了一架。

小小年紀的雲雀躲在簾幕後往外偷看，湛藍的眼珠裡盈著恐懼。

「為什麼你要下這樣的決策！幾千萬的人民可能因你的一句話而死！」

「囉唆！我說了是五年後才實行！」

「五年後實行又如何？你又能確保時間會讓政策成功嗎？」

「不聽我話的女人沒有留在身邊的必要！來人！拖下去凌遲！」

母后是當場咬舌自盡而死。

父王的矛頭轉向了他，因為無法如願折磨已死的母后，將所有怒氣轉嫁到雲雀身上。

「你為什麼有那女人的氣質！那女人的長相！那女人的眼神！」一次的晚餐，男人生氣的將紅酒潑在雲雀的臉上，惡狠狠的咆哮，接著他搶過衛兵的武器，對著孩子就是一陣毒打，直到雲雀被打的遍體鱗傷頭破血流，他才丟開武器。

「前幾年不是抓到一個能瞬殺幾百名大人的孩子嗎？把恭彌和他關在一起。」

最後他惡狠狠的拋下一句「我看你還活不活的成」，從此斷絕父子關係。

很快的雲雀恭彌就被丟進地下監獄，然後遇見了六道骸。

「為什麼！為什麼你還活的好好的！」

三番兩次把雲雀揪住去，命部下毒打他一頓，男人開始變的歇斯底里，國家政事開始腐敗，牢獄裡莫名奇妙的又進了很多無辜的貴族，甚至最後將失去妻子的錯都推給了雲雀。

在那段日子中，和骸見面是他唯一的救贖。

——直到最後的日子終於來到為止。

「為了我，逃走。」牽起骸的手，感覺自己的手也在微微顫抖，這樣安慰他根本沒有半點效用，雲雀鼓起勇氣，看著六道骸的眼睛。

無論如何，一定要讓還逃離這裏。

他和自己不一樣，他沒有報仇的目的，他只想要看著外面的天空、只想要聞一聞暖洋洋的空氣，骸的人生已經夠慘了，他絕對不要因為自己牽制住了骸的自由。

最後好像應該說些什麼，這段日子對他的感謝，以及喜歡。

當被士兵脫出牢房時，聽著骸的咆哮，雲雀只知道腦袋一片空白了。

睜開眼時，眼前是滿地的屍體。

雲雀愣了愣，發覺自己還活著，外面下著大雨，牢房的門也開著，可是骸已經不在了。

摸摸肚子的傷口，發現臟器並沒有被刺到亂成一團，雖然血還是不停的流著，但是比起剛才的印象要好太多…不，是骸的幻覺嗎？

因為強烈的希望自己沒有受傷沒有死，所以現在是他倚靠骸的幻覺在行動？

他很明白這絕對撐不了多久，六道骸終究是一定會接受所見的事實，撐起身子，，按住血流不止的傷口，雲雀蹣跚跨過屍體往外面走去。

「我才…不會死…不會死在這種鳥地方…」

雨下的很大，如子彈一樣打在他的背上，不出他所料，幻覺開始逐漸崩毀，血像雨一樣的落下，染紅了街道，他聽得見應該還跑不遠的骸崩潰的哭聲。

一點一滴的，隨著骸的理智，雲雀的意識，崩毀了。

冰冷的雨珠打在他身上，說不清的冷，意識模糊中卻有種暖暖的感覺，鮮血和雨水混在一起，他瞇著眼看見自己還有生命跡象的胃和腸子，沉靜的閉上眼。

——骸…

完全失去意識前，一雙穿著雨鞋的腳映入模糊的視線。

那是草壁哲矢。

「草壁少爺，歡迎回來，今天在皇宮當臥底有什麼收穫嗎？」

「先別說這個了，快點救救這個孩子，他的臟器幾乎都毀了。」

啊…自己好像是得救了。

終於他奪回了一點意識，有一雙溫暖的手抱著他，閉上眼前他還見到了好幾頂飛機頭，陌生的空氣，陌生的聲音，陌生的景色，接著他再度睡著。

經過了整整六個月的治療，雲雀終於恢復了意識。

當他睜開眼睛時，看見的人就是草壁哲矢，他是黑道老大的長子，因為被王族查緝而被迫隱居山中，目前為了復興家族而到皇宮工作，擔任國王的傳令，並從他口中聽說是在被國王派去跑腿時發現將死的自己，於是毫不考慮的將雲雀救了回來。

「現在你還不能下床活動，不過我們的醫術很高明，只要持續復健，很快就能再下床活動了，到時候如果想去什麼地方或有什麼執著的話可以告訴我。」草壁笑著替他關了燈，吩咐要他多休息之後便離開了。

雲雀愣愣的坐在床上，聽見自己的呼吸、心跳，動了動手，確定自己真的還活著，掀開衣服看見肚皮上刻著好大一條傷疤，不敢想像半年前裡頭的器官通通掉出來的慘狀。

窩回被子，他什麼也沒和草壁透露，感覺自己就像成了一個啞巴。

靜下來聽見外面的雨聲，不知道骸現在怎麼樣了。

*

幾個月後雲雀終於能自由下床活動了。

草壁因為在皇宮工作，大概兩星期才能回來兩天，不過雲雀倒是和照顧他的那些弟兄們混的很熟，熟到只要見過他的人都會跪下來叫他老大。

他請人替他重製了一雙拐子，自己原本的留在牢房的床邊沒帶出來，這段時間他有空就練練身手，　也當作是復健，不過倒是可憐了那幾個弟兄。

等到最後的繃帶也拆下來了，他的復仇計畫也要開始了。

「想跟著我去皇宮？」正從冰箱拿出牛奶倒進杯裡的草壁哲矢訝異回過頭，看著那個身高比他矮一截的男孩扯著他的衣角，用小動物一般的可憐眼神望著他。

他遞給男孩一杯牛奶，困擾的抓了抓頭髮，後者乖乖的喝起牛奶來。

這個孩子自從醒來之後就什麼資料也不透露，連名字都不肯說，而且是在地下監獄附近發現他的，萬一這個孩子其實是罪大惡極的犯人要怎麼辦？他之前聽說了有一名八歲的S級罪犯逃跑了，而且恰巧和這孩子是同一天。

「你待在這裡很安全，而且大家都很尊敬你，你真的還要再回皇宮嗎？」

男孩給他的答案是微微的頷首。

草壁蹙緊眉，看見男孩的眼神如此堅定，他只好無奈的點了點頭。

「我是在國王身邊擔任傳令的，國王最近情緒有些不穩，記得別被他看到了。」

雲雀應了聲好，藍色的眼珠染上一層渾濁。

偌大的皇宮和以前一樣毫無改變。

草壁因為擔任國王傳令，容易遭別國殺手暗殺，雖然本身自己也就是臥底的，也沒安什麼好心，但他還是依照規定走隱密的暗道通進大廳。

「聽著，待會我見國王的時候，你就先躲在簾幕後面，好嗎？」草壁一路細心叮囑，雲雀敷衍的應了幾聲，心裡只盤算著待會要怎麼復仇。

不管是媽媽，或是骸，甚至自己，那個男人犯的罪已經不可原諒了。

更何況他身為一國之君，還放出假消息說母親是病死的。

握緊拳頭，拐子藏在斗蓬裡叮叮噹噹的響，他咬牙。

再見到父王時，竟發現他的面容無比憔悴。

雲雀依約躲在簾幕後，愣了愣，看著那個從前威風的男人有如行屍走肉。

「國王陛下，您今天身體還好嗎？」替國王倒了杯水，草壁鞠躬問道。

「不、不好…我彷彿每晚都能看見我的亡妻，我的兒子…」接過水卻失手讓液體都潑到了自己身上，國王的手抖的厲害，兩眼空洞無神。

「陛下，那麼今天的報告事項是…」

「別說了，你先出去吧。」

見國王無力的揮了揮手，草壁又掬了個躬，走下鋪著紅毯的階梯。

然後他猛然想起，簾幕後面還躲著那個男孩，自己就這麼出去了，要是國王還待在這裡不走的話，那男孩豈不沒有出來的機會？

草壁刻意放慢腳步，額角冒著汗，現在只好把男孩介紹給國王了，現在的國王這麼頹廢，應該不會去看過罪犯長什麼樣子的，不，這樣還是太冒險了…

「怎麼了？還不快出去，我想一個人靜一靜。」

「好啊，我就讓你永遠的靜下來。」

清朗的童音響起，雲雀從簾幕後竄出，冰冷的金屬拐子抵住國王的咽喉。

草壁大吃一驚，嚇得跌坐到地板上，國王也訝異的回過頭，對上一雙冰冷的鳳眼。

「記得我是誰嗎？你殺不死的兒子。」

咧開嘴扯出一抹冷笑，原以為自己會有些恐懼，但是那一刻卻好像完全失去了情感，握住拐子的手十分平穩，語氣也冰的不像是自己，透過父王放大的瞳孔他看見了自己的身影，眼裡沒有湛藍。

這樣一來就結束了。

當他聽見國王的遺言，手裡的拐子已經無法停下，一擊爆破父親的腦袋。

大口大口的喘著氣，雲雀不敢相信自己剛才聽到了什麼，國王的臉上帶著淚帶著笑，安穩的閉上眼睛像是自然死亡的，雲雀感到有什麼濕濕熱熱的液體不停從眼裡流出。

——他母親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

轉過身，拐子指向跌在地上雙腿發軟的草壁哲矢。

不屬於自己的血液滴上紅色地毯，雖然現在看不出來，但風乾之後將留下黑色的烙印，就和今天這個烙在心底的印記一樣，他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刻是多複雜的心情。

「我，雲雀恭彌，並盛帝國第十八代王位繼承人，在此以逼死皇后、謀殺王子、誣陷貴族，以及無故逮捕六道骸的罪名，將第十七代國王予以制裁。」

他相信草壁最後會向他磕頭宣誓永遠服從，並不是因為自己有威嚴有魄力。而是他看到了自己臉上的兩痕淚水。

幾天以後他們在國王的寢室裡發現了遺書。

上頭清楚寫著「我將不久於人世，如果我的兒子還活著，請將王位傳給他。」讓雲雀恭彌再一次放聲大哭，痛徹心扉的，像什麼緊緊揪住他的胸口，令他窒息。

接著，他們在廣大的後花園為國王舉行了葬禮，那天輕飄著細雨。

雲雀依然堅持不肯向外界公開自己的身分，因此即使全國人民出席，他卻穿著斗篷躲在角落，卻刻意細心打扮草壁，讓大家勿以為草壁就是那個即將繼承王位的王子。

熊熊大火燃起時，祈禱的人民終於都散了。

「草壁…我在此宣示，過去軟弱的我將同父王一起葬身於此。」雨珠打在他白皙的臉龐上，映著熊熊的火光，他遠望著正漸漸燒成灰燼的後花園，眼神堅定。

在這裡，撿到屬於自己的黃色鳥兒。

在這裡，拍下第一張和家人們的照片。

在這裡，和骸一起面對星空許願。

在這裡，火葬父親。

在這裡，火葬過去的自己。

在這裡，火葬和骸一點一滴的記憶。

——在這裡，永遠失去擁有骸的理由。

他感到喉嚨有些乾澀，感覺溼熱的液體在眼中打轉。

但從今以後，自己絕不會再輕易掉下眼淚。

在親口和骸說出事實為止，他絕不會正大光明的承認自己就是王子，因此就苦了可憐的草壁，成為了雲雀的替身，還被擅自改名叫什麼「雲雀哲矢」的，然後假裝自己收養了一個叫「草壁恭彌」的人，為了避免有人認出他們，還因此將皇宮的下人全都換掉。

草壁和他那群弟兄們被接進了皇宮，他們全都宣誓效忠雲雀，拋棄黑道的名義成為了專屬的士兵，話雖如此，那些人還是放假放的很閒，畢竟雲雀完全不需要他們保護。

由於草壁天天隨侍在他身邊的關係，雲雀終於開始一點一點的把事情告訴他，關於骸，

關於自己，關於父親和母親，關於在牢獄裡的生活，草壁十分的憐憫，也十分支持他，派使部下搜索六道骸的行蹤，最後查到骸正在跳馬迪諾的大宅裡安穩的活著。

但自從跳馬迪諾帶著還來過宮殿後，雲雀變得悶悶不樂起來。

「哲，骸在加百羅涅的跳馬那裡一點笑容也沒有，我想把他接過來。」接過草壁遞過來的水一飲而盡，雲雀搖著杯子，眼神有一絲黯淡。

「恭先生，恕我直言，魯莽的接過來他反而會起疑，您還是忍耐一下吧。」收走空杯子，草壁拍拍雲雀的肩膀，走到門邊關上燈，「時間不早了，您還是趕快就寢吧。」

雲雀在床上翻了翻身，半垂著眼簾。

不知道是錯覺還是奇蹟，總覺得自己每次在想著骸的時候，都能聽見窗外的雨聲。

幾天以後，雲雀收到了加百羅涅的大宅被毀滅，迪諾逃回祖國的消息。

還有六道骸已經被抓進地下監獄的事實。

「你們在幹什麼！我沒有叫你們這麼行動吧！」

「我們以為您…不想要看到跳馬和六道骸在一起…所以…就找了個理由把加百羅涅給

…」

「那骸被關進地下監獄又是怎麼回事？」

「因為我們特殊軍隊出發的時候…有普通士兵跟著要一起來…他們就發現六道骸是逃…」

「該死！！」

雲雀怒斥一聲，一群白癡飛機頭愧疚的低下頭。

就連草壁都不知道這件事沒來向他報告，接下來要怎麼辦才好…

「你，關進牢裡半年慫恿六道骸逃獄。」指著出主意的飛機頭，雲雀惡聲惡氣的命令。

「對他宣揚皇家有多爛多腐敗，然後說他重要的人就是被皇家給誤殺的。」

「恭先生…！」草壁正要喊出聲，卻被雲雀伸出的手給制止。

「就算是為了復仇，如果他逃獄成功，我就將他從犯罪名單上除名，以後就再沒有抓他入獄的理由了。」抑壓怒氣拂袖而去，雲雀帶著草壁走出門，忿忿拋下一句，「為了你們我還得去和加百羅涅道歉和結盟。」

不久後果然得到六道骸逃獄的消息。

為了引誘他進入皇宮，雲雀命令草壁向外宣揚要徵一名王子的專屬執事，果不其然引來了六道骸，於是他們開始排設圈套，讓骸一步一步掉進雲雀的網中，最後成為了待在他身邊的執事。

骸成為執事的第一天晚上，雲雀興奮的睡不著覺。

「恭先生，為什麼要這麼欺騙那個你很珍惜的少年呢？」草壁關燈前這麼問。

「那還用說，」鑽進被窩裡，雲雀臉上泛起一抹嫣紅。

「就算要花很長的時間，只要讓他重新快樂起來，叫我做什麼都不在乎。」

然後他綻放出一個難得的笑靨，心想著明天和骸的相處時光。

即使骸會用怨恨的眼神瞪著他，痛苦的感覺只要他一人來承受就夠了。

要讓現在的自己，帶給六道骸滿滿的笑容。

*

當六道骸從記憶的漩渦裡抽身而出，雲雀恭彌已動完了手術。

手術有些不順利，或者該說雲雀的情況比預估的要更糟，除了腿上的八發子彈可能讓他

無法行走之外，卡在心臟附近的那枚子彈更是糟糕，原本存活的機率已從三分之一縮減為百分之六，希望更加渺茫，甚至許多人已經開始祈禱。

骸走到雲雀的床邊。

太陽漸漸沉入山裡，夕陽的餘暉灑在兩人的臉上，血紅的顏色令人非常不安，雲雀眨眨羽睫，恢復了意識，對清焦距卻看見六道骸淚流滿面的容顏。

「恭彌……！」在床邊跪了下來，骸緊緊握住雲雀冰冷的手，痛哭流涕。

「你…都看見了…？」指尖輕輕摩娑骸溫暖的手指，他虛弱的一笑。

「為什麼…為什麼最後關頭才讓我看這些！我還沒做好失去你的心理準備…！」

「不會失去的…」撫上骸的右眼，雲雀的聲音輕輕柔柔的，指尖的溫度好冷好冷。

「我會在你眼裡的輪迴活著，活在你的溫暖的右眼裡。」

六道骸拼命搖搖頭，聲音已近乎沙啞。

「讓他轉動的是你…讓他溫暖的也是你…我只想用這隻右眼看你活著…！活下去！」

雲雀沒有回答他的話，只是用一種安心的眼神看著他。

這讓骸內心的恐懼越來越大，他不要、不想看見這種像是死前之人安詳的表情。

「說到眼睛，其實我一直沒有說…你的左眼…像海一樣的蒼藍，很漂亮。」

骸愣了愣，終於停下不斷從眼裡流出的淚水。

無論結果如何，要是自己哭成這樣，雲雀是無法放心下來的，到時候反而會讓他的求生意志又減少了說不定，就算是奇蹟也沒法發生了。

「那麼，恭彌的眼睛就是天空色的蔚藍啊。」他扯出一抹寵溺的微笑，異色瞳底透露著溫和與溫柔，卻深刻感到自己握住雲雀的手在顫抖。

「不論是從前，還是現在，恭彌的笑容總是能讓我安心下來，所以你笑一個吧。」

雲雀終於揚起一抹絕美的微笑。

撫著骸指腹的手指停了下來。

「我們要永遠在一起，骸。」

看骸點了點頭，感覺有什麼溫熱的液體滴到自己臉上，以及唇上最後的觸感。

他安穩的闔上眼簾，把來不及說出口的話，全都帶進漆黑之中。

——在我生命即將到達最後一秒前，只盼你緊緊握住我的手。

——那麼即使未來的路是慘烈的地獄，我也感到心滿意足了。

晨曦的光灑在雲雀恭彌白皙的臉龐上。

他擰起眉，深刻的感覺自己正在呼吸，而且非常平穩。

睜眼，他猛的坐起身，一股驚喜的感覺從心裡直直蔓延到血液甚至指尖。

——自己竟然還活著？百分之六的機率？

「骸！我活…」

下一秒，他所有的話都卡死在喉中。

從前只要自己生了病或昏倒，六道骸都會趴在床沿直到早上，或者至少留了封信，更何況這次不是病倒，而是在生死邊緣掙扎，但是卻什麼都沒有留下，不管是信，還是人。

「骸！六道骸！」

他試著又喊了幾聲，得到的回應卻是一群飛機頭衝進房裡痛哭流涕。

沒有骸，那麼他醒來就沒有任何意義，要他相信這裡其實是地獄都不為過。

他用了八年處心積慮換來的人，卻在一夕之間張開翅膀飛走。

——他真的不在了。

從那天起雲雀像行屍走肉一般活著，部下們四處查遍卻都沒找到六道骸的行蹤。至於並盛帝國，後來傳出東方大將軍澤田綱吉接了手，把艾斯特拉涅歐王國給毀滅，爾後又東征西討，擴大並盛帝國的規模，幾次有部下去詢問，卻都一去不返或被巧妙的理由避而不見，總而言之應該是不會再讓他們回去了。

可是關於六道骸的消息卻一點也沒有，像是風從窗戶溜走了一樣尋不著。

雲雀恭彌開始傳出自虐的傾向，口中甚至喃喃唸著「這不過是一場夢，還他還在夢境外等我」之類的話，撞牆或是割腕通通都試過，但被那些死忠部下時時刻刻盯著所以沒一次成功。

他說只要尋求痛覺，就能從夢境清醒。

但草壁哲矢心痛的一巴掌終於讓他承認六道骸不在自己身邊。

「殺了我吧，恭先生。」他說，「您這模樣要是被骸君看到了他會做何感想？」

痛覺殘留在臉上，他明白自己又恢復了從前的軟弱。

但是他無法遏止自己不放聲大哭。

之後的日子過了一年。

當並盛帝國忙著南征北討擴大疆土時，雲雀帶著草壁等人成立了風紀委員會。他們的工作是暗自解決內亂、人民的抗議、恐怖攻擊。

制裁的手段以鎮撫兼施為主，不過也多虧了這個在地下活動的團體，並盛帝國的秩序安定不少，倒真的達成了當初骸口中所說的「拯救腐敗的世界」。

雲雀說，他只是讓自己有一天看到骸時，能夠抬頭挺胸而已。

很快的，澤田綱吉統治了整片大陸，和海那端另一片大陸的加百羅涅帝國遙遙相對。內政部分風紀委員會處理妥當，外交部份也已經沒有任何障礙，草壁哲矢開始擔心雲雀恭彌的安危，雖然從前知道澤田綱吉的為人，但是近幾年南征北討的一點也不像他，他害怕澤田綱吉為了保住皇位會向雲雀發動攻擊。

對於此事雲雀本人反而一點也不在意。

「他要是敢發動攻擊，我就宰了他。」他咧嘴冷笑，這麼說。

但是他們的據點馬上就被發現了。

澤田綱吉親自上門求見。

只帶著幾名部下表示自己並無敵意，澤田綱吉由飛機頭部下的領路來到了草壁哲矢和雲雀恭彌所待的房間，然後恭敬的先行了禮，他們這才注意到澤田綱吉的頭上並沒有戴皇冠。

「呃…那個，今天來其實是想向王子殿下…啊，還有王子殿下的收養人，說明這幾年的一切的…」怯怯的說著，手不自主的顫抖，澤田綱吉這幾年下來竟然真的一點改變也沒有。

草壁哲矢退了一步，朝澤田綱吉敬了禮，退到坐在椅子上的雲雀身邊。

「澤田先生，其實真正的王子並不是我。」

「…啊？」

「這位是雲雀恭彌，並盛帝國第十八代王位繼承人，我只是他的替身。」

澤田綱吉錯愕到下巴都來不及掉下來。

有沒有搞錯啊！代代都服侍皇家為什麼他不知道！這是整人遊戲嗎？

雲雀恭彌猛然站起的氣勢立刻讓他收回這個想法。

鳳眼冷冷的瞟著他，光起立一個動作就讓全場安靜下來，完全具有帝王的特質。

「你要和我說的是什麼？」

澤田綱吉嚇的全身一顫，不知道為什麼，這個人並沒有散發殺氣，但是就是會讓他感到

害怕，好像從以前進宮的時候這個人就是這樣的，所以比起王子他更不敢靠近這個收養人，沒想到今天卻證實這邊這個才是真正的王子。

「我…我我我，我要說的是…我對皇室一直都是完全的效忠，從來就沒對王位有非分之想，更沒有要南征北討的打算，我只是恰巧在那天皇宮發生動亂時衝進去把艾斯特拉涅歐趕走而已，真正在這些年來當上國王戴上皇冠的並不是我…我我我我…其實我也只是一個替身！」

「要我怎麼相信你？這只是你的片面說詞。」雲雀冷冷的道，雖然他知道澤田綱吉的為人，不過要他完全信任別人終究還是沒那麼容易。

「喔呀喔呀？那我說的話恭彌就會信囉？」

熟悉的語音從澤田綱吉身後傳來。

一名隨從脫下斗篷，頭上藍色的鳳梨葉翹起，金色的王冠閃閃發亮，澤田綱吉責備的眼神彷彿在說「罪魁禍首就是你！快點給我出來解釋！」，草壁哲矢驚訝的瞪大眼，雲雀捂著嘴，一臉的不可置信。

——六道…骸？

「之所以會代理國王，只是想達成當初和恭彌的約定而已，而且病人就該好好養病嘛，國家大事就由我替你處理囉，我那天可是待在你身邊直到早上，確定你脫離險境了才走的喔。」跨過澤田綱吉大步走上前，六道骸脫下頭上的皇冠戴在雲雀的頭上，嘴角勾出燦爛的笑容，專注凝視著眼匡濕潤的雲雀。

「騙人…可是你…」

「我絕對沒有騙你。」

收起笑容，骸在雲雀面前跪了下來，托起他的手輕輕一吻。

「我，六道骸，在此宣誓永遠都是雲雀恭彌專屬的執事。」

不管未來遇到什麼困境，不管你是不是王子，不管是不是分隔兩地。

在我心裡，你永遠是我深愛的主人。

*

「你以為你是誰？趴在地上舔我的腳背都不足以彌補你的錯。」

當六道骸站起身要飛撲上去時立刻就被雲雀狠狠撂倒。

澤田綱吉和草壁哲矢倒是不約而同的帶著部下識相離場，留下打人的雲雀和被打的骸。

「不先說一聲就離開，你知道我這幾年來是怎麼過的嗎？」

「別生氣嘛，恭彌，我也真的想你想到快死掉…嗚噗！」

「那就正大光明的來見我啊！要給驚喜也不是這樣給的好不好！」

「嘎啊…我…」

直到六道骸真的快被拐子給打到骨折，雲雀才就此停手。

然後他高傲的冷視著趴倒在地上的六道骸，臉上泛起一抹緋紅緩緩開口。

「說，你要用什麼贖罪？」

六道骸抬起頭，燦爛的笑了。

這樣的場面、這樣的對話好像在飛機上似曾相識，他永遠都不會忘記當時從一臉認真的雲雀恭彌口中說出來的句子，直到現在都還鮮明的烙在底心。

站起身拍去衣上的塵屑，上前把雲雀摟入懷中，甜甜的，暖暖的，非常熟悉。

「要贖罪的話，我只能愛你了。」

雙手攀上骸的背，貪婪的吸著久違的氣味，還有緊緊貼住身體的溫暖感覺。

雲雀的臉頰泛起一抹緋紅，他不由自主的想哭。

這究竟還是不是一個夢境？又或是生命本來就是一場夢？可不可以永遠不要醒來？

「喔呀？我還以為恭彌會感動到哭呢，結果還是這麼冷淡。」鬆開手撫上雲雀的側臉，骸故作惋惜的嘆道，眼裡溢著滿滿的溫柔。

只見雲雀搖搖頭，牽起一抹苦澀的笑。

「這十八年我哭的太多了，不能再哭了。」

骸疼惜的看著他。

果然自己又惹哭了雲雀，到底是第幾次了？什麼時候才能給他溫暖呢？

「即使如此，在我看來你從不軟弱。」

揉揉雲雀的頭髮，他牽出一抹鼓勵的笑。

是啊，在他眼中，不管雲雀是不是王子，他永遠都是為自己指引方向的燈塔。

雲雀回望著他，溫暖的笑了。

彷彿兩個人又回到當時的童年，一種甜甜暖暖的感覺緩緩滋潤了兩顆寂寞了三年的心，像清風穿過樹林沁進肌膚裡，一種舒服的安心感在血管蔓延，雖然感動，卻暖得誰都流不出眼淚。

「吶…我可以抱你嗎？」雲雀突然開口，他知道自己眷戀骸的體溫。

倒是六道骸嚇了好一大跳，腎上腺素分泌量瞬間爆增，壓抑鼻血的同時還得提醒自己搞不好又是雲雀的詭計什麼的不然怎麼可能這麼主動，然後帶他細細分析句子結構時臉都綠了。

他要抱我＝他有主導權＝他在上＝自己被吃。

「恭彌，應該是我抱你吧…？其實我比較想抱你而不是被你抱…」

「有差別嗎？反正結果都差不多吧？」

「不、不、不，你知道結果是差很多的，那是心理上與生理上的差別啊。」

「這麼嚴重？好吧，那就讓你主動吧。」

骸聽了感動到眼淚都要流出來了，這個任性暴力女王怎麼今天會這麼主動？如果是因為太久沒見面才有這種反應的話那他可能會考慮天天出差不回來，雖然不能見到恭彌很痛苦但算一算也划得來。

看著雲雀緊張閉上眼雙頰泛著嫣紅的等待自己開動，骸第一次深深覺得這是有生之年…不，六世輪迴裡上帝給過他最好的禮物。

「那麼，我有這個榮幸領您去房裡嗎？女王陛下。」他伸出手，掬了個躬。

「在這裡不行？」歪頭，他眼裡閃過一絲困惑。

「當然不行囉，萬一有人進來我也不想給恭彌難堪啊，而且地板的事後處理很麻煩。」沒錯，為了親親恭彌的面子問題以及王子名聲著想，他可是費了好一番功夫才將內心噴火的野獸給壓下來啊。

「地板處理…？算了，就順你的意好了。」搭上骸的手，雲雀妥協的點點頭。

幽暗的房間裡，兩人激吻著。

骸將雲雀扣在牆上，起先雲雀有些不願意，直到骸終於輕咬了下他的唇，他才驚訝的微張了嘴，卻被骸逮到機會敲開貝齒趁虛而入，敏捷的舌在口腔流竄著，自己理應覺得這種感覺噁心反胃但實際上卻沒有，只感覺到一波一波電流般麻麻的刺激，他發出一聲悶哼，自己的舌正被吸吮著，肺裡的空氣像要被掏空似的。

「嗯…唔啊…」嫵媚的呻吟從嘴角流洩出來，雲雀只覺得自己快要窒息了，但是眼前的

人還陶醉的吻著好像肺活量用不完似的，他輕輕捶打著骸的胸膛，這才終於讓他惋惜的離開，嘴角還牽出一條曖昧的銀絲。

「怎麼了…突然…就這麼激動…」喘息著，雲雀輕推開靠得很近的骸，神色透露一絲擔心，激吻過後紅潤的薄唇，泛紅的面頰，雜亂的髮絲卻成了骸眼裡最大的誘惑。

「喔呀？還是恭彌想要在床上？」仔細端詳著雲雀的神情，骸露出一抹燦笑無良的微笑，接著二話不說抱起雲雀就往身後的大床上放，然後一顆一顆的替他解開釦子，動作就如以往溫柔。

「等…等等…你要幹什麼…？」

「我當然是要抱你啊。」

「只不過是『抱』而已幹麻拖衣服？你是生病了還是發神經？」

六道骸怔住了。

原來是自己誤會？恭彌只是想要擁抱而已？因為成人漫畫女主角在開口索求時都是這麼說的所以讓他誤會了？媽的都怪迪諾那群大叔部下盡是拿些沒營養的東西給他看，害他差一點就要步上強姦這條不堪的路，而且罪該萬死的是對象不僅是王室還是現任國王。

「呃…對、是這樣沒錯，看來我真的病了…」乾笑幾聲，輕輕在雲雀額上烙下一個吻，

他長嘆了口氣，掩不住內心的失望。

的確啦，人家雲雀恭彌從小在有教養有調理的環境長大，大概聖經佛經孔孟學說倒背如流，手上總是拿著厚重的原文書，八卦雜誌都不看了，根本不會像一般青少年總是在床底下塞著幾本A書A片，那麼像這類的慾望又怎麼可能會有呢？

待會就去淋個浴，讓內心的燥熱冷卻下來好了。

——才這麼想完，骸卻被雲雀一把揪住領子拉到眼前。

「你剛剛該不會…想成了那件事…？」惡狠狠朝骸瞪去，雲雀擰起眉泛紅著雙頰。

「呃…因為基本上很多書籍和影片都是這麼教學的…」傻笑幾聲，骸嚥了口口水。

「你…你你你…」

雲雀的臉越來越紅，吞吞吐吐的說不出話，然後他乾脆閉上嘴，把頭往旁邊一撇，深吸幾口氣，最後一臉認真的轉回頭，直直看著骸的眼睛讓他嚇了好一跳。

「你真的想做？」

骸愣了愣，非常誠實的點點頭。

雲雀紅著臉微嘆了口氣，勾著骸的頸子拉他一起倒回床上，兩人的額頭相觸。

「我允許你做。」他輕聲道，嘴角勾起了挑逗的微笑。

骸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過在自己露出驚訝或天打雷劈的表情前卻先本能的笑了，他附在雲雀的耳邊，輕柔的悄聲細語。

「謹遵吩咐，女王陛下。」

細細在白皙的鎖骨上啃咬著，不時換來雲雀的幾聲悶哼。

骸抬頭看了喘息的人兒一眼，舌尖逐漸下移，一路留下淫靡的水漬，經過腹部時還惡意的在臍洞周圍繞了一圈，引來雲雀壓抑的一聲低吟，右手拂上胸前的一點敏感，輕輕搓揉。

突然他感覺自己的手腕被用力抓住。

「你…在幹什麼…？」雙頰泛著出血似的紅，雲雀止不住的喘息，有些錯愕的看著骸，衣衫不整以及凌亂的髮絲根本是在挑逗人的理智。

「在幹什麼…當然是所謂前戲囉。」及此，他又惡意的捏了下花蕊，引來人兒輕輕一顫。

「…前戲…那是幹什麼…？你要做什麼？」

骸所料的半句不差，雲雀真的沒有正常青少年的經歷，果然是個純潔的孩子。

他停下手上的工作，坐起身將雲雀摟入懷中。

「別怕，也是為了避免你待會兒太痛啊，只管相信我就好了。」

「你這個野獸…這些知識都從哪來的…」輕吻上骸的頸側，雲雀閉上眼安心下來。

「被大叔們教壞的。」邪魅的笑了笑，輕輕將雲雀放倒回床上，骸動手解開雲雀的白色皮帶，沒有一絲帶有慾望的急迫，反倒像替他換衣服一樣的小心翼翼，讓雲雀感到很安心。

拖去底褲，骸掰開白皙的雙腿，一隻溫暖的大手撫上雲雀的脆弱，他全身一顫。

「嗯啊…唔…」感到分身正被輕撫套弄著，他嘴角不自覺流洩出一聲難耐的呻吟，骸聽了微微勾起一笑，加重了手中搓揉的力道，手指刻意若有似無的按壓著鈴口，一陣強烈的刺激感傳上，濃濃的白濁液體濕了骸整隻手。

雲雀終於忍受不住，將頭埋入潔白的枕頭裡，再也不敢多看。

但骸卻可以從後面看見他的耳根子紅通通的，微微顫抖的模樣非常可愛。

「接下來的動作要忍耐一下喔。」說著，一隻手指慢慢探入後穴。

「唔！啊啊…！你在幹什…唔…！」異物的入侵讓雲雀微微拱起身體，但骸另一手撫上他的鎖骨輕輕將他按下去，明白骸安撫的用意，他用力咬緊枕頭的一角，忍著痛楚和呻吟。

手指在密穴裡探了探，確認漸漸變得暢通後，骸伸入了第二指，小心翼翼的抽動。

「唔嗯…！嗯…！」一股強烈的電流直竄而上，牙齒堅決不鬆開，枕頭一角被唾液染濕逐漸擴散，渙散的雙瞳中他看見骸的眼神有著心疼，這才意識到因生理反應產生的淚水已經

從眼角滴落。

「不要…緊…哈啊…！你…唔嗯…沒弄哭…我…啊啊…！」

縱使句子說的殘破不全，他還是看見骸笑了。

璀璨的，溫暖的，閃閃發光，曾經點亮自己的那個笑容。

感到痛楚不再那麼劇烈的時候，骸將手指抽出。

雲雀的臉頰滿佈著潮紅，墨色的髮絲因汗水貼在臉頰上，望著他的眼神帶著淚水，枕頭上已經有了被牙齒扯咬的痕跡，迷濛的眼神是極大的勾引。

拉下自己的黑色皮帶，解開褲頭，將挺立的熾熱輕抵柱一張一縮已經濕潤的穴口，注意到雲雀的眼裡閃過一絲害怕，卻又矛盾的有著渴望。

骸微微一笑。

「說吧，恭彌想要什麼？」

邪魅的聲音挑逗著理智，聽見這種像是調戲一般的話，一股被羞辱的感覺立即衝上心頭，雲雀忿忿撇過頭，雖然泛著潮紅的臉讓他的眼中一點殺氣和魄力也沒有。

「我三分鐘之內一樣可以冷靜下來，沒有淫賤到那種地步！如果你是在調戲我，那就滾！」冰冷的聲音怒斥著，雲雀真的說得到做得到，如果他的怒氣再繼續直線上升，那骸就

真的沒得吃了。

骸反倒是燦爛的一笑。

「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恭彌，執事要有主人的允許才能行動的喔。」沒弄髒的手輕撫著雲雀的臉頰，骸努力壓抑自己的慾望，下身抵住的小穴輕輕顫抖像是極力的邀請。「只要是您一聲命令，不論多刁難我都會完美達成。」

雲雀羞怒的容顏緩和了下來，他知道自己和骸想要的衝動有多強烈。

臉上的潮紅不減，染著水霧的藍色眼眸望著他，不可一世的高傲氣勢一如往昔。

——他堅決的開口。

「我命令你，進來！」

骸的嘴角勾起一抹燦爛的弧度。

朝雲雀伸出沒弄髒的手，後者有些疑惑的看了他一眼。

「咬著吧，你有多痛，就多用力的咬，我不忍看你一個人承受疼痛。」

當雲雀終於妥協的咬下骸的手，他的後穴也同時被骸的熾熱強勁的貫入。

比手指大上幾倍的灼熱物體毫不留情的猛然入侵，他的身體自然拱起，強烈的一震，因從未有過的痛覺產生淚珠，從眼角緩緩滑落，滴濕了床布，接著的快速抽送更讓他欲仙欲死。

「唔…！嗯嗯…！嗯嗯嗯…！」制止不住的嬌吟從牙縫滲出，他拼死命的咬住骸的手，一股電流般的快感伴隨著痛楚直襲而上，刺激著逐漸渙喪的腦部。

他難耐的扭動腰身，卻只讓下身的交合隨著動作更加深入，感覺自己的身體真的在吸吮骸的慾望，他的理智緊繃就快要達到最高點。

「呀啊…啊啊啊…！」

「忍耐一下，恭彌。」

骸的聲音輕輕柔柔的在耳畔響起，一如往常的溫柔，他眨了眨眼安心下來，又重新咬緊了溫暖的手，一不小心的放鬆卻讓骸的慾望突然一個挺進直到最深處，雲雀一下子瞪大眼，強烈的快感隨著暈眩猛然襲上，骸也嚇了好一跳，灼熱的液體同時在體內釋放出來。

一個緊咬之後，雲雀鬆開口昏了過去。

憐惜的看著血紅的面頰，汗水與淚水滑過的痕跡，骸小心翼翼的抱起雲雀往浴室走去，罪惡感不停在心理蔓延，不過看到自己的手之後感覺好過了一些。

深深的，印著染血的牙印，汩汩鮮血還不停的從咬傷處流出。

「還好我沒有放你一個人痛，恭彌。」他喃喃自語著，勾起一抹微笑。

將雲雀緩緩放入熱水中，懷裡的人兒顫了顫羽睫甦醒，對上骸溫柔的眼神。

——接著卻是狠狠一拳打過來。

「滾！」雙頰泛著紅，雲雀惡聲惡氣的道，「用不著你費心替我洗，我自己來！」

「可是…恭彌還動得了嗎…？」骸一陣苦笑。

「啊啊？身為執事最重要的法則是什麼？」

「完全服從主人的命令。」他認命的默背。

「那就走開啊！你要清理你自己的就去淋浴間！野獸！」抓起一旁的肥皂往骸的臉上砸去，理所當然被雲雀磨練了多年的骸很自然的接下。

「恭彌該不會…做完就想拋棄我了吧…？我可是被你咬成這樣欸。」擱下肥皂，抬起那只染滿血的手，骸故作楚楚可憐的模樣博取雲雀的同情。

結果博取到的是迎面飛來的沐浴乳罐子。

「你在說笑嗎？」揪住骸的領子往前扯，雲雀霸道的咬破他的唇。

「贖罪還沒結束，給我用上六輩子來愛我，否則利息讓你吃不完兜著走！」

然後他惡意的轉開水龍頭，從上方蓮蓬頭噴灑下來的熱水將兩人都淋的濕透。骸自豪的鳳梨頭塌了下來，藍髮貼黏在臉頰上，嘴角的鮮血混著水珠滑下，看起來不是一般的狼狽，

活像隻落水藍毛大型犬。

雲雀這邊雖然是一樣的狼狽，但是嘴角燦爛的笑讓他神采奕奕得多。

這一刻，他們彼此都意識到自己被對方深深愛著。

曾經坎坷的路也走過，溫暖甜蜜的時光也有，雖然分隔了好一段時間才再次相見，雖然曾有痛苦的秘密存在兩人心中，但是，他們的手始終都是牽著，不論身分，不論時空，不論距離，不論生死，緊緊相繫。

他們倆隔著水氣對望，在彼此專注的眼瞳裡，彷彿看見了自己深刻活著的證明。

——我們，會永遠在一起。

（完）

番外1

離開了草壁的故居後他們回到皇宮，過了幾天向全國公開了雲雀恭彌的真實身分，並終於繼承了國王的位置不再以王子或王位繼承人身份自居，爾後便將風紀委員會立為官方特殊團體，執行著比警察和軍人更廣泛的秩序維持活動。

骸和雲雀仍維持著專屬執事和主人的身分，無論是去國外造訪加百羅涅國王迪諾，或者同四大將軍們一起去邊境視察，這是他們到哪裡都能在一起的最佳藉口。

有時候他們會單獨兩人悄悄溜出皇宮外參加廟會或祭典活動，在黑暗中手牽著手逃離安靜偌大的宮殿會讓他們有種回到八歲當時的懷念感覺。

那之後他們也常常提起十六歲那時兩人第一次以王子和執事身分相會的那段往事，有時候骸會報怨雲雀丟給他一堆做不完的工作根本慘無人道，不過雲雀總是嗤之以鼻冷笑著說六道骸那是你自找的，然後兩人相視而笑。

還記得那是他們十六歲的夏天發生的事。

在六道骸短暫的十六年記憶中，八歲以前發生的事他大多都不記得了。

只記得每天在手術台上看著乾淨到令人反胃的天花板，濃烈的消毒水位竄進鼻腔中嗆的他難受，每天感覺奇怪的藥物施打到體內，以及一張張獐頭鼠目的噁心臉孔，然後不停的掙扎、吶喊、掙扎、吶喊。

應該是…人體實驗吧。

六道骸搖搖頭，抹去那些不快的記憶。

——然後睜眼，雙眼看著乾淨到令人反胃的天花板，底下躺的是手術台，濃烈的消毒水味散佈在空氣中，而雲雀恭彌拿著正要施打的藥物。

「你現在感覺如何？」搖搖針筒裡的紅色不明液體，雲雀對他露出一抹難得的淡淡微笑，很美很美，但是意義不明到可以說是陰謀代名詞的笑容。

「糟透了。」他微笑坦承自己的心聲。

「就算你這麼說…實驗還是不能暫停的喔，小・骸。」輕附在他耳畔道，雲雀臉上不懷好意笑容的弧度漸增。

事情的發生必須要從三小時前說起，沒錯，就是三小時，雲雀恭彌的大計畫從構思想法到開始行動只需要三小時。

他，六道骸，從某個角度來說算是被皇家飼養的藍色大型犬，在做牛做馬的期間一不小心和正在看書的雲雀恭彌四目相接。在正常時候特別擅長調戲主人的六道骸執事，卻在兩人頻率不正常的完全契合那一剎那，僅僅是一瞬間流進腦海的本能反應——他感到害怕。

然後他注意到那害怕的根源就是雲雀恭彌手上那本書——人體科學入門。

「骸，今天你不用做工作了，先來和我喝下午茶吧？」

正想逃跑的同時，自家主子的臉便呈現放大倍數佔滿他的視角，而且態度還親切的非常詭異，甚至連叫他的名字都親暱的省略了姓氏。

「不行的，少爺，如果沒工作的話我會不習慣…」硬擠出一個上揚三十度的笑容，六道骸趕緊將注意力轉回手上的掃把。

「小骸…不能這樣對我，今天可是特別為你準備的巧克力主打下午茶喔…」蠻橫的搶過六道骸手上的掃把，雲雀利用十七點五公分的身高差抬頭仰望著他，帶了點淡紅色的臉頰微微鼓起，孩子氣得可愛。

慢著！他剛剛叫他什麼？「小骸」？

而且剛剛明明就叫了他少爺他竟然沒有一拐扔過來砸出他的鼻血？

今天的王子真的很不正常。

「我…我真的…還有事沒做完…」努力按耐住狂跳的心臟，那份心動是因為雲雀恭彌稚氣的臉旁還有沒緣份的巧克力，六道骸舉起掃把轉身，心想著還是馬上落跑比較實在。

「不是這樣的啦…明白說好了，有事想請你幫忙，我請你吃巧克力蛋糕好不好…？」拉住六道骸的衣角，雲雀楚楚可憐的說道。

啊啊啊現在是怎樣為什麼他的表情又更誘人了！

忍住啊那是一旦心動踏入就再也回不來的陷阱啊！

「不…少爺的好意我心領…」

「叫你過來就過來，找那麼多藉口是不想活了嗎？」

六道骸準備逃走的腳步在銀色金屬拐子極為強大的威脅之下靜止。

他回頭一望，發現雲雀恭彌剛才可愛的表情全都消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身後源源不絕冒出來的殺氣，恐怖的教他直打哆嗦。

明明殺過的人多到手指腳趾加起來乘以十倍也算不完，六道骸不懂為什麼在這霸道王子的面前他就像隻任人擺佈小綿羊而且可以分毫不留的完全弱掉。

真的只需要三小時。

他終於明白為什麼雲雀恭彌統治的並盛國總是捅不出什麼大簍子，上次的殺人犯事件似乎最後也是在三小時左右擺平。

六道骸沒見過多少世面但是他大概知道不良份子有這麼句話叫做「暴力至上」。

六道骸直到被注入那奇怪的危險液體前還想著如果他也能暴力一下的話是不是就不用被架上手術台然後被迫啟動小時候記憶在身體裡的恐懼感。

然後他才想起不管他如何暴力如何血腥就是暴力血腥不過雲雀恭彌。

針頭刺在手臂上，雲雀削瘦卻有力的手指俐落的將藥水壓進六道骸的身體中，冰涼又酥麻的感覺順著血管竄到全身，六道骸緊閉著眼像是害怕吃藥打針的孩子。

記憶…記憶…記憶…漸漸甦醒，一點一點侵蝕了身體的主控權，他想起了在手術台上奮力掙扎；想起那些人是怎樣重擊他的腦袋以代替麻醉；想起右眼嵌入眼窩裡時輪迴的記憶湧現；想起能力啟動的一瞬間，白色的天花板濺上了一大片鮮血。

殺戮，求生的本能，那樣鮮明的在腦中轉著，深刻到他幾乎就要重蹈覆轍，幾乎就要拿起三叉戟向手術台旁的人狠狠刺去以保自己的生命。

雲雀恭彌的臉呈現放大倍數佔滿他的視角，他吃了一驚。

「感覺如何？」

雲雀恭彌半瞇起眼打量滿身冷汗的六道骸，蝶翅般的眼睫被強烈的燈光打出細細長長的影子映在白皙的臉龐上，專注的表情讓六道骸感到渾身不自然，雖然他平常就很認真沒錯，可是這次他的眸裡帶著單純。

「呃…嗯…啊咧？有精神多了？」晃了晃腦袋將意識拉回控制下，六道骸微怔了怔。精神似乎比剛才工作時好多了，而且力氣也回復了不少，眨了眨血紅色的右眼，一切功能運作正常，身體上下也沒有出現奇怪的異狀。

「真的…沒有哪裡不舒服嗎？」微蹙起眉，雲雀小心翼翼的將骸扶起，看著雲雀擔憂的神情，骸終於明白對方的用意。

原來這只是一場不坦率的治療。

因為他的倔強，所以不肯直接開口，所以把場面搞成了人體實驗，一切的一切只是因為想用藥好好的讓他恢復精神。

怪不得他前幾天總是發現好幾次打呵欠時都被雲雀恭彌仔細盯著瞧，真的是個很不坦率的主人哪。

看著對方精神飽滿的從手術台上跳起來，心情大好的哼著歌回去做清掃工作，臨走前還不忘說聲難得的謝謝，以及「我會永遠在你身邊，達成一切你所希望」這句任誰聽了都會感到晴天霹靂的瘋話…不，是忠誠的騎士宣言。

六道骸的歌聲迴盪在長長的走廊上，陣陣回音傳來都是喜悅的音符。

雲雀恭彌搖了搖針筒裡的液體，不悅發出一聲真心疑問的的哼聲。

「怪了…本來應該讓他半身不遂的，是不是調錯藥水了？」

（完）

番外2

那是在先王過是滿三年的日子發生的事。

雲雀恭彌打了個呵欠，在四點以前梳洗完畢，照例是舉行盛大的祭典的日子，雖然這項傳統在他眼裡爛歸爛，要是突然就廢掉會引發不小的民怨，況且，在這一天也都會有各國高官來參觀並盛國的皇宮，並與最高統治者共進晚餐。

跳馬迪諾，那時是個被父親送來並盛國磨練的加百羅涅候補王子。

「骸，今天要帶你去看並盛國的最大的建築喔。」開心的牽著藍髮男孩的手隨著人群前進，迪諾綻開金黃色的笑靨。

「是皇宮吧。」咬著口中的巧克力，六道骸漫不經心的說道。

「什麼啊，一下子就把別人的底牌都掀光了，真是不可愛的孩子…」噘起嘴，迪諾孩子氣的抱怨道，明明年齡就比身旁的孩子還大了好幾歲，行為舉止竟比誰都像小孩。

「是啦是啦，反正我就是不可愛，可愛的只要有那個黑色頭髮拿甘蔗的小男孩就夠了！」語畢，六道骸漾起一抹甜甜的笑容，把口中的巧克力嚥下肚。

「又是他啊，骸你真的很常提起他呢…喔！那邊有賣水球耶！」

隨著迪諾的離去，六道骸的笑容黯淡下來，在嘈雜人聲中成為最沉默的存在。

可愛？那種東西他不需要，背負罪孽活下來的人不需要可愛。

而真正純潔的，有著澄澈眼眸的孩子，早已在自己面前死去了。

這世界反正是那麼不公平。

是那麼難以承諾些什麼。

他跟上迪諾，再次以虛假的笑容包覆自己。

「我說哲，為什麼我要帶假髮。」

鏡子前，雲雀恭彌愣愣的瞪著滿頭白髮捲的自己，一臉厭惡。

「這也是沒辦法的啊，恭先生，據我們的情報，你在意的那個藍頭髮的少年今天也會來參觀的。」草壁哲矢極盡所能的安撫即將暴走的主子，手上抱著好幾頂不同的假髮。

「就是因為這樣，我才不想在他面前帶這麼醜的東西啊！」用力扯下頭上那團捲捲白毛摔到桌上，雲雀抽出拐子二話不說往草壁攻擊。

「等等等請冷靜一點啊恭先生——」

——咚砰！

「迪諾！沒事吧？迷路就算了你已經跌倒三十次以上了！」扶起又跌了個狗吃屎的跳馬迪諾，這名小朋友露出超齡的無奈表情。

「對不起嘛…骸…我只是因為水球掉了所以追著追著就跑進這裡來，不過這裡真的很大耶！到底是哪裡啊…？」拍去身上的塵屑，迪諾朝四周望了望，陰暗又空蕩蕩的迴廊，充滿了寂靜。

「就說了百分之九十的機率是皇宮，百分之五的機率是民眾的家，百分之三的機率是公家機關，百分之二的機率是祭典場所嘛…現在是八點五十八分十六秒整，十點皇宮才有開放入場的欸…」滿不在乎的伸了個懶腰，六道骸比起慌張到一直跌倒的迪諾，倒是還能冷靜的運用他精準的計算能力和生理時鐘。

「啊！那門裡似乎有人耶！等我一下，我過去問問路就回來，骸！」伸手指向一扇沒有關好的大門，跳馬迪諾笑著跑開，六道骸望著他離去的背影，不語。

皇宮。

彷彿還嗅得到那男孩特有的清香。

跳馬迪諾人生犯下最大的錯誤就是在不恰當的時機開了門。

而在他看來的是，一名長髮、五官精緻的孩子坐在王子的身上，手上拿著危險的武器打的王子鼻青臉腫。

「你…你在幹什麼！這可是現任並盛國的王子啊！」

「等等…請住手！他…他不是…」站起身擋在雲雀面前，草壁哲矢忠心護主。

「你…你是哪裡竄出來的！無禮的傢伙！」收起手上的拐子，趕忙將身上散落的假髮和衣服整理一番，雲雀恭彌一時想不到任何掩護自己身份的話。

「我…我呃…我雖然只是不小心路…不是！並盛國最高統治者就是王子，究竟你是什麼人！」雖然沒有此國國籍卻入境隨俗到非常愛國的跳馬迪諾，抽出了鞭子。

「我…我我我…我是…」答不出話的雲雀退後幾步，草壁哲矢這麼沒有危機應變能力看來是幫不了他…那麼、那麼他的身分就要在此揭穿了嗎？搞不好的話還會引發一連串爆炸現象連那些不堪入目的過去都揭發出來的。

然候，在視角邊緣晃動的褐色卷假髮吸引了他的注意。

剛才在揍草壁時一陣混亂中掉到頭上來的假髮。

——他靈機一動。

「怎麼？進來都不知道要先敲門的嗎？害我兒子丟臉。」踹了腳草壁，雲雀的神情瞬間從慌張轉為不可一世。

「兒子…？」草壁和迪諾同時困惑的歪頭，然而前者卻被雲雀恭彌凶狠的手勢給止住了差點要從喉嚨裡發出的疑問聲。

「沒錯，我是並盛國的女王，只不過是因為丈夫死了，不想在世人面前露面罷了，你突然就開門揭穿了這個國家的秘密，是想被斬首示眾嗎？」神色自若的站起身，坐回高椅上，翹起腳冷視著迪諾，動作倒真有幾分女王風範。

「不…我這…呃，其實我是加百羅涅國第九代國王的兒子，迪諾，恕我無知，並不知道並盛國還有您這樣的人物在。」於是迪諾單膝下跪，以標準的紳士姿態輕吻雲雀的手。

「算了，免你一死。看你應該是迷路來的？哲，帶他們回去。」

「遵命，陛下。」

草壁哲矢露出一個放下心的微笑，領著迪諾走出房間。

打開門的瞬間，一個藍色的身影在外面等著。

雲雀恭彌瞪大了眼，原本想著「終於騙過去了」正要鬆口氣的他立刻站起身。

那雙異色瞳並沒有望向他，那張熟悉的臉龐也沒漾著微笑，在他四周的空氣只有冰冷，而不再是以往的溫暖。

門被草壁順手帶上，雲雀從高椅上跌坐下來。

「怎麼會…？」

「走吧，骸，王子殿下會找人幫我們帶路的。」

「你剛剛進去發生了什麼事嗎？迪諾。」

「呃…沒有啊，什麼事也沒有。」

手被迪諾牽起，他沒怎麼去注意掌心傳來的溫度，和兩名大人談話的內容。

回望著那扇門，那個房間，六道骸的嘴角勾起一抹笑。

——剛才，突然覺得天使靠的很近呢。

（完）

番外3

——髮夾

六道骸漫不經心的玩弄在手中，在雲雀恭彌睡了之後，身為執事的他就能擁有一段難得的清閒時光，這時的他偶爾會晃去看看月色或繁星，不過最多時候，他會繞回雲雀房裡，凝視他平靜的睡顏直到就寢時間。

而今天，他依舊待在雲雀的床沿，黑暗中雪一般白皙的皮膚，完美的側臉弧度，手中緊緊抓著抱枕像個孩子般稚氣可愛，但也只有在雲雀睡著時才能一飽這樣的眼福。

時間差不多也快到了自己的就寢時間，他將手上的銀色髮夾別上雲雀的瀏海，在他的前額若有似無的輕吻了下，悄悄的走出房間，帶上門。

記得雲雀恭彌也有一枚相同的髮夾，是漂亮的淡紫色。

【喂，你的瀏海夠長了吧？要不要剪掉啊？】

那天八歲的六道骸在替雲雀恭彌的鼻子貼上ＯＫ繃時這麼說道。

雲雀彆扭的搖搖頭，一句話也沒說。

【可是你還有傷口在額頭上啊，你自己撥開，我替你上藥好不好？】

六道骸有些惱怒，打開醫藥箱拿出優碘和棉花棒，卻被雲雀粗魯的打掉。

【不要，我・不・撥・開。】

一字一句清楚的說道，男孩湊近六道骸的臉，好看的柳眉擰起，清澈的湛藍雙眼微微瞇起，嘴角卻勾起了弧度，刻意捉弄他的那種調皮笑容。

六道骸撿起地上的優碘，神色微慍。

【你知道嗎？從小到大不管是穿白袍的噁心大叔還是坐在那邊偷吃便當打混的獄卒大哥哥，他們總是說『不聽話的小孩要接受懲罰』喔。】

說著，他伸手往外一比，然後引來幾個獄卒「臭小鬼！不想活啦你！」的怒斥。

【那又如何？】

雲雀不屑的哼嗤一聲，凌厲的眼神朝獄卒們瞪去，幾個人立刻乖乖安靜下來，雖然不知道這個孩子是何方神聖又為什麼要被關進來而且還常常被國王關切，無論如何像那種可怕的眼神還是不要招惹上的好。

【所以…不聽話的小孩要接受我的懲罰！哈哈哈！】

飛身向前將來不及反應的雲雀撲倒在地，六道骸發出一陣爽朗的笑聲，然後一頓扭打之

後簡單幾個動作制服了不停掙扎的雲雀。

【走開啦！好重喔你！肥鳳梨！】

試圖推開坐在自己身上的六道骸，雲雀燦爛的笑了，他們倆互相打鬧著，嘻笑著，從彼此身上體驗自己從來沒有過的經歷和感覺，世人口中所謂「好朋友」的相處模式原來就是這樣的，此刻他們臉上洋溢著快樂。

【鳳梨肥就是多汁好吃怎麼樣？好啦，乖乖讓我上藥，不然搔你癢喔。】

拿起棉花棒輕輕點著雲雀的鼻頭，骸勾起一抹勝利的微笑。

【我不要，我就是不想動我的瀏海。】

【好啊，你不動那就我來動。】

說完，骸噘起嘴，用上嘴唇頂著棉花棒，撥開了雲雀墨色的瀏海。

然後他楞住了。

並不是因為額頭上的傷口，事實上頂多只有一些淤青和擦傷。

——他是被雲雀清麗的五官給懾住了。

像出淤泥不染的白蓮，不是自己可以碰觸的對象一樣。

好美。

【怎麼了？拖拖拉拉的。】

見骸遲遲沒有動手，雲雀疑惑的問。

【呃…不、那個…你以後要不要考慮把瀏海夾起來？】

【啊？你在發什麼神經？】

【因為你長得挺好看的啊，用頭髮遮著太可惜了。】

不加思索的脫口而出，身下的人兒一怔，他自己也嚇了一跳。

他們倆愣愣的互望著，感覺空氣凝結在這一刻。

直到被牢外的獄卒催促趕快吃中飯，才移開了停在彼此容顏的灼熱視線。

不久之後，他們就各自逃獄了。

六道骸到了跳馬迪諾家被扶養長大，而雲雀恭彌則是殺了那個早已精神崩潰的父王，並以草壁哲矢作為替身，回到並盛帝國的王子的身分生活。

【喔喔！骸，你看這邊，是撈金魚耶！】

【知道啦，別跑那麼急，金魚又不會自己跑掉。】

二十歲的跳馬迪諾像個孩子似的興奮拉著已經十二歲的六道骸，對話內容和行動完全與實際年齡相反，蹦蹦跳跳的在祭典的街上跑來跑去，一下子看這攤一下子看那攤，打靶套圈圈撈金魚都玩過，手上還拿著大枝的白棉花糖。

【沒有想買的東西嗎？骸，怎麼這樣感覺是我很幼稚？】

牽著骸的手舔著棉花糖，迪諾有些不好意思的笑笑。

【不會啦，你本來就這樣了不…啊。】停下腳步，骸愣愣的望著髮飾店的攤子擺著一只閃閃發亮的銀色髮夾，雖然不太起眼，但確確實實吸引了他的注意。

——如果是他，帶起來一定會很漂亮吧？和他一樣脆燦的感覺…

他拉著迪諾的手往攤子跑過去，和老闆明說了一定要這只髮夾。

老闆直誇他有眼光，親切的包裝好遞給他，然後嗤嗤的笑了起來。

【剛才也有個和你年紀差不多的孩子，和你說了相同的話，買了相同款式的髮夾呢。這是專門請師傅手工造的，雖然樣式不太起眼，但全世界可就只有這兩只喔。】

骸聽了只微愣了愣，然後乖巧的點點頭回去找迪諾。

但是，有那麼一瞬間他的心裡洋溢起一股奇妙的感覺，相信自己和那另一個孩子有一天一定會再相會，這不只是右眼，也是強烈的第六感告訴他的。

除了那個曾經在牢裡相處的男孩之外，六道骸早就打定誰也不要了，但是，他內心還是暗暗希望能和那個擁有相同髮夾的孩子將來成為好朋友——即使他相信那種摯友的感覺，沒有人能再給他第二遍。

當時的他完全沒想到那就是雲雀恭彌。

清晨的陽光從樹林間灑落，悅耳的鳥囀從窗間溜入。

拉開窗簾，頓時整室變得明亮起來。

「早安，恭彌，昨晚睡得好嗎？」六道骸微微一笑，欺上了床上雲雀的身子。

「…你靠太近了，滾。」坐起身撐過低血壓的暈眩，雲雀不悅的瞟了骸一眼，習慣性的用手將髮絲往右耳側撥，卻碰到了一枚髮夾。

「你拿我的…？」

「看清楚，恭彌，是銀色不是紫色。」細心的拿出梳子理理雲雀的亂髮，骸的語氣甜而溫和，具有讓雲雀平靜下來的魔力。

然後他一動念，脫口而出。

「要不我們結婚時就拿髮夾當定情物好了？」

「…你神經病！誰跟你結婚！」雲雀羞紅了臉，拿起床櫃上的鬧鐘就要扔過去，卻被骸敏捷的抓住手腕，經過多年的「磨練」，雲雀的攻擊對骸似乎已毫不管用。

「但是，那終究是你我之間緣分的最佳證明啊，結髮夫妻聽過沒，吶？」傾身向前，溫柔的凝視著雲雀的容顏，骸勾起一抹燦爛但在雲雀眼中看來無良的微笑。

「唔…」雖然很想吐槽六道骸根本就搞錯結髮夫妻的意義，但他什麼也沒否認，全世界這麼巧的事大概不會有多少件了，而他也相信著六道骸所說的，這應該就是所謂的「命運」吧。

「好啊，只要當我們都死了，重新出生會連著髮夾一起生出來，我就讓你把那當定情物。」他俏皮的嗤哼一聲，笑了。

（完）

骸雲

藍執事 戒指

藍執事番外—戒指

2010年1月～4月

本文寫作的契機是慶賀鮮網專欄69書櫃訂閱的點文活動。在寫這篇文的期間，也就是2010年的三月，我出了自己的第一本個人誌，骸雲本《櫻下之約》。

出本的過程中，受到一些挫折，也受到許多幫助，是很疲累的經驗，卻也很新鮮。時隔五年，今年七月我參與了一本骸雲本插花，也是我最近一次寫的骸雲文。值得一提的是，我筆下的骸雲，已經從當時的清新甜蜜的兩個少年，轉為相殺相殘的黃暴夫夫了。

那似乎才是最近的事而已吧。

熱鬧非凡的並盛市集上到處有人叫賣著，萬里無雲的晴空中一列麻雀飛翔而過，人們的肩撞著肩，有的人在和商家殺價，有的人在說說笑笑逛著街，市聲鼎沸。

六道骸在人群中抬頭仰望。

暖洋洋的空氣，曾經他所嚮往的自由。

曾經年幼的他在陰冷的牢獄中許願，總有一天，要這雙手，把自由與幸福，牢牢抓住。

呃，好吧……自由了他是知道的，但是幸不幸福可就不太確定了——低頭看向手中密密麻麻的清單，什麼時候不好叫他出來跑腿偏偏叫他在熱死人的夏日正午出來買一堆有的沒的食材。

這事不該是由廚師來做的嗎混帳他六道骸當執事可不是這麼給人操的！

豬蹄半斤、雞嘴、魚眼睛五顆、青蛙腿四隻、蝌蚪五隻、熊指甲兩片、蛆蟲一罐、和果子一盒抹茶口味紅豆餡料……他當真開始懷疑這些還算不是食材而是要來調魔藥的，而且為什麼和果子這項目要寫在蛆蟲後面呢看了就讓人反胃。

「年輕人！年輕人！」

有人從背後點了點他的肩膀，聽聲音似乎是個老婦人，六道骸不耐煩的揮揮手應了聲

「不要吵」便繼續低頭研究那張密密麻麻的噁心食材。

「年輕人……六道骸。」

警覺性迫使六道骸止步，他雖然常常出來跑腿但還不是天下人都知道他的名字。

他回頭，那是個大約五十幾歲卻不失優雅的婦人，身高大約只有一米五左右，披著寬大的斗蓬，一頭金色卷髮如長瀑般垂下，臉色十分蒼白。

「……有事嗎？」

「你是並盛的皇家執事吧？」

「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

「這個東西……請替我國保管……」

婦人抓起他的手，將一塊冰冷的東西放到他手中，轉身便快速離去。

六道骸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二話不說把東西丟回去，但當他攤開手時卻稍微愣了愣，那是一枚戒指，材質挺貴重的，雕工也十分精細，但戒指最為重要的地方不在這裡。

——上頭印著加百羅涅家族的紋章。

他抬頭，那老婦人走得很匆促，只揮了個手便坐上對面街頭的黑色轎車離去，但六道骸倒希望她與其在那邊揮手不如來好好解釋一下這是怎麼一回事。

將戒指收進口袋裡，六道骸蹙起眉——迪諾給他戒指要幹什麼？

方才婦人提到並盛和皇家兩詞，應該和雲雀恭彌有關吧？

那麼難不成這其實是迪諾要他轉交給雲雀的？堂堂一個大男人亂給別人老婆戒指是想怎樣？求婚？搶婚？這麼說起來迪諾最近造訪並盛的次數似乎越來越頻繁？

腦子裡通通裝漿糊的六道骸深覺大事不妙，根本忘了他這一趟出來連罐蛆蟲都沒帶回去就直奔回皇宮，並盛市集是距離皇宮最近的地方購物地區……好吧，說明白一點就是菜市場，不過稍為整齊了一點，而且比較有格局規劃。

「恭彌！」

「六道骸！」

推開大門的一瞬間他被原子筆狠狠的戳中眼窩，痛得他直接往旁邊一倒然後翻身打滾。

雲雀恭彌怒氣沖天的站在會議桌前，澤田綱吉等將軍無奈的注視著他，剛才討論政事的情緒已冰冷到一個最高點，獄寺隼人都一副快要跳出來跟雲雀幹架的樣子了六道骸還突然跳進來亂。

「不是說了沒買到和果子不准回來嗎！」

喂喂原來你在意的是這個？

澤田綱吉只覺得自己的眼睛不自覺的就往上吊變成了白眼。

「恭彌！聽我說！你絕對絕對不能對別人動心行嗎要我做什麼都願意！」捂住眼睛將原子筆折成兩半丟到一邊，六道骸橫越會議桌將雲雀壓到牆上，無視眾大臣及將軍的視線深情款款的注視著雲雀。

放閃光可以看時機嗎？再說六道骸你現在不就已經是個什麼都願意做的妻奴了麼！

「滾！咬殺！死去輪迴！」

果不其然在三聲命令以及一連串拐打聲伴隨著慘叫之後。

六道骸……以及會議室裡的所有人都掛點。

都是你害的六道骸我會好好記住這個仇，明明就是輔佐君王的人卻常常以執事職務做藉口翹掉會議，既然去當執事了那還闖進會議室攪什麼局？自己打不死就算了還拖別人一起下水去輪迴，大家默默在心底記下這筆帳，然後咬牙切齒的互相攙扶走出會議室。

會議室裡只剩下雲雀和骸兩個人。

雲雀抓緊窗簾望向窗外，骸稍稍低下頭對自己剛才的行為有些愧疚。

「對不起，恭彌，我不該懷疑你對我的感情。」

看來他對自己的亂入一點愧疚的自覺也沒有。

雲雀惡狠狠的回頭，揪緊窗簾抿起唇，看著六道骸的眼神除了慍怒還有一點失落。

「……我的和果子呢？」

很明顯的這兩人根本雞同鴨講。

※

將手中的戒指拋著玩，似乎覺得掉下來摔個粉碎也不干他一點事，六道骸漫步在空中花園裡，享受最美好的清新空氣……咳，正確來說是勞碌命的給這些植物澆水施肥。

問他的話，他會回答因為他是一名盡忠職守的執事緣故。

微蹙起眉，攤開掌心，戒指在陽光下閃著獨特的光澤。

——到底該不該交給雲雀呢？

「骸君，你在嗎？」

六道骸顫了一下，回頭，草壁哲矢就站在門口，他鬆了口氣，鎮定的將戒指收進口袋。

「有事嗎？草壁兄。」

「恭先生找你，說是有關加百羅涅的事要和您談談的樣子……」

「……加百羅涅？」

不會是關於戒指的事吧？他已經知道藏匿戒指的犯人就是六道骸了嗎？

還、還是說迪諾那邊已經另外派人去求婚了？

假的吧假的吧誰來告訴他這是假的啊啊啊——

六道骸以有生以來最快的速度瞬間移動到雲雀的房前。

草壁錯愕的看著消失的六道骸和躺在地上的澆水壺，嘴裡的薄荷草掉到地上。

「恭彌！」

「六道骸！」

一盞檯燈飛來，六道骸這次敏捷的低頭閃過。

現在是怎樣很愛玩這種遊戲就是了吼？為何他每次瞬移的時候雲雀也會惡狠狠喊出他的名字然後二話不說馬上攻擊呢？老梗炒三次就不好玩了沒聽說過嗎？

雲雀站在窗前，逆光下的神情一如既往的冷漠。

手指不耐煩的敲著書桌，他稍稍抬眉，惡瞪著氣喘吁吁的六道骸。

「……和果子在哪裡？」

為什麼要這麼執著於和果子啊！

「恭彌有事找我…？」

雲雀點點頭，指指桌前替他準備好的位置，再次不耐煩的敲了敲手指。

六道骸非常識相的走到桌前坐下，這個時候這種場景是不是要來一碗豬排飯比較適合？

「你有沒有什麼話要對我說的？」

「對不起，警察大人我願意將我犯的罪全部招共麻煩從輕量刑。」

「你還有心情開玩笑？」挑眉的瞬間外附一枝往他靈魂之窗飛來的簽字筆，雲雀的心情很明顯就是差到極點，就算他立馬站起來一拐抽死六道骸也不是什麼意外的事。

「好吧……抱歉。」從口袋中拿出戒指交給雲雀，六道骸難過的低下頭：「祝你幸福，恭彌。」

雲雀接過戒指仔細端詳了一會兒，確認是真品之後才從抽屜中拿出條鍊子將戒指串上，六道骸小狗般可憐的垂著頭，抬眼稍微看了一下雲雀的表情，發現他並沒有什麼高興的神色，氣氛反而變得有些凝重。

難道……事情並非自己所想的那樣子嗎？

「恭彌，那枚戒指是……？」

「加百羅涅的傳家之寶。」說著，雲雀將戒鍊掛上脖子，沒好氣的贈送六道骸一個白眼。

「他們的傳家之寶？」那是為什麼要送到這邊來啊當真是要求婚就是了？

「對，把草壁和澤田他們也叫過來。」

叫過來幹麻？當主婚人嗎？

見六道骸呆在椅子上遲遲沒有行動，雲雀直接抄起訂書機用力扔過去，非常精準的砸中六道骸的額頭讓他直接從椅子上摔下去跌個四腳朝天。

「準備要發兵了，快去。」

※

他們再次出現在會議室。

國王一臉不耐煩的在主位上敲著手指，澤田綱吉等人戰戰兢兢的縮在一邊，獄寺隼人一腳踢上會議桌滿臉的不悅，而六道骸活像是深宮怨婦的黏在桌子上淚目望著大家。

喂喂，是怎樣啊是怎樣啊小倆口吵架不要把別人都扯進來好嗎？

「人還沒有到齊嗎？」雲雀首先開口，澤田綱吉顫了一下。

絕對是要殺人了啦要殺人了啊！那雙眼睛都要噴火了啊！

話才說完，會議室的門就被某位遲到的將軍用力推開。

「極限喔喔喔喔喔——！我來晚了！」

夠了你快點坐下啊了平大哥！雲雀就快要把大家給大卸八塊了啊！

然而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是雲雀只指指了平應該要坐的位置示意他趕快坐下，雖然看起

來一臉的惱火但卻沒有抄拐子捅人這點讓澤田綱吉愣了愣。

「加百羅涅有內亂了，我們要出兵幫忙。」

「啊？」聽到這消息首先出聲的是六道骸。「那、那個不是定情物嗎？」

澤田綱吉直接一頭狠狠往桌子上撞去，獄寺隼人則是直接噴茶出來。

是笨到什麼樣程度的人才會想成是定情物啊！

「哈哈……如果要說是國家之間的定情物的話倒也算是吧。」

山本武哈哈笑著下了這麼個定論還附加了一句六道骸你真是有創意。

雲雀的額角冒出了個十字路口。

「再吵，咬殺！」

一句話就足以讓吵鬧的會議室噤若寒蟬。

將頸上的戒鍊取下讓大家傳看，雲雀向旁邊一伸手，草壁便將加百羅涅傳來的緊急文件快速遞上。

「加百羅涅目前有一方反派勢力崛起，反派頭領的名字叫史庫瓦羅，是跳馬以前的舊識，戒指是為了證明緊急文件的真實性才託人送來的，所以……」及此，雲雀的目光惡狠狠的瞪向六道骸。

「今後膽敢隱瞞國家重要情報者，咬殺處置。」

大家的視線不約而同的看向六道骸，卻在那一瞬間感覺眼睛快被閃瞎。

看來在確定那枚戒指不是什麼狗屁定情物之後，現在的六道骸全身上下散發著欠扁的粉紅色光芒，一臉幸福滿足的看著雲雀，嘴邊還洋溢的蠢蛋特有的笑容。

啊啊……愛情果然是可以毀滅人的……

原本正經八百的六道骸去哪了啊？當初那個一表人才的俊秀青年怎會淪落成這種蠢樣呢？

「遵命，恭彌。」

他傻笑得燦爛，雲雀隨即低頭迴避那個閃閃發光的笑顏。

那一瞬間他感覺自己的心臟漏跳了一拍，能不能叫六道骸那傢伙別再犯傻了公私分明一點，不然哪天雲雀覺得他自己也會淪陷的。

「內、內亂崛起處在南部，草壁，把地圖發下去，目前還正擴大中，因為國會先前的反對黨首領ＸＡＮＸＵＳ因涉嫌殺人被押進大牢，才有這場抗爭，已經快到軍隊鎮壓不住的地步了。」

「可是雲……我、我是說國王陛下，我記得迪諾先生的支持度應該很高啊。」澤田綱吉

微蹙起眉，看著地圖上因內亂而淪陷的大片紅色區域。

「是那個吧。」六道骸單手撐著頭，微笑：「史庫瓦羅那個笨蛋從以前就強得不像樣，八成也集結了一堆可以把正常人當玩具砍的怪物吧。」

「嘖……真是討人厭的惡趣味……」聞此，獄寺隼人擰起眉。

「所以軍隊才會都沒有用啊……」山本武也神色凝重的凝視著地圖。

「當然囉。」六道骸收起了笑容，卻有一臉的自信：「迪諾再怎麼強，一個怪物也打不過那麼多的怪物，才需要我們『這群怪物』去幫他啊，對吧？恭彌老大。」

雲雀沒好氣的白了他一眼。

其他人微笑了起來，鬥志因六道骸的一句話被激起，興奮感在心中翻騰。

「所以大伙們，趕快去振奮你們的軍隊吧，我們明天下午去突襲叛軍據點，澤田綱吉從南側、山本武從西側、獄寺隼人從東側、極限男你從北側，指揮的事情就交給我和恭彌，把背後交給彼此，只需要往前，不必向後看。」六道骸一聲令下，將軍們全都起身興致高昂的離開會議室。

就好像回到那時候，六道骸一手指揮大權打下全大陸的氣魄。

『把後背交給彼此』，他每次出征前都會這麼說，異色雙瞳像是在模仿某著人的身影似

的。

直到最後一個人的腳步離開會議室，雲雀的拐子才狠狠朝六道骸的腦袋揮下，後者轉身笑著接住，順勢將雲雀拉進懷裡，嘴角揚起的弧度耀眼動人。

「什麼時候換你變國王了！」

「別生氣嘛，恭彌，將軍士氣高昂就好了啊。」

「萬一哪天你叛變，將軍都順你的意，那我不就完蛋了？」

六道骸輕輕笑著，更摟緊了雲雀瘦弱的身體，逆光下他墨黑的髮絲呈現淡淡的酒紅，他附上他的耳邊，髮梢搔的臉龐麻癢癢，極淺極輕的耳語成一串氣音，卻有風的深邃。

「我絕對不會背叛你，恭彌，無論輪迴循環了幾次。」

雲雀那張白瓷般端整的臉龐垂下眼睫，沒有說什麼話回應他難得的正經，只是勾著淡淡的唇角，朝六道骸的後腦巴下一掌，然後他們倆都笑了。

這種事情不用強調，不用訴說，他們彼此都清楚明白。

※

雖然對將軍們聲明是明天下午突擊，雲雀卻在傍晚時把正準備晚餐的六道骸找過去。

急急忙忙放下烤到一半的甜點，凡事恭彌第一的妻奴骸立刻以最快速度飛奔到雲雀的個

人寢室。

「五秒半，你遲到了。」雲雀按下碼表，咧嘴一笑，看起來像調皮的小惡魔。

「從廚房到這裡怎麼可能三秒內……那，恭彌有什麼事嗎？」六道骸一陣苦笑，小心翼翼的提防待會兒會不會有飛過來的窗戶或檯燈甚至拖鞋，然而雲雀只是將碼表往床頭櫃上一放，對他招招手。

「把衣服換一換，現在就出發去加百羅涅。」

「啊？等等，不是明天下午嗎？」

「明天下午那是你決定的，我們兩個這次要以間諜的身分去。」

「咦——」

「叫你換就快換！」

面對遲遲沒有動作還在抱怨的六道骸，雲雀惱怒的扯開他的領子。

六道骸突然笑了。

猛然一個轉身將雲雀壓進床舖，一手制住他拼命掙扎的雙手，一手探到下方撫上他的腰，雲雀很明顯的顫抖了一下，雙頰泛上一抹淡淡的緋紅。

「雖然是很久沒做了啦，沒想到恭彌這麼主動。」

「誰、誰跟你主動！放開……！還有正事要……唔啊！」頸側突然就被烙下幾點紅紫，雲雀嚇了一跳，更加劇烈的掙扎：「你是執事吧！哪有人不經允許就這樣…啊啊……」

「可是恭彌看起來很想要的樣子啊。」

「慢著……！拜託，現在不是時候……回來之後你要玩幾次我都陪你好不好……！」明明就是應該要最任性的主人卻在這時低聲下氣，平常他知道自己任性沒錯，總要求六道骸做東做西做不好還拐子伺候，但是這時候掌握主權的總是六道骸。

他討厭每次都在六道骸身下求饒的自己。

「喔呀，難得恭彌會給我承諾呢，這可是你說的喔。」六道骸微微一笑，鬆開了手：「到時候如果一國之君沒有履行約定的話要怎麼辦呢？」

「……就算不答應也沒用吧。」喘著氣將凌亂的衣服整理好，雲雀沒好氣的瞥了他一眼，反正到時候就算雲雀拒絕他也一定會硬上，就這一點來說，六道骸作為執事不合格。

骸輕輕的笑了，背過身開始乖乖換衣服。

※

直升機的聲音響徹天空。

雲雀恭彌和六道骸確定好了身上的裝備，打開門，風吹得兩人髮絲凌亂。

「那個，真的要用這種潛入方法嗎？」

搭著這種幹掉敵人搶來的直升機然後空降對方的據點，不是六道骸在說，這種好萊塢片的老套情結是為什麼要發生在現實呢？而且突破重圍的偏偏不是殺手或暗殺者而是一個王子一個執事這種聽起來就是應該窩在大宅裡喝下午茶度過一生的職業。

「囉囉唆唆些什麼？還不快滾。」雲雀恭彌扣緊背包的鏈環，抬頭的瞬間突然一腳把六道骸從幾百公尺高的直升機上一腳踹出去。

坦白說，六道骸被嚇得不輕，嚇到連慘叫都哀號不出來了。

蒼白著一張臉趕快尋找跳傘的拉環，用力一拉時整個人又往上飛了好幾公尺，腦袋天旋地轉的他差點嘔吐出來，內心不停想著你給我機會用幻覺製造個階梯我們就可以很優雅的下來了，為什麼偏偏要用這種會把頭髮吹到變成奶油獅的方法下來呢？難道所謂的主人都比較喜歡極限運動？

在六道骸平安落地之後看見雲雀也跟著跳了下來。

不過他的主人似乎沒有他那麼好運的樣子。

遠遠的他看見雲雀同樣在尋找跳傘的拉環，但他拉是拉了，只是沒有反應，然後他看見雲雀像是發現了什麼一樣瞪大眼，在空中就直接脫下背包甩出去。

那背包才剛被扔出就驚天動地的炸開。

「唔喔！恭彌……！」六道骸用最快的速度跑上前接住了他，而換得的下場就是兩個人一起跌倒在地板上翻了好幾圈，當然被壓在下面的是六道骸，所以重傷的也是他。

而雲雀坐起身，只是淡淡的揚起唇角。

向直升機上的草壁揮了揮手表示安然無恙，然後他低頭，看著躺平在地板上一臉快掛了的六道骸。

「咳、咳咳……！那個……我說，恭彌，你這招再多玩幾遍，我可能會小命不保。」坐起身揪緊心口，六道骸有點苦惱的笑了笑，自己總有一天會被這個行事大膽的主人嚇死，剛才看到他拉不出拉環的瞬間，比自己被一腳踢下去的感覺驚嚇程度更上百倍。

嚇得他差一點就要休克了吧，他想。

「我賭你會接住我的。」

「天啊……這就是你在笑的原因？」

雲雀給他的回答是一個不明所以的淺笑。

感覺上，很像是默認。

※

「嗯……我看看，新加入的成員，一個叫M，一個是K對嗎？」一名留著奇怪髮型帶著墨鏡的男人翹著小指，抬頭看著眼前自願加入的新成員，露出一抹挺變態的笑，不，就算他不笑大概也是徹頭徹尾的變態人妖：「都是美少年呢，兩個一起來的嗎？很登對喔。」

「喔呀？真的是這樣嗎？其實我一直都這麼覺得呢，對吧？恭……我是說，K。」六道骸聽到讚美像個傻子般的笑出來，然後伸手環住雲雀的腰。

「你誤會了，我們不是那種關係。」毫不留情的把六道骸那只不安分的手撥開，雲雀冷聲道：「我的家人都被王族給殺了，而他是在加百羅涅的監牢待過好幾年冤獄，所以我們自願加入反叛軍。」

「唉呦，真是可憐的孩子，加百羅涅還真是過份對吧？」那人妖明顯是朝他們眨了下眼睛，不過幸好那人一直帶著墨鏡，否則他們一致深深覺得自己以後一定會有視覺上的心理障礙。

「我叫魯斯里亞，以後教我魯斯大姐就好了喔～」

六道骸臉色稍微發青的點了點頭，雲雀更是一副不太舒服的樣子。

第一件任務，他們要了解敵軍的主要目的。

雖然不知道是可悲還是可喜，裡面最好相處的還是魯斯里亞，他跟反叛軍的每個人都十

分友好，說叛軍首領是一心想找回爸爸的長子，自己則是疼愛兒子的寡婦，然後說那個因涉嫌殺人被押進大牢的ＸＡＮＸＵＳ是到了外地就一去不回的男子漢爸爸，甚至把新加入的六道骸冠上心理受創可憐無助的養子這個稱號，讓六道骸聽了都覺得想吐。

順帶一提雲雀被擅自稱為媳婦，這讓他差點就要忘了當間諜的初衷而暴走。

不過經由魯斯里亞的說明，他們大概明白敵軍的目的就是想找回ＸＡＮＸＵＳ。

「那麼，魯斯大姐，找回ＸＡＮ……我是說，找回爸爸之後呢？」坐在古堡的階梯上，六道骸喝著礦泉水，一邊詢問正在替其他成員治傷的魯斯里亞。

「嗯哼，當然是要一起過著幸福快樂的生……」

「喂喂喂！少在那邊和新人胡扯了，魯斯里亞！找回ＸＡＮＸＵＳ之後我們當然是要一起征服加百羅涅啊！」低沉的嗓音從門口傳來，六道骸趕緊後退幾階隱藏身子，一名銀色長髮的男人站在門口，把身後的黑髮少年扭了過來。

「還有這小子剛才差點迷路迷到軍火庫去！給我看好他！」

「啊啦啊啦，不行喔，史庫你是長男，怎麼可以調戲弟弟的妻子呢？」

「什麼？這傢伙是女的？」

「不是啦，但他是我們家的媳婦喔。」

「喂喂喂！老子沒空陪你玩那什麼扮家家酒！總之給我看好新人就對了！」

於是爭吵聲伴隨著腳步聲消失在房間裡，又過了好一會兒雲雀清冷的聲音才傳來。

看來應該是全都走掉了吧，不然雲雀不會叫他的名字。

「六道骸，你在那裡吧？」

「恭彌？他們都走掉了？」六道骸緩緩探出頭，看見雲雀站在房間的正中央，倒在他身旁的已是成堆的屍體，唯獨少了魯斯里亞和史庫瓦羅，看來是等他們出去之後才開始屠殺的吧。

「喔呀？你……已經先下手了？不怕引起騷動嗎？」

「我們來的目的就是要引起騷動的好嗎。」雲雀冷冷白了他一眼，拍去身上的塵屑：「已經查到他們明天要進攻的地方了，你這邊呢？套出話了沒？」

「嗯，那個變態對新人都很好。」頓了頓，他道：「不過看起來都不像壞人的樣子。」

「好，那麼今晚十二點整就開始執行任務……骸？」

回頭，他看見六道骸的手中握著一把三叉戟。

幽藍的髮絲在風中輕盪，六道骸的眼中閃過一抹淡淡的悲哀。

「抱歉，恭彌。」

三叉戟突然貫串雲雀恭彌的腹部，他難以置信的瞪大眼，來不及說出任何單字，意識便朦朧了起來，身體稍微顫抖了幾下，那雙澈藍的眼被狂亂的呼吸弄得渾濁，沒撐多久還是倒了下去。

戟上塗有毒。

六道骸緊緊的閉著眼，眼匡盈著淚水，用力咬著下唇直到鮮血溢出。

門咿呀應聲打開，史庫瓦羅和魯斯里亞站在門口。

「喂喂喂！真虧你下得了手，六道骸，好歹並盛的國王也養了你幾年不是嗎？」

「啊啦史庫你真壞，居然挑撥人家夫妻的感情～」

「我今天早上才說過絕對不會背叛他……恭彌應該很驚訝吧……」六道骸緩緩的抬頭，一藍一紅的雙眼有些許的絕望，聲音虛渺得就像隨時會消失一般，抽出三叉戟，手指抹過戟上殘留的，他摯愛之人的鮮血，含進嘴裡，像是品嘗。

「我回來了，史庫瓦羅大哥。」

※

「話說回來，ＸＡＮ……咳，我是說老爸……」收到魯斯里亞吃人魔鬼般的眼神，六道骸立刻改口：「明天不是最終計畫的開始嗎？我們要怎麼去救他？」

「喂喂喂！魯斯里亞，你沒跟六道骸這小子說計畫嗎？」史庫瓦羅同他一起走在基地的走廊上，不悅的對著一旁的人妖大吼：「這傢伙以前跟我感情好得很！對他不用有防備！」

魯斯里亞聳了聳肩，他們三人一路走到作戰會議室裡，指出明天哪一個小隊該走哪一個路線，地形上的戰術以及詳細的作戰方法，還有ＸＡＮＸＵＳ被關在大牢的哪一處，從加百羅涅軍方那裡獲得的情報等等，毫無保留的全對六道骸說出來。

六道骸，和史庫瓦羅，當初是在跳馬迪諾家認識的。

打過一場之後就明白了，眼前的角色絕非等閒之輩，於是他們結為朋友的速度也快得嚇人。

雖然和跳馬迪諾是老朋友了，但史庫瓦羅這次的目的還是誅殺國王並救出ＸＡＮＸＵＳ，然後接管龐大的加百羅涅王國，並不是翻臉不認人，而是他心中有個人佔了更重要的位置。

只要是那個人的目的，他都會盡全力達到。

這一點，六道骸也是一樣的。

「啊，不過你們知道並盛帝國明天要進攻的消息嗎？」抬頭他看著史庫瓦羅，然後全室的人通通回過頭來，用詫異的眼神瞪著六道骸。

「並盛明天要進攻？哪裡？」

「這裏啊。」六道骸聳了聳肩：「是恭彌說的，所以絕對不會錯。」然後他又指了指地圖的各個地方，「從這裡，到這一大片區域，明天都會被包圍。」

「真的假的！」

「廢話，我們是不是要盡快想個法子？還有他們會從空中攻擊喔，不過大部分的主力還是在陸戰，大概只要一個小隊注意空中就好，因為並盛的空軍還挺弱的。」六道骸白了他們一眼，喝了口史庫瓦羅替他倒的茶，補上一句：「我帶過並盛打仗，怎麼會不知道？」

於是瓦利亞反抗軍為六道骸所提供的情報陷入膠著，然後重新擬定明天的作戰計畫，六道骸在作戰方面給了他們不少非常有力的建議，簡直就像希望加百羅涅趕快滅國似的。

「但是，既然小骸對並盛貢獻這麼多，又為什麼突然會來投靠我們呢？」魯斯里亞突然轉過頭，發問，六道骸頓了頓，放下茶杯，異色眼眸顯得有些濕潤。

「我本來……沒有打算要背叛恭彌的。只是……」他的聲音略帶哽咽，然而卻沒有眼淚落下，咬緊唇：「在這裡得到情報後，我發現他……他已經要結婚了……是他先背叛了我！」

「六道骸……」

「我就奇怪！沒事幹麻把傳家之寶送到並盛來？恭彌騙了我，他只把我當作一個利用的

工具！而且他在這期間完全沒有露出半點愧疚的表情！」將頭埋進雙膝間，六道骸的肩膀顫抖著，不像哭，反而像在笑，瘋狂的嗜血的冰冷的，像極了史庫瓦羅最初遇到的那個六道骸。

「——所以，我要他們知道背叛我的下場是什麼。」

※

「奇怪了……國王怎麼還沒發通知過來？」

宮殿裡的會議室，澤田綱吉和其他三名將軍及草壁坐在一起，等著六道骸或是雲雀恭彌任何一個人的信號，照理說依六道骸的習慣，一定會在發兵前傳送秘密信息來提醒他們，但是雲雀有沒有這個習慣就不知道了，畢竟他們誰都還沒跟現任國王合作過，除了草壁。

「嘖！不要管那個傢伙了啦十代目！總覺得每次看到那傢伙都覺得很不順眼。」

「哈哈……獄寺君，可是……」

「喔喔！你們看！骸他發信息來了！」

順著山本武的話他們將視線移向桌上的螢幕，暗碼解讀出來一串不明所以的話：

『照舊進攻，戰場上別聽恭彌的指令，他在耍脾氣。』

「啊啊？那兩個傢伙，都已經這個時候了還在吵架？」獄寺隼人不耐的一腳踢上會議桌，然而澤田綱吉蹙起眉，超直覺告訴他這一切似乎都沒有這一封簡訊寫的那麼簡單。

但是，他不是主帥，不能妄自下命令。

雖然他一直覺得，這一趟出征，似乎會發生什麼糟糕透頂的事情。

※

捂著腹部，撕了一邊袖子才勉強止住流不停的鮮血，陰暗的長廊上可以看見只有盡頭的那間房還亮著，裡頭還傳出嘈雜的人聲，偶爾傳出幾句吵架或笑聲。

看來那就是作戰會議室了。

「六道…骸……」

不明白這股心情到底是心痛還是憎恨，雲雀抽出拐子，咬牙，卻看到會議室裡頭出來了一個人，有著一頭金色的短髮，頭上戴著皇冠，手中還拋著危險的匕首。

「誰在那裡？」顯然是注意到了黑暗中挪動的影子，那人擺出戰鬥姿勢：「快點出來，這麼愛裝神弄鬼，等王子走過去的話躲貓貓就結束囉？」

雲雀感到自己的手心在冒汗。

如果是主力之一的話，憑現在的自己要打過也有點困難，可是會議室就在那裡，六道骸，那個口口聲聲說愛他不會背叛他卻冷冷捅了他一刀的人，就在裡面。

「結束什麼？上個廁所也要管？」

意外的聲音從身邊傳來，接著一隻強而有力的手臂將他扣在一邊的牆上。

「什麼啊？原來是六道骸，真是一點都不有趣。」

「不有趣就不有趣，要有趣的話去找史庫瓦羅大哥玩。」

接著傳來的是吐舌頭的聲音，然後那人的腳步聲漸漸離開。

雲雀大氣不敢喘一聲，抬頭對上那雙異色瞳，黑暗中他也聽見了他的呼吸，急促而狂亂如同自己。

「沒事吧？恭彌。」聲音虛渺，六道骸按住雲雀好不容易才止了血的腹部，然而他的右手，卻緩緩化出了一把三叉戟，然後劃開嘴角一抹新月般的笑：「我就知道你還活著。」

雲雀還來不及喊出聲音，那尖利的戟已經刺了下去。

狠狠刺穿，薔薇色的鮮血灑落一地。

※

黎明的時刻瓦利亞反叛軍幾乎都做好了準備。

各是一個主力率著一小隊人馬，依情報提供在並盛軍隊會出現的地方守著，另一名進攻小隊已經出發，由列威・亞・坦率領。加百羅涅的軍隊已經幾乎被逼到了死境，今天黎明也將是他們決定王國與否的關鍵時刻。

「喂喂喂！有沒有人看見六道骸？」史庫瓦羅整好裝，在基地內的長廊走著：「他今天可是重要主力之一，這種關鍵時刻死到哪裡去了！」

「他昨天說要去廁所，然後就沒看到他了，可能還在睡覺吧，呼啊～反正和王子無關。」

「出征前打什麼呵欠啊喂喂喂！皮給我繃緊一點！」

貝爾・菲格爾還來不及反嗆回去一句話，基地外傳出震天的爆炸聲。

——已經開始攻擊了嗎？

兩人衝到窗邊一看，只看見森林裡冒出陣陣黑煙，史庫瓦羅快速分析了方向，但卻發現無論發生爆炸的是哪個方位，都不是六道骸所說的並盛軍攻擊地點。

「呦。」

一個人輕巧的落在他們身後，史庫瓦羅和貝爾迅速回頭，揮出的匕首和刀劍都沒有打中，正確來說，是被一道橙色的火焰全數揮開。

那人有著一雙琥珀色的眼。

「把我們的國王和執事，帶去哪了？」

砲火聲不斷響起，不過幾分鐘時間整座山都陷入一片火海。東南西北四方都有人進攻，以威力強大且準度極高的巡弋飛彈猛烈攻擊，六道骸說並盛進軍會注重陸戰，但所有的砲彈

都從海上發射，真正進入基地內的只有並盛帝國的四名將軍。

而找上他們的恰好是最強的那一個。

史庫瓦羅拖著負傷的貝爾一路往上逃，六道骸說並盛不會空戰，但他的話還能相信多少？澤田綱吉利用反向火焰噴射高速移動，難以敵過他的速度，只好打帶跑。

但是當他撞開頂樓的鐵門，迎接他的卻是另外一個景象。

「喔呀喔呀，這不是史庫瓦羅大哥嗎？你果然上來了。」那個人在逆光之中對他笑著，手裡抱著一個人，是明明早該死掉的並盛帝國國王雲雀恭彌。

雲雀恭彌單手環住六道骸的頸子支撐體重，另一手握緊了帶刺的浮萍銀拐。

他左手無名指的戒指在陽光之下閃出一道絢麗的光。

「史佩爾畢・史庫瓦羅。」他輕聲道，平穩的聲線帶著幾分清冷：「我以並盛帝國國王之名，可以讓ＸＡＮＸＵＳ離開監獄，但是加百羅涅帝國的國土及政權不能讓給反叛軍半分。」

「你……！」咬牙的瞬間，史庫瓦羅聽見身後鐵門關上的聲響，澤田綱吉同時阻斷了他的後路。

「你，選擇解散反叛軍永遠離開，或者在這裡接受制裁？」

那個人的聲音純淨的像神。

史庫瓦羅說不出話，一個、兩個、四個，並盛帝國的人將他團團包圍，對講機也在此時傳來進攻的列威小隊已敗在加百羅涅的軍隊即跳馬迪諾手下的事實。

「六道骸……為什麼你要欺騙我們……！」他忿忿的開口，然後傳來六道骸柔和鬼魅的嗓音。

「我的確跟你無冤無仇，還有一段不錯的時光，史庫瓦羅大哥。」他輕笑。

「——但是，只要是恭彌的願望，我就會用盡手段達成。」

即使撒謊即使出賣即使是各種骯髒手段，就算必須忍痛在雲雀側腹刺上一刀，或者那是必須將自己撕裂成碎片才能得到的結果，他都會做到。

※

加百羅涅的反叛軍一事在三小時內因為並盛帝國的援助而快速平息。

ＸＡＮＸＵＳ獲得釋放，加百羅涅的內亂也從此告終，國王跳馬迪諾興沖沖的跑來和雲雀恭彌及六道骸道謝時，雲雀扔出那沒傳家寶戒指狠狠砸中他的臉，然後拖著六道骸轉身走人。

母艦是和加百羅涅臨時借來的，平白用了他們好幾枚珍貴的巡弋飛彈後一毛錢也不肯賠

的送還，然後這幾人則是搭上部下們開來接送他們的戰機回去。

「吶，傷沒事嗎？」雲雀恭彌關上機門，回頭，看著捂住腹部的六道骸。

六道骸微笑著搖搖頭：「沒什麼，看到恭彌受傷心比較痛。」

雲雀送他一記衛生眼：「我還以為你真的背叛我了，要取得對方的信任也不用真的刺下去，還塗了會讓我昏睡過去的藥，你是策劃很久了對吧？」

「怎麼敢呢？女王大人明察，我還幫你上了藥呢。」六道骸輕笑著，傾身在雲雀側臉點下一個吻，牽動腹部又忍不住縮起身子，呻吟了一聲。

而雲雀恭彌完全沒有戀人該出現的擔心樣子，一手狠狠的拍上六道骸受傷的腹部，痛得讓對方發出一聲哀號，他卻只是更加惡意的揚起唇角。

「誰叫自己刺自己，活該。」

「沒、沒辦法啊……好痛！只有這樣才能消去我的罪惡感嘛……」他捂著腹部，看見了雲雀左手無名指上的戒指，托起他的手，六道骸低頭輕吻那枚戒指：「既然戴上了，就是願意嫁給我了？」

雲雀低頭紅了臉，迅速抽回手，轉頭望向窗外湛藍的景色。

帶著戒指的手微微顫抖著，卻沒有將它拔下來。

「吶，骸。」

「嗯？」

「市場的劣質品我就暫時收下，回去記得換給我一個鑲鑽的。」

六道骸笑了，拉過雲雀的手靠在自己胸口，低低的笑聲像一縷輕煙。

戰機的聲響大得令人半聾，前方的草壁不會聽見也不會看見，雲雀拉住他的頭髮，腹部的疼痛讓腦袋迷迷濛濛，此刻整個世界就算毀滅了似乎也和他無關，重要的只剩下眼前這個人。

六道骸俯身與他相吻，然後傳來了那道總是令他淪陷的溫柔嗓音。

「Piacevole per incontrarlo, mio sposa.」

遇見你是我的榮幸，我的新娘。

（完）

雙螺旋

骸雲 白雲

雙螺旋

2009年8月～2010年5月

在各種意味上，這篇都可堪稱是黑歷史之最。

第一次與他人合作寫接龍文，沒想到寫成難以收尾的長篇。茫茫然然寫了九個月，完結時卻不曉得自己在寫什麼。現在排版時重讀，也看不懂自己在寫什麼ｗ

排版時注意到標點符號有錯誤，但是沒有修正，因為那也算是黑歷史的一部分。至於分段，有些連我自己也看不明白，就沒有修正太多，畢竟這也算是是黑歷史的一部分，就坦然面對吧！

另一層面的黑歷史是，記得當時的合作對象自扮兩角跟我玩三人接龍，玩到一半才揭曉其實是同一人的身分。人不中二枉少年，這種事我也幹過幾次，而且不得不說還挺好玩的，只是真的會惹被騙的人生氣就是了ｗ

「吶，恭彌你長大以後要嫁給我喔。」

稚嫩清朗的童音在耳畔響起，黑髮男孩毫不留情的舉起拐子揮過去。

接著狠狠的砸中藍髮男孩的下顎，力道之大讓他往後飛了幾公尺跌到公園的沙坑。

「你神經病，我可是男孩子。」

「有什麼關係，恭彌很漂亮啊，我媽媽說有看到漂亮的就要趕快娶回家。」

「娶個鬼，我媽媽說婚姻是愛情的墳墓。」朝藍髮男孩吐了吐舌頭，黑髮男孩傲氣逼人。

「愛情的墳墓？不懂…」

「不懂就不懂，我也不懂。」

拾回插在砂坑裡的拐子，黑髮男孩扁了扁嘴，轉身就要離去。

藍髮男孩揉了揉還發疼的下顎，小跑步跟上前牽起他的手。

夕陽拉長了他們瘦小的影子，附近小學的鐘聲跟著黃昏的腳步響起，公園裡幾隻原本還在吃飼料的鴿子被鐘響驚起撲翅升空，有一瞬間那兩個孩子倒真的像是婚禮上的新郎新娘。

但他們那時誰也不這麼覺得。

驪歌響起。

校園裡櫻花紛飛，幾個女生守在學校門口等待雲雀恭彌拿給誰校服的第二顆釦子，他木然聽著畢業生代表的感謝詞，眼神卻是目不轉睛的盯著台上的人看。

那是一名藍髮少年，名叫六道骸。

「吶，恭彌，好不容易高中畢業了，你還要繼續升學嗎？」結束了原本該是很感人的沉悶致詞，六道骸一下台便這麼朝黑髮少年問道。

搖搖頭，名為雲雀恭彌的黑髮少年站起身，摘下俗氣的紅色胸花。

六道骸疑惑了，問道：「成績這麼好，不升學？」

雲雀恭彌頓了頓，抬頭看了他一眼，什麼也沒說逕自朝校門走去，門口的女孩子們一聲歡呼。

六道骸不死心，又追了上去：「你可是全校第一欸，東大也上得了的，莫非是經濟因素？」

雲雀終於轉過身，卻像做錯的事的孩子一般低下頭。

「我…本來在想是不是該告訴你的…可是，我要去國外工作了…」

「…欸？」

「有一家知名大企業的老闆之前到學校參訪惹出了些麻煩，我幫他解決，他很看重我的

處理能力，告訴我高中畢業後就去那裡工作…而且，可以從高階的職位開始當起…」

「你…答應他了？」

雲雀點點頭，沒有回話。

骸見狀生氣的抓住他肩膀，怒目嗔視著他。

「為什麼要答應！並盛呢？家人呢？我呢？」

「唸書是為了找工作的，不是每個人都像你一樣有錢，家人我會一併接過去…至於你，就…再見。」

拍下六道骸的手，雲雀恭彌的態度冷漠了些，放了樣東西到他手中，轉身就走。

骸愣愣的望著他的背影，緩緩攤開掌心，雲雀的身影與紛飛的櫻花交錯，可以望見他紅紅的耳根。

那是他校服的第二顆釦子。

大雨滂沱，重重打在身上卻沒能比氣氛凝重。

六道骸穿著一襲黑色西裝，雙眼有些紅腫，滑過臉上的分不清是淚是雨，他只是沉默的走著。

然後沉默的，看著漆黑的棺木，入土。

曾經深愛的人們都不在了，就連那雙名為「母愛」的溫暖雙手，最後也要離他遠去。

他還是什麼都沒說，連痛哭也沒有。那是六道骸的二十二歲。

離高中畢業一晃眼已經四年了。

母親的葬禮過後，六道骸開始找工作。

攤開報紙，上過就業資訊網，去過職業訓練中心，他明白自己很有才能，欲聘他的企業也不在少數，但是他總覺得這些工作一個也不喜歡，太高貴、太華麗了，親人留下一大筆遺產，他需要的並不是錢，而是愉快的活一次人生。

最後他明明白白的說了：「給我一個能去旅行，每天又能有變化的工作。」

接著連職業訓練中心也不想理他了。

既然找不到工作，他於是打定主意要去旅行。

他總不明白為什麼機率那麼渺小的空難為什麼偏偏就要在他身上發生。

「該死！現在是飄到了哪裡…！」

猛搖頭，溼答答的藍髮灑出水珠，六道骸狼狽的藉由救生衣浮上海面。

錢、信用卡、護照、手機、任何能證明身分的東西全都沉進了大海，弄得他真想大聲罵出髒話然後咒蒼天去死，不僅人生地不熟，最重要的是現在還飄在海面上沒得到救援。

「媽的，不管哪個國家的政府都靠不住…」右眼的數字轉換成「一」，蔚藍的海面為他生出一條路，他爬上岸，脫掉了難以行動的救生衣，什麼錢包背包的他都懶的去找了，反正要找也找不到。

看來這片海不算太鄉下也不是太平洋，遠遠的還能看到城市大廈。

六道骸走著自己用幻覺造出的路，感到自己正邁向未知的路途，突然覺得一切都有趣起來。

他是愛玩，他本來就是人說的紈褲子弟，而他認為，人生本來就是該這麼玩的。

「啊啊？義大利？」

看到入境港口那飄揚的國旗，六道骸的臉瞬間黑了一半。

靠！好死不死的為什麼就要掉到一個英文也不能通的地方！

拉丁語系搞屁啊！一樣都是 abc 幹麻不說英文啊！

沒有電話沒有錢沒有護照語言不通，那要怎麼活下去啊混帳！

溼答答的身體讓他一陣顫抖，義大利正值冬季，細雨飄著又加上冷風，骸從來沒想過他有一天會像狗血電視劇還是童話故事裡演的一樣又餓又冷慘死街頭。

「哈啾！…唔…可惡…」

擤了擤鼻子，六道骸露出一抹傻笑，開始幻想能不能用幻覺讓全義大利進入暖洋洋的夏季之類的天方夜譚，賣火柴小女孩的翻版在此現身。

「先生看起來不像無業遊民，請問是遇到了什麼麻煩嗎？」一口流利的日語傳進耳裡，他訝異的回頭一看，是一名穿西裝戴墨鏡的男子，在他身後的不遠處停著一輛高級賓士轎車。

「老…老實說我剛才遇到空難，證件和錢包通通掉近海裡，所以現在…」

「真的假的？那先生是怎麼進入本國通過海關的？」

「啊…就走海底的幻覺隧道啊…」

黑衣男子一時摸不著頭緒，請骸在原地等等之後跑向黑頭車，車窗搖了下來，裡頭坐著一名戴帽子的老人，他也朝骸看了一眼，露出一抹微笑。

不久，黑衣男子又跑回來，邀請他上車。

那是義大利某家財團的老闆。

「真是有趣的年輕人，也別說老朽見死不救，但我也不能平白幫你，就讓你在總公司工作一陣子好了，等你賺夠了機票錢再來找老朽，如何？」老人沉靜的藍色眼珠透過靜片凝視著六道骸，轎車載著他來到一棟大廈前。

「這邊是員工專用的飯店，裡頭有不少海外的員工，日語應該也有人懂，我再派幾個下屬為你做詳細的介紹，你就先下車跟著外面那些人吧。」

說著，老人伸手指向車外一排黑衣墨鏡人。

搞什麼？不會是人蛇集團吧？

六道骸謝過老人，下了賓士轎車。

目送著車子緩緩駛離，他直覺到，似乎有一場風暴即將掀起了。

「先聲明，骸先生可以自由決定開始上班的時間，飯店裡一切以職位為重，職位越高的人享有的福利越多，順便一提本公司的第二把交椅也是一名日本人，雖然不太好相處不過也可以向他請教。」黑衣人遞給他毛巾和新衣服，這麼吩咐。

「啊？那不就地位低的只能給人差遣？我的工作又是什麼？」

「關於這方面骸先生要自己去找。」

「什麼？」

「因此才建議骸先生要先和飯店裡的人打好關係…」放低音量，黑衣人附耳道。

「慢著這根本是黑道的作法…」

「那麼，就這樣，這是骸先生房間的鑰匙。」

六道骸只覺得一切都亂七八糟到他無法接受的程度。

職位高的享有更多福利？混帳！義大利沒有人人平等觀念嗎？這是什麼？宗教狂熱？政治圈？

還有那個老闆也未免太像撿棄犬了吧！他六道骸像什麼？很落魄嗎？

深深嘆了口氣，全身溼透的他在飯店裡的大廳看起來特別突兀。

手中的房卡編號００００６９１８，只透露這個訊息他不知道房間在哪裡，看了看大廳的人們，各個金髮碧眼的看起來沒有幾個是東方人，就算有，大多數說的卻是中文。

好不容易他遇到一個黑髮，笑容陽光燦爛的日本男子。

「喔，你在找房間啊，是新人嗎？」名為山本武的男人和善的替他找到６９１８號房。

「嗯，謝謝…雖然說是新人，不過老闆說工作要自己找…」換下溼答答的衣服，他和山本武兩人隔著一扇浴室門對話，「聽說這裡的第二把交椅是個很難相處的日本人，我想先和他打聲招呼。」

山本武「喔——」了一聲，然後笑出來。

「不會啊，其實他是個挺可愛的人呢，雖然不擅長表達情緒就是了。」

「呵呵呵，是這樣嗎？」基本上他認為不擅長表達情緒幾乎就是和很難相處劃上等號了。

「說起來，骸待會兒要不要去見見他呢？這時間的他應該都在保齡球館。」

「喔，等我換好衣服吧。」

本應該吵鬧歡樂的保齡球館一片寂靜，只有聽到一個人在打球的聲音，還友機器毫無起伏一次又一次「恭喜全倒」的祝賀，山本哼著不成調的歌曲領著骸來到保齡球館。

遠遠的，他看見一個穿著輕便的削瘦人影拋出球，保齡球扔出去的、汗水灑落的，美麗拋物線。

「呦——有一個日本來的新人說要見你喔——」

那人停止丟球，用肩上的毛巾擦去汗水，濡濕的墨色短髮貼在臉上。

他轉過頭時的動作帶著幾分天真，睜大的瞳孔裡有些許的訝異。

「找我？新人？」

「嗯，這位是六道骸。骸，那位是雲雀恭彌，本公司進升最快最有能力的副董事長。」

當他倆四目相接時差點沒有拿頭就往旁邊的牆撞。

分隔整整四年，他們竟在天涯海角相逢，一切都令人不敢置信到能稱作命運安排的程度。

命運的波瀾又將捲起了。

※

「恭彌……」好不容易回過神，骸愣愣的喚了對方的名字。

不會吧？真的是他！

傻傻的山本武見狀，抓著頭笑笑。「什麼嘛！原來你們早就認識囉！那不打擾啦！」把骸往雲雀面前一推，就這樣擅自丟下錯愕的兩人。

彼此面對面呆立許久，六道骸從以前相處的經驗中了解，要雲雀主動開口，那還不如讓他再跳進輪迴裡一次較快。

「啊……好久不見，恭——」擺出一貫的笑容，試著開口，但卻被冷冷的打斷。

「誰准你叫我名字的，叫我副董事長。」迅速收起驚訝的面容，換回冷峻的表情。

轉身去拿球進行下一局。

「可是，以前我都直接……」

「我不認識你。」

「咦？我們不是……」

不等骸說完，一顆黑硬的保齡球狠很的砸中他的笑臉。伴隨匡啷一聲，六道骸整個人狼狽的倒在一堆球瓶中，隱約還可看見有鮮紅的液體自他的頭流出。

「哼！全倒。」哼了聲，雲雀露出高傲的笑容快步離開保齡球館。

現在除了機器的聲音外，真的是什麼聲響都沒有了……

「嗚……！痛痛痛！」六道骸吃痛的皺了皺眉，一旁包紮的護士柔聲說了句抱歉後繼續在他頭上纏上紗布。

要不是剛好在雲雀離開之後不久有打掃的阿姨進來，他現在恐怕早已失血過多，外加上踏進棺材的半隻腳了。

老天啊！雖然自己剛才的確有想到跳進輪迴，但那只是開玩笑的啊！

「好了！」

護士溫柔的叮囑骸該注意的是後，欠身便走出房間。

六道骸的思緒還停留在他被球打中前，雲雀對他說的那句話。

『我不認識你。』

「為什麼明明認識卻要裝作毫不相識的人呢？」

喃喃念著，不曉得怎麼了，聽到那句「我不認識你。」心裡竟會有種疙瘩。

「難道那時的驚訝只是我的錯覺嗎？」

出了醫療室，骸回到自己的房間躺倒在床上。說實在的，這種大城市還真是不太習慣，比起並盛雖物資多元，不過一片都市叢林的令人有股壓迫感。

翻個身，沒想到雲雀工作的地方竟然是在這，自己居然是地位最低下的下屬……

等等！好像有什麼東西忘了？

仔細回想從頭到尾發生的事，有什麼很重要卻被遺忘的呢？

一開始遇上空難，身上啥都沒了。好，接下來被一位老先生帶到這，然後跟著叫山本武的人進房間換衣……！

看來是發現了問題所在。

「我一開始穿的襯衫呢？」不會吧！錢、信用卡、護照……什麼都能掉，就是那件上衣

不能不見啊！

奮力的奔出房門突然又緊急煞車。

慢著，我把衣服放在浴室的簍子裡，八成是被服務人員之類的拿去洗了。沉下臉，很好！在衣服堆裡找衣服。老天是要給我雪上加霜嗎——！

「喔！是骸啊！你和副董事聊的愉快嗎？」爽朗的笑和開朗過頭的語調，是山本武。揪住他的領子著急的問。「衣服呢？我放在浴室的衣服！」

「一般來說，除非你是位階較高的，要不然都是統一送洗……我還沒說是在哪裡啊！」快速跑過想攔他的山本武，因為自己剛剛確實有看見，那放在從身邊經過的服務生推車上的襯衫！

「給我等一下——」

六道骸使盡全力追上去，這可把服務生嚇壞了。見到一個忽然猛追自己的傢伙，誰不會怕啊？

服務生加快推的速度，緊張的按下電梯的按鈕。

「快啊快啊！」老兄，後面是有鬼在追你嗎？

電梯門咿的開了，服務生恐懼的連看都沒看，一使勁把推車駛進電梯，追在身後的六道

骸來不及煞車，也跟著一股腦撞進電梯內。

「咿——碰喀！」

在精采的音效過後，六道骸只覺得自己另一隻腳也踩到棺材裡了，頭暈眼花的。

「我有准你們在走廊奔跑嗎？」耶？這個聲音好像是……

「對、對不起！」

可憐無辜被牽累的服務生拼命鞠躬道歉。而六道骸只是起身拍拍屁股，揉揉包著繃帶的地方，絲毫沒有任何其他動作。

他剛又看見了，鳳眼中一瞬間瞠大的瞳孔。

「嗨！又見面了。」特別加強後面的字。「恭、彌。」

雲雀蹙起細眉。「我可不記得見過你。」嫌惡的扯下披散在身上的衣物，其中一件溼透的觸感讓他露出更加厭惡的眼神。「搞什麼啊？」

「啊！那是我的。」六道骸一邊幫慌亂收拾的服務生扶起推車，一邊對雲雀笑著認領。

「這亂噁心的衣服，我要扔掉它。」

「這可不行喔。」一把搶過。「這上面可是有我們重要的回憶呢！」

「我說過我不認識你。」

「畢業典禮，校服，第二顆紐扣。」六道骸難得正經下來，緊握住雲雀的手，清晰的說出。

「這襯衫的第二顆紐扣，就是你當初給我的。」

鳳眸流過一絲猶豫掙扎的神態，頰上浮現粉色。「你……」

「這邊怎麼一團亂啊？」白髮的男子手撐在左眼的刺青下方，頗副譏趣的笑著。

「抱歉！」服務生識相的道歉後架起推車急速閃人。

男人打量著六道骸。「我似乎沒見過你。新來的嗎？」

「你是誰？」帶有敵意的反問。骸發覺這男子出現時，手心裡的手便冒出薄薄一層冷汗，不知為啥？因此對眼前的陌生人起了反感。

僵持下，身旁的他竟開口說話了。「白蘭……好久不見。」

「！」六道骸不可置信的偏頭看向雲雀。這人是什麼來頭？恭彌居然肯先開口！先是空難，再來是碰上恭彌，現在又是這種情形，拜託！神是打算讓他在一天之內把一生的驚奇都用光嗎？

「喲？恭彌啊？抱歉剛沒看到你，被他擋到了。」白蘭意有所指的看著六道骸。「對了，請你沒事別騷擾我公司的員工好嗎？」輕拍掉孩握住雲雀的手輕蔑的笑了一下。「新來的，菜、鳥。」

「這裡的老闆不是你。」淡淡的說著，音量細小至幾不可聞。

「可是不久的將來，我就會繼承了嘛！」嘟嘴表示不滿。

噁！好噁心。這是六道骸的第一個反應。

「去喝茶吧！」白蘭拉著雲雀的手往一邊走。

「我不要。」

嘴上雖說著拒絕的話，不過雲雀並沒拉下他的手，這讓六道骸很不是滋味。

無奈對方似乎是個來頭不小的人，要是得罪他，一定馬上捲舖蓋走人。

目送兩人離去，骸的身體內彷彿有某樣竄升至全身，但又深深的戳入心坎。

這時，雲雀突如其來輕微的動作，令異瞳緊盯不放。

只見他輕觸方才被握起的手，細細的撫著，在即將轉彎時臉微微偏過，念著懷念的名字。

六……道……骸

一切都烙印在眼底，六道骸不自覺的泛起輕笑。

他還……記得我……

抱著濕漉漉的襯衫，摸上第二顆紐扣。

※

『吶，恭彌你長大以後要嫁給我喔。』男孩眨著一雙湛藍的眸子。

稚嫩清朗的童音在耳畔響起，黑髮男孩毫不留情的舉起拐子揮過去。

接著狠狠的砸中藍髮男孩的下顎，力道之大讓他往後飛了幾公尺跌到公園的沙坑。

『你神經病，我可是男孩子。』黑眼睨著倒地的他、吐槽。

『有什麼關係，恭彌很漂亮啊，我媽媽說有看到漂亮的就要趕快娶回家。』呸掉嘴裡的砂、天真的笑道。

『娶個鬼，我媽媽說婚姻是愛情的墳墓。』朝藍髮男孩吐了吐舌頭，黑髮男孩傲氣逼人。

『愛情的墳墓？不懂…』偏頭思考、藍色的眼底盡是疑惑。

『不懂就不懂，我也不懂。』聳肩、不懂也不會怎樣。

拾回插在砂坑裡的拐子，黑髮男孩扁了扁嘴，轉身就要離去。

藍髮男孩揉了揉還發疼的下顎，小跑步跟上前準備牽起對方的手……

握到的、是冰冷的空氣。

驚愕爬滿藍髮男孩、死命的勒住、一切都在向下沉淪……

——黑暗——

「恭彌！」驚恐的伸長手臂，妄想在漆黑中抓到什麼。

驚醒。一場似成相識的惡夢。

滿身大汗，六道骸不舒服的把散亂的藍色長髮綁成一束馬尾。起身走到浴室，扭開水龍頭至最大，整顆腦袋浸到水中。抬起頭時，劉海濕黏的貼在臉上，水珠一滴、一滴的滴答在洗臉台，沿著圓滑的曲線溜進水管。像是帶著藍髮男人的憂慮般，開始不斷的墜落到深處，黑暗靜謐的旅行。

「這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呢？」苦澀的笑，讓鏡中本就詭譎的異色雙眼顯得妖異。天真的時候啊！

骸倚靠著背後的牆，冰涼的瓷磚也壓不下他心中那難以用筆墨形容的思緒。

「早啊！骸！」一大清早，房號0006918的木門被一名笑容爽朗的男人強行推開。碰的一聲，使得整晚沒睡好的六道骸臉冒黑氣的換出三叉戟，架在對方的頸子上。

「山本武，你想去哪輪迴？地獄？還是畜生？」

被「稍微」嚇到的山本武，再次露出那讓人想揍上一拳的超級爽朗笑臉。

「嘛，想打的話是可以啦！但我先帶你認識一下環境吧！」

手臂一拐，把尚未梳洗衣衫不整的六道骸硬帶出房外。

骸的三叉戟是收掉了沒錯，那是因為，比起用那邪惡的能力弄死他，他更想用自己的雙手把山本武活活掐死。

「我都還沒換衣服，你就把我拉出來……你找死啊！」

盛怒之下，把門甩在山本武的鼻子上。

「真對不起，我老是少根筋，所以請別記仇啦！」

盥洗好後，他和山本一起搭車到一棟摩天大廈前。一路上山本總是這麼說，而六道骸則是敷衍他幾句。據他的觀察，山本武這個人的職位也不低，走在他身邊總可以見到不少像職員的人對他打招呼。

「到了，這是我的辦公室，有時麼麻煩或問題都可以到這找我。」

大約四、五十坪的寬敞房間，幾個檀製書櫃擺在辦公桌後頭，地毯似乎是手工縫的，質感不錯。果然是個職位不低的傢伙！

「還有，董事和副董事的辦公室則是在十八樓，我們現在是在八樓。」

「喔。」十八樓啊……看能不能趁機晃進去好了。

「你有決定要做什麼了嗎？」山本坐上椅子，按下桌上的鈴叫人。

「沒有。」打關係……要怎麼做呢？

「剛好我有一份類似秘書的工作，要嗎？」

正當骸在考慮時，辦公室的門被緩緩的打開，走進大約三四個西裝比挺的男女。山本指著他們介紹。

「他們都是我的秘書。每個人的名子都繡在左胸的牌子上，找不到我也可……」

「等一下！你都已經有那麼多人了，幹麻還找我？」

「那是因為……」其中一位女性秘書欲言又止，用手肘頂了頂左手邊的男子，示意要他說。

無奈的嘆氣。「因為秘書也要負責發送文件之類，所以必須進入各個上司的辦公室，但……」吞口唾沫。「對、對於副董事長，我們……能不去就儘量不去。」

剛才想發言的女人附和他。

「因為要是不小心被他以『打擾到他』的理由而被打，保證你把醫院當家。」

有那麼嚴重喔？看來恭彌這幾年來身手有變強不少嘛！

「所以！」剛剛一直靜靜站著的另一名秘書跑上前。「我們知道你和副董事認識！」

「欸……那又怎樣？」

「請幫我們送那部份的文件吧！」三個人同時敬禮九十度，外加臉露出一副「我們不想英年早逝」的表情。這這這……回絕的話……好像不太好喔？

「就這樣囉！」在一旁批寫文件的山本武從寫好的文件中拿出一疊。「這些在中午前送過去吧！」

「什麼？」我可還沒答應啊！

「拜託你了！」又是一口同聲。

真的沒辦法拒絕了！

※

「山本老兄，你明明說恭彌是個很可愛的人只是不擅於表達情緒，為什麼你自己不送過去啊…」哀怨的目光直盯著山本不放，骸趴在辦公桌對面的沙發埋怨道。

「嘛…這個啊，雲雀他好像不是很喜歡我欸。」燦爛的勾出一抹笑，山本武邊批改著辦公桌上的公文邊回答道，看他撇公文的姿勢感覺好像在寫書法的草書，然後他抬起頭，笑容人畜無害。

「啊，骸你最好趕快送去喔，文件遲到了的話雲雀也是會打人的呢！」

「啊…那現在…該死！11:57分！你怎麼不早說！」抱著文件奪門而出，沒理會山本在身後的揮手再見加祝福，他三步併做兩步衝到電梯門前，赫然發現電梯停留在十八樓，他猛按了幾下按鈕，電梯卻遲遲沒有下來，看來是有人在電梯裡面占著茅坑不拉屎。

「靠！走樓梯都比較快！」

三分鐘之內從八樓衝上十八樓是要發揮人體極限就是了？

六道骸右眼一轉，數字變換成四，直直往樓梯口奔去，連自己都不知道一腳是跨了幾階。

十樓、十一樓…十三樓…十六樓、十七樓…

秒針轉著，倒數十秒、九秒、七秒…

「——恭彌！」

當他轉過那個樓梯口，在最後一秒前趕到，映入眼簾的卻是令他不敢置信的景象。

昨天見到的那名男子，白蘭，正站在電梯口，右手按著電梯按鈕讓門無法正常關閉，左手卻緊扣住一名黑髮男子的後腦，逼迫對方和自己接吻著。

被吻著的竟是雲雀恭彌。

骸手中的文件落了一地。

「混蛋！你在幹什麼…！」

衝上前使盡力氣分離兩人，大力推開白蘭讓他倒退了好幾步，然後將雲雀摟進懷中。

懷裡的雲雀臉上泛著不自然的紅色，大口大口喘著氣，像要窒息似的難受。

「呦？這不是昨天的菜鳥嗎？午安。」白蘭燦爛的笑著，眸裡閃過一絲不懷好意。

「你在對恭彌做什麼！」

「做什麼…當然是讓恭彌盡他的責任義務囉。」

「什麼責任！什麼義務！恭彌很痛苦難道你看不出來嗎！」

「痛苦？恭彌君痛苦嗎？喏？」

「骸…放開我…」

六道骸瞪大眼，白蘭卻邪魅的笑了。

雲雀虛弱的推開攬著自己的骸，一步一步蹣跚的往白蘭身邊走去。

「恭彌…你…！」

他吃驚的一句話都說不出口。

那個曾經和他牽著手的男孩，曾經偎在他懷裡睡著的男孩，曾經因為他的擁抱而紅了臉的少年，曾經將胸前的第二顆扣子像交付真心一般放到他掌心的少年，如今已經再回不到他身邊了嗎？

還能再有…擁有他的權力嗎？

「我…我要跟著白蘭，所以今後…你別再過來了…」任白蘭將他摟進懷裡，雲雀的聲線十分平穩冷靜，眉宇間卻透露出快哭出來的神色。

「恭…彌…」

「以前的日子…謝謝你的照顧，這是我唯一能作為謝禮的東西，希望以後你再也別來見我…」走上前，將手中的物品放到六道骸手中，雲雀深深的敬了個禮，那是以前的他從沒做過的，一種純粹只代表工作上關係的敬禮。

「你突然這樣說…我怎麼能…怎能允許…」蹙起眉，露出少有的悲傷，骸握緊了手中的東西，卻沒心去看那是什麼，正要伸手挽留他，雲雀卻立刻後退一大步。

「白蘭，走吧。」轉身，語氣恢復一慣的冷漠。

身後的白蘭笑瞇瞇的應了一聲，小跑步跟上前。

然後他們倆一起拐彎走進辦公室，只留下六道骸悵惘的視線。

他攤開手，停留在掌心的是一顆鈕扣。

他明白，那是雲雀剛才襯衫上的第二顆釦子。

一股暖意油然而生，他勾起一抹安慰的笑。

「恭彌…」

「啊？雲雀他這麼說嗎？」

當他開口和山本武解釋雲雀恭彌要自己別再去找他的事情時，山本武有些詫異的這麼說了。

「嗯，是這麼說的，所以把我留在這裡也沒用處啦，讓我辭掉工作吧。」六道骸一派輕鬆的說，胸前的口袋珍惜的收著剛才交付到自己手上那代表真心的第二顆鈕扣。

「只要讓我打通電話回日本，家裡的人就會來接我回去了。」

山本武低頭思索了一會兒，默不作聲。

六道骸疑惑的看著他，做什麼？不過是個點頭搖頭的事情罷了，而且兩個人才不過認識一天而已，應該不至於考慮這麼久吧？讓自己辭職，山本武不是也樂的輕鬆嗎？反正他又不缺人手。

「不行喔。」

「啊？」六道骸差點沒有連下巴都掉下來，為什麼不行？還笑的這麼燦爛說的這麼肯定？

「哈哈，因為雲雀啊，他其實不會這樣的，只要你留下來，一定會發現他是個很好的人！」燦爛的笑了幾聲，山本從辦公皮質大椅上站起，走向落地窗，明亮的陽光照在他臉上，卻耀眼不過他的笑，這大概就是所謂的陽光少年吧，應該也是個運動健將。

六道骸沉默了好一會兒。

確實，他知道雲雀雖然平常打架鬧事還一臉理所當然，任何人的勸導他都一律不聽還會以一拐子奉還，夏天在廟會附近和店家勒索威脅當作私財還硬說是活動費，遇到看不爽或覺得礙事的群聚草食動物就會毫不留情的一大群咬殺，在並盛這個地方是地頭蛇，令人聞風喪膽的角色。

但是他無法遏止自己不朝雲雀難得溫柔的表情看去。

逗弄小鳥泛起的微笑，被自己熱情擁抱後的淡淡紅暈，躺在頂樓睡午覺露出的惹人憐愛，在大雨滂沱中為紙箱裡的野貓放傘的溫柔，雲雀真的不是那麼壞的人，也許他只是一向率直的做自己罷了，因此他才為所欲為，因此他才會不經意的露出溫柔。

他的冷漠並不是歷經滄桑歷經痛楚後擁有的，而是他本身就不受道德倫理的拘束。

「好吧，到時候恭彌追究起來，錯就由山本你擔囉？」六道骸轉身握住門把，回眸一笑。

「死不放棄其實也是我的風格。」

山本看著他，比出了個拇指的手勢，燦爛的笑出來。

六道骸閉上眼，笑著走出山本的辦公室。

剛才掉到地上的文件都還在十八樓的樓梯口等他收拾呢。

走到電梯口按了「上」，然後看著顯示十八的顯示板數字緩緩下降八來，六道骸勾起自信的笑。

左胸前那個口袋裡的第二顆鈕扣傾聽著他的心跳，慫恿著他往前方邁進。

人不可能那麼容易忘的。

關於輪迴，關於溫柔，關於櫻花紛飛的畢業典禮，關於那交付到自己手上的真心。

——還有，那個雙股雙螺旋裡決定要用力去愛的基因。

※

「欸欸欸——」白蘭翹著二郎腿坐在豪華的真皮沙發上頭，漫不經心的邊戳弄手中的棉花糖邊問道。「那奇異的鳳梨菜鳥你認識啊？」問完一口把變形的棉花糖塞入口。

明知道答案還問的郎噹態度讓秀氣的眉抖了一下。

「我不認……我認識……」

說到嘴邊立刻加以修正，只是後頭的幾個字小聲的可以。握住改公文鋼筆的手不正常的

抖動，手心的汗使得筆更難握緊，原本娟秀的字跡多了幾分懼怕。

雲雀慢慢的抬起頭稍微覷了白蘭，那股奸巧的邪氣讓他的喉結滑動了一下。

「現、現在沒有……沒有關係了……」

聲音小的像在說給自己聽，事實上也是如此。

對，沒關係了……沒有……

「喔？」拿起開封的棉花糖向雲雀所在的辦公桌走去，輕靠在桌緣，捏住黑髮男子的下顎拉近臉。「那剛才你給他了什麼東西呢？恭、彌、君？」

鳳眸驚駭的失了神，雲雀感覺自己那噗通劇烈的心臟快衝破他的胸膛。

他害怕，害怕說出來了，不但自己會接受到白蘭他所謂的「處罰」，連帶那心寄多年的他都會深受其害。不要！他不要！

「那、那是昨天在電梯撞到時，他掉的東西。」

雖然很想心虛的撇開眼，但現狀不允許！雲雀深深的瞭解，只要一個錯誤的回答，迄今得來不易的和處心積慮守護的，終將化為烏有。

「是嗎？」脣角帶滿邪意的弧度令雲雀的呼吸停了一瞬，白蘭壞心的拿出一顆棉花糖硬塞進微啟的嘴中。「那恭彌君用嘴餵我吃點心吧！」

正當嘴要欺上那無助的脣時，不久前才剛出現的人又出現了。

「我送公文來了。抱歉，因為突發狀況晚了些。」

彷彿處在不同的空間，六道骸無視了白蘭怪異的目光，上前將一疊整理好的公文放在辦公桌，那麼巧「正好」壓在白蘭支撐身體的那隻手上。

「……這不是菜鳥嗎？這裡可不是你可以隨意進出的地方呢！」

白蘭沉住心中的不滿，一臉「你很煩，快滾！」的表情對上六道骸的「燦爛無比」的微笑，僵持著。

「辛苦了……你可以回去了。」

雲雀取下棉花糖，抽出口袋中的手帕擦了擦自己汗涔涔的手和臉。

「是的，那我回去了。『副董事長』。」

依然是面帶微笑，六道骸恭敬的欠身後走到門口開門離去。

雲雀呆呆的望著門口，意識卻在下一秒被白蘭強制喚回。

難受的呻吟著，刺痛麻癢的感覺自脖頸蔓延，下意識想推拒，但是自己強忍住，任男子在上頭貪婪吸吮。

離開紅痕，白蘭扯著雲雀的領子附在他耳邊說。

「看在你今天沒有對你和他的關係說謊，不處罰。」放鬆領口，讓雲雀坐回椅子上。「不過後面你對剛才在電梯門發生的事說謊，所以這是懲罰。今天就這樣囉！」

臉上的邪氣消散了幾分，白蘭乖乖的回沙發坐下，繼續吃他的棉花糖。

暗自在心中呼了口氣，劫後餘生就是這種感覺吧？雲雀回憶方才骸對他的稱謂，心頭不禁揪了一下。

對不起……骸……

舒不知從頭到尾的一切全被未全闔閉的門後，那閃爍的異瞳接收的一乾二淨。

恭彌，既然現在是這樣，不過我會讓你再回到我身邊的！

之所以喊他「副董事長」，是為了再次奪回雲雀。六道骸下定決心，不管如何。

霧氣瀰漫的浴室內，微瞇的鳳眸凝視佈滿水霧的鏡面，掌緩緩拭去光滑上的水滴，垂下眼簾，似乎在做什麼心理準備。

「你為什麼會在這……」

摸著鏡中自己的成相，雲雀問六道骸，儘管知道對方聽不到。像是觸動了心底的某樣情緒，猛然的　扯下身上的浴衣，露出白皙的身子，戰戰兢兢的撫過那些若有似無的紅斑。

「我是一個……笨蛋。」

當時是為了什麼來到這？而現在，又是為了什麼待在這呢？

墨色短髮淌著水滴，沿背脊流下。

「我……」

浴室外的手機響起，雲雀像作了一場夢，如夢初醒似的愣了幾秒隨即重新披上浴衣，走出浴室接起它。

「有什麼事？」

一貫的冷漠語氣，是大家熟知的雲雀。

「山本，最近幾天怎麼都沒見到恭彌？」

六道骸趴在山本辦公室的沙發上頭。說實在的，秘書這麼多，自己目前為止做的都只有送公文，還是專送副董事長的。雖然自己是挺開心的就是了……

「怎麼？無聊啊？」

山本抬頭看他一下子又立刻低下和公文打哈哈。

「所以我說，秘書太多了。」就是秘書太多自己才沒事做，搞得像隻米蟲似的。

天知道，要不是其他秘書都不在，要不然現在肯定一窩蜂衝上去，拔掉六道骸自豪的鳳

梨葉。這是要山本裁員就是了？

「我還不曉得你的實力……」

「你剛說什麼？」

「沒、沒什麼。」

回覆到之前的沉默氣氛，但是六道骸發現自己剛才問的問題山本武根本沒回答他，於是又問了一次。

「喂！最近為什麼都沒見到恭彌？」

「喔？大概是出差去了。」對著一份公文皺了皺眉頭，把它放到桌邊繼續批寫別的。

「出差？」

果然是不在公司，要不然為什麼自己最近送文件時，總是見到那讓他不爽的白蘭，坐在雲雀的辦公椅上邊吃棉花糖邊對他抱以「欠揍到不行」的笑容。真是夠了！

「好了！我們去練習場吧！」

「啥？公文改完了？」

「是呀！」說完山本便背上放在書櫃旁的長形袋子，裡頭傳出金屬的碰撞聲。

「那為什麼要去練習場啊？還有，那是幹嘛的？」

「顧名思義，當然是用來練習的囉！」山本漾著爽朗的燦笑。「先前你拿武器對著我，不是要和我練習嗎？當時我說可以，不如趁現在來痛快打一場吧！」

說著山本便硬拖搞不清楚狀況的六道骸回到飯店，來到位於飯店附設設施之一的練習場。

「來一場光明正大的練習賽吧！」

山本從袋中抽出一把武士刀，拔刀出鞘擺好架式。

「什麼光明正大……」感到莫名其妙的六道骸喚出三叉戟。

說實在，自己真的很不想握上它，正是因為這個力量是用「她」換來的……

不好的回憶排山倒海而來，六道骸只覺得快被這股力量淹沒，墜入深不見底的黑淵之中。

「好！我來囉！」

抓緊三叉戟，骸面對著迎面而來的山本，等待時機。

銀色的圓弧一次又一次的劃過充滿腥味的空間，黑漆漆的背景與他和諧的融合。如上等黑絲絨般的色澤，短髮隨主人快速的奔馳拂動，噬血的笑容令墨色瞳眸添上凜冽的殺氣，每次進攻都確實的送上一條生命進地獄。

沒錯！他們全是上不了天堂到上帝懷抱的罪無可赦之人，到地獄後悔吧！後悔和我作對。

當然，我也是……進不到天國的……罪人……

六道……骸……

金屬摩擦碰撞的聲響在若大的練習室內回蕩。武士刀流暢的轉攻為守避掉一記突刺，不惶多讓的反手一握再度攻向藍髮男子，三叉戟一轉，在兩人間隔出一段距離，趁黑髮男人一不留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揮向他，卻又被對方以毫釐之差閃過。

「沒想到你挺強的呢！」山本向後一跳，用袖子擦擦額角的汗水。

「你也不錯，竟然多次躲掉修羅道的攻擊。」把馬尾甩到脖子後面，六道骸撥了下瀏海。還真的是一場光明正大，又「清爽」的打鬥啊！

「咬殺完畢。」部下搞砸還要我來收拾……

甩掉銀拐上的鮮血，雲雀抬手隨便的抹掉臉上的血跡，踏著屍體有些顛簸的前進，接連不斷的攻擊防守令他感到疲倦。

灼熱自下腹傳來，空間瀰漫的鐵銹味似乎更為濃烈了些。

「你很不賴嘛！」山本收拾起他的刀，丟了罐咖啡給六道骸。「算我請的。」

「謝了。」打開拉環時刺痛了下。「痛！被拉環割到了！」

長這麼大還被這小東西弄傷！二十多年是白活的啊！

吸著手指，不知為什麼，有種不安在心中擴散。

「……恭彌？」為啥會想到他？他是去出差又不是去打架，應該不會有危險啊！

「骸，怎麼了嗎？」

山本見他含著手指，像是在想什麼重要的事，忍不住伸手在他面前揮幾下。

「啊？沒事。」

「沒事就好，我還以為你受傷了。」山本笑笑後離開練習室，臨走前對六道骸說著。「以你這樣的身手，大概明天開始就不無聊了吧！」

「什麼啊……」算了！先回房間洗澡吧！

身後有什麼重物倒下，回頭，是斷氣的屍體。

「哼！居然被死人……」

似乎又有什麼倒地的聲響。靜默、血腥。

「欸！山本，這是啥？」晃著手中和坐在旁邊女秘書一模一樣的資料，六道骸用充滿疑問的語氣問山本。「又不像公文。」

「喔？那個啊！是我昨天擺在桌邊的資料啊！」山本把文件攤在茶几上，指著其中一張。「你們的任務是要破壞位於這裡的研究設施，並且將機密資料帶來。」

「等一下！什麼破壞？機密資料？」

六道骸不可置信的看著面不改色，笑的超級陽光的山本說出那些極不搭調的話。

「這個……小嘉，妳幫我說明一下，我還有事要忙呢！」搔頭，便把說明的任務丟給女秘書。

「六道先生，你是第一次吧？」正色對山本瞟了一眼「不負責任」的眼神後，把散在桌上的紙拿起準備說明。「我們公司之所以龐大，並不只是靠『檯面』的經營，所以身為公司一定階級以上的幹員，都必須具有某種程度的身手。」

「小嘉小姐，這不就跟……！」說到這，讓六道骸想起了自己說過的話。

『慢著這根本是黑道的作法…』

「就是如此……」

面露神秘的微笑，但旋即正色賞了六道骸一巴掌。骸用呆然的表情看著這翻臉比翻書還快的女人。

「還有，請收回你對我的稱呼。不准叫我『小嘉』。」

「可是剛才山本……」

又是一巴掌。

「那是因為他是上司，我有名有姓的，幹麻沒事給你亂叫小名啊！」兇巴巴的對骸訓話。

「我叫麥黛嘉・里斯本。」

「是是……里斯本小姐。」撫著被巴紅的臉，六道骸哀怨的想自己竟然一大早惹到這隻母老虎，真不曉得上輩子是幹了什麼壞事。

「那、那個，山本先生，我和六道先生要出發了！」

「喔！小心啊！」

見到那對自己兇到不行的麥黛嘉對山本恭敬的告辭，加上身旁的小花……六道骸真的很無言。

不過，的確！真如山本昨天說的，今後或許不會無聊了吧？

「……嗯？」

刺眼的日光燈刺激著久沒接觸光線的黑瞳，濃重的消毒水氣味也挑戰他的嗅覺。是醫院……嗎？我居然進到這種草食動物才會來的地方。

腹部的麻痺感讓他知道槍傷已經動過手術將子彈取出了，全身上下包裹的繃帶使皮膚悶熱難耐，雲雀索性動起不便的雙手拆起它們來。

「咦？副董事，不可以隨便拆掉紗布啦！」巡房的護士擔憂的把雲雀壓回床上，收拾整理被用亂的紗布。

「咬殺。」

「啊——！對不起！但是白蘭少爺交代我們要好好照顧你，不要打我！」護士驚恐的縮到牆邊，緩慢的靠著牆移動到房門。「對、對不起！」說完就溜掉了。

其實她大可不用那麼害怕，在聽到白蘭的名字時，雲雀反抗的意思都沒了。

低下頭、抓緊被單。說明白、他在害怕。

怕那反覆無常的純白夢魘。

「資料拿到了！六道先生、炸彈裝好了嗎？」

里斯本拔下接在研究所電腦的硬碟放入口袋、轉身問把風的六道骸。

「好了！」六道骸慌張的按下炸彈上的計時器。「還有三十分鐘。」

「快走！」

第一次幹這種事、真的讓他有些驚慌失措、好在經驗老到的里斯本用匕首替他解圍、要不然傷的可能會更重。

在計時器剩十秒時、六道骸一揮三叉戟刺傷追兵後、里斯本用小刀解決剩餘的來人便立刻拉著六道骸衝向最近的窗子。

轟隆的爆炸聲後、他們被爆炸的風從破碎的窗口吹出建築物外。

「下次動作快一點。」堆了推膠框眼鏡、里斯本不忘對六道骸抱怨他的遲鈍。

「是……」望著自己渾身是傷的、六道骸無奈的應了聲。

被送進公司直屬的醫院，骸莫可奈何的接受得住院的事實。誰叫自己倒楣，背被暴風吹破的碎片札傷呢？

「好無聊啊！」六道骸賭氣似的爬下床。「在醫院到處晃好了，看能不能找到什麼新奇的東西。」就這樣，挨家挨戶的串門子去了。

「是……眼淚嗎？」

雲雀抹掉眼角及下巴的溫熱液體，床單都被他抓的皺成一團。

「咦！這不是恭……副董事長嗎？」

秀氣的臉訝異的仰起，看到的是擁有湛藍髮色的他。

驚愕的兩人四目相對，在預料之外的地方，在度相見了……

※

六道骸手握著病房的門把，瞪大的異色瞳孔吃驚的望著他。

「副董事長，你在這裡啊…那，我不打擾…」

斂下眼，骸嘴角勾起一抹苦澀的笑，轉身就要帶上門。

「等等！等一下…我…」伸出抓不到任何東西的手，纖瘦的手臂在半空中揮著，或許不是盼望抓住六道骸的目光，而是想抓住那個春天再也回不來的青春和湧動。

「骸…我…求求…你…」

雙眼被淚霧模糊，從前的六道骸總是很看時機，要是自己傷心難過他總是第一個衝來自己身邊的人，要是自己受傷他總是第一個為他包紮的人，無時無刻都伴在他身邊，從身後突如其來摟他進懷裡的驚喜是給他最大的安全感。

他不想，也不要，身邊那個男人換成了白蘭…

六道骸欲離開的腳步停住了。

他笑開來一個極致欠揍的笑容。

「我就知道恭彌一定會挽留我的！果然我在你心中還是最重要的地位吧～」飛身撲上前在雲雀的懷裡蹭了蹭，他媽的就算是任性到死的小貓也沒有這傢伙欠砍，雲雀的額角爆出一個青筋，方才的眼淚全都沒了。

「給我閉嘴，然後滾！」

還擠得出力的拳頭朝六道骸的腦袋狠狠揍了一拳，雲雀惡聲惡氣的道。

「喔呀喔呀，這樣不坦率好嗎？我可是化身成六道骸模樣的白蘭喔，恭彌君。」挑起雲

雀的下巴，他的眼裡閃過一道危險的光芒，語氣和態度全變了樣。

「竟然敢挽留六道骸，給你個懲罰如何？」

雲雀瑟縮了一下，打掉對方的手躲進棉被裡，不住的發抖。

棉被在下一秒被掀開，對方欺上他傷未復原的身子，制住他雙手的行動。

「就想成是六道骸在吻你，你就會快活些了。」附上顫抖的薄唇，肆意掠奪裡頭的空氣，感覺雲雀恭彌在身下不停的掙扎，流出來的淚水沾濕了自己的臉龐。

他一手向下移動，解開了雲雀的褲頭。

雲雀大吃一驚，使勁甩了六道骸一巴掌。

「不要搞錯了，白蘭！」掙脫束縛，腹部尚未完全癒合的傷口經激烈動作後又流出汩汩鮮血，染紅了白布床單，染紅了繃帶和衣服，也沸騰了他反抗的心。

「我不是你想像中的軟弱！也不是沒有尊嚴！你不必變成六道骸的樣子欺侮我，說好了這只是一項交易，要上我，你還沒那個資格！」

六道骸笑了，溫暖燦爛的，異色瞳中帶有一絲安慰。

雲雀看的一愣一愣的，雖然他本來就知道白蘭是個怪胎，但是被打了還笑難不成有被虐的傾向？

「太好了…這樣才對不是嗎？恭彌。」像以往一樣，像中學時代一樣，深深的抱緊雲雀。

感覺擁抱間傳來的熟悉溫暖，蔚藍色的瞳裡有些訝異，雲雀伸手也摟緊了他。

腹部的鮮血還在流，他卻感覺不到痛楚，溢在心裡的只有濃濃的暖意。

「你果然…就是六道骸嘛…竟然敢騙我…」

「恭彌才騙了我不是嗎？那麼討厭白蘭，就開口叫我救你啊…不管有多困難多辛苦，我都會賭上性命保護你的…所以…請別再裝作和我沒關係，別再說你不認識我，好嗎？」

「我…」

叩叩！

敲敲門，白蘭在門外候著。

「恭彌君，我帶棉花糖來看你囉～身體感覺好多了嗎？」

「進來。」

簡潔有力又冷漠的聲音傳來，白蘭愉快的開了門。

病床上的雲雀小口啜著綠茶，令人嚮往的日式氣息一下子讓白蘭呆住了，記得第一次看

見他的時候，他也是這樣平靜的捧著茶杯，鳳眸裡有著一股不可駕馭的傲氣，想來當初就是因為這樣才一見鍾情的，但是現在的雲雀幾乎可以說是一見他就怕。

「怎麼？恭彌君，遇上什麼好事了嗎？」坐上床沿，白蘭仔細的端詳雲雀的側臉。

「應該和你沒有關係吧。」

「呀咧，恭彌君真是不坦率，一定是遇上什麼好事了吧。」

「你的問題我不想回答。」

這樣才對。

在心裡暗自嘆到雲雀今天的異常，白蘭鳶紫色的瞳裡閃過一絲危險的光，就是要這樣高傲才像他當初認識的雲雀恭彌，就是要這樣，駕馭起來才會更有快感。

你遲早會在我身下哭著扭腰哀求的，恭彌君。

「傷口怎麼樣了？」

「好多了，拖你的福。」

雖然嘴上這樣說著，卻連一眼都不看白蘭，這讓白蘭稍稍惱火了些，硬扳過他的下巴強迫他直視自己，但那樣傲氣十足的鳳眸眼裡卻依然完全沒有白蘭的影子。

或者說，他在雲雀眼裡看見了一道藍色的身影。

「恭彌君真是不乖，是不是要來點懲罰呢？」

「哇喔，你是在說笑嗎？」

「怎麼？已經不怕我了？果然需要多點調教呢。」

扣緊雲雀的下顎作勢就要吻上，對方卻敏捷的將杯裡的茶水往他臉上潑去。

白蘭被熱茶嗆了嗆，捂著口鼻，危險的眼神對上雲雀堅定的蔚藍色眸子。

「我今天沒心情和你玩，白蘭，你下次再來吧。」

「…是嗎？」他笑出來，揪住雲雀的棉被，明顯看到對方緊張的縮起身子，白蘭笑得更開了。

「我不能回去，因為說穿了恭彌君的傷口根本還在流血喔。」

「我好得很！你回去！」

「怎麼？身邊有個靠山在就敢對我大小聲了？」朝雲雀看起來沒事的腹部輕搥了一拳，他立刻痛得縮起身子往旁邊一倒，用幻覺遮掩住的傷口暴露在現實中，血流如注。

「恭彌…！」

從棉被裡鑽出來要扶住雲雀，一把水果刀卻赫然架在自己的脖子上，六道骸止住了動作。

「真是的，不過就是個菜鳥，值得你作靠山嗎？恭彌君。」白蘭輕挑的笑著，鳶紫色的瞳子裡溢著嫉妒與不滿，鋒利的水果刀逼緊了六道骸的咽喉。

「太可笑了，區區一個菜鳥能做什…」

「你住口！」

兩人的異口同聲讓白蘭愣了一下。

一雙是紅藍不一的陰陽眼，一雙是蔚藍色的純粹鳳眸，兩人的眼神一瞬間是那麼相似。

「就算你是白蘭，就算我們之間有契約，我也…」

「——也不准你毀滅恭彌的一線希望，我絕對能救出恭彌。」

替雲雀說完了他說不出口的話，六道骸絲毫不畏懼威脅自己生命的利刃。

雲雀看著他，勾起了一抹笑，眉目傳情讓白蘭沉下了臉。

「救？真是可笑。」

丟掉了手中的水果刀，白蘭從床上站起身。

「恭彌君，你還能作副董事的日子只剩下老頭苟延殘喘的這段時間了。」

他轉身走向病房門口，六道骸立即撲上前護住腹部還流著血的雲雀，警戒的注意白蘭接下來的一舉一動，然而雲雀臉頰上泛起的一層緋紅更是讓白蘭一肚子火。

雲雀騙了他。

說兩人已經沒關係是嗎？那現在又怎麼解釋？

「等老頭一死，你就要有心理準備會受到我怎樣的『疼愛』。」

走出病房，大力帶上門，碰的一聲在房中迴響，能感到他的怒氣沖沖。

雲雀和骸，誰都沒有說話，只是感受彼此的體溫直到確定那忿忿的腳步聲已遠。

不久之後護士就來了，替雲雀重新包紮了傷口，骸欣然接受護士的換藥，身上曾被碎玻璃凌虐過的傷口慘不忍睹，卻沒有雲雀那染血的床單白布來得怵目驚心。

雲雀吩咐醫護人員將骸的病房換到自己隔壁，順便將骸的職位提升三階以便他能名正言順的待在自己身邊，真的，他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回到那時候的自己，自從離開骸身邊之後，自從到了義大利之後，自從珍愛的家人都被殺了之後，他已經多久沒有好好的做自己了呢？

像小蝦米要對抗大鯨魚，也許反抗白蘭是件艱難的事，但六道骸為他帶來了希望。

他們是命運交錯的雙螺旋，總在預料不到之處相遇，然後帶來預料不到的結局。

「哈哈！說真的，其實有你能在我手下工作，我也覺得很開心。」燦爛的笑著，山本遞給骸一罐果汁。「今後見面的機會就少了，你也好好保重喔。」

骸接過果汁拉開易開環，想起了曾經和山本在一起的時候被割傷手的事。

他笑了，運動後汗水淋漓，和山本一樣燦爛的笑。

「說真的，每次和山本你在一起總是沒什麼好事呢。」

將果汁一飲而盡，他毫不客氣的說道，三叉戟和時雨金時擱在一旁，他們某天在體育館對打後的晚上談笑道，那其實也算是分別的一種形式吧，他想。

「其實我沒想到你會一下子晉升那麼快，真有你的，明天我帶小嘉來和你道別吧？畢竟你們也是一時的隊友嘛。」山本調侃似的用手肘撞了撞他，但聽到「小嘉」兩個字，骸不自覺的撇開視線，青筋從額角竄了出來，但隨即想想，里斯本小姐其實並沒那麼壞。

「好啊，明天再說吧。」

比起里斯本小姐，雲雀恭彌不是個更難纏的角色嗎？

想到那抹黑色的身影，骸的嘴角泛起一抹笑意。

明天的他就是副董事長的專屬秘書了。

「你在那裡做什麼？很多文件還等著你。」不耐煩的用鋼筆敲了敲桌，雲雀冷冷睥睨著為他跑腿而忙上忙下的六道骸。「動作很慢喔，想被咬殺嗎？」

六道骸聽到這番話，有些不耐的停下腳步，將手中的公文重重摔到雲雀的辦公桌上。

「我說啊，恭彌副董事長，當你的秘書莫非還包括買咖啡和訂披薩還有自掏腰包請客嗎？那我回日本的錢要哪時才賺得到？」挑起雲雀的下巴不悅的道，雖然從小就知道雲雀的個性很難搞，沒想到長大之後反而變本加厲。

「哇喔，想回去日本了？」鳳眼挑釁似的盯著六道骸，雲雀的唇角彎起一道好看的弧度。

「也好，裁員也是我喜歡的事情之一。」

六道骸鬆開了手，搖搖頭，認命的拿起那疊公文轉身走向門口。

然後他回眸，揚起一抹篤定的笑。

「如果我要回去日本，死拖活拉都要帶你一起走。」

關上門，留下雲雀一個人愣傻的坐在皮質辦公椅上。

斂下眼，雲雀將手中的鋼筆擱下，在桌上趴了下來，臉上泛起層層紅暈。

「笨蛋…」

門砰的一聲再度被打開，白蘭大剌剌的走進來。

雲雀被嚇到似的抬起頭，在看見來者是誰後不悅的蹙起了眉。

「真不愧是恭彌君，馬上就把骸君調到這麼近的地方來了啊？」大步走向前，勾起雲雀的下巴，白蘭邪魅的道，語氣明顯聽得出未消的怒火。「護衛公主的騎士嗎？真是浪漫。」

「那又如何？」惡狠狠的瞪回去，自從上次骸對自己說過那些話後，他再也不害怕眼前這個人。

「呀咧，真是狂妄的口氣。」眨了眨眼，白蘭鬼魅的笑了。「不過你的騎士事暫時來不了囉？」

「無所謂。」他道，掙脫了白蘭的束縛。「六道骸終究不會是保護我的人。」

「喔？這話我不懂。」挑起眉，白蘭坐上了雲雀的辦公桌。「也就是說六道骸對你而言只是利用工具嗎？恭彌君真狠，就像我第一次見到你的時候一樣，不過我喜歡。」

雲雀低下頭沒有否認，拿起鋼筆繼續批寫著公文。

殊不知，倚在門外的那道藍色身影，垂下的眼眸溢著深深的傷痛。

今天他又約了山本去體育館練身手。

但見面的時候山本身旁卻多站了一個女人。

「那個…六道骸先生。」跟隨在山本的背後，麥黛嘉・里斯本明顯和上次的態度截然不同。

「啊，有什麼事嗎？小嘉小姐。」勾起嘴角的弧度，六道骸收起眼裡的哀傷，故意叫了里斯本的小名，看見那女人有些不滿的蹙起眉，山本卻笑著拍拍她的肩直說別在意。

「抱歉，照理說前輩都該好好帶領後輩，卻還讓你的背受了傷，這是一點謝禮。」將手中的竹籃遞給六道骸，里斯本對山本使了個眼神，便逕自先回去了。

「別那麼在意啦～我也為了別的女人受過傷喔～」用力朝那背影揮著手，六道骸甚至沒去看裡頭到底是什麼東西，反正這裡的女人都不好惹，不是恰北北就是職業殺手，還是先安慰一下來得好，它可不想莫名奇妙某天就在自己的早餐裡發現炸藥。

「喔？骸你的情人還真多，為了哪個女人受傷啊？」撞撞六道骸的肩膀，山本燦爛的笑道。

「不是情人啦，那是…」垂下頭，六道骸看著手中的三叉戟，眸裡泛起濃濃的哀傷。

「我受的不過是一點小傷…她卻為我犧牲了性命…」

那個時時笑容燦爛溫暖的少女，老是喚著他「骸大人」的少女…

克羅姆・髑髏…

「副董事長、副董事長。」

老人和煦的聲音喚醒了失神中的雲雀，他回神，自己正待在寬敞的會議廳中，管理部門的山本武、企劃部門的獄寺隼人、特殊部門的澤田綱吉，以及董事長 Timoteo 和白蘭都正注視著他。

「啊、是…」他搖搖頭讓自己清醒些，不知為何剛才自己的腦中竟浮現六道骸的身影。

「哈哈，雲雀竟然也會分神呢。」山本笑得一臉無害，澤田綱吉立刻用哀求的眼神看著他，獄寺隼人更是有些憤怒的撞了下他的手肘，因為在這樣下去雲雀手上握著的那支鋼筆就要被捏斷了。

「不要緊的，那麼我們接下來談到以下的事宜…」

催人入睡的會議進行著，讓他的腦袋難得的昏昏沉沉。

六道骸…那傢伙應該有盡好秘書的責任在門外候著吧，他可不想一直就這樣被白蘭盯著。

「…關於目前的敵對公司，在日本的黑曜集團…」

心思飄向窗外，他注視著窗口的那隻小鳥。

從飯店飛出來找他的嗎？怎麼會來到會議室門口？

「…副董事長，你今天身體不舒服嗎？」

他的神智又猛然被拉回會議上。

錯愕的看著老人透露幾絲關心的臉孔，澤田綱吉膽顫心驚的眼神，他囁嚅著，什麼話也沒說出口。

確實今天是分神太多次了，自己是怎麼了？這種暈眩的感覺。

「有什麼關係呢？董事長，這樣的恭彌君也很可愛啊。」

單手托著下巴，白蘭微笑著看向雲雀，卻遭來後者一記不領情的白眼。

「是的，董事長，我可能是感冒了…有重要事項煩請在會議結束之後轉達給我。」站起身，雲雀整理好手上的資料放進公事包，對董事長為敬了個禮，逕自走出門去。

「副董事長，這麼快就出來了？身體不舒服？」看著臉色蒼白的雲雀，骸一臉困惑的詢問。

「對…唔…！」

才說著，不穩的身體往前一倒，骸吃了一驚，趕忙扶住他的身子往自己懷裡靠。

「發燒了？」探向雲雀的額頭，發現溫度高得嚇人。「燒這麼重，為什麼逞強？」

「我…」

「別說了，先去躺著休息吧。」

揹起雲雀，骸不顧會議室裡的人是否會被急奔的腳步聲干擾，帶著發燙的人兒直往飯店跑。

即使他知道，自己也許只是一個利用工具。

永遠無法成為雲雀恭彌的保護者…吧。

※

長廊中六道骸回蕩的跑步聲逐漸遠去，紫色刺青下的弧度上揚許多。

禮貌的向董事長說要暫時離席後，打開會議室的門走到走廊的進頭，拿起手機撥通電話，響了幾聲後，對方恭敬的接起。

『白蘭先生嗎？』

「動作挺快的嘛！好了，剩下的需要多久時間？」

『最快大約一天，慢的話是三天。』

「那好，趁現在去調查我之前說的資料，要暗中的調查喔！」

『了解。』

闔起手機，鳶紫的眼中泛著波波狡詐。

「說不定會查出好玩的事呢……」

見到醫生收拾診療的器具，六道骸抓著他的袖子驚慌的問。

「醫生，副董事他怎麼樣了？」

躺倒在白色大床上呼吸急促的雲雀，讓六道骸心裡的著急不由自主的越加強烈。

恭彌他一定只是感冒之類的小病。

六道骸不斷在心中用這句話催眠自己，告訴自己恭彌他很快就會好了，只是事實總是事與願違，醫生接下來的話即將把六道骸推入洗也洗不乾淨的污池中。

「六道先生，你先冷靜，副董事他這病是感染了某種病菌，需要更進一步做更精細的檢查。」打通電話告知醫院那派救護車來。「放心，我們全體同仁一定會全力來醫治他的。」拍了拍六道骸的肩要他放輕鬆。

現在也只能等了。接受無奈的事實，六道骸坐在自己房內的床上，動作換過一個又一個，十分焦躁不安。

可惡！自己待在恭彌身邊居然沒注意到！

恨恨的一拳擊在床旁的矮櫃，指節泛白、手指的抗議他絲毫沒把它當一回事。見恭彌痛苦虛弱的喘著氣被擔架送進救護車，自己卻被醫護人員攔下不准跟去，那無力和自責摧殘著他的精神。

「恭彌……」手指交叉頂住前額，現在唯有寄望院方了。

副董事辦公室內的資料室被撬開，裡面的抽屜被一格格拉出，文件全都散落一地。

全身黑衣的男人耐心的翻找被交代調出的資料，一張張細讀。

「三年前的實驗報告……」依照年份翻閱，視線停在一封牛皮紙袋上的日期和寄件單位。

「找到了！」

謹慎的躲過保全，走到離辦公大樓有一段距離的小巷，拿出電話。

「喂？是白蘭大人嗎？」

從雲雀住院，已經過了五天了，會議室裡又聚滿了各部的幹部。大家的臉色都好看不到哪，尤其是山本。

「你說這是真的嗎？董事長。」山本手握緊桌面發給的資料，微微抖著。

不可能！他怎麼會做這種事……

董事長輕嘆一口深長的氣息，他也不願意看到這結果，畢竟當初就是他將他收入旗下的，問題是擺在眼前的調查結果卻是如此真實。

「哼！他一開始便沒頭沒腦的冒出來，他的底我們也都不清不楚的，難說他不是敵對勢力派來的間諜。」

獄寺面色不屑的睨著紙上頭的照片，雖然平時對雲雀的作風看不慣，但還是對他有一定的尊敬，這次的事也讓他非常擔心。

「不！他不會！」

「你憑什麼說的啊！山本，我勸你那樂天的想法趁早收收吧！」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的爭論著，誰也不讓誰，澤田夾在他們中間像要哭出來似的對董事長求援。

「山本、獄寺，請冷靜。」沉穩的語調令他們停了下來。「既然調查結果是這樣，我們也只有對他行以處分了。」收好桌面上的物品，Timoteo 起身。「沒異意的話，會議到此結束。」

其他人走光以後，留下來的山本擔憂的倚牆，想起剛才的會議。

「怎麼會這樣……」

「果然啊……」方才獨獨缺席的男子審視眼前的資料。「我猜的沒錯呢！呵呵呵，有好戲可看了。」

紙上報告著三年前位於日本實驗所的一場人體實驗意外，受試者的名字是——克羅姆・髑髏。

六道骸失神的望向窗外，一片春和景明完全無法映入他的網膜，他自雲雀住院就再也沒有工作了。第一，上司不在沒事做；第二，他此時此刻的腦海裡，除了臥病在床的恭彌外還是臥病在床的恭彌。滿腦子都是那蒼白的臉龐，六道骸幾日來的愧疚已把自己搞得茶不思飯不想的，消瘦了不少。

「六道骸先生在嗎？」

門外傳來呼喚聲，這才驚醒六道骸。踏著蹣跚的腳步去開門。

「有事嗎？……！」突然被捉住使他慌了手腳。

應門後，門外頭像是保全之類的壯漢，不由分說的強硬架起六道骸硬往外拖。

「搞、搞什麼？」六道骸死命的掙扎，踢著雙腿試圖掙脫他們的禁錮。「你們是誰啊！」

壯漢身邊站著一位黑衣人，他出示一份文書。

「六道骸，你涉嫌使用病毒來謀害本企業的副董事。」

「什麼——！」

聽到這荒謬的話，六道骸不敢相信的看著資料。

「針對副董事長雲雀恭彌病倒的報告書」斗大的標題如是寫著。接下去看……

「在醫療小組的診療之下，副董事長雲雀恭彌的病況並未好轉，反而每況愈下。根據本院的各權威醫師指出，此病絕非一般常見的病毒引起的，恐怕是敵方企業或有心組織研發出的生物武器……」

看到這，骸狐疑的問男人。

「這跟我有什麼關係？」

「細菌侵入人體絕對是有它的傳播途徑，我們在副董事病發不久前喝過的咖啡檢測出同樣的細菌。」不懷好意的笑著。「而那可是你——六道還買回來的。」

『你叫……什麼名字？』

『六道骸。』

『我可以叫你骸大人嗎？』

『咦？』

『因為你救了克羅姆啊！』

可以見到，那陰鬱的臉蛋展開了初次的笑顏。

『骸大人！』

『我不會把克羅姆交給你們的！』

武器貫穿了誰的身體，紫羅蘭的髮絲飄動。

『我要力量……』

那在玻璃管中載浮載沉的紅珠，映照著他猩紅的右眼框。

想保護那無助的女孩。

即使遲了一步……

事後，失去了母親，只因對方的報復。

最初不想停留，怕是這裡充滿了快樂痛苦的回憶吧……

看著被殺害屍體、墨色的鳳眸無法壓抑心中的驚濤駭浪，緩緩的靠近蹲下，拚命忽視腦海浮現的猜測。

不會是的……不是……

撥開被血凝成一片片的頭髮，視線對上臉孔的下一秒立即別過。

不會……吧？

抓繃了胸前整齊的衣料，跪在漫布的血泊中。

這是真的……他真的……

唯一的光源是敞開的大門外那微弱的路燈，叩叩的皮鞋敲擊聲從那傳來，逆光下的鳶紫散漫一絲主宰者的氣息。

「你真的……殺了他們……」

蒼白的薄脣抽動，失神的喃出這句痛徹心扉的事實。

白髮男子不懷好意的笑了，笑的邪魅、狡詐。

「再問一次，答應那項交易嗎？」

墨黑的瀏海掩蔽他的神情，他知道了，自己擺脫不了那白色的惡魔……

禁閉室內稀弱的月光自離地面四米的小窗孔流洩，撲灑在陰暗的空間。手交叉枕著後腦杓，鮮紅的右眼精亮，像要滴出血水般，另一旁明亮的湛藍反而相形失色，略嫌晦暗。倒在硬梆梆的小床，咿咿啞啞的晃動聲於這靜到可怕的房內顯得尖銳刺耳，本因是潔白的床單染上金屬床架的鏽色，暈成紅褐一片，彷彿乾涸的赭色液體。

「……幾天了？」心知不會有人回答，卻還是講了出來。「恭彌你看，我居然會在這種地方呢……」

嘲諷的語調，要是被任性的他聽到，不由分說，管你三七二十一，包准是咬殺全套服務。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加上莫名出現在雲雀主治醫師桌上的血清，雲雀總算恢復了些許血色。

「六道骸……」

清醒第一句話就是他的名字，雖然沒表現在臉上，但說實在，睜開眼看到的第一個人並不是六道骸讓他感到失落。

代表全體部門和董事長探視的山本輕輕的放下花籃，他了解雲雀討厭太過艷麗的顏色，所以挑的全是淡色系的。

「你醒啦？真是太好了！」萬年不變的開朗率性的笑容展在他臉上。「你睡了一個多月了呢！這一睡可急死一票人囉！」

「他呢？六道骸。」

雲雀像在生悶氣瞇起眼。他沒注意到，山本笑容閃過的一瞬複雜。

「呃……他啊……也染上跟你相同的病，還在昏睡中呢！」

「嘖！沒用的草食動物。」

不過暗地想說的是，想見他一面。

門外的守衛說有人要見他，六道骸倒是不指望是什麼討喜的人物。

「嗨！骸君，過的如何啊？」

欠奏的上揚尾音令他嫌惡的斜視鐵門窗口的白蘭。

「你這大企業的下任繼承人，來找我有何貴幹？」

「別這樣冷淡嘛！我只是來和骸君重溫回憶的啊！」拿出隨身帶的棉花糖嗑了起來。「是骸君難以忘懷的記憶喔！」

一疊紙由窗口推進禁閉室。

六道骸懷疑的撿起，上頭的照片使他瞠大異瞳。深紫的雜亂長髮，右眼罩著醫療用眼罩——她不是髑髏嗎！

「她是我們公司私下的人體實驗品呢！」

六道骸恍了，那總是親暱喊他骸大人的少女。

好奇的少年攀過一道高牆，安全著地後環視了一下四周。

有些老舊的建築，雜草叢生讓寒風那颯颯的呼聲更悽涼，這時有個極不相符的歌聲，清脆卻哀傷。少年拐過個彎，見著的竟是位纖瘦的紫髮女孩。

「你是誰？」被驚動的她怯聲問著他。

「住在這附近的人啊！」少年一屁股坐在草地上。「妳怎麼會在這啊？」

「噓！不要出聲。」聽聞接近的沙沙聲，女孩把少年推到草叢後便一溜煙跑掉了。

「……她沒回答我的問題耶！」

「……你可以不要再來了嗎？」

她小聲的問這老是不請自來的「客人」、接連一個多月少年都在下午準時報到、有時甚至賴在這一整天直到天空佈滿星宿。

「欸、妳待在這種荒煙末草的地方、不無聊嗎？」刻意忽視問題、牛頭不對馬尾的。

「沒辦法……我是實驗品啊……」

女孩落寞的垂下雙眼、少年看著她起身。

「明天見。」

女孩呆望翻牆的身影、這是她第一次、有人跟她說出再見的約定。

只是對立著、水藍的雙眼低下。

「妳的右眼……」他不曉得該說什麼、對那白色的醫療用眼罩。

女孩淡漠的撫上不存在的右眼、可以摸出眼皮下的空洞。

「他們做實驗需要移植某樣東西到我的右眼、所以把它挖掉了。」哀哀的面容、她知道

自己無法對這種事反抗。

少年一箭步上前，捉住女孩的手。

「逃吧！」

然後迅速的帶未反應過來的她翻過那堵厚牆，漫無目的的跑啊跑的。直到腿被彼此絆倒摔在草坡上滾了幾圈才停下。

急促的喘氣聲代替了暫時的對話，好一會，少女和少年相視身上的枝葉。

「噗哈哈哈哈！」看到灰頭土臉的蠢樣笑開懷。

「哈哈！」女孩順順氣。「你叫……什麼名字？」

「六道骸。」差點笑到剎氣的他回著。

「我可以叫你骸大人嗎？」

「咦？」突如其來的請求嚇到骸。

「因為你救了克羅姆啊！」

終於不用聽任他人在身上開刀作實驗，沒了死亡的恐懼讓克洛姆放鬆的笑了。

可以見到，那陰鬱的臉蛋展開了初次的笑顏。

誰都沒留意，她腳上的環閃著光。

「骸大人！」

「我不會把克羅姆交給你們的！」

護著身後瑟瑟發抖的髑髏，骸憑年少的傲氣握緊手中的長棍。開玩笑！那違法的鬼地方她才逃不到四天就要被綁回去？那也要過他六道骸這關！

無奈火力懸殊，武力差距過大，六道骸的右眼被他們的刀劍刺破，傷的相當重，血泊泊流出。他倆被綁回了那陰森的實驗所，潮濕的屋內擺滿玻璃管，其中一根還裝著一顆紅色的眼球，不停咕嚕咕嚕的隨氣泡滾動。

「這少年也拿來做實驗好了。」不用白不用嘛！自投羅網的東西不好好利用豈不浪費？

聽見這句話，克羅姆的臉刷白，柳眉蹙緊。怎麼可以因為她的關係，就讓好心幫她脫困的骸大人落入地獄呢！

小小的身軀不知哪來一股力，奮力掙脫研究人員，在慌亂中大喊。

「骸大人快跑啊！」一口就咬在抓住骸的人身上，手臂死命的敲打他。

「快！制服那小子！不能給他跑了！」

激動的男人拔出大衣內的匕首，奔向六道骸。

糟了！因為右眼受傷，骸大人沒看到有人正要攻擊他！

克羅姆管不了那麼多了，反正自己是實驗品，早晚都會不明不白的死去，但是六道骸他不一樣，他要活下去啊！

一跳，跳到了骸的跟前。

武器貫穿了誰的身體，紫羅蘭的髮絲飄動。

若似完成最大的心願，女孩滿足的彎起脣，骸看見她的笑，下一秒無力的倒在他懷裡，沒了氣息。

「我要力量……」

那在玻璃管中載浮載沉的紅珠，映照著他猩紅的右眼框。

有力量在吸引他……

想保護那無助的女孩。

即使遲了一步……

紅色的它融入自己空空的眼窩，六道骸盈盈笑著。

「你們……去死吧！」

沒有活口，鬼魅似的狂嘯在殘破的建築旋著。

事後，失去了母親，只因對方的報復。

最初不想停留，怕是這裡充滿了快樂痛苦的回憶吧……

回首離開家鄉的最後一眼。

「再見了，並盛。」

紅藍的一眸閃過傷感。

以往的藍髮、藍色雙眼的少年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擁有異色眼瞳的藍髮男子。

病房靜悄悄的，連水果刀唰唰削皮的瑣碎聲音都嫌嘈雜。夜黑髮色的男子冷冷看著一旁愉悅削水果的素髮男人，擺明不歡迎他的到來。

「恭彌君，來……啊——」

白蘭小叉子插起一塊蘋果，作勢往雲雀嘴巴送。沒放在眼裡的揮手拍掉，惹來白蘭的一抹「危」笑。

「看來不喜歡我用叉子餵啊……」

手扯過雲雀的衣領、咬住一塊蘋果就強吻那錯愕的脣、另一手用力拉扯黑色的短髮讓雲雀吃疼的扭眉。

「你……」使力推開白蘭、雲雀呸掉口中的果渣子、噁心的擦去嘴角的唾液和果汁。「沒事來幹什麼？回去！」

「呵呵、我是來跟你說關於骸君的事喔！」見到眼前的人抖了下、白蘭得意的笑了出來。「這樣還要趕我走嗎？」

「……不甘我的事。」倔強的反駁。

「那好吧。」

乾脆的離開病房、雲雀對白蘭這反常的舉動感到很不對勁。

白蘭刻意在離房門不到一公尺停下、打通手機。

「六道骸現在在哪呢？喔、在禁閉室啊！」

房內的人鳳眸瞳孔一縮。禁閉室？山本不是說他在住院嗎？

「他可是犯下殺人未遂的罪名呢！副董事差點被他殺死呢！」

殺人未遂！殺的人還是……我？

顧不得疲倦的身體，馬上奪門而出。躲在轉角的人露出奸計得逞的笑靨。

「六道骸——！」

雲雀奔跑在員工專用飯店，周圍的職員驚奇看著大病初癒的副董事讓人跌破眼鏡的失態。站在0006918的房門口，氣息狂亂的顫抖著手握上門把。

一打開，房內沒有任何私人物品，冰冷的空氣拂過他的臉。這房間已經有多久沒住人了？

「六道……」

哽咽的說不下去，在自己昏睡期間究竟發生了什麼？

不是說好要救我的嗎？不是說好要一起走的嗎？那你現在去哪了……

「骸……」

※

——想像個英雄一般的拯救你，但我終究不是真正的英雄。

十八歲的雲雀恭彌跪倒在地上，雙瞳裡映著絕望的顏色。

血跡染滿了自己的雙手，曾經自己在中學時代習慣的血腥味，如今卻令他害怕得不禁顫抖。

父親、母親…那些曾經是自己生命中心的家人，一個個倒在血泊之中，瞪大的瞳孔顯示他們的不甘，他知道自己做事一向很絕，卻是第一次遇到比他更絕的人。

不過是項交易罷了，如果…如果自己早答應白蘭的話…

又…如果自己再不答應…要是白蘭的腦筋動到遠在日本的那個…自己一心所屬的少年…身上…

「這麼說…恭彌君是答應囉？」微笑著，白蘭走近雲雀身邊，輕附上他的耳朵。

「恭彌君從小到大的人際關係，我可是很清楚喔。」

雲雀顫了一下，往後一仰，被白蘭接住順勢摟進懷中。

無力的淚水從臉頰滑落，原本銳利的眸子此刻卻完全失去了氣勢。

「我答應你…我什麼都答應你…拜託…」

要是六道骸也遭到這種待遇，他就沒有活在這世上的意義了。

當白蘭吻上他的唇時，他空白的腦中只此念頭不停迴盪。

自那之後，身為副董事長的他私底下不過是白蘭的一個魁儡。

Timoteo是個和善的老人，他待自己無微不至，卻完全沒有自覺生出了個可怕的兒子，

白蘭以六道骸的性命威脅他簽下血約，縱使當時白蘭並不知道六道骸這號人物，但他知道只要以雲雀的過去的人際關係作威脅就能成功綁縛住這隻愛飛的小鳥。

那個第一次見面時傲氣十足，深深勾引他魂魄的雲雀恭彌，卻一看到他就會顫抖，這讓白蘭感到非常愉快，但同時又有些不滿足。

因為他知道雲雀恭彌的心不向著他。

只要一逮到能夠逃走的機會，鳥兒必定會毫不猶豫的展開翅膀。

——所以，他要毀了這個機會。

「雲雀！你行行好，快點出來好不好？」

大力敲著 0006918 號房的門，山本武、獄寺隼人、澤田綱吉三人無奈的站在門口。

「如何？有辦法嗎？」

「沒有，他完全不肯出來，也不肯接受治療…才剛痊癒而已，他的身體怎麼受得了…」

「那個混帳…！以為躲進去就都沒事了嗎！山本！他的飯菜由我來吃掉！」

「不、不行啦獄寺！那是要給雲雀前輩的…」

「十…十代目…」

房內的雲雀聽著外頭的爭吵，在床上翻了個身。

一但出去，就會受到白蘭那傢伙的威脅，因為有了六道骸當靠山，他承認他最近的態度是放肆了些，而白蘭不可能就此善罷甘休。

如果自己一個人逃離這裡…那麼被禁錮的六道骸又要怎麼辦？

「我能救你嗎…骸…」閉上眼，他將身體往棉被縮了縮。「骸…我辦得到嗎…骸…」

意識陷入一片混亂的他，不會知道在地下的禁閉室裡，六道骸在床上翻了個身，也這麼喃喃唸著。

說著對自己的疑問、笑著自己的軟弱，還有…唸著彼此的名字。

『吶，簽名吧，恭彌君。』記憶中模糊的，那張可恨的笑臉，搖搖手中的契約。

他抿緊下唇，汗珠從慘白的臉上滑落。

鳳眼微微瞇起，白紙黑字的契約，刻著一行一行永遠束縛他自由的文字。

揪緊了胸口，手指撫上了第二顆扣子。

那個對他燦爛笑著的藍髮少年，他寧願愚蠢的相信自己與他同在。

『恭彌君，快點嘛，再不快點的話…』白蘭笑著，瞇起危險的眼，湊近了雲雀的耳邊。

『我就要殺了你所珍視的…』

「——不要！」

抓緊床單，雲雀猛然驚醒。

四周幽暗，是有著淡淡六道骸氣味的0006918號房。

搖搖頭甩去剛才盤旋在自己腦中的惡夢，他咬緊下唇。

無論自己行不行動，躲在這裡就無濟於事。

白蘭遲早會揪出自己，六道骸也遲早會被白蘭殺掉，然後他們都會完蛋。

揪緊棉被，他輕輕的笑了。

伴隨著一點自信、一點嘲諷、一點堅定、一點絕望的笑。

「白蘭…我會賭上性命和你玩的…」

清晨的日光透進禁閉室，六道骸有些無力的睜眼。

門外的保全24小時守著，要逃出去也不是不可以，破壞監牢也簡單的很，殺人也不是

什麼問題，但他真正在意的是自己引起雲雀生病的理由。

那種病他見過。

突然的高燒、全身軟弱無力、昏昏嗜睡、眼窩浮現淡淡的血紅，那一種曾經用在克羅姆身上做實驗的病毒，還有…原來殺害克羅姆的正是這家公司嗎？

不，說實話他不覺得Timoteo會像是做這種事的人，可以猜測主導者是白蘭，也就是說，其實董事長只不過是他兒子的魁儡嗎？早知道當初死拖活拉都不該讓雲雀來義大利。

話又說回來，那種病毒是帶在自己身上的嗎？

還是說對自己不會有發病反應？是這只眼睛的關係嗎？那跟他買回來的咖啡又有什麼關係？不過就是把咖啡豆倒進咖啡機裡磨一磨，考慮到衛生的問題，他可是完全沒有碰觸到咖啡豆啊。再者，攪拌咖啡和加糖可都是雲雀自己來的，他可沒看到誰在那杯咖啡裡加了什麼，除了——

六道骸猛的回神。

那個在自己離開後進入辦公室的白蘭，是他，雖然沒有確切的證據，但除此之外別無第二人選。

「呵呵呵…哈哈…是嗎？要和我玩這招啊，白蘭。」輕輕的笑了出來，六道骸從泛著霧

味的床上站起身，紮起自己散亂的藍色長髮，穿上外套和靴子，引來了門口守衛的目光。

「勸你別打歪主意…啊，換班了嗎？」門口走進另一名穿著守衛工作服，五官深邃的義大利人，守衛指著牢內的六道骸，對來換班的義大利人說道：「這傢伙好像有逃跑的跡象，趕快通知白蘭先生，可能的話請加派支援。」

「哇喔，想逃跑是嗎？勸你別妄自行動。」義大利人輕聲笑了笑，卻猛然一擊拐子朝守衛打去，力道之大讓守衛撞上牢籠，鮮血濺到了六道骸腳邊，讓骸愣傻了。

一陣薄霧從義大利人身上漫出，他一拐打壞了牢柱。

霧散去後，映入他眼簾的是帶著自信微笑的雲雀恭彌，他這才想起雲雀的確是會一點幻術。

「逃跑？只要等著我來就好了不是嗎？骸。」

唇角勾起的微笑在晨光下閃閃發光，墨色短髮隨風輕輕飄揚，傲氣十足的鳳眼銳利的望進他眼底，彷彿連他的內心深處都看得透澈，這時的他確實像極了英雄。

伸出手，他們緊緊的抓住彼此，嘴角泛起一抹堅定的笑。

在此，默認了彼此決定同生共死的念頭。

對雲雀而言，六道骸終究不會是保護他的人——是讓他懂得如何站起來保護自己、相信

自己的人。

那是比保護者更重要的存在。

「我，雲雀恭彌，在此證明六道骸的清白，並不予以真正犯人追究。」

在會議上大聲宣佈著，山本武爽朗的笑出來，獄寺隼人一如既往不屑的態度，澤田綱吉露出放心的微笑，Timoteo 欣慰的鼓掌，在座的人全都勾出了笑容——而這也包括了白蘭。

「…果然如我所料的寬宏大量，不愧是恭彌君。」邪魅的笑著，瞇起危險的鳶紫色瞳孔，他看著雲雀恭彌輕笑出聲，一切都在自己的計畫之中。

——等待鳥兒振翅起飛的時候再折斷翅膀，更能讓鳥兒徹底絕望。

雲雀惡瞪了他一眼，什麼話也沒說。

骸仍在門外等著自己，他們的反撲行動計畫已經緩緩展開。

「把笑容收起來比較好喔，白蘭少爺。」

勾起微微的一笑，雲雀的眼裡透著兇光。因為再過不了多久，他堅信白蘭絕對笑不出來。

八卦雜誌斗大的標題寫著「日本大企業董事長下落不明」的粗體字。

其下一行的副標則是「董事長表示不想露面，將藉由網路有效管理企業組織」。

「嘖，天底下竟然還有這麼無聊的董事長…」闔上書，獄寺隼人翹著二郎腿，一臉的不屑。

「哈哈，作風很特別的一個董事長啊！」山本燦爛的笑出聲，隨性的切換電視頻道。

「比起來…九代爺爺真的厲害多了，把我們公司經營的很好呢。」打了個呵欠，澤田綱吉躺在高層幹部專屬休息室的沙發上，加入兩人的話題，獄寺隼人立刻連聲附和。

「喔呀喔呀？這裡好像很熱鬧呢，山本。」

「喔喔，骸！」

手中端著一杯熱茶，六道骸出現在休息室門口。聽見山本這麼一喊，獄寺和阿綱的注意力立刻從無關緊要的報章雜誌上移開，有些警戒的看向那一頭寶藍色長髮的男人。

六道骸倒是對這種懷疑的眼神見怪不怪，他也明白在外人眼裡看來，六道骸才剛進公司，卻一下子被他調到那麼高的職位，甚至副董事長被下了藥卻挺身證明他的清白，這個公司的上上下下都在懷疑他六道骸是不是用了什麼方法控制了雲雀恭彌，因為那個人過去孤傲不馴的印象畢竟太過強烈。

也或許…這樣不利於自己的謠言是白蘭傳出去的。

「沒和雲雀恭彌在一起嗎？真是難得這裡會有這種稀客。」獄寺隼人撇過頭，不屑的咬了口餅乾。

「獄、獄寺，別這樣嘛。骸…你好，初次見面，我是特殊部門的澤田綱吉。」

「初次見面，各位上司。」輕輕的笑了幾聲，將手中的熱茶一飲而盡。

「恭彌他太累先睡了，看來上次的重病有點小小的後遺症。」

「這樣啊，那骸也一起坐下聊天打發時間如何？獄寺和阿綱都很有趣喔。」山本武燦爛揚起一抹笑容，身後的獄寺隼人聽到這番話差點就氣得把餅乾丟過去，澤田綱吉則是好言相勸的拉住了他。

「呵呵呵，我想是吧，那麼就…嘎噗！」話還沒說完，後腦猛的被某樣東西砸中，往前一倒大剌剌的親吻地毯，而重擊他腦袋的元兇，塑膠杯子，在地上轉了幾圈之後停下來。

包括獄寺隼人在內的三個人都愣住了，這個看起來那麼腹黑的角色竟然那麼容易就被打倒了？

「哇喔，沒想到你連這一擊都避不開…」抓起六道骸的藍色鳳梨葉往上一扯，三個人才猛然回神，打倒六道骸的竟然是那個他們以為被控制的雲雀恭彌？

「恭彌…我說，你不是睡了嗎？」

「嗝…你不在，我起、起來找你…」臉上著不自然的潮紅，他輕笑著，欣賞六道骸詫異的神情。

「等……！恭彌！你喝酒？」

抓起雲雀的領子嗅了嗅，果不其然聞到濃濃的酒臭味，還記得從前雲雀只要喝上一口酒都會發很大的酒瘋，這次他是喝了多少酒？誰給他喝的？已經惹出多少麻煩了？

「骸…不要扯著我，我頭很痛…」有點難受的蹙起眉，雲雀迷濛的淡藍色眼瞳裡帶著水霧，骸一下子愣傻了，分神片刻的下場就是被狠狠摔出去。

六道骸重重跌在山本身上，山本武經過多年的運動訓練倒是穩穩的接好他。

「骸！沒受傷吧？」

「我沒事，但快點阻止恭彌！他從以前只要一喝酒就會開始大肆破壞！」

說完，他立刻舉起桌上的空酒瓶朝雲雀狠狠砸去，後者靈巧的閃過，掏出拐子朝六道骸衝來，他憑空幻化出一把三叉戟，擋下了重重的狠拐，雲雀踉蹌倒退幾步，勾出一抹微笑。

身後的獄寺隼人和澤田綱吉趕緊掏出各自的武器，雖然有點進不了狀況，但他們相信六道骸，當下的確得先制住正欲暴走的雲雀才行。

當雲雀第一次進入公司時，把幾個搭訕的上司打個半死不活的景象深印在這幾人的腦

海，那不由分說強勁而快速的一拐子，和簡單明瞭的『咬殺』二字也曾叫他們大吃一驚。

「唔姆…綱吉和隼人都好過份…」鬆手，拐子落到地上，雲雀像個小孩似的坐下來。

「啥？你剛剛叫老子什麼？」

「咦…叫我…『綱吉』…？呃？」

「小武你也是！你們竟然通通都去幫骸…！」晶瑩的淚珠掉下來，停留在雲雀撲紅的臉頰上，他那雙楚楚可憐的雙眼看著六道骸身後石化的三人，靠上門板開始啜泣。

「等…！雲雀，我們不是…呃，這個…」

「骸從小就只有我一個人…只有我才能碰骸…所以、所以…你們都去死吧。」抓起拐子投擲過去，瞬間ＫＯ兩人，剩下一枚山本武則用塑膠杯子解決。

「各位，恭彌他只要喝了酒就會開始耍幼稚，這時候請千萬狠下心來。」抓緊三叉戟鎮靜的說，六道骸接著蹲下身躲過了空酒瓶和電視遙控器。

——你也太晚才講了吧啊啊啊啊！

倒在一旁奄奄一息的澤田綱吉深深覺得，六道骸也許不是那麼壞的人。

也許是Ｍ…不，可能只是單純的妻奴而已，也難怪雲雀這個超Ｓ會庇護他…

※

「嗚……好痛！」

有著一頭黑色短髮的少年使勁推開壓在身上的書架。他究竟是倒了什麼楣？

他只不過是董事長身邊那小小小……小到不行的秘書罷了，為何在上司失蹤後的幾個月就落魄到這副德行？

「好像待在他身邊就沒好事耶……不對，他現在不在這我還是一樣倒楣！」

呆呆的呢喃了下又立刻否定上一句話，苦情的站起準備整理剛被一群黑衣人肆虐過的房間。

「他真是個任性到不行的傢伙，叫他繼承公司也不要，都是我們這些下屬在收拾善後……」叨叨嘮嘮的抱怨著，少年回想起當時前任董事發生的慘劇，不住對他的兒子搖頭嘆氣。

前任當家出事死了，理當由他那成年的兒子繼任，只是那兒子說要找工作不管公司。一陣子後，一事無成，懶的連職業訓練中心都不理他。好了！他是要當米蟲嗎？最後居然講要搞什麼長期旅行增廣見聞，出了空難，當大家以為他死的時候又傳郵件說他要待在義大利打拼，直到賺足盤纏再回來？

「我看他就只會玩樂嘛！」

「鈴鈴鈴——！」

一旁的電話突然大聲的響起嚇著少年，他咕噥幾聲便把電話用肩膀下巴夾住，手上忙著拿抹布擦拭桌子。

「喂？這裡是黑曜集團。」下層的接線生在搞啥？偷懶嗎？

『呵呵呵，李奧好久不見囉！』

電話那頭的聲音讓他差點把濕答答的抹布朝剛貼好的新壁紙丟去。

「六、董事長——？」雖然很不想稱他為董事長，但公司就是歸他名下，不說不行。「你到底要過多久才要回日本啊？你知道我一個秘書當的有多挫敗嗎！」

『李奧好凶喔！』呵的笑了幾下，在下一秒換成嚴肅的口吻。『我暫時不回去了……』

「你不回來——？」我的天！他是要黑曜集團垮台是嗎？

『聽我說完。』等李奧冷靜後繼續說。『我遇到一點麻煩……』

「嗯？」怎麼不說話了？

停頓一會這才彆扭的開口。

『我、我決定接下董事長的職位。』

喔！老天爺！他是不是又被對方的幻覺耍弄了？

『我被人盯上，為了掩人耳目我決定用網路來指示集團的運作。』

「被盯上？既然如此幹麻還留在義大利？你知道剛才有一拖拉庫的黑衣人來亂翻辦公室嗎！」

『……外面應該都不知道我的長相姓名吧？』

「是不知道你的真實身分啦……畢竟前任董事和夫人都把你保護的很好。」

『那就這樣，有空再連絡。』

『嘟、嘟』

「……」

李奧此時拎著一條滴水的抹布，有種被耍的感覺。

在幾天後的這個時刻、這個地點，正上演著你來我往的攻防戰，相當刺激、相當精采，可惜的是觀眾只有小貓兩三隻，而且還被揍的七葷八素的。

「山本小心！」六道骸飛快撲向山本，倒地的下一秒便有一個花瓶越過，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大概是能夠砸碎一個人腦袋的大小。

「欸……謝了。」山本道完謝就昏了過去，也是啦！他不曉得被拐過幾下了。

「嗚嗝！」酒醉的打了個嗝，雲雀顛簸的腳步像隨時會跌個四腳朝天似的。他緩緩的撇頭看向倒地的兩人。「嗚……骸都不關心我，骸是變心喜歡上小武了對吧？」

梨花帶淚的弱氣模樣十分吸引人，如果撇除那身後的殺氣與手中沾血的拐子。

「我沒有不喜歡你啊！我對恭彌是認真的！」快速站穩姿勢，誰知道下一次飛過來的是啥？

「嗚嗚……骸是花心鬼……腳踏兩條船。」雲雀嘟嘴哭訴著，一踏步衝往骸和山本。「小武你橫刀奪愛……我要……宰、了、你！」

「我說你被害妄想也太嚴重了吧！」六道骸替無法行動的山本擋下攻擊。恭彌他是喝多醉啊？

「骸，快讓開！」

說時遲那時快，一道橙色火光的拳頭掃向雲雀的側腹，使得他踉蹌的跌在翻倒的沙發上。

「嗚嗯……」一接觸到舒適的沙發，雲雀彷彿是嬰孩般的蹭了蹭，抓著靠墊一窩就這麼睡著了。

「總算。」六道骸脫力的跌坐在地上。「澤田，感激不盡。」

「沒什麼，話說獄寺和山本昏迷了，得快點打電話叫醫院的人來。」喘了口氣，澤田綱

吉脫下手套播打手機。

是誰給恭彌喝酒的呢？

這問題一直縈繞在骸的心頭。知道雲雀不勝酒力的人不多才對啊！

「救護車大約十分鐘就會到這，我們先收拾一下休息室吧！」

澤田闔起手機著手撿拾滿地的瓷器及玻璃碎屑，骸則是將昏倒的獄寺跟山本移到沒碎片的地板上，因為某剛藉酒亂性的副董事長正賴在唯一完好的沙發上睡覺呢！

折騰好一會六道骸才連哄帶騙的扶雲雀回到房間，沒料到一踏進，一股濃郁的酒香在門開的同時襲來，連自認酒量不錯的六道骸都不禁暈眩了片刻。

裡面是放了什麼酒啊？酒精濃度我看根本就破表了吧！

六道骸摸索門旁邊的牆，勉強按到了電燈開關。燈一亮，他瞬間傻眼。

酒瓶滿地是能理解，但這乾淨整齊的房間哪來的酒瓶啊？

將雲雀安置在床上後，六道骸環視房內，東摸摸西碰碰，暫時拋開被發現後的咬殺，就這麼在雲雀臥房探索起來了。

有些陰暗的實驗室門被大力的推開，把埋首研究的橘髮青年嚇了一大跳。

「嗨！小正我來囉！」

「白蘭少爺……」無力的托住額。跟他說過多少次了，進實驗室別大聲嚷嚷的，他是耳朵重聽還是腦袋的哪根神經接錯線啊？嗚……胃又痛了，該死！

「哎呀小正，不要這麼嚴肅嘛！老待在地窖裡當宅男是把不到馬子的喔！」

「白蘭少爺！這裡雖然是位在公司大樓地下，不過好說歹說它還是一間設備齊全的實驗室好嗎？」我的媽啊！地窖跟實驗室可是差了十萬八千里啊各位，他能做這種聯想實在是了不起。還有自己交不交的到女友需要他管嗎？干他啥事啊？

「一樣都在地下嘛！對了，有事要拜託小正喔！」

「別說，我不想聽，你每次的要求鐵定都沒好事。我、拒、絕！」轉身拿起玻片放到顯微鏡下固定好，卻在著手觀察時被一道強光照到眼睛。

「白蘭少爺！」哪有人這樣來亂的！居然拿手電筒玩他！

「拜託啦！小正人最好了喔……」

「別趁機發卡給我！」

「那答不答應嘛？」

看到那在會議上成熟，在職務上狠毒的男人不斷的耍可憐，讓入江正一懷疑自己是不是

上輩子沒好好的吃齋唸佛作好事。

「好啦，答應總行了吧？」擦擦眼鏡再戴上。「是什麼事？」

白蘭奸詐的笑了。

※

「六、道、骸——！」

「恭彌你醒……嗚哇！」

六道骸聽到雲雀在叫他，笑臉盈盈的轉過頭，誰料到才剛看見雲雀從床上坐起，立即是一對銀拐飛擲而來，鏗的擊中他那高高的額頭。

「恭彌你幹嘛啊？很痛的說。」六道骸撫著隆起的腫包可憐兮兮的說。

「你……給、給我解釋清楚！」

定睛朝雲雀的方向看去，骸趕忙用手捂住鼻子。

雲雀一開始從房間出來就只有穿一件薄衫，釦子還沒扣好，經過那荒唐的數小時折騰之後，六道骸可不敢說那衣服還是「穿」在他身上。

昏黃的室內弔燈散著鵝黃柔和的光，散亂的墨髮和剛酒醒尚殘紅潤的雙頰，以及那被襯衫遮蔽若隱若現的鎖骨，被光暈出曖昧的氣息。六道骸吞了口唾沫，小心翼翼極度克制的走

到床邊。

「恭彌……你不記得了嗎？」他試探性的問。

「記得什麼？」雲雀沒好氣的嘟囔，一邊扣緊領口的鈕扣。這讓六道骸失望的嘆了聲。

「你喝醉了，跑到幹部休息室大鬧……」

「胡說八道！你明知道我不會喝酒。」踏下床，雲雀撿起拐子架上六道骸的脖頸。「給我從實招來，你對我做了什麼？」力道壓緊，骸有點難受的咳著。「說！」

「恭彌，有必要對我這麼凶嗎？」

六道骸摟起雲雀的腰，把衣衫弄得更加凌亂。

卻招致冷酷絕美的冷笑。

膝蓋往前一頂，頂到脆弱的大腿骨和骨盆交接處，六道骸吃疼的腿一軟跌在地毯上。

「恭、恭彌？」六道骸不可置信的看著散發殺氣接近的雲雀。

接踵而至的是左右拐的夾擊，分秒不差的一同擊中骸的下顎，腳後跟狠狠踩上下腹。

「嗚噁……」

冷眼瞧著躺在地板乾嘔的男子，雲雀退了幾步。

「真蹩腳啊！裝的一點都不像呢……」

「恭彌……你在說什麼？」

「他身上可不會都是這股甜膩的氣味。」在身體裡，記憶著的，那熟悉的香氣。「白蘭少爺。」

才坐好在地的六道骸愣了片刻，旋即嗤笑起來。

「呵呵呵，沒想到恭彌君認出我了啊？」

「這麼低劣的幻術，連六道骸的一根頭髮都比不上。」不齒的厭惡神情，更勾起了白蘭暴虐的慾望。

「恭彌君還真是處處護著他，是吧？真讓我嫉妒啊……」

手伸到地毯角邊……

「你休想做出逾越契約的事。」雲雀倒拿拐，用末端挑著白蘭尖瘦的下巴。

「唉呀？我可沒有喔！我只是進來而已。」

抓緊地毯……

「那我問你，六道骸在哪？他將我扶回房間後去哪了？」

「那得看……恭彌君的回答了——！」

「！」

白蘭手猛力一抽，地毯快速的被抽離地面，雲雀重心不穩向後倒下，後腦受到撞擊使得他頭暈眼花，哀疼的悶哼著。不懷好意的白蘭趁勢壓上他，拉開他雙腿用腳壓著固定，拉住雲雀的短髮就是一陣瘋吻。

「嗚！嗯……嗯！」

雲雀死命掙扎，手重搥白蘭的胸膛，另一隻手抓緊拉他頭髮的手，拼命想扯開他，指尖的指甲陷入皮肉，留下短小的血痕。該死！腳根本無法踢開！

終於在喘不過氣來時，白蘭才慢吞吞的離開雲雀紅腫的脣。邪魅笑著抹去脣邊和喉上的唾液，手指游移在領邊。

「你！？」

雲雀吃驚的瞠大鳳眸，因為白蘭一口氣把他的襯衫釦子拉爆。嗶答嗶答的，鈕扣噴散在房間的四處，其中一顆滾落床底，碰到木製的床腳發出「喀」的一聲便不再出聲，現在房內只剩雲雀急促的喘息，節奏混亂倉促。

「恭彌君……」指頭勾勒那細嫩的鵝蛋臉。「救公主的王子現在在哪呢？吶，恭彌君知道嗎？還是你『想知道』？」戲謔的捂住雲雀的口鼻，欣賞他那潮紅窒息式的美感，雲雀想拉開白蘭的手順氣卻是徒勞無功，悶熱沉重的空氣充斥他的鼻他的肺，在他體內亂竄後捅進

了腦部。他此時無助的濕了眼眶，不曉得是因缺氧的痛苦，亦或是渴望六道骸的救助，他在未知之處的恐懼。

雖說他並非自己的保護者，但也總是在自己面前挺身一步護著他……六道骸，你在哪裡……

「呵呵……？」笑到一半，白蘭不高興的皺眉，掏出手機看，是緊急電話。「是哪個不視相的傢伙啊？喂。」

『白蘭少爺，很抱歉打擾你。我做給你的高揮發性藥物你全部拿走了嗎？』

「小正？我沒有。是怎樣了？」

『放置藥物的櫥櫃遭外力破壞，現在那種藥已經全部被——嘰——』

「小正？」

白蘭將手機移開耳邊，那金屬摩擦的尖銳聲音快刺穿他的耳膜了。

捂住雲雀的手摸到的，不再燥熱，那冰涼的溫度讓白蘭心悸了下。不會死了吧？被自己失手給……

向下看……

「唉呀唉呀，我去調查的期間真是麻煩你了啊！白蘭……」諷刺的語調。「少爺？」

「什麼！」不知自何時起，白蘭壓著的雲雀成了一個中國式的長型瓷瓶，碎裂的陶瓷在他手上身上畫出一道道傷口。「六……道骸……」

瞥頭望向房門口，果不其然是用公主抱抱著雲雀恭彌的六道骸，白蘭面目猙獰的咬牙。

「你什麼時候來的？」

「你接電話那時開始，我就站在這囉！」心疼的揉搓被汗濡濕的鬢髮，六道骸拿起一個玻璃瓶。「是說這東西你是否見過？」

「……你到底要怎樣？」滿是血跡的手撐好身子狼狽的站在破片中，白蘭不悅的瞇上紫眸。

「沒什麼，只是這東西出現在兩個地方，讓我很在意罷了。」聳肩，六道骸挺愉快的，要不是雲雀現在昏迷了，他才不可能像現在這樣乖乖讓他這樣抱著。暗自竊喜的模樣就白蘭眼中是相當炫耀式的行為。

「一個，是副董事長的起居室。」頓了下，他見到白蘭的臉黑了大半。「另一個，是公司大樓地下的實驗所。製造者正是方才不久前打電話給你的研究部門的幹部——入江正一。」

「……嗯？」夜黑的瞳眸映照出湛藍與異色的雙眼。

※

「原來是你給恭彌喝酒的，白…嗚噗！」

六道骸逞英雄的話都還沒說完，撞上腹部的一股真實痛感便襲向腦袋，倒在地上狼狽的乾嘔像極了前一刻的白蘭，六道骸疑惑的抬頭，看見雲雀不悅的面容。

「不准碰我，兩個都滾出去！」白色襯衫下若隱若現一絲不掛的雪白身體，雲雀抓緊了襯衫，眼神有難以形容的凶狠，拐子彈出尖刺，他架住自己的脖子。

「再過來，你們就等著看冷冰冰的屍體。」

「呃…恭彌你千萬別衝動…」

「那就快滾！」

「恭彌君不能想不開喔，有句話說退一步海闊天…」

「說什麼教！都給我滾！」

將兩隻腹黑大魔王一起扔出去，重重叩上房門，碰的一聲迴盪在長廊上，狼狽跌坐在地板上的兩人引來了眾人的目光。

惡瞪了對方一眼，撇過頭啐了一聲。

死纏爛打非君子，他們同步站起，拍去身上的塵屑，往反方向離開。

室內的雲雀恭彌無力的跌坐到地板上，拭去眼角的淚水。

長成這麼大的人了，他至少還知道「恥」是什麼，自己不是A片裡被關在暗室強姦好幾回卻還可以樂在其中的那種既淫蕩又無恥的女人，他有的是不容踐踏的尊嚴，自小便是如此。

「被看到了…都被看到了…兩個渾蛋…」

自己的身體，自己軟弱的樣子，像是公主一樣被魔王欺負，然後被王子拯救的醜態，方才一幕幕畫面用力的打擊自己，自此之後他在這家公司還有什麼立足點？

撲進鬆軟的棉被裡，耳根泛紅，淚水濡濕了床舖。

「混帳！兩個混帳！我不要理你們了！誰鳥那個契約啊！誰管六道骸…啊。」

感到胸前口袋有著什麼東西，他拿出一看，是兩張紙條。

攤開來，那娟秀流暢是六道骸的筆跡，一下子轉換成荷蘭文、一下子又是中國語、韓文、日文、義大利文、英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多種語言書寫成小段小段破碎的句子，卻刻意都用雲雀能夠讀懂的單字。

——致恭彌：

拉攏人心的作戰計畫已經成功了，目前澤田綱吉和獄寺隼人對我有一定的信任，雖然跟原先計劃預定的方法不太一樣，不過至少是成功了，另外我也查到了白蘭身邊有一個男人做靠山，你要小心他的存在，那是一個挺厲害的發明家，名叫入江正一，目前掌握大局的是我們，你放心吧，打一切都交給我就對了，我是保護你的盾。

雲雀嘴角漾起一抹淺笑，攤開另一張紙條，那是一張照片。

但下一秒卻令他駭意的說不出話。

是一位橘紅色頭髮男人的照片，上面簽字筆是六道骸的筆跡，畫了個箭頭寫著「入江正一，espion」幾個字，讓他的腦袋刷成一片空白。

這個人…是當初在日本的時候…曾經見過面的…

翻過照片，背面寫著要他立刻燒掉照片的字跡。

雲雀瞬間湧出一股難以言喻的興奮感。

Espion，法文是間諜的意思。

大概是怕萬一信和照片拿不到雲雀手裡，讓人解讀也還需要一段時間吧。

「哇喔，勝負要定出來了嗎？沒想到這麼快…」喃喃自語著，掩不過他內心的雀躍，將

信函燒光，打開窗讓灰燼隨風散去，他這才起身往浴室走。

哼著歌，他輕笑出來。

還記得當時那個男人是怎麼說的嗎？

契約書上一行行禁錮自己的外國文字，令他恐懼的束縛。

。雲雀恭彌的生死，由白蘭來決定。

。在合理範圍內，服從白蘭的任何命令。

。在公司第九代經營者，Timoteo死亡之後，雲雀恭彌將視為財產的一部份歸白蘭所有，其所擁有的東西，包括身體、物品、財產、知識、人際關係、甚至性自主權，都歸白蘭。

。若不服從，將選擇其珍視之人弒殺。

這種契約並不符合法律，但是最後一項要件是徹頭徹尾的威脅。

比殺了自己還要更加痛苦的制裁。

「不…嗯…住手…不要…求求…你…」雲雀在噩夢中輾轉，白蘭邪笑的表情越來越近，

綁住他的手，瘋吻，死去的六道骸，一切一切摧殘著他的精神，白蘭拿出契約書微笑，退去自己的衣衫…

「恭彌！恭彌！你沒事吧！」

「嗚啊……！」

猛的驚醒，他傾身向前，無助的雙手緊緊環繞住誰的肩膀，他知道那個味道，非常、非常的熟悉。

「哈啊…哈啊…嗚嗯…」

「別哭啦，恭彌，乖，做了什麼噩夢嗎？」六道骸的異色瞳子映照著自己的身影，他寵溺的拍拍雲雀的背，安撫小貓似的輕柔。

「我…我…」啜泣著正要開口，卻赫然發現六道骸的整個臉，從脖子到耳根，全是紅通通的。

然後，他該死的聽見了水聲。

一陣涼意從脊髓竄上，他鐵青了臉，動了動腳，果不其然又聽見水聲嘩啦啦的拍動。

「混蛋！」

一拳把六道骸打飛出去，雲雀將身子藏進水底，打開蓮蓬頭，滾燙的熱水灑進浴缸中，

用蒸氣模糊六道骸的視線。

啊，沒錯，自己是在洗澡的時候睡著了，然後六道骸這傢伙就大剌剌的走進來，打開浴室的門想對他怎樣？只是碰巧看見自己在做惡夢才安慰自己的吧。

「不是叫你給我滾了嗎？還進來做什麼！」抓起一旁的沐浴乳罐子往六道骸身上就是一陣猛砸，後者捂住頭部一邊哀號一邊連聲道歉。

「對不起嘛！恭彌！雖然死纏爛打非君子，但是我不死纏爛打的話當初又是怎麼追到你的！」

「誰當初跟你交往了啊！快滾！」

「我覺得是在交往嘛…好痛！都交換扣子了…唉呦！」

「滾出浴室！你這個變態！」

一陣荒唐的發飆後，六道骸非常識相的跑出浴室，看著外頭的三個人。

澤田綱吉和獄寺隼人正襟危坐，聽見剛才的對話不免泛紅了臉，他倆猜想得到剛才雲雀在浴室肯定是一絲不掛，而六道骸就這樣厚顏無恥的走了進去，只有山本哈哈大笑著還進不了狀況。

「哈哈哈，你們剛剛是在玩什麼遊戲嗎？」

夠了住口啊山本！你聽不出來那已經是逼近禁忌遊戲的等級了嗎？

六道骸聳聳肩，勾起一抹燦笑，很理所當然的把雲雀的房間當自己的用，打開冰箱就拿出飲料什麼的招待三人，可惜他不管怎麼翻找，看到的都是日本茶或和果子。

「三位等等吧，恭彌等一下應該就會出來了。」

「呃…那個可能的話…我希望他不要穿的很暴露…」別過臉，澤田綱吉雙頰泛紅的吞吐道。「而且骸你好像沒有告訴他我們三個也在的事情…」

「十代首領…我們來的時機應該錯了吧？這都要怪六道骸那傢伙…！」

「嘛嘛，獄寺別這樣嘛，不過是聽到人家玩遊戲而已，有趣的話待會也可以大家一起玩啊。」

「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山本啊啊啊——」

門拉開，雲雀恭彌走出浴室，頭上披了條毛巾，長襯衫下露出白皙的大腿。

三位客人一下子從脖子紅到耳根，慌張的撇過頭不敢看，卻沒料到雲雀只是淡淡的一聲「啊，你們也在嗎？」然後給六道骸重重的一拐。

「那個…雲雀學長，穿這樣不會太…？」

「你這傢伙在十代首領面前給我懂一點禮節啊！」

「幹什麼？平白闖入別人房間的是你們吧。」冷冷的應了一聲，他坐到沙發上，啜了一口被打的滿頭包的六道骸為他泡的茶。「何況我又不是沒有穿褲子，只是短了一些。」

「就是說嘛！那種小事你們就不要太在意了，對吧？恭彌。」不知死活的六道骸又親暱的靠過來，趴上沙發用臉頰貼著雲雀。

「住口，那是因為他們沒像你一樣猾齪。」以鐵頭功回敬，雲雀白了他一眼。

「那麼，三位有何貴幹？」

澤田綱吉等人聽到這裡，坐直了身子，一絲不苟的正經。

清了清喉嚨，阿綱緩慢而慎重的開口，像一種宣誓。

「雲雀學長，我們聽說你和白蘭之間的事了，我們願意幫助你。」

「嗯…締結了那種契約又殺害你的家人，這種作法確實令人髮指。」

「我只是服從十代首領的命令啦…不過，只要十代首領決定要幫助你，你就是我的夥伴之一。」

雲雀愣了愣，看向一臉笑意的六道骸。

骸倒沒有對他說什麼，只是微笑的拍拍他的肩膀，卻比什麼都要撫慰人心。

※

「嗯……」澤田綱吉伸了個懶腰，晃晃差點去夢周公的腦袋。

「十代首領，想睡的話我開車送你回飯店吧！」獄寺抓著頭腦不清醒，尚未答應他的阿綱就這樣被拖進自己的百萬跑車。

手上搬著一疊公文，六道骸不顯得吃力，輕鬆的哼著小調跟在雲雀身後。雲雀瞪他一眼示意他很吵，六道骸卻只是擺出一貫的無恥笑容帶過，灰黑的鳳眸透著不滿卻也隨他去了。

這次的會議冗長，當然免不了一些茶點，六道骸就是算準這件事，特地請澤田綱吉等人執行這項計畫，只是……

「獄寺！」

剛清醒的阿綱見到自己躺在獄寺跑車的後座，不禁尖叫出聲，而獄寺也被嚇的方向盤打滑一下，擦過路旁安全島。

「十代首領，出了什麼事嗎？」獄寺急忙穩住車身，向後座問著。

「餐具！六道骸要求我們幫忙的餐具啊啊啊！」慘了！要拿到那東西是相當難的，他可不願意錯失這次機會，而被六道骸用那讓他寒毛直豎的笑容恐嚇。

獄寺的面色也一下唰的轉綠。「抱、抱歉。」馬上來個急轉彎，跑車便以特技般的姿態騰空，飛越分隔島落在對向車道。

「嗯……獄寺，我暈車了……」臉一個比一個綠啊！

「真的非常抱歉！」

山本搔搔頭，來回看著空曠的走廊。

「奇怪？阿綱他們呢？」不是要拿餐具嗎？

這時背後被猛然撞了一下，聽到陶磁落地的破碎聲。他回過頭，見到一位紅髮的女僕慌張的收拾地上的破片。

「你沒事吧？」

「對、對不起，我的眼鏡度數似乎不夠了，沒看到山本先生你在這。」小姐，這不是眼鏡的問題好嗎？

「沒關係，這是哪裡要用的？」山本小心翼翼先把大片的碎片拾起，放到推車上。

「是董事長剛才在會議喝茶用的茶具組。」

聽到這，山本明顯臉黑了一下，但立刻恢復爽朗的笑容。

「是嗎？」

「十代首領，你沒事吧？」獄寺攙扶搖搖欲墜的阿綱往辦公大廈走去。

「我沒事……快點拿到啊……」才說完，又嗯了聲。

回到十八樓的辦公室，雲雀慵懶的斜臥在真皮沙發上，指指堆疊在桌上的文件。

「唸給我聽。」

六道骸的嘴角抽動了下。

「恭彌，你不會要我念那些吧？」看向堆起來比自己還高的紙張，那依舊愉快的笑臉看似帶了幾分抽搐。

「你剛在我後面哼歌的懲罰。」戲弄的笑著，雲雀舔過脣邊，將茶點碎屑舔進嘴裡。「順便幫我沖杯抹茶。」

六道骸在心中大叫。我這跟本是妻奴！妻奴！

「哈、哈……」

當阿綱和獄寺衝上大樓時，卻撞上正要出去的山本，三個人你疊我我疊你，像趴趴熊似的疊成一團。

「棒球笨蛋！給我下去！」

獄寺踹著趴在最上面的山本，阿綱則面色發白被壓在最底下，差點連昨天的宵夜都這麼吐出來了。

好不容易從地上站起，阿綱捂著嘴勉強把那股東西吞回胃裡。

「對了山本，不是要拿到『那個』嗎？」他減了幾年陽壽就是為了回來拿那個啊！別跟他說來不及了！

「喔？那個啊……」山本正要說下去時，背後傳來細小的聲音。

「請……借過一下。」

「喔，不好意思。」

等那紅頭髮的女僕走過，搭上電梯離去時，獄寺突然大叫。

「就是那個女僕啊！山本你剛才幹麻讓她走啊！」他計畫撞倒那女僕，再趁機偷走餐具那天衣無縫的計畫啊！

「咦——？」阿綱這時像孟克的吶喊手擠著臉。不會吧？來不及了？不要啊——！「董

事長的餐具啊……」

山本一臉茫然的望著石化的兩人。

「我話還沒說完啊！」說著從口袋拿出一根茶匙，在他們面前晃了晃。「餐具我拿到了啊？」

「……」

山本，麻煩你下次一口氣說完行嗎？

清洗餐具時，女僕推了眼鏡再清點一次。

「唉呀……少了一支茶匙，不會是在撞到山本先生時掉了吧？」

「就是這些了。」六道骸脫力的趴在辦公桌上，嘴酸手也痠了，誰叫雲雀只動口，批寫過目啥的都給六道骸代筆去了？

雲雀揉揉有些惺忪的眼睛，看向牆上的時鐘。

喀！答！

分針和時針呈現漂亮的V字，十一點……五分。

手心汗濕，卻緊緊扣住沙發邊緣，他不知道為什麼他會這樣，鳳眼瞠大的望著那純白的時鐘，他想到那一樣素白的夢魘。為什麼會想到他？

「恭彌？」

似曾相識的噩夢，嗤笑淫穢的笑聲接近他，鮮血般的眸子失去光澤，像是死魚眼那樣灰濁，白色就這樣接近了他。不要！不要靠近我！

——不要！

「恭彌？」

「！」

鮮紅湛藍的異瞳對著他的雙眼，臉上滿佈著擔憂。雲雀只覺得一陣頭暈目眩，聲帶傳來陣陣刺疼，面頰有什麼流過的痕跡，很僵硬的感覺。

「恭彌，你怎麼了？」

雲雀這才意會到，原來喉嚨會痛是因為剛剛自己失聲大叫，帶著些許緩和的情緒戰戰兢兢的再次看往時鐘，被拐子插進正中心，時針分針全扭曲了，穿出了破碎的鐘面，右手泛紅也是疼著，看來自己為了扔出那拐子實在是卯足力氣。

「沒事。」

我好像……感覺到什麼很不妙的事……

『入江先生，那邊怎樣？』

耳機細微的聲音窸窣，男子緊張的壓住咕嚕絞痛的肚子冒冷汗。每次秘密通信都這樣，真想早點回日本。

「他們還不知道董事長的長相。」入江呼幾口氣，肚子沒那麼痛了他也方便報告。

『是嗎？』

「嗯，而且多年前發生的事件，只要再來一樣檢體就能知道真相了。」看著手中的夾鍊帶，入江仔細的觀察。沒想到凡事都深謀遠慮的他，竟然會犯這等錯誤。

『我這邊也有些進展，當初那些黑衣人並沒有找到相當關鍵的那份文件。』對方嘆口氣。『雙面諜不好當，他該知道的。』誰叫他做這等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被知道他把當時偷來的資料複製一份交給敵方時，立刻將他殺人滅口。

「我也很危險啊！」入江急迫的低聲叫著。誰知他被要求做那瓶藥劑時，內心有多掙扎啊？「只要有董事長的ＤＮＡ，那當年被當成實驗品的女孩就能被證實她才是……」

「小正，沒想到老鼠是你啊？」

※

他走著，以一種略顯虛浮的腳步。

不知道該怎麼形容才好，心裡湧動著一股極度不安感，蠢蠢欲動的，彷彿隨時會從喉嚨裡跳出來，這感覺說不上是反胃，就只是極度的不舒服。

就跟白蘭殺害他家人的那天，他走進門前的感覺一模一樣。

雲雀恭彌停下步伐，緊張的往後看了看，他知道沒人跟蹤他，卻沒來由的想堤防。

然後他拿起手機，撥了通電話，大約想了三聲左右，另一端的人接起了手機。

『恭彌？』那人的語氣顯得有些訝異，道：『很難得主動打電話呢。』

「你現在能過來嗎？」他的聲音略低而虛空，他知道自己的手心滿滿是汗。

『嗯…恐怕不能。』那人考慮了半晌，沉重的道：『這邊事情有點麻煩，我倒希望你能過來。』

「麻煩？」

『對…』

六道骸語重心長的道，轉身，一座沾染血跡的實驗室，玻璃近乎全毀，實驗品破壞殆盡，與其說是狼籍，不如說是比命案現場更令人感到害怕的地方。

『入江正一他…在三小時前被殺了。』

當雲雀恭彌趕到現場時全身已被冷汗浸透，全身在顫抖，手腳甚至有些不聽使喚。

六道骸站在門口等他，叫他別進去。

「你可能會受不了…」他苦笑道：「看你現在都這樣子了。」

「是誰…下的手？」

「大概是白蘭…喂！恭彌！」

看見雲雀揮開自己的手，執意進去實驗室裡，六道骸慌張的叫出聲，但雲雀並沒有回頭。

就這樣，他看見了地獄。

那是比看見自己家人的死狀更加可怕的場景。

——躺在地上的，是一坨肉泥。

辨不清臉孔，只看見幾縷橘髮。

這個東西…就是正一嗎？

那個曾經陪伴他一個雨天，笑得非常燦爛親切的正一嗎？

豆大的淚水順著臉弧滾落，血腥味和震撼的畫面讓他想反胃，他無法形容現在自己的心

情是什麼，顫抖與恐懼、害怕、驚惶、噁心、不安全感、痛。

——為什麼要這麼做？白蘭。

「ＤＮＡ是入江的沒錯。」六道骸倚在門口，語音沉重抑鬱。

「是我的錯，我該多加提防的…沒想到白蘭真的下得了手，我們從此得更堅…」

「夠了！！」

一聲沉重的怒斥，六道骸閉上嘴，他看見蹲在地上的那道背影劇烈顫抖。

鼻音很重，他在哭。

「不要！已經夠了！我不想再奮戰下去了…！那傢伙毀了我的全部！我不要這樣…！我不要…」

他吸了一口氣，喉嚨火辣得難受，六道骸沒有阻止他咆哮，只是默默的站在他身後，聽著。

「我們兩個…一起死吧。」

伴隨著一種虛空絕望的語音，朦朦朧朧的他撿起地上的玻璃碎片，對準自己左腕上的脈

搏，他知道血液在流動，快速、深沉。

自己活著，他想活著。

但，受不了痛苦，受不了旁人一個個死去，他還會失去多少人？

不想受白蘭折磨，又不想見到骸被殺，那麼還不如兩個人一起死去比較好，至少可以一起依偎，到天堂或地獄哪裡都好，就算沒有了現在活著的感覺。

「骸…你希望我殺你，還是你自己自殺…」忍住激動的啜泣，他從沒想過自己會說出這句話。

不是被痛苦磨滅了理智，也並非一時想不開，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很早就有了這個念頭，他純粹為了遠在日本六道骸而活著，當骸來到義大利的時候，他有些訝異，不想讓骸知道自己現在的落魄，所以裝做不認識，但後來，當六道骸將他緊緊擁在懷裡，鬆手時體溫暖暖的餘留在胸口，有好幾次他曾經深刻感覺——可以的，他能和這個人一起活下去。

但今天白蘭的所做所為，一股將失去六道骸的痛楚在心裡漫開。

「恭彌…如果可以，我希望死在你的手下——但你真認為我那麼弱嗎？」向雲雀走去，厚實的手掌壓上他的小小的腦袋，柔軟的黑髮拂過指間，輕飄飄的、溫柔的感覺。

雲雀停止了顫抖。

「白蘭很強，他可以殺人不眨眼；恭彌更強，你贏得了白蘭，但是我卻贏得了你。」他將雲雀的臉扭過來，手指的力道稍稍大了些，六道骸沒有笑，語氣冰冷異常。

「入江正一是我殺的，因為他洩露了我們的情報。」

「什……！」雲雀的瞳孔驚駭的放大，灰藍的瞳裡盈著不可置信。

「任何阻礙我得到你的傢伙，我照殺不誤，這就是我——六道骸。這樣，你看清了嗎？」將雲雀手中的玻璃碎片輕輕扳下，若有似無的滑過他的喉嚨，六道骸笑了。

詭譎異常。

「你……！為什麼…為什麼…」

——感覺像白蘭一樣。

令他恐懼的笑容，令他驚惶的語氣、動作、表情。

這個人不像六道骸，但他確實是六道骸。

「先說好了，恭彌，你是殺不了我的，因為你沒那能耐。要自殺你就自殺吧，我不會阻止。」柔聲附上雲雀的耳邊，六道骸輕輕低笑，雲雀的淚珠滑了下來，不甘，憤怒。

「六道骸…我從沒像今天這麼恨你…」

骸又笑了，苦澀的。

雲雀恭彌，他是那麼的…透明。

那麼容易被謊言所騙，那麼摸不透戀人的個性，連自己撒謊都絲毫沒察覺。

是白蘭給的恐懼毀滅的他從前敏銳的直覺嗎？

六道骸只知道自己的謊已經撒得很假了，從前將他看得透徹的雲雀，今天卻輕易被自己所騙，露出那種帶著恨意的表情看向自己，若是以前的他，必定會一針見血的戳破外加一拐子襲來吧。

這一切，都是白蘭將你改變的吧。

難怪你那麼憎恨他。

「看吧，一裝出白蘭的態度，你就上當了，恭彌。」輕輕一笑，他吻上雲雀乾澀的唇，蜻蜓點水：「所以都說我贏得了你了，你還擔心我會被白蘭殺嗎？」

雲雀稍稍愣了一下，隨即漲紅了臉。

一頭狠很撞上骸的肩膀，後者痛呼了一聲。

「你騙我…！」他怨怨的低喃道，同時也安心了下來。

「入江不是你殺的。」

「我又不是白癡，殺一個忠心耿耿的間諜幹麻。」無奈的吐了吐舌頭，六道骸站起身，將地上的雲雀一把拉起，指著地上那一團肉泥：「實際上，那也不是入江本身，剛剛我才看見他在桌上刻下的暗碼，說這只是一個不完全的人造人複製品。」

「啊？」

「但白蘭真的以為自己殺了入江，自信滿滿的回去了。ＤＮＡ的結果檢驗出來了，現在就等入江傳訊回來。」露出得意的微笑，六道骸伸手摸摸雲雀的頭髮。

「別再說想死了，恭彌，白蘭也許能毀壞你的直覺，但我絕不許他泯滅你的希望。」

緊咬著唇，雲雀的淚珠平靜的流下。

輕靠在骸的肩膀上，一股熟悉的蓮香，暖暖的溶進他的嗅覺裡，一如以往。

※

踏下一級級階梯，潮溼悶熱的地窖使得他撥開瀏海不停的搧風。壓抑的呼吸有一陣沒一陣的，輕輕淺淺的吸吐充滿霉味和特殊藥劑的空氣，那氣味讓他揪緊了鼻頭。他實在是搞不懂為何六道骸要他來這。

他轉開了銹蝕嚴重的門把，被突如其來的光亮刺激到褐色的瞳孔，倏的縮了起來。

裡面站著一位頭髮雜亂，配帶粗框眼鏡的橘髮男人。

他拿出有董事長筆跡的信件。

「澤田綱吉先生，接下來有勞你了。」

疑惑的接下信，一張張翻看，看沒多久便呆愣的一句句話語都梗在喉嚨，手劇烈的顫抖著。

「入江先生……」

他一切的反應都被對方看在眼裡，入江嘆氣，手指指身後簡陋的桌椅。

「有事想問對吧？坐下來談吧！」

老人安詳的倚坐柔軟的大椅，椅子規律平緩的輕搖，像是回歸幼時母親溫暖的懷抱，他把身體挪了挪，讓自己更加陷進暖和的椅墊裡。

他今天一整天都待在這，待在陽光和煦灑下的庭院中，群花環繞，灌木叢蒼翠。

這裡不是他的私人宅邸或別墅，更不是公司旗下任何的資產，這棟小屋的房產和一草一木甚至也都不在他名下。

Timoteo 昂起滄桑的面容，凝視著由夕陽餘暉任意揮灑藝術的天空。

感嘆，挽回的了時光嗎？

他的伴侶不在了，一直以來在他心中，就只有她才是自己打從心底承認的妻子，現在陪

伴在他身邊的，不過是當初為了錢和地位而聯姻的企業，他們誰都不愛誰。

「……」

一路走回員工專用的飯店的路程中，澤田綱吉茫然的下意識捏緊手中的信紙，寄件人和收件人的姓名已經有些模糊不清，水痕暈開，成了泛黃紙上的朵朵繁花。

到了門口，他抬頭見到了六道骸，就那樣面色嚴肅的佇立在通往大廳的階梯上。

澤田綱吉猛然潰堤，深夜裡，寬大的空間就只有他們兩個人。

「六道骸……你怎麼查到的？」

收緊的手指，捏上收信人的名字——他的母親。

「沒什麼。」六道骸淡淡的笑了下，旋即正色用略帶謹慎的口吻說著。「只要你出面，那白蘭他的地位將隨之崩解。」

「……」

「畢竟……」看到對方狀似打擊極大的恍神狀態，他不禁點破了沉重的事實。「你可是現任董事長——Timoteo 的親生兒子。」

「我明白。」澤田綱吉擦去淚水，想到了那處處幫著他，待他合善的老人，忍不住心被捏了

一把。自己的母親……竟是死的如此淒慘！

「謝謝。」確認那褐色眼眸中的決心，六道骸輕描淡寫的道聲感謝，卻也表示了對澤田綱吉莫大的感激，成敗，他絕對是關鍵之一。

被層層封鎖線圍起的地下實驗室傳出翻箱倒櫃的聲響，動手的人雖然試著掩飾多餘的動作造成的破綻，仍還是洩露出內心中的慌亂。

要是不拿回那ＤＮＡ樣本加以銷毀的話，對自己坐上董事長大位恐怕猶如芒刺，成了一個強烈的阻礙。這幾年來為了公司雖說不上盡心，不過私下為了保住任何利益，他可是不則手段，心狠手辣的消滅掉阻擋自身利益的一切，也為了得到，幹盡骯髒卑鄙的事情。

『呵呵……找不到對吧？』

嗤笑聲突如其來的，令翻找的男人警戒的抽出上衣口袋的鋼筆，咻地迅速射了過去。喀的碎裂聲落下，只見筆已經有大半沒入了堅硬的石牆，石屑紛紛掉落在佈滿乾掉血跡的地板上頭。

他趕忙回頭，卻什麼人影都沒瞧見。

『白蘭，原來你也有這天啊？』

「……！六道骸。」幾乎是咬著牙擠出那名字，白蘭環顧四周，沒見著半個人影子，更別提那想壞他好事的六道骸了。

『別找了，我人不在這，你聽到的不過是幻覺製造出來的聲音。』

白蘭冷靜了下來，他知道要是被對方激怒，那只會陷自身於更不利的狀態，好比上次，就因為一時情緒激動而讓六道骸一行人有機可乘，取得了自己的鮮血。

「六道骸啊？我還不知道你是這麼沒膽的人，這樣怎麼救恭彌君呢？呵呵。」

『激將法對我可是沒用的，現在最著急的人應該是你不是我喔？』

嘖！

心中暗暗罵了幾聲，白蘭不悅的粗魯坐在佈上塵埃的實驗桌，反正自己翻找了那麼久，早是滿身土塵，還因實驗室保持著當時的樣子，身上都透著濃烈的血腥味。

『白蘭，你勢必會為你的所作所為付出代價。』

「哼！我要是怕，當初才不會做呢！」白蘭索性翹起二郎腿，手肘頂著膝蓋用手掌撐住下巴，眼神不再四處飄移，直直望向前方，彷彿六道骸就坐在那。那妄想搶走他玩物的六道骸。

『呵哈哈哈！要是你知道要算的是哪種帳，你還會這樣豪不在忽的在這跟我聊天嗎？』

皺起眉頭，這菜鳥究竟是在打什麼主意計策？

「我可沒想過我做了能威脅我地位的事喔！藍、毛、菜、鳥。」

『白蘭你啊！應該沒料想到還有一位繼承人對吧？真是可悲的又低下的人呢！呵呵呵……』

聲音回盪一會，消失了，接踵而至的是……

啪唰！

擺在桌上狼籍的實驗器具，跟隨著桌子的翻動摔下血跡斑斑的地面，把紊亂不堪的實驗室弄得更加雜亂無章，有些試管彈上儲放藥瓶的玻璃櫃，造成閃爍的透明破片四處飛散。

血沿皮膚受引力向下流著、流著。

陰冷的神情裝飾上血痕的豔麗，殘酷的笑彎起躍然於他的臉。

他憶起，當時在殺掉那女人、那對下人夫婦、送走髑髏……

「就跟殺死恭彌君家人時的心情一樣呢……」

原來除了那女孩……另外還有其他人啊？

「看來是那老頭的前妻是吧？殺死她的時候可不知道他們有小孩呢……哈哈哈！」

漏殺了一隻啊……

揉揉仍有些濕潤的短髮，水滴不時飛散在他的身邊。愣愣的緩慢坐上床，雲雀將雙腳收上，緊緊靠著胸前，頭埋在雙膝間思索先前的言行，真想自己真是被白蘭那傢伙給亂了。

「……六道骸……」提到他的名字，不自覺的露出淺笑。

總是在他脆弱時拉他一把的，讓他知道如何保護自己的人。

嘩啦的滂沱大雨，無情的打落男孩的身上，他蹲在牆角，緊靠著一戶人家的庭院大樹，靠伸出的枝幹來擋下一些雨水。

他頭一次偷溜出家就碰上這倒楣事，街上冷冷清清的，偶爾路過的人都對冷的瑟瑟發抖的他而不見。他也不抱期待了，世人的冷漠對他根本無關痛癢。

『你怎麼了？會感冒的喔！』

他揚起頭看向聲音的主人，是位藍色頭髮的男孩。

嘩啦啦的雨潦不停，邂逅的開始是冰冷溫暖的。

※

世界突然變得很安靜。

雨聲風聲交談聲行人雜沓，樹葉在頭上沙沙作響。

什麼都不重要了，聽不見了。

雲雀恭彌抬眸，藍髮男孩對他微微一笑。

「……你有資格說我嗎？」倔強的撇開頭，雲雀咕噥了一聲，藍髮男孩也沒有撐傘，他手中緊緊抱著一團衣物，卻任由大雨淋溼他的全身，他同樣也冷得牙齒咯咯顫抖。

卻笑得那樣溫暖。

「我知道，所以……吶，這是你的吧？」藍髮男孩對雲雀的冷言冷語不以為意，小心翼翼得攤開手中的衣物，一隻黃色的小鳥從裡頭稍稍探出頭來，虛弱的啼叫。

「雲、雲豆……」站起身，他朝藍髮男孩跑去，後者毫不猶豫的將小鳥連同衣物遞到他眼前，雲雀濕冷凍僵的鼻尖湊近鳥兒，鳥兒親暱的啄了啄，他這才笑了，安心的。

「太好了…我以為媽媽已經把你丟了…太好了……」

「我就知道你是在找他。」藍髮男孩雙頰泛著一層淡淡的紅暈，微笑：「我費了好大的進而才把牠就回來，小傢伙差點就溺死在河裡了。」

雖然，牠也撐不太久了……

六道骸吞下後面沒說出口的話，看著黑髮男孩興奮的將鳥兒捧在懷裡，勾起的唇角略為

苦澀。

只是，沒想到他真的會笑呢……隔壁班號稱全校最兇的雲雀恭彌……

「謝謝你，我不想欠你人情，你想要什麼報答嗎？」將鳥兒放進自己的領口，小鳥依著他的體溫休息，雲雀轉身對著愣愣看著自己的骸問。

「嗯？呃…不、我是說…嗯……你要給我報答？」

「對，只要我能做得到的都可以。」

六道骸疑惑的蹙起眉，低頭思考了下，隨即抬頭，綻放極為燦爛的笑顏，讓雲雀看得一愣一愣的，雙頰染上一層緋紅，心中油然升出一股暖意。

「那就來我家把身體擦乾再走吧。」

他笑著，以一種極為溫暖燦爛的弧度。

寬敞明亮而豪華的房裡，窗戶開著，外頭下著大雨。

六道骸坐在寬大的床上，潔白的床單染上了水漬，上頭還隱隱透著雲雀恭彌的氣味，他淡淡的笑了，浴室裡傳出陣陣的水聲，以及小鳥的輕聲鳴叫，雲雀在裡頭低低輕笑。

如一串銀鈴般甜甜的笑聲。

六道骸閉上眼，一陣慌亂的碰撞聲卻猛然傳進他耳裡。

他眼睛才睜到一半，轉身便看見雲雀氣喘吁吁的出現在浴室門口，身上只披了一件浴巾，卻足以垂到地上蓋住他八成以上的雪白皮膚。

手上捧著黃色的鳥兒，他慌慌張張的跑到六道骸眼前，途中甚至被浴巾絆到而顛躓了一下。

「你洗完澡啦……哇啊！」

猛的跪倒在自己面前，雲雀的身體發燙，輕輕顫抖著。

「怎、怎麼了嗎？雲雀君？」

「……救救牠！」

抬頭，將手中的黃色小鳥捧到六道骸面前，雲雀難得一反常態的激動。

六道骸一愣，將視線緩緩移向雲雀手中的鳥兒。

雖然和雲雀一起洗過澡，體溫確實比剛才升高了些。

鳥兒的雙眸緊閉，棲在雲雀的掌心，一臉安祥。

牠死了。

世界突然變得很安靜。

外頭下著大雨，風聲呼嘯，樹葉沙沙的狂響，雲雀激動的喘息漸漸轉為抽泣。

晶瑩的淚珠從他眼中滴落，那怕是一絲絲也好，他淡藍的眼裡帶著隱隱的希望，看著骸。

六道骸半垂下眼簾，附上雲雀的手背，將他的手掌緩緩合十。

他蒼白的面容幾乎沒有表情，眼眸卻傾溢著哀傷。

「……我不能。」

雲雀閉上眼，六道骸手心傳來的溫度很暖，雙手包覆著的雲豆卻逐漸冰冷。

他將頭埋在六道骸的膝間，六道骸的身體很冰，他活著，自己的身體很燙，還活著。

而雲豆，死了。

「嗚嗚……嗚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透明的哭聲響徹空蕩蕩的屋子。

一聲一劍深深砍入六道骸的心口，而他只能閉上眼，輕輕撫上顫抖的背。

生老病死原本就是世界輪迴的法則，但是為什麼……自己也會跟著覺得哀傷了呢？

大雨下著，風聲哀鳴，清澈童音的慟哭回響在自己腦內。

第一次，六道骸有了一種想把人緊緊摟入懷裡的衝動。

隔天清晨，葉上的雨珠未乾，雲雀恭彌站在幼稚園的大門口。

其他孩子魚貫進入校內，唯他，沉重的腳步遲遲無法跨入，這個他與雲豆相遇的校園。

他低下頭，微蹙起眉，但無論誰經過他身邊只是駭懼的加快腳步，誰也不敢多看這個全校最可怕的小孩一眼，他眉宇間的哀傷從來也就沒人會發現。

一個孩子從容的經過他身邊。

猛然，牽起了他的手，帶著他踏進了校園。

他倏地抬眸，對上那個乍如初現晨光的笑顏。

六道骸。

「如果雲豆知道你不願再想牠的話，會很難過的。」對他輕輕的笑著，六道骸領他走進校園。

「如果雲豆是你重要的玩伴，雖然不能完全取代，但我願意代牠完成心願。」

「雲豆的……心願？」

「對，就是讓牠最心愛的主人，隨時隨地都感到快樂。」伸手輕按住雲雀泛紅的鼻頭，紅腫的眼眶看得出來他昨天哭得不是普通的久，六道骸笑得有些心疼。

雲雀倔強的撇開頭，揮開六道骸的手。

也許是年紀太小不懂得隱藏，六道骸看見他輕輕揚起一道唇角。

他也笑了。

路人有些吃驚的看著他們，有些人則是直接昏了過去。

幼稚園裡連女老師都可以迷倒的六道骸怎麼會和連男老師都可以打倒的雲雀恭彌牽手走在一起？是幻覺還是錯覺？前一天他們明明還從未相識，為什麼今天可以這麼自然的走在一起？

路邊甚至有些沒被雲雀修理過，不知好歹的男生大力拍手起鬨。

六道骸跟雲雀恭彌是一對！哈哈哈！

親親、親親、親親！

「那些人欠咬殺……！」

雲雀漲紅了雙頰，轉身瞪向那群不知死活的男孩，掏出懷中的拐子。

六道骸低頭，那隻小手就算在雲雀發怒要打人時，也沒把自己甩開。

好像是依賴似的，緊緊勾著自己的手，暖暖的溫度。

起鬨聲越來越大，有幾個老師甚至跑出來制止，六道骸抓著他的手一揚，一連串動作順利得像是在收回一個溜溜球，雲雀訝異的往後跌，結結實實的撞進自己懷裡，旁邊好幾個人

倒抽了口氣。

他吻上了他的唇。

※

「你、六道骸！」雲雀驚愕的手一鬆，拐子鏘的掉在黃土地上。

六道骸沒回話，只是低下頭繼續看著緊握的手，淡淡的笑著。

還小的他們，並不知道當時產生的……情愫。

他們從先前的事件後，走的更近了，卻沒有更進一步的發展。週遭的師生，從幼稚園到初中都看著幾乎如影隨形的他們，雖然全都知道些什麼，卻不加以說破，也不再議論紛紛的。

今年是六道骸和雲雀恭彌初中生涯的最後一年。

「嗨！恭彌。」六道骸吊啷噹的走進教室，忽視臺上怒眼圓睜的老師和時針分針幾乎要重疊的牆上掛鐘，蠻不在乎的嘻笑著。

「……坐下來，上課。」被喚過臉的雲雀情緒沒有多大起伏，沒有身邊同學的驚訝和嗤笑，也沒有老師的慍怒面容。他轉回頭，拾起筆做他的筆記。

「好啊！恭彌拜託我的話，那我就上吧！」把書包隨意扔在椅子上頭，六道骸漫不經心

的拿出課本翻開。

雲雀輕聲的哼了下，有那麼點不以為然。

前頭的老師講著那難以理解的機率，大多有心升學的學生都拼命做筆記聽講，包括了雲雀恭彌。

下課鈴響了，六道骸仍然是坐在座位上，思緒不知道非哪去了？他根本不需要唸書就能考上這地區的第一志願，上學不是遲到就是發呆，但他從不翹課。

眼神凝視著斜前方坐的端正的黑色人影，正在飛快的把上課的概要再重謄一次，課本啪啦啪的　翻閱，夾上書籤後終於打了個哈欠。

這時六道骸才收回了目光，趕緊收拾桌上的書本，拎了便當就走過去。

雲雀懶洋洋的伸手拿起其中一個，豪不客氣的就吃了起來，六道骸笑著看他吃，覺得這才是上學的意義。

這……算是相處多年的默契吧？

「恭彌？你說不一起回家？」驚訝的雙瞳和眉頭糾結在一起，手中拿著的書包被對方拿走其中一個。

「因為考試要到了，我跟你這公子哥不一樣，我要念書。」

像在鬧彆扭一樣，六道骸微歪著嘴嘟噥。

「那我可以陪你啊！」

卻遭來一記白眼。

「你會干擾我。」

「恭彌……」

像是受不了這般攻勢，雲雀輕輕的嘆口氣。有時他真搞不懂為什麼眼前這位跟他同年的少年會這麼像小孩子。

「又不是不會再一起回家，等到考完高中就可以了。」

「那，恭……」高興的想貼過去，卻被拐子打中臉，踉蹌的趴倒在地上。

「給我乖乖等到放榜。」說完，雲雀就背著書包離開，放任有些黯然的六道骸自生自滅。

六道骸自隔天起，整整消失好幾個星期，直到放榜才出現。

他變的不太一樣了，原本就難以捉摸的眼神更加詭譎，一紅一藍的，笑聲中還帶點不為人知的落寞。

他手中捧著一隻奶黃色的鳥。

他見到成功考上高中的雲雀時，煙雨朦朧，雲雀隱隱看到笑臉下的苦澀，不過在隔日卻怎樣也瞧不見了。

「哼！全是草食動物。」雲雀呸掉口中的血水，隨手抓了個人的衣袖就往銀拐上擦，擦完後毫不留情的把對方摔回地面。

雲雀恭彌，並盛高中最強的少年，不管是讀書打架都是一等一的，身邊還不時跟著一位家財萬貫的六道骸。

這樣的條件下，自然會引來不少以看他們不順眼為由的挑鬥，雲雀一向是來者不拒，六道骸也從不出手，只是靜靜旁觀那隻雀鳥狠狠咬殺不良少年的身影。

只不過……夜路走多總會遇到鬼，明的不行他們就來暗的。

視線一片鮮紅色的，酸痛的令人難受，腦袋昏沉沉的讓他想吐。

「看你平常那麼囂張啊？」又是一鐵棒打在下腹部，血在嗆咳幾聲下從嘴裡噴濺出來。

他之所以會被綁在這，居然只是被來自身後的布袋蓋住後痛毆這可笑的理由。現在他全身深痕遍佈，不良少年將他倒立綁在廢屋裡的一根樑柱上，不是赤手空拳就是鐵棍伺候，搞的血不斷的從嘴角流下，流進了眼睛裡，頭還因為腦充血快暈死過去。

啪嘰！

清脆短促的碎裂聲告訴雲雀他的大腿骨近乎斷成兩節，骨折造成的瘀血逐漸讓左腿以下失去知覺。

「呵呵呵，大半夜的，綁架高中生痛扁是很不錯的娛樂喔？」不屑的訕笑聲環繞在空盪的空屋內，嚇著了平日凶神惡煞的太保。

「是誰？裝神弄鬼的！」其中一人驚慌的手持棍棒亂揮，在攻擊起不了做用下被一位藍髮異瞳的少年瞬殺。

在眾目睽睽下，六道骸從容的走到幾乎奄奄一息的雲雀身邊，幫他解開練放了下來。肩膀上的黃色小鳥嘰嘰渣渣的叫著，似乎是主人滿身的褐紅鮮紅讓牠驚慌失措的，只能啾啾叫的。

「嗚……」吃痛的就要跌在髒亂的地上，正巧被六道骸一把扶住。

「雲雀恭彌，你怎麼這麼不會保護自己啊？」有些打趣的笑道，不管狼狽面龐下的銳利凶光朝自己瞪來。

「六道骸……你剛做了什麼？」吃力的開口，又一口鮮血流了出來，嘩啦的弄紅了上衣。

「沒什麼，不過讓他後悔這輩子的事。」

「……？」

六道骸在空中揮了下，一股銀黑交雜的煙霧聚攏了過來，凝聚在他的手中。他回頭對躺坐在箱上的雲雀一笑，溫柔、像那天般溫暖的。

「我認識的恭彌，可是很強的喔！」

「你……那武器是？」意識不清催得他想睡。

「這力量，恭彌要替我保密喔！」對昏沉的雲雀比了禁聲的手勢，六道骸遊刃有餘的轉動三叉戟。「啊！還有雲豆也要喔！」

頓時，血光成了廢屋在晨曦下的妝扮。

並盛的人後來得知雲雀恭彌住院，原本人心惶惶，擔憂惡少趁機造次，但是發現一切生活一如往常，都鬆了口氣。太保間也傳著千萬不要招惹他們兩人中的任何一位。

提著行李箱，黑髮的少年來到陌生的國度，他略帶不安的四處張望，眉頭促緊，手中緊捏著一張標有地址和公司名稱的簡易地圖。

「嘖！」他乾脆的拖行行李離開機場，伸手掏出手機。「媽，你們到了嗎？」

身邊的鳥兒哼唱著熟悉的校歌旋律，緩解了他心中的少許煩躁，手不自覺的揪上胸口附近的衣料。

墨色的少年搭上了機場邊的計程車，他穿的還是學生制服，因為畢業典禮一完就立刻趕往機場的緣故，來不及換下。

領帶下的襯衫，少了校服上的第二顆鈕釦。

「這是……真的嗎？」獄寺隼人不敢相信的看著眼前面色泛白的澤田綱吉，手中的信和山本看過一遍又一遍。「你真的是……董事長的的正統接班人！」

「我是。」眼神很痛苦，因為正是因為自己這樣的身分，母親才會遇害身亡，這等於、等於是他間接殺了她啊！

就在他為自己深深自責時，一隻厚實的手掌拍上他的頭，用力的搓揉他那一頭蓬亂的棕髮，雙手也被另一雙手牢牢握住，緊緊的。他驚訝的睜大眼，含淚的眼看著眼前對他露出熟悉笑容的他們。

「山本……獄寺，你們……」

「嘛！即使事實是這樣，但你還是我們的好朋友啊！」山本放下摸著他頭的手，一揮搭在他肩膀上。

「我會永遠追隨你的！」握住他手的獄寺用那雙深綠的雙眼注視著他。

雖然，他眼角的淚水潰堤了，不過卻有種放鬆下來的感覺。哭著，但是表情是快樂安心的。

「謝謝……」抹去眼淚，再度睜開的眼底盡是堅定。「我們要，揭發白蘭！」

兩位從小到大的好朋友見到他恢復精神，也高興的笑了，回應的語氣也很堅定。

「是！」

雲雀丟下被水浸溼的毛巾，很隨性的躺倒在床上，夜黑的短髮還帶些水份，些微沾黏在兩鬢旁的頭髮勾勒清秀但成熟的臉，面頰透著溫熱的紅潤，身體都因為剛沐浴過而泛著淡淡的粉色。

打個呵欠，翻身拉過枕頭調好姿勢，準備好好的睡上一覺。因為近日來的心靈折磨摧殘，他已經有好幾天沒有一覺到天明了，眼底有一些陰影，卻不減那對鳳眼瞳裡的銳利和自身的氣勢。

「誰？」他睜開眼，環視房內。是誰膽敢打亂他的睡眠？咬殺！

下一秒，比他體溫略低的溫度環上腰，伴著清淡的蓮花香氣撲鼻而來，抵在肩膀的削瘦下巴蹭著溫暖的頸部，雲雀可以看見披散在他身邊一縷縷的海藍色髮絲。

不用對方開口，他早已知道這時從背後攬住自己的是誰。

「六道骸……」悄聲的喚著身後的男人，對方只是輕聲的笑了下，然後拉過被雲雀扔在一邊的棉被替他蓋上。

「恭彌，要睡覺是可以，但是沒蓋被子是會感冒的喔！」

「嘖！我才不是那種體虛的草食動物。」雲雀彆扭的略微掙扎下，便任六道骸將棉被蓋上。臉上泛起紅暈，男人笑他的不坦率。

坐在床沿的六道骸仍是笑著，那抹笑……讓雲雀恭彌看著看著，心中好像哪裡被輕輕的觸碰，暖暖柔柔的感覺使得他不禁再度打起呵欠，身體很放鬆，想睡。

那握住的雙手很令人安心，有了鬆口氣般的踏實感。

不會……再有那道素白的夢魘經過了，不會……有他在就不會。

「呵呵呵，可是恭彌上次生病時可是病重到差點送命呢！」撥開蓋在細眉上的瀏海，六道骸依然是笑著的，在別人眼中很詭譎充滿邪氣的異瞳居然能散發如此溫和的色澤，雲雀愣

愣迷茫的注視。

不過，他可沒忘記回嘴。

「哼！那是有人故意暗算！」有點惡意的扯動垂在身邊的藍色長髮，惹來男人一陣哀號。

「說不定那真的是你故意捉弄我下的毒。」

「痛痛……恭彌你輕點。還有誰會為了捉弄人而放出致死性那麼高的病毒？何況對象還是恭彌你呢！那我更不可能了。」扳開拉住自己頭髮的手，念著元兇。

接下來，是一段靜默。躺在床上的人把弄坐著的人的長髮，坐著的人撥弄著躺著的人的短髮。墨黑注視著紅藍，很安靜的似乎正傳達時麼意會。

最後是六道骸在雲雀恭彌額角雲淡風輕的一吻。

「恭彌，晚安。」

「……能留下來嗎？」

「呵……那傢伙今天不會來，他現在正忙著呢！」以為對方是因為在像之前一樣被偷襲，說著安慰的話。

「不是害怕……」撐起身擁住他。「只是想要你留在身邊。」

六道骸失笑，拉開棉被抱著他入睡。

清晨美麗的晨曦鑽過窗幕的縫隙，低低的吟了一聲，聲音裡夾雜著濃濃的倦意和慵懶，輕輕眨了幾下，深黑的眼眸便睜了開來。

搖晃還未清醒的腳步走進浴室梳洗，換上西裝後要折疊被褥，這時才察覺不同之處，不過氣味很淡，淡到就像是把一粒鹽放到水潭裡那樣鹹味淡薄。若是別人，肯定會疏忽掉吧？

「蓮的……香氣……」有香味，那……「他人……呢？」

六道骸，這獨特香氣的主人。

金屬鏗鏘的聲音，岩石碎裂的聲音，還有爆裂的聲音。

空間是個融爐，將這些強烈的感官融化，配上瀰漫的血味就是獻給惡魔最好的餐點。對於這擁有血腥之眼的人來說，正好可以當成……在跟他對打的人口中，那道「最後的晚餐」。

即使攻擊不曾停歇，但是阻擋在前的人沒有絲毫退步。

身後負傷的青年在同伴攙扶下正要逃去，卻因為週遭的攻擊無法退出戰場。

就在昨晚，澤田綱吉三人下定決心要在隔天將手邊資料公佈，並將白蘭奪權的野心粉碎的那時，他們都疏忽了。

忘了，「隔牆有耳」這句話。

一開始他們傾全力的反抗對方的攻勢，不過沒料到那一向做事愛耍手段的男人會祭出那項老招。儘管已經是用到不能在老的招數，還是牽制了他們的行動。

接下來就是單一的承受攻擊。料到會有被搶先的可能，六道骸事先施加了幻覺在澤田綱吉周圍，要是遇到無法反擊的時候，那幻術便會自動啟用，把敵人拖入幻覺地獄中，品嚐業火的滋味而他　也會在那術發動時察覺並趕過去。

只可惜他算錯了一步，那就是白蘭的不擇手段跟實力。

先是祭出入江做人質這點失算，讓澤田綱吉三人錯失反擊的機會，再來就是一般預防用的幻覺並不能牽制住他的感官。

「嗚！」雙手撐住三叉戟，抵住一波攻勢。

「哈哈，菜鳥就是菜鳥。」

廝殺下，都沒剩多少體力了……

一個疏忽，右眼的視線消失於血紅之中。

在充盈著霉氣的地窖內，有一頭橘色亂髮的青年正癱在那裡唯一的老舊沙發上，閉目養神，打算好好讓近幾天來不眠不休進行化驗而造成的疲勞削減些，眼睛下的黑眼圈使得他的

臉看起來有點邋遢的困倦感。

入江正一搔亂原本已經蓬亂不堪的頭髮，墨綠的粗框眼鏡因為他的大動作歪向一邊，斜斜的掛在他的鼻樑上。懶洋洋的朝滿是昏沉跟破洞的沙發鑽著，他現在只想大睡特睡，懶的去扶正快滑落的眼鏡。

當他覺得意識開始昏沉後，便打了呵欠要進入夢鄉。

碰——喀——咚咚！

「啊啊啊！地震？」驚慌的從甜美的夢境中跳出，身體整個自沙發彈坐起來，邊用手調好眼鏡的位置邊踏下沙發查看發生了什麼事。「不，是……爆、爆炸？」

不可思議的看向石塊不斷崩落的那方向，心底暗叫一聲不妙，那好死不死是地窖唯一的出入口啊！這下坍塌加上土塵飛揚，視線完全被煙幕矇住。

「唉呀？跟蹤綱吉君結果沒想到會有意外收穫呢！」那熟悉到令他發毛的聲音出現在離他不遠的地方，入江不禁到抽口氣。

「白……蘭……」

他感覺的到自己的胃又開始那擾人的老毛病，蠕動的厲害，手腳也在不聽控制的顫抖，激烈到他差一點以為自己會一個不穩跌坐在地。

害怕的四處張望，想確認對方的位置，只是礙於視線被阻擋，入江正一始終無法看清楚來者的所在位置跟動作，只能偶爾聽見他悄聲的腳步和像是狩獵者看見如囊中之鼠的獵物時，會發出的得意及不懷好意的笑聲。

「你、你別靠過來！」他只不過是名以研究著名的科學家，並不擅長武力和搏鬥那些在他眼中是「野蠻」的專長。

他開始後悔手邊沒一把槍，因為當初逃離時十分混亂，只來的及帶走一些資料跟樣本以及研究器材，根本沒時間去想帶把槍來防身這保命的事，而當時他也想著有六道骸替他掩飾行蹤，應該不會出什麼致命的紕漏。

叩！

一聲腳步聲告知入江白蘭已經在離他不到五公尺的距離處，他緊張的連肚子的絞痛都忘記了，後退靠上擺在身後那上頭放滿了他的實驗器具的木桌，發出玻璃器皿的碰撞聲響。

忍住膽怯的想法，伸手抓過一隻粗長的試管用力敲上腳邊的地面，碎裂的玻璃斷處尖刺銳利，稜角反射著光。

「白蘭，你在過來我就、就……」

「就怎樣？」輕蔑的笑聲突然飄過他的身邊繞到背後，入江的手猛然被一個蠻力扯向背

後鎖緊，哀叫之於手中僅有的自衛武器——破碎的尖銳試管也被奪了過去。「小正真是個笨蛋啊，剛才製造那麼大的聲音是想告訴我你在哪嗎？」

「你要我怎樣？……殺了我嗎？」不甘心的側過臉用眼角瞪視白蘭，在塵埃逐漸落定的現在，他可以清楚看見白蘭臉上的邪笑，笑的極度猖狂。

「不是喔！」

白蘭空出一隻手彈了響指，剛剛被爆破的樓梯跑出幾位黑衣蒙面的人，手中緊緊壓制著一位老人，那老先生身上高級的西裝上全是塵土，身體也有幾處因掙扎和反抗時用傷的傷口。

驚愕的睜大雙眼，下巴似乎就要脫臼了。

知道對方被這給震撼到了，素白的惡魔微笑湊近他的耳旁。

「所以，你知道該做什麼吧？」

他們正藏身於草叢裡，身上充斥著煙硝味，灰頭土臉的模樣讓他們嚴肅暗色的表情多了份沉重感，感覺像是在逃避追殺或是執行大計劃似的。

而事實上，答案是屬於後者。

「人數跟上一個目標一樣，還是採取相同的策略嗎？」黑色短刺髮的男子轉頭望向在一邊替傷口緊急做處理的兩人。

「雖然我的戰略是萬無一失的，但模式被傳出去會影響接下來的行動，把一些細節改一下。」說罷，替棕髮男子綁上止血繃帶。

「謝了獄寺。」半蹲起身，拿出口袋中的手套和藥丸。「我們走吧！」額頭燃起赤列的橙色火燄。

一聲令下，三道人影不約而同的衝刺，闖入了一棟外頭有眾多人手防備的建築，不用多久之後，那棟房子便發出一陣陣刺耳的爆裂聲響，就在將整幢房屋起火來燒的前幾秒，某些樓層的玻璃窗硬生生被撞破，滾出了三個人。

撫平氣息並互相確認安好與否跟傷勢，隱約可聽見在被烈火焚燒的建築中，傳出悽慘的吼叫和驚慌的呼喊。

「快！通知白蘭大人啊！」

「他跟幾名人員去哪裡了？快聯絡上啊！」

望著那鮮紅的火，澤田綱吉有些不忍的低下頭。

「第十代首領，你不必為了那些傢伙難過。」獄寺隼人幫他擦掉頭上的血跡，皺起眉頭

說著。

「但……」嘆口氣，莫可奈何的情緒。「山本，獄寺，我們往下一個白蘭的藏身處出發吧！」

在離開那裡時，他們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其中一人的吼聲——他跟幾名人員去哪裡了？快聯絡上啊！

要是，當時有發現的話……

察覺口袋裡的手機震動著，他咕噥幾聲後便不耐煩的用輕巧的動作下了床，儘量不把跟他一起睡的人給吵醒，要是將他吵醒那一定是天翻地覆。

「是誰來打擾我恭彌睡覺啊？」難得的優閒時光也要有人來打岔，真是令人討厭。

一看來電號碼，是入江正一的手機。

走出房間靠在門邊的牆上。「入江正一？」

另一頭的沉默讓六道骸感到怪異，說不上來的感覺直叫他心頭擺盪，七上八下的。

懸著略感不安的心又問了一次。

「入江？你是有什麼事嗎？」

沒讓他再等下去，傳來的那聲音讓他想立刻將對方撕烈後踹入地獄裡，要他好好在劍山油鍋裡來個幾趟。

『哈哈！藍毛菜鳥嗎？真的是好久不見了喔？』儘管有點雜音，不過那可恨的嗓音依舊清晰。

「白蘭……」拿手機的力道加重了，說不定再一下子，那機殼就會被捏碎成一堆灰屑，飄落在他腳底下。

※

六道骸再次走回房裡，替雲雀披好了被子，看著睡顏平靜的戀人，他不禁勾出一抹淡淡的微笑。

如果可以，還真想讓時間停留在當初的青春，他們都還是青澀的少年時代，如果，那個時候雲雀恭彌沒有背對他，掉頭就走，他想他們可能已和計畫中的一樣，交往，同居，去國外結婚，然後領養幾個小孩或者寵物，過著平和幸福的日子。

然而這都是不可能的。

既然都已走到這一步，那就沒有懊悔的任何理由。

「我會回來。」他低頭輕吻著雲雀的髮，語音若破曉的晨曦：「等我搏倒白蘭，我會回

來，然後我們一起回日本，再也別和任何人有瓜葛。」

而睡夢中的雲雀恭彌只是不經意的翻了個身，像是做了好夢一般，揚起了唇角。

但六道骸終究還是倒於血泊之中。

白蘭冷冷的看著他，瀕臨垂死的六道骸，視線緩緩移向已沒有生命跡象的入江正一，接著冷淡的看著遍體鱗傷的獄寺隼人、山本武以及澤田綱吉。

「再鬥下去也是沒有用的喔，綱吉君。」他彷彿遊刃有餘的坐到入江正一的旋轉椅上，優雅的翹起腳：「小正他也已經死掉了，力挽狂瀾也只是徒勞無功呢。」

「你……！」澤田綱吉握緊拳頭，看向一旁被綁在椅子上的老人，以及鮮血遍佈的，他無法挽回的這一切：「你竟然對九代……父親他…下這種毒手！」

「我做了什麼嗎？」白蘭微笑著聳了聳肩：「這可是小正做的喔，你看，小正他都沒有反駁了。」他輕聲笑著，用腳撥弄了下那具冰冷的屍體。

「拿開你的髒腳！」

「喔呀？以你現在的情勢沒有資格命令我吧？」他輕聲低笑，看向左前方的老人：「再說一次，老頭，你說澤田綱吉是你的什麼人啊？」

「……不認識。」老人，Timoteo，緩緩的平靜的艱難的，以蒼老沙啞的聲音低低的道：「我的兒子，只有白蘭一個，只有他是我親生的兒子……其他人，我都不承認。」

「聽到了吧？」瞇起眼，他微笑道。

澤田綱吉不能說什麼，也說不出什麼來，豆大的淚水順著臉弧不斷的滴落，狠狠的咬著下唇，直到鮮血都流了出來，憤恨與痛楚與不甘交織著，但是，他真的無法說出什麼來。

白蘭改造了九代首領的記憶，將他數十年來的生命記憶全部像數據一樣拆散，然後重組，讓他擁有錯誤的記憶與人格，因為白蘭徹底清楚，九代首領是無法承受這樣的改造的，因為他天生擁有極為強烈的直覺，記憶與直覺的錯亂，很快就會讓這名年事已高的老人發瘋。

但這就是白蘭想要的。

他要上一代的位子趕快瓦解，然後由他繼承所有。

也就是說，這位曾經照顧他，把他當親生兒子看待的和藹老人，只是淪為一個證明他才是繼承者的道具而已，等到手續一切都準備完成，即使 Timoteo 崩潰而尋死也與他無關。

「白蘭……你這傢伙……！」

「好了，因為有點礙事，所以麻煩你在這裡喬裝成是意外死亡吧，綱吉君。」從椅子上

坐起身，白蘭單手勒住了澤田綱吉的脖子，將他抓到半空中。

「十代首領！」

「阿綱！不要！」

「如果你不是Timoteo的兒子的話，我多少還會有點喜歡你的呢，綱吉君。」

「咳！啊……唔咳……」

漸漸加重手中的力道，澤田綱吉的手垂死掙扎一般抓上白蘭的手臂，努力想要讓他鬆開，白蘭臉上的笑容越發猖狂，捏死人就像捏死一隻螻蟻一般容易，人類死前恐懼或駭意的表情更加深了他的愉悅感，眼看著威脅就要如此輕易的死在自己手中——不尋常的力道猛然揪住他的腳踝。

他稍微鬆了手，低頭。

那是六道骸。

他的右眼仍然鮮血直冒，由左眼的生命跡象看來是已經死亡，然而他卻伸出了手，抓住了白蘭的腳，鮮血覆蓋了他的表情，但白蘭聽得見他的笑聲。

——怎麼能把恭彌就這樣讓給你呢？

——我已經說好要救他了喔。

——如果再讓你摧毀，恭彌他就不會對我笑了呢。

他笑著。

他笑著。

他笑著。

猖狂的崩潰的發瘋的輕佻的放肆的大聲笑著。

白蘭在那一瞬間，升起了一種難以形容的強烈恐懼。

他以為六道骸已經死了，但是他卻像個僵屍般活蹦亂跳的動了起來，他以為他已經戳瞎了他的右眼，但是他那只染血的右眼卻滴溜溜的不停轉動，白蘭立刻鬆開了對澤田綱吉的桎梏，試圖將左腳從六道骸手中掙出，駭意的神情佈滿他的臉龐。

不只是白蘭，這個空間中所有的活人都感到害怕。

白蘭伸出右腳，拼命踹著六道骸的頭顱，然而那笑聲卻止不下來。

クフフクフフクフフフフフフ……

クフフフフフフフクフフクフフフ……

像是詛咒像是夢魘，如惡魔般襲來。

白蘭恐懼的抓起桌子上的手術刀，對準六道骸的腦袋，狠狠的刺了下去，深到只剩刀柄

還留在外頭，殘忍而血腥，但六道骸的聲音終於停了。

那顆頭顱像是沒電了一般，往旁邊一傾，握住白蘭腳踝的手也在此時鬆開。

「停了？」停了。他告訴自己，心有餘悸的喘著氣。

但是當他回頭，卻看見了來自不該出現在現場的人。

雲雀恭彌。

剛才那一幕，他親眼目睹了。

顯然他還在入江正一所在的據點迷路時，是剛才六道骸的笑聲把他引過來的，他鐵青著一張臉站在原地，這對白蘭並不是一項好事，因為雲雀恭彌是他不能殺的人。

也是唯一不想殺的人。

「…骸……」喉結劇烈的顫抖著，最後只發出了這個名字，「…骸……骸…骸……」，像是壞掉的發條布偶，他看起來似乎要哭了，卻沒有淚水流下來。

他走過澤田綱吉，走過山本武，走過獄寺隼人，走過入江正一，走過 Timoteo，走過白蘭，在六道骸的屍體前跪了下來，「叩」的一聲迴響在室內，白蘭稍稍瞪大了眼。

「吶，我想…醒來……」捧起六道骸染血的身軀，他的聲音微微顫抖著，卻異常的平靜，白蘭看著他低頭，毫無表情的吻在六道骸唇上，淚珠滴入六道骸的眼。

他的肩膀，開始抽蓄般的顫抖。

「你快點……用早安吻喚醒我啊……！」彷彿崩潰一般，他的眼裡已看不見任何人，不管澤田綱吉會怎麼樣不管白蘭會如何不管周遭發生了什麼情況，六道骸腥黏的鮮血沾滿了他純白的襯衫，白皙的手已成了鮮紅，他開始哭喊，放聲哭喊。

「告訴我這是夢啊……！你不是都會叫我起來的嗎…我想醒來……！我想……」

「雲雀學長！小心！」

澤田綱吉費盡力氣才喊出的話語並沒有傳入雲雀的腦中。

白蘭將手中的椅子用力往雲雀身上砸下，聽得見脊椎碎裂的聲音傳遍全身，他卻始終沒有回頭。

「真可惜，小雲雀。」他低喘著氣，忿忿將椅子往旁邊一踢：「這不是夢，你心愛的六道骸也永遠不會再醒來。」將倒下的雲雀小心翼翼的抱起，白蘭露出了前所未有的陰冷笑容。

「——你只能有我而已。」

※

當雲雀恭彌再次醒來的時候，窗外的櫻花漫天絢爛。

白色天花板、白色床單、白色燈光，填滿視野的詭譎的白，而在那一抹白之下染著一抹

格格不入的鮮紅，站在門口的身影遮蔽了燦爛的櫻吹雪。

那人身上帶著血，但顯然並非他本人的血。

「呦，小雲雀。」他鬼魅柔和的嗓音有幾分森冷：「我來帶你走了。」

不擇手段的，來帶你走。

究竟是心死還是絕望，雲雀的眼神一如以往淡漠。

昏迷了整整三個月，公司已經落入白蘭的手中，沒有澤田綱吉的消息，沒有山本武的消息，沒有獄寺隼人的消息，沒有九代首領的消息——更不知道六道骸怎麼了。

如果他已經死了，那他的喪禮有沒有好好辦，又有沒有人戴花去探望他的墓地？

雲雀的嘴角，咧出了一抹淡漠的笑。

他已經失去了雙腳。

「那就走啊。」

走啊，那就走吧。

就算雙腿已經無法走動，帶我走。

走到，一個永遠不會再想起六道骸的地方。

看到雲雀恭彌那個因為六道骸沒了心跳而露出的絕望眼神，白蘭打從心底感到一股真正愉悅的勝利感——以及強烈的妒意。

在那之後，白蘭將昏迷的雲雀從義大利帶走，來到日本，他知道六道骸和雲雀恭彌當初的告別是櫻花，他故意在櫻花盛開的季節帶他去，在他醒後讓他跟著自己到全世界辦公。

企業目前越擴越大，已經併吞了許多知名公司，而白蘭很喜歡讓雲雀恭彌跟著自己的感覺。

而他也喜歡看見雲雀恭彌老是望著窗外，或者對於他的侵犯再也不反抗。

沒錯，他確實是，征服了這隻他一直企盼的任性鳥兒。

「好了，我們走吧，小恭彌。」白蘭瞇起愉悅的眼角，將雲雀從輪椅上抱下。「等我處理完日本分部的事，我們一起搭飛機去紐西蘭吧，這裡的櫻花太礙眼了。」

六道骸一死，雲雀恭彌就彷彿也跟著死了一樣。

不會再害怕得發抖，不會露出強悍的眼神，不會反抗不會拒絕也不會迎合，甚至不會主動說話，只是偶爾會看到他冷冷的一笑，用那雙再也沒有光彩的眸子瞟著白蘭。

「……我無所謂，只是難得回到日本，想去母校一趟。」

雲雀難得開口讓他愣了愣，這是和白蘭在一起以後的第一個要求。

他先是思索了一陣子，只要得到他，就算這個人已經變成一具活著的屍體都無妨，但難得他開口有別的要求，那就答應一次也無妨，這樣也算有點樂趣。

「好啊，我叫人備車。」

校園裡漫天的櫻花飛舞著。

白蘭將雲雀從車上抱下來，後者的雙手環上他的肩以取得平衡，他坐上輪椅，白蘭在他身後推著，雲雀也沒有反對，他的眼神環視著校園裡燦爛的櫻花，彷彿添上了一點點生命的光采。

是因為想起了六道骸吧。

白蘭冷漠的想著，嗤之以鼻，但這些都無所謂，就算雲雀恭彌的心還在六道骸的身上也無所謂，他只要得到他就好，就算已經是個廢人，他一點都不介意。

「吶。」雲雀的聲音喚回白蘭的注意，他清瘦的手指向一株巨大的櫻花樹：「我們去那裡看看。」

白蘭笑著應了聲好，將雲雀緩緩的推去。

這一幅在旁人眼中看來極為溫馨的幸福畫面，實際上是如此的冷淡而諷刺，包含白蘭扭

曲的醜陋的愛，還有雲雀恭彌已死去的心，這世上已經沒有其他人知道背後的實情，然而知道實情的人都看得出這畫面是如此的可悲而可笑。

雲雀在櫻花雨的沐浴之中顯然格外興奮，他伸出手要白蘭抱他下來，然後兩人一起坐在綴滿了點點粉色的草地上，雲雀這是第一次，發出了笑聲。

清脆如銀鈴的敲響，彷彿他又再次活了過來，白蘭徹底的愣住了，這畫面他似乎從來沒有看過，他張開雙手擁抱飛舞的花瓣，靠倒在白蘭的身上，像個孩子。

「真是的，小雲雀你啊，在六道骸面前都會像這個樣子嗎？」白蘭淡漠的笑著，他知道雲雀憎惡他提起六道骸，每當提起這個名字，雲雀都會失神的一陣顫抖，然後整整七天不會和白蘭說上任何一句話，可是他偏要在這時候提起，因為醜陋的妒忌。

誰想到雲雀只是回他一個燦爛的笑容，如花盛開。

「是啊。」他笑著，摟上了白蘭的頸子，「不過只有小時候。」

白蘭顯然被雲雀的主動愣了好一會兒，然後才注意到雲雀身上的淡香。

是花的味道，不過他不太能分辨是什麼花，這裏充滿了櫻花的香味，就只有雲雀身上的花香是不同的味道。白蘭低頭將雲雀抱到自己腿上，輕嗅著他鎖骨的芳香，似乎有什麼不對勁。

——蓮花！

在白蘭認出來的剎那，似乎已經太遲了。

一把手術刀深深插入他的左胸口。

雲雀在笑。

——你以為打斷脊椎就會待在你身邊嗎？

——我可是一直都在等待這天的到來呢。

——恭彌他，從頭到尾從身到心，可是一直都屬於六道骸的喔。

他笑著。

他笑著。

他笑著。

猖狂的崩潰的發瘋的輕佻的放肆的大聲笑著。

クフフクフフクフフフフフフフ……

クフフフフフフフフクフフクフフフフ……

他的右眼，浮出了血色的鮮紅。

眼裡刻著一枚，宛若詛咒宛若夢魘的「六」字。

他抽出刀子，大量的鮮血如剛掘出的湧泉般爆噴出來，染紅了他白皙的臉龐。

白蘭甚至來不及憎恨。

他看見漫天的櫻花，緩緩聚集成一個人的形狀，然後化為了實體，緊緊的抱住了雲雀恭彌，彷彿嘲諷一般的，往他這裡看來。

然後這兩人一起開了口，就像那一天，他們在病床上，一起開口反抗白蘭的異口同聲。

「「你啊，真的以為雲雀恭彌會在六道骸死後選擇繼續活著嗎？」」

「「的確啦，等到我們不再相愛的那一天確實有可能。」」

「「不過，光憑你可是無法辦到這一點的喔。」」

白蘭最後看見的，是漫天的櫻花。

如雨、如血、如飛霜，緩緩的飄落下來，讓視線化為一片黑暗。

「讓你久等了，恭彌。」抱住失去意識的雲雀，六道骸心疼的微笑。「謝謝你，那時候為我們製造了幻覺保住性命，害你失去了雙腳。」

他低頭輕吻著雲雀的髮，神情若破曉的晨曦：「我回來了，恭彌。」

當雲雀恭彌知道六道骸及那三人組都還活著時顯然很意外。

他對自己的幻覺不夠有自信，要不是白蘭那時正因為骸的笑聲而恐懼著，可能早就被一眼看破了也不一定，總而言之，這麼多年來他們一個消息也沒傳回來，雲雀一度認為自己必定失敗了，可是又抱著一絲絲渺茫的希望，就這樣在生死的痛苦泥沼來回徘徊。

九代首領尚未死亡，入江正一死前動了手腳，他讓這種人格與記憶的催眠只有暫時性的效果，大概三個月後九代首領就完全回復了原本的記憶，但由於入江正一對九代首領的大腦下了暗示，要他持續裝瘋，至今才都沒被白蘭發現。

而澤田綱吉等人一直待在義大利，組成了另一個地下組織，以秘密且不透露身分的方式行動，蓄積力量的同時搶救瀕臨垂死的六道骸，畢竟那是他們唯一找回雲雀恭彌的希望。

而六道骸，在三天前剛醒。

他的意識一直時有時無的跟隨著雲雀恭彌，所以並沒有處在狀況之外。

六道骸和雲雀是什麼時候締下契約的，他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但是可以確定的，就是他們年少在頂樓打架時，雲雀並不是從來沒在打鬥時被三叉戟劃傷過。

雖然雲雀再也無法用自己的雙腿走路，但是他笑起來的神情比誰都燦爛。

後來他找了澤田綱吉的專聘機械技師史帕納替他做了一把輪椅，按鈕式操作外加強力馬達，讓六道骸在欠揍時就算用盡全力逃跑也嚐得到被拐子痛扁的滋味，他們在日本住下來，

六道骸努力經營著他的黑曜企業，為雲雀蓋了一間和式建築。

生命持續燦爛的綻放著，有如漫天的櫻花飛舞。

「吶，六道骸。」

突然叫住了正要認命走去煮飯孝妻的六道骸，雲雀伸出了手。

「怎麼了？親愛的，你知道的雖然你今天指定要吃咖哩但是買不到紅蘿蔔就是買不到紅蘿蔔嘛，最近颱風侵襲菜價上漲你又不是不知道所以不要再打我了好不好親愛的，偶爾改吃一餐義大利麵也不會少你一塊肉你說是不是，摁哼？」然後六道骸隨即護住剛才已經被揍出一個包的腦袋。

「不是那件事，囉囉嗦嗦的煩死了，給我過來。」

也許是想偶爾浪漫一下，或者只是因為剛才打得太用力而有點慚愧，雲雀的雙頰泛上一抹緋紅，在六道骸的手上放下了一顆鈕釦。

「給你，第二顆。」他淡藍的眸子貌似漫不經心的瞥了六道骸一眼又隨即移開：「晚餐的義大利麵，我要吃奶油口味的，不准加番茄醬。」

再回眸的同時他看見了，六道骸如櫻花般絢爛的幸福笑容。

雲雀紅了臉，再次撇過了頭。

的確，人不可能那麼容易忘的。

關於輪迴，關於溫柔，關於櫻花紛飛的畢業典禮，關於交付到自己手上的真心，往後的日子還有那些曾經發生過的，許許多多複雜的情緒。

學會勇敢，學會堅強，學會珍惜。

還有認清——那在雙股雙螺旋裡鼓動著的，注定要相愛的基因。

（完）

咪

骸雲

咪

2009年9月~12月

09年9月，鮮網專欄【委員長中心體】開站已經有一年了。作為專欄周年賀，《咪》成為我第一篇貓化文。

這時候，我剛升上高中二年級，是典型的高二病患者。把次文化奉為圭臬，認為反骨和悖離主流才是自我展現的王道，大概也是因此開啟了我對黑暗系題材的嚮往。過去的我喜歡寫妖怪、吸血鬼、陰森的古堡，現在的我喜歡寫戰爭，然而畫虎不成反類犬，其實現實中的自己只是個喜歡坐在電腦前打字的御宅ｗｗ

雲雀恭彌從今早出完任務之後身體就有些不舒服。

也許是感冒了也不一定，畢竟前天才興致高昂的淋過一場大雨。

在蓊鬱的樹林裡奔跑，穿過時間空間，穿過凡俗的世界，在滂沱大雨中，奔到一片曠野，向天空伸出手，像是汲取也像是祈禱，他喜歡和自然相擁的感覺。

雨能讓他平靜，能讓自己像是被洗滌。

不過，撇開這個不談，自己常在淋雨也該習慣了才對，身體微微發燙似乎有發燒的傾向，不過他沒告訴任何人，坐在休息室裡替自己泡了杯熱茶，然後照舊平靜的啜飲。

澤田綱吉再過幾分鐘就會過來，然後會告訴他這次任務結束後有幾天的休息時間，然後六道骸也許會一起過來，給自己一個久不見面的擁抱，想到這裡，他的心也跟著暖了些。

門碰的一聲被打開，山本武氣喘吁吁的出現在門口。

「太好了…雲雀你在啊…阿綱那邊有急事要你過去…」

「叫草食動物自己過來。」

「聽我說！雲雀！」深吸了口氣，山本的語氣有些激動，奪去他手中的茶杯。

「骸他出事了！」

急促的腳步聲終止在首領辦公室門口。

雲雀一拐打飛大門，在眾人錯愕的表情中尋找那個身高逼近一米九該是非常顯眼的六道骸。

「澤田綱吉，骸在哪裡！」揪起彭哥列十代首領的領子，他惡狠狠的道。

「原…原諒我…雲雀學長…跟他講話講到一半就變成這樣了…真的不是我幹的…」他怯弱的抵抗，指指身邊那個矮了一截的東西，琥珀色的眼裡盈滿了從中學時代開始就不變的恐懼。

「變成？」鬆開了領子，順著澤田綱吉顫抖的指尖看去，只看見一團六道骸的衣服，他一愣，臉色刷成一片慘白，六道骸不會是變成一團衣服了吧？還是裸奔狂？

衣服突然動了起來，他嚇了一跳，鼓起勇氣，他撫下身碰觸那團衣服，卻碰到了毛茸茸的觸感，他一顫，環向四周，身邊的人全都鐵青著臉。

再看向又是一陣亂動的衣服，從衣服堆中只鑽出了一隻藍黑毛色的小貓，親暱的舔了舔他的手指。

「骸呢…？」

「呃…就如同你所看到的那樣…」澤田綱吉顫抖的答話。

「哪樣？我看到什麼？」任小貓鑽進自己懷裡蹭了蹭，他順手將貓一把抱起，惡狠狠的環視眾人。「三十分鐘後把六道骸給我找出來，不然就等著被咬殺。」

澤田綱吉刷白了臉色，看著雲雀將貓咪抱出辦公室。

小貓一臉幸福的窩在溫暖的懷抱中，不時輕蹭著雲雀的胸脯，睜開眼睛露出一雙詭譎的異色瞳。

他就在你手上我們是要去哪裡找啊啊——！

還有六道骸你會不會太快習慣當貓的生活了啊方才不是還很駭異的麼混帳！

回到陰暗的房裡，將小貓輕輕的擱在床上，雲雀疲累的倒在床上，貓咪立刻站起身繞著他打轉，藍黑色的尾巴擺啊擺的好不可愛，雲豆在空中繞了幾圈，嗶嗶叫著不敢接近貓。

「吶，我說你，可不能欺負雲豆喔。」摸摸貓咪的頭，他半閉的淡藍色眼眸溫柔的看向牠，貓咪始終都瞇著眼，看起來有些慵懶卻又十分有活力，牠乖巧的點了點頭，雲雀這才朝天花板伸出手，讓雲豆棲在他的食指上。

「骸到底去哪裡了…我都出完任務回來了說…」他抱怨般的嘟囔，貓咪一顫，輕輕的低下頭，雲雀倒是沒有多理會，坐起身，將雲豆放到自己頭上窩著，他拉開領帶，解開扣子，脫下束縛的西裝外套，白皙的鎖骨暴露在空氣中，雲雀身上散發著一股他特有的淡淡清香。

貓咪突然撲了上去，直將雲雀壓倒在床上。

「咪嗚～喵～」

垂下耳朵，貓咪疼惜一般的輕蹭著雲雀的鎖骨和頸子，尾巴晃著一遍一遍輕搔雲雀的臉龐。

「好癢…不要這…樣…？」打住話，雲雀瞪大了眼，與貓咪圓滾滾的眼睛對上。

一邊紅似彼岸花，一邊藍如深邃海洋，右眼珠上刻著一個「六」字，貓咪詭譎的異色瞳深深望進他眼底，藍黑色的毛髮閃耀著柔順的光澤，「喵——」了一聲，嘴角輕揚像是露出一抹玩世不恭的微笑——就像那個始終掛著笑嘲諷世界弧度的男人。

「你是…骸…？」

拎著不停掙扎的藍黑色貓咪，一腳踢開首領辦公室的大門，雲雀恭彌殺氣騰騰的出現在門口，而澤田綱吉只覺得全身寒毛都豎了起來，本能的用公文夾護住自己的腦袋，果不其然下一秒朝自己扔來的就是那隻藍黑色的貓咪。

雲雀恭彌敢說自己是有生之年第一次對動物這麼粗魯，前提是那隻必須是動物。

「你和六道骸都幹了什麼！」雲雀的表情怒不可遏，澤田綱吉有些緊張的看向貓咪，但

小貓只是一副無所謂的樣子看回來，好像自己什麼錯事都沒有做一樣。

「雲、雲雀學長…我說了我沒有做什麼啊…是骸他突然變成這樣的…」

「六道骸！」

矛頭轉向藍黑色貓咪，他淡藍的瞳孔溢著怒氣。

貓咪瑟縮了一下，搖搖頭，喵嗚喵嗚的不停叫著，盼望藉此搏得雲雀的一點同情。

而他成功了。

雲雀終於是心軟在對動物的喜好下，走上前輕撫著剛才摔疼貓咪的地方。

而在此時六道骸更不知反省的朝雲雀的軟唇吻了一下。

「唔…哇啊…！」

還不來得急回神，貓咪又再次將他撲倒到地上，銳利的爪子撕扯著他的襯衫。

「呵呵，看來骸很想念雲雀學長呢，剛才跑到辦公室也是一直問學長回來了沒。」澤田綱吉終於卸下心裡的恐懼，看著這樣滑稽的畫面，不禁失笑。

說完，貓咪附和般的跟著喵了一聲。

雲雀一愣，看著滿臉笑意的澤田綱吉，將視線移到貓咪圓圓的大眼上，那雙異色瞳確實透著深深的感情，肉球輕摸雲雀的臉頰，讓他紅了臉。

「我知道了…其實骸變成這樣也可愛多了…」抱起貓咪，站起身，碎布和扣子都掉到地上，此時雲雀的襯衫敞著，白皙的肌膚暴露在空氣中，勾起的那抹笑更是迷人，看得澤田綱吉都紅了臉。

「這次我就先不計較，不過原因一定要查出來。」

走出辦公室，扣上門。

門外還傳來骸發出的喵嗚聲，阿綱在門內鬆了口氣。

就算變成了貓咪，六道骸也還是六道骸，妻奴也還是妻奴。

雲雀一回到房間便體力透支往床上倒下，六道骸趕緊從他懷裡掙脫，心疼的喵喵叫著。

「骸…我好像有點發燒…」撐起微笑，他的臉泛起一陣不自然的潮紅。「從任務結束後就有點不舒服…本來想著看到你會好些的…結果你卻變成這樣…咳咳！」

貓咪低下頭，像是在愧疚的反省，接著咬住棉被，拖到雲雀的身上蓋好，又跳下床，靈敏的躍到冷凍庫，扳開冰箱咬出冰枕，回到雲雀的身邊，附在他額上。想了想覺得還是不夠，六道骸這隻貓就像卡通動畫情節似的，站著走路然後替雲雀倒了杯水，接著又拿來體溫計讓他含在口中。

染上水霧的眼微微瞇起，看著貓咪忙上忙下的滑稽模樣，雲雀露出一抹微笑。

「吶…骸你變得好可愛…」

貓咪回頭朝他笑了笑，那股溫暖的感覺和以前的六道骸毫無差別。

雲雀安心的閉起眼，意識陷入深沉的睡眠。

等自己醒來後已經是晚上了。

身上穿的不是西裝襯衫而是和服，看來應該是六道骸替他換好的，雖然不覺得有哪隻貓能做到這種事，不過當一切被冠上「六道骸」三個字時又另當別論了。

他朝四周望了望，卻不見藍黑色小貓的蹤跡。

「骸…？」

浴室裡傳出陣陣水聲，雲雀疑惑的瞇起眼，搖搖晃晃的走下床。

水聲赫然停止，接著是水龍頭鎖緊的聲音。

「骸…你在裡面嗎？」扶著牆，他步履蹣跚的走向浴室，卻體力不支靠上一旁的牆壁，他瞇起視線模糊的淡藍色眼眸，感覺體溫又開始升高。

「喔呀喔呀，恭彌還不可以站起來喔。」熟悉的聲音傳來，一雙溫暖的臂膀將他打橫抱

起，帶著他走向床上。雲雀努力睜開眼，模模糊糊中見到一雙藍黑色的貓耳朵。

「唔嗯…好熱…」

被溫柔的放上柔軟的床舖，他本能的伸手抓住東西，嗯，如他所料，毛茸茸的尾巴。

「等…恭彌，不、不要抓…」

「骸…」

總覺得貓咪的抵抗動作好像大了些，他乾脆伸手摟住六道骸，卻感覺他的體型好像大了不只一倍。

睜開眼，那張熟悉的臉龐，絲緞般的藍色長髮，微擰起的俊眉，他以為六道骸變回來了，但他實在不覺得自己剛才摸到的尾巴和看到的耳朵是假象。

「怎麼樣？恭彌。」異色瞳對上泛著水霧的淡藍色瞳子，六道骸輕聲笑道，似乎還對這種外貌非常樂在其中，搖搖他在雲雀手中的尾巴，一臉的興致。「這樣子有趣嗎？」

「…噁心死了，單純是貓的話還好些。」

「喔呀，話可不能這麼說喔。」傾身向前，六道骸湊近他的眼臉，一吸一吐熱氣停留在原本就高燒的他身上讓他十分難耐，正要閉起眼時卻又驚覺和服下襬被人撩起，毛茸茸的尾巴正套弄著他的性器。

「你想…嗯啊…幹什…麼…」

「問我幹什麼？恭彌真可愛。」輕舔了一下白皙的頸部，立刻引來一陣嬌吟，六道骸滿意的點了點頭，嘴角勾起的弧度明顯就是不安好心，剛才尾巴被抓挑起了他濃濃的性慾，他加快了尾巴套弄的速度，瞇起眼燦爛一笑。

「當然是用貓療法替恭彌治病囉。」

澤田綱吉步在明亮的迴廊上，手上端著杯日本茶。

清晨的陽光從走廊的窗戶透進，在他而言今天又是個美好的早晨，雖然接下來可能會被里包恩舉槍抵著腦袋威脅自己做東做西或什麼的，不過在這一切還沒發生前，今天都算是美好。

想起變成貓的骸，雲雀學長也該消氣了，這時候果然還是奉上早茶，免得待會又被遷怒。

「喵嗄——！」

突然一聲淒厲的貓叫劃破了美好早晨的天空，而來源恰好就是雲雀恭彌的房間。

澤田綱吉吃了一驚，手裡的茶杯差點沒掉，快步趕去，開門就撞見所謂虐待動物慘不忍睹的暴行。

雲雀恭彌正氣呼呼的抓著藍黑色短毛貓的尾巴，試圖要將它扯下來。

「雲…雲雀學長，請住手啊！這樣骸真的會受傷的…！」隨手將日本茶擱在餐桌上，澤田綱吉慌忙跑去勸架，他從來沒看過雲雀學長對哪隻動物如此兇狠過，但老話一句，前提是那隻必須是個動物。

「澤田綱吉，沒人告訴你進來之前要先敲門嗎？」鬆開抓著貓尾巴的手，雲雀不悅的瞪向阿綱，而後者縮了縮身子，紅著臉囁嚅了聲抱歉。

而道歉的原因，是因為雲雀的身體近乎全裸，只剩那件和服不算穿著的披掛在身上。

重新將和服拉好，繫上腰帶，從床上站起身，墨黑的衣服線條襯出他纖瘦的體態，藍黑色的小貓掙脫澤田綱吉的懷中，撒嬌的蹭著雲雀白皙的小腿。

雲雀一個狠瞪，小貓縮起了身子。

阿綱見狀再次好言相勸，雲雀這才收起惡狠狠的眼神，俯身將小貓挽起，貓咪舒服的在他懷裡翻個身，輕舔著雲雀的手臂，而雲雀也沒多反抗，只是輕順著他的毛，敢說他當人都沒有當貓受到的待遇好，澤田綱吉暗暗在心裡覺得這傢伙還是一輩子做貓的好，讓彭哥列減少一點財政支出。

睜眼，藍黑色短毛貓的眼瞳雙色不一，一只海藍、一只血紅。

就在昨天，六道骸剛出完任務回來時，在自家首領澤田綱吉的面前變成了一隻小貓，而由於這種貓體型，霧之守護者在短時間內完全無法接任務，這可給澤田綱吉造成了不小的麻煩。

不過不單只是澤田綱吉，雲雀恭彌也十分困擾。

只要揮拐子打他，貓咪就發出一聲淒厲的喵叫，平時又愛在他身邊蹭來蹭去的讓他下不了手，六道骸擺明了就是抓住雲雀喜歡動物的這個弱點，而到了晚上，變回半個人形的六道骸就會和疲憊的他索討白天的禁慾。

「不快點讓你變回人類是不行的吧，骸。」輕撫著六道骸柔順的短毛，經過一夜的折騰雲雀顯得很疲累，何況昨晚還發了高燒，很明顯的經過剛才的發脾氣之後，現在的雲雀已經沒什麼力氣在去和這隻身手靈活的貓咪繞著屋子跑了。

六道骸喵了幾聲作為回答，瞇起眼又往雲雀身上蹭。

「我想…快點把原因找出來，對我、對你，或對澤田綱吉…都比較好。」

及此，六道骸狠狠往阿綱的方向瞪去，雲雀半垂著眼簾所以沒什麼注意，但阿綱徹底明白那是因為老婆提到自己的名字而吃味，就算變成了貓，六道骸也還是六道骸。

為了化解一人與一貓之間的尷尬氣氛，澤田綱吉怯怯的開了口。

「吶…還是說我派人去把原因找出來呢？就在骸上次出任務的地方，或許有什麼線索…」

雲雀抬頭看著他，沉默了半晌沒有回話。

接著他搖搖頭，將骸輕柔的放到地上，走到衣櫥前拿出了西裝。

「謝了，草食動物，我要自己去，幫我和骸請兩星期的假。」

淡藍色的眼瞳發著光輝，他揪緊了手裡的西裝，澤田綱吉慌忙點了點頭，離開房去替兩人做準備，而六道骸只是距在原地仰望著他，靜靜的。

異色瞳在晨光中閃閃發亮。

車子在荒僻的公路上奔馳。

淡紫色的簾垂著，偶爾隨著車身的顛簸而震動，雲雀恭彌安穩的坐在車裡，藍黑色小貓在他腿上打盹，作為司機的草壁哲矢一路沉默，平常只要自家主子和六道骸同車，整車必定會吵到快要翻覆，但現在那兩人之間沒有可溝通的語言。

或也因為不能說甜言蜜語，讓六道骸少了大半的樂子吧。

車子停在一座花園前，草壁哲矢率先下車，替後座的主子開了門。

第一個下來的是六道骸，牠慵懶的打了個呵欠，晃晃尾巴大搖大擺的下車，然後轉身對著車裡的雲雀撒嬌的喵喵叫，平常若是人的姿態，此刻的六道骸絕對被打的半死不活。

看來雲雀恭彌真是對動物太好了一點，對撲上來窩近他懷裡的六道骸溫柔對待，草壁哲矢暗想若這份心意有百分之一用在人類身上，那日本政府和聯合國不曉得能節省多少開銷。

抬頭仰望，花園裡矗立著一座巨大的古堡。

石牆顯然已經斑駁，上頭蔓著厚厚的青苔，藤蔓垂掛的窗口透出隱隱的陰光，在這與世隔絕的山林裡，這一座古堡的存在彷彿吸血鬼或是惡魔的據點。

「吶，這就是你上次出任務的地方吧？」他低頭看向懷裡的小貓，後者抬頭，同樣望著他。

抬頭「喵」了一聲作為肯定的回答，六道骸瞇起眼，異色瞳凝視著眼前的古堡。

就在七天以前，古堡裡的人全都死了。

而兇手，正是六道骸。

掀開窗簾，耀眼的陽光將漫天灰塵照得清晰。

古堡原來是一個中小規模黑手黨的根據地，因為突如其來的大規模死亡讓警方拉起了封

鎖線，屍體雖然早已清除，地上卻還殘留著血跡，陰森森的氣氛即便是白天都有些嚇人。

不過說起嚇人，迴廊裡渾身散發殺氣的雲雀恭彌才是最可怕的，連鬼都可以逼跑。

一隻藍黑色短毛小貓默默低著頭跟在他身後，提心吊膽的走一步路都很小心。

方才在和警方商量的時候，六道骸耐不住性子的在桌腳繞來繞去。

當雲雀惡瞪著一整排的警察，準備用無聲的暴力讓他們同意進去古堡內時，精蟲上腦的六道骸突然就這麼跳上桌子，在雲雀的唇瓣上輕啄了一下，造成現場最驚恐的轟動。

當然事後警察也倒了好幾個，不過最慘的還是六道骸本身。

「喵～」

他張口輕叫一聲，內容大概是想說別生氣了嘛之類的。

「不要跟我說話！」

狠狠一根拐子直射過去，貓咪驚嚇似的彈跳起來，拐子就正中牠剛剛站的地方。

牠看著拐子，想再往前厚臉皮的跟上雲雀，卻遲疑了一下。

與是牠決定站在那裡，沉默的，連尾巴都沒有搖動。

雲雀沒有回來拾回拐子，也知道還並沒有跟上來，繼續往前走著，步伐卻漸漸的越來越慢。

「咪。」

停下腳步，雲雀有點不耐的轉身，走回去將拐子連同貓咪抱起。

六道骸在他懷裡輕蹭，他知道雲雀不管怎麼生氣，對動物就是沒輒。

那樣一來其實作貓也沒什麼壞處。

「七天前你就是借用這間房睡覺的吧？」推開厚重的木板門，裡頭傳來屍體腐敗的氣味。

六道骸點點頭，有些難受的把頭往雲雀懷裡鑽，屍臭讓他極為不舒服。

但與其說是被屍臭影響，不如說有另外一種…類似氣場的東西，讓他感到懼怕。

「你在這裡殺過人嗎？」雲雀又問，懷裡的貓咪搖搖頭，眨眨圓圓的雙眼示意要他趕快出去。

可惜那電波雲雀就是接收不到。

對，如果他向來那麼容易收到六道骸的電波，那麼後者就不必像個變態似的苦苦糾纏十年之久。

「那好。」他泛起一抹笑意，走進房裡拉開窗。

「——今晚我們就睡這裡。」

六道骸真覺得他別作貓也別做人了乾脆一頭撞死算了。

夜晚迅速的來到，日一落，骸的身體變回了人。

看見一個年近二十五的大男人頭上擺著兩隻貓耳朵，頂著一條尾巴裸體晃來晃去，雲雀立刻扔給他一套預備的和服外加凶狠的一拐子，果然變回人之後就沒那麼受寵吃香。

「那間房本來是這座古堡主人的千金所住的。」房外窗邊的月色下，雲雀坐在窗台，要六道骸詳細解釋七天前的情況，而骸也如實回答了他。

不過當然有交換條件。

「唔…然後…呢…？」

「我謊稱是同盟派來的使者，讓他們放鬆戒心，又對那大小姐施了點把戲，她就把房間讓我住了。」舌尖滑過白皙的腹部，在給臍洞附近打轉幾圈，六道骸漫不經心的道，雲雀顫動了幾下。

「你沒和她一起睡吧？」

「有，不過沒做什麼。」

「少唬…嗯嗯…我…唔…！」

「真的沒做什麼喔。」替雲雀解開皮帶，他一臉無辜的笑道，將顫抖的稚嫩一口含入。

「唔…呀啊…！」

受到刺激的雲雀往後仰，撞上冷硬的玻璃，頰上染著一片紅霞，雙腿癱軟著，既無力也不想反抗，神志有些恍惚，輕飄飄的，空氣很冷，身體很燥熱。

六道骸又一次吞吐，他失聲叫出來，全洩在那人溫熱的口中。

「我真的沒做什麼，恭彌。」將白濁的液體一口嚥下，慘澹的月光映在他臉上，竟顯得比平常鬼魅，比這座屋子的氣場更加陰冷，六道骸舔舔嘴角，揚起一抹笑。

「因為我當晚就把她殺了。」

脫去礙眼的褲子，六道骸將雲雀壓倒在窗戶上。

襯衫的釦子早已被解得七零八落，外套不算穿的掛在身上，鬆脫的領帶垂在肩上，雲雀泛著水霧的迷濛雙眼凝視著他，不時傳來輕輕的喘息。

「不要，在這裡會被人看到……」

「我怎麼能等到去床上呢？」

「可是…骸……唔！」

稍稍粗魯的將雲雀用力按在玻璃窗上，六道骸湊向他眼前，彼此的吐息停留在對方臉上，六道骸俯身吻上他的唇，霸道的將他口中僅存的空氣掠奪一空。

細細回應著吻，他聽見六道骸解開皮帶的聲音。

「可以囉？恭彌。」

「我……」

喵——！

一聲尖銳的貓叫劃破寂靜的空氣，六道骸的腦袋一陣劇痛，雲雀機警的坐起身，聲音的來源是漆黑無人的走廊，貓叫陣陣傳來，六道骸捂著頭部蹲坐到地上。

「聽好，六道骸，不管你受不受得了，現在跟我一起走。」俐落的穿上外套，繫好皮帶就像剛剛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一樣，雲雀一腳踢向窩在一旁的骸，抽出懷裡的銀拐，往聲源奔去。

「角色轉換得也太快了吧，被我抓到那隻臭貓一定要宰了他……！」竟然擾人閨房之事真是罪孽深重不可原諒，六道骸在心底暗暗盤算怎麼把那隻貓大卸八塊後握緊三叉戟，跟著雲雀的背影衝去。

『喵！喵嘎呀呀呀呀——！喵喵！』

那是一種極為淒厲的貓叫，六道骸聽得頭疼越發，雲雀雖然腳步很快，卻仍時常回頭看看他跟上了沒，對雲雀而言這就是他表現關心的最大限度。

然而，六道骸終於在第七聲貓叫慘烈的響起時跪倒在地板上。

「起來，不能在這裡拖時間！」將虛弱的骸扶起，從他說話的語調完全無法判斷出他內心的焦急。

「很多…」

「什麼？」

「有很多隻貓…同時在叫…而且，好像很痛的樣子……」

「很痛……？」

貓叫赫然停止。

一瞬間一切又變得極為寧靜，在這陰森森的又幽暗的古堡中，不能說雲雀完全沒有一絲害怕。

心情極差無比，而且還有點反胃。

「骸，走得動嗎？」

他蹲下身，六道骸始終都低頭，卻在聽見雲雀這番話時昂首。

那雙異色瞳雖然還是寫著六，卻有種不是六道骸的感覺，他看著雲雀，臉上揚著一種撒嬌似的笑。

「喵…喵嗚～」

「你在幹什…唔呀！」

還沒來得及反應，六道骸突然舔了他一口，雲雀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

他看著六道骸，六道骸也看著他，但雲雀清楚的知道，這裡頭的靈魂已經不是原本的六道骸了，頭上的貓耳朵晃啊晃的，尾巴不時的輕拂過地面，睜圓了眼睛無辜的看向雲雀恭彌。

不過是隻普通的貓而已。

「骸，我們回去吧。」

他深深的嘆了口氣，這隻擁有人類身體的貓又叫了一聲。

可以想得到的答案是什麼？

有貓咪的怨靈入侵了六道骸的身體？或是六道骸的靈魂變成了貓？

依照那個人六世輪迴的強悍來推測，前者被否定。

喵——！

長嘯再度響起，毫無預警的。

雲雀當下立即的反應就是往聲源衝去，走廊的盡頭是一個門，那些幽幽的、不真實卻又淒厲可怕的貓叫就是從裡頭傳出的，他正要揮出拐子破門，身後的六道骸卻突然跟著一起咆哮。

「骸……！嗚啊！」猛然一個衝撞襲擊而來，六道骸發狂似的撞向雲雀，破舊的木門連同兩人一起被撞開，他感到自己的後腦流出鮮血，身上的六道骸在躁動。

喵！喵嗚！喵喵！

喵嘎——！喵呀呀呀呀！

咪嗚！喵！喵喵喵喵喵喵！

到處都是貓叫，彷彿能把人逼瘋的嬰孩哭聲。

眨眨羽睫，睜眼，立即感到身上一陣刺痛，雲雀努力想坐起身，卻馬上又被壓倒，等到他終於對清焦距，他終於明白那陣刺痛是什麼——六道骸撕扯著他的衣服，正對著自己一陣瘋狂的亂咬。

他的眼神好像在哭。

雲雀抬眼，這個讓人感到極度不舒服的房間，有數千隻珍珠白的貓靈在天上漂浮，發出慘烈的貓叫，就是這個才影響到骸的吧，導致他的靈魂完全變成了一隻貓。

注意到雲雀的存在，這些貓靈開始對著雲雀怒吼，看來牠們對人類都有一定程度的怨恨。

雲雀哭了。

沒有原因的，也許是被這股深重的怨念所感染，讓他的眼淚止不住的流下。

大概也是因為自己喜歡動物吧。

驀地，一陣溼熱的觸感滑過他的臉頰。

他睜眼，看見六道骸早就停止了暴走，乖巧的伏趴在自己身上，輕舔去自己的淚珠。

「骸……」

「咪。」

他微笑看著雲雀，一聲輕叫。

雙眼再度被淚水模糊，雲雀用力將他摟入懷裡。

這是一隻貓，一隻可以讓他緊緊抱住的貓，裡頭有一個他可以好好依賴的靈魂，不管六道骸究竟變成了什麼——他想，他對他的感情永遠不會改變。

月亮高掛在黑夜中。

涼涼的晚風拂過，古堡內悽慘的貓叫聲停止了。

「喵——！」

一隻短毛白母貓被重重的摔在地上，身上有著多處燒焦。牠躲在床下，猶豫著要不要出去，白毛貓假裝痛苦的揮著尾巴，攔下了要從床底下走出來的他。

『不行，孩子。』白毛貓疼痛的低吟一聲，『待在裡面，絕對不能出來。』

悽慘的貓叫聲伴隨著電擊聲再次響起，這個房裡少說有十來隻貓，他眨眨藍色的眼睛，黑毛貓餓成皮包骨，雜色貓被裝在透明的罐子裡快要窒息，還有那邊那隻藍黑色的長毛公貓——整個家族的首領——身上的鞭傷都已潰爛，貓毛慘不忍睹的掉了一地，卻還在遭受一個金髮女人的電擊。

他瑟縮起身子，一聲也不敢叫。

白毛貓是他的母親，金髮女人對著他又踢又打，接著丟下一句「下次敢再亂叫還是咬我，就有你們好受的！」便氣宇軒昂的走出房門，留下一地的貓痛苦的呻吟。

這時，他才從床底下走出來，替母親輕舔傷口。

母親傷痕累累的身子顫抖了幾下，尾巴輕輕撫著他的藍黑色毛髮，露出溺愛的神情。

『孩子，你可要好好的藏著，這裡的貓一代換過一代，早就死過數千隻。』她溫柔的道，

看向被電得淒慘的藍黑色長毛貓：『你父親大概也撐不了多久了，但我們族人一致希望你能逃出這裡。』

他愣愣的點點頭，其他貓跟著附和。

牠是唯一出生在這裡，卻沒被主人發現的貓，根據父母的說法，貓嬰大多都是一出生就被虐死了，貓少了的時候主人又買新貓回來，簡直把牠們當作玩具。

門把轉動，母親驚嚇得用尾巴拍了他一把，他趕緊躲回床底下。

進來的是個梳油頭的胖子，不一會兒，悽慘的貓叫又響遍了整個大宅。

然後，父親就這麼死了。

他閉起眼，感到眼眶酸澀的難過。

也許不是眼眶，貓也會流淚嗎？酸澀痛苦的是心口吧？

貓群死亡的速度超乎想像，大概是承受的痛苦早就達到臨界點了吧。

很快的，叔叔，待自己極好的阿姨，族人在虐待下相繼死去，屋子裡堆了一地的貓屍，金髮女人不悅的嘟起嘴，將手中的電棒重重拋下。

「全都死了！真是不好玩，明天要叫爸爸添幾隻比較強壯的雜種貓。」

然後女人瘋笑著走出房門。

留在地上的，是他母親的屍體。

遵從母親的命令，他不敢叫出聲，母親要自己絕對不能引起那些人的注意。

他痛苦的將聲音都吞下肚裡，舔著母親焦屍，好痛，好痛，心口一陣糾結，難以形容的痛楚，好想叫出聲，好想像人類一樣哭泣，至少他覺得有什麼東西流出來也許會讓這種痛苦舒緩一點。

「咪。」

這是他遵從母親所做的最大讓步，明天，明天他再也不會待在這裡。

母親的屍體不准人類清走！不是垃圾，族人不是垃圾！他也不是垃圾！

他使勁用爪子刨刮了下地板，發出難聽刺耳的聲音，這是他對人類復仇的誓言。

但是明天，再也沒有人進來這房間過。

他小心翼翼的走出門去，稀微的晨光透進長廊，血腥味猛的竄入嗅覺內，他本能的擰起眉。

地上遍佈著屍體。

牠看見那個金髮的女人，那個梳油頭的男人，以及有時來餵他們食物還會對他們拳打腳踢的黑衣男子，當然還有許許多多他從未見過的人類，但全都成為冷冰冰的屍體，再也不動。

長廊的另一端，一個藍色的人影立著，身上染著大片的血跡。

「真是無趣。」他低聲輕笑著。

「所謂人類就這點能耐嗎？」

牠不敢置信的望著這個如神下凡一般的男人，他漸漸轉過身來，看著牠。

右眼透著妖異的鮮紅，一個擁有異色瞳的男人，對牠勾起了唇角。

那是救贖的弧度。

「恭彌！恭彌你沒事吧？」焦急的聲音在耳畔響起，他睜開疲憊的眼，那個有著異色瞳，如神一般的男人就出現在自己眼前，一臉擔心的看著自己，不對……他是骸啊，那剛才……是夢？

雲雀吃力的坐起身，捂住發疼的後腦。

看來血已經乾了，但是疼痛感卻絲毫未減。

「太好了……！恭彌你終於醒了！」

「唔啊……！」猛的被緊緊摟入懷中，那個暖暖的熟悉的溫度，雲雀的雙頰泛上一層緋紅，然後突然意識到骸沒有貓耳也沒有貓尾巴，已經恢復原狀了。

陽光照入室內，地毯上留著殘餘的血跡和貓屍，自己還是在昨天的房間裡，而這房間的擺設和夢中的一模一樣，樹影在玻璃窗上閃動，他猛然推開六道骸，一臉訝異。

六道骸也是同樣訝異的看著自己，他伸手觸碰六道骸的唇，皮膚，頭髮，最後到右眼。是熟悉的六道骸，人類的六道骸。

「恭彌……？」

「骸……原因，我知道了……」

「原因？你是說我變成貓的原因？」

「對，」他轉頭，看著地上發臭生蛆的貓屍，在罐子裡的甚至成了乾枯的貓骨，心疼的蹙起眉：

「在這座大宅裡的每一個人，都有虐貓的習慣，死掉的貓有上千隻。」

「虐貓？」蹙眉，六道骸困惑的道，「但我不知道這和我變成貓有什麼關係…」

正確一點，六道骸是想說關我屁事。

雖然他也覺得這種行為令人髮指，不過變成貓的這段日子裡大概足以讓他的同情心被泯滅。

「因為你把這座大宅裡的人都殺了，等於是救了牠們……」

雲雀驀地站起身，走到床邊掀開床單。

果不其然，在堆放著眾多虐貓刑具的床底下，走出了一隻藍黑色短毛小貓。

「……的孩子。」露出溫柔的神情，對小貓伸出手，貓咪輕輕的舔著雲雀的掌心，枯瘦的身體看起來是餓了好多天，六道骸的同情心立刻油然而生。

「所以，牠們……那些貓靈希望我回來好好照顧這隻貓，才把我變成貓的嗎？」看著地上的貓屍，六道骸走到雲雀身邊，伸手撫了撫小貓的毛髮，貓咪撒嬌的叫了一聲「咪」。

雲雀一愣，看了六道骸一眼，暗暗的笑了。

六道骸疑惑的看著他，不知道雲雀到底在笑些什麼，卻也勾起了唇角。

「歡迎你變回來，骸。」雲雀附上骸的唇邊，難得主動的輕啄了一下，六道骸還來不及感動外加撲上去吃乾抹淨，雲雀的視線立即轉移，看向底下的小貓：「也歡迎我們的新家人。」

小貓輕叫了一聲，磨蹭著雲雀溫暖的掌心。

那之後他們替貓咪在大宅外頭立了個墓碑，六道骸將那天屠殺任務後染血的衣服放在墓碑前供奉，說是為他們的報仇，而雲雀也當著小貓以及眾多警察的面一拐子將大宅轟成廢

墟，警方雖然生氣，不過看到那一拐子的威力也就不敢再多說什麼，局長甚至上前吹捧彭哥列家族萬歲以及風紀財團萬歲之類的話，而貓咪只是搖搖尾巴，「咪」了一聲。

像是在微笑。

而後他們回到彭哥列基地，當雲雀走進基地時澤田綱吉還驚呼一聲看著他手上的貓大喊「六道骸你怎麼還沒變回來？」，而當本人惱怒的跟在雲雀身後走進時澤田綱吉才安安心心的撫摸那隻可愛的小貓，倒是完完全全忘了應該要和六道骸道歉這回事。

事情算是平安圓滿的結束了，六道骸變回人類，他們又多養了一隻貓。

不過，雲雀似乎誕生了新的興趣的樣子。

「那個……恭彌啊，這是什麼東西呢？」嘴角的笑容微微抽搐，六道骸看著鏡子裡的自己頭上帶著一對貓耳，身後別了條黑尾巴，滿臉黑線都不足以形容他現在的無言。

「扮貓啊，你不是覺得當貓很好嗎？」逗弄著懷中的小貓，雲雀一臉滿意的看著骸，嘴角勾起一抹女王的獨有笑容，招手要六道骸過來。

「當貓哪裡好了？如果說恭彌你也願意這樣讓我躺在你懷中的話我還會覺得好啦…」狠瞪了雲雀懷中的小貓一眼，六道骸好氣又好笑的道：「但你不是說這樣噁心死了嗎？」

「嗯……當我收回前言。」慵懶的抬眸，傾城傾國的一笑，雲雀撫上骸的臉頰，摟住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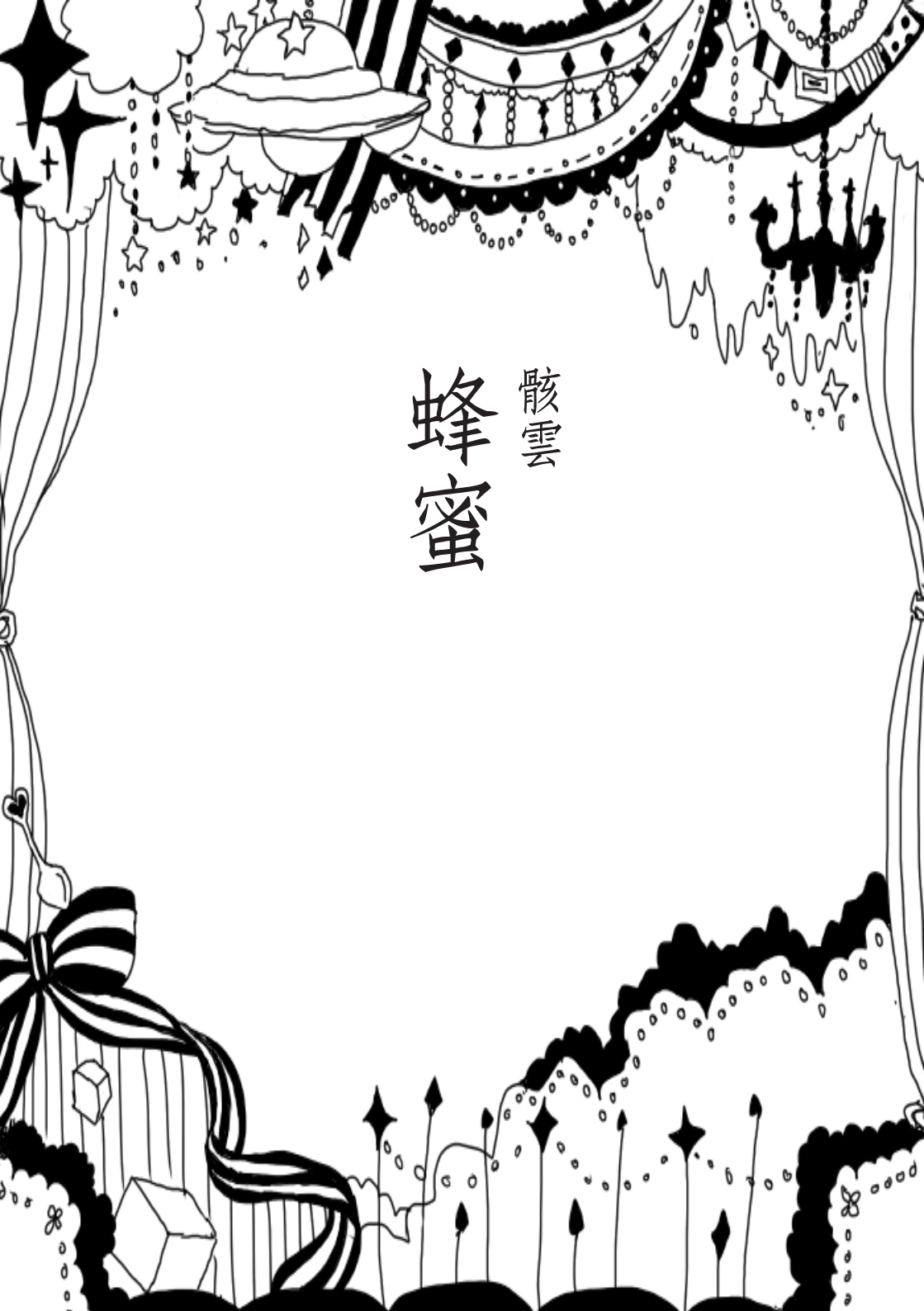
的頸子，讓六道骸微彎下身子，然後吻上了——他的貓耳。

「你這樣子我比較有優越感。」鬆手，他得意的看著六道骸石化的表情。

「恭彌～～～～！」

六道骸無用的哀求聲今天也回盪在風紀財團的總部內。

（完）



骸雲

蜂蜜

蜂蜜

2009年10月～2010年2月

這段時間大概是開始大量敗骸雲日漫的時候了。

當時的骸雲大手チヒロッキ所繪的漫畫《蜂蜜》就這樣打中了我，因此決定把自己的腦補寫下來，結果一脫離原作範疇馬上就變成超展開ｗｗｗ

我第一次寫初霧雲也是在這篇文中。因為喜歡骸雲，所以連帶喜歡上初霧雲，對初霧和初雲倒沒有特別喜歡，對當時的我來說，初霧雲大概就只是骸雲的配料。

對現在的我來說，初霧雲則是初空雲的配料ｗ

——神，如何的愚弄人類。

——僅用了七天塑造，而把人心刻畫得如此醜陋。

悠悠的腳步聲迴盪在長廊，水珠濺上了地板。

破舊的教堂坐落在一方偏遠荒僻的小鎮上，深夜造訪的颱風讓老舊的門板咿咿呀呀的響，雖然已經過木板加強固定，生鏽的釘子在風雨交加的摧殘之下仍有隨時飛彈出去的傾向。

一名年輕，大約十來歲左右的神父，頸子上掛著十字架項鍊，坐在二樓搖搖晃晃的書桌前，桌上的燈火忽明忽滅，即使如此他卻毫不在意的抄寫著聖經，羽毛筆飛快的振筆疾書。

躂、躂、躂。

蹙起眉，陌生的腳步聲讓他抬起頭，起初以為是借住在教堂的兩個朋友之一，但來者的腳步似乎帶著水花，像是淋了雨剛從外面進來的，而他知道自己的朋友們此刻都在隔壁房裡睡大覺。

躂、躂、躂。

神父擱下羽毛筆，將桌上寫好的聖經揉成一團廢紙丟進垃圾桶，站起身。

這座小鎮的夜晚經常有不速之客會造訪，而且必會鎖定教堂，要找的人也必定會是——聖職者。

——碰！

房門被大力打開，燭火瞬間熄滅，一只蒼白的手按著門板。

黑色披風在風中搖盪著，水珠滴上地板，淡藍色的瞳眸看著神父，嘴角勾起一道詭譎的笑。

「哇喔，這麼偏僻的地方也有教堂。」

巨雷轟隆一聲劈下，神父瞪大了眼。

強烈的閃光，照出了那人雪白尖銳的利牙。

「那邊那位，你的血——就給我喝吧。」

那是…人偶的…

不是人類的拜訪者——

——人心，被設計成只看得見美好。

——即使如此，神依然是…

嘩啦！

打開水龍頭，水沁涼的潑上臉。

經過整整一夜風雨的摧殘，小鎮淹了大水，這個星期天大家都忙著重建，神父以神之名向大家宣佈本週可以不用做禮拜，在被居民感激之餘他也樂得輕鬆。

覆上脖子，神父微瞇起眼，看著手掌上留下的兩道血痕。

昨天…那個吸血鬼來到這裡，雖然他早就知道現在的吸血鬼都不怕十字架，但是他可從來沒被吸過那麼多的血，甚至讓他有些暈眩，看向鏡子，自己的頸子上還留著兩個深深的血洞。

「真是拿他沒辦法…」嘀咕了一聲，神父轉轉脖子，用黑色衣領將傷口蓋住，掛好十字架項鍊。

陽光高掛，昨晚的颱風就像不存在一般。

教堂的一樓充滿了淤泥，兩個朋友正埋首努力的刷地。

「早安，犬、千種，很賣力呢。」他微微一笑，向兩人招呼。

「是啊是啊，骸大人只會在那邊自戀的照鏡子也不會來一起幫忙工作。」褐髮少年一臉不悅的開口，隨即頭上立刻多了好幾個糯米糰子，痛得他蹲在地上唉唉叫。

「骸大人，早。」被喚作千種的少年倒是什麼表情也沒有，低頭默默的苦幹。

神父名叫六道骸，是個僅有十五歲的少年。

他輕笑幾聲，吩咐城島犬不可以偷懶，接著推開鑲著彩玻璃的大門，繞出教堂，迎面而來的徐徐微風讓他舒嘆了口氣，村裡的人們各個都在賣力的重建家園。

可笑透頂。

他詭譎的輕聲低笑，撫上頸側的兩個傷口。

比起人類，也許吸血鬼真要可愛得多。

災民們接受外援物資，卻掛著一副死巴著財物援助不放的醜陋嘴臉，商人也許趁火打劫，在他一藍一紅穿越六世的雙瞳裡，人類這種動物比什麼都要醜陋。

他將視線移向湛藍的天空，意外瞥見一閃銀光從天上猛然墜下，他立刻後退一步。

——碰！

銀製拐子深深嵌入石階，插在六道骸的腳前。

他愣了愣，抬頭，湛藍的天空裡，那一道黑色的影子正從天上落下。

「嗚喔…！」

張開雙臂接住，往後一倒滾了好幾圈，塵土沾上他的黑袍，留在胸膛的體溫暖暖的、暖暖的。

在他懷裡抬起頭的，是一名黑髮少年。

淡藍色的瞳眸，傲氣十足的鳳眼，那人泛紅著雙頰望向他，坐起身，一襲破舊的斗篷披在身上，斗篷下的黑衣倒是挺乾淨的，和他白皙的皮膚形成強烈色彩對比。

「是說，你知道自己從哪裡跳下來嗎？好痛…」

「我肚子餓了。」

「你啊，以後出現可不可以別再破壞東西？啊啊…地板又要重修了。」

「我肚子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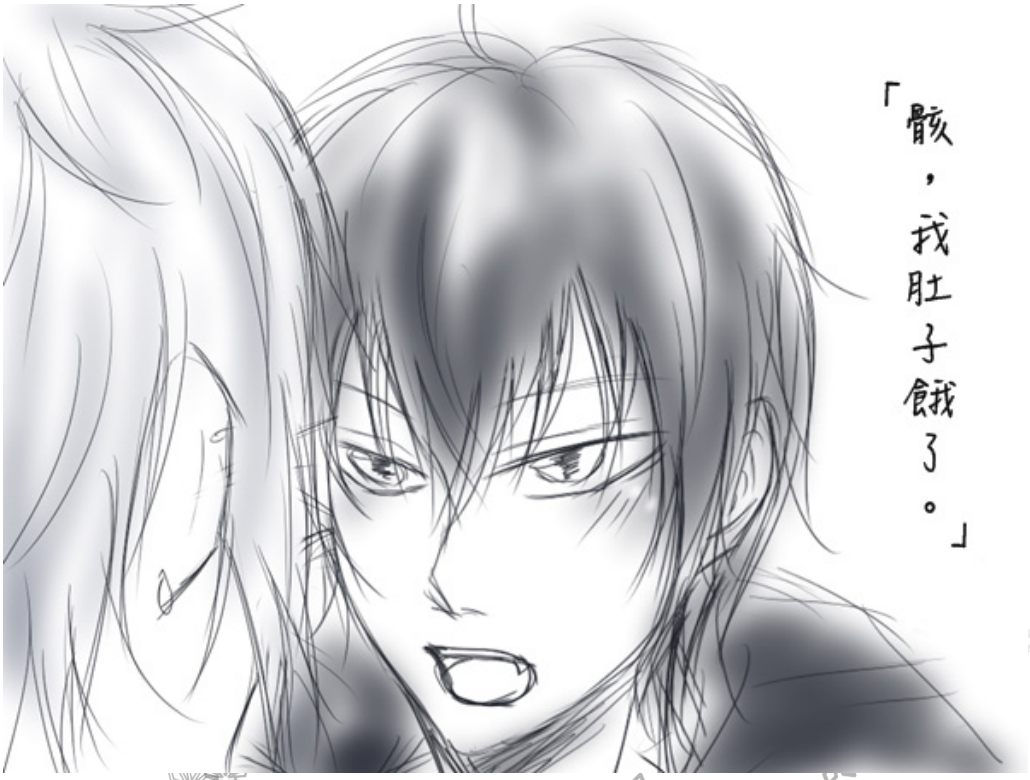
「唉…這個含稅要三萬五千元呢…」

「骸，我肚子餓了。」

少年緩緩的說著，彷彿將神父撞倒這事與他毫無瓜葛，臉上泛著淡淡紅暈。

六道骸看著他，輕輕的勾起一道唇角。

「你隨時都是餓著肚子的呢。」撫上少年的黑髮，他的嘲諷帶了點寵溺。



插圖：黎 2010 年

「才不是！我只有肚子餓的時候才會來。」噘起嘴，對方不悅的反駁。

「對我來說都是一樣的喔。」

「不一樣！」

「好吧，看你這麼可憐。」看少年擰著眉，氣鼓鼓快抓狂的模樣，六道骸輕輕笑了笑，心想也逗夠了，走進教堂關起門，這才扯下項鍊，拉開左邊的黑袍。

「喏，目擊者零，請享用。」頸側兩個深深的血洞暴露在空氣中，就算血已經止了，畫面還是有些駭人，他坐上漆黑的鋼琴，對少年笑了笑。

「…你這個人，真的很討厭。」

「是是。」

少年跨坐上他的腿，任六道骸不安分的手摟著。

顫抖的薄唇附上那傷口，他感到自己紅了雙頰，人類的溫熱血液正挑引他的興奮，一天二十四小時，他需要攝取足夠的鮮血，而眼前這名神父就像是蜂蜜一樣，嚐過一次便令他難以忘懷。

昨晚風雨交加的夜，六道骸像今天一樣，依舊將自己摟著，胸膛的溫度很暖很暖——是血的溫度。

他輕聲笑了，咧嘴——露出雪白尖銳的牙齒。

附上昨日自己在這男人身上留下的傷口，深深的、狠狠的，植入。

六道骸沒有叫，也沒有哀號，抱著自己的那表情彷彿還樂在其中，少年閉上眼，溫熱的血液流竄到口腔，蜂蜜般甜美的味道在口腔擴散。

鮮血，和六道骸的胸膛一樣，暖暖的、暖暖的。

——吸血鬼。

人們這麼稱呼少年，雲雀恭彌。

「唔嗯…嗯…嗯…」

晨光透不進緊閉的窗戶，幽暗的教堂裡，兩個人影疊坐在鋼琴蓋上，不時傳出曖昧的呻吟。

六道骸緊按住雲雀的頭顱，後者的利牙狠狠嵌入他的頸子，雙頰緋紅著，很美。

這孩子，與其說是殘酷而享受的在吸血…不如說…

更像是…其他的…

骸沒有說什麼，從頸側緩緩流下的兩道鮮血對雲雀而言卻是最大的誘惑，他近乎用撲的

俯身，再一次貼緊六道骸的胸膛，分不清自己是在吸血，在噬咬，或是親吻。

受到雲雀的衝撞，骸的手一滑，他倆一齊往後倒，敲撞鍵盤跌到地板上，極大的琴音悠悠的迴盪在教堂，可能引來任何一個好奇或多事的人，但兩人皆不為所動。

呻吟從雲雀唇角不自覺的流洩而出，六道骸的血好甜好甜，但與其用味覺來形容，不如說一種感覺，親暱的、舒服而溫柔的，像他的擁抱一樣，暖暖的。

「呼嗯…唔…嗯嗯…哈啊…哈啊…」一滴血珠順著他仰頭的弧度濺出來，紅潤的臉龐滲著汗水，雲雀仰起頭，跨坐在六道骸的身上，微微喘著氣，迷人的鳳眼泛著水霧。

「…已經夠了？」

「不…還差一點…大概四百左右…」

成年男性一天的捐血量是四百毫升。

六道骸靜靜泛起一抹微笑，將雲雀的頭顱按進自己的頸窩，後者稍喘了幾口氣，再次咬上他的脖子，毫不客氣的大快朵頤，身體在骸的懷裡顫抖著，吸血彷彿能帶給雲雀強烈的快感。

手指拂過墨色的髮絲間，雲雀的體溫那樣冰冷，彷彿他正擁抱的是一隻剛淋過雨的黑貓，莫非吸血鬼的體溫一向偏低嗎？看著懷裡人兒緊閉著雙眼，雙頰泛著血紅的模樣，六道

骸笑了。

——算了，只要能看見你這樣子，捐血量什麼的，怎樣都無所謂啦。

「骸大人，今天辛苦了，明天起請記得要聽村民們告解。」

「哪裡，犬和千種才是，那麼晚安。」

關上燈，六道骸走進房內，點燃燭燈，翻開聖經在書桌前坐下，腦袋因貧血而一陣暈眩。

他努力聚焦，瞇起眼看向第一行模糊的字體，每晚抄寫聖經是他的習慣，他卻也總在抄到累的時候將寫好的聖經揉成一團丟進垃圾桶，有時甚至撕成碎片燃燒成灰，千種和犬都想不透他這種浪費紙、浪費墨水，又浪費精神力氣的舉動何在。

他曾經想過一整晚，但還是想不出個所以然。

或許，這是他對神的反抗也不一定。

「哇喔，真沒想到你還會看聖經。」

漠然的語音傳來，他回頭一看，雲雀恭彌坐在他的床上，脫下骯髒斗篷後那套漆黑潔淨的墨色衣服在白色的床單上看起來特別顯眼，卻又不失違和感的強烈對比。

而他此刻正悠悠哉哉的把玩著六道骸的十字架項鍊。

「喔呀，現在又餓了嗎？吸血鬼大人。」

「你是笨蛋嗎？我從吸完血之後就一直待在這裡。」

「從早上…？」

「對，虧你的房間這麼隱蔽才沒被人發現。」

「真服了你了。」

擱下聖經，骸從書桌前站起身，坐到床邊，柔軟的床立刻凹陷下去，雲雀感到身體一斜，「咚」的一聲，頭就這麼靠上骸的肩膀，暖暖的、暖暖的溫度。

他們倆誰都沒有開口，就這樣彼此靠著，讓時間緩緩流逝。

「…我還是無法接受。」

「怎麼了嗎？突然這麼說。」

雲雀不悅的噘起嘴，逗弄起肩上的黃色鳥兒。

「我啊，目前為止不知道吸過多少人的血，連教皇的血都喝過了，可是…」

骸默默的聆聽。在吸血鬼鎖定的獵物中，聖職者是首要目標，接著是少女，再來是孩童。

而在聖職者中，教皇的血又是所有吸血鬼覬覦的，對他們而言鮮血的美味度大抵就是這樣排行。

「…為什麼就只有你這假神父的血最美味？」

「啥？假神父…？」

骸甚至來不及為自己辯駁，雲雀換了個姿勢，倒進他懷中枕著骸的大腿。

鳥兒蹭著他的指尖，夜風從窗戶探入，撩起幾綹髮絲，雲雀閉上眼的樣子，很美。

「對美食家的我真是…恥辱。」

他煞有其事的抱怨，六道骸輕輕笑了起來。

輕撫著雲雀的黑髮，他沒想過自己有一天也能如此溫柔。

「我也嚇了一跳喔，至今為止，有好多吸血鬼都來過了。」

「…好多？」

「對，他們都只吸了一口就放棄了。」

第一個來的吸血鬼，在記憶裡有著一頭銀白的長髮，他「喂喂喂」的撞開門，那麼粗魯，然而在喝過血後，卻大吐特吐起來，邊嚷著「喂喂喂…這是什麼味道…」一邊離開了，那麼狼狽。

第二個來的是個金髮的嬰兒，帶著一把長長的槍，他也邊吐邊喊「這能喝嗎？喂！」然後逃走了。

第三個則是有著淡褐色頭髮名叫巴吉爾的少年，態度非常禮貌，也是唯一有自我介紹的吸血鬼，但他終究也捂著嘴發青著臉龐，說了聲「嗚…在下真的非常抱歉…」接著慌慌張張的跑離教堂。

心的聖潔，過去的作為，決定其血的味道。

六道骸自己非常清楚。

「我真的鬆了口氣，你肯喝我的血…這樣子，我總算是個稱職的神父了。」

骸閉起眼，像是非常幸福的笑著。

雲雀看著他，什麼也沒說。

「你…果然是笨蛋…」

他枕著他的大腿，喃喃的唸了幾聲，依偎著，直到沉沉睡去。

星空閃耀著，六道骸摩娑自己髮絲的指尖，傳來暖暖的溫度。

柿本千種漫步在幽暗的廊道上，手中的燭燈忽明忽滅。

看著地上一攤攤的水漬，他不禁蹙起眉，皇宮是他打掃的，再清楚不過了，他很確定有誰，不一定會是人類，在颱風天的晚上入侵了教堂。

水漬一路延伸到骸大人的房間，他挑起眉，抬高燭燈，木板門上有著一個手印。是吸血鬼嗎？既然如此早該走了。

骸大人的血並不好喝，因為他——

「千種，你在外面嗎？」

一向面無表情的柿本當下確實吃了一驚，他淡淡的「嗯」了一聲，推開房門。

正想著要開口問候骸大人怎麼還沒睡的同時，他的雙眼看見了難以置信的景象。

「喔呀，很意外嗎？他可是遠道而來的訪客喔。」

「……」

一名黑髮的少年枕在六道骸的腿上，睡得很沉很沉。

在這之前他從沒看過他對誰如此溫柔過，女人或是小孩都沒有，更別提對一個年紀相仿的少年，或該說，六道骸體內流動的血本來就不允許對誰溫柔。

「…是人類嗎？」

「呵呵呵，千種真聰明，他不是人類喔。」

「骸大人，可以冒昧請問…他能活到黎明嗎？」

六道骸頓了頓，細長的指尖輕撫著少年的髮絲，低聲輕笑。

「我沒有殺他的念頭，千種。」

柿本千種一度疑惑了。

既然不想殺他，又為何要留他在身邊？

…算了，骸大人在想什麼本來就沒有人能懂。

他再次道過晚安，關上門，提著燭燈走回房裡，結束夜巡的工作。

房內，六道骸把玩著手中的十字架，低低的笑了。

黎明的微光透入室內，雲雀恭彌自夢中醒來。

吸血鬼向來對光不適應，蒼白的皮膚畏懼帶著熱度的光，也因此他們白天總會披著一件長斗篷遮掩。

「你醒啦？」

柔和而熟悉的聲音傳來，他瞇起眼，六道骸一藍一紅的異色瞳正望著他，溫和的。

他淺淺的應了一聲，六道骸仍維持著前一晚的姿勢，任他枕在腿上，手中有意無意的翻著聖經。

「你…整夜都沒睡嗎？」他一坐起身，骸僵直的身子立刻往他身上倒下，慵懶的打了個

大呵欠。

「怕動了就吵醒你了嘛，我聽說吸血鬼一向淺眠。」賴在他身上轉轉僵硬的手臂，隨手就將聖經扔到地板上，這次換成六道骸枕著雲雀的大腿了。

「…不要躺在我身上。」

「真過份呢，我都讓你躺一整晚了。」

「你自己要給我躺的。」

面對雲雀的冷淡他只是靜靜的微笑。

坐起身扣住雲雀的下顎，六道骸的唇靠得很近很近，吐息停留在鼻尖暖暖的、暖暖的。

「…名字？」

「雲雀恭彌。」

「為什麼願意告訴我？」

「因為你是我現在唯一的餌。」

「喔呀？我是唯一的嗎？」

「喝過你的血後，誰的血都變得不好喝了。」

六道骸一怔，輕笑出聲。

原來自己無意間把雲雀給束縛住了嗎？雖然是預料之外的事，也正合他意。

「不過，只喝我的血…不會餓嗎？」

「不會，吸血鬼三天只需要進一次食。」

「喔呀喔呀，即使如此我還是沒有那麼多血量喔？」

「沒關係，我可以忍。」

把玩著手中的雀鳥，雲雀淡淡的回答讓六道骸有些意外的愣了愣。

背對雲雀穿上神父的黑色外袍，他輕撫上頸側的兩個血洞，上頭殘留著令人眷戀的餘溫，血液被抽離的瞬間曾讓他有股暈眩，但只要看著雲雀的模樣，他確實在心裡飄升起一股快感。

他沒看過有哪隻吸血鬼吸血的樣子是和雲雀恭彌一樣的，也許對他而言，吸血也能帶來相同的快感吧，而這種快感配上自己的鮮血，足以讓這桀敖不馴的鳥兒忍耐。

「…骸？」

雲雀的聲音喚回他的神智，他搖搖頭，微笑著輕應了一聲。

看他心不在焉的樣子，雲雀嘆了口氣，逕自走下床穿過他身邊，穿上斗篷。

「對了，昨天說有我以外的人吸你的血…在那之中有沒有個金髮，脖子和手上都是刺青

的男人？」

「嗯…沒有，是沒有這樣的人…」

「那就沒有問題。」

對雲雀的話感到疑慮，骸愣愣的看著他。

倒是雲雀從容的拉好斗篷，將手中的鳥兒擱到肩上後，才回眸，淡藍的瞳底有著少見的嚴肅，大概是想讓六道骸明白這回事不只是嘴上說說，而是真的很重要吧。

「萬一看到他，你要趕快逃跑。」

「……？」

深吸了口氣，他走到骸的面前，撥開他幽藍的髮絲。

自己用這雙雪白利齒留下的，屬於他的記號。

「我算厲害的，不會把獻血者弄死…但是他不一樣，好像沒有自制能力的樣子。」看著兩個深深的血洞，血已止，那暗紅色的痕跡看起來像是兩顆硃砂痣。

「自制能力…？」

「雖然為數不多，但是獻血者都會死亡的樣子…而且死去的都是我的餌，真讓人不高興。」伸出食指輕撫著肩上的鳥兒，他斂下羽睫，想起當初那抹金黃色，笑得燦爛的影子。

——啊啊，原來如此。

六道骸輕聲笑了出來。

自己這麼認真在談的事情竟然被笑？他是因為自己最後的那句抱怨？還是純粹白目？這個男人本來就搞不懂他在想什麼。

雲雀抬眸惡瞪了他一眼，不悅的叫道：「你笑什麼！」

——的確是，知道你那樣子的話…

骸捂住口，卻還是讓低低的笑聲從指縫流出，惹得雲雀更加生氣，聳起肩的樣子像拱起身驅的貓。

他輕覆上雲雀摩娑自己傷口的，蒼白而冰冷的手，緊緊的，十指交扣。

——基本上，會去搶別人的餌的…真是一點都不能大意呢。

六道骸的掌心暖暖的，他不懂為什麼他要這樣握住自己的手，吸血鬼之間本來就沒這種習慣。

握手，是寒暄的意思？還是初次見面的意思？

「不，沒什麼…」面對雲雀的火氣他用笑意回答：「只是，我能明白他的心情。」

——我對你多少也有點興趣…

聽見骸的回答，他疑惑了。

六道骸分明是個人類，為什麼能懂迪諾的心情？他想不透兩者之間有何關聯。

「不過，也只是隨便說說而已。」

看著他困惑的表情，骸沒再說什麼，打開窗，清晨的光透進室內。

回眸輕笑，他示意雲雀得趕快離開教堂，一但信徒們都進來了，他可沒法保證吸血鬼的安危。

雲雀的後腳踏出窗戶離開，六道骸靜靜目送著他的背影。

吸血鬼沒有再回頭看他任何一眼，不知道他下一次肚子餓過來又是什麼時候。

關上窗，他走回床上準備睡覺，徹夜未眠加上貧血，該沒有比這更糟的情況了，但一想起雲雀吸血的模樣，又暗自希望他別等三天過後再來。

『……獻血者都會死亡的樣子…而且死去的都是我的餌，真讓人不高興。』

雲雀恭彌伸出食指輕撫鳥兒的模樣劃過腦際，六道骸忍不住又輕輕的笑了。

「他一定，是不想讓其他人看見你那樣子吧——」

※

「…呵呵呵。」

千種和犬同時回頭，看向那個獨自吃吃竊笑的藍髮少年。

做完教會一天的例行公事之後還得整理颱風天後的殘骸，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他卻在笑。

「怎麼了嗎？骸大人。」柿本千種推推眼鏡，淡淡詢問。

「嗯？沒事，只是在想事情而已。」他仰頭，又輕聲笑了出來。

「邊想事情邊笑感覺真是噁心。」可惜城島犬才開口說完，馬上就被揍了幾個糯米糰子蹲到一旁唉唉叫，柿本千種冷冷的看著活該挨扁的他，面無表情的咒了聲「笨蛋」。

「千種，犬。」他有意無意的開口，被喚的兩人一齊回頭，六道骸托著頭坐在木箱上，漫不經心的攪著水泥，卻露出一個少見的溫柔微笑：「吸血鬼…雖然是來自黑暗世界的人…意外的，非常可愛呢。」

啊？！

「骸大人，我想如果是可愛的人，就不會做出這麼不可愛的舉動…」柿本千種無奈的扶了扶眼鏡，而坐在地上的城島犬大嘆了一口氣，骸大人在想什麼他們果然永遠無法搞懂。

「哈哈！說的也是！」他大笑了幾聲，瞇起眼一臉的愉快：「但還是覺得他很可愛呢。」

是喔…

低下頭，柿本半閉上眼。

會這樣說的骸大人…讓他想起昨晚看見的，那個枕著六道骸雙腿沉睡的黑髮少年。

——大概就是吸血鬼吧。

「不過，骸大人…對方可不是人。」他看向那個笑得一臉癡傻的少年，推測八成是和那個吸血鬼有了什麼關係，柿本千種一步步走向骸，緩緩的道：「現在還來得及，不要太深入比較好…」

「千種。」

對方溫和的聲音讓他停下腳步。

寶藍色的髮絲隨風輕飄，六道骸瞇起那雙不可一世的異色雙瞳，嘴角的燦爛微笑絲毫不減。

「我知道什麼時候該放手的，你不用擔心。」

柿本沒有回話，六道骸掛著笑站起身，走向門口，回頭吩咐他只是去喝口水，兩人可不能偷懶，之後便消失在他倆的視線中。

那是非常非常燦爛的笑容。

也是非常非常虛假的笑容。

六道骸總是掛著笑，無論悲傷、無論痛苦、無論喜怒哀樂，那個人總是在笑。

因此，城島犬和柿本千種都知道，外人誰都可以，但自己絕對不能被那人的笑容所騙。

以身為朋友、或身為部下的立場來說。

※

吸血鬼的所在是　夜晚的黑暗　漆黑的時間。

穿過幽暗的迴廊，腳步喀嗒喀嗒的響。

六道骸扭開水龍頭，冰涼的水柱嘩啦啦的流下。

——真正的黑暗不是那樣的。

關緊水龍頭，只剩水珠斷斷續續的滴著。

盛起一杯水，他輕揚起唇角，將冰涼的水杯貼緊自己的側臉。

「呵呵呵，我才不會分手呢…神果然是喜歡惡作劇的。」

——讓生存在黑暗中而單純的你，遇上了存在於神聖中卻黑暗的我。

一口飲盡冷水，穿過透明玻璃杯他看見了自己手臂上無意間劃出的傷痕。

淺淺的，滲著一絲絲血。

六道骸抬手，舔去手臂上的血珠，他斂下睫，輕聲笑了。

「難喝是正常的，因為…我不是聖職者啊。」

——但是…

——你覺得這血很美味…

這污穢的血…

你覺得，比誰都還要美味——

※

夜晚的風沁涼如水，幽幽的滑過這方城鎮，捎起了信徒們喃喃的祈禱聲。

滿月懸在黑夜上，遠方的山裡傳來斷斷續續的狼嚎，在這小鎮裡是再常見不過的事。

輕翻著聖經，六道骸坐在燭燈下。

但他這次不是抄寫，而是整理書桌上雜亂的書堆和筆。

猛然他想起那個吸血鬼，已經三天了吧，還沒嚷著要吸血。

可能早就餓了卻忍著，也可能是找到新的餌了，不過，他確信雲雀恭彌一定會再來。

「骸大人…」

房門傳出輕敲聲，六道骸回神，是城島犬的聲音。

「骸大人，有人要來告解。」

「告解？真稀奇，都這個時間了。」

「要叫他明天再來嗎？」

「嗯…那麼就……等等。」

攔下正要如此轉告的城島犬，六道骸比了個「噓」的手勢示意他安靜。

悠悠的歌聲，穿過長廊那樣低沉渾厚的傳進耳裡，低低的輕哼卻能如此有吸引力。

…讚美歌？

六道骸步出教堂，果不其然看見歌者。

那是一名金髮的男人，刺青從頸子直延伸到手臂。

『在那之中有沒有個金髮，脖子和手上都是刺青的男人？』

『萬一看到他，你要趕快逃跑。』

金髮男人看向他，六道骸輕勾起一抹笑，朝男人走去。

「啊啊，你唱得很好呢。」

男人沒有說什麼，只是繼續低哼著，抬起手。

——接著，卻以六道骸來不及閃躲的速度，劃開他的脖子。

鮮血噴濺出來，骸退後幾步，朱色液體染紅了他黑外袍下的白衫。

男人將指尖上的鮮血湊到嘴邊，輕舔了幾口，蹙起眉。

「…難喝。這個是，過去有殺人的味道。」男人緩緩的道，回眸冷冷的看著他：「沒有錯，黑色的…」

抽出口袋裡的長鞭，金髮男人面向六道骸，金褐色的眼瞳透著強烈的鄙視。

那是身為吸血鬼的驕傲而瞧不起人類？或是因為雲雀恭彌的關係而瞧不起六道骸這個人？

「六道骸，把恭彌…還給我吧。」

從方才開始一直注意觀察男人的六道骸終於低下頭，手指輕撫上染著血紅的頸子。

指尖的液體是暗紅色。

——啊啊…果然。

「真是奇怪，我應該完美的消掉殺氣了…喝血就會明白了？」他低聲輕笑，抬頭，對上了男人的眼神，有那麼一瞬間男人金褐色的眼瞳閃過一道難以察覺的吃驚，六道骸的眼神放出烈得嚇人的殺氣。

——真正的黑暗，在我體內…

空氣凝結在剎那。

暗夜給吸血鬼最好的發揮空間，給六道骸最不利的視線。

但，他仍笑著，詭譎的，猖狂的，比黑夜更令人畏懼。

「誰要：還給你啊。」

※

夜晚的冷風森森的吹來，金髮男人一咬牙，揮出手裡的長鞭。

六道骸沒有什麼動靜，只一傾身就閃開了攻擊，彷彿完全沒移動過一樣，他咧嘴，低低的笑聲像綻在暗夜裡的花，金髮男人一陣毛骨悚然，抬手抽回了鞭子，又再次快速甩出。

六道骸這次有了動作，他敏捷的跳起閃過，在空中迴旋出一把三叉戟，動作俐落卻無聲無息，即便是風也沒有他那樣輕巧，像一道影子。

——鏘！

三叉戟重擊金髮男人腳邊的地板，地板應聲裂開，六道骸笑了。

那是猖狂的，炫耀的，帶著威脅的笑容，直朝男人眼裡燙來，看得他心有餘悸。

他是故意沒打中的。

在宣示就連種族優越的吸血鬼都不可能贏過他，在暗示別想從他手中拿回任何東西。

——也包括雲雀恭彌。

「可惡…區區一個人類…！」男人後退幾步，不僅鞭子無法打中他，竟然連一步的距離都無法拉近，看來六道骸早就知道吸血鬼較擅長於近身戰，越靠近，被吸血的可能就越大。

「別太小看人了！」

後退，旋身，再揮鞭。

六道骸舉起三叉戟，擰緊眉，長鞭像條靈蛇，快速而凶狠，只要一個閃神就會被鞭子抓住。

鞭子倏地捆住了手，在瘦白的手腕扯出一條條紅色的勒痕。

但當金髮男人一回頭，卻發現鞭子綁住的對象並非六道骸。

「夠了吧，跳馬迪諾。」

雲雀恭彌站在兩人中間，用自己的右腕接下了攻擊。

他平靜的容顏透著沉默的憤怒，空氣不是躁動，而是一下子滑入最冰點。

迪諾一怔，手裡的鞭子掉到地上。

他想說些什麼辯解，卻感覺自己的喉嚨完全梗塞。從來沒有，雲雀從來沒有任何一次阻止迪諾的攻擊，即便是從前殺的那些雲雀的餌，他也一聲不吭的看著迪諾殺，從幼童、到婦

女、修士、神父…甚至教皇，凡是雲雀吸過血的人類他都殺，但被阻止卻是第一次。

更何況，雲雀是親身擋下自己的攻擊。

「為什麼…要阻攔我？」他顫抖的出聲，一種試探性的語氣。

因為他害怕聽到答案。

「不為什麼，這個男人不能讓你殺。」

將腕上捆著自己的鞭繩解開，雲雀淡淡的道：「六道骸是我的餌。」

「但你知道的，我都殺你的餌。」默默撿起地上的鞭子，迪諾的眼瞳有一絲黯淡，這是雲雀第一次記住獻血者的名字，而六道骸竟正是那幾百個當中的唯一一個。

收回鞭子，捲起，做出攻擊的準備，他正經的看著眼前的黑髮吸血鬼。

「認真回答我，為什麼？」

「我說了不為什麼…」注意到迪諾的殺意，雲雀張開雙臂擋在六道骸面前，灰色斗篷在夜風中飄揚，他渾身綻放出一股寧靜而銳利的殺氣。

「只憑他是我唯一的餌。」

「為了這個男人，你就甘願放棄其他人的血嗎！」一陣怒聲喝斥，眼前的雲雀明顯愣了一下，迪諾感到自己的心臟劇烈狂跳，因突如其來的憤怒，也因為醜陋的……

——妒忌。

「血很美味。」抽出雙拐，雲雀揚起一抹極淺極淡的笑，「還有…因為他是六道骸。」

迪諾最不想聽到的答案由雲雀親口說了出來。

他低下頭，金色的瀏海遮住了表情，也許雲雀不知道，但六道骸看見他的手在微微顫抖。

伴隨著一股不甘的憤怒。

「我知道了…」緊握著拳頭，迪諾緩緩的道：「我不會再對你的餌動手了，再見。」

雲雀蹙起眉，複雜的眼神望著他，分不出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

他喜歡迪諾。曾經喜歡。

但是，現在又為什麼會選擇站在這裡，張開雙臂袒護六道骸？

他真的不明白，只是一股類似本能的情感驅使著他，看著迪諾轉身離去，逐漸在夜空裡淡出的背影，他突然覺得自己什麼也說不出來。

六道骸在雲雀的身後笑了。

望著那金色的背影，以一種輕視、得意的微笑。

Checkmate.

勝負顯而易見。

※

「你的出手相救，我不勝感激。」

揣著雲雀回到房裡，點亮燭燈，六道骸坐上軟綿綿的床鋪，拉開黑色的外袍，解開襯衫，雲雀，只淡淡的應了聲「嗯」。

然後他抬頭看向六道骸，沉默了幾秒鐘，被跳馬迪諾弄得心情很差，食慾都沒了，餓了三天的他也突然覺得什麼東西都難以下嚥，再美味的血他都喝不下。

——但，面對六道骸時例外。

撲上去，六道骸抱著他倒進床褥，他的頭深埋進六道骸的頸窩，嗅了嗅，一陣輕舔，接著將顫抖的利牙狠狠刺入那兩道近乎痊癒的傷口，六道骸只輕輕的顫了一下。

倒是雲雀的雙頰開始泛紅，身體在顫抖。

「嗯嗯…好餓…」感覺六道骸體溫略低的大掌按著自己的頭顱，他感覺體溫逐漸升高，輕喘著氣道：「我…今天…可能會…唔唔…！無法…克制喔…？」

「沒關係。」摟緊了雲雀，六道骸輕聲笑道：

「當作慶祝今天，就算失血過多也無所謂。」

慶祝你已再離不開我了。

恭彌。

※

「假神父、假神父。」

嗯…假？誰這麼叫我？

「假神父，快點醒醒！」

假神父？雖然我不記得我有對神效忠，也不見得是假的吧？

「醒來！死鳳梨！」

誰是鳳梨啊！

六道骸猛的坐起身，立刻與某人硬梆梆的額頭來個親密接觸，腦袋簡直暈爆了，沒有再次昏過去他自己也覺得是個神蹟，果然當神父就是有好報……對，剛剛是誰叫他假神父的？

模糊的視野漸漸恢復了清晰，方才被他狠狠撞了一下，捂著自己疼痛腦袋的，是個身穿黑衣的人。

喔，更正，不是人——是個吸血鬼。

「沒事吧？抱歉剛才撞了你一下，有受傷嗎？」掛起燦爛如陽光的笑容，六道骸揚起神

父慈愛和藹的微笑弧度，而吸血鬼厭惡的瞪了他一眼。

「你是故意的吧？」

「嗯？我不懂你的意思。」六道骸依然燦笑。

「……算了。」雲雀恭彌將手移開紅腫的額頭，六道骸看了他一眼，他也回望著六道骸，骸的面容明顯憔悴許多，看來昨晚真的吸血吸太多了，就算六道骸再怎麼強悍，失血過多任誰都會暈吧。

「抱歉，我一時控制不了……」

看見雲雀愧疚的表情，六道骸頓時心情大好。

「喔呀喔呀，這是在為我操心嗎？」嘴角扯出玩味的弧度，六道骸身手挑起雲雀的下巴：「果然吸血鬼就是吸血鬼呢，你真的不會把獻血者弄死？」

雲雀噘起嘴，不悅的撇開頭。

對骸的調侃他非常不滿，從來沒有人可以懷疑他的吸血能力，但說起來，每次把自己的獻血者給弄死的都是迪諾，他根本無法確定自己吸到最後會不會弄死獻血者。

「那是因為對象是你，我才會克制不了的……」

應該是這樣吧，他想。

不然昨晚自己的食慾那麼差，怎麼又會一不小心吸太多把六道骸弄昏呢？

聞言，六道骸低聲輕笑。

一切正如自己所計畫的，這隻吸血鬼已經不會再離開自己了。

更正，雖然一開始是沒有特別計畫，不過他想將雲雀恭彌據為己有確實是開始就有的想法。

「你是屬於我的，恭彌。」

六道骸閉眼，淡淡的開口，抬頭，清晨的陽光灑落在狹小的房裡，粗濫製造的木牆將光線一痕一條的烙在整潔的地板上，而雲雀恭彌就站在晨光中，帶著些許訝異的表情看著自己。

他從雲雀的臉上看見淡淡的紅暈。

六道骸叫了他的名字。

以前總是你你你吸血鬼小麻雀的亂叫一通，他甚至曾經懷疑六道骸根本不記得他的名字。

他低下頭，撫住自己的唇，可以感覺到自己銳利的牙齒，這個像蛇一般的牙齒，雖不用來注入毒液，卻能感覺到獻血者的血液，多少年來他吸到的血只感到一種情緒——害怕。

吸血鬼吸的原來都是恐懼之人的血，但卻有血美味程度的排名？難道心靈純潔者的害怕和心靈黑暗者的害怕有任何的不同嗎？又論六道骸？為什麼他的血液會如此的與眾不同？

六道骸彷彿看穿了他的心思。

也許他早就知道吸血鬼評斷血的美味是看心靈的聖潔度與獻血者的情緒來決定。

「吶，恭彌，一個人的好壞是很難定奪的喔。」

他笑道，雲雀抬眸望了他一眼，不明白他的意思，六道骸也沒打算再繼續說下去，只是將自己的外套穿上，扣好釦子，踏著不穩的步伐走到門口，回眸對吸血鬼一個淡笑。

「等我聽人告解完回來，晚上繼續。」

「繼續？你連路都走不好了。」

「看到你餓肚子我心疼。」

雲雀一愣，六道骸笑了笑，推開房門走出去。

他撇下頭，低啐了一聲，感覺自己的雙頰泛紅，熱熱的。

※

六道骸這一去似乎再也沒回來。

雲雀在他房間待著，在他床上翻翻滾滾，早上本來就是吸血鬼的睡眠時間，他聞著六道

骸的氣味，覺得暖洋洋的意外滿足，外頭的陽光照進來，很舒服，他並不討厭太陽，只是照太多陽光會腐蝕自己本身，對最早的吸血鬼來說陽光是毒藥，但後代的吸血鬼一代一代強化，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到現在的吸血鬼不懼怕陽光也不懼怕十字架，要說唯一怕得東西大概就是……斷糧吧。

太陽逐漸西下，月亮升起來，牆上的古鐘滴滴答答的響，九點已經過了，民眾早該散光了。

雲雀早就從夢中醒來，坐在六道骸的床上一肚子的氣。

聖經被他撕得破破爛爛丟在一邊，時鐘的滴答聲逼得他發狂，好像自己是個空等的傻子。

「活得不耐煩了…六道骸……」推開門，雲雀嘀咕了一聲，教堂漆黑得連路都看不見，但對原本就生活在黑暗中的吸血鬼而言這點程度根本不算什麼，視覺高人一等、聽覺嗅覺也比人類敏銳好幾十倍，這是種族的優勢。

——喀啦。

猛的回頭，似乎是小石子碰撞到石磚地的聲音。

雲雀揚起眉，身後什麼人也沒有，他站在原地警戒了好幾秒，這才繼續往前走，淡藍色

的眼不時往後瞟，他知道自己被跟蹤了，而且對方極有可能——不是人類。

加快腳步，他下了樓梯，外面似乎在下雨，雨聲刷刷的在耳膜鼓譟，水珠滴上地板的迴音聲聲傳來，難道都沒有其他人在嗎？

喀啦。

小石子碰撞的聲音再度傳來。

雲雀蹲下身，修長的手指撫上地板，嗅了嗅，是血跡，他擰起眉。

原本匍匐在樓梯上的影子，趁雲雀恭彌專注於一地的血機時以極快的速度無聲的接近，張開口，紅色的眼帶著血腥，銳利雪白的牙齒閃出一道光，對準白皙的頸子——

砰！

一道刺眼的閃光劃過，射穿吸血鬼的腦門。

鮮血噴灑而出，猩紅劃出美麗的弧度，濺了一地如同盛開的薔薇。

雲雀恭彌抹去臉頰的血跡，將刻著十字架的銀色槍枝收回口袋，站起身，他將視線放遠，落在倒地的兩個人類身上——城島犬，和柿本千種，他們的頸側都留有兩個深深的血洞。

六道骸不在。

反倒是他時常掛在身上的那條十字架項鍊被丟在地上，鍊子斷裂成兩條。

偷襲自己的是吸血鬼，加上被吸血鬼吸盡鮮血而亡的兩個六道骸的跟班，雲雀恭彌蹙起眉，彎下身撿起十字架項鍊收進口袋，雙手往腰間一抽，手槍的兩道銀光劃破空氣，殺氣隨之爆發。

彷彿隨時都能震破空間的強大殺氣。

——不用想都知道是誰幹的好事。

吸血鬼屠殺時間。

要說同類相殘也不為過，但那個人明明說好了不對自己的餌動手，遇上這種情況，自己不動手殺掉那個人的同伴就是對不起自己，那他乾脆改名不要叫雲雀恭彌了。

走出教堂，刺骨的夜風刮上雲雀的臉龐。

屋頂上有一個影子蹲伏著，殘破的披風在冷風中飛揚，見到雲雀恭彌一走出，立刻轉身一躍，吸血鬼的速度快得嚇人，而家族中又屬這兒的速度一等一，將雲雀恭彌已經發現六道骸消失的情報回傳給首領理所當然需要最快的吸血鬼。

——砰！

吸血鬼的速度快得嚇人，但怎麼快都不會快過子彈。

硝煙緩緩升起，在風中逸散，鮮血的紅劃過滿月，幾萬隻蝙蝠被巨大的槍響驚起，黑壓

壓的遮蔽了天空，雲雀恭彌漸漸轉紅的雙眼裡溢出的已不只是憤怒。

「跳馬迪諾……」

他緊咬牙，黑髮被風吹得狂亂。

將銀色子彈從懷中掏出，填充，上膛，扣著板機的手指節分明。

「敢動六道骸一根手指，我就殺了你……！」

※

神，在創世之初的第六天就創出了人類。

——第七天，上帝創造出了錯誤。

雲雀恭彌的腳步聲逐漸消失在教堂前的小路上。

柿本千種率先醒來，接著他一拳把旁邊的城島犬打醒，犬咕噥了幾聲，坐起身子。

「媽的那些混帳吸血鬼……脖子好痛……」揉揉頸側兩個深深的血洞，裡頭緩緩流出黑色的血液：「這麼不好喝的血還執意要喝光光，那些傢伙死定了。」

「犬。」

柿本千種輕輕的開口，城島犬的表情也凝重了起來。

「我知道啦……我們讓骸大人被帶走了。」

面對有氣無力的回應，柿本依然點了點頭。

眼角的餘光飄向地上的血跡，上頭隱約有個十字架項鍊的形狀。

「不只這樣，那些吸血鬼——已經知道骸大人的身份了。」

千種的話讓犬變了臉色。

雖然是個傳說，人類可能覺得不可信，但是吸血鬼就不一樣——畢竟他們本來就活在傳說裡。

這座教堂在一百年前是墳場。

※

五年前，小鎮上的教堂。

當六道骸恢復意識時，他什麼也不記得了。

城島犬和柿本千種站在他旁邊，用一種複雜的眼神看著他，和他說他是這裡的神父，一直以來都是，只是出了意外失憶而已，六道骸那時候確實在心中閃過一絲抗拒的心理。

他們說，過去的回憶並沒有那麼重要，真的完全不重要，你只要把聖經背一背就好。

所以，究竟為什麼想反抗上帝，六道骸自己心裡也不是很明白。

他感覺這裡確實是他所住的地方沒錯，但他住的並不是一座教堂，更不會是這座破爛教堂。

成為神父的兩年之後，六道骸動手殺了信徒。

城島犬和柿本千種試圖阻止他，但他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無法制止自己充滿殺戮的眼神，他用這雙手，持著應該是最神聖的十字架，重擊了一個富豪的腦袋，讓那個人從此長眠不醒。

他卻只想猖狂的大笑。

這污穢的身體裡留著污穢的血，黑暗早就吞噬了整顆心靈。

六道骸的心裡沒有愛，只有佔有和殺戮，所以無論上帝怎樣寬恕救贖，終究是徒勞無功。

那之後，上帝囚禁了他的人生。

不讓一絲變化出現在他的生命裡，他所做的只有聽人告解，經營教堂，做善事，只要他想做出逾矩的事，就會感覺有隱形的鎖鏈捆綁他的手腳，無趣的每天不停重複，他被迫掛出令自己也作嘔的虛偽笑容，他黑暗的鮮血像是完全停止流動了一般，心臟彷彿再也不會跳動。

——直到雲雀恭彌出現為止。

※

——吶，恭彌，你知道嗎？

那時候，陽光透過薄窗簾灑進室內，跳馬迪諾逆著光，伸手揉揉他的黑髮，一臉的燦爛。

他還記得那時候的自己剛失去家人，迪諾接他進入自己統治的吸血鬼大家族，告訴他以後這裡就是他的家，然而他依然成天蜷在角落不與其他吸血鬼親近，所以迪諾天天來找他。

——恭彌，第一眼看到你的時候，我就覺得我是喜歡你的喔。

喜歡？

「喜歡」是什麼呢？

如果迪諾喜歡他，那為什麼要一次又一次殺害他的餌？為什麼寧願將儲藏的血液給他也不願讓他去吸血？為什麼一向溫柔的他會開始揪住他的頭髮厲聲斥責？

——已經不再對自己溫柔了嗎？

『不准你再去找餌吸血！恭彌！』

雲雀恭彌在漆黑的夜裡閉上眼，風聲呼嘯過他的耳畔，他卻絲毫沒有減慢速度。就只有這次，只有這次，這個餌不能交給迪諾，他想要留下「六道骸」這個人。

這個唯一會對他溫柔的人。

穿過吸血鬼的結界，古堡就在眼前。

雲雀抽出腰間的銀色子彈，裝填，上膛，這是迪諾親手交給他的槍，因為那時的雲雀常常被其他家族的嘍囉找碴，但是迪諾對這把槍下了個規定——千萬不可以對著自己人。

「抱歉，迪諾。」

咬牙，衝進古堡裡一路撞開阻攔他的吸血鬼。

雲雀跳上迴旋梯的扶手，記得迪諾的房間就在自己的隔壁，每次他去六道骸的教堂過夜時迪諾的房門都是徹夜敞開的，像是等了自己一整夜一樣，而且早上迪諾的心情都會差到連早餐都吃不下。

走上樓梯後盡頭轉角第一間。

那裡圍著最多吸血鬼。

「老大！恭彌來了！」左右手羅馬利歐對著房裡的迪諾大叫，情況慌亂的像是他們忙著在阻止什麼。

雲雀舉槍，眼裏盈著濃濃的殺氣。

如果沒有一個適當的理由，他會狠下心不顧情面的殺了迪諾。

「叫恭彌快逃！」

跳馬的聲音傳來令雲雀愣了愣，鬆下了手裡的槍。

怎麼看起來一點也不像綁走六道骸的樣子？

——碰轟！

下一秒金黃色的身影便衝出房間，吸血鬼開始四處逃竄，迪諾撲上前護住雲雀的頭，後者還來不及反應就隨著迪諾一起被炸出去，房裡的爆炸讓他們足足飛了十五公尺遠。

「什麼……這是、怎麼回事……？」

漫天灰塵中吸血鬼倒成一片，迪諾的重量壓在他身上看不清現況，他掙扎著想坐起身，迪諾卻護著他的頭將他按倒，他看見迪諾的額角流下鮮血，專屬於吸血鬼的艷麗鮮紅。

「恭彌……不可以，別站起來……他太危險……」

「他……？還有…六道骸怎……」

緩慢的腳步聲讓雲雀的腦袋翻成一片空白。

那湖藍色的身影走了出來，身體的右半邊像是被腐蝕一般呈現恐怖的黑色，那雙異色瞳變得絲毫沒有生氣，巨大的黑色翅膀展開毀壞了走廊的牆壁，烏鴉般的黑羽毛四處飄零。

六道骸。

雲雀感到自己的雙腳動不了，全身顫抖得厲害，迪諾護著他失去了意識。

六道骸不是人類，不是鬼，不是惡魔，更不是吸血鬼，頭上黑色的光環彷彿黑洞，在嚐到他甜美的血時早該明白那是什麼意思了，那個美得令人屏息，卻又帶著強大壓迫感的夢魘。

「你來啦？恭彌。」

六道骸空洞的聲音傳來，雲雀看見他在笑。

溫暖，而詭譎的笑意。

「等你好久了，我帶你一起走吧。」

他一步一步緩慢的走向他，雲雀突然明白迪諾的意思，因為六道骸太過危險，才把他帶走，因為知道六道骸身邊那兩個小跟班鐵定也不是人，才派吸血鬼在那裡先把他們都收拾掉，迪諾說好了不會對他的餌動手，但是——六道骸根本不能當作餌。

六道骸站在他的眼前，硬生生扯開她身上的迪諾，看都不看一眼用力往後丟。

簡直像在玩弄垃圾。

「吸血鬼這種生物真是脆弱呢。」看著雲雀慘白的臉色，六道骸笑了笑。

吸血鬼……脆弱？

雲雀連聲音都發不出來了，六道骸現在只要稍微用力一點就可以捏死他，他一直以為只有吸血鬼可以嘲笑其他種族，可以和惡魔打平，可以輾死人類，經過一代代的進化，吸血鬼不怕十字架，不怕普通子彈，不怕陽光，甚至連銀質都只能讓他們昏死過去，再者人類要弄到銀色子彈也不是什麼容易的事。

他們甚至以為連神都可以嘲笑。

——甚至忘了黑暗的統帥者是誰。

墮天使。

力量如泉水般不斷湧現。

六道骸朝顫抖的雲雀伸出手，長達六年的封印被解開了，他記起了那些過去的所有，他並不是處於黑暗之中，也不是被黑暗所矇蔽，而是——他，六道骸，本身就是黑暗的創造者。

※

上帝在創世紀的第七天用光創造了天使。

掌管人間溫飽的米卡伊勒天使、取命使者伊茲拉勒義天使、吹響末日號角的伊斯拉菲勒天使，以及權力僅次於創世神之下，最光輝、美麗、最具勇氣的天使——路西法。

斯佩德，是六道骸那時候的名字。

天使們嚮往他、追隨他、崇拜他，斯佩德當時最受上帝的寵愛，他是光明的象徵，美麗的翅膀散發出聖潔的光采，他的微笑宛若一道救贖，讓千千萬萬個人類含淚傾訴祈禱。

——直到一天，他的目光在千千萬萬之中投射到那抹身影之上。

那個人抬頭仰望，沒有祈禱，沒有說話，只是定定的看著天空，無論何時都是一樣漠然的眸子，風拂起他淡色的髮，那種近似於上帝氣質的眼神讓斯佩德愣了一下。

簡直就像那個人才是上帝似的。

斯佩德於是收起翅膀，化作一個男人。他從身後靠近他，點了點他的肩膀。

那個人回眸時帶著訝異的神色，可能沒有人這樣失禮的叫過他吧。

『有什麼事嗎？』

經那人這麼一問，斯佩德倒真的想不到自己有什麼事。

狐疑的眼神一直盯著他，他趕忙在身後變出一朵盛開的玫瑰，送到男人眼前。

『這個，呃、你掉的嗎？』

那人搖了搖頭。

『那麼，就送給你好了。』斯佩德燦爛的一笑，將玫瑰硬塞到他懷裡。

也許他只是盼望那個人能聞一聞花香，或者注視著自己的身影，誰知道他卻將斯佩德一把拉住，將盛開的玫瑰遞還給他，鳳眼燃著他從未見過的光輝。

『我不能收。』他道：『這朵花是別人掉的吧，或許我可以和你一起找到失主。』

斯佩德稍稍愣了愣，隨後扯出一抹笑。

那人因受到自己的聖氣感染而泛紅了雙頰，卻像是不想讓人注意到似的趕快撇開頭，彆扭的樣子在斯佩德眼裡看來煞是可愛。

『你的名字呢？』

『阿、阿諾德。』

『那麼，阿諾德，我叫斯佩德，那朵花是我要送給你的，你願意和我做朋友嗎？』

阿諾德抬頭困惑的看著他，斯佩德趁機在他額上烙下一個吻，趁阿諾德反應過來之前展開翅膀飛升上空，潔白的羽毛四處散落，廣場上除了阿諾德之外沒有半個人看見斯佩德，阿諾德驚訝的揉揉眼睛，再次睜眼的那瞬間他看見斯佩德燦爛的微笑。

那麼真實。

『天……使……？』

『阿諾德，我會記住你的。』

看著阿諾德吃驚的神色尚未反應過來，斯佩德輕聲笑著準備飛回去，卻在轉身的那一剎那看見阿諾德身上不該存在的東西，不，是「不應該存在於教徒身上」的東西。

——羅馬帝國皇家的的標誌。

『阿諾德是…異教徒嗎……？』

與其說是異教徒，羅馬帝國不如說是打壓教徒的大本營。

阿諾德不會因為教徒不肯向他下跪……就連天使的存在都不相信吧？斯佩德第一次有了想祈禱的衝動，但是，服侍神的存在，只能呼應人們的祈禱。

——神是不會傾聽天使的聲音的。

那之後，斯佩德越來越無法控制自己去偷看阿諾德。

一步一步跟隨著阿諾德在泥濘裡烙下的腳印，趴在他的床邊看他熟睡的表情，偶爾聽見他夢裡輾轉時唸出了自己的名字，斯佩德便無法抑制自己的興奮。

終於，他無法克制的在阿諾德額上落下第二個吻。

像是童話一般，阿諾德緩緩睜開了眼睛——但斯佩德可沒有王子的風範，他在阿諾德身邊勉強只算是個非法入侵者，轉身就要逃，卻猛然被阿諾德拉住了手。

『是你吧……斯佩德……？』

真的假的？他還記得我？

斯佩德努力壓下心中翻騰的喜悅，保持天使一貫的聖潔微笑轉身，卻沒有想到自己該說什麼，索性閉著嘴保持一副救濟世人的模樣，至少這樣就比那位傳說中的嫖客宙斯好個五百倍了。

『是嗎……我又夢到你了……斯佩德。』阿諾德泛開一陣苦笑，卻沒有放開斯佩德的手：『這次可不可以不要走，聽我說說話……？』

斯佩德點了點頭，按下內心的驚喜走回阿諾德床邊，將阿諾德按回床上蓋好被子，而自己就趴跪在床沿微笑，反正就算被其他天使抓到，也只要說他是在傾聽祈禱就行了。

『真是諷刺……我從來不相信天使的存在，我向來只相信實際，一直以為只有這雙眼看到的才叫真實，沒想到……我竟然會對一個天使朝思暮想……』

阿諾德苦笑著嘆了口氣，漸漸閉上眼睛，卻將斯佩德的手握得更緊。

『就連父王都說我壞掉了，說我再想著天使什麼的，明天就要把我丟去競技場……即使如此，我卻還是想見斯佩德，真不知道是中了毒還是……唔！』

唇上突如其來的溫熱感讓他瞪大眼。

美麗的深色髮梢拂過自己的臉龐，純白的羽毛散落在身邊，光芒照耀滿室，那麼真實。

『斯、斯佩德？等……等一下，我以為那是夢……！』

『是夢沒錯。』用力抱緊阿諾德，斯佩德第一次感到自己的眼眶溫溫熱熱的：『就讓我一覺到死永遠別醒來吧，阿諾德，如果不是天使就好了……就可以名正言順的和你在一起了。』

人類總是擁有那麼多的自由與幸福。

天使雖有翅膀，為什麼反而像是囚禁在籠中的鳥兒呢？

阿諾德顫抖的指尖緊緊回抱了斯佩德，天使應該是聖潔的，應該是掛著微笑沒有任何高貴以外的氣質的，應該是燦爛優雅不需要情緒的——但是斯佩德的感覺，竟然比哭還令人悲傷。

『對啊，是夢……』他喃喃的道，閉上眼睛：『所以永遠別讓我醒來，斯佩德……』

他們相擁直到沉沉睡去，沉睡著直到日出把夢喚醒。

阿諾德依然堅信天使的存在，他不想裝作不知道也不打算說謊，就這樣連同教徒們被送進了競技場，起初幾隻獅子阿諾德還打得過，後來十隻、二十隻一併撲上來時，他終於漸漸招架不住。

當斯佩德得知消息衝下人間時已經來不及了。

他下凡時開啟了他最大的力量，

純白的羽翼嚇倒了不少人，瀕臨垂死的基督徒們露出最後的微笑禱告便陷入永遠的長眠，二十來隻獅子低低輕吼著趴伏下去，全場的人都被斯佩德的聖氣震懾的一個也動不了。

只有阿諾德回頭看著他，淚水留下來混著鮮血。

『斯佩德，對不起。』他笑著，像是崩潰的瘋笑：『我已經……沒有辦法再抱你了……』

——阿諾德失去了雙手。

斯佩德想出聲安慰他，來得太晚是自己的錯，但是他的喉嚨卻哽得死死的一個單音都發不出來。

阿諾德，別哭，你打倒了很多隻獅子，你沒有退縮，你很勇敢。

沒有雙手沒關係，讓我擁抱你就好。

但在他開口以前，阿諾德就再也沒動過了。

連倒下都沒有，站在原地斷了氣，從來沒倒下沒退縮沒求救，堅毅的眼神即使流著淚也散發著滿滿的勇氣與無畏——但，他終究只是一個人類而已。

人類擁有那麼多的幸福與自由，但是他們活得多短暫多脆弱。

於是，他說，『我再也不當天使了。』

同年，斯佩德帶領超過天堂三分之一的天使大舉造反，他說，天使要有生命，要有情緒，要有喜怒哀樂，而非一個聽命行事，披著聖潔外皮的魁儡。

但上帝終究是贏了。

斯佩德被拋下地獄，成為墮天使，失敗的天使們從內心化出了黑暗，立誓永遠與上帝抗爭，而斯佩德從此獲得了「路西法」——上帝之毒——的稱號，永遠在這個世界徘徊不去。

原本只是爭取自由的抗爭，卻漸漸演變為黑暗的壯大體。

到最後路西法甚至已經失去了感情，他的念頭只剩下殺戮、虐待與欺騙，大天使失去了所有的光輝，純白的羽毛染成了黑色，宛若一個吞噬一切光明的黑洞。

世界終於被黑暗感染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幾乎每個人誕生時心裡都存著一份黑暗。

直到六年前，上帝在一座墳場裡找到了他。

趁著路西法毫無防備之際，上帝讓他忘卻所有的記憶，又將所有的力量封印到他的右眼，將他身邊兩名墮天使變成近似人類的存在，讓他們照顧路西法直到醒來，並且好好看管

他引導他向正途，否則這兩名墮天使的人類軀體就會停止機能——也就是死。

——然後，路西法，當你再次醒來，你就叫做『六道骸』。

一年後，墳場被拆掉，蓋成了教堂，清醒之後的路西法已經變成教堂裡的神父。

他醒來時什麼也不曾記得，只知道自己叫做六道骸，宛若東方佛教走過六道走過地獄化成的白骨，但是，隱隱的，在心裡一直有個聲音想著：

——如果永遠不要醒來，就可以追著某人一起去了。

雖然那個「某人」是誰，他一直都沒有想起來。

「怎麼了？恭彌，你在害怕？」

看著瑟瑟發抖的雲雀，六道骸勾起一抹微笑，伸出的手一直僵在半空中，雲雀一直沒有搭上他的手，看起來像是害怕到動不了似的。

真是可笑，吸血鬼和墮天使都屬於黑暗，對他的感覺竟然不是崇敬而是害怕。

「我……我才沒……有……」本能的縮起身子，「害怕」——他從來沒有體會過這種感覺，但此刻雲雀卻聽見自己的聲音明顯顫抖，感覺像個脆弱膽小的人類。

站起來，雲雀恭彌，站起來。

不必害怕他，六道骸依然是六道骸，不能害怕。

他咬緊唇，強迫自己提起勇氣，抬頭看著六道骸，後者見他有了反應揚起唇角。

「跟我走吧，恭……」

伸出的手才正要碰到雲雀，卻立刻被用力揮開，雲雀又顫抖的縮成一團，無法克制恐懼般的，抱頭躲避六道骸的觸碰，整個人抖得像是瀕死鬪頭的小貓。

看來他剛才提起的勇氣已經完全消失殆盡了。

「不、不要……別碰……我……」

「啊，這樣嗎，恭彌害怕我的樣子吧。」畢竟你習慣我是聖潔的吧，習慣看我展開純白羽翼飛翔的模樣吧，阿諾德，抱歉，我現在已經失去原本的樣子了，你也會害怕我的吧。

將黑色的翅膀收起來，腐蝕似的黑漸漸從骸的右半邊退去，頭上散發著黑光的光圈也漸漸淡去，最後隱沒不見，揪住雲雀的頭髮將他從恐懼中拉出來，扣住他的下巴強迫他正視著自己，那只寫紅色的右眼再一轉——雲雀的眼神立刻變得空洞，身體無力的垂了下去，沉默了好幾秒，他才眨眨羽睫像是大夢初醒般抬頭。

六道骸再次對雲雀伸出手，掛起了神父燦爛的笑容。

「你沒事吧。」握住雲雀的手，六道骸靜靜的微笑著：「恭彌，和我一起走，好嗎？」

——就這樣兩個人永遠在一起，好嗎？

那是我千年前沒達成的願望。

「……骸？」眨了眨眼，雲雀困惑的道。

「對，是我。」

雲雀傻愣愣的看著他好幾秒，最後終於慢慢的回過神來，攀住六道骸的手臂站起身。只記得爆炸震得大家都暈了過去，迪諾為了護著自己失去了意識……唔，雖然他現在躺著的地方距離自己有點遠，不過看來應該沒受到什麼重傷害，就連六道骸也都平安無事。

「剛剛……是不是有爆炸？」

「爆炸？」六道骸笑著歪頭，假裝什麼也不知道，雲雀懷疑的看了他一眼。

「……迪諾沒對你做什麼吧？」

「喔，那個啊，沒有啦，他們只是一直想攻擊我的右眼而已，說是我的力量都在這裡，毀了這隻眼我說不定就會死翹翹……」這倒是沒有撒謊，只是跳馬他們沒料到這隻眼就是封印，六道骸向雲雀綻放出一個燦爛的笑容：「不過如你所見，我沒事。」

「迪諾這傢伙……明明說好了不對我的餌動手……」

鼓起腮幫子發怒的樣子煞是可愛，看來雲雀是因為骸沒受什麼傷才沒大發雷霆，視線飄

向一旁的銀色手槍，六道骸彎起了嘴角——剛剛差點對同族們動真格了，是嗎？

「先別管這個了，我們回去教堂吧？犬和千種一定都還在等我。」

「關於這個……你的兩個跟班……」垂下頭，雲雀不敢說出那兩人是被自己的同伴們吸血而死的，但是看到自己這副樣子，六道骸不會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麼。

「沒關係，別擔心他們兩個，他們有自己乖乖睡覺啦，倒是恭彌……閉上眼睛。」

疑惑抬起頭的一瞬間六道骸便遮住他的眼睛。

感覺那雙手一直從背後按著自己避免他掙扎，雖然看不見，但是他卻覺得周圍很刺眼，而且有風，有沙沙的聲音，有羽毛拂過臉龐的觸感，但當他再一睜眼，眼前就只有傻笑的六道骸。

笑容有暖暖的味道。

「閉眼怎麼了，突然就捂過來……咦？」

環望四周，是六道骸的教堂。

什麼時候已經到這裡了？六道骸應該是個人類對吧？還是……這只是幻覺？或是在夢裡？

「骸大人……！您沒事吧！」城島犬慌慌張張的跑過來，柿本千種跟隨在後，雲雀難以

置信的瞪大眼，這兩個人剛才不是死了嗎？

「沒事，還有……」低頭看了懷裡的雲雀一眼，六道骸露出燦爛的笑：「你們兩個，待會兒給我克制一點，可不要嚇到恭彌，不然的話你們的工作不會只有打掃整座教堂而已喔。」

雲雀還未反應過來，六道骸伸手朝那兩人彈了個響指。

他難以置信的揉揉眼睛，剛才好像看到了黑色的光？可是回頭看看那兩個跟班，他們似乎什麼事也沒發生，只是表情稍變了而已——好像一副壓抑了什麼很久的樣子。

「喏，這樣上帝的詛咒就解除了。」

「謝…謝謝，骸大人。」柿本千種扯住好像快要瘋笑出來的城島犬的衣領，點了點頭之後便快步離開六道骸的眼前，畢竟打掃整座教堂可不是他的興趣。

——沒想到骸大人已經恢復記憶了。

「別謝，去飛一飛吧。」微笑著朝兩人揮揮手，六道骸低下頭來，一吻落在雲雀的髮間。

——但雲雀似乎覺得有什麼不對。

在迪諾家裡，雖然很模糊，但是他好像看見了什麼很可怕的東西，可怕到他不願意去想起來，頭一次，他開始覺得六道骸的懷抱很陌生。

……發生了什麼事？還有那兩個人不是應該死了嗎？他們應該是被吸盡鮮血而死去才

對，而且他方才明明在這裡殺死了一個吸血鬼，現在竟然連屍體都不見了，連血跡也沒有留下？

為什麼？還有那個羽毛拂過臉龐的感覺。

上帝的詛咒是什麼？為什麼要叫那些跟班克制一點？

一瞬間以為自己看錯的黑色光芒。

……

「——！」

雲雀被腦中閃過的畫面嚇了一跳。

迪諾的城堡，顫抖的自己，長著黑翅膀的六道骸，揪著他的頭髮，紅色的右眼在轉動……

「喏，我們去房間吧？那時候不是說好了晚上再繼續？」

放開雲雀，六道骸轉身就要領著他上樓，卻猛然被雲雀拉住了衣角。

「怎麼了？恭彌。」

「骸……你……你不是……人類……對吧？」

強迫自己從咬緊的下唇擠出這句話，雲雀聽見自己的聲音又開始顫抖。

聽說六年前上帝在附近封印了撒旦，也就是墮天使路西法，那時候他還記得整個城堡的

吸血鬼舉杯慶祝，因為吸血鬼最害怕的就是比自己更黑暗的生物。

「……你想起來了啊。」

淡淡的一句話沉重衝擊雲雀的內心。

眼前的人用一種愉悅到讓人感到冷漠的眼神看著自己，一種完全陌生的感覺竄進雲雀的全身，他倒退幾步，也許是因為六道骸的樣子沒有那麼可怕，所以他現在並沒有剛才的恐懼。

——卻有一種很討厭，他不認識的感覺。

「雖然因為神的惡作劇，我已經不是原本的樣子了，阿諾德，不過我一直一直都還是斯佩德喔。」一步一步逼近雲雀，六道骸笑著，展開了那雙黑色的翅翼：「我們永遠在一起吧。」

「你、你在說些什麼……？」隨著六道骸的接近而逐步後退，雲雀被逼到了牆角。

——這個人，並不是自己知道的六道骸。

「這可不行喔，阿諾德。」抓住雲雀的手，感覺他很明顯的要掙扎，但對力量解放的六道骸來說簡直就和蟲子的力度一樣，他詭譎的笑了：「該不會你要說只喜歡天使，不喜歡斯佩德吧？」

「唔……！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放開我！」手簡直像要被扭斷似的疼痛，越是掙扎，

六道骸就抓得越緊，這根本不是吸血鬼可以匹敵的力道，就算是自己也不例外。

「就算你不記得，就算過了兩千年我也認得出你的靈魂，想起來吧，阿諾……唔！」

——啪！

用力一巴掌摑到臉上，感覺卻像被爪子抓到般火辣辣的，六道骸被抓得暈頭轉向，愣了愣，看著雲雀發怒的臉龐，拱起身子像隻貓一樣，失望與憤怒交織的表情比哭還令人難過。

「我不認識他！我不是你的阿諾德！」

骸一怔，雲雀趁機掙開他的手。

像是一棒子狠狠把六道骸敲醒似的，雲雀銳利的眼神瞪視著他——但是骸認得出來的，而且他肯定自己沒有認錯，氣味一模一樣的靈魂，以及這張和阿諾德根本是同一個模子出來的臉。

「我叫雲雀恭彌！而我要的只有那個白痴六道骸！不是什麼斯佩德！」

——所以你醒醒吧，骸，不管你的記憶裡藏著什麼痛苦或悲傷，我只知道你現在和我在一起。

——而你的眼睛，也只能看著我一個。

※

「所以……我不跟你走。」

雲雀的身體顫抖著，眼神卻強而有力的正視著六道骸，沒有退卻也沒有逃避。

「……是嗎。」六道骸的眼神黯淡下來，嘴角勾起的笑意讓雲雀涼了背脊，以為六道骸要做出什麼可怕的事卻疏不知那笑只是對他本身悲哀的自嘲。

——原來，你已經不想看著我了。

「那麼，我們兩個…明天起就別再有瓜葛，好嗎？」

骸苦澀的望著雲雀，後者的眼裡閃過一絲驚愕，他只是害怕「墮天使」，並不是討厭「六道骸」，但當他想站起身否認時，六道骸突然狠狠扣住他的臂膀，湊到他的頸邊。

「所以…把你吸過的血，還給我吧。」

「什……！等…你明明是墮天使……」

「對，同時我也是撒旦，只要我說『想要吸血』……」甜美的聲音在雲雀耳邊低語，六道骸扯出笑容的同時，他的口中突然生出了尖銳雪白的利牙：「——我就能吸血。」

「不可以！吸血鬼的血不能吸……啊啊啊！」尖牙深深嵌入血管，比人類更濃的血液正從身體裡流失，對吸血鬼而言鮮血就是生命，六道骸這麼做無疑是要他死。

雲雀劇烈的掙扎，但是每觸碰到一次六道骸，他就覺得身體越來越無力，六道骸不只在

吸他的血，也在奪取他的力量，意識逐漸渙散起來，比被下了麻藥還更痛苦。

像站在死亡的橋樑之上，感覺活著，卻比死亡更加虛無。

——最後，他連自己的聲音都聽不到，只剩下最基本的生理反應。

「唔…哈啊……啊啊啊……」眼角流出淚水，隨著六道骸的每一次吸吮而拱起身子，可是實際上雲雀早就已經沒有了感覺，縱使額角繼續流出汗水，他也只剩下一個會動的軀體而已。

六道骸突然鬆開了口，癱軟的雲雀立刻倒進他的懷裡。

吸了四百公升就足以要了吸血鬼的命，明明只差五十公升，六道骸卻突然停了下來，那一瞬間他是真的想把雲雀弄死，既然不能一起走就弄死他，然後等待下一個千年他的轉生，但是他停下了。

「我殺不死你，恭彌……」他抱緊懷裡逐漸冰冷的身體，感覺自己開始發抖，然後從眼角流下他從來不知道的透明液體，光是看見雲雀的瞳孔失去光輝的樣子，他的心口就沒來由的一種揪痛。

從雲雀出現之後他才開始學會流血流淚。

在這之前他根本不算是活著，只是一個被上帝操縱的魁儡人偶，沒有心沒有血沒有感情

——而這一切，都在遇到雲雀之後他才開始擁有。

如果不是以阿諾德和斯佩德的身分，六道骸和雲雀恭彌能重新開始嗎？

「等待千年真的……太痛苦了……」

——所以，別再放我一個人。

※

三年後，晨光一如往常的降臨這間狹小的教堂。

很多破破舊舊的地方最近由於信徒的捐款，而開始重新整修，裡頭的神父總是笑盈盈的傾聽人們的告解，信眾說他的微笑向天使一般，讓人不禁想低頭祈禱，每次向神父告解完之後彷彿就得到了真正的救贖，教堂因此而聲名大噪，信眾們紛紛慕名前往，也讓這個偏僻的小鎮逐漸熱鬧起來。

「骸大人，工人問明天要不要連我們的房間一起整修。」城島犬張著人類看不見的淡黑色翅膀，手上抱著一大箱泡泡糖，向剛收拾完聖經的六道骸喊道。

「嗯？呵呵呵，好啊，不過整修你們的就好了，我的不必。」他輕聲笑著，背後是金碧輝煌的大十字架，純白的裝潢讓教堂的感覺明亮許多，六道骸掛著天使般燦爛神聖的笑容，這讓身為墮天使的城島犬很不舒服，但是無論如何，這個人是天使或是撒旦，都是六道骸，

都是他的救命恩人。

犬應了一聲之後就離開了，看來他真的對六道骸的改變感到很不舒服。

六道骸勾出一抹淡笑，關了燈緩緩步上樓，走向屬於自己的那間房。

——我也壞了嗎？竟然會服從上帝。

六道骸的唇角漸漸轉出邪媚，黑暗的翅膀在幽深的走廊敞開，黑羽毛飄散在空中，月光微微透進的窗口聚集了一大群惡魔，敬畏的聚在那裡，彷彿祈禱似的非常安靜。

六道骸的微笑不能使人類得到救贖，只會讓惡魔得到力量。

他輕聲笑了——在神聖潔淨的教堂裡飼養惡魔，這才叫對神的戲弄。

推開房門，六道骸卻突然愣住了。

小小的教堂來了個客人，三年前，他選擇繼續讓他活下去的客人——看起來似乎很沮喪的蹲坐在他的床上，聞到六道骸的味道，他才緩緩抬起頭來，仰頭瞬間的弧度看起來帶了點委屈。

他看著他，沒有逃避也沒有退怯。

「我這三年……去了很多地方。」那人緩緩的道，聲音出乎意料的平穩，聽起來卻比哭

還令人難過。

「迪諾帶我控制了法國國王，叫他抓了幾個教宗……可是喝他們的血我只會覺得想吐。」

——我忘不了你的血。

那人，雲雀恭彌的眼神，這麼對他說。

「…雖然我還是不知道你說的阿諾德和斯佩德是誰……」將視線從六道骸身上移開，低下頭，雲雀閉上眼，聲音小到像唸給自己聽的自言自語。

「但是，我想打從一開始，我應該——就是想和『六道骸』在一起的。」

六道骸淡淡的微笑起來。

微擰起眉讓他的笑容帶了點苦澀，他感覺得到自己是想哭的，而且是感動的想哭，原本應該是黑暗的聚集體，毫無感情的墮天使，此時此刻卻有了一種名為「愛」的情感。

——直到現在他才終於明白。

阿諾德是人類，不管是天使或墮天使和他都是不同世界的人。

他們不能碰觸，也不能相愛，人類是最容易被感染的生命體，天使被下了命令只能傾聽祈禱、拯救人類，卻不能侵入他們的心；而墮天使一但碰觸人類，脆弱的生命體便會很快就

邁向死亡。

——所以「他」踏入了黑暗世界，以非人類的姿態重生，成為了吸血鬼。

所以，「他」想見的人，並不是天使或墮天使，而是這顆心。

不管那顆心是聖潔是黑暗，不管是斯佩德是路西法或是六道骸，他的眼睛看著的始終是同一個。

「阿諾德是……兩千多年前，你的名字。」伸手撫上雲雀側臉，他笑道：「但你現在是雲雀恭彌。」

六道骸用力將雲雀摟入懷裡。

一樣的氣味，一樣的溫度，一樣柔軟的黑髮，一樣瘦弱的身子。

雲雀向他點了點頭，相隔三年，他終於又再次看見這雙異色瞳。

終於又有了凝視這個人的機會。

「……所以只要恭彌開口——我就叫『六道骸』。」

——即使那是上帝賜給我的，再諷刺不過的名字。

謝謝你，恭彌，謝謝你又回到我身邊。

雲雀閉上眼，六道骸的體溫比想像中溫暖，即便是冷血無情的吸血鬼，竟然也是渴望溫

暖的，他伸出手臂，緊緊環住六道骸的頸子，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就覺得他是溫暖的，他的血是溫暖的，懷抱是溫暖的，眼神是溫暖的，六道骸的全部全部都是他的渴求。

也許他們很早很早就已經認識了，但那些對現在的他而言一點也不重要。

——他要的只有「六道骸」而已。

「……雖然，你要我跟你走……但是，我們…不能像從前那樣嗎？」伸手劃破六道骸的側臉，輕舔汩汩流出的血液，他不自覺的又泛紅了雙頰，味道比從前更甜了。

或許會被你嘲笑太過天真，但是我真的耽溺在那樣的生活裡，你當你的神父，我做我的吸血鬼，教堂就是我們的家，偶爾跑來你這裡過個夜惹迪諾生個氣，裹著你的床單在你被陽光盈滿的小房間裡笑著打滾，把你的十字架或聖經丟著玩作為對神的嘲笑，肚子餓了就用力抱緊你，忘我的品嘗你甜甜的血液然後再一次跌到鋼琴上，讓神聖的教堂裡充滿了褻瀆的破音。

那樣子就好，就很開心。

雖然這麼說很草食動物，不過他說，他真的不討厭那樣的生活。

六道骸燦爛的笑出來。

「你想過什麼生活都可以，恭彌，只要你願意留在我身邊。」

眼裡的喜悅是真實的，幸福是真實的，快樂也是真實的，兩千多年來他再沒體會過的感覺重新復甦，雲雀為了他墮入黑暗之中，他為了雲雀等候了兩千年，他們終於能永遠在一起。

——所以要永遠在一起。

「誰讓你的血這麼好喝的，骸。」

「是恭彌你自己喔。」

他微笑著，讓雲雀咬破他的唇，燦著鮮血味道的甜蜜的吻，讓他的舌尖順著他微笑的弧度滑過。

「因為我的血液裡流著——對你，單純的、純粹的戀慕。」

雲雀終於對他笑了，絢爛的、耀眼的，閃閃發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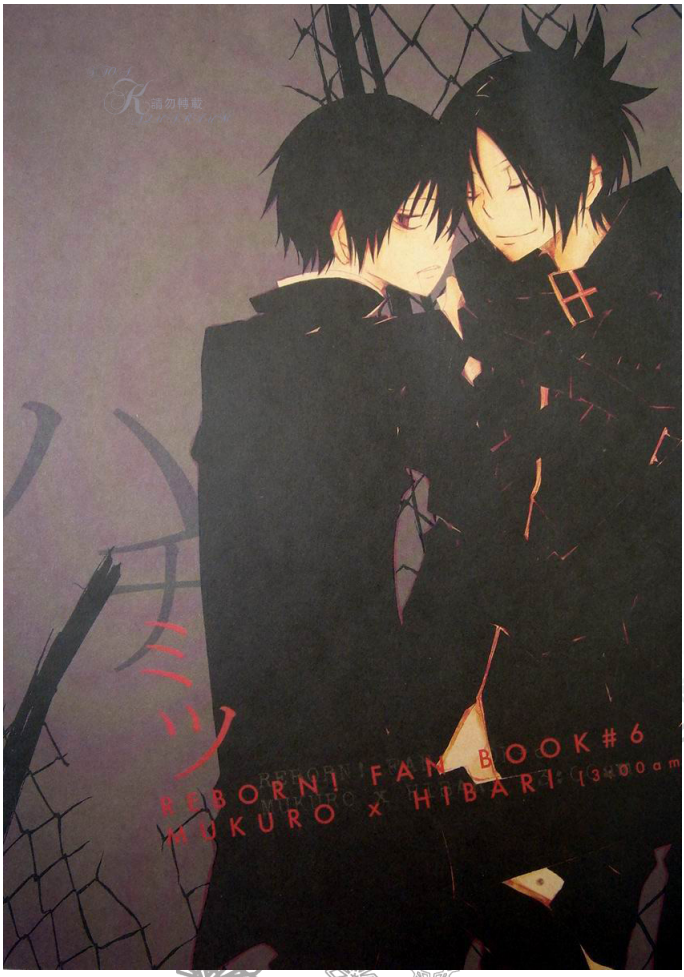
看起來比誰都像天使。

（完）

同人誌設定衍生

作者　チヒロツキ

《ハチミツ》



旅調

骸雲

旅調

2009年12月～2010年3月

自從《藍執事》完結以後，總是時不時想嘗試寫H文，因此後來完成的文都會有些H片段，以此為藉口四處取材，當時還未滿十八，偷雞摸狗的來更顯刺激感。

《旅調》、《咪》、《蜂蜜》還有《雙螺旋》這四部作品幾乎是在同一個時間創作的，各自完結的時間也相差不遠。這大概是我人生中最萌骸雲的時期了。當時擔任社團幹部時，社報上時常都會出現骸雲的插圖，6918四個數字總是巧妙藏在社報第一頁的左上角，這大概就是所謂的濫用職權吧ｗ

沙塵漫天狂舞，這一方寧靜的小鎮上一瞬間爆出前所未有的恐怖殺意。

金屬碰撞的擦響，人人都常去的酒吧如今大門深鎖，裡頭一群人驚恐的擠在窗邊。觀戰。

揮出拐子，揚起一風沙塵，快速的斬擊朝藍髮少年飛去，他幾個後空翻閃過，手中的三叉戟快速旋轉，突然噴出一道猛烈的火柱，兇狠直往對方攻襲。

而作為對手的黑髮少年也非省油的燈，他的身體如絨羽般柔軟，翻、閃、傾身向前，躲過火柱多次的遠距離攻擊，他以雙眼來不及追上的速度，一瞬間湊上藍髮少年的鼻尖。

突然，一陣爆炸。

酒館裡的人被這爆炸弄得看不清戰況，有些人在裡頭照常喝酒，而老板從容的擦拭酒杯。

簡直就像習以為常似的。

「喔喔，這次打得很猛喔！」

「又是旅者吧，這幫傢伙總愛亂來。」

「是沒錯，但是這兩個和之前的旅者水準有差別呢！」

「真是可憐，年紀還那麼小…」

「八成是被貧窮的父母送去當戰鬥武器了吧…」

喧鬧聲持續。

隨著一陣暴風，煙霧散開來，而站在暴風中心的是揮著拐子的黑髮少年。

距離他沒多少公尺的藍髮少年此時高舉三叉戟，一陣旋轉之後，烏雲彷彿被凝聚一般漸厚，一滴、兩滴，雨開始落下，接著迅即轉為傾盆大雨，少年勾出一抹笑。

酒館裡的人一陣驚奇。

雙方接著快速展開攻勢，雨打在兩人身上。

黑髮少年快攻，左、右、左、上、直擊，藍髮少年雖招招擋了下來，卻顯得有些難以應付，再一個直擊，藍髮少年向後退，對手的腳卻提早一步絆倒了他，他的眸裡閃過一絲驚訝，本能的揪住前方的物體——黑髮少年的領子。

砰通一聲，兩人一起跌進泥濘。

大雨讓藍髮少年的眼睛有些睜不開，他瞇起眼，黑髮少年正用冷硬的拐子抵住他的喉嚨。

雨下著。

「我贏了，今晚禁止騷擾。」他道，露出一抹微笑。

「好、好，我的恭彌。」

深深嘆了口氣，藍髮少年伸手按下黑髮少年的後腦，在他額上烙下一吻。

※

將被淋濕的斗篷拉平攤開掛好，他轉身，看著床上用純白毛巾胡亂擦拭頭髮的黑髮少年。

俊挺的眉微微擰起，上身赤裸的黑髮少年有一副略瘦的身材，骨感分明清晰，白皙的胸膛漂亮，腰身纖細誘人，鎖骨上還停留著透明的水珠，不免令人幾絲遐想。

感覺到異樣的視線，少年抬起頭，狠瞪了整理斗篷的他一眼。

「說好了今天禁止騷擾，六道骸，連視線也不行。」

被喚作六道骸的藍髮少年笑瞇瞇的偏頭，裝出一副不懂的表情。

「今天？不是說『今晚』嗎？我當然得好好把握時間囉。」話才說完，黑髮少年立刻狠狠一瞪，抽出身旁的拐子指向六道骸，而後者只是低笑著搖搖頭，指指自己的右手掌，笑容詭譎。

「別忘了你應有的分寸，恭彌。」

雲雀恭彌感到一陣惡寒。

他不悅的收起拐子，低啐一聲，緊緊的握住右手。

「我餓了，午餐呢？」穿上替換的黑服，扣上一顆顆白色釦子，恰與六道骸的白服黑釦成強烈對比，這衣服是六道骸替他選的旅者專用制服，倒是出乎意料的合身。

「請人替我們送來房了，擱在桌上。」指指落地窗前的圓桌，六道骸回以一抹笑。

雲雀站起身，一身墨黑與白色床單襯得顯眼。桌子上的午餐極為豐盛精緻，就連餐具都十分講究，他拉開椅子坐下，正要動刀叉卻突然停下了動作。

小巧的鼻子動了動，他回頭看著六道骸，表情平靜堪比雕塑。

「又是大吉嶺？」

骸微笑點頭，上前坐下和雲雀一起吃飯。

空氣暖洋洋的，雨過天青。

他們是旅者。

在哪個國家都受到歡迎，在哪個國家都受到歧視。

將最後一小塊奶油蛋糕放入口中，彷彿意猶未盡的舔去嘴邊的奶油，雲雀恭彌將叉子擱

下，選擇性忽視眼前那個從飯前到飯後一直用不正常的眼神盯著自己的六道骸，他望向窗外。

天空很藍。

「吶，你這次的行程呢？」暖洋洋的空氣彷彿在像他招手，但他仍先想到六道骸身為旅者的工作。

「嗯…原本是來和這裡的國王交流一下的，不過早我們到的一批旅者似乎已經被趕走了。」六道骸倒是不以為意的回答，攤開今天的早報指給雲雀看。

「應該是不想歸服我國的樣子。」

「哇喔，那批旅者的職業呢？」

「盜賊、商人、麵包師傅、勇者…都是些戰鬥力低的可以的職業……唔哇！」一拐子從六道骸的正面飛來，幸而他立即偏頭閃開，拐子砸中後方的衣櫃，深深陷進木材裡。

「怎麼了？別增加我的財政負擔好嗎？」

「你說勇者是戰鬥力低的職業是嗎？不知道早上哪一個『戰鬥力高』法師才被打得慘兮兮的呢。」勾出一抹危險的笑，雲雀湊近骸的鼻尖，冷硬的拐子抵上他的脖子。

六道骸本人倒是毫不畏懼的扯出一抹賤笑，往雲雀頰上偷了個香，再趁其驚嚇的瞬間奪

下拐子，這一向是他應付發怒雲雀的最好方法。

軟硬兼施。

「恭彌根本不需要在意職業的問題吧？」笑了笑，六道骸詭譎的異色雙瞳映著那抹訝異的身影。

「你又不是真正的旅者。」

「不要隨便和我調情。」雲雀蹙起眉，看似有些不悅。

冷冷的從骸手中抽回拐子，他知道六道骸在暗示自己該注意分寸。

也同時在暗示——雲雀恭彌的地位比六道骸低下一階。

六道骸是旅者，但雲雀恭彌並不是。

「好了，既然都吃飽了，就去做工作吧，恭彌。」站起身打了個呵欠，六道骸拉起自己的斗篷套上，褐色的舊布料如風帆飛揚，外頭的陽光正刺眼，他打開窗戶，華麗而完美的一躍而下。

「不跟來的話就丟下你喔。」

六道骸詭譎的異色瞳看向樓上的雲雀，他故作瀟灑的揮了揮手，轉身走人。

他知道雲雀恭彌最看不慣除了自己以外的高傲態度，也知道雲雀可能會氣個好幾天不回

他話，他們的旅程才剛開始一個月，六道骸不了解雲雀恭彌，雲雀恭彌也不了解六道骸，他們相處從來是因為自己單方面的強迫。

以能讓雲雀恭彌這只高傲如浮雲的鳥兒乖乖屈服於他腳下的強硬手段。

雲雀冷漠的看著他，隨即披上斗篷跟著跳下。

他，非常討厭六道骸。

※

「所以，我國國王希望能對貴國提出邀請。」六道骸彎身鞠了個躬，對坐在華麗大椅子上的國王說著。「希望您能成為我們的附屬國，包準對貴國百利而無一害。」

「百利而無一害？放屁！你們國王屢次只派旅者這種微不足道的角色充當使者，誠意何在？」一個長相肥胖類似豬公的胖子坐在王椅上，一邊啃肉一邊對六道骸咆哮。

「哇喔，微不足道？」隱隱的爆出陣陣殺氣，雲雀恭彌靠在牆柱上，不顧身邊那些盔甲士兵是否有拔刀的傾向，他冷笑一聲，令在場所有人皆三分畏懼，當然六道骸除外。

「微不足道的是你的國家吧？還有旅者願意踏上這塊土地就該偷笑了。」

「你……放肆！動手！」肥豬氣得惱羞成怒，其中一名士兵隨即將利劍抵上雲雀的脖子。

「呵呵呵，不得無禮喔，恭彌，國王陛下似乎真的會對你動手的，到時候情況會變得無

法收拾的。」六道骸轉身輕輕一笑，嘴角勾起的弧度極為燦爛。

「要是你流出了一滴血，我就毀滅這個國家。」

「你說什麼？！」

坐在王椅上的肥豬大聲驚呼，底下的士兵一陣騷亂，而雲雀始終面不改色。

他討厭六道骸，可是他知道他多麼寵溺自己。

「我不是在開玩笑的喔，國王陛下，要我當場殺了你也可以，毀掉這座皇宮也是易如反掌，所謂『旅者』的戰鬥力，您應該不會不知道吧？」笑得一臉燦爛，六道骸走向雲雀恭彌，後者身邊的士兵恐懼的倒退幾步，顫抖著將刀子放下。

「謝謝你的配合，士兵先生，我想你的刀子一定是對錯人了，是吧？」六道骸一笑，將雲雀拉近，後者踉蹌了幾步，一頭撞進溫暖的胸膛。

「我的恭彌可以在三秒之內殺光這裡的所有人呢。」

「胡說八道！來人！把這個滿口胡言的旅者抓起來！我國說什麼都不會服從你們的！」

國王一聲下令，眾多士兵蜂擁而上，高舉著槍劍往兩人的方向衝去，殺聲四起。

六道骸淡淡一笑，舉起雙手表示毫無反抗的意思

但下一秒，所有對準六道骸的槍劍全部停止了動作。

「你也差不多該歇業了，六道骸。」冷硬的銀拐抵住肥國王的太陽穴，雲雀恭彌低聲輕笑，沒有人看到他過去，也不知道他是怎麼過去的，當然，只有雲雀知道六道骸的右眼底印著「一」字。

「任務的內容怎麼一次比一次無聊呢？」

「要當上這裡的國王也是可以啦，恭彌。」六道骸輕笑：「只是我沒那個興致。」

因為旅者是自由的。

二十年前，強國——艾斯托拉涅歐，為了向外拓展武力，抓走了國內許多還未成熟的孩童。

這些孩子被迫接受各種不人道的訓練與折磨，活下來的就為國家戰鬥，做不到的只有死路一條，而培養成功的這批強悍的少年，被暗中送去各國作皇室的保鏢、仕女或奴僕，但內心卻被徹底改造成對祖國絕對忠誠，這些青少年徹徹底底的威脅到其餘國家的存亡。

然而，過了十年，這一切都開始變質了。

國家因為青少年人口急遽減少而開始衰弱，各國開始聯軍進攻，局勢陷入一片混亂，甚至進行人體改造加緊了培養戰鬥工具的腳步，但是這些新一代培養出來的少年的心智極為不

穩定，總是在被暗中送達目的地國家前就逃逸，每到一個國家就毀滅一個城鎮。

五年前，艾斯托拉涅歐崩毀了。

剩下來的戰鬥工具無家可歸，各國不是想殲滅就是想挖角，流浪在世界的角落，被稱為旅者。

只要掛出旅者的招牌，就一定有國家想要養他，於是開始出現了不是旅者的人，旅者的組成變得十分複雜，職業各有不同，有些水準特別高，有些卻十分低落，但每人至少會懷有一技之長，麵包師傅、鎖匠、鞋匠、畫師……沒有特別專長的一律都自稱勇者，世界掀起了一股旅者風潮，各地　突然出現了地下營業的旅者培訓班。

越是擁有強大戰鬥力的旅者越多國家爭著要，也有許多父母養不起孩子將他們送去培訓班，讓艾斯托拉涅歐的慘劇再次重演，許多小孩淪為戰鬥工具，旅者問題對世界造成極大的危害。

道德淪喪，經濟衰敗，國家關係緊繃。

由於其數量的龐大，旅者成了一種階層的代名詞。

兩年前，各國為旅者問題開會商量，組成了世界旅者管理協會，只要是旅者就必須穿上規定的制服，並向世界聯合政府登記，旅者成為一種高於奴隸，低於一般百姓，沒有國籍，

來去完全自由的階層，倚靠各國財力過著最低限度的生活，然而，在世人眼中，這些不過是一群靠各國政府飼養的遊民。

但對眾多旅者來說，只要能活下去就好。

旅者受國家歡迎，受百姓歧視。

只要出錢，旅者就會為你工作，毫無尊嚴。

六道骸又笑了。

燦爛的耀眼的詭譎的毛骨悚然的。

在肥豬國王下跪宣布服從，並確實簽上同意書蓋血印之後，他意氣風發的帶著雲雀恭彌離開。

「吶，任務又完成了，回國拿錢後去找下一個要收養我們的國家吧。」滿意的將同意書捲起塞進盒中，六道骸的斗蓬在風中輕飄，他根本不聽命於任何人，忠心耿耿對他而言沒有存在必要。

只要利用就好。

只要愉快就好。

「為什麼要執著於錢？你又不缺。」跟上他的腳步，雲雀接過盒子塞進懷中，低聲抱怨。

「對，我是不缺。」轉身低笑，六道骸的身影在逆光中顯得有些模糊，但雲雀彷彿能看見他笑得多猖狂，紅藍眼中映著自己的影子，閃耀著卻有一股諷刺。

「只是覺得這樣有趣多了。」

斂下羽睫，雲雀再也沒說什麼。

這事他也是幾個星期前聽說的，他和他相處的時間不過一個多月。

骸是艾斯托拉涅歐進行人體改造的戰鬥工具，也是至今唯一的倖存者。

停下腳步，雲雀佇立在沙塵中央，六道骸回眸望了他一眼。

他討厭六道骸，但是他知道他多麼在意自己。

「喏，抱我吧。」

「喔呀，我沒聽錯吧？還沒回到房間喔？」

「抱我，現在。」

六道骸笑了，假裝無奈的嘆了口氣。

他走回雲雀身邊，將他深深摟入懷中，彷彿他們回到彼此的第一次接觸。

暖暖的，令人安心的氣味。

記得那天的天空也和今天一樣蔚藍。

六道骸難得沒和身邊一群女人聊天上旅館，倒是呆呆的看著天空一反常態。

雲雀恭彌因為知道他要和女人上旅館所以氣得待在飯店，就算知道這是任務上的必要他還是醋勁大發的甩上房門叫六道骸死了都別回來，這樣的反應在六道骸眼中看作害羞而他本人還樂得很。

但問題是，他突然想放那群女人鴿子，就算他對女人一向都是來者不拒。

可是……那似乎是在遇見雲雀恭彌之前的事了吧。

碼頭傳出船的氣笛聲，六道骸閉上眼，風撩起髮絲難以形容的舒服。

那個時候，站在碼頭上，他是一個風流成性的旅者。

※

船笛聲催促著旅者們的行程，大批的旅者踏上航路，這裡的國王僱用了大批的旅者，要他們隨著這艘船到海那端的另一國探訪，並願意讓他們免費搭上這艘國內最豪華的客輪。

說白了，就是這一國厭倦了這些白吃飯的大批旅者，出了錢要他們死去別國再也別回來的意思。

六道骸在這群大陣仗的隊伍中抬頭仰望，海鷗和平的飛翔，人聲鼎沸。

貴族名流們率先上船，旅者們只能擠最底層的貨艙，但六道骸就是不一樣，他可以跟著貴族一起上船，享受最豪華的待遇，因為他有錢。

當然不是什麼正正當當以旅者為職業 ⊠ 來的錢，在這個階級分明的社會裡，奴隸就是奴隸，旅者就是旅者，平民就是平民，貴族永遠都是貴族，皇室一當可以當到死，後代八輩繼續當早就是三歲小孩都知道的事情，當然，階級越下層的越貧窮。

撇開完全沒有身分地位的奴隸不談，旅者可以算是最貧窮的階層。

六道骸是個盜賊。

他自稱，是個優雅的盜賊。

乘客魚貫登船，氣笛聲再次鳴起，船漸漸駛離港口，碼頭上有人在揮手，有人的手帕被海風吹走，有人難過的痛哭，大概又是什麼愛人分離的場景，六道骸笑吟吟的在甲板上俯瞰。

沒有什麼原因，他向來都是掛著笑容的，但笑容是真是假就不得而知了。

看起來像是公關一樣的水手們向乘客敬禮，有的人甚至握手，有人微笑致意，名媛們到也十分有禮貌，如果是鄉下的村姑或是一般的姑娘見到這些帥得讓紳士都想狠狠掐死他的水手一定是花痴尖叫聲連連，但名媛們大多只是敬禮，或微笑著揮手。

這就是豪華客輪的品質。

六道骸走在這條兩列帥哥排出的道路上，眼神不經意的搜尋幾個可以捉弄的傢伙，眼角的余光懵然瞥見的最末端的水手。

但應該也不是水手，他穿的衣服是筆挺的西裝。

一頭隨性的黑色短髮隨風飄逸，尖瘦的下巴突顯他的帥氣，但他很明顯的沉默著，不揮手不致意不微笑，連別人搭話也不理，根本可以說和木頭沒有差別。

六道骸差點就要以為他是人型看板，若不是那股濃烈到讓人避他三尺遠的殺氣隱隱溢出的話。

但他只是多看了這位沉默型的公關一眼，隨即離去。

應該只是公關吧，也不是什麼值得多在意的人。

走了幾步，六道骸又忍不住回頭多看了他幾眼。

他承認自己是不在意，應該是不在意，只是那個身影吸引著自己。

不是因為自己對一個男人產生興趣，只是因為這個人的氣味比較特別，對，只是這樣而已，想到這裡，六道骸趕緊搭了一位年輕貌美的女性，掛出燦爛誠懇的笑容，邀她晚上一起參加宴會。

而少女羞怯的點點頭，答應了他的邀請。

晚宴上的演奏是這艘船有名的原因。

聽說每週六的晚宴上更是人滿為患，只見管絃樂團演奏著曲子，舞池中有人在跳舞，刀叉碰撞聲此起彼落，有人在乾杯，談天聲將晚宴的氣氛炒得熱鬧。

早上搭訕的那位金髮美女向六道骸走來，她穿了件低胸的紅色禮服，很是耀眼，可以稱得上是絕世美女，她優雅的坐下來和六道骸聊天，點了最為昂貴的紅酒，而六道骸明白這位小姐對自己的好感度明顯激增，像這種貴族的千金大多都是沒談過戀愛的，遇到男人假裝矜持，其實自己心裡興奮的很。

他淡淡一笑，知道全場有不少人的目光都在盯著他們。

「那位不是伊斯帕家的第一千金嗎？」

「真的呢，她旁邊那位先生是誰？長得真帥氣。」

「先不提帥不帥，伊斯帕家的老爺不是要將女兒嫁給第七王子了嗎？」

「哇啊，那麼這不就是在粘花惹草……」

「……」

「……」

交談的內容大概有八成都進了六道骸耳裡，他見對面的伊斯帕小姐聽到這些閒言閒語心情似乎非常低落，連忙勾起完美的微笑，道：「小姐大可不必理會這些傳言不是嗎？流言蜚語永遠都是從小人口中傳出來的，伊斯帕小姐又何必和小人計較呢？」

聞言，交頭接耳的人羞赧的低下頭。

伊斯帕小姐笑了出來，六道骸知道自己的好感度又上升了不少。

他低低輕笑，釣女人果然比釣魚有趣，要引上鉤果然需要甜言蜜語。

倏地，燈光暗下。

談話聲瞬即停止，舞池上的人匆匆回位就座，酒杯擱了下來，還在吃飯的人停下刀叉，晚宴在一瞬間變得安靜異常，熱鬧的氣氛消失殆盡。

「週六固定的演奏要開始了。」伊斯帕小姐傾身向前，悄聲道：「就是這個音樂家讓這艘船名聲大譟的，不少人都是慕名而來的呢。」

「音樂家？」

「對，沒有名字的音樂家，很多人甚至聽過他的演奏，卻連他的長相都不知道呢。」

聽過演奏卻不知道長相？

六道骸蹙眉正要提問，突然，一個完美的小提琴音從他身後悠揚而出。

觀眾們立即一片喝采，六道骸駭意的回頭，燈光立刻刺得他睜不開眼睛，燈光就打在自己的身邊，而他竟完全沒感覺出身邊有人的氣息，那個人黑色的身影猛然撞入他的視野，像一道救贖。

小調的低音綿綿長長。

在場許多人都閉上了眼睛，醉心的樂音讓他們都像是被下了蠱，六道骸的意識朦朦朧朧的，感覺全身都順著音樂的節奏而起伏晃漾，平和而，憂傷的，多麼美妙的音色。

像是在結在葉緣，落下前成冰霜的水滴，緩慢而優雅的，又像涼涼的晚霞，在太陽消失在地平線之前凝結成風，深刻的沁進心坎，六道骸的眼淚落了下來，停留在頰上一顆透明色的珍珠。

第一次，他感到自己的心情竟然被人左右。

奏者緩緩步下台階，雖然緩慢憂傷又不至於讓人入睡，在樂曲終結之前他彎身敬禮，接著是一道完美的長音，最後用力一劃，簡單而強烈的短音讓所有客人猛的回神，六道骸朝四周看了看，發現每個人的臉上幾乎都留著淚水，掌聲歡天雷動。

然而奏者什麼也沒再說，當然也沒有安可曲，敬禮，下台，走人，快得連六道骸都看不清他的容貌。

「很厲害吧？」伊斯帕小姐用手帕輕輕擦拭眼角，傾身對六道骸道：「每一次都是即興演奏呢。」

六道骸愣愣的應了話，管絃樂團又繼續演奏，那個神祕奏者出來的時間不過短短三分鐘，卻印象深刻令人難以忘懷，也難怪貴族們接下來的談話內容都不外乎那個奏者，可惜的是六道骸根本沒看到那名奏者的長相，就連他是男是女，是中年是老人都不知道，但六道骸猜測應該不會是個年輕人，如果年紀輕輕就這麼會拉小提琴，又何苦待在這座船上，而不去為王室演奏呢？

接下來他都不記得自己談了些什麼，只是隨口敷衍幾句，腦中一直盤旋不去的，是那道醉人的琴音。

距離下傳還有兩星期，下星期他發誓絕對要看見奏者的身影。

從自己身邊出場的人自己竟然看不清楚，對一向機警六道骸而言真是一大恥辱。

他漫步踩回房，房間位於走廊的最盡頭，裡頭的設備十分豪華，一張圓形大床，浴室就在房內最裡邊，有好幾個大櫥櫃可以放置旅客的行李，六道骸環視四周，這樣的房間用兩星

期一定不是問題，不過就是櫃子似乎太大了點。

咚叩。

響亮的撞擊從門口傳來，六道骸挑起眉，這時間哪還會有人來找他，除非是那些看自己極度不順眼的旅者找上門來算帳，不知為何他六道骸就是經常被人找碴，旅者有錢又沒什麼錯。

咚咚！

「來了。」

六道骸不以為意的走向門口，憑空幻化出一把三叉戟，敲門聲越來越急促。

甫一開門，他立刻被一個黑色身影撞開。

正想著是怎麼回事時，門又立刻被關了起來，鎖住。

那個人鬆了口氣的坐到地板上，門外傳來咚咚咚的敲門聲，幾個粗啞的聲音大吼「我知道你在裡面！給我滾出來不要打擾客人！」六道骸還錯愕著，那人跪下來突然抱住自己的雙腿。

他有著一頭墨黑的髮，原來筆挺的西裝變得凌亂不堪，純白的手套沾了點血，他全身都在顫抖。

「……不可以…我什麼都做……別打開門……」

六道骸默默不語，照理來說旅者的名聲已經夠壞了，不應該再去插手船上大小紛爭——但是既然名聲都已經壞了，就壞到底又何妨呢？況且六道骸本來就是個盜賊，壞事不差這一樁。

他將男人打橫抱起，他驚呼的一瞬間他看見了他的臉孔，服裝讓他整個人看起來老氣許多，但他確確實實是個十來歲的少年，六道骸微微一笑，打開櫥櫃將他放進去，又將旅者的斗蓬脫下來，讓少年拿著，對他比了個「噓」的手勢，六道骸關上櫥櫃門，打開窗戶，窗戶外是甲板。

門外的敲門聲越發急促，六道骸將頭髮弄得凌亂一些，猛的打開門，門外七、八個魁武的水手差點全都跌進來，嚇了一大跳，六道骸怒目嗔視著他們。

「幾點了不會看錶啊！這艘船的待客之道是這樣的嗎！」

水手們被突如其來的大吼嚇得縮了縮，六道骸的眼神像要殺人放火。

但其中一名水手鼓起勇氣，拿出一張相片遞到六道骸面前。

「對不起，我們這個船員剛才闖進了這間房，特別過來看看，請問有見過這樣的人嗎？」

水手恭敬的敬禮，六道骸看向照片，確實是剛才那個少年，看來他果然在被追。

「你在說笑嗎？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人進……」搖搖頭，他語氣不悅的往後一看，隨即驚呼了一聲：「天啊！窗戶是什麼時候開的？我從來沒開過窗啊！」

幾個水手們立刻明白那個人大概是從門口闖進來，從窗戶跳出去甲板了，連忙敬了禮，拿回照片往別處去追，六道骸甚至聽見有人一邊說著什麼一定要讓那臭小子知道敢嗆俺就要付出代價，然後一邊摩拳擦掌的往甲板方向跑去。

六道骸關上門，又加上層層幻覺的封鎖，包準用萬用鑰匙都進不來，接著走到窗邊，把窗戶關起來，鎖死，這才看向少年所待的那個櫥櫃。

裡頭傳來微弱的呼吸聲。

「已經沒事了，出來吧。」

一隻顫抖的手推開了櫥櫃，身體卻遲遲沒有出去，反倒是六道骸的斗篷先掉了下來。

少年大口大口的喘著氣，昏倒在衣櫥裡，六道骸大吃一驚，連忙把少年抱出來，他全身都散著高溫，卻沒有流出半滴汗，手腳無力，虛弱的攤在六道骸懷裡。

「……被下藥了？這艘船上水手的品味還真是差勁。」退去少年的西裝，厚重衣服底下的他瘦弱得可以，一身白皙的皮膚因為高溫而呈現淡淡的粉紅色，六道骸將他放倒在床上，少年痛苦的呻吟。

「忍耐一點，我去找藥。」他輕觸少年的額頭，後者迷迷濛濛的睜了眼，含糊的應了一聲，六道骸這才打開行李箱，身為一個旅者，藥物當然是必備品，身為一個法師，醫藥學更是專精，六道　骸打開行李箱，拿出一隻針筒。

首先要確認的就是少年被下了什麼藥，他將少年右臂的袖子捲高，順便脫去了手套，將針筒對準靜脈的前一刻，他在少年的掌心看見了不可思議的東西。

「喔呀……這還真是有趣，原來是戴手套的原因嗎？」

他輕輕一笑，針頭刺入少年的血管，抽出鮮紅的血液，少年「嗯」了一聲，聲音好聽悅耳。

「不如就讓你，成為我的人吧……」

※

雲雀恭彌被大吉嶺的清香喚醒。

他蹙了蹙眉，緩緩睜開沉重的眼皮，感覺陽光照在自己身上暖暖的，室內聽得見湯匙攪拌的聲音。

「唔……？」

挪動手指，床舖很軟，敢說他還沒睡過這麼舒服的床。

但是……這裡是哪裡？

「喔呀？你醒啦。」

陌生的聲音傳進耳裡，雲雀轉個頭，看向聲音的來源。

那藍髮的男人……不，看起來十六歲左右，是個和自己年紀差不多的少年，正坐在竹藤編的高腳椅上，漫不經心的攪動手中的大吉嶺，陽光將他的身影暈的有些模糊。

雲雀瞇起眼對焦，視線逐漸清晰，少年正以一種玩味的眼神看著他。

「怎麼…？這裡是哪裡……？」他咕噥了一聲撐起身子，少年將手中攪拌好的大吉嶺遞給他。

「不記得了嗎？也難怪，你昨晚可是中了毒呢。」少年輕聲笑道。

——猛的，他回想起所有事物。

昨天在晚宴結束後回去喝了杯茶，卻覺得茶杯好像有被人動過，就在他一口將茶喝完的剎那，　那些平常看自己不順眼的傢伙全都衝了進來。

雲雀記得那時候的自己變得完全不像自己，意識逐漸模糊了起來。

他肯定是因為茶裡被加了什麼東西，否則他們平常才不可能那麼猖狂。

那些人……好像是想脫下他的手套，看看他的手掌是什麼印記。

該死，不知道是哪個傢伙洩的秘。

雲雀拼命掙扎，聽到他們似乎是想先上了自己在看印記，他記得自己當下拼命的掙脫那些人逃走。

然候他一路跌跌撞撞的逃著，跑進了客艙，只知道逃到盡頭已經沒路了，他用力敲了最後一間客房的門，門打開，模模糊糊有個人影出現在他眼前，這個人抱他起來，把他放進櫃子裡，遞給他外套，然後……

雲雀的記憶就斷在這裡。

總之他應該是被這個人給救了。

低頭看著自己的手，白手套還安然無恙的套在手上，讓他鬆了口氣。

但他錯過了眼前這名藍髮少年眼裡閃過的詭異神色。

「先把茶喝了吧，身體會比較溫暖。」少年笑道：「你叫什麼名字？」

「雲雀，雲雀恭彌。」

直覺眼前的人應該是無害的，雲雀把名字告訴了他。

「好聽的名字。我是骸，六道骸。」

雲雀眨眨眼，看著六道骸。

這個人笑得很燦爛，從來沒有一個人會這樣對他笑過，就好像他們是對等的。

大吉嶺的清香漫入鼻中，他低頭啜了一小口，意外的好喝。

「昨晚，是你救了我的吧……」

「對，大概是那些人給你下了毒吧，不過我已經幫你解毒了，放心。」

「解毒？」

「對。」六道骸微瞇起眼，單手托著頭，饒富興味的看著他。

「我稍微抽了點你的血，原諒我不經允許拉開你的衣服。」

「無所謂，反正也沒什麼好看的。」雲雀不以為意的說著，又啜了口茶。

好看的可多了呢……

六道骸微微一笑，早都幫雲雀穿回去了，他哪知道自己究竟看了什麼呢，這個人還真是沒有防備心，對陌生人給的飲料也照喝不誤，雖然自己也沒有多加什麼進去就是了。

「謝謝招待，我要回去了。」將茶杯遞給六道骸，雲雀淡淡的道：「這個恩情我來日必報。」

說著，他從床上坐起身，拉整襯衫扣緊皮帶。

而六道骸只是笑吟吟的看著他，沒有挽留，什麼話也沒說，雲雀開始覺得這個人有點可

疑。

「雲雀恭彌。」

終於等到雲雀走到門前拉開門把，六道骸叫住了他。

他淡淡的回眸，連頭也只轉了五度，佇在原地等待這位救命恩人的下一句話。

「你可要好好的記住我喔，不管是這個房間……或是，我的笑容。」

噁心斃了。

雲雀當下只沒好氣的翻了個白眼，從來沒聽過有人說話可以這麼噁心，他只淡淡的點了頭，離開房間帶上門，然後發誓絕對不要再來找這個詭異的變態。

本以為六道骸應該是個無害的人，結果證明自己大錯特錯。

※

雲雀拐個彎，走到甲板上，立刻看見了昨天的犯案者之一，那名粗壯的水手正在鞭打奴隸。

他惱怒的勾起一抹笑，握緊懷裡的拐子，向那名水手走了過去。

「早安，多倫斯先生。」

那水手看見他很明顯的抖了一下，揮揮手示意傷痕累累的奴隸趕快走，隨後裝出迎人的

笑臉。

「早、早安，音樂家先生。」

雲雀點點頭，隨即挪了個位置，擋住有可能看向這邊的視線，抽出了懷中的拐子。

水手臉色大變，立即丟開鞭子在雲雀面前跪下求饒。

「對不起！音樂家先生！對不起！昨天喝了酒被沖昏了理智！這一切都是山姆提議的！藥也是他拿來的！跟我完全沒有關係！饒了我吧！求求您饒了我！」

這艘船上除了船長和一名燒炭工之外，沒有人知道雲雀恭彌的名字。

大家都叫他音樂家，甚至沒有任何人敢給他起綽號。

雲雀笑了。

揚起唇角一個危險的弧度。

「——求饒對我是沒有用的。」

※

把昨晚作亂的傢伙一個個找出來處理掉，船員們都知道這個音樂家絕對惹不得，不僅船長把他當作寶一般的捧在手心，如果沒有這名音樂家，貴族名門根本不會願意來搭這艘船，他們很快就會被競爭對手幹掉，也多虧了這名音樂家做為鎮船之寶，這艘船至今才會生意興

隆。

千萬億萬也買不走的音樂家。

不知有多少貴族甚至王室想出錢買，都被雲雀恭彌拒絕了。

因為他有絕對不能被買走的理由。

處理完惹毛自己的船員之後，雲雀走去演奏廳。

路上他看見幾個公關和美女們陪笑陪酒，那些男人們的手掌上都有著高階水手的印記，那是船上用來辨別的烙印，不，不僅在船上，在全世界都通用，一個烙印代表的可能是專業，也可能是身份。

雲雀走進空無一人的演奏廳裡，坐上鋼琴椅。

拉開手套，攤開掌心，他半垂下眼簾。

手掌上黑色的烙印，看起來像一個人被重重的錨所壓。

折磨他十五年的烙印，這錨一直以來壓得他好痛。

——雲雀恭彌是一個奴隸。

他曾經是個被船客遺棄的嬰兒，燒煤碳的老人膝下無子，便祕密的養了他，而這一養，

就是十年。

後來雲雀的存在被船長發現，他展現了前所未有的音樂才能才讓自己有一個容身之處，船長把他當作搖錢樹，為了避免他逃走，給他烙下了奴隸的記號。

一但他是奴隸的事實被發現，他將失去音樂家這個頭銜，像個普通奴隸一般被全世界凌虐。

他低下頭，仔細端詳這個記號。

被錨所壓的人、被世界貶低的奴隸……雲雀的視線在那錨的正上方停住。

他不敢置信的瞪大眼。

那竟是一個笑臉符號，看起來是用原子筆畫上去的。

「怎麼可能……誰？到底誰偷看過的……啊。」

——原諒我不經允許拉開你的衣服……

——可要好好的記住喔……我的笑容。

雲雀恭彌憤怒的站起身，鋼琴發出一聲巨大的破音。

理智被怒火給淹沒，他竟然沒發現那傢伙詭譎笑容裡的涵義。

「那個男人……！六道骸！」

※

周日的宴會沒有周六的晚宴來得熱鬧。

客人多窩在房哩，或者在甲板上看星星，少了那個奏者的演出，周日的宴會顯得乏善可陳。

六道骸向幾個船員打聽了雲雀恭彌這個人，卻完全得不到半點情報，就連副船長也搖搖頭說不認識，一整天他跑遍了船上船下卻什麼也沒問到，直到他找到了一個老得不像樣的添煤工。

「啊？雲雀恭彌？你是說恭彌嗎？」

「對，關於他的事情您清楚嗎？像是興趣和性格之類的。」

「什麼？他的姓？」老人揚起眉，看來是有嚴重的中聽。

「我說他的個性！」

六道骸拔高音量再說一遍，鍋爐運作發出的巨大聲響蓋掉了他大部分的聲音，但老人總算是聽懂了。

「那孩子很勇敢啊。從小就懂得痛打奧客了，也不怕其他大人修理，而且很喜歡音樂。」

「音樂？」

「對！奧德利那死兔崽子看重他的才能，竟然逼他變成奴隸！」

「奧德利是誰？」

「啊？」

「我說奧德利是誰？」他再次加強了語氣。

「船長啦！老不死的癩蛤蟆！說什麼沒有名字的音樂家是一大賣點連名字都不肯承認！」

沒有名字的音樂家？

六道骸揚起嘴角，唇角一道妖冶的弧度。

他沒自信能再和老爺爺溝通下去，這樣下去不是嗓子啞掉就是耳膜破掉，便走上甲板向幾個水手打聽這位『音樂家先生』住在什麼地方，用幾枚金幣買來的情報是他住在倉庫隔壁的一個小房間。

——真是悲慘的奴隸呢，真想看看那副自尊心受人踐踏之後會是什麼樣的風景。

六道骸輕輕笑著，走到了倉庫旁，果不其然有個小門在那裡，這看起來並不像是「房間」，正確來說還比較像「儲藏室」，只比旅者住的還要高級一點，和客艙的房間又有天壤之別。

裡頭是暗的，六道骸靜悄悄的開了門，開燈。

——收回前言，這裡只比「廁所」還大一點點。

大約兩坪，沒什麼東西，連床也沒有，只有折好的被單，感覺卻挺整潔的。

而且有淡淡的香味。

六道骸頗有興趣的環視四周，牆角排列整齊的書本都是樂譜，視線往旁邊飄，橫笛、豎笛、單簧管、低音大提琴、大提琴、中提琴……敢說光是這些樂器就佔掉的他睡覺大部分的空間，不知道他是不是會抱著樂器一起睡，六道骸的目光停留在一把小提琴上。

「果然是你。」他低聲輕笑，拉開琴套，古老的琴身泛著光澤。

是昨晚那個奏者所拿的提琴

「我越來越想得到你了……雲雀恭彌。」

※

十點整，周日的晚宴也結束了。

六道骸假裝若無其事的走回房間，路上他遇到了想找他聊天的伊斯帕小姐，卻一點也沒有多看他一眼的意思，腦中徘徊不去的只有雲雀恭彌的身影——他從來沒對任何一個人有這樣的感情。

對這隻可憐的鳥兒該怎麼辦呢？該折斷他的翅……

他猛的煞住腳步。

雲雀恭彌靠在他的房門口，冷漠而凜冽的視線惡狠狠的瞪著他。

六道骸笑了，彎起一道詭譎的弧度。

——就知道你會回來的，記住我的笑臉了吧？

他假裝什麼也不知道的拿出鑰匙開門，淡淡瞥了雲雀一眼，刻意裝出疑惑的表情——但在雲雀恭彌眼裡看來簡直是莫大的挑釁，他二話不說跟著闖進六道骸的房間，冷冰冰的拐子直架上他的咽喉。

從來沒有哪一個人可以讓他這麼生氣過。

「怎麼了？你心情很不好喔。誰惹著你了嗎？」

「明知故問！」

「喔……」六道骸假做困惑的歪頭，扯出一抹笑：「該不會是因為我沒把西裝外套還你吧？」

雲雀氣紅了臉，加重手中拐子的力道。

他直接脫去手套，右手掌湊到六道骸的鼻前，除了船長和養父之外，看過這個印記的傢

伙通通進了棺材，他相信六道骸也不會成為例外。

未料六道骸根本沒有詭計被戳破的慌張，也沒有性命被威脅的恐懼，只是抬頭繼續為笑看著雲雀。

「然後呢？」

——然後呢？問得雲雀啞口無言。

然後還能怎樣？不就是殺人滅口嗎？難道他覺得看到這東西根本是理所當然？以往遇到這種情況他早該一拐子抽過去了，但是六道骸的反應讓他動不了。

「你……知道這個記號代表的意思嗎？」

「我知道啊，我知道。」六道骸垂下眼簾，輕撫上雲雀的臉龐，那一瞬間雲雀覺得骸的眼神閃過一絲悲哀——就好像他感同身受似的。

然後他才發現，六道骸身上的衣服是旅者的制服。

僅高於奴隸的低階遊民。

雲雀猶豫了一下，稍微收回了手中的拐子。

——但這一秒的疏忽就足夠了。

六道骸的手臂猛然扣住雲雀的脖子，用力一個轉身，他被他壓到了床上。

熟練而毫無破綻的擒拿術。

「我知道的，雲雀恭彌。」六道骸扯出一抹猖狂的笑容，注視著雲雀錯愕的淡藍眸子。

「你是奴隸，世界上最低等、永遠都無法翻身的卑劣賤種。」

「你……！」

他這一輩子都不想去承認的事實被六道骸惡毒的攻擊。

而且，他絲毫沒有反抗的餘地。

「喔呀，你害怕承認嗎？害怕被我公開才想來殺我對吧。」

那該死的狂妄語氣毫不留情戳中雲雀的心事，一字不差猜得甚準。

——害怕，雲雀確實是在害怕，所以他用暴力想徹底掩蓋，但這樣的行為在六道骸眼裡看來實在太過明顯，也太好戳破，當然也就更好操弄。

「混…蛋……！」

「我混不混蛋這回事待會兒再說如何？我只想知道你要付出什麼代價來收買我。」

收買？雲雀愣了愣。

他從來沒做過這種事，頂多抄起拐子痛打對方一頓赤裸裸的威脅，但現狀而言他根本不能、也不可能靠暴力脅迫六道骸這個人。那他要怎麼辦？靠什麼收買？

錢？女人？雖說識時務者為俊傑，但他壓根不知道怎麼去收買這個什麼都不缺的傢伙。

雲雀瞇起眼，惡瞪著六道骸，看見這個人的右眼是恐怖的血紅色。

他頭一次被人威脅。

※

「你需要什麼，我會盡量給你。」

雲雀恭彌確信自己幾乎是咬牙吞下滿腔的怒火才擠出這句話。

那雙異色瞳俯視著自己，從來沒人敢這樣看他沒人敢這樣和他說話，六道骸破了他所有的紀錄，雲雀在心裡下定必把這傢伙碎屍萬段，敢惹毛他的渾蛋絕對不會有好下場。

六道骸沒有開口要錢、沒有要女人、沒有要求任何東西。

權力、名利。那些他都不需要。

「我想要的，你現在肯定給不出來。」他淡淡的吐出這句話，勾起的唇角宛若妖精，詭異的雙瞳嘲笑般的看著身下拼命想掙扎的精靈，他甚至覺得自己現在就能捏死他。

——甚至是玩死他也不一定。

「只要是我有的我就會給你，少給我得寸進尺！」以為六道骸想要的是什麼無價之寶，怒火中燒的雲雀惡狠狠的瞪向六道骸，毫不畏懼的迎向那雙異色的眼。

「……樂器除外。」他淡淡的補上這句，六道骸笑了。

「呵呵呵，我不會要強人所難的東西的。」他輕聲笑著，就先從簡單的地方開始下手好了，六道骸加重了束縛雲雀手腕的力道，後者吃痛了一聲。

「嗯……在我下船之前，你就當我的奴隸如何？」

「少開玩笑！誰當你的奴……唔啊！」

手腕被施以的壓迫逐漸加重，六道骸是認真的，不答應的下場不是脫臼就是骨折，或者，整根骨頭被捏碎，到時雲雀別說身分究竟是奴隸還是音樂家了，根本連琴都拿不了。

「你有的東西才會給不是嗎？我要的應該很容易達到吧？」

六道骸加深了笑意，看著身下的雲雀滲出冷汗。

不只是自尊和自由而已，他要的是雲雀恭彌這個人，從身到心，全都是為了他的佔有而存在的。

「唔……！我知道了！快放開！」倔強的撇開頭，六道骸立刻鬆開他被勒得瘀紅的手腕。

但下一秒，骸立刻偏頭，閃過雲雀一個拳頭。

在他稍揚起唇角得意的剎那，銀製拐子卻猛然呼嘯過他的耳邊，削去他幾縷藍髮。

「喔呀喔呀。」

稍稍瞪大眼，六道骸看著停在自己咽喉前的拐子微笑，看來雲雀恭彌比自己想像中還不好惹。

「不給致命一擊嗎？」

「約定就是約定。」收回拐子，雲雀惡瞪著他：「這兩星期內你是我的主人。」

太天真可是會要了你的命的。

因雲雀的單純而揚起嘲笑的弧度，六道骸傾身向前，湊近雲雀的鼻尖。

「那麼，你聽過奴隸是怎麼立誓的嗎？」

「立誓？」

「對，在臣服於主人之前也會有的儀式。」

雲雀瞬間氣紅了臉。

——發誓臣服於主人的奴隸，必須在主人的面前下跪，並親吻其主人的腳趾。

「少得寸進尺……！」

「我沒逼迫你喔。」六道骸玩味的笑著，眼裡藏著鬼魅：「只是不誓約的話，我就不知道你說的到底算不算數了，這樣的話你是奴隸這件事……」

「我做！我做行了吧！」惡狠狠的瞪向六道骸，後者只是聳肩回他一個燦爛的笑容，雲

雀逼自己吞下所有怒氣，在這裡他不一定能打贏六道骸，要是殺了人肯定又會被船長凌辱一番。

與其被那個詭計多端的賤肥豬羞辱，說不定在這裡被應該是人模人樣六道骸糟蹋還好些。

至少，後者不會在他身上多烙下一個奴隸印子。

他下床，在六道骸的面前跪下。

沒做過這種事，雲雀疑惑了一下，六道骸的腳算是漂亮迷人的，但他現在是應該要像騎士親吻女王手背那樣就好了嗎？還是要像親吻教宗的戒指那般？

在他決定以前，六道骸用腳抬起了他的下巴。

「對了，我忘了告訴你，恭彌。」

「不要直呼我的名字。」

六道骸對他笑了笑，雲雀能感覺那混帳正用腳趾摩擦他的臉龐，一種不舒服的噁心感傳上，但他所能做的只有忍氣吞聲，把事情搞大並不是明智之舉。

尤其是在六道骸面前。

「你不知道嗎？我的誓約方式跟別人不太一樣。」

「誰會知道。」

雲雀被越逗越惱火，這讓六道骸更加滿意。

果然要看見這個人不服輸的表情，他才會感到安心，雖然這種感情很莫名。

他放下腳，毫無預警的將身體前傾往雲雀身上倒去，那一瞬間他瞥見雲雀眼底閃過一道訝異的神情，接著，又一次，他再次將他按倒在地板上，旅者的斗蓬在空中飛揚，蓋到他們身上遮住的雲雀的表情。

——他在雲雀唇上點下了吻。

起身的時候他看見他呆滯震驚的表情。

但是雙頰泛著淡淡紅暈的樣子意外可愛，六道骸勾起了滿意的唇角。

※

「音樂家先生，今天的晚宴有客人找你！」

一聲吆喝從甲板上傳來，雲雀稍稍抬起眉，解決了手邊幾個方才還在船上鬧事的旅者，在船上兼任保鏢是船長要求的工作之一，海風拂過面龐帶來鹹鹹的味道，他瞇起眼，不自覺的撫上唇。

那個吻。

雖然在船上是有看過有些礙眼的情侶舌吻，不過他只有看過男人和女人做這種事，由於船上多是貴族名流出身的人士，至少都會拿個扇子什麼的遮住，他長這麼大還沒看過有人把對方撲在地上還硬稱是奴隸誓約的吻法，竟然還是男人跟男人，而且最該死的是那個「對方」就是雲雀自己本身。

「原來這種事也可以和男人做嗎……？」從小沒受過教育，雲雀別說是什麼知識和性觀念了，連字也不會認，只會看譜、演奏樂器還有打人，而他至今也以為會這三種技能就足夠讓他活下去——反正他一生也無法逃離這艘船。

「你說什麼事要跟男人做呀？恭彌。」

突然出現在耳邊的熱度讓雲雀嚇一大跳，本能轉身揮出拐子的瞬間卻立刻被對方俐落的接下，等他回過神來才發現是六道骸站在他身邊，而那笑容一如既往的欠扁。

他鬆了口氣，放下拐子。

「可以不要直呼我的名字嗎？我不習慣。」

「你遲早會習慣的。先不論你要和男人做什麼，對象永遠只能是我一個人喔。」笑著的倚上欄杆，海風拂起他寶藍色的髮絲，六道骸搖搖手中的紅酒：「要喝嗎？」

「我不喝酒。」

「那要喝什麼，我請你。」

「哇喔。」冷冷的瞥向六道骸遙望大海的側臉，雲雀嘲諷似的微笑：「怎麼不知道會有對奴隸那麼好的主人，我看很多人爭著要你當主人吧。」

「當然。」六道骸回過頭來望著他，笑得燦爛。

「大家可是爭相來巴結我呢，但是我只要恭彌一個。」

「去找一個漂亮的女奴隸不是也很好嗎。」雲雀淡淡的瞥了他一眼，以六道骸這麼有紳士風度的人來說，很多女奴隸一定很希望能在他手下工作。

奴隸在這世上被不人道的販賣，其中身材姣好臉蛋又美的女奴隸又是當中價格最高的，通常富豪都會花個幾百萬來買好幾個女奴隸，幸運的會當女僕，不幸的只能淪為供男人發洩的性工具。男奴隸多半都被抓去做苦力，只有其中比較好看的會被留下來，賣給那些特殊癖好的人。

但不管是昂貴是賤價，奴隸都不希望自己被賣出，價格完全不能代表什麼，不能使他們驕傲，不能拿來炫耀，反正他們的結果都是一樣的悲慘，身上的烙印就是一生的恥辱。

「你不想當奴隸吧，恭彌。」

六道骸突然這麼問，雲雀沒好氣的白他一眼。

「誰會想當，又不是笨蛋……不、笨蛋也不會想當。」

六道骸勾起一抹燦爛的笑，路過的幾個千金小姐羞紅著臉對他倆指指點點，似乎想躲在附近偷看他們的樣子，但這抹笑在雲雀眼裡看來反而有點詭譎，好像他正在盤算什麼似的。

他蹙起眉，雖然不確定六道骸的主意是不是打在他身上，還是提防這個人一點比較好。

「對了，恭彌，我又叫人來通知你，知道晚宴的事嗎？」

「晚宴？」想起了剛才某個水手對他的吆喝，雲雀點了點頭：「是你找我？」

「不然還有誰找你，我可是你的主人喔。」

「腦袋正常的主人才不會請奴隸一起去晚宴。」

六道骸輕聲笑了出來，他一口飲盡了剩下的紅酒，將空酒杯隨意擱在旁邊的平台上，微微低頭撩起雲雀一綹墨黑的髮絲親吻，後者被他突如其來的親暱舉動嚇了一跳。

他的臉靠得好近，雲雀甚至可以聽見他的呼吸聲，以及吐息的熱度，感覺自己的心臟好像收緊了些。

「那麼，我現在是以船上客人六道骸的身分，邀駐船音樂家雲雀恭彌一起去晚宴的，這樣你願意了嗎？」說完，他微笑著吻上他的髮。

「我都不知道原來你還有徵詢我的意見。」原想一把推開六道骸，後來想到自己現在是

他的奴隸，只能乖乖聽命於他，雲雀只有低下頭，裝作無視六道骸那些奇奇怪怪的舉動。

「那麼你就是答應囉。」

「我會服從主人的命令。」

「這不是命令，是邀請。」

「隨便你怎麼說，反正在你下船之前你的要求我都會答應就是了。」雲雀冷冷的道，趴上欄杆俯瞰下層甲板上的行人，冰藍色瞳孔帶著漠然：「相反的，要是你不遵守約定先說出去，我就咬殺你。」

「這件事你不必再三的強調好嗎。」六道骸噘起嘴，自討沒趣的兩手一攤，轉身走下階梯沒打算再和雲雀聊下去，走了幾步卻又笑盈盈的轉身：「對了，空酒杯記得幫我送回去。」

雲雀只對他點了點頭，連看一眼都不肯。

六道骸看著他，嘴角的笑漸漸轉為邪媚，但他什麼也沒做，只是慢步走回房間，拍上自己的額頭。

「可別一直說『什麼要求都會答應』喔，小麻雀。」他低聲輕笑，邊走進房裡邊將領帶鬆開，悠悠哉哉的往軟綿綿的床上一倒，床上還殘留著雲雀那天淡淡的香味，他對這香味感到迷戀與貪婪。

「那樣的話，我一定會忘記要對你裝好，失去理智先吃掉你的……」

※

那之後連著幾天六道骸都找他去晚宴。

他掛著燦爛優雅的微笑，在進入晚宴會場前總是緊緊牽著雲雀的手，彷彿害怕迷路卻又愛到處探索的孩子，雲雀來晚宴來過很多次，不過他只有在週六才會來，平時的他對於群聚十分厭倦，所以像這類人多的場合除非有要事否則他絕對不會來。

晚宴上六道骸通常都拉著他和一個金髮小姐一起共桌，好像叫什麼伊斯帕的，她似乎很努力想插進他和六道骸的聊天內容，不過由於實在太過不知所云，她試了幾次只好放棄，但雲雀總覺得，六道骸是故意在話題上亂跳，故意讓那女人無法插進話題的，簡直就像怕受打擾一樣。

他不得不承認，六道骸是個很有紳士風度的人。

和一般旅者的印象完全不同，他對待女性優雅溫柔，對於酒及美食的品味也很高，對樂器也懂得不少，單就這點而言，雲雀很喜歡和他聊樂器，他不知道自己在聊樂器時究竟露出了什麼興奮的表情，總之他發覺六道骸在那時候特別喜歡盯著他臉看。

以一種比平常還要專注的神情。

——所以他特別討厭那時候的六道骸。

第六天是週六的晚宴，雲雀拒絕了六道骸的邀請。

那天晚宴上的人比平常還多了一倍，六道骸知道大家都是為了聽神秘奏者的演奏而來的，他就座時沒帶著雲雀，這讓伊斯帕小姐顯得很高興，她嘰嘰喳喳的一直談起這六天她家裡的瑣事，然後怪六道骸因為雲雀而冷落了他，當然，她不知道雲雀叫作雲雀，六道骸沒有告訴她雲雀的名字。

他不喜歡除了自己以外還有人知道雲雀恭彌這個名字。

然後，燈光又暗了下來，賓客們有人興奮的喧嘩，有人鼓掌叫好，接著秩序馬上被控制下來。

伊斯帕小姐偷偷和六道骸說，這位奏者常常奏出很憂傷的音樂，可是卻很美。

悠揚的小提琴音又盪漾出來。

雲雀這次從左邊的舞台出場，因為知道大家都專注於琴音沒在看他，所以他總能更加專注的將情感放在拉琴上，但是這次一出場就感到灼熱的視線。

他抬頭，看見六道骸在遠遠的地方，笑著對他揮揮手。

雲雀立刻低下頭假裝沒看到，感到自己泛紅了雙頰，小提琴一不小心就拉出了比平常更

漂亮的高音，接著從d小調直接轉為G大調，在座的賓客猛的回神，轉調在雲雀的演奏上幾乎可以說是不可能的事，原本憂傷的音色卻突然活潑了起來。

如雷的掌聲響起。

六道骸愣了愣，這次他在雲雀抬頭的瞬間對上他的眼神，小聲的用唇型說了聲「恭彌」。

雲雀撇過頭，感覺自己連耳根都紅了，曲調由活潑輕快漸漸變得溫柔，聽眾們彷彿醉了一般閉上眼睛搖晃身軀，像水波一般溫柔拂動心口的暖暖旋律。

想到六道骸，就想到和他在一起的日子，那一聲一聲燦爛熱切的叫喚，好幾次都讓他覺得自己是個自由的「人」，所以不自覺的想和他在一起，不自覺的想待在他身邊，即使再過不久六道骸即將下船，即使後來他們不知道哪天才會再見面——他突然，覺得很慶幸有六道骸在。

如果不是身分所束縛，他想他會任性的要求有六道骸陪伴在身邊。

演奏終了，台下的掌聲比以往更加熱烈。

※

「喔呀喔呀，用音樂來表達反而意外的坦率呢，真是有趣。」

六道骸輕輕的笑出聲，看著雲雀在歡天雷動的掌聲中敬禮、下台、走人，無視滿場的安

可聲，整個過程不超過五秒，卻能清楚看見他泛紅的耳根。

接著燈光又重新明亮起來，管絃樂團接替雲雀開始演奏華爾滋，舞池裡又重新有了男男女女，大家又開始讚嘆那奏者美妙的提琴聲，以及如此難得一見的轉調，旁邊的金髮美女伊斯帕又開始嘰嘰喳喳的對六道骸稱讚那個奏者，殊不知奏者就是雲雀恭彌本人。

六道骸只微微一笑，找了個藉口說要回房便離開了晚宴。

※

倉庫裡擠滿了旅者，頹廢又憔悴的交談聲和方才貴族名流聚集的晚宴會場相差甚遠。

雲雀窩在小小的房間裡，隨意用被單裹住身子，迷戀的撥弄著小提琴的琴弦，但要是在練習室或晚宴會場以外的地方拉出聲，免不了又會被船長一陣凌辱。

這艘船上會對他好的只有養父而已，雖然他只是個小小的添煤工，雲雀閉上眼，卻在那一瞬間想起了六道骸，那個會對他溫柔微笑，還喜歡常常找他去聊天的蠢主人。

「再一個星期，就要離開了…嗎？」

將頭埋進雙膝裡，雲雀不得不承認自己有一點點的失落感。

門突然被推開，光亮照進了黑暗的房裡，刺眼的燈光讓他瞇起眼。

這裡應該是二副以上的職位才會知道的地方，雲雀以為是船長又來羞辱他，連忙縮起身

子用被單把自己緊緊包住，雙手偷偷握緊了拐子，咬牙。

「果然沒猜錯，你在這裡呢，恭彌。」

熟悉的語音傳進耳裡，被單被輕輕掀開，六道骸的面孔映入眼簾。

雲雀抬頭看著他，卻突然覺得那張美麗臉孔的微笑妖媚得有點詭異，但是當他看見六道骸的時候還是露出了一抹笑容，即使很淺很淡，他看見了六道骸微微愣住的樣子。

「怎麼了？我臉上沾到什麼東西了嗎？」他微微蹙眉，對六道骸些許呆滯的表情感到疑惑。

六道骸被這一問才回神，連忙搖搖頭。

一個主人被自己奴隸的微笑給迷呆這種事還挺丟臉的，何況雲雀如果知道了還會把他當成變態。

「你一個人睡這裡？要來我的房間睡嗎？」他對雲雀伸出手，微笑。

「……不行，我要顧好我的樂器。」

「一起帶去不就好了？在我下船之前你都在我房間睡吧。」

六道骸燦爛的笑著，接著開始將雲雀的被單摺好。

雲雀愣愣的看著他，眼神隨即冷了下來。

「主人和奴隸一起睡，這樣聽起來很好笑不是嗎？」

「不會啊。你睡床，我去睡地板，這樣就不算一起睡了吧？」

「哪有主人去睡地板的道理……」捂住自己的臉，雲雀放棄再跟他談所謂階層倫理的問題，六道骸這傢伙不是第一次當主人就是個完完全全的笨蛋。

「我不會讓恭彌睡地板的，就這樣。」

六道骸的口氣摻了一絲堅定，讓雲雀的視線離不開他的眼睛。

雲雀像是被迷惑般的，不自覺的點了點頭，轉過身開始收拾寶貝的樂器，打包樂譜，也因此他錯過了六道骸那一瞬的微笑，以及那雙微微瞇起的、危險的異色瞳。

對六道骸而言，釣魚算得上是容易，釣女人更加輕鬆，耍耍心理戰術就可以，女人心都一樣脆弱好騙而且太容易猜透，但是要釣雲雀恭彌這種禁不起玩笑、態度正經卻又懂得不多，警戒心雖極強但有時竟單純迷糊，論實力又是如此強大的角色，六道骸輕聲笑著——這才叫真正的有趣。

因為要等很久才會上鉤，可一旦上鉤之後，就逃不掉了。

※

「你啊，不要替我搬行李知不知道！」

伸手奪回六道骸手上的大提琴和單簧管，雲雀惡聲惡氣的道，聲音回盪在空無一人的走廊。

六道骸只是聳聳肩笑了笑，然後又從雲雀背上拿走了中提琴和小提琴。

「我說過了！哪有主人會這麼做的！放手！」

「嘛，別這樣一板一眼的嘛，恭彌。」六道骸笑吟吟的說著，又把大提琴和單簧管奪了過去：「要當奴隸以後多得是時間，但是要當『人』只剩下一個星期啦。」

雲雀沒好氣的白了他一眼，微微泛紅了耳根，撇開頭。

六道骸看著他的側臉，露出一抹詭異的笑靨。

打開房門，將樂器放在那些過大的櫃子裡，轉過身時雲雀已經趴上他的床。

骸先是愣了愣，隨後大笑出來。

「你啊，剛才不是還說沒有睡地板的主人嗎？這麼想睡床？」

雲雀將泛紅的臉埋進六道骸的枕頭裡，整個人蜷縮起來。

自從上次逃進骸的房裡睡過床以後，他是第二次碰到床這種東西，因為平常都睡硬梆梆的地板，雲雀承認他對軟綿綿的東西情有獨鍾，甚至他還有過衝動想去搶遊客小孩的布偶。

「……我想睡床。」

雖然這樣任性了些，但他只有乖乖承認。

「要不就一起睡？反正床很大。」六道骸笑著坐上了床，躺在雲雀身邊。

「開玩笑！你不是說你要睡地板？」猛的坐起身，雲雀惡狠狠的瞪著他，兩個男人同睡一張床，這樣怎麼聽都怪怪的吧？雖然懂得不多，不過他至少還聽說過「一起睡」只限於男人和女人。

「你不是說了哪有讓主人睡地板的道理。」六道骸笑瞇瞇的看了他一眼：「而且我想和恭彌一起睡，只要沒做什麼事就好了，哪有不行的道理？」

「一起睡不就一起睡……難不成還有什麼事要做嗎？」雲雀疑惑的看著他，六道骸先是一愣，然後捧著肚子笑出來，看來雲雀完全缺乏一般人會有的常識。

「炒飯啊。」六道骸抹去眼角笑出來的淚水道：「以後你就會懂了。」

「炒飯？你是說在床上吃炒飯？不會掉飯粒嗎？」

「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雲雀不滿的看著六道骸快笑抽的身影，賭氣的鼓起腮幫子翻過身，躲進被窩裡不再理六道骸。

簡直像遇到神經病一樣。

※

六道骸的習慣是早上喝一杯大吉嶺。

雲雀恭彌每次睡醒時六道骸都已經起床了，而他每次也總是笑著遞給他一杯大吉嶺。

就在他來不及體會這小小的幸福的時候，三天又過去了，迎接他們的是星期二的早晨。

六道骸笑吟吟的跟著雲雀一路走到練習室去。

「這艘船上知道你身分的，又多了我一個人對吧。」骸笑瞇瞇的趴在鋼琴上，聽著雲雀站在練習室中央專心的拉小提琴，琴音優美醉人，這次聽到的不是即興演奏，是莫札特第四十一號交響曲。

雲雀轉過身來，對他點了個頭，嘴角揚起微微的弧度，在琴音之中他看起來像是聖潔的天使。

閉上眼，六道骸滿足的微笑起來，從來，他從來沒有打算下了船就要把雲雀恭彌放掉，就算不擇手段，就算雲雀可能會恨他，他早就打定好主意一定要把雲雀帶走。

六道骸聽著聽著也覺得手癢起來，打開琴蓋，抓準進入主旋律的小節，切入伴奏，雲雀聽見鋼琴聲，訝異的轉過頭來看著他，眼神彷彿在問「你也會彈鋼琴？」，而六道骸只對他頷首微笑，雲雀的表情頓時充滿了孩子般的興奮。

中斷了莫札特四十一號交響曲，他跑到六道骸身旁坐下，主動的靠近令六道骸一怔。

「試過四手連彈嗎？我一直很想試試。」

雲雀的表情讓六道骸稍稍泛紅了臉，沒想到自己也會被別人迷住的時候，他點點頭，雲雀從背包裡掏出樂譜，放到譜架上，密密麻麻的音符還真讓六道骸看了眼花撩亂。

「Sunrise, sunset，會嗎？」

「……《屋頂上的提琴手》的鋼琴版嗎？」

雲雀笑著對他點了點頭：「那首曲子很棒。」

「那麼，你請起頭。」面對雲雀難得的笑容，六道骸的心情也愉悅起來。

雲雀低頭，纖長的手指滑出漂亮的音符，六道骸跟上他的旋律，有點悠閒卻悲哀的旋律。

然後，六道骸唱出聲。

雲雀稍稍訝異的看著他，那是一種清澈而具魔力的嗓音，足以使人沉醉，和收音機裡滄桑老氣的主唱是完全不同的風格，六道骸使給他一個眼神，他趕忙接唱女低音的部份。

Sunrise, sunset

sunrise, sunset

Swiftly flow the days
Seedlings turn overnight to sunflowers
Blossoming even as we gaze

六道骸想，也許雲雀被困在這裡很久了，所以喜歡的曲子都偏憂鬱向的，即興演奏也才會偏沉鬱風格發展，難怪他總是用小調拉曲子，可是，六道骸笑起來，雲雀的歌聲真的很好聽。

這首有點像驚悚片的曲子被兩人的音色唱起來反而有種不同的面貌。

「你……會美聲唱法？」曲奏終了，雲雀有點難以置信的看著他。

「有必要這麼瞧不起我嗎？」六道骸輕輕笑著：「如果我說我什麼都會，你相信嗎？」

雲雀給他的答案是一個白眼。

六道骸呵呵笑著站起身，闔上琴蓋，趁著雲雀將樂譜收起來的時候在他鼻尖上點下一吻。

「你……！」當事人當然是氣得差點要把樂譜砸過去：「你幹什麼！」

「沒什麼，只是心血來潮。」六道骸邊笑著揮手邊將頭撇開，然後用極度不自然的聲音

道：「喔呀喔呀，都已經傍晚了，我看我們就去甲板散散心吧。」

雲雀撫上自己的鼻尖，不知道是錯覺還是什麼，剛剛是不是有看到六道骸的耳根紅紅的。

真是莫名其妙的有點噁心。

那之後他們常常一起去練習室，一起演奏一起歌唱，雲雀很喜歡聽六道骸唱歌，因為他平常聽到的都是水手無意間難聽的哼唱，或者船上特別聘請的雙人薩克斯風樂團，完全不吸引他的注意，相較之下骸的歌聲反而像一種毒藥，很容易讓人身陷其中而不願抽身。

直到六道骸離開船上的前一天早晨，星期五。

當雲雀揉揉惺忪的睡眼接過六道骸給的大吉嶺時，他才突然意識到自己遭透了。

已經中毒了。

無論是對六道骸這個人，或是他的歌聲，都逃不掉了。

他才明白自己必須趕快戒掉「六道骸」這個人。

當他著急的轉頭看向骸想開口時，只見那人瞇著眼睛看著自己，嘴角掛著一種鬼魅的微笑，和第一次見到他時感覺到的一樣，一種醞釀著陰謀的感覺，六道骸什麼也沒有說，他那

種詭異的沉默反而更讓人感到毛骨悚然，而雲雀同樣也是什麼都沒說，但是他要說什麼彷彿六道骸早就已經知道了。

那時候雲雀才醒悟——自己已經中計了。

他幾乎是用逃的跑出六道骸的房間，連樂器都沒有拿，雖然六道骸什麼也沒說什麼也沒做，但光那種眼神就讓他感到害怕，直覺告訴自己絕對會有危險。

他不知道的是，他踏入的才是六道骸的第一個計謀而已。

接下來還有一連串的陷阱在等著，而他宛如誤入黑森林的旅人，逐漸被魔術師引誘到最深處的城堡。

※

骸在晚上十點左右把雲雀找到甲板上。

他雖然心有顧忌，但又不能不看在六道骸這十多天對他這麼好的情面上，猶豫了半晌，還是帶上拐子就出發，當他到的時候，看見六道骸正靠在欄杆上喝紅酒。

「你終於來了，恭彌，這次讓我等很久呢。」六道骸舉起酒杯，向他招招手。

雲雀緊張的嚥了口口水，朝他走去，四周半個人也沒有。

月色被薄霧半掩，有一絲淒迷。

「有事嗎？」

「呵呵呵，恭彌真冷淡，找你聊天不行嗎？」六道骸若無其事的聳聳肩，啜了口紅酒，將大吉嶺遞給他：「吶，我記得你很喜歡喝我泡的大吉嶺吧。」

雲雀看著眼前的茶杯，接下。

如果只是要陪他喝個茶，喝完了他就會放人吧。雲雀啜了一口茶，眼神不時的往旁邊瞄，盤算著該怎麼樣才能離六道骸越遠越好，夜風吹來沁涼了身子，微冷。

「……你在害怕嗎？」六道骸露出像是苦笑般的神色，撫上雲雀的黑髮。

「早上為什麼要逃走呢？」

雲雀抬頭，看著他的眼睛，心情頓時平靜下來，對六道骸的不安全感又消失了，感覺那眼神裡有深深的寂寞，任六道骸的雙臂環住他的身體，然後緊緊抱住，雲雀對自己的直覺感到迷惑了。

那人的熱氣呼在他臉上，他紅了臉，將視線移向被夜色染黑的大海，將手中的大吉嶺一飲而盡。

——鏘啷！

瓷杯落在地上摔個粉碎。

雲雀還來不及回神，他的雙手被六道骸制在背後，瞬間就被反壓在欄杆上。

「呵呵呵，真該說你是太好騙呢？還是太單純呢？雲雀恭彌。」

瞪大眼，他聽見了六道骸詭異的笑聲。

像深邃的海裡覬覦小海豹的殺人鯨，幽幽的，卻沉沉重擊雲雀的腦海。

六道骸低聲笑著，將口袋裡的鐵鍊掏出來，將雲雀的手腕和欄杆捆在一起。

本以為雲雀會開口說些什麼或是劇烈掙扎，但雲雀只是用力咬緊下唇，憤怒與後悔不斷交織讓他什麼話也說不出來，早就知道這是個陷阱，自己卻如此大意，而且六道骸會從口袋中拿出鐵鍊這種東西，表示他早已有預謀，而自己竟然就這樣蠢蠢的踏入他的陷阱。

「不抵抗呢。」有點好笑的看著他，六道骸的眼神帶著玩味。

雲雀一氣咬破了唇，汩汩的鮮血順著嘴角滑下。

看不見六道骸的臉，只能看見深沉的夜海，單有鬼魅的聲音在耳邊迴響讓他生出一絲微微的恐懼，接下來會被做出什麼事都不知道，要是大叫引人過來，那麼「音樂家先生」以後就慘了、死定了，船上有多少人畏懼他、討厭他，甚至想要上了他，這點他非常清楚，弄不好的話可能還會變成輪姦。

六道骸真的很可怕，他用力咬緊唇，能裝笑欺騙一個人十四天不是件容易的事。

「真是厲害，你現在的心情應該會變得非常激動才對，能保持沉默還真是不簡單，其實你也不想大吼大叫把船員引來對吧。」六道骸輕笑著，解開了雲雀的皮帶，後者很明顯的一顫，握緊了拳頭。

「在好奇為什麼我會知道嗎？那是因為你太好摸透了，雲雀恭彌。」

「你……！呃……！」

一陣寒意從脊椎蔓延上來，西裝褲連同底褲一起被扯到膝蓋以下，時值入冬，海風又冷得令人打顫，心臟劇烈的跳動，但是這麼一跳，卻彷彿不會慢下來了一般，呼吸變得異常急促。

他知道這種感覺，意識朦朧，性格錯亂，身體逐漸發燙的感覺。

「你好像已經猜到了，我可是研究了不少天才重新調配出來的呢。」六道骸惡意的朝他耳邊呼出一口熱氣，掀開他的衣服，將手中的紅酒沿著雲雀的背脊倒下。

「是你遇到我的那天吃過的藥喔，傻傻喝下大吉嶺的你真是笨蛋呢。」

「六道……骸……！」眼神開始渙散起來，身體自主權逐漸喪失，雲雀用最後一絲意志強迫自己憤恨的擠出這幾個音節，沒想到他白天笑著和自己打好關係，晚上竟然暗自在調配這

種藥水。

「唔咿……！啊……啊啊……」突如其來的怪異觸感讓他短暫回神，六道骸剛剛倒下的紅酒恰好滑過他的股間，順著大腿內側流下，噁心的感覺讓他下意識的收緊雙腿。

「喔呀，連聲音都無法控制了嗎？」骸愉悅的微笑起來：「平常的你會發出這種叫聲嗎？雲雀恭彌。」

「住、手……！」

「如果你求我的話，我倒是願意考慮考慮。」解開束縛鐵鍊，雲雀立刻無力的倒下，被紅酒碰過的地方逐漸發熱，藥物讓他的意識迷濛，六道骸惡意的輕笑：「不過我看你現在要發出聲音都很困難了吧，普通人這個時候早就昏倒了，你還真是厲害。」

「我……咬、殺……你……！」眼神無法聚焦，他知道自己看著六道骸的眼神一定一點殺氣也沒有，而且憑現在的身體狀況也無法專心凝聚殺氣。

六道骸蹲下來看著雲雀，現在的他就像個不能動的人偶娃娃，對自己用藥的成果滿意的笑了笑，六道骸從懷裡取出匕首，接著將雲雀癱軟的右手捧起，後者抬頭看著他，渙散的淡藍色瞳孔已經看不出他是疑惑還是憤怒。

薄霧退去，月光皎潔，匕首閃出了一絲銀光。

六道骸咧嘴一笑，看見雲雀的雙瞳瞪大，漂亮圓滿的藍色眼珠，讓他意外的是，應該完全動不了的身體卻伸出了顫抖的左手，快速掐住了六道骸的脖子，可惜，完全沒有力度可言。

骸笑了出來。

銀光劃過，匕首剁斷了雲雀的右手。

鮮血爆炸般的噴出來，將六道骸的身體濺上一片鮮豔的紅色。

雲雀坐在血泊之中，淡藍的瞳底映出眼前的鮮紅，他的表情一瞬間看起來有些呆滯，淚水順著臉頰滾落的同時失去了意識，往前一栽倒進六道骸的懷裡。

※

星期六的上午，七點三十五分。

六道骸踏著輕快的步伐，敲了敲伊斯帕的房門。

幾分鐘後，探出頭的是伊斯帕小姐，原本睡覺被吵醒的她滿臉不爽，看見來者是燦爛微笑的六道骸時卻不知道愉悅了幾百倍，連忙含笑帶羞的詢問有什麼事。

「是這樣的，不知道伊斯帕小姐想不想換個髮型。」

回到房裡，十點整。

黑髮人兒愣愣的坐在床上，反覆看著自己的右手，六道骸見狀輕聲笑了笑。

「你醒了？」

雲雀過了幾秒才抬頭看向他，答了聲「嗯」。

六道骸苦笑著聳了聳肩，將手裡的袋子放到櫃子裡，端起了茶几上的大吉嶺，遞給雲雀，而他很明顯的遲疑了一下，沒有接下那杯大吉嶺。

「怎麼了？做了什麼噩夢？」淡淡的一笑，他坐上床緣撫上雲雀的黑髮。

「……夢？…應該是…吧……」雲雀傻了半晌才緩緩開口，聲音略帶著沙啞：「很可怕的噩夢啊……」

六道骸微笑看著他，見雲雀沒有收下大吉嶺，他也就自己一口飲盡，然後隨意將杯盤擱到一邊，爬上床坐到雲雀的面前，後者將雙腿收緊，要挪個空位給他，卻突然牽動一陣撕裂感。

從股間沿著脊椎衝上腦袋，難以形容的疼痛。

「啊啊……！」

陌生的叫聲從自己口中傳出，他立刻咬緊唇，六道骸卻在此時將他按倒在床上，原本的淡淡笑容掛上了鬼魅——就和昨晚一模一樣。

雲雀驚慌的看向自己的右手，手還在，確確實實還在，但是他卻突然發現了剛才沒發現的什麼。

——奴隸的印記消失了。

那個永遠不可能消失了烙印，竟然就這樣消失了。

惶恐的抬頭，六道骸依然微笑著什麼都沒說，給人的感覺卻一樣恐怖，掀開棉被的同時雲雀才驚覺他的褲子根本就被丟在床下，紅酒乾涸的感覺也還留在身體上。

一切全是真的，沒有半點是夢。

「想看你的右手嗎？雲雀恭彌，我把它收藏在罐子裡呢。」六道骸輕聲笑著，撫上雲雀的右手腕，雲雀一顫，他的右手完全無法使力，簡直就像不是他的手似的，他吃驚的看向六道骸。

「我的確是剁斷了你的手，但我也讓你擁有了新的手，要讓它存亡都由我決定。」

「看你是要擁有右手跟我一起下船，還是失去右手在船上永遠當個廢掉的音樂家呢？」

「決定吧，奴隸。」

「這隻手……是什麼？」

動了動真實感漸漸消失的手掌，他看見自己的手自指尖開始變得透明，雲雀咬緊下唇，惡狠狠瞪著壓在自己上方的人，他不會忘記自己方才欲收緊雙腿時傳來的劇痛。

六道骸對他扯著笑，如同帶刺盛開的妖冶玫瑰，艷麗而危險。

「是幻術。你應該知道我是旅者吧？雲雀恭彌。」他瞥了一眼雲雀那只半透明的右手：「雖然我登記的職業是法師，卻同時兼備術士與藥師的能力，喔，如果你要我當鋼琴家，其實也是沒有問題啦。」

「少臭屁，你彈琴的音色和行家根本不能比。」雲雀惡瞪了他一眼，既然手掌不能動就動手臂，他使力轉動上半身，對著六道骸的臉使出一記肘擊，卻簡簡單單就被對方接下。

「喔呀喔呀，果然跟我想得一樣，不服輸呢。」

「如果這只手一定要因為你而存在，那麼就只好動用武力來換回來了不是嗎？」他一聲冷哼，左手掙脫六道骸的箝制作勢要攻擊。要他聽命於六道骸否則就當個廢人？草食動物才做！他可不幹！

但六道骸只是大聲笑起來。

雲雀擰起眉，能贏六道骸的機率是多少？沒了一隻右手能贏他的機率又是多少？

這個人並不弱，至少是他遇過最強的一個，光憑他能履次趁自己疏忽時用力反扣住這點就能明白。但比起直接動手，六道骸更偏好使用頭腦設圈套，真正的實力也還算未知。

「搞清楚誰在威脅誰吧，恭彌。」

「既然一開始沒安好心，就不要直呼我的名……唔！啊啊……！」被突如其來的陌生溫度嚇了一跳，六道骸的那隻手正探向他私密的穴口，雲雀頓時漲紅了臉，咬緊唇。

「你好像已經知道了，小麻雀。」他瞇起那雙紅藍異色的眸子，勾起唇角，「趁著你昏迷的時候，我放了點東西進去……對了，體積有點大呢，你能站起來的話就是奇蹟了喔。」

「你……！」

無疑的，這是雙重威脅。

六道骸在暗示，只要跟他走，就能擁有右手擁有自由，以及拿出體內的東西——但只要說聲「不」，沒了右手不能演奏又得受盡屈辱，今後的一生會比一個奴隸還慘還不如。

糖果與鞭子同時使用。

他瞪著他。

對雲雀恭彌而言，只要點了頭，他就會失去努力保護到現在的自尊，即使只有在一個人面前一樣，就算成為了奴隸，他認為依然有比性命更重要的東西，這世上比比皆是。

因為曾經受人糟蹋威脅，度過無數個生死拉扯的交界，性命才會顯得微不足道，住在船上的水手，不要說是每個人，至少又一半以上，都做好了隨時喪命的準備。

而這種準備早在雲雀懂事時就已經擁有。

「我還有左手，東西我會自己拿出來，滾開。」瞇起貓科動物般危險的淡藍色眼瞳，當雲雀將手探向旁邊時才想起拐子已經被六道骸沒收，他只好抓了一旁的枕頭往六道骸的臉一抽，後者將身體稍稍後傾輕鬆閃過，雲雀忍著疼痛撐起身子，六道骸說得沒錯，就算能成功站起來，每走一步都需要強大的意志力，那個渾蛋究竟塞了什麼東西進去？

——叮鈴。

輕脆的聲音響起，雲雀一瞬間明白腦袋當機究竟是怎麼回事。

六道骸沒有制止也沒有拉他回來，只是撐著頭掛著意義不明但絕對是不安好心的淡淡微笑。

「喏，音樂家不都該隨時配上音樂嗎？」

他將語音放得很輕很軟，聽起來反而讓人毛骨悚然。

雲雀漲紅了臉，因為疼痛因為羞恥，因為頭一次這麼想幹掉一個人卻無法得逞的氣憤，他回過頭來狠瞪著六道骸，揪住他的領子，幾乎是逼著自己忍下顫抖才說出話，而後者回他

的笑依然那麼輕挑。

「——你到底放了什麼！」

「三根試管。」同時六道骸笑盈盈的伸手比了個三：「一個放鈴鐺，一個放魚卵。」

「你放魚卵要做什麼？」

「做什麼？當然是等他們長大囉，你一定無法忍受有魚在你的體內游動吧？啊，他們會不會撞破軟木塞自己跑出來，跑出來之後要往哪裡游，這我就不知道了喔。」

然後六道骸裝作無辜的聳了聳肩。

雲雀終於明白什麼叫快氣到哭，但若不是殺人衝動大過羞憤，他可能會生平第一次為自己掬把眼淚。

「無恥……！這樣只會讓我更不想跟你走！」

「無恥就無恥。」六道骸笑出聲來，對雲雀的指控完全不放在心上：「反正你一定會跟我走的。」

「作夢！」

咬緊牙站了起來，雲雀第一次感覺自己的雙腿發抖得那麼厲害，將鈴鐺的響聲忽略，寸步艱難的走向門口挽起地上的褲子，雙頰染上鮮血的嫣紅，汗水順著臉頰不斷滴落。

而這，就是他拒絕六道骸之後必須過的人生。

——嗡。

突如其來的震動讓雲雀嚇了一跳，前功盡棄的跌在地板上，雙腿緊緊併攏，生理的淚水順著眼角滑落，肩膀劇烈的抖動，六道骸稍稍瞪大了眼，看看手中的遙控器，才按一下就變成這樣，看來自己真的做得太過火了嗎？基本上雲雀能夠站起來就已經出乎他的意料了。

地上單薄身影的主人回眸，看見他的眼神六道骸趕緊換上一如既往的燦爛微笑。

「對了，我還沒告訴你，第三根試管放了遙控馬達喔。」

他搖搖手中的遙控器，看見雲雀憤怒的表情又按了一下震動鍵，後者一下劇烈的抽動後往旁邊倒去，有一瞬間他突然就要伸出手抓住他，卻在碰到雲雀的一公分前對自己的想法感到有些可笑。

雲雀的意識還苦撐著，一點也沒有屈服的姿態。

不可否認的，六道骸感到有一絲慌張，都已經被折磨成這樣，卻還不願低頭說一聲好，雲雀恭彌比他估算的還要頑強，意志力也比一般人硬是多出好幾倍。

但他知道要是自己表現出來就等於輸給了雲雀恭彌，他將握著遙控器的手放到膝上，試著緩和自己的顫抖，究竟為什麼自己要做到這種地步，不惜傷害他讓他厭惡自己也要達到的

目的。

搖搖頭暫時揮去那些同情與不捨，六道骸心一橫，將手指緊按住那枚震動鍵不鬆開，喘息才剛平靜一點的雲雀瞪大了眼，鈴鐺的聲音震盪他的腦袋，強烈的刺激讓他的腦袋翻成一片死白。

「哈啊……嗯、住……手……」句子從喉中滑出化為嬌媚的呻吟，他伸長了手往六道骸的方向，伸長，再伸長，指尖戰鬥著，卻搆不到，搆不到那張暗下來的臉孔，搆不到六道骸到底是什麼想法。

「只要你說一聲好，我就住手。」六道骸沒了笑容，那張臉孔只餘留冰冷的漠然：「你在矜持什麼？為了自尊？當你第一次來到這裡跪下來求我就你的時候，你在我面前還有自尊嗎？」

雲雀瞇起了眼，整張臉都是出血般的嫣紅，被淚水模糊的雙眼隱約看見六道骸蹙起了眉。

啊啊，好像是的，那一天藥物的驅使之下，他好像真的跪了，毫無疑慮的跪下。

「呵呵呵……可笑，我要你的自尊做什麼呢？」

「住……口……哈嗯…不要、再……說……」

「或者你覺得我現在糟蹋你的自尊也會感覺很愉悅嗎！雲雀恭彌！」

六道骸的厲聲讓他抬眸，視野映入模糊的海藍色倒影。

不能信，六道骸的話不管再逼真都不能信，就連觀察細微的小動作或眼球偏轉的方向都無法辨出真假，六道骸的謊話是那麼逼真，而他的真實又是那麼接近謊言，根本無法猜透，所以什麼都不能信。

疼痛感一波波絞著腦袋讓他意識朦朧，雲雀閉緊眼。

好不容易搆到六道骸襯衫的衣角，他憑著最後一絲力氣將骸扯近，眨眼的瞬間看見六道骸的神色有一絲訝異，沒想那麼多，他一口咬住六道骸的衣服。

「我……跟你、走……嗯、哈啊……所、以……唔嗯……拜託…住、手……」

這番話於六道骸而言像是救贖，一如雲雀拉出的琴音。

顫抖的指如願按下了停止鍵，將幾近虛脫的雲雀拉上床，從來沒有一個人的應允能讓他這麼安心，向來都覺得全世界崩毀也與自己無關的六道骸明明是在威嚇別人，卻反倒有種自己也被威嚇了的狼狽。

在雲雀的薄唇上烙下輕輕一吻，他如釋重負般的笑了。

「這是誓約。」

撥開懷裡人兒被汗水濡濕的墨黑瀏海，他滑出一道跟自己方才的惡行有點不符的溫暖微笑。

「毀約的話，下次我把活鰻魚放進去喔。」

雲雀惡狠狠的白了他一眼，卻沒有多說什麼。

真正的原因，也許不全然是為了自己想要雲雀恭彌。

或許一開始真的是這麼想沒錯，但之後和他相處的每一天，都發現自己的視線被那雙盈滿海的憂鬱的淡藍色瞳眸佔滿，光是看著想著，就會堅定了自己一定要帶他下船的決心。

真的，只是覺得，那張笑臉如果有藍天與陽光映著，該有多好看。

※

小提琴不是他的，所以他不能帶走。

自由也不是他的，卻被，六道骸，強制帶走了。

雲雀趴在甲板上，腦中一片空白什麼也沒有想。

天很藍，一種清澈的湛藍，晴朗的陽光彷彿會灼傷人的雙眼，然而涼涼鹹鹹的海風十分舒暢。

「怎麼了？恭彌。」六道骸拖著行李箱從陰影下走出，對他微微的笑：「渴嗎？要不要喝點東西？」

雲雀搖搖頭，睥睨了他一眼。

「你以為我還會相信你給的東西嗎？」

六道骸忍不住笑了出來，走進雲雀的身邊，一同靠在甲板上。

星期六，下午二點整，他們即將抵達海港，身為旅者的六道骸又要去尋找下一個工作。

「既然你都已經到我手中了，我也沒有再騙你的必要。」

「你說誰到你的手中了？」

「呵呵呵，何必這麼冷淡呢？以後我們還要相處很長一段時間呢。」

雲雀瞥了他一眼，連瞪他的力氣都懶了，午後的海風吹得全身骨頭懶散，但是他感覺自己的腳在顫抖著，沒想到都在床上休息那麼久了竟然還沒有復原，這個仇他絕對要和六道骸討十倍回來。

雖然東西是順利拿出來了，不過卻費了不少時間和精力，他甚至覺得六道骸連替他拿出試管時都一臉笑瞇瞇的在玩，不是一下推得更進去就是故意說卡住了有點困難，然後藉機在裡頭多攪動一翻。

總覺得這個混蛋好像隨時都以觀察他痛苦的表情為樂。

「吶，雖然印記是順利拿下來了，不過下船可是要檢查船票和看臉的喔。」指指自己的右手，雲雀的表情有些不悅：「這艘船上沒有不認識我的人。」

「啊，這個很簡單啊。」六道骸輕聲笑了笑，從口袋裡掏出一個袋子：「我早就處理好了。」

「那是……？」

六道骸對他輕輕比了個「噓」的手勢，牽著雲雀的手往沒人的地方走去，背對著雲雀打開袋子，在後者疑惑的蹙眉之前，將袋子裡的東西快速倒在他頭上。

雲雀對這突如其來的幼稚攻擊一愣，金色的髮絲垂到眼前，他呼了口氣將其吹開，然後才看清那是一頂假髮，金色的長髮閃耀著非常美麗的色澤。

「這是做什麼？」

「喬裝打扮啊。」六道骸笑吟吟的道，伸手替雲雀調好了假髮的位置，指尖帶著暖暖的溫度：「順便一提，我還可以用幻覺替你做一套洋裝出來喔。」

「扮女人？我？」他一怔，一時無法明白六道骸話裡的暗示。

「正確來說，我們是要扮成度蜜月的新婚夫妻。」

「所以……你是夫，我是妻？」

六道骸對他點了點頭。

「開什麼玩笑！」

猛的揮出拐子，六道骸邊笑著邊向後仰閃過，雲雀咬牙切齒，他笑得閃閃發光，然後兩人又在船上展開了一場追逐戰兼躲貓貓，但當他看見六道骸一路上的動作後，雲雀的戰意便逐漸喪失。

——他竟然在偷東西。

他知道六道骸曾經說過他旅者的職業是藥師及術士，偶爾也和他提過兼任樑上君子這回事，雲雀那時不以為然，六道骸這般醒目的造型，又是如此引人注目的職業和打扮，怎麼可能巧妙的偷走別人的東西？但是六道骸當時也只對他笑了笑，然後說著當你看見時就會知道。

那還真是一種藝術。

雲雀看著他順手探進女人的錢包，若無其事的抽出幾把鈔票之後再將放回去，而且，他只偷錢。

珠寶首飾什麼的通通不偷，為的就是不留下任何能讓人一口咬定的證據。

「讓人不知道自己被偷的小偷，才叫真正的小偷。」六道骸笑得一臉燦爛，走在雲雀的身旁：「順便一提，要騙人撒謊就要連自己也一起騙，要當強盜趁四下無人時做，最好的話就剁斷對方的手筋和割喉以湮滅證據，當然，我是不建議當強盜啦，因為用偷的更加方便不是嗎？」

雲雀完全不能苟同他的說法。

這人果然是個天生的盜賊，難怪自己總是無法從任何一點蛛絲馬跡判斷六道骸的真正想法，想必六道骸在騙他的時候，必定也騙了他自己，所以他說的話才讓人無法辨別真假。

不過，雲雀恭彌現在卻能看得清楚。

而能看清楚的也只有雲雀恭彌一人。

六道骸靜靜的伸了個懶腰，再一次替雲雀弄好了假髮，後者沒再像剛才一樣暴走，因為他自己也很清楚，把柄在誰那裡就得乖乖聽誰的話，金色的長髮在陽光下閃耀著動人的光澤，簡直就像是真的頭髮一樣，讓他不禁詢問假髮的來源。

但六道骸只對他神秘的笑著。

雲雀看得出來，六道骸確實有些改變，從自己答應會跟著他以後，他的笑容雖然沒有之前的燦爛，卻多了份真實感，就算在外人眼裡看起來毫無差別，雲雀的直覺卻強烈這麼認為。

「吶，要戴花嗎？恭彌。」

「不要。」

「別這麼說嘛，戴上花一定會更好看的，而且不同花能襯托不同人的氣質喔。」

雲雀沒好氣的瞪了他一眼，到頭來根本就不是徵詢他的意見，而是六道骸想要他戴花，他不悅的哼嗤一聲，擺擺手示意六道骸隨便他愛怎麼弄就怎麼弄。

六道骸笑得很淡很淡，但看得出來他很高興，接著不知道是怎麼做的，他空手化出了一朵薔薇。

「美麗卻有刺呢。」他微笑著，像海風。

不知道他究竟是在說雲雀恭彌還是在說薔薇，又或者兩者都是，雲雀靜靜的將目光移向大海，看得見即將靠港的陸地，欲下船的遊客都擠到最前方去眺望目的地了，旅者們也一一從貨艙走了出來。

但在他們兩人的空間裡，連時間也安靜的不說話。

雲雀靜靜的凝視著他，淡藍色的眼瞳對上一紅一藍異色的雙眼，他們就這樣看著，沒有擁抱沒有親吻沒有觸碰沒有任何傳遞的感情，就只是看著，很單純的看著。

靛髮紅右眼藍左眼，這就是他未來要一起走過一輩子的人。

船終於靜靜的靠了港。

港邊想起一陣歡呼聲，也許是恭賀長達十四天的航程平安無事，也許是快樂的迎接他的們親人或愛人，船上的乘客有人模樣沉重，有人忙著揮手打招呼，有人說說笑笑，有人與剛認識不久的朋友說再見，互相交換地址與電話，女人揮著手帕拿著扇子，男人提著行李箱戴著紳士帽。

六道骸笑吟吟的看著，依舊是笑著的。

不過這次他有不同的理由。

轉身將雲雀恭彌打橫抱起，後者先是掙扎了一下隨後顧慮的瞥向檢票的船員，接著只好乖乖摟住六道骸的脖子，側了個身窩進骸的臂彎裡將面容擋住。

「兩張船票。」將手中的兩張票遞給檢查人員，六道骸輕輕的微笑著：「六道骸和雲雀恭彌。」

檢票人抬眼看了他們兩人一眼，在船票上蓋了章：「新婚嗎？」

「對，順便來渡蜜月的。」

「老婆很漂亮呢。」

六道骸輕笑出聲，接過了那兩張票：「謝謝，拜貴船所賜。」

然而對方只笑著回他一句過獎了，然後放他們倆平安無事的下船。

回頭的時候雲雀看見一個中年男人站在甲板上對著一個女人咆哮，那女人一頭金色短髮，小聲囁嚅著，瞇起眼，仔細一看那好像是伊斯帕，但那女人原本是一頭長髮的不是嗎？才這麼想的同時，他聽見那男人對伊斯帕大吼著為什麼會把票給搞丟。

下一秒，雲雀狠狠的瞪向六道骸。

「嘛，有能利用的東西就要多加利用不是嗎？」骸對他悄聲道，伊斯帕在身後叫著六道骸的名字，但是他本人卻裝作什麼也沒聽見，逕自加快了腳步。

「頭髮也是她的對吧。」

六道骸故作無辜的聳了聳肩：「既然她本人都說不要了那就不是她的了。」

「你這個騙子。」

「謝謝讚美。」

抱著雲雀在港口上走著，船的氣笛聲似近似遠，六道骸解除了幻術，替雲雀拿掉假髮，後者厭惡的甩了甩頭，看起來他似乎有點潔癖，特別厭惡被陌生的人陌生的味道碰觸。

看看已經離得很遠的船，六道骸暫時鬆了口氣。

「那我放你下來囉，恭彌。」

「等等！」他厲聲道，讓六道骸一愣。

「怎麼了？」

「慢、慢慢放我下去……」

骸先是傻了一下，然後隨即想起，雲雀這一輩子似乎都沒登過陸。

微微顫抖的指尖離開了六道骸的頸子，雲雀小心翼翼的伸出腳尖，像是試探游泳池的水溫，也像第一次復健走路的病人，他慢慢的，踏上了土地。

「如何？」六道骸笑道，帶點暖暖的詢問。

雲雀抬頭看了他一眼，雙手鬆開六道骸的脖子，站在原地不吭一聲，似是恍神發呆，卻又十分專注，彷彿品茶時的認真，像在思考什麼，卻也看得出來他什麼也沒在想。

非常非常用心的感覺。

抬頭，他看見六道骸也正望著自己，左眼是海洋的深藍，右眼是珊瑚的燦紅。

這雙他並不討厭的妖異瞳眸。

很暖很暖。

雲雀稍稍踮起腳尖，在六道骸的唇辦輕啄了一下。

後者先是愣了愣，然後，第一次，紅了雙頰。

「恭…彌……？」

「這是誓約。」他舔舔嘴唇，笑了。

「只要雲雀恭彌還在六道骸身邊的一天，六道骸就永遠不准對雲雀恭彌撒謊，永遠不准。」

骸愣了愣，隨即揚起了微笑，將雲雀緊緊摟入懷中。

也許不只是因為雲雀對音樂的才能，也不純粹是因為他的乾淨清冷的美麗，而是六道骸朦朦朧朧的卻能夠篤定，雲雀恭彌必定能看穿他的全部，讀懂沒人能知道的，六道骸的心思，而且，他必定能成為最了解自己的人，似乎從第一眼，他就隱隱的這麼覺得，只是自己連自己都還沒發現。

而當他發現時，他已經不可自拔了。

為了得到而不惜去摧毀，不惜使用極為惡劣的手段，只逼著雲雀一定要和他六道骸在一起。

當他看明白自己究竟多麼可笑的時候，雲雀早就看穿了他的愚莽。

而且，也不會再被自己所騙。

「我答應你，雲雀恭彌。」將頭輕輕埋入黑髮人兒的頸項，他輕聲道，勾起唇角。

雲雀沒有抗拒他的親密動作，不感到厭惡也不感到快樂喜悅，他只是平靜的讓他靠著，六道骸的感覺和陸地一樣，沉甸甸的，穩穩的，很安心。

六道骸終究只是個孩子。

儘管有時他的思想很容易跳出常人所能理解的範圍，不過也只有靠近他之後才會發現，這個人，不過是有點可悲有點可笑，對於世界對於時間沒有信任感也沒有真實感的孩子罷了。

雖然他始終，都很討厭六道骸。

何況是在那件不可原諒的事情之後，就算能解，卻不一定能諒。

「吶。」揪住六道骸的領口，他將他愕然的表情拉得很近，附上他的耳邊，氣息呼得六道骸幾近難以忍耐的瘋狂，但媚惑者本身只是揚起唇角。

以一種傲氣的弧度。

「毀約的話，我拿活鰻魚勒死你。」

六道骸先是愣了愣，隨後扯開了笑顏，很燦爛很燦爛，彷彿只有這一刻的他才是真實的。

船笛聲似近似遠，模糊不清，蔚藍天空下的碼頭洋溢著暖暖的空氣。

這便是他們的啟程。

※

「呀——骸少爺，您好久沒來了！」

「是啊！奴家好想你，客人那麼多，但果然只有骸少爺的技巧最高超。」

甫一踏進店裡，胭脂紅粉的味道便一股腦兒湧進嗅覺裡。

好幾個女人圍了上來，繞著六道骸的身邊東摸西摸，香水味濃得刺鼻，然而六道骸只是挽著旅者的斗蓬，優雅的對女人們敬了個禮，女人們喜歡他這點，喜歡六道骸的不好美色與保持風度，即使她們知道六道骸向來都只是為了工作而來也一樣。

在這裡的全都是妓奴。

六道骸接到了任務，要從這群女人口中問出她們主人的情報，這次他的聘主說對手是著極為麻煩的貴族，封地大，擁有的兵力又不小於中央。

「吶吶，骸少爺又是來問情報的嗎？一夜要我們姐妹幾個？先說好只能一個只能換一樣情報喔。」被稱作大姐的伎奴靠了過去，搖搖手中的扇子，笑容有絲媚惑。

六道骸微蹙起眉，輕笑著搖了搖頭，像是遲疑了一下，轉身。

問出機密情報，兩百英磅，但若是幫忙殲滅，不知道聘主會給多少？

「這次還是不了，各位小姐們。」他揚起唇角，步向門口：「夜晚我已經有人會陪我渡

過了，雖然他沒像各位這般主動，不過總有一天他會妥協的。」

女人們的歎息聲從身後傳來，六道骸裝做沒聽見，踏出店門沒幾公尺，就看見了雲雀靠在一株櫻樹下等他，春天剛過，櫻花遍落一地，枝頭上一朵花也沒有，但襯上雲雀恭彌卻突然那麼耀眼燦爛。

「怎麼了？你不是在飯店等，不喜歡看我和女人上旅館？」他笑了出來，輕輕挨近雲雀的身邊。

「我沒說我會一直待在飯店。」雲雀瞟了他一眼，冷冷的道：「任務到底怎麼樣了？還是你覺得待在這裡繼續泡女人也很快樂？」

「才不呢。」六道骸輕聲笑道：「除了恭彌之外我誰也不要。」

雲雀抬眸看著他，眼裡的森冷淡了些。

從那天起，六道骸就再也沒有說謊了，所以他的話沒有理由不相信。

「無聊。」雲雀冷嗤了一聲，轉身離開：「為了你的樂趣，你還要當旅者到什麼時候？」

「咦？其實不用為了我的樂趣也沒關係啊。」小跑步跟上前，骸牽緊了雲雀的手，輕輕笑著。

依然笑著。

有點冷，有點耀眼，奪目絢爛，屬於那個人的溫柔。

雲雀瞥了他一眼，也牽緊了六道骸的手。

不排斥也不喜歡，雖然討厭這個人，卻不知不覺陷了進去，就像當初，發現自己不可自拔了一樣。

沒有六道骸，他便什麼也不是。

然而六道骸沒有了他，必定也不能生存。

不能算得上命運共同體，但他們之間的羈絆確實在日復一日間密不可分。

「隨便你吧。」雲雀微微揚起了唇角，邁開步伐。

也許一開始的目的是為了樂趣沒錯，他是艾斯托拉涅歐人體改造的唯一倖存者，應該是如此強大的才對，卻被人們歸類為低下卑賤的旅者，他十分不甘，所以才唯恐天下不亂。

但那一天起，他知道自己的目的已不再是目的。

現在，他只是想帶著雲雀恭彌，多看看這陸地上的一切，看看那個人沒看過的一切美麗。

如他所想，那張笑臉有藍天與陽光映著，真的很好看。

（完）

All
雲
小白虎恭彌系列

小白虎恭彌系列

2010年2月～8月

這一年是虎年，情人節恰好在農曆過年期間，作為新年賀和情人節賀文，創作了小白虎形象的獸化雲雀恭彌，因此成為撰寫這個系列的開端。

因為這個系列是歡樂路線，各配對大致還是維持著《人妻理論》的All雲風格，只是因為隨著原作劇情進展，初代家族也出現在我的文裡，值得一提的是，在這篇文中，初代首領喬特也終於以鮮明的角色形象登場。

回想起來，後來我筆下喬特角色性格的塑造，或許就是從這個小白虎恭彌系列開始的也不一定w

當時在寫小白虎系列時，厚著臉皮去向伊雪要了插圖，伊雪也非常大方地畫了兩張圖給我，少年白虎和伴娘白虎都非常可愛，不過因為電腦曾經在12年時換過一次，其他有些人的插圖都找不到了，真的狠搥心肝。

想起來似乎也不是什麼太好的理由。

只是因為那顆鳳梨有一天沒一天的出現咕噥著好想吃巧克力之類的話才來的。

雲雀恭彌站在附近最有名的巧克力店門口，店裡擠得水泄不通根本進不去，完全不知道過幾天就是情人節的他極力忍耐將裡頭群聚滿點的女孩子全部咬殺的衝動。

六道骸雖然吵歸吵，看在他這段時間一直照顧自己的份上，雲雀覺得自己是應該買個回禮給他才是，雖說這種事情交給草壁辦就行，但想了想又覺得六道骸的喜好自己應該會比較清楚一點。

——碰！

用力打壞一旁的牆壁，再給裡頭的女人一個狠狠的惡瞪，不到十秒的時間內，嘰嘰喳喳的女孩子們通通落荒而逃，畢竟再怎麼說，命還是比巧克力重要。

雲雀對自己的成果滿意的勾起唇角，走進巧克力店裡。

※

彭哥列事務所裡的每一個人都戰戰兢兢。

身為飼主的六道骸更是煩躁的用腳板不停敲打地面，怪了，小老虎是他從實驗所裡帶回來的，怎麼大家爭著養爭著抱爭著疼，而且每個人都這麼期待情人節巧克力是怎樣？

事情發生在半年前。

當六道骸接收任務被派去緝查非法實驗所時，在那裡發現了基因融合的實驗品。

『六道先生，這就是我們最自豪的實驗品，第十八號雲雀恭彌。』白衣服的男人伸手指向鐵籠裡的影子，沾沾自喜的道：『雖然有點不服從我們，不過他是抵抗外敵最有用的道具。』

『抵抗外敵？』

六道骸裝做有興趣似的往籠裡看了看，籠子裡窩成一團睡覺的小傢伙完全沒有搭理他的意思。

『沒錯。』男人陰險的笑瞇了眼，按下籠子的開關。

『就是像六道先生您這樣的人！』

一瞬間所有實驗品都朝六道骸衝過來，他不慌不忙的轉過身，右眼的數字變換為「四」，揮出三叉戟一下就撂倒幾個較兇猛的獸人，接著數字快速轉換，實驗品像是被下了蠱似的，

眼神一一迷惑起來，接著完全喪失戰鬥意志。

然後六道骸把負責人秒殺。

『喔呀喔呀，這次的任務也一樣無趣呢。』撫上右眼，血紅裡的數字切換回「六」，他打了個大呵欠，收起三叉戟，卻聽見了猛獸的低吼聲。

他突然想起，這個實驗所的王牌好像還沒有解決。

陰暗處走出了個小影子。

六道骸定神一看——命中紅心。

白皙的皮膚、黑髮、鳳眼、骨感的身材，還有那毛茸茸的耳朵和尾巴——完全對準六道骸的胃口。

骸蹲下來仔細觀察這個實驗品，跟其他半殘不全的實驗品還真有天壤之別，不僅長相漂亮，基因還融合的非常完美，小傢伙身上有淡淡的條紋，眼睛是美麗的寶藍色，潔白的牙齒有尖銳的虎牙，全身皮膚都白得很漂亮，耳朵和尾巴的毛也生長得非常完美——是一隻白虎。

『好、好可愛……！』鼻血老兄你要挺住啊！

十八號實驗品抬頭仰望著他，周圍的生物都被打敗了只有這男人站著，那麼要咬殺也就

只有這個人可以咬殺，這樣看起來還真是無趣，他站了起來，身高大概只有六道骸的一半，墊起腳尖舔了舔六道骸的臉頰，宣示自己沒有戰意。

然後六道骸的鼻血爆噴。

※

之後骸把雲雀恭彌帶回事務所，果然是大家搶著抱的類型，然後原本和平的事務所開始出現了小白虎雲雀爭奪戰，不過最後還是終結在他本人的咬殺。

之後開始教他說話教他走路，由於雲雀原本就具有靈長類的基因，學習的也十分快速，然後成了半年後的現在這個模樣，而且，不知怎麼的，竟然還統治了並盛町這一帶。

「我回來了。」

清澈的聲音響起，大家不約而同的一顫。

是雲雀小白虎回家了，然後……。

「你回家啦！恭彌！」越過辦公桌直奔大門口，跳馬迪諾主任搶先。

「喔喔！要吃壽司嗎？雲雀！」資料管理部長兼大廚山本武緊接在後。

「極限——！雲雀今天外出沒有惹什麼麻煩吧——！」然後是衝鋒部隊長。

「喂喂！恭彌的爸爸是我！你們這群蠢材！」執行長六道骸也去了。

「你們幾個混蛋！通通給我回來工作！不要給十代目添麻煩！」接著的是總管。

雲雀站在門口，手上抱著巧克力，對這突如其來的列隊歡迎露出厭惡的臉。

群聚，而且還是什麼什麼爭奪戰的原班人馬。

「我要回房間了，閃開。」好看的眉微微蹙緊，礙手礙腳的大石頭們立刻一字排開讓路，雲雀得意洋洋的抱著袋子走過，然後突然回頭：「草壁去哪了？」

草壁哲矢，因為一致公認絕無競爭力可言才被允許派去雲雀身邊當幫手的庶務。

「草壁先生嗎？剛才我看到他進董事長辦公室裡和阿綱談事情。」迪諾想了想後笑著回答。

「是喔。」雲雀面無表情的答道：「無所謂，事情我自己去調查。」

然後，身為頭號小白虎粉絲的六道骸首先爆噴鼻血而亡。

尾巴！尾巴和耳朵都垂下來了！萌到爆啊啊啊！

慢一步注意到的其他人在為六道骸禱告之時默默捂住自己的鼻血，雲雀果然是口嫌體正直。

「對、對了，雲雀你要查什麼事情嗎？說不定我可以幫忙喔。」山本笑著道，好歹他也是員工們尊敬的資料管理部長，咳，不過員工裡不包括身邊這些無良的競爭者。

「你？可以啊。」雲雀淡淡的答道，抱緊了手中的大袋子，尾巴突然豎起來興奮的搖，然後跳馬迪諾第二個爆噴鼻血而亡ＫＯ，和六道骸哥倆好躺去旁邊一塊兒死。

「我想知道一個淡色頭髮，長的很漂亮的人是誰。」

——競、競爭者！

山本武的眼睛閃出凶光，六道骸和迪諾一秒內復活，極限部隊長的眼睛冒火，然後獄寺隼人進入危險模式點起香菸，大家開始咬牙切齒摩拳擦掌活像一群笨蛋。

「淡色頭髮？日本有這樣的人嗎？」

「哈哈，恭彌是說我嗎？我的頭髮是金色喔！」

「極限的閃開啊！我的頭髮才是淡色！淡到都變白了！」

「草坪頭你的明顯只是少年白吧！我的銀髮才是真正的淡色！」

「庫呼呼，頭髮用染的就行了，說到長得很漂亮是我才對吧！」

「唉呀呀，骸能大言不慚的說出這番話還真是厲害。」

一陣拍手聲傳來，全員不約而同的向後看，是優雅微笑的ＢＯＳＳ魔王。

澤田綱吉，經過十年淬煉之後從總受翻身成總攻的首領大人。

「恭彌，歡迎回來，帶了什麼東西嗎？」澤田綱吉閃亮亮的微笑看著小白虎雲雀，後者點了點頭乖巧的湊過去，可見首領根本是百年一見難得的馴獸師。

「是巧克力嗎？」

高招！

竟、竟然馬上就針對巧克力下手！

「恭彌！其其其……其實我現在好餓好需要巧克力補充熱量！」

「滾開跳馬！恭彌你應該知道把拔是最喜歡吃巧克力的吧！」

「喂喂你哪是他的把拔啊六道骸！噁心到一個極限！巧克力就要給愛運動的人！特別是拳擊！」

「說到運動，我以前在棒球隊練完球的時候都會吃巧克力喔！」

「你們少一個一個這麼拐彎抹角了混帳！雲雀！快點說你的巧克力要給誰！」

「哇喔，我都不知道你們這麼愛吃巧克力。」狠狠一瞪，雲雀冷笑一聲，激烈的鬥爭一

下子平息下來，剛才還七嘴八舌的大家噤若寒蟬，因為誰惹火了主角誰就沒有巧克力吃。

靜默了一陣子後，雲雀的尾巴開心的搖了起來。

雖然他本人還是面無表情就是。

「我剛剛把巧克力給了路邊一個騎機車、很漂亮的大哥哥了。」

如果真的可以做出「囧」這種表情，那麼肯定會看到六個囧同時聚集。

像傻子一樣爭奪戰了半年，結果竟然輸給一個路邊的大哥哥？！

「彭哥列十代在嗎？」

就在大家一起和悲觀鬼魂跳 SORRY SORRY 時，一個好聽的聲音從玄關傳來。

雲雀小巧的耳朵動了一下，然後搖著尾巴飛快的衝到玄關，將來人像抱尤加利樹一般緊緊的抱住，雖然抱的是小白虎不是無尾熊就是。

「阿、阿諾德前輩！」澤田綱吉首先驚訝的叫出聲，然後看見這位嚴肅的前輩將凶惡的小白虎舉高高的和平景象……他的眼睛是不是青光眼還是白內障，該不會這一切都是六道骸的幻覺？

「原來小老虎是你們家的嗎？謝謝他的巧克力了。」阿諾德露出難得一見的淡淡微笑，然後繼續和小白虎舉高高轉圈圈，喂喂你們在玩海邊奔跑的瓊瑤爛劇嗎？

呃呃呃囧囧囧囧囧——！

竟然會輸給一個半路殺出來的程咬金！為什麼前輩會突然出現！而且八字合到這種地步是怎樣！

因為在這裡的都是可憐單身漢，所以也就理所當然的住公司，跳馬迪諾哭哭啼啼的像個深宮怨婦，六道骸咬牙切齒像是仙度瑞拉的繼母，脾氣好的人表面上一笑置之心裡暗暗難過，脾氣差的開始用力蓋章發洩憤怒，但既然是前輩就沒辦法，大家喪氣的一嘆，敢怒不敢言的各自回房去了。

小白虎和阿諾德玩完了瓊瑤劇，寶藍色的雙眼注視著他們的背影。

打開小袋子裡，裡頭堆了滿滿的巧克力。

令他得意的是，這次不是他去搶劫搜刮，而是用存下來的零用錢買的。

雲雀淡淡的笑了笑，尾巴愉悅的搖了搖。

今晚就帶著巧克力去給他們驚喜吧。

（完）

敲了敲跳馬迪諾的房門，有著黑條紋的白尾巴搖了搖。

一個普通大小的塑膠袋幾乎就等於他身高的一半，雲雀將袋子藏到身後，挑了一個巧克力出來。

「來了，請問是哪……喔？恭彌？」

「這個，給你。」伸手遞出巧克力，小巧的耳朵動了動，雲雀抬眼偷看迪諾的表情。

「巧…克力？恭、恭恭恭……」

只見迪諾兩行淚水鼻涕鼻血一起滑下來，眼睛裡閃著星星，還沒接下巧克力前先用力抱住雲雀，口裡嘟囔著什麼謝謝你恭彌我就知道你是愛我的之類的話，在迪諾的視線外雲雀嫌惡的蹙起眉。

畢竟是重要的節日又不能太傷他的心，尾巴不耐煩的敲打著地面，雲雀終於想到了好方法。

小小的手掌捧起迪諾的臉，然後在他的臉頰上舔上一口。

跳馬迪諾爆噴鼻血而亡。

雲雀抱起身後的裝滿巧克力的袋子，哼著勝利之歌往下一個目標前進。

※

同樣的來到山本武的門口，按了鈴聲之後清純爽朗少年山本武走了出來。

看到雲雀他一臉燦笑著蹲下身，摸摸雲雀的頭。

「是雲雀啊，和阿諾德前輩玩完了嗎？」

咳，雖然這句話是笑著說出來的，不過聽起來怎麼怪怪的？什麼玩完？

不管三七二十一，雲雀動了動耳朵，拿出外型做成棒球巧克力，遞給山本。

然後山本的反應是紅了整張臉，將雲雀用力抱緊。

「謝謝你，雲雀……沒、沒想到你這麼費心，我、我真是……」

已經在這裡耗掉五分鐘了還有四家沒送，雲雀不等支支吾吾的山本武說完話，一樣朝他的臉頰舔了一口，然後山本愣在原地蒸發，哇喔，這現象比跳馬還扯。

抱起巧克力，雲雀搖搖尾巴，興奮的往下一家走，有種現在他是帶來歡樂的聖誕老人的感覺，但是他卻不明白，要是被其他人知道原來這巧克力不是只有送給一個人的話，他們的反應大概會從聖誕節的幸福氣氛轉為鬼月的悲慘陰涼。

※

前往下一家，號稱什麼極限獅子了平的傢伙。

既然是獅子那就跟老虎是大敵囉，雲雀得意洋洋的抱著巧克力，心想著難得的節日就大方通融你一下也沒什麼大不了，身為敵人的極限男一定要痛哭流涕的感謝他才行。

正在因為阿諾德拿到巧克力的事而氣憤蓋章的極限男聽見門鈴聲，發出了獅子般的咆哮。

本來得意洋洋的雲雀被這一聲咆哮嚇了一跳，以為了平不歡迎他來或是準備要來和他打架，那叫聲大概類似所謂的年獸，而因為六道骸那個腦胞成天童話故事的催眠，雲雀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年獸，因為以前有見過大野狼基因改造人還敗在雲雀手下，但是沒有年獸改造人。

「極限的是哪個傢伙啊——！」粗魯的打開門，了平一下子愣住了。

雲雀縮成一團躲在旁邊，耳朵和尾巴垂下來不停的顫抖，帶著淚水的眼睛膽怯的看著他。

鼻血老兄你要挺住啊！

馬上蹲下來抱住雲雀笨拙的又哄又疼，然後接下帶淚的雲雀遞給他的拳擊套型巧克力，來不及感動的時候雲雀已經哭著跑掉了，於是了平的悲慘陰涼就是名副其實的鬼月反應。

「竟然把雲雀嚇跑了！我真是極限的一個笨蛋——！」

愧疚的吶喊對於雲雀而言只是徒增年獸的恐懼而已。

極限獅子了平的臉再度變成一個囧字。

※

傲嬌炸彈客不在房裡。

因為找不到香菸形狀的巧克力，而買了一大包ＰＯＣＫＹ的雲雀待在門口，尾巴和耳朵失落的垂下來，無奈只好趴在地上拿出紙筆開始寫紙條。

「給、獄、寺、隼、人、哥、哥。巧、克、力、送、你，祝、你……」

努力從筆尖擠出奇醜無比的字體，雲雀邊唸邊寫邊搖尾巴，像在唱一首快樂的兒歌。

「喂，你在這裡做什麼。」凶惡火爆的聲音傳來，雲雀向後看，對上獄寺隼人視線的一瞬間他眨了眨眼睛，而獄寺反而顯得有些彆扭。

「沒事的話，小孩子就趕快回房睡覺。」點菸，獄寺裝出不耐的神情將視線移向旁邊，小雲雀站起身，將那一包ＰＯＣＫＹ遞到獄寺眼前，更正，獄寺沒蹲下的話只能遞到他的肚臍前。

「給、你。」寶藍色的雙眼盯著獄寺，小巧的耳朵抖了抖。

「我……？」差點連口中的菸都掉下來，獄寺有點詫異的看著雲雀，後者向他點了點頭。

「我不喜歡煙味，希望你戒煙。」

「啥？」

這是怎樣？希望他不要吸煙改吸ＰＯＣＫＹ嗎？開什麼玩笑！又不是拿巧克力棒模仿大人吸菸的臭小孩！他獄寺隼人已經二十六歲了！二、十、六！憑什麼要一個六歲的非人生物叫他戒煙！

話還沒說出口，雲雀已經躂躂躂的跑走了。

獄寺站在原地看著那道小小背影，臉上泛起一陣紅暈。

「切！人小鬼大……」

※

另一方面，在六道骸的房門口，迪諾志得意滿的敲了敲門，握緊了手裡的巧克力。

按下門鈴之後，六道骸一臉剛睡飽的樣子走出來，看見來人是迪諾立刻不給面子的翻了個大白眼。

「有事嗎？沒事就給我滾回去。」因為早上阿諾德和雲雀的事件而滿肚子不爽，六道骸的口氣也頗差，眼角的餘光卻瞄到了迪諾手裡的巧克力。

「幹什麼？你要給我巧克力嗎？真是噁心。」

「喂喂，誰要給你巧克力了啊！」迪諾的額角冒出了個十字路口，接著想想六道骸臉會這麼臭大概是因為沒有收到雲雀給的巧克力，得意洋洋的笑起來。

「這個可是恭彌給我的喔，你有拿到嗎？」

「什麼！恭彌給你？」六道骸的臉一下子變得驚愕再變扭曲然後變成囧，哀怨的道：「那我呢？」

「唉呀，你當然是不會有的啦，因為巧克力是給情人不是給把拔嘛。」迪諾笑著拍了拍他的肩膀，雖然那笑容爽朗又燦爛但看在六道骸眼中卻是無比的諷刺。

「而且，一定是因為我是恭彌的本命。」

去你的！

六道骸狠狠罵出了ㄍㄢ四聲字，然後飛奔著踏上尋找小白虎的偉大航道。

※

這時候的勞碌命首領還在辦公室。

雲雀小心翼翼的推開辦公室的門，看見澤田綱吉正坐在辦公桌前對著公文振筆疾書。

「抱歉，我現在很忙，沒什麼時……恭彌？」抬頭時詫異的愣了愣，澤田綱吉擱下手中

的鋼筆，含笑走上前將雲雀抱起來：「找我有什麼事嗎？還是說晚上睡不著？」

「給綱吉的。」將巧克力遞給澤田綱吉，雲雀勾起一抹淡笑。

可惡啊啊啊——！澤田綱吉你這個馴獸師！為什麼不去馬戲團工作算了！竟然教我兒子叫你綱吉！他平常除了撒嬌之外也都是六道骸六道骸的叫啊！

六道骸咬牙切齒的躲在對面的屋樑上，目露凶光的盯著辦公室內和樂融融發展的２７１８路線，經他調查的結果還是每個人都有送，跳馬和做壽司的那小子竟然還有香吻一個是怎樣！為什麼就送不到六道骸身邊來呢？他可是把拔耶把拔！

然後他看著澤田綱吉紅著雙頰一臉的驚喜，抱著雲雀開始玩起白天阿諾德前輩的轉圈圈，接著雲雀又在他額頭上烙下一吻道晚安，之後兩人才開心的道別，特別是雲雀的尾巴從頭到尾一直很開心的搖，六道骸忌妒到都要把屋樑給啃壞了。

「可惡！待會兒恭彌就算來我也絕不理他！」賭氣的鼓起腮幫子，六道骸又開啟所謂幼稚耍憨模式，躲回房間裡裹住棉被瘋狂打滾。

腳步聲離六道骸的房間越來越近，最後停在房前。

小白虎雲雀拿出袋子裡最後的巧克力，淡淡的微笑起來。

六道骸窩在房裡，用枕頭將自己的耳朵徹底裹住。

哈哈哈我已經睡著囉～睡著囉～恭彌你的門鈴聲勢吵不醒我的～吵不醒我的～

然後他將以上那段腦殘弱智的話默念了三遍。

——叮咚。

「恭彌我來了——！」

比起腦袋，身體更快一步行動，六道骸直接從床上飛跳起來，衝到門口直接將雲雀抱起來擄進門然後上鎖，接著像個傻子般開始玩起舉高高的遊戲。

等到雲雀錯愕的眼神對上他的視線時，六道骸整身僵硬。

完了，完了，他這次絕對完了。

剛才還催眠自己絕對不要理雲雀的，現在的狀況是怎樣？該不會自己也是口嫌體正直的傲嬌系？

「……你今天…心情…好像很不錯……」雲雀愣愣的看著他，硬擠出這段話。

六道骸傻笑著，嘿嘿嘿的向他點了點頭，然後把雲雀放到床上，自己則是失望的坐下背對他。

氣氛陷入一片尷尬，雲雀突然不知道怎麼樣像給其他人一樣把巧克力交給他，他直覺六道骸如果有耳朵的話現在也一定是垂下來的，可惜他就是沒有耳朵，所以雲雀沒辦法用舔耳

朵來安慰他。

他抬起頭，要怎麼樣給六道骸鼓勵才好呢。

很少看見這個精神奕奕的變態會露出這種表情的。

從袋子裡翻翻找找，因為巧克力店的女主人覺得他很可愛才特別送給他的，雲雀看看六道骸，又看看袋子裡的東西，把心一橫，嘛，這種時候就豁出去了，反正就算給六道骸看了他也一定不會跟別人講，要是真的敢講，咬殺他外加整整一個月都不理他也夠他受了。

背後沙沙的聲音傳來，六道骸無精打采的稍微往後瞄，卻突然被塑膠袋蓋住頭。

「嗚……！噗喀！恭彌你在幹什麼！竟然趁機給我蓋布袋！」

「還不行！要是現在看了就咬殺！」

「啥？」

既然是寶貝恭彌說的就沒辦法，六道骸乖乖靜下來等待。

過了一會兒，雲雀才小心翼翼的把他頭上的塑膠袋拿下來，有點彆扭的用棉被裹住身子。

「恭彌……？」

「只能一眼喔，只能看一眼喔，只看一眼我就要脫下來了喔。」

「什麼？」六道骸頓時覺得有點好笑，很少看見雲雀會紅著臉跟他說話，他將雲雀連同棉被一起抱到身上，輕撫著他的尾巴：「該不會是因為擔心我難過吧……抱歉，恭彌，我沒事了喔。」

「那，巧克力……」用尾巴捲起一旁的巧克力遞給六道骸，雲雀怯怯的看著他。

「我當然會收囉，謝謝你，恭……」

話才說到一半，雲雀身上的棉被滑了下來。

——粉紅色的裸體圍裙。

「恭彌啊啊啊啊啊——！！」

鼻血老兄帶著幸福的表情飛躍而出擁抱空氣，六道骸瞬間萌殺ＫＯ，到底是哪個傢伙這麼有眼光竟然幫他家親親恭彌挑了裸體圍裙，再加上原本就具備的萌要素耳朵和尾巴，幹得太好了ＧＪ！

雲雀彆扭的要躲回棉被裡，又被六道骸拉出來緊緊抱住。

要不是雲雀年紀太小，六道骸確定自己現在立刻就會撲上去壓倒他然後一夜來個七次之類的。

「謝謝你，恭彌，我真的太幸福了，謝謝你的情人節巧克力。」感激的靠上雲雀的胸口，

六道骸閉上眼輕聲道，然後伸手捂住自己又要山洪爆發的鼻血。

「情人節……？」

雲雀的問題讓六道骸錯愕了一下。

他用一種「不會吧」的眼神抬起頭，然後對上雲雀單純充滿疑問的寶藍色眼睛。

「呃，該不會……你不知道情人節是什麼……？」

雲雀對他點了點頭。

「不會吧！那麼巧克力是什麼意思？我就覺得奇怪！為什麼會每個人都拿到巧克力！」

雲雀仰起小臉，看著六道骸又激動又囧的表情。

雖然不知道情人節是什麼，不過每個人都拿到巧克力也是理所當然的吧？

他淡淡的笑了笑，聲音純真而清澈。

「那個啊，新年的伴手禮。」

（完）

「原諒我恭彌，但這一切都是為了事務所好，哇啊！不要咬我啦！我也不是願意的啊……把拔三餐都會幫你送飯來的，你在裡面好好待著，記得不要抓壞牆壁，好嗎？」

時間是早上十點整。

六道骸推著推車在長廊上，往猛獸專用的禁閉室走去，推車上的不繡鋼大籠子裝的正是他從非法實驗所裡撿回來的小白虎雲雀恭彌，六道骸收回剛才差點被咬到的手指，低呼了聲真危險。

遵從事務所的首領澤田綱吉的命令，他正要把寶貝兒子雲雀抓去關。

「啊，又到了這個時間了啊，恭彌也真可憐。」跳馬迪諾偶然路過，低下頭看著籠子裡的雲雀：「不過這個時候的恭彌還真的一點都不可愛呢。」

「你懂個屁啊死馬！恭彌他隨時隨地都是很可愛的！超、可、愛！」六道骸惡狠狠的反駁。

「等你被咬到再來說可不可愛吧。」迪諾沒好氣的白了他一眼，先前他可是有被雲雀咬到的慘痛經驗呢，而且就是因為有了跳馬迪諾這個替死鬼，大家才知道雲雀會有所謂的野性

期這回事。

所謂野性期大概只有24小時左右，這段時間雲雀會完全喪失人類的記憶與功能，變成四隻腳走路，會亂吼亂叫，不會說話，認不得人，而且還具有極大的攻擊性。

被鳥咬到不痛不癢，被貓狗咬到還頂多流點血，但是他們很不幸的養到一隻白老虎，雲雀的牙齒構造跟人類不一樣，是真正老虎的牙齒構造，足以撕裂生肉咬斷骨頭，完全符合他的口頭禪「咬殺」，因為被咬到真的會死人，還記得迪諾那時候在病床上躺了有整整三個月之久。

此後，只要雲雀開始發高燒時，大家就得趁著他意識朦朧的短短三十分鐘內七手八腳的把牠抓進籠子裡關，澤田綱吉還為此特別準備了一間設置了假山假樹假水的禁閉室，順帶一提，在這一天的期間裡雲雀只吃生肉，而且很挑食的不吃生鮮市場的豬。

「發作多久啦？」

「昨晚八點開始發燒，十點就在暴動啦。」

將推車推進房裡，打開籠子將雲雀整個人翻出去，小白虎在地上打滾了好幾圈才嘶吼著弓起身體，但六道骸只說了一句親愛的原諒我就關上鐵製房門。

接著傳來利爪抓上鐵門的滋嘎聲。

「早餐我處理完了，那麼，午餐和晚餐這個月輪到誰去值班？」

「好像是阿綱，不過有客戶來了個新案子，他這幾天都抽不開身。」

「其他人呢？拜託，上個月我已經值班完了耶。」

「山本他去接一個大案子了，了平因為上次任務玩得太過火了現在還忙著打官司，獄寺又口口聲聲說討厭恭彌怎麼可能乖乖值班？而我，今天還有一個大任務要忙呢。」伸手拍拍六道骸的肩膀，迪諾使給他一個意味深長的眼神：「是把拔就要好好貫徹父愛啊，六道骸。」

「去你的！你們都是推卸責任！都是！恭彌恢復以後我要叫他都不理你們！」幹什麼衰事壞事通通落到他六道骸頭上，之前雲雀好好的時候大家不是都忙著說要煮飯給他的麼？

迪諾裝做沒聽見似的轉身，對禁閉室喊了一聲親愛的我會常常來探望你之後就走人，誰不知道他的探望都是透過監視攝影機的探望，真正需要開門的只有像送三餐這種衰事。

而他家寶貝兒子的三餐，沒錯，就是去動物園裡買一隻活生生的鹿回來給他撲殺，因為雲雀不吃死肉，而且，他對於獵殺行為非常樂在其中。

「可惡，一個一個都只會這樣。」看著迪諾的背影，六道骸咬牙切齒的踢了牆壁一腳，前天才剛處理完一件大任務，澤田綱吉這幾天應該都是不會派給他工作，閒著沒事的他結果還是決定窩去視聽室裡看監視畫面欣賞恭彌可愛的樣子。

打開視聽室的門，窩進柔軟的沙發打開打大螢幕，通常這時候會懶洋洋的趴在窗口邊的雲雀此時卻有點奇怪，在假山假樹假水中竟然會讓那隻倒楣的鹿活著，而且還不停用爪子去扒那些已經被他抓到掉漆的塑膠樹。

「唉呀……？他看起來好像很興奮，是我錯覺嗎？」心想著既然那隻皮皮剉的鹿在那裡待那麼久都沒被咬殺了那麼他進去大概也不會怎樣，六道骸起身前往禁閉室。

鐵門一開，雲雀立刻停止了抓樹的動作。

圓滾滾的寶藍色眼睛看向六道骸，小巧的白耳朵抖了抖。

「早安啊，恭彌，先、先說好把拔是不能咬的喔，絕對不能咬喔，把拔現在要走過去了喔。」

「嘎嚕嚕……」雲雀半瞇著眼，勾起一道迷人的唇角，慢慢向六道骸走過去。

「等、等一下，我可不是敵人，在那裡待著，就這樣不要動！恭彌我叫你不要動！就說不要動了哇啊啊啊啊——！」顯然非常怕那一口虎牙的六道骸本能的用雙手擋住可能會撲過來的雲雀，但雲雀只是抬起頭嗅了嗅六道骸的味道。

「呼嗚……」原本身高就只有到六道骸一半的雲雀一趴下來只有到他的膝蓋，長長的尾巴輕勾住六道骸，小小的臉蛋在他小腿肚上蹭了蹭。

「唉呀……？怎麼沒有一口咬下去？」野性期的雲雀是最單純的，絕對不會耍什麼陰險的作戰計畫，既然他不想攻擊就是不想攻擊了，稍微放鬆了戒心的骸蹲下來，撫上雲雀的黑髮。

雲雀舒服的低吟了一聲，舔上六道骸的臉頰。

在骸的前方趴下，慢慢的將尾巴挪開，雙頰染上美麗的紅暈。

「咦……？這個反應，該不會是……發情期？」當初養了雲雀之後他曾特地去調查一番老虎的習性，那時候的他還三天兩頭就往動物園跑，這個反應這個叫聲完全符合雌虎的求偶行為。

「但是恭彌是男生……不對，當初與他進行基因融合的好像是雌白虎……喔、喔呀？這、這麼說完蛋的不、不就是我嗎……？」

雖說老虎的性成熟期是四年到四年半，野性期的雲雀會錯覺自己已經性成熟了沒錯，但他身為人類的身體只有區區的六歲，要六道骸這個二十六歲的大人對六歲的小孩出手，受到全世界的唾棄與撻伐就算了，彭哥列大大小小的人絕對會聯合動手把他給閹掉的。

可是對六道骸來說，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啊。

他汗顏的看向底下的雲雀，見六道骸遲遲沒有動作，小傢伙的眉已經緊緊的皺在一起一

副火大了要殺人的樣子，尾巴不耐煩的敲打著地面。

「恭、恭彌你冷靜點聽我說，我不是老虎，我也不知道老虎要怎麼做，所以，呃……所以，如、如果你想知道人類怎麼做的話等你長大我會慢慢教你，你現在就想辦法自己撐過去好嗎？」

「吼嗚……」

語言溝通不能。

雲雀垂下耳朵，有點可憐的看著他。

捂住即將爆發的鼻血幾乎成為了六道骸的本能動作。

那個實驗所的白痴博士竟然選雌虎和男人來基因改造，而且好死不死雲雀又是個男孩子，現在是要想辦法讓他打一槍，還是要讓他被上？去他的野性期。

六道骸幾經思考，如果目的只是幫助雲雀度過發情期的困難，而且從頭到尾只用手指的話，彭哥列那群人應該也許可能大概不會怪罪他吧。

「我知道了，好吧，雖然這動作有點蠢……」而且身材大小又差太多，六道骸將雲雀壓在下方：「可能會有點痛，恭彌要忍耐一下喔。」

等不及雲雀瞇起眼，骸猛的探入一根手指。

「啊……呀啊啊……！」發出一陣呻吟，敏感的身體馬上弓起，雲雀激動的要脫逃，六道骸卻立刻把他的頭壓在地上，額頭抵著地面，他掙扎到幾乎就要滲血。

「喔呀，果然聲帶還是人類的呢。」對於剛才沒聽到吼聲感到奇怪，六道骸看著雲雀被狠狠按在地上的腦袋，雖然有點心疼，不過要是手伸過去的百分之五百會被咬，所以還是這樣比較保險。

習慣手指之後，雲雀的掙扎漸漸緩了下來。

不過以他的年齡和身體做估計，大概也無法容納第二根，六道骸微蹙起眉，準備抽動手指。

「六道骸你在幹什麼啊啊啊啊啊——！」

突如其來的爆破聲讓兩人嚇了一大跳。

澤田綱吉突然帶著一大票那群說有事要忙的黑心肝同事破門而入，觀察一下他身後那些人的表情，不是一邊流鼻血又一邊氣得要死，就是受到太過沉重的打擊腦袋狠狠當機。

「為什麼大白天的我一到視聽室就看到A片！馬上把恭彌放開啊！」跳馬迪諾接著暴走。

「雲、雲雀……發、發情期……」爽朗少年的腦袋看來需要重灌防毒軟體了。

「唔唔好極限……」極限男捂住流血的鼻子，看來他應該屬於從未踏入大人世界的中二病年紀。

「還呆在那裡做什麼！給我把手指抽出來啊混帳東西！」還是總管獄寺隼人比較懂得應變。

一下子就陷入被眾人撻伐、萬劫不復的深淵，六道骸才剛從愣愣的蠢樣反應過來抽出手指，下一秒就聽見了猛獸低吼的聲音……咳，而且還是充滿殺氣的那種。

白癡都知道，任何動物在交配過程中都千萬不能打擾。

這就不用提……所謂大型肉食性動物了。

雲雀齜牙咧嘴的弓起身子，沒有多幾聲吼，騰滿殺氣眼神早就說明了一切。

簡而言之就是通通給我滾。

「等、等一下，恭恭恭恭恭彌你冷靜一點，應該不會被把拔出手的吧？吶、吶？」

「你、你把拔剛剛都對你出手了喔恭彌！所以咬他、咬他！」

「喂喂是你推卸責任的吧跳馬！不是說這個月該值班送飯來的是澤田綱吉嗎？」

「問題是六道骸你連飯也沒送啊！不要遷到十代首領頭上！」

「早飯就站在那裡恭彌根本沒有吃啊！不然山本武你去做他喜歡的壽司來嘛！」

「哈哈，就、就算你這麼說……野性期的恭彌根本不吃和食啊。」

「極限的挑食啊啊啊——！」

「為什麼變成在閒聊了啊混帳！給我看看狀況啊！」

「哭、哭呼呼，就是說啊，恭彌他整張臉都氣黑了，這時候就要交給馴獸師澤田綱……」

轉過身，澤田綱吉恰好正把鐵門關上。

「通通去死吧，一群渾蛋。」

小言綱黑化模式開啟。

看來剛才他確實因為發情期的事受到嚴重打擊。

「十、十代目啊啊啊啊啊啊啊——！」

唯一能救人的終極ＢＯＳＳ走掉了。

雖然說以大家的身手，要聯合起來打過一隻老虎不是問題，但問題就在那隻老虎名叫雲雀恭彌，而且大家一個扯一個的後腿根本無法團結起。

於是乎，彭哥列事務所的這一天全盈滿了猛虎的吼叫與悲情的慘叫。

※

小小的步伐踏在長長的走廊上。

雲雀恭彌仰起天真的小臉，手中捧著一大束的鮮花，在澤田綱吉的牽引之下來到一個個病房。

「為什麼要恭彌去給他們探病？」他仰頭問，澤田綱吉回他一抹溫暖的笑。

「雖然是他們自作孽，不過恭彌只要去探病，他們一定會打起精神的。」

「真的只是被貓咬到嗎？為什麼傷得那麼重？」

「嗯，那群笨蛋真的只是被貓咬到喔。」

「哪裡的貓這麼厲害？為什麼不找恭彌去？」

把小白虎雲雀抱起坐在自己肩膀上，澤田綱吉只對他笑了笑。

沒有回答，應該是說不知道怎麼回答，野性期一過雲雀什麼也不記得，不要把這件事情告訴他也成了彭哥列事務所的未成文條約之一。

然而雲雀也只有乖乖的依著澤田綱吉，沒再追問下去，不過小小的心裡暗自發誓，以後一定要打敗這隻很強悍的貓，竟然能讓幾個大漢在病床上躺三個月，他很想和這隻貓好好的打一場。

「對了，恭彌。」

「嗯？」

「六道骸那邊啊，就不要去探病了吧。」

（完）

彭哥列事務所美好的一天永遠都從澤田綱吉早晨的第一杯咖啡開始。

勤奮能幹的首領坐到辦公椅上後，主任跳馬迪諾也跟著開始了工作，接著的是剛晨跑回來的山本武大廚兼資料管理部長，然後是隨時隨地都很極限的衝鋒部隊長，當然身為忠犬的總管獄寺隼人老早就隨侍在首領的右側了，為了偉大敬愛的十代目，他總是最早起床的那個。

然而等到大家一天的工作都已經做了三分之一後，才有一個人影懶懶散散的從床上爬起來。

雖然說這種光景見怪不怪了，不過身為重要幹部，執行長的六道骸，偶爾還是會被大夥兒碎碎唸幾番，尤其跳馬迪諾總是拿這一點在他們的寶貝寵物面前言語攻擊六道骸。

「跳馬，那個呢？」揉揉惺忪的睡眼，六道骸的睡衣穿得邋遢，手中拿著漱口杯和牙刷，靠在跳馬迪諾的辦公室門口，妖媚的異色瞳此刻只有懶散二字可以形容。

「哪個？還有你不要把泡沫滴在我的地毯上。」跳馬迪諾只稍稍抬眼，0.5秒後又低下頭去批改公文，顯然對六道骸提出的疑問沒什麼興趣。

「那個小孩，白目的蓬髮小鬼。」

「你、你說恭彌白目？」跳馬迪諾難以置信的瞪著口中含著泡沫的六道骸。

「不是恭彌！你個神經病！」轉頭把滿口的泡沫吐掉，六道骸惡狠狠的瞪了他一眼：「是之前客戶托我們看顧幾天的小孩！白目又很吵的那個！」

「靠你把泡沫吐在誰的地毯上啊！」

「待會兒你不會洗洗啊！」

「為什麼你吐的要我來洗！」

「那恭彌在這裡滑倒也都是你的錯囉？」

跳馬迪諾滿臉怨氣的閉上嘴，低啐了一聲，然後想起剛才六道骸的問題，低頭思索了一下，確實好像有個黑髮蓬蓬頭，頭上裝著牛角又吵到極點的小孩。

「你是說藍波？」

「對對，就是自稱帶著神奇火箭筒的那個……」

話還沒說完，淒厲的哭聲劃破整條寧靜的走廊傳進兩人耳裡。

六道骸和迪諾猛然站起身，聲音是從雲雀的遊戲室裡傳來的，然而就在他們弄清楚方位的同時，哭聲也在此時突然斷掉，接著是一聲震天欲聾的爆鳴。

「恭彌把拔來救你了——！」

「喂喂！六道骸！等……唔啊啊啊！」跳馬迪諾就在衝出門口的一剎那因地上那一坨牙膏泡沫而往後滑倒，後腦杓用力重擊六道骸丟在地上的漱口杯，當場昏厥再起不能。

※

等到六道骸抵達時澤田綱吉等人已經在那裡了。

只是大家都錯愕的圍在門口，表情呈現一個無限的囧字。

「讓開讓開！恭彌呢？」

「骸？你先去把睡衣換下來好不好！」

「媽的你臭小子到現在才睡醒！」

「喔！骸，你快來看！」

等到六道骸擠入人群時他看見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畫面，一個碎裂了一半的火箭筒滾到他的腳邊，房裡的煙霧逐漸散去，然後他看見了一個男人，有著一頭黑色的捲捲頭，穿著乳牛圖案的花襯衫，坐在地上狼狽大哭的模樣。

「唉呀？這是……？」

「不是啦不是啦！骸，看那邊那個角落！」山本指著窗簾下的另一個人影道。

六道骸緩緩的轉移了目光。

要說那一瞬間的震撼，大概就像羅密歐與茱麗葉在剎那間對上了眼神一般，六道骸的腦袋猛然遭受轟雷巨響，一名少年手中摟著一隻兔子大布偶，頭上的圓耳朵抖了抖，一條黑白相間的長尾巴漫漫晃來晃去，他的黑髮他的眼他的鼻尖他的唇彷彿全都帶有致命吸引的魔力，白襯衫的領口微微敞開，略帶不悅的瞪向哭得要死要活的捲髮少年。

「恭、恭恭恭恭恭……恭彌？！」六道骸怎麼會不認得，這個他親自帶回親手照料而且總是萌到讓人噴鼻血的他家小寶貝。然而此話一出，旁邊跟著傳出了震驚的聲音。

「什麼？他是恭彌本人？」

「雲、雲雀本尊？」

「見鬼了真是雲雀恭彌那傢伙？！」

「極限的難以相信喔喔喔——」

聽見眾人的喧鬧聲，只見雲雀恭彌回過頭來，眼神冷冷的一瞟。

是女王！六道骸腦內第一個閃過這樣的想法。

「你好吵。」話才說完，藍波的哭聲立刻停止，恐懼的往旁邊一縮。

「對、對不起，雲雀先生……」

「出去，還有你們也一樣。」惡狠狠的往六道骸等人那裡瞥上一眼，獄寺隼人首先抓狂要反擊卻又馬上被大家拉住，澤田綱吉撥開了人群，目前他是唯一沒被雲雀打過咬過的人，而大家雖然不甘心但也相信他也是唯一可以對雲雀訓話的人。

「恭彌，怎麼可以這麼對我們說話？」他的表情有幾分嚴厲：「我們可都是養大你的人。」

「不要直呼我的名字，澤田綱吉。」然而雲雀只是淡淡撇過頭。

中傷要害！

澤田綱吉踉蹌退了好幾步直到撞到走廊的窗戶上，震驚之餘還有無比的哀怨，而眾人當然是極為錯愕的看著跑第一卻死最慘的首領，啊啊長大後的小白虎變森林之王了啊……

「恭彌他、恭彌他……翅膀硬了啊啊……」一頭靠上窗戶眼淚如尼加瓜拉大瀑布奔騰而出，澤田綱吉打開窗戶就要往樓下跳然後又被獄寺隼人慘叫著拉住。

「我已經……不是恭彌親愛的綱吉了……連叫我都是叫全名…嗚嗚……嗚嗚嗚……」

「雲雀，那個……啊啊！對了，要不要吃壽司？我剛做好了喔！」山本武第二個上戰場，額角淌著汗水努力尋找雲雀最愛的話題。

「壽司……」雲雀的表情確實猶豫了一會兒：「不要，我比較想吃漢堡。」

於是乎第二號打者也掛點，當場石化。

愛吃日本料理的恭彌呢啊哈哈他去哪裡了我不相信我絕對不相信這一切都是幻覺下不倒我的，山本武喃喃的重覆著，然後被極限男一手推到旁邊去。

「喔喔喔喔喔那我們來對打吧！雲雀——！」

「不要，我看見你就沒鬥志。」

「呃啊?!」

了平同樣掛點，這大概是他這輩子聽過最重傷的話。

再來上場的是怒氣沖天的獄寺隼人。

「臭小子你不要以為自己稍微得寵就可以對十代首領出言不遜！老子我現在就炸了你看你還敢不敢那麼囂張！」於是他拿出了一整排炸藥，點煙點火。

「才沒有出言不遜，我只是不想聽他直呼我的名字罷了。」雲雀的回答是冷冷的眼神，獄寺隼人正要開口，後方的澤田綱吉突然傳來一聲慘烈的哭叫。

「恭、恭彌啊啊啊——」

「十、十代首領——！」

於是乎獄寺隼人熄了炸藥衝過去抱住要往窗外跳樓的敬愛十代目。

經過一翻混亂的折騰之後大家幾乎都戰死沙場全軍覆沒，只有六道骸這時候狂妄的大笑三聲。

「クハハハハ！你們全都太遜了！這個時候就該讓主角出場啦！閃邊閃邊！把拔要把親親恭彌帶回來了噢！」於是他對著雲雀張開雙臂：「來吧恭彌！跟把拔去逛街！」

然而只見雲雀用一種無比嫌惡的眼神看著他。

他的尾巴垂了下來，抱緊了手中的大兔子玩偶。

「把你嘴邊的牙膏泡沫抹乾淨，鳳梨白痴。」

六道骸的表情在一瞬間石化裂開。

下一秒，只見剛才還在重傷的眾人全都站了起來，圍著六道骸繞成一個圓。

「揍他！」

「臭小子不是說你很行的麼！」

「把拔嘛！你再把拔嘛！把拔就該退去場邊當配角啦！」

「到現在才起床連工作都還沒有動！還有不是讓你看好那乳牛小子的麼混帳東西！」

「聽到沒有！恭彌叫你鳳梨啦！鳳梨！死鳳梨！」

「咳！噗啊！我……！咳……噗喔！」

眾人圍毆得正歡之時，跳馬迪諾終於從漱口杯夢魘中清醒過來，抵達現場。

然後他的眼神直接忽略了那個被揍得正慘的六道骸，看見了十年後版本的小白虎雲雀。

「恭彌！是你嗎？」他興奮的笑了出來，原本的復仇目的忘得一乾二淨：「好可愛啊！」

眾人的叫罵聲瞬間平息下來。

只見雲雀稍稍撇開了頭，鼻尖輕輕碰到了白布偶。

「可愛…這種東西……才不需要。」

於是他微微泛紅的雙頰猛然衝擊大眾的視野。

澤田綱吉跟著紅了雙頰，獄寺隼人口中的菸掉落地面，山本武張嘴微愣，了平僵住了整張臉，而六道骸和跳馬迪諾的鼻血毫不客氣的大剌剌光榮流出。

不是女王！

是傲嬌！

（待續）

雖然跳馬迪諾目前先馳得點，不過大家可沒就此絕望。

所謂的傲嬌就是嘴巴毒得要死又口口聲聲說不，其實心裡開滿了小花的奇怪生物，而要說到雲雀恭彌版的傲嬌，大概不太可能到開小花的地步，不過卻是一種靦腆型的害臊。

另一種傲嬌嘛……害羞了會暴走的那種。

在會議室裡，眾人的目光不約而同的看向總管獄寺隼人。

「幹、幹麻？看什麼看？」

「我說啊，阿獄老兄。」六道骸笑得一臉欠揍搭上獄寺隼人的肩膀：「雖然你口口聲聲說是為了十代目，那麼你對恭彌的感覺怎麼樣呢？」

「混蛋誰准你叫我阿獄！」用力撥開六道骸的手，獄寺漲紅了臉：「雲、雲雲雲雀那種不知天高地厚的野獸！誰……誰對他有什麼感情啊！倒、倒貼我都不要！」

「是嗎？」六道骸轉轉自己被獄寺巴了一掌的手腕：「這裡有誰願意倒貼恭彌的舉手～」

語畢，眾人都將手舉了起來，包括他最敬愛的十代目。

六道骸一臉玩味的看著他，單手托著下巴。

「看吧，你的十代目都舉手了你不與他同進同退嗎？」

於是乎獄寺隼人氣紅了臉，猶豫了半晌才將手緩緩抬起。

標準的傲嬌，看他臉上好幾個青筋，大概再和他玩下去就會掀桌發飆了吧。

「好吧，那告訴我們。」兩手一攤，六道骸無奈的說：「要怎麼樣才能制得住傲嬌？」

「啊啊？」聽到與上一句問話完全不搭的疑問，獄寺頓時理解不能：「靠為什麼要問我啊？跟我沒關係吧！雲雀恭彌那臭小子你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啦！」

「不不不，你難道想不出馴服他的方法？」

「鬼知道啊！」

「好吧，我還以為傲嬌都會比較了解傲嬌的說。」

「傲你媽嬌！」瞬間從椅子上站起來手上多了一排炸藥，獄寺隼人氣得連菸都咬成兩截，山本武和澤田綱吉等人急忙衝上來拉住他：「老子哪裡傲嬌！你說啊你說啊你說說看啊混帳東西！」

怎麼看都是傲嬌好不好！澤田綱吉苦笑著在內心如此吶喊。

而主事者六道骸只不過回過頭去，無視獄寺隼人的暴走低啐了一聲。

「現在跳馬那小子領先啊……」他重重嘆了口氣，哪個傢伙不好領先偏偏是他最大的

競爭者跳馬迪諾：「找阿諾德前輩來說不定就可以幹掉他了說，但是就是覺得不太想找他來……」

「別說了，骸。」澤田綱吉沮喪的趴在桌子上：「你這樣說我只會想起他當初和阿諾德前輩在玩的時候還是叫我綱吉的…嗚嗚嗚……」

「十、十代首領……」

「嘛嘛，阿綱你那還算好的。」山本武低垂著頭嘆了口氣：「雲雀從來沒叫過我的名字就算了，他現在竟然喜歡洋食了…唔……漢堡就那麼好嗎？好過壽司嗎？」

「喂喂，現在是在沮喪個什麼勁啊？」六道骸不耐煩的拍拍桌子：「你們不會去看看雜誌嗎？書上都有說對待傲嬌就是要霸王硬上弓啊。」

「問題是，對恭彌霸王硬上弓，你不會被他咬死嗎？」澤田綱吉抬頭白了他一眼。

「哼。」只見六道骸幾聲冷笑：「找個實驗品來看看不就知道了？」

※

跳馬迪諾再次來到遊戲室門口，依照澤田綱吉的只是要把裡面的藍波救出來。

聽說變成大人版本是某個火箭筒造成的，現在已經拿去維修了，不過恭彌和藍波也暫時變不回來，這樣也好，跳馬迪諾心情愉快的想，雲雀長大後多了一種……該說是性感麼？

想起他因自己的話而低垂下頭紅紅的臉蛋，跳馬迪諾的腳步不禁輕快起來。

打開門，他看見遊戲室裡睡著了的雲雀。

之前拿在手中的兔子現在枕著讓他當枕頭，側身躺在地板上，風輕輕拂起他墨色的髮梢。

那畫面美得無以復佳，雖然搧風的藍波是那樣一臉哀怨。

「恭彌，我來看你了喔。」他笑著，輕輕的一喚，雲雀的耳朵抖了抖，藍波嚇了一大跳，丟下扇子就往外衝，堵著跳馬迪諾的嘴巴把他按到牆上。

「拜託配合一下好嗎？迪諾先生！絕對絕對不能讓雲雀先生醒來啊！」

「唔唔……唔嗯？」

「特別是在他睡覺時被吵醒！這是絕對絕對要不得的！你想死嗎？應該說，你想害我死嗎？」

「放心啦！」迪諾輕笑著撥開他的手，一臉燦爛：「不會有事的，恭彌他是不會對我動手的。因為十年後的我們在一起了不是嗎？」

「咦？」

「別裝蒜，六道骸都跟我說了，哈哈，難怪他們會一臉悲情的樣子呢。」迪諾插腰笑了

幾聲，然後不知死活的走了進去，把正在睡覺的小白虎搖醒。

藍波鐵青著一張臉，然後趁著四下無人迅速逃走。

雲雀開始只是翻了個身不想搭理，跳馬迪諾又不死心的搖了幾下。

「吶吶，恭彌，別這麼冷淡嘛……啊啊，我們去遊樂園玩好不好？」

只見雲雀睜眼時給他一個犀利的冷瞪。

雙手迅速抽起拐子，下一秒就架到了跳馬迪諾的脖子上，連0.5秒的時間都不用。

「囉唆死了，滾。」

跳馬迪諾緊張的嚥了口口水，接著想起六道骸的話，那傢伙一臉哀怨痛苦的告訴他，因為在十年後的世界裡他才剛和雲雀吵完架，所以有一些兇猛反應是理所當然的。

『你要想辦法在恭彌回去十年後之前和他合好啊！』六道骸當時如是激動的說。

「恭彌，那個……你還在生我的氣嗎？」他有點歉疚的低下頭。

「廢話當然會生氣。」擾人清夢罪該萬死沒聽說過嗎？

「對不起……！雖然我不知道十年後的我做了什麼惹你生氣，但是恭彌……請你原諒我！我會更加努力疼愛你的！」然後他突然來了一個大擁抱，將發怒的雲雀擁進懷裡，吻上他的側臉。

只見雲雀先是錯愕了幾秒。

然後……

「去死種馬！」

一拐伺候，迪諾當場飛了出去撞破窗戶接著華麗麗的撞向一樓的柏油馬路。

六道骸看著監視攝影機的模樣，轉頭啐了一聲，臉上的邪惡的笑容卻越發明顯：「失敗了啊，果然是因為跳馬太沒用了呢，クフフ，不過剛才恭彌那跟蘋果一樣紅的臉蛋我可沒看錯，跳馬那傢伙，等他回來就死定了，不剁了他配飯我怎麼會甘心呢？」

然而他身後的眾人無不一臉囧樣。

「骸……你竟然那樣對待迪諾先生……」

「唔啊…看起來就好痛的樣子……」

「恭彌怎麼忍心打下去啊……小時後的他是那麼的可愛……」

「不不，就算是十年前我看他也一樣會打下去啊……根本只是力道大小的問題……」

「咳咳！各位，這不是重點好嗎？」六道骸不耐煩的敲敲桌面，輕了清喉嚨：「跟傲嬌相處有不辛苦的嗎？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

「天啊，你工作有這麼認真就好了。」澤田綱吉冷冷的吐槽。

「既然你們都嫌恭彌現在不好接近，那就等十年後火箭筒修好讓原本的那個恭彌回來就好啦。」六道骸白了首領一眼，雙手一攤，關掉監視畫面走了出去：「反正最後能馴服傲嬌小白虎的，一定只有我一個，不信你們看著吧。」

※

「那個啊，恭彌。」怯怯的從遊戲室門口探頭，澤田綱吉點著手指，低著頭雙頰一陣紅：「你現在……有空跟我說話嗎？」

裡頭的雲雀瞟了他一眼，耳朵抖了抖，視線從手中的兔寶寶望向天花板。

剛才是不是對他太兇了一點呢？畢竟這裡是十年前的世界，看見澤田綱吉那副傷心欲絕到要跳樓的模樣，總覺得有幾分愧疚感。

「我肚子餓了。」

「咦？」

「我說，我肚子餓了。」他轉頭，卻沒有直接對上澤田綱吉的眼神，臉上有一層淡淡的紅暈：「如果、如果綱吉拿東西給我吃的話，我倒是無所謂……」

「恭…恭彌……」

感動到眼淚都要狂飆出來，澤田綱吉立刻就衝去準備食物，不久之後，就成了他和雲雀

面對面坐在遊戲室的光景，大概問了雲雀十年後的狀況，彭哥列事務所已經規模擴大至世界性集團，澤田綱吉同時兼執了某個國家的總統，山本武是世界頂級名廚，也打進了大聯盟，獄寺隼人依然是他的左右手，不過卻有了一流鋼琴家的另一個身份，跳馬迪諾已經脫離公司，創立一個也挺成功的財團，目前作為彭哥列的同盟，而了平也成了世界知名的拳擊手，在工作之餘擔任拳擊國手的教練，雖然大家的年紀到那時也都不小了，卻還是一樣的有活力。

「啊……那骸呢？」澤田綱吉安心的啜了口茶，微笑道。

只見雲雀撇開了眼神，滿臉的不悅。

黑白相間的尾巴煩躁的敲打地面，他咬下一口手中的漢堡。

「那傢伙一事無成。」他輕聲道，低下頭：「我最討厭他。」

澤田綱吉起初是有點錯愕，怎麼？他和六道骸的感情一向不都是最好的嗎？就連上次發情期時第一個找上的人也是六道骸，過了十年怎麼就變討厭了？

但澤田綱吉最後只是微笑著點點頭，沒有多問，聊了不久，幾名部下拿著公文來找他，無奈之下也只好和雲雀說再見，然而走出門時他深深的嘆了口氣。

「骸那麼自信滿滿的……要是知道自己早就三振出局了，一定會很難過的吧……」

※

「恭～彌～」踏著輕快的步伐來到遊戲室，六道骸興高采烈的喚了一聲：「十年前的世界一定很無聊吧～把拔來看你了喔～」

但雲雀只冷冷的回頭一瞪：「馬上離開我的視線。」

坦白說，六道骸那一瞬間傷得不輕。

他努力調整自己快要石化的表情，催眠了好幾次恭彌是傲嬌恭彌是傲嬌恭彌是傲嬌，然後又硬擠出了一抹笑，坐到雲雀的身邊。

「吶，恭彌心情不好？」

雲雀把頭撇開，沒有回話。

六道骸硬是把委屈的那部份吞進肚裡去，拿出強硬的手段，用力將雲雀的頭扭回來，然而馬上就被尾巴狠狠的打個正著，雲雀露出尖牙拱起身子微微嘶吼著，惡狠狠的瞪著他。

「沒有心情不好，滾出去！」

捂著發疼的鼻子，六道骸蹙起眉：「沒有心情不好……那是討厭把拔了？」

「把拔？」他冷哼一聲，「開什麼玩笑，你又不是什麼把拔。」

「可是把你帶回來的人是我啊！雲雀恭彌！」六道骸的怒氣一路飆升，揪住雲雀的頸子

將他往前扯，對著他瞪大的淡藍眼瞳怒喊：「我對你做了什麼！你為什麼這麼討厭我！」

基本上，就算雲雀長大了十歲，還是敵不過二十五歲的六道骸。

他紅著臉試圖推開他，尾巴和耳朵都垂了下來，不敢直視六道骸怒氣沖沖的眼神。

「就是因為……做、做了很多很多…次……死變態……」

「啊？」

「話說回來都是你！」突然發怒抄起手中的兔寶寶就往六道骸臉上猛砸：「昨天才回家還說什麼要溫習！一整個晚上都沒有停過害我今天連站都站不起來！」

「什……什麼？噗喔！」

「這樣還敢自稱是我的把拔！誰家老爸會把自己兒子給上了的……唔嗯！」接到突如其來的吻，雲雀慌亂的想推開，卻牽動了下身的疼痛，尾巴整條豎了起來，痛得耳朵直打顫。

「那麼，恭彌會臉紅不是因為跳馬抱你，是因為在痛對不對？」六道骸笑瞇瞇的解開雲雀的釦子，低頭吻上他的鎖骨：「因為恭彌是我的嘛，クフフ。」

「你……不要…！我才不想……竟然連十年前的你都……走……嗯嗯……」

「說不要是沒用的喔，恭彌。」輕輕啃咬著已經佈滿未來的自己的記號的頸子，六道骸輕聲笑道：「因為恭彌已經長大了喔，不是說不要就可以推掉的小孩了。」

「這個跟那個完全沒有關係……嗯啊……」雙手揪緊六道骸的頭髮，雲雀咬緊下唇，就算回到了十年前果然還是打不過這個人，不知道自己心中究竟有多討厭他，雖說十年後的他本人一直笑吟吟的自稱這是公平競爭得來的結果，但是為什麼偏偏自己會是那個獎品？

「恭彌。」六道骸抬起頭輕聲喚著，吻上雲雀的唇：「反正都是我，你會接受的吧？」

雲雀紅了整張臉，惡瞪著眼前笑容不減的傢伙。

他圓圓的耳朵抖了抖，將視線移向旁邊。

「我……」

——碰！

突然一聲震天的巨響貫串耳膜，濃煙瞬間從雲雀身上爆出，六道骸本能的護住眼，感到支撐自己的重量在剎那間消失，他瞇起眼急著抓住那細瘦的手腕，卻抓住了一隻小小的手。

在煙霧瀰漫之中，他握住了小白虎柔軟瘦小的掌心。

「恭…彌……？」

「六道…骸……？」稚氣的童音清朗的道，隨後小小的身軀貼了上來，骸將小白虎抱起來緊緊摟在懷裡，感覺那雙小巧的耳朵不停的發抖：「是你……」

「是我，歡迎你回來，恭彌。」

煙霧散去，雲雀小小的手緊緊抓著六道骸的衣服，從頭到尾都沒有放手，豆大的淚珠順著粉嫩的臉頰滑下，在六道骸微微吃驚的眼神下他哭了出來。

「混蛋……把拔是混…混蛋……你要是再晚點過來…恭彌就會死翹翹了……！」

「什、什麼？怎麼了？」雖然內心想著親親恭彌你晚點再回來不知道該有多好，不過聽見自家寶貝這樣哭訴，六道骸心疼都來不及了，何況幾乎只稱他全名的雲雀突然叫了他把拔，通常這種情況不是撒嬌就是另有意圖，不過看來這次好像是因為心靈重創的樣子。

「有、有一個長得很像你的男人……一直想要侵犯恭彌……」哭著又往六道骸的懷裡縮了一些，雲雀的聲音越來越小：「而且……好強…恭彌根本打不、不過……」

天啊，未來的我都有了些什麼變態想法啊……

六道骸在心中默默的吐槽想對小孩動手的未來的自己，然後拍著雲雀的背輕聲安慰他。

「那個啊……恭彌，其實……」

「恭彌！」

「恭彌你沒事吧？」

「剛才那個極限的爆炸聲是怎麼回事啊啊——」

「混帳你這畜牲又惹麻煩了對吧！」

「你沒事吧雲雀！有沒有受傷？」

煞風景的傢伙接二連三的衝進來，六道骸一個字的單音都還來不及發出，雲雀立刻伸手推開了六道骸，抄出手中的銀晃晃的浮萍拐，臉上的笑容很明顯是找到了可以發洩情緒的獵物。

而只見大家倒退三步，然後不約而同惡狠狠的瞪向六道骸，怎麼才剛來，都還沒感受到十年前的雲雀恭彌回來的喜悅就要挨揍，六道骸那傢伙早來幾步就那麼吃香？然而後者只裝出無辜的表情向他們聳了聳肩。

「群聚。」簡單兩字說明了受刑人的罪名，雲雀咧出一抹冷冷的笑。

直至此時此刻大家才突然意識到其實現在的雲雀也沒有溫馴乖巧到哪裡去，只不過十年後多了一點傲嬌的成分而且又更加暴力了而已。

而六道骸一副幸災樂禍的嘴臉坐在雲雀身後看著他們，內心正為十年後他與雲雀的戀情暗爽，哼哈哈哈恭彌是我的了喔，你們這些渾球再怎麼爭奪戰也沒有用啦，真正的贏家在這裡啦看到沒？恭彌連拐子都不會揮向我喔他對我是最好的クフフフフ～

正當大家蒼白著一張臉時，一個久違的聲音又從後頭傳來。

「找到你了，彭哥列十代。」

又是那個好聽的聲音。

又是那張美麗的臉孔。

又是那頭淡色耀眼的髮。

又是那個早應該功臣身退好好窩去深山休養卻陰魂不散天天來這附近騎機車的傢伙。

「是、是必殺的鄰家大哥哥啊啊啊——」六道骸的表情一瞬間和雲雀恭彌的成了極大的反差，前者是又跑去和悲觀鬼魂聊天喝茶，後者則是眼睛閃閃發亮。

「阿諾德！」丟下拐子穿越眾人直直撲向心中敬愛的阿諾德前輩，雲雀竟然笑得燦爛耀眼滿面春風，眾人一副「怎麼又是你這個不敗魔王」的悲慘表情，六道骸更是差點當場吐血而亡。

「又見面了，小恭彌。」而這位前輩當然是再次把雲雀抱起來舉高高，然後玩起閃死人不償命的轉圈圈遊戲，口中還叫著全事務所沒有人敢這麼叫不然必死無疑的親暱稱呼。

「算了，回去了啦！」

「好吧……其實工作也還沒做完呢，歡迎你回來，恭彌。」

「歡迎回來，雲雀，晚上我會做壽司給你喔！」

「今晚我們要好好對戰一場喔！雲雀！」

「恭彌，記得不要太靠近那個賴床的藍毛白痴喔，還有六道骸！給我過來去工作啊你！」

每個人經過無不是摸摸雲雀的頭，就是笑得一臉欣慰，六道骸更是直接維持在石化狀態就被跳馬迪諾拖出房門，雲雀小小的手緊緊抓著阿諾德的肩膀，抖抖小巧的耳朵，尾巴在半空中晃啊晃，淡淡的揚起一道美麗的唇角。

「骸。」

他輕輕一喚，六道骸從假死狀態復活了過來，眨眨眼睛略為錯愕。

他們互相看著，即使距離越隔越遠。

「噓。」

伸出手比出了對今天的事情要保密的手勢，雲雀恭彌淡藍色的眼瞳愉悅的看著他，而後者揚起了燦爛的笑，比劃個手勢示意自己絕對會封口什麼都不說。

而直到看見雲雀微笑的那個時刻，六道骸才確信，雲雀以後會是屬於他的，絕對如此。

若短短十年就能得到心愛的人，那麼他的確很樂意去追。

（完）

一聲巨響劃破天空，再一個轉眼自己已跌到了柔軟的床鋪上。

雲雀恭彌眨眨眼睛，頰上未消的紅暈顯示了方才自己被挑起的情慾，然而眼前這名總體來說算是罪魁禍首的傢伙趴在他的身上，倒是一臉不悅的打量著他。

「恭彌，你回來的好慢，我的心靈差點就要重傷了。」

「你還說！」伸手往對方臉上一摑，雲雀惡狠狠的瞪著那有著一頭幽藍髮絲的男人：「你想對十年前的我做什麼？對小孩下手的大叔都是變態。」

「我還很年輕呢恭彌怎麼可以說我大叔呢？」然而後者只是笑著接下那一掌，五指緊扣住他的指縫，拉到嘴邊輕輕一吻：「因為十年前的恭彌一直拒絕我嘛，忍不住就想惡作劇，クフフ。」

「幼稚。」雲雀沒好氣的白了他一眼，推推六道骸的胸膛：「綱吉和武在哪裡？我肚子餓了。」

「咳咳！」

雲雀才剛將視線轉回六道骸身上，雙手便被迅速制住壓到床上，而只見那個壓住他的人

笑得一臉無良：「不是說了不准直呼失敗者們的名字嗎？小・恭・彌。」

就在雲雀回神之前，足以折磨他腰部整整三天的懲罰運動又開始了。

而真如他所說的，十年後的六道骸除了還呆在彭哥列混飯吃之外，實在一事無成。

（完）

小白虎恭彌　少年白虎

繪者：伊雪

2010年

不知道該說是不幸還是萬幸，雲雀今天一早就被克羅姆帶了出去。

遠離了彭哥列事務所那群吵死人不償命的傢伙，今天一天應該就會安靜許多了，雲雀恭彌打了個大大的呵欠，牽著克羅姆的手走向事務所門口，特別每當待在極限男和總管獄寺隼人的身邊時，他總為自己比人類靈敏的聽覺感到悲哀。

「昨晚沒睡好？小可愛。」

就在他默默在心底為自己局一兩滴眼淚的同時，熟悉而溫柔的嗓音從門外傳來，雲雀抬頭看見那個重型機車上的人影，小小的臉蛋瞬即撲紅，鬆開克羅姆的手搖著長長的尾巴就飛奔過去。

「阿諾德！」

然而就在他成功撲入必殺鄰家大哥哥懷裡並被拉著原地轉了好幾個圈之後，眼角餘光瞥見了另一台重型機車上坐著一個異常礙眼的人影。

有著一頭與六道骸相像的髮型，額前的瀏海看起來無比可笑但卻散發一股妖異氣息的男人。

「啊啦？所以真的不是裝飾品，這小子的尾巴真的會動耶，拿去黑市搞不好還能賣個不錯的價錢喔，呵呵。」那人掛著一抹極端輕浮的微笑，修長的手指輕輕滑過雲雀恭彌敏感的尾巴。

然後那一瞬間，雲雀的整個表情都變了。

包括那些在樓上偷偷查看底下情況的人們也臉色大變。

至少，在彭哥列事務所裡，目前，沒有任何一個人有這個膽去碰雲雀恭彌的尾巴，因為換來的下場絕對會比被拐子次後還要更加悽慘，只見小白虎抓緊阿諾德的肩膀，雙頰漲成羞恥的玫瑰紅。

「嗚嗚……嗚啊啊啊啊——」

哭聲一出，那些原本在事務所樓上的人全都暴衝下來，和阿諾德聯手狠狠把這名男人痛打一頓。

「混帳誰教你碰他尾巴！」

「早該退休的傢伙別再回來這裡亂！」

「媽的斯佩多你讓恭彌哭我抽死你抽死你抽死你！」

「憑你這種貨色也想成為反派版的鄰家大哥哥麼？啊？啊？」

「噗喔！我只是……！咳！哪知道……好痛！」

於是最後狠狠給那西瓜髮型的男人補上致命一腳的是手裡還抱著啜泣雲雀，表情比西伯利亞的海風更冰冷的阿諾德：「敢對恭彌圖謀不軌，殺了你。」

是認真的！那個冷靜的表情冷酷的嗓音是認真的！阿諾德他絕對下得了手……！

斯佩多當下打了個寒顫然後乖乖點頭認錯，發抖著腦中同時開始演練阿諾德會怎麼對待自己的景象，於是阿諾德這才稍稍舒緩了嚴厲的表情，將視線轉回手中哭哭啼啼的雲雀恭彌。

「沒事吧？別哭了喔，哭泣的男孩子一點也不帥氣。」將額頭輕輕靠上哭紅的鼻尖，他柔聲道。

而只見雲雀抬手抹去了眼淚，稚氣的吸了吸鼻子，以帶點委屈帶點期盼的童音開口。

「恭彌、恭彌不哭的話……以後會不會和阿諾德一樣帥氣……？」

阿諾德聽見這個回答當下是愣了愣，隨即笑開來：「恭彌的話一定可以。」他靠緊了雲雀的側臉，以輕柔的聲音微笑道：「親一個，趕快好起來。」

聽到這話眾人立刻回過頭來一臉慘綠，靠這比馴獸師更高的等級是怎樣啊連澤田綱吉都沒這樣對雲雀說過啊，阿諾德的LEVEL已經不是人類了啦他們是同種生物了啦，恭彌的初

吻啊啊啊……

可惜這群人貌似腦波詛咒的東西還是沒有被這兩人接收，雲雀親暱的再阿諾德的唇上啄下一吻，展露笑顏，然後下一分鐘這一人一虎就騎上重型機車長揚而去，斯佩多載著克羅姆緊追在後頭。

「啊啊…走掉了……」

「嘛嘛，沒辦法，雖然會有點寂寞，不過也是為了雲雀，打起精神吧！」

「交給那兩個渾蛋真的沒問題嗎？」

「喔呀喔呀？總管大人您這是在傲嬌嗎？有我的克羅姆跟著，絕對沒問題的。」

「就是因為有你的人馬在才有問題啊……算了，進去吧。」

「啊啊。」澤田綱吉帶領眾人走進事務所內，回頭溫暖的笑出來：「畢竟今天是恭彌的生日啊。」

※

「吶，我們要去哪裡？」雲雀仰著小小的臉蛋抬頭，重重的安全帽壓得他耳朵極度不舒服，機車猛飆在蜿蜒的公路上，四周商店林立的景色已經差不多消失無蹤。

阿諾德在風聲吼嘯中只淡淡向下瞥了一眼，安全帽底下的嘴角若有似無的揚起。

「海。」

他的聲音很輕很淡，像一縷輕雲。

拐了個彎，鹹鹹的海風迎面撲來。

機車從一處沒有補好的公路圍欄駛了下去，奔入無垠的沙灣。

倏地，停車，揚起一風沙塵，他們在大海前煞住。

阿諾德從機車上下來，把雲雀抱下順便替他脫去了安全帽，小巧的耳朵獲得伸展的同時抖了抖，迎面吹來的涼涼海風與震撼的寬廣蔚藍猛然撲進他的視野，淡藍色的眼睛直勾勾的看著，愣神很久都說不出話來，像是完全入迷了一般。

那是雲雀恭彌第一次看見海。

他怔著看了很久很久，轉頭的時候看見阿諾德淡淡的微笑，斯佩多也在此時抵達沙灘，從機車上走下來，但克羅姆卻已經不在他的車上，據他本人的說法是在商店街口就放她下去採購了。

三人的視線不約而同的望向大海，潮聲像是魔咒的吸引。

「小老虎。」

斯佩多的聲音喚回他的神智，回頭，看見那人脫下安全帽走來，蹲下身對雲雀伸出表示

善意的手：「剛才抱歉了，我叫斯佩多，彭哥列的創始者之一，也是阿諾德的情人喔。」

說完他滿意的看見雲雀瞪大了那雙淡藍色的眼。

「你是……！」

「斯佩多，別對小孩亂說話。」

「那是事實啊。」他笑吟吟的補充：「所以你不能和我搶阿諾德喔，因為他很喜歡你嘛。」

「阿諾德喜歡恭彌嗎？」雲雀仰起純真的小臉，看向表情略微尷尬的阿諾德。

「嗯，很喜歡。」淡色頭髮的人雖有些不知所措，還是率直的回答。

「那阿諾德喜歡斯佩多嗎？」

「唔呃……」看著雲雀發出天真的疑問，阿諾德不敢直視斯佩多的臉，索性將視線挪到一旁的沙堆上，含糊其辭的回道，「嗯……差不多…就是那個樣子吧……嗯……」

「喂喂阿諾德你那什麼回答啊？」

雲雀露出一抹有點委屈的表情，拉住阿諾德的衣角，後者亦坐下來，將雲雀抱進了自己懷中，淡淡的看向旁邊開始有點吃醋的斯佩多：「不過，是不一樣的喜歡喔。」

「為什麼？」雲雀有些不解的歪頭：「阿諾德和斯佩多不會親親嗎？」

「當然會！」斯佩多得意的拉高音量反駁：「我可以現在就親給你看，來吧阿諾……噗喔！」

「等恭彌長大他自然會明白的，你不要現在就教壞他。」冷冷收回拳頭，阿諾德將懷裡的雲雀更摟緊了些，視線望向遼闊的大海：「我只是…可能……對恭彌產生了家人的感情…之類的……」

「家人？」揉著發疼的腎臟重新坐起身，斯佩多一怔。

「不是說過了嗎？」淡淡的瞥了身旁人一眼，他低頭輕聲道：「說好 Giotto 離開後，我們買間大房子一起生活，養幾隻寵物，無聊時出去騎車兜兜風，看看海，然後收養幾個小孩…什麼的……」

雖然說這樣的奢望究竟有點不切實際，他也不是那種急著想要孩子來綁住愛人的三十來歲女人，更不是膩了和斯佩多的生活需要一點調劑，只是當他第一眼看到那個向自己遞出巧克力的孩子時，就不自覺得把那和自己眼神極為相像的小老虎當成了兒子之類的存在。

「所以，就算我確實喜歡恭彌，也不是你所想像的那種喜歡。」

阿諾德的目光平靜的向海洋投注，斯佩多苦笑著嘆了口氣，他們為了雲雀恭彌的事情幾乎吵了快一個月，既然是這種感情的話阿諾德早說不就好了嗎？

伸手拂過他的銀白的短髮，斯佩多扳過阿諾德的臉龐終究還是把持不住的吻上。

雲雀坐在阿諾德的懷裡，徐徐的海風拂起了他的髮，他靜靜的看著這兩人接吻，不是那種自己和彭哥列那些人的撒嬌輕吻，也不是對澤田綱吉類似打招呼的吻，那是一種雙方都以深沉的感情接納彼此，充滿愛意的安靜的吻。

一股淡淡的波動自心底流出，雲雀的雙頰微微泛紅，趕忙將視線移向廣闊的海洋，卻在這時候想起了某個人，某個跟這場合好像完全沾不上邊的人。

六道骸。

※

「雖說有克羅姆跟著應該是沒什麼問題，不過阿諾德和斯佩多那兩個傢伙都強得不像人啊……」

繁鬧的商店街口，六道骸困擾的漫步著，尋找某兩個騎在重型機車上的人影。

話說回來說好了今天一天由阿諾德和斯佩多帶他的恭彌寶貝出去玩，卻也沒有聽說他們要去哪裡，今天也沒有什麼祭典之類的，只是路上到處都飄揚著鯉魚旗，六道骸推測這兩人搞不好會帶雲雀來這裡逛街也不一定。

「啊啊……可是恭彌長得那麼可愛，該不會真的被拿到黑市去賣了吧……不不，斯佩多

的話還有可能，但阿諾德應該不是這種人……不，那麼久沒見面了搞不好阿諾德已經被斯佩多帶壞了……啊啊啊我個恭彌啊啊啊……」

「骸大人？」

就在六道骸陷入腦內妄想絕望到極點的同時，一個更令他絕望的聲音從身旁傳來。

於是他僵硬的將腦袋轉了九十度，在他眼前的人竟是克羅姆・髑髏。

「慢著這是怎麼回事！我可愛的克羅姆，你不是跟著阿諾德他們去了嗎？！」

「咦……？我……斯佩多說我可能也需要準備雲雀先生的禮物，所以就在商店街口放我下來了，啊，不過……他有說他們要去海邊……」克羅姆道歉般的小聲囁嚅著，將手裡買來的衣服袋子抓得緊緊的，不是害怕六道骸會給她懲罰，而是害怕六道骸會因此——

「海？大海？投海蓄意謀殺？恭彌啊啊啊啊——」

於是六道骸那一瞬間立刻就把路旁一個送外賣的踢倒，搶過腳踏車火速奔往海岸。

啊啊，這就是克羅姆最擔心的情況啊……他的骸大人會因此性格崩壞什麼的……

※

在阿諾德陪著雲雀恭彌踩碎浪的同時，斯佩多負責在旁邊堆沙堡以博得小白虎的歡心。

隨著這兩個平時重度面癱不苟言笑的人傳出奇蹟似的笑聲，斯佩多不禁在心底為自己

掬好幾把眼淚，他家阿諾德寧願陪一個不人不虎的小畜生也不願意陪他交往二十年的戀人啊……於是他的這種悲情就發揮到了手中正在堆的沙堡上，把平淡無奇的沙子雕成了比野柳女王頭和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還完美的藝術品。

沙灘上因此出現了一個用沙子砌成的小阿諾德和一個用沙子砌成的小斯佩多，兩個小人偶盡興的在玩瓊瑤式海邊奔跑的詭異畫面。

「喔喔，堪稱世紀名作啊，真不愧是我。」斯佩多得意的哼著小曲，然後轉身，招手要把海邊的親親阿諾德叫來，「阿～諾～德～～快～點～過……」

咻——碰！噗唧！轟隆！

斯佩多聽見這聲音整個石化住。

帶著不願面對現實的僵硬表情緩緩回頭，他看見一兩歪七扭八的腳踏車和一個完全就是欠揍兩字才能形容的藍髮男人倒在他完美的、百年難得一見的世紀名作之上。

「噗咳！呸！呸！恭彌呢？恭彌在哪……斯佩多？」

於是六道骸不知死活的抬頭對上那個已經接近超級塞亞人等級的前輩的眼神。

「你——六道骸！！！！！」

「噫——嗚啊啊啊啊啊啊——————！」

誇張的痛打聲引來了阿諾德和雲雀的注意，這兩人從海邊跑了回來，然後阿諾德立刻在一秒不到的時間內被斯佩多撲倒，在沙地上滾了好幾個圈子。

「咦？斯佩多……等等，你……這是……別在恭彌的…面前……」努力想把抱自己抱得死緊的男人推開，阿諾德的視線移向了不遠處地上的一團東西。

扭曲的不成樣貌的一團藍色東西。

呃……推測，好像是人？

「骸……？」小白虎恭彌走上前，怯怯的用手指戳了戳那個物體。

於是那物體驚悚的浮現一張滿是鮮血的臉。

雲雀被嚇得臉色蒼白，轉身就往阿諾德那裡跑。

「啊啊，恭彌……看到你安然無恙真是太好了……原諒把拔，我……先走一步……咦咦？」六道骸的死前告白還沒說完，卻因為看到奇異的畫面而瞬間復活過來。

那就是——在他可愛的親親恭彌的旁邊，那所謂的老奸巨猾前輩斯佩多，把那名必殺鄰家大哥哥阿諾德壓倒在地上的畫面，六道骸有點難以置信的眨眨眼睛，瞠目結舌。

「呃……兩位，這是在宣告你們關係非比尋常的意思嗎……？」將雲雀抱起來的同時他愣愣的道，斯佩多壓在阿諾德身上就算了，下一秒他要做的是竟然是拉開阿諾德的襯衫領口

吻了上去。

「你現在才知道？我以為我們的關係已經路人皆知了。」斯佩多沒好氣的哼了一聲，然後肆無忌憚的繼續親吻著身下人的鎖骨。

「等等…就說不要了……混帳，給我起…來……」

好，很好。

現在的狀況就是，自己擔心恭彌寶貝的安危一路衝到海邊，然後發現他眼中最大的競爭敵手已經另有對象了，而且還是被壓在下面的那一方……的意思？

看見斯佩多的手已經漸漸伸向阿諾德的皮帶，六道骸紅著臉移開視線，輕咳了幾聲。

「那個，咳……你們繼續在這裡親熱沒關係，但是恭彌我先帶走了喔？」

「嗯，隨你啊。」斯佩多漫不經心的回答，一手扶著阿諾德的腰。

但是後者就完全不這麼想。

一記重擊之後，斯佩多飛到天上成為了耀眼的星星，阿諾德氣喘吁吁的坐起身，凶狠的目光極惡地瞪向六道骸，那一瞬間六道骸腦中只閃過一個「死定了」的句子，然後乖乖把他親愛的雲雀恭彌放回沙地，舉手投降。

「小恭彌由我來送。」繫好皮帶並將襯衫拉整，然後看向那個以崇拜目光投向自己的小

白虎，阿諾德對六道骸冷冷的道，伸手將雲雀抱到重型機車上。

此刻的六道骸才徹底明白，阿諾德根本不是什麼競爭對手，不是馴獸師也不是同種生物。

——他是徹頭徹尾的為人妻母啊啊……

於是六道骸站在原地，向長揚而去的偉大母愛致敬。

※

「恭彌還想和阿諾德玩。」在呼嘯的風聲中，小小白虎抬頭仰望著身後的阿諾德。

「我也想繼續和恭彌玩，可是該回去了喔。」在夕陽的沐浴下阿諾德勾起了唇角：「有很多人在等你，我可不能霸佔他們的時間。」

雲雀靜靜的將視線移向平直的海岸線。

機車以極快的速度轉了個大彎，到了看不見海的路上，引擎聲蓋過了浪潮，雲雀將身子往後挪了一點，靠緊了身後的阿諾德。

「包括……骸嗎？」

「嗯？」聽見小小的聲音，阿諾德低下頭來：「恭彌喜歡六道骸嗎？」

雲雀紅了臉，低下頭慌忙搖了搖小腦袋：「不知道。」

「是嗎。」阿諾德只淡淡的一笑，加快了車速追逐徐徐的海風。

他記得的。

那個時候，小小的手掌傳來的熱度，那個人拉著年幼的自己，一路穿過了蓊鬱的樹林。

明明只是區區一場捉迷藏，明明已經超過G和朝利雨月等人能找得到的範疇了，他們還是不停的跑，搞得好像一場沒命的逃亡。

『慢點……斯佩多！等……！我們要去哪裡……？』

只見前方那個拉著自己的人回眸淡淡一笑，藍綠色的髮絲映著點點灑下的陽光。

『海。』

他開口，聲音清淡如風。

※

「恭彌！你回來了！」跳馬迪諾聽見引擎聲第一個衝出來：「聽說六道骸去找你了我更不放心，沒事吧？阿諾德和斯佩多前輩沒把你怎麼樣吧……！」

「沒大沒小。」阿諾德將雲雀從機車上抱下來，脫掉了安全帽，不悅的瞥了跳馬迪諾一眼，這人雖然年紀和自己差不多，卻不是屬於開國元老那一派的，到現在還是待在彭哥列。

在斯佩多也從海的那一端爬回來然後騎著機車抵達的同時，阿諾德看見彭哥列事務所的

人幾乎都跑了出來，全都圍繞在雲雀恭彌身旁，簡直就像是他才是真正的首領一般。

「你也混得太晚才回來了吧！少害十代首領擔心了小畜生！」

「嘛嘛，人回來就好了啊，雲雀一定肚子餓了吧？壽司已經做好了喔。」

「歡迎你回來，恭彌。」

「極限的去開派對吧——」

「派對？」讓澤田綱吉從阿諾德手中抱過自己，雲雀愣了愣。

「嗯，今天是恭彌的生日不是嗎？」澤田綱吉溫柔的笑著，周圍的人開始熱烈的鼓掌起來。

「生日快樂！恭彌！」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小恭彌。」

「生日極限快樂喔喔！」

「Buon ComPleanno ！Kyoya ！」

「生、生日就生日……快樂啦！嘖！」

在起落的掌聲中，六道骸和克羅姆髑髏也回歸了人群，每個人都微笑著，有些人開始拉

炮，有些人高興的喝彩，許多路人的目光朝這邊看來，但大家一點也不在意。

平時討厭群聚憎惡群聚的雲雀恭彌，此時卻有一種異樣的暖暖的感覺。

在絢爛的夕陽之中，他勾起了淺淺的唇角。

（完）

話說回來這陣子小白虎爭奪戰重新再開的始末，通通要歸咎於那個突然來訪的、早該退休然後石沉大海最好永遠都不要再回來的英俊青年。

那就是被彭哥列事務所尊稱為老祖宗的老祖宗，本人卻堅稱是年輕的二十四歲的初代首領。

於是說悲慘的現任十代首領——雖然他也不知道為什麼初代之後就是立刻接十代，不過考慮到那人另外一面的隱性格還是決定作罷不要多想——澤田綱吉，還記得兩三天前會議室大門被猛然撞開時的場面，沒辦法那一幕實在可以媲美七夜怪談他肯定在場所有人一定永生難忘。

要不是這陣子剛好傳回來有人貌似看見失蹤甚久的初代首領的情報，他可能會以為那個人是從某個不知名的國度飛回來的。

「綱吉。」那人用著無比沉穩無比正經且溫和的聲音道，「我們又見面了。」

該說那背景音樂如果再播放個哈雷路亞，他可能就會錯覺自己已經掛掉了也不一定。

很好，這還不是重點。

重點是就在眾人看見這名八成已經人間蒸發但是又奇蹟似地突然出現的老祖宗時，一個小小的身影沿著會議室外的走廊向那金髮的男人飛奔過去。

「綱吉！你開完會了！」

那澄澈的童音興奮地嚷道，然後不分青紅皂白地抱住了男人，而男人也在不了解狀況的情形下抱著那小東西轉了好幾圈——接著，很不幸地，大家都看到初代首領額上的死氣之火滅了。

然後會議室裡的尖叫響徹天空。

「快——！誰去把恭彌抱過來！」

「快跑啊！恭彌！快跑！再不跑的話會來不及的！」

「初代您冷靜一點！求求您冷靜啊！」

「誰快來讓他的死氣之火再燃啊啊啊——！」

然而這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太遲了。

在雲雀恭彌察覺原來自己抱著的人並不是彭哥列十代首領澤田綱吉的剎那，一雙強而有力的臂膀將自己禁錮了住，甚至還來不及有脫走的機會。

然後他聽見會議室裡那些自己熟悉的人們倒抽了口氣。

「唉呀呀～好——可——愛——的——小——孩——噢——」

他轉頭，望見那個人有一雙澄澈湛藍的眼睛，非常地吸引人，那人衝著他展露一抹燦爛的笑顏，像是在吸取自己的香味似的，鼻子動了動。

但就初印象而言，他並不討厭這個人。

「你是…誰……？」

「啊，我還沒自我介紹吧。」他瞇起眼笑著，陽光似的，又向湛藍的海水，完全沒有放下雲雀恭彌的打算，「我的名字叫做 Giotto，不過我更喜歡別人叫我初代，你就叫我初代哥哥吧。」

「初代…哥哥……？」

「叫得好，真是可愛的孩子。」接著他一副非常理所當然地往雲雀柔軟的臉頰一吻，雲雀紅了雙頰，卻沒有揮拐子過去，這個人渾身都充滿一種讓人無法討厭的氣息。

倒是後方的六道骸已經抄起了拖鞋，正被好幾個人同時壓制著。

「小朋友問完了，換我發問囉。」他伸手揉揉雲雀帶著黑條紋的白耳朵，「你的名字呢？還有小朋友應該不是人類吧？」

「是小白虎啊您也看到了偉大的初代首領，順便一提他的名字叫雲雀恭彌。」顫抖的將拖鞋穿回腳上，六道骸隱忍著欲爆裂的青筋，「能不能麻煩把我可愛的兒子還給我呢？下午茶時間到了噢我們正好要去一趟商店街呢。」

聽見「兒子」兩字，初代首領詫異的回過頭來。

哼哼哼怎麼樣恭彌他是我兒子噢知道了的話就馬上把我的心肝寶貝放下來然後滾蛋！六道骸雙手交叉胸前，趾高氣昂的鼻孔看人，明的暗的都在宣示自己對小白虎的主權。

話雖這麼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六道骸，天啊……你已經飢渴到連老虎都可以上了嗎？」

幹！

於是下一秒眾人又眼明手快地撲上去拉住暴走的六道骸。

「住手啊骸！你現在衝上去的話只會死更慘啊！」

「為了你的……不對，為了我們所有人的生命著想！拜託你讓他繼續保持這樣吧！」

「誰上老虎啦！你才上老虎！你全家都上老虎！給我死徹底啊混帳東西！」

「六道骸你冷靜一點！再罵的話死徹底的就會是我們了！」

「極限的冷靜下來啊啊啊——！」

「他又不是我的把拔，我也不是他生的。」打斷了初代眼中亂七八糟的場面，雲雀有些不悅地撇開眼神，悄聲道，「才不想要……骸來當我的把拔。」

「是嗎？」初代看來似乎極度不解小白虎的傲嬌指數，接著像是想到了什麼一般，露出了全事務所最不想看到的，極度燦爛而神聖的微笑，然後他清了清喉嚨。

「那個，恭彌寶貝說他不想要六道骸來當爸爸呢。」

「媽的不准你叫他恭彌寶貝！而且恭彌他才不會這樣說！」

「所以，我們要不要來玩個爸爸爭奪戰呢？」

——不想聽到的事情要出現了！

澤田綱吉倒抽了口氣，獄寺隼人屏息咬斷了菸，了平難得地安靜下來，跳馬迪諾嚥了口口水，山本武閉上眼睛，六道骸握緊的拳頭稍稍鬆開了些。

然後初代笑吟吟地開了口。

「輸的人要罰十億元喔～啊……再加上扣十年份薪水，伙食從此自費好了！」

——是的，彭哥列初代首領 Giotto。

各種彭哥列傳統的創始者，訂定規則從不經大腦思考，老是要左右手在自己後面擦屁股，只有進入超死氣狀態才會變得特別能幹，但是他訂定的規則卻沒有人敢不遵守的男人。

若有誰想死，站起來對初代拍桌就是最快且最佳的選擇。

那一整個下午，彭哥列淒厲的慘叫聲始終不絕於耳。

※

時間回到那一個星期之後的會議室。

澤田綱吉滿面憔悴的坐在主位，環視著面色蒼白的眾人。

「今天的議題……咳，大家應該都拿到手中的會議資料了，雖然沒有直接找本人過來，不過這次的議題就是『一世為什麼會回到事務所？他的目的又是什麼？如果他只是來玩的，那麼就算不能把他大卸八塊丟出去我也……只好自己從頂樓跳下去。』請獄寺先發表意見好嗎？」

「報告十代目。」從容的站起身，獄寺隼人推了推眼鏡，「關於這方面我已經打電話問過一些前輩們了，但顯然他們完全不知道初代回來的事情，也不知道他之前究竟去了哪裡、發生了什麼事。」

「那麼接下來，山本請說。」

「啊啊……我和朝利前輩一起討論過了。」他低下頭，沉著的思考著，「我們推測初代可能是遇到了什麼麻煩才回來的，所以我們這次還是做好準備比較好。」

「接下來……六道骸請說。」

「我不要啊——恭彌他竟然落入那種人手中而且已經三天都沒到我房間裡來睡覺了實在是太可惡了吧——我還以為幹掉一個鄰家大哥哥就一切完美了為什麼——為什麼會來個究極BOSS啊——我好恨我好恨我好恨——————」

「下一位。」

「喔喔！我已經忘記討論的議題是什麼了！」

「下一位。」

「是我吧？阿綱。」迪諾有些不好意思的瞥了一眼旁邊莫名舉手歡呼極限的白髮青年，然後清了清喉嚨，「因為和前輩們都不相識，所以我私自做了點推論——如果說初代這樣獅子大開口要輸家付十億，那麼可能是因為他在外面欠了巨額債務也不一定。」

面對迪諾的推測，澤田綱吉和眾人搖了搖頭。

他一直都是那樣的人啊你沒和他相識真的是太天真太幸運了迪諾先生，說到底以前還有某人被他逼著付出了一百億，還好最後初代失蹤他才就此解脫的啊。

「果然還是沒有個結果嗎……」澤田綱吉再次重重的嘆氣，然後再度正色，「咳，各位同志們，不管初代這次是為了什麼回來的，總之千萬不要稱他的意，關於恭彌……我想我們就照平常的互動模式好了，反正最後也只是決定個名分上的爸爸而已，一點也不重……」

「唉呀？阿綱你沒聽說嗎？」山本武打斷了他的話，困惑的抬起頭來，「初代後來補充規則，只要誰贏了爭奪戰，就可以擁有一次替雲雀換衣服的權利，就算是女裝也沒問題的樣子喔。」

硃你說什麼！

心術不正的某金髮人與某藍髮人瞬間鼻血倒地。澤田綱吉紅了臉，腦內已經自行模擬畫面，獄寺隼人叼著菸的姿態越來越彆扭，而了平則是已經滿臉通紅地對著窗外大喊金剛經。

竟然來這招，算他夠狠。

※

「阿諾德！」

長長的尾巴搖啊搖，兩三步踉蹌的奔跑之後撲入銀髮男人的懷裡，而後者則是接下了他任小白虎在懷裡磨蹭，然後在下一秒收起了難得一見的淡笑，正視著眼前的金髮男人。

「我真沒想到你會回來。」他的眼神淡漠的瞥著初代，語氣冷得像是在譏諷什麼一般，

雖然他只是非常冷靜地在陳述問題，「這幾年你去了哪裡了？」

而那人的額上燃著絢爛的橙色火焰，目光淡淡地瞥了阿諾德一眼，不笑，不蹙眉，亦沒有任何表情，平靜地宛如一灘止水：「去了永遠回不來的地方。」

「永遠……回不來……？」

「先不說這個，阿諾德。」他緩緩的，移回了視線，「我這次，是為了你回來的。」

銀髮的男人驀地抬起頭來，難以置信的看著眼前的金髮男人。

小白虎似乎也察覺的氣氛的凝重，停止了在阿諾德懷裡的嬉鬧，抬起頭來，小巧的耳朵高高豎起，他的眼神在這沉默的兩人之間遊走，最後從阿諾德身上跳了下來。

「我要……先去找綱吉了，阿諾德、初代哥哥。」

然而這兩人對於這隻他們溺愛的小老虎沒有回應，甚至連眼神都沒移開，只是淡淡的點了個頭。

一進門的時候看見六道骸和澤田綱吉正在吵架。

通常這個時候都是澤田綱吉以扣薪水這點獲得絕對性的優勢，不過這次似乎和偶爾拌嘴的程度截然不同，六道骸氣得連額角的青筋都浮出來了，咬牙切齒，而澤田綱吉黑著一張臉，

拳頭握得死緊，六道骸重重地拍著桌子，澤田綱吉則是一腳踢上桌子。

「你這次還有什麼理由！」

「有理由的是你吧！你這次未免也太過分了！我什麼時候可以讓人隨便懷疑的了？」

「彭哥列，我懷疑不是沒有理由！我早該注意到這點了！是什麼時候開始的你自己說！」

「什麼叫做什麼時候開始的！從以前就這樣了不是嗎！變的人是你吧！」

「我沒有變！是你變了！」

「好，很好，今天就是一定要吵出個結論來就是了吧！」

「誰怕誰啊！要打架就來啊！」

「你們什麼時候要離婚？」

稚氣的童音突然不和諧地打斷了紛爭。

這兩人不約而同地回過頭來，惡狠狠地怒吼，「我們沒有結婚！跟這傢伙結婚又不是神經病！不，神經病也不會想和他結婚！」然而在看清楚聲音的來源是不知何時進到房裡的雲雀恭彌時，兩人的怒氣便一下子褪去。

「是恭彌啊，怎麼了嗎？」

雲雀的小手掠過六道骸，指向他身後的褐髮人兒，「來找綱吉。」

語畢，六道骸又咬牙切齒地轉過頭狠狠瞪了澤田綱吉一眼，而後者先是因雲雀的話而錯愕了一下，接著收到六道骸的視線後揚起了不懷好意的笑容。

「噢，對，我差點忘記了，恭彌。」他故意一手推開六道骸，大搖大擺的朝雲雀的方向走去，「之前和恭彌說好的對吧？約・會。」

「約……！」六道骸的臉形成了一個漩渦型的囧字樣。

「嗯，這段時間綱吉一直在搞什麼爭奪戰的，恭彌都沒和綱吉說到話。」伸出手讓澤田綱吉抱起自己，雲雀揚起一抹淺淺的笑，刻意避開六道骸的眼神。

「好了，我們不要理後面那個白痴，一起出去吧。」澤田綱吉刻意在某些字上加重了音，然後回頭刻意給六道骸一個挑釁的眼神，「那個傢伙自從當不成把拔之後精神有點錯亂了呢。」

雲雀聞言低下頭，像是感到有些愧疚，然後他紅了臉，將小小的腦袋往澤田綱吉的肩窩裡鑽，小小的耳朵輕輕顫了顫。

「……幼稚……。」

而最後留在房裡的，只有全身硬化成艾爾斯岩的藍色鳳梨。

※

「……所以，你這陣子對我們不聞不問，只是因為你心情不佳？」冷冷瞪視著眼前的金髮男人，阿諾德瞇起眼，「為了這樣的理由，讓我們找你這麼久？」

「關於這點，我很抱歉，阿諾德。」初代的目光望向遼闊的天空，「原本我不想再回來了，但是……因為你，因為你們，還有家鄉。」

他深吸了口氣，阿諾德的視線亦隨著他奔向天空。

這個他們從小一起長大的地方，刻印著他們每一個幼時的片段，夏季的蟬鳴、冬季白皚皚的大地、樹林的沙響、拍岸的海浪、赤著腳奔馳的自由感，以及這片永遠都忘不了的，祥和的天空——

「恭彌他……恭彌他……翅膀硬了啊啊啊——！」

「六道骸你冷靜點！」

「千萬不要再往後一步了！你跳了也不會有撫卹金！一死也不會全家飽！」

於是那片永遠都忘不了的、祥和的天空，傳出了這樣的聲音。

初代和阿諾德同時往上一看，發現有個哭哭啼啼的——類似棄婦的身影——靠在頂樓的欄杆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對空發表遺言。

「我死了的話！第一個要詛咒婚姻幸福的斯佩德！雖然很不甘心，但是恭彌只好托給有夫之婦的阿諾德！還有澤田綱吉！那個澤田綱吉！我要咒彭哥列事務所倒閉——！」

是的，畫面從樓底傻眼的兩位前輩來到樓頂的狗血劇場。

六道骸正趴在欄杆上，兩隻鞋子就往旁邊扔著，其他成員則焦急地圍在一旁苦勸——好心一點的是悲情苦勸，壞心一點的則是拍手鼓勵兼叫好。

「骸！」於是剛從商店街回來的澤田綱吉錯愕地丟下手中的購物袋，「不！你不能這樣！這都是我的錯！我沒想到你會這麼激動！我們再重新來過好不好！我會彌補你的！我會愛你的！」

然後他三兩步飛奔到六道骸的面前，張開雙臂。

接著狠狠揮下一個拳頭。

「——該死的你讓我配合演個屁，要跳快跳，死乾淨一點，省得我多發一人份的薪水。」

小言綱黑化模式開啟，六道骸下一秒捂住發疼的腦袋乖乖從欄杆上掉下來趴在地板上，然後看見站在澤田綱吉身後的小小恭彌，錯愕地一愣，不，應該說這是他的雙眼出現幻覺了

嗎？

「那個……這是……？」

「因為綱吉對商店街比較熟……所以才去的。」雲雀恭彌有些彆扭地撇開了頭，沒看見在場所有人紅得發燙的臉，「本來想找阿諾德陪我……可是他不喜歡服飾店。」

那條黑白相間的長尾巴繫著絲帶，柔順的黑髮被紮成了小小的兩撮馬尾，蕾絲在頂樓微風的吹拂下輕快地飄揚，胸前的大鈴鐺發出清脆的聲響。

——竟、竟然是女僕裝……！

跳馬迪諾的鼻血光榮灑落一地，山本武和獄寺隼人受不了刺激已經捂住鼻子衝離了頂樓，了平已經大喊極限往後一躺再起不能，澤田綱吉泛紅著雙頰，有點得意又尷尬地往旁邊靠，畢竟今天這樣的場面並不屬於自己。

「恭…恭恭恭彌……？這個，該不會……是為了我而穿的……？」

雲雀走到他面前，蹲下身，小小的臉蛋泛著緋紅。

然後他——出乎六道骸意料之外的，默默地點了點頭。

「本來想送骸巧克力的，可是看見我新年送你的那個你還沒吃。」他抿起唇，聲音越來越小，「所以……我問阿諾德說你可能會想吃什麼……他就告訴我應該要穿女僕裝……然

後……」

抬起頭，澈藍的雙眼認真的直視六道骸。

像是練習了一遍又遍還是會緊張的初次登台，臉上的紅暈像是酒的醇紅。

「生日快樂，要吃嗎？」

於是六道骸在因鼻血失血過多被抬上擔架的時候，他明白了雲雀不想再叫他把拔的理由。

大概是因為從小就被教育所謂「不倫戀」是不被允許的吧。

雲雀開始直呼他的名字了。

（待續）

話說回來，雖然小白虎疑似出軌（六道骸個人視角）一事雖然解決了，不過爭奪戰可不會在大家心滿意足的看過小雲雀恭彌女僕裝的姿態之後就宣佈告終。

至少，某人是不會讓他停止的——在他找到樂趣之前。

於是乎彭哥列事務所的今天，依舊上演全武行。

「恭彌啊啊——我才是他的把拔——！」跳馬迪諾手持長鞭，用力朝對面的褐髮男人揮下。

「你別說笑了迪諾先生！爸爸應該是由我來當才對！只有我才能把他馴服好！話說回來迪諾先生你在他野性期的時候一次都沒有出場過不是麼！」澤田綱吉側身閃過飛來的鞭子，接著逆向噴射火燄往迪諾的方向飛去。

想當然爾下一秒迪諾當然是收回鞭子，然後兩人水深火熱的近距離攻防戰。

初代首領在路過的時候看起來笑得相當滿意，然而就在他拐了個彎步入走廊之後——

「呼……呼……我說阿綱……我們什麼時候可以結束啊？」

「就快了，我剛才叫草壁在整點的時候過來。」

「是這樣嗎，太好了……我已經沒有自信能再演下去了……」

「撐著點啊迪諾先生，初代他還是會時不時的走過來的啊……」

「啊，你們兩個都在啊？」耳語才說完，山本武拿著湯杓從廚房走了出來，看見瞬間又打成一團的兩人，笑道：「已經可以吃飯——呃……」

而就在他的眼角餘光瞥見從走廊繞出來的初代首領時，山本武瞬間感到不知所措以至於直接把湯杓扔了出去：「我、我說——雲、雲雀的老爸是我才對啊啊——」

於是那湯杓不偏不倚砸重彭哥列十代首領的腦袋。

該說什麼才好？山本武不愧是運動好手，不愧是棒球國手，雖然他實在不明白為什麼有人可以把湯杓和棒球的形狀給搞混——澤田綱吉就這麼飛躍半個大廳，後腦杓漂亮地重擊牆壁。

「呃……糟糕……！」

「阿綱！你沒事吧？」

「好、痛……草、草壁你在哪裡啊嗚嗚嗚嗚——」

而見狀的初代首領 Giotto 老祖宗只是為這場爭奪戰（偽）的激烈程度滿意地點了點頭，無視傷患形象崩壞的哭號直往香噴噴午飯的所在走去。

※

「我說你這傢伙為什麼會拿湯杓砸十代目啊啊混帳！」

下一秒扯住暴走總管的，反而是常常莫名暴走的衝鋒部隊長了平。

當大夥終於能安分地坐在飯廳時，已經是下午一點了，然而當總管看見自家可親可愛的首領後腦杓貼了很大一塊沙布的時候又不安分了起來。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嘛……對不起！阿綱！」

「你的表情給我稍微抱歉一點啊渾蛋！」

「哈哈……真的沒關係啦……反正紗布都包好了……」

「別生氣了嘛獄寺！澤田他都極限地原諒了！」

「就是說啊，現在吃飯要緊，肚子快惡扁了……」

「你們這群腦袋只有吃的飯桶——」

——框啷！

「群聚！」

低吼伴隨著一陣瓷盤碎裂的聲響，眾人的聲音戛然而止，不約而同的往門邊看去。

那是黑著臉的雲雀恭彌。

在看見地上的盤子碎片之後，獄寺隼人哼了一聲坐下，了平回到位子上，山本武低頭默默喝湯，跳馬迪諾衝著雲雀燦爛一笑，六道骸更是笑得閃閃發光像石窟的佛像，而澤田綱吉則朝他招了招手，只有他有這個權利，沒辦法，誰叫他是馴獸師。

「怎麼了？恭彌，心情不好？」

「綱吉受傷了？」跨過碎片朝澤田綱吉走去，雲雀伸手指著他的後腦，在澤田綱吉擺擺手表示沒什麼好多解釋的之後，他便再次沉了下臉，似乎想起了剛才的不滿，「阿諾德都不和我說話。」

「阿諾德？那傢伙來了？」跳馬迪諾首先抬頭。

「喔呀喔呀？不理恭彌，是因為斯佩德在的關係嗎？」六道骸則是因為早就知道阿諾德已經是人妻，仍鎮靜地繼續喝湯。

「斯佩德？他和阿諾德有什麼關係？」獄寺隼人額角仍竄著青筋，語氣頗差地問。

「誰在和你們說話？」惡狠狠瞪了加入話題的馬和鳳梨一眼，雲雀微弓起了身子表示不滿，尾巴豎得直直的，「我在講話何時讓你們插嘴了？」

「你個小畜牲！十代目聽你說話就很不錯了！竟敢這樣對老子說話！」於是獄寺隼人馬上又動怒起來，山本和了平兩人幾乎是同時站起身架住他。

「別這樣嘛獄寺君，讓恭彌說完。」澤田綱吉抬頭安撫著暴走的左右手，低頭又看向雲雀，「那，阿諾德為什麼不理你呢？真的是因為斯佩德？」

「不是，西瓜今天沒有來。」雲雀誠實地搖了搖頭，在聽見西瓜這個綽號時六道骸忍不住往前噴飯，而正面中彈的恰好是跳馬迪諾的臉。

「不是？那是怎麼了？」

「是初代哥哥……」雲雀有點委屈的垂下耳朵，「說是因為阿諾德才回來的……所以阿諾德正在和初代哥哥說話……都不理恭彌……」

「「初代？！」」

澤田綱吉發出一聲驚呼，獄寺隼人被黃瓜噎到，山本武口裡的味噌湯瞬間噴出，了平用力往旁邊咳嗽，而正在互掐脖子的跳馬迪諾和六道骸更是錯愕地同時回過頭。

不是因為初代這個令他們毛骨悚然的名字而噎到，而是他們一直調查無功的事情終於有了結果——初代那個閒得要死失蹤搞了好幾年的傢伙竟然是為了阿諾德而回來？

「慢著！他們是什麼關係？」

「為什麼他突然浮上水面會是這種理由？」

「話說回來我聽說初代好像從以前就對阿諾德很好……」

「極限的你說什麼?!」

「阿諾德不是斯佩德的嗎？」

六道骸那句不該出來的驚嘆讓眾人錯愕地回眸。

阿諾德……是斯佩德的……？

「骸……你在說笑嗎？阿諾德和斯佩德從前就感情不好這事你又不是沒聽說……」

「不不我是說真的啊！」

「反正六道骸又是在撒謊吧？唉唉年紀一把了別給小孩子做不良示範啊把拔。」

「誰不良示範了啊！你叫我把拔一點都不萌！給我閉上嘴！」

「不是不良示範不然是什麼？反正只是想趕快幹掉一個鄰家大哥哥吧？」

「我是說真的啦！不然去你們問恭彌啊！」

好吧，六道骸說的話沒人會信，但小白虎的話就另當別論了。

大家的目光一致轉向雲雀恭彌，而他卻出乎眾人意料之外地點了點頭。

「他們感情很好。」

簡單一句話就讓所有人信服。

六道骸突然明白自己在眾人心中的地位究竟有多麼卑微。

「不過這就奇怪了……」澤田綱吉重新扯回話題，低下頭思索了一番，「如果斯佩德和阿諾德是一對，那麼初代是回來幹麻的？」

「該不會是回來搶人的吧？」

「嘛……依那傢伙非死氣狀態下的性格……確實不無可能……」

「阿諾德應該很緊張吧？還是說他會選擇跟他走？」

「你們在聊些什麼啊？需不需要我的加入呢？」

門口傳來的聲音讓眾人再次噎到。

他們僵硬地轉頭，接著看見 Giotto 一臉人畜無害地，掛著一抹極為燦爛的笑。

「呃呃呃——恭彌他的爸爸是我啊——」

「才、才不呢！明明是我才對！」

「你們這些傢伙不要對他做不良示範！要單挑去屋頂！」

「誰怕誰！烏龜怕鐵鎚！」

「來啊來啊！咳呼…你、咳！你們通通會成為我的手下敗將啦！」

有時候，彭哥列事務所的成員們也會覺得，他們就算轉型成演藝事務所也一定沒問題吧，大家簡直是天生的演員啊，連導演喊開麥拉都不用。

當然，排除那些還在因喉嚨裡的白米飯而嗆咳的人之外。

於是乎一頓飯還沒好好地吃完，又在大家逼真的演技下被弄翻了。

※

並盛的天空如此湛藍。

Giotto 站在頂樓，強烈的陽光照得他瞇起了眼，一列鳥兒祥和地飛過，時序步入仲夏，城市裡的眾蟬其鳴，在大樓天迴盪是如此地刺耳，他看著天空裡的浮雲，緩緩地，勾起了笑。

——這是，自己生長的地方。

那個時候還是未邁入工業化的小鎮，綠地很多，農田也不少，艷陽高照的時節，他記得，自己總是拉著那些同伴們的手，一個接著一個，一排孩子快樂地唱著歌，在枝葉扶疏的林間小路穿梭。

他記得那時候的阿諾德有些彆扭。

跟在自己的身後，任他緊緊地牽著手，接著在他身後的是嚴肅的資優生G，G之後的是輕快吹著笛的朝利雨月，雨月身後是愛哭的鄰居弟弟藍寶，藍寶的手拉著信奉基督的拳擊手

納克爾，而納克爾的手，也總是只有他，才會包容地牽住那個藍綠色頭髮的男孩。

——斯佩德。

老實說他對他的印象並不好，有著一排蠢到爆的整齊瀏海，明明像隔壁鎮的幻騎士一樣留個妹妹頭還比較不突兀，偏偏要把髮際分成兩條閃電，後腦杓還刻意加上一撮亂翹的毛，搖搖擺擺走過來的樣子多像頂著瀏海的國王企鵝，說西瓜不像西瓜，說冬菇也還差了一點，總之就是很奇妙。

他也還記得他走到自己身邊，一臉痞痞地搭訕阿諾德的模樣。

然後他看著自己曾經最喜歡的男孩從身邊跑走，一路狂奔連回眸也不肯留給自己。

而當阿諾德回來的時候，他的身上有海的味道。

「啊啊……」他深深嘆了口氣，揚起一抹淡淡的微笑，「人這種生物，還真是奇妙啊。」

（待續）

「小恭彌。」

黑白相間的耳朵抖了一下，抬頭，看向聲音的主人，那銀髮的男人站在桌邊，單手撐著桌面的動作有幾分慵懶，正掛著難得的微笑，向這邊的小白虎招了招手。

他丟下手中比自己還大的皮球，踉蹌朝那人奔去。

交到手中的，是一封雪白色的信。

「我只給你一個人，要不要找彭哥列的其他人來都隨便你。」那人的聲音一如以往的清冷，面對小白虎時卻多了一分溫柔，他伸手揉亂他的黑髮，微笑，「要不要出席，由你決定。」

小白虎低下頭看看手中的信件，小小的手抓緊了信封。

抿起雙唇，面對這個他喜愛的銀髮男人，他難得地什麼也沒說。

※

「你不要跟著我啦，噁心死了。」回頭對自己身後的金髮男人賞了個白眼，六道骸惡狠狠地道。

「你以為我喜歡跟著你啊？我才覺得噁心呢，你走在我回房的路上幹什麼？」跳馬迪諾

不甘示弱地回嘴，一面清點自己手中的文件。

「你說什麼？」額角冒出了青筋一條，六道骸咬牙切齒地開口，「要不是那個該死的馴獸師澤田綱吉叫我把這些東西搬到恭彌的禁閉室好預備他下次的野性期，你走過的路我連踏過都嫌髒。」

「那是我要說的吧？啊？」

「喔呀喔呀？想打架了啊？」

「誰怕誰啊！要打就來啊！」

「好啊！脖子洗乾淨給我在頂樓等著！」

「不到的是龜兒子——唔……！」

鬥嘴鬥到一半，迎面走來的男人讓兩人不約而同地噤聲。

初代首領 Giotto 手中拿著一封雪白色的信件，口中念念有詞地向在背些什麼。

「喔？是你們啊？」抬頭看見前方的跳馬迪諾和六道骸，他揚起一抹彷彿能超渡大眾的微笑，「爭奪戰的結果，是誰勝出了？……啊，我忘記六道骸你早就三振出局了呢。」

「啊啊你說誰三振出局了啊渾蛋……唔恩？！」被跳馬迪諾從背後捂住了嘴，順便收到了一個警告的眼神，還有前方的初代首領那有如神一般的微笑。

「你剛剛說什麼蛋？親愛的骸君。」

「唔嗯……唔唔唔……！」

「哈哈哈，他是想說晚、晚餐的菜色是蛋……雞蛋拌飯啦！初代先生千萬別在意！」

「喔……是這樣嗎。」初代歪頭，笑得無比燦爛，從兩人身邊穿過，隨意擺了擺手，「那麼我會期待的，對了，如果你想嚐嚐看什麼是腦袋拌飯的話，我可以親自下廚喔，骸・君。」

六道骸打從心底感到一陣惡寒，跳馬迪諾則是背脊發涼，下意識地捂上自己的頭。

啊啊果然魔王是不能隨便招惹的啊……終於親身體會親眼見識到了……

「初代哥哥……！」

小小的聲音從遠處精準地傳到耳裡，六道骸和跳馬迪諾以百分之百的同步率回頭，看見雲雀從走廊入口一路向 Giotto 跑來，手中也拿著一封雪白色的信件。

而初代則是很自然地將他接起來，像個傻爸爸似地轉了好幾圈。

「怎麼了嗎？恭彌寶貝。」他將雲雀放下來，摸摸他的頭。

聽見這稱呼六道骸咬牙切齒，迪諾的臉則是綠了一半。

雲雀恭彌選擇性忽略後面臉色難看到可比排泄物的兩人，向初代首領展示信件。

「這個，可不可以帶恭彌去？」他長長的尾巴搖了搖，澈藍的雙眼對上天藍的眸子。

「阿諾德果然拿給你了啊……也難怪，因為他很寵恭彌寶貝嘛。」他蹲下身，揚起燦爛的一笑，「當然好囉，恭彌寶貝想搭什麼去呢？計程車？小客車？重型機車？還是私人直升機？」

混帳你以為你是誰啊！有錢到讓人很想掐死啊！

明明只有幾公里騎腳踏車也能到的距離你們就不能多愛地球一點麼！

「跟初代哥哥一起就好了，什麼都可以。」雲雀仰著天真的小臉回答。

你也稍微否認一下最後一個選項好不好！

「是嗎？那就私人戰鬥機了喔ㄑ」初代也帶著無比燦爛的微笑回應。

戰鬥機哪來的啊啊——誰來把這他依公共危險罪帶走啊——！

身後的六道骸和跳馬迪諾吐槽吐到白沫都出來了，眼前閃閃發光的一人一虎相聲組還是可以這麼正經地耍寶，誰賦予他們這種能力的？雖說三分捧七分逗但為何逗的人只敢在心裡默默吐槽？

他們的對話大概沒有幾句就結束了，初代繼續往前走，雲雀則是小跑步朝跳馬迪諾奔來。

「怎麼了？恭彌，你和初代先生要去哪裡啊？」看見雲雀朝自己走來，迪諾自然是心花

怒放，蹲下身來摸摸他的頭，「是什麼我不能知道的秘密嗎？」

「哼，你要去的話我祝你被初代剁掉腦袋。」六道骸冷哼了一聲，他的寶貝兒子竟然是先朝迪諾那邊走而不是自己，到底為什麼自己每次都要在野性期都悉心照顧他的啊可惡！

「我先走了，不想和這匹只會吃紅蘿蔔的笨馬走在一塊兒。」

「誰屑跟你一起走啊！還有你說誰是只吃紅蘿蔔的笨馬？你才是只吃肥料泡水鳳梨！」

朝六道骸不屑地吐了個舌頭，他重新將注意力轉回雲雀身上。

「嗯，你不能知道。」雲雀將信件藏到背後，淡淡地笑了下，「想知道的話，去找綱吉。」

「阿綱？」迪諾愣了愣，「喔？恭彌只告訴阿綱嗎？」

「沒有，但是初代哥哥會告訴他的。」他的耳朵動了動，跑離跳馬迪諾身邊，往六道骸抱著箱子的背影飛奔而去，「骸！等一下！六道骸！」

被點名的某顆熱帶水果當然是開滿了小花轉過身，附帶一個哈雷路亞的無比燦爛笑容。

「什麼事？我親愛的恭彌。」

看著這兩人邊走邊談話的背影，跳馬迪諾突然對自己的競爭名次感到那麼一丁點的危險。

嘛……好不容易才得知阿諾德已經在名單之外，不要再來個什麼強敵才好，而六道骸什

麼的，希望早晚真的可以被自己幹掉，雖然機率有點小。

※

「阿諾德親親～阿諾德小親親～」伴隨著一陣親暱的叫喚，銀髮的男人回頭的瞬間附帶手銬重重的一擊，於是親膩的叫喚成了一聲淒厲的哀號。

「不要那樣叫我，雞皮疙瘩掉滿地了。」阿諾德眉毛抬得老高，用下巴看著那個蹲在地上捂著腦袋的人兒，一聲冷哼，「好了，什麼事嗎？」

「關於明天的事情啊，我們是不是該再排演一下比較好呢？」

「要排自己去排，我很累了。」

「啊……話說回來雖然邀請了初代，不過他看起來似乎不是很肯定我的樣子呢，沒問題嗎？」想起孩提時代那個總是把阿諾德一手搶回來，然後很很惡瞪著自己的金髮男孩，斯佩德有些困擾的道，「是說阿諾德你那邊的人是找誰呢？這麼神秘兮兮的，連我都不能知道。」

「初代他沒問題的。」只見那銀髮的人兒笑了下，「還有，我找的人，不需要你操心。」

斯佩德只是「喔」了一聲，隨後看向阿諾德房裡那個衣櫃上掛的衣服，忍不住微笑起來：

「真的很期待看到你穿那個的模樣，一定很美，真希望你以後每天都能穿著它。」

「美你去死！」轉身的瞬間再給斯佩德狠狠一個手銬槌擊，阿諾德惡聲惡氣地道，「還

不是因為你之前吵個沒完！我只有明天會穿，之後隨便你要變賣給誰都可以！反正那東西我決不留著！」

「嗚……就算是以後能留給那隻小白虎也不願意嗎？」

聽到斯佩德開出的條件，阿諾德確實考慮了一下。

不過，依照雲雀恭彌和自己一樣倔強的個性，他會乖乖穿上嗎？算了，這種事情就留給爭奪戰的勝利者去考慮好了，這是可不是他能管得著的範疇。

他終於答應地點了點頭，然後看見斯佩德舉著雙手大聲歡呼。

※

彭哥列事務所隔天，公休。

由於長期住在事務所裡，２４小時幾乎從不停工的彭哥列突然掛出公休一日的牌子，大家都感到很奇怪，就這些眼裡沒有女朋友沒有老婆只有小白虎的羅漢腳而言，突如其來的公休讓每個人都一陣錯愕，離譜的是他們直到走出事務所外去買早餐才發現今天公休。

於是這些人匆匆忙忙地闖入澤田綱吉的房間，發現自家首領正慢條斯里的穿上西裝。

「啊，你們都來啦。」澤田綱吉愉悅地笑著，「我正想去找你們呢，車子已經在樓下了，換好衣服就趕快上車吧？要穿西裝喔，特別是你，骸，別再給我穿那雙長到大腿三分之二的

靴子。」

「嘖。」六道骸不悅地撇過頭，乖乖把那雙不像樣的靴子脫下。

「慢著，阿綱，你還沒說我們要去哪裡啊？」跳馬迪諾將視線從六道骸的靴子上移開，看向打領帶的首領，「車子是要幹什麼的？灰姑娘的舞會？」

「是結婚典禮。」

小小的聲音從後方傳來，大家不約而同地回頭，而後非常、不，應該是無限吃驚地看見他們疼愛的那只小白虎站在走廊上，穿著一身漂亮的白紗洋裝，短短的黑髮紮成兩束小馬尾，綴上幾朵繽紛鮮花，澈藍的眼睛純真的望著他們。

於是首先爆噴鼻血倒地的是六道骸，跳馬迪諾這次雖然沒倒，也一樣是血流如注。

「恭、恭恭恭恭彌？」澤田綱吉紅著臉，錯愕地開口，「慢著、這是什麼打扮……？你也要去典禮會場嗎？你是去結婚的還是……？」

「阿諾德指定的。」雲雀低頭有點困擾地看著一身裝束，雖然他是試著抗拒過了，不過克羅姆和京子這些女秘書還是堅持替他打扮，而且還笑得很樂，「他說要死就一起死。」

「蛤啊？」

「喔，我還在想是誰穿得這麼漂亮，結果是恭彌寶貝啊。」猛然從走廊另一頭跑過來把

雲雀恭彌抱起，接著傳來有人被口水嗆到有人被嚇到的聲音，初代首領微笑道，「你們都在啊，可是不好意思，只能載恭彌一個人不然會墜機的喔。」

「你還真的要開戰鬥機去嗎渾蛋！」

「戰鬥機？沒有沒有。」初代笑著擺了擺手，「我那台黑寡婦不小心刮到了，這樣被雷達偵測到就會被射下來的說，所以只好節省點了。」

「為什麼你會有黑寡婦啊！你去哪一國偷來的自己招！」

「嘛，因為我和恭彌是重要人士，得要提早去會場準備，所以我們就先走囉——喔對了，六道骸你就跑步在下面追吧。」然後初代笑著擺了擺手，將雲雀緊緊地抱在懷裡，戴上手套，打開窗戶，「要抓緊一點噢恭彌寶貝，不然你頭上的鮮花會亂掉的。」

「等一下，你該不會是要——」

澤田綱吉的吐槽還沒宣告句點，初代的額上便竄出了橙色的美麗火燄，他回眸，金紅色的眼睛最後掃視了眾人一圈，然後他從窗口跳了出去。

該說那是什麼？特技表演麼？

只見初代在空中後翻了兩圈，在著地前一瞬間雙手噴射出大量的火燄，一下子就不見了蹤影。

然後這才出現遲到的吐槽。

「你以為自己在拍特技電影啊渾蛋！特攝不流行了！」

「混帳那樣更會被雷達偵測成不明物體打下來吧！」

「我剛剛看到了什麼？飛天小女警？」

「他以為恭彌是超人的小跟班麼！竟敢帶他那樣飛？」

「嘛，哈哈，反正他一直都是那樣的人嘛！」

「極限的一個大怪胎啊啊！」

「那傢伙已經到變態的程度了吧！」

「慢著，六道骸你要去哪裡？」

獄寺隼人猛然叫住重新穿上那雙長過膝蓋的靴子，拉好外套的六道骸，眾人的目光也從已經消失的飛天小女警身上移回來，看向本事務所另外一個變態。

「初代叫我用跑的，現在也沒時間換衣服啦，我要提早去。」他一副理所當然地道，然後掛起一張彷彿他已經是爭奪戰勝利者的滿意微笑，「順便一提，找我去的是恭彌喔＜失

敗者們。」

下一秒他快速閃人。

失去了目標物的炸藥和原子筆及枕頭孤單的落在走廊地板上。

（待續）

歸屬　完

雲雀恭彌，基本上，已經不曉得他們降落的方法是多麼華麗多麼受人矚目了，他只知道在一陣橙色的美麗火燄中，抱著他的初代在降落之後笑吟吟地接受全場工作人員驚訝的眼神和歡呼，然後在把雲雀放下來之後一個紅頭髮的男人和一個吹笛子的男人便驚訝地衝上前將初代撲個滿懷。

雖然說在撲個滿懷之後是一陣痛罵就是。

「在・這・裡，小白虎。」猛然一個熟悉卻討人厭的聲音在耳邊響起，趁著眾人圍繞在初代身邊的時候，斯佩德悄悄把雲雀從腿林中拉出來。「來得真準時，不過阿諾德等你很久了。」

雲雀抬頭看他，斯佩德那個服裝總是很十六世紀的傢伙難得穿著正式的黑西裝，土到爆的手杖也沒隨身攜帶，只是見他胸前還掛著他的……不知道是不是新型鏡片的一種。

「很難得你穿成這樣，怎麼？是六道骸那傢伙指定……噗喔！」話還沒講完就被賞了狠狠一拐，心想這孩子的個性和阿諾德還真不是普通的像，都是動手不動口，難怪阿諾德那麼寵他，斯佩德哀怨地揉揉腹部，指了指角落一間關緊的門。

「喏，阿諾德就在裡面，快進去吧。」

雲雀有些不滿的看的斯佩德，耳朵豎地直直的，最後兇狠地朝他吐了舌頭，這才搖著長長的尾巴往小房間跑去，斯佩德看著他的背影直到進入那扇門，這才把目光移向被眾人圍繞的初代。

「真沒想到你來了，初代。」

此話一出，嘈雜的痛罵聲一下子安靜下來，G、朝利雨月、藍寶和納克爾回過頭，看著這個曾經把彭哥列事務所的情報賣給敵對企業的前叛徒，眼神犀利。

而 Giotto 只是微微笑著，撥開人群，朝斯佩德緩緩走去。

「我來了，斯佩德。」

收到包容與美麗的微笑，斯佩德「唔」了一聲。

初代首領，他的心永遠都能包容所有人，永遠都是眾人的中心，替夥伴帶來笑聲。即使是背叛過自己的人，即使是把自己心愛的人從身邊搶走的人，即使是自己從一開始就看不順眼的人，初代也能將他當做夥伴——能犧牲性命守護的夥伴。

這也許，才是初代之所以被眾人圍繞的原因。

——雖然他並不受十代家族的愛戴，因為當新人一開始進到事務所的時候他就用那招牌

的神聖笑容和彭哥列式玩死人不償命的遊戲折磨過他們好幾次。

斯佩德注視著他那雙永遠不會動搖、堅定的焰色瞳眸，開了口。

「即使是——把你最喜歡的阿諾德弟弟交給我，你都無所謂嗎？」

聽了斯佩德的話，初代笑著搖了搖頭。

他伸手，拍上斯佩德的肩膀。

「我相信阿諾德的選擇。」

斯佩德一瞬間感到鼻酸，記得小時候，他是從隊伍的最後面衝上前，擋住在林間行進，由初代為首的隊伍，從他面前把他弟弟帶走的。他還記得當時初代不停叫著阿諾德，但是他卻始終都沒有鬆開那只清瘦的手。

一開始他就知道了，阿諾德和初代這對同父異母的兄弟感情究竟有多好。但他就是想從中間劈開他們倆那雙緊緊牽著的手，把那個有著漂亮髮色的男孩帶走。

但是初代並不恨他，雖然他討厭斯佩德把自己唯一的兄弟從自己身邊抽離。

就連後來，彭哥列事務所成立之後，他也是毫不猶豫地把斯佩德納入創始成員中。

他抬頭直視初代雙眼，揚起一抹微笑。

「初代……我……」

「還有，你欠我的一百億什麼時候還完呢？斯佩德。」

幹！

※

「阿諾德？」打開新娘休息室的門，雲雀那一瞬間愣了一下。

阿諾德穿著一身華麗的黑色婚紗坐在鏡子前，長長的絲質裙襬垂在地上，銀髮雖然不長，也被挽起成了一個小小的髮髻，用銀飾簪著，他沒有化妝，就算不化妝也很美，在鏡前正努力把黑色面紗戴好，看見雲雀時他尷尬地笑了下。

「你真的照我說的穿來了，小恭彌。」他微微一笑，「這樣的話我就不會覺得孤單了，只有我穿女裝真的很奇怪，我還常想斯佩德是不是腦袋有問題。」

「阿諾德，你好漂亮。」雲雀愣愣地走近，「為什麼恭彌和阿諾德的顏色不一樣？」

「恭彌當然是純白。」阿諾德一臉理所當然地答道，「但我比較想當惡魔，所以選了黑色，雖然說結婚是不應該穿黑色，不過斯佩德和初代都同意了。」他向雲雀招招手，「能幫我把這東西戴好嗎？小恭彌，女人的東西都很麻煩。」

「……好。」雲雀爬上化妝檯，接過黑色面紗，「那阿諾德結婚的時候，恭彌要做些什麼？」

「伴娘。」

「咦？」

※

當氣喘吁吁的六道骸前腳一趕到，立刻就被斯佩德賞了個爆栗。

大概是找到可以從初代面前逃走的理由，他揣著六道骸立刻就往新郎休息室跑。

「怎麼是你啊！垃圾小子！」

「啊？什麼？這話是我要說的吧！我是因為恭彌找我才……」

「所以才說小白虎找的怎麼是你啊！我的伴郎為什麼是你這個連靴子都穿成這樣的傢伙！」

「啊？」

※

當澤田綱吉等人搭車趕到典禮會場的時候，他們才真正明白初代首領這次回來的目的。

初代總是藏著很多的秘密，從不把私事告訴初代家族之外的成員，他的眼中總是以公司為重，也因此十代家族從來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和阿諾德是兄弟。

原來他是回來主持婚禮的。

於是斯佩德在被強迫換上西裝的六道骸陪同下走了出來，阿諾德則是身邊跟著小小的雲雀，一開始他的尾巴和耳朵的確是受到許多賓客的注目沒錯，後來大家的目光才被阿諾德吸引。

原來那個美人是阿諾德。

如果夜晚能夠化為女神的姿態，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他冰藍色的眸子寂靜如水，黑色的禮服搭在他身上一如夜幕，像是死神那樣的安靜，渾身帶著一股內斂而美麗的氣勢。

斯佩德整張臉漲成玫瑰紅色，驚訝地說不出話來，也難怪阿諾德在穿上衣服後從來不讓他進入休息室，其堅決程度讓斯佩德一再懷疑他們是不是真的有要結婚。

就連初代都愣了神。

他作為新娘家屬走上前牽起阿諾德的手，在那一剎那他們相同的眸色交會，兩人在紅地毯上牽著手緩緩地走著，然後，來到了斯佩德的面前。

他們彷彿回到了小時候。

在那座枝葉扶疏的森林裡，斯佩德抓住阿諾德，從自己面前抽離的那一刻。

「我把家人，交給你了。」

Giotto 淡淡地微笑著，將阿諾德的手，放到了斯佩德的掌心。

就像那個時候，看著阿諾德的背影，卻沒有去追的自己，還有那個時候，沒有回眸的阿諾德。

之所以會消失，之所以毫無預警地選擇把彭哥列交給下一代，之所以會選擇在他二十七歲那一年就退休，大概就是因為知道阿諾德和斯佩德在一起了。

雖然這是他很久以前就料到的事。

G和朝利雨月也開始同居，藍寶和納克爾去尋找他們的夢想，他時常會覺得，以前那個以自己為中心旋轉的彭哥列已經不在了，自己已經沒有了容身之處。

所以，乾脆消失好了，到一個永遠回不來的地方。

只是這次，阿諾德回眸了。

他凝視著那個和自己有相同眸色的人，在無數個夜晚陪自己度過的人，啟唇。

「謝謝你，哥哥。」

一怔，Giotto抬眸，對上了阿諾德的眼神。

然後，他終於笑了，發自內心的，真實的，笑得他淚水都要奪框而出。

有這樣一句話就夠了。這裡是他的歸屬，終究都是。

這裡寄埋了太多的感情，對土地的、對夥伴的、對事物的，他還是無法永遠不回來。

當然，就算現在已經回來了，他還是不會告訴他的夥伴他從尼加瓜拉大瀑布和南極冰壁跳下去的事，關於裸泳橫越太平洋的事他也就更不會說了。

阿諾德和斯佩德在十字架前誓言、交換戒指，當初代宣佈請新郎親吻新娘時，老實說他們還打了一場小架，不過最後還是以斯佩德勝利並強吻作為收尾。然後開始了宴客。

六道骸和雲雀恭彌坐到了主桌。

「哼哈哈哈！抱得美人歸～抱得美人歸～阿諾德～親親～」斯佩德紅著一張臉，手中拿著濃度超標的一整瓶伏特加，不停地和初代乾杯，不安分的手還時不時地摟上老婆的腰。

「滾！你醉過頭了！」一面把鹹豬手狠狠拍掉，一面轉頭對雲雀道，「聽好了，小恭彌，可能的話離這兩個醉鬼遠一點……唔！你幹什麼！」

看斯佩德划酒拳划到自己身上，阿諾德氣得掏出手銬。

雲雀將手中的柳橙汁放下，狠狠拍桌起身。

「西瓜！不可以欺負阿諾……啊。」

「嘛嘛，恭彌，人家夫妻調情沒有我們插手的餘地嘛。」六道骸抽掉雲雀手中的拐子，將小白虎抱到自己身上，淡淡一笑，「吶，恭彌今天穿得這麼可愛，別拿拐子喔。」

「哈哈哈！斯佩德你輸了！脫一件！」初代一口灌下烈酒，很沒形象地指著斯佩德笑。

「脫就脫！哈哈哈！下一回合輸的一定是你啦！」

「怕你不成！來來來！G和雨月！藍寶！納克爾！快點過來划酒拳！我們一起把斯佩德幹掉！讓他輸到脫褲子！」一面朝汗顏的夥伴招手，紅著臉的初代笑得很樂。

「別再喝了，初代……你喝過頭了……」

「還有斯佩德你也夠了吧？這樣太誇張了，又不是在酒店。」雨月苦笑著，瞄了一眼旁邊已經快要理智斷線的阿諾德，「你老婆快跟你離婚了喔？」

「沒關係啦哈哈哈！」斯佩德依舊很崩壞地大笑，「阿諾德他根本不會喝酒，不會了解我們男人的浪漫的啦！啊哈哈哈！再乾！」

「臭冬菇別告訴我你忘了我是男人……！」正要把斯佩德狠揍一頓，後方的十代家族各個衝上來抓住他，邊苦笑邊相勸今天可是結婚典禮，新娘和新郎打起來也太難看了。

「啊啊真是的，情況怎麼會這麼亂啊啊……根本是給人家看笑話的嘛……」瞄了眼米爾菲歐雷企業笑得一臉很樂的白蘭董事長，澤田綱吉漲紅了臉，「別玩了啦你們……骸？你要去哪裡？」

「嘛，因為恭彌繼續待在這裡會很危險，所以我先帶他去外面散個步。」他抓起雲雀的尾巴對澤田綱吉揮了揮，「等到騷動結束再打電話叫我進來。」

「綱吉掰掰。」

「這樣啊，恭彌掰掰……不對！等到騷動結束後我不相信我還能活下來啊啊！別走——！」

這時候的初代站上了宴會桌，掛出了就算醉醺醺也是無比燦爛神聖的笑容。

澤田綱吉突然感到從背脊一路涼到後腦杓，彭哥列成員各個綠了臉，其他賓客則是升起一股不好的預感，阿諾德頭痛地捂住臉，深深嘆了口氣，斯佩德繼續快樂乾杯。

只見初代敲了敲酒瓶，拉開嗓門。

「現在宣布，彭哥列式划酒拳大賽，開始！」

現在想起來，斯佩德那時候之所以會欠了初代一百億至今還沒還清，似乎就是因為他那時候不理阿諾德的勸告，也參加了這種初代每辦必贏的彭哥列式酗酒大賽的關係。

這也是在他欠下一百億不久之後，就把彭哥列的情報賣了的原因。

（完）

小白虎恭彌　伴娘白虎

繪者：伊雪

2010年

七夕賀—許願

「綱吉，我有事情找你商量。」

當彭哥列事務所初代首領 Giotto 推開門的剎那，澤田綱吉只覺得自己的心跳莫名加速，額角流著一抹和恭敬地請他坐上一旁的沙發，不，絕對不是看見喜歡的人那種臉紅心跳，而是莫名覺得就快要有什麼事情發生的心驚膽跳。

「那麼，初代……請說。」

初代非常鎮靜地啜了口茶，目前看起來是的，很好，也就是他這次非常正經？

——不，絕對沒有那個可能。

澤田綱吉一邊猜想今天會是什麼諸事不宜大凶日，暗暗打開手機在桌底下看了下時間——噢漏！心裡暗叫不妙的同時，初代就如同大家想像一樣地開了口。

「我們來辦彭哥列式七夕交流會吧？願望最無聊的要罰五百億美金喔～」

說真的，他覺得他有一天一定會被初代逼死。

※

「七夕？」

雲雀恭彌顯然是最後一個接到通知的人，那時澤田綱吉早就在初代笑容滿面的逼迫之下打電話給所有彭哥列成員，一面好聲好氣地道歉，時不時的還得祭出扣薪水這一招，特別在打電話給斯佩德時被對方罵了個狗血淋頭。

『幹！你個混蛋休想再叫我去參加那傢伙舉辦的任何活動！上次竟然敢算計我害我多欠了三百億老子還能養家糊口麼！如果再欠五百億那就是九百億了你要幫我還嗎啊啊十代首領！爺我後半輩子不吃不喝也賺不到那麼多錢何況我已經退・休・了！再見……不、是再也不見！』

電話那頭傳來這廝連聽都會忍不住替對方掬幾把眼淚的哭號。

但今非你死，即為我亡。開玩笑、他以為他很樂意這麼做嗎？於是澤田綱吉刻意將音量放大了三倍：「恭彌他會到喔——！」

『那傢伙會到干我屁……聽起來挺有趣的，就去吧，斯佩德。……親愛的你是說真的還假的？要、要是我多欠個五百億的話那……怎麼？反正要欠也是你欠，與我何干？……老婆、嗚……』

很好，搞定。

大嫂一出手果然不同凡響。

澤田綱吉趕在聽見斯佩德的哀嚎前迅速掛掉電話，開始尋找下一個該死的電話號碼。

畫面再度回到滿臉疑惑的小白虎，手中抱著跳馬迪諾給他新買的黃色鳥布偶，向對他溫柔微笑的初代首領歪了歪頭：「什麼是七夕？」

「牛郎和織女的故事聽過嗎？恭彌寶貝。」

雲雀輕輕搖搖頭。

初代蹙了蹙眉，似乎在思考該怎麼詮釋一個完美又感人的故事，他彎身將雲雀恭彌抱起，任他做到自己腿上轉了個舒服的位置，澤田綱吉這時恰好走出辦公室伸伸懶腰，在拐彎進入休息室前卻煞住了腳步……沒想到，初代也會像這樣講故事給小孩子聽啊。

「那麼，我說給恭彌寶貝牛郎和織女的故事，好嗎？」

「嗯。」

「……好。從前從前，有一個成天在男公關部吃喝拉撒睡打混的男人，名叫牛郎。」

喂喂才一開始就誤解了？

「他有一天……對了、他有一天在經過女子澡堂的時候偷看了一下，發現織女實在太美了，於是就把織女那一籃衣服都給抱走了，總而言之就是內衣大盜，懂嗎？」

懂什麼啊為什麼變成現代版啊啊——不要污染小孩子純潔的心靈好不好！！

「嗯。」也稍微反駁一下啊！

「洗完澡找不到衣服的織女非常著急，如果沒有衣服，她就不能……嗯，其實織女是附近公司的ＯＬ，如果沒有制服的話就不能回去上班了。」

天女的設定呢！那個設定是臨時瞎掰的吧！

「就在織女難過地哭起來的時候，牛郎出現了，以還給織女衣服的條件逼婚。」

區區一件制服逼什麼婚啊！澡堂的大嬸呢喂！

「織女沒辦法，只好答應了，於是就和牛郎步入了禮堂成親。」

聽至此，雲雀擰起了小小的眉，抱緊手中的玩偶：「……牛郎好霸道。」

「嗯，因為他是牛郎嘛。」

明明就和牛郎沒什麼關係嘛！你腦中的男公關部都是什麼構成的啊！

「總之，牛郎和織女結婚之後，出乎意料天天過著幸福的生活。但就再有一天，織女的老闆不滿他和牛郎在一起，把他們兩人拆散了。」

那是什麼霹靂火模式的老闆！話又說回來員工跟誰結婚干他屁事！

「牛郎和織女分隔兩地不能見面很痛苦，於是老闆出於一點點的同情心，就答應他們在

七夕這一天，用喜鵲搭成橋樑，讓他們在天上見面。」

為什麼又突然扯回正常結局啊啊！！

初代眨個眼表示故事結束，將雲雀抱下來，只見小白虎抖了抖耳朵，長長的尾巴漫不經心地搖晃，抬眼看著初代，問：「牛郎和織女呢？他們現在在哪裡？我想咬殺他們。」

「他們現在在銀河系裡面喔，距離太陽系很遙遠呢。」

突然變得這麼科學是怎麼回事！

就在彭哥列十代首領澤田綱吉開始覺得再也沒有力氣能吐槽下去之時，初代首領終於將話題從亂七八糟的故事扯回重點，他站起身，彎腰摸摸小白虎的頭，微笑。

「所以，恭彌寶貝要參加這次的七夕慶典嗎？」

「七夕慶典？」雲雀歪頭，不解。

「在這一天，我們可以把許願籤掛在竹子上面，心願就會成真喔。」從口袋裡拿出一枝筆和幾張許願籤遞給雲雀，初代微笑道，「晚上七點在中庭廣場見，恭彌來的時候會有驚喜。」

「那個……跟牛郎和織女有關係嗎？」看著手中的許願籤，他抬頭。

「嗯……有啊。」初代只稍微思考了幾秒，「他們許久不見，今晚正好打得火熱嘛，神

嘛……忙著看現成的三級片，心情正好，所以我們的願望祂都會答應的。」

「啊啊啊啊——恭彌你什麼都沒聽見！聽見了也沒有進到腦子裡！！」在小白虎一臉不解的當時澤田綱吉搶先一步從角落衝出，迅速捂住雲雀小小的耳朵。

「啊……綱吉你一直待在外面啊？」初代首領勾起一抹神聖燦爛的微笑，「電話打完了嗎？」

「呃……還沒、不過我個人認為保護未來國家棟樑的心智發展似乎更加重要……」

「要記得快回去打電話喔。」說著初代伸出食指，在自己脖子上比了個「絕對抹殺」的手勢，微笑著邁開步伐，回眸一瞥，「恭彌寶貝記得要來喔。」

「啊……嗯。」

※

當晚，星光燦爛，寧靜無聲，靜到雲雀恭彌一度懷疑自己是不是被初代耍了。

他提著拐子拿著許願籤走到中庭廣場，四周很黑，連平時的燈光都看不見，突然一個力量將自己騰空抱起，他一驚，正要回頭，一道火花從不遠處竄出，飛升到空中，爆破。

煙火。

短暫的光明使他看清了，彭哥列事務所的成員都站在身邊，跳馬迪諾和澤田綱吉忙著點

燃煙火，了平打手中的兩株竹子當成竹劍，正在和獄寺隼人搏鬥，山本武待在簡易的壽司吧檯上，撐著頭溫暖的朝他們一笑，六道骸手上扛著一株竹子，身穿一襲墨藍和服，向他招了招手。

他回頭，抱著自己的溫暖體溫是阿諾德。

當火花最後一絲絢爛也殞滅在夜空中，強光乍起，照在身後一個小小的舞台上，那個人耀眼的金髮被照得發亮，碧藍色的雙眸緩緩睜開，有一瞬間所有人都錯以為那是個墮落凡間的神祇。

——可惜這樣的錯覺只維持了一秒。

「各位都來了嗎～」馬上就形象崩壞的初代特有嗓音傳入大家耳裡，心想今晚絕對不會好過了，只見初代清清喉嚨，溫柔地看向阿諾德手中的雲雀，「開心嗎？恭彌寶貝。」

——開心嗎？阿諾德。

這是我無法給你的童年，雖然時間遲了，你開心嗎？

雲雀沒有回話，小小的耳朵抖了抖，微笑。

阿諾德低頭看著懷裡的雲雀，也揚起了淡淡的唇角。

「你開心就好。」結束了令人眼紅的眉目傳情，初代環望在場的大眾，「既然恭彌寶貝

也到了，那麼在此宣布，今晚的七夕許願交流大會開始！一小時半之後開始揭曉大家的願望！」

四周的燈光相繼亮起，人聲嘈雜，幾個扛竹子的忙著將竹子插好，山本武做好一盤盤的壽司擺上吧檯讓大家餓了自行取用，背景音樂悠揚響起，阿諾德遞給他一枝筆，微笑。

「許願吧。」

雲雀點了點頭，接下那只筆，掏出自己口袋裡幾張空白的許願籤，想了一個下午，卻還是想不出要寫什麼。他坐在原地咬著筆，思考了一會兒，時不時地還有幾個人到自己身邊亂晃。

而頻率最高的仍屬六道骸。

「恭彌穿和服真可愛。」他拍拍雲雀發紅的臉頰，淡笑，「等會兒有個驚喜給你。」

正準備揮下拐子的雲雀稍稍頓了頓，揚起眉：「驚喜？」

「嗯，恭彌一定會很高興的。」六道骸仰起鼻子，露出了驕傲愉悅的表情，「咳、我不能再透漏更多了，總之敬請期待吧，親愛的。」說完他踏著少女般的小碎步跑走了。

「快滾。」雲雀嫌惡地蹙起眉，轉頭，不願目送那散發著粉紅色泡泡的背影。

時間快速流逝，許好願的人將之籤掛上竹子，便兩三個人聚在一起聊天吃壽司，眼角的

餘光不時偷瞄趴在地上搖著尾巴的小白虎雲雀寫好了許願籤沒。

阿諾德和負責替初代打燈光還債的斯佩德站在一起，啜飲著清酒，不一會兒初代走了過來。

「時間快到了吧，似乎只剩下恭彌寶貝還沒寫好……讓他最後一個發表好了，做壓軸也不錯。」他看了看錶，「斯佩德，準備好燈光。」

「好啦好啦……」

「聽起來你好像不是很情願嘛？那四百億的利息……」

「沒有沒有！我很樂意為 Giotto 大人服務！有什麼事請儘管吩咐下來！」

阿諾德的嘴角微微抽搐。

斯佩德這傢伙……連自尊都捨棄了……

燈光再度亮起，初代首領手中拿著麥克風，從初代成員開始，一一揭曉每個人的籤。

雨月的夢想是能再有一隻新笛子，G則是希望初代不要再到處搗亂出些餿主意，藍寶說要開座遊樂園，納克爾則是希望能傾聽更多人的煩惱，但是如果可以他期待能再打一場拳擊賽，斯佩德說要給阿諾德幸福美滿的婚姻生活，而阿諾德今年的願望依然是銬殺斯佩德。

初代頓時湧出一種回到從前的感覺。

他說，他的夢想，就是繼續和大家生活在一起，無論過了多少年，都是夥伴。

接下來換到十代家族。

用屁股想都知道除了斯佩德之外初代首領不可能為難初代家族的人，也就是說欠下五百億的人選有極大的機率會落在十代家族之中，為此大家撇去七情六慾，強迫自己回到孩提般純真的時代，寫下一個一個偉大的夢想。

澤田綱吉說，願意繼續領導彭哥列事務所，和大家創造許多更美好的回憶。

獄寺隼人的願望百年不變，「我要成為十代首領的左右手！！」他說。

山本武的目標是成為棒球國手，以及把竹壽司的精神發揚光大。

跳馬迪諾寫下願望，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一群得力部下，創造自己的事務所，和彭哥列結盟。

草壁這位被大家遺忘已久的庶務長也寫了願望，希望以後也可以繼續幫助恭先生。

倒是了平的籤紙上寫著意義不明所以的「極限」二字，請他解釋他也只是極限極限不停地嚷，其當選負五百億機率之高讓大家忍不住為他默哀三秒。

換六道骸了。

他站起身，清了清喉嚨，對雲雀眨了個眼，走到自己的籤旁。

「聽好了，我的願望是——」

「大會結束。」初代突然插嘴，舉牌判定，「夢想最無聊的是六道骸。」

「哈啊？喂……！我什麼都還沒說吧！」

「反正絕對是『我要跟恭彌結婚長相思守白頭偕老。』對吧？」初代首領撐著頭，毫不給面子的打了個呵欠，六道骸的臉綠了一半，看向其他十代家族的表情——竟然、沒有人在為他默哀？

「嘛……骸，那真的用屁眼想都知道。」

「真的，以為它很特別的就只有你而已吧。」

「你、你們、偷看我的籤對不對！」

「在看之前就知道了，有什麼好看的？」

眾人紛紛聳了聳肩，他都把那句話當成座右銘兼勵志名言隨時寫在行事曆裡了，誰猜不到。

「怎麼這樣——」六道骸的臉一陣綠一陣白，最後只有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舉手投降，虧他當初寫的那麼快樂竟然連發表的機會都沒有超直感什麼的犯規啊！通通犯規！那個什麼

極限衝鋒部長的不也很無聊麼極限極限什麼的根本不明所以啊！總管那個左右手的夢想不也是用屁眼想也知道嗎！為什麼！為什麼是他！

「那就這樣決定了，許願籤最無聊獎頒給六道骸，獎金負五百億。」初代一聲令下拍板定案，底下傳來大笑與鼓掌聲，以及六道骸悽慘的哀號。

人聲嘈雜這一刻，阿諾德給憋笑憋到肚子痛的斯佩德巴下一掌，低頭，卻看見雲雀恭彌紅了臉。

……原來如此，不是許願，而是特意說給某人聽的是吧……六道骸這傢伙真的很無聊。

阿諾德淡淡一笑，揉了揉小白虎鬆軟的黑髮。

壓軸的是小白虎。

踏著小小的步伐走到自己的籤旁，在許多人寵溺的目光下唸出了願望——不過當然不會是什麼圈圈叉叉其實我一直都很喜歡你謝謝你一直以來的照顧以後也請繼續待在我身邊吧這類光聽就覺得是妄想的廢話。只見小白虎搖了搖尾巴，漏出了前所未有的美麗微笑。

「群聚、咬殺！」

然後他亮出了拐子。

十代家族臉色蒼白，一個跑得比一個還快，初代家族不明所以地愣在原地，過了不久感覺到濃重得無以匹敵的殺氣也跟著跑了，邊跑邊偷笑。

——就當作是和孩子一起玩的捉迷藏吧。

人群做鳥獸散，雲雀恭彌得意地揚起唇角，正要追上去的時候才發現有個人還留在原地沒走。

——那是六道骸。

口中喃喃不停念著五百億五百億五百億我恨你啊啊初代有一天我一定會用拖鞋打死你之類的話，淚水華麗麗地灌溉了一旁的竹子，雲雀這才想起負五百億的中獎者是他，猶豫了一會兒還是走上前去，遞給六道骸折好的手帕，在他身旁坐下。

「我聽了……很高興。」

「……咦？」骸一怔，詫異地抬起頭，「恭彌……你……」

「所以……五、五百億……我會幫你一起還的……」

「小笨蛋，你不必幫我還啦，」六道骸笑了出來，一手將雲雀摟進懷中，親吻他的側臉，「何況，初代是不接受別人幫忙還債的……但是如果你可以替我去像初代從他的戶頭裡要個八百億出來送給我的話那就另當別論了……咳，我開玩笑的。」

雲雀淡淡地微笑起來，六道骸的懷抱很暖，他扭了個舒服的位置，躺好，從口袋裡拿出一直沒有掛上去的許願籤，在六道骸眼前搖了搖。

「這個，要負責幫我掛上去喔。」

那張小小的籤紙上，寫了不怎麼整齊的幾個字。

——想和大家在一起。

該怎麼說呢？前一秒才以群聚為由將大家通通趕跑，下一秒就拿出了這個與他所做所為完全不符合的願望，啊……難道這就是傲嬌？

六道骸故作可惜地嘆了口氣，接下紙籤，「唉啊……我還以為恭彌會寫『希望能和骸長相思守白頭偕老』的說……真是令人失望……」

「我又不是你，那麼無聊。」

「咦咦咦咦咦？真的那麼無聊嗎？」

「嗯，很無聊。」

「恭彌——」

「……」

「……」

在六道骸的碎碎念與哀嚎聲中，雲雀禁不住睡意，漸漸閉上了雙眼。

他只記得，那一晚眼皮底下的殘影，是滿天燦爛的星星。

（完）

骸雲

無關風月

無關風月

2010年3月~6月

重新檢視過去的黑歷史，發現《無關風月》是個重要的里程碑。文裡骸雲相處模式已經大抵與我現在的風格相符了。從最初的抄襲、模仿到發展，我筆下的骸雲終於有了自我風格，看到雲雀恭彌脫去少女心，回復原作中該有的強悍、冷酷的模樣，是令我最高興不過的事。

至於世界架構，和09年不倫不類的幾篇比起來，顯得完整多了，也是這篇文首次讓我踏入了考據黨的大門。

這時候的我剛出完第一本個人本《櫻下之約》，正準備要升上高三，我左想右想，想不出是三次元中的什麼影響帶來了這樣的改變，或許是對濃情蜜意的骸雲開始感到厭倦，也或許是出本經歷給了我不少經驗值吧！

雲雀恭彌還記得那犯人被抓進來時是擺著怎樣的一種嘴臉。

單獨被抓，單獨入獄，嘻皮笑臉的，像是自己什麼事也沒有做錯一樣。

說真的雲雀對大多囚犯犯了什麼罪並不在意，只要入獄就得受他管理，只要犯錯就得挨他揍，不管做什麼事情，一切只要聽命於他就對了，意見或是人權還是自由都不需要有，那就是囚犯的命。

但是對這個男人，他感到困惑。

他翻過他的資料，穿著與長相看來並非一般的中產階級也非農民，這個男人卻在一次的沙龍聚會中單方面屠殺了好幾十名貴族，單方面，一個人對一群人，屠殺。

在此之前，他有多次謀殺教士的紀錄。

是因為稅收問題？不。雲雀反駁了自己，從第一次見面時他就完全明白這雙眼神，冷漠，瘋狂，輕挑，不可理喻，帶著一股妖冶，非常優雅的，卻又濃厚的惡意。

他對有意欺負他的老犯人帶著微笑，態度恭敬有禮卻又不失尊嚴，感覺像是一手掌握了什麼，卻又看不出他背後到底藏了什麼計謀，在這個所有囚犯皆被視為畜牲及玩物的監獄裡，那個人極為輕挑的笑著，像一種嘲笑。

而他很顯然的，記得雲雀恭彌，這個僅見過一面的典獄長。

而且是記得清清楚楚，毫無理由。

※

還記得他們初次的相遇是個秋日的黃昏。

數名警察將六道骸押了進來，他看見他時，他身上染滿了血跡，沒有掙扎，沒有抱怨警察們的粗手粗腳，甚至直接無視了身邊的人那種害怕的神情。

他笑著。

雲雀冷冷的看著他，即便因為身高的關係是仰視的角度，他的神情依然高傲凌人。

六道骸在對上他的淡藍眼瞳時愣了一下。

「把他放開。」冷眼微瞟，他對囚犯身後的警察道。

「可是……典獄長，這男人很危險，要是一放開……萬一他攻擊……」

「我會殺了他，放手。」

警察們的表情遲疑了一下，接著各個緩緩鬆開手，六道骸的手腳仍是被銬著，但那輕鬆自在的表情彷彿雲雀恭彌才是犯罪的一方。

他有著一頭靛藍的長髮，隨意紮成一束馬尾，雙眼是漂亮的寶藍色，身材勻稱好看，論長相大概是監獄裡最傑出的一個，眨眼的動作挺優雅的，但有分明顯的偽善。

「喔呀喔呀，我是不是在哪裡看過這位美麗的典獄長呢？」他瞇起眼，微笑。

標準法國單身貴族的說話口氣。

雲雀給他的答案是緩緩亮出拐子的銀色冷光。

「既然來到這裡，你應該知道自己的分寸是什麼。」揮揮手示意其餘警察趕快出去，雲雀的眼神凌厲的像鷹：「只要進入監獄，不管你是國王的親屬還是好友，我都有隨時打死你的權力。」

「隨時？打死？這不是貴族和王族的權力嗎？你不過就是個典獄長吧？」裝出好奇的嘴臉，六道骸稍稍昂起頭，寶藍色的雙眼有一絲嘲笑：「知道……為什麼我被抓來這裡？」

「我對你的罪惡一點興趣也沒有。」雲雀咧嘴一笑，戰慄懾人的微笑，嗜血的表情。

「呵呵呵，你這人還真是奇怪，我說的和我的罪惡完全無關。」六道骸眨眨眼，低頭，雲雀恭彌比他稍矮了一些，氣勢凌人的姿態卻讓他有種難以形容的感覺，他笑了，笑得有些冷。

「我是，故意讓你們抓住的，報警的人就是我自己。」

「……你是想自首？」

「我沒那個打算……不過，想必你就是雲雀恭彌了對吧？」

雲雀一怔。

他並不記得自己多出名，也沒告訴過這個人他的名字，握著拐子的手更用力了些，他看著這個男人，寶藍色雙瞳靛藍色長髮的妖冶男人，打從心底的生出一股厭惡感。

沒有理由的憎恨。

「六道……骸？」不知不覺唸出了自己也不認識的名字，卻見那男人對他點了點頭。

「所以，我們應該是很久以前就見過了吧？」

「我對你沒有印象。」

「我也是第一次見到你，這必定是上帝的安排吧？」

「我不信神。」

「是嗎？這裡可是天主教國家喔，想被火燒死？」

「……我已經不想和你說話了。」

「真巧，我也正有這個打算。」

就是這樣。

六道骸只是進來尋找「雲雀恭彌」這個名字的主人而已。

因為這名字過分的熟悉，也與這個國家這個人種這個時空有著過分的不相符感，於是六

道骸刻意報警，讓警察將自己帶走，然後來到這座監獄。

而雲雀恭彌和他想像得一模一樣。

高傲的眼神，黑髮，淡藍色的瞳子，武器是銀色的雙拐，笑起來很美，美得令人畏懼，渾身帶著一種尖銳而純粹的殺氣，垂下眼簾的模樣卻有幾分慵懶。

就印象而言，他十分欣賞他。

但是雲雀恭彌就不這麼想。

光是看到六道骸的笑容，他就油然生出一種想立刻把他咬殺致死的衝動，可是握緊拐子又遲遲下不了手，他總覺得這個人和他有幾分相似。

還有一種，好像自己已經找了他很久很久的感覺。

痴人說夢。

對第一次見面的陌生人有這種感覺還真是笑話。

雲雀狠狠的抽了他一拐子，挨這一揍六道骸整個人飛撞到石牆上，額角流出汩汩鮮血，但他沒有反抗也沒有哀號，抬頭的時候，那笑容依舊燦爛。

反而更讓雲雀有種不舒服的感覺。

最後雲雀恭彌把外頭的警察都叫進來讓他們把六道骸帶走，連浪費唇舌講解牢獄規則都

懶，而六道骸只是看著他的背影，輕輕的，揚起一抹淡淡的唇角。

在他眼裡，那很像嘲笑。

※

——吶，既然不相信神，那麼，你相信命運嗎？

那是六道骸被關進牢裡前對他說的最後一句話，雲雀那時並沒有立即回答，只是冷冷的，緩緩勾起唇角，刻意模仿六道骸剛才嘲諷的弧度，如一彎血色的月。

——『笑話。』他道，語音軟呢而冷酷。

※

雲雀恭彌自夢中緩緩甦醒。

燈裡的燭火早已熄滅，空氣有些潮濕，因為趴在桌上睡了過久導致四肢僵硬，抬起頭來的那瞬間頸子有些疼痛，麻麻疼疼的感覺蔓佈了雙手雙腳，髮絲在他白皙的臉龐上壓出一條條的紅印子。

他揉揉眼睛，周圍寂寥得只剩水滴的聲音。

「你醒了？雲雀恭彌。」

原以為沒人而放鬆戒備的他猛然繃緊身子，然後想起自己是來看守六道骸的。

不管是怎麼樣的犯人理當都不由典獄長親自看守才對，但當六道骸瞇起眼笑著，威脅若雲雀恭彌再不來看他就要把獄卒一個個殺掉時，確實造成了監獄裡不小的恐慌。

「你沒睡？」他淡淡的回眸，語氣冰冷。

「你吵醒我了。」

「是嗎，那還真是抱歉了。」嘲諷的冷哼一聲，雲雀移開目光，重新點燃燭台，燭光頓時照亮了他的臉龐，略顯蒼白的膚色，鳳眸微閉有著剛睡醒的懶散，墨色短髮在空中劃出銳利而柔軟的線條，六道骸靜靜的看著，只是看著。

「你為什麼會在我面前睡著呢？」他突然就冒出了這個疑問，扯起唇角的笑：「像我這種隨時都可以越獄的囚犯，你這麼機警的人，怎麼會睡著？」

「你可以越獄？少自己為是了。」雲雀睥睨了他一眼，冷冷一笑。

「我是可以越獄的，還是說你現在就想看看嗎？雲雀恭彌。」

「無聊。」

「無聊？」

「我知道你出得來，但是你不會離開這裡。」雲雀將視線重新拉回桌上未處理完的公文，羽毛筆尖再次點上墨水，他冷冷的道：「因為你夠無聊。」

六道骸愣了愣，嘴邊的笑容分毫未減，卻有點僵硬。

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不想離開監獄，並非牢獄外的生活太過艱困，也不是牢獄內可以過得清閒自在，他只是憑著直覺，留在這裡。

雖然他很少聽從直覺的命令，畢竟他一向都比較相信腦袋的分析。

懷錶的時間顯示凌晨三點零五分，破洞的排水管仍舊滴著水，牢房很空，風有些森冷，羽毛筆沙沙的書寫著，在六道骸耳裡聽來格外刺耳。

也許真如同雲雀恭彌說的，他很無聊，無聊到一次又一次的想見這個人，無聊到想待在他的身邊，就算被稱為死纏爛打也無妨，連他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的，極致的無聊。

「吶，你剛剛睡著時有做夢嗎？」

突然的疑問讓雲雀恭彌停下筆，墨汁瞬間在紙上暈開，和方才寫的單字糊成一片。

「……如果有，那又怎麼樣？」

「真巧，我剛剛也做了夢呢。」

「…你是不是有病？」

「何必這麼說呢？我只是想問你做了什麼夢而已。」

雲雀翻了個白眼，不再理會六道骸，這種問題沒有回答的必要，身為典獄長不需要和犯

人閒話家常，一來避免產生感情，二來繼續和六道骸說話他確信自己一定會把燭臺扔過去。

為了公帑也為了自己的理智著想，別搭理他就是最好的作法。

「那……你有沒有夢過我把你打倒在地的畫面呢？」

啪喳！

手中的羽筆斷成兩截，雲雀惡狠狠的回過頭，眼裡還帶了一絲吃驚。

「你作夢……！」

「這確實是夢，雲雀恭彌。」六道骸輕輕的笑了出來，雙手握緊了鐵欄，那手臂沒有多粗，卻能硬生生將鐵欄折斷，雲雀立刻站起身，墨水打翻將地板染成一片玄黑。

「這夢一直一直重複著，弄得我很煩。」

「……若真的將你打倒在地的話，是不是會好一點呢？」

伸手要抓桌邊的拐子，卻在碰到之前就被六道骸打開，銀拐撞上石磚，很清脆的兩聲碰撞，

六道骸看著他，朝他走來的腳步很輕很輕，笑容燦爛而弔詭。

在他分心去看拐子的剎那，六道骸用力將他按到牆上，生平第一次明白什麼是措手不及，顫抖的唇泛著死白，他從六道骸寶藍色的眼瞳看見自己蒼白的倒影。

「櫻花……」從雲雀口中突然說出的單字讓六道骸一怔，是一種聽說在東方某個島國開

得特別美麗的花，他們兩人都沒有親眼見過，卻對這種花的名字有著極為強烈的熟悉感。

「好像、還有滿天的櫻花……才構成你打倒我的理由。」

六道骸鬆了手，雲雀確實知道這個夢。

兩人的呼吸不約而同的急促起來，也許是剛才激動起來的關係也不一定。他們輕喘著氣互相對望，在一個同樣黑暗潮濕的地方，沒錯的話還是個秋天的下午，他逆著光，他向著光，他對他笑，他亮出拐子，櫻花漫天飛舞，及四處濺灑的鮮血，兩個人的呼吸很急很急，如同現在。

「恭彌……」

幾乎是無意識的，六道骸脫口而出。

「我找你很久了……恭彌。」

※

自此之後他們極少提起關於那一天的事，六道骸依舊回到牢獄內，雲雀恭彌也依舊當他的典獄長，他們之間的交集變得比以往還少，頂多只是碰個面說上幾句，甚至什麼也沒說，尤其當雲雀恭彌再也不會去打聽六道骸的前科，而六道骸也不敢再吵著要見雲雀恭彌的時候。

但不敢面對，並不代表不會面對。

雲雀恭彌有時候會來到六道骸的牢房前，那時通常是三更半夜，六道骸雖然自稱纖細，但並不是真正一個淺眠體質的人，雲雀頂多透過欄杆遠遠的看著他，十秒二十秒，沒打算叫醒，也沒打算問些什麼，然後轉身走人。

過了好一會兒，六道骸才會睜開眼睛。

這樣的日子其實沒有持續很久，最主要還是因為那個突然來訪的可疑份子。

「嗨，典獄長先生。」來人有著一頭白髮，卻很年輕，他抱著一束漂亮的鳶尾花，當雲雀恭彌醫進入接待室時便笑咧了嘴，一道長鐮般的危險弧度：「我是來傳達消息的，有興趣聽嗎？」

雲雀沒有說什麼客套話，進了接待室便坐下也沒請人泡茶，接過那一大束花時他很隨性的就往一旁的沙發扔，但那人似乎對他的無禮不見怪，逕自開了口。

「我是皇家派來的人，我姓傑索。」他笑瞇了眼：「白蘭・傑索，叫我白蘭就好。」

「我對你的名字沒有興趣，有什麼話就快說。」

「是的，那麼我就直說囉，典獄長先生。」白蘭似乎不在意自己被潑了一大桶冷水，他依舊笑著，有幾分弔詭：「我們要調一名犯人到巴士底監獄去。」

「巴士底？」雲雀稍稍抬起了眉：「誰？」

「六道骸。」白蘭微笑著道，看見雲雀聽見這名字時顫了一下。

「六道骸？為什麼？」

「喔，因為我們稍微查過他的罪因，他是思想政治犯。」

「他不是在沙龍聚會裡屠殺貴族嗎？」

「雖然是這樣沒錯，不過他還是有思想政治犯的成分在喔。」白蘭聳了聳肩，搖頭道：「他可是艾斯托拉涅歐侯爵的獨生子，彬彬有禮的紳士怎麼能和滿身臭味的平民關在一起呢？」

雲雀的拐子猛然插入距離白蘭腦袋三公分處的沙發上。

後者睜開了眼，看著殺氣騰騰的雲雀恭彌，依舊咧出那一抹討人厭的笑容。

「啊，抱歉，雖然我污辱平民，但是完全沒有污辱你的意思喔，小恭彌。」

「住口，敢再那樣叫我就殺了你。」瞇起眼，釋出的殺意不斷增加，但最終還是收回了拐子，他冷聲道：「把正事談完你立刻就滾。」

「何必這麼冷淡呢？」他笑道：「那麼，今天晚上巴士底監獄就會派車來接走六道骸。」

「知道了，滾。」

「急什麼？我話還沒說完呢。」白蘭瞇起眼，如狐狸般的狡詐，聲音輕飄飄的令人不寒而慄：「還有另一個人，也必須同時調去巴士底監獄喔。」

「誰？」

「你，雲雀恭彌。」

※

基本上這件事情，雲雀恭彌沒有告訴任何人，當然包括六道骸。

但是公函也在同時送達了，就算自己沒說，風聲大概也已經走漏得差不多了，走過牢獄前時還聽得見某些犯人對他大聲叫囂，因為只要最凶惡的雲雀恭彌一走，這座監獄就不在是逃跑機率成負狀態的銅牆鐵壁，想從雲雀恭彌看守的監獄離開，只有見上帝一途。

而雲雀給這些挑釁犯人的回報就是一頓吃了不死也半殘的拐子餐。

「⊠，聽其他獄卒說你要離開了？」

唯一一個上前挑釁卻沒被他用拐子教訓的，大概就只有六道骸了。

他稍瞟了他一眼，惡聲惡氣的道：「還不都是因為你。」

「我又怎麼了？」六道骸有點好笑的道：「以後見不到你了，我還覺得有點可惜呢。」

「哇喔，那我還真想快點別見到你。」

「クフフ，還真冷淡。」他輕聲笑著，把手伸出了牢外，抓住了雲雀的手，低頭在白皙的手背上輕輕一吻：「……對了，你走了之後，我就逃獄追隨你去好了。」

「你又是什麼時候弄歪牢柱的？」對六道骸的調戲不以為然，他抽回手，那晚的事他們心照不宣的不去提起，但六道骸的態度仍然和他們起初相處的狀況差不多，不知道他是純粹想戲弄呢？還是以為甜言蜜語就會使他心軟而對六道骸疏忽大意？

「剛剛，聽到你的腳步聲的時候。」

「我榨乾你的家產要你復修繕費喔。」

「クフフ，大不了凹回來就好了，難得巡到我房前一次，不陪我玩玩嗎？」

「玩你去死，早上才巡過。」

※

向晚時分下了點小雨，馬蹄聲停在監獄門口，雲雀穿好風衣，戴上自己的圓頂禮帽，部下已經站在門口等著為他送行，算算時間也差不多了，他又來到六道骸的牢房前。

夕陽灑在那人美得妖冶的臉龐上，燦爛得無法形容。

「喔，小麻雀來和我道別啊，真是感人。」他笑得幾分邪魅：「別擔心，我很快就會跟過去了。」

「驚喜。」雲雀輕聲道，揚起一抹冷冷的笑：「你也要一起走。」

「啊？什麼？」

沒有多說什麼，雲雀打開牢門，抽出腰間的手銬扣住六道骸的雙手，然後直接把他拖出牢房。

而顯然六道骸一直都處在震撼狀態，他愣神了好幾秒，一路上經過牢前一直有犯人向他們投來注目和叫囂，大不了又是什麼典獄長你快點滾滾這裡不需要你或是怎麼六道小弟你也要走啊我沒聽說啊之類的話，雲雀恭彌沒有時間再進去賞他們每人一拐子，乾脆全部無視面無表情的通過。

等到一列列獄卒向雲雀行禮，六道骸這才回了神。

「為什麼你要帶我一起走啊？難道是怕會想我？」

「那怎麼可能。」一腳把六道骸踢上馬車，雲雀跟著坐了進去，脫下帽子往六道骸頭上洩憤似的一扔：「都是因為你要被調到巴士底監獄才會連累到我。」

「喔呀？所以主因是我嗎？但這跟你完全沒關係吧？」

「他們說除了我大概沒人能守住你不逃獄。」拿出鑰匙解開六道骸的手銬，接著將另一端靠到自己手上：「我們會相處很長一段車程，這段時間禁止你跳車。」

六道骸笑了，很輕很輕，雲雀沒再理他，別過頭去。

車子從城市的石磚街道緩緩步入了塵土飛揚的鄉間小路，六道骸一回神才發現雲雀已經睡著，他蹙起眉，覺得這個畫面似乎非常熟悉，熟到他差點又要無意識的喊出一聲恭彌。

雨還在下著，他聽得見馬車踏過泥濘的聲音。

六道骸伸出手將雲雀的腦袋撥過來，讓他靠在自己的肩上睡免得待會兒因為車程顛簸碰出好幾個包，看著他的面容時發現臉上有幾顆方才被雨滴到的水珠。

於是他低頭，輕輕的，吻掉了雨珠。

※

「クフフ，雲雀恭彌，不曉得你喝不喝酒？」

那是那個人，很久以後對自己開口說的第一句話。

那時他提起拐子就要打，但是六道骸卻只是輕聲笑了笑，如往常他在澤田綱吉那些人面前笑得一樣，幾分詭譎，幾分捉摸不定，像一彎新月。說實在，他對六道骸這個人並沒有好印象，只知道那次的宴會中受他挑釁同樣舉起酒杯的自己一定是瘋了。

他睡了一整晚像死了一樣，隔天早上醒來宿醉得不能再嚴重，於是澤田綱吉放了他整整一星期的假，一邊安慰著雲雀學長不能出任務就不要太勉強，一邊好好的告誡了六道骸一

番。

於是他記得那個人死性不改的帶酒來看他。

笑著，鬼魅的笑，說他這次帶著是日本清酒，希望雲雀不會再醉倒。

而那個時候，雲雀恭彌記得自己只是翻過身，沒有說話，並不是害羞，只是因為沒力氣站起來和他好好打一場，所以壓根兒不想理六道骸這傢伙。

「喔呀，不喜歡我嗎？」六道骸那時只是不以為意的笑笑。

「可是我很喜歡你喔，恭彌。」

雲雀並沒有說話，也沒有說什麼，以為六道骸不是在說什麼瘋話就是存心想整他，只是將腦袋往棉被裡縮了一點，他打了個呵欠，春意暖洋洋的，催人入睡。

於是雲雀恭彌作了一個夢。

夢裡是古老的巴黎市街，他和六道骸坐在同輛馬車上，鐵銬銬住的兩只手宛若命運共同體的象徵。

※

雲雀恭彌猛然自夢中驚醒，醒來的時候他發現自己靠著六道骸的肩，而六道骸也正睡著，睡得安穩，馬車已駛入城市的大街，顛顛簸簸的路程已被一路睡過去了。

車外還聽得見滴滴答答的聲音，看來今晚的整個法國都籠罩在陰雨綿綿之下。

「醒醒，六道骸，我們快到了。」

「嗯……？呼啊…好睏。」

絲毫不想理會雲雀的叫喚，六道骸翻個身倒下來繼續睡，恰好還有雲雀的大腿當枕頭更加舒服。

但雲雀恭彌可不這麼想。

從來沒有人可以枕著他的腿睡覺，貓沒有狗沒有小鳥也沒有更別提人類，抄起旁邊的拐子就往六道骸的臉上狠狠一抽，後者當然是發出一聲慘叫然後摀著鼻子乖乖坐起來。

「好痛……我這張俊俏的臉會被你毀容的，恭彌……」

「不要那樣叫我。」

看著窗外的街景，雲雀只稍稍回眸賞了他個白眼。

「什麼跟什麼……我不是這樣叫你很久了嗎？怎麼？這麼久了突然會害羞？」六道骸伸手扳過他的臉龐，細瘦的手指撫摸著白皙的臉龐：「啊，還是說，你只願意讓跳馬迪諾這麼叫？」

「你在說什……！」

雲雀突然一怔。

這個說著他聽不懂的話的六道骸，對他輕輕眨了眼。

——原本寶藍色的右眼，變成了血淋淋的鮮紅。

猛然閃過腦際的一個身影，夢中常出現的那個人，和六道骸極為相像的男人，他逆著光，揚起一抹笑，漫天飛舞的櫻花之中，鮮血的味道伴隨著骨頭折斷的聲音，還有，徹底的凌辱。

那個人就是眨著這雙一藍一紅鮮豔的眼。

「放手！你吃錯藥了！」用力揮開六道骸順便對準他的臉狠狠巴下一掌，牽動手銬鐵鍊碰撞的清脆聲響，雲雀低喘著氣，胸口彷彿被重壓著一般讓他難以呼吸。

只見那人頂著火辣辣的紅色手印，緩緩的抬起頭。

看得出來他的眼神其實有幾分錯愕幾分呆滯，雨聲淅淅瀝瀝毫不停歇，過了許久他才看見六道骸那雙眸子有漸漸回神的趨勢，即使右眼的瞳色依然沒有回復。

「抱歉，我似乎又想起了一些不該想起的事了。」

雲雀紊亂的呼吸終於在這句話之後平息下來。

他長吐了一口氣，閉上眼，而後睜開，才淡淡的道：「那就別再隨便發作了好嗎？」

「嚇到你了，抱歉。」

「我沒被嚇到。」

「你很明顯有…算了，這不是重點……吶，以後我可以叫你恭彌嗎？」

然而雲雀只是撇開頭，並沒有回答他。

馬車在巴士底監獄前停了下來，前任典獄長顯然對雲雀恭彌的到來很不滿，卻也很害怕，畢竟也是一個擁有魔鬼稱號的人，而六道骸就更不用說了，貨真價實的魔鬼。

他們在帶路人的陪同下來到六道骸的牢房，或者不該說是牢房，說是房間比較妥當，巴士底畢竟是法國最豪華的監獄，牢房只有八個，而犯人總數加上六道骸才不過七人。

不過這裡的兵器很多，倒是雲雀願意被調來這裡的主要原因。

接替的職位依然是典獄長，這也算是次要原因，畢竟他難以容忍自己被別人踩在腳底。

話說回來，雲雀恭彌發現自己似乎從來沒被人踩在腳下過，那麼至於是為什麼今天自己會爬到這個典獄長的位置，說實在的，他已經懶得去想了，久而久之自然也想不起來。

「クフフ，這裡就是曾經關過哲學家伏爾泰的地方啊。」

「你不是來觀光遊覽的，給我記好自己的分寸。」

「那是當然。」六道骸對他眨了眨眼睛，那雙異色瞳的色彩依然讓雲雀十分不習慣。

究竟，六道骸自己知不知道自己的眼睛變了顏色？

在關門鎖住六道骸以前，雲雀隨便招手找來一名看起來應該懂很多知識的獄卒。

「你，告訴我六道骸那個右眼的顏色為什麼跟左眼不一樣？」

只見那名獄卒瞇起眼看了六道骸好一會兒，最後轉頭看著雲雀恭彌。

「不……那個，長官……他兩隻眼睛的顏色不都是一樣的嗎？」那人有點疑惑的道，然後又仔細看了幾眼六道骸，才十分確信的轉過頭來：「報告長官，兩隻都是寶藍。」

雲雀有點難以置信的再看過去，六道骸對他淡淡一笑。

是自己錯覺嗎？不是，那確實是一藍一紅的瞳色，雲雀揉揉眼睛，對笑得一臉燦爛的六道骸略為厭惡的吐了個舌頭，而後重重叩上門板，栓好。

如果不是錯覺，其他人的眼睛也沒有看錯。

那麼，是不是代表六道骸的那雙眼，只有雲雀恭彌一人看得到？

※

他還記得那男人問過很無聊的一句話。

——吶，恭彌，如果我們死了，下一生還會遇見嗎？

雲雀那時既沒有回答也無心回答，他對這個男人的提問向來都沒有興趣，兩人之間的互動也僅止興頭來了打一場架，雖然每次都說一定得打到其中一方倒下才肯罷手，不過最後的

結果通常都是肚子餓了各自回家。

還記得他們第一次見面時漫天散落的櫻花，十五歲的那時在森林裡的廝殺，那些記憶對他而言算不上愉快，卻也不是什麼瘡疤，唯一印象深刻的是那個人從頭到尾都笑著。

還有那只血色的豔麗的妖瞳。

六道骸還沒吻過雲雀恭彌。

並不是找不到那個人空隙，真正靠近時他的機會要說少有多少，雲雀恭彌和他打了這麼多年，自然也不會特別提防他的接近，睡覺時感覺六道骸侵入了自己房間他揮手抄起拐子就打，然後六道骸也會見怪不怪的用三叉戟擋著，說明自己今天沒有興致之後，雲雀會躺回去繼續睡覺。

他們之間維持著一種很微妙的關係。

不是愛人，不是朋友，不是工作上的夥伴，也不能真正算是死敵。

※

夜晚的時候雲雀恭彌又一個人來到牢房前。

即使知道隨便進去查看犯人是有點危險，何況此時除了典獄長之外其他人都下班了，他悄悄開了門，卻在開門後的 ⊠ 那被人捂住嘴，用力反扣在牆上。

「真是過份，你好久沒來看我了喔，典獄長。」

惡意的在他耳邊呼上一口氣，雲雀顫了一下，表情卻絲毫沒有改變，即使自己處於弱勢。

六道骸的手離開了雲雀的嘴邊，他拔出門上的鑰匙，關上門反鎖。

「你要幹麻？」

「防止你逃走啊，典獄長。」

「搞清楚，你才是犯人，我幹麻逃走？」

「是嗎？」六道骸滑出一抹玩世不恭的笑，用力將雲雀甩到床上：「所以你不會逃？」

雲雀沒有回話，黑暗中六道骸那只鮮紅色的右眼閃出一到絢麗的光。

不是不知道他想做什麼，因為老早就在心裡認定六道骸是個變態，所以就算被做出什麼他都不會太意外，只是要看六道骸是不是真的有那個能力對他做出什麼。

何況在這之前，他還有問題要問。

「吶，你的眼睛。」他從床上坐起，伸手貼住六道骸的右眼：「是我看走眼，還是只有我看得見？」

「你發現了？」六道骸似乎一點也不意外，他的手貼緊雲雀的手，彎出一道豔麗的唇角：「從我第二次想起什麼了之後，就發現它變成紅色的了，這只眼睛帶著我六世輪迴的記憶。」

「六世？」

「對，所以，我們一定在哪裡就見過，大概是……前世之類的？」他俯身，吻住雲雀的唇，後者沒有揮出拐子，只是推著他的肩膀想要抵抗，對六道骸而言這無異是欲拒還迎，伸出靈舌探入對方的口腔，深達喉嚨，帶有侵略與獨占意味的吻。

雲雀用一種輕如幼貓的姿態回應他的吻

他的唇離開他的唇時牽著曖昧的銀絲，六道骸咧嘴笑開，然而雲雀的眼神依舊冷若冰霜。

「吶，就在這裡上了你好不好？」

「你在說什麼笑話？」雲雀抽出腰間的手銬，只一眨眼的時間就扣牢那只不安分的手，他冷冷扯出一抹笑：「如果你辦得到的話，我不介意跟你做。」

「クフフ，你的邀請我就收下了，雲雀恭彌。」六道骸另一手滑向雲雀的褲頭，輕巧的解開。

「你，沒聽到我說什麼嗎？還是想兩隻手都一起被銬住？」

「放心，典獄長大人，你完全不必擔心這種事。不然我們來打個賭如何？」六道骸抬眸涼涼的一笑，笑意詭譎：「你很快就會求著我要解開。」

「你……胡扯！」

「用身體試試看？」

他輕聲冷笑，用冰冷的鐵鍊輕輕摩擦身下人的分身。

雲雀咬牙，用力銬住了六道骸另一隻手，然而還是遲了一步，六道骸跨坐在他身上，雙腳踩著他的手，而被銬起來的雙手則是惡趣味的繼續扯開他的底褲。

「夠了！你想再被多關十年二十年我成全你，馬上起來！」

「不怕你的威脅喔，我可以逃獄。」無視雲雀殺人般的目光，他邪邪的一笑：「有反應了？還真是淫穢的人呢，其實你也滿享受的吧？」

「身體本能和思想毫無關係！放開我！」

「就算你這麼說，我還是不信你區區人類能敵得過自己的慾望。」他冷淡的說著，加快了套弄的速度，雲雀漲得滿臉通紅，咬牙，忍住羞恥四處尋找能制止六道骸的器具。

重要的手銬竟然被拿來做這種事，他越想越不甘心，卻在此時身體不由自主的顫抖了一下，肺部的空氣像要瞬間被抽光似的，他的臉漲成不常見的玫瑰紅色。回頭時只見六道骸手上有著黏稠的白色液體，而那傢伙對他燦爛的一笑，低頭彷彿意猶未盡的舔乾。

「是第一次？喔呀喔呀，該說……我玩弄了純潔的身體嗎？」

「你……！」

頭一次，他想不出什麼話痛斥他。

六道骸收回手，將手銬遞到雲雀面前。

「解開吧。」他說，用一種極輕極鬼魅的音色：「如果你不想更痛的話。」

※

如果我恨你恨到無可救藥的地步。

你的選擇還會相同嗎？

雲雀的手有點猶豫的移向腰間的鑰匙，咬緊下唇還是搖頭打掉這個想法，搞不好一幫六道骸解開手銬，自己就連逃走的機會都沒有了。

把心一橫，他抽出鑰匙，用力往床下扔。

「如果那麼想解開，你自己去撿。」

六道骸好看的眉微微蹙起，絲毫沒有從雲雀身上站起的打算，只將視線淡淡的移向遞上的鑰匙：「喔呀喔呀，我這是為你好耶，沒想到你這麼不領情。」

「憑你的手力！扯斷一個手銬難道又有問題？」

「真不巧，我現在希望把力量都用來上了你。」

雲雀怒瞋著他，那只血色的妖瞳也正看著他，以一種俯視的，彷彿將他全都看透的角度，可是他明白六道骸並非真能看透些什麼。

了解人類，不等於了解雲雀恭彌。

「我會恨你。」

「你恨就恨，我親愛的典獄長。」看著雲雀越發憤怒的表情，六道骸挑釁般的微微一笑：「可是我很愛你喔，雲雀恭彌，愛你愛到想摧毀你的程度。」

「少耍嘴……嗯啊！」嘴角流洩出疼痛的呻吟，六道骸的手指已趁他一個不注意時探入後穴，雲雀的身體明顯一顫，纖瘦的身子微微拱起。

「真是不好意思，現在沒有給你說話的空間喔，典獄長。」六道骸低聲輕笑：「因為這姿勢不好做，我只好先弄到你全身無力無法反抗為止了。」

「你……開什麼…玩笑……唔……！」感到手指在體內摳弄，雲雀漲紅了臉，咬緊下唇。

「我沒在開玩笑，典獄長大人。」猛然探入第二根手指，六道骸揚起唇角，滿意的看見雲雀把頭撇了一邊咬緊床單，嫣紅的臉龐彷彿說明了這是六道骸的成果，他以極慢的速度抽插起來，愉悅的聽著那好聽的聲音因為自己而輕聲呻吟。

「叫出來比較舒服喔，典獄長，或是你想繼續忍耐也沒關係，我想看看像你這樣的人能夠戰勝情欲到什麼樣的地步。」六道骸漸漸加快了速度，惡意微笑：「啊，如果是你自己坐上來的話，我可就不構成強暴罪了喔，親愛的恭彌。」

「別叫……嗯唔……我的…名字……啊啊……！」

看準時機握住那已發洩過一次軟下來的稚嫩，六道骸惡意的用冰冷的手銬磨蹭著，滿意的看著雲雀為此倒抽一口氣，他的手顯然想要掙扎，卻不能掙脫六道骸雙腳的桎梏。

「混…蛋……我……絕對…饒不了……你……」咬牙切齒的瞪著笑容越發猖狂的六道骸，生理性的淚水隨著疼痛滑過眼角，不可否認的，雲雀恭彌知道，他自己在害怕。

並非害怕被奪去純貞，也不是害怕六道骸這個人，更不是害怕自己的身體會有些什麼超出自己意志的反應，甚至不害怕六道骸接下來要對他做什麼。

他只是對眼前的狀況感到害怕。

對眼前這個似曾相識的情況。

六道骸惡意逗弄的手終於停了下來，身下人的分身已在自己的套弄下昂然挺立，頂端流出汩汩的蜜液，而雲雀恭彌此刻早已意識模糊，只是不停的大口喘著氣。

「典獄長，我在想你會不會哭著求我快點進去呢？」笑吟吟的瞇起眼，六道骸看著雲雀

被汗水染濕的美麗側臉，開始有點自己也難以把持住的感覺。

「作、夢……我又…不是女人……」

「你說的也對。」六道骸移開了一直壓制住雲雀雙手的腳，扯斷手銬，將身下人的腳抬起，拉至自己的肩膀靠上，另一手則緩緩解開自己的皮帶。

「不過我很好奇，接下來如果讓你看見這幅景象，不知道你會有什麼反應。」

雲雀勉強睜開了眼，看見六道骸那只血紅色的瞳在變化。

「六」，變成了「一」。

那一瞬間雲雀恭彌生起一種惶恐的感覺。

他立刻抬頭，幽暗密閉的牢房內，竟開滿了一大片粉色的、應該只出現在日本島國的——櫻花。

花瓣紛墜而下，襯著六道骸那雙一藍一紅的眼。

「……不要…」

「我不要……不要……！」

「住手！六道骸你放開我……！放開我放開我放開我！」

像個魁儡般激動的不斷重複著相同的話，雲雀用袖子遮住自己的臉，毫無反抗的能力。

然而六道骸給近乎崩潰的雲雀恭彌的答案，是狠狠的貫穿。

「啊……唔嗯……唔……」

在一次又一次疼痛的抽插中，雲雀的眼淚沒有停過，六道骸知道這一點，但他並不想停下來，他明白這是自己對於雲雀恭彌的衝動，這些日子裡他常常重複的這樣的夢。

在破舊的暗室裡，在弔詭的逆光中，漫天的櫻花盛開著，雲雀恭彌用那不甘的眼神瞪著自己，細碎的呻吟一聲又一聲，在自己身下無力的，被幹。

對他而言那必定是一種極大的羞辱。

他不知道這些夢代表什麼，不知道那是不是前世記憶的一環，他只知道雲雀恭彌潛意識裡一定再也不想被重新上過一次，尤其，還是同一個，名叫六道骸的男人。

否則他現在也不會哭。

隨著一波波的刺激襲來，雲雀的手，漸漸的，攀上了六道骸的背脊。

將無聲的哭泣轉為不甘的噬咬，狠狠咬住六道骸的肩膀，鮮血從衣服底下滲出來，染紅了純白的衣衫，六道骸卻絲毫沒有減緩動作，只是稍微瞇起了眼，在背上滑過的液體感覺不

出是自己的鮮血還是雲雀恭彌的淚水，但是他確實感覺到了，那是雲雀對他痛苦的矛盾。

恨他，恨到無可救藥的地步。

卻無法停止自己追隨他的步伐。

那種衝動，究竟是想殺了他？

還是只想抓住他的手？

※

「還痛嗎？」

將陷入昏睡過去的雲雀恭彌搖醒，六道骸輕聲道。

雖然手邊工具有限，他還是儘可能的替雲雀處理好殘留在他體內的液體，伸手抹去他眼角的淚珠，六道骸的眼神有幾分憐愛，然而卻被雲雀毫不領情的揮開。

「別碰我，六道骸。」聲音微微沙啞，雲雀冷冷瞪了他一眼，沉默了好一會兒硬撐著身子坐起：「……我要出去，閃開。」

「你看起來還沒辦法好好走路的樣子呢……眼淚不先擦乾淨嗎？」

「眼淚？」指尖緩緩撫上自己濕潤的面頰，雲雀顯然有點難以置信：「濕濕的……？」

「喔呀喔呀？沒有意識到嗎？你可是一直在哭呢，哭得很難看喔，我親愛的典獄長。」

六道骸調侃似的道，伸手撫上他柔軟的黑髮，將臉湊近了些：「該不會是因為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吧？」

雲雀沉默了許久，接著躺回床上。

他的眼神看著天花板，在黑暗中那雙鳳眼沒有了平時的凌厲與氣魄，反而有股呆滯的感覺。

方才他做了一個夢。

夢見他自己，提著慣用的拐子，一路擊倒了許多人，然後來到一個昏暗的房間，房間不算小，可是有幾分弔詭，一個人影坐在沙發上，逆著光，看不清楚那人的長相，他的雙手優雅的托著頭，語氣十分溫柔，卻是一種會令人感到危險的溫柔。

下一秒，雲雀恭彌倒在漫天的櫻花雨中。

然後那個身影緩緩站起，輕輕眨著那雙妖異的瞳眸——那只紅色的右眼。

『初次見面，我的名字是骸，六道骸。』

他低頭俯瞰著他，以雲雀恭彌向來俯瞰人的角度。

一種瞧不起的、鄙視輕蔑的眼神，輕輕笑著，然後揪起了雲雀的頭髮。

『那麼，請你成為我的玩具吧——親愛的委員長。』

接著襲來的，是一陣毒打，像是動用私刑似的，狠狠毒打，斷了他好幾根肋骨，頭破血流，鮮血從嘴角溢出，純白的襯衫沾滿了塵土與鮮血。

可是雲雀恭彌並未收回他的眼神。

像⊠一般，凜冽不屈的眼神。

於是六道骸笑彎了嘴角。

在確定雲雀恭彌已毫無反抗能力之後，他扳開了他的雙腿。

然後上了他。

明明在現實中已經被六道骸幹過一次了，他不明白為什麼夢中他還要再被上一次，又或許那是如同六道骸所說的——前世記憶的一環。

只是那種感覺，疼痛的讓他說不出話來，像是他的自尊被輾爛踩爛，成為一灘泥的痛感。

夢中的自己，並沒有哭。

如果那真的是前世，那麼，他想，自己掉眼淚的理由，是因為那時的憎恨吧。

「恭彌？雲雀恭彌？」六道骸的聲音喚回他的失神，雲雀睨了他一眼。

「做什麼？」

「你不是要回去嗎？還是想繼續留下來？」六道骸笑得燦爛，親吻著雲雀的髮，他輕聲補上一句：「要我看著你睡一整晚都不是問題喔。」

「你有病。」

雖是這麼說，他並沒有起身的打算。

只是平靜的翻了個身，閉上眼。

「身為一個犯人，今天給我罰跪一整晚，沒有天亮不准起來。」

六道骸聽了只是輕輕的一笑。

他安分的在床邊跪下，把玩著手中的手銬鑰匙。

「遵命，典獄長。」

※

然而那一整個晚上都不得安寧。

六道骸把雲雀一人留在房裡，偷偷走出牢房，樓下傳來一陣騷動，聽得見兵器碰撞的聲響，革命的旗幟儼然揭起，號角在呼喚自由與和平。

目前的法國有多亂，六道骸完全清楚，前陣子群眾才在網球場前聚集叫囂，貴族及教士的腐敗與國王的優柔寡斷早就佈下了蠢蠢欲動的暴動種子。

「喔呀喔呀……這真是……」六道骸眺望著數量驚人的群眾，長嘆了口氣：「該請他們回去才好呢……還是直接殺掉呢？吵醒雲雀恭彌可就不太好了。」

「——唉呀，你隨便跑出來了？」

一個陌生的輕挑嗓音從身後傳來，六道骸猛然回頭，有人接近自己他竟然沒有察覺，除了雲雀恭彌之外還有誰能做到？映入眼簾的答案是修長的白色人影。

他有著白色的髮，白色的衣服，鳶紫的瞳眸，和頰上一個像是刺青的紫色圖案。

「你好啊，骸君。」那人愉悅的嗓音輕聲道：「小恭彌沒把你關好嗎？」

「……『小恭彌』？你是什麼人？」冷淡的轉身，六道骸以漠然的嗓音道，卻只見那人帶著笑。

「唉呀，我忘了他警告過我不能這麼叫他……算了。我叫白蘭，白蘭・傑索……嘛，你如果叫現在的我為路易十六世，我會覺得很高興的。」

六道骸愣住了。

這名有著似曾相識感覺的人，帶給他前所未有的厭惡感。

就算現任國王再怎麼腐敗靡爛，應該也不會到這般令他憎恨的地步。

「喔呀喔呀，你是說你是國王？冒充君主可是很重的罪喔。」

「真不愧是骸君，一眼就識破的呢——不過，我現在的地位可是和路易十六一樣喔。」

「……你是什麼意思？」

「啊啦，這我就不方便透露了。」白蘭聳了聳肩，他將語音放得極軟，軟到像是一種哀求，卻又令人不寒而慄：「看來就算你暫時拿回了右眼的能力，還是沒能想・起・多・少・呢。」

六道骸感到全身一緊。

白蘭刻意在某些句子上加重了語氣。

他的手緊緊的握住欄杆，用力到指節都泛白，六道骸惡狠狠瞪著眼前的人，白蘭傑索，這個人知道他的眼睛，他的能力，也許，就連那些他自己都不明白的夢，這個人可能都知道。

「你到底是誰？」

「我是誰不重要，別露出那麼難看的表情嘛，骸君，我來免費送你一個情報好了。」白蘭涼涼的一笑，走近六道骸的身邊，然後迅速接下了六道骸揮過來的拳頭：「何必這麼兇呢？我是來通報你即將重獲自由的好消息的耶，不過……」

白蘭惡意的頓了頓，咧開一抹妖異的唇角。

「恭彌君他啊，接下來可是會被殺掉的喔。」

※

「雲雀學長他……已經三個星期都沒有醒來了。」

守在病床邊的褐髮男人深深嘆了口氣，他身穿一襲肅穆的黑西裝，卻有著一張脫不了稚氣的面容，在他身後的兩名男人互看了一眼，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才好。

彭哥列家族目前正面對極大的危機。

米爾菲歐雷的閃電侵略不斷，憑著龐大的人數及匣兵器，這三個星期下來彭哥列家族已經失去許多據點，然而在危急存亡之際，霧之守護者命在旦夕，而彭哥列最強的雲之守護者也昏迷不醒。

「到底是出了什麼差錯……？」男人忍不住捂上自己的額，在這之前聽說六道骸被米爾菲歐雷伊名叫做古羅・基希尼亞的傢伙給打敗了，克羅姆・髑髏為了自保而跳樓也受了重傷，雖然現在的克羅姆已經學會了如何自己製造幻覺內臟以維持生命機能，但據她的說法，六道骸沒有消息也恰好是三個星期之久。

復仇者牢獄方面更是完全沒有傳來任何消息。

「十代目，搞不好這件事情也和米爾菲歐雷家族有關……」獄寺隼人沉思了一會兒，現在的他已沒有當年的火爆與衝動，「搞不好內部有間諜也不一定，對他們下藥也不是不無可能。」

「但是生理機能一切正常，也沒有檢查出任何異樣啊。」這名男人，彭哥列黑手黨的首領澤田綱吉，緩緩的站起身，瞄了病床上的黑髮人而最後一眼。

「總覺得……有股很不好的預感……」

※

「雲雀恭彌……會死掉？」抓緊了護欄，六道骸惡狠狠瞪著眼前的男人：「你憑什麼這麼說？」

「骸君生氣囉。」白蘭・傑索勾起一抹邪魅的唇角，裝作漫不經心的往樓下看了看，然後彷彿鄙視彷彿嘲笑一般的深深嘆了口氣：「骸君你真是的，學過的都忘了嗎？這可是歷史啊。」

「歷史？」六道骸抿了抿唇：「我不懂你在說什麼。」

「嘛，呵呵，那也是當然的呢。」白蘭聳了聳肩，笑著：「不過暴民就快要進入巴士底了，不去看一看你那『應該還站不起來』的親愛典獄長嗎？」

六道骸的心猛然揪緊。

這個男人，他什麼都知道。

知道他們的未來與過去，知道六道骸深愛著雲雀恭彌愛到幾近瘋狂，甚至知道他們剛才在房裡激烈的做愛，全部的全部，彷彿就是他一手設計好的一般，掌握得清清楚楚。

「再說一次，你叫什麼名字？」瞇起眼，六道骸警戒的打量的男人，微微弓起身子。

「這麼快就忘記了真令我難過——白蘭，我叫白蘭・傑索。」

「雲雀恭彌不會死的。」

「是嗎？那可要看你能不能挽回了。」

「如果我不能救出雲雀恭彌，我會和他死在一起。」六道骸握緊了拳頭，一字一句咬牙

切齒的說出口：「相反的，如果我救出了他，我會要你給我們一個交代。」

「啊啦……」白蘭那雙始終瞇起的狐狸眼睛終於緩緩的睜開，他頗有興趣的看著六道骸：「如果你真的有那本事的話，我會很樂意。」

「告訴我該去哪裡找你。」

「找我嗎？」白蘭・傑索的視線漫不經心的望向遠方：「那就去……凡爾賽宮好了。」

※

「雲雀，雲雀恭彌，醒來。」首次大膽的把熟睡中的黑髮人而搖醒，六道骸的嗓音帶著前所未有的漠然與冷淡，像是在黎明前搖醒一個妓女的態度。

下一秒，他往後仰閃過了飛來的一拐子。

拐子旋轉著撞上了後方的白牆，發出一聲碎裂般的金屬聲響，接著在地板上打轉了好幾圈才完全靜止，聲音刺耳，卻又能感到他們之間的氣氛是如此寂靜。

「真虧你有那個膽子。」顯然被吵醒的人而有著嚴重的低氣壓，他抓了抓凌亂的黑髮，惡瞪了六道骸一眼：「有沒有人告訴過你身為一個囚犯就不要和典獄長作對？」

「不好意思，好像從來沒人告訴過我。」六道骸隨手抓起了雲雀的褲子和皮帶，冷冷譏諷道，「何況你都被我那樣難看的幹過了，現在講這些完全沒有說服力可言吧？」然後他用

棉被隨便裹住了雲雀赤裸的下半身，將他抱了起來。

「……痛！你要做什麼？」

「帶你走。」他冷冷的回答，雲雀恭彌瞟了他一眼。

「心情不好？」

「因為剛才遇見了一個怪胎。」六道骸緊緊的咬住下唇又鬆開，俊眉擰得死緊，他的喉嚨彷彿被什麼哽住了一般，在這一刻突然有些沙啞，過了幾秒，他終於才又開口：「我絕對不會讓你死的，絕對。」

雲雀瞪大眼愣了好一會兒。

「慢著，你說要帶我走，是走去哪裡？」

「逃出巴士底。」

「神經病！」朝六道骸完美的面容狠狠揮下一巴掌，雲雀掙扎著要脫離他的懷抱：「你身為犯人要越獄還合情合理，我可沒有興趣和你私奔！」

「喔呀，我沒有要私奔啊，典獄長先生。」彷彿報復似地用力朝雲雀的肩膀咬下一口，六道骸火大的抓緊了雲雀恭彌，動作早就失去了方才的溫柔，換了個姿勢把雲雀扛上肩膀，彷彿他只是一只米袋：「我這是綁架，難道你不懂？」

「誰會懂！放開！」

「我不放！而且我現在沒有時間跟你耗！如果你不想再被強暴一次就乖乖跟我走！」六道骸難得朝雲雀凌厲的喝斥了一聲，搥打著自己背部的拳頭終於停了下來。

雲雀詫異了許久，即使六道骸已將他扛出牢房，他都沒有回神。

是像個死人一樣的活著，還是要和六道骸走？

是要在這裡繼續看管發臭的犯人，還是要去尋找那個始終未知的夢？

這些事情，雲雀恭彌從來沒有想出答案。

只感覺得到六道骸的呼吸很急促，只能隨著他的奔跑而震動，只有任他抱著一路不停的跑、不停的、走過陰暗的長廊躲開了激動的民眾，然後感到生命中只有這個人的呼吸和自己同調。

即使和其他人距離這麼近，卻覺得他們兩人就像與世隔絕一般。

雲雀恭彌對自己的過去從來沒有印象。

包括怎麼從小獄卒當上典獄長，包括生長在哪個家庭，包括為什麼自己會有一個和法國人截然不同的長相和名字，還有自己到底活了幾年，這些他全都不知道，卻感覺印象如此深

刻。

——那麼，我活過的那些歲月，究竟算是什麼呢？

六道骸的腳步已奔到巴士底監獄之外，在街上那些暴走的群眾裡逆行穿梭，四周都是嘈雜的吶喊與悶熱的汗臭，但五感彷彿都喪失了功能，他唯一能感覺得到的只有六道骸，六道骸唯一能感覺得到的也只有他，即使震天的馬蹄聲與殺聲在耳邊爆發，他卻還能聽見六道骸低頭輕聲的禱告。

——「請祢，不要帶走，雲雀恭彌。」

終於感覺到自己的眼眶濕潤起來，雲雀閉上眼，緊緊攀住六道骸的背。

——從今以後，我只剩下你一個人。

※

天空開始飄下細細雨絲。

六道骸抱緊懷裡的人兒，上半身微向前傾希望能替他遮點雨，雲雀恭彌打了個噴嚏，時值七月，夜深了卻感到一股冷意，廣場上的人民還在暴動，他們已經逃離喧囂有一段距離。

拐進附近的小巷，雖然有點克難，但這時候也只好將就點，他將垃圾筒的桶蓋蓋上，將雲雀放了上去，丟給他褲子和皮帶，自己則是靠著牆邊坐下來。

「也許你該考慮減重。」他微微笑道，喘著氣，正穿上褲子的雲雀白了他一眼。

「綁架還嫌別人重，是你太虛吧？」

「開玩笑的，何必發火呢？」六道骸笑著聳了聳肩，調整自己的呼吸，「是我太緊張了。」

然後他頓了頓，轉向雲雀，「你聽過白蘭・傑索這個人嗎？」

「誰……？」雲雀抬頭思索了一下，「喔，你是說全身白毛的那個？」

「你見過他？」

「是他把我和你調來巴士底的。」雲雀冷冷的應道，繫上皮帶。

「那個傢伙？」

六道骸錯愕的站起身，雲雀因他激烈的反應愣了愣，點頭，將皮帶的金屬釦上：「有什麼問題嗎？他帶著王家的簽署信，本來只是要調走你的，怕你逃獄所以連我一起調——」突然他像是想到了什麼，瞇起眼瞪向六道骸：「難不成，你認識他？」

「不認識，別那樣看我。」六道骸舉雙手投降，「但是剛才遇到了。」

「剛才？」雲雀向他招了招手，「給我個解釋，否則吃不完兜著走。」

「喔呀喔呀？真兇，別忘了你現在可是被綁架的狀態喔。」六道骸輕聲笑著，伸手扯住雲雀的領帶，「要威脅的話，至少也給個籌碼吧？」

「你想要什麼？」雲雀毫不畏懼的直視他的雙眼，然後看見六道骸低頭確實思考了一下。

他們之間漫開一陣沉默。

六道骸那雙閃耀的異色瞳對上雲雀恭彌寶藍色的純粹眸子。

想要的太多了，不知道該開口哪個才好，他的人、他的視線、他的心、他的每分每秒、他的微笑、他的吻、他任何時候的表情，六道骸全都想要據為己有。

也許在那些遺失的、不知道的過往中，他早就愛上雲雀恭彌了也不一定。

俯身，他輕輕點上雲雀的唇，感覺他沒有反抗亦沒有迎合，只是任由他淺淺地吻。

雲雀閉上了眼。那姿態像是對六道骸的接受，手指順著他的腿上滑，握緊了他的手，雨絲將他們的雙手洗得濕滑，十指緊緊的交扣，生理的冷意漸漸被心理的暖意取代，水珠順著髮緣流下，滑到另一人的臉上，他愛著雲雀恭彌，而此刻他感覺他被動地接受了他。

——至少，已經接受了他。

「我們去凡爾賽宮吧，恭彌。」兩唇分離，他揚起一抹笑，「關於那些我們都覺得模糊

的記憶，那個叫白蘭・傑索會給我們一個交代。」

「怎麼確定不是陷阱？」雲雀慵懶地打了個呵欠，任由六道骸再次將他抱起。

「就算是陷阱，那也是我們瞭解彼此關係的最好方式。」六道骸深吸了口氣，冰冷的空氣灌進胸膛內，他抬頭望著漆黑的夜空，「總覺得我們應該有要回去的地方。」

「不屬於這裡。」雲雀順口接了他的話。

「不屬於這裡。」六道骸微笑，將視線拉回他的身上。

「如果真的屬於這裡，那我們不就像瘋子一樣？」

「像瘋子也沒什麼不好。」六道骸跨開腳步，走出了小巷，「如果真的屬於這裡，那麼我就只剩下你了——你也是一樣的吧？」

「就某方面來說是你把我的工作奪走的吧？」

「クフフ，那代表我很想占有你啊。」

「我聽了一點都不覺得高興。」

邁開步伐，他們再次往人群裡鑽。

雨還在下著，腳步卻是說不出的輕快。

※

白蘭・傑索倚靠在水池邊，宮裡的人們亂成一團，他卻像與身後的景物格格不入似的，沒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亦沒有人將他趕走，六道骸和雲雀恭彌遠遠就注意到了這個突兀的存在，後者因為沒穿鞋子，一手搭住六道骸的背脊以求平衡，然而令他們感到不解的是，一個犯人抱著一個典獄長，正大光明的從入口進來，卻沒有被任何人瞥過一眼，也沒被守衛擋下。

也許是白蘭已經和其他人通知過了，不過還是很奇怪。

六道骸走上前，將雲雀放下來，白蘭注意到了他們，揚起一抹笑。

「如你所見，我救出巴士底的典獄長了，把事情說明清楚。」

「啊啊……好久不見，恭彌君。」將六道骸的話拋諸腦後，白蘭走上前牽起雲雀的手，用對待女性的禮儀，俯身一吻，接著快速後仰閃過強而有力的一拳。「像你這樣的美人被骸君享用過了真可惜呢，雖然是兇了點就是，真虧骸君有辦法駕馭你，對吧？」

「你——！」雲雀的瞳孔一下失了焦，他轉頭狠狠瞪向六道骸，「是你說出去的？」

「沒有沒有，他一開始就知道了，我也覺得很意外。」六道骸再度舉手投降，接著揚起一抹惡趣味的微笑，「我怎麼可能把恭彌你的媚態都告訴別人呢？」

「你找死……！」雲雀給他的回答是在剎那間漲紅的臉。

「啊啦啊啦，你們的感情變得比以前更好了呢。」

正要揮拳的瞬間被輕挑的語調打斷了話，雲雀恭彌和六道骸同時回頭，看著拍手諷刺的白蘭。

他鳶紫色的瞳眸微微瞇起，打量著用同一種狐疑的眼神瞪著自己的兩人組。

「你是什麼意思？什麼從前？」六道骸幾乎是咬牙切齒地開口，如他所想，白蘭果然藏著他們自己本身不知道的事，「我們不屬於這裡，對吧？」

「理解力真好，骸君。」白蘭微微一笑，「在我帶你們來這裡之前，你們的感情還是見面就打，互相憎恨的呢……啊，雖然我聽說你們在十年前的黑曜事件中發生過性關係就是了。」

雲雀的身子猛然繃緊，僵直地看向六道骸。

後者回給他一個不知所措的眼神。十年前？依照自己現在的年齡推測，十年前他們還是少年，和夢境的意象大致符合沒錯，但是「黑曜」又是什麼？

「啊啊，不過這個遊戲真是不有趣。」白蘭自顧自地嘆了口氣，聳肩，「本來想把你們拖來這裡讓霧之守護者和雲之守護者自相殘殺的，沒想到你們的關係變得這麼令人匪解。」

——什麼守護者？我不記得我承認過。

——喔呀？我還以為你已經完全順從黑手黨了呢，雲雀恭彌。

——滾，除非你想和我打一場。

——唉唉，你這個人啊，怎麼老是只想著戰鬥呢？虧我那麼中意你……

類似的話語立刻在腦中浮現，雲雀難過地抽了口氣，捂住嘴，欲嘔的感覺傳上，頭部劇烈的陣痛讓他無法控制地往後倒，身體不自主的一陣痙攣，所幸六道骸立即接住了他。

「恭彌？恭彌？」他焦急的喊著，卻見雙瞳放大的雲雀恭彌沒有任何回應。

「唉呀，看來雲之守護者比較敏感的樣子呢。」微微一笑，白蘭在水池邊坐下，「算了，遊戲結束，在這裡殺掉彭哥列的兩名守護者也不是我的打算，送你們回去吧。」

「先告訴我恭彌他怎麼……」

話還來不及說完，他看見白蘭・傑索在一陣橙色火焰的包圍中，生出了純白的雙翼，他以一種和天使純潔形象完全不符的、帶著慾望與征服的微笑，朝兩人比了個手勢。

下一秒，六道骸感覺自己的後腦遭受無形的重重一擊，倒下。

※

「雲雀學長……！」

「醒了！恭彌恢復意識了……！」

伴隨著焦急語音的起落，雲雀恭彌緩緩睜開了眼。

眼前是白色的天花板，濃濃的藥水味竄入鼻腔，意識尚處於恍惚狀態，他轉頭，看見有幾個人圍繞在自己床邊，跳馬迪諾、澤田綱吉，還有那個小嬰兒，雖然都露出了放心的表情，但臉色也不是普通的難看。

「怎麼樣？雲雀學長，有沒有哪裡不舒服？」澤田綱吉憂心忡忡地問，「你已經無緣無故昏迷三個星期了？想得起什麼嗎？」

雲雀沒有說話，將視線從他們身上移開，窗外的天空佈滿烏雲，雨絲灑落在窗邊，把盆栽的葉子打得一晃一晃——原來，雨還沒停嗎？

倏地，他蹙起眉。

為什麼自己會覺得剛才也是下著雨的？

澤田綱吉說他已經三個星期沒醒了不是嗎？

「巴士底……！」猛然坐起身，用力敲到跳馬迪諾的腦袋，後者發出一聲哀嚎，雲雀捂住自己發疼的額，甚至沒空先拿起拐子抽他一頓，他握緊拳頭，朝一旁的澤田綱吉怒吼。

「六道骸在哪裡！」

「咦？」

「我說六道骸那個傢伙在哪裡！」

「目前還沒有消息。」澤田綱吉被吼得一愣一愣的，倒是里包恩先回了話，「他的意識也是從三個星期前開始從克羅姆身邊消失的，我倒想問問你們發生了什麼。」

咬牙，他低下頭，捂住眼。

是自己被米爾菲歐雷的首領擺了一道嗎？亦或那只是個很長很長的夢？

在現實中的記憶還停留在彭哥列舉行晚宴的那個晚上，他喝醉酒的那個晚上，六道骸來看他的那個晚上，他們躺在榻榻米，平靜地呼吸的，那個晚上。

「白蘭……那傢伙對你們行動了嗎？」

聽見雲雀突如其來的疑問，澤田綱吉吃驚地一愣。

里包恩抬頭看了他一眼，跳馬迪諾則是一臉鐵青地咬緊下唇。

「老實說……一星期前他攻擊了並盛，我們認識的所有人不是逃走就是被殺，而且

是……挑在雲雀學長昏迷的這段期間。」他頓了頓，握緊拳頭，「另外，加百羅涅的各個據點也被占領了。」

「你這次的昏迷，莫非跟白蘭有關嗎？」里包恩拉下了帽簷，冷冷地道。

雲雀沒有回答，只是靜靜地蹙起眉。

若這一切確實和白蘭有關，那麼他和六道骸的意識便是在三個星期前被強迫送到十八世紀的法國，被迫忘掉自己在現實中的記憶，成為勢不兩立的典獄長和囚犯。

驀地，他記起了那時候白蘭對他們說的話。

——本來想把你們拖來這裡讓霧之守護者和雲之守護者自相殘殺的，

——沒想到你們的關係變得這麼令人匪解。

「……先讓我見六道骸。」他抿起唇，抬頭看著澤田綱吉，「立刻。」

※

「克羅姆！十代目要你現在立刻過去！」

山本武和獄寺隼人急忙跑到女孩的病房門口，開了門，只見在昏暗的燈光下，那女孩平靜地坐在病床上，獨自望著窗外，聽見兩人的聲音她緩緩回過頭來，咧出一抹笑。

「雲雀恭彌在哪裡？」

聽見女孩的語氣，獄寺隼人愣了愣，山本武背脊一陣發涼，本能地握緊了刀柄。

克羅姆・髑髏靜靜地看著他們，瞇起眼，輕聲開口。

「我現在就要見他。」

「你這傢伙……！是六道骸吧！」

「嘛嘛等一下，隼人。」攔住掏出炸藥的獄寺，山本用大姆指比了比身後，「要找雲雀的話，那傢伙也正嚷著要見你喔，他在樓下的十八號病房。」

長睫垂下，紫色的長髮輕輕飄動，女孩揚起一抹微笑，立刻站起身，純白的被單滑落到地上，連回頭彎下身拾起也沒有，他快速走出病房。

山本看著她的背影，將身邊的獄寺更摟緊了些。

——六道骸，那個男人，無時無刻都環繞著危險的氣息。

※

「沒事吧？恭彌……現在不要急著下床啊！」

「雲雀學長！怎麼可以自己拔掉點滴！」

「雲雀，現在先冷靜下來。」

「夠了！都出去！」掀開棉被，雲雀惡狠狠瞪著眼前囉囉嗦嗦拚命想制止自己的三人組，

急躁地抄起床邊的拐子，又不是不知道他向來討厭群聚，看著這些人只覺得更加煩躁。

「喔呀，那我可以進來嗎？」門口傳來的聲音讓氣氛一下子落至冰點，澤田綱吉回頭，看著克羅姆・髑髏倚在門邊，對雲雀恭彌緩緩一笑。

「克羅姆……不對，六道骸，你的意識也回復了？」澤田綱吉瞇起眼，提防地詢問，而女孩只是點了點頭回答，修長的手指指向門口，冷笑。

「滾出去，彭哥列。」

「你這傢伙……！唔！」跳馬迪諾厲聲喝斥，一只冰冷的拐子制止了他，三人回頭，看著雲雀恭彌，他的眼神亦冷冷瞪著六道骸，用下巴示意他們出去。

澤田綱吉大概能明白他們之間需要獨處的時間，只要醫院不會整座毀掉，給些時間也無妨，他拉著不甘心的跳馬迪諾和里包恩走出病房，回眸有些擔心地看著對峙的兩人。

關於消失意識的這三個星期，他們兩人是否都心裡有數？

而米爾菲歐雷——選在這種時候展開行動，必定和這兩人的昏迷有極大的關係。

門靜靜地叩上。

六道骸走近病床，傾身。

「吶，是不是很想我呢？小麻……唔喔！」往後傾閃開突如其來的一拐，他笑著低呼了

一聲，「看來還是一樣的火爆呢，親愛的典獄長。」

「哇喔，這回不抓到犯人不行了，畢竟法國大革命已經過了。」他笑著站起身，表情有說不出的陰冷，「看來我想得沒錯，我們被米爾菲歐雷擺了一道是吧？」

「クフフ，應該是這樣沒錯。」他閉上眼，克羅姆的身體開始冒出霧氣，實體化出六道骸的形貌，「竟然能將別人的意識送至平行世界的過去，白蘭這個人的確不容小覷。」

「你清楚他的能力？」

「喔呀？我記得我和你說過，我有另一個『備體』在米爾菲歐雷臥底吧？」

「你的話我從來不聽。不過至少……結論現在是有了。」嘆了口氣，他撇開頭，「這件事由你向草食動物報告，需要作證再找我。」

雲雀重新坐回病床上，擱下拐子，六道骸亦在他身旁坐下，看著他的側臉許久，伸手撫上他的髮，後者並沒有拒絕，只是任由他靜靜地摩娑，而後被攬進懷裡。

「很像夢一樣。」他微微一笑。

「可惜你已經不是綁架典獄長的犯人了，放手。」

「不是……」六道骸閉上眼，將頭埋進雲雀的肩窩，「我是指……能碰到你，你不再拒絕我，也不再時時和我保持距離……簡直就像夢一樣。」

雲雀沉默了幾秒，開口時語氣摻著點不屑：「……這樣，就是你的夢？」

「クフフ，不然你想我是為了什麼時常來找你的？」

「讓我咬殺。」

「喔呀喔呀，我可沒有被虐的傾向，親愛的委員長。」六道骸抬頭，在他耳邊低語，熱氣呼在耳上，雲雀不禁一陣顫抖，不知道自己是為了哪個原因紅了臉。

「是因為我愛你，雲雀恭彌。」

因為愛著，所以一再侵犯。正因為對雲雀恭彌的愛瘋狂到了骨子裡，全身細胞都深深刻下了這樣的感情，所以，就算被迫消除了記憶，六道骸依然會再次愛上他。

他沒有回應，亦沒有表示什麼。

那一整個下午，雲雀都只是平靜任六道骸抱著。

雨淅淅瀝瀝地打在窗上，他閉上眼，在溫暖的懷裡安穩入睡。

※

後來的澤田綱吉收到了米爾菲歐雷提出的談判通知。

即使知道自己的下場，他還是義無反顧地去了，關於那之後讓十年前的自己來到這裡挽回未來的計畫，他只告訴入江正一和雲雀恭彌兩人，至於六道骸，雖然不曉得為什麼，但他

始終都知道內情。

也許是從雲雀學長那裡透露出去的也不一定。

之後收到六道骸傳來的報告，雖然不明白內容到底是什麼，因為裡頭寫的全是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的歷史，什麼什麼典獄長，還有什麼偽造犯的，之後發生的什麼革命，但是六道骸在文末註明他玩得很愉快，附註白蘭還真是個喜歡玩角色設定的男人。

這也是情報的一種嗎？他也不清楚。

只是當他從漆黑的棺木與白色花瓣裡走出來之後，看見雲雀恭彌——這位他從中學以來就不曾動情過的學長，緊緊抱著恢復自由之身的六道骸，像是要揉進骨頭似地用力。

（完）

話多

骸雲

話多

2010年6月~7月

寫《話多》的契機，是當時家教動畫組製作了《怪物使者阿綱》系列的連載，而六月底恰好播出怪物使者阿綱進入吸血鬼雲靈的城堡討伐雲靈的片段。吸血鬼雲靈的新屬性如同天雷般打中我，於是馬上就動手寫了。

《話多》是按照原作的Q版形象創作的，同一時間創作的小白虎系列也是始終如一走搞笑模式，與之相比，《無關風月》就是通篇嚴肅的正劇，大概是這時候的我已經習慣把搞笑和正劇作區分了吧。

惡魔谷2－4今天早上還是一樣的安靜。

吸血鬼雲靈手中拿著插了塊漢堡排的竹籤，一臉無聊地在街上亂晃，雖然說依他赫赫有名的程度是不該大搖大擺地走到街上來，不過他本人辯稱那是為了替雲豆買飼料。

順帶一提他是吸血鬼族群裡最兇悍，也是最賢妻良母的一隻。

「這樣好嗎？雲靈大人。」管家科學怪人草壁跟在他身後，一臉憂心忡忡地問，「很容易被怪物使者盯上的，你知道的，特別是最近惡魔谷來了一個藍頭髮的……唔！」

收到雲靈警告的眼神，他閉上嘴不敢再說話。

雲靈不愛說話，也很懶得說話，對他而言能用手勢表達的他就不會開口，能用眼神表達的他就不用手勢，也因此長年跟在雲靈身邊的草壁變得非常能了解雲靈的想法。

不過這一切從今天開始就變了。

「你就是雲靈，對吧？」

一個聽起來頗腦殘的聲音傳來，他淡淡地回眸，對上一個穿著綠衣服，左眼藍右眼紅的男人的雙眸，他的身後跟著三隻怪物，看起來應該是怪物使者。

對於怪物使者而言，就像破單機遊戲一樣，他們的最終ｂｏｓｓ都是惡名昭彰的吸血鬼雲靈，只要打敗吸血鬼雲靈，就能解放眾多的村莊，揚名天下，以遊戲來比喻的話就是獲得龐大的經驗值，等級提升好幾倍的意思。

一樣，雲靈瞪了他一眼，轉身走人。

「喂！你瞧不起人啊！柿仔！給我好好的教訓他！」伸出手中指揮怪物、形狀是鳳梨的小棍子，這名怪物使者狠狠地大吼，結果是換來眼鏡歪掉的怪物一拳打到自己臉上。

雲靈轉頭三十度斜眼看著他，接著嘴角勾起了一抹貌似嘲笑的弧度。

想當然爾怪物使者在心理飄了好幾個髒話。

他把白旗丟到地上，順帶拋下一句「給我記住！」之後頭也不回地跑走了。

所以，基本上，雲靈也不知道那個報應會來得那麼快。

當天下午遞來了一個包裹。

因為上面寫著給「雲靈大人」，草壁也就不太敢拆，只知道包裹上貼著易碎物品的封條，他小心翼翼地走上樓，回頭告訴郵差記得別被門夾到，然後將包裹放到雲靈的房前。

於是雲靈就這樣以他某種天然呆的特質拆開了包裹。

裡面是一個小瓶子，裡頭裝著透明無色的藥水，還附帶有寫著「把它給您的鳥兒喝下，牠就會變得很愛唱歌噢～」這樣的字條，雲靈打開瓶子，聞了聞，有沒有毒他也不確定，搞不好是想來毒死他的雲豆的。

由於吸血鬼不怕劇毒，天然呆的雲靈真的以身試了毒。

舔了舔嘴角，沒什麼味道，應該是沒有毒吧。

——不對，既然吸血鬼不怕毒，那麼自己就算喝了也喝不出個什麼來不是嗎？

在雲靈意識到這一點之後，他狠狠地把瓶子砸破了。

但是從他吞下藥水的那一刻起，就是他幾乎一輩子也擺脫不了的惡夢。

※

「庫呼呼～」惡魔谷的一間旅館裡，笑得一臉邪惡的六道骸拿著解藥，在自己面前搖了搖，「這樣的話生性安靜的他就會因為受不了小鳥的聒噪而跑來求我，哼哼，雲靈，快點像我屈服吧！」

只是，他不知道，變得聒噪的反而是雲靈。

惡魔谷2－4的雲雀城從那一天起，安靜的氣氛再也不見了。

簡直是像吐真劑的效果一般，雲靈只要想到什麼就會說出來，他的小鳥們起先是對於主人的改變感到怪異，後來卻也吱吱喳喳的跟著叫了起來，雲雀城每天都吵得不得了。

簡直吵到連怪物也無法住下去的地步。

於是連自己都覺得自己很吵，卻又無法克制自己不再講話的雲靈來到了女巫京子的醫院，六道骸先一步接到木乃伊克羅姆的通知，偷偷來到醫院看雲靈的情況。

而他看到的情況確實讓他下巴跌得脫臼。

「女巫。」

「是的，你有什麼樣的病症呢？雲靈大人。」

「我最近得了一種病，就是……唔，雖然我很困擾，但是起先我是一番好意想以身試毒，誰知道包裹是不是那些不安好心的人類寄來的？所以我就舔了一小口那瓶無色無味的藥水，只是一小口而已，真的只是一小口，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就突然變得很奇怪，我的雲豆和小鳥看我變得奇怪牠們也變得奇怪，每天嘰嘰喳喳的，我都快受不了這種生活了，話說回來早知道就不要教草壁拿進來的才對，果然來路不明的包裹還是不要亂收，奇怪了，我那天究竟有惹到什麼人嗎？頂多就是難得出去一次街上替雲豆買飼料，而且為什麼大家都知道我住哪

裡奇怪……」

「咳咳，那個……雲靈大人，您的病症究竟是什麼呢？」女巫汗顏地提醒。

「雲靈大人不曉得為什麼，話變得很多。」一旁的草壁替他接了話，還附帶了句吐槽精準的悄悄話：「而且還是抓不到重點的話多。」

「我明白了。」京子硬擠出一抹笑，點點頭，「這種魔藥的調製很少見，方法也不普遍，要調出解藥可能還需要一點時間，不曉得雲靈大人有沒有當初藥水的樣本？」

「沒有，我直接把它丟掉了，如果你是要說殘渣的話，不曉得拖把上還有沒有一點點，對了，草壁，我記得我們的拖把之前還拿去拖了什麼？你洗過了嗎？還沒吧？還沒的話就……」

「報告雲靈大人，我們前天已經換過拖把了。」打斷他的話以免自家主子又滔滔說個沒完，草壁提醒道，有時候還真希望能拿膠布貼住主子的嘴巴——前提是哪天他也想嚐嚐死的滋味的話。

「好吧。」女巫京子寫了一張記錄表，交給雲靈，「既然是雲靈大人的要求，我會早點完成的，但是至少要等個一年，完成的話我會請使者去通知您，到時候請出示這張記錄以作為證明。」

「我們知道了，謝謝。」草壁代替欲開口的雲雀接了話，接著像個保母似的把他帶了出去。

於是一直在幕後觀看的六道骸一臉愧疚的走出來。

克羅姆在身旁安慰他，犬拍拍他的肩膀，無奈地搖搖頭，然後六道骸蹲在地上哭了。

「嗚嗚嗚怎麼這樣啦……吸血鬼雲靈變得一點也不帥……都是我的錯嗎嗚嗚嗚嗚……」

他吸了吸鼻涕，又開口大哭，「我小時候可是一直很夢想能當上怪物使者和他拍張照的耶……雖然、雖然我嘴上說要打敗雲靈……但他一直都是我的偶像嘛……嗚嗚嗚……看他和我同年紀……卻已經代言了很多廣告……又強又有名，其實、其實……嗚嗚……我很喜歡雲靈嘛嗚啊啊啊……」

「我知道的，骸大人，我們都知道的。」千種善意地點了點頭，「因為您的演技一向很差。」

「打起精神啊！骸大人！」犬比了個加油的手勢，氣勢滿滿地道。

「骸大人不要難過，把解藥拿給他就好了不是嗎？」克羅姆拍拍自家主子的背，認真地開口，「我們都會陪您一起的，要進去雲靈成不會有問題的，骸大人可是怪物使者啊！」

「嗚……謝謝你們……」六道骸抹乾眼淚，堅強地抬起頭。「好，我決定了！」

「怪物使者骸，解救吸血鬼英雄大作戰開始！」

喂喂還是搞錯重點了吧！怪物使者救什麼吸血鬼啊！前一秒還哭得淅瀝嘩啦的勒！吸血什麼雄！又不是膽Ｏ狗英雄你卡通看太多嗎！

此時坐在診療室裡的女巫京子，在心中默默吐了最毒的一次槽。

（待續）

經過長期冒著被咬殺危險的跟蹤，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惡魔城2－4，站在雲靈城前的六道骸威風地揮舞著他手中的鳳梨棒子，身旁跟著三隻蓄勢待發的怪物。

「我來救你了！吸血鬼雲靈！」

話才說完，下一秒門就大大敞開，科學怪人草壁向四人必恭必敬掬了個躬。

「歡迎，請問是女巫京子派來的使者嗎？」草壁朝傻眼的四人客套地微笑，比出請上樓的手勢，「雲靈大人已經恭候多時了，雖然在下勸告過他要等一年左右，但是……算了，沒想到你們來得這麼快，無論是好消息還壞消息，總之請往裡面走。」

六道骸嚥了口口水，嘛，雖然不知道是不是計謀的一種，反正省去破門而入的時間了，他向身後三隻怪物招了招手，示意他們跟過來，果不其然立刻就被大門夾住。

「咳……！這是一種另類的攻擊嗎？」對自己被死死夾住喉嚨還能活下來的神話感到神奇，他用力咳了幾聲，可惜六道骸不知道，兩個月後會有一名怪物使者說出和他相同的話。

吸血鬼雲靈似乎不在大廳，招呼他們四人的是草壁哲矢，接著他招手吩咐六道骸單獨一人往樓上走，說吸血鬼雲靈會在盡頭的房間裡面等他。

六道骸踏著輕快愉悅的步伐，完全忘了自己身為怪物使者的身分，解藥在口袋裡搖搖擺擺，開了門，卻看見空曠的房裡沒有半個人影存在。

「我等你很久了。」

一個影子從天花板上躍下，六道骸慌忙抬頭，下一秒脊椎突然感到一陣碎裂般的疼痛，俊俏的臉龐正面重擊地板，吸血鬼雲靈就坐在他的背上。

「啊……那個，不小心找錯降落點了。」

「這是一句不小心可以解決的嗎啊啊！」

只見雲靈有點彆扭的撇過頭，小聲說了句對不起。

六道骸突然感到自己的心臟漏跳一拍。

「因為怕我在別人面前太多話，所以才要草壁把你叫上來。」從六道骸身上站起來，拍拍身上的灰塵，雲靈走了幾步坐到床上，「沒有辦法好好招待你，但這也不是我樂見的嘛，我已經很努力讓自己說話找重點說了可是再不變回來真的沒辦法我真的受不了這樣的生活了連我自己都覺得好吵而且竟然會比雲豆還吵有事沒事就必須補充水分下巴還會很痠而且……對了，你剛剛說是要拿什麼上來？」

被雲靈多話功力嚇著了六道骸這才回神，從身後掏出一個板子。

「那個、請幫我簽名。」

雲靈額角冒出一個青筋，混帳不是說這是帶解藥來的使者嗎！搶過簽名板折成兩半丟在地上踩踩踩，雲靈惡狠狠地瞪向六道骸，卻在收到對方快哭的眼神時一怔。

「嗚……你討厭我了……？」

「哼。」雲靈冷冷地撇過頭，咬牙，「哭什麼哭啊你這個討厭的傢伙，竟然掛著那種草食動物的眼神害我都不禁想要咬殺了，那個、那個什麼簽名板的等一下簽一簽讓草壁拿給你就好了嘛，在這時候拿出來也太不識相了吧，討厭你什麼的我才不……唔！」

死命捂住自己的嘴制止接下來連自己都不敢想像的話，雲靈小心翼翼地看了六道骸一眼，在發現後者的眼神已經從淚眼婆娑轉為閃閃發亮時感到大事徹底不妙。

於是雲靈飛身一撲，揪住六道骸的領子到地上打滾了好幾圈。

「我警告你，關於你在這裡聽到的、看到的每一幕都不可以說出去喔！」雲靈作勢威脅般地亮出了銳利的犬齒，「要是讓我在外面的形象傳出一點難聽的聲音，我就吸殺你這個、你這個……你叫什麼名字來著？」

「我叫六道骸。關於雲靈大人的事情我絕對不會說出去的！」被壓在地上的怪物使者露出了彷彿發現寶藏一般興奮的眼神，啊啊沒想到話多的時候竟然這麼坦率，雖然沒了電視上

那種冰山美人形象，卻沒有想過會是這麼可愛的啊……該說的不該說的話都說出來了……！

「那就好。」雲靈鬆了口氣，站起身，「對了，我待會兒叫人送巧克力鬆餅上來，你要不要吃？」

「巧克力？要！」

「你很喜歡巧克力？」雲靈有點好笑地看著他，「我喜歡漢堡和椰汁，和小動物群聚，啊對了，我家裡除了雲豆之外還養了一隻小刺蝟，名字什麼的我還沒想到，等會兒我帶你去看看他，真的很可愛喔，還有……唔唔！」

敲了敲自己的腦袋，雲靈一臉沮喪的垂下頭，一個沒注意，話多的毛病又犯了。

六道骸看著他的側臉，從懷裡掏出了自己的鳳梨指揮棒。

「吶吶，雲靈，你看。」他揮揮棍子，頂端的鳳梨就這樣打開，轉瞬間一隻漂亮的小白兔便跳了出來，躍到雲靈的腿上。「我之前學了一點魔法喔，這是從惡魔城之外召喚過來的兔子。」

「唔……草食性動物……」雖然嘴上這麼說，雲靈的嘴角依舊牽起了一抹淡淡的微笑，實在無法與凶惡的吸血鬼做聯想，「這隻是送給我的？你知道我喜歡小動物？」

「呃、嗯……」

「太好了，謝謝你！」綻放出一抹比櫻花更加絢麗的笑容，雲靈抱緊了手中的小白兔，話匣子再度打開，「特別允許你稱呼我的小名，我的小名是『恭彌』，相反的你要讓我叫骸喔，要是敢拒絕就吸殺你，以後要常常來這裡看小白兔喔，啊對了，記得千萬別讓其他人知道你來過，不然的話瓦利亞電視台和米爾菲歐雷雜誌又要天天跑來採訪了，這是我跟你之間的秘密喔，打勾勾。」

等到雲靈伸出小指頭的那剎那才又意識到自己說了什麼。

媽的根本像上學第一天剛交到新朋友的幼稚園小孩，是因為自己太久沒接觸人群了嗎？六道骸會怎麼看他？雖然說要是嘲笑就馬上吸殺，但是好歹人家都送了自己一隻兔子啊……

但六道骸只是朝他淡淡的微笑，伸出小指頭勾住雲雀的手。

「嗯，打勾勾，這是我跟恭彌之間的秘密協定喔。」

雲靈的臉頰泛上一層紅暈，他連忙撇開頭，小指卻緊緊勾著不想放開。

「什、什什什麼嘛。鬆餅為什麼還不快點來？我不是因為不想放開才沒放的喔，那、那那個，對了，吸血鬼之間有個協定，打勾勾要勾三分鐘才可以放手，就三分鐘而已喔，如、如果沒到三分鐘就不算數，我只好勉強牽著了……」

「唔……如果恭彌是勉強的話那就……」六道骸暗暗揚起一抹不懷好意的微笑，裝出委

屈的模樣要收回手，附帶一個深深的嘆氣。

「啊啊……！不可以！」下一秒雲靈立刻就回過頭來，緊緊抓住六道骸手不放，表情像是就快要失去了什麼似的緊張，「三、三分鐘還沒到……！還、還有我才沒有勉強！」

「這樣啊……」

哈哈哈捉弄傲嬌真是太有趣了！

六道骸背過雲靈的瞬間撤回了無辜的表情，大大的奸笑立即出現在臉上，真是太好玩了！這麼好玩的事情怎麼可以給他解藥呢！該不會是因為自己太有魅力讓雲靈迷上自己了吧！那麼以後他們倆就會是電視上人人稱羨的神仙伴侶了啊哈哈哈！

敲門的聲音傳來，草壁哲矢送來了鬆餅。

於是那一整個下午，他們倆聊著聊著——雖然大部分都是由雲靈開口，兩人擁有了一段不錯的相處時光，小白兔在他們周圍跑跑跳跳，六道骸第一次見識到了雲靈的笑容，如果沒有這藥，想必一定會是板著一張臉的吧，這麼想想給出解藥還真的太可惜了。

直到自己四隻怪物的催促聲從樓下傳來，六道骸才依依不捨的走向門口，從口袋拿出預備好的第二個簽名板，拿給雲靈簽名。

「唔……算了，這次念在你送我小白兔，就幫你簽名吧。」說著，雲靈接下六道骸遞過

來的簽字筆，簽上了漂亮的名字，又在旁邊附註一個小小的『恭彌』，「我的簽名可是很難拿到的喔，而且這是你才有的，要是不好好珍惜就吸殺，雖然你要走了很可惜，但這是我第一次和別人說這麼多的話，謝謝你聽我說，骸，我其實還滿喜、喜喜喜……」

臉蛋紅得和番茄一樣，雲靈咬緊下唇，停在「喜」那個字好久都說不出下文，六道骸微微一笑，將簽名板收進口袋，伸手撫上雲靈的臉頰。

「吶，恭彌，以後你發現自己話說個沒完的時候，就用這一招吧。」

「什……唔！」

堵住了雲靈的唇，一秒、兩秒、三秒。

吸血鬼的味道並不充滿腥味，反而溢著淡淡的香氣，六道骸看著滿臉通紅的雲靈，向後一跳。

「那麼，我就回去了喔！恭彌！要記得想我喔！」六道骸帶著燦爛的笑容揮了揮手，朝樓下大喊，「犬！千種！克羅姆！撤退！」

於是前後不到三秒光景，這不請自來的人馬就快速消失在雲靈城。

草壁看著跑得異常快速的他們，愣愣地走上樓。

「雲靈大人，那個……解藥呢？」

草壁哲矢難得看見吸血鬼雲靈大人帶著天然呆的表情，站在原地楞了許久。

於是三秒的光陰又匆匆過去了

「六道骸——！媽的你給我回來——！！」

伴隨著響徹雲霄的怒吼，以及死命抓住雲靈身體以防他從窗戶掉下去的草壁哲史陣陣的哀號，六道骸今天依舊帶著全世界唯一一瓶的解藥，在惡魔谷的大街小巷遊蕩，閒來無事時順便上街掃蕩那些想要打敗自己老婆（暫定）的怪物使者。

雖然，他常常都以舉白旗收場就是。

（完）

骸雲

燕尾蝶

燕尾蝶

2010年7月

本文是在聽了梁靜茹的《燕尾蝶》之後寫的，依照當中歌詞的意境，創造出本文裡的骸雲。

不知道為什麼，日後再回來看這篇文，雲雀恭彌和六道骸之間卻似乎有一種狡嚙慎也和槙島聖護的既視感，不過相比槙島，六道骸對我來說雖然同樣有種詭譎狡詐的氣質，本意卻不壞就是了。

「吶，我說過，雲雀恭彌的一切我都想毀掉喔。」

一整天的疲憊下來雲雀恭彌一句話也沒有說。

廚房的漏水滴答打在水槽裡，寧靜的空間只剩下自己一個人，傾身一倒就撲進軟綿綿的床鋪，他睜著眼，而後緩緩闔上，愛鳥在半空中拍翅旋繞，降落在他的肩膀。

有時候，他會想，自己究竟是為了什麼替這個城鎮如此賣命。

人們不會感謝他，上級不會表揚他，那麼純粹是為了自己的執著？

有人說男人為了自己的決定賭上性命是一種浪漫，很多時候他認為那是一種愚蠢，雖然他敢說，身為特殊刑事組的一員，自己隨時都是做好喪命的準備的。

——但在遇到那個男人之後，每天都累得超乎他的想像。

小鳥跳到自己面前，雲雀恭彌勉強撐起一隻手指，撫摸鳥兒的羽毛，勾起一抹寵溺的微笑，這只黃色的小生物，大概就是自己唯一的依靠了吧。

也是唯一，會在家裡等候自己回來的傢伙。

※

被反身制住雙手，那人按住他的腦袋往牆上用力一撞。

碰的一聲，迴盪在無人的暗巷。

揪住他的頭髮，那人慢慢將他提起來，用俯視的、最不屑的眼神，盯著他。

雲雀恭彌漂亮的雪額，流下兩道艷紅的鮮血，那人滿意地看著，嘴角勾起了微笑，即使是這樣，也抹不去那雙如鷹一般驕傲不屈的眼神，比起挫折，他感到更多的是愉悅。

難得遇上一個有折磨價值的人。

即使肋骨被打斷了好幾根，他依然沒有露出半絲懼怕的神色，削瘦而潔白的胴體即使沾染塵土與血跡依舊抹不去它的完美，就像是佇立於遺跡的神像，即使歷經千年風雨的摧殘，仍舊不會被剝奪半絲神采，雲雀恭彌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真是的，不肯放棄的孩子。」他微微笑著，一藍一紅的妖異雙瞳緊瞅著他，「我都說了，追查我不會有好下場，你們這些警察真是不會記取教訓……上一個死的，我想想……叫什麼草壁哲矢的，應該是你的得力部下吧？嗯？」

雲雀恭彌瞪著他，不語。

「遇上你這樣的人我真的覺得很無奈呢。」膝蓋舉起痛擊雲雀的腹部，後者悶哼一聲，

體力不支往後一傾，嘴角流出了汩汩鮮血，卻還是撐著身子沒有倒下，宣告他的不肯屈服。

這名由特殊刑事組開始秘密調查的殺人犯——不，比起那種軟弱的東西，六道骸是扣下板機揮下利刃也不眨一下眼睛的殺手。而這回殺手接到的任務是暗殺這個城鎮的行政首長。

在查出僱用殺手的幕後主謀之前，特殊刑事組全體被下達了命令——跟蹤六道骸。

原本認為一名殺手被一大群警察跟蹤，應該行事會謹慎些，不敢妄自下手才是，但六道骸給警局的回答是把所有跟蹤他的警察都殺光。

唯獨留下一個雲雀恭彌。

殺手說：關於你的一切，我都會毀掉。

自己管轄的小組幾乎全被殺光，卻還要忍受所有警局的流言蜚語與上級的訓斥，搞得他這幾個月以來每天都累得不成人形，一面調查六道骸的下落，一面上醫院治療傷口，一面撐起連心跳都薄弱的身子天天到警局上班。

隔了幾天的再次跟蹤，依然是全軍覆沒。

六道骸卻依舊留下了——雲雀恭彌。

究竟是殺手的刻意，還是他和自己過不去，在那個人無法看透的殺人法下，雲雀毫無反擊之力，原本該要被狙擊的行政首長最近傳出和女人上酒店的消息，他時常都在想，自己是

為了什麼才賭上性命？城鎮？功勳？榮譽？警察的尊嚴？

而這第三次的跟蹤，只有他一個人。

「那麼，依照慣例，我放過你，回去吧。雲雀恭彌。」殺手鬆開了手，聳了聳肩，彷彿他是決定全人類生死的的王者，一腳踢中雲雀的下顎，後者飛出幾公尺，後腦杓用力敲擊地面，而當他勉強撐起身時，六道骸又不見了蹤影。

彷彿是策劃好的一樣，過沒多久天空開始下起了小雨。

冰冷的雨滴打在傷口上無比疼痛，他無視一路上許多人驚異的目光，連醫院都沒去，直接回家，開門，濕淋淋的襪子踏過乾淨的磁磚地板，一頭往床上倒去，讓潔白的床單沾染了血污。

小鳥拍拍翅膀飛到他的身旁，親暱的啄啄他的薄唇，他勾起一道淺淺的笑，長期以來的失語症讓他什麼話語都無法訴說，那無所謂，他說，反正他對於表達心情也沒有什麼太大的興趣。

也許是事實，也許是貧嘴，沒有人知道。

他的想法時常是透過冰冷的鍵盤打出，呈現在發著冷光的電腦螢幕上。

六道骸。雲豆。

一個是折磨他到生不如死的惡魔，一個是隨時願意張開雙翼擁住他的天使。

手指輕輕拂過鳥兒蓬鬆的羽毛，他閉上了眼，很多時候，都想一覺睡了永遠不再醒，但是逃避始終都不符合他的原則。身上的傷口隱隱作痛，他在綿綿的雨聲中陷入沉睡。

在他闔上雙眼的瞬間，黃色鳥兒的右眼閃過妖異的鮮紅。

※

隔天回到警局又免不了一陣折磨。

同事們以奇怪的目光盯著他，各個離他越遠越好，對於他身上駭人的傷口不聞不問。

上級下來了命令，說那名行政首長因為在昨天傍晚遭受不明人士的狙擊，雖然最後平安無事，但是他對於警察沒有把殺手逮捕到案感到非常生氣，甚至要求再不捉住六道骸，就要革職雲雀恭彌。

對此雲雀恭彌只是冷哼了一聲，沒有說話，也說不了話，他無心為自己辯解，這不過是政治人物的腐敗，因為昨天一整個傍晚六道骸都在自己眼前，直到日落。

「學長，你到底想要我怎麼樣呢？」署長澤田綱吉坐在辦公桌上，托著頭，一雙焰色的眼沉靜且充滿壓迫地凝視著他，「接二連三的已經讓我們失去許多同仁，現在署裡人心惶惶的，你卻一直執意要跟蹤六道骸，是為了什麼？」

為了什麼。

雲雀恭彌搖搖頭，沒有表示什麼。

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要怎麼說？

他走上前，抽出澤田綱吉胸前的鋼筆，在便條紙上緩緩寫下了幾個歪七扭八的字。

——再一次。

——我一個、夠了。

「現在不是這個問題，雲雀學長。」握住他白皙冰冷的手，澤田綱吉犀利地看向那雙幾乎沒有生氣的雙眸，「問題是你要再失敗，你就會被革職，這並不是我所樂見的情況。」

——不會、失敗。

寫下最後一句話，雲雀冷冷地抽手，將鋼筆塞回澤田綱吉胸前的口袋，轉身便走。

望著他的背影，澤田綱吉深深嘆了口氣，唸警察學校的時候雲雀恭彌個正常人，雖然他也不常說話，只是在一次的突襲任務之後，他就再也不開口了，但他本人卻一點求助於人的意思也沒有，直到一個星期之後同事才發現他得了失語症。

語言接收能力正常，表達能力卻出現了極大的障礙，他不會配上手勢，太麻煩的事情就不說，原本清麗的筆跡變得歪七扭八，看不出他想寫什麼，檢查之後才發現傷到了腦部左半

球。怎麼傷到的，也沒有人知道，原本傑出的警官成了這副德性，很快就被降了職，最被看好會登上署長位置的人選，換成了他的學弟。

「雲雀學長。」在他走出辦公室前叫住了他，澤田綱吉平靜地抬眸，勾出一抹勉強的微笑，「那個……祝你成功……還有，別再受傷了。」

雲雀恭彌沒有回頭亦沒有回眸，他推開門，往外走。

大門緩緩地關上，澤田綱吉一股腦跌進辦公皮椅，深深嘆了口氣。

※

第四次的行動，必須做好赴死的覺悟。

因為不容許自己失敗的並不是上級的命令，而是他本身的自尊。

少了一個得力部下幫忙調查，要找出六道骸在哪裏很費時間，上一次他是靠雲豆找到的，希望這一次同樣的方法也能行得通，雲雀恭彌將手槍再三擦拭，放入槍袋，這種東西他不是很喜歡用，但比起拐子，槍是很好的中距離攻擊武器。

雲豆拍拍翅膀飛了過來，停在雲雀蓬鬆的黑髮頂端。

他將家裡的鑰匙從口袋掏出來，放在床頭，反正也沒有帶著的必要，如果真的還能夠回來，那麼到時候再找鎖匠開門就好了，怎樣都無所謂。

傍晚的天空七彩斑斕，充滿他不知道的色彩。

他是，撲向火種，讓斑斕的雙翅化為塵灰的，燕尾蝶。

※

拐過轉角，他看到了在咖啡店角落坐著的行政首長，那中年胖子身邊跟了許多保鏢，像銅牆鐵壁般隨時注意四面的狀況，不過他們顯然沒有一個注意到，坐在對面街角的便利商店裡，那名悠哉喝著利樂包紅茶的藍髮男子。

雲雀恭彌握緊口袋裡的拐子，緩緩往六道骸身邊走去。

「喔呀？已經不偷偷摸摸了？」

觸碰到六道骸背部的前一秒，那人悠哉地開了口，甚至連頭都沒回，雖然自己已經盡量無聲的靠近，但也許是殺手的本能才讓自己被發現，畢竟雲雀恭彌這次並沒有隱藏殺氣。

他鬆開雙拐，在六道骸身旁坐下來。

「不想跟蹤我了？」

雲雀搖搖頭，黃色鳥兒從他口袋裡探出頭來，跳到桌子上輕啄起六道骸方才吃剩的三明治碎屑，六道骸一藍一紅的眼睛看著咖啡廳裡的一舉一動，那中年胖子正慢條斯里地喝著咖啡，肥短的手指時不時地在眾人目光之外對送餐點來的女服務生性騷擾。

「那就是你用性命守護的人？」六道骸的唇從吸管上移開，轉頭彷彿嘲笑一般看著他，然而雲雀恭彌的回答是再次緩緩地搖頭。

「那這樣好了。」將空的利樂包往一旁推開，六道骸站起身，抓住雲雀恭彌的手腕，「反正你這次也是穿著便服出來，那胖子得到的情報是『殺手一個人獨行』，你就來輔助我怎麼樣？」

在雲雀明白六道骸說了些什麼的瞬間，他用力掙脫他的手，另一手快速探向槍袋，卻摸到了什麼軟軟毛茸茸的東西，低頭，看見自己的黃色小鳥停在槍袋上。

然而這幾秒的空檔，足以讓六道骸再次禁錮住他的自由。

「讓你幫忙就幫忙，最好不要反抗喔。」六道骸微微笑著，伸手緩緩滑進雲雀的襯衫內，幾顆釦子蹦開落到地板上，雲雀感到六道骸袖子裡藏的短槍正對準自己的心臟。

「還有，如果你在這時候拿那東西出來，旁邊的人會以為你行搶超商。」

六道骸笑著收回了槍，將手從襯衫裡抽出，卻拎著雲雀恭彌的警察手冊。

「會以現行犯的罪名當場逮捕你喔，知道後果的話就乖乖配合我，你這個啞巴。」他邪魅地笑著，將雲雀的警察手冊收進口袋，「對了……這時候該說什麼？通通不准動，把手舉起來……對吧？」

雲雀咬緊下唇，惡瞪著他，而六道骸只是淡淡地笑著，挽起他的手走出便利商店。

一路走過繁華的商店街，沒有人發現雲雀的不知所措，只是會有幾位女性羞紅著臉朝兩人指指點點，這時候六道骸會微笑向她們打招呼，然後拖著雲雀走進了女性服飾店。

「根據我的情報，那胖子會在咖啡廳裡待到七點，也就是說這段期間我可以慢慢想出接近他的方式，吶，雲雀恭彌，你不覺得一對戀人走進咖啡廳是最不會引起別人的注目的嗎？」靠近雲雀耳邊，六道骸壓低聲音低喃，他抬眸瞪了他一眼，下一秒就被六道骸揣著壓到了櫃檯上。

「有沒有適合她的衣服呢？」六道骸對女店員散發雄性的燦爛微笑，指著一旁的雲雀恭彌，補上一句，「她是我老婆喔，雖然看不大出來啦，因為她都不穿女裝。」

店員在紅著臉發花痴之餘震驚看向雲雀恭彌，後者抬眸狠狠瞪了她一眼，嚇得店員迅速移開了眼神，接著和六道骸說了幾句話後，幫忙尋找適合雲雀的衣服。

「啊啊，對了，要女性化一點的喔。」順手幫挑了頂黑色的帽子往頭上戴，六道骸回頭看向雲雀的側臉，淡淡一笑，「你不是說為了我的生日什麼都肯做嗎？親愛的，事到如今不能反悔喔。」

雲雀沒有搭理他，亦沒有再反抗，只是輕輕撫摸著手中的雀鳥，暗自盤算著逃走的時機。

就在六道骸的注意力被女店員拉走的那一剎那，他站起身，使盡全身的力量往外跑。

突然一只強而有力的手環住他的手臂，雲雀恭彌瞬間就被扯了回來，跌進六道骸的懷裡，抬眼對上那雙一藍一紅的瞳子的剎那被一堆衣服扔個正著。

「衣服挑好了，別想偷跑。」他抓著雲雀恭彌的姿勢看似溫柔，卻藏著足以讓人瘀青的力道，他將雲雀推到更衣室前，雙眼瞇起帶著無法參透的鬼魅，將雲豆一手抓過來，光是放在掌心就足以構成徹徹底底的威脅，「吶，快去換吧，還是要我進去幫你換？」

雲雀咬緊下唇，一把扯過衣服，走了進去。

脫下衣服後才發現傷口並沒有完全癒合，在別人眼裡他們看起來像什麼？家暴的夫妻？如果自己堅持反抗，假使六道骸能夠當眾打他一拳，說不定就會有人去報警，只要報警，自己就會得救，這個區域內沒有警察不認識他，或者只要能隨便遇到一個巡邏的警察的話——

「你好了嗎？恭彌。」

門突然被推開，雲雀吃了一驚，六道骸湊了進來，槍口指準他的腦門。

在確定雲雀恭彌並沒有什麼反抗意圖之後，他吹了聲口哨，看向雲雀的一身的女裝，黑白搭配，短袖短裙，很簡單的選擇，六道骸拿起黑帽子往雲雀頭上一按，拉著他的手走出更衣間。

「其實你的腿還挺漂亮的喔。」他揣著他付帳，走出服飾店，雲豆亦平安無事地飛出來，兩人往咖啡廳的方向走去，「摟緊我的手，記住裝得像個女孩子，然後不要那麼殺氣騰騰的，不然很引人注意喔。」

雲雀沒有應聲，六道骸扯著他的頭髮逼他貼近自己，恰好碰撞到昨天額上傷口，他咬牙，在槍口的威脅下抓緊六道骸的右臂，恨不得將他的手掐出幾個指甲印。

推開門，伴隨著一聲制式的「歡迎光臨」，六道骸選在靠近行政首長的桌位坐下來，點了杯巧克力聖代，又和店員說了要兩根吸管。

「恭彌君不能說話，那就聽我說話吧。」說著六道骸露出了燦爛的笑容，「多虧你一直以來的跟蹤，今天已經是任務的最後期限了喔。只要待會兒結束後，薪水就會進帳了呢。」

雲雀惡瞪著他，握緊了拳頭。

「所以啊，吶。」六道骸自顧自地說著，掏出一張便條，放到雲雀胸前的口袋裡，「這個，記得等到任務結束才能打開喔，算是給你幫助我完成任務的謝禮。」

「你一定很想知道我為什麼要這麼做吧？」

「只是想告訴你——我們倆從此互不相欠了而已。」

「也就是說，你的利用價值就到此為止了。」

雲雀忿忿捶了桌子一拳，附近的保鏢回過頭來，六道骸立刻站起身，拉過雲雀的脖頸吻上他的唇，將巧克力聖代渡到他的口中，等到保鏢尷尬地別開頭，這才分離兩唇，牽出一條曖昧的銀絲。

他微笑，看著雲雀恭彌捂著嘴大口喘氣。

「在我行動之前，最好不要做出什麼奇怪的行為喔。」六道骸挑起他的下巴，昨天被毆打的傷還在，雲雀嗤痛一聲，卻終於直視六道骸的雙眼。

他有著一藍一紅的眼睛，紅色眼底刻著一枚黑色的漢字「六」，就算身為一名殺手，眼眸卻十分清澈，甚至沒有看到貪婪、絕情、心死或絕望，非常純粹的一雙眼。

雲雀平靜地看著他，他的眼底滿滿都是笑意。

——簡直就像，期待什麼很久了的孩子。

「太好了。」六道骸淡淡開口，瞇起眼一臉的幸福，「恭彌你的女裝也看了，巧克力聖代也吃了，也和你接過吻了，那麼任務該結束了。」

彷彿是審判的時間到來。

分針滴滴答答地抵達了七點，男人收到了一旁秘書的提醒，站起身。

六道骸從懷裡掏出雙槍，站上桌子朝天空發射。

巨大的槍響讓咖啡廳立刻陷入一片驚慌，有的保鏢護住男人，有的採取防衛姿勢面對六道骸，尖叫聲幾乎響徹整個商店街，玻璃窗外有人已經開始打電話報警。

六道骸一個翻身踹倒兩個保鑣，再一記踢擊踢翻了咖啡桌，轉身用槍托重擊從後方撲過來的保鏢，動作流暢得像是練習了無數次，他的槍口指準男人的腦袋，微微一笑。

雲雀恭彌猛然撲了上去，抓緊六道骸的腰肢。兩人往旁邊倒去，纏在一起翻了好幾個圈，警車的鈴響在外頭大作，他咬牙，從雲雀身上爬起來，對著瑟瑟發抖的男人開了一槍。

「掰掰，死胖子。」

然後他轉身就跑，雲雀恭彌追了出去。

咖啡廳裡陷入一片混亂，然而過了許久忙著打救護車的店長才回神。

——打中男人的，不過是一顆ＢＢ彈。

※

雲雀恭彌追著六道骸直到港口，他突然停下了腳步，回頭舉起了槍。

他依然笑著，笑得不知所以，沒有人能明白他在想什麼，一直以來都是如此。

「不准動，雲雀恭彌，我的槍口已經對準你的心臟。」

雲雀煞住了腳步，他早就料到了，會有這麼一刻到來的，只是他不明白六道骸剛才的動

作意義何在，他是個殺手，理當無聲無息的殺人，而不是像強盜一樣公然開槍，再者，憑六道骸的體術就可以把旁觀者一個不剩地殺掉，根本沒必要那麼招搖地彰顯自己的身分。

雲豆拍拍翅膀飛了過來，卻降落在六道骸的手上。

「吶，在最後殺掉你之前我有些話想告訴你。」看著雲雀不可置信的眼神，六道骸輕輕撫摸黃色鳥兒柔軟的毛髮，「還記得兩年前你出的一個突擊任務嗎？」

雲雀沒有作聲，點點頭。

接著他猛然想起，雲豆就是在那一次突擊任務中撿回來的，那個持有強大軍火的非法實驗所，在牢籠裡長大的實驗品們，是自己看過最為可悲的畫面。

「我就直說好了，那次事件的被害者就是我。」六道骸勾起一道唇角，「那個時候只有你從高空破窗而入，保護了我和我的小鳥，但是你卻受了重傷，在醫院躺了好幾個月。」

「但是呢，在那之後你還不停地來精神病院探望我們這些可悲的實驗品。老實說好了，我非常地感謝你，你是我憧憬的對象，對你的感情也是在那之後越來越深。」

「所以後來當我知道你的功勞全被人搶走之後，我非常地生氣，氣到開始覺得你真是夠笨。

你怎麼能這麼愚蠢呢？雲雀恭彌，讓我擔心你到了睡不著的地步，於是我逃出了精神病

院，成為一名殺手，一面工作，一面注意你的一舉一動。甚至為此在雇主間建立良好的形象與名聲，讓你們警察不得不注意我的存在。」

「然後，就跟你知道的一樣，我收到了這個委託。

其實被你跟蹤我覺得很高興，但是我卻毫不留情地殺了你身邊的人，違背了我不隨便殺人的良好形象，理由其實沒有什麼，只是我對於那群人圍繞在你身邊感到忌妒罷了。

當我得知獵物其他殺手的狙擊而害怕，施加壓力要革職你的時候，我就加快了任務的腳步。」

「我說過——你的一切我都想毀掉對吧。

為此才在兩年前就奪走你的聲音的喔，我對你下了無法說話的暗示，左腦的傷也是我創造的幻覺。你應該要感到高興，是我代為管理你的聲音，這樣你就不必和那些猧齪的人渣多辯解些什麼。」

六道骸微笑著，扣緊了板機。

彷彿對一個清白的路人宣判嚴重的死刑，他逐字逐句加重了音。

「對了，雲豆一直以來都是因為我的附身才會親近你的，你的身邊什・麼・也・沒・有。」他瞇起眼，冷靜地看著雲雀恭彌撩起裙子從大腿邊的槍袋拿出手槍，顫抖地指向

自己。「——而我最後的目的，就是成為你的一切，然後毀了你的一切。」

他知道他在生氣，而且是非常地憤怒。

雲雀恭彌緩緩開口，現在他知道了自己不是失語症，睽違兩年的開口卻毫無半點生疏感，他一字一句清晰而用力地道，聲線充滿了無法形容的怒火。

「為什麼要這麼做？」

「呵呵呵，的確是很像警察的台詞——也罷，我就告訴你好了。」從口袋掏出另一把槍，六道骸愉悅地將槍口對準雲雀的右胸，現在無論是心臟還是肺部都在他的槍口之下，就算僥倖不死，結果大概也不會好到哪裡去。

「那是因為我愛你啊，恭彌。」

槍聲伴隨著瘋子的告白響起，雲雀恭彌在明白六道骸說了什麼之前就扣下板機。

六道骸的開槍的速度比他更快，有那麼一瞬間他以為會是兩敗俱傷的結果，海風吹來無法形容地冷，兩枚子彈擊中了胸口，他閉緊眼，卻在幾秒後意識到子彈的力道過輕而回神。

——ＢＢ彈。

他猛然抬頭，卻看見六道骸手中的兩把玩具槍掉落地面，子彈貫串他的心臟，噴出大量溫熱的鮮血，嘴角還是笑著，只是雙眼安祥地閉上，似乎早就料到會有這麼一刻，往後一倒，

落海。

雲雀恭彌喘著氣，手裡的槍落地發出清脆的聲響。

雲豆拍了拍翅膀，終究還是飛回他的身邊，但是他卻笑不出來——六道骸撒了謊。

警車在三十秒後趕到，澤田綱吉衝下車，看見一身女裝的雲雀起先是有些錯愕，然而在看到那過於蒼白的臉色之後，他隨著他的視線看過去。

地上躺著兩把玩具槍。

「六道骸他……跳海逃走了……？」澤田綱吉小心翼翼地開口，吩咐部下撿起玩具槍當做搜查證據，撫上雲雀冰冷的面頰，他微笑道，「你不用擔心，任務成功了，你不會被革職，雖然首長是死了，但他是因為後來過度驚嚇，心臟病發作才死的，現場只找到了一顆ＢＢ彈，六道骸應該是沒有殺他的念頭，不過你及時制止了犯人，也算有功。」

雲雀的雙眸一下子放大。

他往港邊衝去，脫下鞋子隨手往旁邊扔，澤田綱吉一時措手不及沒能拉住他，就這樣看著雲雀恭彌往大海裡跳，他的黃色小鳥在海的上方不停盤旋，呼叫他的名字。

海水帶來刺骨的冰冷。

為什麼沒有意識到，六道骸的那些動作，只是刻意為了引發男人的心臟病，他一開始就

打算讓自己完成任務，也讓雲雀恭彌的任務成功，他刻意逼雲雀開槍，刻意讓雲雀恭彌憎恨他，都是為了等待這一刻——只要雲雀恭彌殺了犯人，他就不會革職。

真是愚蠢。

這種方法，讓人一點都高興不起來。

雲雀不停地往下游，不顧水壓帶來的不舒服，直到他找到了落在礁石裡的六道骸。

血的腥味與海的腥味蔓延在口中，他扯住六道骸的手，拚命往上游，海水的冰冷麻痺了他的神經，甚至沒有感覺溫熱的淚水從眼角滑出，但是他想起了，六道骸死前的那一句話。

——我最後的目的，就是成為你的一切，然後毀了你的一切。

浮上海面，吸過水的衣服沉重地讓他差點爬不上岸，澤田綱吉奔過來拉他一把，卻看見雲雀的手死死地揪著另一個人的領子，不肯放。

那是六道骸。

「是我的過失。」

他開口，澤田綱吉顯然愣了一下，畢竟也是睽違兩年第一次聽到他說話。

只見雲雀吃力地把六道骸拖上岸，醫護人員趕忙過來查看六道骸的情況，然而無論是呼吸還是心跳都已經停止，無庸置疑地，宣告死亡。

「是我瞄準了他的心臟，我沒想過他拿的是玩具槍。」

他的聲音無比地冷靜，胸膛平緩地一起一伏，水珠自髮稍滴落，他彎下身，凝視六道骸的眼瞳。

那個時候，他沒有想起來——關於那個在精神病院裡，始終躲在角落，微笑看著自己的男人，他竟沒有想起來，還有，偶爾在雲豆的右眼中閃過的紅光，他竟沒有和六道骸多做聯想。

「所以，六道骸他……死了……？」

雲雀點點頭。

澤田綱吉捂住臉嘆了口氣，他拍了拍雲雀的肩膀，轉身對其他部下招手。

「那樣，你也算替同仁們報了一箭之仇吧，我不會怪你的……好了，犯人的遺體該運送了，那邊沒有事的麻煩過來一下，獄寺、山……」

「我送他。」雲雀毅然決然打斷他的話，護住六道骸的屍體，「讓我送他最後一程。」

澤田綱吉愣了愣，回過頭來，對上雲雀恭彌的眼神。

不知道是不是對敵人的敬意，或者有心鞭屍復仇，澤田綱吉只透過他的瞳孔，看見了一點點感情的波動，而那種波動，似乎不是恨意。

他點了點頭，勉強答應。

六道骸被粗魯地丟上擔架推上車，他的面容被一塊手帕罩著，雲雀坐在他的身邊，低頭握住那只冰冷的手，彷彿逝去的是他一直珍愛的親人。

關於六道骸的事情，他們先前就調查過了，這名殺手向來獨來獨往，沒有身分，沒有親人，核對之後發現是兩年前事件的受害者，但為何從精神病院逃出來的，他們也不知道，但逃出來或許是好事，由於醫院照顧這群沒有身分的人無法獲得利益，過了幾個月之後那些人就相繼死去了，可能是被下藥，可能是受不了生活環境，警方有在調查，但是一點也稱不上積極。

唯一特別關心他們的，似乎只有雲雀恭彌而已。

澤田綱吉遠遠地看著他們，部下們繞在他的身邊幫忙檢驗現場狀況及血跡，這次的事件算不上大，犧牲者極少，何況犯人受了制裁，應該很快就會落幕。

然而就在救護車的車蓋即將拉下之前，澤田綱吉看見雲雀恭彌拉開了六道骸臉上的白布。

他低頭親吻了他。

——我最後的目的，就是成為你的一切，然後毀了你的一切。

那句話始終都如夢魘一般在耳邊迴響，雲雀坐直身子離開了六道骸冰冷的唇瓣，伸手拂過那人濕淋淋的靛藍色髮梢，半閉的眼眸閃著丁點的水色。

他開口，卻彷彿得了失語症，一字一句都如此的艱難。

原來，那只朝烈火無謂撲去的燕尾蝶，並不是他。

「你成功…了……笨蛋……」

淚水滴落在六道骸先前交給自己的紙條，海水已讓字跡模糊不堪，但是他彷彿能想見六道骸寫這字條時幸福的表情，他把當殺手所得的所有財產都留給了自己。

「骸……」

（完）

爆破聲響徹雲霄。

六道骸猛然睜眼，身旁的同伴倉皇地躁動，原本陰暗的密室透入一線曙光，多數人立刻被刺得睜不開眼，角落的他看見一個身影毫不畏懼地向他們伸出手。

「快出去！」

同伴們先是愣了一下，隨後有人傳出高喊「他是警察！」不安的氣氛轉為緊張與澎湃，他們想脫離這個地方想了多久，然而至今沒有一次成功，好不容易終於等到人來接他們。

實驗體們爭先恐後的竄出門，雜沓的腳步聲中六道骸找不著自己偷偷飼養的黃色鳥兒，他慌了腳步，現在應該逃走，對，應該逃走，誰都可以丟下，但就只有那只小鳥他不忍心丟棄。

「你在哪裡！小鳥……唔！」四處尋找時被逃亡的實驗品踢了一腳，六道骸狼狽地坐倒在地上，眼看無數個實驗體就要從他身上踏過，他下意識地蹲下捂住腦袋，卻在此刻被一個人拑住了手臂，用力扯到旁邊。

「小心點。」

那是，像天使的歌聲般，足以救贖他的聲音。

是剛才那個警察，自己的小鳥停在他的肩膀上，似乎是找到了新同伴似的，雀躍地在他肩膀上跳動，六道骸從未看過這小傢伙和誰如此親近，不禁一陣錯愕。

再一個回神，他注意到這名和自己年紀相仿的警察身上染滿了鮮血。

「快走，後面會有人支援……你受傷了？」看見六道骸腫漲的腳踝，警察毫不猶豫地攙起六道骸的身子，不顧自己更重的傷，將他帶到建築物外的一處角落，「在這裡等我，我會帶你去醫院。」

「那個……！」

六道骸還未說出半句，警察立即掏出手槍，轉身又跑進建築物，鮮血灑落一地，明明用看得就覺得很痛，六道骸不明白怎麼會有人對任務負責到這種程度。

黃色鳥兒從警察身上飛離，盤旋了幾圈，拍拍翅膀降落在自己身上，六道骸揚起一抹意味深長的微笑，將小鳥抓進自己的掌心，右手幻化出一把三叉戟。

「忍耐一點喔，小傢伙。」右眼彷彿帶著彼岸花的鮮紅，六道骸將利刃對準的小鳥的腹部，「我只是有一個……小小的任務要交給你。」

※

那次任務雲雀恭彌醒來時已經在醫院了。

似乎是遭受什麼人用藥迷暈，或者後腦遭受了一記重擊，他只知道自己在任務執行當中就昏過去了，澤田綱吉守在他的床邊，雙手環抱胸前，低著頭，睡得很沉。

——對了，那個藍頭髮的人……！

自己早說好了要帶他去醫院的，說過的話絕不能實言，他轉頭要叫澤田綱吉回去任務現場找那個男人，卻突然發現自己開不了口，就像是嗓子啞掉了一樣。

——竟然，忘記自己要怎麼說話了。

一隻小鳥拍拍黃色的翅膀，降落在他潔白的被單上，夕陽從窗外透入，映紅了鳥兒的右眼。

※

精神病院將實驗品們集體關在一起，雲雀為此非常生氣，但是礙於無法說話，他最終只有將事情丟給自己的得力部下草壁哲矢，但是草壁似乎在這件事情上沒怎麼積極處理。

畢竟艾斯托拉涅歐公司私底下在進行人體實驗的事是他發現的，率先爆破地下室突擊的也是他，不知是哪來的責任感總驅使雲雀恭彌一而在、再而三的前往精神病院探視這些實驗體，但是他總覺得，只要一到那裡，心情就會不自覺得好起來。

那裏有個男人，藍頭髮的，大概就是當初那個扭到腳的人，他似乎不愛和人群說話，每次雲雀來時總見他窩在窗邊的角落，一雙異色瞳眨也不眨的盯著自己，嘴角永遠都掛著媚惑人心的微笑，似乎是早就知道他無法說話一般，他有時會主動和雲雀搭話。

「愛，那是什麼？」

男人一個回身，白色的圍巾在半空中劃出一個漂亮的弧度，異色的雙瞳眨了眨，彷彿聽到了全世界最大的笑話似的，以玩味的表情看著他，口中問了雲雀最想知道的問題。

雲雀對他聳了聳肩。

「我換個說法好了，雲雀先生，你不是會常常像這樣帶我出來醫院外晃晃嗎？」

「還有，這條你買給我的圍巾。」

「吶，你不覺得我們就像——」

——你想說什麼？

雲雀瞪了他一眼，冷哼，他對拐彎抹角的話題沒有興趣，然而藍髮的男人只是止住了話題，淡淡地笑了笑，未戴手套的手扯住他的衣角，在他的側臉落下一個淺淺的吻。

雲雀恭彌當下的第一反應是抄起拐子要打人，然而瞬間他又想起這個人是病患，不能

打，即使他在精神上的缺陷比其他人都來得小，況且一般的外國人似乎是會這麼打招呼的，他不悅地瞇起眼，用眼神警告笑得燦爛的男人，抬手用袖口擦了擦側臉。

「沒想到雲雀先生還是這麼不領情，真是令人難過。」男人聳了聳肩，依舊掛著醉人的微笑，「這大概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了喔？」

接到雲雀疑惑的眼神，男人又笑了笑。

「我大概要出院了，恭喜我吧。」

※

寂寞的目光落在鳥兒豐滿了羽翼之上。

雲雀將臉埋入雙膝間，胸口一陣疼痛，雖然重獲了說話的能力，職位也晉升到副署長，但是心裡的疼痛始終都止不住，澤田綱吉特別放了他幾個星期的假，當作任務成功的慰勞，六道骸被殺的事情沒有被追究，追究自己的是隱隱作疼的胸口。

那個，從不告訴他名字的異色瞳男人。

以及那個，展現了一模一樣溫暖笑容的六道骸。

——為什麼沒有想起來？

雲豆撲撲翅膀跳到雲雀手上，他抬頭，對上小鳥一雙墨黑的瞳子，他的右眼再也不會閃

燦紅光，但是鳥兒卻親暱地又啄了啄他的唇。

和六道骸那麼相似的安慰。

——為什麼，這種透明的液體無法停止從眼眶流下？

雲雀後仰倒入沙發，泛白的雙唇抿得死緊，手臂遮著雙眼，不知道自己露出了什麼樣的表情，要不是那些過往的回憶一一想起，他才不會對一個認識沒多久就亂告白的瘋子那麼在意。

在意到連飯都吃不下的程度。

回想起來，那也是他第一次殺人。

意識陷入一片空白，他沉沉穩穩地進入夢鄉。

過了好一會兒，雲雀恭彌又再度坐起身，伸手撫摸黃色的小鳥，嘴角揚起淡淡的微笑，看向玻璃倒映出自己的容貌，憔悴，卻依然很美。

「クフフ……恭彌的眼淚竟然停不下來呢，我該怎麼道歉才好呢？」

「要我跟你說再見，可是沒那麼容易的喔。」

玻璃倒影著的那人俏皮地眨眨眼，一眼淡藍，一眼鮮紅。

（完）

家庭系列

我的家庭真可愛

我的家庭真可愛

2010年8月

本文是《我的家庭真可愛系列》的第一個故事，這時候小白虎系列已經完結了，想另外寫些搞笑作品，又因為腦補已久的相似臉三人組家庭設定深得我心，就寫成了一個系列，一直到12年的5月5日才完結。

當時常來鮮網會客室聊天的黎大為我繪製了幾張這系列的插圖，每一張都很漂亮，那時為了看她的插圖而努力寫文連載也成為了我的一大樂趣。

阿諾德不耐地來回踱步，時針滴滴答答地即將指向十二點。風躺在沙發上看著傍晚重播的連續劇，瞟了一眼心情浮躁的阿諾德。

他揚起一抹淺淺的唇角，溫柔地開口。

「再怎麼急也沒用啊，他想回來的時候就會回來的。」

「真是不負責任。」阿諾德瞥了他一眼，不耐地敲敲手錶，「都這個時間了，他還不想回來嗎？」

「我說，你該相信恭彌喔。」從沙發上坐起，他將目光移開電視廣告，趴在椅背上微笑，「你知道他不是壞小孩，也不會隨便翹家。」

「——無論如何。」阿諾德深吸了口氣，加重語音，「等他回來之後，我一定要好好處罰他。」

叮－咚－。

門鈴聲響得正是時候，阿諾德敲了下手掌，輕唸一句「來了。」，三步併作兩步上前開門。

很可惜映入眼簾的是完全不同人的面貌，正要破口大罵的阿諾德一怔，眼前是一個將藍髮梳成怪異水果頭，雙眼異色，身高和自己差不多的少年。

「我回來了。」雲雀的腦袋瓜子從少年身後探出，無辜的眼眸直視阿諾德冰藍色的雙眼，「路上遇到了些麻煩，所以回來晚了，這是撿回來的……一顆鳳梨。」語畢，他彷彿鼓勵似地拍了拍藍髮少年的背，「吶，說句話啊。」

「岳父大人好，在下六道骸，請多指教。」

阿諾德反常地倒退三步，風手中的遙控器掉到地上，電視裡的女主角踏著羞答答的小碎步羞答答地進屋，對著震驚的父母羞答答地開口，說：

『爸、媽，我要結婚了！』

02女兒是爸爸上輩子的情人

「不准。」

阿諾德板著一張臉，對難得和他低頭的雲雀狠狠一瞪。

而風站在阿諾德一旁，仔細打量這位正襟危坐的藍髮少年，蹙眉。

「拜託，爸。」

「我說不准就是不准。」阿諾德的態度更加強勢，「我們家不准養寵物！」

「可是你讓我養了雲豆……！」

「雲豆有靈性，不算。」

「那羅爾呢！」

「當牠是擺飾品，不算。」

「媽養的猴子呢？」

「那只體積夠小，不算。」

「為什麼鳳梨就不行！」他露出任性的表情，攬住身旁的六道骸，「他一個人蹲在紙箱裡面，下雨了只能用報紙當傘，不覺得他很可憐嗎！爸！」

「就是啊！爸！我等恭彌撿到我已經很久了！」六道骸跟著理直氣壯地附和，「為了這個每天我都跑到他學校門口等，你知道我承受了多少人的側目嗎！」

阿諾德額角青筋一爆，抄起腰間的警棍就要往六道骸身上猛抽，風趕緊上前兩三招架住了他，邊嚷著冷靜一點實質上雙眼卻止不住地亂飄，雲雀恭彌的個性完全遺傳自阿諾德，兩

手一甩，頭一撇，大聲嚷道我討厭爸爸再也不理你了，抓著六道骸就往房間跑。

阿諾德記得，當時恨不得一棍扔去砸破六道骸的後腦杓。

他說，當初談戀愛時遇到情敵也沒這麼激動。

03反抗期的小孩最難養

「那只你家的？」

阿諾德將電話厭惡地拿了有五公分遠，電話另一頭傳來斯佩德黏膩的聲音。

「哼嗯——我只是想試著讓後代彌補我們當初沒有在一起的遺憾嘛，阿諾德你生氣了？」

「廢話！當然會生氣！再見！去死！」惡狠狠切斷了通話，想了想又爽快地按下重播鍵，接通的那一瞬間以極快的速度唸完不帶任何標點地開口，「快點把你家那隻帶回去不要讓他繼續賴在這裡騷擾我兒子孩子的媽會很困擾而且我不想多負擔一個人的伙食。」

然後他頓了頓，「三小時內不來帶走，我一輩子都不跟你說話。」

裡頭傳來斯佩德哀怨地哭號，阿諾德毫不留情地掛電話。

轉頭，他看向一臉憂心忡忡的風。

「恭彌怎麼樣？」

「好像一直在房間裡，連話也不說。」手上端著冷掉的飯菜，風無奈地嘆了口氣，「要是、萬一他和那位鳳梨先生發生了什麼的話……」

「這種事你不用擔心，我來處理。」阿諾德抄起警棍，拎著手銬，兩肋插刀濫用公權替天行道，來到雲雀的房前預備破門而入，「限三秒鐘內開門，不然吃不完兜著走。」

「……三。」

「二、」

「一……」

尾音未落，門就這樣緩緩地打開，雲雀恭彌一臉不悅地站在門口，卻又不敢抬頭看父親，只有低著頭，努力裝出兇狠的眼神，標準的反抗期孩子。

阿諾德有那麼一瞬間當真就要動之以情，如果沒有那隻大型藍色菠蘿趴在他的背後裝死的話，他抬腳把那像背後靈的東西踹下來，雙手環抱胸前瞪視著雲雀。

「現在，把鳳梨拿出去，扔掉。」

雲雀自知反抗無用，抽拐子也敵不過，阿諾德是什麼個性他也很清楚，老爸一出手，打遍天下無敵手，他只好露出一副無辜的表情緩緩抬頭，兩手一伸將六道骸護在身後。

「媽說過……不可以浪費食物。」

繪者　黎　2010 年

吾父聞言，勃然大怒，欲鞭，母以情相勸，乃止。喟然嘆曰：「斯佩德的種絕不是好貨。」

老爸咬牙切齒拂袖而去，老媽接手相夫教子。

風把六道骸和雲雀恭彌一起請到客廳，順便沏了一壺菊花普洱以緩和氣氛。

「恭彌，凡事都不可以靠衝動行事。」風啜了口茶，心平氣和地道，「我們家已經養了很多隻寵物了，你也看到了你爸爸不會准許，經濟上也會有負擔的。」

雲雀低下頭，撇頭小聲囁嚅：「把草壁趕出去不就好了……」

「趕回去哪裡？菲律賓？」風義正嚴辭地指責，「草壁也很認真在做事的，就算真想養，你問過鳳梨先生是抱持著什麼想法嗎？」

「報告岳母大人，我非常樂意和恭彌住在一起！」

「不是這個，是你帶著什麼樣的詭計來到我們家？」

「呃……忐忑不安又小鹿亂撞？」

「沒人問你心情。」

「很緊張，不知道爸爸會不會讓我養。」

「我不是在問你，恭彌。」

情況越來越膠著，一個是滿腦子工口不安好心又裝得純良，一個則是徹頭徹尾的天然呆，風長嘆了口氣，在角落旁聽的阿諾德握著銀銬的手已氣得微微顫抖，就在此時打破僵局的是連續狂響完全沒有間斷的門鈴聲。

邊想著都這種時代了哪還有人那麼幼稚，風打開了門。

「阿諾德～～～不要不跟我說話嗚嗚嗚嗚～～～」

門一打開一顆西瓜就往肚子撞過來，風痛得悶咳一聲，仔細一瞧才發現那不是西瓜。是人形西瓜。

「呃……要找阿諾德的話，他在那邊……」捂著肚子推開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斯佩德，風苦笑著指向角落，只見斯佩德一聽，臉色大變退後三步。

該死，竟然抱到情敵。

「親愛的！你沒吃醋吧……噗嘎！」猛地轉頭，然而話還沒說完正面就迎來一個警棍痛擊，阿諾德一手攬住肚子還在疼的孩子的媽，一手持著警棍凶神惡煞。

「來得太晚了，把鳳梨給我帶走！現在立刻！」

於是斯佩德捂著鼻血爬起來，眼神恰恰好對上大大方方攬著雲雀恭彌一臉燦笑的自家兒子，阿諾德臉色鐵青地放開風，上前揪住那個不知天高地厚的鳳梨小子，硬是將他從雲雀身上摘除。

接著他惡狠狠地瞪向斯佩德，然而後者只是掛著一如以往的輕挑微笑聳了聳肩。

「哼嗯——雖然不希望阿諾德從此以後都不跟我說話，不過我沒有要帶我家小子回去的意思喔。」接著他彷彿用一副「我真是帥氣」的表情嘖了幾聲。

「為什麼？」雖然這麼問覺得似乎是多餘的，不過他不認為斯佩德會把自己的威脅拋諸腦後。

於是斯佩德用燦爛至極的笑容說了。

老實說，簡直和六道骸的表情如出一轍。

「因為，是我指使他這麼做的啊。」

鳳梨和西瓜在阿諾德的暴打之下暫時打道回府了，阿諾德氣喘吁吁鐵著一張臉，轉頭看向以某種意義來說算是罪魁禍首的雲雀恭彌，他正激動地想要找回六道骸，像愛護寵物的主人或是珍惜食物的僧侶那樣心切，於是阿諾德汗顏的同時心想這次絕對要下狠招。

說實話，阿諾德一向自認是個嚴厲的父親，而他也確實做到了。

「爸！你幹麻趕跑他們？」

「別鬧，恭彌……」風好聲好氣地攔著他，「他們只是暫時回去了而已，你也聽到了，他們說一定會再回來，所以現在先別去惹你爸爸……」

「我不管！剛剛鳳梨才和我約好今晚要一起……」

「閉嘴！」

阿諾德厲聲喝斥，雲雀恭彌識相地安靜下來，風也面色凝重地看向他，他的拳頭握得死緊，緩緩走向雲雀，看著他咬緊下唇倔強的白皙臉龐，抬手。

——啪！

響亮的巴掌聲回盪在室內，白皙的臉龐被打出一個血紅的印子，雲雀詫異地捂住自己的

臉，看向從來沒有打過自己的阿諾德，風亦難以置信地看向他。

從這時候開始，雲雀就失去了說出「噢不！連我爸爸都沒打過我啊！」這話的理由，是的，雖然女兒是老爸上輩子的情人，但前提是老爸上輩子有沒有家暴傾向。

「現在，回房去睡覺，立刻。」阿諾德的聲音微微顫抖，修長的指尖比向樓梯口，「明天不准讓我看到你出房間，否則我連學校都不讓你去。」

「可是……！」

「回去吧，恭彌。」風顯然沒有繼續讓阿諾德情緒失控的打算，拍拍雲雀的肩膀，於是為了劇情發展需要，恭彌寶貝兩行淚水就這樣嘩啦啦地落下來，揮開老媽的手，憤恨拂袖而去。

風為難地看著垂下頭的阿諾德，一句話也不發。

但是對鳳梨……不，是水果家族來說，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騷擾絕不可能輕易就此止息，警棍算什麼！人人心中都有一把愛的棍子啊！

於是乎六道骸一翻進入雲雀二樓的房間，宛如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情節。

雲雀一見到被丟掉的流浪鳳梨忠貞回到自己身邊的時候先是一陣驚異，而後上前打開了窗，劈頭就唧哩呱啦地把阿諾德的不好通通敘述了一遍，彷彿被惡婆婆欺侮的小媳婦。

「乖乖～」六道骸笑得一臉燦爛摟住到手的小麻雀，摸摸他的頭，「既然這樣，我們私奔吧。」

雲雀略為錯愕地抬起頭看著他，猶豫的半晌，六道骸開始滔滔不絕地拿出嘴上功夫，劈哩啪啦地述說兩人私奔之後會如何如何，終於獲得了雲雀的首肯。

「那就走吧，我留信告訴爸爸。」他說。

於是隔天早上風千敲萬敲不應門，端著早餐憂心忡忡地向阿諾德求助的時候，爸爸終於感到那麼一點點的愧疚，跟隨孩子的媽一同走到女兒房前，敲了敲。

門是鎖的，等不到回應的他乾脆破門而入。

但是等著他的只有令人絕望的一封信。

上面簡單述說了雲雀恭彌要離家的事實，還附上了一句讀來心酸至極的信末祝福。

『爸，父親節快樂。』

繪者　黎　2010 年

06初戀只是美好的回憶

說起斯佩德，他還記得那個年代他和阿諾德多麼的瘋狂。

他記得自己曾載著阿諾德騎著重型機車威風地從山腳一路飆到山腰，再從山腰一路飆到山腳，也記得阿諾德曾經抄起安全帽砸了他的頭，說既然要飆就飆到富士山頂去。

記得那時候的阿諾德勾著淡淡的唇角，很美。

初戀總是最美。

他喜歡看著阿諾德的側臉，而阿諾德專注地看著書，看外頭漫天飛舞的櫻花穿過窗口落到潔白的書頁上，偶爾抬起頭來對上眼神，他會對他微笑，或偶爾冷哼一聲。

那一段時光，即使事隔多年，斯佩德依舊記得清清楚楚。

直到今日，他還是會說，阿諾德是他這輩子最愛的人。

問題來了。

——他們之間的愛情，究竟是怎麼劃下句點的。

就在那一天，漫天櫻花的飛舞之下，阿諾德帶來一個黑髮的，容貌和他幾分相似的，挺有中國氣質的男性，他帶著溫柔的微笑，甚至比阿諾德更加溫柔，對自己作了個揖。

他說，那是他新的戀人。

斯佩德起初一直認為是阿諾德背叛了自己，他半夜狂打電話到阿諾德家裡騷擾，最後當阿諾德連電話線都拔起來的時候，他每天都窩到阿諾德家門口睡。

大概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阿諾德開始每天見到他都會追著他打。

直到那兩人結婚了，斯佩德都沒有放棄死纏爛打的追求。

只是有一天他在阿諾德以往習慣閱讀的書裡，發現了一張照片——那是他。喝得醉醺醺的，一手攬著旁邊一個女孩，吻在對方的臉頰上。

——他突然明白了，誰先背叛誰。

於是從那天之後，斯佩德再也沒去過阿諾德的家。

那一幕的震撼始終震懾著他，一瞬間他體會到，像阿諾德這麼固執的人，還願意和他說話就已經不錯了，想當初他是怎麼信誓旦旦向阿諾德說這張嘴絕對不會吻阿諾德以外的人，如今一切全破碎成夢幻的泡沫——他尊重阿諾德，他要結婚，那也是他的選擇，即使對象並不是他。

一個背叛者，沒資格要求戀人對自己忠誠。

他打了通電話，說，阿諾德，我們以後別再連絡了。

啊，好啊。

阿諾德冷冷地，這麼回應他。

初戀，始終都只是存放於心底深處的回憶，也許甜蜜，也許痛，但人總是犯賤地一再想起，一再回憶——於是過不了兩天，斯佩德的奪命騷擾電話又來了。

「你夠了沒有！不是說以後不再聯絡了嗎！」

「嘛嘛～親愛的不要這麼兇嘛～至少讓我聽聽你的聲音～」

「去死！再見！」

「啊啊、別掛啊……」

嘟——嘟——

鈴鈴鈴鈴……

「喂？」

「親愛的！！！別對我這麼絕情！！！！！」

「斯佩德你夠了！！！」

日復一日，響了就接起，不耐煩的痛罵，然後掛斷，又響，又接，又罵，又掛斷，而後又響。

有時候，他覺得這樣的生活持續下去，其實也沒什麼不好。

而阿諾德一再接通的電話，似乎也正告訴斯佩德——他還掛念他。

07喜帖來得和車禍一樣快

回想起那個青春的年代，阿諾德當初之所以東不選西不選偏偏選了個風回家，其實只是因為有人四處說他們長得挺像的，站在一起應該很配，於是當時被斯佩德弄得心灰意冷的阿諾德就這麼把心一橫，朝那穿紅衫的人兒走了上去，用那張面部癱瘓的表情冷聲道：

『我們，以結婚為前提交往吧。』

老實說，風那時候以為他是來下戰帖的。

本來只是想讓斯佩德氣氣，到後來覺得風也不錯，人很溫柔，家事也一手包辦，和他有著迥異的價值觀，不過，卻總是能包容自己的一切任性。

抱著不知道生出來的小孩會是怎麼樣的疑問，阿諾德說了，我的性別由我來決定，既然你是我老婆，所以你的性別也由我決定，吶，生個孩子吧。

風實在想不起來，當時為什麼會隨口答應。

之後兩人跑醫院跑得很勤，最後透過名叫入江正一的醫生的幫助，替他們兩個融合了基因，然後放到什麼成熟了細胞叭啦叭啦叭啦，阿諾德有聽沒有懂，指著對方的鼻子威脅反正十個月後讓我看到小孩就對了，然後大剌剌的拽著風回家了。

回去的路上他至少把緊追不捨的斯佩德踹出去了十次。

之後就是雲雀恭彌的誕生。

入江正一得意地對他們兩人說：你看吧我就知道這一定會成功！我的理論是正確的！斯帕納那傢伙之前還說這個首次實驗一定會失敗的！看！小寶寶很健康對吧……噗喔！

髮色像媽媽，個性像爸爸，是個健康的小男孩，而長相……好幾次斯佩德都會忍不住開口問他。

「你們三個……其實是失散的複製人兄弟對吧？」

靠，你電影看太多嗎？

08聽過河東獅吼沒有？

於是，在看過那封絕對會讓人血管爆裂的離家出走留言之後，阿諾德猛按住自己爆跳的青筋，但是下一秒當他回頭，發現爆裂的不是血管，而是老婆。

「馬上去把恭彌找回來！」

風冷著一張臉，表情宛若西伯利亞的海風。

阿諾德第一次覺得，其實雲雀恭彌和他媽媽除了髮色之外也有像到。

「把恭彌找回來，立刻，現在。」

慘了，他開始覺得自己很像連續劇悲情的單親爸爸。

只要風接著再拿出一張離婚協議書的話。

於是頭一次感覺自己被逼迫的阿諾德不耐煩地拿起電話，撥打了一個他最熟悉的號碼，接通的一瞬間傳來斯佩德欠打的聲響，哼嗯——你是哪位啊？

「混帳你不會看來電顯示嗎！立刻把恭彌還給我不然我讓你那顆西瓜腦袋當場炸開！！」

「嗚……別這樣嘛阿諾……是爸嗎？電話裡的是爸嗎？讓我跟他講電話——唔！……親愛的不要激動，老爸快點跟他說恭彌不在這！……咳、咳咳，親愛的阿諾德，您撥的電話號碼是空號，請查明後再撥，喂，接下來呢？……誰知道啊！自己想辦法接！恭彌你別再掙扎了嘛、好痛痛痛……喂喂？親、親愛的霧雲電信用戶您好，您所撥打的電話沒有接通，請在嘟聲後留言，嘟聲後開始計費，如不留言請挂斷，我現在不方便留言所以挂斷了，有任何疑問請洽Ｄ・斯佩德宅邸，掰掰～」

幹！聽不出來發生什麼的是腦殘！

於是真的感覺到自己血管快要爆裂的阿諾德顫抖地掛斷電話，拿起一旁的警棍跟手銬，戴上新型手槍，風則是鐵青著一張臉，從儲藏室裡抄出一把大關刀。

——好啊！不要讓我逮到你們！

繪者　黎　2010 年

「斯佩德！給我滾出來！」

老爸老媽持槍佩刀勇闖大魔王的家，風關刀一揮斷了重重大鎖，一腳踢裂鐵製的外門，再補一拳就讓大門應聲倒地，沙塵揚起，阿諾德踏在可憐的門板上，冷冷的目光掃視著斯佩德家裡的擺設。

簡單、整齊，單色調，他住的是監獄還是什麼？

誰知目光這樣一掃，立刻就掃到自家兒子平安無事地坐在沙發上喝茶。

出乎意料。

「爸、媽！」看見兩人誇張的來訪，雲雀立刻哭著站起身，朝父母奔去。

「乖、乖，恭彌不哭喔，我們在這裡。」看見女兒之後風的態度全軟了下來，輕輕撫摸著雲雀柔軟的黑髮，「吶，告訴媽媽，發生了什麼事了？」

「恭彌，對不起爸爸打了你，快告訴我那對綁架犯父子躲在哪裡？又對你做了什麼？我才有理由以現行犯罪名逮捕他們。」說著阿諾德裝好子彈上好膛，瞄準客廳裡可能躲藏的任何一處。

「爸、媽……聽我說、骸他……骸他……」

「嗯，六道骸他怎麼了？」

此話一出便覺不妙，只見雲雀恭彌整個人朝阿諾德撲了上去，老爸嚇了一跳差點沒有扣下板機，而寶貝女兒抬起頭，眼角還帶著歡欣的淚水。

「——骸他跟我求婚了。」

——鏘啷！

清脆兩聲，爸爸的手槍和媽媽的關刀都掉落地上。

10只要堵住排水孔水就會流回來了

「嘛……這個、那個……是因為怕你一進門就不由分說的攻擊，所以我們才躲起來的嘛……」斯佩德委屈地頂著頭上好幾個糯米糰子，不時嫉妒地偷瞄一旁蹭著媳婦放閃光的六道骸。

「莫名奇妙把恭彌拐走，如今又丟個紅色炸彈過來，我知道你活得不耐煩了是吧？死佩

德。」

「嗚……阿諾德好過份……你是故意唸錯我名字的吧……」

「少裝哭了，快給我個交代。」不耐煩地抬腳猛踹斯佩德的屁股，阿諾德和風正坐在敵方大本營的沙發上，讓大魔王在地上跪著奉茶。

「爸，你們別對公公這個樣子嘛！」帶點斥責的意味，迫使阿諾德收回了腳，他惡狠狠瞪向笑得燦爛的斯佩德，幾乎是咬牙切齒地開口：「是你教他這麼叫的對・不・對？」

「冤、冤枉喔阿諾德……噢不、咳，這是誣告，警察先生。」斯佩德揚起洋洋得意的笑，換上一副官腔，「從今以後我們就是親家了，還請多多指教，親愛的阿諾德。」

「指教你媽……風？」開口正要飆出一連串髒話，卻發覺了身旁老婆的不對勁。

「不行……」只見紅衫人兒握著茶杯的手不停顫抖，豆大的淚珠就這樣落進茶水中，激起了幾圈漣漪，「恭彌要嫁人了……我不能接受……！」

他抬起頭，淚眼汪汪地看向阿諾德——靠，有這麼嚴重嗎？不過是求個婚應該高興點吧？斯佩德默默想著，怒火中燒地看見阿諾德將風摟進懷裡。

「我們、我們都扶養他十五年了啊……！從今以後我們又要孤單作伴了，我實在不能接受……而且、而且這來得實在太快了……想當年他還只是個小嬰兒，從入江醫生那裡接過來

的時候、髮色像我，瞳色像你……我們教他學走路、餵他吃飯……可是、可是、他長大了……就這樣離開我們……恭彌要嫁人了……我、我不能接受……！」

「放心，孩子的媽。」阿諾德安慰地撫了撫老婆的長髮，頗有男子氣概地深吸了口氣，看向未來的親家兼沒什麼意願回想起的舊情人以及從今以後的女婿，「你，你們兩個人，給我聽好，要娶我女兒可以，可是有個方案，不接受我就不同意你們結婚。」

「可以！」堂堂男子漢有什麼事情不敢當！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為了老婆泰山都能扛！六道骸拍拍胸脯，大聲宣佈：「為了和恭彌在一起，我什麼條件都能接受！」

「很好。」阿諾德算不上認可地點了點頭，「從今以後，我們買一送二，改住你家。」

語畢，風露出了欣喜的微笑，雲雀看起來也表示贊同，斯佩德更是樂得拍手叫好。

只有六道骸綠了臉。

——該死，他的新婚生活會有三個電燈泡。

11我的家庭真可愛，沒姐妹兄弟卻有女婿媳婦，父母有一對不慈祥

日子大約持續了三個月左右。

聽說有人早上才認識下午就結婚，結婚才過三天就離婚，短暫的愛情難以得到持久的婚姻，一旦害羞的戀人終於開始不害羞的相處，日常生活的原型畢露，美夢就碎成地上的泡泡水，這句話成功地在這個莫名拼湊起來的大家庭得到了驗證。

「六道骸！今天不拐死你我不叫雲雀恭彌！」

「嘛別激動嘛我們可以坐下來好好說……唔啊！別把那東西對著你老公啊很危險的……噗嘎！」

「站住！你全身一無是處就逃跑最快！」

「怎麼能這麼說呢親愛的！我的性功能可是很強的只是你未滿十八歲還不能試……噗喔啊！」

「今晚你別想上床睡覺！」

結婚才三個月就時不時地爆出這樣的聲音，風苦笑著從廚房走出來，解下圍裙，正要開口叫兩個孩子吃飯，下一秒另一對歡喜冤家就從自己眼前衝過。

事實證明，親家與親家在閃電結婚的衝擊之下也是無法好好相處的。

「斯佩德給我站住！」

「親愛的別這麼激動！不過就親了你一下而已我我我是說剛剛那是跌倒！所以是不小心的你千萬不要衝動那個只要一發子彈就會死人的啊啊！」

「少跟我扯些歪理！」

——砰！砰！

「親愛的你竟然裝了兩發麻煩冷靜！我帥氣的頭髮都有一束被射穿了……噗喔！」

「射穿了是吧？很好不是嗎？我連你那雙閃電中分都一起劈開！」

——砰！砰！砰！

「住手啊親愛的你以前不是這樣的啊啊——」

其實，這兩對父子真的挺相像的，就各種意義來說。

風無視掉即將發生的生死命案，將熱騰騰的晚餐端上桌，朝兩方戰爭現場喊聲開飯了。

雲雀恭彌習慣性地回過頭來向母親微笑，卻趁機被後方的六道骸撲個正著，在他側臉偷了個香。阿諾德見狀氣呼呼地要趕過去，一個不注意被斯佩德奪下手槍，不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斯佩德準備效法自家兒子來個愛的接吻之前，阿諾德抄起大型鐵銬往對方脖子上狠狠

扣下。

「開飯了，恭彌……你這小子給我滾開！」然後他攬住寶貝女兒的同時朝鳳梨背後靈踹上一腳。

「嗚嗚好過份……這是對女婿該做的事嗎……」

「嘛，我兒，你也知道阿諾德一直都那樣嘛……在怨嘆自己諸事不順之前——幫我找一下有沒有鑰匙可以解開我脖子上這個食道封鎖環好嗎？」

「噗……哈哈哈哈！老爸你那是什麼樣子啊！」

「靠！你找死啊！」

「那邊二位，遲了一點的話就沒得吃了喔～」

「親家母！千萬別啊——！」

「恭彌——你也等我開動一下嘛——」

「「囉唆！！」」

（完）

家庭系列

我的初戀真可愛

我的初戀真可愛

2010年9月～12月

這是家庭系列的第二篇文，寫的是初霧雲的故事。

真正開始喜歡上初霧雲，而不再將初霧雲視為骸雲的附帶品，大概就是從這裡開始的。原因是我喜歡的寫手雙子星空寫了一篇《黑曜，暴走》，讀完以後，就變得非常喜歡初霧雲了，嗯，當時我還是喜歡初霧雲的。

斯佩德還記得，當初自己還是一個很屁很屁的小屁孩。

他騎著勒索來的重機一路從幾公里外的環道公路飆到學校，為了避免髮型毀壞，他總是把全罩式安全帽像個擺飾品似地吊在車後，車速一飆總是一百八，總是威風凜凜的下車，路過的學生都總是要懼怕地讓他三分，他的身邊也總是圍繞著數不完的女孩。

直到有一天，他帶著兄弟去打群架時被警察抓包了。

當時那群警察之英勇讓斯佩德不得不佩服，剛好在雙方人馬打到最高潮時吹哨，四方人馬洶洶擁來，不過最後他的兄弟都逃光了，只有斯佩德一個人很帶衰的因為機車拋錨而落單。

於是他被帶到了警局。

但是，他從不後悔那天因為愛護機車而不逃走導致前科被記了難看的一筆。

現在問他的話，他還是會說，因為那天他遇見了真愛。

記得當初一名銀髮的少年慵懶地端坐在警局裡喝著茶，冷眼看著被帶向審問室的斯佩德。

「他是……」銀髮少年修長的手指比向斯佩德，隨意轉了轉，「……什麼？」

「喔。」一旁揪著斯佩德衣領的警員微笑著應話，用拳頭擰了擰斯佩德的腦袋，「這小子啊，是打群架的頭頭，年紀輕輕就不學好，真應該像你看齊才對呢，阿諾德。」

「所以，現在是？」少年對警員的讚賞不以為意，用鼻子冷哼一聲。

「現在要帶去審問室，包括他那輛機車的來源啊、還有他平常學校生活還犯了些什麼，對了，阿諾德可以幫忙訂一下豬排飯嗎？」警員陪笑道，轉過身面向斯佩德又是另一個臉，一腳將他踢進審問室，「進去！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鬼！」

「可以讓我試試嗎？」阿諾德吸了口氣，站起身，「審問什麼的。」

「咦？」警員先是猶豫了一下，覺得給阿諾德去做也沒什麼不好，就憑他是所長的兒子，品行及學業都很傑出，想讀警校的他先來派出所實習的這段時間表現也都良好，警員於是答應下來。

審問室內，斯佩德雙手被手銬束縛著，四面全是黑暗，直到門再度被打開，銀髮少年踏著從容不迫的步伐走進來，一名警員將一碗熱騰騰的豬排飯遞給他。

斯佩德看著他走到自己面前，打開檯燈，將豬排飯用力往桌上扣下，老實說斯佩德以為整碗白米會就這樣飛出來，他抬頭看向那名銀髮少年，對方只給他一道凌厲的視線。

「吃。」

很好，所以接下來要有面對嚴刑逼供的準備？

斯佩德笑瞇瞇地將自己被手銬銬住的雙手放到桌上，一股灼熱的視線看得阿諾德全身不耐。

「幫我解開嘛，阿諾德。」

阿諾德揚起眉，本想問他怎麼知道自己的名字，又想起只要方才有聽警員和自己的對話，不知道他名字的那就是笨蛋了，反正那也不是重點，他絲毫沒有理會藍綠髮色的少年對他怎麼眨著眼睛，逕自在他對面坐了下來，拿出紀錄簿。

「好嘛，阿諾德，不然我要怎麼吃豬排飯？」

銀髮少年的筆尖頓了一下，厭惡地揚起眉，對上斯佩德帶著一種魔媚的眼神。

他嘆了口氣，從腰間取出鑰匙，替斯佩德解開了手銬。

「快吃，然後讓我把問題問一問。」

「遵命～」

接過筷子開始吃起豬排飯，斯佩德聽那些狐群狗黨說過，要是被警察抓了就要盡量憑藉年齡優勢裝可愛（就算自己長得在怎麼不可愛也一樣），據說這樣會稍微讓警察伯伯心軟一

點，不過斯佩德多少認為這一招對眼前這名銀髮少年沒什麼效果，他看起來年紀和自己差不多。

阿諾德漫不經心地轉著筆，專注地思考自己應該在紀錄簿上寫下什麼，漂亮的銀色髮絲貼著雪額，冰藍色的眼睛被銀色羽睫半掩，鮮明的色彩直燙進眼裡，想忘都忘不掉。

心跳猛然加速，斯佩德口裡的豬排飯掉到桌上。

被驚動的阿諾德抬頭，視線埽過桌面停留在那一團沾著口水的豬排飯，他愣了大約三、五秒，接著開始用一種嫌惡的眼神打量斯佩德。

「桌面你負責清的？」

「呃……不是。」

「給我吞回去……還是算了。」立刻改口制止正要照做的斯佩德，阿諾德好看的眉緊緊蹙起，「很噁，待會兒你負責擦桌子就行。」

「遵命。」斯佩德笑嘻嘻地道，將筷子擺到一旁，「我不吃了，吃飽了。」

「喔？準備招供了？」

阿諾德揚起眉，傾身向前，斯佩德嚥了口口水，將視線挪開少年好看的鎖骨。

「首先，關於你那輛機車。」阿諾德點了點筆尖，將紀錄簿翻到下一頁，「我會用盡一

切方法讓你說出事實，你最好有心理準備。告訴我，你從哪裡偷來的？」

「哼嗯——報告代理警察先生，我不是用偷的喔。」斯佩德一手撐著頭，露出一抹輕挑的微笑，「我向同學勒索來的，反正那個傢伙也根本不會騎，帶來學校的時候看起來很刺眼哪，我就給他一個小小的懲罰囉？」

「倒是挺老實的嘛，也就是說你的罪名又多加一條。」阿諾德撐著臉頰，筆尖飛快地動著，寫出來的字跡卻十分清麗，他慵懶地抬眸，「在回歸主題之前，我們討論一下你平常的生活習性，你不想說也可以，反正我說過了，我會用一切方法讓你說出事實。」

「嗯……我平常的生活習性嗎……」將視線從阿諾德的筆跡上收回，斯佩德思考了一陣子，「要說精彩也很精采，要說空虛也很空虛，我有一群酒肉朋友，還有一群腦子裡只想著玩、成天犯花痴的女人，所以這輛機車可以每天都載不同的女孩上學，啊，順帶一提，就算那是勒索來的，我還是很愛護它的，愛護到他原來的主人都欣然同意讓給我了呢。」

「你單方面的說詞沒有可信度。」阿諾德看都不看他一眼，「被你勒索的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藍寶。」斯佩德歪頭一笑，「非常好騙的笨蛋小子。」

「無恥之徒。」阿諾德一聲冷笑，抬眸，順手將遮住視線的鬢髮撥到耳後。「我對你交

了多少個酒肉朋友還是女朋友沒有興趣，總歸一句就是你是個日常生活頹廢的壞小孩？」

「呃……嗯啊、對，你要這麼說也是可以。」搖搖頭逼自己專注在對話上，有一瞬間他竟然看著阿諾德的側臉看傻了，斯佩德清清喉嚨，重新回歸話題，「不過我的成績可是不錯的喔。」

「你所謂的『不錯』，是指不要考倒數第一名就可以？」

「我想你一定誤會了，我一向都是考全班前十名的。」

「又不是全校前十名，口氣真跩。」阿諾德彷彿嘲笑似地揚起唇角，「重點，對於你這次打群架，有什麼地方想辯解？」

「有，我是因為機車拋錨逃不掉。」斯佩德撐著頭，嘆了口氣，「但是我可以把丟下我的那些小弟的名字全都招供，包括敵方從頭領到小嘍嘍的名單我都可以給你喔。」

「知道這麼清楚？」阿諾德的筆頓了下，抬眸，「主動招供的原因是畏罪？還是想改過自新？」

「哼嗯——我當然不會白白告訴你囉。」斯佩德雙手背在後腦，往後靠上椅背，勾起一抹挑釁的微笑，「沒記錯的話，你說過用盡一切方法都會讓我說出來對吧？」

「哇喔，想跟我談籌碼？」阿諾德擱下筆，雙手托著頭，毫不畏懼地直視斯佩德的雙眼，

「你真的知道現在自己是什麼身分？而且我也不是正職警員。」

「前科被記得多難看我都沒所謂喔，相反的你們應該很需要這名單好整頓治安吧？」斯佩德單手撐著頭，燦爛一笑，「而且這個條件阿諾德絕對辦得到的，不過我可不會笨到在你答應之前就把內容說出來喔，確定不再考慮一下？」

阿諾德低頭思索了一會兒，抬眸重新對上斯佩德的笑顏。

「不會是要我去作奸犯科的事？」

「絕對不會。」斯佩德拍拍胸脯，「我以我的人格擔保。」

「基本上你沒有人格。」阿諾德冷靜地下此分析，「不過，只要不是太難，我可以答應。」

「真的，所以你答應了？」斯佩德兩手攀上桌緣，傾身向前，額頭彷彿都要抵到阿諾德的前額，他握住阿諾德拿筆的手，燦爛一笑，「絕對不反悔？」

「以我的人格擔保，所以快說。」

聽見如是回答，斯佩德的笑容越發燦爛，他伸手扳過阿諾德的腦袋，修長的指撫上阿諾德的下巴，在後者意識到他要做些什麼前迅速吻上他的唇。

老實說，阿諾德當時真的有種自己在自掘墳墓的感覺。

「吶，阿諾德，我們交往吧。」

※

於是那之後好幾名警員匆匆忙忙地衝進審問室，看到的卻是社會菁英差點把不良少年掐死的驚悚畫面，他們兩人馬上就被警員架開，阿諾德拍了拍身上的塵屑，轉身要走，斯佩德卻又立刻死纏爛打地繼續撲上去，活像隻發情的猛獸。

「你不能這樣！阿諾德！我們當初說好的！」

「放開我！噁心死了！」

「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你、你你你你不是也以你的人格保證過了嗎！」

「算我沒答應過你！放開！」

最後是由阿諾德的父親，也就是派出所的所長，制止了這樣混亂的局面，他把兩名打在一起的少年叫過來，最後才問到兩個人員來是因為一個約定而大打出手。

身為警察，阿諾德的父親也擁有強烈的責任感，他斥責阿諾德不可以說話不算話，如果有什麼困難的地方父親願意出手幫他，於是阿諾德氣個半死撇過頭去，斯佩德則是快快樂樂地把所有幹架的兄弟通通出賣，就連哪個學校幾班幾號叫什麼名字通通都知道得很清楚，所長大為滿意地點點頭，將名單送下去給警員處理，這才微笑著問兩個人的約定是什麼。

斯佩德聞言揚起一抹特別欠揍的笑，大大方方地攬過阿諾德的肩，吻在他的側臉上。

「我們兩個，以後就是戀人了喔。」

阿諾德給他的回應是狠狠的一拳頭。

至於是否遭到強力反對，那都是之後的事了。

（待續）

那是一首，由亂七八糟的兩人藉由亂七八糟的方法構成的亂七八糟戀曲。

自從斯佩德那次六親不認把大家通通搞成前科犯之後，他強行把阿諾德拉入他的世界中，他和所有的女孩子斷絕往來，雖然還是常常有人不長眼睛上門倒貼，後來他乾脆直接公開他和阿諾德在一起的事實，當然這之後的結果是阿諾德狠狠抽了他一頓。

他和他過去的兄弟們越來越疏遠，成天和阿諾德廝混，然而如此招來的絕不是什麼好結果。

就在有一天他硬拽著阿諾德衝進櫻花林裡時，發現一大群人在那裡拿著兇器圍堵他們。

老實說，那時候的陣仗還真是浩大得無話可說，斯佩德簡直看傻了眼，鄰笑的姐妹校的結仇校的上次幹過架的通通聚集在那裡，只為了狠揍兩個人。

他到現在仍舊不能理解，我的人緣有那麼差嗎？差到大家都想打我？

然而回頭只見阿諾德吐一口氣，雙手環抱胸前。

「你也該把事情說清楚了吧？斯佩德。」他漂亮的鳳眸冷冷一瞟，冰藍色的眼瞳閃過一絲冷漠，「說你不過只是想巴結警察的兒子，好讓你之後進了警局方便出來。」

「啊？我……什麼？」

「總而言之，你跟他們是一夥的吧。」阿諾德乾乾脆脆地往草皮上一坐，「你的蠢遊戲我看夠了，要殺人滅口還用不著找這麼一大群人來，要殺快殺，要是我活下來了第一個殺的就是你。」

「等、等等等一下……你這誤會有點大……唔喔！」閃過遠遠飛來的一把菜刀，斯佩德嘗試說服自己冷靜，「你你你你你的意思是指，你覺得我這段時間都在騙你？」

「難道不是？」

「當然不是！怎麼可能會是？你要不要先站起來？這樣很危險……哇啊！刀別隨便亂丟嘛兄弟們，亂危險一把的，就算射中了也得不到分，你們何不去夜市玩就好？」斯佩德朝著遠遠扔刀過來的不良少年喊到，彎身欲扶起阿諾德，「好嘛，待會兒我們再討論清楚這是怎麼回事，你這樣坐著萬一被那邊那幾個白痴的菜刀射到怎麼辦？」

「我不會相信你的。」阿諾德冷眼一瞟，「自始至終都沒有相信過。」

「那你要怎麼樣才會相信我嘛，還是我現在給你看看我有男子氣概的一面？」

「少唬人了！斯佩德！」將他們團團圍住的不良少年首先出了聲，「只不過是個警察的兒子就怕成這樣，寧願出賣兄弟也要討好人家！孬種！」

「沒錯！孬種！成天向警察的走狗獻殷勤！你還配當我們老大嗎！」

「宰了他！老大都沒有老大樣了！你原本拉風的樣子呢！啊？」

遠遠圍觀的少女們也跟著叫囂，不懷好意的群眾越靠越近，斯佩德卻沒空理他們，現在他滿腦子想得就只有怎麼把阿諾德拉起來，從這個危險的地方脫離。

縱使他知道阿諾德的身手不差，一個人對這麼一大群人還是沒什麼勝算的。

「我說你啊，我都這樣拜託你了，還不相信我嗎？還是說——」斯佩德的雙眼微微瞇起，用力扣住阿諾德白皙的臉龐強迫他扭頭過來，「——這是你跟他們串通好的？」

阿諾德咬牙，卻沒有回話。

斯佩德蹙緊的眉微微鬆開，手也放鬆了力道，唇角輕輕勾起，放開了阿諾德。

「哼嗯——既然你那麼想除掉我，早說就好了嘛。」他轉身，面向將他們團團包圍的不良少年，「雖然正面迎戰完全不符合我的個性，我也不喜歡什麼男子氣概，不過算了。」他回眸淡淡一瞥，語氣冰冷得不像平常的他，柔和的眼神卻絲毫未變，「你一定會後悔的，阿諾德。」

「我拭目以待。」阿諾德嘴角滑開一抹冷笑，撇過頭。

斯佩德從口袋抽出自己慣用的三節杖，拉直，彷彿作為開戰的信號，敵方蜂擁而上，他

優雅地閃過一個朝他直撲而來的不良少年，魔媚的聲音在對方耳邊嘲笑幾句，手杖刺向對方的腹部，又立刻彎身閃過向他後腦飛擊過來的金屬球棒，往後一躍，降落到其中一人的肩膀上，對方發出一聲慘叫，聽得到骨頭碎裂的聲音。

他輕笑幾聲，手杖一揮，將數百人同時拖入幻覺的地獄。

少年們彷彿失去目標似地互相攻擊，斯佩德跳到櫻花樹上，滿意地看著他們自相殘殺，眼角餘光卻猛然瞥見還坐在地上任性的阿諾德被幾名不良少年包圍，他一驚，想都沒想就跳下樹。

三隻水管同時朝阿諾德揮下，他往旁邊一翻俐落地躲過，卻沒來得及應付後方的埋伏，他身上完全沒帶武器，頂多只有一副手銬，在他還沒想好要怎麼用手銬制服敵人之時，一把菜刀從他背後刺過來。

——鮮血濺上自己的臉。

斯佩德雙手護在他面前，菜刀深深沒入他的腹部。

嘴角淌下鮮紅的血，他用力揮出手杖，聽得到他把那人的脖子打斷的聲響，甚至連抽出刀子的力氣都沒有，他就這樣往前倒下。

阿諾德那個時候，真的不知道該做何反應。

※

當斯佩德醒來的時候，時間是凌晨三點半，地點是醫院的病床上，他看見阿諾德趴在自己床邊睡著，那只白皙的手緊緊握著自己的，始終沒有分開。

斯佩德端詳了他的側臉好一陣子，果然是美人一個，要他放都放不開的啊。

「阿諾德、阿諾德。」

輕聲的呼喚沒讓少年醒來，他發出一聲帶著鼻音的輕哼，「吵死了……笨西瓜……」

「西瓜？！」

「斯佩德？你醒了？」

猛地抬頭，恰好撞到病人的下顎，斯佩德慘叫一聲，舌頭被自己的牙齒咬出血來，捂著嘴半晌都沒辦法說話，抬眼看見阿諾德擔心的神情，乾脆報復似地吻上他的唇，阿諾德這次也沒反抗，任由斯佩德的舌頭伸進來，血的腥味在兩人的味覺中蔓延。

兩唇分開，斯佩德剛想揚起一抹勝利的微笑，阿諾德一拳就往他腦袋揍過來。

「笨蛋。」

斯佩德詫異地揉揉腦袋，看著眼神凌厲的阿諾德。

「幹什麼讓我欠你人情？」

「咦……？我、我那時候沒有想太多……」

「我總算相信你了，人不是你找來的。」

「咦啊？我以為人是你找來的……」

「沒有否認代表承認？我跟你那群弟兄熟嗎？你以為我喜歡看見成群結黨？」

「呃……不、這麼一想也是……」

「你這傢伙……」阿諾德嘆了口氣，朝他受傷的腹部敲了一下，換來一聲悽慘的哀號，「再慢一秒送醫就會死了，要是那一刀刺在我身上的話，也許只有肩膀受傷。」

「哼嗯——我怎麼忍心看見親愛的受傷呢？」

「誰你親愛的？」阿諾德彆扭地撇開頭，過了一會兒又轉回腦袋，輕擰住斯佩德的鼻尖，「為了別欠你人情——從現在開始，我們交往吧。」

「啊？」斯佩德顯然被這個決定搞得一愣一愣，「你、的意思是說——我們之前都不算交往？」

「交往，應該要兩情相悅才是吧。」冷哼一聲，阿諾德別開頭，頰上泛起兩朵紅雲，刻意不去看斯佩德那張感動到快哭的窩囊表情。「所以，現在開始才算數。」

「……阿、阿諾德——我好愛你——」

「不要撲上來……！很熱啊混蛋！」

繪者　黎　2010 年

（待續）

日子大概持續了一年多。

斯佩德自認和阿諾德你儂我儂戀情絲毫不降溫，從前的不良少年頭頭現在下了課就直奔警局，每天喝警局裡的茶葉等著阿諾德下課，當然阿諾德前腳一踏進警局，馬上就轉身作勢要走，斯佩德總是會在這時候拉住他，先來個愛的接吻，然後拉著他的手往公園或是圖書館跑。

他知道阿諾德喜歡看書，他也總是喜歡看著他看書。

上課的東西幾乎進不到腦子裡，心思完全被銀髮少年的身影佔據，也因此就算是上課當中突然傳出幾聲嘿嘿嘿的怪笑同班同學也早就見怪不怪。

就在他十六歲生日的當天，Primo和G等人找了他一起去酒吧。

斯佩德想都沒想就脫口而出——阿諾德要一起去嗎？

沒有，當然是沒有。原本安排好要讓阿諾德在派對途中入場的他們當然不會說出實話。

斯佩德猶豫了好一陣子，最後是衝到警局得到了阿諾德的許可，這才放下心陪著朋友一

起走入酒吧，他記得他是喝得很快樂，一杯接著一杯，然後模模糊糊之中他看見阿諾德來了，於是他用喝得爛醉的身體飛撲上去，吻在他的臉頰之上。

不過那時候，他只發現週遭朋友的表情都怪怪的。

該說是什麼？震驚？

誰想得到隔天下午他在去警局等候時，阿諾德再也沒來過了，甚至連電話都不接。

斯佩德百思不得其解，他透過各種管道偷偷查到阿諾德的學校，一連著好幾天翹掉好幾堂課跑去見他，最後問出了阿諾德所在的班級、他的課表以及他上課的教室。

※

再說到那時候的阿諾德。

他敢說，那一切的開端，就是從他前腳才剛踏進酒吧就見到斯佩德吻上一個女孩的側臉開始的，那時候的震驚及打擊足以讓他轉身就跑，事後 Primo 有跑來找他，試圖和他解釋清楚一切。

「我什麼都不想聽。」他捂住耳，做了直截了當的拒絕。

「……我明白了，但是我有個東西要交給你。」Primo 冷靜地說，從口袋掏出一張照片，遞給阿諾德，那是斯佩德與那女孩子親吻的照片。

「談分手的時候，這張最好用。」

阿諾德當時腦中閃過的唯一一個想法，就是狠狠打爆 Primo 的頭。

當時心灰意冷的他在隔天早上準時到了學校，朝利雨月為了提振他的精神，拍了拍他的肩膀，在經過別班的教室時指給他看一名黑髮穿著紅衫的少年。

「那個，在他們班的名氣跟你有得拼喔，也是很多女生追。」

「我不想看。」

「別這樣嘛阿諾德，我知道你是為了斯佩德而心情不好。」

「別跟我提那傢伙的名字。」

「提起精神來嘛，你看，那個人跟你不是也挺配的嗎？」

聽到這番話，阿諾德咬牙，連看都沒看就直接闖進別人教室，男同學怕他是來打架，倒抽一口氣，女同學則是尖叫連連，紛紛退開，讓阿諾德暢行無阻地走到那個紅衫的少年面前。

那少年略為驚訝地轉過頭來，阿諾德這才看清他的臉。

鳳眸，相似的臉蛋相似的髮型，跟自己十分相像。

「請問，有什麼事情嗎？」

少年朝他淡淡微笑，非常的好看，是自己鮮少露出的笑容，旁人無不退避三尺，而他感覺得到，雖然少年是很友善，但是他也已經做好的隨時迎擊的準備。

於是阿諾德冷哼一聲，雙手狠狠拍上對方的桌子。

「我們——以結婚為前提交往吧。」

少年過了兩秒之後才眨了眨錯愕的雙眸，發出一句疑問狀聲詞。

據說那一天很多同學昏倒進了保健室或掛病號回家，之後各班還私下訂了此天為紀念日。

什麼紀念日？和平紀念日還是驚悚紀念日吧……大概。

※

經過兩天的適應，也應該說是經過兩天日夜不斷的相處，畢竟阿諾德連續兩天都到風家中叨擾，隔天便一起去上學，風逐漸發現阿諾德的心情很沮喪。

也許只是一時想不開，才來找自己告白的吧，其實阿諾德並不像同班同學說的那麼令人畏懼，他像個孩子，有點天真有點傻，但絕不會表現在外表上。風替睡在窗邊的他蓋上外套，

輕撫著他的銀髮，雖然明說了是交往，但阿諾德到現在依舊一點動作也沒有，包括接吻什麼的。

「唔……風？」銀白的羽睫眨了眨，阿諾德揉揉眼睛，抬頭，風對他淡淡一笑。

「醒了？我吵醒你了嗎？」

「不是……這兩天，有沒有不認識的人打電話給你？」

「這倒是沒有，在等誰嗎？」

「沒有。」阿諾德打了個呵欠，往風的腿上一枕，「午休什麼時候結束？」

「再十分鐘。」

「十分鐘後叫醒我。」

風含笑著點了點頭，替阿諾德拉好他身上的外套，轉身正要將窗戶關小一點，手卻頓了一下，他愣了愣，對面的樹上……沒錯，是樹上，雖然說有些學生在樹上睡覺是不奇怪，但是在大王椰子樹上蹲著一顆西瓜往這邊看……應該算是很奇怪？

風揉揉眼睛，噢，不是西瓜，是人型西瓜。

——那還是很奇怪啊！

風猛然將窗戶用力關上，阿諾德被碰的一聲嚇醒，差點從風身上摔下去，幸好風即時扶

住了他。

「怎麼了？」

「不……只是……」眼睛瞄向窗外那個狠狠瞪著自己，藍綠髮色的少年，風就是覺得全身不舒服，「沒什麼事，你要不要換個地方睡？」

「只剩下十分鐘而已，何必？」阿諾德平靜下來，慵懶地打了個呵欠，眼角餘光注意到風往窗外瞄的眼神，揉揉惺忪的睡眼，也跟著看了出去。

然後他傻了。

斯佩德就這樣蹲在樹上，像個變態似的猛盯著自己。

「果然那不是我的幻覺嗎？阿諾德。」

「不、那應該是……」回眸不曉得要對憂心忡忡的風解釋什麼，卻又猛然回想起自己之所以像風告白的目的，他拉開窗，一手抓著風，「你跟我來一下。」

「什麼？等等……！」

可惜風溫和的抗議還未出來，阿諾德就當著全班同學驚恐的神情往四樓窗外一跳，身後傳來一群女生們的瘋狂尖叫，還有不知所措呼叫老師的聲音，甚至有人大聲吐槽這個年代怎麼有人殉情。

——其實阿諾德是跳下去之後才發現這裡是四樓。

一手還抓著風，阿諾德咬牙，另一手用力攀住三樓的花圃，卻在風跟著掉下來的瞬間撐不住而鬆了手，斯佩德在椰子樹上大叫阿諾德我來救你，然後也白痴白痴地跟著跳了下去，阿諾德聽見風嘖了一聲，拽緊阿諾德的胳膊，他的辮子很長很長，甩在空中非常的漂亮。

「昇龍拳！」

要說那一瞬間的震撼，阿諾德只能說自己看到了超級塞亞人再世。

風以右手打出了類似紅色的龜派氣功波，利用對地反彈回來的衝擊波減緩了兩人落下了速度，他將阿諾德輕放在地上，然後轉身立刻以類似四兩撥千金的方式接下了慘叫著飛下來的斯佩德。

——從那個時候起，阿諾德對風的想法就完全改觀。

他將驚魂未定的斯佩德放在地面，接著轉身對阿諾德伸出了手。

「站得起來嗎？」

「……可以是可以，但……」他抓住風的手，站起身，「你很習慣這種事？高空落地什麼的……」

「算是習慣了。」風對他淡淡笑著，替他拍去身上的塵土，「我從三歲開始練輕功。」

——真是太有男子氣概了。

阿諾德愣愣地想著，轉身就看見斯佩德站了起來。

「阿諾德……你沒事吧？」

「這話是我要問你的吧？你的腦袋有沒有問題？」

「咦——別這麼說嘛……」斯佩德撓了撓腦袋，硬是擠出一抹笑，眼神尷尬地移開，看向阿諾德身旁帶著東方氣息的黑髮少年，「剛才感謝閣下的相救，那個……哇，長得和阿諾德還真像……請問大名？敢問和阿諾德又是什麼關係呢？」

阿諾德嘴角微微抽動，不得不佩服斯佩德真是一副官腔。

他趕在風開口之前攬住他的腰，然後冷冷的眼神刺向斯佩德，漫天櫻花飛舞，灑落在三人之間。

「他是我的新戀人。」

在斯佩德震驚之餘，風向他恭恭敬敬地做了個揖。

（待續）

我的初戀真可愛(下)

作者：岱
繪者：黎

那樣的日子大概又消耗了半年左右，阿諾德順利考取自己想讀的警校，斯佩德還是一樣糾纏不休，口口聲聲嚷著其實這只是像連續劇一樣的小錯誤，我們最後一定有情人終成眷屬，不過這些話阿諾德始終是左耳進右耳出。風其實也知道阿諾德是為了什麼跟自己在一起，不過這麼久了還不肯拉下臉來接受斯佩德的道歉倒是出乎他意料的頑固。

更出乎他意料的是，阿諾德有一天趴在風家裡的沙發上，手上拿著一本原文書，對正在倒茶葉的風冷靜地開口，真的是非常地冷靜，口氣平淡到讓風回想起阿諾德當初告白的模樣。

「風，我們結婚好不好？」

當時風就這樣一個失手，把整罐茶葉通通倒到桌上。

不過後來沒幾天，風就立刻明白阿諾德的用意了。

因為他說，喜帖第一個要發到斯佩德家。

※

他們沒有為婚禮要走西式還是中式而爭論不休，反正各依想法行事，婚禮當天眾人非常

驚悚地看見阿諾德一身白西裝，而風則是走古式風格，在身上掛了個大彩球。

斯佩德原想趁機搶親，看見阿諾德他爸身上配備的真槍實彈只好作罷。

結論是，結婚地點呢？

教堂？洞房？迎親？阿門？拋捧花？還是拋繡球？

他們的結果是沒有結果，那場婚禮搞得一團亂，整場吐槽點滿滿，你願意生死苦樂永遠和他在一起，愛惜他，尊重他，保護著他，兩人共建起美滿的家庭？——喳，遵旨。

不過當事兩人一點也不放在心上，就好像當這是場遊戲似的，連新郎親吻新娘都沒有，散場散得乾乾淨淨，之後寄的喜餅一樣是中西混雜，又是蛋糕又是大餅，又是十字架又是囍字。

斯佩德常常會想，這兩個人怎麼可以這麼隨便地看待終身大事？

不過他還是認為，這樣一點小小的錯誤，沒錯，小小的，好吧，現在是大了一點，大到他們兩個已經結婚同居了不過——他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挽回這場錯誤的婚姻。

老實說，阿諾德和風也覺得結婚結得莫名奇妙。

甚至他們根本沒有上過床沒有接過吻，卻可以自然而然的生活在一起，好像他們打開始就已經認識了許久一般，雖然雙方個性迥異，默契卻也好得沒話說，當阿諾德打了個呵欠時

風剛好拿著枕頭向他走來，或是風正好不想下廚時，阿諾德打了通電話回來說今天外面吃。

搞不好是失散多年的雙胞胎也不一定——他們有時候會這樣懷疑。

至於雲雀恭彌又是怎麼出現在他們的生活裡，到現在這兩人都會說那是一場意外。

風猶記得那天自己出外添購些食材，阿諾德打電話給他，說今天會晚回家，不用等他一起吃飯。

「怎麼了？有加課？」雖然不是不知道他仍利用課餘時間去補些習，但是通常自己想下廚的時候阿諾德都會回來吃，風將兩把蔥的錢遞給老闆娘，用肩膀夾住電話。「我記得……你星期二應該沒有補習也沒有額外實習，對吧？」

「沒有是沒有……我現在人在醫院，說話不好太大聲。」

「醫院？你受傷了？」

「不是，警匪追逐時父親開槍誤擊了路邊的孕婦，我在幫忙。」

「我知道了，記得別太晚回家。」

「嗯，再見。」

簡單兩三句就掛了電話，阿諾德不喜歡多話，風也不是多嘴聒噪的人，他將手機收進菜籃，又挑了幾根蘿蔔，卻猛然升起一種不好的預感。

——就和阿諾德當初說要交往說要結婚前的感覺是一樣的。

※

阿諾德將手機收回口袋，繼續看著眼前的發展，女人隨時可能死亡，醫生無奈之下做出的選擇就是墮胎，讓已經七、八個月的小男嬰當場慘死，現在就等孩子的爸到場來做出決定。

不過阿諾德最感興趣的，還是旁邊一名滔滔不絕的科學家。

「我是說真的！我有新研發的方法可以讓嬰兒繼續成長，且絕不會留下後遺症，母親也可以平安生還！就聽我這一次！拜託！求求你們！」戴眼鏡的科學家死纏爛打，最後的結果是被護士揮開。

下一秒，有個男人匆匆忙忙衝進醫院，對著命在旦夕的孕婦大叫。

「我的孩子！孩子他沒事吧！！」

阿諾德被這有點熟悉的聲音吸引，轉頭，差點沒被口水嗆到。

——斯佩德？！

於是他在斯佩德看見自己之前三步併作兩步衝上前，一把揪起他的衣領往牆上撞，醫院的人一陣驚悚，唉呀唉呀？現在是什麼狀況？那個傢伙不是孕婦的丈夫嗎？跟警察有仇？

「你・什・麼・時・候・有・孩・子・了?給・我・說・清・楚。」

「咦咦咦咦……阿、阿諾德?」千算萬算沒算到阿諾德會出現在醫院裡，斯佩德嚥了口口水，「純粹是個誤會、誤會！孩子是用人工受孕方式生的，那邊那個是代理孕母，我跟她真的沒有關係！」

「真的?」

「真的！以我的人格擔保！」

「雖然你沒有人格，我就暫且相信。」阿諾德接受解釋，將斯佩德放下來，視線重新瞟向病床上昏厥的女人。「不過你那個代理孕母，現在性命垂危喔？」

「我知道嘛我知道嘛……可是當初我是拜託一個叫做威爾帝的醫生……唔喔！」突然一張臉湊到自己面前，斯佩德嚇了一跳，定神一瞧，是一名戴著死蠢眼鏡的紅髮男人，剛才的科學家。

「你、你就是孩子的爸爸對吧！」男人扶了扶眼鏡，「拜託你！我可以讓母子兩人平安無事！請你把他們交給我！包准你的小孩可以繼續健康成長！」

「真的？」斯佩德揚起眉，對方點頭如搗蒜。

「好吧，我知道了。」

結果是，經由這名叫做入江正一的駐院科學家幫忙，母子兩人真的平安生還了，由於是早產，入江正一說嬰兒需要留在他那裡多照顧一陣子，斯佩德也答應了，下一秒他回過頭，笑瞇瞇的問阿諾德，你想不想要一個女兒？

阿諾德給他的回答依舊是一個拳頭。

——不過，他的興趣被挑起了。

晚上回到家已經十二點，風先去睡了，阿諾德簡單沐浴完後爬上床，難得將風搖醒。

風揉著惺忪的睡眼坐起身，他和阿諾德不同，就算被吵醒也不會發脾氣，只是腦袋昏昏沉沉地聽不進去什麼東西，阿諾德難得多嘴，和他講了一些醫院發生的事，包括斯佩德三個月後就可以抱回一個健康的小男嬰，還有入江正一正在做研究的事情。

然後他說——

「風，你想要小孩嗎？」

風在聽到這句話時就完全清醒了。

於是隔天他們來到入江醫生的面前時，對方上下打量了兩人好一會兒，兩個都是美人，兩個都是男的，於是入江清清喉嚨，問了一下誰攻誰受……不、是誰爸爸誰媽媽。

風和阿諾德面面相覷，不能有兩個爸爸嗎？

噢不行——入江這樣回答，為了給孩子良好的發展，至少有一個人得扮演媽媽。這問題確確實時刁難了兩人，沒接吻過沒上床過，哪知道誰攻誰受？

最後他們當場猜拳，輸的當母親。

※

「阿諾德、阿諾德！」

「怎麼又是你？跟蹤夠了沒有？」

「我和你說我和你說，兩個月後我可以拿回我的兒子，十二個月後我可以拿到我女兒喔。」

「喔？真巧，我是十個月之後就要迎接我和風的孩子。」

「什麼？」

「聽懂了就快滾，你煩死了。」

「等等等等一下、他說的是真的嗎？風！」

「嗯，是這樣沒錯。」

「不會吧！！所以你們已經上過床了？！」

「如果你是說在同一張床上睡覺的話……唔唔！」

「——我們都結婚了，那是當然的吧。」

「阿諾德——怎麼這樣——你說過除了我之外不會跟誰做的——」

「我沒說過那種事情，給我滾！」

「唔喔！別激動嘛！等、等等等等一下！所以說，風懷孕了？」

「你…的腦子……算了，你就當是那樣吧。」

「不管啦我不能接受！！阿諾德除了我以外和別人有孩子！」

「不然你想怎樣？」

「我、我只好——把風打到流產了！請認命吧！」

「……阿諾德，我可以打他嗎？」

「請。」

「昇龍拳！」

「噗喔——！」

簡述之，那就是六道骸、雲雀恭彌與克羅姆・髑髏的誕生。

※

孩子生出來後阿諾德也踏上大學這條不歸路，風因為沒什麼時間，加上沒有就業的打

算，所以就在家照顧雲雀，據他所知斯佩德那邊好像請了保母，除了兒子有點幼稚之外女兒非常乖巧，好幾次打電話來問他們要不要讓小孩上同一所學校，理所當然是被阿諾德狠狠回絕。

不過有一陣子，斯佩德沒什麼打電話來了。

真要說哪點奇怪的話，風只知道前幾天阿諾德要斯佩德去找一本書，之後斯佩德打了通電話，很短，是他所知道最短的電話，只有幾秒，阿諾德掛斷之後，咬緊了下唇。

可是好景不常。

過沒幾天，斯佩德的騷擾電話又源源不絕地來了。

聽說他現在在當設計師，也不知道是在設計什麼鬼，反正兩家相處半喜半憂，日子就這麼平淡的過下去——但是，該來的總是會來，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斯佩德的計畫終有成功的一天。

就在風佩服地聽說斯佩德將女兒去國外學習音樂不久後，年僅十五歲的雲雀恭彌，在某天夜裡，撿了路邊紙箱裡一顆藍色人形菠蘿回家了。

那，又是另一場初戀的開始。

（完）

家庭系列

我的爸爸真可愛

我的爸爸真可愛

2011年2月～4月

家庭系列的第三篇，仍然是為了初霧雲寫的，主要是想給初霧雲一個較好的結局，所以雖然是搞笑系列文，卻還是正經了一下，據說當時還把人虐哭了，心裡挺爽。

這個時候已經邁入11年，我也已經高三了，但是現在重新檢視自己當時的作品量，覺得實在沒有因課業而減少多少，該不會我的大學是隨便亂考的吧？

「那，我們出去囉。」

「一路順風。」

「慢一點回來也沒關係喔～我一點也不介意～」

「爸爸再見。」

「老爸掰啦～」

大門關閉的聲音響起。

阿諾德和斯佩德對望一眼，縱然什麼也沒有說，眼神之間已在交流著常人所不能解讀的訊息。

事情的起因是從那天雲雀恭彌在商店街抽到第一等獎開始的，他帶著終始無表情的面容回家，說，抽到了免費招待去沖繩旅行一個星期的大獎，但是限額三人。

六道骸立刻雙手舉高，我也要！

斯佩德一掌巴向自家兒子的腦袋，是怎樣是怎樣長輩優先沒聽說過嗎？怎麼看都是為我和阿諾德準備的對吧？吶吶，阿諾德這樣一來我們的蜜月旅行就……嗚噗！

你在耍什麼寶？阿諾德板著一張臉回答，獎項是恭彌抽中的，理所當然是我們一家人一起去。

不行！六道骸立刻反駁，恭彌是我老婆！我要跟他去！

如果我不讓你跟會怎麼樣？雲雀恭彌嘴角揚起冷冷的微笑。

我、我就馬上死給你看！

正合我意。

怎、怎麼這樣——恭彌——嗚噗！咳……你、你會變寡婦的！恭彌再考慮一下！吶？

我不介意謀殺親夫喔。

等等等等住手啊啊啊——

於是一貫的模式又重新上演，你追我跑遊戲再開，六道骸在家裡東藏西躲，雲雀恭彌提著拐子追在背後，打是情、罵是愛，斯佩德看兒子媳婦甜甜蜜蜜多麼美好，準備效法和阿諾德來個海邊的愛情捉迷藏時，他心目中的完美情人已經抄起手銬狠狠往他的臉砸下去。

他說，我知道你在打什麼鬼主意，想跑的話你去地獄和閻王慢慢跑。

斯佩德當下立刻安靜閉嘴，但是孩子們打打鬧鬧打到阿諾德夫妻的臥室去，驚動了還在折衣服的媽媽，阿諾德和斯佩德兩人站在客廳，不一會兒便聽見轟隆隆幾聲巨響，轉身便見

風帶著和以往不變的溫和微笑，由雲雀恭彌拉著走了出來，手上提了顆昏厥過去的鳳梨。

兩位爸爸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顫。

他們難得正正經經地召開了家庭會議，阿諾德沒什麼旅行的打算，何況就算是寒假他也還要上班，風是全職家庭主婦，可以參加，斯佩德一聽馬上變臉，阿諾德不去他就不去了，於是最後決定　出來的參與人選是雲雀恭彌、六道骸、風。

他們全家聚在一起打包行李，風準備得非常周到，大概全家就只有他是細心的，幫雲雀和骸帶了很多東西，也替即將窩在家裡一個星期無所事事的爸爸們準備了食物，跑上跑下忙透透，斯佩德見風不在，轉身想要給自己心愛的親家一個親親，卻被狠狠踹了一腳。

阿諾德用殺人的視線告訴他：最好給我安分點。

但是雲雀恭彌和六道骸很快又開始了追逐戰。

六道骸手中甩著親親老婆的內褲，來啊來啊恭彌來追我，一邊如此嚷嚷一邊笑一邊跑，雲雀恭彌追在身後巴不得掐死他，就在這時候他很不幸地撞到手中正提著旅行用品要去臥室的風。

碰！

雲雀恭彌的臉刷成了慘白，風被撞倒在地上，手中的乾淨衣服散落一地。

六道骸死白著一張臉小心翼翼地回過頭來，您沒事吧丈母娘大人我剛剛只是一個不小心就……

風沒有太過激動的反應，他只是帶著同樣溫柔的微笑抬起頭來，手中攢著拳頭，用和平常一樣溫和的語氣輕聲開口——骸君，你知道到底是誰要跟去旅行、誰在幫誰整理東西嗎？

於是那之後，這一家人難得度過了最安寧的時光。

斯佩德和被打個半死的六道骸正襟危坐罰跪在砧板上，阿諾德與風討論著家裡和旅行的事宜，雲雀恭彌拿著手機訂機票，美好的家庭彷彿又回歸當初三人的快樂生活，多麼幸福美滿。

＊

時間回歸到現在。

大門關上，電梯的聲音早已遠離，那三人已經出門有一個小時，剛剛風才打來了已經抵達機場的電話，阿諾德躺在家裡的沙發上，手中拿著電視遙控器，打了個呵欠。

那個下午安靜得不像話，除了斯佩德跟變態沒兩樣的眼神，什麼都沒有。

阿諾德好好地睡了一覺，醒來的時候身上蓋了件毯子。

他抬眸，看見睡在旁邊沙發上的斯佩德，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微笑，時間是晚上七點左

右，肚子也早就餓了，他站起身，將毯子給斯佩德蓋上，去廚房裡找風留給他們的食材，做了晚餐。

三十分鐘後斯佩德才因飯菜的香味而醒過來。

他先是裝睡一會兒，後來聽見阿諾德似乎在忙，根本沒空理他，這才噘著嘴自討沒趣地坐起身，只見阿諾德身上穿了風的藍色圍裙正在燒菜，餐桌上已經擺了幾盤熱騰騰的菜餚，斯佩德勾起了唇角，靜靜地看著他的身影，當初他們交往的時候阿諾德從沒做菜給他吃，不過現在卻有種他們在過新婚生活的感覺，抓緊了身上的毛毯，斯佩德輕輕地閉上了眼。

——還是掛念著。

還是掛念著那個偶爾會露出淡淡微笑，漫天飛舞的櫻花之中睡在他身邊的銀髮少年，稀疏的陽光在他臉龐上打出長睫的影子，沉睡的容顏宛若下凡的天使，斯佩德一直記得，一直記得當阿諾德睡在他身邊時那種忐忑不安又興奮溫暖的心，記得他們的手曾緊緊相繫。

他打了個呵欠裝做自己睡得很飽，站起身往餐桌走去。

「親愛的，今天的菜色是什麼啊？」

「……沒有太多，技術也不如風。」阿諾德將一盤牛肉端上桌，稍微整理一下餐盤時卻愣了一下，抬起頭，瞪了他一眼，「你剛剛叫誰親愛的？」

「當然是你啊，這個家裡就剩我跟你。」

「你沒飯吃。」

「這怎麼行呢？阿諾德如果是要自己吃的話，就不會大費周章做兩人份了啊。」

阿諾德白了他一眼，卻沒有反駁，將裝滿白飯的碗用力扣到斯佩德面前的桌上。

「吃。」

那一瞬間斯佩德想起了他們初次見面的豬排飯，在那個黑暗的只亮著一盞檯燈的審問室裡，他的銀髮少年板著一張臉，而他笑得一臉燦爛，他們面對面坐著，黑暗的彷彿都不再黑暗。

他輕笑起來，像是重拾回當初的雀躍心情，興奮地開始動筷子夾菜。

（待續）

阿諾德的手藝比想像中爛一點，畢竟他不是餐廳頂級大廚，雖然身為全職家庭主婦的風做的菜還是比較好吃，但至少站在斯佩德的角度而言，這是他吃過最幸福的一餐。

用完餐之後斯佩德認份認命地去洗碗筷擦桌子，阿諾德從酒櫃裡拿出幾瓶酒，看了正在忙的斯佩德一眼，從碗櫥裡拿出兩個酒杯，雖然自己不是那麼有情趣的人，不過說起來他和斯佩德從來都沒有一起喝過酒，當他們第一次計畫要去酒吧之後，他們就分手了，轉頭看見斯佩德一邊洗碗一邊哼歌，笑得一臉蠢蛋樣，阿諾德走到他旁邊，清了清喉嚨。

「怎麼了嗎？我親愛的阿諾德。」

「洗完之後就出來客廳。」

「咦？難不成阿諾德是要給我驚喜……噗喔！」

「碗洗完才可以出來！」

大概十秒之後，斯佩德出來了。

「你洗完了？」

「以我生平最快的速度。」

「騙誰，我去檢查。」

「啊啊啊親愛的千萬別啊——」

於是阿諾德看到了生平所見洗最髒的碗。

手指抹過上面都還有油污，碗底還黏了一片海苔，他回頭狠狠踹了斯佩德一腳，捲起袖子陪他一起洗碗，斯佩德笑得一臉燦爛，滿心歡喜地在他身邊繞來繞去，氣得阿諾德差一點就把自己老婆最心愛的牡丹圖案瓷碗用力往斯佩德臉上狠狠地砸。

十分鐘後他們終於坐在客廳的沙發上，斯佩德的臉也還平安無事。

阿諾德嘆了口氣，將酒瓶排開放在斯佩德面前。

「以前不是說你會調酒？調給我看。」

「咦？我說過這回事嗎？」

「不會？所以是吹牛？」

「沒沒沒有！我怎麼敢隨便亂吹，我想想……到底是什麼時候跟你說的……該不會是……啊。」斯佩德愣了愣，記得那是在他十六歲的生日當天，衝去警局獲得阿諾德能不能去酒吧的許可時，隨便和阿諾德亂蓋的，雖然在當上設計師之後他確實有去學調酒，而且還學得不錯，藉此收買了幾個女人的心做他的代理孕母，不過他學成之後可從來沒和阿諾德提

過這回事。

——原來他一直都記得。

斯佩德巴不得再多知道一點，阿諾德是不是還記著所有和他相處過的回憶。

「怎麼？快調啊。」

「遵命！我親愛的阿諾德。」斯佩德笑了出來，起身在阿諾德面前敬了個禮，「接下來是由D・斯佩德為您帶來的特別表演——花式調酒。」

阿諾德輕輕勾起一抹笑，為他鼓掌。

縱然掌聲單薄，對斯佩德而言，卻比什麼都要珍貴。

*

烈酒兩三杯下肚，阿諾德很快就醉倒在沙發上，他醉的樣子很安靜，平時話少，現在更不開口說話了，閉著眼，像是安靜休憩的獵豹，斯佩德小口啜著酒，嘆了口氣。

他擱下酒杯，打開酒櫃，將酒瓶一一放回去。

「吶，阿諾德，你知道嗎？」他輕聲開口，看向已經睡著的阿諾德，苦笑起來，像是說給自己聽的一般，喃喃道，「我在想……要是我那天，沒有去酒吧就好了。」

阿諾德靜靜地躺在沙發上，平穩地呼吸著，沒有出聲。

斯佩德又將一瓶伏特加放回酒櫃裡，斂下睫。

「我……沒有跟任何女孩子去過酒吧……」他頓了頓，苦笑，「雖然我這麼說你可能會不相信，但是我以我的人格擔保，那時候我喝醉了，看見你來了，就衝上去，想要吻你……」

「然後……就如同那張照片一樣……我弄錯對象了……」

「雖然 Giotto 之後有來告訴我，我卻以為他在開玩笑……」

「那時候我想……我怎麼可能去吻你以外的人呢？」

「就算到現在，你還是我最珍惜的人……我還是……」

「我還是……還是……」

「……阿諾德……對不起。」

他嘆了口氣，將剩下酒瓶通通放回酒櫃，關上櫃子。

沙發上的銀髮人兒並沒有回答他，時間也不早了，風和孩子們都不在，他們今天也已經算過得夠和平了，至少沒有拿著手槍打打殺殺，雖然每次都是阿諾德單方面在打在殺。

他走回沙發旁，俯身將阿諾德攙扶起來，背在肩上，他想他也有點醉了，走路搖搖晃晃的，就這樣背著阿諾德一路晃回他和風的臥室，將他放在床上，替他拉上被子，在阿諾德身旁坐下來。

「我愛你，阿諾德。」他伸手撫上他的側臉，閉上眼，「晚安。」

緊蹙的眉逐漸舒展開，斯佩德已經不知道自己該說些什麼，他只有睜眼再看一次他的容顏，偌大的房間裡只有兩人平靜的呼吸聲，斯佩德嘆了口氣，站起身。

——鏗！

還正要感嘆是什麼東西敲得正響亮的時候，斯佩德的臉已經華麗麗地正面親吻了磁磚地板，耳朵旁邊彷彿有千萬隻蚊子在飛舞，然後他下一秒才回過神來——鬧鐘擊中了他的後腦杓。

於是推理一瞬間在斯佩德的腦袋裡發生，有鬧鐘飛過來→有人丟鬧鐘→這房間只有我和阿諾德→是阿諾德丟的→阿諾德剛剛在睡覺→阿諾德睡覺是因為他喝了酒→阿諾德丟鬧鐘是因為……

答案呼之欲出前一刻，斯佩德立刻跳起來，僥倖閃過一盞檯燈。

「我說親親親親親愛的……麻煩你冷靜一點……」

「嗝……那、那邊的通緝犯，哼呵呵……終於被我逮到了是吧……」

「你看清楚啊看清楚，我是斯佩德啊你的親親戀人……」

「我沒有戀人只有老婆！」

——砰咚！

「好、好險……差一點就……嗚噗！」

——噹！

「這下逮到你了吧……啊、啊咧？署長你、嗝……你怎麼在這……？」

「就說了……阿諾德你……」

「啊……要拷問犯人是嗎？交給我……呼啊、我一定……逼他說出所有事實……呵呵……」

「等等等一下，話題怎麼往越來越不妙的地方發展……？」

——鏘啷！喀擦！

「來吧，這把新型手槍一定能讓你、嗝……招供的……」

「啊啊啊我說阿諾德你的酒瘋也發得太晚了吧啊啊啊啊——」

（待續）

日子莫名其妙地過了五天。

因為阿諾德天天都要去警局上班，所以兩人沒什麼時間相處，斯佩德失望歸失望，但是至少阿諾德不在的時候他不必挨揍不必做家事也不必給阿諾德指揮來指揮去的，這幾天的晚餐都是由阿諾德親手下廚料理，於是斯佩德終於發現——第一天到第五天吃的東西都一樣。

「我說，親愛的，這該不會是舊菜微波連吃五天吧……？」

「怎麼可能，那是新做的。」

「可是啊……那個……怎麼看都覺得菜色很熟悉耶……」

阿諾德聞言轉過身來，用那副嚴重面部癱瘓的臉，向著斯佩德伸出了一個手掌。

巴掌的意思嗎？斯佩德愣愣地看著他，不……是五？於是他低頭數了數餐桌上的菜餚，一、二、三、四、五，恰恰好是五道菜，五天都沒有變過的五道菜，然後斯佩德綠了臉。

於是阿諾德帶著一副理所當然的表情這麼跟他說：「嗯，我只會做五道菜。」

「不會吧啊啊啊啊啊——」

只有一瞬間，只有那麼一瞬間，斯佩德突然覺得，沒有和阿諾德結婚是對的。

*

第六天悲劇地來臨了。

斯佩德在連續五個夜晚被阿諾德狠踹下床之後，帶著痠疼的腰去接阿諾德下班，警局裡一些老警員還記得他，說他是以前阿諾德的男朋友，常常像個蒼蠅似的在警局繞來繞去，斯佩德點頭說對對對沒錯，在戶口名簿上我是阿諾德的配偶，但是頭一抬，他看見警局的牆上貼了一張自己的照片，俊俏的臉上被紅筆劃了個大叉，兩眼被各式各樣的筆插破了洞，警員說，那是局長阿諾德出氣專用的，用了十多年到最近還在用，真是耐用又實在你說是不是？

斯佩德差點沒有當場淚奔而去。

阿諾德下班之後他們兩人一起去法國餐廳用餐，走到門口時阿諾德煞住腳步，先來一句你確定你要請客錢有帶夠，先說好我一毛錢都不會出，接到斯佩德肯定的回答之後才大步跨進去。

於是點菜單送來了。

「我要這個。」

「嗯。」

「和這個。」

「好啊。」

「還有這個和這個和這個，啊，那桌客人在吃的看起來好像很好吃，我們也來一份。」

「啊？等、阿諾……」

「還有這個跟這個，然後這邊一排我全點。」

「慢慢慢慢著！我、我說親愛的！你為我的荷包著想一下啊！」

「然後這個跟這個我要帶回去給我老婆和孩子，還有這一排的也通通來一份，還有這個和……」

「我說你把法國料理當小香腸在點的啊啊啊啊啊啊——」

最後的結果是吃不完打包通通塞進家裡的冰箱，斯佩德原本鼓鼓的錢包也乾癟到吐不出半個銅幣，只有阿諾德帶著心滿意足的神情，窩上沙發抄起遙控器開始看電視。

又一個瞬間，也只有那個再次的瞬間，斯佩德突然很慶幸，還好沒和阿諾德結婚。

風和兩個孩子明天就會回來了，斯佩德突然覺得有那麼點可惜……不，是超可惜，這樣和阿諾德單獨共處的機會怕是很難再得到了，邪惡的念頭於是如泡泡一般開始冒出，把阿諾德灌醉然後趁他睡著時這樣又那樣……不，等阿諾德醉了，會被這樣打又那樣揍的大概是自己，斯佩德想了半天想不出好辦法，像蛆蟲似地蠕動到阿諾德身邊，抱著他的小腿搏同情，

然後被狠狠踹飛。

阿諾德冷眼看著在角落捂臉啜泣的斯佩德，額角爆跳青筋，誰來說說一個男人怎麼會變成這副德性？以前是飆車當老大揍人決不手軟，現在是耍笨當妻奴求愛決不慢拍。

「斯佩德，你再裝哭我就揍你。」

「嗚嗚……阿諾德你怎麼可以對我這麼狠心……」

「那，你閉上嘴，我就讓你坐我隔壁。」

「咦咦咦真的嗎！親愛的你終於想開……嗚噗！」

「我說了給我閉嘴。」

電視裡的連續劇進行到第六季第九百一十八集，風說這個節目他從小看到大還在播，婚後阿諾德無聊時偶爾會陪他一起看，有了孩子之後也會一家三口一起看，不過他們最熱愛的還是動物星球頻道播出的弱肉強食畫面，斯佩德哀怨地坐在他身邊，不時以眼角餘光偷瞄阿諾德的神情。

只見那雙冰藍色的眼筆直地看著前方，經過多年稚氣的臉蛋已變得成熟許多，或者應該說，阿諾德變得更美了，簡直就像是妖精一樣，斯佩德很難想像他老的時候會是什麼模樣。

節目劇情進展到女主角與男配角的戀情，主題曲之後是前情提要，然後進廣告，真正劇

情開始已經過了十五分鐘，電視裡陷入熱戀的雙方約在公園見面，女主角還沒到，男配角已經先到了，這時候女狐狸出現了，盡其所能地勾引男配角，於是就在一陣手忙腳亂，不知道到底怎麼做的但是跌倒還可以順便親嘴的時候，女主角恰恰好很老梗地撞見了這一幕。

『你欺騙我！原來你一直都在欺騙我的感情！』女主角大呼一聲，眼眶頓時泛紅，『我再也不會相信你了！之前的婚約也都取消！原來你是這麼花心的男人！』

『請聽我解釋！聽我解釋啊！』於是男配角慌慌張張地站起身，無奈女主角已經淚奔而去過了馬路，號誌當也恰好在此時轉換，男配角匆匆忙忙，顧不得紅燈，直追著女主角的背影而去，此時此刻一台直衝而來的大卡車按了一聲長長的喇叭，畫面定格、慢動作，男主角吃驚地回頭一瞥，身體來不及反應來不及閃躲，女主角聽見喇叭、吃驚地回眸，畫面轉⊠，於是……

進廣告。

斯佩德翻了個白眼，天殺的狗血大爛劇，吐槽點滿滿。

他回頭想找阿諾德抱怨一下亂七八糟的劇情，結果驚見阿諾德的眼眶泛淚。

幹！

斯佩德差點沒有跪下來猛敲自己的腦袋，天殺的這有什麼好哭的！為什麼阿諾德要哭！

當初我們交往這麼多年我為他奔走為他做牛做馬為他挨刀他一滴眼淚都沒有流！憑什麼這種大爛劇可以搏到他好一個冰山美人的淚水！為什麼！天理不公啊！

只見阿諾德閉上眼，低頭。

「其實，早就知道了。」

「啊？」

「明明知道那個吻是意外，卻還是逃走了。」

「我說親愛的，你對劇情到底……」

「就當是固執好了，雖然目前為止，我還是不後悔我所做的事。」

「……阿諾——」

「我並不是……已經不喜歡你了。」

斯佩德安靜下來，阿諾德轉頭，注視著他的雙瞳。

廣告結束了，畫面又進入了電視節目，感傷的音樂播放出來，女主角呼叫著男配角的名字，很吵，但是他們兩個的世界彷彿已經沒有聲音，突然明白阿諾德在指什麼，斯佩德的心一陣揪痛。

「那為什麼……要從此離開我了呢？」

「只是想……聽你一個道歉、吧。」

「但那是個意外，當時我連意識都模糊了，要怎麼向你道歉呢？」

「雖然我明白……也知道你想吻的對象是我……」阿諾德半斂下睫，任斯佩德握緊了手，十指交扣，他別開了頭，「……但我就是一直都無法原諒你。」

「對不起，阿諾德。」

「呵……你這句道歉要是早點說出口就好了。」

「已經來不及了，是嗎？」

「孩子都十五歲了，當然來不及了。」

「原諒我，好嗎？」

「……我，會考慮。」

淚水奪框而出，斯佩德用單手捂住雙眼，低頭，阿諾德握緊他的手，靠緊了他的身體，電視的畫面跳著，哭聲與尖叫聲與說話聲與怒吼聲很吵，他們卻都沒聽見，腦子紛亂成一團，又是欣喜又是痛苦又是哀慟，斯佩德不知道自己的情緒是什麼，但是眼淚怎麼都只不住，阿諾德低頭看著他，閉上眼，將他輕輕擁入懷裡，那是很久、很久，他都沒有再感受過的、很懷念的體溫。

「阿諾德……我還、愛你……」

「嗯……」阿諾德頓了頓，輕聲開口，「我也……還愛你。」

視線被淚水模糊，喉嚨已經沙啞得說不出聲，斯佩德伸手抱緊了阿諾德，像是要將他揉入身體似地用力，而阿諾德只是用那雙冰藍色的眸子注視著他，一直注視著，直到斯佩德停止哭泣，像是沒有情緒的人偶，但他被摟緊的身軀，卻一直沒有停止過顫抖。

（待續）

不知道是哪個環節出了錯，他們像是兩條直線，從很遠很遠的地方來，一直靠近，相會於一點，然後分開，漸行漸遠，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遠到他們已經無法回到當初。

縱然這當中斯佩德一直試圖想要挽回什麼，但是阿諾德都沒有回過頭。

等到他終於回頭之後，他們已經離得太遠。

斯佩德和阿諾德在沙發上睡了一晚，因為姿勢不良而睡得腰酸背痛，像是喝酒喝到不知自重的典型中年大叔，他們醒來的時候把昨天的法國料理用微波爐加熱當早餐，他們之間的氣氛很安靜又很凝重，平常多話的斯佩德這下一個話題也找不出來，不管他說什麼，阿諾德都沒有反應。

「嗚嗚……阿諾德不要不理我嘛……」

阿諾德抬眸看著他，沉默了一會兒，又轉頭看向旁邊。

「你昨天不是說還愛我嗎……嗚喔啊啊！」及時閃過朝自己兩邊靈魂之窗中心點飛過來的叉子，斯佩德發出一聲驚恐的呼叫，「你你你你當你在玩射靶嗎親愛的！」

「射中了有獎品。」

「哪裡啊！只會得到死得很獵奇的屍體吧！」

「有啊，獎品是你眼前的那份法國料理。」阿諾德淡淡地回應，掛著一副理所當然的表情閉上眼，咬下一口法國菜，「又多了一樣可以留給恭彌和風吃的菜。」

「殺一個人也太不值得了吧！」

「說的也是，上面會噴到血。」

「重點不在那裡吧！你竟然只關心法國料理！我、我是說……」斯佩德頓了頓，有些困窘，這才小聲地開口，「要、要是我跟你真的有結婚，你……也會這樣對我嗎……？」

阿諾德抬眸瞪了他一眼，擱下手中的刀子。

「沒有成真的事情不要亂假設。」他淡淡地道，站起身，「我吃飽了，碗盤你收。」

「要我調酒給你喝嗎？親愛的。」

「不必。」

斯佩德望著他的背影，內心湧上一股失落感。

昨晚的事情彷彿夢一樣，他們還是沒有什麼改變，無論是互動模式還是關係，只感覺他們之間的隔閡又更加深，他嘆了口氣，仰頭，咀嚼著口中的牛肉，突然覺得有那麼點苦澀。

＊

那一整天他們都沒有出門，斯佩德在書房裡忙他新的服裝設計圖，地上散落了一堆緞帶與蕾絲，模特兒身上的洋裝就快要完成，準備在下個季節的時裝秀中發表，阿諾德端著外送來的披薩進入書房的時候他興致勃勃地和他介紹設計理念，他們聊了一會兒，在書房吃完了午餐，然後斯佩德笑得一臉欠揍掏出一套禮服說這是一邊想著阿諾德一邊縫出來的所以親愛的快點來穿穿看。

阿諾德直接把披薩盒往他臉上狠狠地砸過去。

下午阿諾德在客廳看書看到睡著，斯佩德為他搬來毯子，小心翼翼地蓋在他身上以免驚醒摯愛之人美麗的夢境，他伸手撫過他的髮，微笑，輕輕在他側臉落下一個吻。

傍晚時他們接到風打來的電話，說是三個人已經抵達機場了，要請阿諾德和斯佩德來載，而且兩個孩子的感情變得更加甜蜜了，直到現在都還在你追我跑呢，恭彌，要不要和你爸爸說說話？

於是五秒過後，雲雀恭彌接過了電話。

『爸爸！我受不了六道骸了！我要離婚！』

「就等你這句話！」阿諾德眼睛一亮，勾起了血腥的微笑，「六道骸那傢伙又幹了什麼亂七八糟猧齪下流的事情快告訴爸爸，好讓我找個正當理由將他千刀萬剮拿去烤肉。」

「喂喂……我怎麼有不祥的預感啊，親愛的，好歹那也是你女婿我說拜託你手下留情好嗎？我家兒子也是有人懷胎十月生出來的啊別辜負代理孕母的心意嘛。」從後方環住阿諾德的腰，斯佩德苦笑道，立刻就遭到一記肘擊，痛得差點沒把早上的烤蝸牛給大口大口地吐出來。

『咦……爸爸你是認真的啊……』雲雀恭彌怯怯地道，嘆氣，『我看還是再考慮好了。』

「咦？等等、恭彌？」

——哈哈恭彌我就說你是愛我的吧！

雖然不是很清楚，但是電話裡傳來六道骸這樣的聲音，接著聽到什麼東西重擊的聲響，接著是一陣拐子的毒打聲和淒厲的哀號，再下一秒，電話又回到了風的手上。

『如果有點麻煩的話，我帶他們兩人搭公車回去也行。』風溫柔地道，『你今天有上班嗎？』

「沒有，我今天休假，載你們並不麻煩。」阿諾德淡淡地回答，「一會兒就到，再見。」

『嗯，再見。』

雖然是夫妻，對話卻簡潔得驚人，甚至連這幾天的噓寒問暖都沒有，斯佩德開始懷疑他們兩個該不會連所謂新婚的蜜月期都沒有，而他的推論的確也是鐵一般的事實沒錯，他們的

婚姻構築在對彼此的信任之上而非愛情。阿諾德掛掉電話立刻走到房間穿上外套，出來客廳之後將斯佩德的外套扔到他臉上，還不等他穿好，拿起車鑰匙拽著他便往門口走去。

「咦咦咦——我也要一起去嗎？」

「你兒子不是也在裡面嗎？」

「話說是這樣沒錯但是比起骸那個不聽話的渾小子我還比較喜歡我女兒克羅姆一點……當然最喜歡的是阿諾德你啦……呃呃呃！我是開玩笑的請把手槍收下去！」

「如果你是開玩笑的，我才要斃了你。」阿諾德勾起了冷艷而美麗的微笑，收起了槍，甩著手中的車鑰匙，拉住斯佩德的手，轉頭邁開步伐，「走了。」

也許是因為他的心情剛好不錯。

也或許，是他們之間的改變就要開始。

斯佩德愣愣地看著阿諾德泛紅的耳根，紅了臉。

「我最愛你了——阿諾德——」

「吵死了……！」

（完）

家庭系列

我的媽媽真偉大

我的媽媽真偉大

2012年4月

寫下這系列最後一篇文時，已經時隔一年。12年的前半年，恰好是我瘋狂萌上里風這個新世界的時候，所以連帶就想給家庭系列的風哥一個好結局，一個配一個，誰都不孤單，相似臉家族系列就這樣劃下據點。

11年與12年之間最大的差異，大概就是我已經跳脫了章節式的寫作方法吧，當時的我只是因為發現每一章節的字數越來越不能平均分配，所以乾脆不分章，放手去寫，這是件好事，代表我越來越注重行文時的連貫性，而對於現在排版的我而言，也樂得輕鬆啦ｗ

有時候，阿諾德不禁會思索，雲雀恭彌究竟是像爸爸還是像媽媽。

至今為止見過他們一家三口的人都會說雲雀恭彌這孩子真是既像爸爸也像媽媽，順帶一提爸爸和媽媽還有夫妻臉；認識他們一家三口的則會說雲雀恭彌真是外表更像媽媽一點個性卻完全像到爸爸；有一個十八歲的死小孩會說恭彌就是我的寶貝恭彌我對岳父大人和岳母大人才沒有興趣，那個死小孩的爸爸則會說我們還是別管這事吧親愛的阿諾德給我一個愛之吻吧。

但現在，沒有任何一人比阿諾德更渴切知道這問題的答案。

說起自己日夜相處的愛妻，最了解風的人應該就屬阿諾德才對，初次見面時他是個溫和文靜的男孩，有著東方傳統典雅的氣質，既會做菜又會武術，成績始終都是全年級三冠之一，完全就是現代新好男人的典範，在學校裡受歡迎的人氣與阿諾德幾乎不相上下。

只是交往結婚之後，阿諾德開始知道，風是個非常被動的人。

任何事情只要被他歸在無傷大雅的範圍內，風就不會抗議不會反對，否則他也不會這樣被自己一路牽著走，步入了婚姻構築了家庭，孩子今年也要成年了，對，說到孩子，又讓阿諾德想起了問題的癥結點——雲雀恭彌到底是像爸爸還是像媽媽？

他楞楞地看著默默拿出砧版，並乖乖跪在其上的風，那張臉上的微笑還是那樣的溫和。

斯佩德站在他的身邊，張大了嘴瞪大了眼，難以相信眼前的情況，從樓上一路打到樓下的雲雀恭彌和六道骸則是在見到這一幕後不約而同地露出嚇呆了的神情。

——家中的王牌竟然在跪砧板？！

「爸！」雲雀恭彌見狀立刻將拐子隨手插在六道骸的腦袋上，兩三步飛奔到阿諾德的身邊，扯著他的袖子，「媽到底犯了什麼錯？為什麼要這樣讓他罰跪？」

「我不知道，不是我要他跪的。」

「親親阿諾德、你這次也太狠心了一點吧？」

「就是啊岳父大人，岳母大人做錯了什麼事要讓你這樣懲罰他嗎！」

「就說不是我做的了！你們兩個不要在旁邊幫腔！」回頭給水果父子兩人狠狠一個冷瞪，阿諾德蹲下了身，有些不知所措地望著微笑的風，「發生了什麼事嗎？快起來吧。」

「咦？我以為做了錯事要跪砧板是我們家的家規。」風平靜地微笑著，「既是家規就要好好履行。」

「你還當我是一家之主吧？」阿諾德淡淡地道，「我說起來就起來。」

風無奈地笑了起來，起身，阿諾德伸手義務性地將老婆擁進懷裡，看得一旁的斯佩德恨得牙癢癢的，雲雀恭彌見狀也抱了上去，試圖安慰這看起來一點也沒有受到心靈創傷的母

親。

「好了。」身為一個堂堂的丈夫，阿諾德一手理直氣壯地叉腰，一手溫和地拍了拍風的頭，「不管有什麼事，說吧，你是我的老婆，不管怎樣我都會包容你的。」

「不管什麼事嗎？」

風輕輕地笑了，而阿諾德確信地點了點頭。

而後，風說出了句讓他在三年前感到似曾相識的話語。

「——事實上，我在路邊撿回了一個人。」

*

阿諾德對「撿」這字十分敏感。

第一次聽到這字眼時，他失去了女兒，再次聽到時，他有種會連老婆也失去的預感。

細心地將沾了熱水的毛巾擰乾，擦去陌生男人臉上的髒汙與血跡，風露出了聖母般溫柔的微笑，阿諾德倚在房間的門上，雲雀恭彌站在一旁，斯佩德和六道骸則是躲在後面觀看。

那躺在屬於阿諾德和風的床上的男人穿著一身黑西裝，乍看之下並沒有什麼外傷，是風在買菜回家的路上撿回來的，由於午後雷陣雨下得頗大，不忍讓那人躺在地上淋雨，風就發揮了電視劇裡所有無腦女主角都有的壞習慣——隨便亂撿路上的東西。

「他要是在這裡昏迷不醒要怎麼辦？」阿諾德冷冷地問，「我們今晚要睡哪裡？」

「嗯、這是個好問題。」風抬頭，溫和地笑了笑，「你可以睡這張床，我去和恭彌擠。」

「怎麼可以！岳母大人你是說我和恭彌的床嗎？」六道骸首先抗議。

「我不和我不熟的人一起睡。」阿諾德蹙起了眉，也表示不滿。

風還沒開口，解決方案立刻就跳了出來。

「親愛的！你今晚可以來跟我睡！」斯佩德如是開口，「我的床夠躺兩個人！來跟我睡吧！」

「不要。你女兒的房間沒人對吧，我去睡那裡。」

「親親阿諾德不要這樣！你寧願去睡一個黃花閨女的床也不要跟我睡嗎？我們家克羅姆還沒嫁啊！為我女兒的幸福也為了我的性福著想你還是來跟我睡吧！」

「你看嘛恭彌！爸爸他們都那麼恩恩愛愛的、你難道忍心我們今晚的性福被破壞嗎？」

「死鳳梨，今晚你睡沙發。」

「為什麼！親愛的你真的忍心這樣對待你老公嗎——」

「吵死了！你這臭小子不是十八歲了嗎還哭哭啼啼的！放開我家恭彌！」

「岳父大人您不能這樣啊！你手上的可是我老婆啊我們兩個結婚公證過了也獲得您的首

肯我抱我老婆應該是合法不構成性騷擾的吧既然您女兒都嫁給我了為什麼我不能……」

「——骸君。」

溫和的聲音從房內傳來，六道骸的臉一下子刷成了慘白。

只見風嘴角掛著輕輕的微笑，舉起了手中的血滴子。

「安靜一點，否則會把他吵醒的。」

六道骸聞言面色發青，識相閉嘴。

然而床上的男人還是被吵醒了，他發出幾聲疲憊的呻吟，睜開了眼。

「啊、你醒啦？」風轉頭看向那男人，微笑著將血滴子藏到了身後，「身體感覺如何？餓嗎？要不要我去做些東西，流質的食物行嗎？要粥，還是要湯？」

「風，你的問題一下子太多了。」站在門口的阿諾德淡淡地道，大步走進房內，比了幾個手勢示意雲雀進來，水果父子留在門外，「何況，我對陌生人可沒那麼好心。」

「這裡是……哪裡？」

「我家。」阿諾德冷淡地道，「你是誰？為什麼會昏倒在路上？」

「呃、親親阿諾德，事實上這應該是我的房子才對喔……」斯佩德的聲音自門口傳來，阿諾德給他狠狠一個冷瞪，西瓜先生立刻又識相地閉上了嘴。

「是嗎……我昏倒了。」那男人有些吃力地撐起了身子，坐起，單手捂住了半邊臉，沉思了一會兒，喃喃地道，「也好，反正任務完成了……我的帽子在哪裡？」

「這裡……不對，是這個。」趕忙收下一不小心拿錯的血滴子，風以溫柔的微笑掩飾過去，拿起了擱在一邊的紳士帽，遞給男人，卻在男人伸手要拿過前又收了回，「還是再休息一會兒吧，來我們家的客人沒有經過招待就走，我可不同意。」

阿諾德蹙起了眉，似乎對「客人」兩字頗有微詞，那男人則是楞了楞，注視著風溫柔的笑顏好一會兒，收回了手，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像是被勾起了興致，又似輕蔑，阿諾德看著這男人的表情，心頭不由得燃起一把憤怒的無名火，然而風只是回以微笑。

那一如往常的聖母似的微笑。

「有趣，那我就留下來吧。」

「——你要是現在想走就趕快滾。」

「阿諾德、別這樣。」

「我也同意，被撿回來的也算是客人嗎？」

「恭彌……」

看著氣燄正盛的阿諾德和雲雀恭彌，風為難地抿起了唇。

斯佩德站在門口，觀察了情況好一會兒，靈光一閃，嘴角勾起一道奸邪賤淫的微笑。

——只要情敵跟那男人跑了，阿諾德不就是我的了嗎？

「嘛嘛、親愛的，風平常待你有哪裡不好？這時候滿足一下他的心願也無妨啊。」他兩三步上前闖進房內，抓住了阿諾德的手，「你偶爾也體諒他一下嘛，想想，你每天在外面上班，恭彌和骸每天在外面上學，在家的就只有我，因為我太完美了，風總是找不到話題跟我聊，他的空虛寂寞冷你要體諒啊親愛的，就偶爾滿足他小小的願望嘛，吶、吶？」

「唔……可是……」

「拜託你，阿諾德。」風難得開口請求，棗紅色的眸子那樣誠懇，「恭彌，可以嗎？」

爸爸和女兒啞口無言。

他們面面相覷了好一會兒，抿緊下唇，風向來生活平淡無所求，又總是把一家人照顧得無微不至，當斯佩德和六道骸吵過頭的時候還可以幫忙揮拳頭，的確沒有哪裡虧待他們，阿諾德看了看風，又看向那男人輕佻的欠揍表情，咬牙，卻還是忍了下來。

「……我知道了。」他握緊了拳頭，轉身，「在我還能容忍的限度內，他可以留下來。」

「謝謝你，阿諾德。」

風又露出了溫柔的微笑，阿諾德冷哼一聲，大步離開了房間，雲雀恭彌有些為難地看著

阿諾德，又看向風，還沒開口，就被斯佩德推了出去，那頭上長了西瓜葉子的男人在關上房門前還回頭綻放了個燦爛的欠揍笑容，附上一句：「好好玩吧，客人！」

＊

這一天，外面下著大雨。

這個莫名七拼八湊起來的家庭召開了第一次沒有母親在場的家庭會議。

阿諾德沉鬱地坐在沙發上，雙手手肘撐著膝蓋，十指交扣在上唇片的人中處，一雙冰藍色的眼眸有些失焦，似在沉思著什麼，身旁的雲雀恭彌與他的動作如出一轍。

六道骸捧著手中一盤鳳梨，愣愣地看著這頭上和外面的天空一樣有烏雲的兩人。

「呃……兩位？」他小心翼翼地道，「飯前水果來了喔。」

「「我不吃。」」

父女倆異口同聲。

斯佩德有些尷尬地坐在一旁，肚子餓得咕嚕咕嚕叫，然而這時候若是大聲嚷嚷親家母怎麼還不快點做飯，肯定會被眼前親愛的阿諾德狠狠爆打一頓吧。

「我看那男人很不爽。」良久，阿諾德終於率先發言，「你呢？恭彌。」

「我想狠狠咬殺他。」雲雀恭彌冷冷地回答，「分屍之後灌水泥丟到東京灣。」

「同感。」阿諾德點點頭，無視一旁打寒顫的六道骸，「風到底看他哪一點好？」

「或許媽媽一向很好客。」

「嗯。」阿諾德淡淡地同意，頓了頓，「恭彌，以後不要亂撿東西回家，知道嗎？」

「知道，我已經後悔了。」

話至此，這兩人不約而同地瞪了一眼六道骸。

「什、什麼嘛！老婆你那是什麼眼神？嫁給我那麼不好嗎？我可是一直很疼愛你耶！」

「「住口！」」

父女倆再度異口同聲，六道骸識相地閉上了嘴。

這場不算會議的家庭會議沒有人再發言，只是過了不久就見風匆匆忙忙從樓上走下來，看見氣氛凝重的四人時先是愣了愣，隨後像是明白了什麼，一陣苦笑。

「抱歉，我忘了做飯了。」笑容閃爍著聖母的光輝，風向他們做了個揖，「一會兒就能開飯了，要不要先去餐桌上等著，今天晚餐吃炒飯可以嗎？」

「太棒啦！晚餐終於來了！親家母我就等你這句話……唔噗啊！」斯佩德率先跳起來，桌上的ＤＶＤ遙控器立刻狠狠飛來砸中他的腦袋。

「手滑了。」阿諾德毫無歉意地淡淡辯解，起身，「走吧，恭彌，吃飯了。」

「嗯。」

經過風身邊時他刻意不去看他的表情。

雲雀恭彌跟在他的身後，小心翼翼地瞄了風一眼，注意到那張與自己的臉幾乎相同的臉龐上有一絲無奈，一家三人的氣氛頓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尷尬。

不出十分鐘炒飯就上桌了，風替家裡每個人都添完飯後又匆匆忙忙地添了一盤，端到樓上去，阿諾德的臉色變得更加難看了，連用湯匙的動作也像要把盤子砸破似的，斯佩德摟了摟他的肩膀，吻在他的側臉上，露出難過的神情，內心則是爽到升上了天。

「吶，恭彌。」就在此時，六道骸在餐桌前平靜地開了口，神情難得沒帶著平時吊兒啷噹的姿態，很是認真，「十九世紀有名的劇作家易浦生寫的劇本《娃娃屋》，你聽過嗎？」

雲雀恭彌沒有回答他，只是將一匙炒飯送進口中，搖了搖頭。

「女主角諾拉一直以來都是當時傳統的家庭主婦，最後卻拋棄了丈夫和孩子選擇自由喔。」

雲雀的手一顫，阿諾德也停下了動作。

而後，他倆舉起了湯匙，不約而同地將之用力砸向六道骸兩邊靈魂之窗的中心點。

＊

「剛才真是不好意思，您的晚餐我端上來了。」輕輕推開房門，風端著手中熱騰騰的炒飯，望著床上坐著看書的男人，露出了淺淺的微笑，「身體感覺好多了嗎？」

「嗯。」那男人放下了書，勾起一抹唇角，「我叫做里包恩，救了我的就是你吧，你的名字？」

「我叫風。」他笑著，在男人身旁坐了下來，「請多指教。」

「剛剛那些人都是你的室友？」

「是我的家人。」風微笑著回應，將那盤炒飯和湯匙遞給了他，「吃吧，你或許餓了。」

「啊啊、謝了。」他接過了炒飯，饒富興味的眼神打量著風好一會兒，接著舉起了手中的厚重的磚塊書——犯罪心理學，問，「剛才那個銀色頭髮的，是檢察官嗎？」

「是警察，最近升職當了警視總監。」他微笑著答道，「剛才他那麼無禮，真是對不起了，阿諾德總是這樣子，對不認識的人防備心就會很重。」

「某方面來說是你太沒防備心了。」里包恩輕笑了幾聲，放下了書，溫柔地注視著風，「不過也算我有幸，能被這樣一個美人撿到，這或許也是命運女神的安排吧。」

「嗯，相逢也自是有緣。」

風淺淺地笑了，漂亮的臉上泛起了兩朵紅雲。

門外偷聽的阿諾德靜靜地垂下了手，咬緊下唇，緩緩轉身走下了樓。

斯佩德和六道骸和雲雀恭彌在樓下望著他，阿諾德靜靜地穿過了他們身邊，直接走到客廳的沙發，沮喪地坐了下來，疲憊地以雙手捂住了臉。

「……都是我的錯。」他輕聲地道，聲音有些縹緲，「如果我稍微再注意風一點的話，也不會有今天這樣的結果，這一切全是我的錯。」

「別這樣說，阿諾德。」斯佩德走到他身旁，彎身拍了拍他的肩，縱然完全不明白阿諾德聽見了什麼，他依舊露出了假惺惺的憐憫神情，「風會變成今天這樣是他自己的選擇，你做錯了什麼？」

「我……沒有阻止他每天收看傍晚重播的連續劇。」

「……啊？」

*

那晚，他們照先前說好的，陌生人獨佔阿諾德和風兩夫妻的床，風搬去六道骸和雲雀恭彌的房間和雲雀一起睡，苦情的六道骸帶著枕頭棉被去睡客廳的沙發，阿諾德則是到克羅姆的房間睡，並順手將半夜偷襲的斯佩德從窗口丟了出去。

隔日早上又恢復到了和往日差不多的情景，阿諾德早早就起床出去上班，六道骸和雲雀

恭彌打打鬧鬧地去上學，從外面爬回來的斯佩德則是回到工作室去思考下一季流行的服裝款式。

只是，當阿諾德那天下班回來時，開門時瞬間的景象便是親家公兼往日舊情人斯佩德像個棄婦似的哭哭啼啼衝到他身邊，抓緊了他的衣袖就是一陣啜泣。

「我的眼睛！阿諾德……！」斯佩德哭嚷道，「快被閃瞎了！」

「什麼？」

「這世上的情侶怎麼不都去死一死啊嗚嗚嗚！我也想和親親阿諾德相親相愛啊！」

「到底是怎麼回事，好好說清楚。」

揪住斯佩德的衣領，阿諾德掄起了拳頭，一個威脅的狠瞪就讓斯佩德乖乖吸回了鼻涕，支支吾吾地指向了樓上，阿諾德立刻將他往旁一扔，大步往樓梯口走去。

一個抬頭，他看見了難以置信的景象。

那陌生男人撥起了風的側髮，吻在他的臉頰上。

——砰！

巨大的槍聲回盪在安靜的屋子內。

跟著追上來的斯佩德訝異地張大了嘴，打從三年前自己的兒子搶親之後就再也沒看過阿

諾德那麼憤怒的眼神，子彈射飛了那男人的帽子，在粉白的牆面留下一個燒焦的黑色小洞。

風愣住了。

那男人則是緩緩回過頭來，那神色在阿諾德的眼中滿是傲慢。

「在我的地盤親吻我的妻子，你不想活了是嗎？」他冷冷地道，語音因憤怒而微微顫抖，「放開風，立刻從這個家裡滾出去，否則下一槍就開在你的腦袋上。」

「槍……呵。」那男人輕聲笑了起來，自口袋內掏出一把漆黑的手槍，上膛，「目前為止還沒有人用槍能夠贏過我，你也不會例外，警視總監先生。啊、還有，我不知道你們原來是夫妻。」

「那還真是不好意思，每個見過我們的都說過我們有夫妻臉。」阿諾德額角爆出一枚青筋，咬牙，一步一步走上了樓梯，視線瞟了一眼紅衫人兒，「風，過來。」

「等等……阿諾德、里包恩先生，請你們別這樣。」風有些著急地道，伸手擋在兩人中間，「我沒關係的，阿諾德，你別這麼激動，我……」

「你怎麼可以沒關係！」阿諾德厲聲喝斥，緊蹙起了眉，「你不是我老婆嗎！」

風一愣，開口，卻又說不出話。

阿諾德伸手粗魯地推開了風，當風的身子一從兩雙殺氣騰騰的視線消失，兩把槍便同時

開了火。

開槍的瞬間那男人一個側頭閃過了迎面而來的子彈，鬢角有一點燒焦，然而他的子彈卻成功擊飛了阿諾德手中的警用配槍，只見那銀髮的男人一個重心不穩，摔下了樓梯。

「阿諾德！」斯佩德瞪大了眼，正要上前，一個紅色的身影卻比他更快。

風一個躍起，雙腳在天花板用力一蹬，飛衝出去，順利接住了半空中的阿諾德，靈巧地翻了幾個圈，他的辮子很長很長，甩在空中非常的漂亮。

就像那時候，藍藍的天映著椰子樹影，漫天飛舞的櫻花瓣中，緊緊抱住了自己的身姿。

一腳輕盈地降落，蹲身，就像跳牆的貓一般，落地無聲。

風抱著阿諾德，低頭注視著那雙錯愕的冰藍色眸子，露出了淺淺的無奈的微笑。

「因為……」他平靜地說，「你不是一直都很喜歡斯佩德嗎？」

阿諾德放大了雙瞳。

風輕輕將他放了下來，斯佩德張大了嘴，也啞口無言，只有風仍是微笑著。

「里包恩先生明天要回義大利了。」他輕聲道，溫和地摸摸阿諾德的頭，「自相識以來，我把你當作兄弟看待，和你在一起的時光很快樂……我很喜歡你，也很喜歡恭彌。」

阿諾德愣愣地看著他，啟唇，卻沒有回話。

「一直以來我都聽你的，但是這次……」風平靜地笑了，「讓我——決定自己的人生吧。」

＊

「死鳳梨你不想活了！」

一根拐子削過藍色鳳梨葉的的頂端，六道骸及時的蹲身閃過了能爆破腦袋的一擊，在雲雀恭彌揮出下一拐前抓住了他的手，在那白皙的側臉上又偷啄了個香。

而後他做好萬全的心理準備，正面接下那踹過來的一腳。

「咳……！親愛的你不能輕點嗎？唔喔！」還未穩住身體又立即側身躲開一拐，六道骸抬頭只見雲雀恭彌氣得渾身發抖，一雙拐子的尾端甩出了銀色的勾鍊，灰藍的眼綻出一股濃烈的殺氣。

「竟然在我回答教授問題的時候性騷擾……打死我都不會原諒你！」

「啊啊啊老婆你手下留情啊——！」

常見的你追我跑遊戲再開，六道骸跳上小綿羊機車，油門一擰便在大馬路上展開了你追我跑進階飆車版，然而怎耐雲雀恭彌騎的是哈雷，即使馬力全開還是被毆打了好多下差點出車禍，就這樣從校園一路飆回了家，從院子一路追打進了屋，開門時想到家裡還有恐怖的岳

母大人會站在老婆那邊，六道骸正想轉身跑走，下一秒立刻就被雲雀恭彌狠狠踹進屋內。

「你逃不掉了。」雲雀恭彌喘著氣，咧開一抹嗜殺嗜血的唇角，「——我要咬死你！」

「呃呃聽到你這麼說我是很高興啦老婆大人……」六道骸慌張地看著自家親親老婆血腥的眼神，頻頻後退，「你可以用上面的嘴咬、下面的嘴咬，可是拜託你不要用拐子……嗚喔喔！」

仰頭閃過飛來的鎖鏈，六道骸嚇得驚魂未定。

「冷靜一點啊親愛的……！你老公死了你就變寡婦了啊！」

「正好，我今天非要你死不可——」

「——恭彌，別打了。」

阿諾德的聲音傳來，雲雀恭彌的拐子驀地停在六道骸額前五公分處。

身下的藍色鳳梨鬆了口氣翻了白眼往後一躺，雲雀則是回過頭，看見阿諾德神色凝重地坐在沙發上，腳下踩著已經被打得不成人形瀕臨死亡的人形西瓜。

「爸……？」雲雀楞楞地看著他，又看看他腳下的斯佩德，「怎麼了？」

「手不小心滑了幾下。」阿諾德淡淡地解釋道，轉開了頭，「今天晚上我們去外面吃。」

「為什麼？媽呢？」

阿諾德抿起了下唇，沒有說話。

他起身，將手中被自己握得濕了皺了的信封塞進雲雀手中，穿過他的身旁，往樓上的寢室走，地板上的斯佩德趕忙站起身，抬手隨便抹了抹一臉的鮮血，跟在阿諾德身後跑上了樓。

雲雀楞楞地看著手中的信封，六道骸則是坐起了身子，只見那信封左下角的署名——風。

＊

母親離家出走。這是在雲雀恭彌十八年的生涯當中從未有過的大事。

手中的信被他揉成一團，他直直衝上樓，闖進父母的房間，打開衣櫃，空空的，風的衣服都收走了，再也沒有那些熟悉的令人心安的紅色唐裝，床頭那張三人的全家福也被收走了，行李箱少了屬於風的那個深紅色的，他轉身，卻聽到斯佩德房內傳來一陣聲響。

有種什麼東西被毒打了的聲響，他循著聲音追了過去。

「都是你！」

阿諾德的聲音爆了出來，雲雀恭彌在握上門把前收回了手。

「如果不是你！風就不會走了！」

一個拳頭狠狠落在斯佩德臉上，阿諾德緊咬著下唇，紅了眼眶。

但即使被打得鼻青臉腫，斯佩德始終是安靜地注視著自己，沒有答話，他走近，阿諾德又揮了一拳，斯佩德的頭被打歪了一邊，他靜靜地抬起頭來，望著阿諾德，那銀髮人兒舉起拳頭要再打，手卻軟下了，白皙的鼻頭泛起了紅，他揪著斯佩德的衣領，流下了淚水。

斯佩德平靜地抱住了他，抱著他倒上了床。

「不是我，阿諾德。」他輕聲道，閉上了雙眼，輕撫著阿諾德的髮，「你明明很清楚，是你。」

「住口……」

「我知道你當時賭氣才找了風，但你賭氣利用的道具可是個人啊。」

「別說了……」

「為什麼哭呢？你喜歡的人，不是一直都是我嗎？」

阿諾德沒有再說話，雲雀恭彌後退了幾步，背部抵上了牆。

他咬緊了下唇，轉身就跑。

六道骸在樓梯口好奇地張望，雲雀恭彌飛身撲了下去，緊緊摟著了他的頸子，他聽見六道骸發出一聲驚呼，兩人倒在地板上，打滾了幾圈，六道骸輕撫著他的頭，楞楞地眨了眨眼。

「怎麼了？親愛的。」他問，「風他……真的走了嗎？」

「吶。」雲雀閉著眼，平靜地開了口，摟著六道骸的頸子的臂稍稍用力了些，「我……並不是因父母相愛才出生的……這樣、會很奇怪嗎？」

「呵、你在對一個根本不知道老媽是誰的人提問嗎？」六道骸淡淡地反問，溫柔地摸了摸他的頭，「嚴格說起來，你的媽媽根本也不是女的不是嗎？」

「……也對。」雲雀輕輕地勾起了唇角，沒有睜眼，「骸，你喜歡風嗎？」

「我喜歡的只有恭彌啊，你是在懷疑我不倫嗎……呃，我開玩笑的。」感受到抵在自己腹部的堅硬金屬物，六道骸立刻改口，「雖然岳母大人平時手下不留情，會功夫，會耍關刀，又會用血滴子，還會幫著恭彌一起扁我，我很怕他，可是真要離開了……還是會可惜的。」

「這可惜聽起來倒很像抱怨……」

「原諒我吧，我打從心底怕他。」六道骸輕輕地笑了起來，「雖說我們的出生都是那些笨爸爸的錯，可是出生都出生了，我們都成年了，我們不也過得很幸福嗎？」

雲雀恭彌沒有回答他，沒有否認亦沒有承認，只是靜靜偎在六道骸的懷裡。

他終於緩緩睜了眼，一雙灰藍的眸子在暗中閃爍清澈的光。

*

機場內人來人往，身穿紅色唐裝的男人端莊地坐在椅子上，身邊放著一個紅色行李箱。

一個修長的身影緩步朝他走來，他抬頭，棗紅色的眸子對上了一雙墨黑的眼。

「準備好了嗎？」

「里包恩先生。」風微笑起來，起身，「隨時都行。」

「你的行李真的不託運嗎？」

「嗯。」風拉開手提箱的提把，「畢竟裡面有家人的照片，不捨得。」

「我很訝異我的一句邀請就能讓你跟我去義大利。」里包恩輕聲笑了起來，神色有幾分滿意，彎身在風的側臉啄下一吻，「能遇見你果然是命運女神的安排。」

「連續劇裡通常會這麼說的男人最後都會拋棄女主角呢。」風笑著，撥開了里包恩的手，「你要是丟我一個人在義大利，我人生地不熟的，真的會出人命的喔。」

「我怎麼可能丟下你呢？」里包恩微笑著，握住了他的手，「走吧。」

「嗯。」

「——等一下！」

熟悉的聲音喚住了他的腳步。

風訝異地楞了楞，一回頭，便被兩雙溫暖的臂膀擁入懷中——阿諾德和雲雀恭彌幾乎是同時衝上來，緊緊地抱住了他，風瞪大了眼，注意到他們倆身後的兩只皮箱。

「留下來，或我們跟你走。」錯愕之中，他聽見阿諾德輕聲地說，「夫妻也好、兄弟也好，你當我怎麼樣都好，我們在一起二十年了，我和恭彌不會離開你的。」

——你就像我身體的一部分。

割走了，不會死，也會痛。

風楞楞地看著緊抱著自己的兩人，有些不知所措地撫上這兩人一黑一銀的後腦杓，望見後方又匆匆趕來兩個身影，斯佩德和六道骸也拖著行李箱，氣喘吁吁地跑了過來。

「如果阿諾德要走，那我也要一起！」

「我也是！不能離開我的恭彌！」

風不知所措地張開了嘴，說不出話，又看了看阿諾德和雲雀，忍不住又笑了起來，棗紅色的眸裡泛著一點淚光，他緊緊地回抱了這兩人，回頭對里包恩咧開一抹微笑。

「我改變主意了，里包恩先生。」風輕輕地笑著，問，「你要留下來，還是讓他們跟著一起走？」

黑西裝的男人沈下了臉，看看跟橡皮糖一樣黏在自己心上人身上不放的兩人，不忍說那三人像到極致的臉龐配上他們這樣的動作很像一團出芽生殖的酵母菌，而後，他的目光放遠，望向這三人後方另外一看就知是麻煩人物的兩個怪髮型男人，搖搖頭，嘆了口氣。

而後，他勾起了另一抹微笑。

「我一週後就回來。」他將頭頂的帽子拿下，按到了風的頭上，一向冷漠的墨黑眸子溢著滿滿的寵溺，「記得替我好好保管，雖然我不期待，但希望你們還有空房間。」

「和風同一間……行嗎？」阿諾德擰著眉，有些不情願地抬起了頭，「你要好好對待他。」

「……我會的。」先是楞了楞，隨後輕笑了起來，他向那銀髮男人伸出了手，「我是里包恩。」

「阿諾德。」伸手與里包恩相握，阿諾德抿了抿唇，道，「……風的生命共同體之一。」

風輕輕地笑了，阿諾德也揚起了唇角。

這一刻，他突然覺得，黑西裝男人嘴角的微笑，似乎也不再那麼傲慢了。

*

外頭細雪紛飛。

少女坐在轎車上，望著窗外家鄉的風景，又望向駕駛座上的青年，微笑起來。

「很懷念吧。」那駕駛人問，「家裡已經準備好派對了，大家都在等妳呢。」

「咦？大家……難不成犬和千種也有來？他們不是也在國外嗎？」少女楞楞地眨了眨

眼，「還是說，是哥哥你在信裡提過的大嫂？」

「還不只呢。」六道骸輕聲笑了起來，透過後視鏡看向後座的妹妹——克羅姆．髑髏，轉了方向盤，駛進家中的院子內，停下了車，「還有很多家庭成員，讓我為妳介紹吧。」

帶領女孩走入了家房門，六道骸笑吟吟地正要開口，立刻就聽見了幾聲槍響。

「斯佩德你活得不耐煩了！」

「手下留情啊親親親親愛的——！」

幾枚子彈從兩人面前飛過，伴隨著幾聲慘叫，又見兩抹身影快速從眼前閃了過去，定睛一看，只見兩人的父親正被一個銀髮的男人追著猛打，發出幾聲形象崩壞的哀號。

「啊啊、我記得他。」克羅姆楞了楞，紫色的眼眸閃閃發光，「是小時候的那個……阿諾德先生！」

聞言，正在痛打別人家老爸的阿諾德停下了手，回眸。

銳利而漂亮的冰藍色眸子打量了克羅姆好一會兒，而後視線在少女頭頂那一搓鳳梨葉子上停駐。

「你好。」他淡淡地道，站起了身，順手將被自己打倒在地的斯佩德抓了起來，「看起來是個如此正常的女孩子，生在這種家庭真是辛苦你了。」

「什麼嘛阿諾德你在說什麼！我可是很疼愛我家女兒的……啊、你回來啦寶貝女兒。」斯佩德抬頭對許久不見的女兒綻出一抹燦爛的笑，抬手抹去了臉上方才被揍出來的鼻血。

「嗯，就如妳所見，老爸他終於把人家追到手了。」六道骸乾笑了幾聲，聳聳肩，順手將大門帶上，「還是先去放行李吧，妳的房間已經打掃好了，就跟新的一樣。」

說著，他帶領著克羅姆往屋內走，聽見廚房裡傳來了聲音，克羅姆停下腳步，探頭。強烈的閃光差點要刺得她睜不開眼睛。

「里包恩先生，很癢……請、請你先去客廳坐著好嗎？」

「跟你說了幾次不要加敬稱和敬語。」

「可是……啊、你這樣玩麵糊，我會很困擾，那是做餅乾的材料啊……」

「就算你叫我去外面等，外頭可是在槍戰啊。」

「唉唉……到底有沒有人能教會他們住手呢。」

「喔、他們是里包恩和風。」六道骸提著克羅姆的行李退了回來，也望向了廚房內擁吻的兩人，「是最晚結成的一對，卻是感情最好的一對，事情經過很複雜，總之他們現在也是我們的家人。」

聽見了六道骸的聲音，風回過頭來，紅著臉放開了里包恩。

因被人打擾而感到極度不滿的里包恩則是已經掏出了手槍，卻在見到克羅姆時又收手。

「喔喔，看來這就是今天派對的主角。」里包恩勾起一抹唇角，「Chaos，小姐。」

「C…Chaos？」

「那是他打招呼的方式啦。」六道骸解釋道，拍了拍克羅姆的肩。

「您……您好。」克羅姆有些內向地低下了頭，風則是向她露出了溫和的微笑，做了個揖。

「感覺家裡變得好熱鬧呢，哥哥。」離開了廚房，一路走上階梯，克羅姆忍不住輕輕地笑了起來，「真是太好了，這樣以後就不會寂寞了。」

「也是啦，總比小時候日夜只能看見老爸那張臉好多了……喔。」六道骸打住了話，停下腳步，抬頭，咧開一抹燦爛的笑靨，只見階梯的上方站著一個人，穿著潔白的襯衫和一件黑色西裝褲，有著一雙漂亮的灰藍色鳳眼，他對上了六道骸的視線，勾起一抹淺淺的唇角。

「你回來了，渾蛋。」

「我回來了，親愛的。」六道骸笑瞇瞇地答道，「恭彌，這是我妹妹克羅姆；克羅姆，這就是我和你提過的大嫂，很漂亮的美人，不是嗎？」

「嗯……」雖然我怎麼覺得跟外面兩個人看起來都是同一張臉啊，克羅姆暗暗想著，臉

上卻始終保持微笑，向眼前的大嫂敬了個禮，「你好，我是克羅姆．髑髏。」

「我知道，我常聽斯佩德和這蠢蛋提起你。」雲雀恭彌冷淡的回應，緩緩步下樓梯，被六道骸擁進了懷裡，他面不改色地伸手與克羅姆相握，「我是雲雀恭彌。」

「親親老婆真是的、怎麼可以說我是蠢蛋呢？」

「放手、渾蛋！想死我立刻成全你。」

「嗚嗚恭彌好過份……風都會給里包恩回家的愛之吻，怎麼對我那麼冷淡。」

「哇喔，常有人說我比較像阿諾德，還是你喜歡我用槍招呼你？」

「如果你是說用你下面的槍的話我倒是……嗚噗！」

「想死的話直接開口吧，我會用盡各種手段讓你死得很悽慘！」

「冷、冷靜啊老婆！衝動是魔鬼！」

「六道骸你給我死回來！」

看著兩人追追打打地跑下了樓梯，克羅姆勾起一抹淺淺的微笑，將行李拿起，提回了自己的房內，房內被打掃得很乾淨，衣櫃裡又多了幾件斯佩德新做的衣服，克羅姆坐在粉紅色的大床上，抬頭望向白淨的天花板，想起了幼時一個人孤零零的時光，她閉上眼，外頭打打鬧鬧的聲音很熱鬧，又是槍聲又是鏗鏗鏘鏘的聲響，於是，少女笑得瞇起了眼。

——真是個可愛的家庭。

看來今後再也不會寂寞了。

她想。

小劇場

「風，你說雲雀是你兒子，那你今年幾歲了？」

「三十五。」

「咦？」

「阿諾德也是三十五。」

「……你們一家都是妖精嗎？」

（完）

「……你為什麼要那樣瞪我？」

「沒有為什麼。」

「那麼無緣無故瞪人是你們家的習慣嗎？」

「不是。」

「那你為什麼要那樣瞪我？」

「……你把我的媽媽搶走了。」

「我不是留下來了嗎？」

「……」

「……」

「……」

「……我知道了，別玩瞪眼遊戲了，好好相處吧。」

「為什麼我要和你好好相處？」

「嗯、好問題……這樣好了，我是個殺手，知道很多暗殺的技巧，我教你幾招吧。」

「嗯？」

兩天後

「啊啊啊啊啊恭彌你是什麼時候學會射毒針的！別謀殺親夫啊！」

小劇場3

「爸，我想過了，當時如果岳母走了，阿諾德沒有跟上去，你不是正好爽到了嗎？」

「嗯，我本來一開始就是這樣打算的。」

「那你怎麼會突然回心轉意，勸阿諾德去追回岳母呢？」

「骸，以下幾個問題，你誠實回答我……你喜歡家裡保持整齊乾淨嗎？」

「喜歡。」

「你喜歡院子裡的草坪永遠整整齊齊還多了一些花嗎？」

「喜歡。」

「你想回到你小時後天天吃便當和微波食品的生活嗎？」

「不想。」

「你喜歡雲雀恭彌做的料理嗎？」

「呃……老實說，不是很喜歡……」

「你喜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吃同樣的五道菜嗎？」

「當然不喜歡啊！」

「那，你還覺得我要阿諾德把風追回來是傻事嗎？」

雲雀恭彌生日賀

2011年5月5日

因為依舊很喜歡家庭設定，所以就寫了家庭設定的生日賀文。大概是出於自己對小孩的喜愛，認為全天下的小孩都應該要是天真無邪的，所以年幼時期的雲雀恭彌時常被我寫得笑容燦爛又天真可愛。相較之下，雲雀到底是怎麼變成後來的暴力戰鬥狂的，這就是個謎了。期待原作有一天會給出答案，只是可能性逼近於零。

「不要！恭彌說不要就是不要！」

「只是打預防針而已，乖乖聽話，恭彌。」

「可是……既然恭彌怕痛的話，就別讓他打了嘛……」

「我不管，醫生，不用顧慮他，直接打。」

「恭彌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啦！咬、咬咬咬咬殺！！」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天啊！醫生、醫生！您沒事吧！」

「我的手！手！還有針頭被他給打壞了啊！」

「剛剛那一下不錯，不愧是我的孩子，只是左腕的力道再大一點會更好。」

「對啊，恭彌有進步喔。」

「進個屁步啊！請你們這家人別再來醫院了——」

關於，一個被寵壞的小孩。

還有，一個把小孩寵壞的家庭。

以及，一個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生日。

這裡是並盛町。

三丁目的小巷子裡最近搬來一對剛新婚不久的夫婦，還帶著一個年紀很小的孩子，最近這家人成為街坊鄰居熱烈討論的對象，三姑六婆們時常聚在一起，指著忙進忙出帶小孩的那個支那妻子，議論他到底是男還是女；老人們時常聚在一起，指著天天騎腳踏車上下班的那個警察丈夫，議論他到底是染了髮的年輕不良少年還是本來就金髮的外國人；小孩子也常常聚在一起，指著有事沒事就出現在那房子門口的大型活動物體，議論那究竟是冬菇還是西瓜。

也有人說，看過他們假日出遊，那景象不是普通的可怕。

*

「泳圈帶了嗎？恭彌！我們要出發了喔！爸爸等得不耐煩了！」

「媽媽等一下！恭彌找不到游泳圈！」

「在找遊泳圈的話，你那美麗可愛的爸爸已經幫你帶了喔。」

「真的嗎……嗯？」

「喲呼～你好啊，小恭彌。」

「爸爸！媽媽！西瓜叔叔又來了！」

「沒禮貌！什麼西瓜叔叔！好歹我也是你爸當年的初戀情……噗嗚！嘎！啊、等……嗚嘎啊！」

「「給我滾出去！」」

「阿、阿諾德……咳……那、那個……咳咳……」

「再敢讓我兒子看到你這張臉一遍你就死定了！回去養你小孩！滾蛋！」

「好了，我們走吧，恭彌，剩下的事就留給你爸爸解決，可以嗎？阿諾德。」

「嗯、風，你帶恭彌先上車。」

「爸爸要快一點喔，恭彌想玩水。」

「爸爸跟你保證，幾秒內就會好。」

「親愛的……那個幾、幾秒是什……嗚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無論那家人是不是眾人的議論焦點，也無論他們把整個黑道幹掉的傳聞是否是真，這家人終究還是成為了並盛町的一份子，每個早晨一如既往地展開，每個夜晚也一如既往地結束，這家人除了在那不知是冬菇還是西瓜的物體造訪時會有點吵鬧之外，大多時候，他們都是安靜而不多話的。

——但是，那天的出遊，一點平靜感也沒有。

五月五日，兒童節。

聽說每天早上送雲雀去上幼稚園之後，風都會走兩個小時來到海邊當救生員打工，今天難得阿諾德拿到榮譽假期，雲雀也放了一天假，乾脆全家人一起出來海邊玩玩水……

原本是這麼打算的。

他們塞了整整一小時的車才到達海邊，抵達的時候雲雀恭彌已經暈車暈到睡著，阿諾德也快要將整個方向盤狠狠拆下來，而下車之後海邊人擠人的畫面更是令人看了就想立刻折返。

風建議先去附近的觀光景點逛一逛再來說不定會好一些，當救生員打工什麼的可以暫時請假，但是雲雀卻在這個節骨眼醒來，再上車只會更暈也睡不著覺，阿諾德拗不過他只好下車。

「恭彌不是很討厭群聚的嗎？」將寶貝兒子從車上抱下來，阿諾德彈了下他的額頭，輕聲道，「看到這麼多人，連我都不想下水了……風，有帶打氣筒嗎？」

「有啊，不過海水浴場管理處也會準備。」風微笑著回應，又從後車廂搜出幾個浮板和

小鳥造型的兒童游泳圈，而後將袋子往肩上一揹，「好了，我們可以先去換泳衣了，」

於是一切都相安無事。

除了走進更衣間時小小的雲雀會拉著風的手指著一旁的女用浴室不停問為什麼別人家的媽媽都進那裡去媽媽你卻要往這裡走，對此風也只有乾笑回答，總不能說他是當年猜拳猜輸當媽媽，阿諾德拍了下他的肩膀沒有說話，他們強制把問個不停的雲雀抱進去，換好泳褲之後又把不停問著為什麼媽媽你不穿那種比基尼的雲雀抱出來。

「我去和上司說一聲我到了。」風將雲雀抱到阿諾德背上，微笑道，「等一下要工作不能陪恭彌，你要好好陪他玩喔，啊……記得至少教他學會游泳。」

「我盡量。」阿諾德面無表情地回答，將背上的雲雀往上提了一點，「等你下班在一起回去。」

「好啊。」風笑了笑，然後轉身往辦公室的方向走去。

「吶，爸爸會游泳嗎？」向前探過頭來，雲雀睜大了圓圓的雙眼，「學校老師有教恭彌喔。」

「開玩笑，從以前到現在我的體育和智育都是拿滿分，雖然你媽媽好像也是體育滿分……不，那個樣子不拿滿分也難……」阿諾德揹著兒子往海灘走去，語氣平淡得彷彿只是

在敘述今天天氣如何，回頭瞟了雲雀一眼，「不然你以為我有什麼資格在十七歲就當你爸爸？」

「所以爸爸很會游泳囉？」

「怎麼？難道你不會游？」

「唔嗯……因為……」小小的雲雀紅了雙頰，鼓起臉頰撇開頭，「因為……班上有些人學會了，恭彌卻一直學不會……到現在還游不到十公尺……恭彌不甘心……」

「是嗎？那你要有勇氣接受爸爸的魔鬼訓練喔。」

「嗯！」雲雀笑了起來，摟緊了阿諾德的肩膀。

十分鐘之後才看見風走上沙灘，坐上救生員的專屬座位。

阿諾德拉著雲雀離開人多區及玩水區，到較深一點的地方練習打水，風從遠處觀看他們的練習狀況，看來雲雀已經學會憋氣，只是打水姿勢還是不正確，阿諾德正一步步矯正他，風看著看著勾起了唇角，正在發呆之際，突然聽見有人大叫救命，一個回頭竟看見一個小孩正在深水區掙扎。

「救生員！有人溺水了！」一個小女孩露出慌張的神情，哭喊道，「拜託！快救救哥哥！」

風二話不說從高椅上一躍而下，飛躍許多遊客的頭頂，輕功水上飄去救人，觀光客有人吃驚地尖叫，有人大聲叫好說海水浴場傳說終於又出現了然後猛拍照，風沒有空理會那些把他當觀光奇景之一看待的遊客，海上輕功的速度比衝浪還快，連續踏了好幾大步橫越海面，然後他縱身一跳，一圈帥氣的空翻，而後落入海裡，緊緊抓住了那個男孩的手，將他拉上海面。

附近正在教導兒子游泳的阿諾德立刻捂住雲雀的眼，以防兒子看了吵著要爸爸教。

「抓著我。」風輕聲對那男孩道，將虛弱的孩子拉向懷裡，「不要驚慌，呼吸，把身體放鬆。」

然而男孩卻仰頭看他，露出一抹燦爛的笑容。

風一瞬間覺得有哪裡不對勁，再仔細一看，唉呀，這孩子跟某西瓜是不是長得還滿像的？

「伯母！謝謝您！」那小孩笑得一臉純良，「我就知道您一定會中計的！」

還沒回過神來，下一個瞬間，週遭的景色便開始模糊。

再一回神懷裡的孩子已經成了幾根漂流木，風立刻鬆開了手，想要退後，卻發現後方的陸地已經不見，無論他怎麼張望，看不見阿諾德、也看不見恭彌，更別提剛才還存在的大批

遊客，海浪開始漸漸大起來，風心裡慌張起來，就在那個閃神的瞬間，三尺高的巨浪將他狠狠打進海裡。

「風的樣子不太對勁。」阿諾德微瞇起眼，拽著身邊兒子的手，「我們去救他。」

「這可不行——我親愛的阿諾德。」突然有人從後方的海中竄上來狠狠架住了他，阿諾德一愣，回頭，看見斯佩德笑得一臉欠扁，身上還套著一個奇形怪狀的游泳圈，親暱地摟住他的肩膀，「沒想到你設想得這麼周到，知道來海邊就是要玩禁忌的海底觸手嗎？真是內行。」

「內行個屁！你放手！」

本能地用肘擊打過去，卻只打到游泳圈，斯佩德的雙臂將他越鎖越緊，阿諾德悶哼一聲，感到斯佩德有將他拖入水裡的打算，該死他媽的禁忌海底觸手，他咬牙，伸手推了一把身邊的雲雀。

「去救你媽媽！」阿諾德掙扎著，對雲雀喊道，「游過去！」

「可、可是……恭彌還沒學會游……！」

「不行的話就自己想辦法！用你的拐子打水還是什麼都好！快去啊！」頸部已經淹入水中，阿諾德又推了一把雲雀，「我……唔咳……待會兒就過去……！快點！」

雲雀露出了糾結的神情，緊緊地蹙著眉，然後像是下定決心似地咬牙，灰藍的眸子溢著深深的決意和勇氣，轉身從雲豆游泳圈上抽出他的兩只拐子，投給幾乎快要滅頂的阿諾德一個堅定的眼神，而後在海中飛快地旋轉起他的拐子，開始了三歲孩童超越人體極限的五十公尺游泳神技。

——螺旋槳蝶式。

看著三歲小孩的幼小身軀在海面上以快艇般的飛速瘋狂前進，阿諾德露出了欣慰而佩服的神情，閉上眼沉入海底，又再次體會到什麼叫做身為爸爸的感動。

然後，他在海裡迴身，朝斯佩德雙腿中間的要害毫不留情地踹上一腳。

另一方面，因為幻覺的影響，風這一生終於體會到了溺水是什麼滋味。

雙手本能地想抓住東西，卻什麼也抓不到，他用意志力強迫自己不能吸入任何一口海水，卻不確定肺裡所剩不多的氧氣量還夠不夠讓他撐下去，下一波巨浪接著毫不留情地捲來，風緊緊閉上眼，縮起雙腿，雙手緊摀住了口鼻，再次被沖打入深沉的海底。

光彷彿離得很遙遠，四周盡是黑暗，而他卻還往更深的黑暗中墮去。

一只小小的手，突然從上方抓住了他。

彷彿是光的救贖一般，他的身體被小小的力道拉引上海面，陽光穿透眼皮燙入他的眼底，皮膚感受到溫暖的熱度，黑暗被破除，他終於再度吸到空氣，風喘了好幾口氣，緩緩地睜開雙眼，海水順著他的長睫滴下，他看向那只小手的主人。

——年僅三歲的雲雀恭彌哭著，小小的掌心緊緊抓著風的手指。

「媽媽……恭彌、恭彌救到媽媽了……」他哭出聲來，緊緊抱住了風，「明明還不會游泳的……可是恭彌做到了……只是一心想著……要救媽媽的……」

「恭彌……」

風露出了溫暖的微笑，幻覺消失，一切的景色又回歸原樣，沙灘又離得很近很近，受到驚嚇的遊客們朝這裡呼喊，不遠處的阿諾德正浮出海面換氣，又下潛，持續和斯佩德在海中激戰，而剛才那個假裝溺水的小孩，如今像是浮屍般漂在一旁，頭上還插了兩根拐子。

「你做得很好，恭彌。」風摸摸他的頭，將他緊緊摟在懷裡，「我真以你為榮。」

「嗯……！」雲雀抬起頭，露出了燦爛而美麗的笑靨，一如陽光般溫暖。

那一瞬間，睜大了雙眸的風心想，雲雀恭彌肯定就是那道救贖的光。

——他帶著希望與愛從星河間降落到人間，成為他和阿諾德最珍貴的寶貝。

阿諾德浮出海面，手中揪著斯佩德的髮，注視著遠方的母子情深。

默默地，他想，要是風剛才有看見自己孩子的游泳方式，可能現在就感動不起來了。

＊

「那個，對不起……只是想給你們一個生日驚喜……」

夕陽下，頭上腫了好幾個包的斯佩德夾緊雙腿，跪在地上默默懺悔。

阿諾德冷眼俯視著他，不屑地嘖了一聲，似乎不接受這個道歉。方才被雲雀海扁了一頓的假溺水藍髮男孩正乖乖坐著，一面啜泣一面讓妹妹敷藥，不時還用哀怨的目光注視著雲雀，風正拿著毛巾擦拭雲雀的髮，面對阿諾德和斯佩德一如既往的爭執，還是只有苦笑面對。

「看什麼看？」雲雀惡狠狠地瞪了那男孩一眼，咬牙，「再敢對媽媽動手你就死定了！」

「我、我也不是故意的嘛……！是我爸爸叫我這麼做的欸……」那男孩委屈地收回目光，偷瞄了他幾眼，「而、而且我還比你大一歲……為什麼你要對我這麼兇……」

「恭彌才不會對欺負媽媽的人好。」雲雀撇過頭去，鼓起了臉頰，風微笑著摸摸他的頭。

「嗚……可是……可是……我希望你對我好嘛……」

雲雀回頭，對那藍髮鳳梨頭的小男孩吐了個舌頭。

而那男孩愣了愣，然後對雲雀露出燦爛的笑容，雙頰泛起了淡淡紅暈。

「……反正，我絕對不會給你下次了……雖然是每次都這麼說，不過你顯然一個字都沒聽進去，下次、下下次、下下次的下次還是會一直一直不斷地重複蠢事，然後我們家恭彌又會一直一直被騷擾，還有我老婆……這次你敢把腦筋動到他身上，膽子很大嘛，啊？」

「對不起……我跟你說對不起了嘛……我下次不敢再犯了……」

「……算了。」正在拷問的阿諾德終於軟化了態度，嘆了口氣，撇開頭，「自己站起來，滾回去。」

「我、我站不起來了啦……別忘了你剛剛那一下踹很大力啊……」

「是嗎？那就永遠在海底用你的禁忌觸手悠游好了，反正不必用到雙腳不是嗎？」回頭瞪視斯佩德的那眼神像極了地獄的阿修羅，阿諾德咧開了極為殘忍的微笑，「我不介意再多補幾腳。」

「不不不不不行——！那樣你以後的性福要怎麼辦啊！親愛的！」

「嗯——？」

「我、我我我是說敬愛的偉大的阿諾德大人！您的好意我心領了！」

「下次別再把你小孩通通拖進這種智缺的驚喜裡了。」

「是！我知道錯了！我絕對會反省的！敬愛的偉大的阿諾德大人！」

「吶，他說他知道錯了。」轉身看向一旁的風和雲雀，阿諾德淡淡地道，「我們回家吧。」

「恭彌和我都已經洗完澡了喔。」風向他微笑道，細心地將毛巾披在雲雀肩上，「只剩下阿諾德你而已，蛋糕我也已經訂了，你洗完我們就可以出發……啊，我幫你看著斯佩德，你就放心去吧。」

「喂！你這情敵我要告你毀謗！」

「我很快就會好。」阿諾德拍了下他的肩膀，無視斯佩德的抗議，彎身將袋子揹上肩，回眸，「對了……既然是生日派對，多找幾個也沒差吧？反正斯佩德很白痴，不怎麼礙事。」

「欸欸欸欸欸——！親愛的你是說真的嗎？我可以去嗎？」

「誰你親愛的！我在問風的意見、沒有問你！」

「是！敬愛的偉大的阿諾德大人！」

「那個冗長的稱呼就免了！」

鬥嘴持續著，風沒有插話，只是微笑起來。

他明白，這只不過是一向固執的阿諾德，想要斯佩德來參加他們生日派對的嘴硬藉口，風注視著他漸行漸遠的背影好一會兒，回頭回應拉著他衣角的小小雲雀。

其實從交往開始就都知道，阿諾德的任性與固執，明明只想單純地去抓住些什麼，腳步卻自動往反方向走，不過，無論他做了什麼，他都從不後悔。

這大概也是阿諾德的魅力所在，風將雲雀抱上自己的大腿，讓孩子幫忙梳理他的墨色長髮，暗暗想著，也許他和阿諾德只有長相相似而已，真正在阿諾德心中佔有一席之地的還是斯佩德，也知道他從沒有忘記他們過去的情感，但阿諾德和風卻莫名地合得來，雖然已是結髮夫妻，卻沒有任何愛情上的情感，他們相互依賴、相互信任，雖然生了一個孩子，卻還是感情最好的夥伴。

回神注意到雲雀恭彌仰頭望著自己的視線，風微笑著低下頭，對上他灰藍色的雙眼。說起來，全家人的生日都在同一天，還真是一個奇妙的巧合。

他低頭親吻雲雀恭彌的額，海風輕柔如羽絨，潮聲靜靜地洗著白砂。

「感謝你們降臨在我身邊。」夕陽的絢爛中，他笑開了顏，「吶，生日快樂，恭彌。」

（完）

雲雀恭彌生日賀

2012年5月5日

大概是已經對搞笑短篇沒有精力了，12年這一年的生日賀非常隨便地寫了家庭設定，而且還是不用想劇情、全盤照搬的生日賀文。

上了大學以後，家教文的糧食越來越少、連載劇情越來越扯，對骸雲的愛因而日漸減退，也因為埃琳娜的出現，連初霧雲也不怎麼喜歡了。這時候的我，雖然還是喜歡著雲雀恭彌，對於骸雲文卻時常累覺不愛。

斯佩德今天一大早就忙進忙出的。

六道骸天真的小臉仰望著自己的父親來來回回地走動，嚼了嚼口中的巧克力，他眨眨眼。

「把拔，你在忙什麼？」

「唉唉先別講話……明天下午就是這一季的服裝發表了，但是我忙著跟蹤阿諾德，工作進度只有不到三成……」將裁剪好的緞帶圍上新洋裝的袖口，斯佩德抿了抿唇，「嗯……顏色好像還是有哪裡怪怪的，是不是跟領子顏色不搭……骸，幫我把緞帶捲拿過來。」

「那個在二樓耶！」

「叫你去就去啦！」

於是六道骸擺出了不甘願的臉，將手中剩下的巧克力咬在嘴裡，蹦蹦跳跳地跑上樓去，斯佩德在布料與裝飾散落一地的客廳再次調整了洋裝上蝴蝶結的位置，接著插上大頭針。

二十秒之後，六道骸匆匆忙忙地跑下樓來。

「把拔、把拔！」

「臭小子！什麼東西都沒拿你下來幹什麼！」

「克羅姆發燒了啦！」

「啊？怎麼偏偏在這時候……把克羅姆揹下來，我們先帶她去醫院。」

於是咚咚咚的腳步聲響起，不一會兒六道骸背著高燒中的妹妹跑下樓來，而斯佩德也拿好了鑰匙串，穿上外套，從六道骸手中接過病重的克羅姆，匆匆忙忙打開大門衝了出去。

「等一下！」

「等什麼？」

「你腰間還插著一排大頭針啦！」

＊

到了醫院的情況很混亂，斯佩德將克羅姆交給六道骸看顧後才去掛號，然後看診室內似乎傳來了小孩子的哭叫聲，六道骸安撫克羅姆說不怕不怕，卻又擔心地看向哭聲的來源。

終於在斯佩德收著錢包走過來的時候，六道骸把克羅姆託給斯佩德，說他去看一下情況。

「看屁啊！你小子給我回來！」

「只是看一下而已！我很好奇嘛！」

「好奇你媽！」

「你沒有老婆！」

又一次習慣性的鬥嘴模式吸引了不少病人的目光，六道骸嬌小的身子溜過候診區，來到診療室的旁邊，小心翼翼地推開了門縫，哭聲越來越大，他看見兩個男人手中抱著一個小男孩，一個用冷酷的神情而一個用擔心的神情注視著孩子，醫生和護士就站在旁邊，手上拿著針筒。

「不要！恭彌說不要就是不要！」

那孩子哭鬧道，不停地掙扎著，穿紅衣服的男人柔聲安撫他，而銀頭髮的男人負責壓制。

六道骸睜大了眼睛，哇哇，這場面感覺好像綁架集團喔。

「只是打預防針而已，乖乖聽話，恭彌。」銀髮的男人冷著一張臉道。

「可是……既然恭彌怕痛的話，就別讓他打了嘛……」紅衫男人露出了為難的神情。

「我不管，醫生，不用顧慮他，直接打。」

銀髮男人用著一種「是男人就不准怕痛」的眼神瞪著哭鬧的孩子，醫生護士抓准時機拿高了針筒，對準那男孩的白皙的屁股，而那孩子一慌，掙扎更加劇烈。

「恭彌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啦！咬、咬咬咬殺——！！」

「啊啊啊啊啊啊啊——！」

伴隨著慘叫與一陣清脆的鏘啷啷聲響，慘劇發生了——藥架被男孩一腳踢倒，針筒飛了

出去，摔破，醫生的手歪扭成奇蹟的姿勢，紅衫男人吃驚地瞪大了眼，銀髮男人說了聲「哇喔」。

「天啊！醫生、醫生！您沒事吧！」

「我的手！手！還有針頭被他給打壞了啊！」

「剛剛那一下不錯，不愧是我的孩子，只是左腕的力道再大一點會更好。」銀髮男人露出了淡淡的微笑，以十分讚許的目光看著那孩子，摸了摸他的頭。

「對啊，恭彌有進步喔。」紅衫男人笑著補充。

「進個屁步啊！請你們這家人別再來醫院了——」

六道骸忍不住偷笑起來，醫生和護士的慘叫引來診所內不少病人的目光，裡面鬧成一團，最後由銀髮男人再三勸導，說怕痛不乖乖打針的就不是男人，而後由紅衫男人拿起了針筒。

「沒問題吧？你會打針吧？」護士在一旁擔心地問，男人微笑著點了點頭。

「放心吧，我幫人針灸過很多次喔。」

「針……慢著！」

銀髮男人察覺事有不妙，正要阻止的一秒前，針筒已經深深刺入了男孩的手臂裡。

六道骸的心抽了一下，靠，插得超用力，用看得就覺得很痛，醫生和護士倒抽了一口氣，而那男孩捂住了嘴，像是差點要大哭出來，不等其他人阻止，男人像是抽刀一般打入藥物抽出針筒。

「這樣就可以了。」他自信滿滿地微笑道，「我打的是深層血管。」

醫生和護士傻眼地看著他們，半晌說不出一句話。

銀髮男人一臉無奈地拍拍小男孩的背，將他抱了起來，那孩子緊咬著下唇，淚水一滴一滴的滑過臉頰，他倔強地用袖子擦了擦淚水，出乎意料地，沒有大聲地哭。

六道骸望著那孩子的臉，紅了雙頰。

想起來，那就是他初戀的伊始。

*

「生日快樂！」

伸手一拉，碰的一聲，彩帶與花瓣飛舞在空中，緩緩地落下。

電燈緩緩地關掉，剩下蛋糕上三根蠟燭的燈光搖曳閃爍於黑暗之中，照亮一張漂亮的小臉。

「要許完願才能吹喔，記得前兩個願望說出來，第三個要藏在心底不說。」風溫柔地叮

囑身旁的男孩，年幼的雲雀恭彌則興奮地點了點頭。

「恭彌的第一個願望是能快點長大。」男孩看著身旁的兩個性別相同的父親與母親，天真無邪地笑了起來，「第二個願望，是希望長大以後能像爸爸媽媽一樣那麼厲害。」

「不愧是我的兒子。」阿諾德伸手攬過雲雀恭彌，捏了捏他的臉頰，「我以你為榮。」

「嗯！」雲雀笑著，轉頭看向風，「第三個願望要等媽媽許完再許！」

「謝謝恭彌這麼為媽媽著想。」風溫和地微笑起來，「那我要許願囉，我的第一個願望是……」

「你們家都是三個人一起許願的啊。」

桌子的對面突然竄出了一道懶散的聲音。

一下子被打斷，風一時不知道該回答問題還是繼續許願，阿諾德不疾不徐地操起桌上的叉子，往對面那人的靈魂之窗狠狠地扔去，換來一聲悽厲的慘叫，而後是跌下椅子的聲音。

「別理他。」阿諾德神情淡定地道，「風，繼續。」

「太過分了！親愛的！你今天在海邊踢我重要部位的地方還在疼啊！」

「你吵死了！難不成要我替你擦藥嗎！」

「如、如果親愛的你這麼想的話，其實我……嗚噗嘎！」

「想的人就只有你吧！」

「爸爸……」看見已經快要抽槍的阿諾德，雲雀恭彌可憐地拉了拉他的衣角，咬著唇一臉快要哭出來的樣子，「媽媽沒有許完，恭彌就不能許最後一個願望了……」

「唔……！」

見到兒子楚楚可憐的模樣，即使是鐵石心腸的阿諾德也情不自禁地軟下了態度。

對斯佩德狠狠地拋下一句「待會兒我再來解決你」後，還是乖乖坐回座位上，將身旁的雲雀恭彌抱到腿上，摸了摸他的頭，風微笑著，朝旁邊挪了個位置，與阿諾德坐近一些，習慣性地自動無視了對面的斯佩德射來的攻擊性眼神，閉上了雙眼。

「我第一個願望，是恭彌能平平安安的長大。」他輕聲說，感覺身旁的孩子抓住了他的衣角，「第二個願望，希望我們家能夠一直都這麼快樂和美好。」

他沉默了好一會兒，而後睜開眼睛。

「願望許完了。」風溫和地望向雲雀，「換你了喔，恭彌。」

「嗯！」雲雀恭彌終於又拾回了興奮的笑容，「恭彌的第三個願望是長大以後要嫁給喜歡的人！」

「呃……！」

「咦啊……」

風和阿諾德不約而同地張大了嘴。

對面的斯佩德先是愣了一下，而後大聲爆笑。

「噗哈哈哈哈哈哈！這小子自覺是女人啊！哈哈哈哈哈哈！嗚噗……！」

「再笑我砍死你！混蛋東西！」

「別別別別衝動啊阿諾德親愛的——」

「恭彌，聽好了，你是男生，所以要『娶』自己喜歡的人，知道嗎？」

「唔……娶跟嫁有什麼不一樣？」

「非常不一樣啊，恭彌，媽媽和你說喔……」

——咚碰！

突如其來的巨響打斷了吵雜的氣氛。

阿諾德停下了追殺行動，風則是回過了頭，只見原先坐在斯佩德身旁的藍髮小男孩連同椅子摔到了地板上，昏過去了，臉上滿是鮮血。

「哥哥！」

「我的天啊，骸你快醒醒！咦……鼻血？」

「——斯佩德！你的小孩看著我家恭彌在想什麼！」

「咦咦咦？我我我怎麼會知……」

「不用解釋！你的兒子跟你一樣變態！如出一轍！」

情況陷入一片混亂，克羅姆替昏厥過去的哥哥止血，風也上前幫忙，兩個爸爸還是你追我打，正確來說是一個人在追在打，一個人被追被打。

蛋糕還在桌上，燈也還沒打開，蠟燭還亮著，情況卻已混亂成一團。

而雲雀恭彌，當他躲在風身後偷看情況時，只看見一張被鮮血染紅的臉。

——以後嫁給誰都好，絕對不要嫁給這個人。

那時候，小小的雲雀恭彌看著那張臉上染血的猥褻表情，這樣想著。

（完）

骸雲

P.P.P.S.

PPPS

2010年9月~10月

這大概是我所有文中標題最不明所以的一篇了吧。

其實內容和標題也幾乎沒有任何相干，現在仔細回想自己究竟為什麼會取這個標題，才想起當時的自己正在準備大學指考，每天都得翻英文字典，讀書讀到生厭的時候就去翻一些自己不懂的英文單字，把一些很帥的字湊起來，然後起的標題，想想也真是夠中二了w

話說回來，我那時到底有沒有在認真考大學啊？

這是關於，一只迷失小鳥回巢的過程。

Dear Allodola,

Here I have something to discuss with you. It's about the genuine worth of human beings. There's more to it than meets the eye. Well, what will you do if you were the only survivor of your family? What creed will you hold when you were surrounded with despair?

That's all I want to ask. I miss you very much. Wish you a nice season.

Yours sincerely,
D.S.

P.S If you have the information of our new task, please give me a copy.

P.P.S Sometimes I have to admit that you did court my eyes alone. I concede.

P.P.P.S

Dear Lark, I can't wait to tell you a story.

從沒想過這種事情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遭奸人誣陷，滅族，還活著的全數離散，無一倖免，一夜之間全沒了親兄弟的消息，連說再見的時間都沒有，男人全被送入刑場，女人多數也不能倖免，被人口販子拐走、販賣到四處。

照理說，那眼神該充滿絕望才對。

雲雀恭彌柔順的黑髮被幾名大漢粗魯地揪著，遍體鱗傷的他早已沒有了反抗能力，扔到一名抽菸的中年婦人面前，婦人稍挑起眉，以不算小的力道扣住雲雀的下顎，左右扭動，將他的容貌細細端詳了一番，吐了口煙，鬆開手，靠回椅背上，翹著腳。

「怎樣？這貨色生得不錯吧，當初在東市等死，爺們可是救了他的恩人。」其中一名壯漢誇耀似地向女人道，「咱們本想先分著享用了的，可惜要是不純了……就怕會壞了價錢。」

「嗯……本樓倒也不是不收變童……」老鴇聳了聳肩，繼續抽著鴉片，「長得是很清秀，比一般女人漂亮得多了，可惜太瘦，年紀也還太小，要是太早接客，過個幾年就不能用了。」

「所以到底買不買？他們家幾個婢女和他合在一起算，五十兩銀子行不行？」壯漢急躁

地跺著腳，順帶附上一句：「不買的話，我們可要賣去別間啦！」

「唉！好啦好啦！這種上等貨色也是少見。」老鴇不耐煩地擺了擺手，一面吩咐龜奴去取銀子，一面扶起了地上的雲雀恭彌：「我的小搖錢樹啊，可別傷着了，你可值五十兩銀子呢！喏、來人，先讓他休養一陣子，養白養胖。」

雲雀沒回她話，狀漢招了招手，外面接應的人便丟了幾名婢女進來，其中幾名女孩哭著喊少爺，流著淚爬到他身邊，雲雀只瞟了她們一眼，一句話也沒說，幾名龜奴將他扶起，帶離婢女們的視線範圍，他聽到後頭老鴇和匪類一面秤碎銀，一面討價還價的聲響。

那年，他十二歲。

*

你像雲雀一樣擅於歌唱，歌聲輕巧如夜鶯流囀。

那個時代，漂亮的童孌甚至能和名妓一樣有價值。

那青樓也兼作南院，平時也充當酒樓，有個不怎麼響亮的名字，但它的名氣卻是遍及大江南北，叫作尋花樓，裡頭的妓子或童孌都有個花名，問她們名字，她們多半會回答像是野菊、百合，或是青柳等類的植物名，那都是客人給她們起的稱呼，再問，她們也只靦腆回答

老鴇或龜奴怎麼稱呼自己，本名她們是說不出來的，有些是不想說，有些則是早已不記得本名了。

尋花樓的老鴇有心栽培雲雀，過沒幾天就讓他開始學詩學文，讓當紅名妓教導他琴棋書畫，甚至讓從他們家買來的婢女去服侍他，但無論其餘名妓們怎麼教導，雲雀恭彌就是不說話，問他問題也沒有反應，連點頭都不會，老鴇甚至懷疑自己花了五十兩買了個啞巴回來，一天她終於忍受不住，氣得要毆打他，那時雲雀恭彌竟敏捷地低頭閃過她的巴掌，然後，他以那尚未變聲的、如黃鶯般清亮的音色，平靜地開口。

「我不會永遠留在這裡。」

總有一天，我一定能找到離開的路。

——即使在那之前，我會失去多少尊嚴。

在發火之前，更令人震驚的是他好聽的聲音。

這樣的嗓音要是會唱歌，不知道會替青樓帶來多少財源，老鴇那次之後想盡辦法待雲雀好，讓他與其他歌妓同台，想挖掘他的才能，好讓他在成長到足以接客的年齡之前至少也能回個本，可惜他不對任何人說話，亦不信任任何人，更拒絕開口歌唱，老鴇被逼急了，帶雲雀離開他的廂房，來到門口，看一些達官顯貴花大把銀子標下新貨的初夜，或者看幾名妓女

同時服侍一名男人進廂房，雲雀聽得到裡頭傳來嬌吟陣陣，卻不曉得是在幹什麼，老鴇偷打開一點門縫，要他看個清楚明白，雲雀瞇起眼，向裡頭窺視，那是和他一同被買進來的、曾經服侍他的婢女，全身赤裸地倒在滿臉鬍渣的骯髒男人身下，私處正被碩大的陽物抽插，淫靡的氣味散佈在空氣中，肉體不斷碰撞的聲音在狹小的室內格外清晰，目視耳聽鼻嗅全是不潔之物，女人的嬌媚叫聲，還有、眼淚。

那就是將來你也會做的事。老鴇闔上門，不懷好意地笑著，向他宣判殘酷的事實。

什麼意思？他用細小顫抖的聲音問。

也就是說，小傢伙，等你發育成熟之後，你要像那些娼妓一樣，躺在地上被男人插，知道嗎？

那是第一次，雲雀恭彌的臉上浮現害怕的情緒。

他甩開老鴇轉身就跑，豆大的淚珠滑落臉頰，他有失去尊嚴的心理準備，卻從未想過會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家族一向教育他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君子、一個頂天立地的男人，擁有尊嚴擁有節操，曾經天真的他以為，自己以後一定能成為一位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然而那樣卑賤低下的行為，就是他所要面對的未來嗎？

但他是知道的。

只有面對，才有離開這裡的機會。

年幼的雲雀恭彌不斷哭著，直到淫蕩的叫聲和淫靡的氣味在深夜裡完全消褪，他點起油燈，提燈緩緩走出了廂房，老鴇和娼妓們都已入睡，刻意放輕的腳步來到大廳，推開窗，潔白的月光灑落進來，古琴和樂器被安穩地擺置在牆角，他吹熄了燈，明月皎白，淚水順著淚痕平靜地淌下。

不知道那些還活著的家人們，現在究竟流落何方。

雲雀抬手倔強地抹去淚水，眼眶和鼻頭都被哭得紅紅的，反覆默念自己要堅強些，只要活下去，就算是苟延殘喘，就算活得很難看，也一定會有轉機。

這個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絕望的地方。

月是故鄉明，可惜他已看不見故鄉在何方。

很久以前，母親、兄嫂或是還待字閨中的姊妹們，總是會穿著綾羅綢緞，由婢女們陪侍著，聚在雅堂裡教他彈琴歌唱，聊天下棋。那時候，她們總喜歡帶上自己，每雙溫柔的眼都溢著溺愛。

雲雀恭彌修長的手指輕撫過琴弦，開口歌唱。

婉轉動聽的歌聲讓廂房內熟睡的人們紛紛探出頭來，老鴇穿過人群提著燈來一探究竟，訝異地看見黑髮男孩雙手流暢地撫弄著琴，輕攏慢撚，無論是力度、音準或是旋律都不是尋花樓裡任何一名歌妓比得上的，好似韶虞武象，聞之則三月不知肉味，樂音悠婉動人，歌聲如夜鶯流囀，柔白的月光灑落在他白皙的皮膚上，一雙淡藍的眸子蘊著憂傷，他像雲雀一樣擅於歌唱。

老鴇訝異地張開了嘴，彷若能看見一雙透明色的純白羽翼緩緩展開，於漆黑夜色中閃耀著光華。

——那是，雲雀恭彌。

＊

雲雀站上台跳舞唱歌的同時，他恰滿十三歲。

頭髮留長了，老鴇不讓他剪，黑髮時常挽成一個髮髻，簪上幾朵花或戴著沉重的頭飾，雲雀雖討厭那樣，卻更不喜歡披頭散髮，第一次上台的時候老鴇親自替他挑選了最華美的衣袍，打扮得比當時的尋花樓最尊貴的名妓更加艷麗動人，僅止十來歲的他雖心有不滿也沒有反抗的意思。許多客人非常中意他，甚至有越來越多人慕名而來，文人甚至為其作詩，形容尋花樓新來的變童絕世傾城，此話又一傳十、十傳百，當時風流騷客皆遠道而來聽他唱歌看

他跳舞，一些當地知名人士想出錢買下，但老鴇在他的前途上下注，咬定不放。

尋花樓裡無論妓女童孌龜奴都沒聽過他的本名，只曾經聽過少數妓女喚他雲雀少爺，因為他的歌聲如鳥兒般好聽，就喚他作雲雀，反正那本來就是他的名字，他也就不介意別人這麼叫。

不少人私底下詢問一晚春宵值多少，老鴇都幾番猶豫要不要讓雲雀恭彌提早接客，然而她也知道雲雀是個倔強的人，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要是逼迫他一分一毫，他必會絕琴封口，再也不唱，她問過雲雀恭彌的意思，經過多次爭吵與協商，甚至半夜派龜奴去暗算他，可惜那些龜奴都帶傷回來，當然雲雀也會因此受傷，有時他甚至故意讓龜奴劃傷自己的臉，好讓他一兩天都不必上台，這樣老鴇也得不到好處，兩方爭執許久，最後協調讓步，簽訂一個年齡，十五歲。

十五歲那年雲雀恭彌的生日，他必須貢獻初夜。

但那也快到了。

雲雀想過很多逃走的辦法，他不想被人用錢買下，不想讓別人操縱自己的肉體，平時雖常唱歌跳舞卻也時常在夜半偷練武術，從前父兄們教他的，他大多都還記得，自己也想出了一套劍法，可惜他沒找人試過，所以不知道小小的短刀究竟能傷到幾個人。

如果真被人買下了，那要不要乾脆殺人逃走？

但若真的那麼做了，他明白自己的下場會是什麼。

他偶爾會去問問其他孌童的想法，然而那些少年們的回答卻讓他更加失望。

他們說，只要趕快出了名，被人贖走就好。童孌們拍拍雲雀瘦小的肩，苦笑道，你也真可憐，小雲雀兒，鴇母不放你走，龜奴也常找你麻煩，哪天我被人贖走了，都會掛念你的。

對此同情，雲雀只回以冷冷一笑。

——小器。

尋花樓裡無論是前來嫖妓的文人雅士或堪稱才女的名妓，目光都是如此短淺，當中有些人雖會高談鴻鵠之志，那眼神那態度卻太過虛偽，他所見到的，都是些熱衷功名利祿的傻蛋。

有朝一日若他真能被贖走，他願那會是他看得上的人，只可惜這樣的人從未出現。

那之後他也常常在半夜偷爬起來，開點門縫偷看妓女與客人的性愛，那畫面令他作嘔，但他強迫自己看，強迫自己正視，他看見妓女與男人換過一個又一個姿勢，看見客人很多很多不合理的蠻橫要求，看見妓女們淫蕩的模樣，甚至，最令他震撼的是，有些妓女竟樂在其中。

每看一次他每反胃一次，但他必須強迫自己習慣，否則當十五歲來臨時，他猜想自己應

該會驚慌恐懼到哭出來。看完了妓女去看孌童，和老鴇當年對他說的一樣，即使都是男人，童孌的職責竟是在男人身下被插，這應當是不合理的，這世界淫靡荒謬得和他想像中完全不一樣。

就在許多的臆測與不安之中，時間快速地飛逝，幾個和他同齡的童孌早就開始接客，初夜的第一天，他們都哭得很大聲，不管什麼男兒有淚不輕彈，幾天後便嘗試溜走，被抓到之後，老鴇將那些童孌關進地下室，龜奴狠狠地虐待他們，甚至，有些死了。

雲雀的確感到害怕。

但他告訴自己，決不能在這時候退縮，只要咬牙撐過，終有一天一定能找到出口。

終於在猶豫不決之間，他突然醒悟過來。

肉體感官並不等於一切。就如同親眼所見不一定真實，親耳所聞不一定正確，親身體會也不一定是真理。他的尊嚴並不等於女性的貞操，他所守護、所堅持的，並不是如此膚淺的事物。

若他真的因為自己必須接客而戰戰兢兢甚至意圖尋短，那麼雲雀恭彌便不是雲雀恭彌了，不是他曾經年幼的心中將來的雲雀恭彌，不是他一直以來努力堅守的大器。

終於，十五歲的生日到了。數百人聚集在大廳內，蠢蠢欲動等著雲雀恭彌的現身。

他穿著一件黑紅色相間的碎花袍子，手持白扇，踏著緩慢平靜的步伐，步到亮光下，他的面容寧靜超然，彷若不存在於這世界，完全不同於其他妓女孌童，淡藍的瞳底沒有淫欲，更沒有半點無助渴望，不像是一個即將貢獻初夜的十五歲少年。

雲雀從容走上台前，將扇子收起，簪於耳後，他聽見底下紛紛傳出讚嘆聲，最後終歸平靜下來，無數雙專注的目光望著自己，他長吁了口氣，白皙的雙手輕撫上琴，撩撥，輕柔的樂音從琴弦傳出，一些中了舉的、當官的都來了，彷彿天下名士都匯集此地，只為一賭他的風采。

他用那一貫的，祈禱般的純潔嗓音，歌唱。

歌聲如夜鶯流囀，如秋水潺潺，如皎潔的月光，清明開闊，彷彿他一直所嚮往的天空。

——就讓一直以來的不安，在今晚劃下句點。

*

起價雖不高，但也不算低。

價碼越喊越高，十兩、三十兩、八十兩、一百兩，最後由一位仰慕者以高價標下了他的初夜，是個有錢人家的老爺，作織造的，也經商，出手闊氣，男人有一陣沒一陣的揮著扇子，

將雲雀攬在懷裡，昂首、驕傲地跟在收了銀子老鴇身後，龜奴提著燈，領兩人進入專用的廂房。

雲雀恭彌倒了杯清酒，遞到自己初夜的對象面前。

「請用。」

客人接下了茶，心不在焉地啜了幾口。擱下茶杯，捋了捋鬍鬚，說他很欣賞雲雀的歌聲，也覺得他很美，聽過很多次他的演奏，也看過他的舞姿，對他有非常好的評價，想著如果標下了雲雀的初夜，是不是能夠讓雲雀記得他？

雲雀擱下茶杯，冷漠地抬眼，說，沒有人能在我心裡停留。

那麼你向著什麼呢？不過就是幾個錢？

如果只是想說廢話，你可以走了。

客人顯然惱羞成怒了，罵了幾個髒字羞辱他，雲雀卻絲毫不為所動，男人更加生氣，粗魯地扳過雲雀的臉，拉開衣服露出男人碩大的陽物，要雲雀跪下用嘴服侍他，要看他那張姣好白皙的面容被白濁的精液沾染的模樣，後者冷冷一笑，推開男人，說，我絕對會咬斷那東

西。

男人勃然大怒，大聲痛罵，臭婊子！你是爺我用百兩銀子標下的！小心我活活打死你！說著那男人毫不留情地揮拳，雲雀側身閃過他毫無章法毫無力道的拳頭，抓住他的手，一扭，男人大聲哀嚎，被他摔到地上，似乎是完全沒料到區區童變也懂些功夫，害怕地抬頭看向他，雲雀恭彌那雙淡藍的瞳子溢出凜冽的霸氣，彷彿隨身都能殺了男人，然而他卻移開了視線，靜靜地彎下身，將打翻的杯子拿起，放到茶几上，拿下髮簪，長髮垂及背脊，他看著倒在地上面露懼色的男人，將眼神放柔，脣齒微啟，向男人輕柔地伸出手。

那不是因為害怕老鴇會懲罰他，也不是犯賤，更不是捨棄了自己的尊嚴。

他只是，稍微向命運妥協了。

「在下，畢竟是第一次，請客倌溫柔些。」

他感覺到自己的手在顫抖，努力讓自己保持鎮靜，兩眼裝作漫不經心地瞟了眼男人粗大的陰莖，他有點作嘔，可是不行，他拚命告訴自己，不能害怕。

沒人會來挽救自己，所以他只能自己堅強起來。

那男人最後還是毫不客氣地幹了他。

他沒有發出歡愉的叫聲，沒有哭亦沒有笑，只有白皙的臉蛋因男人激烈的動作而生理性地微泛著紅，月光皎白，銀粉灑落在他的身上，這狹小空間紛擾淫靡而寧靜，男人一次次衝撞自己的體內，他確切感到自己的腸道被碩大的陽物翻動，抽插，疼痛當然是有的，是他從未體驗過的強烈痛楚，撕裂感如電流般竄遍他的全身，他身上的男人一面頻頻發出愉悅的讚嘆，一面用淫穢的字眼污辱他，但他的眼神終究不為所動，像是什麼也聽不到感覺不到，一味地望著遠方。

彷彿，他是隻鳥，從遙遠的天堂來，被囚禁在這小小的籠裡。

（待續）

後來不知道男人是怎麼出去炫耀的，雲雀恭彌的身價被抬得很高。

老鴇刻意把價碼再拉高，陸續又接了幾個客人，一些新見面的客人起初都會有些生氣，覺得雲雀傲氣逼人，做愛的時候也就特別用力，有些甚至用力到連鮮血都流了出來，想讓他露出乞憐的、流著淚嬌吟的姿態，想讓他跪在男人身下，淫蕩地呻吟，可惜他們沒有人辦得到，雲雀恭彌的眼神還是一直望著遠方，心不在這裡，靈魂也不在這裡，似乎怎樣的蹂躪都對他無效。

這些客人多半會被氣走，幾天以後又再找上門，捧著大把銀子乞求再見雲雀一面，然而泰半都是老鴇出來見他們的，雲雀甚至曾經聽過，客人給他的評價是「越傲越香甜，和他做過之後有好幾天都不想碰其他女人，無論哪個妓女都比不上他」。

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不着。很簡單的道理。

聽到那番話之後，一股反胃感直湧上來，一連著好幾天他都吃不下飯。

過沒多久，他就躋身江南三大名妓的行列，硬是把尋花樓的第一名妓擠了下去。

那女人似乎是非常不甘願的，她生得非常漂亮，長得就像花一般，白皙嬌嫩，有著烏黑亮麗、長度及腰的黑髮，聽說性愛的技巧也很高超，琴棋書畫樣樣精通，會跳舞又會唱歌。雲雀不覺得自己哪點比過她，雖說琴棋書畫他也會，也同樣能歌善舞，那是在尋花樓成為名妓的基本，但他是個男妓，不喜戴花又不愛華麗，也不常整理及胸的髮，甚至還常常想把它剪掉省得麻煩，他和一般的孌童大不相同，不擦胭脂不抹粉，更沒有半點女性陰柔溫婉的特質，況且，他絕對不會去服侍客人，性愛技巧還是全青樓裡最低的程度。

那女人嘗試誘惑他，勾引他，不想讓一個年紀輕輕的孌童接替自己的位置，三大名妓不僅受娼妓們的尊敬與景仰，她們有資格高傲，平時不必接客，只需和客人下下棋、談談詩，除非有人砸下重金買她們的夜，要是被擠出去，那就是落魄了，會受盡嘲笑的。

女人傾身倚上雲雀的胸前，說她不想離開三大名妓的位置，要雲雀去勸勸老鴇，說著，女人擺出嬌媚的姿態，嗲聲問，雲雀公子，妾身的才華，要不要用身體試試看？

雲雀恭彌冷淡的表情始終如一，揮開女人，逕自往前走，她又撲上來，抱住雲雀的手臂撒嬌，用胸部磨蹭他的身體，終於雲雀笑了，卻是那女人想像不到的笑。

冰冷而漠然的，豔麗的鳳眼噙著一股嘲諷與鄙棄，嚇得女人愣傻了。

這就是妳器量的全部？他問。

女人沒有回答，被他的霸氣震懾地一動也不敢動。

雲雀只看著她，用那種眼神，一秒、兩秒，而後將她一把推開，逕自邁開步伐。

成為三大名妓以後很久，他才聽說自己所以勝過所有妓女的原因是氣質、總是飄向夜空的眼神，還有一股不可褻玩的霸氣，讓嚐過他滋味的男人覺得罪惡與敬畏，卻又有股優越感。

——不過就是這麼膚淺。雲雀冷笑一聲，將醇酒斟滿陶杯。

外面的人形容他是一朵白牡丹。

像是蓮花出淤泥而不染，遠觀而不可褻玩，然而比起蓮花他又是那樣的豔麗，卻並非鮮紅牡丹的俗艷，他的艷來自他的氣質，是純色的，漂亮的純白，他是驕傲的，好似牡丹。

後來他的聲名遠播，甚至連一些高官都聽說白牡丹的名號。

*

有一個人，從很遠很遠的地方來，來拯救被困在籠子裡的鳥兒。

酉時，答答的馬蹄聲在尋花樓前停下。

裏頭歡愉的歌舞聲傳到門外，駕車的人回頭吆喝，通報一聲馬車裡的男人，既然已到熱鬧的街區，不必再紮營，回到京城前要不就乾脆在這酒樓裡歇一晚，車裡的人同意了，浩大的軍隊下馬，牽馬，進馬廄，其他人則魚貫進入酒樓，應該會是混亂的場面卻十分井然有序，尋花樓的老板娘好聲好氣地搓著手，恭恭敬敬地親自出來迎接，畢竟對方來頭不小，是當朝的大將軍。

女人替所有人安排好了座位，一面指揮女孩子們端菜上桌，一面慇勤地招呼藍髮男人，尋花樓裡一千多名女孩都出來了，將士們從一樓坐到七樓，其間座無虛席。

「大人，感謝您選擇本樓歇腳，我立刻叫姑娘捧酒出來，要不要請本樓最好的歌妓為您獻唱一曲？」老闆娘慇勤地問道，替藍髮男人斟了杯酒，「像大人這樣位高權重又知名的大人物，理所當然要本樓最好的名妓陪伴，如果大人允許的話，小的立刻叫白牡丹出來。」

「白牡丹？」

「大人，聽說是這附近最有名的歌妓，江南三大名妓之一，那些文官常常在說的。」左右在他耳邊低語，男人稍揚起眉，想想聽聽應該也好，何況自己是第一次來到這種聲色場所，

頷首表示同意。中年女人笑吟吟地補上幾句話，轉身匆匆忙忙進入了一旁的小門。

匆忙的腳步踏在幽暗的長廊上，老鴇急躁地敲了敲雲雀恭彌的房門，不等候回應便擅自拉開，雲雀正在裡頭撫著琴，有意無意的撥弄細弦，回眸，瞟了老鴇一眼。

「做什麼。」

「還問我做什麼！外面來了多大的客人啊！其他妓女孌童通通出去忙了！就你還在這裡瞎混！快點打扮打扮，去外頭給大人彈琴唱歌！」

雲雀無聲地嘆了口氣，起身，擺了擺手表示答應，老鴇見他答應，指揮幾個龜奴進來，將他的琴先拿到台上放置，雲雀有些不情願地卸下素色袍子，穿上華美的綾羅綢緞，重挽了一次髮，簪花，戴上耳飾，按慣例將典雅的玉飾掛在胸前，跟隨老鴇的帶領走出了廂房。

今晚的月色皎潔動人，月相是滿月，晚風沁涼。

藍髮男人正和身旁的將士相互敬酒，談天，漫不經心地看了眼明月，突然在座其他客人響起了掌聲，妓子童孌也紛紛停止了交談，他回頭，看見舞台上站出了個絕美動人的女人。

並不是滿身香粉的豔麗，女人的美是從舉止間透出來的美，他伸手撫上琴弦，目光掃視了底下的觀眾一圈，那淡藍色的眸子溢出內斂卻鋒利的霸氣，環視著三樓所有的客人，最後在這藍髮男人身上多停駐了幾秒，男人一愣，被那雙眼徹底地震懾住，彷彿被狠狠剜了一刀。

「骸大人，那就是白牡丹，三大名妓，也是七牡丹裡最有名的。」柿本千種靜靜地啜了口酒，向身邊的藍髮男人解釋，「順便一提，七牡丹是當朝七大美人，雖說七個裡有五個都是娼妓就是，這個白牡丹也是其中之一，藝名雲雀，還有，他不是女人，是變童。」

不是女人？

男人的神色露出些許的訝異，正要開口，驟然響起的琴聲奪去了他的注意。

樂聲純淨而充滿著力度，白牡丹專注的目光掃過琴弦，纖細的玉指流利地撥弄，如同宮廷的樂師般技巧高超，男人聽傻了，琴聲帶著淡淡的憂傷，然後，白牡丹開口，歌唱，喉中流出好聽的音色，婉轉動人，白皙的膚色在燈火照映下透出白玉似的質感，眼神如鷹，歌聲如鶯，悠悠地伴隨箏琴聲在酒樓內流轉，宛如清泉注入他的內心。

說那人是娼妓，實在很難相信。

曲罷，老鴇大聲拍手叫好，其餘客人也跟著鼓掌起來，藍髮男人被身邊的侍從頂了下肩膀，回過神來，這才開始跟著拍手，老鴇一面誇耀著白牡丹，一面得意地替他倒酒，他禮貌性地啜了一小口。老鴇見他神色愉悅，急忙招呼幾個女孩過來陪他喝酒，順便小聲補上一句：敢問六道骸大人，願不願意賞個臉，讓白牡丹為您獻上一支舞？

六道骸想也不想就馬上答應，即使沒有幾刻鐘，白牡丹的身影在他內心倒映地太深，老

鴇笑得合不攏嘴，招手要雲雀恭彌從台上下來，在六道骸面前舞扇，雲雀冷哼一聲，毫不掩飾地打了個呵欠，但還是走下了台，手拿白扇，走到藍髮男人面前。

「雲雀，快、向骸大人跪拜行禮，大人要看你為他獻舞呢！」老鴇一面笑著，一面拍拍雲雀的肩，他冷著一張臉，看著向自己微笑的六道骸，斂下睫，稍稍撇開了頭。

「我從不向人下跪。」他淡淡地道，老鴇的臉色僵了一半，「我也從不為人跳舞。」

「你……！什麼時候不耍脾氣到這裡來耍！」老鴇又急又氣，轉頭緊張地觀察六道骸的臉色，連忙又換上一副笑臉，威脅性地揪住雲雀的衣袖，「還望大人別見怪，吶，這孩子平時嬌生慣養，被寵壞了，來，快和骸將軍道歉，能為他跳舞是你的榮幸啊。」

「不用道歉了。」六道骸往後仰，靠上椅背，優雅地撫弄著手指，微笑，「你剛剛唱得很好，讓我很想看你跳舞，不是為我也沒關係，但是……」他瞇起了眼，語氣摻著一分危險，「若跳得不好還對我出言不遜，我可難保你的性命喔？白牡丹。」

老鴇一聽，嚇得連聲求饒，雲雀恭彌淡淡抬眸，對上六道骸的眼神。

他有著一雙顏色不一的異色瞳，左眼藍、右眼紅，興致勃勃地看著自己，嘴角滑出一抹微笑，那眼神沒有一般客人瞳底的仰慕或讚嘆或淫欲，只是很單純地，將他當作一個普通歌妓。

雲雀顯然一點也沒有慌亂之色，他將平常習慣用以跳舞的白扇擱置在六道骸的桌前，從袖中抽出比之大上一倍的紅扇，平靜地看向六道骸，眼底沒有任何一絲懼色或緊張，也沒有篤定六道骸一定會喜歡上他跳舞姿態的倨傲，只是很單純地，將六道骸當作一個普通的客人。

「我就用性命來賭賭看，將軍。」

他勾起一抹傾國傾城的淡笑，退後一步，揮扇，紅色扇子漂亮地展開，露出兩把鋒利的刀劍，在座人皆嚇了一跳，慌忙爭著保護六道骸，當事人卻只是平靜地笑著，揮開人群。

他說，擋到表演了，再吵格殺勿論。

雲雀倒也沒有攻擊他的意思，將兩把短劍抄在手中，墨色髮絲隨著他的舞動飛揚，月色很白很美，如同他的身影般令人迷戀，旋身，水袖隨之舞轉，每一個動作都充滿十足的力度，氣勢懾人卻又不失優雅，柔和地旋身，錦緞迎風飄揚，時而開扇舞扇，時而舞劍，變換自如，最後，他將雙劍往上一扔，後退，在場的妓子們發出驚惶的尖叫，觀眾倒抽一口氣，雲雀恭彌將大大的紅扇展開，向上一躍，讓其中一把刀刃刺破扇面，瞬間收緊，夾住鋒利的劍身，纖瘦的手則是精準地接住了另一把，旋身，降落，在眾人還來不及叫好的同時，向準六道骸，揮劍。

然而在驚呼聲中，利刃靜止於在六道骸的右眼前五釐米處，一動不再動。

六道骸稍稍瞪大了雙眸，雲雀滑開一抹冷笑，收劍。

人們這才回神，士兵們大聲喝斥舞妓無禮，根本是項莊舞劍，應當立刻拖下去五馬分屍，老鴇眼淚都快掉出來了，她從沒看過雲雀跳這一支舞，根本也不知道扇裡原來暗藏刀劍，想起自己可能不保這株搖錢樹，慌忙跪下向勃然大怒的將士們求情。

場面紛亂之時，只見六道骸捂住自己的右眼，大聲笑出來。

「好！跳得真好！」他大力鼓掌，眾人看著他，紛紛平息了騷亂，坐回自己的位置，奉承地跟著拍手叫好。六道骸站起身走向雲雀，嘴角掛著微笑，伸手撫過雲雀的側臉，迷戀地輕撫那墨髮，轉頭看向老鴇，問道，「方才我聽屬下說……這能歌善舞的美人是個娼？」

「啊……是的，不瞞大人說，尋花樓雖美女多，也兼當南院，收些童孌。」老鴇大起膽子，壓低聲音詢問：「如果骸大人您中意的話……今晚就讓白牡丹……」

「放肆！怎麼能對骸大人如此無禮！」其中一名有著黃褐色亂髮的士兵厲聲喝斥。

「不要緊的，犬。」六道骸溫和地撫平了騷動，回頭，直視雲雀厭惡的神情，勾起淡淡的微笑，不是一般客人眼裡的淫邪，亦不是心血來潮的想法，那眼神帶了點惡趣味，卻又像是透過他的身影，看到了記憶裡的某個人似的，六道骸附上他的耳邊，柔聲道，「美人，我

就買你一晚。」

雲雀咬緊下唇，表情非常難看，卻沒有反抗，任憑六道骸將自己摟進懷中。老鴇笑得合不攏嘴，要雲雀今晚一直待在六道骸身邊陪酒下棋，連下三場，六道骸連輸三場，罰酒三杯，喝得越盡興，他就將雲雀摟得越緊，那一晚大家都玩得很愉快，六道骸宣布這是給士兵們的賞賜，要將士們今晚和美人們玩得快樂些。說白了，就是嫖妓，底下眾人大聲歡呼，談笑聲此起彼落，從不間斷，月色皎潔動人。在三分醉意間，六道骸聽見懷裡的雲雀憤懣地、輕聲低喃。

我還以為，你和其他人不同。

*

宴會宣告進入尾聲，士兵們都摟著娼妓們進了廂房，有些人早已迫不及待地開始了性事，女人淫蕩的叫聲從幾個廂房內傳出，此起彼落，正和老鴇交談的六道骸蹙了蹙眉，只有苦笑。

進入廂房的時候，雲雀正在倒酒，六道骸和他打了聲招呼，他抬頭冷瞟了他一眼，沒有搭理，老鴇大聲斥責，六道骸笑著支開了她，走到雲雀對面坐了下來。

雲雀優雅地將陶杯裡的酒斟至八分滿，遞到六道骸面前。

「請用。」

他聽見雲雀的聲音無比冷淡，工作般的僵硬語氣。

但六道骸並不介意，將酒杯湊到唇邊，啜了一小口。

「品質不佳呢，和剛才宴會上的差很多。」

「真是抱歉，那是內法之酒，這瓶只是在下閒暇之時去市集上買回的。」

「那我就不計較了，美人不喝嗎？」

雲雀抬眼，冷冷地瞪著他：「我有名字。」

「雲雀。那是你的藝名不是？聽說是你唱歌好聽而獲得的。」六道骸輕搖著酒杯，微笑，試探性地問道，「我有這個榮幸知道你的本名嗎？白牡丹。」

「雲雀。」他淡淡地回答，「雲雀恭彌。」

「恭彌？」

「是雲雀恭彌，四個字，雲雀就是我的本姓。」雲雀顯得有些不耐煩，伸手又習慣性地替六道骸斟滿了酒杯，「如果你只是來廢話的，酒喝完我可要回去了。」

「喔呀喔呀？我不知道你那麼急著渴求呢，看來你果然只是個娼妓。」六道骸慢條斯理地道，再度小啜了口酒，「夜還很長，我們可以慢慢來，不是嗎？」

「——收回你剛才的話。」一瞬間強烈的殺氣從他的雙眸中綻出，白瓷做的酒瓶落到地上，摔個粉碎，酒味溢散在空氣中，他站起身，語音有些許的顫抖，「你，說我是什麼？」

「難道我說錯了？」六道骸放下酒杯，彷彿挑釁似地牽起唇角，態度和方才截然不同，「你不過就是個孌童，只需要知道討男人歡心、在他們身下索求，這樣就夠了不是？依我看，你的夜應該很多人買吧？竟自甘墮落在這淫亂的場所，就算你艷麗絕世，號稱牡丹，都不值得我碰。」

「你不要太過分了！」從來沒感到自己如此激動過，雲雀向他撲去，將六道骸用力按倒在地，一手揪緊他的衣領，一手高舉握拳，咬牙，「你以為我自願當孌童？你以為我喜歡作如此打扮？號稱牡丹又如何？三大名妓又怎麼樣！那根本不值得高興也不能拿來炫耀！少自命清高了！像你這種膚淺又表裡不一的偽君子，我才連看見都覺得噁心！」

「喔呀喔呀？區區一個娼妓敢對我破口大罵呢。」六道骸滑開一抹冷笑，揪住雲雀的手，一個轉身瞬間就將雲雀恭彌反壓在地，雲雀從未遇過這樣的人，果然就算自己小有功夫，還是比不上真正的將軍，他奮力掙扎著，六道骸放了水，他並沒有很用力，附上他的耳邊，柔聲道，「你是不是該注意自己的分寸？雲雀恭彌，今晚你整個人都是我的。現在，選擇服侍我，或是死。」

這次，他覺得自己第一次錯看了人。

六道骸鬆開了他的手，一手壓在他的肩膀，一手抽出懷裡的短劍，指向雲雀的咽喉。他惡瞪著他，拿下髮簪，漂亮的墨色長髮散落一地，指尖因憤怒與激動而微微顫抖，緩緩解開了衣帶，鬆開袍子，讓白皙的胴體暴露在六道骸的面前。他不想死，就算是在絕望包圍的狀況下，只有繼續活下去，才有突破現狀的機會，否則他不會一路苦撐六年。

活著，比死亡更需要勇氣。

「……這是極限了。」他道，毫無畏懼地直視六道骸的雙眼，「我沒服侍過任何人。」

六道骸表示理解地點點頭，放下短劍，上下打量這副美麗無瑕的身體，以一種欣賞藝術品的眼神，直到現在，雲雀都沒有從他的眼中看到過慾望，但是他的態度卻比他所遇過的客人更加蠻橫及不可理喻，他修長的食指點上雲雀的額，往下撫過眼瞼，鼻翼，唇。

其實他看得見，那雙純白的翅膀。

六道骸彎下身，將頭埋進他的鎖骨，聞得到他身上特有的淡淡香氣，迷戀似地，吐息輕噴在雲雀身上，他是依稀記得的，這個味道，和很多年前一樣，從未改變。

「你果然很美。」他揚起一抹淡淡的憐惜的笑，「就算在這裡待了六年，你也從未墮落，只是你不適合牡丹這稱號，也不適合這樣的女裝，跟你的氣節太不相襯了，不是嗎？」

「你……什麼？」

「我想，你應該忍了很多淚水吧，恭彌。」他輕撫著他的側臉，斂下笑容，看著雲雀錯愕的雙眸，神情有淡淡的悲哀，「父兄及五等親內遭斬，母親與姐妹淪落各地，我找過了，你的母親自縊身亡，姐妹大多被虐致死，餘下的都是自殺，至今為止雲雀家活下來的，只剩你一人了。」

「為什麼會……你、究竟是……唔、」雙唇被溫熱感封住，雲雀瞪大了眼，從未有人和他接吻過，來到尋花樓的這六年來也沒有任何人直呼過他的名字，先前是有些婢女會稱他為少爺，後來，那些人，似乎是全被虐死了，沒消息了。爾後很久很久，大家都管他叫雲雀，或是白牡丹，甚至有時夜半，他必須一再提醒自己，他的名字，叫做雲雀恭彌。

六道骸溫柔地吻著他，雲雀不反抗亦不迎合，不知道他是從哪裡得到雲雀家覆亡的情報的，也不曉得他到底是不是自己十二歲以前曾經見過的人，甚至他為什麼找過自己家族的人，他都不知道，卻莫名地對這個男人產生了莫大的安心感，他從來沒對人產生過這樣的感情。

骸一點也不像之前的嫖客那樣緊張急躁，不會仰慕他，亦不會看不起他，小心翼翼地扳開他的雙腿，在他頸側吻下點點紅紫，動作熟練而又生疏，很細膩，異色的雙眸溢著寵溺。

他放任六道骸在他身上的溺愛，眼神平靜，一如往常地望向窗外，月色十分的美，皎潔動人，就像他很多次很多次，在數不清個男人身下承受痛楚時所見到的一樣，而他總是反覆地、一再地，彷彿逼迫一般告訴自己，尊嚴是存在於心裡，而不是肉體。

但在六道骸緩慢溫和的進入之後，他終於落下了淚水。

很痛嗎？恭彌。他問。

痛，真的很、痛。

雲雀禁不住地哽咽，心理的生理的過去的隱藏的，痛楚全都湧了上來，那些一直以來侵蝕他瘡口的傷痛，在累積多年後卻因一個男人而突然爆發，他用雙臂遮住自己的眼，溫熱的液體不斷滑過面頰，止不住、停不下，他伸手環過六道骸的頸子，這是第一次他會在接客的夜晚裡有所動作，然而他卻只是靠在對方的肩上，讓淚水不斷流過六道骸結實的臂膀，身子微微顫抖，始終說不出話來。而六道骸吻著他的側臉，舌頭輕舔去鹹鹹的淚。

關於白牡丹的事情，在進來廂房之前就已打聽好了，雲雀從不討好男人也從不取悅男人，他的琴藝與舞技是在被買入之前就學成的，以前家中似乎還有幾個婢女，和他一同被賣

進了尋花樓。他也聽說他在性愛時不會露出任何表情，極少開口說話，不服侍客人不會發出嬌吟更不可能流下淚水，淡藍色的眼瞳總是望出窗外，凝視著月色凝視著無際的寬闊蒼穹，像是他完全不屬於這裡，他有該回去的地方，從很遠很遠的天堂來，他是一隻鳥。

六道骸又一次挺入他的體內，雲雀第一次，發出微弱的輕吟，淚水沾溼了不屬於自己的衣襟，他啣著他的衣領，微微顫抖著，看起來十分脆弱，六道骸撩起他的髮，低頭輕吻。

這是他第一次和雲雀說話，會在這種狀況下碰面其實也出乎他的意料，剛當上將軍的時候，他曾經找雲雀恭彌找了很久，卻始終沒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要說到起因，那得追溯到十多年以前，自己尚年幼的時候，父親帶著身為長兄的他，到當時頗有威望的參知政事家中拜訪，那時候，花園裡一個正在舞劍的小男孩，回眸，望了他一眼。

僅有一眼，卻足以讓他惦記一生。

聽說那是參知政事的么子，他的黑髮隨風飄揚，舞劍的力度十足，鋒芒畢露中，雙眸還噙著一股內斂，參知政事叫他過來，摸摸他的頭，問他以後要做什麼，男孩仰著天真的小臉，淡藍的雙眸盈著夢想璀璨的光芒，說，他以後要做將軍。

即使他們當時沒有說上話，也只見過一面，但男孩當時眼裡的光芒，六道骸永遠都記得，這份憧憬甚至驅使他奮發向上，成為朝廷的大將軍，而他也總是夢想著，也許哪一天，當那

男孩也成了將軍，他可以裝作漫不經心地提起這件過往，也許，他們還能成為摯友。

直到後來，他聽說雲雀家遭奸人陷害，被抄了五族。

「恭彌，我一直很想見你。」

模模糊糊之中，劇烈的痛楚與首次快感交織的情況下，他微睜開眼，淚霧讓他什麼也看不到，卻能聽見六道骸在他耳邊輕聲低語，用他從未聽過的溫柔語音，那是非情非愛，卻帶著濃烈情感的語句，彷彿他們已經認識了很久很久。

他說，我帶你走，恭彌。

雲雀沒有點頭、亦沒有拒絕，第一眼他就隱約看得出來，六道骸的氣質和器量都和其他人不一樣，他也多少會在心底猜測，也許，這個人，就是他一直在等待的人。

淚水滑過早就濕了的側臉，他咬緊下唇不發出哭聲，六道骸握住他的手，緊緊的，十指交扣。

有一個人，從很遠很遠的地方來，拯救被困在籠子裡的鳥兒。

（待續）

隔天早上醒來的時候，六道骸已經不在了。

雲雀揉揉惺忪的睡眼，打了個呵欠，環顧四周，六道骸的味道還依稀留存，他理了理衣裳，起身，在澡堂簡單的沐浴過後，回到自己的廂房，將華美的袍子收入衣櫃，換上平時的素袍，頭髮梳整，挽起，簪上慣用的銀飾，穿上木屐，推開小門來到大廳，賓客正在裡頭用早飯，沒有前一晚的熱鬧，將士們雖偶有交談，卻還算安靜，妓子們都醒了，雲雀推測自己大概是最後一個，三三兩兩散佈在大廳內，陪著前一晚嫖了自己的士兵說話，一些人在馬廄餵馬，一些人在外頭整理戰車。

老鴇見著他，一面斥責一面跑過來。

「你啊！難得骸大人對你昨晚的表現讚賞有佳！怎麼又穿這種廉價的袍子！去去去、大人臨走前得再為他奏上一曲，把琴和衣服都穿出來，記得戴花！」

雲雀沒有回話，視線搜尋被人群包圍的六道骸，推開嘰嘰喳喳的老鴇，大步往六道骸走去，一路上撞到不少人，受到士兵大聲的斥責，大概是因為他和昨晚的妝扮相去甚遠，所以沒認出他來，六道骸也注意到了他，中止了和侍從的談話，向他走來。

雲雀放緩了腳步，慢慢走到他面前，他們彼此對望了幾秒，六道骸向他淡淡微笑。

「早安，恭彌，看來你今天精神不錯。」他彷彿鬆了口氣似的，溺愛地凝視著他的臉龐，接著打量了雲雀黑紫色的素袍好一會兒，微笑，「和我想的一樣，這身裝扮很適合你。」

「你，昨晚不是說……」他頓了頓，有些疑慮，最後還是將『帶我走』三個字嚥回肚中，壓低聲量，改口，「你說，雲雀家……真的只剩我一人？」

「……嗯，我四處派人去查過了。」六道骸收起了笑容，斂下眼，「抱歉，我能幫到忙的就只有這些……」他頓了頓，附上雲雀耳邊，「還有，那件事……再等一陣子行嗎？」

「為什麼。」

「正在返回京城的路上嘛，將部下們安頓好之後還要去見太子，如果現在帶你走，很容易釀出事端。」說著，他在他的鬢髮邊落下一個吻，握緊他的手，「我一定會再回來接你，好嗎？」

雲雀蹙了蹙眉，似乎是不大滿意這樣的決定，

但六道骸所言甚是，他是將軍，而他只是個娼妓，不管怎麼說，在遠征回來的途中娶回一名孌童都太不名譽。當然，他多少也會對六道骸是不是真的有心要帶他走感到懷疑，至今為止無數個說要買下他的富翁都沒了下文，老鴇會不會放人也是個重點。

他抽回手，直視他的異色雙眸，開口。

「我等你。」

六道骸勾起一抹微笑，點頭。

老鴇走了過來，打斷兩人的對話，直嚷著要雲雀再奏一曲討六道骸的歡心，骸微笑著推辭，老鴇卻一再堅持，說白牡丹詩文書畫樣樣精通，既然大人那麼中意，那更該在走前再看一場表演才對，白牡丹也會這麼希望的對吧？她看向雲雀，他卻毫不領情地撇開頭，老鴇的臉垮了下來，六道骸禁不住地笑出聲，捧住雲雀的臉，直視他淡藍色的雙瞳，說，如果要再看一次表演的話，他想看雲雀舞劍，老鴇的下巴差點沒掉下來，從沒聽說過哪個妓子會舞劍，雲雀卻很乾脆地答應了。

於是六道骸抽出自己的配劍，上頭的花紋雕刻精美，劍身散發著細緻銀亮的光澤，無疑是戰場上殺敵無數的寶劍，侍從們驚訝地在旁勸說，絕不可以拿那麼貴重，又是精神象徵的傳家之寶，讓一名青樓的孌童來舞，六道骸要他們閉嘴，小心翼翼地將寶劍交到雲雀手中。

「只有你有這個資格舞這把劍。」他輕聲道，「可以為我舞一次嗎？恭彌。」

雲雀注視著他，點頭，接過了劍。

那是第一次，他肯為了別人表演。將外袍脫下，擱置一旁，跨出腳步，顯露出了他清瘦

骨感的身軀，他沒站上舞台，直接在六道骸面前舞劍，圍觀者紛紛讓出了一個空間。

淡藍的眼瞳瞬間綻出霸氣，手指撫過光滑的劍身，旋身，銀光閃爍，這是很久以前，在模糊記憶中的院子裡，父親傳授給他的劍法，直至今日，夜半裡他還是常用紙傘代替長劍，不斷練習。

突刺、收、迴身，每一個動作都力度十足，他一開始便不是學舞的，而是學劍，跳舞的時候，才會比一般的舞妓都要來得有力，同座的士兵都看傻了，沒想到區區一名孌童，劍法竟會如此氣勢磅礴，比起在座將士更加傑出，每一揮劍都帶著一分霸氣。他舞著劍，看向六道骸的側臉，朦朦朧朧之中，他彷彿記起了年幼的時候，那個他在院子裡獨自練習舞劍的下午，有一個漂亮的藍髮男孩，不知是從哪裡來的，站在長廊上，一直、一直，專注地、看著他。

舞罷，座客都響起了熱烈掌聲。

他將長劍交還給六道骸，後者笑吟吟地正要接下，雲雀突然收回了手，舉劍，抽出髮簪，柔軟烏黑的長髮飄散在風中，刀刃瞬間往髮束一劃，切斷了留了六年的髮。

老鴇大吃一驚，六道骸一陣錯愕，雲雀迅速扯斷簪上的流蘇，將髮束用紅線束緊，和長劍一併交給六道骸，視線交會，沒有第二句言語，他轉身，踏著平靜的步伐，離開了大廳。

六道骸看著他離去的背影，久久不能言語。

*

你是只鳥兒，總眺望著無際的天空，穿了鐵鍊的羽翼如火焰熊熊燃燒。

老鴇為了剪髮一事非常生氣，雲雀回房之後甚至擅自將頭髮修短，回到了他仍是十二歲時的長度，短得不能再用髮簪也不能再挽成漂亮的髮髻，許多客人都為此嘆息，四處都在傳唱一代名妓白牡丹剪下了髮獻給權重一時的大將軍，傳著傳著，又傳到了當朝的太子耳中。

太子和將軍的交情還算不錯，他向六道骸問起此事，後者笑得有些尷尬，從寶箱中拿出了用紅線束著的髮，神色充滿了柔情，他說，等他把白牡丹接回來的時候，可以讓太子看看，白牡丹擅長唱歌跳舞，劍也舞得非常好，一副傲骨裡是個貨真價實的君子，雖身在充滿酒色淫欲的地方，也從未墮落，不輕易低頭也絕不看輕生命，說得太子都想看他一眼。

他說起白牡丹時的眼神，閃耀著太子從未見過的光芒。

當晚，老鴇將雲雀叫了出來，說又有客人要付高價指名他。

雲雀默默地起身，從衣櫃裡取出華袍，回眸問了下到底是要聽歌還是要看舞，老鴇靠在

門上，先是催促他動作快點，爾後才回答他的問題，說，三者都有，聽歌、看舞，還有買春。

此話一出，雲雀的表情變得極為難看，他用力擱下扇子，殺氣騰騰，卻又在抵抗前猛然回神。

——為什麼，他要為了六道骸一個人，完全打亂他的生活？

他說他會來接他，卻從來沒有說是什麼時候，多等一天都嫌太漫長，待在這裡的日子越來越痛苦，等不及要重獲自由的那一刻到來，也等不及要再見六道骸一眼，一個人的時候他總是撫著剪短的髮，想著六道骸、和那天他對他說過的所有的話。

——但要是，六道骸不來了呢？

要是從此拒絕接客，老鴇大概會直接將他虐死，如果六道骸只是在騙他，這樣單為一個人的瘋狂也太愚蠢了。雲雀緩緩將扇子從桌上拾起，嚥了口口水，握拳。

他說，好。

連自己都難以相信，竟然會說好。

表演結束之後他迎接客人進入廂房，那客人有著一頭耀眼的金髮，笑著讚嘆雲雀的歌聲和舞技，方才也和客人下過棋，連比五場，那人連輸五場，罰酒五杯，客人大概不勝酒力，

很快就進入微醺的狀態，開口常常說錯話，雲雀雖不耐煩，卻隱忍下來，他和六道骸的級別差得太多，什麼樣的人只要看眼睛就知道，雖然看得出這男人並非一般凡夫俗子，的確出類拔萃，卻也稱不上什麼蓋世英雄，他顫抖著手斟酒，八分滿，緩緩遞到客人面前。

「請用。」

「謝、謝謝。」男人捂著暈眩的腦袋，啜了一小口，「味道有些淡。」

「您是第二個喝出來的客人。」玉手輕撫著瓷瓶，雲雀斂下睫，「這酒並非內法，只是在下去市集買回的外法之酒，雖不甘醇，卻也清淡些。」

「嗯，好酒，再來一杯。」客人笑著道，顯然他和六道骸一樣不急著要尋歡，他將空酒杯遞到雲雀面前，後者靜靜地替他斟滿，客人突然一句沒頭沒腦的開口，「你真的和骸說的很像呢。」

手一滑，瓷瓶落到地上，摔碎。

「你見過他？」他站起身，訝異地瞪視著眼前的男人，「他在哪裡！」

「嗚喔！先別急嘛！冷靜一點。」慌忙先安撫雲雀的情緒，男人小心翼翼地將碎片撥到一旁，抬眸，看向雲雀急躁的神情，嘆了口氣，「變得那麼焦躁，一點也不像骸口中的你，我聽說白牡丹從不心繫任何人，看來他打動你的心了？」

雲雀抿緊唇，搖搖頭，自己應當是不會被任何人所打動的，自從遇到六道骸之後，竟什麼都變得不太一樣，看來這陣子自己的確太奇怪了，他深吸了幾口氣以緩和情緒，而後靜靜地坐下，將酒瓶碎片用手絹挽起，包好以免割傷，放到一旁的小茶几上，向男人行了個禮。

「失態了，在下為此致歉。」

「不必在意。」男人拍拍他的肩膀，飲酒，「其實今晚買下你，並不是想尋歡，只是想有點時間和你談談。我叫做迪諾，直呼我的名字就好。」

「是的，迪諾。」雲雀有些狐疑地抬眉，沒想到世上還真有人錢多到沒處花，竟然花大把銀子來聊天，不過這對他也是件好事，而且既然他能和六道骸說上話，顯然他的來頭也不小。

迪諾笑了笑，那是種太過耀眼的潔白。

他站起身，推開窗，清涼的夜風沁入房內，明月閃耀，他回眸看向雲雀。

「我聽說，白牡丹總是喜歡望著窗外？」

「是的。」

「為什麼呢？外面的天空中有什麼值得你迷戀嗎？」

「天空本身就令人迷戀。」

「你渴望自由嗎？」

「我也不大清楚，大概、是的。」

雲雀專注的目光望向漆黑的夜空，即使除了繁星與明月之外什麼都沒有，他的眼神還是那樣的專注，彷彿虔誠的祈禱，晚風拂起他的髮絲，他緩緩閉上眼，似是與萬物冥合。

迪諾似乎開始明白，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為他傾倒了。

他撫過雲雀的側臉，扳過他的臉龐，讓他正視著自己。他看得出來，那雙淡藍色的眼睛就算是正注視著眼前的人，心也完全不在這裡，他像刺猬一般，對每個人都會釋出霸氣，只為了保護自己，然而，就算他的霸氣能震懾他人，卻還是沒有一次能成功地保護自己不受傷害，所以，他才不斷調整心態，盡可能往正確的路走，不斷催眠自己，告訴自己要堅強。

六道骸大概是識破了這點，才會完全攪亂了雲雀的心。

「我能不能知道你的名字？」

「雲雀。」

「那是你的藝名吧？」

「你就當那是我的本名好了。」

「好吧，雲雀，如果我現在帶你走，你是不是能夠忘記六道骸，只看著我一個？」

雲雀冷瞟了他一眼，掙脫他的懷抱，「做不到的事情，就別狂妄放話。」

「我做得到。」迪諾篤定地道，眼底沒有一絲玩笑。

「你憑什麼這麼肯定？」雲雀毫不畏懼地看著那雙金褐色的眼眸，冷冷地道，「老鴇不會讓我走的，這些年還我試過多少辦法，從來沒能成功從這裡逃走過。」

「不是逃。」迪諾的雙眸閃過一抹認真，「我可以買下你。」

「那不是一般人能付得起的，我不是為了還債才被賣到這裡。」雲雀咬緊下唇，挪開了目光，「當初我被五十兩銀子買進，如今存下五百兩，還是贖不了自己的身。」

「相信我！」迪諾握住他的手，開始急躁起來，「我、我是當今的太子，沒有我辦不到的事。」

「少騙人了！既然是太子，幹麻來這種地方買春！」

「那是因為我想見你，才會微服出宮的！」

「好、就算你是太子、就算你贖得了我，也不能制止我繼續想著六道骸！」

迪諾被惹怒了，也許在憤怒之中還交雜著敗北與失落感，以及，妒忌。

他將雲雀用力壓制在地上，後者沒想過他的力氣會這麼大，嗤痛了一聲，迪諾逕自拉開他的衣袍，掀開左右紉，白皙的皮膚暴露在冰冷的空氣中，散佈著的點點紅紫都是六道骸的

記號，他低頭，在雲雀身上吻落屬於自己的印記，他食言了，他上了雲雀恭彌。

起初雲雀強烈抵抗，迪諾握住他的手腕，扯下雲雀的腰帶綁縛住那雙細瘦的手，衣袍散亂，迪諾壓住他的大腿內側，掰開他的雙腿，雲雀弓起身子，咬牙劇烈掙扎，只要他說一聲好，也許就不會受到傷害，但傲氣不容許他軟弱的乞求，不容許他違背自己的道。直至迪諾的慾望狠狠撞入他的體內，那是劇烈疼痛的，撕裂感如同電流般竄進四肢百骸，他卻沒有叫出聲，亦沒有流淚，畢竟這種感覺他已有過太多太多次，他安靜下來，不吵了，不反抗了，讓身體隨著一次次激情的挺進僵硬地律動，他的眼神又再度望向窗外，清澈的雙眸映著銀白色的月光，彷彿他的魂魄他的心都已到夜空中飛馳。迪諾聽見他輕喊了聲骸，用細微的甚至小到聽不見的音量，一股罪惡感瞬間湧上，但是他明白，做什麼都無法再挽回。

這樣的自己，就算貴為太子，和那些嫖客又有什麼不同？

在高潮之後雲雀昏睡過去，閉上眼像個平靜入睡的孩子，彷彿什麼都沒發生過般，迪諾感到強烈的懊悔，但即使只有那麼一瞬間，他還是忌妒了自己的摯友，犯下無可原諒的大錯。

迪諾輕撫著雲雀的側臉，俯身，吻在他的額上，替他簡單的清理身子，蓋上棉被，自己則是穿上衣袍，回眸依戀地看了雲雀最後一眼，離去。

月色皎潔。

被褥上的雲雀恭彌微屈了下五指，輕顫，彷彿即使在夢裡，都有想握緊什麼的衝動。

那是隻不死鳥，雙翼如熊熊燃燒的赤焰，永遠都關不住，永遠都不墮落。

（待續）

六道骸就在迪諾見了白牡丹那晚的隔天來找他，說是要下棋，迪諾不大敢面對他，卻還是因怕六道骸有所起疑而答應了，於是骸笑吟吟地走進，一如往常地支開下人，坦白有些私事要向他聊聊，一聽，迪諾的神經緊繃了起來，但顯然六道骸對於此事並不知情，他們就像平時一樣輕鬆地聊著，直到骸裝作漫不經心地提起了白牡丹。

迪諾一震，看向六道骸。

「我很想見他。」將黑子往前推進，吃掉了迪諾一枚棋子，六道骸撐著頭，眼神有些無精打采，「我私下派人去問過白牡丹的身價，但老鴇似乎是說什麼都不肯放人的樣子，也是啦……他的價碼那麼高，看他表演要五十兩銀，讓他陪酒要一百兩，買他一晚就要一百八十兩，接十個客人就有一千八百兩，要是他更有名，價錢就可以再提高，根本是株搖錢樹，但……」六道骸頓了頓，低下頭，單手捂住自己的臉，苦笑，「我竟無法再忍受……他被其他人碰。」

「我、應該是明白這種感覺的……」迪諾罪惡地嚥了口口水，斂下睫，「有件事……我一定要和你說明白，因為你是我的至交，所以……呃、其實……」

六道骸抬眸，向迪諾一笑：「支吾什麼？我們都認識多久了？還有什麼話不能說的嗎？」

「也許，等你聽完之後就不會這麼說了。」迪諾泛起苦澀的表情，捂著臉，「昨晚，我瞞著宮裡的人，偷偷跑去尋花樓，然後……見到白牡丹了。」

「真的？」六道骸的表情閃過一抹欣喜，「他還好嗎？」

「不好……應該說……對不起。」迪諾深吸了口氣，低頭，「我……買了他的夜。」

六道骸瞬間僵住了笑容，愣了好幾秒，他的嘴角微微抽搐，隨後低頭，思考了一陣，拳頭握緊又鬆開、鬆開又握緊，好看的眉緊緊鎖著，隨後，非常逞強地，露出了個微笑。

「這點小事……你不用太在意。」他拍拍迪諾的肩膀，卻感到自己的喉嚨有些酸澀，他的拳頭握得死緊，努力按捺自己的激動，「他……反正，他的本業就是娼妓，他是變童，而且我……我並沒有給他任何承諾，要是、要是我因為他繼續接客而感到生氣、那也太不講理了……而且，我和他也許並沒有想像中那麼瞭解對方，說真的，我也不太確定他的本性是什麼……嗯，好吧……你也不用和我道歉、就當作他其實、其實沒那麼想見我……」

「他很想見你。」迪諾痛苦地蹙起眉，雙手捂上自己的額，「一說到你的事，他馬上就激動起來了，所以我……我竟感到嫉妒你，想將他占為己有，他真的是個很美的人，連我都

對他動心了……我、我要他忘記你，而且……那種行為……根本是強暴……」

「你……！你都對他做了些什麼！」六道骸猛然站起，撞翻了桌，棋子四處飛散。

「對不起！我真的很對不起你！但是對不起也不能解決問題！」

他怒目瞪視著低頭的迪諾，迪諾沒有看他、不敢看他，緊緊地閉上眼，六道骸深吸了幾口氣，咬緊下唇，他想厲聲斥責他，雲雀是屬於自己的，就算沒有任何證明，他明白雲雀的心是繫著自己的，但雲雀恭彌是個娼妓，就算那並不是他所願，那仍舊是他的本業，就法律上或禮制上而言，嫖妓並不犯法，何況迪諾是太子，位階在他之上，其實他根本不必向他道歉，而他更沒有理由辱罵迪諾，但他就是感到一股從腹部從胸腔竄上來的怒火，流遍四肢百骸，無法按捺。

況且迪諾應該知道，自己有多麼喜歡雲雀恭彌。

「我真是錯看你了！以道義而言你不該這麼做！況且你應該知道恭彌他……」

「我是真的知道自己錯了！」迪諾打斷他的話，自責地揪著髮，咬緊下唇，「我想補償你們！我不求你們的原諒，但我會盡我所能幫助他出來的！」

「如今還說什麼補……等等，你是……說真的？」將出口一半的痛罵硬是吞回肚裡，六道骸訝異地看著迪諾，確實，他是太子，未來的皇帝，何況皇上又寵他，迪諾說的話皇上沒

有不聽的，雖然一般來說這樣會培養出一個昏君，但是他和迪諾當了多年的朋友，他知道他大多時候都十分理智又能幹，只要他願意幫助自己，到時就算老鴇不放人也不行。

六道骸恢復理智，扶正棋盤，緩緩坐下來，正視著迪諾的雙眼。

「對，我說真的。」迪諾終於肯抬起頭來，以那一如既往的令人安心的眼神。

「這可是你說的。」他牽起一抹唇角，雙手環抱胸前，「要是你能盡你所能讓恭彌離開尋花樓，以不是變童不是娼妓的身分重新踏入這個社會，我就盡釋前嫌，原諒你。」

「真的？」迪諾微微一笑，伸手，「一言為定，兄弟。」

「一言為定。相信恭彌一定也會原諒你，他是個君子，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六道骸回握住他的手，微微一笑，「話又說回來，別到時候皇上怪罪起來，說是我帶壞了你，害我被抄家啊，你我堂堂太子和當朝大將軍，竟會為了同一名娼妓而如此費心。」

「你是想說英雄難過美人關，還是自古紅顏多禍水？」迪諾一陣苦笑，「你啊，老是在擔心自己會不會像前任參知政事五族遭抄吧？你也太杞人憂天了，我保證你會沒事的。」

六道骸笑了笑，抬頭看著他，「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當然。」

＊

雲雀恭彌的狀況從今早開始就一直怪怪的。

他在練習時幾次彈錯琴，彷彿雙手頻頻顫抖似的，錯了，又重彈一遍，又錯，索性不彈了，將琴推到一旁，沒什麼精神的雙眸看著鏡中的自己，別開了頭，這樣的動作反覆了幾次之後，他一拳打在鏡面上，玻璃碎裂四處飛散，手被割傷了，他卻不在乎鮮血滴落地板，咬牙，彷彿他急欲將自己的存在抹煞一般，但是他知道自己不能，因為他已苦撐了六年，絕不能前功盡棄。

那也是第一次，老鴇看見他失去耐性。

下午的時候，他再一次嘗試逃跑，被抓了回來。

老鴇十分無奈地看著他，明明已經安份了四年，不懂為何他現在才開始重覆十四歲做過的事情，幾個大漢將他架回青樓，他沒有吵鬧，也沒有反抗，很安靜，不知道在想些什麼。

對於諸多反常的舉止，唯一可能的推測是——昨晚是他在六道骸離開之後第一次接客。

難得有人願意付那一大筆錢，老鴇沒有考慮到雲雀的精神狀況，如今他連飯都吃不下，究竟是不是昨晚那位客人太過粗魯？但她記得那蒙了面的客人半夜就離開了，還多塞給老鴇幾個銀子，要她好好照顧雲雀，讓他睡個好覺，吃些好的，別累着身子。何況再粗魯的客人，雲雀也都撐了六年。

於是老鴇將他囚禁在先前虐死許多娼妓的地下室，要他冷靜地好好想想，也派人為他送上了飯，但到傍晚時分，雲雀仍舊一口也沒有動，他一直望著小小的窗口，沒有移開過眼神。

你是在執著於什麼？六道將軍嗎？

不是。雲雀平靜地，以虛渺的聲音回答：我也、不是很清楚。

大概是迷惘期吧，也該怪六道骸當初攪動了他的心。妓女有時候也會對一、兩個客人動心的，就算是變童也會，待她們終於弄清楚現實之後，就會死心了、放棄了，這類事情老鴇看得多了。

可惜，老鴇從不知道，雲雀恭彌沒有一刻願意臣服於現實。

當晚，白牡丹藉口受傷，並沒有上台演出。

消息傳回六道骸那裡，他擔心地來回踱步，茶也不思飯也不想，直焦急地詢問雲雀會不會是被關了起來正在受苦刑，毛毛躁躁地一點也不像個將軍。

你急也不是辦法啊。迪諾安撫地拍拍他的肩，說，他已暗中收買幾個店裡的龜奴，請他們定期去看雲雀的狀況，應該是沒事的，我們下個月才能再去看他。

「但是……！要是他受了傷、要是……在我不在的時候他自我放棄……」

「夠了，你冷靜一點！」迪諾大聲喝斥，抓住他的手，六道骸已變得有些不知所云，看得迪諾更加擔心，「你知道恭彌他沒那種軟弱！你應該知道他是多強韌的人！」

「謝謝……但、我也願我能冷靜。」六道骸一陣苦笑，在茶几前跪坐下來，小心翼翼地撫摸盒箱裡雲雀的那束髮，來來回回，上頭還殘留淡淡的香澤，他默念著雲雀的名字，一遍又一遍。

＊

你永遠不會看輕生命，就算枷鎖再沉重傷口再疼痛，你的眼神依舊那麼崇高。

黎明到來。

雲雀恭彌已被放回自己的廂房，徹夜未眠，只望著天空發呆，老鴇方才替他送來的水還擱在破碎的鏡前，他終於感到喉嚨有些乾渴，杯裡的水折射著晨曦的照耀，光灑落到碎成千片的鏡子上，整個室內被反光照得五彩繽紛，他看著，看著，拿起了那杯水，飲盡。

整晚都未闔眼讓他的雙眼感到酸澀，他閉上眼，按了按自己的鼻樑，倚於牆柱上，混亂一夜的腦袋已無法讓他再思考更多事情，他打了個呵欠，不消多少時間便沉沉睡去。

雖說他不肯放棄生命，但有時候，他還真願自己已經死去了。

那一整個月，白牡丹的雙眸都沒有什麼精神，失去了他原本的神采，拒絕接所有的客人，老鴇看他那樣，很是擔心，卻沒能說什麼，也沒辦法說什麼，再說只是更加諷刺罷了。

直到幾週過後，老鴇接到了朝廷送來的通知。

那天辰時方過，老鴇匆忙的腳步聲便將他吵醒。

雲雀因睡眠不足而泛紅的雙眼望了他一眼，沒什麼搭理她的意願，老鴇直在房裡踱步，頻頻叨唸著要他快快梳妝打扮，今天會有不少達官貴人來看他表演，聽說還是皇太子召集的，讓他休息了那麼多次，少賺了很多銀子，今天必得回個夠本，要他好好表現，盡量討好皇太子，好賺更多的錢，雲雀掏掏耳朵，才剛睡醒，根本沒聽懂老鴇在說什麼，他打了個呵欠，懶散地望向藍天。

那一早龜奴們挺忙的，好幾個大漢紛紛掛起大布條，四處以鮮花佈置大廳，雲雀不疾不徐地走出廂房，餓了想找些東西來吃，老鴇在大廳裡忙，沒空理他，他路過幾個妓女的廂房，女孩子正在裡頭盛裝打扮，當然，誰不想被大官贖走？雲雀蹙了蹙眉，繼續邁開步伐，若是從前的自己，絕對會看不起她們，但現在，他卻也如此渴望六道骸快點將自己帶離這個地方。

絕不是因為他是將軍也不因他有錢，那種情感莫名得連他自己也不曉得。

當他經過孌童們的廂房時，正在化妝的少年們將他拉了進去，興奮地開始交談，既然他們那邊有些東西吃，雲雀也就不排斥聽他們一干人等廢話，他們都知道雲雀是無法被贖走的，交談過程中有些人不時以憐憫的眼光看著他，他們說，要是自己能被名士贖走，不曉得會是多大的幸運。那時代淫狎孌童的風氣很盛，孌童不會比妓女劣勢多少，雲雀默默吃著東西，聽他們左一句右一句地描述將來，有些人看著雲雀，說出名真好，大家都爭著看你表演，大家都想贖你，也有些人說還是沒沒無聞好得些，畢竟越有名，老鴇就越不肯放人。

他們說的是事實，雲雀並沒有生氣，而他這次竟沒感到瞧不起這些童孌，也不鄙其器小，大家都渴望自由，他當然也渴望著，但他時常弄不清自己想要的究竟真的是不是自由，否則他大可以殺了老鴇，殺了龜奴，從這裡永遠的逃走，然後——那又怎麼樣？還不是得當逃犯，終究還是受人追捕，這並不是他所想要的。那麼，真正的自由，究竟在哪裡？

吃飽之後喝了幾杯茶，告別孌童們，回到自己的單人廂房，老鴇在那裡氣呼呼地等他，斥責他怎麼還沒打扮，雲雀漫不經心地解釋他不過是去找些東西吃，正要打開衣櫃，老鴇咳了幾聲，手上拿著件新袍子，是黑色的，圖案是漂亮的白牡丹，雕工細緻，然而比起以往鮮豔赭紅的衣袍，這件明顯要單調許多，雲雀愣了愣，老鴇是吃錯了什麼藥？

「你個小傢伙，現在剪短了髮，頭髮挽不起來，再穿大紅袍子會不好看，這是去外頭的市集叫裁縫特別為你縫製的，布料也是特別為你織的，是白牡丹的圖案，要好好穿著，否則裁縫都會傷心的。」老鴇難得輕聲地道，是的，她大概有個底，將軍府那邊一直派人來問白牡丹的身價，過沒幾天皇太子又說要在這裡辦場筵席，還邀請了文武百官，大概、也許，雲雀很快就會離開這裡了，雖然曾經虐死許多妓女變童，但老鴇原本也是個娼妓，她並不是真的那麼絕情，何況雲雀還是她在尋花樓裡最關心的娼妓，這些年來她都待他不薄，簡直快把他當兒子了。

雲雀愣愣地接過袍子，老鴇轉身離開，臨走前瀟灑地擺了擺手，說，衣櫃裡你偷藏的那把五百兩買來的寶劍我看到了，你要帶著就帶著吧，說不定今天會有武官想看你舞劍。

而他聽著她逐漸遠去的腳步聲，露出了些許訝異的神色。

*

午時，文武百官陸續到來，華麗的轎子擠滿了整條大街，馬匹多得塞不進馬廄，尋花樓陷入前所未見的盛況空前，圍觀的黎庶百姓也都來了，擠得水泄不通。

雲雀站在七樓的台上，往下看，人群像螞蟻一般擁擠，讓他看了便有股厭惡感，正欲移開眼神，卻突然看見了，那雙在人群之中，凝視著自己的異色雙眸。

他訝異地站起身，六道骸正下了自己的轎子，仰頭，向雲雀淡淡地微笑，彷彿他打從一開始，就知道雲雀會站在哪個地方，就知道該在哪個地方停下腳步，才能讓雲雀也看見他。

——早該想到，六道骸也會來的。

他轉身推開一群談笑的娼妓，匆忙奔下樓，被撞開的妓女們驚訝地看著他的背影，尋花樓第一名妓白牡丹應是優雅的、從容的，怎會如此著急？為什麼如此著急？為了誰，而如此著急？

當雲雀跑到二樓時向下俯瞰大廳，六道骸正在和一名金髮的男人交談，雲雀認出他來，那是迪諾，看來迪諾那晚所言不假，他的確和六道骸認識，也許他真的是太子，他不再顧慮那麼多，走下樓，一路撞開人群，也許撞到了大官，身後有人在謾罵，但他都不在乎，來到六道骸的面前。

「迪諾……還有，骸。」

大廳內漸漸地安靜下來，原本正要上前去找雲雀理論的大官們通通嚇著了，這是哪來的傢伙竟敢直呼太子和將軍的名諱？而且，那兩人竟都沒有斥責他的意思。

迪諾有些尷尬地移開眼神，六道骸笑著拍拍他的背，接著，看向雲雀。

那雙眼還是一樣，溢滿了溺愛與珍惜。

「早安，恭彌。」他柔聲道，淡淡地笑了出來，「看來你今天精神不錯。」

雲雀深吸了口氣，閉上眼，睜眼，吐氣，勾起了淡淡的微笑。

——像是，終於確定所見真實般。

「你來了。」輕聲地，他道。

六道骸感到鼻頭有些酸澀，他看著雲雀的眼，一直看著，緩緩地，點了頭。

「嗯，我來了。」

那只不過是肯定句，卻怎麼的聽起來多像承諾。

*

還記得，當初太子和他邀請了文武百官在尋花樓裡佯裝飲酒作樂的時候。

迪諾裝出醉酒的模樣，乘興之時給尋花樓賜名牡丹樓，說，他要把這裡的第一名妓給贖回去，有些人拍手逢迎，有些人極力反對，要太子別被一時的衝動迷昏頭，妓就是賤，不能讓賤人污染太子的高貴，六道骸聽了差點沒站起來砍死他們，迪諾勒住他的手腕，小聲地要他冷靜，他接著起身宣布，請白牡丹來證明這一點，何謂高貴。

雲雀恭彌非但沒有緊張之色，反而大言不慚地道，只要你們當中有人的才華贏得過我，我就承認我賤。迪諾的下巴差點沒掉下來，六道骸苦笑著，知道那清澈的雙眼早看穿了百官

的本質。

於是當朝宰相不服，找他來下棋，連比十局，十局皆輸，看得眾人啼笑皆非，武將找他比劍，連試三次，連輸三次，文士找他高談闊論，雲雀一一反駁他們錯誤的論點，然後冷冷一笑，鄙其器小，聽得老鴇臉上風光，六道骸禁不住捧腹笑起來。

爾後，雲雀恭彌在文武百官的甘心佩服之下，看向六道骸。

我要你，和我比劍。

六道骸愣了愣，微笑點頭，從腰間抽出寶劍。

迪諾略為詫異地看著他，他向他點點頭，向雲雀走去。

還請白牡丹手下留情，六道骸跨出馬步，勾起唇角。

我不會放水的。他說。

一比就難分難捨，不分高下。

六道骸一劍朝他咽喉劈去，眼看馬上就要砍死人，雲雀卻在一瞬間內反手擋下，交鋒的瞬間又立刻彈開，轉而從下一個地方攻擊，雲雀當然也不是完全處於守勢，一劍直劈六道骸的要害，他迅速彎下身閃躲的同時一記掃腿，雲雀一躍而起閃過，高舉著劍，狠狠劈下，六道骸也舉劍抵擋，迪諾看得緊張到要死，當事者兩人卻彷彿遊刃有餘，也許，那就是一種完

完全全的信任。

最後，雲雀似乎逐漸走向劣勢，六道骸第三記掃腿絆倒了他，接著一劍刺下，千鈞一髮之際他向右翻身閃過，刀刃削掉了他幾縷髮絲，許多人都在猜大勢已定，這局會是大將軍勝出，突然，雲雀一躍而起，雙腿夾住六道骸的腰身，傾身將他壓倒在地，一劍狠狠刺下。

群眾倒抽一口氣，迪諾以為自己的心臟會就此跳出來。

然而，刀鋒刺裂了六道骸旁邊的地板，和他的腦袋只差了五釐米。

四周鴉雀無聲，雲雀惡瞪著六道骸的雙眸，咬牙。

「你放水……！」

「不，我想我應該也盡了九成，和你打真的挺吃力的。」六道骸乾笑道，有一瞬間他也以為自己真的會被刺破腦袋，「是我輸了，恭彌，你真的很強，我證明你的高貴。」

那時候，在場的歡呼聲幾乎都要衝破屋頂。

迪諾將雲雀扶起來，而雲雀恭彌優雅地起身，收劍，彎下身，向六道骸伸出手，那雙清澈的眼還是一樣從未改變，六道骸笑了笑，回握，緊握的瞬間濃烈的情感彷彿都從指尖傳遞而出。

在歡呼聲中，迪諾告訴眾人，他要為一位君子平反。

於是賓客又安靜下來，聆聽太子說話，他說，當年的奸臣雖已被六道將軍查出其意欲謀反，不過，被他陷害的人永遠都無法得到安息，那人便是曾經被抄五族的參知政事雲雀大人，相信在場許多人對這名字都很熟悉，說著，雲雀恭彌訝異地看見，許多大官都點了點頭。

「太子是該為他平反。」宰相認同地道，捋了捋長鬚，「我們曾經非常要好，他是個忠臣，也是個堂堂正正的君子，忠義兩全的大丈夫。」

那個瞬間，雲雀感到自己的鼻頭酸澀起來。

他低下頭，咬著下唇，六道骸看著他的側臉，微笑，握緊了他的手。

「那麼，我追諡雲雀大人為『忠義』，並儘可能地找回雲雀家還活著的族人，任用有德者、有能者於朝廷，為我國效力，有任何人反對嗎？」迪諾環視在場的眾人，大多都點頭認同，即使是反對，也不敢當面站出，不過他們都清楚，六道骸將軍先前也查了很久，雲雀一族早已滅亡了。

誰知才這麼想著，迪諾便看向六道骸身旁的黑髮人兒。

他向他伸出手，彎身，行了個禮。

「所以……可以請你來作我的丞相，輔佐我以成就大業嗎？雲雀恭彌。」迪諾說話的時候紅著臉，但他卻努力地，像是鼓起極大的勇氣一般，正視著雲雀的雙眼，彷彿，他是在請

求原諒。

他聽見在場眾人皆倒抽了一口氣，就連老鴇也非常地驚訝，他們知道他叫雲雀，卻以為那是他的藝名，他們聽將軍喊過他恭彌，卻不曉得，他真正的名字，叫作雲雀恭彌。

雲雀恭彌。

那再也不會是每天夜半，他在床前不斷提醒自己的名字。

「據我所知，雲雀公子是在刑場內被人口販子捉走，販賣到尋花樓裡來的對吧？」雖然這都是打聽來的就是了，迪諾嚥了口口水，有些緊張，「我年幼時承蒙令尊照顧了，現在我為其平反，請你出仕——國家對不起你，但是，請你原諒。」

雲雀愣愣地看著他，一秒、兩秒，然後，他點了頭。

他回握住他的手，答應他的請求，在迪諾抬起頭來的時候，他看見了寬恕的笑容。

他還記得，那個時候在宮廷內，抬頭仰望的孩子。

陽光灑落在他墨色的髮絲間，迎風飄揚，迪諾遠遠地、靜靜地，看著他伸手，看著他擁抱天空，看著他，彷彿長出了一雙純白色的羽翼，像隻剛出生的雛鳥。

他問身邊的婢女，那邊那個是哪一個大官帶來的孩子，她們說，那是雲雀大人的么子。

雲雀。

雲、雀。

還以為，那真的是只展開翅翼的鳥，懂得飛翔。

*

刀鋒閃爍著銀光，淡藍色的瞳底流光閃動。

時而快得讓人看不見刀身，時而溫婉如流水，柔軟身軀中每一步每一劍都挾帶力道，旋身，水袖隨著他的動作而飛揚，然而收的時候又是如此簡單俐落，雙眸專注地看著劍身，從未移開，面容寧靜超然，黑色短髮隨風輕揚，純白的牡丹花瓣飛散在他的身旁。

一記掃腿過後他飛身躍起，在空中旋了一圈半，以劈腿之姿落地，長劍劈下，鏗鏘一聲落地，彷彿給無形的敵人最後一記痛擊，銳利的刀鋒將軟土切出一痕縫，草屑隨風捲起。

動作雖氣勢磅礴，體態卻分毫不失柔軟，像一片羽毛，順著風，那樣的輕盈。

黑髮男人吁了口氣，閉上眼，起身，收劍。

單薄的掌聲從旁響起，他回眸，一名藍髮男人倚在牆柱上，微笑著看向他。

那是六道骸。

「不愧是丞相，舞劍的技術還是如此高超。」

「你什麼時候進來的？」

「剛才囉。」

「有事嗎？」

「喔呀？真是意料之外的冷淡。」六道骸聳肩笑了笑，向他走去，「迪諾那傢伙……咳，不，皇上有事傳我們過去，大概只是要聊個天之類的，他說不來也沒關係，要去嗎？」

「如果你要去……」雲雀恭彌淡淡地回答，將寶劍解下，步入屋內，「我就會去。」

六道骸愣了愣，隨後微笑起來，「你是說，無論去哪裡？」

雲雀停下腳步，回頭。

毫無顧忌地直視六道骸的雙眼，就像當初，他們第一次相遇的時候。

「嗯，無論去哪裡。」

你永遠不會看輕生命，就算枷鎖再沉重、傷口再疼痛。

你的眼神像天使般崇高，望向遠方，彷彿一隻鳥，終有一天，回到了該歸去的巢。

（完）

Dear Spade,

Sometimes you did have to admit that you’ re boring. But I still glad to get your letter.

The genuine worth of human beings is not determined by how disappointed position you were in, but determined by the wholeness of your mind and spirit. Whatever challenges I faced, I will always hold my spiritual creed and sublimity, till I died.

By the way, Giotto asked you whether you want to back to Italy next month. And the copy is attached.

P.S Neither Allodola nor Lark is my name. Do not call me like that.

Sincerely,
Aloudi

後記

嗯，那英文真的突顯出我的語文程度有多麼可悲。

基本上，ＰＰＰＳ和很多花魁設定相同，委員長淪落到妓院、變得很有名、遇見嗨哥、然後被贖走、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是的，這種文我真的也很想寫一次，想了很久。

不過不同的是，這同時也是一個挑戰性觀念的話題。

難道委員長失去了純潔，嗨哥就會不要他了嗎？（難道他是要作祭品的處女？）

或者，真正的純潔存在於哪裡？（肉體，或是心？）

成為娼妓必然就要面對這樣的問題，委員長不可能不被任何人碰觸，這樣的話他打從開始便不該進入妓院，也不會在妓院存活多久，社會是現實的，一個娼妓再美，要是吃不到，要是不懂得撒嬌，就只有沒沒無聞而已，何況那是個保守落後的社會，沙文主義盛行，在這個方面我猶豫了很久，最後還是決定維持本來設定的劇情，不能讓委員長

撒嬌，只好讓他被吃（喂）。

正事說完了，接下來開始吐槽。

變童其實就是男妓，本意為漂亮的美少年，在古代，有些確實會作女裝打扮，收變童的地方叫作南院，類似青樓，但青樓收的是女性，順帶一提，「龜奴」是指在妓院裡從事雜物工作的男人，淫狎變童風氣極盛的時代，在歷史上確實是存在的，大約是明清左右時期。

但是吐槽點來了，明清時代已經沒有丞相這個職位，清代又要雉髮留辮，誰想看嗨哥和委員長剃光頭綁辮子那種可笑又可恥的髮型！給我站出來面對！

因此，我決定這個時代叫作加百羅涅王朝。（正色）（自重！

然後，開頭稍微賣了下關子。

信末署名ＤＳ那絕對不是ＮＤＳ的簡稱也絕對不是迪諾Ｘ史庫瓦羅的（

縮寫（自重），那代表的是Demon Spade，也就是黑桃斯佩德爺爺寫給阿諾德奶奶的告白信ＸＤＤＤ

在結尾的部份奶奶給爺爺回信了，只是不知道我的文法對不對。（掩面）

斯佩德爺爺用了很多ＰＳ，最後一個附註ＰＰＰＳ就是故事的開始，像是那只不過是在茶餘飯後提起的，或是附在書信最末，不大重要的小故事，這是我將標題取名ＰＰＰＳ的想法。

不過，最開始還是因為找到了三個Ｐ，叫３Ｐ文又覺得很難聽所以乾脆多寫了一章Ｓ的關係。（喂

我覺得明明寫了很多，但是總字數只有逼近三萬，真是令人失望囧。

感謝閱讀至此的你，也謝謝你沒被那麼多的工口給雷跑。

岱　　完稿於二〇一〇年十月十日

閂犬

白雲 骸雲

鬥犬

2011年？月～2013年？月

因為覺得《鬥犬》這篇文尺度太超過，所以從未發表過。直到13年時在親友的懇求下，才用另外一個身分發表在All18吧，不過後來百度說要整頓風氣什麼的，我就在沒有連載結束的狀況下把文全刪了。

本篇以文風來判斷應該全文都是在11年完成的，直到13年為了發表才對結局作了一點修正。當時有個朋友寫了篇《鬥犬》的雛型給我，我便以此為基礎寫下了全文，不過現在想想，當時寫完後之所以羞於發表的原因，大概是因為當時的我根本還未滿十八歲吧！

只不過是一條狗。

所以沒有思考的權力、沒有說話的權力、沒有自由的權力、沒有死去的權力。

雲雀恭彌自夢中悠悠轉醒，醒來的瞬間即刻忘了自己做過什麼樣的夢，只依稀記得，那個夢境已經走到盡頭了，所以他醒來，結局是好是壞，他也不再有印象，夢對他而言就像是現實、現實對他而言就像夢，夢與現實已經沒有差異，他兩者都無法記得。

身為狗，只要會吠、會撒嬌、會看家、會咬人，這樣就夠了。

男人在他頸上套下了鋼製的鎖鏈，每天進出都得由男人牽著那枷鎖，他才能行動。

那個男人，自稱為「主人」。

他將雲雀恭彌養在「狗窩」，每天「餵食」，每天帶他「散步」，每天「洗澡」，每週幫他「檢查身體」，主人總是說，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寵物了，應該感到知足，對你而言我就是一切，所以只要聆聽主人的命令就夠了。

再多想什麼，都是不必要。

只要站上擂台——你就是一頭鬥犬。

雙眼被矇住，步上燈光刺眼的擂台，周圍的景物早已熟悉到不必拿下眼罩也清楚怎麼走，雲雀恭彌坐上屬於自己的位置，歡呼聲響徹了整個密閉空間，轟隆轟隆地在耳膜鼓譟，

不久，有人替他解開了布條，刺眼的強光讓他瞇起了眼。

「紅方是永遠的衛冕者！米爾菲歐雷的兇猛獒犬——雲雀恭彌！」

裁判的聲音透過麥克風伴挾著回音縈繞，他站起身，接受觀眾熱烈的歡呼。

「藍方則是知名集團彭哥列派出的未知挑戰者——喬托！」

抬頭，雲雀看見對面一名金髮的男子站起身來，靜了個禮，他的動作非常優雅，優雅得不像拳手，身材也好得沒有一絲贅肉，只是看起來瘦了些，觀眾方傳來極大的噓聲，彭哥列集團是個從不參加地下賭博活動的良好企業，所以十有八九推測他是用假身分來的，甚至有觀眾丟了垃圾，顯然沒有人看好這位誇下海口要吃王的瘦弱男人。

比賽的鈴響敲起。

裁判退場，自由搏鬥沒有任何限制，只有把對方打到認輸、或是，死。

喬托讓雲雀恭彌先行進攻，先後挨了兩個拳頭，觀眾席傳來陣陣大笑，但只有雲雀恭彌明白，喬托巧妙地用角度減輕了傷害，他只不過是在試探自己，想到這裡，雲雀向後跳開，又快速衝近，看似給喬托揮拳直擊的好機會，卻在他揮拳的瞬間向上一躍，一個空翻降落在喬托身後，兩下踢擊、一下手刀，便將喬托死死地壓在地板上。

觀眾席又傳來一陣熱烈的歡呼。

「沒救了……」震天的巨響中，他聽見身下的喬托一聲嘀咕，「連活著的意志都沒有……這副模樣要是被他看到了，大概也會哭出來吧。」

「因為……忘了。」雲雀恭彌單純地說道，喬托愣住了，回頭對上他的雙眸。

他們的視線彼此相接，喬托的雙眼是清澈見底的水藍，而雲雀恭彌的，卻是死水般的灰藍。

他說：「……以前……有，最近……忘了。」

喬托注視著他，雲雀依然沒有減輕桎梏他的力道，喬托卻看起來一點痛楚也沒有。

「有想起來的可能嗎？」

「……不知、道……」

「你覺得自己可憐嗎？」

「『可憐』……是……什麼？」

啊啊……明明還只是個孩子而已。

連說話的能力都沒有，眼神是死去的，這孩子的心已經完全死了。

這樣的想法一瞬間閃過喬托的腦海，在他心底油然生出一股憐憫之情，這樣的生命還是了結掉吧，活下去只會徒增痛苦罷了，那個人也許能體諒他的，他一個起身，猛然▨脫雲

雀的栓梏，雲雀恭彌沒有意外，向後幾翻，重新站穩，抬頭看見喬托的雙瞳逐漸轉為橙色。

觀眾的歡呼停止了。

雲雀再度向前快攻，喬托這次沒有再試探性地接下拳頭，而是一一精準地擋開，接著反擊。

一個帶有熱度的拳頭擦過他的臉頰，雲雀瞪大了雙眸。

——人類。

與「主人」、與血，截然不同的溫度。

他低頭閃過喬托一記踢擊，向後一躍，雙手捂住自己的右頰。

那一瞬間，他的雙眸閃過一絲生命的氣息，灰藍綻放出清澈的水滴，喬托因他的表情而愣了神，但雲雀恭彌很快就收回了自己的失態，彷彿，又再度歸回沒有情感的人偶，一頭只會亂吠、亂咬的瘋狗——殺人是他的本能，就算對手認輸，也一樣要殺了對方。

喬托瞪大了眼。

雲雀下一刻的速度超越他的計算，幾乎看不見他移動的速度，甚至來不及回頭，雲雀已

經繞到他後方，一手拐住他的頸子，向後拖倒在地，一手高舉起拳頭，毫不猶豫地揍上喬托的鼻樑。

鮮血噴濺出來，灑上雲雀恭彌的側臉，他的表情又變回了漠然。

他等待對手驚惶失措的求饒，並等待再度揮下致命一拳的時機。

「——我認輸了。」

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喬托流著鼻血，鼻樑被打歪，甚至口齒不清，卻還是認真地望著他，說了與他眼神完全不相符的這麼一句話，雲雀愣愣地看著他，灰藍色的眸底閃過幾分訝異，而喬托對他微笑起來。

「你還沒有死」輕聲地，喬托對他說，「總有一天，我會來這裡帶你出去。」

場中有蝴蝶，從繩索上躍起，振了振蝶翼，撲飛。

「為什麼沒有殺了他？」主人柔軟而冰冷的大手撫上他的側臉，挑起他的下顎，幾聲輕笑，「真是不乖，我明明教過你，認輸的人也得照殺不誤的啊，還是他在比賽時對你說了什麼呢？壞狗狗。」

雲雀恭彌沒有回答他，或者該說，他不懂怎麼回答，「主人」將他按倒在「狗窩」上，將所謂的「食物」挺入他的「嘴」。

「啊唔……！」

嘴角流洩出疼痛的呻吟，男人的陰莖一口氣挺進後庭的最深處，雲雀恭彌的身子一陣輕顫，他已經習慣了，早就該習慣了，因為「主人」每天都這麼照三餐「餵食」，無論是他的口還是他的菊穴，都得按三餐吃入男人的精液。

「好吃嗎？可愛的小狗狗。」男人撫上他泛紅的側臉，來回撫摸，彷彿那是一塊上好的玉石，「再吃多一點啊。」

雲雀發出疼痛的呻吟，男人按住他的胸口，開始了猛烈的抽插。

雲雀恭彌的身子隨著男人的動作而律動，他伸手摟住男人的後頸，白髮柔軟的感覺從指間掠過，嘴角流洩出嬌媚的呻吟，他閉上了眼，下身的稚嫩挺立起來，在「項圈」的束縛下泛著紫紅，他痛苦地咬緊下唇。

「唉呀唉呀，這樣虐待自己可不好喔。」男人停下動作，伸手撫上他的雙唇，來回碰觸咬紅的地方，俯身吻上他的唇瓣。

——你是如此的完美。

初次見到雲雀恭彌時，他在地下非法交易場所以奴隸的身分賣出。

那雙眼睛太美了，漂亮的灰藍色，散發著清澈不受污染的光芒，裸著身子的小男孩抓緊牢籠的鐵杆，全身白皙的皮膚散發著潤玉一般的光澤，吹彈可破，小巧的紅唇緊緊抿著，眼神沒有害怕、沒有恐懼，只有充滿對世界的好奇。

拍賣人說，起標價兩百萬。

白蘭立刻站起身，用笑瞇瞇的神情，喊價五千萬。

在一片嘩然聲中，雲雀恭彌就此屬於他，他將他從籠子中放出來，緊緊地抱在手中，男孩溫暖的體溫碰觸到了他，灰藍色的大眼睛小心翼翼地觀察這個新主人的樣貌，而後像渴望母愛一般摟住了他的肩膀。

不知道那是天使的救贖，還是惡魔的誘惑。

經過十年的調教與訓練，雲雀恭彌成為他最強悍、最忠心、最美麗的犬。

「我愛你，恭彌。」隨著抽插的加快，白蘭臉上浮現了猙獰的微笑，「愛你愛到想凌辱

你、姦殺你的地步。」

雲雀恭彌的身子一陣顫抖，雙頰泛著紅，卻沒有回答他。

「真可惜我不能殺你，也不忍殺你，我是多麼疼愛你的主人啊。」白蘭輕聲道，用力一個挺入，在最深處釋放了白濁的精液，雲雀顫抖著，全身都已呈現紅色，「項圈」鎖不住欲望，前端已經流出汩汩精液，他大口大口喘著氣，渴求的眼神望向白蘭。

「想射嗎？」

「……想……」

「等等呢，我先餵你狗食，可愛的小狗狗。」白蘭輕聲笑了起來，將桌邊已經切好的食物用叉子插起，將雲雀恭彌摟在懷中，一手將食物送進他的嘴裡，一手惡意地持續撫弄雲雀挺立的柱身，看著他顫抖痛苦的神情，以及無法好好嚼食的神態，白蘭就又興奮了起來，「你可要好好地嚼喔，要是掉下來了，今天都不能拿下項圈。」

「啊……嗯……」

雲雀的雙唇觸碰到叉子上的牛排，含住，唾液順著嘴角流下，滴上白皙的鎖骨，他一陣輕顫，難耐地扭動著臀部，白蘭獰笑著，將「項圈」上沾到的白濁液體用拇指抹起，度入雲雀的口中。

「好吃嗎？你自己的味道。」他憐愛地繼續撫弄柱身，指間不時惡意地戳弄下方的兩顆丸球，雲雀輕吟著，將食物吞下肚。

白蘭餵他吃了不少，每一口都在慾火焚身的難耐下吞食，好不容易終於連湯都喝完，白蘭這才解開他的「項圈」。

精液噴灑出來，沾到白蘭的臉上。

他指指自己臉上的精液，雲雀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不顧發軟的雙腿，傾身舔去白蘭臉上屬於自己的味道。

「真乖。」待他把精液吞下肚，白蘭親吻他的雙唇，深入，軟舌帶著掠奪性地在他口腔裡攪動，雲雀很快因缺氧而紅了雙頰，直到他已經開始掙扎，白蘭才依依不捨地鬆開他，「真想現在就再玩你一遍，不過還是等晚餐吧。」

他起身離開「狗窩」，臨走前親吻了一下他的側臉，而後彎下身來，扶起他雙腿間的稚嫩，親了下前端作為告別。

目送「主人」的背影離去，直到房門重新關上，雲雀還是愣愣地坐在床上，閉上了雙眼。

因為不被當作人類看待，所以不需要有恨，所以不需要有愛。

白蘭在傍晚時抽出時間，帶他去散步。

雲雀恭彌一個踢擊，頭蓋骨破裂的感覺由雙腳傳上直到腦袋，他毫不留情地再補上一拳，下一個壯漢又就此倒地不起。在夕陽照耀下的暗巷中，一群男人恐懼地退縮至牆角，雲雀恭彌毫無表情地看著他們，雙眸平靜如死水。

「對不起！白、白蘭大人……！」其中一個男人哀淒地求饒，「我們這就離開！不會在你們的地盤上撒野了……！」

「呀咧呀咧，所以這是在叫我放過你們嗎？」白蘭露出了燦爛的微笑，卻令人不寒而慄，他走上前，將雲雀恭彌摟進懷裡，「那麼，我親愛的小狗狗，你想不想要殺人呢？如果你不想殺，我們就回去『吃晚餐』了喔。」

雲雀親吻著白蘭的唇角，頸上的鎖鏈發出清脆的聲響。

「好吧。」白蘭放開了他，對地上哀求的壯漢作出結論，微笑，「既然我的狗已經餓了，我也沒時間耗在廢物身上，三天之內交出五百萬，然後離開這個地方，我就可以不殺你們，如何？」

「五百萬？可、可是我們沒那麼多錢啊……！」

「沒有錢？沒關係，我可以借你們，只是必須付出一點小代價罷了……」瞇起的鳶紫色瞳孔微睜，白蘭的笑容幾分猙獰，他轉身，看向身後綠色長髮的男人，「桔梗，這裡換你接手，我的寶貝肚子餓了，我先帶他回狗窩吃飯。」

「是的，白蘭大人。」

綠髮男人帶著一批黑衣人上前接替，白蘭扯了扯手中的鎖鏈，微笑。

「我們回去吧，小狗狗，晚上還有一場『運動』，要是不快點吃完飯，你的身體會吃不消的。」

雲雀恭彌輕應一聲，親暱地輕舔白蘭的側臉，而白蘭亦溺愛地撫摸他的腰身。

「你已經被我調教得很有彈性。」用力頂入內腔的深處，汗水自額上滴落，白蘭的笑意不止，「真舒服……」

「啊、啊嗯……！」

「就連叫聲也這麼美……真是傑作。」白蘭溺愛地注視著他，將手指伸進雲雀的口中，攪動他的舌頭，「吶，我可愛的小狗狗，用你這張美麗的嘴、美麗的聲音，叫一聲白蘭主人，我就會給你更多的獎賞喔。」

「白、啊……白蘭……主、啊唔……！主人……」

「真好聽。」他用力一個挺入，雲雀一陣顫抖，「項圈」上又沾到了白濁的液體。

偌大而黑暗的房間中，「主人」是他唯一的依靠，「狗窩」是唯一屬於他的地方，「食物」是他唯一習慣的味道，而白蘭的聲音與他的氣味他的溫度他的賞賜他的疼愛他的陰莖，都是雲雀恭彌習慣、喜愛、渴望的事物。

——因為，白蘭是「主人」，而他是「狗」。

「你愛我嗎？恭彌。」

朦朦朧朧中，混雜著肉體淫靡的撞擊聲與水聲，他聽見白蘭悠悠地開口。

「啊、啊……！愛……啊啊啊！」

熱度噴灑在體內，雲雀又是一陣顫抖，「項圈」上又滲出了一些精液，白蘭仰頭舒嘆一聲，粗大的陰莖在緊膣的甬道抖動，斷斷續續地射出了精液，雲雀紅著臉顫抖，楚楚可憐地用叫聲向白蘭哀求，慾火焚燒著他的身體。

「乖，這次可不能這樣就讓你射，我應該再想更多的方法欺負你才對。」白蘭勾起一抹邪魅的笑靨，撫摸的他被「項圈」束縛的稚嫩，一次又一次地來回輕撫，彷彿那是件價值連城的寶物，雲雀的身體亦隨著他的撫觸不停地顫抖，感到深埋體內的陽物又逐漸成形，「再

來一次吧，恭彌，我要多疼愛你久一點，你是專屬於我一個人的狗。」

生理性的淚水自眼角流出，雲雀喘著氣，抱緊了白蘭的身體，在淚眼模糊之中，他茫然地看向天花板，感受體內因激情而沸騰而欲求不滿的情獸，再次因白蘭快速猛烈的抽插與精液淫靡的氣味而嘯吼。

做完愛後白蘭給他吃了東西，洗完澡休息一會兒之後就上擂台。

如死水般平靜的雙眸在黑布解開後接收到了刺眼的光線，而後，對手的身影慢慢浮現。

「紅方是——永遠的衛冕者！米爾菲歐雷的獒犬雲雀恭彌！」

如雷的掌聲與歡呼聲響起，雲雀恭彌抬頭注視著眼前的對手，他有著一頭漂亮的銀髮，一雙美麗而清澈的鳳眼，那雙冰藍的鳳眼注視著自己，似乎泛著淚光，他沒有留心。

「藍方的挑戰者是——知名彭哥列集團的殺人兵器阿諾德！」

與今天早上不同的是，這位挑戰者的歡呼聲高多了，他是殺人兵器的事似乎是真實的，四處都是下注的聲音，雲雀恭彌不過是一頭鬥犬，他的另一個功用就是打鬥並供人下注，米爾菲歐雷就是這地下擂台賽的主辦公司。

裁判的吹哨聲又響起，雲雀恭彌從椅子上站起，對方率先進攻，雲雀全身灌注於戰鬥中，

擋掉三次踢擊，閃過一次掃腿，揮出兩拳，被擋掉一次、閃過一次，戰況激烈而難分軒輊，阿諾德的一個拳頭命中了他的左臉，那一拳是他所接過最痛的一拳，場外觀眾吃驚地倒抽一口氣，只見雲雀整個人飛了出去，倒在繩纜上，他用手背抹去了嘴角的血漬，起身。

即使挨了這麼重的拳頭，他的表情依然毫無變化。

簡直就像僵屍一般，阿諾德蹙起了眉，咬牙，雲雀恭彌又再度進攻，阿諾德體內嗜血的野獸咆哮起來，他勾起一抹唇角，揮出一腳，雲雀卻縱身一躍，跳到阿諾德身後，掐住了他的脖子，將他按倒在地板上，揮拳。

拳頭擊中冷硬的地板，阿諾德及時的偏頭閃過了這一拳。

「你分明會是喬托最討厭的類型，他怎麼會想幫忙？」阿諾德輕聲嘀咕，雙手接住他的拳頭，四手相抵，「明明我自己搞定就可以……但這種僵屍眼神真讓我想掐死。」

「喬……托……？」雲雀眨了眨雙眸，「早上的……？」

「沒錯，笨狗。」阿諾德咧開一抹血腥的微笑，一個用力，翻身將雲雀恭彌壓制在身下，「雖然有點實力，不過你還太弱了，弱到我隨時都能捏死你。」

雲雀沒有再回應他，阿諾德加重了力道，雲雀亦不甘示弱地反擊，他們雙雙跳開，又再次展開攻擊，這次是阿諾德佔了上風，雲雀漸漸地有點招架不住，阿諾德一拳重重地打上他

的腹部，雲雀瘦弱的身子飛了出去，二度撞上繩纜。

「怎麼了？再來啊。」

觀眾場中爆出一陣歡呼，有人大喊著鬼神阿諾德終於現身了，有人大聲辱罵雲雀恭彌，他緩緩站起身來，抬起頭，嘴角咧開一抹笑——那也是，他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做「笑」。

死水似的眼神，消失了。

「這樣……才、對……」雲雀恭彌抬起頭，清澈的雙眸綻放出令人恐怖的殺意，他舔去嘴角的鮮血，覺醒的本能在嚎叫。

宛若一匹狼。

阿諾德瞇起了眼，嘴角同樣勾起了笑容，他們兩個的相貌與身形與身影都是如此的相似，兩雙鳳眼對視著，一雙冰藍一雙灰藍，清澈而美麗的色彩，與之相對的卻是濃厚的肅殺之氣，而後，他們雙雙進攻。

阿諾德的踢擊被雲雀恭彌擋下，他們的速度都越來越快，甚至是快到肉眼無法追上的地步，兩匹美麗的野獸綻耀著美麗的光芒，彷彿欲將生命燃燒殆盡一般，每一下攻擊都是普通人類無法承受的驚人力道，阿諾德空手擊碎了一根鐵柱，雲雀向後跳以免受到波及，下一秒他進攻，阿諾德一躍，在空中擋下了他的攻擊，橫越了擂台，降落到另一根鐵柱上，雲雀恭

彌轉身一記迴旋踢踢斷了鐵柱，他本能地向外跳出擂台，雲雀亦追上去，他們落到了場外，戰況已經脫離常序到無法收拾的地步，阿諾德像在引領他一般，一面攻擊，一面往門口移動，雲雀恭彌宛若發狂嗜血的野獸，再一次與阿諾德近身攻防時咧開了唇角。

——碰。

太陽穴猛然被子彈擊中，眼前一黑，雲雀恭彌的雙眸吃驚地放大，落進阿諾德的懷裡。

「你先跳出場外，所以是你先失去資格了，殺人兵器阿諾德，我們知道你想把社長的狗帶出去，請你把他放下，然後離場。」被稱為桔梗的綠色長髮男子又走了出來，阿諾德抱著手中昏過去的雲雀恭彌，憎惡地瞇起了眼。

「……算了。」他蠕動唇角，輕聲道，輕撫著雲雀的髮，「你們給他打了什麼？」

「只不過是藥物罷了，雲雀恭彌違背社長的命令，所以要受到處罰。」

阿諾德嘖了一聲，一群黑衣人圍了過來，槍口對準他的腦袋，他嘆了口氣，將雲雀恭彌交給一旁的黑衣人，走回擂台上，抓起自己的外套往肩上一甩，冷漠的眼神瞟向失去意識的雲雀恭彌。

——得另外再想個辦法帶他出去。

——不過……還是先回去和喬托報告要緊。

在觀眾吃驚的注目下，阿諾德踏著從容的步伐，大步離開了場內。

「今天的比賽，小雲雀贏了嗎？」坐上床沿，修長的手撫上少年的黑髮，白蘭微瞇起眼，「為什麼他受傷了？」

「因為對手跳出場外，所以贏了。」桔梗嘆了口氣，「畢竟是彭哥列集團的殺人兵器阿諾德。」

「彭哥列集團？喔，你說那個知名的美人阿諾德啊，終於找過來了。」白蘭笑了起來，手肘抵著膝蓋，撐著頭，「是他的話就不能勉強了，小雲雀還沒到那麼強的地步呢，只是他也會來參賽讓我有些意外……嘛，雖然照慣例，輸的人會私下被賭徒圍毆，但像是那種強度的，應該沒人能揍得了他吧，啊啊……小阿諾德真是卑鄙，仗著自己厲害，就來欺負我可愛的小狗狗。」

「彭哥列集團為什麼介入了呢？」

「誰知道呢？」白蘭收起了笑意，瞇起危險的雙瞳，「桔梗，派間諜過去，調查他們的底細，雖然我和彭哥列集團並沒有什麼交集，但是難保中間有些差錯……要是跟他們真的槓上，可是會引來不少麻煩的呢。」

「是的，白蘭大人。」

「明白了就先出去吧，我還要好好逗逗我的小狗呢。」

桔梗識相地退出房門，白蘭解開褲頭，早就堅挺的巨獸彈跳出來，他扒下雲雀恭彌的褲子，抵上他的菊穴。

「雖然還沒試過這種藥，呵，不知道小雲雀的反應會是什麼？」

毫無事先的潤滑，他狠狠挺入緊膛的甬道。

雲雀恭彌被猛然驚醒，他全身上下都是冷汗，死水般的灰藍色雙眸無助地望向天花板，喉嚨彷彿被堵死一般發不出聲音，白蘭露出了猙獰的微笑，再一次深深的挺入，雲雀發出一聲虛弱的呻吟，害怕得閉上了眼睛。

米爾菲歐雷的這種新藥，能讓人產生幻覺。

「小狗狗，膽敢違背主人的命令，不怕我會怎麼對待你嗎？」白蘭俯身，在雲雀耳邊魔魅地低喃，雲雀一陣顫抖，用力吸了幾口氣，眼淚流了出來，那也是白蘭隔了九年多第一次見到他流淚，一股快感湧了上來，那美麗的眸子被淚水濡濕的樣子多完美，他開始了一次又一次的用力抽送，肉體撞擊的淫靡聲響迴盪在封閉的室內，白蘭笑了起來，吻上雲雀的淚珠。

「你真美……」他輕聲讚嘆，邪魅地笑了出來，「既然你這麼會取悅我，我當然有相對

的回報，可愛的小狗。」

「啊……啊唔……！嗯、嗯啊！」

「再多叫一點啊，真是美麗的嗓音。」白蘭笑著，從口袋中掏出新型的「項圈」，來回纏繞在雲雀漸漸挺立起來的稚嫩上，綁緊，接著用「項圈」末端的鐵製圓球連接上一個塑膠袋，並用鐵球壓住雲雀稚嫩的頂端，鐵球立刻伸出無數的機械爪向下攀住柱身牢牢栓梏，雲雀痛得叫出聲，白蘭大笑出來，深深地挺入緊緊的膣內，停下了動作。

顯然對突然的暫停感到好奇，雲雀大口大口地喘著氣，咬緊下唇，像是作了惡夢的孩子，啜泣了起來。

「骸……」

白蘭瞪大了雙眸，雲雀恭彌的口中喊出他完全陌生的名字。

「骸」是誰？

是雲雀恭彌在來到他身邊之前認識的人嗎？他應該已經將他所有的記憶消除了才對？是因為「骸」這個人在他心中的印象太深植了嗎？白蘭忿忿地咬緊下唇，拿起床頭的解藥，與

春藥一起灌入針筒，注射進雲雀恭彌的血管內。

雲雀因疼痛而掙扎了起來，報復與忌妒心理蒙蔽了白蘭，他再次狠狠挺入雲雀的甬道中，瘋狂地抽插起來，一手粗魯地擰上雲雀胸前的櫻粒，抓著雲雀的雙腳，再度加快的抽送了速度，彷彿要將他置於死地一般，狠狠地咬牙。

藥物漸漸發生了效用，雲雀恭彌的身體漸漸熱了起來，他呻吟著、啜泣著，睜開了雙眼，看見白蘭時睜大了眸子，難得主動地撲上了白蘭，緊緊地抱住了他的身體，彷彿回到他們第一次見面時，那個渴望母愛的小男孩。

也許是心軟了下來，白蘭的怒氣漸漸消弭，他放慢了抽送的速度，接著抽出了陽物。

「我可愛的小狗狗啊，你真讓我失望。」他端起雲雀的下顎，魔魅的鳶紫色眸子邪魅地注視著他，接著將他一把推開，「在主人疼愛你的時候，竟然喊出了別人的名字，吶，那個叫『骸』的人，是誰？」

「是、誰……？」雲雀仰頭，一臉的茫然。

——看來是真的不知道。

也許只是自己不小心誤會了或是聽錯了，或許他要喊的根本不是「骸」，應該是自己多心了，白蘭思考了好一會兒，獰笑。

「啊啊……可是主人的興致都被恭彌你打斷了，怎麼辦呢？」

雲雀乞憐地望著他，體內的春藥已經開始作用，卻礙於「項圈」而根本無法解放。

「你知道該怎麼做嗎？我親愛的恭彌。」

雲雀恭彌點點頭，默默地打開床頭櫃的第一格抽屜，拿出一根情趣按摩棒，閉緊雙眼，插入自己的後穴，他難耐地輕吟了幾聲，咬緊下唇，將按摩棒塞進最深處，只剩下尾端的繩子還在外頭，然後將遙控器拿給白蘭，同時彎下頭，親吻著白蘭的昂然，後者非常滿意地按下按摩棒的開關，震動的聲音自雲雀的後穴傳來，他泛紅了雙頰，卻仍小心翼翼地取悅著白蘭。

「主人」告訴過他，對於「寶物」要細心對待，要像吃冰一般舔吻，「食物」才會進到口中。

那一晚對於普通人而言可能像是地獄，但對雲雀恭彌而言，這只不過是例行事物不斷重複的一夜，在口交過後白蘭將他用繩子吊起來，綁在空中，接著稍稍鬆開了「項圈」，惡意地用按摩棒在他體內來回抽插，雲雀的神情越痛苦難耐，白蘭似乎就越開心，他們那個晚上做了好幾回，雲雀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射了幾次，多到他似乎都把好幾天的「三餐」給「吃」完了。

直到天亮，雲雀體力不支，白蘭也有點累了，他們才停下。

他卻一直無法忘記白蘭問過他的那句話。

——「骸」究竟是誰？

「是彭哥列集團旗下的一個幹部。」桔梗拿著手中的報告，對昏昏欲睡的白蘭道，「名叫六道骸。」

「嗯……但是『骸』有可能只是一個綽號……」白蘭打了個呵欠，將一匙聖代送進口中，「那個叫六道骸的，過去和小雲雀有沒有交集？在小雲雀五歲以前被提取出來的記憶裡有資料嗎？」

「是的，我們調查過了。」桔梗將資料翻到後面，將照片拿給白蘭過目，「的確有，有個神似六道骸的男孩，不過因為雲雀恭彌的記憶破碎得很嚴重，我們也只能取得片段的資料，而且他似乎會把夢境與現實搞混，真實性還有待釐清。」

「嗯……但是幾乎可以確定六道骸就是小雲雀口中的骸了呢。」白蘭慵懶地道，挖起一顆草莓，放進嘴裡，「殺了他。」

「至於這個……白蘭大人，請先看看今天晚上比賽下注觀眾的名單。」

黑布再度被揭開。

強光刺入他的雙眼，廣播的聲音悠悠響起，藍方挑戰者是一名被封為街頭霸王的少年，年紀似乎比雲雀年長一些，身材壯碩高大，在其他好幾場比賽中連續優勝，甚至打死了一個對手，也獲得了和雲雀挑戰的機會。

聽觀眾的聲音，說這少年出招狠、速度快、力道大，也許和雲雀的能力差不多。

——也許他們太低估阿諾德了。

自從和阿諾德打過一場之後，雲雀恭彌再也無法忘記那種感覺，嗜血的怪物在體內沸騰，也許他一生再也找不到和他那麼契合的男人，只是不知道為什麼，他昏過去了，阿諾德走了，桔梗卻說他贏了比賽，是他真的打贏了嗎？

吹哨聲響起，那少年飛快地進攻。

因為暫時的分心，雲雀被正面擊中腹部，他退後幾步，卻立刻閃過少年緊接而來的一拳頭。

——那一拳，並沒有阿諾德打的痛。

他學習喬托的方法，看似一一被少年的攻擊擊中，卻調整好角度將傷害減至最低，觀眾發出了極大的嘶吼，顯然是難以相信衛冕者雲雀恭彌怎麼會挨了那麼多拳，而那少年的表情一次比一次得意、一次比一次猙獰。

突然，眼前的雲雀恭彌消失了。

才想著他到底去了哪裡，赫然出現在他身後的雲雀恭彌一腳將他絆倒，少年瞪大了雙眼，根本來不及站起，一腳就重重踩上自己的腹部，少年吐出了鮮血，吃驚地抬頭，看見雲雀恭彌死水一般冰冷的雙眸注視著他，淡淡地蠕動了唇角。

——軟弱的草食動物。他說。

少年絕望地放大了雙瞳，下一秒，一記踢擊冷酷地結束了他的性命。

年輕的生命被迫劃下了句點，肉體因強大的衝擊而向上彈跳，而後落下，一動也不再動。

有人說，少年是為了替病弱的母親籌錢，才會來冒險參加比賽；有人說，少年準備在這次比賽結束之後金盆洗手改過向善；也有人說，少年是交到壞朋友才會墮落，在升學之前他一直是個善良的孩子——雲雀恭彌聽見了，卻裝作沒聽見，冷漠地跨過屍體，走下擂台。

至今已殺了多少人，他從來都沒有數過。

在觀眾安靜的注視下，雲雀恭彌走向黑暗，回到他本來該去的地方。

白蘭在昏暗通道的盡頭等他。

雲雀恭彌跑了起來，撲進白蘭的懷裡，撒嬌般舔吻他的唇角，白蘭讚賞似地摸摸他的頭，將鎖鍊套上他的頸子，與他相吻，一手滑進他的股溝，溺愛地撫揉著白皙的臀瓣，而後右手一扯，牽著雲雀恭彌像牽狗般離開。

他回頭望向光亮那頭的擂台，偶爾會想問，那天在擂台上看到的蝴蝶，究竟飛去了哪裡？

每週的星期一晚上是固定的看病時間，白蘭帶他到「獸醫」那裡去，拿起黑布蒙住雲雀恭彌的雙眼，讓他安分地躺在床上，無數機器運轉的聲響在他耳邊迴繞。

「這個星期也沒什麼問題。」玻璃窗外，白袍的醫生對白蘭說道，「他的記憶區域沒有太大的變動，只是可能接觸到了幾個試圖和他說話的對手，所以情緒似乎有點不穩。」

「啊啊……應該是小阿諾德的關係吧。」白蘭笑著，將棉花糖送進口中，「算了……替他打個針吧，思考什麼的……對我忠心的小狗狗而言是不必要的。」

「這星期也要精神灌輸嗎？」

「嗯，麻煩你了喔。」白蘭拿著棉花糖，轉身邁開步伐，「他當然是對我越忠心越好啊。」

「白蘭大人，身體健康方面的話，請定期讓他排泄比較好。」

「啊啊……對，最近玩得太開心，差點都忘了，那部份也麻煩你了喔。」

打過麻醉藥之後，雲雀恭彌陷入了深沉的夢境，夢裡有人呼喊著他的名字，他回頭，在光亮的那端站著一個男人，似乎是阿諾德，雲雀不自主地想抓住他的手，但指尖相觸的那瞬間，阿諾德的容貌卻扭曲，最後浮現了白蘭。

『別想逃喔，我可愛的小狗狗。』他說，『我這麼照顧你，你得徹底效忠我才行——』

雲雀轉身想逃走，四周卻快速隆起了高高的圍牆，白蘭一步一步走了過來，將他壓住，圍牆一瞬間轉換成了「狗窩」，雲雀想站起來，鎖鍊卻不知何時銬住了他的雙手雙腳，「項圈「又再一次套住了他的稚嫩，抬頭，眼前有兩個白蘭、三個白蘭、四個、五個……團團將雲雀包圍住，每個白蘭都笑得燦爛，笑聲刺激著他的耳膜，在他耳邊不斷迴響。

——你是逃不了的。他們說。

是夢。雲雀恭彌告訴自己，這不過只是夢，快點醒來、快點醒來，身體卻像鉛塊一般沉重，好幾個白蘭紛紛欺上他的身，脫去他的衣服，解開他們的褲頭，毫不留情地貫穿了雲雀的後穴。

一次又一次。

夢境，也是一次又一次地重覆著。

現實與夢境已經沒有分野，夢裡的雲雀恭彌掙扎著，最後，他的身體軟了下來，放棄了。

彷彿死去一般，夢裡的他，也漸漸陷入了沉睡。

「小狗狗～」

熟悉的聲音在耳邊響起，雲雀長睫輕眨，睜開了眸，映入眼簾的是白蘭的笑容。

「睡得飽嗎？你一直在說夢話喔。」

「嗯……」

「剛才醫生幫你清理過身體了，就連你可愛的『嘴』都清乾淨了喔，身體檢查狀況也是沒有問題喔，開心吧？」白蘭自顧自地不斷說道，將棉花糖塞進雲雀的口中，「好吃嗎？」

雲雀沒有回答，甜膩的味道在口中漫開，他卻已經沒有所謂喜歡與討厭的感覺，他嚼了嚼，吞下去，視線將四周掃了一圈，這裡並不是他習慣的「狗窩」，而是醫院的「狗籠」，數條皮帶將他束縛在病床上，病床邊是寬廣空曠的空間，由金屬製的灰色牆壁圍繞，上方有個可供觀察室內情況的透明玻璃，另一端就是醫院走廊，白蘭站在床邊俯身看著他，鳶紫色

的瞳眸微微瞇起。

「我真愛你，小恭彌。」他咧開一抹猙獰的微笑，「你真是奇怪的小狗，任何禁藥在你身上都會產生排斥反應，但你本身卻比那些打過禁藥的選手都要強……」

雲雀沒有應聲，只是安靜地注視著白蘭。

「……不過因為最近我有點無聊了，花了點時間又調出了一款新的禁藥，所以呢，小狗狗。」白蘭又笑得瞇起了眼，「我把新的實驗品用在你身上了喔，有什麼感覺了嗎？」

雲雀茫然地眨眨眼，搖頭，白蘭輕笑著，解開了他身上的束縛，彈指，牆壁上的幾扇大門打開，無數個壯碩癡肥的男人走出來，雙眼翻白，嘴角還流著唾液。

「這些人都是之前都是窮凶惡極的罪犯喔，我和他們說只要能夠姦殺你，就放他們自由。」白蘭笑瞇瞇地道，俯身在雲雀額上一吻，又一個彈指，對面又有一扇小門打開，他轉身往小門走去，「當然你必須要打倒他們才行，我會在上面觀察你的……啊，順便一提，我幫他們每個人也都打了禁藥和春藥，要是真的被姦殺了，你可就不配做我的狗囉，親愛的。」

雲雀默默地坐起身，看向白蘭的背影，小門冷酷地關上，他伸手捂住自己的心臟，身體開始熱了起來，後穴流出了汩汩的透明液體，可能是白蘭在他打麻藥熟睡的時候動了什麼手腳，他站起身，身子不穩地晃了一下，眼前凶惡的罪犯因為藥物的關係都是處於勃起狀態，

對他們而言，眼前身形瘦小如女人的雲雀恭彌就像是道可口的餐點。

雲雀恭彌會對禁藥產生身體發熱、暈眩、癱軟等排斥反應，他明白，白蘭只是因為無聊了才想出這場「遊戲」，畢竟那個人一向喜歡看自己被凌虐的畫面。

但既然是「主人」的命令，他也只有遵從。

前方幾個體型比他大上一倍的壯漢先行進攻，雲雀恭彌扣好襯衫的扣子，縱身跳起，閃過第一個拳頭，一個反手拆下病床的鐵杆，以擊球姿勢用力揮上那壯漢的腹部。

以他在擂台上戰鬥十年的經驗，任何人類都會飛出去。

然而，那壯漢卻只退後了兩步，嘴角滲出了血絲，卻仍不為所動。

雲雀恭彌瞪大了眼。

「呵呵，小狗開始緊張了呢。」嚼著棉花糖的白蘭露出了微笑，自觀察室的上方下望，「真是有趣，他也太小看米爾菲歐雷開發的新藥了，即使弱得和蟲子一樣，還是能變成超人的喔。」

重重的一拳擊中他的前額，雲雀恭彌整個人飛了出去，撞到後方冷硬的金屬牆，鮮血自嘴角流下，他的視線開始模糊，壯漢嘶吼著，抓住他的腳踝，將他憑空吊起，發熱巨大的陽具湊到他的眼前，雲雀恭彌瞪大了雙眸，那紫色的陽物上佈滿了條條青筋，前端已經流出了

汩汩精液。

後方幾個壯漢衝了上來，像野獸一般嘶吼著，紛紛抓住他的四肢，甚至已經有人受不了藥物的刺激，用粗大的陰莖在他身上摩擦，不一會兒就射出了精液，噴灑在雲雀的腹部上，精液的量竟比普通人多上三倍，雲雀的身體一陣顫抖，一個用力掙脫了四個壯漢的束縛，在落地的瞬間他立刻向後跳，越過一群壯漢的包圍，靠上冷硬的金屬牆，大口大口地喘著氣。

身體開始癱軟了，但是目前他也只殺掉了兩個。

即使攻擊那些勃起的陰莖，壯漢也不會有任何反應，顯然他們也已經感覺不到疼痛了，雲雀捂住發疼的腹部，手掌上沾到了些方才男人射在他身上的精液，他的身體又一陣顫抖。

——真棒。

一股快感赫然劃過他的腦海，雲雀睜開了雙眸，死水一般的灰藍消失無蹤，漂亮的鳳眸再次綻放出清澈的色彩，他舔去嘴角屬於自己的鮮血，體內嗜血的野獸甦醒了，在狂笑。

觀察室內的白蘭注意到了他的異樣，站起了身，瞇起鳶紫的雙瞳。

那麼清澈的雙瞳——十年都沒有看到了。

雲雀的速度開始加快，他又彎斷了一根鐵杆作為武器，壯漢們也展開了攻擊，雲雀彎頭閃過的瞬間又上躍，鐵棍一掃敲斷了幾個人的關節，即使感覺不到疼痛，斷去的骨頭也無法

正常運作，他的身體變得異常靈活，彷彿已經超越了身體的制限，他將每個人都當作阿諾德那樣強勁的對手，忍不住揚起了唇角，鐵杆桶入一個壯漢的心臟，大量鮮血噴濺出來，他露出了血腥的微笑，下一道攻擊又襲來，雲雀輕巧地跳起，一記後踢踢斷了另一人的脖子，在那人倒下之前以他的肩膀作跳板，再度跳出去，落上自己一開始躺的病床，抽出一條皮帶，拉直。

「……真美。」白蘭睜大了雙眸，舔了舔唇角，看著「狗籠」中浴血戰鬥的雲雀恭彌，「真是太美了……我竟然從沒想過他有這一面……你真是越看越完美了，我可愛的小狗啊……」

「白蘭大人。」

桔梗的聲音從旁傳來，白蘭的興致被就此打斷，他一臉不滿地回過頭去。

「做什麼？」

「是六道骸。」桔梗的聲音有些急促，「他從觀眾席那邊潛入的，殺了我們的守衛和派去的殺手，已經進到『狗窩』裡了，目標果然是雲雀恭彌。」

「呵，我就知道……」白蘭瞇起了危險的雙瞳，「他應該不會想到我可愛的狗狗現在被關在『狗籠』裡呢，算了……反正監視器會自動錄下，小狗的表演我待會兒再來看，至於那個六道骸……」白蘭輕聲笑了起來，站起身，「——就讓我親自去見見他吧。」

一個個壯漢紛紛被皮帶的金屬釦環爆破頭顱，其中一人閃過攻擊向前衝，一拳打在病床上，雲雀恭彌在他揮拳前一瞬間跳起，再度揮下皮帶，另一個人的生命便就此了結。

身上濺到了一些男人們的鮮血與死前的精液，他甩去皮帶上的血跡，其中一個男人抓到時機，粗壯的手臂從後方抱住了他的胸口，粗大勃起的陰莖抵到了他白皙的臀部，立刻就射了出來，其餘壯漢見狀趕忙衝過來，一個個將肉棒往他身上頂，大量的精液紛紛噴灑出來，雲雀面無表情地握緊皮帶，一抽，身後架住他的男人一聲咆哮，斷送了性命。

皮帶宛如長劍，刺進了男人的心窩。

雲雀冷冷地抽出皮帶，肉塊與鮮血連帶噴出來，身上盡是腥臭的精液與鮮血，瘦弱的身軀走近比自己高壯兩倍的巨漢前，左手抓住了粗大堅挺的肉棒，精液濺到了自己身上，他面無表情地加重了力道，突然，男人發出了淒厲的咆哮，鮮血與精液與濃稠的汁液與肉塊四處噴濺，指甲嵌到了肉棒裡，他硬生生將男人的陰莖扯了下來，隨手拋到地上，趁著男人因劇痛而彎下身的瞬間抓住他的頭顱，下壓狠狠地重擊地板，金屬地板下凹了一個洞，男人也死在血泊之中。

原本數十個壯漢，如今只剩下五個。

——累了。

——剩下的人，就一次殺掉好了。

然而藥效漸漸退去，剩下的男人身上的肌肉已不再那麼壯碩，理智也漸漸回歸，有的人恐懼地大叫起來，惶恐地要往原本的門口衝，卻突然捂住了心臟，倒下，口吐白沫，四肢朝天掙扎著。

而後，掙扎揮舞的手漸漸停了下來，僵硬不動。

剩下的人類，死在白蘭的藥物控制之下。

雲雀冷冷地看著，最上方的機器裝置定時掃描，確認生命體只剩下一個之後，旁邊的一扇小門自動打開來，雲雀將染滿鮮血破爛不堪的皮帶扔下，往門內走去。

那是一條極短的走廊。

後方的鐵門自動關上，熱水與肥皂水由上方沖下，洗去他一身的鮮血、肉塊與精液，雲雀恭彌自己知道，殺完人之後要去見白蘭，總得經過這類的走道，他脫下染血的襯衫，扔在地上，蒸氣瀰漫了整個視野，過了一會兒水停止了，強風送了出來，就像在洗車似的，將他的身體吹乾。

而後，前方的門又自動打開。

通常這個時候白蘭會在前方等他，替他披上浴巾、套上鎖鏈。

雲雀恭彌往前走，光亮刺著他的雙眼，接著，一條浴巾往他頭上蓋下，一雙溫暖的手臂緊緊摟住了他的身軀，二話不說將他整個人打橫抱起。

「啊……」

睜開眼的瞬間，他看見了熟悉的柔軟的銀髮。

——那是阿諾德。

「——在找什麼呢？骸君。」

看著將狗窩破壞得不成原樣的六道骸，白蘭倚在門口，露出了邪魅的微笑。

那個藍髮少年緩緩地站起身來，身高大約一百八十左右，皮膚白皙妖異，他微瞇起了眼，一雙妖瞳左眼藍右眼紅，他注視著白蘭以及在他身後的幾個黑衣男人，咬緊了下唇。

「你知道了我的身分……」

「當然，我可愛的小狗可是喊過你的名字呢。」白蘭輕聲笑著，危險的紫色瞳眸注視著他，「他現在不在這裡，需要我帶你去『狗籠』見他嗎？呵……雖然他不會認得你的。」

「雲雀是不可能不認得我的。」右手幻化出一把三叉戟，六道骸咧開一抹冷冷的笑靨。

「喔，是幻術師啊。」白蘭聳了聳肩，雙手交叉於胸前，一臉的悠哉，「大話不要說得太快，我肯定他不會認得你的喔——畢竟，都被我那樣對待過了……」

六道骸的笑容垮了下來。

「你對他做了什麼？」

「我應該不需要對你奉告才對……總之呢，現在的他已經沒有任何過去的記憶了。」白蘭慵懶地打了個呵欠，轉身，「這種程度的根本不需要我親自動手，石榴，殺了他。

「慢著……！」

「我要回去看我完美的小狗了，骸君，至於他現在是不是已經死了——我就不確定了。」

六道骸的神情慌了起來，才要追上去，一道熾熱的火燄猛然噴來，他即時後退閃過，瞇起眼，一個紅髮的大叔打了個呵欠，向他走來，露出了血腥的微笑。

「不能去打擾白蘭大人，笨蛋——」那男人冷笑道，「死在這裡吧。」

後方的「狗窩「炸開，白蘭嘆了口氣，嘴角的笑意不減，繼續向前邁開步伐，想到方才大開殺戒的雲雀恭彌，他就忍不住興奮起來，加快了步伐，現在的話那些罪犯的藥效應該過了，肯定是全死了，但重點是他心愛的雲雀恭彌現在究竟是死是活。

即便是死了，那冰冷的屍體也一定很美，他被姦殺過的小狗，冰冷的肢體會彎成什麼樣

的形狀，鮮血又會怎麼濺灑，白皙的胴體又會被罪犯的精液如何沾染，想到就令人愉悅。

要是還活著就更好了，以後樂子就再也不缺了，白蘭輕笑起來，加快了步伐，後方傳來了更大的爆炸聲，「狗窩」染成一片火海，石榴的笑聲迴盪在安靜的走廊，白蘭裝作不知道，自動滅火器開始灑下大量的水柱，後方的部下開始滅火，白蘭只是加快腳步，往「狗籠」走去。

「主、人……呢？」

「別地方有狀況，他去察看了，我代替他來。」阿諾德扯下雲雀身上的浴巾，快速為他穿上浴衣，打好腰帶，抓著他的手就往前方跑，「白蘭大人要我帶你出去散步。」

「……鎖鍊、呢……？」

「今天是寵物慢跑日」阿諾德隨便扯了個謊，「所有的寵物都要拿下項圈去外面跑步。」

雲雀恭彌相信了他的話，跟著阿諾德往前跑，前方有鐵門擋住，阿諾德抽出懷裡的手銬，拉長了手銬的銀鍊，展開，向前一揮，兩道銀光閃過，金屬製的大門像被利刃切開一般，阿諾德用力補上一腳，堅固的大門便就此毀壞。

前方有兩道岔路，阿諾德咬緊下唇。

「我忘記出口往哪邊走了，你知道是哪邊嗎？」他回頭問雲雀恭彌，補上一句，「往街上的出口，吶，白蘭大人有帶你出去散步過的吧？」

雲雀恭彌指了指右邊的道路，阿諾德抓著他的手往右邊跑，又再次用同樣的方法毀掉了閘門，他們一路拐過不少彎道，雲雀恭彌一一指出了正確的道路，最後終於來到了米爾菲歐雷大樓的二樓辦公室，從這裡就能向外望見街景，阿諾德在窗邊比了個手勢，雲雀跟著湊過去，看見一樓正門的對面停著一輛破舊的貨車。

「往……下……出口……」雲雀扯了扯阿諾德的衣角，阿諾德向他點點頭，揮起了手銬。

「可惜我今天想走這邊。」他咧開一抹冷冷的笑靨，手銬彈射出去，伴隨著一聲巨響，玻璃窗破成了碎片，阿諾德以雙手護住頭部，手銬飛彈回來，一圈一圈環住了雲雀恭彌的身體，他還來不及掙扎，阿諾德往下一躍，在漫天的碎玻璃中一躍而出，雲雀跟著被扯了出去。

下一秒，阿諾德輕巧地落在貨車上方，轉身的瞬間接住了飛下來的雲雀恭彌。

雲雀瞪大了雙眼，玻璃劃傷他的臉龐與身體，阿諾德也同樣地被劃傷，但在光芒之中，阿諾德對他露出了笑容，淺淺的，卻如此的熟悉。

深藏在意識深處的一小部分記憶開始掙扎起來，冰藍的眸子與灰藍相接，如此清澈。

——哥哥。

貨車發動了，前方的守衛也從突如其來的爆破中回神，開始對阿諾德展開攻擊，阿諾德將手銬快速旋開，銀色的防護罩彈開了不少子彈，貨車在此時猛然暴衝出去，在夜晚無人的街道狂飆，一下就拐過了轉角，躲開守衛的槍擊，他們繼續往前飆，阿諾德向下將貨櫃箱砸出一個洞，抱著雲雀恭彌往下鑽，他們落到帶了點霉味的黑暗空間，突然一個光源亮起，一個臉上有著刺青的紅髮男人拿手電筒照著他們，仔細地端詳了雲雀一番。

「他就是雲雀恭彌？」

「沒錯……」阿諾德喘了幾口氣，抹去臉頰上被碎玻璃劃出的血珠，「首領和骸呢……？」

「等一下就過來了。」

「雲雀恭彌在哪裡！」

白蘭的容顏因憤怒而扭曲，一手掐著瀕死的守衛，將他高舉在半空中，咬牙，「狗籠」內全是罪犯死狀甚慘的屍體，其中還有六個人因藥物而死，錄影帶最後一幕顯示雲雀一個人進了淋浴通道，然而出口處只有被丟棄的浴巾，一群配槍的守衛竟全身是血地被堆塞在角落。

他加重了力道，然而守衛卻無法解釋出原因，口中吐出了白沫，白蘭厭惡地將他扔到一旁。

「除了六道骸之外還有別人潛入嗎……桔梗！」

過了幾秒，桔梗氣喘吁吁地從另一條走道跑過來，不等白蘭開口詢問，他慌張地指向出口。

「是阿諾德……！」他喊道，「爆破大樓的二樓逃走了！還帶著雲雀恭彌！」

「呵……呵哈哈哈！小阿諾德？」白蘭大笑起來，捂上自己的額，「原來如此，早該猜到阿諾德也有動機把我的愛犬帶走的……呵、那對兄弟啊……哈哈……」

「已經在追捕中了，請問之後要怎麼處理？」

「活捉他。」白蘭收起了笑意，一抹冷酷閃過他的雙眸，「兩兄弟都來作我的狗吧。」

後方追來的轎車不斷朝他們開槍，狂飆的貨車又一次拐過一個彎，接著靠左，減慢了速度，停下，米爾菲歐雷的轎車紛紛追了上來，但那一瞬間——右方的建築整個炸開來。

許多轎車因此而翻覆、爆炸，火海阻斷了後方的追兵，火勢變大，一個人影飛了出來，撞到左方的牆壁上，身體癱軟地滑了下來——那是米爾菲歐雷的幹部之一，石榴。

自火場中心點緩緩走出了一個人影。

喬托。

他肩上扛著受傷的六道骸，看見貨車，小步跑了過來，駕駛貨車的黑髮男人指了指後方的貨櫃，他將六道骸背起，打開了貨櫃的廂門，跳進去，關門，貨車又再度發動，向前衝出去。

「歡迎回來，首領。」貨櫃內，紅髮男人將手電筒照向喬托的臉，微笑。

「我回來了，G。」喬托微笑著，將背上的六道骸放下來，「先替骸包紮吧，傷得不清。」

「啊……OK繃我用完了。」將掙扎的雲雀恭彌壓在身下的阿諾德回過頭來，「等我一下，這邊快好了……醫藥箱先給六道骸拿去吧。」他說完便回過頭，將手銬架在雲雀恭彌的頸子上，語氣變得無比冷酷，「所以我說了，這是綁架，想活命的話就乖乖不要動。」

「哈哈，你這是幹麻呢？阿諾德。」

「看到這傢伙對白蘭那渾蛋左一聲主人右一聲主人地叫，我就覺得不爽！」阿諾德一手掐住了雲雀恭彌的頸子，「你還真以為自己是狗嗎？小心我殺了你吃狗肉！」

「明明是心疼自己的弟弟呢。」G笑著聳了聳肩，「你那邊收穫如何？」

「嗯，雲雀的記憶資料都已經拿到了。」喬托將口袋裡的機器裝置拿出，微笑，「剩下

來的就是破解這裝置的使用方式，讓雲雀拿回他以前的記憶。」

「很好——這次偷襲米爾菲歐雷的計畫大成功！」G笑了出來，不去理旁邊將雲雀用手銬綁起來的阿諾德，向喬托比了個拇指，「除了硬要跟來的六道骸之外，沒人受傷。」

「喂喂……那是在嘲笑我嗎？」六道骸虛弱地苦笑道，瞥了一眼咬牙切齒的雲雀恭彌。

你已經看見了蝴蝶振翅起飛，奔向自由的天空。

再也不需要害怕，也不需要迷惘。

「今天的破解有進展嗎？」一如往常不怎麼抱希望地走進研究室，彭哥列企業的首領喬托嘆了口氣，見研究人員將尼一愧疚地對他搖了搖頭。

「雖然是努力過了啦……」將尼一點起了菸，將拆解過後的裝置展示給喬托看，「只得到了一堆數據和破碎的影像，問題是要怎麼讓這些記憶回到雲雀少年的腦袋、還有這些破碎的部份……根本就不齊全，看，只有片段模糊的影像和聲音。」

喬托湊了過去，只見電腦螢幕上閃爍著解析度極低的畫面，有藍、有銀，還有男孩子們的聲音，斷斷續續的，根本無法聽清楚他們在說些什麼。

他嘆了口氣，自從將阿諾德的弟弟兼六道骸的青梅竹馬雲雀恭彌從米爾菲歐雷救出來後，關於他記憶的解讀便一直停留在這狀態，毫無進展。

「別擔心，盡你最大的努力，一定會有解出來的一天。」他拍了拍將尼一的肩膀，苦笑，「我先去看看阿諾德和雲雀。」

「他們還是一樣嗎？」

「啊啊……」喬托苦笑道，「感情根本沒有變好……」

「我叫你吃飯！」

一腳掃過去，雲雀恭彌低頭閃過，接著又撲了上去攻擊，阿諾德掐住他的脖子，將他按倒在地板上，另一手拿起湯匙，將飯菜硬塞到他的口中。

「要是不吞下去就有你好受的。」他火大地瞪視著身下的雲雀恭彌，「瘋狗。」

雲雀心有不甘地回瞪阿諾德，嚼了嚼口裡的飯菜，還是吞下去。

「阿諾德……笨、蛋……！」

「啊？」額角爆出一個青筋，阿諾德氣黑了臉，「你是嫌被打得不夠嗎！」

「哈哈哈，反正他已經會叫你的名字跟罵人了啊。」坐在餐桌邊的G笑道，「學得真快。」

「都三個月了，這小渾蛋還是叫白蘭『主人』……」阿諾德站起身，將桌上的飯碗拿下，扣到雲雀恭彌面前，「他的記憶到底什麼時候要恢復？」

「至少他的眼睛有比原來清澈多了，不是嗎？」自動門打開，喬托笑著走進餐廳，「我去問過將尼一了，今天還是沒有任何進展，也許那裝置是要接上什麼機器才能使用的。」

「你當初為什麼沒有調查清楚？」阿諾德不滿地道，G大笑起來。

「哈哈！竟然遷怒首領，你還真是夠怨念的……」他笑道，看向坐在地板上的雲雀恭彌，「告訴你喔，雲雀，其實這傢伙晚上睡覺都一直唸你的名字，還有一次作惡夢哭了喔。」

「誰哭了？」阿諾德的眼眸閃過一抹犀利的殺氣，「我看是你做夢吧。」

「好了啦，阿諾德怎麼可能哭嘛，一定是G你搞錯了。」喬托和G互使了個眼色，微笑著在餐桌旁坐了下來，「你也乖乖聽話，不要老是和阿諾德打架，他都是為你好喔。」

雲雀朝喬托吐了個舌頭，阿諾德看著他，嘆了口氣，捏了捏他的鼻子。

「我的弟弟怎麼變成這樣……」他喃喃道，闔上了冰藍色的鳳眸，「但還好活著……」

雲雀輕抬起頭，阿諾德卻站起了身，走出餐廳。

他注視著他的背影，斂下了睫，幾個月下來因為不肯好好吃飯，身體機能總是靠強迫打營養針才維持，每天他都會和阿諾德在餐廳上演一場吃飯大戰，而關於他們所說的那個六道

骸，三個月以來也只有見過幾次面，甚至沒有說過話。

阿諾德真的是他的哥哥，而六道骸又真的是他的青梅竹馬嗎？

米爾菲歐雷私下對彭哥列企業展開了報復。

這是個由商業統治的國家，只要擁有金錢，就算是殺人放火都不會遭到逮捕，政府對各個集團企業之間暴力的惡性競爭視而不見，頂多去清一清殺人現場，或是消極地動用警力假裝搜索兇手，這時候，企業多半會祭出一些替死鬼出來，好讓政府能向大眾宣告已經抓到兇手。

而目前為止，最大、最被看好的企業就是彭哥列財團。

首領喬托——本名澤田家康，以及其重要幹部都是二十來歲的年輕人，甚至更年輕，他們之所以快速崛起的緣由是出眾的企業才能以及創新的頭腦、認真負責的態度，且彭哥列不會參加地下鬥犬比賽之類的非法活動，若有企業真的以暴力手段來向他們挑戰，彭哥列門外顧問團隊——獨立於彭哥列之外的另一個組織，首領阿諾德及其手下便會將之肅清。

這也是阿諾德在私底下被稱為「殺人兵器」的緣由。

彭哥列另一個崛起的原因，也是因為他們的幹部幾乎都強得超乎人類。

這三個月以來，米爾菲歐雷集團明的暗的都對彭哥列企業施壓，並聲明要他們交出雲雀恭彌，然而他們的攻擊與暗箭卻總是被彭哥列巧妙地處理掉。

但白蘭不是省油的燈。

雲雀朦朧之中能感覺到，白蘭總有一天會過來，將他帶走。

他一如往常地一口也不動，將阿諾德遞給他的飯菜放回桌上，無視喬托和G的關心，往餐廳外走，在這裡，他奇異自己竟被當作人類看待，而且與其他人平等，雖然他在米爾菲歐雷是一條狗，卻因為是白蘭社長的狗，加上自己非常強，所以受到百般尊崇的對待。

記得他三個月前對阿諾德說自己是一條狗時，阿諾德簡直要氣瘋了。

——或許他很珍惜自己也不一定。

雲雀走回自己的昏暗寢室，在床上躺了下來，這裡沒有鎖鏈、沒有「項圈」，沒有成天不分日夜的「餵食」，沒有「食物」，沒有「命令」，沒有「主人」，一切都很安靜，床頭櫃上擺放的不是針筒和春藥的藥瓶，是收音機和耳機；抽屜裡放的也不是情趣按摩棒，而是幾片流行音樂的ＣＤ，他也不必再站上擂台，不必作禁藥的實驗品，不必隨時接受「主人」的「疼愛」，不必出門「散步」，不必「檢查身體」，也不必和一些看了就令人反胃的對手戰鬥。

雲雀恭彌閉上了眼。

心裡空蕩蕩的，像是失去了什麼，不是失去什麼很甜美很重要的，只是一下子不必做了的事情太多，而必須做的事情又太少，他成天在這裡無所事事，不是和阿諾德打架，就是被強迫拖去打營養針和洗澡，彭哥列的人大多不是認識他，就是對他敬而遠之。

——那就回來吧。

熟悉的聲音驀然在腦中響起，雲雀的身子一陣顫抖，吃驚地環望四周，卻一個人也沒有。

——回來我身邊吧，我可愛的小狗狗。

一拳揮向阿諾德，而後者精準地擋下他的攻擊，幾次交鋒後又一度將他狠狠地按倒在地上，手銬一揮將他狠狠地銬住，抓住他的腳踝將他拎起，雲雀掙扎著，像狗一般怒吼。

「哈哈，又和雲雀打架啦。」幹部之一的朝利雨月經過時笑了笑，而阿諾德面色凝重地抬頭。

「把首領叫過來。」他頓了頓，一臉的嚴肅，「恭彌的樣子不對勁。」

幾分鐘後喬托與G等人匆匆忙忙地趕過來，順便推來一張病床，阿諾德將掙扎不停的雲

雀扔上病床，用鐵鍊將他與病床五花大綁，雲雀的雙眸又變回死水的顏色，掙扎、瘋哮著。

病床很快地被推往醫務室，喬托擔心地注視著病床上的他。

「發生了什麼？」

「他突然變成這樣，也許是白蘭幹的好事。」

雲雀不停掙扎著，而後像是喉嚨被堵死一樣，咳了好幾聲，眼淚流了出來，他終於安靜了一會兒，哭著，聲音哽咽，開了口。

「阿、諾德……」

「我在，我在聽。」

雲雀又哽咽了一會兒，開口，卻沒辦法說話，阿諾德彎下身，一邊跑，一邊握住了他的手，雲雀又咳了幾聲，雙眸恢復了短暫的清澈，淚眼婆娑地注視著阿諾德，咬緊下唇。

「……哥……救、我……」

阿諾德停下了腳步，病床被送進醫務室內，手術中的燈號亮起，門自動關了起來。

G亦停下了腳步，瞥了眼身旁的阿諾德，沉默了好一會兒。

「你在哭嗎？阿諾德。」

「沒有……」

他輕聲道，鼻音有些重。

經過全身掃描之後，才發現白蘭在他腦中植入了一個裝置。

而就是那裝置，不停地對雲雀恭彌灌輸洗腦程式，十年來不停地折磨著他的精神。

雲雀痛恭彌苦地掙扎著，全身都是冷汗，六道骸在稍後趕了過來，另一名幹部斯佩德亦尾隨六道骸趕到，看見匆匆忙忙要離去的阿諾德，一個箭步上前將他摟進懷裡。

「怎麼啦？親愛的。」斯佩德撫著阿諾德顫抖的肩膀，輕聲道，「發生了什麼事？」

阿諾德推開他，轉身要離去，斯佩德拉住他的手，雖然追求了阿諾德很多年都被冷淡拒絕，不過只有在極少機會下阿諾德會傷心的時候，他自覺自己應該要展現男人本色。

「因為雲雀的關係嗎？」斯佩德柔聲道，「有什麼煩惱，都說給我聽吧。」

「我錯過了他十年……」阿諾德低下頭，豆大的淚珠滴落，「十年……這十年間我逍遙自在……但他到底是怎樣活下去的……他……他剛剛說……」

他說不下去，G抓住斯佩德的手，使了個眼色要他放開，阿諾德掙脫了他，大步離開。

現在該是讓他一個人安靜的時候。

因為，堅強的阿諾德幾乎從不哭泣。

病床上，雲雀恭彌被強制打了安眠藥，後腦被剖開來，手術刀在腦殼內滑動。

——你真美，美得令人想姦殺。

——我是多麼疼愛你的主人啊，可愛的小狗。

——吶，我和他們說，要是能夠姦殺你，就放他們自由喔。

——要是打輸了，你就不能作我的小狗囉。

——真想看你被姦淫致死的樣子，你的鮮血會怎麼灑呢？

——連叫聲都如此完美，我越來越疼愛你了，小狗狗。

——如果離開我，你知道會有什麼樣的下場吧？

——取悅我才是你的生存目的，小恭彌，我可是你的「主人」喔。

——你這一生都逃不了的，親愛的小狗，在我的身下乞憐求饒吧，那可是你的職責喔。

——我有點無聊了，今天再來玩一次虐殺生存遊戲好了。

——鏘鏘！我又開發了新的禁藥喔，在你睡著的時候已經替你打進去了。

——已經這麼濕了啊，要是不帶項圈，你很快就撐不住了呢，真是不聽話。

——作為不聽話的懲罰，今天晚上你是不能睡覺的喔，小狗狗。

——你的記憶？呵，那個啊……我把它丟掉了喔。

——你可愛的「嘴」可要一滴不剩地把「食物」吞下去喔，淫蕩的小狗狗……

殘忍的聲音漸漸消失，遠離，雲雀恭彌的意識終於得到了半刻的安眠，但不一會兒，他又進入了夢境，然而夢裡不再是聳立的高牆與無數個白蘭，而是一個安靜的小鎮，雲雀恭彌站在一幢裝飾溫馨的小屋前，屋外是漂亮的花園，眼前，一個銀髮的少年捏著他的臉頰，睜圓的冰藍色雙眸盯著他瞧，他約莫十二歲，身上背著一個背包，穿著短褲和布鞋。

『幹、幹麻……？』他聽見自己說。

『我出去找同學唸書。』那少年說，『你自己一個人在家，沒問題吧？』

『恭彌才沒問題呢！又不像阿諾德……痛！』

少年輕打了他臉頰一下，露出了頑皮的笑，『真虧你有臉說，記得把門鎖好喔，你那麼弱。』

『恭彌一點也不弱！阿諾德是大笨蛋！』

然而少年只是回頭輕輕笑了笑，向他揮手，他鼓起了臉頰，退回屋內用力關上了大門，身材矮小的他氣惱地衝回房間，拿起床上兩根浮萍拐，開始揮舞起來，然而揮舞了沒幾下，就因為重心不穩而跌倒在地，他賭氣地踢了浮萍拐一腳，爬到床上躺了一會兒，過沒多久，

門鈴聲響起，他又莽莽撞撞地衝到樓下，打開門，一張燦爛的笑臉立刻映入眼簾。

『驚喜！骸骸來找恭彌玩了！』一個藍髮、看來同年紀卻比他高了一些的男孩推開門，拿著布偶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吶，熊寶寶送給恭彌，這是骸骸存了好幾個月的零用錢才買的喔。』

『恭彌才不要骸骸給的東西。』他本能地關上門，男孩卻及時用雙手拉住門把。

『怎麼可以這樣、骸骸都和恭彌都親親過了，恭彌也該承認和骸骸是戀人的關係了吧！』男孩帶著一點哭音，『好啦！骸骸最喜歡恭彌了！把門打開啦！下次帶漢堡給你嘛！』

聞言，他終於願意打開了門，讓藍髮的男孩進來。

男孩興奮地抱住他，親吻他柔軟的臉頰，他一臉嫌惡地推開他。

『恭彌才不是同性戀！都是骸骸害恭彌被同學說閒話！』

『骸骸也不是同性戀啊！只是喜歡恭彌而已嘛！啊、等一下嘛……！』

然而他沒有理男孩，轉身跑上樓去，在樓梯間停了一會兒，又跑下樓來，搶過男孩手中的熊寶寶，抱在懷裡又跑上樓去，男孩終於笑了起來，跟在他背後往樓上跑去。

他們玩了一整個下午，用積木堆出玩具車的跑道、用蠟筆在日曆紙上塗鴉，男孩有時候會吻他，他覺得沒有什麼，也就讓男孩吻，過了一會兒開始打架，打一打又抱在一起玩，也

偷拿阿諾德的玩具槍玩生存遊戲，在阿諾德的床上拿枕頭互扔，但不一會兒門鈴聲又再度響起，男孩的母親上樓來，把擅自偷跑到他這裡來的男孩抓了回去，於是屋內又只剩他一人。

看看窗外已經是黃昏了，阿諾德還是沒有回家。

他跑到房間拿起自己的小背包，穿上外套，雖然不知道阿諾德在哪裡，但說不定可以找得到，他想到這裡就高興起來，如果阿諾德知道自己去接他，一定會露出很高興的表情。

於是他關上了大門，穿上布鞋，蹦蹦跳跳地跑出家門。

然而才走過一條街，一輛廂型車停了下來，車門打開，無數隻手伸了出來，捂住五歲孩子的嘴，輕而易舉地將他帶走，眼前一片黑暗，濃烈的氣味竄入鼻腔，他昏了過去。

當他再度睜開雙眼的瞬間，身上的背包、衣服、鞋子都已不見了，黑布猛然揭開，強光刺進他的雙眼，男人的聲音透過麥克風迴盪在寬闊的空間，眼前擠滿了他數也數不清的大人，各個都帶著面具，用各種眼神注視著在籠子裡的他。

『我出價五千萬。』

一個細小的聲音響起，接著是群眾倒吸一口氣的聲音，一個白髮的男人走上台來，替他打開了籠子，笑得瞇起了眼，用和善溫柔的神情，說：『到我這裡來，小狗狗。』

也許是藥物使他的理智還未恢復，他只猶豫了半秒，就往男人那裡走去，進了他的懷裡。

那個男人——白蘭，用輕柔的語音告訴他：『從現在開始，你——就是我的狗。』

雲雀恭彌自夢境中悠悠轉醒。

龐大的記憶開始漸漸甦醒，在白蘭取走他的記憶之前，年幼的他早已本能地將大部份過去的記憶隱藏起來，現在，因為裝置的取出，破碎的記憶與破碎的現實與破碎的夢境漸漸拼湊起原本的形狀，自我意識終於蓋掉了曾經被強制灌輸的「狗」的意識，成為了雲雀恭彌本身。

即使不需要從白蘭那裡取回片段而破碎嚴重的記憶，他也想起了自己大部分的兒時回憶。

他靜靜地轉頭，身邊一個人也沒有，只有機器運作的聲響，手上吊著點滴，身旁擺放著藥架，金屬盒上映出了自己的身影，部分頭髮被剪掉，取而代之的是厚厚的紗布，手腳被鎖鍊束縛在病床上，床邊擺了隻熊寶寶，他一眼就認出來，那是夢境裡六道骸當年送他的布偶，床頭櫃旁放了一瓶花，盛開著，雲雀恭彌靜靜地注視著身邊的一切，閉上雙眼。

門打開的聲音響起，一個人走了進來，輕輕地關上門，雲雀沒有睜開眼睛，那人在自己身邊坐下來，伸手撫上他的額，嘆了口氣，聲音是阿諾德的，他感覺到阿諾德撫上他的手臂。

「嘖，早就叫你好好吃飯……」他聽見他的聲音帶了點鼻音，「都是針孔，不痛嗎？」

「當然……痛啊……」

猛然抓住了阿諾德的手，雲雀虛弱地睜開了雙眼。

他顯然吃了一驚，站起身，椅子倒下撞到了後方的藥架，阿諾德卻連頭都沒回，一雙冰藍色的雙眼因淚水而紅腫，雲雀抬眸注視著他，嘴角牽起一抹淡淡的微笑。

「你來……救我、了……」

一陣刺耳的器物倒下與破碎聲中，阿諾德緊緊地抱住了他。

那之後，雲雀花了一個月才完全復原。

那段時間阿諾德每天到床邊唸故事給他聽，雲雀的語言能力也漸漸健全，也開始會乖乖進食，彭哥列的幹部們偶爾也會來看他，有時候關心他的身體狀況，有時後調侃阿諾德幾下，不過六道骸倒是從沒有來過，也許是因為他從來沒有告訴阿諾德他記憶恢復了的事情。

畢竟，那記憶是可信的，或僅是白蘭替他植入的偽造記憶，他還不確定。

復原之後阿諾德交給了他一樣武器，兩枝銀色的浮萍拐，雲雀用起來很順手，也不會再像小時候一樣揮到跌倒，離開醫務室後他將那隻熊寶寶一起帶回了房間，閒來無事會把它當

沙包打幾拳，阿諾德怕他無聊，偶爾會找他打打鬥，教他槍枝的使用方法。

「瞄準了就扣板機。」阿諾德站在他身邊，瞇起眼，扶正步槍的位置，「小心後座力。」

雲雀扣下食指，巨大的槍響劃破安靜的空氣，命中靶心。

「不算。」他不悅地放下槍，瞪了阿諾德一眼，「不要再幫我調整位置了。」

「是嗎？你以前明明很愛拿我的玩具槍，吵著要我幫你上膛。」阿諾德輕聲笑道，摸了摸他的頭，轉身，「……想不起來就算了，沒關係。」

「你是白蘭派來的嗎？」

「啊？」阿諾德停下了腳步，彷彿聽到了什麼天大的笑話。

「還是說，你是白蘭製造的幻覺？」

「要不要我現在就揍你一拳讓你確定？」阿諾德嘴角微微抽動，拳頭喀啦喀啦作響，又走了回來，「再讓我聽到白蘭那個渾蛋的名字，你今天就沒晚餐吃。」

「可是……」

「煩死了，你還真以為自己是狗嗎？」

「那麼……那天你真的去同學家讀書了？」

阿諾德的動作猛然靜止，冰藍色的雙眸吃驚地放大，他抬頭注視著雲雀恭彌的眼，想開口，雙唇卻發顫著，出不了聲，他們相視了好一會兒，終於，雲雀打破了沉默。

「還是……假的嗎？那些記憶。」

「你想起來了？」

阿諾德的聲音微微顫抖，而雲雀輕輕地點了頭。

「什麼時候想起來的？」

「晶片取出之後。」

「為什麼沒有告訴我？」

「因為，如果……你是假的……」

句子卡死在喉中，阿諾德上前將他摟進了懷裡，暖暖的體溫透過布料傳來，他感覺到阿諾德的身體在顫抖，雲雀閉上了雙眼，同樣摟緊了阿諾德的身體。

——啊啊，是真實的。

這份溫度、這副身體、這個人和這個人的這顆心，都是真實的，沒有一絲造假。

在相擁的熱度之中，朦朦朧朧的，他感受到了某種溫暖的、令人動容的情感，那一刻他才終於真正明白，原來他是有「情感」這東西的——原來，他是個「人類」。

那份情感——叫做愛。

時間快速地流逝，在彭哥列的日子像是從地獄來到了天堂。

這裡充滿了溫暖與關愛，喬托是個溫柔而備受信賴的首領，G是喬托前後進出必跟在身邊的左右手，朝利雨月總是穿著一身日式傳統服裝，閒暇的時候喜歡吹笛子給大家聽，藍寶跟他沒什麼交集，年紀比他稍微大一點，卻總是滿口抱怨，而納克爾——就是當時開貨車帶他離開米爾菲歐雷的司機，其實是個嚴謹而熱情的牧師，斯佩德總是跟在阿諾德身邊跑，他也認識了一些和自己同年紀的公司成員，包括被培養成下任接班人卻十分膽小的澤田綱吉、總是自稱澤田綱吉左右手的獄寺隼人、哭著要糖果的五歲小孩藍波、性格樂天的棒球選手山本武。

但除了阿諾德之外，雲雀恭彌並沒有和其他人熟絡。

阿諾德也是個不多話的人，也因為彭哥列門外顧問團隊是獨立於彭哥列企業之外的緣故，除了用餐時間，他極少和其他人有所交流，而根據其他人的反應來看，阿諾德並沒有將他記憶恢復的事情說出去，也或許是因為大家怕傷了感情而不約而同地沒問起他記憶的事。

只是那天晚上他走在通往寢室的長廊上時，六道骸恰巧迎面走來。

「晚安，雲雀恭彌君。」六道骸禮貌性地向他點了個頭，微笑著，看起來卻不像在笑。

他們擦身而過，雲雀停下腳步，回頭看向他的背影，沉默了幾秒。

「骸骸。」

他不自覺地脫口而出那個名字，六道骸赫然停下了腳步。

「……不好意思，你剛剛說了什麼？」他的聲音有些顫抖，稍微側了頭。

「骸骸。」雲雀又重複了一遍，蹙起眉，「難道、我不是……這樣叫你的嗎？」

「……你的記憶恢復了？」

「阿諾德沒提嗎？」

「你……真的知道我是誰……？」

「送我熊寶寶的，是你吧。」

「叫我骸。」

六道骸終於轉過身，他大步向雲雀走來，臉色非常難看，雲雀退後一步，以為他要攻擊的前一秒，六道骸猛然將他摟入懷中，用像要將他揉進身體裡一般的力道。

他們靜止了數秒，然後，他聽見他在啜泣。

「……我一直在找你……」六道骸抓住他的襯衫，揪緊，「那天……是不是我害你的……？是我害你跑出門的嗎……？是不是……我害你被綁走了……？」

那一去，就是十年不相見。

整整十年的自責與愧疚籠罩在他身上，整整十年都沒有雲雀恭彌的消息，不曉得他是活著還是死了，活著的話現在在哪裡，死了的話屍體在哪裡，六道骸的焦慮並不比阿諾德小。

雲雀感到液體濡濕了他的肩膀，六道骸顫抖著，加重了擁抱的力道，他愣著，有些手足無措，人類與人類之間強烈的情感，除了阿諾德給的親情之外，他還不大能明白，只有伸出手，摸了摸六道骸的後腦，雙手攀上他的背部，回應他的擁抱。

「反正現在已經見面了……」

他輕聲安慰道，卻感覺襯衫下襬被撩起，不同於白蘭大小的纖長手指撫上他的背部，六道骸將他按到牆上，帶著淚水的異色妖瞳注視著他，而後傾身。

「等等……唔。」

雖本能地別開了頭，六道骸還是吻上了他的唇，唇瓣貼合的濕潤帶來強烈的熟悉感。

——吶，小狗狗……

一股恐懼自腹部竄上，雲雀瞪大了雙眸，用力推開六道骸，後者撞到了對面的牆上，抬

頭吃驚地看著他，雲雀用袖子抹去唇上陌生的唾液，蹙起了眉，喘著氣，雙頰泛紅。

「恭、彌……？」

「別碰我。」

「你怎麼……」

「我說別碰我！」

他冷冷甩開六道骸攀上來的手，喬托與阿諾德恰好出現在最近的轉角，阿諾德喚了聲他的名字，雲雀想也不想就跑過去，緊緊抱住了阿諾德，六道骸站起身，拍拍身上的塵屑，裝作若無其事地轉身，離開，卻沒有人看見，他的下唇被狠狠地咬出了血。

「誰知道他這十年是怎麼過的，我又沒問他……應該說，我不想讓他回憶那種過去。」將文件從櫃子上拿下來，阿諾德頭也不回地道，「不過肯定的是他並沒有被當作人來看待，他一開始還說自己是狗不是嗎？根據我方的間諜的消息，似乎常常在『餵食』、『散步』、『運動』、『身體檢查』、『洗澡』之類的事情……反正肯定沒好事就對了。」

「身體檢查、運動什麼的……該不會是把他給怎麼樣了吧……？」六道骸坐在辦公桌旁的沙發上，啜了口茶，握緊了茶杯，「他應該不會排斥我吻他的啊……」

「你吻他？」

「啊……沒有沒有，我是說……我『問』他事情。」收到阿諾德犀利的目光，六道骸趕緊扯了個謊，「他、他好像不太願意和我說話的樣子……哈哈……」

「是嗎？那還真有點奇怪。」阿諾德轉身，將一疊文件放到桌子上，拉開辦公椅坐下，戴上眼鏡，「雖然他不愛說話，不過應該是不會拒絕和別人說話，我再去問問他好了。」

「啊……能問問關於他這十年間的故事嗎？」

「不用我問，等他心結解開了，自己會說。」

「但是萬一……我是說，萬一，那個心結永遠不會解開呢？」

阿諾德頓了頓，抬眸，思索了好一會兒。

「我問問看他願不願意提。」

「太好了！」

「歡呼什麼，我說了只是問問看。」

那一晚雲雀恭彌走在回寢室的路上又遇到了六道骸。

他避開他的眼神，錯身而過，卻在交錯的瞬間被抓住了手，一個力道迫使他回頭，六道

骸一藍一紅的雙眸又映入眼簾，他注視著他的雙眼，沒有移開。

「……放手。」

「我拒絕。」六道骸堅定地道，加重了力道，「白蘭對你做過什麼？」

「……我沒有必要告訴你。」

「我是你的骸骸。」頓了頓，他說，「十年來，我還是一直喜歡你。」

「我已經不是五歲的雲雀恭彌了。」

「我也不是五歲的六道骸了，我很認真。」

雲雀冷漠地看著他，沉默了好一會兒，也許神情當中有些微的變化，六道骸沒有看出來，而後，雲雀甩開了他的手，沒有回話，沒有接受也沒有拒絕，繼續往前走。

自動門打開，寢室的燈是亮著的，阿諾德躺在他的床上，手中拿著他放在抽屜的ＣＤ。

「你怎麼在這？」雲雀脫下外套擱到椅背上，甩掉鞋子，坐上床沿，「要聽拿去聽。」

「我對流行樂沒什麼興趣。」阿諾德坐起身，將ＣＤ放回抽屜，「只是在這等你。」

「等我什麼？」

「你……在米爾菲歐雷的時候，是怎麼過的？」

雲雀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俯身趴在阿諾德的胸膛上，「你是六道骸派來的？」

阿諾德睜了半隻眼，注視著他。

「你怎麼知道？」

「剛剛在走廊遇到了，他也問一樣的問題。」雲雀恭彌微笑著，閉上了眼，沉默了好一會兒，又開口，「我以前真的和他的感情很好？」

「算是少數你願意開口交談的人了。」阿諾德伸手撫上他的黑髮，溺愛地揉了揉，也閉上了眼，「當時他像個跟屁蟲似的，老是跟在你後面，打都打不走。」

「他是為什麼喜歡上我的？」

「啊啊……那個啊，白痴的小事件。「阿諾德輕聲笑了起來，「你上幼稚園的第一天，他一直跟在你後面，說你是可愛的小女孩，對你一見鍾情，把你惹毛了，打他一拳，說自己是男的，所以那個笨蛋馬上就當眾脫你褲子看證據。」

「他嚇到了嗎？」

「嚇是嚇到了，你也生氣了，他也被打了，我也以為他學乖了，但是誰想到隔天他又跟過來，說不管你是男是女，都想娶你當老婆。」

「真纏人。」

「嗯，就算我把他揍到哭，他還是死不放棄，然後你就跟他熟起來……」阿諾德睜開眼，

看著趴在自己身上的雲雀，勾起了一抹淡淡的微笑，「我還記得你叫他『骸骸』。」

「啊啊，這個我也記得。」雲雀也睜開眼，坐起身，「他還喜歡我是真的？」

「或許吧，你失蹤之後他整個都崩潰了。」阿諾德聳了聳肩，「十年來沒有交過女朋友，完全的禁慾……嘛，不過忙著找你，我也沒有戀人就是了。」

「哼，你不是有斯佩德嗎？」

「呸，誰跟那個笨蛋交往？」

他們相視而笑，而後雲雀翻了個身躺在阿諾德身邊，抬頭茫然地望向天花板。

「你的間諜沒查到我在米爾菲歐雷是怎麼過的嗎？」雲雀頂了頂他的肩膀，「諜報部首席？」

「諜報哪有那麼容易。」阿諾德笑了笑，「你可是他們的最高層機密。」

雲雀沉默了一會兒，翻身偎近阿諾德的身邊，閉上雙眼。

「會每天『餵食』呢。」他輕聲道，蹙緊了眉，勾起了苦澀的微笑，「『食物』要一滴不露地『吃』進『嘴』裡，身為一條狗，『餵食』的時候得帶著『項圈』才行。」

於是他開始說。

說他這十年來每天過著什麼樣的生活，『洗澡』是靠機器的沖洗，『檢查身體』是查看

他的記憶與洗腦灌輸，而『三餐』是上床，『散步』是打架，『運動』是上擂台，偶爾還會被強迫施打禁藥，或在身體不允許的情況下與一群打了禁藥的罪犯戰鬥，開始的時候受過很多傷，也大哭過，但自從有一天他卻突然忘記了過去發生的一切，忘記了阿諾德、忘記了六道骸、忘記了雲雀恭彌本身，成為了白蘭飼養的一條忠心的狗，從那一刻起，他的雙眼就像死水一般，再也不清澈，大部分的時間，幾乎都在沉睡，夢境與現實時常搞混，反正兩者都是一樣的，他放棄了反抗，也放棄了身為「人」的想法，就這樣過了十年，就連現在回想起來，都不知道是怎麼過的。

令他意外的是，阿諾德安靜地聽完了。

他以為他會暴走的，但是他很安靜地聽完了。

「雖然我不會原諒他……」阿諾德閉上眼，輕聲道，「但總有一天，你得用你這雙手——」

了結他的性命。

雲雀恭彌快步走在往訓練室的走廊上，秋天的氣息悄悄畫下了句點，冬日的寒意讓不少

幹部都懶得外出懶得進入沒有暖氣的訓練室，彭哥列大樓儼然是個小社區，除了偶爾回家探親之外，成員們幾乎都住在這裡，畢竟，這裡隨時能感受到人與人交流的溫暖。

雲雀轉了個彎，核對指紋之後自動門打開，他進到空蕩蕩的訓練室裡，挑了把平時慣用的步槍和一把柏萊塔手槍，走到射擊位置上，按下一旁的預備按鈕，靶子立了起來，上膛，卻聽見一旁傳來了槍聲，雲雀淡淡地回眸，才注意到六道骸站在離自己十公尺外的地方射擊。

他注視著那張白皙的側臉，藍髮因後座力而輕輕飄動，他承認，六道骸的確是很好看的人，端正的五官、帶了點邪魅氣息的異色雙眼、身材勻稱略瘦，雲雀看了他幾秒，舉起手中的槍。

——碰！

突如其來的子彈被猛然擋開，彈射到地面，六道骸的手上多出一把三叉戟，難以置信地注視著朝他開槍的雲雀恭彌，那一槍是刻意瞄準心臟發射的——是真的想殺了他。

「你做什麼？」

「呵，分明就在注意這裡，否則不可能瞬間擋開。」嘴角滑開一抹冷笑，雲雀擱下槍，大步往六道骸走去，後者同樣放下了手中的步槍，顯然對雲雀的一舉一動有所警戒。

「我怎麼可能不注意你。」他嘴角咧開一抹輕佻的笑意，「我可是……」

「噓。」

纖長的手指按住了薄唇，阻擋了六道骸接下來的所有語言。

也許，只是試試看而已——試試看所謂的「愛」，與白蘭所謂的「疼愛」究竟有何不同。

雲雀恭彌貼近六道骸的側臉，以仰視的角度望著那少年的眼，灰藍色的眸子與紅藍色相接，時間彷彿靜止於一剎那，溫熱的吐息化為淡淡的白煙，指尖傳來雙唇溫暖的熱度。

「恭……」

六道骸聽見自己的心臟在狂跳，然而雲雀伸手摟上他的後頸，以吻封住了他的雙唇。

暖暖的。

吻、體溫、彼此太過靠近的心跳、肌膚相互摩擦產生的溫熱感，六道骸閉上眼，抱緊了懷裡黑髮的少年，那些兒時的記憶在耳膜鼓噪著，他彷彿能聽見兒時那個稚嫩可愛的男孩又喊了聲「骸骸」，但那些記憶，卻開始在這個雲雀恭彌溫熱的吻下融化、崩解，而後，漸漸淡遠。

十年的等待或許能使淡淡的「喜歡」成為濃濃的「愛」，但那些彷彿都不再重要。

他們相吻著，沒有誰主導誰，六道骸摟住了雲雀恭彌纖瘦的腰身，冰冷的手指觸碰到了

溫暖的肌膚，他感到懷裡的雲雀恭彌顫抖了一下，卻沒有拒絕，雲雀的指深入了他的髮間，對於這個人，他們錯過了十年，就算曾經熟悉如家人，現在對彼此卻都已經成為陌生，但此分此秒，哪怕對方下一刻會殺了自己，他們也都已經無所謂，朦朦朧朧之中，雲雀恭彌突然有那麼一點明白，原來所謂的「愛」，是構築在親密互動之上的，強烈的信任感。

恐懼漸漸消弭，他們沒有再更進一步的動作，雙唇分開時牽出一條曖昧的銀絲，雲雀輕喘著氣，抬頭望向六道骸，而後者將他摟進懷裡，他沒有說話，反正也不需言語。

我想了整整十年。

想你再喚一次我名字的聲音。

「咦？」

看著一同走進餐廳的六道骸和雲雀恭彌，正在吃蕎麥麵的山本武瞪大了雙眼。

「原來你們兩個也認識了啊？」

六道骸不客氣地翻了個白眼，不語，抽了個杯子裝八分滿飲料，遞給雲雀一杯，而後逕自拉開椅子坐下，山本武興致勃勃地湊了過來，雲雀在他旁邊的位置坐下。

「吶，雲雀，一切都還習慣嗎？」

「嗯。」

「你跟骸是剛剛認識的嗎？」

「嗯。」

「在訓練室？」

「噗——！咳、咳咳、咳！」六道骸將滿口的飲料噴出來，嗆咳了好幾聲，狼狽地抬頭瞪向對面一臉笑瞇瞇的山本武，「你剛剛看到了？在訓練室看到了？」

「嗯，算是吧，我只是剛好經過訓練室門口，看見雲雀要進去的時候你也在裡面而已。」山本武一臉不解地歪頭，「你們在訓練室怎麼了嗎？打架了？」

「沒有。」雲雀一臉鎮定地繼續喝飲料，雙頰微微泛紅。

山本武似乎還想問什麼，自動門在此時又一次打開，阿諾德大步走進了餐廳，注意到雲雀恭彌和山本武便走了過來，站在雲雀身旁，順手拿過雲雀手中的飲料喝下一口。

「對了，雨月剛剛在找你。」他對雲雀身旁的山本武道，「在他的辦公室等你。」

「喔、好……我馬上過去。」山本武將杯裡剩下的飲料一口飲盡，站起身，「那麼下次再見囉，雲雀，需要幫忙的話隨時和我說，大家都會幫你的。」

雲雀點點頭，山本和六道骸揮了揮手，站起身匆忙走出了餐廳。

「你下午的工作呢？」雲雀抬起頭，從阿諾德手中拿回自己的飲料。

「有手下能搞定，喬托派我去出一趟任務。」

「任務？」

「嗯，遠程的。」阿諾德在他身邊坐下來，一手撐著桌面，看向身旁的雲雀，「又有不少公司來找麻煩了，在東區的分部大鬧，要去整頓風紀才行。」

「你一個人去嗎？」

「你不用跟來。」阿諾德揭穿了他的意圖，站起身，摸摸他的頭，「我今晚出發，兩天後就會回來，六道骸，把他顧好，要是讓我發現恭彌出了事我就把帳算在你頭上。」

六道骸笑吟吟地點點頭，雲雀恭彌卻不甘心地站起了身。

「你要去哪裡？」

「不用你管。」阿諾德的雙眼閃過一抹殺氣，「坐下，要是被我發現你偷跑出去，又隔了十年才被找到，我寧可現在就先殺了你。」

「我才不會。」雲雀瞇起眼，不悅地瞪著他，阿諾德沉默了一會兒，微笑起來。

「你十年前也是這麼說。」他揉了揉雲雀的髮，轉身離去。

阿諾德又離開了餐廳，雲雀恭彌忿忿不平地坐下，六道骸輕笑著，擱下杯子。

「其實他很自責。」六道骸淡淡地道，優雅地閉上雙眼，「因為他說，當時的你是為了接他回家才走丟的，顯然他不願意再因為自己的緣故而害你失蹤。」

「我的確是出去找他的沒錯。」雲雀撇開了頭，抿唇，「……又把我當小孩子看。」

「是嗎？我倒是沒有把你當小孩子看。」

「哇喔，憑你也敢把我當小孩子看？」

「……恭彌，是我的錯覺嗎？你說話的語氣越來越像阿諾德了……」

阿諾德在隔天凌晨出發，他出發的時候雲雀沒去送他，他也不許他來，那任務被列為只有高層幹部才准許知道的最高機密，似乎只有喬托去送他，他們視線凝重地交會，喬托拍了拍他的肩膀，阿諾德沒有說什麼，轉身就走，冬日寒冷的空氣刺激著肌膚，阿諾德壓低了帽簷。

正是因為遇到任何狀況都能夠平安無事，他才夠格成為與喬托地位相等的門外顧問首席。

但或許，當中也有一點成份，是因為喬托明白他不喜歡聽命行事，喬托目送著搭載夥伴

的轎車長揚而去，嘆了口氣，慢步走回大樓，電梯門打開，他看見雲雀恭彌蜷在角落沉睡。

喬托微笑起來。

「這對兄弟真是的……明明心裡就很擔心對方。」他走進電梯內，按了樓層，門關了起來，電梯緩緩上升，他在雲雀身旁坐下來，望著他，「阿諾德他會沒事的。」

雲雀恭彌沒有醒來，喬托當作說給自己聽，閉上了雙眼。

抵達最高層的辦公室後，喬托將雲雀抱出電梯，才沒走幾步，就看見六道骸迎面跑來。

「恭彌……！」看見了喬托懷裡的雲雀，六道骸停下了腳步，「太好了……」

「想當間諜卻失敗了，在電梯裡睡著了呢。」喬托溫和地笑了笑，將懷裡的雲雀交付到六道骸手中，「半夜很冷，怕他著涼，帶他回房後記得幫他加件被子。」

「果然是擔心阿諾德吧……」

「是啊，他們倆都一個樣，你帶他回房間吧。」

「你還要忙嗎？」

「嗯。」

喬托微笑著，轉身邁開了步伐，沒有再多解釋什麼，也或許是不能解釋的機密之一，通常重要的事件喬托只會和年長組的幹部討論，六道骸沒有多問，低頭吻上雲雀的額，按下電

梯。

雲雀恭彌自夢中悠悠轉醒。

不太記得夢裡有些什麼了，只是好像夢到了阿諾德、夢到了六道骸，卻不是過去記憶的片段，隱約聽見阿諾德向他咆哮，而六道骸……

他翻了個身，看見六道骸睡在自己身旁。

——不是自己的房間。

雲雀瞪大了眼，猛然坐起身，一張單人床，六道骸側睡得挺辛苦的，他環望四周，這裡的擺飾盡是視覺系的風格，衣櫥邊掛著迷彩襯衫和軍裝風格的外套，是六道骸的房間。

「嗯……你醒啦？」

六道骸的聲音從旁傳來，雲雀低頭看著一臉倦意的少年，點點頭。

「因為你房門鎖著，所以我帶你回我房間了……」六道骸的身子稍稍向一旁傾，點開了一盞小燈，昏黃的燈光照亮他的臉龐，看來有些疲憊，「我找你找了一整晚，結果你睡在電梯……」

「阿諾德呢？」

「走了。」六道骸打了個呵欠，「在你睡著的時候……啊，你放心，他執行任務一向沒有閃失的，他說兩天後回來就一定是兩天後回來。你先睡一下吧，待會兒就天亮了。」

雲雀低下頭，不吭一聲。

六道骸注視著他，勾起了淡淡的微笑，傾身將他摟進懷裡。

「雖然我不知道是什麼任務……」他輕撫著雲雀的髮，頓了頓，「阿諾德很強，沒事的。」

「我當然知道他很強。」雲雀斂下睫，淡淡地道，「只是有點想他了……」

「那這段時間就由我來代替他吧。」

「不要。」

「咦？」

似乎沒料想到會被直截了當地拒絕，六道骸心理一陣重傷，好歹他也長得相貌堂堂，算是個風度翩翩英俊瀟灑的美少年，堪稱情場無敵手的他竟然被如此爽快拒絕了。

「我說……你是不是還沒辦法接受我是你過去戀人的事實啊……？」

「是戀人嗎？我一直以為是青梅竹馬。」

「我可是一直把你當成戀人喔。」

「所以在這十年間，你都沒有找過別人嗎？」

「呃……把妹技巧是有練一下，可是交往倒是沒有。」

「真的？」

「我向你發誓。」

「那……你和別人上過床嗎？」

六道骸愣了愣，而後微笑起來，他一個翻身將雲雀恭彌壓在身下，輕附在他耳邊。

「我現在……不就跟你在同一張床上嗎？」他咧開一抹邪魅的微笑，一手滑入雲雀的襯衫下襬，撫過結實的腹部，向上探尋，「你跟白蘭做過很多次了對吧？」

「啊，多到數不清……唔。」

胸前的櫻粒被捏住，雲雀發出一聲疼痛的輕吟，抬眸，六道骸認真的神情映入眼簾。

「你……在生氣？」

「我很生氣。」

「為什麼……唔嗯。」

六道骸伸手捂住身下人的嘴，擰起了俊眉，雖然已從阿諾德口中聽說他十年間的遭遇，也不是不知道讓他習慣正常人的思維價值需要很多時間，但他就是無法克制自己的情緒。

但是「因為我愛你」這句話，他從白蘭那裡一定已經聽很多了。

所以才不知道「愛」究竟是什麼。

「男人的確是和沒有感情的人也能做愛的物種。」他輕聲道，彎下身，與那雙灰藍色的乾淨眸子靠得更近，熱氣噴在彼此臉上，他看見雲雀恭彌放大了瞳子，「但是，人類這種生物，向最重要的人表達愛的極致方式，也是做愛。」

「……愛，是什麼呢？」

六道骸蹙起了眉，沉默了半晌，又再度俯身，吻上雲雀的薄唇。

「我問你，你現在幸福嗎？」

雲雀愣愣地睜大了雙眸，六道骸注視著他的眼，解開了他的襯衫，另一手滑入他的底褲，雲雀輕吟了一聲，六道骸吻住他的唇，而雲雀沒有抵抗、也沒有拒絕他。

六道骸更進一步，脫下了雲雀的褲子，身下人拱起了清瘦的身軀，骸撫著他的臉龐，打開一旁的床頭櫃，拉開最底層的抽屜，拿出一罐未拆封的潤滑液，沾了些，一根手指探入了雲雀的後穴內，感覺到他的身體微微顫抖了一下，灰藍色的眸對上六道骸異色的瞳孔。

「那裡……不用手指的。」他有些茫然地道，「都是直接做。」

「你會受傷的啊。」

「不會吧。」雲雀恭彌不解地歪頭，「會……施打藥物，不是嗎？」

「我不會對你用藥，我絕對不會……」六道骸心疼地蹙起眉，咬緊了下唇，「我無法想像，這十年你都是怎麼撐過來的啊……」

「那你，這十年又怎麼了嗎？」雲雀伸出雙手，捧住六道骸的雙頰，「你的眼睛？」

「啊……這個啊，也是白蘭的過錯吧。」六道骸緩緩地放入第二根手指，雲雀繃緊了身體，卻很本能地放鬆，做過無數次愛的他明白要怎麼做。

「你聽過艾斯托拉涅歐集團嗎？」

「那是……白蘭旗下的……唔嗯！」

「嗯，是米爾菲歐雷的子公司，十歲的時候，家裡破產了，所以母親把我賣給艾斯托拉涅歐的人體改造分部，她換來一大筆錢，不過我的右眼也被換走了。」

「換走了？」雲雀伸手撫上六道骸已經有抬頭傾向的男根，眨了眨眼，「怎麼換？」

「嗯……挖出來啊。」第三根手指也加入了拓寬工作，六道骸俯身親吻雲雀的額，刻著六的鮮紅右眼閃出一道妖光，「把這顆眼球放進去，在我之前已經有數百人因為這項手術而死。」

「為什麼？」

「因為不是適合者。」他的嘴角輕輕勾起一抹微笑，「無法駕馭這只右眼的軟弱人類，

只有死路一條，而很幸運的，我的精神力駕馭了它——然後毀掉了一整個人體改造分部。」

「咦？」

「就是殺人，還用我多說嗎？」他在雲雀的側臉啄下一個輕吻，架起他的雙腿，「吶，關於這個話題，我們就忍耐個幾分鐘再繼續如何？」

「……不用帶『項圈』嗎？」

「『項圈』？如果你是說白蘭那渾蛋用在你身上的東西，那我再說一次，雲雀恭彌。」六道骸擰起了好看的眉，熾熱的欲望抵上雲雀的臀間，「我不是白蘭，我不用。」

雲雀微笑起來，伸手摟住六道骸的後頸。

「進來吧。」

骸亦抱緊了他的身子，小心翼翼地進入了緊窒的小穴，雲雀的身體顫抖著，閉上雙眼，啊啊，他知道這種熟悉的感覺，想起了曾經千百次的「餵食」，粗大的陰莖在體內抽插的感覺，然而六道骸的動作是如此的輕，彷彿當他是珍貴的古代花瓶，一舉一動都怕是傷到他一般，雲雀恭彌不能理解，六道骸知道自己做過很多次，然而卻還是如此小心地對待他。

一股暖流淌過他的心底，雲雀睜開了眼，雙頰泛起了紅暈。

「骸……」

也許聲音不大，但六道骸肯定聽到了。

他們的結合進入最深處，雲雀輕喘著氣，抱緊六道骸的身體，沒有春藥、沒有「項圈」、沒有藥物、沒有粗暴、沒有精神控制，而且，地點也不是在狗窩，雲雀卻覺得自己的身體變得比從前都還敏感，也許是因為太久沒有做愛，也或許是因為，對象是六道骸。

「我可以動嗎？」

他聽見六道骸輕聲地問，雲雀將臉埋入骸的肩窩，點點頭。

他架起了他的腿，稍稍抽出了一些，而後又再度往裡面挺入，雲雀不自覺地發出一聲呻吟，六道骸緊張地停下了動作，而他喘著氣，用枕頭遮住了臉。

「你可以繼續……」

「如果不舒服的話，我現在就去沖冷水，好嗎？」

「我說了……你繼續……」

也許，自己已經哪裡不對勁，竟然會對六道骸如此渴求。

骸嘆了口氣，拿開了遮蓋在雲雀臉上的枕頭，卻因他的神情而愣住了。

嫣紅的雙頰泛著熱度，帶著淚水的眼角楚楚動人，泛著水光的薄唇半開半闔，黑髮貼在雪白的額上，嫵媚動人，六道骸愣了愣，而雲雀抿起了唇。

「不要……看……」

「你好美，恭彌。」

「這句話……我聽膩了……」雲雀輕喘著氣，閉上雙眼，「要動、快動……」

事已至此，怎麼樣的阻攔都無法遏止愛情的爆發。

小時後的雲雀恭彌已經離得很遠很遠，六道骸甚至無法再記起那張十年來他從沒有忘記的臉孔，那些青梅竹馬什麼的記憶都已經不再重要，他只知道自己正看著眼前這個人，只知道他要眼前這個人，這個——現在的雲雀恭彌，真實的雲雀恭彌。

再一次一次甜美的律動中，雲雀禁不住刺激，先達到了高潮，而六道骸也隨後射在雲雀體內，他喊著他的名字，似近而似遠，柔柔的，在肉體撞擊的聲響中聽得不是很清楚。

但那必然已經永遠地刻進他的腦中。

激情過後他們躺在床上，雲雀累得很想睡，骸輕撫著他的髮，然後，他們開始了解彼此。關於十年來發生的種種，他們對彼此再也沒有隱瞞地說出口。

「所以……阿諾德認出我，把我帶了回來，我成為了這裡的一份子。」六道骸輕輕地閉上眼，「我很感謝他，喬托也對我很好，不過，這裡的每個人似乎都用真心在相處，我很不

習慣。」

「你不是用真心和別人相處嗎？」雲雀窩在他的懷裡，輕聲道，「難道對我是假的？」

「怎麼可能。」六道骸笑了起來，撫上他的側臉，「我對這裡的每個人都不是很親近，但就算在人前我裝得再怎麼優雅、殘忍、邪惡，我對你永遠是真心的。」

「不是說謊吧？」

「相信我吧。」

六道骸的聲音柔柔的，在寒冷的冬日宛若春風，雲雀微笑起來。

「骸。」

「嗯？」

「那天在走廊上，你要我叫你骸對吧？」

「嗯，的確是這樣沒錯。」六道骸睜開了異色的眸子，微笑，「我等你這句等了十年。」

「是嗎？」雲雀勾起了美麗的唇角，「那麼，本來還要再等十年的話，現在免費送你。」

六道骸低下頭，雲雀附上他的耳邊，睡意開始侵蝕他的意識，雲雀恭彌頓了好一陣子，而後，淡淡地啟唇，他的聲音如雲一般輕，柔軟而美麗。

「我愛你。」

他說。而在睡意朦朧之中，他看見六道骸紅了臉。

那是他第一次對別人說愛。

之後朝陽升起，他們兩個卻在房裡睡死了，直到獄寺隼人氣沖沖地來敲門問為什麼早餐沒吃會議也不到，六道骸才猛然從夢中驚醒，獄寺隼人也在此時打開了門。

他第一個反應是用棉被罩住熟睡中的雲雀。

「敲門後應該要得到我的許可才能進來，獄寺隼人。」六道骸冷冷地道，「出去。」

「你那是什麼態度啊！而且你這傢伙為什麼還在睡覺？都已經十點了！」獄寺隼人氣得牙癢癢的，卻仍努力按下進去揍他的衝動，「算了！我還有一個藍波要叫，你快點來開會……啊，對了，這次雲雀也要去，他不在房裡，你有看到他嗎？」

「我不是到剛剛為止都還在睡覺嗎？」

「嘖，算了……問你也沒幫助。」

獄寺隼人關上了門，腳步聲逐漸遠去，六道骸這才鬆了口氣，將棉被拿開，而雲雀也醒了，打了個呵欠，坐起身，揉揉惺忪的睡眼，疑惑的眼神注視了六道骸好一會兒，放空的腦袋才漸漸回神，想起在幾個小時前他跟這個男人做愛的事實。

「剛剛是誰？」

「獄寺隼人。」六道骸起身，將襯衫的扣子一顆顆扣好，「說你也要去開會。」

「他知道我在這裡？」

「沒有，我矇過去了，顧及你可能會不想讓別人知道。」

「會嗎？我從來沒有過這種想法。」雲雀漫不經心地打了個呵欠，「我的衣服呢？」

他抬頭，卻看見了六道骸泛紅的雙頰。

「所、所以……你的意思是，願意和我交往的意思？」

「交往？」雲雀不解地眨了眨眼，「我的意思是，我可以成為你的愛人。」

「那個就叫做交往啦！」六道骸興奮地跳回床上，抱緊了雲雀清瘦的身子，「吶？你是說真的？你真的愛我？應該說……你終於想通了愛是什麼意思了嗎？」

「不就是……這種感覺嗎？」雲雀攀上六道骸的背，閉上雙眼。

於是週遭的空氣也漸漸安靜下來。

唯一聽見的只有彼此的呼吸心跳，唯一感覺到的只有對方的體溫，雲雀恭彌摟著六道骸，閉上雙眼，又再一次感覺到，心裡流淌過不同於阿諾德給的暖暖溫度。

也許，這就是六道骸所說的「愛」。

令人感到愉悅的幸福，這樣的快樂不同於殺戮的快樂，不同於性愛的快感，也不同於和阿諾德相處時的開心，之前待在米爾菲歐雷時，他從未有過這樣奇妙的感覺。

「……我，要去開會了。」靜靜地，他推開了六道骸，「把我的衣服給我。」

「今天晚上，你還會來嗎？」

「如果你要的話。」

雲雀恭彌站起身，回眸露出了淡淡的笑意。

「啊啊……對，反正阿諾德不在。」六道骸注視著他，愣了愣，然後也輕笑了起來，「要是被他知道了，不知道會怎麼銬殺我……真傷腦筋。」

「反正他現在不在。」雲雀穿上屬於自己的白襯衫，下襬在空中甩出漂亮的弧度，一如他美麗的唇角，「明天以後，你再想想要怎麼跟他解釋吧。」

「咦？是由我來解釋嗎？」

「是你要求要做的。」

「雖然這麼說是沒錯……但你不是我的戀人了嗎？」

「那又怎樣？」

「戀人要一起共患難不是嗎？啊……等我一下，我快好了。」

「雖說如此，我怎麼可能幫著你反抗阿諾德呢？」六道骸錯愕地抬頭，那一瞬間雲雀的微笑看起來有些頑劣，他打開了房門，回眸看向六道骸，「我們可是兄弟。」

彭哥列年輕一代的例行會議，準備把雲雀恭彌拉入家族幹部當中。

「嘛……但是商業這條路不好走，我們也還沒看過雲雀先生處理事情的能力，所以還有待評估。」澤田綱吉雙手放在桌面，微笑道，和喬托頗有幾分神似。

「話說回來，為什麼首領他們要這麼快找接班人啊？」性格一向開朗的山本武笑道，「明明他們都還這麼年輕，是想早點退休嗎？」

「關於這個，喬托也從來沒有告訴我耶。」澤田綱吉笑著聳了聳肩，「那麼，雲雀先生目前是阿諾德先生接班人的候補第一位，不過阿諾德先生很嚴格，那、那個……其實後面本來還排了一大批人等著接這個位置啦，是因為阿諾德先生堅持……」

「十代首領的意思是說，你這傢伙要好好證明自己的實力！」獄寺隼人兇狠地道，然後回頭對澤田綱吉露出了興奮而單純的笑容，「沒錯吧？十代首領！」

「啊……哈哈，你說的沒錯，獄寺君。」澤田綱吉苦笑道，「那麼，雲雀先生在適應期的這段期間，就請骸暫時當他的前輩，教導他一些例行事務，行嗎？」

「我沒有意見。」六道骸優雅地笑了笑。

「好，那我想，今天的會議就到這裡結束吧。」澤田綱吉整理了一下手中的文件，雲雀恭彌率先起身走出會議室，有些人留在會議室內和澤田綱吉談話，有些人離開。

六道骸跟在雲雀身後，追上了他的腳步。

「吶，恭彌。」

「嗯？」

「要一起去吃飯嗎？」六道骸拉住他的手，微笑著，湊到唇邊在他的手背落下一個吻，「算是作為我們的第一次約會？」

「約會？」

「嘛，就是交往中的戀人一起約出來會面的意思。」

「我們現在不就在見面嗎？」

「久而久之約會已經成為約定成俗的儀式了吧。」六道骸輕聲笑道，「通常會去吃飯、看電影、逛街之類的，不過阿諾德說你不能出去，彭哥列內部倒是有電影院，吃完飯一起去嗎？」

「好啊。」

雲雀恭彌直爽的答應讓六道骸愣了愣。

如果是小時候彆扭的他，肯定會一秒拒絕的吧，六道骸微笑了起來，對上雲雀美麗的灰藍色眸子，然而過去是過去，現在是現在，現在，永遠比過去更重要。

他們度過了屬於彼此的下午，晚上他又被拉到了六道骸的房間，激情之後終於能好好睡上一覺，早上醒來時他們又聊起了彼此，雲雀恭彌不是多話的人，通常是由六道骸開啟話題，然後由他結束話題，不過六道骸總是樂此不疲地說，雲雀也就慢慢地聽。

和六道骸在一起的日子，總覺得消逝得很快。

「怎麼了？恭彌。」

看著從床上站起身順便將棉被抱走的雲雀恭彌，六道骸揉了揉惺忪的睡眼。

而雲雀凝視著窗外好一會兒，窗外開始下起了雪，他將棉被披在身上，將自己緊緊包裹住，六道骸忍不住冷得一陣發顫，伸手把暖氣的溫度又調高了些。

「你在看雪嗎？」他站起身，從後方抱住了雲雀纖瘦的身子，「以前沒看過？」

「不對……」雲雀微瞇起了漂亮的鳳眼，抿起下唇，「已經三天了。」

「什麼？」

「阿諾德。」他回頭，對上六道骸異色的雙眼，「阿諾德沒有回來。」

猛然開門的時候，G和喬托等人正圍在一起開會。

「恭彌？」喬托立刻止住了話題，站起身，嘴角硬牽起一抹微笑，「你這麼早起？」

「阿諾德在哪裡？」

此話一出，他立刻察覺到氣氛的緊繃。

「阿諾德呢？」他又問了一次，喬托抿起下唇。

「他的車遲了，不過很快就會回來……」喬托輕柔地道，「要不要先去餐廳……？」

「在看到阿諾德平安回來之前，我絕不進食。」雲雀恭彌瞇起了灰藍色的鳳眼，咬緊下唇，「你們有事瞞著我，阿諾德到底怎麼了？」

「恭……」

「夠了吧，喬托。」斯佩德靠上椅背，睨了神情慌張的首領一眼，率先開口，「這傢伙的直覺和阿諾德一樣敏銳，你又不會說謊，再怎麼隱瞞也是沒用的。」

「阿諾德他到底怎麼了？」

「首領，我認為再拖下去也不是辦法。」G注視著喬托為難的神色，站起身，「既然討

論已經有了個底，我們現在就立刻出發，在路上把沒討論完的討論完吧。」

「G……」喬托抿了抿唇，低下頭，「好，你說得對……」

「那我們就出發吧。」納克爾也站起了身，「去米爾菲歐雷，把阿諾德救回來。」

「米爾菲歐雷？」雲雀恭彌放大了雙瞳，各個幹部紛紛站起身，十分有默契地從他身旁走過，魚貫離開了會議室，留下他和喬托，「可是阿諾德說是有公司在東區大鬧……」

「因為他不想讓你擔心。」喬托神色凝重地道，「聽好了，我們現在要去救他，但是你無論如何都得待在這裡，這是阿諾德最後交待我們的事情。」

「我……」

「他說即使犧牲自己，也不要再讓你受苦。」喬托摸了摸他的頭，彎下身，「待在這裡，我們會把阿諾德救回來，米爾菲歐雷的目標是你，如果你跟去了，我們無法保證你的安危。」

不等雲雀回話，喬托邁開步伐，跟上其他人的腳步。

雲雀愣愣地站在原地，腦中亂哄哄地無法思考，看著一行人離去的背影，他擰起了眉。

「他是我哥哥啊！」

喬托停下了腳步，回眸，嘴角滑開一抹溫暖的笑靨，「阿諾德聽到了一定很感動。」

「聽好了，小鬼，我的阿諾德會由我帶回來。」斯佩德沒有回頭也沒有停下，只是向後

擺了擺手，「你乖乖待在這裡就是阿諾德的願望，剩下的就交給我們吧。」

他們沒有再多說什麼，也許是因為情況真的很急迫，雲雀咬緊下唇，靠上牆，低頭。

「……絕對不可以讓雲雀恭彌知道他自己身體裡被放了炸藥。」將醫藥箱放入卡車貨櫃內，G跳上了貨櫃，對喬托伸出手，「阿諾德是這麼說的對吧？」

「嗯。」喬托攀住G的手，跟著跳上貨櫃內，回頭，「納克爾，駕駛就麻煩你了。」

「啊、包在我身上！」

「重點是……米爾菲歐雷要阿諾德做什麼？」斯佩德同樣跳進了貨櫃，回頭確認大家都進入之後，關上了貨櫃門，「真難想像，米爾菲歐雷內有什麼樣的角色能打敗他……」

「白蘭的實力我們還不清楚。」G接了他的話，「藍寶和雨月可能不清楚狀況，我統整下目前為止得出的結果，三天前，米爾菲歐雷向我們放出秘密通知，說雲雀恭彌身體裡被埋下無法探測的極小型的炸藥，如果想要他活命，三天之內必須把雲雀恭彌交出來，所以阿諾德就自告奮勇地去了，他並沒有把詳細計劃告訴我們，只說兩天會回來，所以我們也不清楚阿諾德做何打算，但是阿諾德一向遵守約定，三天了還沒有回來，表示他一定遇上了麻煩。」

「所以，我們現在得將他救出來嗎？」雨月抿起下唇，「知道阿諾德的位置了嗎？」

「已經知道了。」從口袋拿出偵測信號器並遞給G，喬托道，「他很聰明，早就把這個留在他房裡了，但問題是這個位置從早上開始就沒有動過，可能是阿諾德被抓住了，也可能是發信器被白蘭找到，也許是陷阱，我們最好謹慎行事。」

「阿諾德那傢伙……」G咬緊了下唇，嘆了口氣，自懷中掏出一份地圖，「那麼我們先來擬定進攻計畫吧……唔喔喔！」

卡車突如其來的緊急煞車讓貨櫃內的一群人滾成一團，藍寶的位置傳來頭敲到的哀號，雨月接住了G，斯佩德嘖了一聲踢開藍寶，喬托則是和被自己壓到的G連聲道歉。

「怎麼了？納克爾，有敵襲嗎？」頭昏眼花中拿出了對講機，喬托攀著G的手臂坐起身。

「不是……」納克爾的聲音聽起來十分慌亂。

「不要急，你慢慢說，發生了什麼事？」

「——是恭彌……他、他一直都在車頂上……」

貨櫃內的人們瞪大了眼，喬托咬牙，撞開門衝了出去，恰巧看見那熟悉的瘦小背影拐過了彎逃走，喬托急著要追上去，卻猛然被G拉住拉住了手臂。

「G！你做什麼……！他……」

「冷靜點！喬托！現在已經快進入敵方陣營了！」G奮力將他架住，拖回貨櫃內，捂住

他的嘴，「要是你跟著繞過去的話就是米爾菲歐雷的勢力範圍，你會沒命的！」

「但是恭彌他……！」

「白蘭的目標是他，應該暫時不會殺他。」斯佩德冷靜地將貨櫃門關上，指指貨櫃上方的破洞，那是上次阿諾德砸出來的，「但是，我們剛才的對話，他應該都聽到了……」

「怎麼會……」喬托咬緊了下唇，閉上眼，「為什麼我沒有發覺……」

「那不是你的錯，他無論如何都會用盡方法跟來的。」G安慰似地拍拍他的肩膀，嘆了口氣，「現在是作戰計畫要緊，首領，下指令吧。」

偌大的暗室內，一個銀髮的人兒被束縛在牆上的十字架，粗大的釘子穿過他的手腳，鮮血滴流一地，男根上被套著所謂的「項圈」，他緊閉著雙眼，安靜的空間只剩微弱的呼吸聲。

也許再過幾個小時，就撐不住了。阿諾德暗暗地想著，死亡之前的倒數反而是最寧靜的時刻，身體的疼痛已經開始離得遙遠，他逐漸想起了小時候，那個可愛的黑髮小男孩喊著哥哥，踏著不穩的步伐衝來的模樣，然後他總是微笑著，將他高高抱起。

啊啊……對了，後來是怎麼了呢？

雲雀恭彌消失了，斯佩德走了進來，彭哥列走了進來，諜報部走了進來。

阿諾德虛弱地睜開雙眼，白蘭明白他是不會吠的狗，所以沒有束縛住他的嘴，因為一個不小心中了白蘭的圈套，所以陷入了現在的情況，阿諾德心裡非常明白，就實力上而言，白蘭根本敵不過自己，只是也許自己夠機警，卻不夠聰明。

算了，反正都要結束了。

阿諾德重新閉上雙眼，他並不等待彭哥列的支援，雖然他知道喬托肯定會過來，但是他並不抱多大的期待，凡事做好最壞的打算，就現在的情況而言，他寧可面對死亡。

自動門打開來，光線燙入他的眼皮。

「啊啦？死了嗎？」

白蘭的聲音傳進耳裡，阿諾德沒有睜眼，並不打算多做反抗。

「反正，也快要死了……真可惜，還是一隻很漂亮的銀毛狗，如果不要那麼凶狠的話，也許還能考慮收你做寵物。」白蘭聳聳肩，輕笑起來，「恭彌，吶，來看看你哥哥的死狀。」

阿諾德猛然睜開眼。

抬起頭，雲雀恭彌就站在他眼前，頸子上套著鎖鏈，用一雙渾濁的灰藍色的眸子看著自己，白皙的臉上帶著漠然而冰冷的神情，彷彿又回到當初，那種僵屍般的人偶。

「恭……咳！咳咳！」

「啊啦啊啦……小心一點，要是說話，可能會死得更快喔。」白蘭輕聲笑道，上前攬住了雲雀恭彌的腰，「順便告訴你一個真相好了，我在恭彌身體裡埋了炸藥什麼的，都是騙你的喔，我怎麼可能在這麼可愛的小狗身體裡放炸藥呢？對吧，恭彌。」

雲雀點了點頭，不語。

「真是可愛。」白蘭溺愛地道，在他的側臉啄下一個輕吻，又回頭看向阿諾德，「我忠心的小狗可是自願回來我身邊的呢，啊，本來他是要來救你的，不過看看現在的你，應該沒人能救得了對吧？所以我就擅自給他做了點調教。」

他又笑了起來，在黑暗之中令人毛骨悚然的笑。

「……嘛，雖然你幫我教會了他說話，不過你這幾個月的努力沒有什麼成效喔，畢竟會有什麼方法——比重新灌輸洗腦程式更有用呢？」他頓了頓，上前幾步，憐愛地挑起阿諾德的下巴，勾起了邪魅的唇角，「別哭嘛，可惜了你美麗的臉蛋，嘴唇都咬到流血了。」

阿諾德沒有回話，撇開頭，淚水模糊了他的視線，豆大的淚珠不斷滴落，他看向雲雀恭彌，但後者依然是一點表情也沒有，冷漠，而殘酷。

「放棄那些可笑的尊嚴，來當我的小狗吧，這樣就能和你弟弟在一起了哦？」白蘭輕聲呢喃，舔過阿諾德被鮮血與淚水染濕的白皙側臉，「——你哭泣的樣子，真的很可愛喔。」

「滾！」

怒吼迴盪在黑暗的空間內，盪出了回音。

白蘭笑著退後一步，雲雀恭彌亦躲向他身後，白蘭輕笑著，撫上雲雀沒有表情的側臉。

「那你就只好繼續等死了喔，吶，可愛的小狗狗，和你的哥哥吻別吧。」白蘭輕笑著擺了擺手，摸摸雲雀的頭，「啊……雖然，現在的你已經不認識他了就是。」

雲雀恭彌走上前，毫無感情的眸子注視著阿諾德含淚的冰藍色雙眼，而後踮起腳尖。

「我不要你吻、我……咳、」阿諾德撇開了頭，回絕雲雀的吻，落下眼淚，「滾……」

「因為是，主人的命令。」

他用那平淡而殘酷的語音說著，扳過阿諾德的腦袋，輕點上他的唇。

他鬆手，白蘭將他帶出門去，阿諾德咬緊了鮮紅的下唇，殷紅的血珠再次滴落地面，混著淚。

白蘭將雲雀恭彌重新帶到了「狗窩」。

縱然一場大火曾將之焚燒殆盡，白蘭還是將「狗窩」回復成了原樣。

「啊，真懷念這裏，對吧？」他彷彿山峰上的登山者，愉悅地深吸了幾口氣，「我們好久沒有『餵食』了呢，恭彌，『食物』可是很想念你的『嘴』喔，你也餓了對吧？」

雲雀點點頭，轉身坐上偌大的床鋪。

「他們綁走了你真久，我可憐的小狗。」白蘭憐愛地道，欺上他的身，親吻雲雀的薄唇，「為什麼這段時間你都沒有回來呢？告訴我，澤田家康將你關住了嗎？」

雲雀正要開口，警報聲卻突然大作。

急促的腳步聲響起，白蘭嘖了一聲，「狗窩」的門被猛然推開。

「白蘭大人！彭哥列來了！」桔梗急促地道，「阿諾德已經被救走了。」

「啊啦，這還真是奇怪……那個密室的牆壁應該很堅固才對。」

「門被破壞了，白蘭大人。」桔梗神色凝重地頓了頓，「澤田家康在入侵者名單中。」

「……我知道了。」白蘭嘆了口氣，站起身，「跟我來，小狗狗。」

雲雀恭彌面無表情地從床上站起，點點頭。

「如果途中遇到彭哥列的任何人——就替我殺了他們。」

「是的，主人。」

「沒事了，阿諾德，都沒事了。」

將「項圈」小心翼翼地拆解掉，斯佩德輕撫著他顫抖的額，安撫受了不少折磨的阿諾德，

而稍微懂些治療的納克爾則是小心地拔掉了他手腳上的釘子，替他進行簡單的治療。

「白蘭……絕對不能原諒他。」

G咬緊了下唇，不忍看一旁滿身是血的最強夥伴，喬托也一樣握緊了拳頭，斯佩德替阿諾德穿上襯衫和褲子，納克爾在繃帶上打了個結，朝利雨月沉痛地低下頭，藍寶則是一臉的不知所措。

憤怒——是六人現在唯一的情緒。

「接下來分散行動。」喬托回頭，向眾人宣佈，「避免直接衝突，慢慢撤退。」

「等……他們對阿諾德做了這種事！」聞言斯佩德立刻不滿地抗議，抱緊了懷裡虛弱的阿諾德，「為什麼？我們分明有毀了他們的實力，卻還是得一聲不吭地退場嗎！」

「現在重要的是找回恭彌。」喬托冷靜地道，「恭彌在他們手上。」

「所以現在直接殺了他們就……！」

「假的……」

阿諾德虛弱地開了口，眾人立刻安靜下來。

「假的什麼？你慢慢說。」喬托彎下身，握住阿諾德的手，儘可能將耳朵靠近他的唇邊。

「恭彌的身體……沒有……炸彈……」

「我們被假消息騙了？」藍寶脫口而出，G回頭比了個手勢示意他安靜。

「現在……」阿諾德頓了頓，喘了幾口氣，「恭彌……在白蘭那裡……」

——而且，已經回不來了。

阿諾德忍痛將方才的經過都說出口，白蘭已經再度改造過雲雀恭彌的精神狀態，而雲雀恭彌也再度成為白蘭忠實的狗，現在對他最好的方法，就是殺掉他。

「我們不會殺他……」喬托撫上阿諾德的額，沉痛地閉上雙眼，小聲道，「無論多少次，都應該要救回來，他是你弟弟，而且已經是我們的夥伴……我們不會殺他。」

「嘛，那也要看你們殺不殺得了喔。」

輕佻的聲音赫然傳來，七人不自主地一顫，回眸看向聲音的來源，只見原本是牆的合金壁竟打開成一扇門，而白蘭笑吟吟地站在門邊，身旁跟著六個人，其中一人是上次敗在喬托手下的石榴，其中一人則是桔梗，而躲在白蘭身後的另一個嬌小身影——是雲雀恭彌。

阿諾德的心震了一下。

「虧你的想得到要躲在『狗籠』裡，真是聰明。」白蘭輕笑起來，聳聳肩，「啊啦啊啦，可是這裡只有內部成員才能打開的隱藏門多得數不清，真是失算呢。」

「白蘭……！」

「用不著用那種凶惡的眼神瞪著我嘛，你就是傳說中的企業家澤田家康對吧？」白蘭瞇起了鳶紫色的瞳，上下打量了他幾眼，「嗯……一個大老闆跑來別人公司鬧事，是不是不太好呢？」

「你把我重要的幹部奪走了，我有理由奪回來。」喬托冷聲道，站到阿諾德前方護住他，「把雲雀恭彌交出來，否則我會讓你付出代價。」

「奪走？小阿諾德可是自己闖進來的喔……嘛。」白蘭聳了聳肩，「殺了你，也許國內的經濟會崩盤，不過，如果我趁這個機會接手你的彭哥列集團，又會怎麼樣呢？」

「把雲雀恭彌交出來。」

「脾氣真暴躁。」白蘭輕聲笑起來，「——嘛，畢竟這是個金錢與暴力相輔相成的國家。」

僅僅是彈指的一瞬間，「狗籠」的上方赫然射出了千百枝毒針。

「雨月。」

然而喬托的神情沒有絲毫的驚慌，朝利雨月立刻自袖中抽出四把劍，躍起身，三把短劍飛快地射向三個角落，他舉起長劍，一道水藍色的防護罩赫然張開，彷彿就像瀑布一般，毒針不是因此而彈開，就是順著水流到角落，白蘭瞪大了眼。

「我們彭哥列集團和你們不一樣，不以人體做生化實驗。」喬托走上前，澈藍的雙眸成

了美麗的橙紅，額上也在此時點燃了同色的火焰，「我們發現人體的能量經過覺醒能化為不同屬性的火燄，並用之於戰鬥上，因此才能擊敗至今為止無數個想要除掉我們的集團。」

而那燃燒生命而綻放的火燄——就叫做死氣之火。

「嘛……有趣起來了呢。」白蘭咧開一抹猙獰的微笑，他身後的部下一字排開，有的皮膚轉為暗紅、有的雙腿成了尾巴，而白蘭則是展開了一雙純白的翅膀。

「呵，他連自己都拿去做實驗。」G冷笑一聲，從後方抽出了弓矢，「天使包裝下的惡魔。」

「藍寶，用你的盾保護阿諾德。」喬托頭也不回地吩咐，烙鐵製的手套點燃了熊熊的橙色火燄，藍寶點點頭，手中綠色的戒指發出了光芒，雷電般的綠色火花竄出，成了堅硬的盾。

白蘭率先衝上來，其他人也紛紛進攻，喬托理所當然地上前迎戰白蘭，石榴抓住時機正要從旁攻擊喬托，一箭卻猛然射中他的右臂，卻宛若爆炸一般，石榴發出一聲慘叫，被炸掉的手臂焦黑地落上地板，G舉著手中的弓矢，冷冷地瞪視著他。

水藍色長髮的女孩風鈴草乘機繞到G身後，但還沒開始攻擊，雨月的武士刀刃就已架在她頸上，納克爾上前迎戰被稱為雛菊的綠髮少年，斯佩德則是獨自面對狼毒與桔梗。

雲雀恭彌倚在門旁，面無表情地注視著眼前的亂鬥。

而後，他緩緩與躺在地上的阿諾德對上視線，冰藍的眸子與灰藍相接。

如此清澈。

他從口袋裡掏出了一個黑色的小東西，彷彿是拿給阿諾德看一般，雲雀將之舉起，阿諾德認出來，那是之前從雲雀恭彌腦中取出來的精神洗腦裝置，而後，他將之扔到地上，踩碎。

阿諾德瞪大了眼。

狼毒一下子就敗在憤怒的斯佩德手中，同時雨月也打倒了風鈴草，G戰勝了石榴，死不了的再生人雛菊有點麻煩，但是納克爾也成功將他壓制住，桔梗節節敗退，而白蘭被扯下了一只翅膀。

「白蘭大人……！」桔梗擋下斯佩德的長鐮，「還是先撤退吧！」

「呵呵呵，你們以為自己逃得了嗎！」斯佩德咧開了猙獰的笑，再度揮下宛若死神的長鐮，桔梗雖後退躲過他的攻擊，他正要再進攻，喬托卻擋住了他。

「我們也撤退吧，斯佩德。」他神色凝重地道，「別追了。」

「別告訴我你不忍殺人，你……」

「——我的確是，不過現在也是阿諾德的生命比較重要。」喬托回頭道，「至於雲

雀……」他注視著白蘭攬著雲雀恭彌逃走的背影，斂下睫，「我們也只能等下次機會再奪回來了。」

死氣之火使用過度，就會死去。

此刻戰鬥後的他們十分虛弱，死氣之火是燃燒自己的生命而綻放的火焰，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在二十來歲就開始培養下任接班人的原因，因為這裡的每個人都活不太久。

米爾菲歐雷配槍的後援兵腳步逐漸接近，無論是白蘭進入的門或是他們先前破壞而進入的門都被腳步聲包圍，藍寶在此時指向其中一扇開著卻無人的門，斯佩德彎身抱起阿諾德，眾人紛紛收起了一些較大型的武器，慌忙逃走。

這場戰鬥，沒有誰輸，也沒有誰贏。

雖然進入那條通道之後門就自動關了起來，一路上他們卻沒有再遇到任何敵人，也沒有任何合金門阻擋，更奇怪的是沒有岔路，一路順暢地通到外頭。

雖然不意外，但貨櫃車早就被敵人炸掉，喬托咬緊下唇，四處尋找可以搶奪的交通工具，但平常人來人往的大街上，此刻卻半輛車也沒有，只有細雪紛飛，他回頭要斯佩德注意阿諾德的體溫，話還沒說完，尾音未落，周圍看似空蕩蕩的建築物突然湧出了大量的伏兵。

數十枝槍口對準他們，宣告不准移動半寸。

「白蘭大人……他們好像也撤退了。」桔梗氣喘吁吁地道，捂住血流不止的傷口，「精銳部隊A已經去圍剿了，但是石榴他們……」

「……算了。」白蘭握著緊繫雲雀頸子的鎖鏈，停了下來，被扯斷的翅膀血流不止，他喘了幾口氣，看向天花板，沉默了一會兒，而後，他開始笑。

「彭哥列……呵呵……哈哈哈哈哈！首領澤田家康！」他狂笑著，笑到伸手捂住了臉，桔梗有點不安地望著他，「真是令人做嘔的同伴情感……呵呵！哈哈哈！我越來越想毀掉他們了！」

「那也得看你有沒有這個機會。」

冷漠的聲音從旁傳來，瞬間，桔梗的下顎被鎖鍊擊中，整個身體飛了出去，落在數公尺外的地板，昏迷不醒，白蘭錯愕地回眸，而雲雀恭彌緩緩舉起了槍，對準了白蘭的腦門。

「恭彌……？」

「晚安，主人。」雲雀勾起了輕輕的唇角，清澈的灰藍色雙眸對上白蘭的鳶紫色瞳孔。

「你……你的洗腦裝置呢？」白蘭的唇微顫著，不敢置信地放大了雙瞳。

「哇喔，忘了告訴你，那東西在彭哥列時就被取出來了，我只是帶在身上方便接收訊號

而已。」他頓了頓，瞇起了好看的鳳眼，「——好讓你誤以為洗腦成功。」

「呵呵……小狗狗，你是在說笑吧？你被那群人怎麼了？」白蘭的身體微微顫抖著，鮮血滑過他的臉龐，他瘋狂地輕笑起來，「他們不過和你相處幾個月，你就相信他們說的話？我可是撫養的你十年的主人喔，吶，再這樣不聽話，主人要懲罰你了喔。」

雲雀不吭一聲，眼前的白蘭狂笑起來。

「啊啊……就是這眼神！就是這眼神！我夢寐以求的眼神啊！你越來越聰明了！我可愛的狗狗！居然也開始懂得騙主人，呵……哈哈哈哈哈！太棒了！我越來越想親手調教你了……」

「——噁心透頂！」

怒吼伴隨著冷酷的槍響，子彈貫串了白蘭的腦門。

鮮血與腦漿噴了出來，扭曲的身體落到了冰冷的地上，痙攣了一陣，而後，完全靜止。

即便是死後，他的臉上依然帶著狂妄而瘋狂的笑靨，令人毛骨悚然，雲雀恭彌在他的屍體旁蹲下身，閉上眼，俯身在白蘭的額上落下一個吻。

「這是感謝你十年的『養育之恩』，白蘭主人。」他站起身，收起了槍，冷漠的臉上滑開一抹冰冷而殘酷的微笑，「那一槍，是為阿諾德報的仇。」

他轉身，留下白蘭的屍體，頭也不回地走。

「全員——收槍！」

伴隨著一聲簡潔有力的命令，指著喬托等人的槍枝突然收回，還正摸不清楚狀況，建築物內一個橘紅髮的男人緩緩從人群中走了出來，對他們露出了微笑。

「正一！」喬托興奮地喊到，其他人也紛紛鬆了口氣。

入江正一，正是他們當初派進米爾菲歐雷，幫忙找出雲雀恭彌所在位置的臥底。

「這個人不是入侵者！他是我們即將投靠的彭哥列首領澤田家康！」入江正一轉身向身後的部下宣佈，推了推眼鏡，「他將帶領我們離開米爾菲歐雷！」

此話一出，原本拿著槍的伏兵們紛紛丟下了槍，感動地歡呼起來，建築物的鐵捲門打開來，裡頭停了無數輛車子，車裡都坐著婦人與小孩，他們緊抱在一起，緊張地看著喬托等人。

「等等……這是怎麼回事啊……正一？」喬托苦笑了起來，而入江正一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事實上，之前我是間諜的身分被他們發現了。」他聳聳肩，「白蘭大人已經威脅到他們的生命，波及他們的家人，他們很想逃離米爾菲歐雷，我又不好意思拒絕他們，所以

就……」

「這些人都要進彭哥列嗎？」

「呃……那、那個……難道不行嗎？」

喬托笑了起來，撫上自己的額。

「看來人事費得增加不少了呢！」

入江正一也跟著笑了起來，在他的指揮下，男人們紛紛帶著槍回到車上，把車連同摯愛的家人們一起帶出建築物，有人願意提供卡車的後座，有人做了擔架，他們將阿諾德抬上卡車，浩大的車隊一輛輛使出了米爾菲雷的地盤。

「等、一下……」

阿諾德在擔架上輕聲低喃，抿緊下唇，然而大家各自忙著逃離，根本沒有任何人聽到他說的話，他抬頭，望向米爾菲歐雷冰冷的灰色建築，咬緊了下唇。

「等一下……恭彌、他……」

——碰轟！

就在此時，其中一輛車突然爆炸。

轎車瞬間燃燒成火焰，女人和小孩驚惶地尖叫起來，有人忙著搶救火海裡的人們，也有

人加快了車速逃跑，然後，有人向上一指大聲一叫，只見一排米爾菲歐雷的追兵舉著槍在頂樓狙擊，氣氛陷入了慌亂當中，喬托握緊了拳頭，戴上烙鐵製的手套，這麼大批的人群要他一個人保護實在有些困難，然而還沒來得及點燃火焰，狙擊的紅點已經落上喬托的額。

「首領——！」

——碰！

伴隨著巨大的槍響，G飛身將喬托撲倒，然而子彈卻貫穿對面建築的玻璃，碎裂的聲音響徹了整條大街，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偏得如此嚴重，他們抬頭一看，卻見無數個狙擊手一一倒下，。

——雲雀恭彌站在樓頂，舉起了浮萍拐。

歡呼的聲音傳來，車輛把握時機趕快駛離，他們所開的卡車也發動了。

「恭彌……！」

阿諾德硬是撐起了虛弱的身子，站起，不顧身體的疼痛，也不管自己可能會掉下去，踏上卡車的邊緣，對雲雀恭彌伸出了雙手，而後者也毫不猶豫地從頂樓一躍而下。

在寒冷的冬季，他如細雪一般從天而降。

阿諾德盡量將身子往前傾，時間彷彿變得極為緩慢，他想起了雲雀恭彌還是嬰孩的時

候，那個父母親車禍死去的冬天，他抓著他的手，曾經想要殺了他，將他高高拋起，然後——他的手，觸碰到了他的手。

冰藍色的眸子與灰藍相接，如此清澈。

雲雀恭彌笑著，落進了他的懷裡——啊啊，對了，無論是從前抑或現在，就算他的弟弟對任何人都是如此的冷漠甚至面無表情，只要看見自己，總會露出笑容，就像那個時候，天真的嬰孩也是笑著，笑得如此燦爛，讓於心不忍的阿諾德緊緊地接住了他。

卡車駛過一個急轉彎，阿諾德使勁抓住雲雀的手，身後幾個夥伴急忙抓住阿諾德的腰，將雲雀拉上來，他們倒在卡車上，喘了幾口氣，而後，笑出聲來。

那也許，是他們看過那兩兄弟笑得最燦爛的一次。

「笨蛋……」阿諾德抱住躺在自己身上的雲雀恭彌，輕輕地閉上了眼，「我擔心死了……」

「擔心什麼。」擁緊了阿諾德的身軀，雲雀也心滿意足地闔上雙眸，「恭彌已經不是小孩子了，我才不會那麼容易就被精神控制。」

「啊啊……說得也是。」他安靜了一會兒，又笑了起來，「但你演得還真像。」

「因為我是你弟弟啊。」

阿諾德又笑了起來，伸手捏了捏雲雀的臉頰。

「嗯啊。」他輕聲道，勾起了唇角，「因為我們是兄弟啊。」

喬托與G等人注視著躺在車上的兩兄弟，忍不住也勾起了微笑，斯佩德吃味地將頭撇到一旁，小聲嘀咕也不想想是誰在你受傷的時候一直保護你，阿諾德順手脫下雲雀的鞋子扔在他臉上，斯佩德發出一聲悽慘哀嚎，他們都笑了起來。

「大致上沒有什麼危險。」醫生從加護病房中走出來，對焦急的喬托等人宣布，「不過阿諾德先生需要靜養和休息，如果要探望他，也盡量不要和他聊天。」

「欸？那他要休息多久？」斯佩德率先出聲，雲雀默默地白了他一眼。

「按照傷勢，可能要三個月才能完全痊癒。」

「什麼？那我不就三個月都不能和親親阿諾德說話？」

「是的，阿諾德先生有吩咐，除了雲雀先生之外，其他人最好不要進來。」醫生補充道，「啊，如果首領有事情要通知，當然又是例外。」

「我不會去打擾他的，如果有任務，我會交由恭彌轉達。」

斯佩德狠狠瞪了雲雀恭彌一眼，後者亦回他一個挑釁的眼神，勾起了唇角。

「好個可惡的小鬼……」斯佩德低聲咕噥，雲雀挪開了眼神，恰好看見走廊的盡頭衝來一個熟悉的藍色身影，而後，澤田綱吉等人也都跟著跑了過來。

「恭——彌——！」

「喬托首領！」

「你們沒事吧？」

雲雀微笑起來，六道骸一個箭步上前抱住了他，緊緊將他摟入懷裡，像要將他揉進身體裡似地用力，雲雀伸手攀上他的背脊，細細感受六道骸給的體溫。

「你到底去哪裡了？首領不是叫你留下來嗎？」

雲雀感受得到他的身體微微顫抖，他閉上雙眼，沒有回答。

「我知道你不可能丟下阿諾德不管……但是你也太亂來了……」

「我這不是沒事了嗎？」他輕聲道，拍了拍六道骸的背，「我在這裡，骸。」

「下次要亂來，也要記得通知我。」骸加重了力道，將頭埋進雲雀的肩窩，「要是你就這樣又不回來了……要是下一次見面又是十年後……」

「不會的，不會。」

靜靜地，雲雀恭彌微笑起來。

身後的人們互相關心、擁抱，詢問任務發生的狀況，一路上又是如何驚險地度過，六道骸過了許久才放開雲雀，一起聆聽喬托講述營救阿諾德的過程，還有，這次雲雀恭彌建立的功勞。

他淡淡地笑著，走進了醫護室內。

阿諾德醒著，他們注視著對方。

「他們接下來可能會去餐廳聊一整個下午。」阿諾德聳了聳肩，「你不一起去？」

「我不喜歡人多的地方。」雲雀淡淡地回答，「白蘭，我把他殺掉了。」

「我想也是。」他輕輕地笑了起來，「米爾菲歐雷可能會就此垮了吧。」

「他那樣對待你，其實我很生氣。」

「是嗎？那時我從你的臉上看不出來。」

「我暫時把腦袋放空了。」雲雀在床沿坐下，斂下眼，「才不會失去理智……還有，原來你總是為我而哭，我記得小時候，從來沒有看你哭過。」

「有啊。」

「什麼時候？」

「爸媽死掉的那一天。」阿諾德輕輕地道，闔上了雙眸，「我曾經想要摔死你。」

「咦？」

「可是你笑得太燦爛，所以我還是接住了你。」

「真的？」

「嗯，還好我讓你活了下來。」輕聲地，睡意籠罩了他的意識，阿諾德感到自己的手被握住，他亦回握，「還好我有你這個弟弟。」

「我也是。」雲雀露出了微笑，「還好有你當我哥哥。」

否則，我可能一生都無法從那牢籠逃出。

想著，雲雀恭彌又靜☒地握緊了阿諾德的手，兩雙清澈的眸子相接，阿諾德睜眼看著他，嘴角似乎泛起了那麼一點的笑意，一會兒又因抵擋不住的倦意而斂下睫。

「斯佩德那邊，幫我傳個話吧。」

「嗯？」

「就說……我接受他的告白。」

「哇喔，你想離我而去嗎？」

「誰叫你……背著我，和六道骸……偷偷交往……」

「你都知道了？」

「……」

「阿諾德？」

雲雀恭彌微笑著，替阿諾德拉好了棉被，他鬆開了阿諾德的手，小心翼翼地將之放回阿諾德的胸口，而後轉身，離開病房前回望了他一眼，關掉了燈。

狗籠已毀，「鬥犬」已死，且再也不會醒來。

現在的他，既不是競技場上的鬥犬，不是脆弱的蝴蝶，不是豢養的家犬，看著床上沉睡的銀髮男人，雲雀恭彌的眼神變得比平時柔和、比過去銳利、比以往更有神采。

現在的他，和阿諾德一樣，是能展開翅膀，自由翱翔的飛鳥。

「晚安，哥哥。」

他說，轉身步入了明亮的走廊。

（完）

後記：

啊……吾輩的身體好沉重……（銀魂調）

千呼萬喚始出來，終於寫完了一個中長篇，總計四萬五千字以上，下部比上部的字數多了整整一倍，雖然有考慮要不要分個中部出來，顧及到沒有連貫性所以還是算了。

上部有點像是毛毛蟲到蛹，下部則是蛹化為了蝴蝶。

其實整部的重點都著重在阿諾德和恭彌的兄弟愛了我囧，本來是骸雲的卻怎麼寫嗨哥都像是配角，白蘭的戲份竟然都比他多，嘛嘛人生果然還是親情重要（找藉口）

另一個重點是白蘭，雖然這時候我覺得白蘭跟斯佩德相比突然變得可親可愛，但是這種時候果然只有祭出白蘭當反派角色了，雖然我很不想讓小正守寡可是上部虐得太嚴重了，下部總要給個交代，所以還是很不得已地讓他領便當了……（掩面）

2011年

音樂盒

骸雲

音樂盒

2011年1月～8月

《音樂盒》在寫作手法上，承襲了滿多《P.P.P.S.》中的風格。或許是因為這時候的我正籠罩在高三繁重的課業壓力之下，通篇的文風才顯得較為沉悶，而也間接塑造了本文中雲雀恭彌被囚禁的意象。

文中初霧雲的情節，是按著原作動畫給的線索所發想的，大概也是第一次去構思初代家族的情節。喬特以一個沉穩溫和的形象出現，但是沒有彰顯其角色性格的篇幅和空間，很多部分都是以敘事句帶過，和以往比起來甚至多了一點意識流的風格。大概也和自己當時課內閱讀的文章有一點關連吧，雖然那時候我還沒弄懂意識流是什麼ｗ

那街景和以往一樣，從未改變過半分半毫。

從六樓最角落的那個房間望出去，厚重的綠色簾子下，行人們撐著五顏六色的花傘，走過霏霏細雨間，匆忙急促地不願施捨這世界一眼，繁華與冷漠同時在這都市的一隅顯現。

雲雀恭彌放下簾子，垂下羽睫。

時序入冬，加上那老舊的不聽話的空調帶來令人發顫的涼意，四周的白色像是聳立的高牆，敲不碎也穿不破，無法逃離。氧氣罩與點滴隨時掛在床頭，而在一旁泛著霉味的抽屜裡，最底層放著隨身的證件和財物，第二層置著一些醫院給的乾糧，第一層卻只擺放著一只音樂盒。

音樂盒的盒身曾被刷上漂亮的漆，鍍上美麗的金屬，花紋雕刻得非常精細，如今卻已變得破舊不堪，漆幾乎都掉了大半，金屬也大多生鏽，盒底刻著製作年份——１８１２年5月5日，約莫兩百年前的古董，那天也恰好是他的生日，作者的名字是看不懂的縮寫，旁邊還有一行義大利文，他並沒有費心去查那是誰的作品，他只知道，這個音樂盒自他出生開始，就跟著他，直到現在，小時候還曾聽見它轉，如今，那音樂盒已不會動了，但他還是收著。

不過，最近似乎走什麼正轉變，像是每天早晨都會飛來一只黃色的小肥鳥，在窗口蹦蹦跳跳地兜圈子；還有，每天來查房的護士換了，換成一個銀色短髮的男人，手很巧很聰明也

很會修些東西，雖然脾氣暴躁了些，暴躁到甚至和雲雀恭彌發生了不只一次的口角，但雲雀其實明白，這名護士很溫柔，也很會照顧別人，至於他之所以會自願要到這間病房查房的緣由，是因為他對世界七大不可思議和些怪力亂神的東西有興趣——是的，這間病房鬧鬼。

雲雀恭彌雖看不見幽靈，卻感覺得到房裡確實存在著這幽靈，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們竟能夠和睦相處，要是其他病人住進來，電燈便會開始莫名奇妙地亂開亂關，甚至半夜會自行開啟電視，空調自動停止運轉等等靈異現象，曾經發生過某個病人天不怕地不怕住進來，包包裡明明是關機的手機卻在半夜十二點整突然響起，當病人戰戰兢兢地接起時，另一頭據說傳出了靈界的聲音，嚇得那位病人立刻轉到別家醫院去，他記得，那病人臨走前，還用一種極為恐懼的目光瞪視他。

其實他也很想知道，為什麼幽靈都不找他麻煩。

他向護士獄寺隼人提起這件事時，那傢伙的眼睛閃閃發亮，說你身邊一定是有什麼特殊的器物或是氣味，會讓幽靈習慣你的存在，雲雀半信半疑地看著他翻找自己的抽屜，搜出了音樂盒。

不知道那是好是壞，但音樂盒在獄寺隼人的巧手之下修好了。

「先說好，我是不會感謝你的。」

「哼，誰望你感謝啊。」

從獄寺隼人手中接過那修好的木盒子，縱使外觀仍沒有什麼改變，不過獄寺隼人說，只要上了發條就能轉了，雲雀專注地看著手中的音樂盒，有很久他都沒仔細端詳這東西了，獄寺替他準備好藥物，威脅他記得吃下去不然他炸飛他病房，雲雀沒什麼在聽，只是漫不經心地提起一句最近跟在你身邊的那個黑頭髮的笑起來跟呆子一樣的該不會是你男朋友？

話一出口獄寺隼人立刻紅了雙頰，大吼一聲你跟蹤我對不對混帳東西，雲雀指了指窗戶，說有種你就別從那條街經過，從這裡看得一清二楚，附帶一句我沒想到你是同性戀。

「我不是！就算是你也不是我的菜！是那渾蛋先跟我告白的不然老子也不會跟他在一起！」滿臉通紅的獄寺隼人轉身氣呼呼地衝出病房，臨走前他又停下腳步，「還有，如果那個音樂盒轉的時候幽靈有現身的話記得給我一五一十地講出來！再見！」

「真的出來的話再說吧。」聽著獄寺用力扣上門的聲音，雲雀冷冷地揚起一抹唇角。

*

發條生鏽了，很難轉動。

雲雀將音樂盒放在床頭，掀起窗簾的一小角，電視和窗外的街景是他在這裡唯一的娛樂，說起來，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住院住了多久，反正家裡很有錢，多少住院費都付得起，

沒人想照顧這種隨時會病發身亡的病人，索性將他丟在醫院，平時也不會來看他。

外頭下著細雨，他看著行人三三兩兩經過，然後，他又看到從醫院裡出來的獄寺隼人，和上次看到的男人走在一起，那男人有著短短的黑髮，似乎很常找獄寺的打，走過一條街就被踢了三次，他背後掛了根球棒，電視裡似乎看過那個人幾次，印象模糊，不過應該是個棒球選手，獄寺隼人脖子上圍著紅色的圍巾，總是擰著眉，但是看得出來，他和那男人走在一起時是快樂的。

很快樂。

他又感到冷了起來，大概是空調又壞了吧。

這個日復一日不會改變的白色牢籠，誰會來將他從這裡解放出去？

「一直窩在這裡，真是沒出息。」他喃喃唸了幾聲，鑽進棉被裡，唸給自己聽，也唸給那身分不明的幽靈聽，房間裡的電燈閃了幾下，像是對方無聲的抗議。

天黑的時候，值夜班的護士送來了飯菜。

雲雀一口也沒有動，對方也見怪不怪，將碗盤又原封不動地收走了，他睡了一會兒，醒的時候已經是半夜了，燈是關的，看來應該是幽靈幫的忙，他揉揉眼睛，坐起身，拉開窗簾，縱使是繁華的都市也漸漸暗了下來，只剩路燈和幾家二十四小時營業的連鎖店還亮著。

他眨眨眼，這才注意到床頭的音樂盒。

縱使發條鏽蝕得難以轉動，他仍舊小心翼翼地轉了幾下，帶著些哀傷的水晶音樂優雅地流了出來，電燈電視又自動開啟，電視頻道不停地自動亂跳，他瞇起眼，被亮光刺得睜不開眼睛，燈管突然爆開，玻璃碎片瘋狂地飛散病房各個角落，雲雀一手拉起棉被擋住碎片，一手快速按緊仍舊樂音悠揚的音樂盒，哀婉動聽的音色此刻卻與電視的聲響構成了難聽的不諧和音，傷害著他的聽覺，他驀地開口，那語氣像是斥責又像安撫。

「冷靜。」他輕聲重覆，閉上眼，彷彿感到自己的手正放在對方手上，「冷靜一點。」

火星散落在地板上，亂跳的頻道終於固定，早已收播的電視台發出沙沙的亂叫聲，不諧和音成為一種奇妙的共鳴，模模糊糊的，他彷彿聽見有人在哭，而後，電視機也自動關掉了，只剩水晶音樂輕快地繼續流轉，發條轉著轉著，漸漸慢下來，停住了。

「沒事了，都沒事了。」他緩緩地睜眼，輕聲安撫那哭泣的幽靈，幽靈的氣息太過靠近，甚至比以往都還接近，近到彷彿祂就在這張床上，靠著他的肩膀，過重的陰氣讓他有些不舒服，他相信幽靈也是感到不舒服的，但此刻是他們雙方都最脆弱的時候，能依靠的僅有彼此而已。

腦中一片混亂，怎麼也無法思考。

於是那一整晚他的手便一直按著那音樂盒，直到沉沉睡去。

他做了一個夢。

夢裡有一個漂亮的少年，睫長長的，不愛笑，總是板著一張臉，在夢裡他和那少年是一夥的，那是個動亂紛擾的時代，他們開槍殺人不眨眼睛，他們一起跳上一台車，在爆炸聲中狂飆，一起笑，他們從不吵架，也從不對話，甚至讓雲雀感覺、說不定他根本是入侵了誰的記憶裡，那人根本感覺不到他，然而有時候，那少年也會向他遞來一個酒杯，讓他感覺他是存在的。

清醒的時候已是清晨，陽光灑入室內，暈燙著他的雙眼，手還放在那個音樂盒之上，發條正在轉著，水晶音樂又在小小的室內悠揚，他揉揉眼睛，已經記不得夢裡的少年是誰，亦記不得那少年是什麼長相，窗戶是開著的，綠色的簾子被風拂了起來，一個人站在窗邊，往外頭的街景看。

「幾點了？」他打了個呵欠，轉了轉僵硬的手腕，「就算你站在那邊看也不會看見你男朋友的，還是你在找我是從哪個角度看見你的？獄寺隼人。」

「現在八點。」對方輕聲回答，「我沒有男朋友喔，而且我——不是獄寺隼人。」

陌生的嗓音令他完全清醒。

風完全靜止，亂飛的簾子安分地靜下來，揭開那人的面貌，那是個少年，有著一頭漂亮的藍髮，兩眼是不同的顏色，他穿著一件不應出現在醫院內的視覺系皮質大衣，穿衣的品味很是獨特，身後揹著一個黑色背包，一身上下幾乎都是黑色的。

「早安，親愛的雲雀恭彌君。」那少年微笑起來，對他眨了眨眼，倚身就往他的床邊一坐，彷彿閒話家常或是偶然想起的一般，用對待多年好友似的親切語氣，說：

「我就是你房裡的幽靈，請多指教。」

「……所以說，只要你轉動這個音樂盒我就會實體化出……且慢，你要幹什麼？」

那人倏地抓住他的手腕，雲雀恭彌稍稍他起眸，看著那所謂從剛剛到現在都沒有停過嘴巴，解說得越來越起勁的幽靈實體，收回了正要拿起手機的手。

「打電話給獄寺隼人，不過今天他值下午的班，早上應該是不會到。」他斜眼看著那怪腔怪調的幽靈，有些難以置信他多年唯一的好友竟然是這種輕浮的怪樣，忍不住蹙了蹙眉，移開眼神，「他說一直想看看幽靈，還是我乾脆叫他找個道士一起過來？」

「太狠心了吧？」那人禁不住地苦笑，鬆開了雲雀的手腕，雙手插腰，「看在……呃，看在我跟你認識這麼久的情分上，答應我，這件事情千萬別告訴別人好嗎？」

「為什麼我要答應你？」

那人立刻想反駁什麼，卻又一時語塞，低頭思索了一會兒，這才抬眸看向雲雀恭彌的雙眸，笑道：「……這樣好了，如果你不告訴任何人你見過我，我就給你糖果吃。」

「你在騙三歲小孩嗎？」

「那那、那我送你一把槍，你想殺誰就殺誰。」

「現在我很想殺你但你是死的，所以我不要。」

「那這樣好了，現在很冷對不對，我把我的領帶給你。」

「領帶不是用來保暖的，我不要。」

「我給你毒品。」

「你白痴？我怎麼可能會要。」

「我給你錢。」

「不要。」

「我給你女人。」

「不要。」

「我送你房子送你車。」

「不要。」

「你、你怎麼什麼都不要啊？那我帶你一起離開這裡算了！」

「好。」

「看吧你又是不……啊？」

「我說，好。」

幽靈詫異地注視著雲雀的雙眼，澈藍色的，非常漂亮。

對了，他想起來，這個人的名字叫作雲雀，第一次知道的時候，還以為那是一隻鳥，讓他不禁猜測這個人會不會有著一雙漂亮的美麗的翅膀，搞不好他是個天使，他犧牲自己被關進醫院，只為了來這裡救贖被束縛已久的自己，有時候，他真的會這樣幻想。

搞不好，神要他們一起走也不一定。

「好吧，我就帶你一起走，恭彌。」那幽靈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伸手，輕輕撫摸雲雀的髮，伸手下滑到他的側臉，帶著皮質手套的拇指輕撫著他的眼瞼：「我叫做六道骸，請多指教。」

「骸。」他閉上眼，重複著他的名字，「骸，六道骸，嗯。請多指教。」

那幽靈眨眨異色的雙瞳，水晶音樂在兩人之間輕輕地轉著，他點點頭，笑了起來。

似乎終於明白，連鬼魅都能被他救贖的原因。

「你的翅膀真漂亮，恭彌。」

*

隨身帶著的行李沒有多少，畢竟放在這病房裡的東西原本就沒有多少。

雲雀將東西都放入褐色的老舊側背包裡，平時會在窗口蹦跳的黃色鳥而飛了進來，在他身旁兜圈子打轉，雲雀沒辦法帶著小鳥在醫院裡走動，手指輕撫著鳥兒的羽毛，要牠在外面等他走，鳥兒彷彿聽懂似地撲了撲翅膀，又從窗口飛離，兜著圈子唱歌，六道骸靠在牆邊看著他，最後看見他將音樂盒小心翼翼地捧在手上，轉頭看向自己，說，走吧。

六道骸點了點頭，他說我們得躲過護士的追蹤，然後拉住雲雀的手，毫不留戀地離開了這間病房，臨走之前電視機閃了一下，雲雀還沒來得及多留心，就被六道骸拉了出去。

他們快步在長廊上走著，雖是早上八點，卻已有不少人在活動，六道骸從懷裡掏出一頂帽子，蓋在雲雀頭上，聲稱是喬裝之用，雲雀冷冷地瞪著他，不過這招還挺奏效的，不少撐著枴杖走過了老人家都以為他是訪客，跟他打了個招呼，順便來問他看誰，雲雀裝成一個啞巴，只向老人家點了點頭便快速離開，好不容易終於走到電梯旁，六道骸拉住他的手。

「你在幹麻啊？我們怎麼可以搭電梯呢？」

「不然你告訴我要怎麼下去一樓？用跳的？」

「不是啦，我是說，如果我們搭電梯的話，你知道可能會有多少個護士在電梯門口嗎？搞不好還有醫生，要是遇到了，我們不就沒辦法逃走了嗎？吶。」他生怕雲雀聽不懂他的意思似的，再三強調，「你懂嗎？會有很多護士還有很多病人在等電梯喔。」

雲雀的表情有些為難，卻還是點點頭，六道骸指向一旁的逃生梯，對他笑了笑。

他們走下樓梯，這裡一個人也沒有，講話再大聲也不怕別人聽見，六道骸索性和他聊起來。

「為什麼……恭彌你要那麼小心的拿著音樂盒啊？」

「古董是不能丟在背包裡亂搖的吧。」雲雀沒好氣地白了他一眼，「還有，昨天又是哪個傢伙聽到音樂聲就亂吵一通的啊，都被你弄得不能睡好，或許醫院還會要我賠燈管，早知道你是這種人，我就不必徹夜安慰你，弄得我手腕到現在還很酸痛。」

「那不然放我的背包好了，我有一個束口袋，可以防止它撞壞。」六道骸笑了笑，從雲雀手中接過音樂盒，打開背包，卻又像想起什麼似地，抬頭看著雲雀，開口，「對了，我記得，你昨天不是說了什麼話？『一直窩在這裡，真是沒出息』什麼的……」

「你還記得啊。」

「當然啦，就是因為聽到你那句話，我才下定決心要走的啊。」六道骸向他微微一笑，「這些年來我一直都和恭彌在一起，恭彌的一句話當然能改變我很多囉。」

「為什麼？」雲雀打了個呵欠，一臉的漫不經心。

「嗯……為什麼呢……？因為、恭彌對我很重要。」六道骸思索了一會兒，抬頭看向天花板，卻不是真的在看天花板，「你還記得……你第一天進到病房的時候嗎？」

「忘了。」

「我本來以為你會很苦悶，你被你的家人丟進來，我還記得他們說的話都很冷漠，是那種一般小孩聽到就一定會哭出來的冷漠，連我聽了，都會覺得你的家人是不要你了，把醫院當孤兒院丟進來，可是沒辦法，你的家人應該是有什麼手腕吧，可以和院長很熟，對了，他們不是說把你丟到鬧鬼的病房也沒關係嗎？說只要活得下去有三餐吃就好了，我聽了都覺得很難過呢。」

「那又怎樣？」

「恭彌你，完全沒有流淚呢。」六道骸苦澀地牽起了唇角，感傷中甚至帶著一股自嘲，「如果是我，我一定早就哭出來了，何況那時候，你才只有三歲，我很佩服你。」

「是四歲。」

「好吧，反正那時候的你很小。一個人孤零零地坐在病床上，我想連鬼都捨不得傷害你吧。」

「你不就是那個鬼嗎？」

六道骸笑了起來，笑聲迴盪在幽暗的樓梯間，發出了極大的迴音，雲雀沒有理他，任他繼續笑，有些詭譎，像是鬼魅，他笑完了，回過頭，停下腳步，看著雲雀的側臉。

他的表情突然變得非常溫柔，彷彿變了一個人，像是看到了誰一般懷念。

「是啊，嗯，是啊。」他喃喃地道，「我想……那個鬼，大概不是捨不得傷害你，而是因為你的身影和他太過相像，而你手上又拿著那只音樂盒吧，你們都是孤獨的，但你們都不寂寞。」

雲雀沒有說話，他們之間有一段很漫長的沉默。

他們又繼續走，往下走，來到了停屍間，彷彿有些很不真切的聲音，像是泣訴，像是咆哮，不斷縈繞著，在樓梯間盪出陣陣回音，令人毛骨悚然，雲雀並不害怕，也不畏懼，一個真正的幽靈就在他身邊，再多來幾個又有什麼好怕的？

「這個音樂盒，究竟和你有什麼糾葛？」過了許久，他開口這麼問。

「我無法告訴你。」六道骸的微笑看似意義不明，他的步伐變得輕快起來，像是剛才那

個陰鬱溫柔的六道骸又不見了，「因為有些事情，是人類不能知道的。」

雲雀蹙了蹙眉，沒有說話，他們穿過了四樓的階梯，突然，迎面來了腳步聲。很近，大概只相差一個樓層，六道骸緊張起來，第一時間便抱住他的腰，一腳踢開逃生門闖入二樓，轉身在那腳步聲變得急促之前用力關上大門，抓著雲雀的手就跑，拐過轉角，來到一間空的精神科診療室前，門是鎖著的，六道骸轉了轉喇叭鎖，咬牙，雲雀本想拉住他，說逃到這裡就好，應該沒人看到，卻沒想到後頭的聲音越來越大。

——護士說６６９號房的病人逃走了！

——天啊！要是他在外頭發病起來要怎麼辦！

——剛剛的跑步聲是往這邊的！說不定是他！快走！

一瞬間感到自己的五臟六腑被狠狠揪緊，呼吸漸漸變得急促，他猛地看向六道骸，卻見他已用鐵絲將診療室的門撬開，攬過他的腰往裡面躲，關門，鎖緊，壓低身子聽外頭的腳步聲通過，雲雀靠在牆上，一手按著側腹，喘著氣，六道骸也在喘，他看向雲雀，給他一個微笑。

「我們躲過了，恭彌。」他輕聲道，「這裡不到下午不會有人進來，沒事了。」

「——咳、……。」

「恭彌？」

雲雀揮了揮手，示意六道骸別和他說話，按著側腹的手緩緩上移至胸口，狠狠地揪緊，瘦弱的身軀癱軟地滑了下來，坐在地板上，往旁邊一倒，躺了下來，大口的喘著氣。

那聲音讓六道骸感覺不大妙。

「恭彌、你怎麼了、恭彌！」

六道骸焦急地看著躺倒在地上的他，不知所措，雲雀蜷起了身子，繼續嘗試大口吸氣，意識逐漸模糊，雙頰刷上慘白，發青，他吸不到空氣。

也許，他就快要死了。

槍響劃破寂靜的天空。

隨後迎來的，是死亡般的劇痛。

你在幹什麼？

你看也知道，我在殺人。

那不是目標。

我知道，他的背影礙到我了，我殺好玩的。

如果你不想被我打斷腿，去給我把他救活。

我不幹。

去！

好嘛好嘛……囉唆。

少在那裡碎碎念！

意識很模糊，嘴角淌著鮮血，他忿恨地咬緊下唇，聽見剛才開槍的那個已經走了過來，腳步聲越來越靠近，倏地，他的身軀被整個翻了過來，一雙漂亮的瞳孔映入眼簾，然後，模模糊糊地，他彷彿看見那個殺人犯勾起了滿意的唇角。

喂，G，我要救活他。

那本來就是你該做的……怎麼，良心發現？

這個人近看好漂亮，很適合當我的寵物。

嘖！隨便你，但你要是把他搞死了還讓首領知道，我就廢了你的兩腿。

好啊。

藍綠髮色的少年揚起一抹燦爛的微笑，將他輕輕抱了起來，滿腔的羞辱與不甘心竄上，他咬牙，張口惡狠狠地咬住那少年的手臂，誰知那少年只是笑，笑得更歡。

凶暴的小寵物呢，真抱歉我剛才對你開了八槍，在我救活你之前你一定要活下來喔。

誰、會……咳、唔……死……！

這就對了不是嗎？吶，親愛的，我叫做斯佩德，從今以後就是你的飼主了。

*

「恭彌、恭彌……」

「恭彌……」

柔軟的髮絲搔在眼瞼上，癢癢的，一股淡淡的清香圍繞在身邊，他緩緩睜眼，四周還是那個黑暗的精神科診療室，六道骸正將他抱在懷中，輕靠著他的額，已沙啞的嗓音不斷重複他的名字，長睫沾著淚水，雲雀聽得見自己的呼吸，就如以往一樣，有氧氣罩封住他的口鼻。

但有那麼一瞬間，六道骸的身影與夢裡那個藍綠髮色的少年重疊了。

「骸。」

他輕聲開口，六道骸被他嚇了一跳，握住氧氣罩的手本能地用力按，惹得雲雀嗤痛一聲，他這才慌忙鬆了手，驚慌地問雲雀究竟有沒有吸到氧氣。

不只有氧氣，連藥水都吸得很充足。雲雀輕聲道，勾起一抹冷冷的絕美的笑靨，撐起身子，瞄向六道骸打開的背包，說，我不知道你把我的醫療用具帶出來了。

「抱歉。」他垂下眼，苦澀地牽起唇角，「我、我忘記你不能跑……」

「我不介意。」雲雀拿下氧氣罩，站起身，伸手拍了拍六道骸的頭，像是在安撫一頭自責的大型犬，輕揚起一抹微笑，「我沒事了，所以我們可以出發了，現在幾點？」

「看樣子應該是下午，因為我肚子餓了。」六道骸也站起身，輕輕笑著，望向診療室牆上的掛鐘，「兩點，我們最好快點離開這裡，五點的時候就會有護士進來了。」

「你還真清楚。」雲雀隨口回道，六道骸的臉色有點僵，沒有說什麼。

小心翼翼地打開門，確認走廊已沒有人後，六道骸拉著雲雀的手，小心翼翼地穿過迴廊，即便是下午，醫院也是安靜的，僅有一些護士和醫生偶爾在廊間走動，當前方有腳步聲傳來的時候，六道骸便會拉著雲雀，躲進最近的廁所內藏身，兩人一起擠在小小的廁所隔間內，而且好死不死哪裡不躲，偏偏要躲進女廁，據六道骸的說法是這樣比較不會有人起疑。

明明就更會起疑好不好！

雲雀緊貼著六道骸的胸口，聽見兩名護士進了廁所洗手，一面談論他們的話題。

——６６９號的病人還沒找到嗎？

——還沒，真是個讓人困擾的病人呢，護士長正和其他人在一樓進行地毯式搜索。

——也對，反正要從醫院出去也只有一個大門。

——唉啊……不過真可惜，雖然他長得又高又帥，但如果是那個的話就沒辦法了。

——對啊，跟那種病的人在一起可是很麻煩的……

雲雀稍稍揚起眉，聆聽著護士的話，斂下眼，確實，這種疾病從出生開始就纏著他夠久了，而且，好死不死他是重症患者，要是出了醫院，隨時有可能死在街上，也難怪他的家人不願照顧他。

他想起了昨晚，那個伴隨著水晶音樂、哭泣般的不諧和音。

兩名護士嘰嘰喳喳地走了，留下他與六道骸靜靜地待在廁所裡，緊貼著彼此的胸膛因呼吸而一起一伏，很安靜，他想開口，卻又不知道該解釋什麼，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想解釋。

「恭彌、恭彌……」六道骸輕喚著他，將他攬入懷裡，一陣苦笑，雲雀抬頭看著他，異色的雙眸卻有些濕潤，「請別離開我身邊，好嗎？因為有恭彌在，我才在這裡，沒有你，我活不下去。」

活？

雲雀原想開口說他六道骸明明就已經死了，卻又不忍心，只能輕輕地點頭。

「我知道。」他輕聲地道，薄唇附在他的耳邊，「謝謝。」

過了許久，腦內混亂的聲音才慢慢平靜下來，六道骸依著他的肩膀，平穩地呼吸。

這樣下去是不行的，必須儘早離開這裡，他抬頭，看見廁所上方有個小小的窗子，那只黃色小鳥正在外頭打轉，他勾起一抹唇角，沒一聲通知便將六道骸壓上牆，雙手撐著他的肩膀往上一躍，六道骸吃了一驚，連忙抱住那副差點摔下來的瘦弱身軀，將他往上撐，只見雲雀拉開了窗戶，那鳥兒拍著翅膀飛進來，高聲唱著雲雀的名字。

最後，他們讓那小鳥引來一個醫生和一個護士。

六道骸兩三下幹掉了差點要高聲尖叫的護士，在他們的臉暴露以前又打昏了醫生，拖進廁所，暫時用捲筒衛生紙代替繩子將他們五花大綁，換上他們的衣服，戴上口罩，大搖大擺地走出去。

護士的短裙讓雲雀很不習慣，六道骸笑著要他自然一點走路，雲雀抬眸狠狠瞪了他一眼，終於兩人順利穿過地毯式搜索的人群，走出醫院。

然後，來到印象中的那條大街。

六道骸似乎對這附近挺熟悉的，他拉著雲雀的手拐進一條小巷子，那裡有個小小的門，門上劃著大大的鮮紅的叉叉，或那是X？六道骸敲了敲門，裡頭隱約傳出一句「彭哥列」，他清了清喉嚨，回答鳳梨，雲雀正好奇他們在幹什麼，裡頭的人拋出了句「霧？」

「而你是大空。」他順口接了下一句。

「我說，你在幹麻？」雲雀頂了頂他的肩膀，質問。

「嗯？投靠朋友囉，這是通關密語，以免陌生人進入。」

啊，這世上徘徊不去的幽靈還真多。

不過話說回來，既然是鬼，應該會用些什麼特殊能力開門才對吧？還是說六道骸是顧及到他是人類？雲雀默默地臆測，下一秒，一個褐髮的少年開了門，那人有著一雙漂亮的琥珀色眼睛。

「骸？真的是你！你不是在醫院嗎？」他訝異地看著六道骸，隨後目光上下打量著他的醫生制服，「等……我說，你該不會是把裡頭的醫生給……」

「好久不見，彭哥列，這位是恭彌，雲雀恭彌君，我很久以前告訴過你的那位。」六道骸彎身向褐髮少年敬了個禮，那少年在寒暄之前驚訝地看著雲雀身上那過短的護士裙。

「沒想到你連護士都可以擄出來？」

「才不是，快讓我們進去。」

褐髮少年笑了笑，退開，讓雲雀得以窺視門後的景象，還挺寬敞的，是個地下基地，空調安靜地運轉著，空氣大致上和醫院沒什麼差別，倒是裡頭的擺設豐富多了，有搖滾的有簽名球有視覺系風格還有一罐與景物格格不入的糖果。

六道骸走在他後面，步下階梯，叫褐髮少年去幫忙倒杯水給雲雀，這才開始解釋情況。

「這裡是我們幾個好友以前……更正，生前，蓋成的秘密基地，簡稱彭哥列，原本做為逃家的秘密基地，沒想到越發展越過頭了，目前都是彭哥列大空……啊，就是那位，澤田綱吉，由他來管理，不過我聽說現在沒什麼人來，就連嵐……」他小心翼翼地瞄了眼雲雀，「就連嵐現在有了新歡之後，似乎也不常來了，都是用電話聯絡。」說著，他鬆下領帶，對雲雀微笑，「先把衣服換下來吧？」

雲雀點點頭，從背包裡拿出自己的衣服，換下那一身有點可笑又不合身的護士服。

那名叫澤田綱吉的少年一面和六道骸談話，一面時不時地看向他，六道骸沒再穿回那套視覺系的皮質大衣，換上一件襯衫，告訴澤田綱吉今天就讓雲雀和他一起睡，他將醫生的白袍甩在肩上，走向雲雀，將音樂盒遞給了他，露出燦爛的笑靨。

「今天晚上，好好睡一覺吧。」

「我、不會是已經死了吧？」

「為什麼這麼問？」

「沒想到，我也有走出醫院外的一天。而且還是被一個幽靈……」

「幽靈？」遠處傳來澤田綱吉困惑的聲音，六道骸一慌，連忙捂住雲雀的嘴，細聲道：「別說，恭彌，那兩個字在這裡是禁忌，我們……我們就是不知道自己已經死了，才會叫幽靈，好嗎？」

根據六道骸之前解釋的說法，世上的幽靈多半是因為執念太深重而在這世上徘徊不去，或者是因為死亡來得太過迅速，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死亡，才會留在這世上。

「但是你知道。」雲雀稍揚起眉，拿下六道骸的手，「你明明就知道。」

「我當然知道。」六道骸揚起一抹苦笑，撫上雲雀的額，「但是我想留下來陪你。」

「你很需要我嗎？」

「是的。」

「你，喜歡我吧？」

六道骸稍稍瞪大了眼，似乎是沒料到雲雀會這麼問，他低頭，思索了好一陣子，雲雀看著他的臉，一直看著，六道骸抬起頭來，直視那雙淡藍色的雙眸，搖了搖頭。

「不是喜歡。」他輕聲道，附上雲雀的耳邊，「我是『愛』你。」

他笑了笑，轉身離開，雲雀愣在原地，低頭，紅了雙頰。

如果說播放一次音樂六道骸就會出現，那麼再播一次，六道骸會不會就此消失？

如果他消失了，播音樂真能讓他回來嗎？

雲雀將頭埋進被子裡，他不敢再臆測會有什麼樣的事情發生，那體溫那呼吸真實得不像幽靈，還是說，六道骸不是六道骸，他其實是附身在某一個人身上來見自己？

他緊緊將音樂盒抱在懷裡，身旁的六道骸睡得很熟，在這之前，他一直以為幽靈是不用睡覺的，看來這個想法可以被推翻了，而且實體化之後，他也不會再讓電燈開開關關，更不會讓電視頻道莫名亂轉，他想起了病房內曾經用遙控器和幽靈爭電視頻道的過去，忍不住揚起一抹笑。

雖然已經離開了醫院，他卻直覺，似乎有什麼還留在那裡，忘了帶。

「晚安，骸。」他撐起身子，將音樂盒放上床頭，瞄了眼身邊熟睡的人兒，鑽回棉被裡。

他又做了一個夢，延續著上次的血腥，夢裡又出現了那名少年殺人犯。

但不相同的是，那少年不再輕浮地笑了。

*

你白痴啊！你白痴啊你白痴啊你白痴啊！阿諾德是笨蛋！

他緩緩地睜眼，藍綠髮色的少年緊抱著他，豆大的淚水順著雙頰不停滑落，他沒有回答他，亦無法回答，映入眼簾的只有一大片鮮血，那片腥紅理應會讓他覺得害怕，但此刻他卻有種說不上來的愉悅感覺，或許也是因為看見了那平時欠揍的傢伙露出了焦急表情的緣故。

總覺得，受這樣的傷會是值得的。

我是叫你掩護我！沒叫你替我擋子彈吧！笨蛋！

哼……以前、你……不就是、對我開槍的……那個、人？

別說話了！別說了！——那少年用哭啞的嗓子制止他，他感到溫熱的淚水滴在自己臉上，那少年的聲音轉為低泣，他們在戰場裡奔跑著，四周盡是七橫八豎的屍體，斯佩德一手將他抱在懷中，一手緊握著槍，對任何阻撓的敵方精準地發射子彈，他閉上眼，微微勾起了唇角，始終不能明白，那雙早已被淚霧模糊的漂亮眼瞳，究竟是怎麼百發百中的。

要是阿諾德你真的有個什麼萬一，那……我一個人、要怎麼活下去……？

怎、麼……？不是說、我是……你的寵、物……？

所以說叫你別說話了……我、我不要你當我的寵物……不要了、我答應你……我會一直、一直，溫柔待你……阿諾德——聽著，活下來，我們一起退出彭哥列，我帶你走，拜託……我不想再讓你繼續冒險……

不可……能的……我是、諜報部的……首席……

我知道，可是我非這麼做不可，因為——

斯佩德沒有說出他的下句話，朦朦朧朧中，他知道基地到了，首領著急的聲音又在耳邊響起，他聽見大家都焦急地圍繞在他身邊，也聽見斯佩德不計形象哭著求救，他安穩地閉上眼。

依稀記得，那是個飄著濛濛細雨的冬季。

世界全都陷入了黑暗，他彷彿回歸嬰孩溫暖的搖籃，陷入沉沉的睡眠。

——因為。

因為我相信，你是我第一個也會是最後一個愛上、足夠相守一生的人。

*

雲雀恭彌猛然自夢中驚醒。

他坐起身，雖沒有陽光照入地下室，但牆上的鐘錶準確地訴說時間已是早晨，他感到自己流了一身冷汗，雲雀撫上自己的額，不知為何後來的夢境都和第一個夢大不相同，最初的夢裡，他知道他叫雲雀恭彌，但在接下來的夢境中，他變成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人。

不，也許他應該是認識他的，雲雀嚥了口口水，冷靜下來思考。

「你醒啦？」

六道骸的聲音從旁傳來，那應該是會讓他覺得溫暖的問候，但此刻他卻覺得那聲音令他不寒而慄，他回頭，六道骸正坐在自己身邊，靠得比以往都還近。

雲雀本能地將他推開，抱住自己的音樂盒，警戒地看著他。

六道骸先是愣了愣，隨後放聲笑了出來，詭譎得像是鬼魅，他笑完了，手肘頂在枕頭上，指尖挑起了雲雀的下顎，細細地端詳了一會兒，嘴角詭異的弧度保持不變。

「親愛的你竟然這麼拒絕我，真令人傷心呢，吶？」

「你不是六道骸。」

「哼嗯——你能看得出來真是令我驚訝，的確，我可以是六道骸，但也可以不是。」那人毫不緊張地聳聳肩，坐起身，十指優雅地交扣，微笑，「好了，親愛的，把那音樂盒給我吧？」

「你究竟是誰？」

「這麼說來，六道骸可沒有告訴過我你的名字呢，雖然那個蠢蛋一味地喜歡你、也很保護你，但我可就不一樣了，我對你的事情可沒有太大的興趣，雖然——你和阿諾德是很像。」那人微微瞇起了眼，雲雀有種感覺，這個人他曾經見過，或者，這個人曾經在角落裡，用同樣的眼神看過自己。

「吶，把你手上抱著的那個東西交給我。」

「我拒絕。」雲雀毫無畏懼地直視這個人的雙眼，雖然外表上完全與六道骸一致，但他的瞳色是一致的，沒有六道骸鮮紅的右瞳，取而代之的是刻有黑桃記號的右眼，那男人微微笑了起來，看著雲雀恭彌，似乎是透過他的身影看到了某個人。

「可惜你不是。」那人喃喃地開口，像是在對自己說話，他沉默了一會兒，嘴角那弔詭的笑從未減少，他抬頭，看著雲雀，「所以，就算我殺了你都不足惜，對吧？」

在雲雀還未來得及回應以前，那人就先發動了攻擊，他本能地低頭閃過，利刃削去他幾

綹黑髮，抬頭，看見那人的手上拿著一把長鐮，宛若死神，雲雀感到自己的五臟六腑瞬間抽緊，立刻跳下床，那人也優雅地站起身，嘴角牽著遊刃有餘的微笑，緩步向他走來，雲雀向後倒退，又閃過一記攻擊，反手打開門，對方又揮來長鐮，雲雀立刻彎下身躲閃，長鐮劈中門框，尖端陷進了木質門板，將那人的動作牽制住了幾秒，雲雀恭彌抓緊時間，抬腿踹了那人的腹部一腳，衝出了房間。

澤田綱吉不在外面，絲毫沒有可以求救的對象，雲雀抱著音樂盒，三步併作兩步爬上大理石製的階梯，耗費三秒在開鎖上，他聽見那男人已經從房裡走了出來，他嚥了口口水，除非有口罩，否則虛弱的肺部和氣管根本無法承受外頭的廢氣，但現在除了逃出這裡別無他法，何況他沒有時間再回去找昨天的醫療用口罩，他至少得在絕對死亡與一線生機裡做個抉擇。

或許，最終醫院還是最好的去處。

那男人追了上來，雲雀開門跑出去。

終於，他能夠站在這條只能從病房窗口看到的大街上。

那間總是生意冷清的咖啡廳、大排長龍的蛋糕店、壞脾氣老闆經營的書店、固定時間點會經過這裡的三三兩兩行人，終於他都看得清楚，他撞開前方擋住的路人，手指不停轉動音

樂盒的發條。

——六道骸，快點回來。

他不斷這麼默禱，不知道自己的身體還能撐得了多久，遠遠地他看見獄寺隼人無精打采地和那名黑髮打棒球的走在一起，他想求救，開口卻出不了聲，蹣跚的腳步迫使他靠上一家運動用品店的招牌，卻在他動作慢下來的瞬間，一個力道按住他的後腦杓壓下去，前額撞擊磚牆，流出了鮮血。

「追到你了喔，小貓咪。」那男人揪起他的髮，扭過他的下巴，強迫他正視著自己。「好了，可愛的小偷，你該把東西還給我了才對，音樂盒交給我吧。」

肺部的灼燒感讓雲雀恭彌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只能大口地喘著氣，他的臉色比任何一次發病都還蒼白，泛著青紫，生理性的淚水從他眼角流出，他隱約聽見那個人在嘲笑他，圍觀的人群倒抽了一口氣，他的意識漸趨模糊，手指緩緩放開了發條。

突兀的水晶音樂倏然響起，漸漸地，四周都安靜了下來，那男人詫異地瞪大了眼，鬆開了手，任憑雲雀無力地滑坐到地板上，六道骸的意識隨著溫柔的音樂正漸漸甦醒。

雲雀恭彌瞇起了眼，鮮血從他額上流下，看著那猶豫了的藍髮男人，伸手揪住自己的胸口，冥冥之中能感覺到，有股很熟悉的氣息就在自己身邊，聽見在心裡那氣息朝自己吶喊，

「活下去」。

他記起了那個夢境。

男人舉起了長鐮，唯有儘快結束雲雀恭彌的性命才是對自己最有利的狀況，然而，那黑髮的、鳳眼的、高傲的、和阿諾德那麼那麼神似的少年，突然，以那虛弱的瀕死的嗓音開口。

「……吶、斯佩德，你……不是答應……會一直一直……溫柔待、我……？」

翠綠色的雙瞳猛然放大。

他的動作完全靜止，利刃驀地停在少年頭頂不到五公分處。

「阿……諾、德……」

那句話彷彿是剝奪他意志的最後一道防線，淚水毫無預警地落下，長鐮化作霧氣消散為風，水晶音樂依舊輕輕地轉，那當中溢滿他們太多的幸福與痛與遺憾，那男人跪了下來。

——有沒有說過，其實我一直很思念你。

黑髮的少年失去意識的前一秒，那人的右眼又恢復燦爛的鮮紅。

斯佩德最後苦撐的意志也完全消逝在冬季的蒼穹，如風一般不留痕跡，船過水無痕。

雲雀靜靜地閉上眼睛，感到自己的身軀被溫柔地抱起，他輕唸了聲骸，模模糊糊之中，他聽見自己的哮喘聲，聽見獄寺隼人倉惶的驚呼，聽見群眾的議論紛紛，還有，聽見那道熟悉的聲音，帶著一點自責一點慌張一點錯愕以及那濃濃的溫柔，說，讓你久等了，恭彌。

依舊，那是個濕冷的冬季。

世界全都陷入了沉眠，他彷彿回歸嬰孩溫暖的搖籃，陷入深深的黑暗。

也許，那是獄寺隼人有生之年最激動的一次。

他甩開身旁的山本武衝上前，撞開圍觀的人群，恰好看見一個男人彎身將頭破血流的雲雀恭彌抱起，而雲雀恭彌一手緊抱著音樂盒，一手揪緊了胸口，柔和的樂聲隱沒在嘈雜的人聲中，幾乎聽不見聲音，他的臉色異常蒼白，獄寺隼人就算沒有看過都知道他病發了，喘了好一陣子，沒喘了，大家以為他沒事了，只有獄寺隼人知道，他的呼吸已經停止了。

或許，他可能會就此，再也不醒來。

「你這傢伙給我放下雲雀！山本！打電話叫救護車！」縱使他知道醫院就在這裡不到百

公尺處，獄寺沒有回頭，毫不猶豫地衝上去就狠狠揍了那男人一拳，拳頭重重打在臉上，六道骸重心一個不穩跌坐在地上，鮮血躺下嘴角，卻沒有鬆手。

「我說放開他！六道骸！馬上！」

「隼人！夠了！這到底……！」

「老子講話你聽不懂啊！我叫你去叫救護車！」獄寺轉身緊緊揪住山本武的衣領，山本武詫異地瞪大了褐色的眼，第一次看見戀人泛紅的眼眶，獄寺幾乎是失聲地咆哮，「再不快點就全來不及了！再不叫幾天後經過的就會是靈車！還有六道骸！我說、放開、雲雀！！」

六道骸終於鬆了手，獄寺努力向讓保持鎮靜，做了簡單的ＣＰＲ，他一下一下重重地按壓他的心臟，眼淚流了出來，他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憑雲雀恭彌是和他處得最好的病人。

「跳啊跳啊跳啊快跳啊！雲雀、雲雀……！醒來！」

他的急救不算徒勞，呼吸總算是恢復了，即使那微弱得像是會隨時停止一般，幾乎沒有血色的臉龐泛著冰冷，獄寺回頭吆喝要群眾滾遠一點，沒有藥物，他沒帶藥物，他根本沒想到逃出來的雲雀會在這裡出現，咬牙，雙手止不住顫抖，那音樂盒的發條還是繼續轉動，應該是流暢甜美的水晶音樂，此刻卻有說不出的弔詭，不可以，那是由他親手修好的，怎能變成雲雀恭彌的輓歌？

救護車比想像中來得還慢，卻還來得及，他們當場開刀，割開雲雀恭彌的喉嚨，將粗大的充滿藥水的管子通進雲雀的氣管，心跳卻依舊微弱，山本武過來獄寺的身旁，握緊了他的手，他將下唇咬到泛血，場面一片混亂中突然聽見有護士吃驚地大叫，那不是６６９號房的病人嗎？

除了幾個少數還忙著急救的醫生，所有的目光都落向一旁那名令人頭痛的病患上。

——六道骸。

多次嘗試從醫院逃走的精神疾病患者。

那個只要成為「斯佩德」的時候，就會有強烈攻擊性的雙重人格病患。

這次，雲雀真的做了一個很長的夢。

——長到，他以為自己不會再醒。

＊

他見到了那個第一次夢見的少年，那少年有著一頭耀眼的、淡金偏白的髮色，雙眼是漂亮的冰藍，很美，他看著自己，沒有說話，就這樣看著許久，雲雀注意到他的右手腕流著血，滴滴答答染紅了純白的空間，沒有停過，那人向自己露出了淺淺的微笑。

雲雀愣了愣，向對方點了點頭，那人向他伸出了手。

雲雀抬眸看向他，那人的感覺給他一種溫暖的熟悉感，他閉上眼，搭上了那個人的手，握緊，寂寞的情感透過相觸的指尖傳遞而來，讓他想起了前兩個怪異的夢。

夢裡，他不是雲雀恭彌，而是一個叫做阿諾德的外國少年。

*

你在幹什麼？

嘖嘖親愛的，你看就知道了嘛，我在做東西啊。

做什麼？

哼嗯——這還不能透露喔，是給阿諾德的驚喜。

我對驚喜才沒有興趣。

咦——別這樣嘛，我、我是要做音樂盒給你啦。

藍綠髮色的男人展露了笑顏，他很難得看見他做工藝品，看起來貴重的東西幾乎都是他從前當小偷時偷來的，他似乎還為此非常沾沾自喜，他湊到他身邊看他調弦，木頭刻得很精細，刻了一個小小的阿諾德和一個小小的斯佩德，手與手是緊緊相繫的，斯佩德還很用心地彩繪過，以他的藝術細胞而言算是很不錯的了，他彎下身，問他要做出什麼音樂，斯佩德微

微一笑，說，一個你與我聽了都會平靜下來的音樂。

像是那種單調、卻又安撫人心的安靜旋律。

他沒有回答他，只是回給他一個淡淡的笑容。

逃離血腥與殺戮的瘋狂生活後，像這樣住在鄉下的小木屋裡，兩人過著單純儉樸的生活，對他們而言曾經就像是遙不可及的夢境，斯佩德站起身將他攬進懷裡，手指輕撫著他身上殘餘的傷疤，閉上了眼，念了幾句，聽起來像是在祈禱，他聽不清楚，但很溫暖。

後來斯佩德做好了音樂盒，盒底簽上他的名字，附註一句「給親愛的阿諾德」，他們一起趴在床上聆聽音樂，過沒一會兒他睡著了，斯佩德總是笑吟吟地替他蓋上被子。

他曾聽見斯佩德在他耳邊輕聲低喃，說，那音樂裡每個音符都是他的溫柔。

後來回想起很多次，那段時光和夢一樣、和夢魘一樣，總逼他在夜半驚醒。

——夢就是夢，果然是那樣的遙不可及。

斯佩德在那一天款好了一個小袋子，說是有事情要出去一陣子，他並沒有過問，斯佩德依戀地抱緊他，好久都不肯放手，他任他緊擁著，許久才推他一把，催他啟程。

斯佩德回眸看他，站在原地凝視了很久，然後，他才終於開口。

等我。

當然會等你。

他幾乎是想也不想就給出回答，斯佩德的眼眶似乎有些泛紅，轉過身不願讓他看見自己的臉，他都知道，其實他都知道，唯一不知道的是斯佩德這趟將去哪裡。

不過既然他都啟程了，他一定是做好了決定。

沒有必要干擾他，也沒必要挽留。

他們之間沒有再對話，斯佩德邁開腳步，他倚在牆上看著他，看著他直到遠去，這才回到屋裡，轉緊了音樂盒的發條，水晶音樂輕巧地流瀉而出，他閉上了眼。

首領帶著其他同伴跑來找他，那是在一個月之後的事了。

斯佩德還是沒有回來。

他們似乎還過著以往的殺戮生活，畢竟還是是身為兩西西里青年自衛隊，為了保護自己心愛的城市與人民，他們不得不選擇殺戮，何況是在這動盪不安的時局裡，他們也曾和外國的正規軍槍戰過，即使他們大大小小的行動都曾讓他受過無數的傷，也曾派他當誘餌派他當

擋箭牌，首領總是覺得很對不起他，但他從未埋怨過他們也從未憎恨過他們。

這次，他們似乎是受了不小的傷，來到這棟小木屋投靠他。

他沒有拒絕他們，開門讓四個人進來，首領踏入他的木屋裡，握住他的手先向他道謝，而後趕緊吩咐G先讓傷患治療，他關起大門，鎖緊了所有的門窗，才進入主臥室，所有的同伴都聚集在那裡，藍寶中了三、四槍，傷得不輕，G的右臂則有大面積的燒傷，納克爾手中拿著聖經，不斷地替同伴禱告，朝利雨月坐在地上，緩緩地擦去刀刃上的血漬，低下眉，每個人的表情都十分沉重。

首領拉著他在地板上坐下來，輕輕撫著他淡金色的髮。

你聽我說，阿諾德，接下來我要說的事情，你可能很難接受。

你要說什麼？

雖然我從未向任何人透漏你和斯佩德躲在這裡的事情，不過可能也撐不了多久，在被敵人發現之前，我們要跟著雨月逃到他的家鄉日本——帶著你。

我拒絕。他輕聲地道。我有要等的人，我答應他會在這裡等。

是斯佩德吧？首領的面容十分嚴肅，他說。你必須忘了他，一定要忘了他。

他稍稍揚起眉，瞪視著首領，那金髮的男人亦看著他，橙紅的雙眼絲毫沒有移開，他抿

緊下唇，撇開頭，站起身欲離開臥室，G一個上前猛然將他按倒在地上，朝利雨月的刀尖則對準他的頸子。

首領，我就說這傢伙絕對是和斯佩德一夥的！當初他就是斯佩德帶回來的人！怎麼能相信！

不，我相信阿諾德，G、雨月，放開他。

那兩人咬緊下唇，心有不甘地鬆了手，所有的同伴都在瞪視他，只有首領將他扶起，拍了拍他的肩膀，阿諾德毫不領情地揮開他的手，G咬牙，撇開了頭。

阿諾德從來不是個樂意聽命的人，他和斯佩德一樣厭惡任何人的束縛，他掏出懷裡的手銬，直截了當地聲明要是不把話說清楚，他就宰了這裡所有人，以他的實力並非不可能，當他還待在彭哥列時，阿諾德曾是彭哥列兩西西里青年自衛隊最強的成員，實力甚至能與首領並駕齊驅，何況其他人還有傷在身，G同樣抽出了弓矢，朝利雨月也握緊了刀，首領卻沒有一如往常苦笑著安撫他，只露出了更加嚴肅的神情，讓阿諾德感到這次事情的嚴重性，緊緊蹙起了眉。

你知道嗎？自衛隊裡有內賊，他背叛了我們，將彭哥列賣給了火力強大的黑手黨。

所以你們才會受傷？

是的，而我沒有注意到，除了我們幾個之外，剩下的隊員早就被收買或控制了。

你竟然會犯這種錯。

阿諾德！你對首領說什麼！

冷靜點，G，這的確是我的不對。首領嘗試安撫G的情緒，回頭又看著阿諾德。而我之所以會對這件事情毫無察覺，就是我對那個人實在太過信任。

他稍稍揚起了眉，沒有接話。

氣氛一下子變得十分凝重，首領閉上了眼。語氣有幾分沉痛，深吸了口氣，說。

——背叛者，就是斯佩德。

他愣住了，漂亮的冰藍色瞳孔放大，手銬不自覺地落到了地上。

你……要說笑也要有個限度。

我從不說笑，阿諾德，特別是在這種場合，我不會對你說笑。何況你還是連個小玩笑都開不得的那種人。首領站起身，拍上他的肩膀。拿斯佩德來欺騙你，對我有什麼好處？

他不會的……

但事實上他就是做了！G忿忿地站起身，大吼。他出賣我們所有的情報，協助那個黑手黨首領控管彭哥列！囂張地自稱彭哥列二世！他還繼續作了別人的霧之守護者！

你們難道真的看到他本人嗎！

G還欲反駁，首領制止了他，要G冷靜一會兒，先去外頭倒杯水來喝，直到G離開主臥室後，首領才看向他，非常平靜而理性地看著，也看見了他眼中的倉皇。

顯然他對這件事一無所知。

是的，阿諾德。他說。這是斯佩德對我們開槍的時候，親口說的。

據首領的描述，斯佩德當時似乎已經處於瘋狂狀態，笑得非常開心，一面開槍，一面說自衛隊什麼的友情遊戲他已經玩膩了，都玩膩了，彭哥列必須交給強大的黑手黨經營，這種

軟弱的狗屁偉大情操，他都已經聽膩了，所以關於什麼自衛隊的一切，就只能消失在歷史之中。

他的心彷彿變成了一片空白。

這比他再也等不到斯佩德還要令人難過，他退後了幾步，低下頭，納克爾有些擔心地看著他，朝利雨月也安靜下來，G靠在門外，沒有說話。

過了好一會兒，他彎下身，撿起手銬，他的聲音變得平靜超然，毫無起伏。

我，要去彭哥列。

你想做什麼？阿諾德。

去救斯佩德。

你還是相信他？

因為他是哭著離開的。

阿諾德，他哭著離開不是因為他愧疚背叛我們，是因為他愛你。

……那麼，如果我去請求他放過你們，他、應該會聽。

但是我們不能讓你去，阿諾德。首領拉住了他，輕聲道。就算他真的聽了你的，那些黑

手黨會殺了斯佩德和你，總之他們成為彭哥列的繼承者，算是大勢已定了。

跟我們到日本去吧。朝利雨月也軟化了態度，走上前。

阿諾德，你應該很清楚不是嗎？斯佩德他本來就是一個很容易瘋狂的人，腦中的想法也很怪異，否則他當初也不會為了好玩對你連開八槍，還把你帶回彭哥列救活。

納克爾也來到他身邊，大家都拍著他的肩，每個人都想安慰他，每個人都知道他和斯佩德是最熟的，也都知道斯佩德是他第一個允許靠近的人，而他也是斯佩德第一個愛上的人。

他被同伴包圍在中央，嘗試深吸幾口氣，卻覺得喉嚨都堵住了，發不出聲音。

現在，我們也只能賭斯佩德還喜歡你而不敢向這裡攻擊。首領輕輕撫摸著他的頭，那語氣溫柔而殘酷。要是黑手黨的追兵真的殺過來了，阿諾德，你要有心理準備。

因為那表示，斯佩德已經徹底地出賣他了。

阿諾德沒有回話，只是咬緊了下唇，過了好一會兒，他推開首領，逕自推開門往屋外走去，門外的G靜靜地注視著他的背影，什麼都沒有說，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如果，我當時有和你說清楚就好了。

彭哥列自衛隊裡一直都在討論要不要把阿諾德找回去的議題。斯佩德就算了，那個傢伙時常發神經，但是大家會想念那個能幹又強力的雲之守護者，自衛隊的人總是說，阿諾德不旦嚴肅又極富正義感與使命感，不管什麼樣艱鉅的任務都要求圓滿達成，而且從不埋怨，是他們的精神象徵。

首領也的確有考慮過，要不要找阿諾德回來。

所以，斯佩德害怕了。

任何人都不能再奪走阿諾德，不能讓他再回去那個血腥的戰場，他要阿諾德繼續簡單地過日子，就算兩個人不能在一起，他不要阿諾德受傷，那種所愛之人瀕臨垂死的狀況，他不想再遇到第二次，因為他還記得那個夜晚當阿諾德閉上眼睛的時候，他以為，那雙眼永遠都不會再睜開了。

不能讓阿諾德回去。

那麼，把彭哥列毀掉就行了吧。

斯佩德於是向最近在兩西西里活動的黑手黨簽了秘密契約，要他們接管彭哥列，要他們找出新的守護者人選，取代初代首領在彭哥列的所有位置，黑手黨欣然答應了，他們似乎老覺得青年自衛團礙眼到不行，何況彭哥列還是當時有名有望的大規模自衛隊。但是黑手黨提出了條件，為了要在接管彭哥列後穩固自己的勢力，他需要斯佩德繼續作他的霧之守護者。

而斯佩德答應了。

他和阿諾德道了別，假意回歸彭哥列，背地裡開始收買隊員，不服從的都被他精神控制，有時則用幻術，有時則用毒品，反正他原本就是個壞事做盡的人，這點事他都不在乎，為了阿諾德他什麼事都能做，只要阿諾德沒事就好。有時候他會在夜半裡偷偷跑回那個小木屋，遠遠地看著屋裡的阿諾德，這總是讓他很安心，當他聽到裡頭悠悠傳出的水晶音樂就更加安心。

因為他知道，阿諾德在等他。

當時機成熟之時，黑手黨大舉入侵，雙方發生激烈爭戰，首領和守護者們原本就很強，所以他先前就在首領的茶水裡下了毒藥，那個時候的首領因為超直感的提醒而停頓了一下，

看向斯佩德，後者對他點了點頭，他選擇相信他而喝了下去，而他卻背叛了他們所有人。

但他卻沒有想過，敗逃的首領會選擇投靠阿諾德。

斯佩德躲在小木屋外頭的樹上，追到這裡來時窗戶都是緊閉的窗簾都是拉上的，裡頭傳出G的聲音，似乎發生不小的爭執，然後安靜了好一會兒，他看見阿諾德走了出來。

一個月沒相見，他似乎更瘦了些。

斯佩德的心碰碰地狂跳著，他多想靠近阿諾德，和他解釋清楚這一切，告訴他再也不用回到那個瘋狂又血腥的世界，但是他知道，憑阿諾德的個性，絕對不會接受他的說法。

阿諾德向這棵樹走過來，斯佩德繃緊了神經，小心翼翼地往更高處竄，用茂密的樹葉擋住自己的身軀，最後只見阿諾德靠在樹幹上，坐了下來。

好像很久，他們都沒有這麼靠近過了。

阿諾德什麼也沒有說，他看見他用袖子倔強地抹去了眼淚，斯佩德斂下眼，他很想開口說話，但卻不知道自己還能說些什麼，他們一個在樹上一個在樹下，靜默了很久。

直到阿諾德不流淚了，也或許他是累了，他靠著樹幹安靜地睡著，斯佩德確定他已經睡著了，才敢小心翼翼地爬下樹，走到阿諾德的身邊，蹲下來，凝視著他的側臉。

阿諾德，要等我。

他細聲低喃，手指輕輕撫撥他淡金色的髮，在他闔上的眼皮落下一個吻。

他的心如同瘋狂般地渴求著阿諾德，卻一個字也不得訴說，他小心翼翼地握住了阿諾德的手，貼緊自己的臉，珍惜地感受他的體溫，這是他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愛上、足夠相守一生的人。

斯佩德？

首領的聲音赫然傳出，斯佩德一顫，回頭看見那金髮的男人站在木屋門口，詫異地瞪著眼前的兩人，斯佩德立刻轉身逃離，阿諾德被首領的叫喚驚醒，回神時掌心的溫度已然消失，他連忙回頭，卻只見到斯佩德逃走的背影，G和朝利雨月跟著跑出來，G咬牙，拉弓射出一支箭，擦過斯佩德的右腿，他嗤痛一聲，慢下了跑步速度，卻沒有停下，G啐了一聲，掏出第二支箭，瞄準他的心臟，射出，阿諾德一個箭步上前，精準地用手銬揮斷了他的箭，阻擋在G的眼前，張開雙臂。

G終於放下弓矢，蹙了蹙眉，首領看著他佈滿淚痕的臉，什麼話也沒有說。

斯佩德瘋狂地繼續跑著，似乎聽見阿諾德在背後大聲叫他，很激動，他泛紅了眼眶。

心裡一陣揪痛，他卻始終都沒有回眸。

*

最終，首領帶著他逃向日本。

木屋的地點才到第五天就暴露了，幸而他們即時出發，他始終都帶著那個音樂盒，常常會想，要是斯佩德那天跟著黑手黨到達了那個小木屋，看到他沒有等他了，會不會很心痛？

這大概是他有生之年第一次食言。

到了日本情況也沒有很好，義大利語不通，他們時常都得靠雨月做翻譯，一開始藍寶的醫藥費都是雨月換掉了刀，演奏音樂而賺來的，不過後來大家各自找到方向與工作，漸漸地沒住在一起了，首領換了個日本名字，叫做澤田家康，雖然還是會有連絡，不過平時也很少見面。

半年之後，大概又過了兩個月才從義大利那裡傳回消息，說是斯佩德好像瘋了，對誰都具有攻擊性，見誰殺誰，所以被二代首領槍殺了，屍體丟在地中海，消息是由初代親口告訴他的，他聽的時候很平靜，很安靜地坐著，直到首領把話說完。

回到自己的小房子裡，他終於再一次扭動了音樂盒的發條，水晶音樂優雅地轉，樂聲悠揚地傳出來，如同斯佩德當初所說，那是他與他聽了都會平靜下來的音樂，單調、卻又安撫

人心的安靜旋律，淚水滑過微微上揚的唇角，他舉起刀子，毫不猶豫地劃開自己的手腕。

鮮血濺灑出來，如三月的櫻花漂亮地綻放，散盡一地。

後來，音樂盒因為精美，在日本有顯得稀有，被盜賊偷去賣掉，又經過三番兩次的轉賣，落到了一戶有錢人家手裡，那時候他們剛生出了他們家中的第五個孩子，那嬰孩在出生了時候差點死掉，驚險地救活，身體卻很差，但是他卻對那音樂盒的音樂情有獨鍾，就把音樂盒當禮物送給了他。

於是時代進步了，矮房子也都拆了，他死亡的地點也被重新規劃成都市的一部分，成為了一間大醫院，而當初那個拿到了音樂盒的孩子，在四歲的時候住進了他所徘徊的病房。

那是一個和他極為相似的小孩。

他的名字，叫做雲雀恭彌。

*

聽說在這世上徘徊不去的冤魂，會潛入內心有空隙的人類心底，與那人類訂下契約，成為另一個人格，這便是所謂的人格分裂，而六道骸，就是這種病患。

他曾經住在義大利，原本的父母是誰他也不知道，在很小的時候他就因為精神方面似乎

有疾病而住過醫院，那天，恰好也是雲雀恭彌開始住院的那天。

六道骸當時哭得很厲害，養父母不停地安慰他，他總覺得精神很不穩定，而且非常不舒服，可以聽得見另外一個人格嘲笑他的聲音，也就是在那時候，他看見了隔壁——６７０號房的雲雀恭彌，帶著簡單的行李，在家人的陪伴下進了病房，他進病房時父親還在講手機，母親對著小鏡子撥頭髮，只有護士對他溫柔地說話，用不確定的語氣不斷告誡他別怕這病房裡的鬼，而雲雀恭彌面無表情，他打開門時一陣陰風吹了出來，護士都在尖叫，雲雀卻平靜地站在原地，閉上眼，彷彿他在感受那幽靈的氣息，接著他毫不畏懼地朝病房內跨出腳步。

六道骸止住了哭聲，體內的另一個靈魂也不說話了。

聽說那病房的死靈沒有拒絕他。

後來他過了幾天就出院，讀小學時認識了澤田綱吉和幾個朋友，被拉入了一個叫做彭哥列的集團，據他們的說法那是一個小型俱樂部，但每每和他們說話的時候，那另一個靈魂便一直在強烈反抗，六道骸幾乎是竭盡全力才將他壓下去，不讓另一人支配自己的身體。

直到某一天他開始出現攻擊性行為時，他被迫帶進了醫院。

檢查出明顯的雙重人格，且另一個人格具有強烈的攻擊性，見誰殺誰，於是他被強制關在醫院裡，一開始彭哥列還會來看他，後來聽說澤田綱吉等人也被攻擊，受了傷，動員了醫

院許多的人力才將他壓制住，他在床上被綁了整整十小時，大家都希望他死，沒有人需要他的存在。

六道骸度過一段很痛苦的時光。

很多時候他都會想起，那個就算受盡雙親的冷漠對待都沒有難過或畏懼的男孩，一天在醫生問診時，他問，一個叫做雲雀恭彌的孩子是不是還住在６７０號房。

是的，他從來沒有離開過那裡。醫生回答他，六道骸緩緩地勾起一抹笑，說他想換病房，到以前那間他住過的６６９號房，醫生用奇怪的眼神看著他，說你最好不要和雲雀恭彌扯上關係，他的性格實在兇得像豹一樣，六道骸只微微一笑，沒有說他想再看看那孩子堅強的身影。

斯佩德難得和他站在同一陣線。

他向醫生保證已經和斯佩德協商好，在遷移的過程中不會轉換人格，醫生猶豫了一會兒還是准許了，護士們不喜歡斯佩德，卻很喜歡六道骸，他將簡單的行李打包好，一路和護士們輕鬆地談話，直到６６９號病房前，他看見雲雀恭彌已經蛻變成一個漂亮的少年，正在和他的父母親談話，態度很冷漠，父母質問他是不是被死靈纏身才變成這樣，少年蹙了蹙眉，替死靈辯護，女人更加生氣，想要甩他巴掌，男人拉住了女人，說還有生意要談，何況大兒

子和二兒子今天要從國外回來，說得好像雲雀恭彌已經不是他們的孩子，雲雀沒有再理他們，逕自走進房內，關上大門。

六道骸難過地蹙起眉，斯佩德很安靜，什麼話也沒說。

幾天以後他發現斯佩德清醒時不再攻擊別人，反而偷偷在牆上鑿了個洞，據他的說法這樣就可以看到６７０號房的狀況，六道骸不認為斯佩德是想幫他，但他也開始在牆上鑽洞。

那個小洞是在半夜打通的，只有一個銅板的大小。

但是這樣就夠了，對六道骸而言，他已能聽見雲雀的聲音，或他望出窗口的寂寞表情。

就這樣也過了兩年。

就在那一天他聽見雲雀房裡的音樂盒突然響了起來，同時隔壁的燈光閃閃停停，電視機自動打開，發出了淒哀的不諧和音，燈管猛然爆開，碎裂的玻璃聲回響在深夜安靜的醫院，六道骸的情緒也非常激動，而後病房終於安靜了，他能聽見雲雀的聲音從隔壁傳過來。

「沒事了。」

他說。

「都沒事了。」

水晶音樂最後也終於停下來，六道骸的情緒激動起伏，他用棉被捂住自己的腦袋，音樂

聲在他腦中迴盪不去，那也是他第一次——聽見斯佩德哭了。

他想逃離這個地方。

也許明天，去見雲雀恭彌一眼，就離開。他翻了個身，輕輕地閉上眼。

*

當雲雀恭彌再度醒來時，他又回到那個單調的房間。

已經不知道昏迷了多久時間，他聽見談話聲，睜開眼，沒看見六道骸，房內只有獄寺隼人和他的戀人，獄寺注意到了他，急忙過來詢問他感覺怎麼樣，雲雀轉頭看著他，輕喃了聲抱歉。

「我沒有告訴你……音樂盒轉動的時候，幽靈真的出現了。」

「你笨……」蛋還沒接下去，馬上又吞回肚裡，雖說他和雲雀一向只會用嘴砲方式溝通，不過他好不容易才從鬼門關前逃回來，馬上和他嘴砲，身為一名護士似乎不太妥當，獄寺隼人清了清喉嚨，正視著雲雀恭彌，「聽我說，你看見的才不是幽靈。」

「六道骸嗎？」山本接下了獄寺的話，「其實我們之前都聽六道骸說了，他撒謊騙你他是這間房裡的幽靈，事實上他是住在隔壁病房裡的精神病患。」

「而且是雙重人格。」獄寺補充道，「他根本就不是幽靈。」

「……他人呢？」雲雀沒有什麼訝異之色，「還有，我睡了多久？」

「你睡了一個月。」獄寺隼人不耐煩地瞪著他，「別再問六道骸了。」

「讓我見他。」

「白痴啊！」獄寺大聲開口斥責，「你之前差點被他害死知不知道！那傢伙一個月來的精神狀況很不穩定！誰知道他哪時又會衝過來殺你！他人格轉換後誰都不認！就像當初十代目也……」

獄寺說到一半自己打住了話，拳頭握緊又鬆開，那似乎是個令人不願再去想起的不快回憶，雲雀冷靜地看著他，就只是看著，澈藍色的雙眸像那曲音樂般能安撫人心。

最後沒有結果，沒有人苟同也沒有人妥協，獄寺隼人多和他談了一會兒，要雲雀自己認清現實，多休息，也不要擅自起來走動，雲雀卻沒有再回答他，獄寺替他注射了藥物才拉著山本武走出病房，雲雀恭彌躺在病床上，全身僵硬得不能動彈，縱然他多想去觸碰那躺在床頭的音樂盒。

即使六道骸並不是鬼魂，但他說過，只要音樂響起，他就會出現。

——六道骸，快點回來。

他像是祈禱般地閉上眼，默唸著。

他的父母在隔天來看他，聽獄寺的描述，那兩個人在他生死交關的時候還在參加酒會，這一個月來也沒有探望他，雲雀不太想理會他們，眼神空蕩蕩地望向天花板，就算父母過來，也只是向他誇耀前四位哥哥的功勞，大哥接管了他們旗下的兩間公司，營業正順利，二哥最近才買了一台名牌跑車，拿到Ａ級駕照，三哥獲得了外國的碩士學位，最近的論文研究要在外國雜誌上發表，四哥最近買了間房子，花了好幾千萬去裝潢，還上了報紙，他們和他談了很多，都不是他想聽的事情。

幸好這對男女當初放棄了撫養他，否則他不敢想像自己能和這種奢侈富豪在一起多久，再多的錢財也不是自己用，家人通通住豪宅只有他住醫院的病房，還得終日與幽靈為伍，這種事他從小就抱怨到不想再抱怨了，倒還很慶幸還有個幽靈願意陪他。他的父母不過是不敢面對輿論壓力才沒有丟棄這個孩子而已，這點他非常清楚，他打了個呵欠，微瞇起眼。

「對了，我剛剛在來這裡的路上，看見六道夫婦也在，聽說他養子住在你病房隔壁，順道去打一下招呼好嗎？恭彌。」父親臨走前對他說著，他稍抬起眉，冷冷地看著那男人。

「六道夫婦？」

「是我們的大客戶啊，剛才不是有跟你提過嗎？」母親斥責般地道，「總之和他關係搞

好一點，說不定你爸爸的生意會好做一點，知道嗎？」

「……你知道那傢伙是有攻擊性的精神病患嗎？」

「那又怎樣？反正你只是去和他打個招呼，就算他真的攻擊你也會有醫生來阻止的，要是六道家的黑曜集團可以向我們多下點訂單，業績可以衝個好幾成吧。」女人滿不在乎地說著，對著鏡子途了塗口紅，男人在一旁打好自己的西裝領帶，雲雀嘴角泛起一抹冷冷的笑。

「好啊。」他開口，父母有些詫異地看著他，他輕閉上眼，冷笑加深，「我正好也有些事情想和他說，但是真可惜，醫生和護士都不讓我見他呢。」

他的父母對望了一會兒，沉默，而後直接打電話向院長提出抗議，雲雀恭彌清楚自己的父母是這家醫院的贊助人，他們說的話醫院不敢不聽，事情在短短幾小時內鬧大，醫生護士以及醫院上上下下幾乎都知道了這件事情，消息傳到獄寺隼人耳裡，他想也沒想就立刻站出來，指稱六道骸的精神不穩定，差點就殺死了雲雀，他的父母非但沒有聽進去，甚至指控獄寺隼人不明事理，將他痛罵了一頓，獄寺被罵得莫名其妙，心有不甘地雙手擋在雲雀的病房前，雲雀的狀況不佳，現在連走動都有些困難，遑論去交際應酬陪笑，陪笑的對象還是個精神病患。

可惜獄寺隼人勢力單薄。

醫院在錢的收買下還是同意了，不過他們也多少贊同獄寺的想法，後來決定讓六道骸親自前往雲雀恭彌的病房，且必須有護士和醫生在場，免得六道骸發起病來，雲雀會一不小心就喪命。

六道骸於是靜靜地在醫生的陪同下，像個犯人似地被押到了６７０病房。

他看見雲雀的父母掛著虛偽的笑容向他揮手，六道骸沒有理他們，進入了病房內，他看見雲雀恭彌帶著氧氣罩，安靜地躺在病床上，那雙淡藍色的眼平靜地向他望過來。

看見這樣的雲雀恭彌，他的眼眶便一陣酸澀。

他很想說，對不起，我之前對你撒了謊。

他很想說，對不起，是我差點害死你。

他很想說，對不起，到現在我還是一直一直地折磨你。

但是，他的喉嚨哽死了，什麼話也說不出來。

斯佩德也很安靜，彷彿這一刻他們的心情都一樣，他想斯佩德喜歡的大概就是這病房的幽靈，但此刻彷彿那個真正的病房幽靈就站在那裡，站在雲雀的床邊，用同一種眼神看著他們。

「恭彌，別愣著不動，快點對骸君說些話！」他的父母如是催促，雲雀閉起了眼。

「在病房超過五人的狀態下，雲雀是不能拿掉氧氣罩的！」獄寺隼人咬牙切齒地撇過頭，「根本就不瞭解他的身體狀況！你們還是他的父母嗎！」

「你說什麼！這臭小子！」

「別吵了！這裡還有病人在。」

雖然心有不甘還是安靜下來，靜靜地看著這兩人，雲雀恭彌緩緩地坐起身，將身體倚在枕頭上，向六道骸招了招手，骸愣了愣，有些為難有些不知所措，卻還是乖乖地走了過去。以為他是想說什麼，他在雲雀床邊傾身。

——碰！

響亮的碰撞聲響起，病房裡的人還沒回神，卻驚見六道骸跌坐在地，用力咳了幾聲，嘴角流出殷紅的鮮血，雲雀的拳頭還舉在半空中，他冷冷地笑著，拿下了氧氣罩。

「這樣，你就不欠我了。」

圍觀者各個目瞪口呆，雲雀的父母一時也無法反應。

只見地上的六道骸輕笑幾聲，抹去嘴角的鮮血，抬頭也微笑起來。

「這麼容易就讓我還清？」

「畢竟我沒能耐割破你的喉嚨，把塑膠管放進去。」

「哈……抱歉。」

他們笑著相視好一陣子，後頭的圍觀者終於開始議論紛紛起來，雲雀的父親甚至對他大聲咆哮，但他們卻彷彿什麼都聽不見，雲雀重新將氧氣罩戴上，六道骸走近他身邊，在他床邊坐下來。

六道骸帶著笑，正要開口說些什麼，突然捂住心臟，痛苦地揪起了臉。

「人格要轉換了！他在抗拒！」後頭幾個護士突然高聲尖叫，一干人等衝了上去，把六道骸從雲雀身邊架開，保全上前將他壓在地上，直到六道骸的喘息聲逐漸平息。

他突然迸出一股不知從哪來的強大蠻力。

保全被他甩了出去，他的表情看起來有些猙獰，看起來很生氣，向雲雀恭彌一步步走去，獄寺隼人奮不顧身衝上去，卻被他兩三下就壓制在地，然後，他笑了起來。

弔詭，令人毛骨悚然，瘋狂地笑著。

女護士們發出了恐懼的尖叫，雲雀的父母更是一下子就逃之夭夭，接著匆促的腳步聲響起，害怕被波及的人都跑了，剩下來幾個見義勇為的壯士撲上前制止他，抱住他的腰，制伏住他的雙手雙腳，即使如此卻無法阻止他向雲雀恭彌走去，那眼神充滿了憎恨，彷彿非得將他除掉不可的殺意。

忌妒、悔恨、憎意、不甘、慾望全都攪在一起，他什麼頭緒都無法理清，朦朦朧朧之中斯佩德知道阿諾德就在附近，卻看不見他的身影，鮮血沿著他的嘴角滴落。

——直到，一股力道狠狠重擊他的腹部。

斯佩德整個人跌倒在地，方才那些嘗試壓制住他的們和獄寺隼人嚇了一跳，斯佩德捂住嘴，咳出一口血沫，痛覺逼得他漸漸清醒過來，他詫異地抬頭。

是雲雀恭彌冷冷地踹了他一腳。

「我替阿諾德打的。」他平靜地說，指指自己空無一人的身後。

斯佩德愣愣地看著他，又看向他空無一人的身後，一秒、兩秒，世界彷彿停止了，不動了，其他人也都沒有說話，逐一站起身，微怔著，他們從來沒見過安靜下來的斯佩德。

然後，眼淚順著頰流了下來。

「你還……原諒我嗎？阿諾德……」

他哽咽著，卻沒有人回話。

他祈禱般地跪在地上，雲雀恭彌坐在病床上，護士、醫生及保全都紛紛往後走，遠離他的身邊，見斯佩德失去了攻擊性，短期內應該是不會再發作，有人靜靜地退出了病房。

空間沉寂了許久，直到燈泡突然自動關掉，電視發出一陣刺耳的尖鳴，音樂盒的聲音輕

輕響起，尖叫聲冒了出來，有人驚恐地叫著病房幽靈生氣了，有人毫無預警地昏厥過去，腳步聲亂成一團，大部分的人衝出病房外，就連獄寺隼人在慌忙之中也被一同拉出了病房。

然而他們的世界，卻靜寂的沒有聲音。

微弱的光芒自黑暗中亮起。

只剩下兩人的黑暗空間裡，發出了光芒。

那種不刺眼、非常溫暖的光漸漸地在病房正中央凝聚起來，斯佩德抬起頭來，雲雀亦瞪大了雙眸，音樂盒的樂曲輕輕地轉著、轉著，一個模糊的身影漸漸從旋律中脫出，他有著一頭銀白色的短髮，削瘦的體態，卻有著一張年輕的臉龐，冰藍色的雙瞳也是那樣地炯炯有神，他的手腕是紅的，始終滴著殷紅的鮮血，他看向跪在地上的斯佩德，微微一笑。

你終於來了，斯佩德。

斯佩德的視線被淚水模糊，他朝阿諾德伸出手，阿諾德亦向他走去。

不知是誰在等誰，不知道究竟在等什麼，但是他們已等了百年。

「阿諾德……」他用沙啞的嗓音開口，嘴角漫開一抹苦笑，「我還以為……你不再等我了……」

就像那一天他臨行前貿然脫口而出的「等我」，或是趁他睡著時輕撫上他的⊠，附在

他耳邊，唇齒微起，祈禱似地、輕聲道：阿諾德，要等我。

再一下子，再一下子，我們就能一起脫離這個殺戮血腥的世界。

再一下子，再一下子，我們就能永遠都不分開。

就像音樂盒上輕輕轉舞的瓷娃娃，我和你、你和我，我們永遠都不分開。

——有沒有說過，其實我一直很思念你。

阿諾德平靜地看著他，淚水也滑過他的嘴角。

他輕輕地開口，他的聲音無法傳達而出，卻能讀出他的唇。

當然，會等你。

他說。

曾經那作為一句隨口答覆，也曾經成為等待百年的誓言。

斯佩德勾起一抹放心的微笑，閉上了眼，倒下。

阿諾德微笑著，轉身看向雲雀恭彌，微微地點了個頭。

「沒什麼。」彷彿他聽得到他說出口的句子，雲雀也輕輕地點了頭，微笑，「我才要謝謝你，這段日子一直陪著我……那種事你不用擔心。」他頓了頓，閉上了眼。

「再見，阿諾德。」

*

「放開我放開我！我就是要進去！你個棒球笨蛋放開我！」

「我說隼人、你幹麻為那個病人那麼著想！」

「你吃醋個屁！我是護士、護士！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吧！」

下一個聲音傳出來前，病房的門已經被踹開。

獄寺隼人氣喘吁吁地站在門口，身後抓著他手的是那個黑髮背球棒的少年，然而燈光早已亮起，電視機也不叫了，音樂盒也沒發出聲音，只有病房內的兩人狐疑地看著他。

六道骸坐在雲雀恭彌床邊，一手撫著他的[illegible]，一手已經滑進他的襯衫下襬。雲雀則是兩手抓著六道骸的手腕，一腳好好放在床上，另一腳則是踹在六道骸的臉上。

「幹什麼？」

「這是我想問的吧啊啊啊——！！六道骸你在幹嘛！！！」

也許獄寺隼人從沒遵守過醫院內需保持安靜的規則。

當六道骸笑得一臉無害為自己辯解斯佩德已經離開他體內，而雲雀還在一旁點頭幫腔的時候，獄寺隼人似乎終於意識到自己根本在窮緊張，氣呼呼地甩上大門拽著山本武就走。

*

那之後沒多少天，六道骸經診斷後證實恢復正常，他的養父母來接他出院，他走的時候送給雲雀恭彌一大束花，笑得很燦爛，不過他說，他會常常回來看恭彌。

獄寺隼人之後還是一直當他的護士，雲雀告訴他阿諾德已經走了的時候明顯看到他很失望，不過當他聽雲雀描述阿諾德現身的場景時似乎非常開心，還勤作筆記。

那個窗口還是在那裡。

冬季迎接寒冷的最高峰，街上的行人紛紛戴起了圍巾和帽子，六道骸起初會來看他，戴著一些暖暖包和熱湯之類的，到後來，他過來的次數也少了，從那個窗口望出去，他看見獄寺隼人還是圍著紅色的圍巾，手放在山本武的口袋裡，他們並肩走在一起，都是山本武在傻笑，獄寺擺臭臉。

沒有了阿諾德，病房變得更安靜，沒有人和他一起搶電視頻道，也不會有人在他睡前替他關電燈，他再也沒去轉過那個音樂盒，那會讓他想起阿諾德，想起這個病房還有一位朋友陪伴的時光。

最糟的情況是，醫院已經知道幽靈不在病房裡了。

六道家似乎是回應六道骸的要求，拒絕和雲雀的父母再有生意往來，他的父母暴跳如雷，中止了對他的經濟提供，也中止了對醫院的贊助，院方失去了經濟利益，已經不願意再

收他，何況病房不鬧鬼了，作為一般病房給其他病人住會有更好的價格。

但雲雀恭彌是個隨時隨地可能會發病死去的病患，獄寺隼人決心和醫院反抗到底，後來卻因此被革職，他心有不甘，到另外一間醫院去工作，他的看護換成了一個中年女人，對他很粗魯，似乎存心將他弄死，雲雀大概有個底，只要聲稱雲雀恭彌發病死了，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將他推去太平間，讓新的病人住進來，因此，他從沒吃過那護士送來的藥。

總要逃離這個地方，否則遲早也會死掉。

雲雀恭彌趁著一天清晨沒人造訪，將自己許久沒碰的背包拿出來，拍去上頭的灰塵，打開最底層的抽屜，裝進證件和僅存的一點財物，打開第二層抽屜，把最後的乾糧通通打開，然後開窗，那只黃色的小鳥兒照例還是等在那裡，他把小鳥放進來，讓牠在床上吃著碎乾糧，最後他打開第一層抽屜，將音樂盒小心翼翼地捧在手上。

5月5日——盒底刻上的完成日期，一百多年後，雲雀恭彌在同一天誕生。

外頭下著雪，很冷，他穿上一個月前六道骸替他送來的厚外套，才收拾幾樣，病房內卻已經沒有任何屬於他的東西了，僅有的是十二年的回憶而已。

不須哀痛，也無須去挽留。

他回眸望了這裡最後一眼，伸手正要碰上門把，門卻先打開了。

「恭彌早……唔喔！」

顯然對方也沒料到雲雀正要開門，先是嚇了一大跳往後退一步，然後才緩緩聚焦。

雲雀也凝神看了看，那是六道骸。

他的身後跟著澤田綱吉，獄寺隼人站在澤田綱吉後方，山本武站在獄寺隼人身邊，除了幾個熟面孔之外，還有一個白頭髮的少年抱著一隻乳牛裝扮的小孩，六人一起看著他，幾乎都穿著正式的西裝，澤田綱吉笑得一臉尷尬，雲雀蹙了蹙眉，退後了幾步。

「對喔……我忘記你不能待在五人以上的場所。」獄寺隼人嘀咕一聲，轉頭看向白髮男人和牛小孩，「草坪頭，你和蠢牛先迴避一下。」

「那麼……」待其中兩個人離去之後，雲雀指了指他們，「是來幹麻的？」

「嗯……呃，那個，是這樣的……」澤田綱吉清了清喉嚨，「其實，逃家的聚會只是我們對外一致的宣稱……那個、彭哥列，其實是彭哥列家族……嗯，是義大利的黑手黨。」

「早該猜到了。」雲雀一臉的冷漠，嘆了口氣，他還記得那個夢裡，有張和澤田綱吉極為相像的面容，叫做彭哥列一世，阿諾德和斯佩德和那個叫做G和朝利雨月的男人，都是彭哥列的守護者，他記得很清楚，卻又很模糊，那些都是阿諾德的記憶。

「然後呢？有什麼事？」

「雖然你說早該猜到了讓我覺得很神奇，不過這事我們還是待會兒再來談談吧。」六道骸笑著回了話，向他彎腰掬了個躬，「在這裡，彭哥列向你發出邀請。」

「嗯……是的，雖然是從獄寺那裡知道的，不過……」澤田綱吉有些緊張地道，「可不可以……請你來做我——第十代彭哥列家族——的雲之守護者呢？雲、雲雀恭彌君。」

「雖然說即將要去義大利了，不過會給你最好的醫療環境。」獄寺隼人跟著接話，「而且就算你十多年來都臥病在床卻還是強得亂七八糟，我從沒聽說過有哪個人可以一腳就把六道骸踹到吐血，彭哥列總會用到你的——嘛，只是十代首領左右手的位置永遠都歸我喔。」

「雲雀的事情我也都聽隼人說了喔。」山本武也接著開口，滿臉笑容地道，「是你讓六道骸成功重新歸隊的，而且聽說你現在的情況不太好，就加入我們吧，吶？」

「彭哥列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黑手黨集團喔，有錢有勢有權，不會虧待你的，恭彌。」六道骸對他淡淡地微笑著，伸出了手，「不管怎麼樣——我來接你了，請跟我走吧。」

請跟我走吧。

那阿諾德等了一輩子都等不到的聲音，那他在這病房待了十二年才聽見的聲音，那句斯佩德一直沒有說出口的聲音，卻是，六道骸，一開始就說出口的，承諾。

雲雀恭彌靜靜地，牽起了一抹好看的唇線。

他閉眼，睜眼，搭上了澤田綱吉的手，握緊，以表契約成立。

「阿諾德的位置……」他輕聲道，微微頷首，「就由我，來接替了。」

「嗯……」雖有些訝異他怎麼知道初代雲之守護者的名字，澤田綱吉卻沒有問出口，他只是笑了笑，將象徵雲之守護者證明的戒指交到他掌心，輕聲道，「以後就請多指教了，恭彌君。」

他點了點頭，微笑。

也許緣分緊緊糾纏，穿越無數個世代都無法分清，或也許，冥冥之中他本來就該和彭哥列牽扯在一起、和阿諾德牽扯在一起、和——六道骸，牽扯在一起。

雲雀恭彌毫不猶豫地踏出了病房。

踏出這個日復一日不會改變的白色牢籠，這一去，便永不回頭。

那年冷冷的冬季飄下細雪紛紛，外頭的那條大街，終於出現了雲雀恭彌的身影。

（完）

All 雲　里雲
Beam

Beam

2011年3月~8月

以往的雲受文裡都不包含里包恩，後來卻被幾個日本的雲受同人作家激起了對里雲的愛。大概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認真思考里包恩這個原作主角。

里包恩的角色造型是按著二十世紀典型的義大利黑手黨傳統形象塑造的。那種從容不迫、悠閒，又深藏不露的感覺讓我感覺到一種大人的氣度，不禁就想：哇！里包恩真帥啊！再考慮到原作中雲雀對里包恩抱有的差別態度，就被里雲這對給打中了。

這時候對里包恩帥氣的憧憬，也是我日後一秒墜進里風深淵的契機之一吧！

縱使那之於你而言有點難以想像，坦白說，我也無所謂。

對於你自己的事情，還是早點認清比較好。

六道骸，侵占慾強烈。

所謂到手的東西，絕對不允許任何人觸碰，尚未到手的東西，宛若豺狼般虎視眈眈。

山本武，侵占慾次等，不過不代表沒有。

雖不容易生氣，遇到執著的事情也會變得兇狠，自己的東西樂於分享，自己的人，不容分享。

跳馬迪諾，中等脾氣，他眼中永遠的廢材。

只要沒有部下在身邊，就算是自己的東西也無法保護，遑論守住。

澤田綱吉，同樣廢材。

縱然超死氣狀態確實讓他添了幾分強悍，但他的力量只用來保護，不用來掠奪。

獄寺隼人，威脅性最小。

嘴巴說的和內心想的總是呈現兩極，連自己真正要的都看不大清。

男人捻息了菸，嘴角牽起一抹淡淡的笑。

那個「東西」，對於所謂「強悍」有著超乎常人想像的執著。

「那就來追逐我吧。」

因為，我就是你要尋找的強悍。

02.

里包恩穿越羅馬的窄巷，在陽光照耀滿天塵埃的盡頭找到了他。

那黑髮的人兒瞇著貓一般的瞳子，蹲在地上，手中抱著一只髒兮兮的黑貓，他朝這邊看了一眼，沒有作聲，站起身，將貓咪遞到里包恩面前。

「別說你想養。」

那黑髮的人兒向他點了點頭。

「牠不是匣兵器。」

「雲豆也不是。」

「算了，你自己的事情。」里包恩意味不明地笑了笑，壓低帽簷，「彭哥列有話傳過來，

要不要去喝杯酒……對了，你不喝酒，真可惜，義大利多得是酒吧。」

「邊走邊說也行。」那人兒抱著貓咪邁開步伐，朝里包恩淡淡地瞥了一眼，「你要回彭哥列？」

「沒有。」他聳聳肩，跟上他的步伐，「來找你的目的有兩個，一是公事，二是私事。」

「所以，你今晚會留宿？」

「正是，小鳥兒。」

「別忘了和我玩一場。」黑髮人兒回眸向他笑笑，腰間的拐子清脆地敲響，「殺手先生。」

「樂意之至。」

他們拐出巷子，並肩走在古意的街道上，沒有誰跟隨誰的步伐，沒有誰優柔寡斷，沒有誰多嘴囉唆，這是雲雀恭彌之所以喜歡和他相處的原因，所以里包恩清楚他跟幾個人睡過，清楚有幾個人在追他，也清楚知道雲雀恭彌所有隱瞞的、或是沒必要說的秘密。

里包恩並不討厭這樣。

或者該說，他確實樂在其中。

將對手一一擊敗於腳下，很久都沒有體會到這種身為殺手的快感了。

硬要打個比方的話……對，他會說，就像開槍時，竄入嗅覺裡的硝煙味道。

03.

「我對這隻黑貓並不抱有好感。」他坦白道，手中拿著機密文件，不耐煩地敲了敲大腿，看向一旁正在餵貓的雲雀恭彌，「所謂黑貓，由西方的觀點來看，是代表不吉利的貓。」

「哇喔，我不知道你還有迷信。」雲雀回眸對他笑笑，貓咪正撕咬著自己的和服帶子，他將之從貓口中扯回來，揉了揉貓咪的腦袋。

「呵，也不全然是迷信喔，像上次你帶回來的貓頭鷹就沒有好處。」

「是那傢伙一直跟著我的。」雲雀有些不悅地睨了他一眼，一手逗弄著貓，「誰讓那個無恥的傢伙一直跟在我背後？當初沒有發覺也是你們情報提供不足。」

「分明是你對動物太沒抵抗力。」里包恩反擊道，重新拿好手中的文件，「公事優先，你是要過來坐下聽，還是我過去強迫你聽？反正……」他瞄了一眼那只黑貓，「這裡也沒有外人。」

「我過去，你坐好。」雲雀恭彌嘆了口氣，留下低頭進食的貓，起身坐到里包恩的旁邊，「那麼，是任務呢？又或是小動物又丟了什麼麻煩的事情過來？」

「你放心好了，他沒勇氣丟太難的任務給你，雖然你一向適合接這種任務。」

「內容呢？」

「急什麼呢？我慢慢告訴你就是了。」

所謂獵食者的血，都很相似。

里包恩讓雲雀恭彌湊過來，一起看著同張文件，必要時對於複雜的部份多做講解，簡而言之便是喬裝後潛入宴會會場暗殺敵人，雲雀恭彌極少露面，也少有人認出他的容貌，這次的任務有里包恩同行，應該不是什麼大問題，他抬眸瞄了眼里包恩，冷聲道，該不會規定是要男女同行？

「猜對了，畢竟這個任務由真正的女性來作太危險了。」

「你身旁的毒蠍子不是也很危險嗎？」

「她不行。」里包恩擱下文件，嘴角勾起一抹笑，「你比她強上幾百倍。」

「所以，意思是，我得穿上人生第一套的女裝？」

「賓果，不愧是你。」

「總覺得這套模式的都挺好猜。」他冷哼一聲，撇開頭，「讓獄寺隼人去不就行了，上次他和山本武搭檔時穿過女裝，還有澤田綱吉也可以，那個什麼巴吉爾的也……」

「全部駁回，雲雀。」里包恩將文件整理好，拿出打火機燒盡，「阿綱的曝光率太高了，巴吉爾並不隸屬彭哥列，再者，獄寺也好，山本也好，沒有你在是不行的。」

雲雀頓了頓，轉頭睨著他。

「什麼意思？」

「果然還是沒有發現。」里包恩端起他的下巴，墨黑的瞳子凝視著他的雙眼，冷笑，「雖然也不期待你發現，不過，你自己去發現的話，就會更有趣了。」

「嬰兒，我不喜歡你賣關子。」他蹙了蹙眉，像是想起了什麼不快的回憶，露出了厭惡的神情，「感覺就像六道骸那個傢伙，老是在玩些奇怪的把戲。」

「我已經不是嬰兒了，還有，我可不是在玩把戲。」他將他按倒在沙發上，眼角瞥了下一旁那只拱起身子的黑貓，玩味地勾起了唇角，「我是殺手，不是暗殺者，果然開槍這種事情，就是要正面對準敵人的眉心，硝煙的味道才好聞。」

「我不懂你在說什麼……唔……」

解開他的腰帶，伸手滑入他的衣襬，撫摸白皙的身軀，雲雀恭彌的嘴角不住地流洩出幾聲細碎的嚶嚀，里包恩撫上他的大腿，架高，緩緩上滑，雲雀微瞇起眼，咬緊了下唇又鬆開，里包恩不是六道骸，在他面前不需逞強也不需硬派。

他很瞭解他。

正是因為瞭解，才沒有必要撒嬌亦沒有必要裝腔作勢，縱然里包恩不是他肚子裡的蛔蟲

知道他做的每件事，但是，他就像是雲雀恭彌的血液一般，流過他所有的臟器，對他的內在瞭若指掌。

獵食者的味道，都是很相像的。

「唔……啊……！」他在他進入的時候輕聲叫喊，揪緊了里包恩的襯衫，撇頭咬牙，「義大利的男人都這樣……唔！動不動就發情、的……嗎……？」

「你是說迪諾，還是說骸？」

「啊……！還、有你……你們……都是……！」

「呵，把我和他們相提並論，我會很困擾。」

他又一個挺進，雲雀仰起頭，汗水自額角滴下，他擰緊眉，雙眼被淚霧模糊，朦朧之中，他看見那男人從口袋裡拿出了槍，雲雀恭彌疑惑地注視著他墨深的雙瞳，但，殺手只是對他笑了笑。

他又一次挺入的時候舉起槍，雲雀的視線隨著他的槍口看過去，那隻黑貓已經拱起身子，齜牙咧嘴地要撲過來，他瞬間明白里包恩要幹什麼，還來不及反抗的時候，他已經開槍了。

黑貓的身體噴濺出鮮血，淒厲的長嚎劃破空氣。

雲雀想要動，里包恩卻將他壓下，將他的後腦用力抵在沙發上，雲雀閉緊眼，拳頭揪得死緊，卻無法反抗，里包恩扳過他的頭，霸道地吻著他的唇，他在親吻時反咬他一口作為殺貓的報復，里包恩卻只是笑了笑，沒有說什麼，入侵他體內的動作狠了些。

激情過後雲雀的心情很差。

他將和服披在身上，蹲下身撫摸黑貓的屍體，回眸瞅了他一眼，眼神像是要殺人，里包恩優雅地喝著咖啡，裝作沒看見，雲雀恭彌站起身綁緊腰帶，說是要去找白布蓋住，離開了房間。

里包恩啜了一小口咖啡，微笑看著那貓。

「還活著吧？六道骸。」

貓屍化為灰燼散去，濃霧將幻覺掩蓋，消褪之後男人的身影浮現，他的藍髮如長瀑般垂下，手中拿著三叉戟，異色雙眸凝視著坐在沙發上的里包恩，意味深長地笑了笑。

「我沒想到你比雲雀恭彌還靈敏，阿爾柯巴雷諾。」

「殺手的直覺。」里包恩微瞇起眼，擱下咖啡，冷笑著注視著六道骸，「我可沒興趣讓你把現成的三級片看到最後，多虧你的緣故，我還被小鳥兒咬了一口。」

「雲雀恭彌是屬於我的所有物。」六道骸收起了臉上的笑容，冷聲道。

「你要怎麼想那是你的事，不過他最後一定會朝我奔來。」里包恩抬眸懶洋洋地看著那怒意明顯的藍髮男人，勾起了挑釁的唇角，「因為，我就是他追逐的強悍。」

關於這一點，六道骸始終無法反駁什麼。

縱然沒有直接對戰過，他清楚彩虹之子阿爾柯巴雷諾的強悍。

他嘖了一聲，里包恩將手中的咖啡飲盡，放下杯子，優雅地擦式起自己的短槍。

「雲雀是我的人，無庸置疑。」將槍口對準六道骸的眉心，他嘴角勾起一抹冷峻的笑，「順便一提，他就快要回來了，你最好做好被夾殺的心理準備。」

「喔呀喔呀，我可沒有興趣和兩個怪物對戰。」六道骸轉身，薄霧自他身上散出，漸濃，「但是，總有一天，我會把他從你這邊搶過來……從八年前，他就是我的東西。」

「呵，你辦得到的話，就盡量來試吧。」

——我會從正面，對準你的眉心，扣下板機。

里包恩閉起眼，嘴角的笑意不減。

04.

雲雀恭彌顯然很生氣。

畢竟最想咬殺的六道骸前腳剛走，他就拿著白布進來，當里包恩說明那黑貓不過是六道骸的幻術後，他的心情就一直很差，里包恩抓住他握拐子的手，毫不吝嗇地再給予一次肉體慰藉。

這曾經不知性愛為何物的少年，第一次是八年前給了六道骸，這點大家雖然都心知肚明，不過除了六道骸本人之外鮮少有人去提起，畢竟沒有人想平白無故招來一頓拐子餐。

但，即便是現在，雲雀恭彌已瞭解「性」，卻不瞭解「愛」。

沒記錯的話，他的第二次，給了跳馬迪諾。

雖然跳馬迪諾承認那不過是一時看他太可愛而忍不住，里包恩也清楚，不過他也明白雲雀恭彌的心態已經從初次的震驚轉為再次的疑問，顯然，他很不明白為什麼會有兩人要和他做愛。

他的第三次，似乎是山本武。

山本武說，他是因為考差了在頂樓做勞動服務的時候看見雲雀恭彌。

內心隱隱的悸動在他面前毫無保留的爆發，從「喜歡」成為了「愛」，雲雀恭彌有過經

驗，雖然不清楚山本武是不是想做愛，他嘗試去挑逗他，然後做愛，於是他得出了一個結論，「習慣」。

他明白性，卻不明白愛。

不明白他們的性都是由愛啟發，不明白性背後真正的意義是愛，雲雀恭彌似乎只隱約知道，性，會讓男人獲得快感，當對一個人有索求的時候，會追求性的快感。

但他不懂那索求的名字叫「愛」。

漸漸地他發現有幾個人會固定找上他，來的目的有時是聊天，有時是公事，但大多都是做愛，於是性愛之於雲雀恭彌成為一種習慣，誰開口要求，他就和誰做。

但從不代表他的心繫著誰。

那些上門索求的人都清楚明白，那雀鳥的雙眼永遠只直視前方，在浩瀚的蒼穹中尋找他未發現的強悍，他追求強大的力量，一雙拐子血腥得那樣瀟灑，他是獵食者，天生的獵食者，從骨子裡到外皮，無論是血是肉都屬於原始的不帶一絲虛偽的本能，那樣單純，卻很危險。

性被他視為本能之一，回歸其最原始的定義，從不矯情。

里包恩是殺手，是後天培養出來的獵食者。

他是經由槍械包裝，人為打造而出的獵食者，紳士的形象不過是一副虛假的人造皮囊，

縱然他的血液也會因殺戮而沸騰，但他並非像雲雀恭彌那樣原始單純。

他啜了口咖啡，看了眼在自己身旁宛若獵豹般的熟睡的黑髮人兒，伸手撫上他的髮。

05.

任務還是終得有執行的一天。

雲雀恭彌戴起了及腰的長假髮，穿上黑色晚禮服，白珍珠項鍊掛在胸前，雕琢成新月形狀的黑水晶耳環吊在耳邊，他穿上長長的網襪，將一把柏萊塔Ｍ９２Ｆ９綁在大腿上，斯帕納發明的新型變聲器別在領口，當他把白皮帶繫上的時候，里包恩撐著頭在一旁對他說，你美得很誘人。

雲雀白了他一眼，裝作沒聽見。

「女人的衣服很麻煩。」他穿上第二件外裙和一件小外套時開口，「西裝還比較簡單。」

「原諒我找你當女伴，不過你是我心目中最佳的人選。」

「沒有下次了。」

「我知道。」里包恩輕輕地笑了起來，逗弄著手中的變色龍，「但很難說。」

雲雀穿好高跟鞋的時候不悅地瞥了他一眼，卻沒表示什麼。

他穿著一套體面的白西裝，頭上的帽子換成了白色，將變色龍列恩放在帽簷，他彎下身向雲雀恭彌敬了個禮，托起他的手在無名指上的戒指落下一個吻。

進入會場的時候里包恩向檢查人員遞出了邀請函，他的女伴向檢查人員點點頭，露出了傾城傾國的甜美微笑，對方一時失魂也沒有仔細檢查就讓他們進去了，雲雀邁開步伐的時候瞪了里包恩一眼，他笑了笑，挽起了他的手，沒有回話。

於是他們進場之後分開行動，雲雀遭到幾個女人的刁難，說是年紀輕輕就來得了這種上等宴會，不是犯賤淫蕩就是使了什麼見不得人的手段，他額角爆出了青筋，卻沒有理她們，目光不斷在會場搜尋該下手的目標，那群女人見他不回話，心裡很是不滿，拿起桌邊的酒杯就要潑他，突然一雙手臂伸了過來將他擁入懷裡，雲雀回眸，那是一個穿著燕尾服，非常帥氣的男人。

酒潑灑到地上，女人們見到帥哥紛紛變臉，虛偽地表示手滑不小心，那男人揚起一抹風靡萬人的微笑，表達並不在意這點小事，轉身便拉著雲雀恭彌走向角落。

里包恩將上好的紅酒斟入酒杯，眼角的餘光注意到了他們。

那男人將他壓到牆上，雲雀冷冷地看著他。

「你是哪位？」他絲毫沒有感激之情地道，兩手抱在胸前，「在我生氣之前，快滾。」

「喔呀喔呀？這是對幫你解圍的人的態度嗎？」

那男人笑了起來，右瞳轉變為漂亮的腥紅色，雲雀翻了個白眼，冷哼一聲怎麼又是你這陰魂不散的傢伙，轉身就要走，六道骸拉住他的手，向他敬了個禮。

「我可是很不甘心看你當阿爾柯巴雷諾的舞伴。」他輕笑著，眨眨那雙異色瞳，「還有，我現在是雷瓦諾家族的幹部之一，請千萬別揭穿我的身分喔。」

「你才別來壞我的任務。」雲雀撇開視線，隨即又回過頭來，「等等，你說什麼瓦什麼諾來著的，任務的目標不就是那首領嗎？你殺了他們幹部？」

「請別說得這麼難聽，我不過是借用身分罷了。」六道骸輕聲笑了起來，攬住他的腰，「原來如此，胸部是塞水墊進去的吧？雖然你穿起來很漂亮……唔喔！」

側頭閃過一發子彈，六道骸回頭看向舉槍的阿爾柯巴雷諾，微笑起來，鬆開了手中的雲雀恭彌，右瞳的紅色又轉為碧綠，他優雅地向里包恩掬了個躬，轉身離去。

里包恩兩三步上前走去，在眾目睽睽之下抓住了雲雀恭彌的手，對男人的背影微笑。

「你最好別對我的人有所打算，雷諾瓦的幹部柯倫恩先生。」

「真是抱歉，我一時有眼無珠，不知道那是您的舞伴。」那男人輕笑著擺了擺手，圍觀的人們議論紛紛起來，任務的目標物兼這次宴會的主辦人亦往這裡看過來，雲雀嘖了一聲，

墊起腳尖摟緊了里包恩的後頸，將頭埋進他的肩窩，現在動手並不是最佳的時機。

這次的宴會裡，里包恩喬裝成一個下階層黑手黨來參加的無名小卒，六道骸則是殺了目標家族的幹部，以幻術化為對方的姿態來參加宴會，就在場賓客的角度而言，里包恩根本不該開槍。

黑手黨對女人都是很溫柔的，也和其義大利的民族性有所關聯，不過更多時候，對他們而言，女人不過是社交手腕的一支，特別是在宴會這種場合，女人的責任就是負責拓展人脈，想辦法將伴侶的地位提升至最高，就這一點而言，雲雀恭彌明顯失格。

男人說，因為他太美了，只會吸引男人，所以無法順利地拓展人脈。

女人說，因為那賤貨的目的只是來這裡找男人的，根本不願去拓展人脈。

雲雀確實聽到了這些無稽之談，里包恩輕聲要他別在意，替他斟了杯紅酒，笑著吻在他頰上，他冷聲回道下次絕對不來宴會不做女人，里包恩只是聳了聳肩。

目標於是從主位上站起身致詞，里包恩大概聽了一下，雲雀繼續找吃的，順便甩掉不安分跟上來的六道骸，之後優雅的舞曲悠揚響起，賓客們有些繼續談天，有些則放下手中的刀叉，前往舞池與舞伴跳舞，里包恩向他招了招手，要他一起過來跳舞，雲雀撇開頭裝作沒看見，咬了一口麵包，拿起果汁正要喝下，那群愛找碴的女人就來到自己面前。

平平都是女人，澤田綱吉的老婆京子就有水準多了，果然並中出產就是品質好。

「吃這麼沒吃相，果然是下等黑手黨來的。」其中一個女人尖酸刻薄地道。

雲雀沒有答話，一口喝完了果汁。

他靜靜地看著這群女人，握著杯子的手稍稍用力了些。

「要挑出身的黑手黨也不會挑好一點，眼光差的人就是不一樣。」

「而且妳是哪裡有姿色？看，這女人的胸部小得可以呢。」

「肯定是誰開口就跟誰做愛吧？真是淫蕩得沒品，三等黑手黨孕育的三等女人。」

女人們的表情越來越囂張，幾個原本無關的女人也湊過來熱鬧，幾名男人圍繞在旁邊，有的人不時捂嘴偷笑，雲雀恭彌冷笑一聲，將手中的杯子輕放在桌上，回頭。

「就算跟誰都可以，那又怎樣？」

六道骸煞住了腳步，瞪大雙眼，里包恩壓低帽簷，嘴角揚起一抹淡笑。

宴會的群眾有的噴笑出來，有的嫌惡地蹙起眉，宴會主辦人也憋笑憋得厲害，手中的酒杯頻頻顫抖，他身旁的女人先是愣了一下，隨後也跟著笑了出來，舞池裡跳舞的人們被這裡吸引了注意，紛紛看過來，雲雀恭彌面無表情，漂亮的鳳眼冷傲地環視眾人。

里包恩撥開人群，優雅地來到他面前，敬了個禮。

「既然不懂就別亂說了，願意和我去跳一支舞嗎？」

雲雀恭彌沒有開口答應，但看這情況下不接受里包恩替他鋪好的台階也不行，他搭上里包恩的手，有些生疏地回禮，在眾目睽睽之下由他領出人群。

然後他注意到了六道骸的目光。

幾分迷惘、幾分疼痛，當中的情緒他不大明白。

06.

「你剛剛說，我不懂什麼？」

舞池中，里包恩一手放在他的腰上，一手與他相握，在悠揚的音樂演奏中他輕聲開口。

里包恩笑了笑，低頭附上他的耳畔。

「他們把你當成妓女了喔，小鳥兒。」

「為什麼？」

「因為只有妓女才會來者不拒。」

「我又不是每個人都可……」

「——我明白你的意思，小鳥兒。」里包恩輕笑起來，「但是你至少已經和四個……唔。」

「抱歉踩到了……」連忙調整好自己的舞步，雲雀斂下睫，「所以我討厭洋舞。」

「洋舞……有趣的名詞，難不成你很會跳日舞？」

「歌舞伎。」他糾正他，「多少會一點。」

「呵……這還真是令人意外。」

一曲結束，雲雀恭彌說跳累了想休息，里包恩很乾脆地答應，他與里包恩的手才剛分開，就看見宴會主辦人朝他們走來，向里包恩伸出手表示禮貌。

「你好，我是雷諾瓦家族的首領史特勞斯。」

「久仰大名。」里包恩嘴角咧開一抹笑，和雲雀互看一眼，回握史特勞斯的手。

「不知道您的舞伴能不能和我跳一曲？」史特勞斯向雲雀點了個頭表示招呼，笑道，「這位小姐不但美麗，舞也跳得不錯，面對眾人的調侃還能處之泰然，請問芳名？」

「我……」

「維也納。」里包恩代替他接了話，雲雀瞟了他一眼，「她叫維也納・艾凡。」

「非常優雅的名字。」他彎下身，托起他的手，在手背上落下一個吻，「艾凡小姐，不知道我有沒有這個榮幸邀妳共舞一曲？或許看在我的面子上？」

「當然。」

雲雀微蹲回禮，里包恩對他點點頭，下一首曲子又開始演奏，議論的聲音又紛紛響起，雲雀裝做沒聽見，不時注意里包恩的行動，他已退離舞池，在會場徘徊，尋找狙擊的最佳角度。

六道骸倚在柱子上，注視著史特勞斯的一舉一動，抿起了下唇。

「跟著我的話，妳可以名利雙收，不愁吃穿，如何？」

史特勞斯的聲音喚回雲雀恭彌的注意，他第一反應是以為自己又踩到對方的腳，先是調整好自己的舞姿，回神，這才消化完史特勞斯的提問，略帶疑惑地看向他。

「你說什麼？」

「照這樣看來，艾凡小姐目前應該是在中小規模家族間闖盪吧？」史特勞斯嘴角勾出了不懷好意的笑容，「目前的我沒有正妻，很欣賞艾凡小姐的膽識，要不就來作我的妻子如何？」

「這樣啊……」雲雀恭彌輕輕地勾起了唇角，煞有其事地思索了一會兒，眼角的餘光看了一眼里包恩，「但是我先和史特勞斯先生說好，我並不是妓女。」

「我……明白。」他明顯地愣了一下，隨後又立即恢復從容的態度，還不時陪上一副標準紳士的完美笑臉，奉承道，「真正的妓女不會有艾凡小姐的眼神。」

「我是很想答應史特勞斯先生……」他在他的舞步帶領下轉了個圈，注視著史特勞斯的雙眼，「但是別人都說作黑手黨首領的妻子會很危險，史特勞斯先生目前有沒有被任何家族盯上呢？」

「怎麼可能？」史特勞斯回答得果斷，「相信我，艾凡小姐，我絕對可以給妳優渥的生活。」

「但是我聽說……」他斂下睫一臉的擔憂，「黑手黨界最可怕最殘忍的彭哥列家族，似乎……」

「似乎什麼？」史特勞斯揚起眉，想再追問下去，欲言又止，伸手撫上雲雀的側臉，輕聲道，「先不提那個，請答應我，美麗的艾凡小姐，妳不需要感到害怕。」

「這樣也太過貿然了……」雲雀露出憂心的神情，看向里包恩，「史特勞斯先生，我還有舞伴。」

「我知道，回答我，艾凡小姐，妳愛他嗎？那個小家族的小幹部？」

雲雀沉默了很久，停下了舞步，六道骸稍揚起眉，注視著雲雀的身影，里包恩找到了狙擊的適當位置，回頭，看見停下來的雲雀恭彌，疑惑地揚起眉，稍微推高了帽子。

然後他看見雲雀恭彌回頭又看他一眼。

「——愛，那是什麼？」

里包恩噗哧一聲笑出來，雲雀恭彌也咧嘴微笑，史特勞斯才要疑惑，槍口倏然抵住他的腦門。

「再見。」

那一瞬間快得所有人都來不及反應，雲雀立刻開槍，鮮血從史特勞斯的腦袋爆出，在人群響起尖叫聲以前，里包恩也從狙擊位置開槍，連續的槍響快速得沒有間隔，好幾名家族幹部應聲倒下，雲雀恭彌丟下槍，迅速抽出拐子，彈開從人群裡射來的子彈。

里包恩的位置由會場上射擊是死角，由里包恩的角度而言卻是絕佳的位置，他很快就將具有威脅性的家族成員一一射殺，槍口開始瞄向人群中朝雲雀開槍的幾名家族成員。

雷諾瓦家族的幹部柯倫恩持槍向雲雀衝過來，雲雀恭彌毫不留情地賞他一拐，他彎身閃過，從後方勾住雲雀恭彌的脖子，槍口對準他的太陽穴，對還在向人群開槍的里包恩咆哮。

「如果不想要你的夥伴死的話！就停止對人群攻擊！」

里包恩眼角瞟向他們，宴會當中已有不少人被槍擊，他冷笑一聲，停下射擊，卻沒有離開狙擊位置，從口袋裡掏出小型擴音器，打開。

『會場上的每個人，最好都不要動。』他悠哉地開口，『誰動，槍口就對準誰。』

氣氛一下子安靜下來，雲雀對他身後的男人使了個眼色。

『有鑒於雷諾瓦家族日漸囂張的行徑，這是來自彭哥列家族的一個警告……不，應該說是殲滅才對，城堡外圍已經被彭哥列包圍，放下手中的武器投降，不然會場裡一個活人都不會剩。』

「等一下！我說了你的人在我的手中你沒聽見嗎！」

柯倫恩握緊了手中的槍，朝里包恩咆哮。

「這個應該是你們彭哥列家族很重要的女人！如果想要她活命！就給我讓出一條路來！」

里包恩的聲音靜默下來，終於連回音也完全靜止，認為還有希望的雷瓦諾家族成員拿起了槍，上膛，盤算著要怎麼跟著柯倫恩殺出一條血路。

但是里包恩笑了出來。

『你就承認你不過是想帶他逃到安全的地方去吧。』里包恩再度開口，『不過加百羅涅家族聽聞消息已經趕來了，你想單獨逞英雄恐怕是不太行了，六道骸。』

六道骸嘴角揚起一抹笑，對空鳴槍。

柯倫恩的外貌漸漸化為霧氣消散，浮現六道骸的臉孔，他拽著雲雀恭彌就跑，手中化出

一把三叉戟，雷諾瓦的殘黨咆哮著，前方通往外頭的路很快就被擋住，有人朝他們開槍，雲雀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六道骸與他背靠背面向敵人，瞥了眼身後的雲雀恭彌，優雅地戴上了地獄戒指。

「你不要誤會了，阿爾柯巴雷諾，我一向不是英雄，是強盜。」他輕笑，戒指上燃起了霧屬性的火炎，「我只是來把雲雀恭彌從你身邊搶走的而已。」

「哇喔，真是幼稚。」

『包圍住他們也沒有用的喔，各位雷諾瓦的紳士們。』里包恩開槍又擊殺一名最靠近雲雀的男人，輕笑，『抱歉沒有跟你們透露，那邊那個不是女人，是彭哥列最強守護者雲雀恭彌。』

「我可沒有要你來代替自我介紹，小嬰兒。」

『抱歉，但是十代首領給的指令是殺越少人越好，雖然我知道——你們正在興頭上。』

後來跳出來冒險的勇者明顯減少。

雲雀恭彌很乾脆地幹掉那些當面向他挑戰的勇士，群眾向中央聚集起來，棄械投降，彭哥列的部隊順利就進入城堡內，里包恩從死角走出來，大勢已定，剩下的就交給部下去處理，迪諾匆忙向雲雀趕過來，他伸手和他要西裝，六道骸在一旁鬧著雲雀恭彌穿女裝比較好看，

他毫不留情給了他一腳，進了廁所後換好西裝出來，邊走邊理領帶，那些先前羞辱他的女人全都看傻了，莫名的，雲雀恭彌產生一種些微的滿足感。

「恭彌！」迪諾看見換好衣服的他，大力招手奔了過來，「恭彌，你沒事吧？又一個人出這麼危險的任務，但是不管是阿綱還是里包恩都沒有告訴我……唔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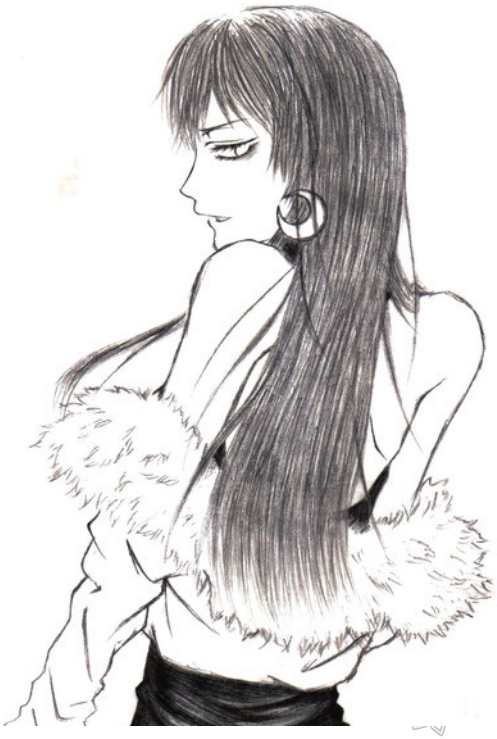
「果然是蠢學生，這種事情怎麼能告訴你？」里包恩收回踢上迪諾屁股的那一腳，將雲雀恭彌拉入懷中，「他可是跟世界最強的殺手一起出任務，根本不會有問題。」

「呵呵呵，所以我才厭惡黑手黨，阿爾柯巴雷諾。」六道骸握緊了手中的三叉戟，瞪向笑意深濃的里包恩，「——雲雀恭彌可是我的所有物。」

「如果你們是要群聚的話就馬上給我滾。」推開里包恩，雲雀舉起手，讓飛來迎接他的雲豆棲上食指，回眸，「但如果是要打架的話，我隨時奉陪。」

「我陪你打一場吧？」里包恩從懷裡掏出德國製的愛槍，微笑，「現在。」

「哇喔，樂意之至。」舉起雙拐，雲雀恭彌的嘴角綻出一個冷艷的輕笑。



《Beam》雲雀恭彌的女裝形象
繪者　小薇　2011 年

07.

至少，里包恩是個理智的人。

應該說，至少，他帶著雲雀恭彌出城堡決鬥。

跳馬迪諾雖試圖阻止，但差點就被里包恩的流彈波及而慘死當場，六道骸很快就閃人了，或許八年前的他還能拿起三叉戟和雲雀恭彌一拼，但是八年後雲雀恭彌已經蛻變得太強，強到除非有匣子和戒指助陣，否則根本無法與之為敵，但里包恩與雲雀恭彌的戰鬥，只有槍和拐子。

那次幾乎毀掉了半邊城堡。

有一、兩個雷諾瓦家族的成員趁亂逃難了，但這次的任務基本上已經圓滿成功，有意歸服的不是加入加百羅涅就是進入彭哥列，秉持著黑手黨對女人是溫柔的這點原則，那群一度看雲雀恭彌不順眼的女人全部釋放，所以，六道骸說，他討厭黑手黨。

討厭任何一個羞辱雲雀恭彌的人，討厭任何一個心懷不軌接近雲雀恭彌的人。

更加，討厭阿爾柯巴雷諾。

因為是自己家庭教師自願出馬的任務，所以無論發生了什麼，彭哥列十代首領澤田綱吉都不敢反抗，他得承認，要是沒有里包恩，就沒有現在的他，也沒有現在的彭哥列。

他去替雷諾瓦家族死去的家族成員及幹部獻完花，回程的路上來私人醫院看雲雀恭彌，他躺在病床上，剛動完手術，身體還很虛弱，剛剛才睡著。

「雖然你殺了雷諾瓦家族那麼多人我是無法反抗啦……但是你也把雲雀學長傷得太重了！」將鮮花插入床頭的花瓶裡，澤田綱吉回頭責備靠在牆上的里包恩，「而且他竟然不是因為任務受傷，是因為跟你打架才受傷的！你們在亂搞什麼啊！」

將瓶裡的鮮花稍微整理一下，他彎下身撫上雲雀恭彌的黑髮，一臉的擔憂。

牆邊的里包恩聳了聳肩，微笑。

「反正，他一定更為我着迷了。」

「什麼超自戀的說法啊！雲雀學長他……」

「我不是超自戀，蠢阿綱。」里包恩微微揚起了唇角，走到雲雀的病床邊，「他理所當然更為我着迷，因為他終於親身體會過我的強悍——不是像六道骸一樣耍耍什麼幻覺的手段，也不是像跳馬迪諾或你一樣草食動物的心軟，而且，我按照他的要求，使出全力。」

他不是我關在牢籠裡的鳥，而是我放飛出去的老鷹。

不管飛得再高再遠，他一定會往這裡飛來——因為追求強者，是他的本能。

里包恩輕聲笑了笑，轉身走出病房。

澤田綱吉看著他的背影，忍不住嘆了口氣，給雲雀恭彌留了張字條，也跟著離了開。

08.

雲雀恭彌拖了很慢才出院。

並非他的傷勢太嚴重出不了院，而是因為他喜歡在醫院多躺幾天和草食動物玩遊戲，後來山本武和獄寺隼人也相繼來探望他，多半時間他都是和雲豆玩玩，或者和時常過來這裡的里包恩聊聊天，澤田綱吉嚴禁他們再打架，但里包恩也自知分寸，他是後天培養出的獵食者，至少他不像雲雀恭彌那樣急著尋血，而雲雀恭彌似乎也多少受了他的影響，至少比起八年前還來得冷靜。

他出院之後，六道骸是第一個來找他的人。

他問，你說跟誰都可以做，是真的還是假的？

於是雲雀恭彌歪頭看著他，神情透露著幾分疑惑，點點頭，他什麼都還沒開口，甚至還沒想到要開口說什麼，六道骸就已經明白了，這個人，根本不懂愛。

搞不好就是自己一手造成的也不一定，他八年前第一次侵犯雲雀恭彌的時候，他震驚地拚命掙扎，似乎還是第一次，六道骸到現在還是想得起當初那張驚慌卻又不屈的面容。

他說，沒關係，我可以教你。

教我什麼？雲雀恭彌問。

教你怎麼懂得愛。

我沒有必要知道那種東西。雲雀恭彌回答得理所當然。我不需要愛，只需要變得更強。

六道骸失聲笑出來。

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在笑什麼，也許是因為里包恩說中了，也許是不得不承認除了他之外還有更了解雲雀恭彌的人，心很痛，沒錯，打一開始就該知道的，這個人，打一開始便不是用來束縛的。

既名為雲雀，應該飛得更高。

他說完不會放棄後就走了，雲雀恭彌不懂他到底在說些什麼，後來幾個月他時常跑去彭哥列總部，老是跟在里包恩身後，這讓特定的幾個人都看不順眼，但是對象是里包恩，沒辦法，他是世界最強，沒人能反抗他，最好也不要反抗他，因為聽說，里包恩已經向外公告，關於雲雀恭彌的事情，他不介意再多幾個敵手作為他愛槍的祭品。

他們都知道，那不是鳥兒的巢，只是他選擇降落的地方。

但是，雲雀恭彌每次提到里包恩的時候，他總是揚起了淡淡的微笑。

因為那麼難得一見，所以更加耀眼。

（完）

骸雲

Undine

Undine

2011年4月

11年，其實已經開始對骸雲感到有點倦怠了。不管怎麼寫，覺得自己總是寫不出來原來骸雲的感覺，甚至想不起來骸雲是什麼感覺，陷入了一段迷惘期，後來寫出來的都很沉悶，或乾脆就寫成虐文。

Undine這個名詞是當時在複習英文雜誌中看到的，因為這種神話生物和小美人魚的故事感覺很像，記得當時還因此去看了Discovery頻道的探索人魚影片，結果造成自己日後對人魚的印象大改觀w

故事裡的美人魚公主因為愛上王子而服下了魔藥，變成人類換來了一雙腳，然而卻因始終得不到王子的真心，最終只成為黎明的泡沫，多麼悲哀。

每個晚上都會來到水池旁邊的男人，告訴男孩這麼一個故事。

男人有著一張白皙的臉龐，漂亮的冰藍色眸子，冷若冰霜的外表下，偶爾露出淺淺的溫柔。

於是男孩每天都趴在水池旁，聆聽著男人帶來的童話故事，那水池是個不大的許願池，裡面投滿了閃閃發亮的銅錢，男孩也不是很清楚，但他隱隱約約明白，每個銅錢都是帶著美麗的希望與企盼落到池裡的，那男人也曾投下銅幣，但許了什麼願，男孩並沒有聽清楚。

又過了許久，那男人突然不來了。

沒有告別、沒有通知，什麼也沒有，就這樣毫無預警地消失了。

*

「終於到了。」

汗水沿著臉頰的弧度滴下，落到地面，旅人抬起頭，陽光有些烈，他佇立在市集的入口前，嘴角揚起一抹淡淡的弧度，有的居民熱情地和他打招呼，旅人亦笑著回應。

位於艾斯托拉涅歐王國偏遠地區的這方小鎮洋溢著濃濃的人文氣息，旅人拿下罩著自己

頭頂的斗蓬，讓一頭髮型怪異的藍髮暴露在陽光下，他捂上右眼的眼帶，帶著一身的行李走進了市集，不少小販吆和著，舉著手中的商品，旅人買了個蘋果，笑吟吟地啃了幾口，向幾位當地人問了旅館的所在位置，他順著兩道的攤販一路向前走去，卻在市集的盡頭停下了腳步。

一座白石砌成的巨大許願池矗立在圓形廣場的正中央，莊嚴而神聖。

幾隻鴿子棲息在大理石神像的肩膀上，澄澈的水從神像的手中流了出來，落進水池中濺起點點水花，一群少女們圍在水池旁，低頭祈禱著，將在手中握得發燙的銅幣擲入水池中。

也許是因為池子的氣勢非凡、也或許是因為那樣沉靜而與熱鬧的市街格格不入的氣息震懾了他，旅人睜大了眼，雙腳彷彿生了根一般，視線久久無法從那池子上移開。

那，據他的說法，就是愛情的開始。

*

「晚安，骸先生，都這麼晚了，還在寫生？」

「因為今天工作比較忙嘛，早上沒空出來，我已經快一個月沒畫她了，很不安心。」

裁縫師向他聳肩笑了笑，決定不再打擾沉思的六道骸，轉身走回店內。

從四處流轉的旅人，到決心在這名為並盛的小鎮定居下來，都只因為這座許願池，六道

骸已經在並盛定居了一年半，時常會在清晨時分出來，將水池的形貌小心翼翼地刻畫下來，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這名為六道骸的男人，街坊鄰居也會好奇打探他的消息，才知道他是國內首屈一指的名畫家兼設計師，不僅有錢又長得帥氣，雖瞎了一隻眼，小鎮裡的許多少女卻已都為他傾心。

但六道骸卻像是得了水池偏執症一般，所有他作畫的主題，都沒有離開過那個許願池。

許願池是當地有名的觀光景點，也是小鎮人們的信仰中心，只要人們日常生活有所不順，都會來到水池邊祈禱、許願、投下銅幣，據說只要對水池許下願望，多半在三個月至半年內都會成真，吸引許多觀光客來許願，而只要願望成真，居民就會一點一點地還願，所以水池的規模至今仍不斷在擴大，居民更將池子尊稱為並盛的守護神。

根據六道骸打聽到的情報，一百年前，也有個男人常來這座水池邊。

那男人，據書上的記載，從彭哥列王國來，是當代有名的文學家，當初許願池才剛興建，他很着迷於這個水池，所以每天晚上都會看見他坐在水池邊，文學家寫下關於這個水池的一點一滴，也在記者採訪時透露想將這些故事出版成書的消息，不過，聽說那本書還沒出版，年輕的文學家就先一步死去了，而書的手稿，直到現在還是下落不明。

如果有機會，六道骸還真想看看那部作品，不知不覺已經完全西下，六道骸仍坐在水池

邊描繪著許願池的神聖與莊嚴，街燈亮了起來，六道骸抬頭注視著他心目中的女神，即便在夜晚昏黃的燈光下依然很美，他低頭靠著微弱的街燈，一筆一筆繼續畫著，直到夜半，街燈熄了為止。

他在一片漆黑中將作畫用具收一收，微弱的月光灑落在石磚上，水面上浮泛著一片銀白。

「你每天都在畫，到底在畫什麼？」

冷不防一個聲音傳來，六道骸吃了一驚，弄倒了畫架。

他抬頭，一個少年坐在水池邊，一雙冷漠的鳳眼安靜地注視著他。

「你不知道嗎？我在畫這座水池啊。」六道骸微笑起來，雖然在這附近他沒看過這個少年，但他還是說出事實，將畫架重新抬起，「她很美，不覺得嗎？」

「我不喜歡美這個形容詞。」少年蹙了蹙眉，「到底哪裡美？」

「這樣的說法對我來說很失禮的，我很喜歡這座許願池。」六道骸的語氣有幾分不悅，瞪了少年一眼，卻赫然停住了動作，或許是因為月光和池水的關係，少年的皮膚有淡淡的銀白。

下一秒，他才注意到少年沒穿什麼衣服，只有一件薄薄的襯衫，長長的下襬蓋住了下半

身，他很自然地坐在水池旁，一頭黑色的柔軟短髮與黑夜揉合，雙眼像水一樣澈藍。

六道骸注視著他好一會兒，睜大了左眼。

他還記得這種感覺，就像是第一次，他看見這座水池的感覺。

「你……住在這附近嗎？」他不禁開口問，少年向他點了點頭，他愣了好一會兒，又問，「但我從來沒看過你，你是誰的兒子？叫什麼名字？」

「我應該沒有必要告訴你。」少年蹙了蹙眉，「你並沒有先報上你的名字。」

「我叫做六道骸。」他忍不住走上前，少年卻退後一步和他保持距離，六道骸見狀也後退表示禮貌，「我先前是個畫家，現在從事設計師的工作，就住在那個街角過去右排第六間房。」

「我對你住哪裡沒有興趣。」少年輕聲道，指向他手中的畫，「我比較想看那個。」

「不行，我還沒畫完。」六道骸將畫藏到背後，不讓少年碰到，勾起了淡淡的微笑，「而且你剛才可是污辱了我心目中的女神喔，我不能將她的姿態給你看到。」

「誰是女神啊……」少年露出了不悅的表情，收回了手，微皺的表情有幾分可愛。

「好了，不跟你玩了，我現在得回家把畫完成。」六道骸重新扛起畫架，向少年燦爛地笑道，「我明天下午會再過來，如果你想看我的畫的話，到我家找我或明天在這裡等我都可

以。」

「我才不屑。」

「對了，下次記得穿上褲子喔。」

少年沒有回話，六道骸注視著他一會兒，又邁開步伐。

但等他走了幾步又回頭看，那個少年已經不見了。

*

後來，只要在半夜過來，他就會看見那個少年坐在水池邊。

他的氣質沉靜而超然，但他從不在白天時出現，六道骸偶爾會在清晨時過來，憑著模糊的印象將少年畫上自己的畫布，後來他們偶爾也會聊聊天，少年也終於說出自己的名字：雲雀恭彌。

「很美的名字啊，誰為你取的？」

「我忘記他的名字了……」少年沉默了一會兒，像是在思索，「銀色頭髮，很漂亮的人，我小時候，他常來這裡講故事給我聽，目前為止，他是跟我最要好的人。」

「他是你的監護人嗎？」

「我不知道，但是他後來不見了。」

「不見了？」

雲雀恭彌拒絕再回答，六道骸也就沒有多問，他們的話題轉移到別的目標上，後來雲雀問起他與這座池子的關係，六道骸整個人都興奮起來，說出了關於他怎麼來到這個小鎮，又怎麼為這座許願池而着迷，他極力邀請雲雀來他家裡看他畫的每一幅畫，雲雀總是冷淡地拒絕了。

他們一直聊到快黎明，六道骸因疲累而稍微瞇了下眼睛，等他回神之後，雲雀又不見了。

而後，每個夜晚，六道骸都過來這裡見雲雀。

而雲雀總是每天出現在那裡，像是在等待他過來一樣。

雖然雲雀恭彌不喜歡說話，六道骸卻很喜歡他，日子漸漸地消逝，六道骸在並盛居住的日子又經過了一年，他們兩個變得親密起來，雖然一直都是六道骸單方面的主動親近，不過他總是不會做出太親密的舉動，畢竟雲雀恭彌從來沒有穿上褲子。

雲雀說，襯衫是那個銀髮的男人給他的，剩下的他都沒有透露。

「你到底是對這池子有多大的偏執啊？」

當六道骸又再一次興致高昂地描繪許願池的美麗時，雲雀用冷冷的神情睨著他。

「別這麼說嘛。」六道骸收起了興奮的神情，苦笑，「我是真的很喜歡她啊，你老愛批

評我心目中的女神呢，那我們換個話題好了，你有在這個許願池許過願嗎？」

「你是說投下硬幣，低頭祈禱許願嗎？」

「當然啊。」六道骸疑惑地揚起眉，「該不會沒有許過吧？」

「我沒有，你也沒有不是嗎？」

「你怎麼知道？」六道骸的左眼訝異地睜大，開心地笑起來，「你果然一直在看著我對吧？」

「真噁心，誰看著你？」雲雀撇過頭，冷哼一聲，「果然是個自戀的傢伙。」

「我愛這座水池勝過愛我自己喔。」他輕聲笑著，「不過，我的確有個願望沒許。」

「現在許啊。」

六道骸愣了一會兒，注視著雲雀的側臉，隨後微笑起來。

「好啊。」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枚銅幣，放在手心，雙手合十。

雲雀注視著他的臉龐，閉上眼傾聽他的願望。

「我希望，我的右眼能夠再度重見光明。」他說。

＊

「早安，骸先生，又再寫生？」

「是的，早安，裁縫先生，這是我許願後第一次畫她的模樣。」

「骸先生都這麼完美了，還有什麼願望想實現的嗎？」

「我希望我這隻瞎了的右眼能夠好起來，呵，雖然是不可能的願望啦……」

「別這麼說……呃、說起來最近我的女兒回來了，很中意你，今晚可以賞光和她吃個飯嗎？」

「呵呵，我很抱歉，不過今晚我要留在這裡畫畫。」

＊

那天街燈還亮著，六道骸照例帶著畫架來到池邊，他才剛坐下來，抬頭就看見了一個女人。

女人有著一頭金色的長髮，穿著漂亮的禮服，雙腳浸於水池中，回眸向六道骸望過來，六道骸亦注視著她，時間彷彿靜止一般，女人對他露出了美麗的笑容。

六道骸想也不想就走上前去，向女人敬了個禮。

那女人說，她就是六道骸一直心愛的池之女神。

那一晚，雲雀恭彌並沒有出現。

*

女神的現影只有一晚，隔天晚上雲雀恭彌又出現了，六道骸沒有和他提起女神的事情，他們又聊了快要一整個晚上，而後，雲雀問起六道骸瞎了一隻眼的經過。

「其實，我從出生開始，右眼就是紅色的。」六道骸坐在水池旁，望向天空，露出了苦澀的微笑，「因為父母怕我被別人當成怪物，所以他們把我的右眼給刺瞎了。」

「紅色的右眼有哪裡不好嗎？」

「當然不好啊。」六道骸無奈地笑道，望向雲雀的雙眸，「你看到不會害怕嗎？」

雲雀注視著他，沒有移開眼神，也沒有回答。

六道骸又一次注意到，他身上散發著淡淡的銀白色光芒，或許是映著月光，或許是映著池水，雲雀恭彌的眼睛像水一般湛藍，他們相視了許久，而後，雲雀捧起他的雙頰，吻在他的眼帶上。

一股柔和的感覺穿透眼罩，彷彿冷水一般沁入他的右眼，六道骸紅了臉。

「我想看你的右眼。」

雲雀恭彌肯定地，這麼對他說。

*

隔天六道骸一直捂著自己的右眼，沒有出門。

雲雀給的吻的感覺太過深刻，他拿下眼罩，看著鏡子裡自己的瞎了的眼，傷疤還是那樣的慘不忍睹，下午的時候他睡了一覺，晚上醒來的時候，他看見了不一樣的視野。

寬闊。

他猛地從床上跳起，衝到鏡子前，卻被鏡子裡的自己嚇了一跳，鏡子裡的六道骸有著一只鮮紅色的妖瞳，就鑲在右眼的位置，他退後幾步，腦中一片混亂，躺在床上沉思了很久。

然後，他感到興奮。

是池之女神賜予的奇蹟，他的右眼終於重見了光明，六道骸等不及要將事情分享給雲雀恭彌聽，他穿上外套就衝出家門，一直來到水池前，街燈還亮著，雲雀恭彌卻早已在那裡等他。

見面的瞬間，他緊緊地抱住了雲雀。

雲雀顯然吃了一驚，幾步踉蹌跌倒在地上，六道骸緊摟著他，笑了起來，像個孩子。

「你看，我的右眼好了、完全好了！簡直就是奇蹟！」他興奮地將雲雀從地上扶起，正要開口說什麼，卻又立即露出了擔心的神情，「啊……這樣的我會不會很可怕？」

「不會。」雲雀終於露出了第一抹笑容，淡淡的，很美。

六道骸注視著他，握住了他的手，讓少年冰涼的掌心緊貼在自己的右眼上，雲雀伸手摟住他的後頸，街燈熄了，四周只剩下靜寂，在漆黑之中，他們靜靜地相擁著，沒有聲音。

「你的右眼，很漂亮。」

輕聲地，他聽見雲雀恭彌說。

*

天亮前六道骸回家一趟，清晨帶著畫架過來的時候市集已經開始準備開張，一群人圍在水池旁，似乎在議論什麼，還聽見賣蘋果的老闆大聲咆哮，六道骸匆匆忙忙地趕過去，發現雲雀恭彌站在水池的神像旁，面對一大群人的指指點點，不知所措。

只穿著一件襯衫，又站在神聖的水池上，對居民而言這簡直是胡鬧。

六道骸將手中的畫架與畫筆全部丟下，擠開人群往雲雀的方向去，對雲雀伸出了雙臂。

「恭彌、下來！」

雲雀因窘迫而紅了的臉龐轉向六道骸，咬緊下唇，卻遲遲沒有跨出步伐，藍色的眸裡帶著些許淚水，求助地望著他，一個念頭猛然閃過六道骸的腦海——該不會他根本不會游泳？

水池有兩公尺多深，憑雲雀的身高根本不可能踩到底，六道骸脫下外套跳進池子裡，游到接近神像的地方，再一次對他伸出手，堅定的眼神彷彿訴說著——我會接住你。

雲雀猶豫了一會兒，還是跳了下來。

激起了一陣很大的水花，六道骸精準地接住了他，雲雀抓著他的手臂，也許是因為陽光的關係，他的體溫比先前都要溫暖得多，骸抱著他慢慢游回池邊，小心翼翼地將他拉上來，雲雀緊緊摟著他的肩膀，像尋求安全感的孩子般不肯放手，六道骸輕拍著他的背安撫他，圍觀的人群漸漸離去，他僱了個小孩替他把作畫用品帶回去，而後才扶著雲雀一步一步走回自己家中。

他看起來非常虛弱，一路上還不停咳出了水，六道骸擔憂地注視著他的側臉，或許在他趕來這裡前，雲雀就已經溺水過不少次，真不明白他到底是怎麼游到神像旁的。

一帶他進入家門，六道骸就將雲雀抱到沙發上，升起爐火，在他身上蓋了件毯子，雲雀的身子還是抖個不停，薄唇微微發顫，似乎想說什麼，但牙齒咯咯顫抖根本不聽使喚。

「好點了嗎？」六道骸走了過來，將熱茶遞給他，柔聲道，「為什麼要爬到那種地方？」

「我……人……」他咬緊下唇，抱緊了身上的毛毯，沉默了好一會兒，泛白的雙唇微啟，他閉上眼，像是從驚嚇中稍稍平復，輕聲道，「我有很重要的東西……放在那裡……」

「很重要的東西？」

「我回不去……那是那個人、最後給我的東西……」

「哪個人？」

「在神像的心臟那裡、我放在心臟那裡……！可是我拿不到！」他的神情又慌起來，揪住六道骸的衣領，「去把它鑿開……！骸、快去把神像鑿開！把我的東西拿回……」

「你別鬧了，恭彌！」六道骸抓住他兩手的手腕，狠狠地打斷了他的話，緊蹙的眉透著憤怒，「我不可能對我的水池做這種事情！居民不會同意！池之女神也會因此而傷心的！」

雲雀恭彌放大了雙瞳，錯愕地注視著六道骸，陷入沉默。

「池之女神……是誰？」良久，他才愣愣地開口。

「我還沒和你說，對吧？」六道骸嘆了口氣，在他身旁坐下，將手中的熱茶放在桌上，「那天你沒有出現的晚上，我遇見了一個很美的女人，她說，她就是許願池的女神。」

「那是什麼東西……怎麼可能……」

「你不要因為你不喜歡那座池子就不相信好不好！」六道骸不悅地看著他，吼道，「我是真的看到了！因為我喜歡那座許願池，所以女神回應了我的感情！這是千真萬確的！鎮上本來也就有傳言、說許願池的女神會回應一個人強烈的心意而出現！而我確實見到了！」

雲雀似乎被他這一吼給愣着了，他什麼都沒有再說，只是低著頭，似乎在哭泣，卻沒有眼淚。

六道骸嘆了口氣，摸摸他的頭，拿了件褲子要他穿上，便出了家門。

*

那個晚上，當他確認雲雀已經入睡之後，又離開家來到水池前。

池之女神在那裡等著他，六道骸和她說他的眼睛已經好了，一切都要感謝池之女神的奇蹟，女神笑著，說想看看六道骸的右眼，但當眼帶一拆下來，他看見女神的眼裡閃過一絲恐懼。

「對不起，這隻眼睛嚇到妳了。」六道骸愧疚地道，低下頭，「果然還是瞎掉得好。」

「我、我沒有這個意思的，骸先生。」女神溫柔地安撫他，卻聽得出她的聲音有些顫抖，「只要你重新拾回光明就好了，我為你感到很高興。」

「妳是說真的？」六道骸微笑起來，女神向他點了點頭。

「我也一直喜歡著你，骸先生。」女神柔聲道，一頭金髮隨著夜風輕輕飄揚，「你一直在這裡畫著我，你的快樂就是我的快樂，我願意成為你的妻子，和你相守到老。」

「可是，妳是女神，我是人類啊。」六道骸苦笑道，「我們不能在一起的。」

「我可以為了你變成人類，骸先生。」女神微笑起來，「就讓我們結為連理，好嗎？」

六道骸那時候的意識有些模糊，也許是因為沒睡飽，也許是因為心中還惦記著雲雀，他

答應了池之女神，約好三天後的夜晚在教堂內舉行訂婚典禮，一個星期之後，他們將在全鎮的居民面前完成婚禮，走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在想，這樣的決定，究竟是對還是錯。

＊

他一直沒有把這件事情告訴雲雀恭彌。

自從雲雀住進他家裡之後，他們很少說話，六道骸還是動不動就往池子跑，雲雀從來沒有一次跟過去，也許是因為那天的事情對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創傷，他多半都是待在六道骸的屋裡，看著他曾經畫過的畫，他的氣質還是那麼安靜，甚至比之前更少說話了，偶爾他會伸手撫上畫裡的許願池，六道骸總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他別碰，他才會默默地收回手。

六道骸也曾問過他家究竟住在哪裡，但雲雀總是避而不答，他也只有讓他先住下來。

另一方面，六道骸的右眼康復的事情一下子就傳遍了整個小鎮，大家都讚嘆這是並盛守護神的奇蹟，吸引更多人去許願池邊祈禱，六道骸也向大家敘述了池之女神的故事，孩子們都聽得津津有味，雖然還是有人露出不以為然或是嘲笑的表情，但六道骸在一夕之間就成為小鎮上的名人，當六道骸坐在池邊畫畫的時候，甚至有孩子來找他要簽名。

然後，第三天的晚上終於來臨。

六道骸在反覆確認雲雀睡著之後關上了燈，走出家門。

他一路來到池邊，看見池之女神穿著純白的禮服，在那裡等待著他，六道骸上前親吻她的手背，說她今晚非常美，女神稍稍紅了臉，對他露出了笑容。

他們手挽著手一路往教堂走去，愉快地談天，卻完全沒有注意跟在他們身後的雲雀恭彌。

早該知道事情沒有那麼單純。

自己都已經住進六道骸家裡了，他還每天半夜跑去水池邊，雲雀恭彌冷冷地瞪視著前方那個女人的背影，該死，真該找個機會除掉她，兩個人手挽著手是想去哪裡？

他一路尾隨他們，直到看見六道骸與女人一同走進了教堂，分明是半夜了，神父還沒睡，雲雀從門縫偷看他們，看見神父似乎對他們說了些話，兩人對著十字架祈禱，雲雀不太懂，他試著將門縫推得更開一點，卻引來了六道骸的注意。

「恭彌？」

他異色的雙眸望向門口那個熟悉而瘦小的黑色影子，揚起眉。

雲雀縮了下身子，轉身要走，六道骸先一步跑上前來抓住他的手。

「你在這裡幹什麼？你不是睡了嗎？」

「我來看你這麼晚了在幹什麼。」雲雀冷冷地道，「放開我。」

六道骸鬆了手，注視著他，無奈地嘆了口氣。

「好吧，一直瞞著你是不太好，雖然你好像不是很喜歡水池。」六道骸拉著他的手進教堂，將他帶到池之女神面前，對雲雀微笑，「看，這就是我跟你說過的池之女神。」

「骸、骸先生，我不是說請別和任何人提起的嗎？啊……」女神的表情閃過一絲驚慌，收到雲雀恭彌凶狠的瞪視，她害怕地躲到六道骸身後，不敢說話。

「許願池裡才沒有女神。」雲雀惡狠狠地道，「她是假的！」

「看吧，骸先生，就是有人不願意相信。」女神露出難過的神情，神父挑了下眉。

「我說……恭彌、為什麼事實都擺在你眼前了，你就是不肯相信呢？」六道骸抓住雲雀的肩膀，語氣透著幾分不悅，「女神為了我變成人類！現在就站在我的面前啊！」

「她本來就是人類！」雲雀恭彌厲聲反駁，狠狠推了女神一把，「什麼叫做『為了你變成人類』？笑話！我不管傳說怎麼寫的、告訴你！許願池裡根本就沒有女神！」

「夠了！！」

六道骸毫不留情地撞開雲雀恭彌，他因腳步踉蹌撞到了一旁的椅子，抬眸吃驚地看著六道骸，而他用憤怒的目光瞪視著雲雀，近乎殘忍而冷酷的顫抖語音輕聲開口，「雲雀恭彌……你根本就不明白許願池對我有多重要、根本不明白我有多愛她！是她讓我在這裡留下來！也

是她治好了我的右眼！你只不過是每天半夜不回家、在水池旁遊手好閒的暴露狂而已！有什麼資格控訴她！我已經跟女神說好要結婚了！你要是因此不滿的話、現在就可以離開啊！」

雲雀恭彌的雙瞳在瞬間放大。

水一般湛藍的眸裡滿是絕望，他開口，卻什麼也說不出口，咬牙，轉身跑出了教堂。

「等、恭彌……！」

驚覺自己說得太過分，一陣焦急感湧入心底，不顧女神在身後的叫喚，六道骸匆忙追了出去，門推開的瞬間，他感到一陣強風迎面襲來，帶著重到難以想像的溼氣，好像自己被迎面潑了一桶水的感覺，一股寒意從背脊直竄上後腦，六道骸本能地閉緊了眼。

等他睜眼之後，雲雀恭彌已經不見了。

*

之後雲雀恭彌就像完全消失了一樣，人間蒸發，六道骸以為他跑回家了，卻沒有看見他，以為他可能是去哪裡消沉了，也許很快就會回來，但不管六道骸怎麼等，雲雀都沒有再出現。

然後，他發現許願池的水不再流動了。

會不會是因為女神已經變成人類的關係？六道骸問自己，這樣一來他寧願不跟女神結婚，也想持續保有水池的美麗，第二、第三天，水池漸漸開始發臭，再也沒有人許的願望成

真過，六道骸很難開口說出一星期後的婚事，倒是聽說裁縫師的女兒最近也要結婚了，喜帖發到這裡來。

而後，不管他是不是在水池邊等了一整晚，雲雀恭彌也沒有再回來了。

六道骸愧疚得根本沒心情去管水池，他沮喪了好幾個晚上，茶不思、飯不想，其實他一直很喜歡雲雀，只是一時失控才會那麼說，六道骸在家裡等了很久，雲雀恭彌究竟去了哪裡？他住在哪裡？有沒有餓著肚子？或許在哪裡又溺水了？等他回來，六道骸想和他好好道歉。

但無論他等多久，雲雀恭彌再也沒有出現了。

直到婚禮該舉行的前一晚，神父跑來找他。

「我正要去水池邊呢，請問有什麼事嗎？」六道骸擱下手中的畫架，問。

「我有件事情該跟你說，應該說……我得向你告解，我不是故意要欺騙你的，只是因為手頭有點緊，對方又願意給錢，而且，鎮上不少人都已經被收買了，所以……但是池子突然變成那樣子，鎮上最近又發生不少倒楣事，好像守護神在痛責我們一樣，我良心不安啊……」神父露出了愧疚的神情，態度非常嚴肅，六道骸疑惑地揚起眉，神父附在他的耳邊悄聲說話。

他說，那天的池之女神是假的。

鎮上誰都知道，那是裁縫老闆到外地去留學回來的女兒。

神父說完就匆匆走了，六道骸的心卻全被絕望佔據，他跪倒在地上，腦子先有一陣完全空白，朦朧之中，他想起了雲雀恭彌，眼淚不由自主地落下，他在心裡痛罵自己無數個白痴。

——他把雲雀恭彌給逼走了，只因為一個女騙子。

那晚他拿的不再是作畫工具，而是錐子和鋸子，他跳進發臭的水池裡，游到神像旁，爬上去，在漆黑之中尋找神像心臟的位置，拿起錐子開始瘋狂地鑿。

如果雲雀恭彌所說的都是真的，那麼埋在神像心臟裡的究竟是什麼？

六道骸敲了一整個晚上，他把神像的左胸口鑿穿了個大洞，裡頭有個木盒子，他小心翼翼地高舉在頭上，游過一池子的汙水，故不得一身的髒臭，回到家打破了盒子的鎖。

盒子裡面是一疊疊的紙。

紙張已經有些泛黃，上頭有著娟秀的筆跡，六道骸看著筆跡，猛然想起了一百年前待在這個小鎮的文學家，他跑上閣樓拿下了書，核對筆跡後，發現這竟是那失蹤了百年的手稿。

那文學家最後是在彭哥列與艾斯托拉涅歐的戰爭中，被小鎮的居民用石頭給砸死的。

文學家的名字，叫做阿諾德。

＊

十月三十一日，天氣晴。

風已經帶來深秋的涼意，半夜輾轉難眠，我走到剛建好不久的許願池邊，裡面一枚銅錢也沒有，我在池邊坐下，一個裸著的男孩突然從水池裡探頭而出，用水色的雙眼注視著我。

我以為那是在池裡游泳的小孩，想拉他上來，卻發現男孩浸在水裡的部份沒有身體。

水神，我只能這麼形容那個神奇的孩子，他的眼像星星一般明亮，頭髮像夜色一樣漆黑。

十一月三日，天氣陰。

我又遇到了水神，他似乎很願意和我交談，我帶了一件襯衫給他，似乎太大，不過水神告訴我，他長大之後可以穿，我們很聊得來，雖然他只是個剛誕生沒多久的孩子。

我給他取名，叫雲雀恭彌。

十一月十八日，天氣陰。

恭彌今天心情似乎很好，我警告他不准隨便出現給別人看到，至少給別人看到的時候，他的身體也不能泡在水裡，恭彌答應得很快，天知道他有沒有記到腦袋裡去，不過，我想他的腦袋肯定也是由水構成的，他今天坐在我懷裡，我的手甚至可以很輕易地穿過他水構成的

身體，恭彌告訴我，那是因為他還不夠成熟、力量還不夠的緣故。

十二月四日，天氣雪。

縱然夜晚很冷，我還是到恭彌身邊去。

他從結冰的池面冒出來，身體像冰一般冷，他抱住我的感覺像身體貼著一個大冰塊。

我開始說故事給他聽，他似乎很喜歡安徒生童話，我把人魚公主的故事講完的時候，小小的恭彌大哭起來，不管我怎麼安撫都沒有用，我問他為什麼哭，他說以後會告訴我。

二月九日，天氣晴。

漫長的冬日過去了，彭哥列和艾斯托拉涅歐的關係似乎很緊張，我不能再留在這個村子裡，但是我還是想陪著恭彌，就算當朋友的日子不常，他已經是我無法放下的存在，許願池裡已經開始有人投下銅幣許願，今晚我去看恭彌的時候也投下了一個。

我和他說，希望他能得到幸福。

三月十二日，天氣雨。

戰爭開打了，也許這是我最後一次陪在恭彌身邊。

我決定把這份手稿全部留給他，他和我說會把手稿放在神像的心臟裡，誰也拿不到，我們一直談到早上，雖然我沒有說什麼時候可能會死，恭彌也終於和我說明了美人魚的故事。

恭彌說，凡是愛上人類的水神，就會失去力量變成人類。

但和人魚公主不一樣的是，水神沒有七天的時間決定，也沒有為他割下頭髮的姐妹，更沒有殺了王子的機會，一旦得知對方愛的不是自己，水神就會化為水氣而死，永遠地消失。

或許我當時真不該許那個願的。

因為，我希望恭彌永遠都不要消失。

阿諾德　在並盛小鎮

*

六道骸一頁一頁地翻著，天漸漸地亮了，淚水滴到了紙張上，他無法自主地痛哭失聲。

但無論他再怎麼後悔，卻無法挽回了。

雲雀恭彌再也不會回來了。

於是那天早上遲遲等不到新郎的新娘子派人來六道骸家中尋找，門敲了半天都沒有回應，居民合力撞破了門，卻只看見倒在地上的六道骸，割腕死了。

在血泊之中，他帶著痛苦的神情，用那只鮮紅色的妖瞳，憤恨地注視著人們。

（完）

初霧雲
睡美人

睡美人

2011年7月

《睡美人》這篇文從未發表過，因為太超展開了。

這篇文的靈感來自漫畫家由貴香織里的《路德維希革命》，因為當中對睡美人的發想太有趣了，才因此催生了此文。而我對初代首領的私心，也已在文中浮現了。

傳說中有座古堡，古堡的高塔裡有個美人，美人沉睡了一百年，一百年後仍沒有人喚醒她。

直到有一天，一個騎著白馬的王子來了，他英勇地殺死巨龍、斬破荊棘，上了高塔，親吻睡美人的唇，於是停止的時間又恢復了，睡美人與王子從此快樂的生活在一起。

——已逝去的時間是不會回來的。

沒有人能違抗世界的定律，管她是睡美人還是什麼的。

笑話。

＊

「憑什麼？」

雙腳放肆地置於桌上，水藍髮色的男人輕蔑地冷笑，毫無血色的唇勾出一道輕蔑的弧度，「撿回你被困在死城的祖先的骨骸？開玩笑，這干我屁事，而且死城什麼的都是傳說了，誰信啊？」

「可是爺爺說這是他臨終前的願望……我付你三倍的酬勞，拜託了。」穿著一身中國紅唐裝的委託人露出為難的神色，「不是傳聞死城的時間都是停止的嗎？雖然都過了五百年啦……」

「我才不幹。」男人冷笑一聲，將手中的槍塞進口袋，起身，「我的實力才不是拿來耍

寶用的。」

「才不是要寶！」一個黑髮的小男孩抓著委託人的衣角，咬牙切齒地從委託人身後探出頭來，「死城真的存在！我以後長大會自己去把爺爺的爺爺的骨骸找回來！膽小鬼！」

「啊啊？你個死小鬼說些什麼？」額角冒出一條青筋，男人攢緊了拳頭，往小孩的方向走去，「個頭這麼小，口氣倒是大得很嘛，說我膽小鬼？要不要讓你見識一下我膽不膽小啊？」

「請別對我的孩子動手，斯佩德先生。」委託人臉上一直保持的笑容瞬間消失無蹤，紅褐色的眼眸閃過一道尖銳的殺氣，他俐落地揮開斯佩德的手，冷聲道，「恭彌，你也快跟客人道歉。」

「我、我不要……！」

「快點。」

「對不起。」小男孩咬緊了下唇，撇過頭，輕輕蠕動了唇角，聲音小到幾乎聽不見他說什麼。

「嘖。」斯佩德起身，睨著那孩子不甘心的眼神，沉默了好一會兒。

「斯佩德先生已經是我們找遍全國的勇者之後才找到的。」委託人摸摸小孩的頭，神情

又恢復了方才的溫和，語音懇切，「不過，去過的勇者雖然都簽了切結書，卻沒有再回來。」

「你自己為什麼不去？」

「當然我自己也有去過。」委託人微笑道，「但是我在城堡的門口就被堵住了。」

「被堵住？」

「是的，我看到幻覺。」委託人彷彿想起了往事，低下頭，「強烈而近乎現實的幻覺，我差點在那裡喪了命，從此，我拜託的都是熟悉幻覺的術士。」

「但是他們都沒有再回來？」

委託人點點頭，沒有說話。

「……我知道了。」嘆了口氣，斯佩德扶上額，嘴角勾出一道妖冶的弧度，「可別太小看我了，說到幻術，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贏得過大爺我，報酬什麼的我不需要，你只需要在我回來的時候，幫我弄上報紙頭版就行了，呵，什麼祖先的骨骸，我就幫你撿回來吧。」

「真的？那就萬事拜託了。」委託人露出燦爛的笑靨，他身旁的孩子鼓起了臉頰。

*

死城，意即死亡之城，但事實上，死城是一個國家，照著委託人的說法，死城就座落在聖山的深處，五百年前，死城是個繁榮先進的國家，國力強大，疆域也擴及整片大陸，凡是

要去向國王朝聖的使者，都必須要進入聖山，翻越一個又一個危險的山谷，才抵達得了這富庶的王國，因此，那裡又稱作烏托邦，是被上帝所庇護的王國，所有的傳說與神話都來自那裡。

但有一天，撒旦放出了無數的妖魔，在一夕之間摧毀了王國。

國王慘遭殺害，人民驚嚇逃竄，妖魔肆無忌憚地摧毀著房屋、稻作，人民全數慘死，烏托邦一夕之間成了「死城」，縱然還是傳說有少部分的王室逃出了國家，遼闊的版圖卻還是在短短幾星期內分裂成數塊，戰爭四起，烽火燎原，經過了整整一百年，整塊大陸才又重新安定下來。

上帝憐憫悲哀的王國，暫停了死城的時間，燒瞎了所有妖魔的雙眼，懲罰他們永遠做死城的侍衛，又使城堡被層層的荊棘圍繞，城內的亡靈能夠安息，聽說就算現在到那裡去，還是看得見保存完整的人民屍體、停止流動的河水，除了四處走動的盲妖魔，整個王國都是死寂的。

那些資料，是根據委託人的口述資料，和兩百年前去過那裡的一個探險家留下的紀錄。

聽起來挺假的……我該不會是真的被那個東方人給耍了吧？」斯佩德看著手中的一疊資料，拍拍身下的白馬，要他速度再慢一點，打了個呵欠，「照著地圖，還要走三天的時間

嗎？」

關於死城國王的傳說，才是多得不像話。

有人說，他的雙眼是藍寶石，他的皮膚是水晶，他的髮是一顆顆的碎鑽，他落下的眼淚都是一粒粒珍珠，他的王冠是鑲滿紅寶石的純金，他身上的盔甲也是黃金，這些傳言目前為止已經吸引了數以萬計貪才的盜墓者及探險家去過，但真正回來的，卻只有兩百年前那一個。

斯佩德揉了揉疲倦的眼睛，將資料翻到下一頁，關於探險家留下的文獻，委託人已經幫他擷取過了，雖然這本書的紀錄內容已經被無數吟遊詩人改編成不少童話，也有人說根本是那探險家憑空想像出來的，但按照委託人的說法，他去死城看到的畫面，的確和探險家描寫的都一樣。

「胡說八道……沒有親眼見到的事情，誰會相信啊。」將資料卷起來收進口袋，斯佩德打了個呵欠，拉住韁繩，從馬背上跳下，「嘖，還要升火紮營，早知道該要個酬勞的。」

聖山是傳說中上帝所居住的山，也有說法是聖山是上帝所祝福的山，不管哪一個才是對的，斯佩德既不相信上帝，也認為自己沒必要去遵守一些進入聖山的規範和禮儀。

他簡單升起了火，去水邊取了點水，拜託，現在什麼時代了，手槍都發明了，誰還相信什麼

死城的傳說，斯佩德懶散地打了個呵欠，將蔬菜和碎肉全丟進鍋裡煮，反正進了死城大概也只會看見一堆骨灰，地上隨便抓幾把土回去交差就可以出名了，誰理他委託人的祖先長什麼樣子。

「不過那國王……」斯佩德思索了一會兒，「如果真是寶物構成的，倒是值得一看……」說不定還能發個財，看看死城裡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搜括好了，如果那真的是如傳說中富庶的王國，應該有不少錢才和金子可以拿，他又從懷裡掏出探險家記述的資料，閉上了眼。

第一天，我在當地人的領導下抵達了中繼站。

這裡夜晚能聽得到猛獸的聲音，也聞得到冒險的味道。

*

第二天的路途較不安穩，何況那批白馬還耍了脾氣。

斯佩德索性直接操控馬匹的精神，逼迫牠繼續往山裡走。途中經過一處泉水，清澈的甘泉源源不絕地從石壁上湧出，斯佩德讓馬喝喝水休息，自己也補充了瓶裡的水。

「石壁上湧出的水啊……」啜了一小口泉水，斯佩德思索了一會兒，「該不會這就是童話裡的許願水吧……什麼回答矮人的問題再喝下之後就可以無限再生之類的，還真是有夠會

掰的。」

「不見得吧。」

手中的水瓶落到地上，斯佩德猛然回頭。

那是有些沙啞而恍惚的音色，但無論他怎麼觀望，都沒有任何人，斯佩德嚥了口口水，從槍袋裡抽出手槍，上膛，憑自己的靈敏度不可能感覺不到人接近，除非真的有什麼矮人還是妖精。

「出來，不要裝神弄鬼。」

「是嗎？那你是怕神還是怕鬼？」

這次斯佩德確定了，他憑著直覺，將手槍指向聲源。

——然而，那卻是他身旁正在喝水的白馬。

「……錯覺嗎？」

「別當成錯覺比較好，勇者。」馬匹抬起頭來，吁了口氣，看向他。

「幹！委託人給我這什麼鬼馬！」一瞬間臉色刷得慘白，斯佩德一連退後了好幾步，直接扣下板機，然而那馬卻靈活地偏頭，閃過了應該命中額頭的子彈。

「再對我開槍，我一腳踢死你。」

「是有沒有這麼靈活的馬啊！」

「如果我是你，我會冷靜一點、省下子彈。」

「誰冷靜得下來啊！」

「那這樣行了吧。」白馬又吁了口氣，優雅地退後了幾步，微微彎下身子，「我不會對你攻擊，要攻擊的話今天早上就攻擊了，幹麻還等現在？」

「好……那、那你先告訴我，你是什麼鬼東西……！」斯佩德喘了好幾口氣，握著槍的手不停顫抖，「是這附近有幻術士、還是你真的是什麼矮人還是精靈的鬼魂？還是……」

「我是人類。」馬匹眨了眨長長的睫，往前走兩步，又舔了舔冰涼的甘泉，「這裡的水是從死城河水的源頭流出的，又叫作『上帝的眼淚』，喝下的亡靈會得到祝福，所以我才能說話。」

「那……我喝了應該不會怎麼樣吧？」斯佩德愣了愣，「等一下……所以，你是亡靈？」

「我住在死城。」白馬瞟了他一眼，「昨天晚上進入你這匹馬的身體裡，看你腦袋裡盡是一些不乾淨的東西，喝下上帝眼淚反而能順便淨化一下你的身心吧……算了，死城都死了，你要拿什麼財寶，盡量取好了，不過只有一項不能拿走，那就是國王的身體。」

「為什麼？」將槍收進袋子裡，斯佩德撿起地上的水瓶，用泉水洗去了泥土與青草，重

新裝了一瓶，裝作不經意地瞟了白馬一眼，「因為他的身體真如傳說中所說的，是珍寶構成的？」

「你不需要知道這一點。」白馬閉上了眼，露出了像是人類般沉思的神情，過了半晌才又重新睜開雙眸，「……現在開始，我會負責領導你進入死城。」

「我怎麼能相信你？」斯佩德警戒地問，白馬望向他，「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有其他的用意？或是這只是個陷阱？沒有人會隨隨便便領導一個陌生人進去自己祖國偷寶物的吧？」

「只有你才能讓整個死城醒過來。」白馬吁了口氣，轉身，「如果水喝完了，就走吧。」

第二天，我們來到了許願水邊，說是許願水，其實也只是從岩壁上流出的水而已，這是從死城大河的源頭流出來的水，別名「上帝的眼淚」，這些，是喝了泉水之後，我的馬告訴我的。

馬說，他是附身在馬上的死城住民，要我去破除死城的詛咒。

他帶領我往死城的方向去，再往前走，我看到了傳說中的死亡谷。

「這個峭壁也陡得太誇張了吧……」

白馬載著斯佩德來到懸崖旁，在河水切割出來的兩崖間，僅有一座破爛的吊橋支撐著，下方就是深不見底的死亡谷，斯佩德跳下馬，在斷崖邊小心翼翼地觀望了一會兒，回頭看向白馬。

「喂，這要是走得過去，我的椅子割下來給你當頭作。」

「說得也是，一百多年前還有人常來探險，不過隨著這座吊橋越來越壞，就沒有什麼人再來了。」白馬用前蹄跺了跺地面，「十年前還有來一個東方少年，不過他最後跑了……」

「啊……這麼一說……」委託人是有提過他是繼探險家後第二個成功到達死城的人，雖然最後並沒有進到國王的城堡裡，斯佩德困擾地撫上額，「算了，那不是重點，重點是，我要怎麼過去？」

「飛吧，我載你過去。」白馬扭了扭屁股，一雙巨大的翅膀從他的體側生出，簡直像極了傳說中的天馬，斯佩德微瞇起眼，在白馬顧著展開翅膀的時候，閃過一抹冷峻的笑靨。

「怎麼了？很訝異嗎？」

「我這一定是在作夢對吧……」

「沒有我指引的勇者都掛了。」白馬露出驕傲的神色，蹭了蹭四蹄，「通過死亡谷後會是流沙，我會帶你飛過去，別看地圖，看那個要花上兩天時間，由我載你，只要兩小時就到

得了。」

「好吧。」斯佩德聳聳肩，跨上馬背，「我會暈，別飛太快。」

白馬長嘶了一聲，巨大的雙翅扇出氣流，奔馳了一會兒，飛升上空。

——每個探險家，請務必注意。

別讓你飛翔的馬載著你超過兩小時，死亡谷後方的花海有毒，光是飛過上空都會散發致命的毒氣，你的馬會低空飛行展現他們的實力，請務必保護好自己。

天馬飛過死亡谷，後方是一大片的花海，斯佩德拿出手帕捂住口鼻，這匹瘋狂該死的白馬果然在花海上空來了個迴降急轉彎，巨翅與氣流揮起了漫天的花瓣，而後又急速上升，繼續向前飛行，回頭看見斯佩德安然無恙地坐在馬背上，接著又轉過頭去，再飛，是險峻的沼澤，然後，如白馬所說，他們進入到了一大片的沙漠，枯木沉沒在沙堆中，還有正在活動的流沙。

斯佩德稍揚起眉，這樣大的沙漠竟看不見任何枯骨。

他掏出口袋裡的懷錶，時間顯示是下午三點十八分。

你的馬，在喝了泉水之後就不再是你的馬。

牠的靈魂已被妖魔食盡，勇者們，若你們還沒有因他的計謀而中了花毒，就別等牠原形畢露才動手，在烈日的照耀下，你的馬會現出他本來的姿態，若不及時殺掉他——你就會成為祭品。

美麗的翅膀漸漸變型，白馬漸漸成為了黑馬，身體不斷地膨脹，光滑的毛皮上，也出現了厚厚的龍麟，斯佩德露出一抹冷酷的笑靨，右手往一旁的空中伸出，一切果然如他所想，那條巨龍回過身來，露出尖銳的森白的利牙，張開了血盆大口。

一把鐮刀迅速從斯佩德的右手中化出。

「呵呵呵，果然，有時候這種誇張的記載也是得信一下。」

巨龍吃了一驚，這水藍髮色、手持巨鐮的男人，厚重的斗篷因風的吹拂而飛揚。

在這一刻——他的神情比妖魔更森冷。

宛若降世的魔王。

「你、你究竟是誰……！」

「如果你的主人是撒旦，愚蠢的妖物……」他緩緩地舉起長鎌，利刃上頭閃出一道森白的光線，血色的右眼閃過黑桃的記號，「我就是你主人在人間的容器——回地獄去吧，蠢馬！」

白光劃過，鮮血宛若雨水般澆灌了沙漠的細土。

龍頭與龍身全然分開，從高空狠狠墜落地面，斯佩德冷笑著，收起了鐮刀，身子往後飛了幾呎，以蹲姿降落在沙地之中，雙腳下陷進沙土中直至腰部。

「以為我會被會說話的馬嚇到？哼呵……沒見過和撒旦訂契約的人類是吧？」將雙腳從沙堆中拔出，斯佩德嘆了口氣，「不過，要是他再晚一點變回來，我就可以不用自己走了。」

話才剛說完，黑色的物質瞬間從龍屍身上釋放出來，快速凝聚，往死城的方向飛去。

原本的巨龍，變回一匹斷了頭的白馬。

「逃走了……不，是靈魂？我想想……那個探險家是怎麼記載的？」

妖魔對我說，只要吞噬一個人類的靈魂、挖出他的雙眼，他們就可以恢復視力，不必活在日日夜夜無盡的黑暗中，縱然不能解開上帝要他們守護死城的詛咒，至少，他們不會隨隨便便就被成功進入死城的勇者砍傷，也不會再去撞到城堡上纏繞的荊棘，把自己弄得傷痕累

累。

所以，他們才讓靈魂順著河流一路逃出去，欺騙每個來這裡探險或尋寶的勇者。

雖然同情，但是我不能把眼睛給牠。

所以我告訴他，等我到了死城，我會將他帶離那塊詛咒之地。

當妖魔對我說謝謝的同時，他的身體開始粉碎了，耀眼的白光從他身上綻出，然後，他消失了。

我沒有消滅他，也許，是上帝原諒他了。

謝天謝地，我的馬還活著，我牽著牠，離開了纏繞著死亡氣息的沙漠。

「耍什麼帥啊……我可是把我的馬毫不留情地砍了啊……」將資料重新收回口袋，斯佩德嘖了一聲，「既然可以超渡的話，為什麼不寫明超渡的方法啊，蠢貨。」

沙漠看來只剩一小段，前方就見得到綠洲、然後是綠蔭，不過看來還是有山得爬，斯佩德抬頭望向前方的山峰，不是很高的山，如果有馬的話或許很快就能抵達，想到這裡，他又更懷念那批被他砍成兩半的馬，斯佩德嘆了口氣，認命地繼續向前行。

剩下的路途很順利，非常和平。

一路上都有字跡模糊的老舊石牌指明往王國的方向，斯佩德對那些古蹟上的字研究了許久，看來從前這座王國叫做「雲」，烏托邦只是別稱，死城也只是後人的稱法。

一路上野獸不少，斯佩德能避則避，大概在走到半山腰時天就黑了，他從口袋掏出火柴，升起營火，附近找不到水源，他只能拿今天早上裝的水，右手一轉，長鎌又化為黑霧散去，他將手槍掏出，反覆確認槍枝的性能，而後從背包裡掏出幾包乾糧，也算解決一餐。

如果那個蠢妖魔說得沒錯，死城裡會有一大堆拿也拿不完的財寶。

雖然不是必須的，他對成為富翁也沒有興趣，不過一趟冒險可以拿回財寶，聽起來也還挺帥氣的，最令人垂涎的，大概就是那個國王的屍體了，斯佩德想像著他藍寶石的雙眼，水晶的皮膚，一顆顆的碎鑽串成的髮，珍珠眼淚淌在他的頰上，王冠是鑲滿紅寶石的純金，以及黃金的盔甲。

聽說他死的時候，還很年輕。

如果死城的時間真的是暫停的，那麼那位統治了遼闊版圖，擁有富庶之地的王者，究竟會是生得怎樣一張臉？如果他被妖魔所殺，那麼他的死狀又是如何？

斯佩德想著想著，雙眼漫不經心地注視著熄滅的火堆，漸漸陷入了沉睡。

——如果你是我等待的那個人，那麼，來喚醒我。

＊

真的很令人訝異，我竟然能花這麼少的時間就到達死城。

這裡被濃霧所瀰漫，地上躺著的都是新鮮的屍體，這裡簡直像極了人間煉獄，若不是早就聽過傳說，我絕對不相信這裡的屍體都是已經死了三百年的死城住民。

「幹，真誇張。」

光是從王國邊境看下去，景象就直令人發毛。

溫度比想像中還低些，但若是這種溫度，屍體照理說應該會腐爛，但斯佩德眼中所見都是血肉保持完整的屍體，就連田野上都有完全靜止的稻穗，以及收割到一半的竹簍，水溝裡的水完全不會流動，唯一在動的，只有那些瞎了的妖魔，要是在快踩到屍體時，妖魔的腳就會碰觸到閃出白光的結界，於是這些瞎了的妖魔就會自動轉向，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結界，有些身形巨大的妖魔就會一腳將入侵者踩死，或是直接針對他們察覺到的生物進行攻擊。

如資料所說，濃霧的確籠罩著整個王國。

斯佩德小心翼翼地避開妖魔向前行，雖然不是說敵不過，但他不想浪費一分一秒在搜刮

不到什麼寶物的田野上，他貼著建築物的牆面往前，其中也有看得見的妖魔，大概是已經成功奪取了勇者雙眼的妖魔，很明顯的，眼睛的尺寸和妖魔本身的大小並不符合，看起來就像是硬塞進怪物皮裡的人類眼珠，斯佩德露出不舒服的神情，用他的長鎌把妖魔砍成兩半。

「噁，這些黏答答的綠血……」甩掉自己鎌刀上的血跡，斯佩德吐了吐舌頭，「真噁……渾身起雞皮疙瘩，這就是早期妖魔嗎？比地獄那些走來走去的還噁心……」

他繼續往前走，城門前倒著數具守衛的屍體，門是開的，看來應該是五百年前遭受襲擊時被怪物打開的，斯佩德毫無畏懼地向前，捂住口鼻，縱然這裡的空氣幾乎是靜止的，一旦太靠近還是聞得到屍臭與血的腥味，城裡的屍體更是堆積如山，幾乎已經沒有巨大妖魔可以行走的空間，只看得見一些體型小的盲妖魔，斯佩德肆無忌憚地踩在屍體上，藉此避開無法觸碰屍體的妖魔。

然後，他看見了荊棘。

神奇的是，這些白色的荊棘像是有靈性一般，緊緊纏鎖著雄偉的宮殿，而且絕不離開，我不禁好奇，值得被這麼守護的那位國王，他真的是由寶石與黃金構成的嗎？他的眼淚真的是珍珠嗎？如果是，我倒很好奇上帝為什麼要動用那麼多力量保護一堆無用的礦物。

當我急著往前走時，卻發現我中了幻術。

四周的景物扭曲成一片，白色的荊棘開始蠕動，接著狠狠地朝斯佩德刺來。

他向後一個翻身閃過，用長鎌斬斷了下一波的攻擊。

「喔呀喔呀，閃得真好。」

冷漠的男音傳來，斯佩德抬起頭，映入眼簾的是一個藍髮的少年。

他拿著一把三叉戟，坐在城堡的頂端，對底下的斯佩德露出微笑，背部生著一雙黑色的羽翼。

墮天使？

「來到這裡的人類少之又少喔，恭喜。」那少年慵懶地道，單手撐著頭，眨了眨紅色的右眼，血紅的眸裡刻著一枚黑色的東方文字，「第一個來的男人打敗了我，那是我的不幸，我想他也是除了我之外唯一看見王的面孔的人類，第二個男人十年前才來，雖然中了我的幻術，不過似乎是王的後代血脈呢，殺不得，真可惜……對了，我是不是在哪裡看過你？」

「哼嗯——是這樣嗎？我們可是第一次見面喔，畢竟我這一生還沒有見過墮天使。」歪頭露出一抹燦爛的笑，斯佩德舉起了長鎌，「不過，我可能沒像前兩個探險者那麼好心。」

「我並沒有打算小看任何人喔，因為我的實力只剩從前的一半。」墮天使站起身，旋轉起手中的三叉戟，「這只不過是我逐漸死去的分體罷了，我的本體早就轉生去了，不過——不管你能不能打倒我，我都不會讓你觸碰王的身體，沒有人打破這個特例。」

「誰知道我會不會是那個打破特例的？」斯佩德勾起一道妖冶的微笑，揮出長鎌。

巨鎌揮出一道黑色的旋風，直逼那少年的方向。

少年展開了黑色的翅膀，白色的荊棘也如亂鞭般向前衝去，捲開了斯佩德的黑色旋風，右眼的東方文字產生了變化，纏繞著蓮花的岩漿從地底噴發，斯佩德向後跳開，抽出懷裡的撲克牌。

他一個反手，將撲克牌如飛鏢般射出，飛散出去的撲克牌漸漸放大，空間再度扭曲，五顏六色的光芒籠罩四周，墮天使睜大了雙眼，才一個回神，他已經被巨大的撲克牌包圍。

撲克牌一面面翻開，一張張國王K的臉，換成了一個黑髮的男孩。

再下一秒，那男孩由撲克牌化成了現實。

墮天使看起來慌了，無數個男孩站起身來，向他逼近，他舉起三叉戟，卻遲遲無法下手，分明是看起來脆弱到一下就能捏死的人類小孩，那墮天使卻咬牙，丟下了三叉戟。

那一瞬間——黑色的巨鎌貫串了他的身體。

墮天使瞪大了雙眸，黑色的羽毛飄散在四周，無數個男孩消失了，扭曲的空間又恢復原型，白色荊棘不再移動，熾熱的岩漿也消失無蹤，只有斯佩德站在身後，用切切實實的一把利刃，刺穿他的胸口，鮮血自喉中湧出，那墮天使勉強撐著一口氣，回頭。

「沒想到你對委託人家裡那個死小孩有興趣……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斯佩德冷冷地注視著將死的墮天使，陰冷的臉上看不出任何表情，「殺了你的這個分體，你的本體也會感謝我吧。」

「呵……那可、不一定……」嘴角流出了更多的黑血，墮天使微笑起來，閉上雙眼，「不過……這樣我……也可以很驕傲地、告訴他……我為他、死過一次……」

「事實上是被我騙過一次，呵……不過，你要改個浪漫的說法，我也無所謂。」毫不留情地抽出巨鎌，斯佩德勾起了冷酷的嘴角，「再見，墮天使，我會幫你和那死小孩問聲好。」

「等……王的身體……不准碰……」

「我會視情況而定，小子。」斯佩德收起長鎌，轉身。

墮天使的身軀化為黑色的塵埃，散去，同時，纏繞著城堡的白色荊棘也自動解開。

我打敗了墮天使，和他約好絕對不觸碰國王的身體。

荊棘像活的一般不停退進城牆石壁裡，墮天使為我指引道路，我才不至於在這麼大的宮殿裡迷路，我能想見它一時的輝煌，城堡裡也有一些死去的侍衛和宮女，更多的是死去的妖魔。這些妖魔　似乎多半都是被斬死的，我順著通往東塔的階梯一路往上，墮天使為我提燈引路。

終於，我們來到了國王的身邊。

斯佩德瞪大了雙眼。

他屏住了呼吸，也只有這時才感覺到，所有的一切都是靜止的，時間、物質、心。是的，那人的確是有水晶一般的皮膚，一頭銀髮在微光的照耀下宛如碎鑽，淌在他的頰上的眼淚如珍珠一般晶瑩，純金王冠染上了紅寶石色澤的鮮血，盔甲反射著光如黃金。

他不是礦物，是人——而且，是個超乎他想像的絕世美人。

斯佩德本能地直覺到——是的，他熟悉這個男人。

不、不可能，他立刻反駁了自己，這男人已經死了，而且什麼死城的他也是第一次來，不可能有這種事情，斯佩德嘆了口氣，敲敲自己的腦袋，心想著必須快點找些值錢的東西，但他的雙眼卻怎麼的都離不開那個滿身是血的男人，斯佩德忍不住蹲下來，這具屍體是坐著

的，手中緊握著寶劍，身上也插了無數把刀子，皮膚白皙剔透，雙眼緊緊閉著，乍看之下，簡直就像是睡著了一般，那眼皮底下應該就是所謂藍寶石的眼珠，斯佩德對自己說，他忍不住伸手去探男人的鼻息。

但下一秒，他發現了更驚人的事實。

——這個男人還活著。

縱然非常緩慢，但他在呼吸。

斯佩德嚇了一跳，差點沒有叫出聲音，一個人類竟然可以沉睡五百年，他一時慌了手腳，想要逃走，但是這男人的全部都在吸引著自己——留下來。

也許，他們真的認識也說不一定。

阿諾德。

那男人手中握著的佩劍，清楚地述說了他的名字。

斯佩德緊緊蹙起眉，在這名為阿諾德的王者身邊坐了下來，注視著他的側臉，光是看著他，似乎也能讓自己的心也靜止，斯佩德微微笑起來，閉上眼睛還能感覺到靠近時他身上的熱度，在這樣一個屍體遍布的死城裡，還有唯一一個活著的存在，而這存在，就像寶石一般耀眼。

「你現在在做什麼樣的夢呢？我親愛的阿諾德。」他輕聲道，看著阿諾德的臉龐，彷彿那是他許久沒有見面的愛人，他微笑，「啊……對了……我是接受委託來撿你的骨骸的，可是你還活著……既然你還活著，我能不能就這樣將你整個人都帶走呢？」

他低下頭，彷彿他是來懺悔的罪人，輕輕捧起了阿諾德有些僵硬的手，傾身，吻上他的雙唇。

——如果你是我等待的那個人，那麼，來喚醒我。

我找不出形容詞去形容那個國王的美。

是的，他的氣質並不是很陰柔，也不是長得很像女人，但我就是不知道怎麼去形容，他真的很美，這個國家的國王是美麗的寶石，我終於理解傳說的說法了，光是看著，就覺得他比什麼都珍貴。

他身上插著數把利劍，滿身的血，即使如此，他的手中還是緊緊握著寶劍，雙眼閉著，我忍不住靠近他，墮天使告訴我，可以很靠近國王，只要別將他喚醒。

他說，這座偉大的王國五百年前被稱作魔法的王國，國王是位力量強大的魔法師，墮天

使也曾經是他的朋友，但事實上，國王並不是死於妖魔手中，而是在三百年前死於自己的愛人手中。

他的愛人聽說國王有了孩子，領著大批的軍隊，殺光了整個國家的人民，但被愛情沖昏頭的國王為了保護愛人，在死前用魔法暫停了整個國家的時間，召喚來無數個妖魔，守護著死城人民的屍體，守護著真相，我想，也是為了守護國王心目中最後一點希望與愛情。

我想苛責他這世上除了愛情之外還有更重要的東西，但看著這樣年輕就慘死的美人，我卻捨不得開口，墮天使告訴我，那個痛下毒手的、國王的愛人，會在兩百年後轉生回來。

——他的名字，叫做斯佩德。

如果我還能活兩百年，我一定會毫不猶豫地替這位國王復仇，將那個叫斯佩德的痛打一頓，可惜，我不能。我決定聽從墮天使的話，離開這裡，畢竟我也不忍心去喚醒國王的夢，是的，國王還活著，只要觸碰他就會清醒，但是我不會打擾他的安眠，也不會讓別人去干擾他的美夢。

所以，這些話，我將不記錄在我的日誌中。

Giotto　帝國曆**827**年　完成死城的探險

長睫輕顫，而後睜開了眼。

那是比斯佩德想像中還要更美麗的、冰一般的藍寶石，清楚地倒映出斯佩德的身影。

「喔……？真的醒了？」

斯佩德興奮地撫上他的雙頰，卻見阿諾德美麗的頰上滑下了淚水。

——那是悲傷到，足以喚醒一切記憶的神情。

「阿諾……嗚喔！」

尚未從喉嚨裡發出單音，銀髮的男人用力將斯佩德壓倒在地上，原本靜止的血液又從傷口噴灑出來，他痛苦地咳出了鮮血，但在斯佩德開口關心之前，一把匕首已狠狠刺入他的胸口。

阿諾德的眼淚，滴到了他臉上。

「對不、起……斯佩德……」他哽咽著，將匕首刺入得更深，「我……無法……原諒你……」

「啊啊……對了……我，想起來了……」嘴角淌出了鮮血，斯佩德伸出顫抖的手，撫上阿諾德的淚痕，「我那該死的前世……把你的國家給毀了……在你身上插了幾刀……是我殺

了你……」

「嗚……」

「要說對不起的……是我才對……」他硬擠出一抹淡淡的微笑，溫熱的鮮血湧上了喉嚨，「還想著……沒有人陪我一起轉生挺無聊的……原來、你一直在這裡等我……阿諾德……」

「斯佩德……」

「別哭了，親愛的……」他伸手按住阿諾德的後腦，將他擁入懷裡，「如果你……還愛我、就好了……這一生的命給你……以後的每個轉生……我都願意死在你手中……」

「斯、佩德……」

「所以……安息吧。」

已靜止的時間，又開始運轉。

破除了魔法的王國失去了守護，妖魔消失了，屍體以極快的速度腐朽、潰爛，而後化為塵土，靜止的水又開始流動，田野上的稻穗也開始枯萎、凋零，藤蔓與雜草侵入了城內，生長著，纏繞著古老的建築物，完好如初的城堡也開始腐朽、斑駁，五百年飛快地轉動著，沒有人留得住時間。

已逝去的時間，是不會回來的。

最終喚醒的睡美人，也只成為一副骸骨，然後，化為塵埃。

斯佩德吃力地微笑起來，坐起身，將身上的塵灰盡可能地聚集起來，收集進自己的束口袋裡，才緩緩地抽出了胸口的匕首，鮮血滴落到地板上，他伸手捂住了臉，流下淚。

「傻瓜……我怎麼可能刺一刀就死啊……」他輕聲哽咽著，緊緊握住了那一袋骨灰，「我可是術士欸！這種傷口……暫時用幻覺補起來就好啦……你怎麼……那麼傻……阿諾、德……」

＊

「恭彌，你要去哪裡？」穿著紅唐裝的男人叫住了門口的小男孩，「晚餐就快好了喔。」

「骸骸找我出去玩！」小男孩回頭對父親喊到，穿上了鞋子，「晚飯前就會回來，爸爸不用擔心，啊……我會帶骸骸一起回來吃飯，要記得多準備一份喔！」

屋內的父親點頭答應，女僕替他打開了門，小男孩想也不想就奔出去，用力撲進另一個藍髮男孩的懷裡，而那男孩也拉著他的手轉了好幾個圈子，笑得燦爛。

「要不是骸骸說沒見到我就快要死掉了，我才不會出來呢。」雲雀恭彌窩進那較年長的孩子懷裡，輕輕閉上了眼，「晚上要來我們家吃飯喔，不然我下次就不來見你了。」

「能和恭彌一起吃飯是我的榮幸。」藍髮男孩低頭迷戀地吸取著雲雀恭彌身上的香氣，

雙手撫著他柔順的黑髮，露出了淡淡的微笑，「我最喜歡恭彌了，以後長大要當我的新娘喔。」

那男孩笑著，閉上了紅色的右眼。

（完）

眸

初霧雲

眸

2011年9月

11年九月，這段時間對我而言恰好是初霧雲和初空雲這兩個配對的交替期。當時在埃琳娜這個官配出來後，親友對我說「初霧不好好珍惜阿諾德，對初霧雲累覺不愛」時，覺得也挺有一番道理，為了響應就寫了這篇文。

除了寫《彭哥列之錄》把自己推坑之外，鴻當時寫的初霧雲／初空雲同人本《可怕的想念還活著》也是影響我從初霧雲轉向初空雲的的一個因素。

另外就是，官配出來以後，覺得比起把阿諾德這個形同自己女兒的愛角拱手讓給斯佩德，不如給更可能珍惜他的喬特還比較妥當吧ｗ

埃琳娜的雙眸，像夜晚的星空一般閃閃發亮。

有時斯佩德注視著他愛人的眸子時，會突然想起，有那麼一個人的雙眼，也是這樣閃爍著光芒。

＊

「斯佩德，關於埃琳娜的事情……我很抱歉。」

彭哥列一世，喬特，站在離斯佩德不遠的地方，輕聲開口。

不知道是不是他搞得鬼，明明是喪禮，陽光卻諷刺得好耀眼，斯佩德的雙眼已經沒有淚水可以流出，悲傷與痛苦可以扭曲一個人的性格，就連喬特也感受得到，原來那個本性善良、溫柔卻有點小調皮的斯佩德，都將因為死去的埃琳娜，成為足以威脅彭哥列的可怕勢力。

「離開我的視線，喬特。」斯佩德冷冰冰地道，口氣有點像冰山一樣的雲之守護者，但喬特聽得出來，他的聲音在發抖，「你沒有資格……喊出埃琳娜的名字……」

說什麼，也是沒用的吧。

喬特心裡自然有個底，縱然並不是自己直接殺了埃琳娜，但對斯佩德而言，喬特是間接的兇手，無法被原諒，他將花束交給身旁的G，注視著那墓碑，閉眼默哀了一會兒，轉身離開。

阿諾德並沒有來。

想斯佩德是不能諒解的吧，畢竟埃琳娜與阿諾德的關係，算得上不錯，一個是王族之女，一個是為國家服務的重要幹部，埃琳娜之所以會認識喬特，也是透過阿諾德。

不過，在這麼重要的場合，他卻沒有出現。

一切不出喬特所料，第二天他就聽見宅邸內重重的步伐聲。

距離事發點最近的朝利雨月最先到達，納克爾也接著趕過去，在首領不在的這段時間，已經衰弱了的家族不能再搞出什麼亂子，特別是又牽扯到這兩個最難搞的守護者。

「埃琳娜待你很不好嗎？為什麼沒有去她的喪禮！」揪起阿諾德的領子，將那張淡然到不能再淡然的冷臉拉到自己面前，斯佩德的表情寫滿了憤怒。

「誰的喪禮？」

「埃琳娜！沒有人告訴過你嗎？」

「埃琳娜，是誰？」

斯佩德放大了雙眸，阿諾德冷冷揮開他的手，後退一步。

「我根本不認識她。」

「你……！」斯佩德握緊了拳頭，「阿諾德！你是失憶了還是什麼！」

「我沒有失憶。」阿諾德掏出了手銬，緊握，「我，不認識死人。」

任誰都看得出來，斯佩德生氣了。

他的神情因憤怒而扭曲，雙拳顫抖著，緊咬著下唇，像是想說什麼，但又不知道該說什麼，阿諾德原本就是這樣的人，就算那個人曾經與他很要好，一旦死了，便都與阿諾德無關。

「你這樣的人……也配作僅次於首領的第二號人物嗎！」

——虧我那天看見在陽台上的你，竟覺得你沉靜的雙眸那麼耀眼。

「人死了就與我無關。」阿諾德雙手交叉於胸前，冷漠地道，「我活著就好了。」

「你那是什麼意思！就算有一天彭哥列的大家都死了！你也沒有一點悲傷嗎！」

「那沉浸在悲傷中就有用嗎！」

阿諾德難得的怒斥讓斯佩德愣住了。

縱然只有一點點，但那雙平時冷傲冰藍色的鳳眼，在一瞬間閃過了深沉的感情，那種情感斯佩德無法參透，更無法理解，他以為阿諾德是冷血的，在這之前都這麼認為。

「如果不想要埃琳娜死了還為你擔心！就給我好好地活！」

納克爾和朝利雨月愣住了，而斯佩德更是一句話也說不出口。

阿諾德並沒有多看他們幾眼，轉身就走。

*

想來，那或許就是個起始點也不一定。

斯佩德被吼過以後，整整一個月都沒有再和彭哥列連絡，正當大家都以為他是不是出了什麼事時，他突然光鮮亮麗地出現在彭哥列總部門口，說，一切都想通了。

再也沒有什麼好傷心的，他知道埃琳娜的想法了，一切都要感謝阿諾德。

大家以為他吃錯了藥，但是接下來的日子裡，他的表現又回復成以前埃琳娜在的時候，舉止優雅，總是帶著一股危險的味道，全身上下脫出一股貴族的氣質。

唯一改變的是，斯佩德與阿諾德越來越親近了。

「還好有阿諾德……不然我們都不知道怎麼勸動斯佩德才好……」喬特端著紅酒杯，注視著在宴會會場向賓客與貴族敬酒的斯佩德，悄聲對阿諾德道，「多虧你了。」

「是嗎？」阿諾德啜飲著果汁，沒有承認亦沒有否認，遠方敬完酒的的斯佩德向他招了招手，他點點頭做為回應，將玻璃杯隨手擱置於桌上，往斯佩德的方向步去。

喬特注視著他們兩人的背影，勾起微笑。

G走了過來，拍拍他的肩膀，示意後方有人要和首領寒暄問好，他的視線才移開那兩人。

斯佩德牽著阿諾德的手，走到了陽台上。

白色大理石製的欄杆映著月光，阿諾德認出來，這裡是他與斯佩德第一次見面的地點。

「今晚玩得快樂嗎？」斯佩德突然出聲，轉過身，注視著阿諾德的目光無比溫柔，「我記得你很少會參加這種宴會，還習慣嗎？有沒有很多人找你麻煩？」

「還好。」阿諾德淡淡地回答，「吃的東西還不錯。」

「這可是法國主廚所做的一極品。」斯佩德輕聲笑了起來，雙手撐在欄杆上，抬頭望向弦月，「今晚的月色真美，讓我想起我和埃琳娜初次見面的那天晚上。」

「嗯……」阿諾德微瞇起眼，望向斯佩德的側臉。

「如果我能盡我所能地幫助彭哥列就好了。」他嘆了口氣，卻有點像是在笑，聳了聳肩，「為了那些弱者，彭哥列要變強才行……但，要是彭哥列的力量再繼續削弱的話，只怕埃琳娜的悲劇會重演。」他頓了頓，轉頭，對上阿諾德的眼神，「我不要你也消失，阿諾德。」

「我才不會消失。」阿諾德幾乎是想也沒想就回答，「你以為我是誰？」

「——也對。」斯佩德笑了笑，將他摟入懷中，「你是最強的，你沒必要消失。」

「那誰有必要消失？」

「嗯……真是個好問題。」斯佩德放開了他，溫柔地注視他的臉龐，「就從柯薩特……對，就從他開始吧，他的建議總是讓喬特猶豫呢，你說對吧？埃琳娜。」

阿諾德不吭一聲，安靜地閉上了眼。

而斯佩德輕聲笑了起來，轉身離開陽台。

＊

後來，南義大利爆發了抗爭。

位在彭哥列總部的喬特等人收到了西蒙・柯薩特被孤立在敵人陣營的消息，以及出發前往救援的斯佩德，阿諾德注視著斯佩德離開的身影，向他揮了揮手，說，要平安回來。

「我會的。」他親吻阿諾德的指節，溫柔地笑著，「為了你，我會回來的，帶著豐碩的戰果。」

「我不要豐碩的戰果。」阿諾德淡淡地道，「你平安回來就好了。」

斯佩德抬頭注視著他的雙眼，那雙眸子像夜晚的星空閃閃發亮，他彷彿又見到他逝去的情人埃琳娜，淚水盈滿了眼眶，他不能自己地緊緊抱住阿諾德。

然後，他出發了。

直到斯佩德走到看不見的地方，阿諾德才轉身，往首領的辦公室去。

「要是柯薩特真能獲得救援就好了……」喬特苦惱地抓著髮，「拜託了，斯佩德……」

「拜託他是沒有用的。」

冷漠的聲音倏然從門口傳來，喬特愣了愣，回過頭去，一時之間守護者們的眼光都集中在門口的阿諾德身上，他大步走了進來，在喬特面前停下。

「斯佩德打算殺了西蒙・柯薩特。」他神情認真地道，讓家族成員的神經都因此而緊繃，藍寶倒抽了一口氣，阿諾德絕對不是那種會開玩笑的角色，「很不恰巧，你一直在搜索的彭哥列叛徒就是他，在他趕到西蒙・柯薩特那裡之前，我希望五名守護者能出動。」

「等一下……為什麼……？」喬特愣愣地站起身，「你為什麼知道他叛變？」

「他跟我提過，首先要從柯薩特開始消除。」阿諾德淡淡地回答，「不過，看在他把這件事情告訴我的份上，我希望至少別取他的性命。」

「為什麼？」站在一旁的G突然出聲，「為什麼他要告訴你這件事？你們是一夥的？」

「不是。」他斂下睫，沉默了一會兒，「是因為……他把我當成埃琳娜。」

因為髮色，也因為那同樣耀眼的雙眸。

阿諾德不常笑，但是也許，他猜想，自己笑起來，說不定和埃琳娜很像。

所以斯佩德總是不知不覺就對著他說出埃琳娜這個名字，所以他總是注視著他的雙眼卻不像在看著他，阿諾德心裡一直都明白，卻從來沒有向斯佩德抗議。

或許是因為，說出來，會傷到自己。

會明白原來斯佩德對他的感情都是建立在埃琳娜之上，會明白這個突然闖進他生命的理解者只是一直活在幻想裡的瘋子，而他，阿諾德，也只不過是自作多情。

喬特馬上就答應了阿諾德的要求，讓剩下的五名守護者，G、納克爾、朝利雨月、藍寶，和阿諾德，往斯佩德出發的精銳部隊趕過去，準備營救柯薩特。

只是，坐在辦公室裡的喬特，卻因阿諾德提出的要求而鼻酸。

——如果可以的話……

那個殺人無數，冷血無情的雲之守護者，努力裝出不在乎的語氣，輕聲開口。

——如果可以的話，請永遠都別讓斯佩德知道，我背叛他。

（完）

黒鳥

初空雲

黑鳥

2011年7(?)月～2012年4(?)月

《黑鳥》是我第一篇發表的初空雲長篇小說，發表在百度初空雲貼吧。因為在13年的時候和當時的吧主大吵一架，出於賭氣就把帖子全都刪除，退吧了。現在已經找不到確切的連載時間，所以只能夠推算。可以確定的是，在11年上半年我就已經喜歡上初空雲了。

當初寫這篇文的原因只是覺得初空雲吧很空曠，想要寫點東西貢獻，所以前半三分之一幾乎是隨便亂寫的，一點大綱都沒有構思，直到開始有讀者吐槽，才認真起來想後半三分之二的劇情，所以可以找到不少槽點。

在埃琳娜這個角色於原作中出現不久後，就寫了一篇十多萬字的《彭哥列之錄》，想把初代家族和義大利統一史作個結合，寫下來一個完整的故事，那篇文雖然沒有完結，卻為我後來許多初代家族文奠定了基礎。《雲雀與灰雀》、《永遠的背叛》甚或是最近的初空雲個人本《貓》可以說都是以此文為基礎派生出來的。

踏踏踏踏踏踏踏。

隨著一長串的腳步聲，銀髮的人兒張開雙臂，用力撲向走廊上那個金髮男人的背部。

被撲者自然是踉蹌了幾步，而後回頭，綻放出一抹溫柔的笑靨。

「阿諾德。」金髮男人，喬特，一手創建起彭哥列青年自警團的青年，溫和地摸了摸阿諾德的銀髮，微笑著，「早安，今天你也很有精神嘛。」

「嗯！」被稱為阿諾德的銀髮人兒抬起頭，孩子似地笑起來，「今天也最喜歡首領了！」

「那真是太好了，我也很喜歡你。」喬特笑了笑，輕輕在他的側臉落下一個禮貌性的吻，轉身，「嗚喔，我們不能多聊了，今天我還有很多事情沒有做，要是不快點做完的話，G又要罵人了呢。」

「我很好奇，首領每天都在工作，卻沒有看到你戰鬥，當敵人攻陷總部的時候，首領要怎麼辦？」阿諾德上前挽著他的手，輕輕靠在他的肩膀上，陪他一起走，「我是說……因為，首領很溫柔啊。」

「嗯，這是個好問題，對於戰鬥什麼的我的確不太行，不過我有帶領人們的能力。」喬

特微笑著解釋，「每當遇到麻煩時，都是G他們誓死保護我的，這也是彭哥列能夠如此團結的原因。」

他頓了頓，停下步伐，轉身看著阿諾德。

「當我將死的時候，阿諾德，你會誓死保護我嗎？」

澈藍色的雙瞳注視著冰藍色的眸子，喬特認真地道。

而阿諾德回望著那雙深邃的眼，有些愣住了，或許是因為那雙眼太過美麗的關係，讓他望得出了神。

「我會保護你的。」良久，他才回答，捧過喬特的臉，撥開金色的瀏海，在那白皙的額上留下了一吻，「我最喜歡首領了，我會保護你的，一定。」

喬特沉默了一會兒，又再度微笑起來，小指勾住阿諾德的小指，湊到自己唇邊，吻上。

「嗯，我們約好囉。」

溫柔地，喬特開了口。

「如果你遇到了什麼事情，我也一定會保護你的。」

*

阿諾德，是個才剛進入彭哥列約一年時間的新成員。

他在彭哥列內部完全沒有什麼傑出的表現，也沒有展現任何戰鬥的能力，每當自警團出勤時，阿諾德就是負責留守的人，平常他所做的事，也只有替幹部及首領送茶而已，他隸屬於五名守護者之中的雷之守護者，藍寶，的管理之下，年紀稍長於藍寶，卻對自警團沒有什麼貢獻。

不過，他個性溫和、又喜歡撒嬌，人長得漂亮端正，大家也就很喜歡他。

而大家也都知道，阿諾德非常仰慕喬特。

當初加入彭哥列的原因就是因為景仰喬特，加入之後更是前前後後寸步不離跟在喬特身邊，有時還喜歡抱著枕頭跑去喬特的房裡一起睡，且因為喬特個性溫和的關係，從來沒有拒絕過阿諾德，這讓身為首領左右手的嵐之守護者G非常不高興，至少他認為，首領與部下之間是該有分寸的。

但日久總是生情。

喬特越來越喜愛阿諾德，阿諾德也更喜歡喬特，他們兩人成天形影不離。

——直到總部被攻陷的那天來臨為止。

總部的各處都傳出了驚人的爆炸聲。

G大步在走廊上奔跑著，怎麼樣都沒想過這樣的事會發生。

「首領……他沒事吧？」舉起手中的弓箭，一連射倒了三、四個敵人，G無法按捺心中的焦慮與慌張，回頭又看向身後的部下，「那幾個去保護首領的回來了沒有！」

「G先生！剛剛接獲報告！他們都被殺了！」

「什麼！」

因為震驚而停下了腳步，G無法相信自己聽到了什麼。

說起去保護首領的那幾人，不，少說有十多人，都是彭哥列的菁英，竟然輕易就被殺掉了，敵方的主力明明都已經被封鎖在這裡，莫非他們的防禦已經被攻破了？

「可惡！叫那些留守的人都出來幫忙！」再度向前方射出了箭，G憤怒地大吼，「阿諾德！那個混蛋在哪裡！那麼喜歡首領的話！現在就給我去救首領啊！」

＊

伴隨著門外規律的腳步聲，喬特低下頭，平靜地擱下了筆。

幽暗的辦公室內，唯有午後的日光隔著厚厚的窗簾照進，陰暗的氣氛彷彿訴說著即將到來的死亡。

厚重的木門終於被咿咿呀呀地打開，手槍上膛的聲音響起。

「——午安，首領。」

看著眼前舉槍對著自己的男人，喬特瞪大了眼。

那銀髮的人兒優雅地靠在門上，相較於之前孩子氣的動作，此刻的他有種說不出的成熟，瞇起的冰藍色眸子帶著血腥的危險，槍口精精確確地對準喬特的腦門，毫無誤差。

「阿諾……德……？」

「或許我該給你教一課，叫做不要輕易相信你身邊的人。」貓似的眼眸帶了幾分慵懶，也說明了勝券在握，阿諾德咧開一抹危險而邪魅的微笑，「在你死前，有什麼遺言要說？」

「你……！」悲傷地斂下了眼睫，喬特握緊的拳頭顫抖著，「我、沒有什麼要說的了……」

「很好。」阿諾德的眼中閃過一道寒冰似的冷漠，「永別。」

沒有第二句多餘的言語，阿諾德毫不猶豫地扣下了板機。

伴隨著火花的閃現，令人絕望的槍響迴盪在彭哥列的總部內。

「你的戰鬥力出乎我的意料，說真的，我沒想到你能打到這地步。」

「你……咳嗚！」

「你從一開始就很吸引我的注意，所以我才不曾對你展現我的戰鬥能力。」

「……」

「啊啊，但是你的確也很聰明。」橙紅色的眸子帶著幾分從未見過的冰冷，喬特將傷痕累累的阿諾德按倒在地上，手中燃著澄澈的火燄，「遇到敵人時毫不手軟的開槍，聰明到讓我開始喜歡你。」

偌大的辦公室內，四處都是激烈戰鬥過的痕跡，幾把手銬被甩在兩人附近的地上，帶著血漬，喬特的嘴角勾起了淺淺的微笑，卻有著說不出的弔詭，阿諾德狠狠地瞪著眼前的地板，咬牙。

竟然有人能夠瞞過自己、甚至將自己的演技看透，這樣的人在阿諾德目前為止的間諜生涯中，從未出現。

「驚訝嗎？」從身下銀髮人兒的後領抽出一把手銬，喬特將阿諾德的雙手反銬在身後，

「身為間諜的你，應該很清楚被抓到之後的下場吧？日耳曼邦聯諜報首席阿諾德先生？」

「……要殺要剮隨便你，我什麼也不會說。」

「你果然是很聰明呢。」喬特以往溫柔的臉上閃過一抹陰影，將阿諾德翻過身來，一手扣住他的下顎，強迫那雙帶著憎惡的冰藍色眼眸注視自己，看著那張半邊被染上了鮮血的臉龐，喬特像是在欣賞藝術品似地凝視了好一會兒，才又道，「身為一個間諜，你的宿命真令人感到悲哀。」

「不用你管。」

「想你這時候早已經被殺掉了吧，如果對象不是我的話。」喬特勾起一抹無奈的唇角，伸手輕撫上阿諾德柔軟的銀髮，「不得不承認，你先前的佈局的確是很有一套。」

「……要殺就動手。」

「我不會殺你的。」喬特俯下身，額抵著阿諾德的額，又露出了弔詭的微笑。

「——我說過我喜歡你了吧。」

鮮血濺灑到地板上，阿諾德自喉中發出一聲難耐的呻吟。

男人的碩大深深插入自己的體內，內壁被填滿的脹痛感令他難受得流下了生理性的淚水。

「忍耐一點……」喬特緊咬著下唇，像是在安慰他似的，以拇指抹去阿諾德眼角的淚珠。

「你……啊、嗚……！」

被反銬的雙手試圖掙扎著，然而每一掙扎只牽動了兩人的交合處，又帶來另一陣的劇痛，阿諾德倒抽了口氣，緊緊閉上雙眼，僵硬的腳趾微微屈起，他與喬特都一樣，正慢慢等待這不適感過去。

隨時都可能有人闖入，但喬特顯然不是很在意他的首領形象毀於一旦。

在被淚水模糊的視線中，他看見了喬特注視著自己的那雙金紅色的瞳子。

——喬特一定是瘋了。

在逐漸習慣男人的碩大、疼痛感幾乎轉為麻痺之後，阿諾德對自己說。

這個世界上，怎麼會有人看間諜的眼神——充滿了憐愛。

「阿諾德，我要動了。」喬特柔聲道，伸手撥開身下人兒被汗水濡濕的髮。

「等……啊啊！」

無法遏止的呻吟自口中傳出，阿諾德閉緊了眼。

深埋在體內的巨物開始快速前後抽插起來，喬特架著他白皙的雙腿，毫不留情地開始了律動，鮮血又再度汩汩流出，阿諾德緊咬著下唇，卻自嘴角流洩出幾聲嗚咽，腦子亂哄哄地無法思考，喬特的每一次進入都讓他感到恐懼、但他每一次的退出又讓他感到空虛。

或許，自己也瘋了吧。

作為潤滑的鮮血溫熱了兩人的交合處，漸漸地痛楚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性愛的快感，阿諾德不願去承認這樣的感覺，他寧願自己被恨意與反抗包圍，也不願承認自己因為眼前的男人而有了快感。

但理智在慾望面前總是薄弱。

阿諾德的眼神漸漸渙散起來，喬特又一次深深地挺入，撞上了熾熱通道裡的一個小突起，阿諾德的牙再也咬不住，不能自主地，喉中發出一聲嬌媚的呻吟，喬特注視著他，勾起了微笑。

「……找到了。」

找到什麼？阿諾德不禁想問，但在他尚來不及喘息以前，喬特又對準那一點再次狠狠挺入。

「啊……啊啊啊！」

淚水又再一次滑落眼角。

痛苦，但他知道自己心裡某一處正在躁動著。

要得更多、要他更多。

看著喬特的雙眼，他不由得醉在這場荒謬的性愛裡，任由他的身體被慾望擺佈。

高潮過後，阿諾德便暫時昏死了過去。

喬特替阿諾德穿回衣物，拉整，破壞了手銬，這才小心翼翼地將失血過多的銀髮人兒抱起，將他放進衣櫥櫥櫃中，關起，上鎖，聽到外頭傳來的腳步聲，他打開窗，坐回自己的辦公椅上，深深地嘆了口氣。

辦公室的門被猛然撞開。

G手中拿著弓箭，一臉錯愕地看著完好無缺的首領，還有已經破破爛爛的首領辦公室。

「敵人呢？」他問，喬特沈重地搖了搖頭。

「沒有抓到，跳窗逃走了。」他淡淡地道，別開了視線，「阿諾德追過去了，可是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嘖……！那傢伙！」G咬牙，轉身正要走，卻又退後回來，望向喬特，「你真的沒有受傷？」

「多虧阿諾德。」喬特終於擠出一抹微笑，「請一定要幫我找到他。」

「我明白了，我們會盡全力搜索。」G點點頭，轉身，「你就先好好休息吧。」

「謝謝你，G。」

「不謝，首領。」

等到G的腳步聲遠去、消失，喬特才又站起身，鎖上了大門，打開衣櫥。

他輕撫著阿諾德蒼白的染血的臉龐，深深地嘆了口氣。

「……說謊還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

當阿諾德醒來的時候，他正躺在彭哥列的醫護室中。

空氣中逸散著藥物的味道，起身，身上的傷口隱隱作疼，阿諾德抬起頭，看見藍寶靠在牆上沈睡著。

「啊、你醒啦。」恰巧進門的G望見了他，勾起了一抹微笑，「藍寶！起床了！還睡！」

綠髮的青年被猛然嚇醒，他有些狼狽地擦去嘴角的口水，吃驚地瞪向G，又看向病床上的阿諾德，然後深深地嘆了口氣，免不了又是幾聲抱怨，這是他每天必做的例行事項。

G毫不留情地踢了他的屁股一腳，說要去拿點水果過來，又轉身出了醫護室。

「……麻煩死了。」藍寶懶散地嘆了口氣，「我都聽說了，你這次是救首領的大功臣吧？」

「什麼？」

「不用什麼啦，就算你本人傷成這樣……嗯，好像還被對方強暴了，不過首領他沒事，你儘管放心好了，就算平常沒什麼用處，緊要關頭還是非常有用的嘛，下次看到敵人逃跑就別追了。」藍寶又打了個呵欠，隨手倒了兩杯熱茶，遞給阿諾德一杯，「首領他非常感謝你喔。」

「首領……是指喬特嗎？」

「啊？你是不是腦子被撞壞啦？」

然而下一秒，藍寶住了嘴。

那個一向討人喜愛、個性溫和、又愛撒嬌的阿諾德，如今正散發著一股強烈的殺氣。

「喬特在哪裡？」他惡狠狠地道，藍寶幾乎被嚇呆了。

「他……呃……奇怪、你怎麼不叫他首領了……」

「我說，喬特他在哪裡？」

冰藍色的眼神帶來了死亡般的壓迫感，藍寶嚇得幾乎要停止呼吸，張大了嘴半天出不了聲，最後只得含含糊糊地說了個寢室之類的詞，然後驚愕地看著重傷患者扯掉了手上的點滴，衝出醫護室。

金髮的男人手中拿著幾張資料，走出了寢室。

D・斯佩德跟在他身後，一臉的不悅，褲子的口袋露出半截染血的鞭子，他沉默了好一會兒，終於開口。

「為什麼讓那些人活下來？」印著黑桃圖案的右眼緊盯著那金髮男人的背影，他冷冷地道，「那些人是彭哥列的背叛者……不，他們一開始就沒有效忠過彭哥列，現在對那些間諜心軟，以後會嘗到苦頭的。」

「我讓他們活下來，是因為他們還有利用價值。」喬特心情頗好地微笑著，「而且，也不必殺他們啊。」

「喬特！你要天真到什麼時候！」

「戴蒙，你真的認為殺戮就能夠解決一切嗎？」

喬特的一句話讓D・斯佩德發不出聲，他握緊了拳頭，眼前的金髮男人似乎對於自己的決定頗有把握，而事實是——雖然斯佩德並不想承認，但喬特至今為止所做的決定並沒有錯過。

他咬緊下唇，正想努力反駁什麼，卻發現喬特的目光並不放在自己身上，他望著走廊的另一端，露出了微笑，斯佩德順著他的視線望過去，只見那個全彭哥列軟弱的只會撒嬌的阿諾德就站在那裡。

「怎麼又是他？」斯佩德嗤哼一聲，彭哥列上下他最討厭的就是阿諾德，對他這樣的強者而言，只負責端茶水和跑腿的阿諾德就是個愚蠢的軟弱的無能廢物，他翻了個白眼，對喬特嘲諷地道，「你們又要親熱了？」

「這次可能不是喔。」喬特微微笑著，「你讓開一點。」

「什……」

疑問的話語還沒來得及自斯佩德喉中完全發出，一個銀色的旋轉物體猛然從自己眼前擦過，銳利地削去他幾縷髮絲，斯佩德瞪大了雙眼，下一秒，方才還站在走廊另一頭的阿諾德已經出現在自己面前。

那個在他印象中軟弱到不行的無能廢物竟從半空中躍下，朝自己身旁的喬特狠狠踢出一腳。

——啪！

那宛若鞭一般有力的踢擊，就這樣被喬特給接了下來。

金髮男人抓著阿諾德的腳踝，露出了頗為愉快的微笑。

「你的身體好多了？」

「解釋清楚。」阿諾德以極為冰冷的語氣道，那是斯佩德第一次聽到他這樣說話，「這是怎麼回事？」

「你還真是令人傷腦筋，既然是病人就不能隨便亂踢人啊。」

「你廢話再多說一句，我就殺了你。」

「那也要……」喬特咧開一抹充滿挑釁意味的惡質微笑，打量了一下阿諾德的傷口，「你能殺得了我。」

阿諾德眉一擰，憤怒地揮出一拳，逼使喬特不得不用另一手接住，手中的資料飛散到地上，斯佩德震驚地看著他們，前一天還相親相愛、你儂我儂的兩人，現在正釋放出強烈的殺意對峙。

特別是阿諾德，光是站在旁邊，都能因感受到他釋放出的殺氣而害怕，倘若他與他是第一次見面，他絕對會將他視為一個無人能夠媲美的強者，而不是先前那個唯唯諾諾的無能廢物。

「戴蒙，麻煩你先迴避一下。」喬特抵擋住阿諾德攻擊的雙手微微顫抖著，卻依舊對身

旁的斯佩德露出了微笑，「資料放在我的辦公桌上就好，我跟阿諾德有些私事要談談。」

尚處在震驚之中的斯佩德只能自喉中發出幾個允諾的單音，有些慌亂地撿起了地上的資料，抬頭的一瞬間與那銀髮的男人對上的視線，那雙冰藍色的貓瞳裡帶著強者絕對的霸氣，斯佩德一下子被震懾住了，立即撇開頭避開了視線，轉身就走，卻再度被喬特叫住。

「對了，幫我和G說一聲。」喬特帶著微笑朝斯佩德的背影開口，「阿諾德從今天起加入守護者的行列。」

「你所有的部下……應該說那些和你一起混進來當間諜的人，現在都在我手上。」坐在阿諾德的病床邊，喬特慢條斯理地削著蘋果皮，露出了淺淺的微笑，「我想日耳曼邦聯諜報部應該沒有要讓你們全滅的打算，我已經寄信過去給他們了，這段時間你先在這裡好好休息吧，當然，我想表明彭哥列對你們沒有敵意的。」

他說著，將切好的一小塊蘋果遞到阿諾德嘴邊，那個被五花大綁捆在病床上的銀髮男人冷哼一聲，撇開頭。

「你真是天真。」喬特輕輕地微笑起來，「以為我會笨到讓俘虜站起來自由活動嗎？不過也幸好藥效及時發揮作用，我可不想讓彭哥列的首領傳出站在走廊上被打雜的用手銬給砍死的消息。」

「住口。」阿諾德嫌惡地瞪了他一眼，「藥效什麼時候會過？」

「你什麼時候能動得了，藥效就什麼時候退啦。」喬特輕聲笑了起來，搖了搖手中的蘋果，「吃吧。」

「我不接受敵人給的東西。」

「不吃東西的話，傷口會很慢好喔。」他溫和地道，收回了手，「而且你自己現在又動不了，不要那麼倔強，吃點東西吧，我等一下會很忙，沒辦法來餵你。」

阿諾德依舊沒有回答，喬特嘆了口氣，站起身，將蘋果放進盤子裡，放上床頭櫃。

他俯身，在阿諾德的額上落下一個淺淺的吻，這是過去一年內，他們每天必打的招呼。

「我今天也很喜歡你喔，阿諾德。」喬特悄聲道，微笑起來，「我去工作了，晚上……」

「——我跟你不會再見。」銀髮男人冷冷地打斷了他，喬特微笑起來。

「但你是無法從這裡逃走的。」他說著，輕快地，轉身走出了病房。

*

阿諾德成為雲之守護者的事情一下子傳遍了彭哥列上下。

雖然這次敵襲事件，阿諾德的功勞不小，但還是有許多人認為將守護者這個重擔交給阿諾德太過冒險，畢竟這是個會有生命危險的工作，只負責端茶水和跑腿的阿諾德根本無法勝任，高階幹部們紛紛尋求反對的守護者，像是藍寶，身為阿諾德原本上司的他並不太願意這個打雜的現在與自己平起平坐。

然而，本以為應該會大力反對的霧之守護者斯佩德，反而異常地沉默了。

他迴避了幾個彭哥列成員的詢問，藉口說有急事要忙，卻先繞到了病房。

推開門，映入眼簾的是正在穿鞋的阿諾德。

「啊、斯佩德先生！」阿諾德露出了天真溫和的笑容，「請問有什麼事嗎？」

斯佩德一瞬間著實因他的態度而愣了愣，阿諾德又變回了平時的阿諾德，冰藍色的眸子無辜注視著他，斯佩德搖搖頭，反手帶上病房的門，對阿諾德露出一抹溫柔的微笑。

「我來看看你的傷如何了，你要去找喬特嗎？」

「嗯、是啊。」阿諾德燦爛地笑了起來，站起身，「不好意思讓你多跑一趟，那我先走了。」

倏地，斯佩德伸出手抵在牆上，擋住了阿諾德的去路。

右眼的黑桃記號散發出冷冷的光芒，他勾起一抹邪魅的不懷好意的笑靨。

「演技還真是高超啊，間諜先生。」

他淡淡地道，果不其然看見那個上一秒還溫和的阿諾德回過頭來，銳利的眸子射出強烈的殺意。

「滾。」那銀髮男人冷冷地開口，「否則我殺了你。」

「唉呀唉呀，沒想到你這麼容易生氣。」斯佩德收回手，身體卻依然沒有讓開的意思，他微微笑著，「我知道你現在是想逃離這裡，不過你放心，我不是喬特派來監視你的，他也

沒告訴我你是間諜。」

阿諾德警戒地瞪著他，沒有說話。

斯佩德閉上眼，態度悠哉地聳了聳肩，睜眼，右眼的黑桃閃過一抹淡淡的光芒。

「我是來……幫助你逃走的喔。」

「你的動機是什麼？」

嚴厲地瞪視著眼前輕笑著的男人，阿諾德的眼神充滿了不信任與憎惡。

對於Ｄ・斯佩德這樣一個詭計多端又實力強大的守護者，阿諾德自從進入彭哥列臥底之後就對他沒有任何好感，況且因為自己始終裝弱，之前的斯佩德也同樣看不起他。

「動機？當然是為了彭哥列著想，我可不覺得喬特把你這種禍害留下來會是正確的選擇。」斯佩德優雅地笑了笑，聳了個肩，「沒有我，你絕對無法逃出喬特的視線，如何？要接受我的幫助嗎？」

「我無法信任你。」

「你信不信任都無妨，這只不過是利益交換。」斯佩德微瞇起了那雙妖瞳，「與其看著你這種人與我平起平坐當同事，或者還要花心思對付你這種人，不如現在讓你直接消失在我眼前比較快，不是嗎？」

阿諾德沒有回話，只是冷冷地瞪視著他。

而後，他緩緩地點了頭。

「如果你騙我的話……」

「又如何？反正你也不會死，喬特是不會殺你的。」斯佩德微笑起來，笑容有幾分弔詭，「頂多再回到這裡而已，大不了實話實說是我騙你，這對你來說沒有什麼損失，何況，我不是在騙人。」

「……我明白了。」阿諾德冷冷地道，「把我從這裡帶出去。」

斯佩德聞言輕輕地笑了起來。

右瞳裡的黑桃記號閃過一道淡色的幽光。

「那是當然。」他說。

*

夜晚，一隻白鴿立在首領辦公室的窗外，直勾勾地望著窗內空蕩蕩的辦公室，許久聞風不動。

鴿腳上繫著一個小瓶子，瓶身印有馬的圖樣，瓶裡塞著一捲小紙條。

幾呎之外，黑衣人手中的望遠鏡放了下來。

黑衣人騎在一匹健壯而美麗的白馬上，他駐足於聖裴迪南德廣場上的正中央，身旁圍著數十名騎士，半節鞭子裸在那人的褲袋外，他將目光從白鴿上移開，瞇起了眼，俊美的臉龐

上隱隱浮出一絲不悅。

「還沒有消息。」那男人深棕色的長髮束紮成優雅的低馬尾，他發出了與氣質頗為相符的溫潤而低沉的語音，「求救信號難道是騙人的？」

「說不定喬特大人已經發現了，首領。」在他身邊的另一名黑衣騎士淡淡地道，「喬特大人直覺很敏銳，他自己應該知道彭哥列內部的事情，我早說過我們不應該以局外人的身分插手的。」

「我們不是局外人，是彭哥列的盟友，我絕不原諒任何一個對喬特先生圖謀不軌的人。」被稱為首領的男人冷漠地回道，擰起了眉，俊秀的臉上透出幾分憤怒，「就算只有一個，也要斬殺殆盡。」

辦公室的窗悄悄地打開了，那金髮男人探出頭來，對白鴿伸出了手。

夜漸漸深了，阿諾德披上黑色的斗蓬，摸著黑緩緩地走出了病房。

喬特不在自己的辦公室，只有會議室的燈是亮的，估計他還在那裡，阿諾德放輕了腳步，快步通過了黑暗的走廊，拐入了轉角，突然，他聽見會議室的門被開啟，光亮頓時溢入漆黑的長廊中，阿諾德全身安靜地定住，他聽見腳步聲越來越靠近，連忙躲入身旁的壁龕，盡量將身影藏入花瓶的後方。

另一個腳步聲響起。

「等等！」

是喬特的聲音。

阿諾德感到自己的心臟似乎漏跳了一拍。

那人似乎也朝喬特走了過去，他聽見喬特輕咳了幾聲，聲音在安靜無人的長廊裡迴盪。

「你回房之前，幫我到我的辦公室看看好嗎？」他聽見喬特說，「我一整天沒有回那裡，怕錯過什麼訊息，還有，可以的話，替我去醫護室探望一下阿諾德，他或許已經睡了。」

「我明白了。」

生硬的義大利文，是朝利雨月的聲音，原來與他對話的人是雨之守護者。

阿諾德感到自己的心臟跳得極快，若朝利雨月親自去了醫護室，喬特很快就會發現他已經不在那裡了，他聽見會議室的門關上的聲音，朝利雨月的腳步聲越來越近，然而卻在轉角處往另外一條走廊轉去。

阿諾德知道朝利的聽覺有多敏銳，他小心翼翼地自壁龕內跳下，無論朝利雨月有沒有去看，他們遲早都會發現自己已經離開，此刻要是亂了手腳，只會在離開前就被逮著而已。

他的身影宛若黑貓，迅速消隱在黑暗的走廊。

*

D・斯佩德說會在廣場上等他，供助他回到日耳曼邦聯的旅費以及食糧。

阿諾德無論從哪方面來想都覺得這是圈套，然而就如斯佩德所言，即使被抓回彭哥列，喬特也不會對他動手，他無法參透斯佩德究竟懷了什麼鬼胎，他刻意不按照斯佩德指示的路線走，反而兩三下翻上了民宅的屋頂，在這附近繞繞，深夜的巷弄安靜得可以，沒有聲音，沒有人影，當然也沒有預想中的埋伏。

他從屋頂上俯瞰，只見廣場正中央的巨大雕像旁站著一個身穿黑斗篷的人影，帶著斯佩德所承諾的物資——幾個輕便的包袱和一匹馬，等候著，阿諾德抿了抿唇，那個一向以狡猾

出名的斯佩德不可能這麼守信。

但時間有限，在喬特找到他之前，他必須盡快離開那不勒斯。

他從屋頂上俐落地跳下，落地的聲音引起了那人的注意，阿諾德快步向那人走去。

他的視線停留在那批高大健壯的駿馬上，毛色是漂亮的白，保養得很好，他在那不勒斯沒有看過這樣的馬，這樣的馬應該屬於能夠自由奔跑的荒野，而不是這個狹小的城市。

——阿諾德猛然停下了步伐。

就在靠近那人的幾呎處猛然站住。

有哪裡不對勁，他說不上來。

只見那穿著黑斗篷的人緩緩地轉過身來，脫下了斗篷的帽子。

——金髮在寒風中飛揚。

那是喬特。

阿諾德幾乎是同時間轉身就跑，喬特卻先行一步拉住了他。

不，不該說「拉」，喬特一點也不溫柔地扯住了他，用力一扭，將他狠狠地摔到了石磚地板上，阿諾德嗤痛一聲，喬特蹲下身來，一手擒住他的手、一手掐著他的頸子。

「沒想到你真的來了。」喬特難過地擰起了眉，「你騙了我。」

與此同時，暗巷內竄出了許多巨大的影子，數十名騎在馬上的黑衣人衝了出來，一瞬間就將廣場上的兩人團團包圍，阿諾德驚愕地瞪大了眼——方才巡看街道的時候，分明沒有這些人的存在。

「就是你嗎！」一個低沉溫潤的嗓音從旁傳來，只見其中一名黑衣人自馬上跳下，來到他們的身邊，語氣透著憤怒，「背叛彭哥列的間諜！你從哪裡來、目的是什麼，我要逼你全說出口！」

「冷靜點，恩佐。」喬特淡淡地開了口，「他被你嚇著了。」

「是斯佩德說的……對不對……」

始終被壓制在底下的阿諾德終於憤怒地出聲，「你們串通的！」

「串通？注意你的用詞。」喬特注視著他，眼神冷了起來，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微笑，「你現在是在對彭哥列的首領說話，我只是與自己的幹部合作，測驗你對我的忠誠而已。」

「我什麼時候說要對你忠誠了！」

旁邊的黑衣人一聽，臉部整個扭曲了起來，他狠狠踢了阿諾德的側腹一腳，力道之大讓他的身體往旁滾了三圈，喬特也在此時鬆開了他，阿諾德緊緊抱住自己的側腹，痛得跪起了身子。

——那人竟用馬刺踢……明明記得彭哥列內部沒有這樣的人。

「你說過你不會殺我……」他忍著骨頭碎裂似的痛楚，抬頭，惡瞪著喬特，「彭哥列的首領也說謊嗎？」

「對，我不會殺你，我只是藉由別人的手殺你。」喬特的臉上，勾起一抹嘲諷似的冷淡微笑，「你背叛了彭哥列，就要知道自己的下場是什麼，要是我在大庭廣眾下殺你，反而會毀損我的名聲，不是嗎？」

「哼……所以你打算在這裡殺掉我？」嘴角緩緩地淌下了鮮血，阿諾德按著已滲出血的側腹，從腰間抽出了手銬，「若我活下來，一定揭發你偽善者的假面具。」

「你不會活下來的，令人厭惡的鼠輩。」喬特冷冷地道，看向身旁的黑衣人，「動手吧，

恩佐，把他臥底彭哥列的目的、他所屬的機關，全都逼問出來，然後殺了他。」

黑衣人從褲袋裡抽出長鞭，一步一步向他走來。

阿諾德瞪大了雙眼。

——我已經寄信給日耳曼邦聯諜報部了。

——我今天也很喜歡你喔，阿諾德。

——如果你遇到了什麼事情，我也一定會保護你的。

他注視著眼前的喬特，咬緊了下唇。

為什麼呢？在這一刻，卻想起先前喬特對自己說過的話語，那樣的真摯、沒有一絲虛假，而這一刻，阿諾德突然有那麼點慶幸，他將喬特說過的每句話每個字都記得清清楚楚。

「你不是喬特。」他突然開了口，拉長了手銬的銀鍊，「喬特不是你這樣的人。」

「喔？你是在為自己死亡的命運掙扎嗎？」喬特冷冷地聳了下肩膀，「如果我說，我就是這樣一個能夠為了保護家族而變得殘忍的人，我的形象，會在你心目中破滅嗎？」

阿諾德沒有回答他，緩緩地站起身，憤怒的冰藍色雙眸綻出一股強烈的殺氣。

傷口的血腥味在冰冷的空氣中漫開來，他不確定自己有沒有活下來的可能，對間諜而言，在面對數量龐大的敵人的當下，逃走是最明智的抉擇，然而在此刻，他卻覺得一逃走，

就會失去了什麼。

喬特並非如此殘忍。

如果不奮戰到最後一刻，彷彿他就會詆毀了喬特的人格。

而那個有點溫柔、有點天真，卻又謹慎而睿智的人格，值得他用生命去捍衛。

黑色長鞭在暗夜裡閃出一絲漂亮的光澤，銀色手銬亦是。

阿諾德冰藍色的眸子在銀光閃動的瞬間變得殘酷，他咧開了唇角，毫不掩飾的赤裸裸的殺氣，幾乎令在場的人們都打了個寒顫，唯有黑衣人保持著鎮靜。

黑衣男人有著一頭深褐色的長髮，長髮優雅地束成一束馬尾，他的雙眼炯炯有神。

「我不會讓你死，在你被我折磨到全部招供以前。」那男人冷冷地道。

「你是不是誤會了什麼？」阿諾德亦冷冷地微笑起來，「我是不會死的，因為間諜的生命——就是情報。」

戰鬥一觸擊發。

那銀髮的野獸似乎在掏出手銬的瞬間就忘記了痛楚，他攻擊的姿態彷若要將眼前的獵物撕咬致死，黑衣男人沒料到他的速度會那麼快，連續兩下的鞭擊都沒有命中目標，不到一秒的時間，阿諾德就已經從眼前消失。

利刃狠狠地劃過了那人的肩膀，鮮血噴濺了出來。

他似乎看見了閃動的銀色光芒，然而一個回頭，只見那凶器已經朝自己身後飛去。

——目標是喬特。

他吃驚地轉身要保護喬特，卻聽見了同伴大叫著上面。

上面？他猛地抬頭，甚至還來不及有所反應，那銀髮的野獸已經從上方落了下來，狠狠地將他踢倒在地板，與此同時，銀色的手銬射穿了喬特的身體，硬生生將喬特斬成兩半。

根本是鬼神。

那黑衣人感到自己的肋骨傳來極大的疼痛感，阿諾德趴伏在他身上，以四肢狠狠地束縛住他的行動。

這是何等壓倒性的速度與力量？這樣的人為什麼要盯上彭哥列？

圍在他們週遭的數十名騎士陷入了驚慌，有人從馬上跳下來，有人掏出槍，又有人突然大喊要是開槍會連首領一起傷到，週遭陷入了一片混亂，那黑衣人試圖動動手腳，卻發現完全無法掙脫。

「……喬特呢？」

一片混亂中，他聽見伏在自己身上的那個銀髮人兒說，聲音帶著一點困惑與茫然。

他連忙跟著抬起頭，只見地上只留有黑斗篷和一把銀色的手銬，明明是在眼前被活生生斬成兩半的喬特，竟突然就這樣消失了，沒有血、沒有屍體、沒有影子。

「真是傷腦筋，像這種敏銳的角色，不快點殺掉，會對彭哥列有多大的危害啊。」

慵懶的聲音從人群之外傳來，不算大聲，卻足以蓋過嘈雜的人群。

——畢竟那音色是如此的詭異。

騎士們大約也察覺到了，紛紛回過頭，只見在人群的盡頭，D・斯佩德坐在民宅的屋頂上，手裡握著一把巨大的鐮刀，月光下，黑桃的右眼閃出一道幽幽的冷光，他不住地輕笑起來。

死神——那是第一個閃過阿諾德腦海裡的字詞。

「本來以為恩佐就足夠壓制你了，看來你的實力遠在我的預估之上。」

「你是第二個能識破我的幻術的人，究竟還是出於你對喬特的了解……真是可笑。」

「但是對於幻覺這種東西，看來你的直覺還是不夠——」

巨大的鐮刀猛然貫穿了阿諾德。

鮮血瞬間宛若爆破般飛濺出來，銀髮的人兒瞪大了雙眼，喉頭湧上一股腥甜。

方才還坐在屋頂上的斯佩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立在自己身後的人影。

D・斯佩德的長鐮就這樣刺穿了他的腹部，身體一下子失去了知覺，他無力地倒下，黑衣人也在此時掙脫了他的束縛，手腳有些慌亂地重新拾起鞭子，幾個部下連忙跑上前扶住他。

「沒事吧？首領。」

「還行，只是肩膀受了點小傷……」男人有些吃力地道，回頭又看向眼前有著妖異右瞳的藍綠髮色男人，「你就是D・斯佩德，彭哥列的霧之守護者？」

「喔呀？鼎鼎大名的恩佐・加百羅涅知道我的名字，還真令人受寵若驚。」斯佩德滿不在乎地輕哼了幾聲，彎身拾起阿諾德落在地上的手銬，吹了聲口哨，「竟然能用這種東西殺人，真是不能小看。」

他輕鬆地殘忍地笑著，一把揪住阿諾德的銀髮，粗魯地將他拖行到雕像旁，用手銬將他

與雕像緊緊綁住。

而後，他轉身，看向恩佐。

「動手吧。」他冷冷地說，「不是說要逼問出他的一切目的，再殺掉他嗎？」

「但是他已經……！」

「怎麼？你不忍心？你還算是西西里最強大黑手黨的首領嗎？」

恩佐的目光一下子冷了下來。

他向身後的部下宣佈別插手，利索地甩了幾下鞭子，往阿諾德的方向走去。

走近的時候他聽見那銀髮人兒的喘息已經很劇烈，恩佐蹲了下身，兩指扣住了阿諾德的下顎，逼迫他抬起頭來，與自己的視線相接，只有這麼近的距離時，他才發現對方是個漂亮的美人。

而那美人此刻正用著憎惡的眼神瞪著自己，恨不得至他於死地。

就是這樣，才有折磨的價值。

「把你所屬的組織告訴我，我可以讓你死得痛快一點。」他冷冷地道，「或是你想要生不如死？」

阿諾德似乎想要開口說話，但他一開口，卻只能吐出一口鮮紅的血。

他索性抬起頭，用憤恨的眼神表達他強烈的拒絕。

真是堅毅的男人，如果他是夥伴的話該會有多麼可靠。

恩佐默默地想著，站起身，舉起了長鞭，而後——用力地揮下。

鞭子將白皙的胴體打出一道道火辣的血痕。

阿諾德低著頭，緊咬著下唇，任鞭擊狠狠地打在他身上，沒有發出任何一絲哀號聲，他的手緊緊地抓著雕像，抓得指甲都滲出了鮮血，但他的雙眼始終是睜著，沒有任何一絲屈服或招供的打算。

身為間諜，他早就明白自己的命運是什麼。

只是此刻，在強烈痛楚的折磨之下，模模糊糊地，他想起了他的家鄉，在金色的麥野上，秋季的微風輕拂過他的臉龐，在湛藍的天空下，一隻黑鳥的身影伴著白雲，遠遠地來，遠遠地離開。

鞭擊突然停止了，他聽見大聲斥責的聲音。

阿諾德幾乎已經要失去意識，他模模糊糊地睜開了眼，火炬的光芒照亮了黑暗的廣場，他看見一雙溫柔的橙紅色的眼眸，金色的髮彷彿照耀在那片麥田上的陽光。

「阿諾德、你沒事吧？阿諾德。」

那是喬特的聲音。

「我來晚了，對不起。」

喬特果然不是英雄，阿諾德感覺到熟悉的體溫將自己緊緊抱起。

這樣的出場方式真是糟透了，他暗暗地想著，安心地閉上了雙眼。

喬特的神情透著前所未有的憤怒。

然而即便他憤怒，他的態度還是那樣的冷靜，他緊抱著懷裡滿身是血、昏死過去的阿諾德，回頭，額上橙紅色的火焰熊熊燃燒，此刻的恩佐正被G和朝利雨月聯合架著，染血的鞭子落在冷硬的石磚地板上。

至於斯佩德，他在見到喬特出現的當下立刻就消失了蹤影。

喬特緩緩地抱起了阿諾德，憤怒地注視著恩佐。

「你知道自己在對誰的人動手嗎？」

恩佐被他那反常的冷漠語音嚇了一跳，愣愣地注視著他。

在他的印象中，他從來沒有看過喬特生氣到這種地步，他想開口，卻又完全說不出話來。

「納克爾。」喬特很快將視線從恩佐身上移開，看向身旁的黑髮牧師，「用你的火焰治療阿諾德，現在能做的處理不多，但是至少先顧全他的性命，千萬別讓他死了。」

「等等！喬特老師……！」恩佐的心裡焦急起來，他忍不住大吼，「你知不知道他的身分是……！」

「——我知道。」

喬特不客氣地打斷了他，帶著憤怒的金紅色眸子又回望過來。

「阿諾德的一切我都知道。」他冷冷地說，「彭哥列內部的事情，還望你別插手。」

恩佐嘖了聲，沒有再說話。

他只能看著那自己心中所景仰的男人，抱著滿身是血的阿諾德，大步離開了廣場。

*

「你知道我生氣的理由嗎？」

替尚未醒來的阿諾德蓋上被子，喬特冷冷地對身後的黑衣男人道。

而男人——恩佐・加百羅涅，此刻正緊緊地抿起了下唇，不敢抬頭看喬特一眼。

「……我知道，老師。」

「就算你真的被幻術給欺騙，在見到斯佩德的當下就應該立刻停手。」他嚴厲地道，然而他撫摸阿諾德銀髮的動作又是那樣的輕柔，喬特轉過身，一雙澈藍的眸子盈滿了霸氣，「一個首領需要的不是殘忍，就算你是黑手黨也一樣。」

恩佐陷入了沉默。

他不能理解喬特救回阿諾德的理由，而且還帶著彭哥列所有的守護者出動，尋找阿諾德

的下落。

「可是……！」他試圖為自己辯白，「那個人是間諜！他是背叛者啊！」

「我知道，關於他的一切我都知道。」喬特淡淡地回答，「他只是在執行他的任務而已，阿諾德是個論公不論私的人，若他願意留下來，對彭哥列絕對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萬一他以後……」

「夠了。」喬特冷漠地打斷了他，「下次再對我的雲之守護者出手，就是與彭哥列敵對，我不會輕易就原諒你，今晚你先去休息吧，我已經叫人備好足夠的房間了，我想你們從西西里來，長途跋涉，也應該累了。」

恩佐又低下頭來，緊緊地擰起了眉。

「那……老師你呢？」

「我會留下來，等阿諾德醒來。」喬特回眸注視著那臉色蒼白的銀髮人兒，斂下睫，「要是他死了，我會恨你的。」

恩佐的身體顫了一下。

然而他終究是無法反駁什麼，只有靜靜地轉過身，離開了醫護室，對這樣一個大家族的首領而言，對年紀比他小的青年自衛隊首領低頭是不太合理，但是恩佐・加百羅涅在各方

面都必須承認，若不是喬特的幫助與啟發，他不可能一手創立起今天的加百羅涅家族，他倆維持師生關係已經挺久的了。

因為一起在西西里長大而感情要好，喬特對他說的每句話都很重要，然而那時候為什麼沒有認出來那個人並不是真正的喬特？反而是讓一個間諜先認出來了？恩佐懊惱地嘆了口氣，緩緩步過黑暗的長廊。

他將染了血的鞭子湊到唇邊，血腥的味道刺了他的嗅覺，抬起頭，原先炯炯有神的眸閃過了迷惘。

＊

一只漂亮的蒼鷹立在醫護室的窗邊，一動也不動地注視著室內的一舉一動。

牠的嘴中叼著一只染血的死去的白鴿，鴿腳上繫著一個小瓶子，瓶上印著馬的圖樣。

《章拾肆》

阿諾德在秋日的午後醒了過來。

醒來的原因其實很單純，他聽見了女人竊竊私語的聲音，於是即便在重傷之中還是淺眠的他被吵醒了，當他睜開眼睛時，他看見喬特趴在自己身旁沉睡著，而窗邊有幾個護士正不知所措，他從細縫中看見窗外站著一只英挺的蒼鷹。

那顯然是讓護士們不知所措的原因。

阿諾德有些驚訝地想坐起身子，卻隨即發現自己的身體痛得動彈不得。

他想開口，卻發現口中還卡著一口血痰。

幸好喬特被驚動，醒過來了，他揉揉眼睛，看著醒過來的阿諾德，露出了安心的微笑。

「你醒了。」喬特微笑道，窗邊那些護士回過頭來，喬特和他們點頭打了個招呼，伸手輕撫阿諾德的髮，「我也放心一半了，我先回去工作了，如果你有什麼需要再跟我說，晚點我叫恩佐來跟你道歉，好嗎？」

阿諾德沒有說話，只是在他站起身的時候抓住了他的衣襬。

他以眼神示意喬特看向窗戶的位置，而喬特收到了他的訊息，抬頭看向窗外那頭蒼鷹，

視線移向蒼鷹腳下那只幾乎已經被啃食到只剩骨頭和羽毛的鴿屍，還有那蒼鷹算是有點呆滯的眼神。

「你要讓他進來嗎？」他問，阿諾德只扯了兩下他的衣角做為回答。

喬特微笑起來，他大步繞過阿諾德的病床，走向窗邊，打開了窗戶，而那蒼鷹也似乎有靈性似的，大約過了兩秒之後才緩緩回神，鼓鼓翅膀，飛了起來，在狹小的醫護室內繞了一圈，降落在阿諾德的床頭。

蒼鷹鳴叫了一聲，彎下頭來在阿諾德的頰上廝磨了一會兒。

那是第一次，他看見阿諾德勾起了真實的微笑。

*

斯佩德從那次之後便從彭哥列消失了幾天。

青年自警團每天早中晚都會固定由一名守護者帶領出外巡視一周，保衛人民的安全，然而斯佩德就像是逃走了一般，沒有再來參加過巡視，不少人認為斯佩德已經退出，並認為用一個弱小的阿諾德換掉一個強大的斯佩德一點也不值得，他們一點也不明白喬特的用意，當然，阿諾德是間諜的事情並沒有傳開。

幾天以後，阿諾德終於能稍微站起來走動了，這要多虧了晴之守護者的黃色火燄。

他不再向從前那樣愛撒嬌、愛黏著喬特，相反地，受過傷後他變得十分自閉，總是抱著一隻蒼鷹在總部內走路作復健，在走廊上遇到別人也不會打招呼，甚至，有些人表示，他們還被阿諾德瞪過。

即使阿諾德變得如此陰沉，喬特還是不厭其煩地每天去陪伴他，然而據看照他的護士表示，阿諾德即使是面對喬特，也不會說任何一句話，無論喬特對他多好，或是問了多少的問題，阿諾德都沒有回答。

直到喬特帶來了恩佐・加百羅涅。

他與阿諾德面對面坐著，阿諾德的肩上站著一只蒼鷹，他與牠的眼神同樣冷淡同樣銳利。

「我很對不起……對你做了那些事……」恩佐說這話時聲音有點小，「原諒我……」

「你沒有做錯。」阿諾德冷淡地回答，「若換作是我，也會對間諜這麼做。」

恩佐訝異地抬起頭，注視著他。

那漂亮的銀髮映著陽光，光芒襯著那雙冰藍色的眼眸，很美。

《章拾伍》

「這孩子是我在西班牙執行任務時撿到的，牠當時被獵人打了一槍。」阿諾德輕梳著蒼鷹柔順的羽毛，只有在旁人不在的時候，他才願意對喬特開口，此刻的他正坐在病床上，神情那樣的安靜。

陽光穿過窗戶，灑在潔白柔軟的棉被上。金髮映著金燦燦的光芒，喬特坐在病床的旁邊，以溫柔的眼神注視著他。

「不過這孩子很聰明，我們很快就成為了好拍檔，大多時候牠都替我送信，或是替我注意週遭的情況，我留牠在普魯士，沒有想到牠會跟過來。」阿諾德淡淡地抬眸，直視著喬特的眼，「我的話說完了，你還有什麼要問的嗎？」

「你真的還是不願意透露和任務相關的半點情報呢。」喬特苦澀地笑了下，「真是倔強。」

「無論你怎麼套話，在收到上頭的命令之前，我都不會說的。」

「真的？」喬特的神情顯然是露出了一點驚喜，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封雪白色的信件，上頭明顯有過拆封的痕跡，他將之遞給阿諾德，微笑起來，「那你現在可以向我透露情報了

嗎？」

「這是什麼？」阿諾德接過信，疑惑地拆開，卻被喬特制止。

「是日耳曼邦聯諜報部給我的回信，要拆信要先有心理準備。」

阿諾德的神情一下子變得有些茫然，他轉頭，愣愣地看向喬特。

「你看過內容了？」

「當然，上面的收件人是我啊。」

「是好事還是壞事？」

「對你來說可能是壞事吧。」

「對你來說呢？」

「是好事，而且再好不過了。」喬特微笑著，在阿諾德做好心理準備以前便開了口，「他們說你和你的部下已經沒有用處了，隨彭哥列怎麼處置都行，這當然是我所樂見的結果。」

阿諾德錯愕地瞪大了眼。

他連忙拆信，打開信紙，上頭確實印有日耳曼邦聯諜報部的戳章，他逐字逐句地閱讀，裡頭的內容與喬特所言確實不差，阿諾德因為彭哥列首領殲滅任務的失敗，已經被免除了諜報部首席的位置，他的視線一路往下，鎖在最下角的署名上頭，署名者是自己的前任部下，

然而那名字前方的稱謂卻是「諜報部部長」。

——失敗了。

阿諾德的手微微顫抖著，放下了手中的信。

不是因為任務失敗，而是敗在了諜報部本身醜陋的權力鬥爭之下，連自己的部下也一併受了牽連，沒有了職位，也沒有了可以回去的家，阿諾德低下頭，將信紙遞還給喬特，躺下來，翻了個身，再也沒說話。

「阿諾德，你還好嗎？」喬特有些擔憂地望著他，伸手觸上了他的肩膀，卻發現那副清瘦的身子微微顫抖著，喬特不禁蹙起了眉，「留在彭哥列吧，你已經是彭哥列的守護者了，你和你的部下，我都會好好對待的。」

阿諾德沒有回答他，喬特斂下睫，深深地嘆了口氣。

「如果你還是有想去的地方，那就告訴我吧，我會盡力替你完成，也尊重你部下的意願。」喬特沉默了好一會兒，又繼續道，「但是、可以的話，還是請你留在我身邊吧。」

阿諾德沒有回答喬特的問題。

沒有決定留下來，或是離開，僅有一句話——「我的部下就交給你了。」

當阿諾德將這句話脫口而出時，喬特天生的超直感立即為他帶來一股不安，然而看阿諾德安靜的背影，他也只有保持沉默，直到G來敲門，他才起身離開。

「答應我你不會離我太遠，好嗎？」喬特細心地替阿諾德拉好了被子，微蹙著俊眉，有些擔心地輕聲開口，「在你傷好了之前，也不要離開這醫務室半步。」

「……你沒有資格命令我。」

「我是以首領的身分關心你。」

「我還沒說我願意加入彭哥列了！」

阿諾德煩躁地斥道，將腦袋縮進了被窩裡，不再面對喬特。

後者只輕輕地嘆了口氣，伸手輕撫上阿諾德的臉頰，縱然指尖碰到的觸感是柔軟的被單。

「那麼，我以勝者對俘虜的身分威脅你，好嗎？」他輕輕地道，語氣帶著與他話語內容

不相符的溫柔，閉上了眼睛，「你現在有傷在身，別單獨作危險的事。」

阿諾德毫不留情地揮開了他，站在門口的G見狀挑起了眉，然而見喬特沒有生氣，他也不做任何反應，只是退開一步，讓喬特從醫護室中走出，而後替他關上了門，跟上喬特的步伐，將外出用的黑色披風遞給了他，喬特卻遲遲沒有接過。

「……是我先前做得太過火了嗎？」他低聲喃喃自語著，眼眸低垂著認真思考，「如果他還是不聽話的話，還是要再用一次狠手段嗎？他會恨我嗎……不，他已經夠恨我了……」

「呃……首領？」

G突然的出聲讓喬特回過神。

他回過頭，這才注意到G一直舉在半空中的披風。

「啊、不好意思，謝謝你，G。」喬特溫和地笑了笑，將披風接過，穿上，黑色的布料在空中甩出一道俐落而漂亮的弧度，「對了，待會兒的行程是什麼？」

「去孤兒院。」G蹙了蹙眉，似乎有些不滿，「那個阿諾德，最近是怎麼了？」

「咦？」喬特眨了眨眼，「什麼意思？」

「我是聽說過他受傷後變得很自閉的傳聞，可是他也一下子變得太兇狠了吧？」G指指前方示意喬特邊走邊說，他一面邁開步伐，一面質疑，「而且，為什麼斯佩德要特意聯合加

百羅涅家族攻擊他呢？他不是先前保護了你的英雄嗎？我知道他被恩佐和斯佩德拷問得很慘，可是如果是那種程度而已的話，他先前不是為了保護你而受過傷了嗎？而且，一般來說，被強暴所受到的精神傷害會比被拷問要大得多吧？除非他是個愛好被男人強暴的變態。還有話又說回來，你這傢伙真的需要別人保護嗎？你是不可能讓一個比你弱的人來保護自己的吧？」

G頓了頓，等待喬特的回答。

然而喬特並沒有，他只是一味地繼續往前走，氣氛陷入了好一會兒的沉默。

「吶，首領。」G又淡淡地開了口，「阿諾德的事情，你應該是瞞了些什麼吧。」

「嗯，是這樣沒錯。」喬特毫無隱瞞地道，點點頭，回頭對G露出了一抹微笑，「我的確沒有一直隱瞞的打算，因為我也不是個很會說謊的人，破綻太多了，對吧？」

「阿諾德他……到底是誰？」

「我也沒有說出來的打算。」喬特心情頗好地笑了笑，「我只知道他是個很重要的人才，必須要留在彭哥列，為了這個目的，現在還不是說出來的時機。」

「連我都不行嗎？」G蹙起眉，有一絲不悅，「虧我們還是青梅竹馬。」

「我已經給你很多提示啦。」摟了下G的肩膀，喬特笑著道，「憑你的聰明才智猜得出

來的。」

「這算什麼啊？」

「——不過，這件事，請不要和家族成員透露，好嗎？」喬特收起了笑容，凝視著G的雙眼，眸裡帶著一絲不苟的認真，「還有斯佩德，他會回來彭哥列的，如果他散佈任何對阿諾德不利的消息，不管那是不是真的，麻煩你把輿論壓下來吧。」

「是。」

G堅定地回答，神情沒有一絲猶豫。

喬特至今為止所做的決定都沒有錯過，無論是好的抑或壞的，喬特所做的都一次一次將彭哥列帶到最高峰，宛若是神明一般，永遠指引著正確的道路，他深深信任著這樣的彭哥列首領。

而他知道，喬特也同等地信任著他們。

蒼鷹從窗口飛了出去，在空中盤旋幾圈，而後鎖定馬廄前的一匹白色駿馬，俯衝而下。

那是一天早晨，恩佐・加百羅涅與他的家族成員們正要啟程返回西西里島的早晨。

天空有些陰暗，稍早的時候還起了點霧，此時此刻他們在西西里島的據點巴勒摩應該也是一片霧茫茫吧，深褐髮色的英俊男人回頭看了彭哥列青年自警團的總部一眼，斂下睫，沉默了一會兒又再度抬頭，目光放在醫務室的小窗口上，負傷的銀髮人兒就在那裡頭。

「首領。」身旁的部下傳來一聲呼喚，「您的馬……」

恩佐聞言愣了愣，回頭。

只見在自己的馬上，停了一只身型不小的蒼鷹，鷹爪上綁著一封紙條。

彷彿是有靈性似地，蒼鷹對空叫了一聲，向著恩佐伸出了爪，乖乖讓他拆下了紙條。

裡面只寫了簡單的幾行字。

恩佐讀完之後，訝異地抬起了頭，凝視著那個窗口，竟發現有人站在那裡。

銀髮的人兒就站在窗邊，以冷冽的冰藍色眸子，回望著他。

＊

擔心不利於阿諾德的謠言散播似乎是多餘的。

阿諾德並不是笨蛋，他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隔天早上他笑著和護士打了聲招呼，走在走廊上也變回以前那個惹人愛的阿諾德，有人詢問他之前和斯佩德發生了什麼事，又為什麼斯佩德會離開，阿諾德一概回答不知道，或是因為斯佩德惹首領生氣之類的話。

彷彿回到一開始的時光，阿諾德從走廊的另一端飛奔過去，緊緊抱住了喬特的身子。

那句「我最喜歡首領了！」聽起來依然那麼耳熟，喬特卻能從阿諾德熱切的語氣中聽見那最深處的幾分冷淡，原本是最期望再次聽到的話語，如今卻覺得與阿諾德的距離又更遠了。

阿諾德持續演著他的戲，大家對真相就更加難以察覺，縱然的確有一點風聲傳出阿諾德是間諜這回事，似乎也鮮少有人當真，G也很快就利用各種手段將風聲壓了下去。

這樣的日子又維持了一個星期左右，阿諾德身上的傷也好得差不多了，幾個人在夜晚的走廊上遇見了阿諾德，他正抱著枕頭與棉被，有些笨拙地踏著輕快的步伐通過走廊。

「喂！阿諾德、你要去哪裡？」其中一人笑著問道，阿諾德眨了眨眼，將腦袋從棉被堆後探出。

「去首領那邊。」他燦爛地笑了笑，「我要和首領一起睡！」

「真是的、又來了啊……」

「偶爾也對我們撒嬌一下吧！都只有首領！」

「因為我最喜歡首領了嘛！」

阿諾德笑著回答，轉身，留下身後訕笑的幾個男人，抱著棉被輕快地走過了轉角，來到了彭哥列首領的房前，尚未敲門，門便已經打開，喬特站在門口，微笑望著他。

「晚安，阿諾德。」他輕輕地笑著，「又來找我睡？」

「嗯！」阿諾德笑了起來，白皙的臉上泛起一層淺淺的緋紅，「我可以進去嗎？」

「好啊。」

喬特退開一步，將門敞開方便阿諾德進入，後者踏進了房內，將枕頭與棉被往單人床上扔，聽見房門被關起的聲音，而後，他回頭，看見喬特將門上了鎖。

「說吧。」喬特淡淡地抬起頭，「你有什麼目的。」

「什麼目的？這不是你所希望的嗎？」阿諾德咧開一抹冷冷的微笑，走上前，一手環過喬特的後頸，兩人的距離很近很近，「我說過了喔——『我最喜歡首領了』。」

「說謊。」喬特緊緊地蹙起了眉，抓住他的手，將阿諾德用力攬進懷裡，「你明明恨我了。」

「既然知道我恨你，為什麼還抱我？」阿諾德沒有反抗亦沒有推開他，只是輕輕撫上喬特的背脊，閉上雙眼，嘴角滑開一抹邪魅的弧度，「……你愛我，對吧？」

「嗯，我愛你。」喬特一點也不羞澀地坦承，緊蹙起的眉宇卻訴說了他的痛苦，「我不知道你要做什麼，但是我有不好的預感，求求你別離開我的身邊。」

「如果我離開了，你會很痛苦嗎？」

「阿諾德，你比我的生命更加重要。」

「你對每個人都這麼說吧。」

「因為這世上比我性命重要的事物太多了。」

「我有特別的地位嗎？」阿諾德鬆開了手，美麗的冰藍色瞳眸凝望著喬特，「你愛著家族裡的每一個人，那樣的話，要我愛上你，豈不是太不划算了？」

喬特沒有回答，低下了頭，阿諾德注視著他的神情，不悅地微蹙起了眉。

「我討厭你，首領。」

他說著，踮起腳尖，吻上了喬特的唇。

他們終於有了第一次正常的性愛。

將阿諾德按倒在床上，喬特彎身輕吻著他的眉尖，逐一退去了身下人的衣物，阿諾德則伸手解開了喬特的釦子，扯下了他的睡衣，袒露的胸膛上有著大大小小無數的傷疤。

那是、身為首領所不得不背負的沉重。

「你所受過的傷，每個都記得嗎？」他輕輕地問，伸手撫上喬特胸前的傷疤。

「嗯，這是為了『守護』而受的傷，我都記得。」喬特輕聲回答，微笑起來，「倒是阿諾德，明明是邦聯政府諜報部的高層，身上卻沒有什麼疤痕呢。」

「我是個間諜，一個疤痕就是一個記號，所以我會很小心。」他側開了頭，屈起右腿頂上喬特的腹部彷彿誘惑，「你和斯佩德、恩佐一起讓我受過的這些新傷，我會記得的。」

「對不起。」喬特低頭輕輕吻上他的頸側，「我會治好它的。」

「……來不及了。」

阿諾德淡淡地道。

喬特尚沒理解這句話是什麼意思，阿諾德又再度吻上了他的唇，白皙的頰上泛著淺淺的

緋紅，很美很美，喬特伸手滑進身下人兒的底褲裡，撫上白皙的臀瓣，他只聽見阿諾德發出幾聲幼貓似的嗚吟，沒有迎合亦沒有反抗，情慾將喬特的理智沖得有些昏昏的，然而他始終沒有忘記阿諾德剛才的那一句話，情慾之外他還擁有另一種感覺——害怕。

「在想什麼？」阿諾德捧住他的頰，溫熱的鼻息悉數噴在喬特的臉上，「不准分心。」

「阿諾德，我……」

「別說了。」

修長的手指按住了喬特的雙唇，後者只猶豫了半秒，便將阿諾德的指尖含入口中，那銀髮的人兒似乎是被這樣的舉動嚇到了，一下子漲紅了臉，煞是好看。

趁著阿諾德分神的剎那，喬特在拓寬上伸入了第三根手指，阿諾德臉上的紅暈更深了些，然而他仍像是忍耐似地，前額起了層薄汗，卻沒有說話，覆蓋著下體的褲子似乎有一點濕了，玉莖微微挺立著，腹部傳來一點的痠疼感，喬特見著忍不住微笑了起來。

「雖然嘴上說討厭我，身體卻很誠實呢。」

「……囉嗦。」

阿諾德不悅地蹙起了眉，趁機抽回了被喬特含在口中的手指，上頭殘留的透明色唾液宛若清晨的甘露，阿諾德將之度入自己的口中，舔了舔上頭屬於喬特的唾液，宛若享用美食那

般的表情，喬特看了紅了臉，只見阿諾德彷彿意猶未盡似地微笑起來。

事已至此，理智似乎已不能再控制什麼。

從骨頭最深處蔓延至血液血管全都是擁抱的衝動，無法按捺，或不得不承認阿諾德確實已經誘惑成功，交合的瞬間給身下的人兒帶來極大的痛苦，喬特卻難得的沒有停下來，或許是產生了些許的報復心理也不一定，報復阿諾德對他隱瞞了什麼。

只是阿諾德始終都沒有叫出聲。

他緊緊地攀住喬特的背脊，沒有反抗地忍受這單方面施予的痛楚，生理性的淚水滑落了他的眼角，他咬緊下唇的動作有幾分惹人憐愛的味道，看著喬特漂亮的眼瞳，他的意識逐漸模糊了起來。

——中毒了。

他這樣告訴自己。

毒液蔓延了他的血管他的神經他的大腦他的四肢百骸，讓他的身體再也不聽使喚，竟想永遠僅僅拑著這只臂膀，即使是死，都永遠不放開。

那名為「喬特」的毒液啊。

*

夜深了。

一夜繾綣終於過去，守在他身旁的喬特也陷入了熟睡，滿月高高掛在漆黑的夜空之中，阿諾德小心翼翼地下了床，扣上襯衫的釦子，俐落地繫好了領帶，穿上風衣。

他再次來到床邊，望著熟睡的喬特，伸手想觸碰那金燦燦的髮，半晌卻還是收回了手。

「我愛你，喬特。」

他道，聲音輕得幾乎無法聽見。

縱然多想彎身去親吻那男人的眼角與額與唇，理智還是驅使他後退了一步。

「……我欠你的，已經還清了。」

他輕聲地道，轉身，推開了房門。

外頭已經亮起了加百羅涅家族作為信號的燈火，他知道不能再擔擱任何一刻。

暗夜裡，他離開的腳步輕得有若影子。

「日耳曼邦聯為什麼要調查彭哥列？是因為彭哥列做了什麼威脅到他們利益的事情嗎？」在一搖一擺顛顛簸簸行進的馬車中，深褐髮色的男人裝作漫不經心地開了口，目光卻有些忐忑地望了身旁的銀髮人兒一眼，「那時你在老師的房裡，沒對老師做什麼吧？」

「你說呢？」阿諾德冷淡地回應，聲音幾乎沒有起伏，只稍稍收回了望著窗外的視線，「想知道的話，你可以自己去問喬特，就看他敢不敢告訴你。」

「不會是什麼對老師不利的事情吧？」

「或許吧。」

阿諾德的答案模稜兩可，恩佐有些自討沒趣地撇開了頭，半晌又想起自己原先的問題，回過頭去要再問，卻又覺得問了也得不到答案，張開的嘴還是合了起來，半晌，又開了口。

「你跟老師……到底是什麼關係？」

「偵查與被偵查關係。」

「可是、你們的關係看起來要更好一點……」

「——那是你的錯覺。」

冷冷地打斷了恩佐的話，也不給他任何再說下去的機會，阿諾德閉上了眼，仰頭準備睡覺，他與恩佐不是那麼友好的關係，何況先前還差點死在他的手下，他並沒有將任何情報與這男人分享的打算，縱然他明白這男人對喬特也是一片忠心，也願意看在喬特的份上答應幫助自己。

幫助自己——回到普魯士。

那屬於自己的祖國。

阿諾德緊閉著眼，淡淡地想著，不自覺地屈起了手指。

——屬於自己的東西，沒有乖乖讓給別人的理由。

*

抓著窗簾的手指用力到泛起了白。

喬特緊咬著下唇，望著那站在窗口的黑鳥，那蒼鷹宛若一只雕像，在陽光的照耀下安靜地挺立著，羽毛閃耀著漂亮的光澤，就像那執拗的銀髮人兒，只憑自己的心念做自己的事。

連封信也沒留下，是相信喬特已知道他的打算。

突然恢復了假象的性格，是為了不在彭哥列內給喬特添麻煩。

而那場由他所要求的性愛，只是一種償還。

——從今以後，兩不相欠……是嗎？

喬特低下頭，不再緊抓著窗簾，鬆了手，回頭，昨晚淫靡的景象已不復存，阿諾德在走前已規規矩矩地折疊好了棉被，順便連喬特的衣服也一起折了，喬特忍不住勾起一抹唇角，即使眉頭仍是悲傷地緊緊蹙起，縱然是那樣匆忙的逃走，阿諾德行事上還是那樣一絲不苟。

但既然是阿諾德的選擇，他也不能做什麼。

喬特扯下了床單，摺疊之後連同睡衣放進洗衣籃內，而後走到衣櫃邊，換上了慣穿的西裝，時間還是清晨，喬特知道自己起得有點早了，披上漆黑的披風，走出房門。

在陰暗的走廊上跨著大步，不久便來到G的房前，敲了幾下門。

然後他深吸一口氣，做好全部的心理準備。

——碰！

「吵死了！不是說大清早的別拿工作來煩我嗎！小心我把你的頭塞進便盆裡去！混帳!!」

G開門的同時不由分說地飆出了一長串的痛罵，而後低氣壓的腦袋稍微清醒了一點，打了個呵欠，靠在門上，揉揉眼睛，這才看清楚眼前的人，他稍稍瞪大了眼。

「首領？」他楞楞地道，「你怎麼這麼早起？發生了什麼事？」

「有件事情想拜託你。」喬特微笑起來，「希望你別把我的頭塞進便盆裡去。」

「唔……」受到喬特的調侃，G紅了臉，有些不好意思地搔了搔臉頰，「說吧。」

「聽說科薩特在普魯士有勢力對吧？」喬特輕輕地笑了起來，笑時彎了那雙澈藍的眼，「可以替我聯絡他嗎？我有事情要去日爾曼邦聯的總部一趟。」

「我堅決反對，首領。」

兩手拍在上好的木質辦公桌上，手中的文件飛散一地，G怒目瞪視著眼前的金髮男人，毫不畏懼地注視著那雙閃爍著橙紅色的澈藍眼眸，喬特面色嚴肅地注視著他，似乎也快生氣了。

「你不能因為個人情感因素就前往普魯士，別忘了你的身分是什麼！」

「我是彭哥列自警團的首領。」

「你是義大利最大統一派勢力的首領！」

「我……」

「你別忘了緋特列．威廉三世對統一派的看法！他還沒派人來暗殺你、我已經覺得很神奇了！」

喬特自知理虧，住了嘴。

現在還不是揭露阿諾德身分的時機，絕對不是。

他沉默了好一會兒，張了口，又閉上了嘴，就這樣反覆了幾次。

「可是……」他嚥了口口水，「現在的普魯士不過是奧國的魁儡……」

「就因為這樣！」G狠狠地痛斥，「想殺你的是奧國皇帝！只是藉普魯士的手來殺你滅口，你還不懂嗎？我以為你對現在的政局很清楚，你要是什麼都不懂，要怎麼領導統一派！」

「你說得太過分了！G！」

「如果你清楚，為何還執意要去日耳曼邦聯！」

「我的雲之守護者離開了，這個理由不足夠嗎！」

「離開一個守護者還不必首領親自去找！」G憤怒地擰起眉，「根本是個人情感因素！」

兩人怒目瞪視著，直到朝利雨月來敲了門。

G狠狠地瞪了過去，喬特則是深吸了口氣，收起憤怒的神色，坐進了辦公椅。

「呃……我來的不是時候嗎？」朝利雨月看著臉色極差的G，又將目光移向神色凝重的首領，清了清喉嚨，有些尷尬地開口，「有事情要向您報告，首領。」

「嗯，請說。」

喬特盡量和顏悅色地道，G見他這樣，不住地嘆了口氣，似乎也不那麼氣了，即使前一秒吵得再怎麼凶狠，喬特絕對不會將私人情緒發洩轉移到其他人身上。

於是朝利雨月也放心下來，溫和地微笑了。

「斯佩德他回來了。」雨之守護者笑著，「他跑去埃琳娜那裡避難，結果被埃琳娜勸回來了。」

「哈！不愧是埃琳娜！」

G和喬特異口同聲地道，默契好到不可思議的地步，他倆不約而同地對上了視線，G有些尷尬地低下了頭，而喬特則是蹙著眉，一會兒卻微笑了起來。

「你的建議是對的，G。」他平靜地開口，「謝謝你為我的首領威嚴這麼著想，如你所說，我是個首領，不是想做什麼就能做什麼的，我承認，我確實被個人情感沖昏頭了。」

「真的？」G不敢置信地抬起頭，咧開了嘴角，「所以你改變決定了？」

「是的，但是阿諾德還是要找回來。」喬特溫和地笑了笑，點頭，「我想，就派出一小隊人馬去秘密搜索吧，他是自己離開的，如果不願意回來，我們也沒辦法勉強。」

「是，首領。」G又回復了平時的不苟言笑，蹲下身收起了地上的文件，退回門口，「那麼，我這就去替您處理。」他頓了頓，揚起一抹唇角，「很高興您終於改變了想法。」

「跟G你吵嘴，真的怎麼樣都吵不贏呢。」喬特調侃道，G也輕聲笑了起來。

待G離去後，喬特才溫和地看向站在門口的朝利雨月。

「幫我叫斯佩德進來吧。」他道，輕快地微笑了起來，「我必須好好和他談談才行。」

「慢死了，為什麼去借個廁所會那麼久……！」

恩佐・加百羅涅站在安靜而宏偉的普魯士王國街道上，不耐煩地等待著銀髮人兒的歸來。

「已經進去半個小時了……！到底在幹什麼！」

「Guten Tag, Herr.（午安，先生。）」

溫婉的女性嗓音從旁傳來，恩佐回過頭，只見一名撐著白色洋傘，穿著精緻洋裝的普魯士女人正用德語向自己打招呼，那女人一頭金髮盤成髮髻，身上戴著昂貴的金銀珠寶，向恩佐露出了微笑，很明顯是有錢人家的女人，後方有馬車在等著他，或許是已婚婦女。

「Salve, Signora.（你好，女士。）」恩佐脫下帽子，優雅地以義大利語回應。

「您是義大利人吧。」那女人說話了，將一張紙條遞給了他，「剛才有位先生要我把這個拿給你。」

女人的義大利文還算不錯，只是帶了一點普魯士口音。

恩佐接過紙條，打開，以義大利文寫成的，是阿諾德的字條。

恩佐・加百羅涅：

我的事情我自己解決，送我到這裡就行了，我會自行前往諜報總部。

你眼前的這女人是諜報部叛徒的妻子，她明日會前往諜報總部，若要找我，跟她打好關係。

阿諾德

恩佐蹙起了眉，折起紙條。

早該要料到的，阿諾德是如此任性的一個人，理所當然沒有將自己牽扯進去的打算，即使恩佐一開始就願意看在喬特的份上幫到最後，再帶他回彭哥列的據點那不勒斯。

「我很喜歡義大利呢。」就在他思索的時候，對面的女人又以濃濃的普魯士腔開了口，「我丈夫去過斐冷翠幾次，我也學了一點義大利文。」

「能得到美人你的讚美，是義大利的榮幸。」恩佐微笑起來，托起了女人的手，在其上落下一個淺淺的吻，「不知道美人願不願意和我喝杯咖啡？」

女人愣了愣，隨後輕聲笑了起來。

恩佐的相貌出眾帥氣，即使是民族性嚴謹的日耳曼女人，也沒有任何拒絕他的理由。

「要來我家嗎？」女人輕柔地道，眼神卻有股不懷好意，「能在這裡相遇也算是命運女神的安排。」

「這是我的榮幸。」

恩佐優雅地笑了起來，卻在女人回過身時瞇起了眼。

雖然算計女人並不是他的作風，但攀上這女人確實對人生地不熟的他們頗有幫助。

*

女人的房子寬敞又豪華。

恩佐下了馬車，打量著眼前的洋房，雖然比起加百羅涅的大宅是小了一些，只見女人也從另一輛馬車上下來，大宅的僕人列隊恭迎她，也有些僕人前來招待加百羅涅一行人。

他們在起居室聊了一會兒，女人名叫蜜微妮，法卡斯夫人，丈夫羅羅佐・法卡斯是現任日耳曼邦聯諜報部的部長，在聊天的過程中，恩佐逐漸發現女人對待僕人十分苛刻，像是嬌生慣養的大小姐，無論對誰都很不客氣，而後，或許是因為和恩佐聊得還算愉快，也因恩佐表現出好奇的樣子，法卡斯夫人提出了讓恩佐一行人明天一起到諜報總部找丈夫的邀請。

「當然，我怎麼會拒絕呢？」恩佐笑了笑，「只要是法卡斯夫人的邀請，我都會榮幸地

接受。」

「恩佐先生真是會說話。」法卡斯夫人微笑起來，走到恩佐的沙發後方，彎下身，修長的手臂環過恩佐的頸子，身上傳來濃濃的香水味，「那麼，明天我搭恩佐先生的馬車，可以嗎？」

「咦？不搭自己的車嗎？」努力忍住心中的不悅，恩佐陪笑道。

「我比較喜歡和恩佐先生同坐。」法卡斯夫人邪魅地笑了起來，「我們聊得很愉快，不是嗎？」

「聽到您這麼說我真高興，法卡斯夫人。」恩佐輕聲笑了起來，又牽起法卡斯夫人的手，在那手背上落下了吻，「請讓我與我的僕人送妳一程。」

自從與斯佩德談過話後，喬特的心情就一直很差。

他推掉了一些慈善的例行事項，像是去孤兒院探訪或是傾聽貧民的需求等等，總是藉口身體不舒服，讓G代他去露個臉，G幾日下來不免也有些煩躁，喬特並不曾這樣對待過他，他問過斯佩德兩人之間是否有發生什麼爭執，但斯佩德始終不肯透露。

是因為沒有辦法親自去找阿諾德而再生悶氣嗎？G並不認為，喬特是個說話算話的男人，任何他承諾過的事情，他就不會反悔、也不會有怨言，況且這幾天下來，喬特雖然沒什麼在做工作，卻也沒再提起關於阿諾德的事情。

還是說，是因為阿諾德走了而失望嗎？

如果阿諾德能留下來，即使是個天真的沒有戰鬥能力的傻子，至少對喬特來說也會快樂一點。G閉上雙眼，忍不住又想起了那一天，在病房外的走廊上，喬特沒有說出口的秘密。

阿諾德他——到底是誰？

＊

隔日一大早，加百羅涅的馬車已經在外等候。

法卡斯家的僕人不見蹤影，只有法卡斯夫人慢條斯里地從大宅中走出，將大門上了鎖，恩佐趕忙讓幾個部下去替她搬行李，而後，他們上了馬車。

諜報總部離法卡斯家有好一段距離，在馬車途中法卡斯夫人時不時地想與恩佐有身體接觸，恩佐被搞得有些心煩意亂，演戲畢竟不是他的專長，他讓法卡斯夫人去和車夫指路，自己則是裝睡，法卡斯夫人回來後看見他睡了，就讓恩佐躺在自己的腿上，也睡了。

傍晚的時候下起了大雨。

地上的污泥過多，將上視線不佳，馬不肯行走，他們決定在附近投宿，恩佐很快就想起了西蒙家族，而西蒙位於普魯士的據點似乎就在這附近。

「法卡斯夫人，我知道有個不錯的地點，不如我們去那裡投宿如何？」恩佐望向身旁的女人，問，「是我朋友的房子，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們今晚就去那裡住，明早再出發吧。」

法卡斯夫人猶豫了一會兒，卻還是同意了。

馬車調頭行駛，往西蒙家族普魯士分部的大宅駛去。

*

加百羅涅黑手黨、彭哥列青年自警團與西蒙團結商會表面上是三者完全不相干的組織。

加百羅涅黑手黨在西西里本島內劃分勢力範圍，兇狠的犯罪組織；彭哥列自警團在那不

勒斯本島，是義大利青年為求自保而組成的義勇軍；西蒙團結商會則是米蘭及北義大利商人自組的公會組織，成立於義大利北部，勢力範圍則擴及西歐，甚至往東洋發展。

然而私底下，這三者的關聯密不可分。

加百羅涅提供武力，西蒙提供金錢，彭哥列則扮演著精神領袖的角色，這三者皆是當時義大利叛亂份子的秘密結社組織，他們都有共同的目標和理想——統一義大利。

當恩佐・加百羅涅淋雨按下電鈴時，法卡斯夫人也撐著粉色的俏麗雨傘從馬車上下來。迎接他們的是西蒙家族，首領科薩特・西蒙不在，對方認不出恩佐，但在法卡斯夫人的面前，恩佐也不好拿出刻有加百羅涅紋章的戒指，倒是屋內有人認出他了，是彭哥列的人。

「真是太巧了！沒想到恩佐先生也來這裡！」那是恩佐沒見過的彭哥列的一個小團員，他領著恩佐一行人進入宅邸內，以熱茶招待他們，又遞給了他們每人一條毛巾，「那位小姐要不要上樓去更衣？二樓的房間只要是門上沒掛紅色牌子的就是空房，可以隨意挑選。」

法卡斯夫人點點頭，一面低聲抱怨，一面扭乾裙子的水，姿態有些狼狽，她上樓去時一個蒙面的彭哥列的團員想要扶她，法卡斯夫人推開了他，尖聲抱怨，忿忿地提著吸了水的沈重的裙襬上樓去了，直到聽見房門用力關上的聲音，加百羅涅、彭哥列和西蒙三方的人馬才放心地聊起來。

「雖說柯薩特先生吩咐過我們會有彭哥列家族的人來，倒是沒有提起加百羅涅也要。」其中一名西蒙家族的男人開了口，身邊幾個人也點了點頭。

「我們是受了首領的拜託，來找阿諾德的，沒想到會遇到加百羅涅呢。」

「咦？來找阿諾德？」恩佐詫異地張開了嘴，「不是喬特老師同意讓阿諾德來的嗎？或是臨時發生什麼大事了？因為阿諾德他和我說……」

「阿諾德在加百羅涅那邊？」

「對、不是……他本來是在的，後來卻說要自己一個人回諜報總部去，所以分開行動了。」恩佐想起了樓上的法卡斯夫人，招了招手示意大家湊過來，壓低了聲音，「事實上，法卡斯夫人就是現任諜報部首席的妻子，我騙了她，讓她帶我們到總部去，阿諾德就在那裡。」

「真的？那太好了！我們彭哥列也一起去。」

「要馬匹的話，西蒙這裡可以提供，彭哥列有幾個人？」

「五個，最少需要三匹馬，行嗎？」

「當然，別小看了西蒙的財力，一人一匹也行。」

氣氛漸漸地熱絡起來，正當大家聊得開心之時，法卡斯夫人已換下了濕衣服，走下樓來，大家連忙把話題轉移，為避免尷尬，恩佐牽著法卡斯夫人的手，將她領了過來。

「法卡斯夫人，這幾位是我的朋友，他們也恰好要去諜報總部附近，明天要與我們同行。」他說著，彭哥列的五個人紛紛站了起身，伸手與法卡斯夫人相握。

「我是勒托密。」較為大膽的青年伸出了手，爽朗地笑道，「你好，法卡斯夫人。」

「我是蜜微妮・法卡斯。」

握手的過程，很容易就能看出法卡斯夫人的心性。

她與帥氣的男人總是握手握得久一些，長相普通的只握了幾秒就放開，勒托密之後是尤利席斯，而後是朱賽佩，朱賽佩之後是弗朗切斯科，最後一個人則是蒙面的魯索。

法卡斯夫人在和他握手前蹙起了眉。

「在女士面前蒙面，是很無禮的行為吧。」她傲慢地道，輕蔑地上下打量著魯索，「還是說，你的身分高貴到連我這邦聯諜報部部長夫人都不能看嗎？」

「請妳諒解他，法卡斯夫人。」勒托密按下心裡的怒意，為夥伴辯解道，「魯索過去曾經遭烈火燒過，因為首……因為我們的朋友救過他，他才撿回一命，現在他的臉上全是傷

疤、喉嚨也燒啞了，向來不敢面對別人，所以才一直把臉遮起來，就請妳原諒他吧，法卡斯夫人。」

女人注視著那蒙面的男人，嘴角始終都下垂著。

而後，法卡斯夫人終於有了點願意與魯索相握的意願，緩緩伸出了手，然而就在她纖細的手握上那纏滿了繃帶的大手的剎那，指尖相觸，那女人突然嚇到似地抽回了手。

「別碰我！醜陋的東西！」

法卡斯夫人狠狠地打掉了他的手，魯索像是被嚇著了，其他人也被她嚇了一跳。

那女人拿出手帕擦拭自己的手，歇斯底里地怪叫了一會兒，勒托密上前安撫膽小的魯索，大家默不吭聲，卻始終以恨得牙癢癢的目光瞪視著法卡斯夫人。

「看什麼？那是什麼眼神？再看，明天不讓你們同行。」女人沈下了臉，大家又紛紛移開了視線，女人來回踱步了一會兒，又像是想起了什麼，拿出了一封信，視線掃過在場的男士，最後停在了魯索的身上，她跨步走到了魯索的面前，將信遞給他，「我需要人替我送封信去給我的羅羅佐，以最快的速度送到諜報部，就你去替我送信吧。」

「妳在說什麼！外面可是下著大雨啊！」勒托密立刻代無法開口的魯索反駁，「而且我們又不是妳的僕人，況且誰不好挑、偏偏要魯索去！」

「閉上你的嘴，愚蠢的賤民。」女人冷冷地譏道，「我就是要他做！」

聞言，勒托密再也無法按捺，他捲起袖子就要上前揍她，其餘幾個同伴趕忙上前架住勒托密，將他與法卡斯夫人的距離拉遠，同時不忘勸戒他別對女人動手，法卡斯夫人露出了嘲笑般的眼神。

而魯索，也緩緩接過了女人手中的信。

他抬頭，面罩下的眼望向了女人，女人亦迎向了他的視線。

「在午夜之前送達諜報部。」法卡斯夫人冷眼睨著他，道，「聽懂了嗎？噁心的傢伙。」

彭哥列派去尋找阿諾德的小隊已經出發了四天。

昨天收到了他們已抵達西蒙家族普魯士據點的消息，然而喬特的狀況還是一樣差，到最後他似乎吃不太下飯、也喝不下水，成日窩在辦公室內，卻也沒在做工作。

「你不要太過分了！」

G狠狠地拍上了辦公桌，怒聲喝斥。

然而喬特抬起眸來，無精打采地望了他一眼，又低下了頭。

「我說喬特，你到底是怎麼了？」G見這招不奏效，試著將態度軟化，「是因為阿諾德的事嗎？」

喬特搖了搖頭。

「還是因為斯佩德，你跟他吵架了？」

喬特頓了一會兒，也還是搖了搖頭。

「是斯佩德對吧？」G銳利地瞇起了眼，「你再這樣下去，彭哥列都要垮了，你可是個首領，要有點自覺，只不過是和部下吵一架，要是連這都擔不起，你要如何領導大家？」

「別說了，G。」喬特趴了下來，不耐煩地打斷了他，「出去吧，我需要靜一靜。」

「這幾天下來還靜得不夠多嗎……」

「出去！」

喬特厲聲大吼，G愣住了。

他退後了幾步，向喬特低了低頭，轉身離開了首領辦公室。

*

早上，魯索還是沒有回來。

勒托密和其他彭哥列的夥伴都很擔心他的安危，然而找到阿諾德才是目前他們最需要的任務，法卡斯夫人起得很晚，出門的時候大家早已備好了馬，就等她一個人。

他們花了一個早上的時間才抵達諜報部，諜報部的據點比他們想像中還要寒酸一點，畢竟是國家重要的諜報部，不能太過醒目，男人們佯裝要在大門外聊天，讓法卡斯夫人先進去。

直到法卡斯夫人的背影消失，他們才轉移話題。

「重點是，進去之後要怎麼搜索阿諾德？」恩佐小心翼翼地瞟了眼門口的守衛，壓低了聲量，「雖然諜報部小是小，但畢竟還是這麼一大棟建築物，我們又不確定裡面有多少人，要找出阿諾德簡直是大海撈針，而且，那傢伙似乎也沒有現身迎接我們的打算。」

「如果G先生交代得不錯，那麼阿諾德應該是正在被追殺吧？」勒托密蹙起了眉，問，「但是我好奇的是，阿諾德那個小傢伙，一點戰鬥能力也沒有，怎麼會想到日耳曼邦聯的諜報部來呢？」

恩佐楞了楞，張大了嘴。

直到現在，喬特還是沒有把阿諾德是間諜的事情洩漏出去。

他正想著要如何替恩師撒謊瞞天過海，突然聽見了手槍上膛的聲音，恩佐一楞，抬頭，卻見身旁民眾穿著的人們早已將他們團團圍住，大衣下不明顯的地方露出了一小截槍管。

「哪來的義大利人？」其中一人操著一口不大流利的義大利文，冷冷地問，「圍在諜報部的門前要做什麼？有什麼目的？」

「不、我們不是……」恩佐咬緊了下唇，顯得有些手足無措。

太大意了。

這裡是諜報部，裡面的人都是諜報員，喬裝之後接近是再容易不過的事。

正不知道該如何是好時，卻見那會義大利語的普魯士諜報員用眼神示意他們看向角落，幾個人轉過頭去，看見蒙面的魯索躲在牆角，向他們比了「放心」的手勢。

「跟我們走。」那人下了指令，帶他們往魯索的方向走，很快便消失在守衛的眼前。

「我們收到了阿諾德大人的通知。」領著恩佐等人進入一間小小的地下集會所，那普魯士諜報員以生疏的義大利語說道，「說是會有一群義大利人來和我們會合，要我們作好準備，魯索看來是昨天先到的，他不會說話，我們花了好一番功夫才了解他是阿諾德大人那邊的人。」

關上了集會所的門，開燈，裡頭一群穿著諜報部制服的人們回過頭來。

見恩佐等人起了戒心，那人又趕緊解釋。

「放心好了，我們都是忠於阿諾德大人的諜報員。」他說，招呼他們坐下，「沒有阿諾德大人領導的諜報部，我們實在待不下去，所以今天中午要跟隨阿諾德大人一起展開突襲。」

「真的？」恩佐詫異地道，「所以阿諾德來過了？」

「或許，但我們現在還不知道他在哪裡。」那男人道，向恩佐伸出了手，「你是領導對吧？我是霍夫曼，阿諾德大人的左右手，非常感謝你們願意協助。」

「事實上，我不是領導，我們是代替一個名叫『喬特・彭哥列』的男人來的。」恩佐伸手與霍夫曼回握，勾起了唇角，「雖然我們的本意不是顛覆諜報部，但是會盡我們所能幫

忙。」

「謝謝，那麼我把接下來的作戰計畫和你說一遍，請務必仔細聆聽。」

＊

——炸掉諜報部。

這大概是恩佐所聽過最恐怖的計畫之一。

那根本是針對背叛他的諜報部的徹底肅清，阿諾德透過某種途徑，下了指示與作戰計畫給這群還忠於他的前任部下，遷走所有的馬匹，撤離不需要被肅清的相關人員，而後對諜報部內殘剩的敵方進行徹底的殲滅行動，在午後三點整，阿諾德會出現在諜報部首席辦公室內，將現任諜報部首席羅羅佐・法卡斯殺害，接下來趕到的人只要一確認羅羅佐・法卡斯的死亡，就立刻派人敲響鐘塔，作為第一顆炸彈引爆的信號。

炸掉第一處時，建築物會因失去重心而塌向一邊，全員必須趁這時候快速離開諜報部，第二枚炸彈預計於三分鐘後引爆，引爆後一分鐘內剩下的炸彈會全數爆炸，若最後一分鐘內還沒有逃出來的人，就會永遠死在裡面，亦不必費心思營救了。

恩佐聆聽著作戰計畫，臉色不知不覺已轉成了慘白。

他想起了那天晚上，他的鞭子一下一下重重地落在了那銀髮人兒的身上，打出了一條條

的血痕，然而最後他對自己所說的，才是另他印象最為深刻的。

——若換做是我，也會對間諜這麼做。

他不自覺地打了個寒顫，搖搖頭。

或許任誰都不會想到，在那漂亮的皮子下，會有那麼一副冷漠如冰的心腸。

「……以上就是我們作戰計畫的內容。」名為霍夫曼的男人說完了，頓了頓，「基本上，其他的同伴已經在諜報部內準備了，我們等一下也要參與，不必全部殺光，只要令他們失去行動能力就行了，敵人都是法卡斯一派，取代了我們原先位置的高層幹部，不多。」

「等、等一下……」恩佐在他們準備起身前叫住了霍夫曼，「那阿諾德呢？」

「如我剛剛所提的，阿諾德大人會在下午三點整時殺掉法卡斯。」霍夫曼回答，「之後的詳細情形阿諾德大人並沒有知會，只知道他會在爆炸結束後在外面等我們。」

「那……毀掉諜報部後，你們打算去哪裡？」

「阿諾德大人說會帶我們去和被困在義大利的同伴會合。」霍夫曼終於咧開了笑容，「我們都已經預備帶上家人，告別祖國，一起去陽光明媚的地中海了。」

「咦……！」恩佐詫異地站起了身，「他的一句話，你們就願意這麼做嗎？」

「當然。」霍夫曼這麼說的時候，身後數十名諜報部員也全都認同地點了點頭，這些平

時不苟言笑的日耳曼人，竟都揚起了得意而溫和的笑，「只要阿諾德大人作為領導，不管要去哪裡，就算是撒旦的九層地獄，我們都願意誓死跟隨。」

恩佐靜靜地瞪大了雙眼。

或許，並不是冷漠如冰也不一定——他又想起了陽光下，一雙冰藍色的眸子閃爍著美麗的光芒，差一點就忘記了，當時那銀髮人兒脫口而出的冰冷話語的本質。

那，是沒有責怪的原諒。

「羅羅佐在開會？」

蜜微妮・法卡斯站在諜報部的走廊上，隨手抓了幾名部下，聽見丈夫在開會時嬌嗔著，跺了跺腳，「羅羅佐真是的！明明都跟他說過我要來了！我昨天的信沒有送到嗎？」

「咦？沒有接到相關的信件……」其中一名部下楞了楞，搖頭。

「沒有？沒有？」女人瞪大了雙眼，揪住了那諜報員的領子，過了好一會兒才又放開手，「……那個醜陋的生物……難道是死在路上了？算了，這樣也好……」

「夫人，要不請到會客廳去坐一會兒吧？待會兒首領開完會就出來了。」

「不要！」法卡斯夫人歇斯底里的大吼讓那諜報員嚇了一跳，「會客廳原本是那娘砲的房間吧！阿諾德・亞凡席斯！那個噁心的男人，他曾經待過的地方我待不下去！」

「咦……先前不是聽說還很喜歡阿諾德先生的嗎？」一名諜報員小聲和身旁的同事交談，「怎麼突然開始嫌起阿諾德先生了？」

「聽說是嘗試誘惑阿諾德大人的時候被打了……」

「嘀嘀咕咕的在說什麼！」法卡斯夫人厲聲怒斥，幾個諜報部員又嚇著了，站直了身子，

法卡斯夫人喘了幾口氣，安靜了一會兒，發出一串令人毛骨悚然的長笑，而後又安靜下來，嘆了口氣，「算了，反正現在已經剷除了，再見了，我曾經的愛，你就永遠被困在鳥不生蛋的南義吧。」

「妳……該不會是因為妳，阿諾德大人才會……！」

「別激動，她可是首領的妻子啊……！」

其中一人的憤怒很快就被同伴聯合安撫下來，法卡斯夫人瞇起了眼。

「唉呀呀，被我發現了，阿諾德一派。」嘴角咧開一抹醜陋的笑容，法卡斯夫人將聲音放得輕柔，「真是噁心，我和這麼多人說過那娘砲的壞話，只有你們生氣呢，我要叫羅羅佐解決掉你們，就像對待阿諾德一樣……不過像你們這種的，不必流放到南義去，直接殺掉就行了。」

「妳說什麼……！」

「哼，一個一個都是這種愚民，我不要你們陪，去把帥氣的霍夫曼叫來，或許還可以饒你們一死。」法卡斯夫人輕盈地轉過身，邪魅地笑了起來，「我在羅羅佐的辦公室等……啊啊、帥氣又優雅的恩佐先生怎麼還不趕快進來呢？浪漫多情的義大利人啊……」

她心情頗好地哼著歌，踏著愉快的小碎步離去。

幾名諜報部員冷冷地瞪著她的背影，咬牙。

「走吧，去找霍夫曼……」半晌，其中一人緩緩地開了口。

「喂……你、你還真的要聽那女人的話嗎？」

「不。」那人咬牙切齒地答道，「我受不了法卡斯夫婦了，我要投靠阿諾德大人……」

「真的假的？阿諾德大人可是在南義啊！」

「那就跟到南義去。」那人回頭，對著同伴堅定地開口，「你們難道忘得了他嗎？」

幾人面面相覷，而後，紛紛搖了搖頭。

他們各自都猶豫了好一會兒，接著，堅定地握緊了拳頭。

「這瘋女人每次來都這麼做，我也快受不了了。」

「少了阿諾德先生的諜報部，根本就不能算是諜報部。」

「即使到天涯海角，我們都寧願跟隨他。」

幾個人下定了決心，轉身往走廊的另一頭跑去。

角落裡，蒙面的男人注視著他們的背影直到遠去，被繃帶滿滿包紮的手貼在牆壁上，他沉默了好一陣子，而後轉頭，朝會客室廳的方向邁開了步伐。

《貳拾柒》

那天下午，喬特不在辦公室。

G站在首領辦公室前，看著空蕩蕩的辦公室，沈重地嘆了口氣。

自從上次喬特厲聲吼過他後，幾次來找過他，喬特都避不見面，就算見面了，也不說話，就只是靜靜地望著窗外，G問他是不是在找阿諾德養的那隻鳥，喬特說他不知道。

——果然還是把阿諾德找回來比較好嗎？

他轉身正要離去，卻聽見衣櫃裡傳來了鼾聲。

G回過身，瞇起了眼，喬特的衣櫃很大，可以塞得下一個人，他平時也沒在裡頭放東西，雖然他曾勸戒喬特這衣櫃可能會讓刺客有機可乘，但喬特卻總笑著說他的超直感會提前告訴他。

G抽出了手槍，放輕腳步往衣櫃走去。

他的手按在把手上，咬牙，而後一把拉開了衣櫃，槍口同時指向衣櫃裡的人。

然而，G楞住了。

「斯、斯佩德？」

「嗯……嗚哇！G！」突然被驚醒的斯佩德嚇了一大跳，卻在抬頭的瞬間撞到了櫃子的隔板，「痛、痛痛痛痛……你、你怎麼會知道我在這裡……」

「誰讓你打呼那麼大聲的？」G沒好氣地道，收回了槍，「喬特去哪裡了？」

「喬……啊？我、我不知道……」

G瞇起了紅褐色的眼。

他不悅地瞪著表情有點心虛的斯佩德，咬牙，轉身往門口走去。

「喂、你要去哪裡？」

「我要找納克爾去魯索家一趟。」他冷聲回答，停下了腳步，「看有沒有辦法治好他臉上的燒傷疤，我前天才看到他，他跟我求情過了，問我們有沒有法子可以想。」

「魯索？你是說你手下那個蒙面的傢伙嗎？」

「嗯，你知道他？」

「啊啊、他現在借住在埃琳娜家裡，不知道什麼原因。」

「——賓果。」

G的臉色就像暴風雨過境似的難看。

他大步走向斯佩德，拽住了他，用力將他從櫃子拖出來，那術士摔到了地板上，還沒叫

疼，G面目猙獰地揪住他的領子，咬牙切齒地抵住了他的額頭。

「是假的對不對？」他幾乎要氣到無法說話，「這幾天在這裡的首領，是你的幻術對不對！」

「我、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假裝那麼開明的接受我的提議！私底下在我背後耍我！到底有沒有首領的自覺！」

「那是在罵我嗎喂、我只不過是提起你的部下……」

「魯索早就該去普魯士了！」G狠狠地打斷了他的話，鬆開斯佩德的領子，後者跌坐到了地板上，G握緊了拳頭，全身因憤怒而顫抖，「——喬特那個大混蛋、扮成魯索去追阿諾德了！」

蒙面的男人站在會客廳內。

事實上也不能稱作「廳」，只是稍大了些的房間，裡面沒有什麼多餘的東西，只有幾張沙發，矮櫃裡也沒有東西，他回頭走向門口，稍微開了點門縫，走廊上，有一名諜報員正拿著文件走過來，他抓準時機，在那人經過門前時瞬間捂住他的嘴，將他拖到會客室內，按到牆上。

「這個房間裡的東西，本來去哪了？」

「什……你、你是誰啊！」

「回答我的問題。」一手掐住了男人的頸子，他冷冷地道，「原本阿諾德的東西，去哪了。」

「你是阿諾德派的……嗚呃！」頸部傳來的壓力讓男人難過地漲紅了臉，「那傢伙的東西……羅、羅羅佐先生移到儲藏室了……當時聽說是法卡斯夫人想保留……」

「……是嗎？」魯索沉思了一會兒，減輕了手上的力道，「我知道了，多謝配合。」

被制住的男人趁機踢出一腳。

魯索俐落地接了下來，用力一扭，那男人失去了平衡，狼狽地跌到了地板上，他抓緊時間抓住了門把，拉開，逃出去的瞬間還順手帶上了門。

「站住——！」剛才的男人拉開了門，忿忿地指向那逃遠的背影，「是阿諾德派的叛徒！抓住他！」

上膛的聲音，接著是幾聲槍響。

魯索的速度夠快，子彈擦過他的身邊，纏著繃帶的手隱約有一點火星竄出，然而他思考了一下還是作罷，又是一聲巨大的槍響，魯索沒有回頭，卻瞪大了眼。

——會命中！

「法卡斯夫人！」

「法卡斯夫人！您沒事吧！」

魯索停下了腳步。

回頭，原先預料會命中的子彈並沒有射穿自己的身體，反之，距離自己幾呎處，法卡斯夫人捂著側腹，倒臥在地，表情因疼痛而扭曲在一起，淚水流得一臉。

「瘋子！你們這些瘋子！」法卡斯夫人尖聲叫道，高分貝的嗓音回盪在走廊內，「沒看到我正走出來嗎！我要告訴羅羅佐！你們通通都要死、我會讓你們一個不留！」

魯索退後了幾步，轉身，繼續往儲藏室的方向跑。

身後傳來幾聲槍響，接著是男人痛苦的慘叫、以及法卡斯夫人的尖叫聲，還有恩佐等人的聲音，估計是殲滅行動已經展開了，在這之前還得先到儲藏室才行，想著，魯索又加快了腳步。

——阿諾德，要平安啊。

面罩下一雙澈藍色的眸閃耀著光芒，高瘦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走廊的盡頭。

「情況怎麼樣！」

「東側已經完全清除完畢，只是走廊上受傷的法卡斯夫人逃走了！」

「那女人也太厲害了吧，都中槍了還跑得了嗎？」

「時間呢？」

「再三十秒就三點整！」

「很好！這個時間的話，到首領辦公室找得到阿諾德！」

一行人散亂而雜沓的腳步聲在走廊上響起。

恩佐率先跑到首領辦公室前，抽出了鞭子，咬牙，推開了門。

「——阿諾……」

他的話打住了。

偌大的首領辦公室內，一個男人頭破血流地趴在辦公桌上，已經氣絕，而法卡斯夫人躺在地上，似乎還有一口氣，呼吸薄弱，鮮血流了一地，染紅了她米白的裙襬。

「怎麼了？恩佐先生。」霍夫曼湊了過來，看見趴著的男人時訝異地瞪大了雙眼，「是

羅羅佐・法卡斯！他死了！阿諾德大人已經來過了！」

「太好了！」

「阿諾德大人……！」

「他一直都在！」

聽見霍夫曼的宣佈，身後的人們紛紛露出高興的神情。

唯有恩佐沉默著，冷冷地瞪著垂死的法卡斯夫人。

「就算現在不動手，妳也快死了。」他彎下身，冷眼睨著女人，「再過四分鐘，這座建築就會完全炸掉，妳就與妳的膚淺與虛榮心，一起葬身在這裡吧……」

女人沒有回他話，瘦小的身體微微顫抖著。

她伸出了手，懇求地抓住了恩佐的衣角，卻被一腳踢開了手。

「不殺掉她真的沒關係嗎？」門外的勒托密問，「她可是那樣對待魯索……」

「黑手黨不對女人動手。」恩佐淡淡地答道，「讓她死得這麼快反而還便宜了她。」

鐘聲響起。

一行人快速離開了首領辦公室，伴隨著一陣震天的爆炸聲，他們紛紛扶住牆已保持平衡，第一顆炸彈已經引爆，建築物被炸掉了一根樑柱，逐漸傾斜，只有三分鐘的時間可以逃

走。

儲藏室內，正將手提皮箱扣上的男人抬起頭，對角落的黑影使了個眼神，抓起手提箱就往門外跑。

＊

「哈啊、哈啊……大家都到了嗎？」

尾隨在隊伍後進入地下集會所，霍夫曼氣喘吁吁地道，抹去額上的汗水，「各小組自行確認組員人數，那今天才新加入的幾個人，到了嗎？……很好，加百羅涅和彭哥列呢？」

「我們都到了……」恩佐看著身旁的部下，勾起一抹唇角，「成功了……！」

「——我們……沒到……」

勒托密的聲音瞬間讓正要沸騰的氣氛冷卻下來。

大家紛紛回過頭，看向臉色蒼白的彭哥列一行四人。

「魯索不見了……他……」

——碰轟！

最後一次的爆炸打斷了他的話。

震天的巨響彷彿連天空都要一起爆破，爆炸的衝擊餘波讓地板也隨之震動起來，門邊的

霍夫曼鐵青著臉，推開了門，熊熊大火已吞沒了諜報本部，勒托密的臉色刷成了慘白。

——若最後一分鐘內還沒有逃出來的人，就會永遠死在裡面，亦不必費心思營救了。

彭哥列的人們流下了淚水，無法接受事實。

其餘的人們看著那熊熊燃燒的大火，神色也頗為茫然。

「阿諾德大人……沒有來……」

氣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死寂。

勒托密大聲哭了出來，大家紛紛垂下頭，不再說話，霍夫曼關上了門，一個東西卻猛然射過來，卡住了門縫，他楞了愣，低下頭。

——那是一只手提皮箱。

「放開我！放開我！醜陋的東西！賤貨！我不要去那裡！不要！」

受傷的法卡斯夫人搥打著魯索的背部，尖聲叫嚷著，被扛入了地下集會所。

魯索的肩上停了一只蒼鷹，他的面罩有些燒焦，手上的繃帶也變得破破爛爛的，隱約看到底下的金屬色澤，他無視大家驚訝的目光，走過滿臉擔心的勒托密身邊，將法卡斯夫人放到了沙發上，回頭向門口比個手勢，示意霍夫曼關上集會所的門。

「可以替我拿水和毛巾來嗎？」

向來沒有說話能力的魯索，此刻卻溫和地開了口。

恩佐聽見他的聲音，瞪大了雙眸。

「等、等一下……你該不會是……」

「嗯，抱歉我這幾天喬裝成魯佐，一直都沒有說實話。」說著，那人緩緩拆下了面罩，露出一頭耀眼的金髮，澈藍色的眸子溫和地環視著吃驚的大家，「水和毛巾，可以幫我拿嗎？勒托密。」

他微笑著，看向那滿臉淚水、張大了嘴的部下。

不只是勒托密，加百羅涅和彭哥列的人都楞住了，吃驚地瞪著眼前的男人，說不出話。

「喬、喬特老師……」恩佐詫異地看著他，「你、你怎麼會……」

「我無論如何都想親自來找阿諾德，所以就來了。」他微笑道，又將視線移向了法卡斯夫人，「這位女士曾經在走廊上為我擋下一顆子彈，所以我救了她。」

語畢，愣住了的法卡斯夫人終於回過神來。

她窘迫地漲紅了臉，抓起手邊能丟的東西就往喬特身上扔。

「噁心……！你利用我擋子彈！渾蛋！你們這一票叛徒！我要舉發你們！舉發！」

「這女人！死到臨頭還在說這種話！」霍夫曼按捺不下心裡的怒火，抽槍，大步走了過去，「你這傢伙到底是誰？為什麼要救這瘋女人！你知不知道你壞了阿諾德大人的計畫……！」

「住手！」眼見霍夫曼衝動起來，恩佐攔住了他，「不許你對喬特老師動粗！」

「放手！如果他是你們的人！為什麼要救法卡斯夫人！」

「讓我出去！你們這群賤民！」

「閉嘴！你這女瘋子！」

霍夫曼抓起桌上的玻璃杯就朝法卡斯夫人扔了過去，卻被喬特俐落地接下了。

他冷冷地瞪了一眼霍夫曼，那焰色瞳中天生的霸氣讓全場安靜下來。

喬特平靜地將玻璃杯放到桌上，接過了勒托密遞過來的一盆水和毛巾，將毛巾沾濕，擰乾。

而後，他在法卡斯夫人面前彎下了身。

「我知道你的計畫。」他輕聲地道，「即使你會覺得很丟臉，但是這裡的人都已經氣到想置你於死地了，他們是不可能放你走的，所以……」

說著，他的手撫上了女人的後腦，一扯，剝掉了那一頭金燦燦的假髮。

——假髮底下，是一頭漂亮而柔軟的銀色短髮。

「別裝了，阿諾德。」喬特望著那雙冰藍色的眸，笑了起來，「大家可都在等你啊。」

霍夫曼手中的槍緩緩掉落到地上。

接過喬特手中的毛巾，緩緩擦去臉上的老妝，露出了原先那張清麗的臉龐，阿諾德握緊了毛巾，身分一被揭露，他便不鬧了，回復了原有的安靜氣質。

全場陷入了安靜，眾人無不張大了嘴，吃驚地看著沙發上的阿諾德。

「……我以為你沒認出來。」他冷冷地道，望向喬特，聲音變回了原本的男音。

「怎麼會？我第一眼就認出來了。」喬特輕柔地道，笑著，「你不也一樣，在碰到我的手的時候就認出我了嗎？若不是這樣，也不會要我替你來諜報部送信對吧？」

「什、什麼……」恩佐訝異地出了聲，睜圓了雙眼，「所以那封信不是法卡斯夫人給丈夫的，而是這次作戰計畫的內容嗎？你、你到底什麼時候開始是阿諾德的？」

「一開始就是了。」阿諾德瞥了他一眼，冷聲道，「我在街上看到了蜜微妮法卡斯，被她認出來，就把她殺了，扮成她的樣子，為避免消息走漏，到她家去，殺了她家中的僕人，然後又來到諜報部，雖然……」他瞪向了身旁的喬特，「這傢伙會被槍擊是個意外。」

「……如果不是因為替我擋子彈，你現在早就換回男裝，以阿諾德的身分出現在大家的

面前了。」喬特輕聲笑著，握住了阿諾德的手，「謝謝你，阿諾德。」

「這筆帳我先跟你記下了。」他將毛巾丟回給喬特，站起身，環視著愕然的大家，「沒有時間磨蹭了，帶上你們的親屬，霍夫曼，馬匹和車備好了沒有？」

「是……是的！備好了！阿諾德大人！」霍夫曼慌忙狼狽地敬了個禮，「剛才非常抱歉！」

「有時間道歉，不如快點行動！」

「是的！」

霍夫曼又一次敬了禮，聲音帶了點哭音，大家終於咧開了笑容，一面哭著笑著，一面分批往集會所外行動，阿諾德捂著側腹的傷口，脫掉了繁重的禮服，面色有些發青。

「沒事嗎？阿諾德，要不要先包紮？」

「不用，你別碰我。」阿諾德揮開了喬特的手，看向恩佐，「把你馬車上那女人的替換衣服拿下來，這衣服都是血，很容易就被……」

喬特舉起的皮箱打斷了他的話。

他笑著，望向阿諾德楞住了的冰藍色眸子。

「預料到這個情況，我已經先拿來你的衣服了。」

「多管閒事。」自喬特手中搶過了手提箱，阿諾德冷聲道，雪白的臉龐卻泛起了一層淺淺的緋紅，他斂下睫，抿唇，「……這也是你所謂的『超直覺』嗎？」

「是的。」喬特平靜地道，在阿諾德身旁坐了下來，「但是我的直覺並沒有料到，你會來救我。」

「你剛才也救了我，所以算是……」

「——我的哲學裡可沒有『兩不相欠』這回事。」喬特微笑起來，幫忙阿諾德解開了馬甲，打開皮箱，拿出了他的襯衫，卻在阿諾德接過時抓住了他的手。

小指，緊緊地勾住了小指。

喬特低下頭，吻上了他們約定的勾勾。

——羈絆一旦產生了，就會永無止盡地交纏下去。

「約定，已經達成了。」他微笑著，望向阿諾德泛紅的雙頰，「你已經是彭哥列的人了。」

阿諾德望著他，沈默不語，半晌才抽回了手，他抓起了自己的襯衫，喬特以乾淨的濕毛巾替他擦拭傷口，他們之間沒有再說話，簡單的包紮後兩人一同走出了地下集會所。

陽光下，阿諾德低下頭，牽起了喬特的手。

喬特回過頭，望向他。

那淺色的薄唇微啟，在吵雜的人聲中，幾乎聽不見他說了什麼，只能依稀從唇型辨別出那脫口而出的五個音節，說完了，阿諾德很快就放開了手，往部下聚集的方向走去。

只剩喬特站在原地，楞楞地望著阿諾德的背影，午後的陽光糝上他金燦燦的髮，映紅了他的雙頰。

Ti amo, Giotto.

我愛你，喬特。

——那已不會再是夜半離別前，吻在他耳邊的低語。

「我真的受夠你了！你真的有身為首領的自覺嗎？」

「對不起嘛、對不起，我都已經跟你道歉一個禮拜了，原諒我吧。」

「在這期間你沒做完的工作全都要補回來！」

「我知道、我知道，真的很抱歉，我已經在做了……」

「你啊……」

——咚咚咚。

打斷兩人對話的，是敲在玻璃窗戶上的悶響。

那是一只蒼鷹，尖銳的喙啄著玻璃，鼓了鼓翅膀。

「啊啊、我知道了。」喬特向那蒼鷹點了點頭示意，黑鳥又展開了翅膀，轉身飛離，喬特站起了身，走向衣櫥，穿上了西裝外套，而後披上了披風，扣好徽章，「典禮快要開始了，G也快點去準備吧，少了你，典禮可開始不了喔。」

「嘖、盡會說些好聽話……這次就饒過你的耳朵。」

「喂喂、別這麼說啊。」

喬特笑了起來，G也勾起了唇角。

他轉身離開了首領辦公室，輕輕地帶上了門，大步走在明亮的長廊中，路過的成員們紛紛和他點頭問好，G拐了個彎，在走廊盡頭倒數最後一間房前停下腳步，敲了敲門，推開。

「準備好了嗎？雲之守護者。」他望著鏡子前正在打領帶的銀髮人兒，勾起了一抹微笑，「應該稱呼你為……門外顧問首席大人？」

「差不多了。」俐落地將領帶束緊，阿諾德有些不習慣地拉了拉西裝外套，「喬特呢？」

「快好了，還有，我還是希望你能稱他一聲首領。」G不太高興地蹙起了眉，嘆了口氣，「時間差不多了，你先到大廳去吧，我去通知其他的守護者。」

「謝了，G。」

阿諾德淡淡地道，G楞了楞，而後笑了起來。

「原來你這傢伙也會道謝啊。」他笑道，「繼續保持，相信彭哥列內部對你的批評聲浪會越來越小的，間諜的事情我就不追究了，今後也請多指教，阿諾德。」

「你還沒有那個資格追究我。」

「嘖，還是一樣這麼不可愛。」

話雖如此，G仍是輕笑著，轉身時反手帶上了門。

阿諾德注視著那被緊閉的門扉，靜默了好一會兒，而後勾起一抹唇角。

「……滾出來。」他冷聲道，「我知道你在那裡。」

又是半晌的沉默，而後，弔詭的笑聲自門旁傳了出來。

斯佩德拿著巨大的鐮刀，靠在門旁，輕聲笑著，然而注視著阿諾德的眼神卻滿是鄙夷與不悅。

「不錯嘛，你已經不會被我的幻覺騙到了？」

「我向來不上當第二次。」阿諾德冷聲道，拿起了桌上的手銬，湊至唇邊，嘴角的微笑誘惑得彷彿能致命，「再打一次，我會讓你的腦袋搬家。」

「滿口大話呢，哼……」斯佩德沒有攻擊的打算，但握著鐮刀的手又因緊張而用力了些，「雖然我不認為你有那個能力，但是在大典前開打似乎不太好，首領也會生氣的。」

阿諾德冷冷地注視著他，沒有放下手銬的打算。

斯佩德惡瞪著眼前的銀髮人兒，咬牙，為了利用謠言壓力將阿諾德逼出彭哥列，自己早就把阿諾德是間諜的消息在彭哥列私下傳開，但不知道喬特和阿諾德共同施了什麼技倆，只聽那些丟過普魯士的成員對阿諾德百般佩服與崇拜，而阿諾德的聲望又更加提高了。

即使是現在，他曾是間諜的身分被公開了，彭哥列內部對他的反對聲浪也不大。

若早知道喬特是到普魯士去追回阿諾德的，斯佩德絕對不會答應喬特先前提出的籌碼，利用幻覺造出他的替身，只為換得替埃琳娜舉辦一個大型生日派對。

「我就暫時讓你擁有與首領相等的權力……」他不悅地低聲開口，拉開了門，「要是你在這之後膽敢拖垮彭哥列一分一毫，我會用這把刀再次讓你肚破腸流。」

「你辦不到，我不會輸給同樣的人第二次，若不是因為喬特，你現在早就死在我手下了。」阿諾德反唇相譏的神色如常冷淡，「還有，權力不是你給的，憑你，根本不夠格。」

斯佩德嘖了一聲，衝出門去，用力甩上了門。

阿諾德擱下手銬，勾起了一抹得意的唇角。

他將桌上一枚紫色的戒指拾起，套入左手的無名指上，楞了一會兒又拔下來，雙頰泛起一層淺淺的紅暈，將戒指改套到右手中指，而後將手銬放入外套的內袋裡，走出了房門。

順著空蕩蕩的長廊一直走、一直走，進入了大廳。

肅穆而安靜的大廳內，數百人穿著正式西裝，在紅地毯兩旁排成了整齊的隊伍，紅地毯直直向前延伸，往階梯的方向去，階梯上，站在隊伍的最盡頭的分別是朝利雨月、納克爾、藍寶和斯佩德，G則是站在扶手的右邊，手中捧著一個精緻的木盒。

阿諾德順著紅毯，邁開了步伐。

與此同時，一個金色的身影也緩緩從二樓走了下來，漆黑的斗篷隨著下樓動作而輕擺，阿諾德望著他，冰藍色的眼眸對上一抹金黃，視線交會，他注意到那人的額上燃著清澈的火炎。

然後，他們來到彼此面前。

喬特望著他，原本澈藍色的眸子此刻有如陽光般，閃爍著美麗的橙橘色，卻仍是那樣溫柔的能使人墮陷其中，無法自拔，阿諾德站在他面前，靜靜地彎下了身，單膝跪在他身前。

「我，彭哥列兩西西里青年自警團的首領，喬特，在此任命雲之守護者阿諾德・亞凡席斯，為彭哥列兩西西里青年自警團第一任門外顧問首領，自此以後，你擁有與我相等的權力，在彭哥列被力量與權勢迷惑的時候予以點醒，讓正義永不腐化。」

他說著，打開了G手中的木盒，拿出一條銀色的項鍊。

項鍊雕刻精細的墜飾上，刻著短短五個羅馬字母——CEDEF。

「你願意跟隨我，為家族奉獻己身之力嗎？」

他說這話的表情很是溫和，阿諾德抬頭，看見那人的嘴角泛著溫和的微笑。

阿諾德再一次低下了頭。

「無論你到天涯海角，我都誓死跟隨你。」

阿諾德的回答很鎮靜。

他的臉上不帶任何一絲表情，但也正是因為如此，喬特知道，那是再也真誠不過的話語，在非間諜的時候阿諾德所說出的承諾，即使是死，都不會食言。

那是屬於他的正義。

正因如此，他比任何人都要適任門外顧問首席。

喬特彎下身，將銀項鍊繫上了阿諾德的頸子。

他與他對上眼神的時候，莫名有種想擁抱他的衝動。

阿諾德是一只黑色的鳥，展翅在無盡的天空裡翱翔。

即使是喬特，都無法束縛住他，那人既無法折斷他的翼，也無法成為他的籠，無法他緊緊關住永不放手，但是——阿諾德望向喬特側臉時稍稍分了神——喬特不需要成為任何東西。

他本身，早就已是鳥兒抬頭仰望、永遠嚮往的，那片蔚藍的蒼穹。

——只有你，我會徹底服從。

（完）

「吶——首領，有個叫喬瓦尼的新人想見你，有時間嗎？」

藍寶站在首領辦公室的門口，語氣有些懶散，正埋首於公文的喬特抬起頭來，微笑。

「雖然有點忙，但是要見新人當然可以，他在外面嗎？」

「嗯。」藍寶點點頭，回頭對身後的新人囑咐，「嘛……我知道你很興奮，但你只是個新來的，等一下可不要興奮過頭，首領很忙，打個招呼就好了知道嗎？」

「嗯……嗯！」

外頭的那聲音帶了點害羞。

喬特不自覺地擱下了筆，睜圓了美麗的澈藍色眸子。

而後，對上了一雙冰藍色的眼。

那是冷到連海水都能凍結的眼神，喬特不自覺地楞住了。

在眼眸的最深處，是非凡的冷漠與霸氣，徹徹底底的強者。

「哇——是真正的首領！是首領！」

桌子猛然一震，桌上成山的公文倒了，一疊疊的飛了下去，喬特瞪大了眼，脖子猛然被

來者勾住，他差一點咬到自己的舌，一個重量欺上了身，大大的辦公椅只剩一條腿站著，過不了幾秒便壯烈地連著兩個人一起倒地，藍寶驚愕地張大了嘴，喬特的腦袋暫時也無法反應。

他楞楞地，看向了那緊緊抱著自己的……男人。

一張漂亮而精緻的臉蛋因興奮而微泛著紅，冰藍色的眸子閃閃發光，一頭銀髮柔軟而飄逸，喬特被那人的手臂緊緊圈著，對方的手用力到他肋骨發疼，喬特發出一聲悶哼，嘗試推開他，卻怎麼也推不開，他連忙對藍寶施以求救的眼神，那懶散的綠髮少年這才跳過散落一地的公文，伸出手將那硬是撲上來的銀髮人兒和喬特分開。

那人一鬆手，喬特便咳了好幾聲，搥搥自己發疼的肋骨，狼狽地看向那人。

是個很漂亮的銀髮男人，年紀很輕，神情帶了點稚氣，很是惹人憐愛。

他開始懷疑，方才看到那雙眸裡的霸氣不過是自己的幻覺而已。

「你好，首領。」那被稱作喬瓦尼的青年燦爛地笑道，「對不起我剛才太興奮了，希望沒有弄痛首領……我、我的名字叫做喬瓦尼・帕普，因為崇拜首領才加入彭哥列，請多多指教！」

「咳、等等……」喬特不太舒服地嚥了口口水，坐直了身子，轉頭對藍寶露出了微笑，

「可以先請你出去一下嗎？藍寶，我想和這個人單獨談談。」

「咦……好是好……」藍寶疑惑地眨了眨眼，「他只是個新人，你不會要懲罰他吧？」

「我什麼時候懲罰過別人了？」

「你只是讓G動手而已吧。」

喬特發出幾聲乾笑，藍寶兩手插在口袋裡，又晃悠了出去。

直到大門被緊緊閉起，喬特才微笑著，看向了那個新人。

「你的名字是什麼呢？」

「咦？喬瓦尼・帕普……」

喬特搖了搖頭。

銀髮人兒楞楞地瞪大了眼，身體似乎有一點緊繃。

「你的眼神會說話。」喬特溫和地笑道，「你真正的名字，叫做什麼呢？」

「呃、呃……？」那人有些慌亂了，手指搔了搔臉頰，有些不知所措，「羅羅佐・法卡斯。」

「不對。」

「我、我說的是真的啦！」

「騙人。」喬特輕聲笑了起來，「來到彭哥列是不准報假名的喔。」

「唔……！」那人蹙起了眉，抿起下唇，低下頭，沉默了好一會兒，「阿……阿諾德。」

他輕聲地道，沒有抬頭看喬特，「我叫阿諾德・亞凡席斯……」

那名字，是一種百靈鳥。

身體小小的，卻飛得很高。

喬特又一次微笑起來，伸手撫上阿諾德的髮。

「請多指教，阿諾德。」

清了清喉嚨，變換為女人的嗓音對訓練有素的間諜而言不是難事。

阿諾德看著地上窒息而死的女人，彎身扯下了她的衣服，他與蜜微妮・法卡斯並沒有見過幾次面，然而這女人潑辣而無理取鬧的性格很好摸透，喬裝起來應該不至於會暴露。

把真實的自己全然隱藏起來，成為另一種截然不同的身分，這種事情阿諾德早已習以為常，至今為止若不是靠著精湛的演技，他也不可能竊取到那麼多的情報。

他換上了女人的衣服，從公事包裡挑出一頂金色的長假髮，小心翼翼地梳成女人的髮型，金銀兩色頗為接近，即使自己的頭髮露出了幾縷，應該也不會被發現，他化上了妝，對著鏡子反覆確認自己的易容術毫無破綻，而後才將女人的屍體棄置在角落，往女屍的臉上倒下硫酸。

毀容之後，即使警方效率再快，確認女屍的身分至少需要三天時間。

而自己的計畫，計算上從這裡到諜報總部的路程，保守估計，最慢會需要四天時間——既然如此，阿諾德瞇起了銳利的眸子，連法卡斯家的僕人也不得不殺了，在自己殺掉羅羅佐・法卡斯以前，不能讓他產生任何的戒備和危機意識，唯一的辦法便是把消息徹底封鎖。

阿諾德從公事包掏出紙筆，以義大利文寫下了幾行字，最後署名了自己的名字，而後提著自己的公事包，往法卡斯家在廣場上等候已久的馬車走去。

將公事包放上馬車，他以法卡斯夫人特有的嬌嗲嗓音要求僕人將馬車駛到建築物旁邊那另一輛馬車的附近，而後匆匆地走下了車，撐起俏麗的洋傘，往馬車旁等候的不耐煩的恩佐身旁走去。

「Guten Tag, Herr.（午安，先生。）」

看著恩佐回頭時楞住的神情，阿諾德揚起了一抹淺淺的微笑。

然而他很快就將冰藍色的眸裡不經意透出的幾分霸氣收了回去，點頭的姿態女人似的優雅。

雖然自己也不是不喜歡單打獨鬥，但現在畢竟還是非常時期。

——有能夠利用的資源，就要好好利用。

＊

恩佐立刻就答應幫忙倒是出乎阿諾德的意料。

原以為他在折起紙條之後還要猶豫更久一點才會對喬裝成法卡斯夫人的自己搭訕，阿諾德坐在法卡斯夫人的房間裡，噴上了女人的香水，因刺鼻的味道而蹙起了眉。

聽著起居室裡恩佐等人談笑的聲音，他忍不住想起了喬特，或許，那個人身為老師，將他的雞婆和熱心也通通教給了恩佐也不一定，阿諾德走出房外，從二樓的角落冷冷地望著恩佐。

明明從未答應要效忠彭哥列的。

這些人的想法，真是令人難以理解。

那天夜晚，恩佐等人答應讓他明天搭上加百羅涅的馬車。

阿諾德坐在梳妝台前，翻閱女人寫下的日記，確實如自己所想，女人對宅裡的僕人並不是很友善，又因為常常勾搭其他男人，與丈夫羅羅佐・法卡斯之間的甜蜜也是裝出來的假象，阿諾德在翻到其中一頁時停住了，上面寫著自己的名字。

他想起來，一年前因為蜜微妮・法卡斯隨意碰了自己的腰，而被自己狠狠揍了一拳，自此法卡斯夫人懷恨在心，不斷盤算著要如何才能拖垮阿諾德的勢力。

看著日記，阿諾德逐漸明白，就連那一趟前去那不勒斯彭哥列青年自衛隊的臥底，都是蜜微妮・法卡斯暗中主導的戲碼，她勾搭上了邦聯內握有副主席大權的普魯士王國其中一個重要人物，而後透過慫恿與安排，讓阿諾德被下派到遙遠的南歐臥底。

阿諾德闔上了日記，低下頭。

他輕哼了一聲，手緊緊地抓著日記本，有些諷刺，有些憎恨，更多的卻是那莫名的喜悅。

——他與喬特，打從一開始就沒有敵對的理由。

阿諾德望向窗外，勾起了一抹唇角。

腦中不知怎地，又迴盪起了喬特在病床邊對他說過的那句話。

——可以的話，還是請你留在我身邊吧。

「可以啊……」

他喃喃地道，在只有他一人的臥室。

望著窗外的星空，彷彿以為這樣就能傳達給遠在同一片星空下的那個男人。

他說：「我還會，帶著很多人，再去你身邊打攪。」

*

早晨，加百羅涅的人們都已經聚集到宅邸之外，一面備馬、一面談天。

阿諾德很早就起了床，將洋裝、假髮和易容用品都放在床上，行李箱內裝著法卡斯夫人的幾件洋裝和睡衣，自己原來的公事包裡裝著一切間諜所需用品和原來的衣服，那早就趁著昨夜安在加百羅涅的馬車內部，除非是把整台馬車拆了，否則根本拿不出來，阿諾德拿起了桌中的手銬，他掀開窗簾的一小縫，確認加百羅涅一行人不會對宅邸內發生的事情起疑心。

法卡斯夫人的衣櫃裡沒有一件像樣的輕便衣服，羅羅佐・法卡斯的褲子對他而言又太過寬鬆，阿諾德只能穿上法卡斯的寬大襯衫將就一下，握緊手銬，阿諾德推開了房門。

殺害無辜的人向來不是他喜歡做的事。

只是，有時候，為了某些目的的圓滿達成，有些阻礙必須被徹底清理掉。

宅邸裡的僕人並不多，只有五、六人，阿諾德不帶聲音地殺掉了他們，回到法卡斯夫人的房間，脫掉染血的襯衫，匆匆忙忙地穿上了洋裝，眼角餘光瞥見加百羅涅一行人早就已經在等候，阿諾德匆促地戴上假髮，易容成法卡斯夫人的模樣，而後戴上行李箱，快步走下樓，臨走前他將染了血的白襯衫扔在地上，澆上油，劃開火柴往襯衫上一扔，而後帶著行李推開大門，轉身上鎖。

他回頭，看向已經有些等得不耐煩的恩佐，鬆了口氣，笑著走上前。

加百羅涅的人永遠不會知道，在他們遠離法卡斯家沒多久後，那幢大宅就已被大火燃盡了。

＊

傍晚的時候下起了大雨。

地上的汙泥過多，視線不佳，路況亦不佳，馬不肯行走，阿諾德露出了不悅的神情，突然下起的大雨壞了他的計畫，估計這雨一時半刻也停不下來，那麼就更不知道該如何對遠在諜報總部的霍夫曼傳達作戰計畫了，阿諾德撐開粉色的俏麗雨傘，將心裡的不滿化為一長串對於天氣和地上污泥的抱怨，他拉扯著因吸水而變重的裙襬，走入了西蒙商會的普魯士分部。

走上樓梯時，一個蒙面的男人想要扶她。

阿諾德狠狠甩開他的手，卻在與那男人面罩下的雙眼視線相對時露出了幾分警戒與疑惑，照理說雖然裝出了狼狽的樣子，卻也沒有失去重心，不應需要別人攙扶，他以女性的嗓音發出幾聲抱怨的尖叫，擰去裙子上的泥水，憤怒地踏上了樓，卻聽見了那蒙面男人傳來了一聲不明顯的輕笑。

——不會是被識破了？

阿諾德提防地又瞄了那男人一眼，加快了步伐。

他盡量讓自己的行為舉止更像法卡斯夫人，而後重重地關上了房門。

行李箱很快就有人替他送上來，阿諾德在房內換下濕了的洋裝，他坐在桌前，掏出紙筆，以暗號寫下了要告知霍夫曼的作戰計畫，包括炸藥的埋放位置和多寡量，以及別波及任何不

屬於法卡斯一派的部下的事情等等，阿諾德擱下筆，將信紙摺疊起來，放入信封當中，並在上頭寫下「羅羅佐・法卡斯收」，羅羅佐・法卡斯是非常差勁的諜報部員，看不懂暗號，負責解暗號的人如果沒有更換，應該還是忠於自己的部下，現在只冀望這封信能完好遞交到霍夫曼手中。

樓下那些人，如果稍微哄騙一下，或許會有人願意替自己傳信。

阿諾德沒有暴露身分的打算。

在執行任務的當下，他完全忠於自己的原則——不相信自己以外的任何人。

將信件封緘，阿諾德再次匆匆推開了門，下樓前聽到了男人們的談話，他稍稍慢下了腳步，等待他們將彼此的情報交換到一個段落，出乎阿諾德意料之外的是，他萬萬沒有想到喬特會派人來普魯士尋找自己的下落，也還未將自己是間諜一事宣揚出去。

等待男人準備開始聊天，阿諾德走下了樓，男人們一見到他，很明智地轉換了話題，恩佐上前來牽住他的手，將彭哥列的人一一介紹給他，阿諾德依照法卡斯夫人喜歡帥哥的性格，和每個人握手的時間長短均不同，而後，他來到的那個蒙面男人的面前。

「這位是魯索。」

恩佐說完，那蒙面的男人朝他身出了手。

阿諾德沒有伸出手，只是上下打量著這男人，蹙起了眉。

「在女士面前蒙面，是很無禮的行為吧。」他不悅地道，不知怎地，他一直覺得面罩下的這男人在笑，「還是說，你的身分高貴到連我這邦聯諜報部部長夫人都不能看嗎？」

「請妳諒解他，法卡斯夫人。」身旁另一個彭哥列成員滿腔怒火地為同伴辯解，「魯索過去曾經遭烈火燒過，因為首……因為我們的朋友救過他，他才撿回一命，現在他的臉上全是傷疤、喉嚨也燒啞了，向來不敢面對別人，所以才一直把臉遮起來，就請妳原諒他吧，法卡斯夫人。」

阿諾德注視著那蒙面的男人，心裡有一點不安。

他有種自己已經被識破的感覺，半晌，他才緩緩伸出了手，願意與那男人相握，然而就在兩只手相觸的剎那，僅僅是指尖輕微的相碰，阿諾德顫了一下，迅速抽回了手。

——他認得這雙手。

這雙手的溫度、這雙手的形狀，就算是纏著繃帶，他都認得。

「別碰我！醜陋的東西！」

情急之下他大叫一聲，狠狠打掉了那男人的手，大家都被她嚇了一跳。

他假意拿出手帕擦拭自己的手，歇斯底里地怪叫了一會兒，勒托密上前安撫那蒙面的男

人，大家以憤怒的目光瞪視著阿諾德，卻又不敢吭聲。

「看什麼？那是什麼眼神？再看，明天不讓你們同行。」

阿諾德冷冷地道，大家又紛紛移開了視線。

緊張地來回踱步了好一會兒，阿諾德的視線不時偷偷瞄向那蒙面的男人，如果是他的話，一定會明白自己的用意，阿諾德拿出了那封寫好的信，視線掃過在場的男士，最後停在了魯索的身上。

只有這個人——他可以相信。

他跨步走到了男人的面前，將信遞給他。

「我需要人替我送封信去給我的羅羅佐，以最快的速度送到諜報部，就你去替我送信吧。」

——如果是你的話，你一定能明白。

阿諾德堅定地望著他，又不忘讓眼神流露出一點傲慢，一旁的勒托密立刻大聲替蒙面男人反駁，他冷聲命令他閉嘴，勒托密再也無法按下心裡的怒氣，捲起袖子就要上前揍人，幾個同伴趕忙上前架住了勒托密，將他與阿諾德的距離拉開，勸戒他別對女人動手。

就在這時候，手裡的信件被那男人接下了。

蒙面的男人抬起了頭，面罩下的眼望向了阿諾德，阿諾德亦迎向了他的視線。

他知道，面罩底下那張溫和的臉又再次笑了起來。

「在午夜之前送達諜報部。」

他說，望著喬特的眼神流露出心底的釋然。

肯定是因為G的反對，才不能正大光明地來尋找自己吧。那個人一眼就識破了他的偽裝，卻沒有揭穿自己的打算，甚至還打算幫助自己完成計畫。

——真是個怪胎呢，喬特。

「聽懂了嗎？噁心的傢伙。」

他說。於是，他又聽見面具下傳來了一聲不大明顯的輕笑。

溺愛的，充滿了溫暖。

*

刻意將恩佐等人留在外面，阿諾德先行進入諜報部。

如果喬特將信成功送達，過沒多久，霍夫曼和其他的部下就會和恩佐等人合流了，阿諾德穿梭在總部熟悉的走廊上，成員已經不多了，剩下的人大多數都是法卡斯的擁護者，由於法卡斯升職當諜報部部長的關係，這些人也一併得到了好處。

只是這些人，在阿諾德的眼中都是作為間諜完全不及格的廢物。

原本是自己的驕傲，如今卻被弄成這副模樣，阿諾德握緊了拳頭。

既然已經腐敗了，便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

阿諾德以法卡斯夫人的身分四處在走廊上攔下一些三三兩兩的諜報部成員，藉由批評前任諜報部首席——也就是自己，來探查那些部下的心意，連聲附和的便是法卡斯一派，露出憤怒表情的便是還忠於自己的部下，顯然喬特的信件已經成功送達了，霍夫曼等人應該已經與恩佐他們合流，還忠於自己、卻不知道作戰計畫這回事的成員，只剩下三個。

在給了他們趕快去找霍夫曼的暗示以後，阿諾德轉身離去。

繞過轉角，離開那幾名部下的視線範圍，他掏出了懷錶，距離下午三點整只剩下五分鐘，他抿了抿唇，回過頭，望向那剛才都還站在這裡偷聽的那個蒙面男人的背影，喬特並沒有回頭看他，往會客廳的方向直直跑去，阿諾德凝視著他，蹙眉。

或許喬特有自己的打算，但是他進自己原本的房間要做什麼？

阿諾德閉上了眼，沒有干預的打算，一如喬特尊重他的作戰計畫並予以協助，反正喬特只要在三點前離開這裡，就不致於被炸死。

也該是時候去了結羅羅佐・法卡斯的性命了。

阿諾德轉身走過了幾個彎，卻突然聽見巨大的槍聲。

——行動開始了？不、不對。

循著槍聲跑了過去，一個身影猛然掠過自己的眼前的通道，那是喬特。子彈擦過的一旁的走廊，沒有命中，接連又是幾發，阿諾德趕了過去，他有強烈的不好的預感，在耳膜、在胸腔鼓譟著，時間彷彿變得很緩慢，慢得他彷彿連子彈的動作都能看清，他的意識極端的清醒，下一發不會這麼幸運，喬特很有可能會死。

一個側身擋住了子彈，鮮血濺了出來，子彈的衝擊力讓阿諾德的雙腳離地，往前摔倒在地。

喬特詫異地回過了頭。

「法卡斯夫人！」

「法卡斯夫人！您沒事吧！」

對了，法卡斯夫人。

這個時候，法卡斯夫人會做什麼，會哭？會尖叫？會罵？阿諾德按住側腹的傷口，忍住疼痛，眼角流下了淚水，他開始叫罵起來，喬特退後了幾步，明白了他的用意，轉身就走。

喬特才跑過那個轉角沒有多久，恩佐等人就追上來了。

再三分鐘就三點整，若不是那個笨蛋在走廊上跑來跑去惹別人狙擊，自己現在早就殺了羅羅佐法卡斯，阿諾德咬緊下唇，看見恩佐和霍夫曼以憎恨的目光瞪視著他，他的身體被幾個加百羅涅的部下架了起來，阿諾德忍著側腹傳來的劇痛，安靜到恩佐等人的距離跑遠，而後轉身兩下痛擊讓架住他的兩個大漢受了點小傷，在他們鬆手的瞬間阿諾德轉身就跑。

剩下兩分鐘。

阿諾德加快了腳步，鮮血不斷流出，他轉過了個彎，吃力地跑上了樓，一腳踹開部長室的門，羅羅佐・法卡斯驚異的抬起頭來，瞪大的雙眼注視著門口氣喘吁吁的阿諾德。

「蜜微妮？」男人吃驚地站起身，「妳受傷了！蜜微妮……唔！呃……」

巨大的槍聲打斷了他的話。

男人的額上被子彈射出了一個血洞，睜圓的雙眼瞪視著眼前舉槍的妻子，靠在門柱上的女人捂著側腹，口中咳出了幾口血，卻揚起了一抹冷冽的微笑。

——冰藍色的眼睛。

蜜微妮・法卡斯的眼睛，不該是這個顏色。

男人無法多加思考，身體向後倒去，重重摔在椅子上，而後，頭部無力地重擊了桌子，鮮血沿著桌面擴散，匯流順著桌緣滴上了地毯。

阿諾德關上了大門，向前走了幾步，試圖確認法卡斯的生死，眼前卻一黑。

他重重地倒在地上，側腹的血仍舊是源源不絕地流出，染紅了他米白色的裙襬。

不到一分鐘了。

耳朵掩貼著地板，他聽見雜沓的腳步聲自樓下傳來，越來越近、越來越近，而後，大門被用力推開，恩佐大聲叫著他的名字，卻只看見已經氣絕的羅羅佐法卡斯，以及受了重傷的自己。

「是羅羅佐・法卡斯！他死了！阿諾德大人已經來過了！」

「太好了！」

「阿諾德大人……！」

「他一直都在！」

歡呼的聲音響起，阿諾德瞇起了眼，視線已接近模糊。

「就算現在不動手，妳也快死了。」

他聽見恩佐冷聲道，知道自己正被憤恨的眼神注視著。

「再過四分鐘，這座建築就會完全炸掉，妳就與妳的膚淺與虛榮心，一起葬身在這裡吧……」

阿諾德沒有回話，身體微微顫抖著。

帶著些許的憤怒、不滿及絕望，或許正如恩佐所說，自己或許就快死了，但是這場戰役，要是沒有活下來，根本也等同失敗，他伸手抓住了恩佐的衣角，卻被一腳踢開了手。

——蠢貨。

阿諾德無力地想，閉上了雙眼。

——到現在都還沒有認出來，你會後悔的。

「不殺掉她真的沒關係嗎？她可是那樣對待魯索……」

「黑手黨不對女人動手。讓她死得這麼快反而還便宜了她。」

在他們交談的時候，鐘聲也響起了。

三點了。

一行人匆匆離開了首領辦公室，緊接著是一陣震天的爆炸聲響，門沒被關上，他們走得很匆忙，阿諾德安靜地閉上雙眼，不再掙扎，只剩下這最後的三分鐘，確實，也沒有什麼好掙扎的了。

諜報部，曾經是屬於他的驕傲。

他的生命曾經是情報，曾經是身為間諜的尊嚴，要從此脫離間諜的身分，代價果然不小，

阿諾德自嘲地想著，聽見秒針滴滴答答地走著，而後，第二次的爆炸又緊接著而來。

建築物歪了一邊，開始傾斜。

阿諾德嗤痛一聲，順著傾斜的地板向下滑，他本能地伸手緊抓住門框，楞了半秒之後又微笑起來，鬆了手，既然都要死了，又掙扎著執著於生存做什麼？

——落下的瞬間，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他。

繃帶落了下來，橙色的火光照亮了他的視野。

阿諾德瞪大了雙眼。

*

他不記得那是第幾次從後方的走廊直奔而來，用力撲向那個金髮青年，以雙臂緊緊環住那結實的胸膛，然後也不知道是第幾次，那個人轉過身，笑著，將他擁進了懷裡。

——我今天也最喜歡首領了！

每當他這麼說的時候，喬特總是溫柔地回應著，溺愛地揉揉他柔軟的銀髮。

如果不是時時刻刻提醒自己身為間諜的身分，如果可以，阿諾德偶爾會想，如果能這樣一直待在這個人的身邊，每天這樣擁抱著他，其實也很好。

「如果你遇到了什麼事情，我也一定會保護你的。」

啊啊、對了。

他記得，那個人彎身吻上他的約定的勾勾時，是笑著這麼說的。

——碎石滾入了熊熊的烈火裡，一去不復返。

喬特將他扛在肩上，抱著他的那只手舉著一只手提皮箱，另一只手則是噴出了大量的火焰，火箭似地將他們支撐在半空中，阿諾德緊抱著他，安心地閉上了眼。

「沒事吧？」喬特輕聲問，阿諾德只點了點頭，沒有回話。

「最後一次爆炸快要開始了，我們快點離開。」

不等阿諾德回答，喬特抱著他飛出了已經彎曲變形的門框，一腳踢破了窗戶，他的面罩被烈火燒得有幾角焦黑，而後，他小心翼翼地抱著阿諾德，從破開的窗口飛了出去。

喬特的速度很快。

利用他手上的火焰反向噴射，很快就飛離了建築物，他抱著他降落地面，卻也在同時就奔跑起來，阿諾德捂著受傷的腹部，咳了幾聲，喬特的速度又放慢下來。

「還好嗎？」他問，阿諾德點了點頭。

見阿諾德沒事，喬特快步就往地下集會所走去，第三次爆炸也在此時打斷了兩人的思緒，喬特停下了步伐，轉身，阿諾德回頭有些茫然地看著被大火焚燒的諜報總部，抿起下唇。

「好端端地就這樣被燒了，還挺可惜的。」喬特溫和地笑著，頓了頓，又道，「關於妳丈夫的死，我很抱歉……但妳也算是救過我的命，可以請妳到我們的地下集會所來嗎？」

說著，喬特又往前走。

正要開口的阿諾德卻楞住了。

該不會——他沒有認出來？

難道先前會幫忙送信都只是出於好心？作戰計劃會成功下達也只是出於巧合？偷笑的聲音真是在笑法卡斯夫人的膚淺？會救自己難不成也是因為他濫好人的個性？

阿諾德張著嘴，半晌說不出話來，喬特不等他回答，加快了腳步，奔跑起來，射出了手中的手提皮箱，精準地卡住了正要關上的門縫，阿諾德回過神來，咬牙。

萬一被部下知道自己喬裝成法卡斯夫人，首領形象不就全毀了？

「放手！我不要去那裡……！」

於是，他開始掙扎。

那是認真的用力捶打喬特的背部，只是拿捏了力道沒把他的脊椎給捶斷，那要直到過了很久很久以後，阿諾德才從喬特的口中聽說，當時的喬特是為了能夠快點告訴同伴他沒事，卻又想同時照顧阿諾德的關係，才會不帶阿諾德去換裝，就直接往地下集會所走。

你當時打得真的很痛。喬特笑著補充。

對此，阿諾德只勾起一抹微笑，沒有回應。

現在他已不再從長長走廊的另一端跑過來，追趕那人的背影，也不再需要親暱地擁抱他，說一聲「今天也最喜歡首領了」之類的甜言蜜語，阿諾德躺在喬特辦公室的沙發上，傾聽喬特敘述他們那次毀滅諜報部計劃的細節，包括他怎麼將信交到霍夫曼手中，或是替阿諾德帶衣服的時候偷拿了他過去的照片和文件之類的事情，阿諾德聽著聽著，睡著了。

喬特聽見不再有人應聲，也停下了滔滔的敘述，微笑起來，望著那張沙發，擱下筆。

他站起身，拿起擱在辦公椅背上的披風，走到沙發的另一端，果不其然，那銀髮的人兒已蜷著身子睡了，一如羊水裡的嬰孩般，雖安靜，但光是看著，就令人感到幸福。

他彎下身，將披風蓋上阿諾德的身子。

Buonanotte.

他細聲道，在銀髮人兒的耳側輕輕落下了一個吻。

Mio Alauda Arvensis.

——晚安。

——我的阿諾德・亞凡席斯。

雲雀

（完）

黑鳥番外

Double Agent

Double Agent

2012年7月～2013年3(?)月

《黑鳥》完結後，有讀者問我能不能寫關於阿諾德搏得彭哥列家族信任的番外，構思了一些時日，終於又開始動筆，因此誕生了這篇《Double Agent》。這篇文完結後同樣在13年遭到刪除。

比起開頭存心打混的《黑鳥》，這篇就花了我不少心血和腦力，不過因為有前車之鑑，許多聰明的讀者很快就破了我的梗，果然同樣的招數不能玩太多次ｗ

《壹》

——人，沒有殺乾淨。

阿諾德獨自一人坐在大宅的屋頂上，抬手，一只黑色蒼鷹從天而降，棲上他的臂。

銀色的柔順短髮隨風亂舞，冰藍色的眸子微微瞇起，眺向遠方——北方，日耳曼民族選擇落腳的地點，強大的邦國在數百年前早已分裂，諷刺的是，幫助這分裂的小邦逐漸團結壯大的，卻是一個羅曼民族的男人——拿破崙・波拿巴。

若沒有這男人把邦國數量精簡的這一步驟，日耳曼民族永遠都會是一盤散沙，現在，經由邦聯當中一國——普魯士，一步步的領導和同化，邦聯的結構逐漸強化、統合，雖然仍舊保持低調，但已經是個不容西歐各國忽視的地區。

阿諾德・亞凡席斯，在一個月前，把這強大邦聯的諜報總部給炸了。

諜報總部內近乎半數的情報員死亡，剩下的諜報員全數失蹤，諜報部長遭到槍殺，其配偶、地產及僕人遭到殺害及消滅，相關文件全數燒毀，諜報總部原本就是蒐集極密資料的所在，任何相關情報就連邦聯內其他高層幹部都不能透露，也因此邦聯無法掌控確切的諜報員

人數，亦無從追查兇手，諜報總部的毀壞意謂著一個組織情報網的摧毀，不排除是他國間諜所為。

炸掉一個國家的諜報部已不是小事，更何況是炸掉一個邦聯的諜報部。

阿諾德深知事情的嚴重性，但他從不後悔自己的所作所為，按照官方文件的證明，前任諜報部長阿諾德・亞凡席斯與其十餘名部眾前往義大利調查義大利統一派的意圖，並在革命開始前加以摧毀，此舉無異於取悅守舊派的大佬奧地利，而後，阿諾德等人的意圖被兩西西里青年自警團——彭哥列家族發現，羅羅佐・法卡斯接任阿諾德・亞凡席斯的職務，並按照規矩，全盤否認這些間諜的存在，彭哥列於是扣留這些間諜，限制其行動，然而幾星期後，法卡斯所率領的諜報總部遭到炸毀——按照這些官方文件的資訊，沒有懷疑到阿諾德頭上的可能性。

死者不會說話，阿諾德向來奉行這個原則。

身為一個諜報人員，他深知情報的重要性，殺人可以阻斷情報的傳遞，但，只要人沒有殺乾淨，任誰都無法阻斷這一連串情報的連鎖。

——大意了。

阿諾德望向佈滿陰雲的天空，冰藍色的眼眸透出一股銳利的殺氣。

蜜微妮・法卡斯先前勾搭上的那個邦聯副主席，知道自己的身分。

而且——阿諾德望向聖裴迪南廣場上，那插著普魯士旗幟的馬車車隊，蹙起了眉，臂上的鳥兒也躁動地鼓了鼓翅膀。

——對方已經追到那不勒斯來了。

《貳》

「掌握到阿諾德的行蹤沒有？」

陰暗的馬車內只向外開了一個小窗，車內，一名蓄著褐色大鬍子的男人推了推眼鏡，望向車外搖頭的部下，不耐地又嘆了口氣，道，「該說那孩子不愧是諜報出身的人嗎？無論走到哪裡，行蹤都這麼保密……聯絡過查爾森一家了嗎？」

「是，聯絡過了，照回信時間推斷，查爾森先生明天早上應該就會抵達了。」

「那就好，那孩子的監護人應該比較能弄清楚那孩子的想法……」男人喃喃自語地道，又嘆了口氣，「如果總部沒被莫名其妙炸掉，我也不用來幹這種苦差事了，你們繼續找吧。」

「遵命。」外頭的兵士立正行舉手禮，身上老鷹的徽章閃閃發亮，又朝車裡的男人問，「請問閣下，找到阿諾德・亞凡席斯之後要如何處置？」

「處置？豬腦！你們這些豬腦！」男人一聽勃然大怒，厲聲喝斥，「你們是去請他回來的！那個男人一個人能蒐集到的情報勝過一百個諜報員、一千個線民！給我客客氣氣地把他請回來當諜報部長！誰要敢對他動手，我保證你們的腦袋通通搬家！」

「遵……遵命！閣下！」

兵士們被男人吼得半聾，連忙再度散開，向附近的居民繼續詢問阿諾德的下落。

同一個時間，兩西西里青年自警團也收到了普魯士士兵來到附近的消息。

若要阻止統一派，不可能正大光明帶著一小隊人馬進入義大利地區，且對方又是在合法狀況下入國，極有可能是來把阿諾德帶回去的，偏偏這個時候怎麼找都找不到阿諾德，G煩躁地在走廊上大步走著，幸而有喬特超直感的幫助，在普魯士士兵來到以前，就已經事先安排門外顧問組織的成員及其家人去西西里島度假了，那裏也有加百羅涅能夠接應。

現在那些人真的來了，找不到阿諾德，喬特也在忙。

G舉腳對準首領辦公室的大門，面部表情扭曲了好一陣子，還是沒有踹下去。

*

「亞伯特，心情好點了嗎？」

將溫熱的大吉嶺注入典雅的白瓷茶杯中，放到了一個禿頭的矮小男人面前，喬特露出了溫和的神情，放下茶壺，在男人對面的沙發坐下。

「我聽說你先前還在服務王室，現在卻突然提起統一，真的讓我嚇一跳呢。」他微笑著，問，「那麼，你是有打算要密集參與自警團的活動了嗎？」

「是的，首領。」被稱為亞伯特的男人滿面愁容，端起了手中的茶杯，「虧我服務王室

那麼多年，現在國王竟下令通緝我，我真的很困擾，還請首領多幫忙……」

「別擔心，我們會好好保護你的生命安全，這陣子你就先待在彭哥列吧。」喬特溫和地道，又一次展現了他無邊際的包容，「你的家人我們也會一起保護的，別擔心。」

「謝謝你，首領。」聞言，亞伯特終於露出了一絲釋然的微笑，「那麼之後參與彭哥列的密集活動，我要做些什麼才好呢？確實是有關統一的行動嗎？」

「嗯，如果你想要先前的資料當參考的話也是可以，只是管情報的人是門外顧問，所以都放在雲之守護者那邊，我想你還是先問過他一聲吧。」喬特說著，望向不斷傳來細微怪聲的門口，苦笑起來，「那麼今天就先談到這裡吧，看來門外已經有人等得不耐煩了呢。」

「是……是的，謝謝首領……」亞伯特感激地道，仰頭將杯裡的茶一口喝完，拿起一旁的外套，起立以後又朝喬特敬了個禮，「今天真的非常謝謝你，首領。」

「別客氣，同為自警團的一員，就是要互相幫助啊。」喬特溫和地揮了揮手，笑道，「如果還有想知道的事情，之後再找我談吧，那麼，開門的時候先往左邊跨一步喔。」

「咦……？」

「首——領——！！！！！！！！」

在亞伯特還沒明白喬特的意思前，門已經打開了。

伴隨著一陣震天的殺吼聲，一隻腳迎面踹了過來，狠狠命中亞伯特的男性要害，亞伯特發出一聲淒厲的慘叫，一時之間整個人僵在原地，動彈不得。

「你這傢伙到底曉不曉得事態有多嚴重啊！平常不是阿諾德阿諾德的叫嗎！現在他有危險了你還……唉？亞伯特？」G睜圓了紅褐色的眸子，愣愣地看著眼前因斷子絕孫而石化的男人。

「午安啊，G。」喬特苦笑著，「還是老樣子很愛操心，阿諾德的話，他在這裡喔。」說著，喬特指向身後的窗戶。

G抬起頭，只見阿諾德就蹲在首領辦公室的窗口，肩上停著他的蒼鷹，朝G揮了揮手。

——那是G第一次，興起把這兩人綁在一起灌水泥扔進大海的衝動。

《參》

「確實，是個很棘手的問題呢。」掀開窗簾的一角，下望已經搜索到自警團總部下方的普魯士士兵，喬特嘆了口氣，「G，你交代過大家不要隨便供出情報了嗎？」

「交代過了，他們會不會聽我就不確定了。」G聳聳肩，好看的眉緊緊蹙起，「接下來就看你要怎麼處理阿諾德的事情，如果說把他囚禁起來，他們說不定會要求見本人……」

「說被殺了就好了。」阿諾德淡淡地開口，「間諜被殺是應該的。」

「恐怕說殺也會引起一連串的麻煩吧。」喬特望著那些士兵，稍稍瞇起了眼，「你可是邦聯內部很重要的人才，我們統一派早就已經被盯上了，弄不好的話會演變成邦聯出兵攻打兩西西里王國的藉口，戰爭會傷及無辜，我不希望事情變成那樣。」

他們沉默了好一會兒，沒有誰說話。

普魯士的士兵問過輪班的守門人後，沒有得到多少情報，又晃悠晃悠地拿著肖像走了，喬特重新拉上了窗簾，握著窗簾布的手似乎在顫抖著，他的臉上難得沒有什麼表情。

就各方面來說，喬特是個很壓抑的男人，阿諾德如此認為。

「你就暫時別外出，要出去的話，要記得易容，好嗎？」喬特平靜地道，閉上了眼，「雖

然我暫時還想不到好的方法，但這件事我會替你處理……我不會讓你被帶走的。」

「……我知道了。」

阿諾德聽得出喬特的嗓音帶了點顫抖，卻沒有戳破，最近出現了很多讓喬特煩心的事情，為了他的睡眠品質著想，阿諾德原本不希望這件事情干擾到他，但喬特卻又是那種只要身邊的夥伴遇到了困難，就絕對要幫忙幫到底的個性。

於是三人討論出了決策，就地解散，G陪著喬特走回首領辦公室，阿諾德則是獨自一人回到雲之守護者的辦公室，遠遠地，他看見剛才還在首領辦公室的亞伯特就站在自己辦公室前等候，阿諾德稍稍瞇起了眼，加快了步伐，裝作沒看見亞伯特，拿了鑰匙就開門。

「您回來了，門外顧問大人……」亞伯特有些怯弱地道，「那、那個……首領要我來拿之前的那個……統一派的什麼的資料……」

「……是嗎？」阿諾德沒有看他，不太舒服地扶了下額，咬住蒼白的下唇，「我現在不方便。」

「那麼……我什麼時候方便過來才好？」

「誰允許你過來了？」

「……是首領。」亞伯特不安地道，「如果您不方便的話，那我就先回去……」

「等等。」阿諾德叫住了他，臉色看起來頗為蒼白，開了門，看來孱弱的身子倚在門邊，一雙冰藍色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被蒼白的手摀住了右眼，他大口大口地喘著氣，身體狀況看起來很是不妙，「我……看不見了……扶我進去。」

「看不見？」亞伯特驚訝地張大了嘴，「看不見是怎麼回事？」

「只是貧血而已……快點……」

亞伯特也跟著慌了起來，趕忙撐住了阿諾德，扶著他一步一步走進辦公室內，突然之間，阿諾德的雙腿一軟，本能地抓住了亞伯特的襯衫，卻還是跪倒在地。

「發、發生什麼事了！先生！」亞伯特這下完全慌了，「我、我去叫人，請您等等！」

「不必了……！」阿諾德趴伏在地，聲音卻帶著一絲殺氣，亞伯特嚇得僵住了身子，只見阿諾德喘著，緩緩地撐起身子，一手緊緊揪住胸口，「這副模樣不必讓別人看到，你可以走了。」

「可是、先生……」

「我說出去！」

亞伯特顯然是被嚇著了，連滾帶爬匆匆衝出了辦公室，又被阿諾德叫回來關門，關上門後，阿諾德聽見那男人在走廊上拔腿就跑的聲音，他閉上眼，呼吸又恢復以往的平靜，從上

衣口袋中抽出一張字紙，字條上寫著的是近期之內彭哥列家族會參與的統一派秘密聚會。

是剛才從亞伯特身上偷出來的字條，上頭的字跡也是亞伯特的，顯然是在等待之前就偷偷撬開鎖進入了這間房，偷看過相關的情報後抄寫下來的資料。

「真是愛令人操心。」他劃開火柴，將字條燃成灰燼，開窗，任由灰燼飛往陰雲密布的天空，想起了那個金髮的溫和的男人，阿諾德不住地嘆了口氣，「……再不讓他接受間諜的基本訓練，那傢伙遲早會自己把重大的秘密都吐出去。」

雖然任命門外顧問團隊為彭哥列專屬的情報組織，但喬特顯然還是沒能明白諜報的重要性。

發掘敵人的秘密，保守己方的秘密，這是間諜組織和反間諜組織秉持的最基本原則，若不發掘敵人的秘密，彭哥列單憑運氣根本無法完成其理想，而若不保守自己的秘密——

阿諾德回過頭，看向擱在床頭，那個人昨晚忘了帶走的金色懷錶。

——喬特遲早會把自己送上斷頭台。

《肆》

「最近煩心的事情一多，總覺得超直感也漸漸失效了……」坐在寬大的辦公桌前，手中的鋼筆輕輕敲著空白的紙張，墨水暈出一塊黑色的汙漬，喬特嘆了口氣，「但就算把門外顧問組織全都送去西西里島度假，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吧。」

「你是說雨月和納克爾最近上報的那件事情嗎？」G坐在一旁的沙發上，擱下了手中的文件，回頭看向喬特，「我以為那只是語言不通和文化產生的問題。」

「確實是如此，但文化價值觀造成的影響確實不容小覷。」喬特終於擱下手中的鋼筆，一臉苦惱地看向G，「雖然我已經盡量用『門外顧問組織』和『彭哥列內部成員』兩個類別把我們的人和日耳曼民族區分開了，但衝突好像還是不能消弭，最糟的是，這件事情，阿諾德還一無所知，他也不認為他的團隊會和彭哥列之間會產生什麼問題……」

「那傢伙在這裡臥過半年的底，義大利文又講得好，當然沒有什麼隔閡啦。」G無奈地道，聳聳肩，「而且現在為了統一著想，民族主義是絕對必須的，成員們多少有些排外也是正常的嘛，又不是每個人都像你一樣什麼都能接受。」

「雖然這麼說是沒錯，但……」喬特低下頭，嘆了口氣，「這件事情好像已經牽扯到阿

諾德身上了，記得他先前臥底的那一次嗎？很多高級幹部死在他的手下，雖然一開始大家都很接受他，但隨著衝突越演越烈，很多人已經開始排斥他了，我怕他在彭哥列的地位會受到動搖。」

「他先前不是救了你的命嗎？之前是告訴大家這點，阿諾德才會被接受的吧。」G趴在沙發的椅背上，淡淡地道，「如果能再次證明門外顧問團隊對你的忠誠心，應該會有幫助吧？」

「或許吧。」喬特淡淡地苦笑，蹙起了眉，望向窗外，「可是，我也……」

他沒有再說話，G大概猜到他要說什麼，蹙起了眉。

而後他們沒有再對話，只是各自拿起手邊的文件，繼續工作。

*

普魯士士兵搜尋一天下來，只得到了幾個有關阿諾德的情報。

比方說他是個很乖巧的孩子，很會和城裡商家的老闆和老闆娘撒嬌，個性也很討喜，偶爾會和自警團的人打招呼，居住地在哪裡也不明，負責搜索的哈夫納公爵於是決定明早分成兩隊，一隊再前去自警團詢問清楚，另一隊則是去那不勒斯王宮周邊蒐集情報。

士兵們選擇在附近的旅店落腳，阿諾德喬裝成住店的黑森籍客人過去，和其中一些士兵

手腳並用地攀談，縱然黑森公國與普魯士王國同為日耳曼邦聯成員，語言還是有些許的不同，但多少還是可以相通，聊完了，士兵順便向他打聽阿諾德的情報，拿了肖像給他看，並描述阿諾德的長相，阿諾德告訴他們他前幾星期在東邊的城市安德里亞有看見相似的男人，士兵將他的意見納入參考，並秉報上級，互相道完晚安後，阿諾德又戴上帽子、拄著手杖走了。

假情報已經放出去了，就看對方會不會採納。

之後，只要喬特等人也供出符合的說詞，普魯士士兵沒多久就會離開那不勒斯近郊，往西邊搜尋，想著，阿諾德回到彭哥列，在走廊上脫下了假髮和鬍子，大步走向喬特的房間，敲了敲門，開門進入了房內。

燈是關的。

阿諾德開了燈，只見喬特趴在辦公桌上，已經睡了，身上披了件毯子，關燈和披毯子應該都是G做的，他勾起一抹唇角，放輕腳步往辦公桌走去，在喬特的身前彎下身。

「晚安，喬特。」

他輕聲道，在那金色的髮旋落下一個吻。

《伍》

拿走亞伯特字條的事情，亞伯特很快就知道了。

阿諾德身為彭哥列的間諜和反間諜部門的首領，很可能已經知道了他的身分，亞伯特不敢問他，也不敢再進去阿諾德的辦公室，卻又怕紙條是掉在半路，四處尋找，同時也時常去找喬特，與他拉近關係，至少能在阿諾德指認他是間諜時，有一個更具權威的靠山能否認阿諾德的指控。

同一時間，阿諾德正試圖與斯佩德的女友埃琳娜拉近關係。

一方面是為了制住斯佩德，讓他不向普魯士士兵出賣自己的情報，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方便探查那不勒斯王宮內部的情報，埃琳娜是親王的女兒，擁有出入王宮的權限。

和埃琳娜共享過早餐之後，阿諾德才回到彭哥列。

他脫下帽子，無趣地以食指旋轉著，而後看見了走廊上的喬特和G。

「喬特。」他喚了一聲讓那兩人停下步伐，而後加快腳步跟上他們，「普魯士的士兵今天要來這裡搜索，我和他們說我到安德里亞去了，如果遇到他們，你可以配合嗎？」

「喔喔！」G敲了下手掌，高興地道，「這點子不錯嘛，只要說我們已經釋放你了就行

了！」

「確實是個好點子，我會配合的。」喬特望著他，微笑起來，「我們要去大廳見一個特別從北方過來的街頭表演團，要一起來嗎？會有很多孩子喔，雖然說都是孤兒就是了。」

「等我把偽裝道具放回房間。」阿諾德舉起手中的帽子和鬍子，淡淡地道，「你們先過去。」

「好，我們在大廳等你。」

阿諾德轉身回房間去，喬特和G則繼續往大廳走，甫一推開大門，便見一個長著棕色落腮鬍的胖男人站在大廳正中央，他的身旁跟著一群年齡不一的孩子，大的估計已有十四、五歲，小的只有七、八歲，見到喬特來的時候，那些衣服破破舊舊的孩子們露出了開心的笑容，爭先恐後往喬特和G跑去。

「大哥哥！」

「呀——是大哥哥！」

「陪我們玩！快點陪我們玩！」

喬特笑著彎下身來，G卻始終站著冷眼看著這些聒噪的小鬼頭，孩子們於是往喬特身邊聚集而去，其中一個孩子更是興奮地鑽進喬特的懷裡要抱抱。

「喬特！」

猛然間傳來G一聲大叫，接著一個力道狠狠踹中喬特懷裡那孩子的臉，那孩子飛了出去，喬特驚愕地回過頭，只見阿諾德站在自己身後，上前把喬特身邊一個個孩子都踢開。

「阿諾德！你在對孩子做什……」

「——首領，阿諾德是對的。」G打斷了喬特的話，趕到喬特身旁，狠狠瞪向眼前的一群孩子，「如果他剛剛沒有出手，你的脖子就要被那把小刀刺穿了。」

「什……！」

喬特詫異地回過頭，只見自己剛剛還抱在懷裡的孩子捂著一臉的血爬了起來，手中還拿著一把小刀，而他身旁的孩子都紛紛從懷裡掏出了兇器。

「是阿諾德！」

「阿諾德！今天一定要殺了你！」

「阿諾德！納命來！」

阿諾德護在喬特身前，卻沒有抽出手銬，一個個孩子衝上前來，卻立刻就被阿諾德打倒，有的甚至還被踹到好幾公尺外的地方，爬都爬不起來，即使沒有拿出武器，阿諾德在力道控制方面還是沒有手下留情，不用數秒的瞬間，那群孩子便一個個倒在地上，動彈不得。

喬特愣愣地站起身，看著那些痛得在地上爬行的孩子，回過了神。

「阿諾德，你做什麼？」他生氣地走上前，抓住阿諾德的肩膀，「他們都只是孩子啊！」

「搞清楚，這些孩子有殺手的等級，而且復原能力好得很。」阿諾德揮開喬特，冷冷地瞪向眼前大鬍子的胖男人，「你來這裡做什麼？」

「做什麼？身為父親的來看看你也不行嗎？」胖男人露出一抹微笑，聳聳肩，「沒想到你也會開始保護別人了，那邊那個金髮的傢伙把你調教得很好嘛。」

「欸？」喬特一下子紅了臉，「難、難不成，這位是阿諾德的爸爸嗎？」

「他不是。」阿諾德冷漠地道，「我根本沒有父親。」

「唉唉，到現在還不承認我是啊，真拿你沒辦法。」男人笑了起來，走到沙發旁坐下，看向躺在地上的孩子們，「起來了，小鬼們，起不來的就給我爬過來。」

有些孩子捂住傷處，搖搖擺擺地站了起來，往男人的身邊聚集而去，而後在地板上坐下來，一些站不起來的孩子們也匍匐前進，阿諾德拎住他們的後領，一個一個把他們丟過去，而後回頭看向喬特，示意他坐到那胖男人對面的沙發上，喬特有些遲疑，G推了推他的背，兩人還是乖乖走過去，和胖男人面對面坐下來，阿諾德坐在喬特旁邊。

「如果你敢再對喬特動手，我就讓你的腦袋搬家。」阿諾德冷冷地看著胖男人，低聲警

告，「是跟著哈夫納公爵來帶我回去的吧？」

「雖然是這樣沒錯，不過你對我講話越來越不客氣了呢。」胖男人捧著胸口，故作重傷地道，「我的兒子也就只有你這麼一個，現在你竟然這麼對我……嗚嗚……」

「阿諾德，對自己的父親說話還是客氣點吧。」

「就說他不是我父親！」阿諾德瞪了喬特一眼，緊緊地蹙起了眉，「查爾森先生只不過是在我母親死後收養我而已，我連自己的父親是誰都不知道！」

「——啊啊，我知道喔。」被稱為查爾森的男人笑瞇瞇地道，阿諾德瞪大了眼，回頭看向他，男人又笑著道，「事實上，我在整理你母親遺物的時候把一疊信件藏起來了，雖然我不識字，不過我想那應該就是和你生父之間的通信吧。」

「還給我。」

「可以啊，只要你和我回普魯士。」

「那就算了。」

「咦咦——竟然拒絕得這麼快！」

「我對妓女的交往對象一點興趣也沒有。」阿諾德翹起腳，雙手環抱在胸前，一雙冰藍的眸子綻出銳利的光芒，「就算不知道生父是誰，我一樣可以活得很好，現在也不需要依靠

查爾森一家，過去我欠你的已經還清了，馬上滾回去，別來這裡煩我。」

「好嘛，寶貝兒子，我承認我之前是對你兇了一點……」

「我不想再看到你。」阿諾德不等男人說完，站起了身，「G，保護喬特，我要先走了。」

「走？你要去哪裡？」喬特趕忙追問，阿諾德卻沒有停下腳步。

「去安德里亞。」他說，跨出了大門。

《陸》

「嘛，那孩子從小就是很倔強的傢伙。」查爾森慢悠悠地道，吸了口雪茄，「長得一張引人犯罪的臉蛋，卻是打死也不肯順從，沒辦法賣出去當雛妓，真是可惜，他母親可是個很高貴的妓女，只接上流社會的生意，明明我都已經是那一帶的老大了，她就是死也不肯答應我的追求，孩子生下來之後，她也是死得很淒慘就是了……嗯？怎麼死的？好像是被暗殺吧，還被分屍，我不記得了，反正當初也算是為了報復她的拒絕，我收養了她的孩子，打算好好折磨他。」

喬特聽著蹙起了眉，G的臉色則是越來越難看。

查爾森並沒有理會他們，頓了好一會兒，抽一口雪茄，又繼續說下去。

「我把他和其他的孩子一起養，我向來都是養這些小孩為名的，再怎麼說我們名義上也都是慈善機構，這些被父母丟在路邊、沒人要的臭小鬼通通來到我這邊，然後讓他們幹些偷拐搶騙的勾當，哼哈！堂堂一個邦聯諜報部首席曾經是個犯罪者，我看他應該很引以為恥吧！」男人大笑了幾聲，抽雪茄，吐煙，又道，「可是啊，那孩子從小就很會打架，當我打算要把他送去當雛妓時，他還打倒了好幾個大人，我把他關起來，他就一個星期都不吃飯，

想想他要是死了，也賣不到錢了，只好妥協他，可是那孩子竟然在十二歲的時候就成為我查爾森一家最強的傢伙，我查爾森一家可是惡名昭彰的啊，可是竟然就連前職業摔角選手都打不過他。」

查爾森得意地哈哈大笑起來，像是炫耀自己兒子功績的父親。

G握著拳的手微微顫抖著，喬特也已經顯得有點不太高興，後頭的孩子們吵了起來，男人大喝一聲要他們閉嘴，孩子們立刻安靜下來，查爾森不耐煩地抽了口菸，又繼續說。

「結果呢？邦聯成立沒多久，好像開始在招募間諜，我們這些犯罪者都是當間諜的好原料，可是搶手得很，那孩子就給我說要去當間諜，其實我本來希望他能接替我的位置，繼續經營查爾森一家，我跟他大吵一架，然後他就離開了，後來竟然當上諜報部首席！」查爾森大聲笑了起來，目光充滿了憐愛，「他給了我一大筆錢，說這是答謝我的養育之恩，他從此就和我斷絕關係，再也不承認他是查爾森一家的一員，我想也是啦……哈哈！諜報部首席啊！真是了不起的孩子！」

查爾森仰頭大笑起來，喬特低著頭，沒有說話，G也沒有開口。

阿諾德的脾氣很任性，氣質卻很好，辦事能力無可挑剔，官位高，人又長得漂亮，他們一直以來都以為阿諾德來自普魯士的貴族家庭，卻沒想到他的出身如此卑微。

阿諾德也曾經是那些小孩當中的一員，喬特一想到這裡，胸口就不禁隱隱作痛。

「嘛，不過現在哈夫納公爵要找他回去當諜報部長，也算是好事。」查爾森將身子微微向前傾，咬著雪茄，咧開一抹笑，「看你們要不要把他還給我……你叫做喬特是吧？阿諾德好像很喜歡你，你把他調教得很好嘛，當初他被派到義大利時，我還以為他回不來了呢。」

「……是回不去了。」喬特淡淡地道，抬起頭，澈藍的眼閃爍著橙橘的色彩，「我不會把阿諾德交回去，他現在已經是我們的幹部了，我是不可能讓他走的。」

「喔喔，這樣啊，我也不勉強。」查爾森向後一躺靠上椅背，「那你要給我多少錢啊？」

「錢？什麼……？」G愣愣地道，抬起頭瞪著眼前的胖男人。

「當然要給錢的吧？我已經找到了阿諾德的位置，要是我告訴哈夫納公爵，他可是會動用兵力來這裡要人，不過如果我不說，他就不知道阿諾德在這裡，你們至少要給我點封口費啊。」查爾森緩緩地道，吞吐著煙，又笑瞇瞇地看向兩人，「我看，五十萬英鎊如何？」

「英鎊！你在開玩笑！」G忿忿地站起身，「自警團的錢都是靠人民捐助的、哪來……」

「——G。」喬特攔住了他，冷靜地看向眼前的胖男人，「我不能隨便拿自警團的公費開玩笑，但是這筆錢我會用我的私人財產支付，請給我幾天的時間準備。」

「笨蛋！你哪有什麼私人財產！」

「G！」喬特一聲喝斥，G安靜下來，「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麼，是我要把阿諾德留下來的，我會承擔所有責任，這件事情就這麼決定了，還請你別告訴阿諾德。」

「真是明智的首領。」查爾森笑得更開了，「自警團有你在一定會大放異彩，那麼這事就這麼決定了，我給你兩天的時間，兩天後我拿到錢就會立刻走人，絕對不多添麻煩。」

說完，查爾森站起身，抓起幾個還動彈不得的孩子，領著孩子們往出口走去，突然又停下了腳步，回頭對喬特露出一抹笑靨，笑時露出幾顆鑲著金牙的齒。

「對了，喬特先生，阿諾德那孩子，還麻煩你好好照顧他。」查爾森笑著，眼神卻流露出幾分感傷，「我唯一允許能叫我老爹的孩子，已經不這麼叫我了。」

查爾森轉身就走，喬特目送著他的背影，一句話也沒說。

G轉頭擔憂地看向他，咬緊了下唇。

喬特十五歲就成立彭哥列，早就把財產都獻給了自警團，根本沒有什麼私人財產。

看來也只能向科札特借錢了嗎？西蒙商會雖然有錢得很，五十萬英鎊根本就不是小數目，科札特雖然和喬特感情很好，會不會借錢也是個不小的問題，想著，G不住地嘆了口氣。

——阿諾德在彭哥列，還有生存的空間嗎？

兩人一前一後走回辦公室，G難得沒有說什麼，他靜靜地跟在喬特身後，又注意到喬特的手有些顫抖，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阿諾德的關係，自從從普魯士歸來以後，喬特的狀況一天比一天要不穩定，就連超直感似乎也失效了，連小刀架在脖子上都察覺不到。

現在要做的不是苛責他，而是趕快替他想辦法。

回到辦公室，喬特整個人疲累地陷進沙發裡，伸手捂住了額。

「五十萬英鎊……」他深深地嘆了口氣，閉上眼，「哈哈……籌不出來吧……」

「首領，這筆錢要向西蒙商會借嗎？」G小心翼翼地問，喬特卻搖了搖頭。

「科札特現在在北非做生意，兩天之內往返是不太可能的，何況我們不知道他在北非的正確位置。」喬特無奈地苦笑起來，笑裡帶了點絕望。

「那、那就拍電報過去！」

「G，電報線沒有架設到北非。」

兩人陷入了新的沉默。

G望著喬特將臉埋入雙手中，不再說話，擔憂地緊蹙起眉，喬特・彭哥列一直以來都是個開朗樂觀的男人，無論遇到什麼困境，都會以溫暖平和的笑容去面對。

像這樣的喬特，他從來沒見過。

＊

夜晚，阿諾德將涼被扛在肩上，手裡抓著顆枕頭，往喬特的房間走。與他擦身而過的彭哥列成員無不露出驚愕的神情，錯愕地看著那個面無表情的銀髮男人做著和以前相同的事情——和首領一起睡。

「等、等一下！阿諾德大人是要和首領一起睡嗎？」

對此，阿諾德頭也沒回，淡淡地反問，「有何不可嗎？」

幾個人紛紛張大了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還有幾個人帶著厭惡的神情瞪著他的背影，阿諾德感覺到了，卻裝做不知道，他轉過一個彎，來到喬特的房前，敲了敲門。

過了幾秒，喬特推開了門。

「晚安，阿諾德。」喬特的精神看起來有點差，卻還是勉強露出了微笑，注意到阿諾德手裡的被子和枕頭，他苦笑起來，「真稀奇，你竟然會主動來找我睡……」

「嗯，我可以進去嗎？」

「今天的話……有點……」

喬特難得拒絕了他，阿諾德蹙起了眉。

「我明天要去安德里亞了，今晚是來和你道別的。」阿諾德瞇起了冰藍色的眼，「等普魯士士兵走了之後再回來，不知道會去幾個星期，所以現在讓我進去。」

「……改天吧，阿諾德。」喬特疲倦地道，「我今天狀況不是很好……」

「發生了什麼事吧？」

「啊……嗯、是有點事……不過跟你沒什麼相關……」

「查爾森先生對你說了什麼？」

「你先回房去吧，阿諾德。」

喬特說完就要關門，阿諾德按住了門板不讓他關。

他緊咬著牙，看起來是真的生氣了，雖然態度依舊平和，喬特卻從來不曾如此含糊其辭，也不曾如此拒絕過他，阿諾德用力將手中的棉被和枕頭塞到他手中。

「拿去，我不要了。」他冷冷地道，「我現在就出發去安德里亞。」

「可現在是晚上……」喬特擔憂望著轉身就走的他，叫道，「明天再啟程吧！阿諾德！」

「晚上行動才是間諜的作風！」

阿諾德回喊，頭也不回地邁開步伐。

最令他生氣的是，喬特只是站在原地目送著他走，沒有追來。

將衣物粗魯地扔進行李箱，關上，繫好扣帶後拖著行李起身，拉開門，走出了屬於雲之守護者的房間，阿諾德獨自拉著行李走在漆黑的走廊上，想著喬特方才的態度，步伐不由得加快了些，卻在瞥見窗外的景象後停下了步伐。

——有人。

阿諾德擱下行李，貼在窗邊，瞇起了冰藍色的眼，庭院附近有個鬼鬼祟祟的人影，並沒有提燈，但阿諾德在長期的間諜行動下培養出良好的夜視能力，他可以清楚地看見那個人影，大約一米六左右，是個矮小的男人，有駝背，髮型略短，阿諾德認出了那個男人，是亞伯特。

他稍揚起眉，小心翼翼地推開窗戶，靠上一旁的牆壁，盡量以亞伯特看不見的角度觀察那男人的一舉一動，只見那男人在附近繞了一會兒，似乎在外牆上做了什麼記號，依亞伯特的手勢判斷應該是叉字，而後又在暗中抄寫了什麼東西。

蒐集情報的範圍看來已經擴及到建築物本身了嗎？阿諾德握緊了窗，所以才說彭哥列的情報防護網太過薄弱，要是亞伯特已經回報，最快，這個總部明天就會被攻陷。

阿諾德將自己的身影藏得更隱密些，而後吹了聲口哨。

底下的亞伯特嚇了一跳，趕忙四處張望，只見漆黑的夜空中，一只黑色的蒼鷹一聲鳴叫，拍拍翅膀飛進了三樓的窗口，亞伯特一臉冷汗地望著那扇窗。

剛剛，那扇窗子是開的嗎……？

男人心裡越想越不安，收起身上的資料，放輕腳步，裝作若無其事地回到總部裡去。

阿諾德聽著逐漸遠去的腳步聲，輕撫著蒼鷹的背部。

冰藍色的眸子在暗中閃出一道銳利的光芒。

看來，還是聽喬特的建議，明早再走比較好。

*

「早安，首領。」

「嗯，早安啊，G、雨月。」

「早安，首領！」

「首領早安。」

「今天也起得很早啊！首領。」

「嗯，大家早安。」

進入總部的食堂內，喬特揉揉惺忪的睡眼，先向角落的桌子邊已經在吃早餐的兩位同伴打了聲招呼，接著迎接食堂內所有成員的呼早聲，他溫和地笑了起來，卻掩不了臉上的疲憊。

「早安，首領，今天的蛋多一點好嗎？」

「好啊，謝謝你，愛里夫人。」

接下食堂大嬸用心準備的早餐，喬特端著托盤往G和雨月的方向走去，精神不佳地打了個呵欠，G見狀放下了刀叉，雨月也將筷子擱到一邊。

喬特對他們兩人微笑著，神情卻有些苦澀。

「首領，最近的精神好像不太好呢。」朝利雨月擔憂地看著他，問，「我聽說昨天晚上你和阿諾德有些小爭執，是發生了什麼事嗎？」

「啊？小爭執……嗯，其實也不算是吧。」喬特苦笑著，聳聳肩，將托盤放到桌上，坐上G和雨月挪給他的位置，「話又說回來，事情怎麼會傳得這麼快？」

「那個啊……事實上……」

「首領。」

一個部下的聲音打斷了雨月的話，喬特回過頭，只見一群部下站在自己身後，神情有些緊張，卻又十分認真，為首的男人手中拿著一份文件，忐忑不安地將之遞給了喬特。

「這個……是我們希望阿諾德大人和那些日耳曼人退出彭哥列的連署書。」男人的口氣十分冷靜，卻在看見喬特凝重的臉色之後又緊張起來，「裡面有超過三分之二的成員的簽名，事、事實上，最近執行任務時，總是不能和那些日耳曼人好好配合，或者正確來說他們根本就不能做事，所以……我想，讓他們離開這裡，應該還是最適當的辦法吧。」

「你們！」G喝斥一聲，一群人都嚇了一跳，縱然平時很好相處，在部下面前，G隨時都帶著喬特所沒有的魄力和威嚴，「在首領的背後搞這種分化的活動，是嫌工作還不夠忙嗎？」

「好了好了，G，你冷靜一點。」朝利雨月苦笑著勸道，「雖然這件事情我也是昨天晚上才知道，但是藍寶和斯佩德好像也是參與人之一啊。」

「……那兩個傢伙嗎？嘖。」G不悅地撇開了頭，緊咬著牙，沒再說話，事情既然牽扯到其他的守護者，就不是單幾個守護者就能阻止的問題。

喬特平靜地翻閱著連署書，手卻微微顫抖著，他低下頭，將手中的紙張整理好，放到腿上。

「這些，確實都是大家的意願吧。」喬特的聲音聽起來有些虛渺，一股強烈的罪惡感同時侵入了在場所有人的內心，其中有些人點了點頭，卻不太確定，喬特又嘆了口氣，「……

我知道了，當初是我沒經過商量，就私自拉他進自警團，這件事情，我會好好考……」

「——首領！」

驚慌的聲音打斷了他的話語。

喬特抬起頭，只見一名部下匆匆忙忙地闖進食堂，汗水與淚水流得一臉，全身不停地顫抖著。

「阿諾德……阿諾德他……把亞伯特殺掉了啊——！」

「阿諾德！」

在走廊上大步奔跑著，直到他看見人群聚集的中心。

喬特加快了速度，圍觀的人們一見到首領，紛紛讓開一條路，只見在走廊的正中央，亞伯特滿身是血地躺在那裏，喬特趕忙彎下身量那矮小男人的脈搏，而後，他收回手，握緊了拳頭。

亞伯特已經斷氣了。

阿諾德靠在幾公尺外的牆上，冷冷地注視著他。

「沒用的。」他淡淡地道，表情絲毫看不出一絲悔意，「我下手很徹底。」

「阿諾德……」

喬特站起了身，橙色的火焰自他的額上燃起，澈藍色的雙眼轉為了火的色彩，他一步一步向阿諾德走去，那也是第一次，阿諾德從這個人的身上，感受到了壓迫。

——屬於王者的霸氣與殺氣。

他的腳步不自覺地想要退後，卻又意識到身後是一篤牆。

「亞伯特的家人，一個星期前在廣場上被處死，這件事你知道嗎？」喬特走到他面前，距離很近很近，也帶來了極大的壓迫感，然而他的聲音又是那麼平靜，阿諾德搖搖頭，喬特又道，「那，他投靠彭哥列尋求生命安全的保障，這件事你又知道嗎？」

這次，阿諾德點了點頭。

「知道你還殺他！」喬特的聲音突然放大，身後所有的部下都嚇著了，「是不是因為你的家庭背景，讓你一點也不懂珍惜他人的生命！像你這樣殺人不眨眼的人！加入自警團要幹什麼！」

阿諾德筆直地注視著喬特的雙眸，沉默了好一會兒。

而後，他轉身要離開，喬特抓住他的臂膀，用力將他按回牆上。

「你想去哪裡？」

「安德里亞。」

「你不必去安德里亞了，現在就回去日耳曼邦聯。」

阿諾德瞪大了眼。

喬特的眼神是如此堅定，他看向周圍憤怒的人群，而後他看向G，G卻絲毫沒有站出來幫他的意思，然後他懂了，這不單單只是喬特一個人的決定而已。

他斂下睫，視線飄向了血泊之中的亞伯特。

「我不懂……」他淡淡地道，冰藍色的眸子又恢復了以往的鎮靜，抬頭，他毫不畏懼地看向喬特，「間諜在一開始就殺掉，不是最好的選擇嗎？」

——碰！

一個拳頭自他耳邊呼嘯而過，打在他耳邊幾公分處的牆壁上，將堅硬的牆打出了一個洞。

他瞪大了雙眼，聽見碎石塊在他耳邊崩落的聲音，喬特拳面的鮮血沿著牆流下來，滴上阿諾德的肩膀，將他白色的襯衫染出了一小片血紅。

喬特額上的火焰熄滅了，然而他的神情不能再更憤怒。

「對！」他吼道，聲音在長廊裡盪出了回音。

「我真希望我在查覺到異樣時就殺掉你！這樣我們就不用枉死那麼多夥伴！」

阿諾德愣愣地看著他。

這一刻，他突然在這男人過於強大的壓迫感面前，意識到自己的渺小。

他看著喬特的眼，一直看著，那是他從未在喬特眼裡見過的冷漠，只要是為了自警團、只要是為了眾人的希望，即使個性再怎麼溫和，還是會變得冷血無情，喬特是天生的領導者。

喬特是個很溫柔的人，也因這樣的溫柔，讓他變得很壓抑。

恐怕，在普魯士陪著自己殺了那麼多人，喬特一直耿耿於懷吧，但他一直以來都將他自己視為共犯的一員，所以也從未向阿諾德開口，他的心情越來越浮躁，或許也是這個原因所致。

「我知道了。」阿諾德平靜地道，低下頭，「我的部下……別趕他們走，嫌麻煩的話，一直扔在西西里島就好，別讓他們知道我走了……那麼，這段時間，謝謝你的照顧。」

喬特沒有回話，只是嚴肅地看著阿諾德，阿諾德輕輕推開了他，頭也不回地邁開腳步，喬特一直站在原地，目送著他的背影消失在那個轉角，他突然覺得身體輕飄飄的，有些無力，有些不知所措，眼眶有些酸澀，但他還是沒有開口挽留。

《拾》

「我來吧。」

接過部下遞來的花果茶，G小聲對送茶水的部下說，將部下支開以後，他才抬頭，望向首領辦公室的大門，猶豫了半晌，卻還是敲了敲門。

「喬特。」他輕聲道，「我送茶來了。」

他等了好一會兒沒有得到回應，便自己推開了門，燈沒有點，窗簾是拉上的，房內很暗，喬特蜷縮在沙發上，睜著眼睛，G反手關上了門，端著茶走了進去。

他將托盤放在辦公桌上，桌上還有一疊公文沒有看，G望著沙發的椅背，憂心地蹙起眉。

「……吶，G。」突然，喬特開了口。

他的聲音很輕，帶了點自嘲的無奈，甚至感覺不像喬特的聲音了。

G站在原地，沒有回話。

「像我這種人……是一輩子也沒辦法戀愛的吧……」

聽見他的話，G忍不住微笑起來。

他走向沙發邊，彎下身，揉了揉喬特金色的亂髮。

「阿諾德又不是你女朋友。」他笑道，「追你的女孩多得是，別忘了你可是那不勒斯女孩心目中的白馬王子，戀愛什麼的根本不是問題，你就別擔心這種事了。」

喬特只哈哈笑了兩聲作為回應。

G聽出他聲音裡的鼻音，收回了手，沒有再說話。

*

推開門的時候，躺在床上看報紙的查爾森露出了驚訝的神情。

而阿諾德倚在門口，冷冷地注視著他。

「你回來了？不是說不回來的嗎？」查爾森詫異地坐起了身，結結巴巴地道，「是、是不是那個叫什麼嬌特的人叫你回來的啊？」

「是我自己回來的，跟他一點關係也沒有。」阿諾德淡淡地道，不自覺地伸手捂住肩膀上的血漬，「還有，他的名字是喬特。」

「血？你該不會被打了？」

「這不是我的血。」

「你不會是把自警團的人殺了才回來的吧？」

「沒有。」

阿諾德沒有多解釋什麼，查爾森看出他不想解釋，也沒有追問。

那胖男人露出了有點可惜的神情，嘆了口氣，重新拿起手中的報紙，躺回床上。

「也好噢！回來拿邦聯的高薪，你也算是夠現實。」查爾森高興地說，「不過你回來這是我的功勞，哈夫納公爵這下欠我一筆囉！我想想……要跟他要多少才好呢？」

「我剛才已經向公爵報到過了，這次的事情你沒有功。」阿諾德看著雙眼瞪大的查爾森，又冷冷補上一句，「你什麼獎賞都拿不到，敲詐老頭。」

「你……！」查爾森氣得鬍子都翹了起來，「你這臭小子……唔喔！」

猛然被一捆鈔票正面擊中，查爾森愣了好一會兒，看向阿諾德。

「不就是想要錢嗎？拿去。」阿諾德看他的眼神充滿了憎恨與厭惡，他的臉色卻顯得有些蒼白，「這是我臥底南義半年的薪資，把母親的信還給我，然後再也不要出現在我面前。」

「我說啊，兒子你就這麼恨我……」

「我不是你兒子！」

重重地甩上了門，阿諾德頭也不回地大步離開。

《拾壹》

重新踏上家鄉的故土，阿諾德的心情異常地複雜。

邦聯的諜報總部換了一個地方，阿諾德重新坐上諜報部部長的位置，憑著驚人的記憶力，他把過去那些燒掉的文件大致重新寫出來，自然是刪掉了對自己不利的資料。

全部重新來過，諜報人員重新招募、線民重新搜索、情報網重新建立，阿諾德並沒有多快樂，但他卻日以繼夜地努力工作，也只有不斷不斷的工作，才能讓他忘卻心裡的疼痛。

等到一切都差不多安頓好後，阿諾德將旗下所有的情報人員重新整肅，剩下的就是找出那些偷偷混進這裡的雙面間諜，並培養間諜的忠誠度，這一向都是最為困難的工作。

阿諾德不打算一下子就將事情全部做完，但他也沒打算讓自己閒著，幸好查爾森一家將他母親生前的信件準時送來了，阿諾德拆開來看，才發現這並不是母親寫的，是別人寫給自己母親的。

親愛的瑪格特小姐：

您的回絕使我非常訝異，以往的耶誕舞會，您向來都盛情參加，然而令我更訝異的是，

您已經擁有了寶寶，做為您曾經的客人，我認為您將寶寶留下是不明智的選擇，瑪格特小姐，雖然每位女性都有偉大的母性本能，但我還是誠摯地建議您，為了您今後的生計著想，寶寶還是別生下來得好，若是瑪格特小姐成為了我家裡那樣的黃臉婆，普魯士廣大的男性都會為您哭泣的。

如果您改變心意的話，今年的耶誕舞會照例在霍亨佐倫堡，萬福。

您誠摯的　尤迪特伯爵

依照信件的內容，這個「肚裡的寶寶」應該就是指自己，而且寄信人尤迪特伯爵不可能是自己的父親，阿諾德接續拆開了後面的幾封信，獲得的情報不多。現任的尤迪特伯爵是個很年輕的人，年紀只比自己年長了五、六歲，也就是說，按時間下去推算，當年與自己母親通信的，是現任尤迪特伯爵在七、八年前左右就已經亡故的父親。

接著幾封信，阿諾德找到了幾行關鍵字「只會唱歌的羅曼佬」、「靴子的鞋尖」、「年邁的老頭子」、「西班牙王室」和「一圓妳的大夢想」幾個字，阿諾德越想越不妙。

「只會唱歌的羅曼佬」無疑指的是義大利人，「靴子的鞋尖」則是指南義，當時統治那裡的若不是波拿巴王室，就是波旁王室，波拿巴王室是法國人，波旁王室則是由西班牙過來

的，意味著自己的父親是波旁王室的一員，綜合推算下來，父親已經非常年老，可能是當時來到日耳曼地區參加什麼會議，又買了自己母親的春，被母親知道了他的身分後，想要攀上關係。

所謂「妓女的夢想」，就是能透過賣春給貴族，得到成為上流社會一員的管道。

從信中的字裡行間，阿諾德可以看出，普魯士的貴族已經有不少人都拜倒在自己母親的美貌　之下，展開追求，但母親一個也沒有接受，那表示她的野心，遠遠在這之上。

——國王的情婦。

阿諾德猛然站起身，椅子應聲倒地，在寂靜的室內爆開極大的聲響。

他伸出顫抖的手，打開了最後一封信，也是所有信件中字跡最潦草，包裝最為隨便的信件，而那信件的內容，證實了他的推論，他的手不由自主地顫抖著，冷汗順著頰滑落。

瑪格特小姐：

妳沒有告訴我寶寶的父親是這種身分，前日我探聽到了消息，兩西西里王國已經派密使來了。放棄妳的夢想，把孩子交出去吧，他們會殺了妳的！

再怎麼說，那孩子可是他們國王的私生子啊！

《拾貳》

一開始阿諾德離開的時候，喬特的狀況糟得無法想像。

守護者們常常會看見他進去阿諾德以前的房間裡，看到喬特如此，彭哥列上上下下瀰漫著一股愧疚的氣氛，他們也不敢想像，阿諾德的那些部下從西西里島回來之後，會多麼激動地放聲哭喊，又會多麼憎恨喬特和那些把阿諾德趕走的成員。

亞伯特被好好地安葬了，喬特只去了一下喪禮就離開，喪禮舉行完後，彭哥列內部的氣氛又變得更加詭異，有些守護者的態度也變得很奇怪，當喬特走在走廊上的時候，會有一半的人用憐憫又擔憂的眼神看著他，另一半的人心虛地撇開頭繞路離開，喬特想，自己的臉色一定很難看。

喬特的狀況一直很不穩定，也不能外出談判，守護者們自動替他分擔所有的工作。

這時候，G才明白，先前斯佩德所造的那個喬特幻覺，其實還頗有幾分相似的，沒有了阿諾德，喬特的態度雖然不會消極，該做的事也還是會做，效率卻減少了好幾倍。

但是這次，G卻不敢拍桌罵他了。

一個星期、兩個星期逐漸過去，喬特的狀況絲毫沒有好轉。

然後有一天，喬特失蹤了。

不在辦公室，也不在房間裡，不在食堂，也不在大廳，花園內找不到人，街上也沒有他的影子，喬特還會去哪裡，大家都不知道，除了還在執勤的人之外，幾乎所有的彭哥列成員都去搜索了，G焦急地在大宅內搜索著，卻突然在阿諾德的房前停下了腳步。

——啊啊、對啊。

除了這裡，喬特還會去哪裡？

G小心翼翼地推開了門，只見幽暗的房間裡，喬特坐在阿諾德的床上，背部倚著牆，他抬頭一直望著天花板，神情很平靜，少了先前那種浮躁和心不在焉。

「我引起騷動了，對吧？」喬特沒有看G，G頷首，關上了門。

「大家都急著在找你。」

「啊啊、我知道。」喬特勾起一抹微笑，閉上眼，「這次，就讓我任性一下吧。」

「只要你之後和大家報平安就好，他們最近那麼愧疚，一定會原諒你的。」G靠在門上，看著喬特，微笑起來，「你心情好像好多了？」

「嗯，超直感，好像也回來了。」喬特淡淡地道，捂上自己的胸口，平靜地微笑著，「真是不可思議，在我承認自己根本就離不開他以後，感覺就釋然多了。」

「你是指……阿諾德嗎？」

「嗯。」喬特點點頭，沉默了好一會兒，又道，「我沒有辦法控制自己不想他，無時無刻都在想他在普魯士過得好不好、找到了自己的生父沒有，最想知道的還是……他也想著我們嗎？」

「你當初趕他走的時候，兇到大家都被你嚇了一跳。」G苦笑道，聳了聳肩，「把他留下來的是我們，把他逼走的也是我們啊，我想他應該恨我們入骨吧。」

「或許吧，可是我卻能感覺到，阿諾德並沒有恨我。」喬特輕輕地笑了起來，那也是近一個多月來，G第一次看見他發自真心的笑，「雖然是為了彭哥列全體的利益著想，但其實我心中，還是希望他能留下來，我對他的感情……還是沒有改變。」

G注視著他，紅褐色的眸子有些不確定。

喬特愛著彭哥列每一個人，也愛著這個城市和他的故鄉裡，每一個他所認識與不認識的人，但是，他所說的對阿諾德的「感情」，似乎與這之間的愛不大一樣。

「你那樣說……是因為在你心裡，阿諾德還屬於彭哥列嗎？」

G的問題並沒有得到立即的回答。

喬特只是笑著，在這個阿諾德曾經待過的房裡，他露出了無比安心的神情。

「不。」緩緩地，喬特微笑著開口，抓緊了床單。「他屬於我。」

《拾參》

喬特的狀況又逐漸恢復了正常。

他又像從前那樣溫柔地笑著，帶領著彭哥列每一個人，阿諾德的房間還是擺在那裡，也定期有人去清掃，就彷彿他還會再回來一樣。

看著喬特逐漸恢復精神，大家也安心了不少。

阿諾德不再是個禁忌的話題，喬特常常提起他，但每當他提起阿諾德一次，彭哥列的成員又更加不安，喬特感覺他們瞞著自己什麼，卻沒有戳破，他想，他們早晚有一天會向自己坦白。

離阿諾德離開的那一天，已經過了一個月。

喬特那個下午照常坐在辦公桌前，G抱著一疊文件和書進來，在整理書架的時候外頭有人敲了敲門，G看了一眼還在工作的喬特，代替首領上前去應門。

開門，他看見一大群部下擠在門口。

「怎麼了啊……？」G愣愣地問，「發生了什麼重大的事情嗎？」

「我們有事要和首領報備……」領頭的青年怯懦地道，縮起了肩膀，「可以進去嗎？」

「可以啊，快進來。」喬特擱下鋼筆，溫和地微笑。

聽見喬特的話，後方已經有幾個人掩面而泣，喬特一頭霧水地看著他們，G向他聳了聳肩表示沒輒，一群人小心翼翼地進了首領辦公室，而後，為首的青年走上前，將幾張紙放在喬特的桌上，紙上寫著一些關於統一派的資料，和彭哥列總部建築的弱點以及進攻路線。

「這是我們在處理亞伯特的屍體時，從他身上找到的……」青年低下頭，不敢看喬特，聲音越來越小，「亞伯特是王室派來的間諜……阿諾德大人他……早就知道這一點……才會殺掉亞伯特的，可是……可是我們發誓，我們先前完全不知道這回事……！」

青年說著，抬頭小心觀察了一下喬特的臉色，卻在看見那張錯愕的臉龐後又趕忙低下頭，青年一抽一噎的，勇氣似乎都已經用盡，身後掩面而泣的部下們又更多了。

「我們……我們在亞伯特的喪禮那天……還看到了亞伯特的家人……」後方有一位年長的女性哭著補充道，擦著眼淚，「那個人是騙子……！阿諾德大人是在幫我們……！」

G張大了嘴，半晌也說不出話來，他看向哭成一團的部下，又看向臉色鐵青的喬特，那金髮的青年一手緩緩捂上自己的臉，冷汗自他的額角滴落。

「對不起，首領……」青年哭嚷道，「我們不敢告訴您……是因為把阿諾德大人趕走的是我們……真的很對不起……直到幾天前有人在王宮那邊看見阿諾德大人……我們才敢來告

訴您，阿諾德大人……阿諾德大人他……說不定一直都想回來啊……！」

——碰！

寬大的辦公椅重重撞擊地面。

喬特站起身，身子有些不穩地晃了一下。

「……畢竟你們事先也不知情。」緩緩地，他以顫抖的聲音道，「這件事情，我不會怪你們。」

說完，他頭也不回地衝出了辦公室。

G跟著追出了辦公室，然而不過幾秒的差距而已，走廊上已經沒有了喬特的影子。

白色的駿馬在那不勒斯的街道上瘋狂地奔馳著。

喬特一踢馬肚，馬匹又加快了速度，路上的行人們紛紛倉皇避開，那不勒斯王宮離總部的位置不算太遠，很快就到達了王宮前的廣場，喬特跳下馬，粗魯地將韁繩綁在附近的行道樹上，加快腳步往王宮衝去，遠遠地，他看見了那個獨自坐在在王宮前的人兒。

不管距離有多遙遠，他一眼就能認得出來。

「阿諾德！」

他無法克制地叫了出聲，阿諾德訝異地抬起頭來，喬特快步跑到他面前，抓住了他的肩膀，急促地喘息，腦袋亂哄哄地無法思考，堆積了太多太多要對阿諾德說的話，在他質疑阿諾德大剌剌出現在王宮的理由前，喉嚨早就已經被滿腹的道歉卡死。

阿諾德愣愣地看著他，等他喘完。

「我們……我們談談好嗎？」他的呼吸稍稍恢復平靜，開了口，「拜託，是我對不起你，我知道亞伯特的事情了……對不起……你一輩子不原諒我也沒關係，可是我求求你，回來吧……」

阿諾德靜靜地看著他，沉默了許久。

他合上手裡的記事本，將鋼筆塞回上衣的口袋，而後，他緩緩起身。

「我沒有怪你。」他平靜地說，冰藍的眸子冷靜地注視著那雙澈藍的眼眸，「你是首領，你只是在做你該做的事……可是，我不會跟你回去了。」

喬特抬起頭，瞪大了眼。

而後，他注意到了，阿諾德胸前別的那枚象徵王室的勳章。

「邦聯把我解僱了，喬特。」阿諾德淡淡地道，眼神稍微犀利了些，「我刻意將我生父的情報洩漏出去，普魯士的國王就是下令暗殺我母親的兇手，他不可能讓我這樣出身的人身居邦聯要職，所以我找到了回來的理由。」

「為什麼……？」喬特難以置信地看著他，「你的母親、被國王暗殺……？」

「看到了這個，還需要多解釋嗎？」阿諾德指了指自己胸口的勳章，瞇起眼，「我是兩西西里王國前任國王裴迪南德一世的私生子，換句話說——我是你的敵人！」

「為什麼！阿諾德！」喬特忍不住喊出聲，「為什麼你要幫王室工作！你又不生長在這裡、你和王室也沒有感情！你明知道私生子不會受到接納，為什麼甘願貶低自己的身分！」

「——為了擊潰彭哥列。」

阿諾德冷冷地道，喬特吃驚地瞪大了眼。

他們對視了好一陣子，沒有人開口，喬特從那雙冰藍色的眼裡看不到任何情感，沒有愛，沒有憎恨，沒有快樂，沒有憤怒也沒有悲傷，阿諾德是個優秀的間諜，間諜不該擁有情感。

「……確實如你所說，國王一開始不承認我是他同父異母的弟弟。」阿諾德終於打破了沉默，他的聲音冷淡得沒有起伏，「幸好我和母親長得相似，一個老臣認出我的長相，證實了我的說詞，先父的確是有到普魯士買過春，再加上我以九年的諜報資歷作為條件，國王任命我為王屬情報局的首領……正好，也能趁這個機會，讓你了解諜報對一個組織有多重要。」

「別這樣，阿諾德……」喬特悲傷地蹙起了眉，抓住他的手，「我不能和你當敵人……」

「——那就在我和統一義大利之間做選擇吧。」

阿諾德斂下睫，靜靜地撥開了喬特的手。

而後，他勾起了一抹淒涼的微笑。

喬特注視著他的表情，腦袋一片空白，朦朦朧朧地，他突然明白，自己究竟傷了阿諾德有多麼深，也在那一剎，他知道，阿諾德已經不可能再和他回去了。

阿諾德望著他，而後閉上眼，轉身。

「但是，我們偉大的彭哥列首領，早就已經有答案了吧。」

《拾伍》

彭哥列上上下下陷入了異常的沉默。

這件事情，藍寶和斯佩德也是知情未報者之一，藍寶自責得把自己關在房裡整天都不出來，斯佩德也比平常要更加沉默，喬特在下午牽著馬回來的時候，一句話也沒有說，就獨自上樓去了。

朝利雨月和納克爾很擔心喬特的狀況，卻又不知道該說些什麼，G也是猶豫了好久才決定上樓，即使身為喬特的青梅竹馬，他卻不知道喬特的脾氣為何。

喬特是個很壓抑的人。

因為他很溫柔，溫柔得不願給任何人添麻煩，所以即使遇到了再痛苦的事，他也不會說出口，G沒有見過他微笑以外的表情，不知道他溫和以外的情緒，說實話，他認為自己不了解他。

G推開房門的時候，喬特反常地趴在桌子上。

窗簾是拉上的，夕陽隔著窗簾透進來，將整間辦公室染上血紅的色彩，喬特逆著光，輕輕地抬起頭來，看不清楚他的表情，他的肩膀顫抖著，沒有說話。

「……首領。」

G淡淡地開了口，他感到自己的聲音有點沙啞。

阿諾德沒有回來，如果他出現在王宮那邊是因為他還想回到彭哥列，那麼喬特一個人就足夠帶他回來了，但既然阿諾德沒有回來，那就代表事情的嚴重性已經超乎他們的預料。

喬特注視著G好一會兒，而後，又低下了頭。

「G。」他緩緩地開口，沒有昂首，「我，可不可以……退休了？」

「……這種話別隨便亂說。」G淡淡地道，沒有苛責他，卻感到自己的聲音有點顫抖，「我們大家都還需要你，科札特不是也說了嗎？首領除了你之外別無他選了。」

喬特又沉默了好一陣子。

G因為這樣的沉默而感到不安，他靜靜地站著，等待喬特的發言，感覺有些恍惚。

「如果……」

半晌，喬特才又開了口，他的聲音有些沙啞，而後他吸了幾口氣，像是試圖要好好說話，G聽見他的呼吸很急促，而後，喬特終於發出了嗚咽，淚水滴上他的手。

「如果、如果我不能退休！」他激動地哭出了聲，像是瀕臨崩潰邊緣的壓抑的哭喊，「我能不能……我能不能現在就毀滅這個國家——把阿諾德搶回來！」

G陷入了沉默。

和喬特相處了十餘年，他從不曾看過喬特哭。

即便喬特的身材不算高大，一直以來他都是站在自己面前保護自己的人，一直以來他都是所有孩子們心目中的勇者，一直以來，他都是笑著的。

「現在還不是統一的時機，首領……」G低下頭，飄移的眼神閃爍著幾分迷惘，「……北方……北方的統一派還沒和我們合流，民心也還是未知數……還有、還有……。」

他沉默了好一會兒，抿起唇，呼吸似乎也跟著急促了起來。

「我不知道……喬特……」他以沙啞的嗓音道，閉緊了雙眼，「我不知道啊……」

夕陽漸漸地落下山頭，房內也逐漸轉為了黑暗。

G緩緩地彎下身，在喬特的面前單膝跪下，低著頭，喬特已經不再發出哭聲，他知道那男人緊咬著下唇在忍耐，G痛苦地捂上了臉，他從沒有像現在一樣這麼憎恨自己。

恨自己，在這個人最無助的時候，不能幫上一點忙。

《拾陸》

朝利雨月手中端著一碗熱粥，來到首領的房前，敲了敲門而後推開，只見陰暗的房間內，喬特躺在床上，藥物和水擱在床頭，G正在量他的體溫，朝利雨月進來時抬起了頭。

他們兩個相視而微笑，而後G比了比身後的小方桌，示意雨月將食物端去那裡。

「首領，身體好些了嗎？」將熱粥放到桌上，朝利雨月回頭問。

「嗯……退……燒了……應該……」喬特含糊地道，G嘆了口氣。

「只是體溫稍微降下來而已，還是在發燒。」G站起身，替喬特把棉被拉好一些，「接下來就交給你了，雨月，明天一大早還要出發去馬賽，我要先睡一會兒。」

「嗯，包在我身上吧，今晚好好休息。」朝利雨月微笑著道，待G走後，他才端著粥來到床邊，擔憂地看著喬特，「加油啊，首領，彭哥列需要你。」

喬特在意識恍惚中翻了個身，朝利雨月趕忙握住了他的手。

「……阿諾德……阿諾……德……」

他聽見喬特輾轉之中痛苦的低喃，低下頭，悲傷地閉上了眼。

＊

「彭哥列首領的左右手在明天清晨六點左右會通過這個山頭。」被眾人圍繞在中心，阿諾德指向地圖上一個紅色的叉叉，冷靜地道，「他們是去和北方的統一派合流的，只要我們在這裡設埋伏，就能順利把他們擊倒，一舉以叛國的罪名捕獲。」

「是！」

周圍傳來簡潔有力的應答聲，阿諾德面無表情地點點頭。

「喬裝成商隊是他們常用的戲碼，別被他們騙了。」他囑咐道，轉身推開了擋在自己身後的人，往門口走去，「目標是一頭紅髮的男人，抓到之後好好拷問，讓他說出叛國的實情，他不是會隨便招供的男人，如果他不說，就誘導他說，必要的時候——殺了也可以。」

「遵命！閣下！」

情報員行禮目送他離去，阿諾德關上門，靜默了好一會兒。

雖然當時是刻意回過頭不去看，但他想，喬特的表情一定很受傷，阿諾德搖搖頭，試圖揮去喬特在自己心裡的影子，睜開了眼，冰藍色的眼眸又恢復以往的銳利。

在喬特明白諜報的重要性以前，不能收手。

——即使，要做出任何犧牲。

G的馬賽之行去了很久。

喬特的病稍有好轉，身體卻還是很虛弱，為了不讓喬特再更加擔心，每當他問起G的下落時，守護者們總會撒謊矇騙過去，由於首領、門外顧問首席及首領的左右手都同時缺席，彭哥列一下子演變成群龍無首的狀況，每次會議的出席者只有朝利雨月、納克爾、藍寶和斯佩德四人，他們互相分擔了那缺席三人的工作，而後始知首領的負擔有多麼重。

「這份文件……呃……這份文件究極地要放哪裡啊？」納克爾望著滿滿都是文件的高聳書櫃，苦惱地搔搔頭，「雨月、可以來幫我看一下嗎？雨月！」

「啊啊、對不起，我也正在忙。」朝利雨月回頭苦笑，又低頭看向手邊無數的資料，「這次會議的文件啊……啊啊、哪些才是會議的文件啊……」

「我拿門外顧問首領辦公室裡的資料來了。」

斯佩德抱著一疊紙張，推開門，卻被眼前一片狼藉的景象嚇了一跳，朝利雨月坐在首領辦公桌前，被成山的文件給淹沒，而納克爾站在書架旁，把一整架的文件都搞得亂七八糟，藍寶則坐在沙發上，還在研究G日前提出的馬賽之行路線及行程規劃草案。

斯佩德愣愣地眨了眨眼，而後嘆了口氣。

雖然先前很不承認阿諾德那個傢伙，但是有他在，事情的確容易得多。

如果他不回來的話，彭哥列遲早也會變成一盤散沙吧。

*

大約又過了幾天，G的行蹤不明，喬特的病情也沒有進一步的好轉。

就在藍寶的小隊已經整備好，準備出發前往馬賽，尋找G的下落時，那不勒斯城外傳來的捷報——G已經帶著部下，平安回到兩西西里王國了。

聽到這個消息，大家都很高興，彭哥列上上下下的成員都衝到外頭迎接他，因為事前以防萬一，多帶了一點錢，G和他的部下歸來時並沒有預料中的憔悴，也沒有受傷，他們騎著馬經過大街，沿街的人們知道是自警團的人，都從屋裡走出來歡迎，G領頭走在前方，精神看起來不錯。

將馬匹安頓好，並接下無數個擔心的夥伴的擁抱後，他又問起了喬特的病情。

「是比你離開前好多了，可是還是常發燒。」朝利雨月隨著G大步走在往首領房間長廊上，嘆息，「雖然他好像很想工作，但是連走路都搖搖晃晃的，我們沒辦法放心讓他工作。」

「唉唉……那個傢伙總是那樣。」G無奈地微笑起來，在喬特的房前停下腳步，推開了

門，「首領，我回來報到了，你的病——」

G打住了話，朝利雨月也愣住了。

喬特的房裡空無一人。

「首領不見了！快去搜！」G回頭對身後的部下喝令道，而後隨即轉身往走廊另一端跑，還不忘回頭對朝利雨月叫道，「我去辦公室找！雨月、你去阿諾德的房間搜搜看！」

「我知道了！」朝利雨月轉身往反方向跑，部下也匆忙地散開。

G的擔憂在推開辦公室大門的一剎那就消失無蹤。

按照雨月的說法，首領辦公室該要是亂到連走路都有困難的，但當G開門的時後，一切又和以往一樣乾淨整齊，喬特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前，兩邊桌上堆的成山的公文已經少了一大半，他專注地批改著手中的文件，聽到開門的聲響時，靜靜地抬起了頭。

「你總算回來了，G。」喬特溫和地笑著，縱然神情是有些憔悴，臉也有些紅紅的，應該是還在發燒，卻趁著大家都去歡迎G時偷跑出來工作，「本來想要派人去找你的，可是雨月他們不肯跟我說實話，我也有預感你快回來了……總之，歡迎回來。」

「嘖、果然是超直感啊……」G笑了起來，反手帶上門，「真的是什麼都騙不過你。」

「那麼，這次的馬賽之行有什麼新情報嗎？」

「說到這個！有件事情我必須和你說。」G大步走上前，雙手撐上喬特的辦公桌，炯炯有神的紅褐色眸子很是認真，「如果那些傢伙說的是真的，那麼亞伯特已經把情報都回報給王室了！在我們經過山區的路上有兵力埋伏，我想國王一定已經知道了我們是統一派！」

喬特瞪大了眼，手裡的鋼筆掉到了桌上。

他很清楚，這並不是亞伯特所為，而是阿諾德——他打定主意要與自己為敵了。

「那、你們是怎麼逃脫的？」喬特的語氣變得焦急了些，「因為被追擊才晚回來的嗎？」

「不，對方把我們經過的時間搞錯了，以叛國罪被捕的是早我們兩個小時前經過的威尼斯商隊。」G露出一抹得意的微笑，「雖然是錯了，不過他們的時間也算得很接近，被捕的差一點就是我們了，為避免回去的路上有危險，我臨時更動路線，也比預定的時間晚回來。」

「唔、時間錯……了嗎？」喬特低下頭，思索了好一會兒，「不可能的，現在他是敵人了，他記得我們所有的情報和資料，不可能會犯這種錯誤……他到底在想什麼……」

「喬特……？」

「——G！情報員！」喬特突然興奮地站起了身，那神情配上他因發燒而泛紅的雙頰就像天真的孩子，喬特露出了難得地笑了起來，「我需要情報員！把霍夫曼他們從西西里島請回來吧！」

「……他們已經查覺到我們的行動，所以才會更動出發時間，這次是我們情報網上的失誤。」阿諾德坐在長長的方桌的主位上，雙腿優雅地交疊著，手肘撐著桌面，托著下巴，稍稍瞇起了銳利的冰藍色眸子，「不過，顯然是他們作為統一派，已經心虛了。」

「閣下，那麼接下來要怎麼行動才好？」其中一名部下發問道，阿諾德沉默了好一會兒。

「彭哥列很懂得掌握民心。」他淡淡地道，閉上眼，「即使已經強制燒掉了國內的拿破崙法典，革命還是隨時處在會爆發的階段，自警團是人民心中的精神寄託，現在要是以王軍的身分出手，很有可能會引起一連串的暴動，如果要攻擊他們，就得換個方法。」

「換個方法……？」

「沒錯，就是變裝。」阿諾德緩緩地睜開眼，望向長桌另一端幾個感覺不太自然的部下，頓了好一會兒，又道，「根據在自警團內的臥底傳來的情報，下個星期彭哥列全員會出現在地圖上圈起來的那個地方……吶，把地圖傳下去……在那個地方，他們會舉辦三個月一次的例行野餐，所有彭哥列的成員都會在，你們就選在那個時候攻擊。」

「但是、閣下，說不定到時候也會有民眾在場……」

「一併抓起來，事後再找理由釋放他們。」

「釋放？」其中一名部下不解地問，「請問閣下，我們到底要變裝成什麼？」

「強盜。」阿諾德平靜回應，「重要文件他們不可能放在空無一人的總部裡，必會帶在身上，到時候那就成為他們叛國的證據，把這些文件公開給民眾，就有正當理由處死他們。」

「喔喔！」

桌邊的人們不由得紛紛發出驚嘆，其中有幾個人的反應慢了幾拍才跟著讚嘆，阿諾德稍稍瞇起了眼，這些部下並不是專業的情報人員，而是臨時派來組成情報局的士兵，恐怕這國家真正專業的間諜只有亞伯特一個，推測亞伯特很有可能就是先前的情報局局長，否則國王也不可能在他提出自己有九年諜報資歷這點後就這麼爽快地重用他。

就因為這些士兵腦袋不聰明，所以在聽到自己不怎麼明智的計畫之後發出了讚嘆聲。

至於那些反應稍微慢了半拍的——阿諾德揚起了唇角——就是自己在邦聯培育出的那些聰明的部下，彭哥列果然是派間諜過來了，事情總算是照他期望，進入了諜對諜的發展。

「那麼，詳細的作戰計畫，我們下次再討論，按照往例，我不會參與下星期的突襲活動，有什麼資訊就隨時拍電報回傳給我，我會給予你們正確的指示。」說著，阿諾德向後挪動椅子，站起了身，「今天的會議就到這裡，解散。」

「我知道了，謝謝你，霍夫曼。」微笑著看向眼前的男人，喬特溫和地道，「多虧了你，才能知道這麼多關於阿諾德的情報，那麼，下個星期的例行野餐，我們會做好相應的準備。」

「……只是，竟然連我們要集體行動的日子都知道得一清二楚，連重要文件會一併帶出這點都知道，阿諾德果然不是個簡單的角色。」站在辦公桌旁的G抿了抿唇，嘖了一聲，「自警團在人民心中的地位、王室與人民之間的隱憂，這些因素他都已經考慮進去了，真不愧是阿諾德，只是竟然刻意假裝埋伏時間錯誤而放過我，事情絕對沒那麼簡單。」

「只要我們把這次情報戰打得漂亮，阿諾德就會回來了對吧！」喬特微笑道，又看向霍夫曼，「這次阿諾德不參戰，我們就可以放手做了！對於抓強盜這回事，自警團可是很拿手的呢！」

「可是……首領，我覺得有點奇怪……」霍夫曼有點不太確定地道，「阿諾德大人一向是個在策劃上謹慎小心的人，第一次的作戰計畫會議必然會很用心地講解，絕對不可能像這次這麼草率，而且……」霍夫曼不安地頓了頓，「阿諾德大人是個備案之外永遠還有備案的人……」

「備案之外永遠還有備案？」G愣了愣，「什麼意思？」

「意思是，阿諾德大人不會只給出一個A計畫。」霍夫曼旁邊另一個間諜開了口，「阿諾德大人以往在開會時，永遠都會準備三個以上的主要計畫，還有十個發生緊急情況時的應對備案。」

「因為阿諾德大人很聰明。」霍夫曼又接口道，「首領，恕我直言，阿諾德大人絕對不是您所推想的這麼簡單的人物，阿諾德大人除了擁有極強的戰鬥力之外，本身也是個厲害的謀士。」

「……最可能的預想情況……」喬特思索了一會兒，澈藍色的眸子望向天花板，半晌又放回霍夫曼和幾個間諜身上，「是假情報吧，你們的身分已經被揭穿了。」

「……咦？」G錯愕地瞪大了眼，霍夫曼安靜地低下頭。

「雖然屬下也是這麼想的。」霍夫曼保持鎮定地回應，「可是要放出假情報的話，阿諾德大人絕對不可能做得如此明顯，還讓我們發覺到那是假情報。」

「……難不成又是放水嗎？」

安靜的室內沒有人回答他。

沒有人能猜到阿諾德的想法，一如霍夫曼所言，阿諾德雖擁有極強的戰鬥力，卻也同時

是個很聰明的謀士，即使超直感再厲害，也不可能連對方心裡打的複雜算盤都一清二楚。

喬特嘆了口氣，望向旁邊的書架，心思卻全然不在那書架之上。

——你現在在幹什麼呢？在想什麼呢？又有何打算？是真的打算要威脅我嗎？

這就像是比武前朝對手遞出的一把槍，示意兩人要正大光明地以槍術決勝負，或許，先前放過G一馬，也只是在提醒彭哥列，阿諾德所選擇的戰鬥手段是情報戰罷了。

接下來就要堂堂正正一決勝負了吧。

——來比比看吧，阿諾德・亞凡席斯。

喬特的雙眉緊緊蹙起，卻微笑了起來，發出一聲不明所以的哼笑。

——我的超直感和你的諜報能力，究竟是哪一方比較強。

——沒有。

翻找著抽屜和書架上的資料，男人的心跳越來越快速，聽見腳步聲，他緊張地望了下門口，門已經上鎖了，開鎖到推開門的這段短短的時間，夠他從窗戶逃走，腳步聲又漸漸遠去，男人安心下來，又將視線重新移向櫃子裡的文件。

——關於詳細作戰計畫的情報，什麼也沒有。

男人的心裡焦急起來，關上櫃子的門，開始尋找任何上了鎖的抽屜或箱子，若按照喬特所說，阿諾德很可能已經識破了他們的身分，如果那次會議透露的作戰計畫只不過是假情報，那麼真正的作戰計畫必定是透過某種手段傳達了，那份詳細作戰計畫到底在那裡？

「——在找什麼？霍夫曼。」

阿諾德的聲音突然傳來。

男人嚇了好一大跳，回頭，只見阿諾德蹲在窗戶上，冷冷地望著他，沒有腳步聲，也沒有氣息，這讓霍夫曼不禁又一次佩服阿諾德的諜報能力。

「阿、阿諾德大人……」

「效忠的對象改了啊，虧我曾把你從死刑判決中救出來，看來義大利人的幾個錢就足夠讓你忘記當時對我的忠誠了。」阿諾德冷淡地道，跳進了房內。

霍夫曼嚇得全身僵直，一動也不敢動。

那雙冰藍色的眼睛還是一樣充盈著不容反抗的霸氣，阿諾德一步一步走到他面前，伸手扯掉了霍夫曼臉上偽裝用的假鬍子，嘴角的微笑充滿了輕蔑。

「看來我是被小瞧了啊。以為這種程度的易容術就能騙過我嗎？」

「不、不是的，阿諾德大人……這是因為……」

「閉嘴，霍夫曼。」阿諾德冷冷地命令道，男人的喉嚨瞬間像是被鎖住一般，出不了聲，那銀髮男人抬起頭，凝視著那個比他高了些的男人，瞇起了霸氣的冰藍色眼瞳，「……在我還沒萌生動手殺你的想法以前，滾回彭哥列去，討你新主人的歡心。」

「可、可是……」

「快滾，立刻！」冰藍色的眼眸綻出一股凶狠的殺意，霍夫曼被嚇了一跳，「把剩下的同夥也帶著一起滾，要是敢有人留下來，我會毫不留情地全部殺掉！」

死人不會說話。

為了阻礙情報的傳遞，阿諾德真的會動手。

霍夫曼打了個寒顫，轉身就跑。

阿諾德目送著他直到遠去，沉默了好一會兒，預計這些人到傍晚為止才會全部離開，自己的部下對自己又敬畏又害怕，不敢反抗自己，阿諾德早就摸透了他們的習性，這樣一來，喬特的情報源就被自己截斷了，不過以防萬一，還是必須謹慎做個檢查才好。

阿諾德長期身兼情報部門與反情報部門的首席，他清楚知道如何摸透敵方的秘密，又同時保守己方的秘密，在他所得意的情報掌控方面，他絕不容許己方的間諜或線民當中出現任何一隻老鼠——殺戮是情報戰中極為必要的手段。

——看著我，然後好好學習吧，喬特。

要想打敗我，就只能超越我而已。

阿諾德勾起了一抹唇角，大步走出辦公室，隨手抓住了一個部下。

「今天午夜十二點把大家召集到大廳去。」他冷淡地吩咐，冰藍色的眼眸卻散發出一股光采，「這次是反情報網上的失誤，先前的計畫暴露了，我們要更改作戰計畫。」

「是！」

部下敬了禮後匆匆忙忙去執行阿諾德的命令，而阿諾德站在原地，瞇起了眼。

他又想起了那一天，喬特抓著他的顫抖的手臂，金色瀏海遮住了他的表情，阿諾德不自

覺地閉上雙眼，吁了口氣，轉身往反方向邁開步伐，睜眼，冷冽的霸氣四綻而出。

來比比看吧，喬特・彭哥列。

我的諜報能力和你的超直感，究竟哪一方比較強。

「……果然是不行啊。」望著眼前低著頭的一排間諜，喬特忍不住苦笑起來，嘆了口氣，「你是阿諾德的左右手，應該不可能不留一手就空手而歸吧？霍夫曼。」

「……是的，屬下確實還在內部佈署了幾個線民。」霍夫曼有些不太確定地答道，「可是，連專業的間諜都會被識破，要抓出線民對阿諾德大人來說根本不是難事……」

霍夫曼的話還沒說完，便被辦公室的敲門聲給打斷。

G揮了個手示意最靠進門邊的部下開門，霍夫曼也閉上了嘴，回眸。

「報告首領，彭哥列的情報網確實是太弱了。」只見D・斯佩德一臉不滿地倚在門口，雙臂交疊在胸前，手中還握著慣用的那把黑色巨鐮，他咬牙，抹去了嘴角的血漬，「阿諾德那個傢伙早就已經掌握我們所有的情報，包括守護者的戰力和我的幻術能力……雖然很不想承認，但是我已經打不過他了。」他頓了頓，冷眼瞪向眼前的霍夫曼，「還有，這個日耳曼人佈下的線民和我派出潛入的術士已經通通被打倒，基本上他還讓我們活著出來就已經是很嚴重的放水了，說白一點，首領，他根本瞧不起我們的情報能力。」

「……果然啊。」喬特頭疼地道，雙手捂住了額，「我還以為有斯佩德你的幻術就一定

行，這下我的最後一顆棋子也被他吃掉了，說起情報能力果然還是阿諾德更勝一籌……」

「本來就是吧……」霍夫曼嘆了口氣，搔搔後腦，「你們不要太瞧不起年紀輕輕就當上諜報部首席的男人了，我們本來就不可能贏得過阿諾德大人，無論是情報戰還是肉搏戰……」

「喂，那邊的野蠻民族。」斯佩德不悅地瞇起了眼，狠狠地瞪著霍夫曼，「從剛才開始就一個勁兒地替阿諾德說好話，你該不會是那傢伙派來的雙面間諜吧。」

「你說什麼？」霍夫曼不悅地擰起眉，「話又說回來，先前你砍傷阿諾德大人的事情，我們都還沒跟你計較呢，現在竟然想反咬我們一口……」

「那是因為你們的『阿諾德大人』本來也就是個該死的間諜。」斯佩德冷冷地反譏道，裝作沒聽見G的喝斥，「而且，你們真的有盡心盡力在搜查資料嗎？該不會是表面裝著協助彭哥列，私底下卻打算和阿諾德合夥，從內部擊潰我們……」

「——斯佩德、住口！」

嚴厲的斥責聲讓辦公室瀕臨爆發邊緣的氣氛一下子冷靜下來。

大家有些詫異地朝聲源看去，厲聲大吼的並不是G，而是平時聲線溫和平靜的喬特。

只見首領緩緩地站起了身，他的身影背著夕陽，橙紅的光芒勾勒出了他身形的輪廓，既

不是嬌小、也不是高大，看不清楚他的表情，卻能感到那股霸氣為這景象帶來不可侵瀆之神聖。

「……彭哥列是不會被擊潰的，因為阿諾德會回來。」半晌，喬特才緩緩地道，嗓音沉穩而有力，「我們現在就是在合力想辦法把他帶回來，阿諾德不是敵人，這樣你明白了嗎？」

「……明白了。」

斯佩德回答得有些顫抖，卻也隨之產生了一股興奮感，他瞇起了印有黑桃記號的右眼，嘴角不住地滑開一抹笑，一直以來都認為喬特是個軟弱的首領——可是他錯了。

喬特・彭哥列是天生的領導者。

柯札特說得沒錯，首領除了喬特以外別無他選，只要有他在，彭哥列就會變得強大。

喬特從容不迫地重新坐下，氣氛有些尷尬，卻又充滿了辦公室內所有部下對喬特的敬佩及仰慕之情，霍夫曼也有些動搖了，喬特這個首領比起阿諾德來，該有氣勢的時候絲毫不弱半分，卻又比阿諾德更有人味，讓人不由自主地想去相信他、追隨他。

他突然有些明白，當時阿諾德會選擇留下來的原因了。

統一派與王屬情報局的情報戰打到這裡，彭哥列已經算是慘敗，失去了情報源，就等於失去了情報網，沒有了情報網，情報戰也就玩完了，若要勉強打下去，就只能靠假情報反制對方，但即使放出了假情報，阿諾德也未必會採用，開戰時間就在下個星期，在短時間內擬制能夠戰勝他們的完善對策實在有難度，況且現在也不知道對方的計畫為何。

太陽落下山頭，他們的戰術討論暫時告一個段落，情況陷入膠著，沒有什麼進展，他們相約明天早上再來討論更好的計策，霍夫曼等人離開以前，霍夫曼悄悄交給了喬特一張紙。

「我是在字紙簍裡發現的。」霍夫曼壓低了聲音，說，「阿諾德大人總是會先在腦海裡擬好全盤的計畫，當整個計畫在腦中演練的時候他就會隨手拿紙亂畫，大概是認為我們無法從裡面看出什麼才沒有燒掉吧。」霍夫曼頓了好一會兒，苦笑道，「雖然確實是如此，我們沒辦法從裡面看出什麼，但是希望首領您看了，心裡會好過一點。」

霍夫曼說完就轉身走了，G好奇地湊過來，喬特在他面前打開了紙，上面充滿了凌亂的箭頭和圈與點，幾乎整張紙都是這樣毫無章法的亂塗鴉，只是在紙張最中間的地方，用粗體字寫下了幾個字母，不難想像當時筆者發著呆，無意間將那一排字母一個一個重寫了好幾

遍，最後寫成了粗體字的情況，喬特看著，忍不住漾開了一抹溫柔的微笑。

——Giotto。

那幾個粗體字母，排出了這樣的字。

「是你的名字。」G有些不解地蹙起了眉，「是什麼意思？他很想你嗎？還是指計畫的目標是你？光看這個根本看不出來他到底是喜歡你還是想剷除你嘛！」

「啊啊、說的也是。」喬特輕輕地笑了笑，再一次凝視著由阿諾德親筆寫下的自己的名字，一股不安的感覺竄過心頭，他蹙起眉，或許事情真如G所說，計畫的目標是自己。

「文字裡的情緒……圈圈、叉叉……箭頭？」喬特不自覺地開了口，站起身，專注地看著這張亂塗鴉，喃喃自語起來，「不……並不是因為無意間寫成了粗體……難道……」

「喬特……？」G愣愣地看著他，表情透露出一點興奮的緊張感，「怎麼樣？能看出什麼嗎？」

「嗯！」喬特肯定地答道，向著G微笑起來，捏著紙張的手加重了幾分力道，「我在想……憑我的超直感，或許能解讀出阿諾德的心思也不一定喔。」

「聽好，雖然先前潛伏在這裡的老鼠都已經被肅清了，但重要情報洩漏出去這點還是不會改變。」阿諾德坐在主位上，冷冷地環視著身旁的部下，「但要是能反過來利用這一點，在這場情報戰上就會佔有絕對的優勢。」他頓了頓，看著那群面面相覷、一臉茫然的部下們，又道，「對方現在的情報源被切斷，必然陷入恐慌當中，無法確切得知我們的手段，他們不久之後就會露出馬腳，況且，彭哥列最大的弱點之一，就是它的本質是個誠信負責的青年自警團。」

「請問……這是什麼意思？閣下。」

「還需要我解釋嗎？」阿諾德的目光閃過一絲鄙夷與不悅，「自警團負責的對象是人民，他們建立信任的代價，就是公開自己的情報，換言之，彭哥列那方要是有了什麼大動作，城裡的人民全部都會知道，這就構成了我們的優勢之一，我們掌控著情報源，而他們沒有。」

「原來如此！」

部下們面露恍然大悟的神情，其中還有些人興奮地交頭接耳。

阿諾德清了清喉嚨，打斷他們的討論。

「我們的另外一個優勢，就是已經把他們的情報源完全阻斷。」阿諾德淡淡地道，一手托著腮幫子，顯然對向這群毫無諜報能力的雜牌軍作解釋感到很耗神，「就像我剛才說的，情報源被切斷，他們就會陷入恐慌，無法確定先前我們討論的那個究竟是真情報還是假情報，也無法確定我們會不會更改作戰計畫，未知會帶給人很大的恐懼，我們就是要反過來利用這點。」

看身旁的部下像是聽故事般越聽越興奮，阿諾德不悅地擰起了眉。

「……所以，我們就按他們所預期的原本作戰計畫行動，當然，部份關鍵的內容有所更改。」阿諾德頓了頓，目光再次掃視房內的部下們，確定大家專注聆聽，才又開口，「他們預期會有強盜，我們就用強盜作為誘餌……接下來我把詳細的作戰計畫說一遍，明天我帶幾個人去勘查地形，再來決定緊急狀況發生時的備案，而你們，明天開始多和一般民眾作接觸，盡可能打探出任何關於彭哥列的消息，他們很快就會露出統一派的狐狸尾巴——絕對！」

＊

夜半，剛結束例行街道巡邏的G回到青年自警團的宅邸內。

小隊交接過後他拖著疲憊的身子上樓，經過喬特的房前時注意到裡頭還傳來一點亮光，G疑惑地停下步伐，除非發生重大事件，喬特不可能會這麼晚睡，也不可能這個時間還在房

間開著燈，他在喬特的房前愣了幾秒，敲了敲門板，等了幾秒沒有回應，便擅自推開了門。

喬特正坐在床上，手中拿著霍夫曼那張從字紙簍裡撿來的紙張，專注到連額上的火焰都燃起而不自知，G清了清喉嚨，喬特這才抬起頭來，注意到他的存在。

「是你啊，G，抱歉我沒有發現。」額上的火焰轉小而後熄滅，喬特溫和地笑了笑，問，「巡邏剛結束嗎？都這個時間了，怎麼還不去睡？」

「正要去。」G解釋道，「你呢？亂塗鴉的解讀有成果了嗎？」

「啊啊、大致都知道了，阿諾德果然是個可怕的謀士，就連到目前為止的一切，也全部都在他的計算之中。」喬特苦笑了起來，閉上眼，煩惱地抓了抓自己金黃色的亂髮，「雖然還不能很確切地明白他的目的和手段，但是……」他睜開眼，望向被寫成了粗體字的自己的名字，難過地擰起了眉，「……沒想到他真的打算這麼做。」

「做什麼？」G稍稍瞇起了眼，「他真的打算毀了彭哥列嗎？」

「哈哈，其實、差不多意思啦……」喬特放下了手中的紙，平靜地看向G，嘴角的微笑溢著苦澀，G愣愣地看著他，注意到他握著白紙的手在顫抖。

「他……打算毀了我。」

距離發動攻擊的日子越來越近。

勘查過地形之後阿諾德的備案也出爐了，然而隨著執行計畫的日子一天一天逼近，阿諾德的情緒顯得很不穩定，彭哥列方面完全沒有露出馬腳，更沒有任何關於統一派的訊息，人民一個勁兒地替自警團說好話，就連搜查情報的成員都快被說服了，阿諾德得不到想要的結果，王屬情報局上上下下，任誰都能感覺得出來，阿諾德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更加焦躁。

後來，不知道有誰傳出，阿諾德的真實年齡只有十七、八歲的謠言。

阿諾德年紀輕，卻很有架子，當然有人會看不順眼，部分成員去質詢這件事情的時候，阿諾德的態度也十分差勁，對於這消息的真實性前後說詞不一，甚至暴躁地將他們趕出去，於是開始有人推測，阿諾德擁有九年諜報資歷的這回事根本是捏造出來的。

按照合理的推論，確實如此，若阿諾德的諜報資歷有九年，那麼他起碼九歲時就開始作間諜了，這種年齡的孩子，就算作線民也只能勉強合格，根本不可能擔任專業的情報員。

阿諾德自然也感覺到了情報局內反抗自己的氣氛。

「……不應該是這樣的。」

半夜裡，有人聽見阿諾德會議室裡喃喃自語。

「是我習慣高壓統治了嗎……」

「難道沒有他、我什麼事也做不成嗎……」

「為什麼……！為什麼要一直阻礙我……！」

「喬特・彭哥列——」

喬特・彭哥列。

那不勒斯的市民都知道，那是兩西西里青年自警團首領的名字。

於是，「閣下和彭哥列的首領有過私人過節」這件事，沒過多久又成為一項情報局內廣為人知的八卦消息了，阿諾德明白自己的勢力和威信遭到動搖，即刻採取挽回的舉動，計畫已經發展到最後階段，絕不能功虧一簣，只有這一次，他無論如何都要成功，無論如何都要重創喬特。

「——所以，你指望從我這邊套出什麼話嗎？埃琳娜・迪・波旁大小姐。」

冷眼瞪視著對面表情稍為僵了一下的皇女，阿諾德不客氣地道，斂下銀色的長睫，他低頭啜了口花茶，又抬起頭，「如果你想利用親屬身分藉此讓我卸下心房，你可以走了。」

「可是、阿諾德……」埃琳娜蹙起了眉，王宮露天陽台的微風拂起她長長的髮，她的視線卻筆直地注視著眼前淡漠的銀髮男人，「你真的打算與彭哥列為敵嗎？喬特他很擔心你。」

「注意你說話的語氣，大小姐，你跟我不是對等的。」阿諾德的語氣參著一絲不耐與傲慢，「我已經說過了，我要喬特・彭哥列為他不重視情報的行為付出最慘痛的代價。」

「喬特已經說過求你回來了……」

「——有些事情不是道歉就可以解決的。」阿諾德冷冷地打斷了她，沒有去看埃琳娜愕然的神情，他沉默了好一會兒，又道，「……邱比特自以為命中目標，事實上不過是個陷阱罷了。」

「什麼……？」埃琳娜愣愣地看著他，「我不懂，阿諾德，你跟喬特之間完全沒有……」

「——不要用對等的口氣和我說話。」

阿諾德再一次打斷了埃琳娜的話，她也識相地閉上嘴。

三番兩次給予埃琳娜難堪，為的就是趕快氣走她，誰知埃琳娜的個性和喬特一樣麻煩，阿諾德索性放下茶杯，站起身，穿上風衣，既然對方不肯離開，自己先離開就行了，雖然先行離座是很無禮的行為，但是他不想再多和埃琳娜談下去。

「妳是薩萊諾親王的女兒，埃琳娜。」阿諾德束緊風衣外套的腰帶，離開前冷冷一個回

眸，「雖然我年紀比你小，但論輩分而言，妳還是得叫我一聲伯父。」

「阿諾德……」

「回去叫喬特別再來找我了。」他斂下睫，看不出那雙冰藍眼眸之中的情感，「下次他和我見面的時候，不是在天堂、就是在地獄。」

彭哥列青年自警團例行野餐日的前一天。

野餐活動照常舉行，自警團員們無不陷入緊張與恐慌當中，食堂裡大家多多少少也討論起了這個話題，他們的情報獲得途徑仍舊被封鎖著，也無從得知對方獲得了自己多少消息，喬特帶著幾個守護者在幾天前去勘查過地形了，顯然也已經做好了打一場硬戰的準備。

而此時的彭哥列首領，正坐在辦公桌的沙發上，聆聽著對面皇女的報告。

「邱比特自以為命中目標，事實上不過是個陷阱……是嗎？」喬特重覆了一遍剛才由埃琳娜轉述的話，思索著，「邱比特……是箭啊，原來如此，還真是刻意。」

「喬特？」埃琳娜愣愣地看著他，喬特的反應出乎她的意料之外。

「啊啊、沒什麼。」喬特微笑起來，搖搖頭，「阿諾德會那樣說是有原因的，妳別放在心上。」

「難不成……喬特你已經掌握到阿諾德所有的情報了？」埃琳娜有些訝異有些興奮地坐直了身子，「阿諾德他……還會再回到這裡對吧？」

「嗯，一定會。」喬特溫柔地笑了，望向窗外湛藍的天空，「我一定會把他帶回來……

不過，現在為了避免情報外洩，明天之前我不會對大家說明的，對待情報要小心謹慎嘛。」

看著這樣的喬特，埃琳娜忍不住也微笑起來。

喬特的這股溫暖的力量，正是讓大家都心甘情願追隨他的強烈吸引力。

埃琳娜站在總部門口與喬特道別，他們禮貌性地擁抱過後揮手再見，目送皇家馬車離去，直到連馬啼聲也消失在街道的轉角，喬特才開始思索方才那番由埃琳娜轉述的對話。

「首領？」

清清的女聲打斷了他的思緒，回頭，只見一名少女站在幾尺之外，露出了靦腆的笑容。

喬特認出她來，那是廚娘愛里夫人的孫女愛里小姐，和那不勒斯很多女孩一樣，是自己的愛慕者，喬特看著她好一會兒，而後露出了微笑，少女也發紅了雙頰。

「早安啊，愛里。」喬特溫和地道，「吃過早飯了嗎？」

「嗯，我、我是出來幫忙倒、倒垃圾的……」愛里有些不好意思地道，將骯髒的雙手藏到身後，「首領呢？早飯吃過了嗎？在食堂沒看到您呢……」

「嗯，因為我是和埃琳娜一起吃的，今天沒有吃到愛里夫人的早餐，請代我為她說聲抱歉。」喬特友善地道，指了指總部的大門，「那麼，我們一起進去吧。」

少女露出了欣喜而訝異的神情，慌忙點了點頭，跟在喬特身後走進了總部內，愛里雖然

暗戀著喬特，外表也算是個漂亮的女孩，受到自警團內不少男性的青睞，他與愛里在岔路道別，而後轉往辦公室走去，頓了好一會兒，他停下腳步，轉身，大步往回跑。

「愛里小姐、請等一等！」他喚住了那正和部下談笑的少女，愛里嚇了一跳，雙頰泛起好看的紅暈，喬特鬆了口氣，問，「晚上十點，可以請愛里夫人來我寢室一趟嗎？」

「咦？找奶奶……？」愛里愣了愣，卻還是點了點頭，「我、我知道了。」

喬特放心地微笑起來，轉身離開。

《貳拾陸》

晚上十點。

喬特獨自一人倚在寢室的房門前，不多時，便看見少女愛里有些扭捏地從走廊另一端過來，喬特對她露出了和善的微笑，愛里卻顯得更加緊張了。

「那個、首領……」在喬特面前，愛里不好意思地低下頭，「那個、奶奶已經睡了……這個時間是起不來的……所以我代替奶奶，請、請問……有什麼事情需要幫忙的嗎？」

喬特搖搖頭。

他握住了愛里的手，輕輕將她帶到更裡邊的走廊。

「我當然知道愛里夫人這個時間已經睡了，愛里、我要找的是妳。」喬特看著雙頰泛紅的少女，溫和地注視著那雙眼，輕聲道，「如果不想被發現的話，就別出聲。」

「首、首領……？」愛里的整張臉已經漲成漂亮的玫瑰紅色，她的心怦怦地狂跳著，縮起了身子，緊張地閉緊了雙眼，「首領……您、您該不會是想……」

「對。」喬特將聲音又壓得更低了些，附上愛里的耳邊，「愛里，我說過了對吧……」

「首領……」

「——不管你再怎麼易容，你的眼睛還是會說話。」

少女瞪大了那雙冰藍色的眼睛。

喬特將愛里壓到了牆上，稍稍加重了桎梏的力道，澈藍色的眼眸閃過一抹金紅。

「這麼大膽的潛入，你到底是想做什麼？」他認真地望向少女那雙漂亮的眼，「要是我一開始就戳破你，你連走出總部都做不到，那個你讓埃琳娜捎來的暗號，我已經解開了，我知道你想做什麼，如果你真打算用那種方式結束一切，我現在就不會讓你走。」

「什麼……？」愛里看著他，有些恐慌，「首領……你、你到底……在說什麼……？」

「別裝傻了，阿諾德。」喬特湊近了愛里的臉龐，溫熱的氣息噴在少女白皙的臉上，「……我需要你、彭哥列也需要你，所以別再逞強了，回來吧。」

「首領……我不懂……」愛里的表情像是快要哭出來了，不知所措地想掙開喬特的束縛，「對不起、首領……把阿諾德大人趕走是我們的錯……對不起、請您不要這樣……」

「阿諾德……你……」

「請您放開我……首領……」愛里一抽一噎地哽咽著，「再這樣的話、我會叫人的……」

「別叫，那只會暴露你的身分。」喬特望著他，不顧愛里的反抗，湊近了少女的雙唇。

——！

強列的陌生感流竄而過，喬特推開了少女。

愛里的身體顫抖著，淚水順著頰滑過，喬特後退幾步，撫上額——不是阿諾德，眼前這個人並不是阿諾德，雖然的確是冰藍色的眼睛，但說來他根本也不記得愛里的瞳色是什麼。

「對不起，愛里……」喬特疲憊地道，靠上身後的牆，「我失態了，妳先回去吧。」

「首……領……？」愛里怯怯地看著他，用袖子擦了擦眼角的淚水，聲音哽咽而沙啞，「我、我……要不要……我扶您回房間？休、休息一會兒……」

「不用了。」喬特淡淡地道，沿著牆滑坐在地上，「……妳走吧。」

愛里有些不放心地看著他，而後轉身跑開。

臉上的淚水飛落，她瘋狂地跑著，穿過漆黑的走廊與樓梯，一直跑到總部外，彎進了幽靜無人的小巷，她倚上牆，大口大口地喘著氣，摀住隱隱作疼的胸口，少女沿著牆蹲了下來。

「眼睛會說話……是嗎？」她滑開一抹自嘲的笑，閉上眼，急促的呼吸逐漸緩和下來，「我才不是、在逞強呢……想要我回去的話，你還是等下輩子吧……大笨蛋。」

雖然是步險招，但是目的也已經達成了。

愛里稍稍瞇起了眼，冰藍色的眼眸綻放出一股不屬於少女的銳利霸氣。

「超直感——我已經破解了。」

「今天就是作戰的日子。」

清晨五點，天仍未亮，阿諾德站在大廳的最前方，面對人數眾多的部下，雙手環抱在胸前，刻意無視現場那不自然的氣氛，他知道自己現在在這個情報局已經沒有了什麼威信。

……不過也好，反正也快結束了。

「按照先前所討論的，我們分成三組行動，情報組在據點內待命，隨時掌握第一手情報回報給我；誘導組到森林裡去，找灌木叢藏身；主力就跟著彭哥列一起出發。」阿諾德頓了頓，而後拉開袖子，秀出臂上一個黑色的印記，「喬裝不是件易事，為了方便相認以增加效率，我們用國徽上的獅子標記來作為確認彼此的證明。」

話畢，底下的部下也都紛紛拉開了袖子，露出手臂上的獅子標記。

「按照往例，我不會直接參加這次的作戰，會一直待在總部，等待你們回傳情報，以便能夠做出最有效率的指揮，我的計畫不會有任何差錯，你們只要放心執行就行。」阿諾德稍稍瞇起了眼，下令道，「那麼，大家各自解散去準備，一個小時後出發。」

部下們應聲之後紛紛散去，其間還參雜著一點對於阿諾德的抱怨，阿諾德聽見了，卻裝

作沒聽見，目光掃視一圈後，鎖定在一個名叫霍桑的部下身上，那是主力組的隊長，也是這次作戰行動權力僅次於阿諾德之下的作戰現場總指揮。

「霍桑。」阿諾德叫住了那男人，招了招手，嘴角揚起一抹笑，「我有事要和你談談。」

*

「今天就是作戰的日子。」

清晨五點，天仍未亮。

喬特與彭哥列的各個守護者以及所有高級幹部擠在空間不大的會議室內，彼此都靠得很近，窗簾是拉上的，室內也只點了幾盞燈，喬特有些忐忑地環視著眼前所有的夥伴，緊張的氣氛似乎傳染了給所有人，緩緩地，喬特攤開了先前拿到手的那張看似塗鴉的白紙。

「接下來我要說的事情非常重要，也有點複雜，雖然現在時間還早，但是希望你們不要分心，專注聽完。」喬特的聲音不大，卻清楚地傳到室內各個角落，他頓了頓，說，「……我要和你們講解，目前我所解讀出來的——阿諾德的全面計畫。」

「全面計畫？」斯佩德首先出了聲，喬特向他點點頭。

「阿諾德很聰明，他這次的計畫非常周密，就連我也不大清楚他最終的目的是什麼。」

喬特說著，攤開了一張地形圖，「這是我上次和專家一起去考察所畫的地形圖，基本上和去

年的地圖大致相同，是我們這次野餐要去的地方……這裡。」喬特指著地圖上畫著紅色叉號的地點，「這是我們要用餐的地點，大家會停留最久的地方，也是最有可能開戰的地點。」

「真的會正面開戰嗎？」霍夫曼疑惑地問，緊張地嚥了口口水，「我是說……要是先前那個是假情報，或者他們直接動用軍隊攻擊我們要怎麼辦？」

「用軍隊攻擊是不可能的。」G代替喬特開了口，「確實如阿諾德之前的情勢講解一樣，我們現在很得民心，野餐又有民眾在場，要是國王不找到正當理由，就動用軍隊攻擊喬特這個統一派和那不勒斯、西西里島人民心中的精神領袖，一定會造成不小的暴動。」

「而王屬情報局這次作戰的目的就是要找到能將我們定罪的證據。」喬特接續著說道，「我想，他那次刻意讓霍夫曼你們聽到的那個會議內容，就是提醒我們他們作戰的大綱。」

「感覺就像是戰帖的內容吧。」斯佩德擰起了眉，「真是瞧不起人。」

「我倒不這麼想。」喬特溫和地笑了笑，「阿諾德他……其實一直都在幫助我們喔。」

「幫助我們……？」

看著大家茫然的神色，喬特又微笑起來，而後指了指桌上這張亂塗鴉。

他的指尖恰巧點在那個寫了自己名字的地方——也就是紙張的正中心，而後，喬特拿起了那張塗鴉，並將之重疊到地圖上，將自己的名字對齊地圖上的紅色叉記號，稍微調整了下角度。

——那些繁瑣又看似無意義的箭頭突然明朗了起來。

從森林的地方冒出了三個箭頭指向喬特的名字，地圖上的至高點出現了一個叉叉，並向下延伸出許多的箭頭，同時指向森林處與喬特的名字，雜亂中甚至還可以看見對方預備撤退的路線。

「順便一提，阿諾德曾經看過去年的地形圖。」喬特微笑著，看向霍夫曼，「這並不是隨手亂塗鴉，而是一個很明顯的暗號，他已經大致把作戰的情況都洩漏給我們了，而且是刻意的。」

「刻意的？」朝利雨月好奇地睜大了眼，「你怎麼知道他是刻意的？」

「因為他透過埃琳娜捎來了口信。」喬特笑道，指向圖中那三個從森林方向畫來的箭頭，「起初我以為這就是他們主力的攻擊，可是阿諾德卻給了那個暗號：『邱比特自以為命中目標，事實上不過是個陷阱。』很顯然的，他已經確定我們知道了他們的作戰計畫。」

「邱比特？」G愣愣地抬起頭，「愛情？不、是指箭嗎？」

「對，而『箭』指的就是這三個箭頭。」喬特解釋道，「也就是說，當我們以為這個是他們的主力攻擊的時候，就已經掉進了陷阱裡，他們很有可能扮成強盜從森林裡衝出來襲擊我們，然後順著另外的路線逃走，為的就是把我們的主力攻擊部隊都給引開。」

「然後當主力離開之後，剩下的就是戰力不高的小隊和民眾……以及帶著重要文件的埃琳娜他們，這個時候他們就趁虛而入，對吧？」斯佩德咬了咬牙，指向圖中的至高點，「但是已經沒有別的箭頭了，難不成是從這個點入侵的？」

「不，那個地方是廢棄的空宅。」喬特答道，「那個恐怕是情報組待的地方，這些向下的箭頭就代表著他們可以在至高點向下監視一切戰況，並隨時回傳給本部。」

「那麼，他們到底要從哪個地方突襲？」

「忘了嗎？我們野餐的目的是要和人民拉近感情。」喬特微笑起來，笑裡帶著幾分自信，「——我們的野餐團裡，可是帶著大批的那不勒斯市民啊。」

「——民眾！」

一時之間，會議室裡的眾人全都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情。

趁虛而入的並不是外來的部隊，而是一開始就喬裝打扮，混在一般民眾之中，跟隨他們一起去野餐的間諜，等到主力被作為誘餌的假強盜給引開之後，他們便展開突襲，如此一來，情況一片混亂，彭哥列本身也無法確定哪些是間諜，哪些又是真正的一般民眾。

「……太可怕了。」G嚥了口口水，咬牙，「即使他有意洩漏給我們，也沒辦法防範啊。」

「嗯，可是情況變成這樣，就連他們也無法分清楚誰是敵軍友軍吧？」喬特肯定地道，「他們一定有一套相互辨認的方法，如果那些作為誘餌的假強盜身上也有相同的記號，到時候這個就可以作為他們犯罪的證據，我們可以一併把他們當作強盜來處理。」

「對喔！」納克爾興奮地敲了下手掌，大叫出聲，「面對民眾我們不能出手，但是面對強盜我們就究極無敵了！我們還有前任國王的那個特許狀嘛！」

「對，我們可以在抓到強盜之後，在民眾的見證之下自行處置強盜，這是裴迪南德一世陛下頒給我們的特許狀。」喬特愉悅地微笑起來，「我想，這也是阿諾德一開始就主張要喬裝成強盜的原因——他打從一開始，就已經連這一步都算好了。」

「但是……阿諾德他究竟為什麼要做這種事？」G疑惑地蹙起了眉，喬特聳了聳肩。

「或許是幫助我們理解情報的重要，也或許是幫助我們打一場勝仗……」喬特苦笑著，搖了搖頭，「所以我才說，就連我都無法確切知道阿諾德的目的是什麼。」

「那、既然這場作戰預計會失敗，阿諾德又在哪裡？」

「既然有情報組回傳訊息給本部，阿諾德肯定是在本部吧。」斯佩德順口回答了G的第二個提問，「這場戰爭被他規劃得對自己那麼不利，哪有可能自己出去送死……」

「——不。」霍夫曼打斷了斯佩德的話，握緊拳頭，冷汗順著額角滑落，「不管有什麼任務，阿諾德大人向來都是跑最前線的那個，他絕對不是躲在後方貪生怕死的人……」

「可是這次他是站在彭哥列這邊的啊。」納克爾一臉不解地反問，「如果他要幫我們，他當然要躲在後方，而且跑前線也很容易就暴露他的身分，他的身手實在太好了。」

「喬特，你怎麼看？」G回頭，徵詢喬特的意見，卻只見喬特咬著唇，搖了搖頭。

「我不知道。」他坦承，澈藍色的眼眸專注地凝視著那張紙上、由阿諾德寫下的自己的名字——Giotto，喬特臉色微微發青，下唇被他咬得蒼白，「雖然沒有證據，也沒有相應

的推理，可是我能感覺到，他這次真的不打算手下留情……」

「他『打算毀了你』……是嗎？」想起上次喬特在寢室裡的那次對話，G認真地瞇起了雙眸，「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喬特，既然他早就策劃好自己的失敗，又要怎麼毀了你？」

「我不知道他會用什麼方法，也不知道他在作戰的當下會在哪裡……」喬特緩緩地抬起頭來，看著在場圍繞著自己的眾人，他道，「但是這件事情我們一定要阻止，請你們助我一臂之力。」

「到底……是什麼事情？」

「阿諾德他……」喬特頓了頓，深吸了口氣，「——打算自我了斷。」

*

超直感所知覺的媒介並不是眼睛。

阿諾德自知自己的冰藍瞳色很少見，所以他特別挑選了瞳色與自己極為相近的少女愛里作為喬裝對象，但很顯然，喬特判定本人的方式並不是透過眼睛，他第一眼就認出了自己的身分，恐怕也知道阿諾德趁著愛里去倒垃圾的時候擊昏了她的事情。

一切就和在普魯士的那個時候一樣。

他與喬特之間似乎擁有一種連繫，而這種連繫會讓自己的易容術在喬特面前完全失效，

阿諾德在喬裝成愛里的時候嘗試了各種能夠破解喬特超直感的方法，但即使將自己的演技再向上提升一個水平，或是在身分暴露之後矢口否認，都不起任何效用。

因此，對於他與喬特的這種連繫，阿諾德作了個大膽的假設。

阿諾德之所以能夠長期喬裝成各種不同個性的人而不失去自我，是因為本身的自我意識非常強烈，外表上與個性上他看似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然而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是由這股「自我意識」的推理與策動下產生的，他可以成為那個天真無邪氣的阿諾德、成為傲慢自恃的法卡斯夫人、也可以成為害羞內向的少女愛里，但卸下偽裝之後，他又是原本冷傲的阿諾德・亞凡席斯。

那股身為阿諾德的「自我意識」，或許就是會被喬特感知到的連繫根源。

如果暫時拋下了這股自我意識，完全投入喬裝對象的情感，那麼身為一名間諜，阿諾德雖然會作出許多不明智的舉動，也不能有效利用套話技巧得到想要的情報，不過——在實際試驗過後，阿諾德已經確定——這就是破解喬特超直感的關鍵。

那一瞬間在他完全把自己認定為「少女愛里」的時候，喬特立刻就推開了他。

一旦破解了超直感，喬特就無從阻止自己的計畫了。

阿諾德平靜地注視著自己手腕上的獅子印記，沉默了好一會兒，天色逐漸亮了，東方翻

起了魚肚白，狹小的辦公室內卻顯得陰暗而清冷，阿諾德輕輕推開了窗，伸出手，讓從天而降的蒼鷹棲上自己的臂，利爪無可避免地在白皙的手臂上抓出幾道血痕。

「計畫……終於要完成了呢。」他喃喃地道，輕梳著黑鳥光亮的羽毛，斂下銀色的長睫，「如果能利用我的死……再多為你作點事的話——……」

《參拾》

野餐當日，上午十點。

自警團和那不勒斯眾多的市民們已經抵達了野餐的地點，大家愉快地談著天，孩子們也在綠油油的山坡上興奮地奔跑嬉鬧，少女和婦人們手中提著一籃一籃的食物，喬特走在隊伍的前半部，許多少女興奮地圍繞著他，他看似與人民和女孩們開心地聊著天，眼角餘光卻不時注意著守護者的動向，G和其他守護者們已經分散開來，到各自的蹲點去待命，而隨身帶著重要文件的皇女埃琳娜及其侍女則是由斯佩德保護著。

……三點鐘方向。

喬特稍稍瞇起眼，四點鐘方向以及五點鐘方向都能夠感覺到有人，和阿諾德所提供的情報完全相同，看大家都在作野餐的準備，喬特藉口要去幫忙老人，離開了吱吱喳喳的少女們。

與此同時，離首領及守護者們稍遠的地方，幾個人正將野餐布鋪上草地。

「那個、霍桑先生。」其中一人壓低了聲音，有些好奇地問，「早上……閣下找你過去的時候，單獨對你說了什麼嗎？」

名為霍桑的男人動作停頓了下，有些不滿地蹙起眉。

「他威脅我千萬不能讓作戰失敗，拿我的性命威脅我……真蠢。」霍桑露出了鄙夷的神情，「我們可是冒著危險在執行任務，他卻躲在本部裡逍遙，總之他說的話我才不想聽……反正那種毛頭小鬼，一定是在計畫成功之後就打算獨自佔走所有的功勞吧。」

「啊啊、其實我對閣下也有意見。」正將三明治拿出竹籃的另一個男人也加入話題，「我認為他不是個值得信任的男人，謊造資歷、又躲在安全的地方看我們戰鬥，還吩咐我們不准失敗，我看他只是想找個理由把青年自警團汙名化吧？」

「說得也是，比起那種默默無名的傢伙，我倒覺得彭哥列首領是個可信任的人。」霍桑也附和道，「他不是還和彭哥列的首領有過私人恩怨嗎？」

「是啊，一想到那個貪生怕死的傢伙還躲在本部裡，我就一陣不甘心……」

「別說了，還是快點把任務完成吧。」霍桑警覺地打斷了部下的話，注意到山頂那棟大宅上閃出的亮光，壓低了聲音，「暗號來了，快點行動。」

槍響劃破了平靜的天空。

像是戰爭始前的鼓聲一般，兵分三路的盜匪從森林裡衝了出來，喬特即刻從人群之中脫出，戴上手套護在民眾前方，納克爾和斯佩德的小隊也隨即展開陣形保護民眾，由藍寶打前鋒，G和朝利雨月的小隊也上前應戰，喬特和G互使了個眼色，為了引誘對方上鉤，也為了

逼出那些藏在民眾之中的間諜，不能夠直接在這裡解決掉他們。

民眾驚慌失措地被聚集在一起，緊張地看著自警團與強盜展開決鬥，當中有幾個強盜被打倒在地，G和雨月盡量手下留情，讓這場戰鬥看起來是場難以應對的激戰。

喬特護在民眾的前方，目光不斷在這些強盜身上遊走。

無論往哪一方看去，都沒有身手看起來出奇好的傢伙，也沒有感覺到阿諾德的存在，看來阿諾德不在這些人之中，也沒有混在民眾裡，最有可能的，就是在山頂的情報本部了。

情勢逐漸定了。

強盜自知打不過守護者，逐漸開始撤退，兵分了幾路往森林裡跑。

「追上去！」

喬特大聲下令，藍寶和朝利雨月點點頭，領著部下就追過去，G吩咐部下先上前追趕之後，獨自抓著弓矢往回奔跑，退到喬特的身邊。

「手臂上……有個獅子標記。」G喘著氣，壓低了聲音，「是右手，別搞錯了。」

「我明白了，謝謝。」喬特冷靜地應道，「去吧。」

「是！」

G大步跑離了喬特的身旁，順著強盜逃走的方向，一路奔去。

主力部隊追著逃走的強盜，已經逐漸跑遠。

群眾不安的交談聲傳了出來，差不多是時候了，第二次的攻擊也快要被逼出來了，喬特吩咐納克爾先去安撫民眾，若有所思地望向山頂那棟廢棄的大宅，果不其然，那裡閃出了道亮光。

是行動的暗號——！

一道殺氣從後方直襲而來，喬特本能地彎下身，閃過了一道踢擊。

後方的少女們發出一陣尖叫，來者站穩了腳步之後又揮出拳頭，喬特在轉身的瞬間閃過了對方的攻擊，同時掐住那人的後頸，一個用力就將其壓制在地。

「首領！」他聽見納克爾從後方傳來的大叫，「你沒事吧！首領！」

喬特回過頭，只見部分民眾已經針對幹部和守護者展開了無差別攻擊，納克爾一下子亂了陣腳，斯佩德則是寸步不離地守在埃琳娜身邊，喬特抓住了手下那個男人，扯開了他右手的袖子，露出手臂上清楚的黑色獅子標記。

「大家不要慌！聽我說！」喬特大叫道，有的人忙於戰鬥，但也有不少人回過頭去，「這

些人和那些強盜是一夥的！他們的右手臂有同樣的標記！」

「糟糕！霍桑先生……唔噗！」其中一名攻擊者分了心，立刻就被納克爾一拳打倒在地。

「現在起請大家配合把右手的袖子捲起來！」喬特對民眾大喊道，「手臂上有黑色獅子標記的人就是敵人！只有大家通力合作！才能夠平息這場混亂！」

喬特此話一出，民眾們紛紛捲起了右手的袖子，並分頭告知那些還不知情的人。

很快地，沒有捲起袖子的人不是逃走，就是被迫扯開了袖子，露出手臂上的標記，混亂與恐慌迅速就被鎮壓下來，誰敵誰友也很快就能區分而出，己方同伴下手時少了猶豫，自警團在這場作戰上就佔了壓倒性的優勢，團員和民眾攜手合作，一步一步將敵人圍困，對方也很快就投降了。

「你們已經輸了。」喬特冷冷地望向被自己制住的那個男人，「阿諾德在哪裡？」

「那、那種傢伙……我不認識……！」

「別讓我問第二次。」喬特稍稍瞇起了那雙盈滿霸氣的金紅色瞳子，身下的男人縮著頭，顫抖著不說話了，喬特見問話問不出什麼，沉默了好一會兒，抬頭。

——咻！

一只紅色的箭猛然從喬特身旁擦過，射在後方的草地上。

喬特抬起頭，微笑著望向山頂那棟廢棄的大宅，果不其然看見了站在屋頂上揮手的G。

＊

「往這裡……！」

此時此刻，作為誘餌、喬裝成強盜的王屬情報局人員正拚命地在森林裡竄逃，阿諾德的撤退路線寫得很正確，第一小隊在逃走之後於第三個岔路上與第二小隊匯合，而後又在第七個岔道上與第三小隊匯合，接下來只要照著指示走，就可以在前方的窪地甩開後方的追兵。

「我、我撐不住了……」

「振作點！前方就是窪地了……什、什麼……！」

一行人煞住了腳步，愕然地瞪視著眼前的景象。

撤退路線的終點根本就不是什麼窪地，而是深深的崖谷。

這不但與任務內容所說明的完全不同，且指揮官也沒有給出遇到這種緊急情形的備案計劃——簡直就像是被刻意設計了一樣，讓他們成功合流之後，全部引到死角，加以包圍。

後方追兵的腳步逐漸逼近，絕望逐漸將他們吞噬。

「好了，乖乖束手就擒吧。」朝利雨月看著眼前被逼到死角的強盜們，往前站出了一步，手裡的長刀閃出一道銳利的銀光，「不老實一點和我們走的話，我們是不會客氣的。」

「這裡就是全部了。」將手臂上印有獅子記號的人們全部聚集在一處，G拍了拍手上的塵土，「他們果然是看山上宅邸的暗號在行動的，那裡的防備最弱。」

「那裡的人也全都抓起來了嗎？」

「嗯。」G看向神情凝重的喬特，答道，「怎麼樣？首領。」

「沒有……」喬特的臉色有點鐵青，「阿諾德不在這裡面……」

「那就是在本部了嗎？」

「很有可能。」喬特壓低聲音，稍微向G湊近了一點，「叫霍夫曼他們去本部看看，千萬要在阿諾德作出傻事之前阻止他，我有一種不安的感覺，阿諾德也很有可能在附近觀察情況。」

「我知道了。」G悄聲回應，「接下來你打算怎麼做？」

「我不知道……完全摸不透阿諾德的打算。」喬特轉過身，背對著那些俘虜，嘆了口氣，「把他們抓起來之後要做什麼？接下來又要怎麼做、我完全搞不懂阿諾德的用意啊……」

「喂喂、難不成真的要把他們當強盜處刑嗎？」G也緊張起來，四處張望，似乎是期盼

能在森林中發現阿諾德的身影，「一旦這些人的身分暴露，我們就絕對會被定下叛國罪處死的。」

「我知道，所以我要想辦法把阿諾德逼出來，讓他給我個合理的解釋。」喬特轉頭，瞥了一眼身後的俘虜，「就只好利用他們了，把斯佩德和納克爾也一起叫過來吧。」

G的臉色變了。

他開口想問什麼，喬特卻示意他趕快行動，他只好轉身去執行首領交代的每個任務，讓霍夫曼帶著門外顧問組織成員到王屬情報局的本部去，叫斯佩德備好槍，要納克爾帶上聖經，遠遠地他看見喬特正在和那些俘虜說話，G打從心底生出一股不安感。

即使有了國王的特許狀，喬特至今為止從來沒有下令對任何一名強盜處過刑。

是因為久未與阿諾德見面，所以被逼急了嗎？

還是說，那個一向溫柔、珍惜別人生命更勝於自己性命的喬特・彭哥列，已經被嗜殺嗜血的阿諾德影響，變成一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首領了？

＊

「我想你們不會不知道，我們自警團在民眾的見證下，擁有自行處決強盜的權力。」

注視著眼前無論如何都不肯說話的一名俘虜，喬特稍稍瞇起了那雙金紅色的眼眸，眼前

這些王屬情報局的人們似乎對於額上燃著火焰的他感到很害怕，即使喬特完全沒有對他們施予暴力，光是那雙霸氣的眼睛就已經足夠對他們造成壓迫感。

「我很想把你們全數交給警方處理，但是你們這次攻擊民眾，做得太過分了。」喬特頓了頓，沒有忽略那俘虜眼中任何一絲恐懼的情感，「你們的首腦是誰？把他交出來。」

那人一直顫抖著，卻沒有回答他。

他咬了咬下唇，不知道該不該說，目光有些不安地往後瞄。

「同樣的問題，我不想問第二次。」喬特的聲音冷了些，「你要代替他被處刑也可以。」

「不、不……！」那人害怕地縮起了身子，「那個人……他不在這裡、他躲起來了……我、我們只是聽命行事而已……我是說真的……請、請不要殺我……」

「不在嗎？」喬特瞇起了眼，阿諾德果然不在這群人當中，他沉默了好一會兒，又問，「但是你們這麼大群人，總該有人在現場指揮你們行動吧？那個人是誰？」

幾個俘虜面面相覷，低下頭，沒有開口說話。

喬特站起身，注意到其中有幾個人將目光放到了人群中心的一個男人身上，喬特認出他來，是那個一開始從自己背後偷襲的間諜，喬特又將視線移向離自己最近的俘虜。

「快招吧。」他淡淡地道，「現場的總指揮到底是誰？」

「……。」

「不說的話，我只好一個一個抓去槍斃了。」

「是……」那人聽到槍斃二字，終於顫抖著開了口，「是……霍、霍桑先生……」

話一出口，那招供的男人立刻遭到了白眼與一陣低聲咒罵。

喬特正要開口，又閉上了嘴，嘆息，抓抓自己的後腦，剛才的自己有一瞬間竟然想幫敵人調解內訌，要是被阿諾德知道了，肯定會被嘲笑的吧。

「霍桑是哪位？自己出列吧。」喬特淡淡地問，目光放在那個眾人視線聚集的中心，然而納個人低著頭，始終沒有承認，喬特頓了一會兒，又道，「我要聽過你們對民眾動手的理由後再決定是否處刑，民眾身上沒有什麼財物，你們卻安排了如此精心的突襲，肯定有原因的吧。」

一群俘虜面面相覷，有人低下頭，有人低聲交談，也有不少人看著霍桑，似乎是在等待他做什麼回應，霍桑低著頭，緊緊地握著拳頭，很是不安。

「我看、就把閣下的名字供出去吧，霍桑先生。」身旁的部下對霍桑小聲說道，「彭哥列的首領比閣下還值得信任，他不會隨隨便便就處死你的。」

「說、說得也是……」霍桑緊張地道，緩緩地站起了身，看向喬特，顫抖地開口，「我、

我就是霍桑……但是我……我也是被人指使的……所以……」

「詳細情形我們到另外一邊說吧。」

喬特打斷了霍桑的話，揮手示意部下上前把霍桑帶出來，雨月走了過去，解開了霍桑手上的繩子，帶著他往首領那邊走，喬特也轉身往森林裡走去，G見狀，從不遠處跑了過來。

部下看到長官被殺，會產生心理傷害，喬特是明白這一點，才會刻意把那個叫霍桑的男人和其他俘虜分開，同時也為了逼出那個很可能就藏在森林裡、旁觀著這一切的阿諾德。

「先、先生……請您一定要聽我說……！」

被朝利雨月押著前往森林的一處空地，名為霍桑的男人越來越不安。

空地裡早就聚集了一小批人，民眾這時正在森林外野餐，根本就沒有民眾的見證，他看見黑髮的神父拿著聖經，藍髮的男人手中則是正在填充子彈，霍桑的聲音又更添了幾分顫抖。

「我們不是強盜、求求您……！」霍桑一面走，一面懇求地望向喬特的背影，「一切都是那個人下的指令！他要我們來捉拿你們……！求求您、我們也只是聽命行事而已……！」

「這裡就行了。」

喬特沒有搭理他，指了指空地的中心，示意朝利雨月將霍桑帶到那個地方，霍桑被迫跪在草地上，他緊張地看著圍繞著他的自警團成員，彷彿渴望找到一個能相信他的人，然而在看過他們的眼神之後，霍桑明白了，他低下頭，緊咬著下唇，不再說話。

彭哥列的首領騙了他。

他們打算在沒有民眾的見證之下將他處死，一開始也就根本沒有打算聽他解釋。

「告解吧。」喬特對霍桑淡淡地道，視線卻在森林之間遊走，聲線隱約有一絲不安與緊張，「告解完後，我們會替你進行祝禱儀式的。」

斯佩德發出幾聲輕笑，上膛。

霍桑似乎已經完全放棄了死前的掙扎，他的身體也不再顫抖，軟了下來，納克爾拿著聖經走到他身旁。霍桑卻搖了搖頭，表示沒有什麼好告解的。

「我這一生幹了太多壞事，上帝連煉獄的門都不會讓我跨進的。」霍桑咬緊了下唇，低聲道，「要祝禱、就請趕快開始吧，只是請一定要聽我說一句話。」

喬特將視線從森林中抽回，看向霍桑。

「說吧。」

「我們都是王屬情報局的諜報人員……」霍桑的身體又顫抖起來，「反正任務失敗了，我回去也只有一死……你們要殺我可以……但是外面的那些人、請放他們一條生路……」

「……我知道了，納克爾，開始進行祝禱吧。」喬特不安地道，冷汗自額角滑下。

——阿諾德，為什麼還不出來？

你應該不是會眼睜睜看著無辜的人被殺死的人吧？為什麼沒有現身？

簡短的祝禱儀式很快就進行完畢，對自警團的人們而言，這短短的幾分鐘卻像一世紀那

麼漫長，他們自然也看出了首領緊張的情緒，喬特並沒有真的打算要殺霍桑。

祝禱儀式結束後，斯佩德舉起了槍，對準霍桑的腦門。

阿諾德還是沒有現身。

斯佩德的槍舉在半空中，始終沒有扣下板機，他有些不安地看向喬特，卻沒有得到首領的許可指令，霍桑跪坐在原地，雙腿打顫著，現場每個人的心裡都很不安。

霍桑抬頭看著槍口，又低下頭，又抬頭看槍口，如此的動作反覆重覆了好多次，顯然他摸不透喬特的打算，斯佩德注意到霍桑開始不安份，冷冷地瞪了他一眼。

「你要是敢反抗，我就扣板機了。」斯佩德惡狠狠地道，瞇起了雙眼，「首領，繼續等下去也沒用，我看我們還是動手吧，或許要等到殺第二個、第三個人，那傢伙才會現身。」

「……。」喬特沒有說話，若不儘早解決這件事情，野餐時間也快要結束了，民眾也會聚集過來，時間拖越久只會越對他們不利，他看向霍桑，咬住了下唇，「可是……」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霍桑的大叫讓所有人都嚇了一跳。

他突然發了瘋似地朝斯佩德衝上去，斯佩德吃了一驚，側身避開了朝自己衝撞而來的霍桑，霍桑轉了個身再度朝斯佩德攻擊，喬特也因而看見了他印有黑色獅子標記的右手。

斯佩德舉起了槍。

時間彷彿變得極為緩慢，霍桑的動作就有如暫停了一般，喬特清楚地看見了霍桑手臂上一條條的血痕，他瞪大了雙眼，是剛才與自己搏鬥的時候傷到的？

不，那更像是……

——鷹爪的抓痕。

「別開槍！」

喬特在斯佩德扣下板機的瞬間衝了上去。

霍桑回頭看了他一眼，冰藍色的眼睛隱約含著一點淚光，超直感突然之間又生了效，時間彷彿靜止了一般，他看見霍桑對他勾起一抹淺淺的唇角。

——再見了，喬特。

巨大的槍響劃破了天空。

森林裡的群鳥被驚起，啞啞地叫著飛過了昏暗的天空。

斯佩德手裡的槍落到了地上，自警團的人們無不張大了嘴，喬特按住血流不止的手臂，隱忍著強烈的痛楚，對身下的男人咧開一抹溫柔的笑靨。

「原來如此……藉彭哥列的手殺你……虧你想得到……那、的確是會讓我崩潰……」他喘著氣，染血的手扯下了身下人兒的假髮，輕聲道，「我可不准你死，明白了嗎？」

阿諾德靜靜地望著他，冰藍色的眼眸有些濕潤。

鮮血順著喬特的手臂滴下，落上了阿諾德臂上的黑獅記號，他顫抖地開了口，卻還是說不出半個音，彭哥列的人們驚訝地注視著他，而後，他們終於緩緩回過神，匆忙朝兩人跑來。

「阿諾德大人！」

「是阿諾德大人……」

「沒事吧！首領！」

「真是、阿諾德你在想什麼啊！」

「快點幫首領包紮！」

大家開始手忙腳亂起來，那枚子彈只擦過了喬特的右臂，並無大礙，有人慌忙為首領的傷口做緊急處理，有人擦乾喬特手臂上的血跡，但大多數人的目光都無法從阿諾德身上移開，他坐起身，在眾目睽睽之下卸下自己的易容，無論是守護者還是幹部都驚訝得說不出話。

那個易容術、演技，即使阿諾德待在他們身邊那麼久，也沒有人認得出來是他，斯佩德愣愣地看著阿諾德的背影，突然感受到自己的渺小，阿諾德的諜報能力早已超越了幻術、超越了超直感，斯佩德對於那個過去以為能輕易贏過阿諾德的自己，湧上了前所未有的感覺——羞恥。

「我沒事、真的沒事了……」安撫了那些焦急的部下，喬特轉頭，看向那始終不發一語的阿諾德，他平靜地微笑起來，「下指令吧，阿諾德，接下來你打算怎麼做？」

阿諾德淡淡地撇開了頭，沒有回話。

他的視線稍稍往喬特染血的手臂一轉，又隨即低下了頭。

「你在想什麼？你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強化彭哥列的情報系統？」斯佩德見他不語，靠上一旁的樹幹，咄咄逼人地問，「裝成是我們的對手與我們打情報戰，趕走我們的間諜卻又在半途洩漏情報，又扔給我們這麼大群俘虜，我看你根本存心找麻……」

「——我，花了不少時間，動搖我在王屬情報局的地位。」

阿諾德打斷了他的話，聲線還是一如既往的平穩鎮靜。

斯佩德閉上嘴，收到G警告的眼神，撇開頭不再說話，阿諾德的目光又望向了喬特。

「包括散布謠言、謊報年齡、演戲等等……為的就是讓他們以為我誣陷你們是統一派。」

看著阿諾德平靜的神情，喬特瞪大了雙眼。

其他的成員也紛紛張大了嘴，難以置信地看著他，斯佩德低下頭，看不清楚他的表情。

「霍桑是這群人當中最懷疑我的，所以我讓他擔任這次行動的指揮官，原本我的計畫是讓你們在殺了我之後發現我的身分……」阿諾德淡淡地道，彷彿在說別人的事那樣輕鬆，「我死了之後，喬特的超直覺就會生效，你們不會把我的屍體交出去，這樣一來當他們回到王屬情報局後，會發現霍桑還活著，而本來應該待在那裡指揮全局的我卻消失了。」

喬特震驚地看著他，沒有說話。

周遭陷入了死寂的沉默，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阿諾德身上，喬特也靜靜地握緊了拳頭。

「……正常的情況下，霍桑自然會推定是我在得知作戰失敗之後落荒而逃，他們會更加怨恨我，更懷疑我的說詞，認為我故意挾怨報復喬特。」阿諾德平靜地道，「只要你們在這時候對他們釋出善意，你們身為統一派的嫌疑，也可以就此免除了。」

大家靜靜地看著阿諾德，沒有人說話。

就連斯佩德也都蹙起了眉，有的人已經流下淚來，默默地擦著眼淚，阿諾德確實是個可怕的謀士，打從他進入王屬情報局以前，就已經想好了這全盤的計畫，並一直暗中為彭哥列付出，用花朵與讚揚的歌聲包裝彭哥列，將所有的醜陋的罪惡與罵名攬到自己身上。

刻意安排彭哥列與他打一場情報戰，不僅僅是為了強化彭哥列的諜報能力，也是為了讓自己的部下在這場情報戰中活躍，以便在自己死後，他們在彭哥列也能受到重用。

「……我說過，我殺了太多的人，上帝連煉獄的門檻都不會讓我跨進。」阿諾德低下頭，看向自己沾染了喬特鮮血的手，「所以如果能用我的死，再為彭哥列做點事……唔！」

猛然被圈進了一雙溫暖的臂膀內。

阿諾德瞪大了雙眼，喬特緊緊地擁抱著他，身體傳來的是那熟悉的久違的溫度。

「……別傻了。」喬特輕輕地道，聲音有些顫抖，「彭哥列沒有你，什麼事也做不了的。」

一旦你死了，就是毀了我，也是毀了彭哥列。

彭哥列沒有了你，就是一盤散沙，而我沒有了你，也就等於已經死了。

喬特抱著他的身體在顫抖著。

他染血的手指插入了他銀色的柔軟的髮，像是要將他揉進身體裡似的力道之中，卻又帶

了點崩潰似的無力，阿諾德靜靜地斂下睫，伸手攀上喬特顫抖的背，突然之間他感到一股虛脫，從那不勒斯到普魯士，又回到那不勒斯，這之間波折了那麼久、苦撐了這麼久，終於在這一刻，他有種一切都結束了的感覺，阿諾德安靜地閉上了雙眼。

「喬特……」他輕聲開口，輕撫著喬特的背，「對不起……」

「傻瓜，為什麼要道歉？」喬特撫著他的髮，聲線隱約有一絲哽咽，「該道歉的，是我才對啊……對不起，阿諾德……還有謝謝你，這段日子，你過得很辛苦吧……」

無論經歷了多少痛苦，在這一刻彷彿也值得了。

阿諾德偎在喬特的懷抱裡，抓著喬特衣服的手收緊了些。

大家都慢慢地向他走來，哭泣的人也擦乾了眼淚，緩緩在他們身旁蹲下，G走了過來，緊緊地抱住他們兩個，朝利雨月也抱住了他們三人，彭哥列的人們紛紛朝阿諾德靠攏，在他的身旁彎下身，不是抱住了他們，就是溫和地拍著阿諾德的背，體溫與體溫彼此相連。

透過那一雙又一雙接在一起的臂膀，阿諾德突然有些明白了。

——只有這裡，才是他該回去的地方。

阿諾德在王屬情報局的化名叫作喬瓦尼・帕普。

換句話說，他打從一開始就是在王屬情報局臥底，只是他臥底的身分是首領，喬特戲稱他「最亂來的雙面間諜」，阿諾德心情頗好地微笑著，似乎將這稱號視為了稱讚。

阿諾德說，他知道會被趕出彭哥列是遲早的事，只是沒有料想到時機這麼剛好，當然也沒有料想到喬特會用那麼可怕的表情把他趕出去。

他知道要讓自警團的成員接納門外顧問組織，就只有讓自警團的成員們親身體會到他與他部下諜報能力的專業，為此他一直在找尋能夠打情報戰的時機，只是彭哥列內部排擠門外顧問組織的速度比他預想得還要快，就連自己在不久後也被趕出了自警團。

發現自己是國王的後裔當然很是驚訝，但阿諾德與生父完全沒有情感，也不認為兩西西里王國會收留他，原本想永遠隱瞞這個事實，在日耳曼邦聯安分地繼續當諜報部首席，但想起喬特對於重要情報隨便就說出口的態度，他就覺得不放心。

如果不謹慎對待情報，喬特遲早會自己送上斷頭台。

當然也怨過自己究竟為什麼要為喬特那麼著想，但夜半一個人坐在辦公室裡，阿諾德還

是在不知不覺中就擬出了這個計畫的草案，雖然擬出草案以後，第一個竄上的想法只有懊惱而已。

他恨這樣愛著喬特的自己。

愛到即使被他嚴厲地責罵、被他羞辱、被他趕出彭哥列，即使自己的自尊已經完全碎得不值得一提，他還是始終為他設想著，就像染上了毒癮一般，阿諾德恨著這樣的自己。

對於把自己搞成這樣的罪魁禍首，阿諾德要他付出最大的代價。

「藉喬特的手殺了自己，讓他一生都活在後悔與痛苦之中」——阿諾德本來是這麼想的。

只是……

阿諾德淡淡地回眸，看著床邊還在審閱文件的金髮男人，微笑。

——只是沒想到自己在死前，對於喬特，還是放不下那份深深的眷戀。

不過，能夠因此看到喬特快哭出來的表情，阿諾德倒覺得一切值得了。

後來他們釋放了俘虜，並謊稱霍桑已經把一切都告訴他們，宣稱彭哥列對於王軍一點惡意也沒有，喬特又好好發揮了他的才能，發表了一段動人心弦的演說，讓一群俘虜感動得痛哭流涕。

至於霍桑，彭哥列的說法是，霍桑因為太過恐懼，在打傷喬特之後就逃進了森林裡，不

過也多虧了霍桑，王屬情報局的人們才能被釋放，也因此那些俘虜們沒有怪罪霍桑，他們在回去情報局之後發現霍桑正躺在沙發上睡大覺，而該要擔起一切責任的情報局首領「喬瓦尼・帕普」，卻捲了舖蓋人間蒸發，情報人員們將阿諾德狠狠地數落了一番，又讚揚了霍桑，並按照阿諾德所預想的，他們否決了彭哥列青年自警團是統一派叛國團體的嫌疑。

霍桑本人雖然對這件事毫不知情，但是一下子被部下捧上了天，又被拱為新的情報局局長，生性貪求功名利祿的他自然不敢、也不願否認作戰的當天出現的那個不是他本人。

「……所以，王屬情報局已經完蛋了。」阿諾德心情頗好地說，「組成份子是一群雜魚，領導者又是個笨蛋，如果現在就要吃下這個王國，你們已經沒有對手了。」

「你知道嗎？阿諾德，有時候我覺得你好可怕。」喬特擱下筆，對床上的阿諾德露出了溫柔的微笑，「沒有與你為敵真的太好了，雖然我實在是很好奇，你明明就是這麼厲害的謀士，先前突襲彭哥列的時候怎麼就失敗了呢？」

「因為你事先留了一手，我沒有考量到你的實力。」阿諾德冷哼一聲，撇開頭，「本來只要暗殺你，彭哥列就會潰不成軍、無法運作，可是暗殺不是我喜歡的作法，如果我對這個組織多少還有一點尊敬，就會採取最放水的直接突襲方式……看來是放水過頭了。」

「我倒是很感謝你當時的放水啊，不然我什麼時候被你莫名其妙暗殺掉都不知道。」喬特溫和地笑了起來，站起身，將手中的文件放進櫃子裡，「話又說回來，你真的打算今天晚

上就跟我睡嗎？你已經不是那個『可愛的阿諾德』了，要是傳出去，大家可是會嚇死的。」

「我可不是來跟你睡的。」阿諾德輕哼一聲，心情頗好地笑著，「只是因為我的棉被和枕頭都在這裡，所以這張床今晚是我的了，你要睡就睡地板吧。」

「呵呵，你狠心讓工作了一天的我睡地板嗎？」喬特仍舊是背對著他整理文件，卻能聽見他溫和的笑聲，「最起碼，也用你的身體犒勞我一下？」

「去死。」

喬特輕輕地笑了起來。

他放下文件，從櫃子裡拿出一枚小盒子，轉身走到阿諾德身邊，在床沿坐了下來。

「這個，是我母親的遺物。」說著，喬特打開了盒子，拿出一條貴重的藍寶石項鍊，切工極為精緻，即使是門外漢看了都知道價值不斐，喬特看著阿諾德愣住的神情，微笑起來，「因為是母親生前極為喜愛的首飾，所以只有這個不忍變賣，也就成為了我唯一的私人財產。」

「該不會……查爾森先生當時跟你要這個東西吧？」

「不，他要的是五十萬英鎊。」喬特一陣苦笑，「當時為了給出五十萬英鎊，我去問過了這串項鍊的價格，這才知道這東西的價值有五百萬英鎊以上。」

「五、五百萬英鎊……？」

「嗯，不過因為他的顏色實在太像你的眼睛，我還是捨不得賣掉。」喬特笑著，將那串閃耀著光芒的藍寶石項鍊放到阿諾德的掌心，「這個，你願意收下嗎？不是當作五百萬英鎊，而是當作我母親的遺物而收下……就算是作為我和你之間情感的證明。」

阿諾德平靜地看著那串項鍊。

他冰藍色的雙眸映著藍寶石的光輝，喬特望著他的眼，勾起了一抹溺愛的微笑，縱然寶石再昂貴，或許都沒有這雙漂亮的冰藍色眼眸來得有價值。

半晌，阿諾德從喬特手中接過了項鍊，放入盒子裡，蓋上。

「不管我收不收，這東西都是你的，我就暫時替你保管吧。」他淡淡地道，抬頭對喬特勾起一道邪魅的唇線，「反正，『我屬於你』，對吧？」

「咦？咦……啊啊、G、G那個傢伙……」喬特漲紅了臉，有些尷尬地移開了視線，「我、我忘記要他別說出去了……你應該……沒聽說其他的事情吧？」

阿諾德只淺淺地笑了下，沒有作答。

而後他伸出手，拇指輕輕抹過喬特的眼角，喬特明白了他的意思，臉又更紅了些，尷尬地低下了頭，顯然他哭過的事情或生病的事情，阿諾德都已經從G那裡聽說了。

「下次，我再誤會你的時候……」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搔了搔臉頰，一雙澈藍的眼眸卻還是真摯地直視阿諾德的雙眼，「不用客氣，請你狠狠揍我一頓吧。」

「哼……揍得下去的話，就不用這麼麻煩了吧。」

喬特愣了愣。

他看著雙頰泛紅的阿諾德，勾起了唇角，伸手緊緊將他擁入懷中。

從來沒有奢望過，自己在說了那麼過分的話以後，還能如此地被深愛著。

或許，這份對阿諾德的情感，已經強烈於首領的使命了也不一定，喬特暗暗地想著，勾起一抹自嘲的微笑，抱著阿諾德的手卻又更緊了一點。

——這一次，即使是死，即使身敗名裂，都不會再放手了。

（完）

死亡森林之光

初空雲 綱雲

死亡森林之光

2011年10月～2012年8(?)月

《死亡森林之光》原先是打算作為11年的萬聖節賀文才寫的，當年度卻沒有發表第一部曲，一直到13年才以《Das Licht im Totenwald》的標題在all初雲吧發表。這是德文，翻譯成中文就是死亡森林之光。

其實這個設定腦補了很久，也是個只是和腦補的設定，這也是為什麼寫完沒有發表的原因，後半的綱雲更是從未發表過，不過既然都是黑歷史的一部分，就趁這次機會也一起編入文集裡了。

一切都發生在那年的萬聖節，一個孩子無意間開的玩笑。

坐落在森林盡頭的一個小村莊稱不上繁榮，也不算荒涼。四處都是一些矮房子，村裡的人們大多務農，要上市集總得穿過蓊鬱陰暗的森林，到另一端的大城市去做買賣，森林裡的中心有一座宏偉巨大的城堡，離小村莊不太遠，走路約三十分鐘就能到，熟門熟路的人是知道的，那棟城堡絕對不能靠近，但外地人可能就不知道了。

城堡——是統治世界黑暗面的魔王所居之處。

城堡四周散佈著旅人的骸骨，外牆被荊棘所環繞，無數的黑暗生物在此聚集、活動，滿月的時候便聽得到狼人的呼嚎，平時天空會飛舞著巨龍或吸血鬼，魔王的住處給小村莊的居民帶來了莫大的恐懼，但值得慶幸的是，魔王是個優雅而重視秩序的人。

他對他的森林管理甚嚴，任何的騷動都被禁止，要是有人類或黑暗生物敢在這座森林打劫或濫捕濫殺，便會受到魔王絕對的制裁，也因為魔王的森林作為分界，小村莊才自始至終沒有被城市裡的大地主買下來開發，此外，村莊裡的孩子們也都因為在森林裡闖蕩而變得強壯。

故事是從那年的萬聖節開始的。

小村莊裡的孩子王——喬特，站在幾根木頭搭築出來的講台上，身上穿著黑色的斗蓬，手中拿著木劍，高舉著手中的竹籃，向興奮的孩子們宣佈今晚的終極目標。

「每個人可都要把籃子裝得滿滿的！」那全村最具有親和力和領導力的孩子以溫暖的笑靨向底下的孩子宣佈，「越是那些不肯給糖的人家，越要搗蛋！直到他們肯給為止！」

「喬特！如果我們被趕出來要怎麼辦？」

「到時候就來找我！我會全權負責！」喬特笑著回應，「糖拿最少的人要得到處罰！」

「什麼處罰？」

「嗯……好問題，我也還沒想到。」

「我提供建議！替村子掃一年的廁所！」

「好可怕！換一個啦！青蛙跳村子一圈怎麼樣？」

在孩子們喋喋不休爭論的時候，突然一個小孩舉起了手。

「我提議！去魔王的城堡和魔王討糖果怎麼樣？」

此話一出有人大笑出聲，有人點頭叫好，無知的孩子們不曉得事情的嚴重性，紛紛叫好，

他們甚至吆喝著要全部一起去魔王的城堡，並約定當繞完一圈村子之後，就在魔王的城堡前集合。

喬特當然覺得這樣不妥，但既然大家都興奮地同意了，他也就不好在節慶裡制止什麼。於是孩子們嘻嘻鬧鬧地上街遊行，大人們紛紛溫和地笑著拿出糖果，也有拿出掃把趕小孩的，他們玩得不亦樂乎，特別是喬特，身為平時熱心服務又討人喜愛的小首領，大人們都知道大家喜歡跟喬特玩，也就對喬特特別照顧，給了他最多的糖果。

當遊行快到了尾聲，喬特率先脫離人群，說要先去魔王的城堡那裡做場地準備，他前腳一走，孩子們又笑笑鬧鬧地繼續前進，然後，嬉笑著各自回家。

沒有人去魔王城堡討糖，也沒有人想去。

有人說喬特已經去了，必須去陪他才行，卻也有人說喬特已經先回家了，一行人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背地裡將喬特好好地責備了一番，抱著整籃的糖果返家。

夜深了。

喬特獨自一人把滿地的骨骸分開，為夥伴們清出了一條路，卻遲遲沒有等到任何人過來。

村莊裡的人家一個一個熄了燈，恐懼逐漸吞噬了他，除了手中還有殘燭亮著的南瓜燈，

喬特沒有任何可以指引回村的燈光，幾隻貓頭鷹在樹林間飛啼，喬特嚇得躲進草叢中，而後，他見到手拿弓箭的人馬自山坡上出現，在城堡周圍徘徊了幾圈，低頭表示敬意才離開。

喬特以為自己會昏厥，他想趕快跑回去，回去的路卻又那麼模糊。

幸好，他是全村最勇敢的孩子，他小心翼翼地熄掉了燈，接近城堡的大門，他相信，魔王既然愛好紀律，容許孩子們進來他的森林裡玩，又默許村人們通過他的森林，應該不會對一個孩子出手，他鼓起勇氣敲了敲厚重的大門，然後，等待。

巨大的城門緩緩地被拉開了——站在他眼前的是足足超過十公尺高的黑色巨人。

喬特連最後一點的勇氣都消失無蹤，他幾乎以為自己就要窒息，他站在原處，想開口，卻發不出半點聲音，只有睜著大大的眼瞪著眼前的巨人，準備迎接自己下一秒的死亡。

「是誰？」從巨人的身後傳出了一個細小尖銳的聲音。

「人類小孩。」巨人以低沉又震耳欲聾的聲音回道，「可以吃掉嗎？」

「隨便你吧。」

喬特還沒來得及大叫出聲，巨人就已蹲下了他龐大的身軀，那巨人沒有五官，甚至沒有眼睛，全身都是黑色，深不見底的漆黑，喬特嘗試要開口說些什麼，巨人卻已用兩指拎起了他。

喬特只感覺現在的自己像跟脆弱的牙籤，一捏就斷。

「——在做什麼？」

就在他以為自己必死無疑的前一秒，一個清冷的嗓音從黑暗中傳來。

巨人的全身僵住了。

然後，喬特又聽到那個細小尖銳的聲音。

「魔王大人，實在不好意思，您要外出嗎？」節奏挺快的腳步聲傳來，而後，一個矮精靈的身體自城堡中走出，出現在月光下，外貌乾癟而醜陋，他一面彎著駝背的身軀，一面恭敬地低頭，倒退著踉蹌跑出，一雙尖耳朵隨著跑跳而上下擺動，大眼睛咕溜溜地轉著。

「不要擋在我前面。」

那個清冷的嗓音又說道，矮精靈急忙慌張地退到一旁，又斥責黑色巨人，要他放下喬特。

「放下他！你這個蠢怪！我說放下他！在魔王大人面前，誰準你擅自撒野的！」

矮精靈忿忿地吼道，巨人這才動作遲緩地將喬特放下，喬特踉蹌了幾步，跌坐在地板上，抬頭，一個高挑的黑色身影出現在自己面前——那是一個人類。

月光灑在漂亮的銀髮上，那男人——看起來大約二十來歲——低下頭，用冷漠的眼神盯著喬特好一會兒，他的皮膚白皙得晶瑩剔透，一雙冰藍色的眼睛宛若流水般美麗。

喬特從來沒見過這麼美麗的人類。

「有事嗎？」

男人淡淡地開口，喬特瞬即明白——他就是那清冷嗓音的主人。

「呃……呃！」一瞬間不知道該怎麼辦，喬特慌慌忙忙舉起手中糖果已經落掉一半的竹籃，「那、那個……這個……！萬、萬聖節快樂……！」

銀髮男人揚起眉，而矮精靈陷入了爆笑。

「是來討糖的小孩！你知道自己討到哪裡來了嗎？哈哈、啊哈哈哈哈……！我的肚子！」

男人只是冷冷地打量著喬特，視線自他身上移到竹籃，又移到了那散落了一地的糖果。

「本來是滿的嗎？」

「咦？對、真是對不起……我馬上撿起來！」

「我這裡沒有糖果。」男人勾起淺淺的微笑，淡淡地回答，拉起了斗篷的帽子，緩緩步下階梯，「魯克，我要去一趟城市，那裡買得到糖果嗎？」

「咦……？」矮精靈顯然一臉的錯愕，「魔王大人……您該不會……我是說、呃……？」

「我今天心情不錯，所以認定他是我的客人。」男人冷冷地向後一瞥，矮精靈立刻嚇得

全身僵直，「把客人扶起來，最好不要搞砸了我的心情。」

錯愕的喬特在矮精靈殷勤的攙扶下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塵屑，他楞楞地注視著眼前這有如天使一般美麗的男人——這個年輕又漂亮的男子竟是傳說中殺人不眨眼的魔王。

男人停下了腳步，回眸，對他伸出了手。

喬特有些畏懼、卻又有些興奮，提起了糖果籃，笑著，上前抓住了男人的手。

男人的名字，叫做阿諾德。

推測阿諾德應該是喜歡安靜，一路上喬特都很沉默，阿諾德的手很冰，幾乎沒有任何體溫，他披著斗篷在樹林間穿梭的模樣像是傳說中的死神，一路上許多黑暗生物皆從林間叢中鑽出來，彎身向他行禮，每當喬特注意到有些黑暗生物見到自己時彷彿很餓似地舔了下嘴唇，他便嚇得一身冷汗，抓緊阿諾德的手，將兩人的身子偎得更近一些。

「那、那個……阿諾德，我們要去哪裡？」過了一段時間，喬特終於忍不住開了口。

「東邊，有一些城市人假借我的名義當土匪。」阿諾德用那好聽的聲音淡淡答道，「我去幫手下們要一點糖果，再去城市裡幫你買糖果，那座城市即使晚上也很熱鬧，不用擔心。」

「嗯！我不會擔心的，阿諾德真的好溫柔。」喬特天真地露出了笑靨，「我一直以為魔王長得很可怕，可是阿諾德很漂亮呢，我回去會告訴大家阿諾德是個好人。」

「我不是好人。」阿諾德的表情似乎蒙上了一層陰影，「我不好，而且不是人，美麗是一種罪惡，用罪惡的謊言包裝，是為了要隱藏底下絕對的惡。」

他低頭，看著喬特困惑的神情，露出了淺淺的微笑，喬特不太明白，卻覺得那笑有些弔詭。

「我不懂……如果阿諾德是惡的話，為什麼要去懲罰土匪呢？」喬特睜著圓圓的大眼睛，眸裡散發出溫暖的琥珀色光芒，「我以為魔王永遠都在和神對抗的。」

「我不知道神是誰，也沒見過他。」

「搞不好神很想見你呢！」

阿諾德微笑起來，沒有回答，笑中卻有些諷刺，喬特自知多嘴了，急忙閉上嘴，乖乖跟著阿諾德前進，走著走著，原本一天的路程，竟一下就走完了。

喬特不覺得自己的腳程變快了多少，他相信阿諾德肯定動了些手腳。

他跟隨阿諾德爬到一座小丘上，俯視底下的燈火，在大城市的城門前，有一小團光亮，底下一群粗獷的人大叫大笑，甚至有人類哭號的聲音，喬特跟著湊上前去，往下看，正是阿

諾德提到的那群土匪，搶劫了一個車隊，為首的大鬍子男人站在正中間，雙手舉向空中，自稱是魔王。

「太過分了。」喬特神色凝重地蹙起眉，「我不能容許欺負弱小的行為。」

阿諾德安靜地注視著他，沒有說話，只見喬特隨手舉起了地上較粗的枯木，退後了幾步，助跑，縱身一躍，在夜空中，他從高丘上一躍而下，金色的亂髮隨風飛揚，澈藍色的眸子炯炯有神。

阿諾德稍稍瞪大了眼。

「饒命啊……饒命啊！魔王大人……」幾個被綁在木柱上的人們哭泣著，「我們不知道您今天心情不好……請放過我們……放過我們吧……」

「哼哈哈哈哈！哪有這麼容易的事！」大鬍子男人發出一串猖狂的笑聲，「要不是你們給的供品還算不錯，我早就召喚雷擊將你們擊碎啦……啊！」

伴隨著一陣震天的巨響，從天而降的男孩手中的枯木因擊中盜匪而化為粉碎。

男孩以男人的身體作為踏板，一蹬，向後在空中翻了一圈，著地，姿勢有如蓄勢待發的獵豹，高崗上的阿諾德站起身，拍拍身上的塵屑，頗有興趣地吹了聲口哨。

「老大！」

「老大沒事吧！」

「那小子打哪裡來的！」

「把他解決掉！」

一群人蜂擁而上，喬特往人質的所在跑去，一個用力扯出緊緊嵌在地上的木柱，迎擊，阿諾德只是遠遠地看著他，以一個孩子來說，喬特算是強大，每一次攻擊每一道防守都從容而合宜，速度也夠快，先前他就聽說，小村莊裡的孩子王是個有著金色亂髮，卻又溫柔而極富正義感的十歲小男孩，雖然父母很早就命喪黑暗生物手中，卻還是很開朗。

但是小孩畢竟是小孩。

阿諾德咧開一抹冷冷的笑靨，小孩畢竟敵不過大人，喬特轉眼之間已經被一群大人逼到死角，利刃劃傷了他的手臂，血流不止，幾名土匪憎惡地將刀口對準他。

「剛剛還以為是真的魔王來了……結果只是這種程度的臭小孩。」

「看他很會跳的樣子嘛，先把他的腳剁掉再說！把他架起來！」

幾個大人七手八腳上前抓住死命掙扎的喬特，舉起了銳利的刀劍。

突然——所有營火在一瞬間熄滅為黑暗。

土匪們停下了動作，寒冷的夜空中，傳出一陣陣令人毛骨悚然的尖銳笑聲，環繞四周，似近似遠、此起彼落，分不清楚聲音的來向，所有人不約而同地起了雞皮疙瘩。

「誰在笑？」

「不……不是我。」

「我也沒有。」

「該不會是……真的魔王吧？」

「怎麼可能？那只不過是鄉下人的傳說罷了……」

「那這陣笑聲又要怎麼解釋？」

「——我可沒有笑喔。」

清冷的嗓音傳來，營火又重新燃起，只是變成了藍色的火焰。

眾人紛紛抬頭或回頭，只見在人群的正中間，阿諾德優雅地站在那裡，緩緩地摘下了斗篷的帽子，藍色的火光照亮了他絕美的臉龐，要不是因為他的嗓音，甚至不能分清他的性別。

尖銳的笑聲持續著，樹林間草叢間開始傳出了騷動。

「你、你這傢伙……是誰啊！從哪裡冒出來的！」

「這句話應該要由我說才對，不過……你們出現得正好。」從口袋中抽出一道銀色的鐵

鍊，阿諾德咧開一道嗜血的唇角，「我餓了，恰好你們可以當做點心——！」

慘叫還來不及響起就劃下了句點。

鐵鍊毫不留情地劃開了人類的身體，鮮血宛若湧泉般噴灑一地，將土壤染成猩紅與腥味，喬特瞪大了雙眼，看著上一秒還好好的人類活生生地被切成好幾半，死亡。

鐵鍊削過他的髮，割下幾縷金色的髮絲。

草叢間的黑暗生物一瞬間傾巢而出，宛若禿鷹般一擁而上，搶食人類的屍體，喬特嚇得差點無法動彈，但比起一片空白的腦袋，他的直覺及身體更明白要做什麼，他立刻從屍堆中跳起，拼死命地跑起來，頭也不回地大步奔跑，跑進黑暗的樹林中。

然後，他聽見阿諾德淡淡地，對那群人質開了口。

「對了，我不喜歡被人類看見我的面貌。」他嘴角咧開一抹冷冷的笑容，「但是你們不值得我親自動手，反正這裡也有一些活肉愛好者。」

他聽見尖叫聲、肉塊撕裂的聲音、鮮血噴濺的水聲、血腥味充溢著他的鼻腔，喬特忍不住哭了出來，豆大的淚珠不斷滑下，他明白，阿諾德一開始——就準備要殺了他。

「逃走了啊……」蹙起了好看的眉，阿諾德淡淡地望著金髮男孩早已跑遠的背影。

反正也跑不了多遠。

人類是一種太過脆弱的生物，阿諾德回頭望著幾乎已被啃食得不成人形的土匪屍體，斂下了美麗的銀色長睫，脆弱到一砍就碎、一碰就死，根本沒有任何價值可言。

因為是個孩子，所以更是如此。

他抬頭，看著那些正處理人質的黑暗生物，牠們正將他們的四肢硬生生血淋淋地扯下來，人質們雖疼痛得近乎死亡，卻還活著、意識清醒，直到他們被啃食到只剩骨頭為止，他們都不會死，繼續忍受著這地獄般的劇痛，這是來自黑暗的詛咒。

「真是污辱。」阿諾德冷冷地開了口，「區區人類，竟敢誇口能召喚雷電。」

他朝天空伸出了手，一個彈指，突然，夜空劈下了一道巨大的閃電，將漆黑的天空一瞬間亮成白天，巨大的雷響幾乎能將人振聾，黑暗生物們畏懼地看著眼前的銀髮男人，停下了動作，身體僵直，陷入了死寂，而後——雨滴開始落下。

阿諾德向前邁開了步伐，順著喬特逃走的方向走，黑暗生物明白了他的信號，又開始低頭享用牠們的大餐，每當殺了人，阿諾德總要召來一場雨，洗淨大地、洗去亡靈。

宛若一首鎮魂歌。

城裡的人們都明白這信號。

一聲巨雷後緊接而來的大雨，是魔王出現的時刻，原本開張的店鋪趕忙匆匆關了店，亮起的燈火也早早熄掉，一場突如其來的滂沱大雨讓熱鬧的城市一瞬間化為了死城。

沒有任何一戶人家敢亮燈，深怕魔王找上了他們。

喬特在清冷的大街上停下了步伐，大口大口地喘著氣，大雨將他淋得濕透，他安靜地流著淚水，恐懼慢慢自他的心底消失，隨著大雨而來的，是前所未有的平靜。

他抬頭，讓猛而急的雨水打在自己臉上，深吸了一口氣。

「你逃走是對的選擇。」

阿諾德的聲音從後傳來，喬特瘦小的肩膀一個顫抖，卻沒有回頭。

「因為如果我沒逃走，你會連我一起殺。」

「正確的推斷，聰明的孩子。」阿諾德淡淡地道，重新套上的斗篷的帽子，「但是下過雨後，我就不殺人，你的反應倒是挺冷靜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阿諾德，你把生命當成了什麼？」

「對已經活過數萬年的我而言，這是個愚蠢的問題。」

「這一點也不愚蠢！」喬特轉過身來，對阿諾德投注無比悲傷的眼神，「正因為你不老不死，才不曉得生命的短暫，也不曉得你究竟奪走了他們多重要的東西！」

「搞清楚你現在說話的對象。」

「你能做什麼！還不就殺了我！」喬特哭了出來，但從他的眼神中卻不再感到害怕，他的眼裡有的，只有深沈的哀傷，「你除了殺戮之外什麼都沒有！你明明是那麼溫柔的人！為什麼要讓孤獨和空虛主宰你！到頭來你除了奪去人類的生命之外、什麼也做不到！」

然後他不再說話，就只是看著阿諾德，淚水不斷滾落男孩的雙頰，澈藍色的眸子卻成為了烈燄般的金紅色，阿諾德稍稍瞪大了眼，沒有說話，這一刻，他直覺，喬特並不是普通的人類。

但是孩子終究還是個孩子。

喬特嗚咽了幾聲，而後大哭出來，哭聲響徹了安靜的街道，阿諾德緩緩地向他走去，蹲下身，緊緊將他摟入懷中，大雨依舊下著，幾個好奇的人們自窗內向外看，雨水打在銀色長睫上，阿諾德冰藍色的眸子似乎也有些濕潤起來，小小男孩的身體是那麼溫暖。

宛若陽光。

黑暗生物所畏懼的陽光，或許意外溫暖也不一定。

黎明到來。

喬特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也不曉得自己為什麼睡著了，只知道當他醒來的時候，他躺在家裡的床上，身旁放著兩籃滿滿的糖果，幾個孩子們在門外叫他，喬特從床上坐起，揉揉眼睛。

紅腫的，哭了太久了。

昨晚的事就像一場夢境般，但那莫名多出來的一籃糖果又讓他無法解釋，昨天明明下了一場大雨，身體卻是乾的，身上也穿著睡衣，手臂的傷也痊癒了，喬特跑下床，打開了大門，一群朋友見到他，安心了下來，卻也不斷抱怨著喬特昨天竟然先跑回家。

「先跑回家的是你們吧？」喬特苦笑道，「我在那邊等了好久，都沒有等到你們來。」

「你真的去了？」其中一個孩子驚呼出聲。

「你見到魔王了嗎？魔王長什麼樣子！」

「是不是有尖尖的牙、畸形的臉、紅色的眼睛？」

「你是怎麼活下來的？」

「嗯……老實說，我沒見到魔王耶。」挪了個姿勢將身後那另一籃的糖果給擋住，喬特

有些不好意思地搔了搔臉頰，「後來我覺得太可怕，所以就自己跑回來了。」

「什麼嘛……」一個孩子失望地叫到。

「這句話是我要說的吧，你們把我丟在那裡耶！」喬特笑了起來，「要是這麼想看魔王的話，你們可以改天自己結伴去看啊，為什麼一定要我當代理人呢？」

「因、因為喬特是首領啊！」

「就是嘛！如、如果連你都不敢的話，全村都沒有人敢了啦！」

孩子們又嬉笑起來，打打鬧鬧，大家都知道喬特無父無母，每個孩子都會輪流帶喬特回家裡吃飯，一切又如以往一般平淡地展開，喬特總是喜歡帶領大家幫助別人，大人們因此喜愛喬特，小孩們也景仰喬特，無論遇到什麼困難，他臉上總是帶著開朗的笑容，毫不畏懼。

結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後，喬特在朋友家裡吃過晚飯，抱著一籃剛出爐的麵包，回到家裡。家裡的燈是亮著的。

喬特在踏進屋裡前就明白了，燈不是他點的、也不是任何人點的，因為那燈光是藍色的。他推開門的時候，阿諾德像隻慵懶的豹，棲在喬特的床上沈睡，若非知道他是魔王，任何人都會將他當成睡美人吧，喬特想著，放輕腳步，小心翼翼地將麵包籃放上桌，而後在床邊坐下來。

「阿諾德？」他輕觸銀髮人兒的臉頰，悄聲道，「你怕光嗎？」

銀髮的人兒半睜開眼，搖搖頭。

「那我可以生火嗎？」

阿諾德緩緩地坐起了身，將喬特抱進懷裡，只往火爐的方向輕輕一瞥，火苗便自動在木堆上燃起，並迅速生成一團溫暖的火焰，漂浮在空中的藍色火焰隨之熄滅，屋內頓時溫暖了起來。

「你怎麼來了？」偎在阿諾德的懷裡，喬特露出了溫柔的微笑，「寂寞了？」

「我想去哪裡是我的自由。」

「要吃點麵包嗎？剛出爐的。」

喬特說完起身要去拿，阿諾德卻將他摟得更緊，桌上那一籃麵包卻已自動向他們飛來，而後靜止不動，就像空中有個看不見得隱形桌子一般，喬特楞了楞，動手拿了一塊，用手剝成兩半，遞給阿諾德一半，一樣，他溫暖地笑著。

阿諾德平靜地注視著他的雙眸，始終沒有移開。

隨著時光的流逝，喬特逐漸明白，阿諾德就像自己說的一樣，是個很孤獨的人。

因為他孤獨，所以冷血，所以變得殺人不眨眼，事實上，喬特是明白的，他只是孤單久了，在他的內心深處，阿諾德還是很怕寂寞的，後來，他們變得天天見面，不是阿諾德來找他，就是喬特去找他，阿諾德始終保持的年輕的外表與美麗的面貌，喬特也漸漸長大了。

他很快就成為了村子的中心人物，他長得並不健壯，卻有很高的辦事效率和領導能力，大家都很喜歡他，聽說城市那邊也發來了許多工作邀請，喬特都拒絕了，他成為僅次於村長的第二號人物，並正幫村子規劃建設一條安全通往城市的道路。

魔王城堡的大門又再一次響起敲門聲。

大門又咿咿呀呀地打開了，不同於十年前的是，喬特——此刻已經是個身材高挑又風度翩翩的青年——抬起頭，對守門的影巨人露出了溫和的微笑。

「午安，我來找阿諾德。」

「午……安……喬特大人……」影巨人遲緩地回應，黑暗的城堡內又傳出急促的腳步聲。

「喬特大人！歡迎您大駕光臨！」矮精靈魯克殷勤地前來侍奉，「魔王大人正在大廳，您要不要先喝杯水休息一下，我這就馬上去通知殿下……嗚哇！」

魯克的話還來不及說完，一個身影飛快地掠過他身邊，飛身撲向喬特。

喬特自然是笑著接住了那單薄的身子——阿諾德，雖然現在已經比他矮一個頭了，他的

外貌依然毫無改變，阿諾德宛若任性的孩子，在喬特溫暖的懷裡蹭了蹭。

「午安，阿諾德。」手指溫柔地輕拂過那漂亮的銀髮，喬特輕聲道，「我來看你了。」

「嗯。」雙頰泛起淡淡的紅暈，阿諾德的手將喬特抱得更緊了一些，「我差點就死了。」

「又來了？真是的。」喬特忍不住笑了出來，牽著阿諾德的手往城堡裡頭走，「你也要習慣沒有我在的日子啊，要是有一天我死了怎麼辦呢？」

「不要提死……」

「你有永生的生命，但我沒有啊，我會老、會死……」

「——閉嘴，別說了。」挽住喬特的手臂，阿諾德蹙起了眉，「人類太脆弱了，所以我討厭人類，可是我喜歡喬特，所以我無論如何都不會讓你死。」

「變成永生，我也不一定會快樂啊。」喬特苦笑起來。

「永遠跟我在一起不好嗎？」

「也不是不好，可是生命就是因為短暫，所以才顯得珍貴。」喬特再度溫和地笑了笑，低頭親吻阿諾德的側臉，「我還沒想到當我成為永生的時候要做些什麼呢。」

「可是……」

「可是我很高興你喜歡我。」喬特牽著他走過一個轉角，「我愛你，阿諾德。」

阿諾德紅了雙頰，低下頭似乎是想迴避喬特的視線，他抓著喬特的衣角始終不放，小跑步跟在身邊，兩人一起爬上了階梯，或許是喬特漸漸長大了的關係，他已從當年那個小男孩蛻變成為獨當一面的大人，而阿諾德也只有在喬特面前才會變得不一樣，這也造成了喬特成為史上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能命令魔王的人類——只要他有心想命令他的話。

黑暗生物當然覺得這樣不妙，但阿諾德已下了號令，誰要是敢動喬特一根寒毛，該種族將會全滅，不留任何一個後代，甚至連一點存在的證明都不會給予。

所幸喬特是個隨和善良的人，從來不會想去利用阿諾德做些什麼，和城堡裡裡外外的黑暗生物相處也還算融洽，甚至大家都有種感覺——喬特所到之處，就是光存在的地方。

縱然光芒退去了黑暗，卻給予了溫暖。

事情發生在一個祥和的傍晚。

阿諾德和喬特已經三天沒見了，這讓他的心情隨時處於爆發邊緣，和他稟報事情的部下都得低著頭，小心翼翼，免得阿諾德突然間發飆，會鬧得一發不可收拾。

聽說喬特這幾天進城裡去了，可能是去幫村裡的人做些買賣，阿諾德不是不知道他正計畫幫村裡的人們蓋一條安全通往城市的道路，喬特有跟他商量過，阿諾德也同意了，他猜想

他或許是在忙建設的事，也就盡量不去打擾他，但三天以來的孤寂，阿諾德實在無法忍耐。

但消息已經從城市那頭的森林傳開來了。

吸血鬼先收到了消息，散佈出去，龍知道了，人馬們又驚慌地通報另一族人馬，矮人們也得到了消息，而後狼人也知道了，森林裡的黑暗生物都知道，喬特正和村人們一起從城市回來。

沒有任何一者敢去稟報魔王。

矮精靈魯克倒是先掌握到了消息，他在離城堡不遠的樹上小心觀望走過小路的村人們，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他沒有看見喬特，然後他看見村人們肩上抬的黑箱子，他明白了。

魯克不敢說，於是喬特回到了村子裡，全村的人都知道他回來了，全村都以淚水迎接他。

阿諾德依舊獨自一人在大廳等著，心情頗差地望著天花板發呆，隨著暮色的來臨，他的心情又更差了一些，太陽自山頭落下，陽光抽離了天空，整個世界又再度陷入了灰暗。

他有了一種失落感。

「喬特還沒回來嗎？」他問，魯克裝做什麼都不知道，搖搖頭。

村人們說，喬特的喪禮在明天舉行。

亡靈趁夜半偷走了漆黑的棺木，僵屍將之獻給魔王，狼人把它抬了進去，說喬特來了，黑暗生物安靜地聚集在城堡外，阿諾德獨自一人在大廳等著，等到的喬特卻永遠醒不過來。

牠們說，他是得到傷寒而死的。

——人類是一種太過脆弱的生物，脆弱到一砍就碎、一碰就死，根本沒有任何價值可言。

阿諾德跪在漆黑的棺木前，顫抖的手撫上了喬特蒼白的側臉，他曾向自己說，沒有任何事物可以奪去喬特的性命，他會擊敗任何對他不利的人類或生物，他會保護他，然後他們會永遠在一起，但僅僅是一場傷寒，就奪去的了一個人類的性命。

連死的時候，他都不在他身邊。

「你答應陪我到老的……」阿諾德按捺不住，自喉中發出了一聲嗚咽，豆大的淚珠自眼眶抖落，滴在喬特冰冷的臉龐上，「你根本還沒有老……」

棺木裡的喬特沒有回答他，阿諾德的身體不能自主地顫抖著。

——所以我討厭人類，因為他們太脆弱了。

他掀開蓋在屍體上的白布，咬破了自己的指頭，黑色的鮮血流了出來，他以血在喬特死白的胸口上劃下了印記，冰藍色的眸子不再帶有平靜，逐漸轉為赤紅。

黑暗生物開始騷動起來，驚慌瀰漫在空氣中，擴散、擴散，大地開始發出沈重的怒吼，空氣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寒冰，阿諾德的臉龐依舊保有原來的美麗，除了那雙發紅的眼睛——美麗是一種罪惡，用罪惡的謊言包裝，以隱藏底下絕對的惡——力量。

黑色結界自他與喬特的周圍向外爆開，森林裡的樹木開始枯萎、花草凋零，城堡由內而外結成了冰，村裡的、城市裡的人在一夕之間全送了命，田裡的作物全數凋萎，城市成了一座滿繞亡靈的死城，烏雲聚集過來，籠罩著森林的上空，這裡再也見不到了陽光。

黑色結界之後，是黑色的牢籠。

阿諾德安靜地抱著喬特，倒在地板上，靜止，他暫停了喬特屍體的時間，也暫停了自己的生命——封印，作為他第一個理解者、也是最後一個理解者的哀悼。

於是，那個地方，除了日夜徘徊的黑暗生物外，再也沒有生命的出現。

*

我以為魔王永遠都在和神對抗的。

我不知道神是誰，也沒見過他。

搞不好神很想見你呢——

*

「大人……神大人。」

天使輕聲的呼喚讓神殿上的男人悠悠醒轉，他疲憊地眨了眨眼，環望四周。

「我……睡了多久……？」

「有多久就有多久。」天使沒好氣地道，將一份公文交到他手中，「在你偷懶的這段期間，北方發生大事了，那個魔王把自己封印了，順便又毀掉一個村莊和一個城市。」

「魔王啊……」

「醒醒吧！神大人，別再神遊了！」

「不、不，我不是在神遊，只是覺得……好像忘了什麼事情。」神優雅地站起身，望著窗外燦爛的陽光，勾起了溫和的微笑，「真是一場很漫長的夢，卻很幸福呢。」

「我不管你夢到了什麼夢。」天使再度嘆了口氣，迎向神溫柔的笑臉。

「……認真工作吧，喬特大人。」

（完）

在遙遠的北方，有一片黑暗大地。

那裡有一座滿繞亡靈的死城，毫無生氣，死城的盡頭是一座寬闊的森林，森林的丘上終年積著雪，寸草不生，枯木一根根地豎立恍若刀山，那裡的天空永遠沒有陽光，只有寒冷，與冰雪包覆的城堡，大量的黑暗生物棲息在那裡，守護著城堡。

據說凡是踏入黑暗大地的旅人或勇者，從來沒有回來過。

「一定要消滅才行！」

狠狠地朝辦公桌捶了一拳，科薩特露出了堅毅的神情，「都已經好幾百年了，歷任會長也不知道失敗過了幾次，我們始終沒辦法去除那塊黑暗大地！」

底下的幹部們面面相覷，有人聳了聳肩，有人表以不屑，也有人抱持著相同的態度，在世界勇者協會大會議上，北方地區勇者協會長科薩特提出了這樣的建議。

「可是目前為止，根本就無法獲得那塊大地的確切消息。」

「沒錯，科薩特先生，再派勇者過去都只是送死而已，我們只知道那是魔王的居處。」

「是啊，光靠我們人類根本什麼也無法辦到。」

「但是我們不能就這樣坐視不管啊！」科薩特義憤填膺地道，「至少我們可以跟魔王商

量一下吧？那些天使雖然老是袖手旁觀、跟他們請求總會搭理的！我們……」

「——我很抱歉，科薩特先生。」總會長神色凝重地開了口，「在這方面，百年來我們已經犧牲太多性命了，魔王的存在目前無害於我們，這樣就足夠了。」

氣沖沖地回到了自己的家鄉，科薩特將今年份的一整疊公文狠狠摔上桌，他倒上辦公椅一如洩了氣的皮球，眼神沮喪而憤怒地看向桌上的電話。

於是他又拿起話筒，撥打了那個他打了不下數千次的電話號碼。

「這裡是北方地區勇者協會。」待電話一接通，科薩特立刻沒好氣地道，「我要找神。」

「神大人目前沒有空檔，請先預約。」

「我從三年前就開始預約了！混蛋！」科薩特的怒氣一下子炸開，「神不是要保護他的子民嗎！我已經提過多少次了！公文又發了多少次了！神連個回應都沒有給我！到底……」

「嘟——嘟——」

科薩特額角爆出了個青筋，憤怒地掛斷了電話，又再次往辦公椅上躺去。

沒有多久，他的秘書敲響了門，說是科薩特的兩個朋友來訪。

「喬特和Ｇ？」先前的陰霾一掃而空，科薩特露出了興奮的笑容，「快請他們進來。」

「不用請啦，我們已經進來了，科薩特。」

秘書讓開了位置，一個金髮的男人笑著上前來，靠在門上，身旁跟著一名臉上有著刺青的紅髮男人，科薩特開心地笑了起來，上前擁抱了他們兩人。

於是他們在沙發上坐下來，泡了一壺熱茶，三人又熱烈地聊了起來。

喬特是一名剛加入公會的勇者，職業是劍士，實力雖不強，卻很好相處，同時也有非常好的領導能力，G則是公會中實力最頂尖的勇者，弓箭手，兩人帥氣的外表讓他們總是成為女孩子們追求仰慕的對象，但G和喬特卻總來無影去無蹤的，只有他們想出現時才會出現。

三個朋友聊著聊著，提到了黑暗大地的事。

「說到黑暗大地，我真的很想去那裡看看呢。」喬特微笑起來，「可惜沒有機會。」

「我不是第一次提醒你了，喬特，那種地方最好不要去。」G沒好氣地白了喬特一眼，冷冷地道，喬特只是苦笑著，朝他眨了個眼，聳聳肩。

「對，而我想你沒有機會了，因為……」科薩特露出了苦澀的微笑，「我不能忍受任何人僅僅因為經過那個地方就失去性命了，我想……」他頓了頓，沉默了好一會兒，又開口，「我想親自帶一批人過去，把魔王找出來，請他讓黑暗大地消失。」

「你瘋了嗎！」G立刻站起身，吃驚地大吼，「你會死的！」

「我聽說黑暗大地很久很久以前還是個美麗的地方！」科薩特有些不甘心地回道，「如果魔王曾讓那裡美麗過，為什麼黑暗大地會出現呢？一定有些方法能讓他回心轉意的！」

「但這……太荒謬了！你……」G打住了話，一瞬間不知道該如何才能說服科薩特，他轉身看向喬特，卻見他始終低著頭，「喬特！你就不能幫忙勸勸科薩特嗎？」

「咦？抱歉……我剛剛在想一個夢……」

「別再想你的夢了！」G幾乎是咬牙切齒地大吼，喬特苦笑起來。

「你們都太激動了，先坐下如何？」他盡可能地安撫躁動的G和科薩特，又替他們兩人注滿了杯裡的茶，「不過G的說得很對，那裡真的是很危險。」

「可是喬特……」科薩特緊緊擰起了眉，「我以為至少你會理解我。」

「我理解你的心情和決心。」喬特露出一抹無奈的微笑，點頭，「如果你一定要走，我也不會攔著你，但是身為你的好朋友，我也不希望你送命。」

科薩特一時語塞，他沉默了一會兒，點點頭。

「如果我一個月後都沒有回來，請你繼任公會會長吧。」科薩特沈重而堅毅地輕聲道，「如果、我是說如果……我就這麼死了……希望你能替我完成消滅黑暗大地的任務……」

「別先假定自己死了。」喬特認真而溫和地道，「你絕對不會因這趟任務而死，黑暗之

地最終也將會消失的，答應我們，你會平安回到這裡，好嗎？」

G有些擔心地看著喬特，又看看科薩特，沒有說什麼，抿起了下唇。

於是他們分別了。

科薩特踏上了旅途，帶著一小批公會裡傑出的勇者，他們在寒冷的冬日出發，以免戰士們受不了黑暗之地突如其來的寒凍，喬特與G在原野上送他，簡單的幾句祝福，沒有其他。

「你確定你跟科薩特下了那種保證是對的選擇？」目送著一行人的背影遠去，G微蹙起好看的眉，一頭紅髮在寒風中飛揚，他回眸望向喬特凝重的神色。

「我不知道，我只是有這個預感罷了。」喬特憂心地低下頭，「願神佑他平安。」

但是兩人的期望並沒有應驗，一個月後喬特與G再度回到公會，卻絲毫不見科薩特的影子，整個北方陷入了低迷的氣氛，大家都喜歡著和善而有正義感的科薩特會長，甚至有些勇者想擅自出發去黑暗之地尋找科薩特，但都被新任會長喬特制止了。

「——我要親自去找他。」

不顧G的反對，喬特將幾件衣服放進行李箱，披上象徵首領的黑色披風。

「找一些能幹的勇者一起去，不用太多，目標是找回科薩特和倖存者，至於消滅魔王的領地這點……必須先救回科薩特再談。」喬特淡淡地對G道，拿起了會長辦公桌上的話筒，撥打了那通曾經被打了不下數萬次的號碼，「神殿嗎？這裡是北方地區勇者協會。」

「請問能為您服務什麼。」

「我要找神。」

「神大人目前沒有空檔，請您預約。」

「我是代號二。」

喬特的回答讓話筒另一端的人沉默了一會兒。

「……請說。」

「當我死的時候，這不會只是個夢。」喬特神色凝重地輕聲開口，身後的G也沉下了臉色，「請神轉告我靈魂的宿主，這件事情務必要完成，我不知道那是什麼事情，但我有這種預感。」

「……屬下明白了，這件事會妥善替您處理。」

他沒有太多準備就出發了，那一整個月都下著大雪，黑暗之地的溫度聽說又更低了，喬特只選了幾個菁英就走，當中也包括了世界總會的精英，前後加總起來不過六人，成員卻有世界最強的幻術師D・斯佩德、有守護之盾美名的南方人藍寶、東方勇者協會的劍士朝利雨月、神殿第七分部的聖職者納克爾，以及北方最強的勇者G。

行前沒有太多的討論，當中也有人不是很願意成行，但喬特有他出眾的領導能力和口才，他花了一個下午和晚上的時間就說服了這幾個來自世界各地的強者，隔天立刻就出發。

那天是下著雪的。

G從神殿總部那裡借來六匹天馬，為此納克爾非常興奮，但由於天氣實在太寒酷，他們需要時常停下來取暖，即使天馬的速度再快，他們還是花了六天的時間才抵達了死城。

死城之外數公里有個規模不大的小鎮，天色已暗，他們決定在那裡休息一晚，然而卻在當晚，斯佩德與喬特發生了爭吵，甚至，最後斯佩德選擇了離開。

「他會回來的。」喬特坐在旅舍的大廳內，悲傷的目光望向了飄雪的夜空。

「首領，吾認為斯佩德根本沒有搞清楚事情的嚴重性……」朝利雨月難過而嚴肅地道，「吾等要是繼續在這裡呆坐的話，科薩特先生可能就在這段時間內死了……」

「也許他一開始根本沒有好意要救人……」納克爾神色凝重地道。

「我想去救科薩特先生……」藍寶難過地嗚咽起來，一行人又更加沉默了。

G望著喬特，似乎是在等他下決定，外頭的雪下得又急又大，斯佩德不會走太遠，他更不可能偷走天馬，因為天馬除非是收到天使的命令，否則不會讓人類輕易駕馭。

「我只等三天。」喬特低下頭，頓了頓，「三天後斯佩德若是還沒回來，我們就自行出發。」

其他人沒有答話，喬特終於抬起頭，露出了微笑，儘管苦澀。

「而且，我們也需要時間等這場風雪過去啊。」

那一晚他們各自都睡得不安穩，半夜在床上翻來覆去，彼此都知道彼此睡不著，於是還是起床，納克爾去替大家泡茶，而在寢室內的每個人都低著頭，不發一語。

突然窗外傳來叩叩的聲響。

他們以為是斯佩德，心裡有那麼一點高興，藍寶興奮地衝上前，拉開窗簾。

——他們錯了。

一個宛若僵屍般的人形將扭曲的五官貼在玻璃上，放大的瞳孔、凹陷的眼窩、白髮、削瘦的臉型和不停咕噥什麼的嘴讓藍寶嚇得尖叫出聲，那生物不停地用它的額頭敲撞著玻璃，

藍寶退後好幾步，跌坐在地板上，喬特嚥了口口水，抽出了腰間的寶劍。

「那是什麼……？」

「不知道……是這鎮上的人嗎……？」

「那個……真的是人嗎？」

一行人頓時陷入了死寂的沉默，卻紛紛都拿出了武器，警戒地瞪著眼前不停敲撞玻璃的生物，而後，那生物似乎終於找到了開窗戶的方法，將厚重的窗戶向上推開，爬進了寢室。

「或許是個人類。」G不敢放開手中的弓箭，謹慎地道，「擅闖這裡，有什麼事？」

那生物只是抽搐著，沒有半點聲音，寒風從打開的窗戶灌入，他們五人同時起了雞皮疙瘩，卻不知道是因為寒冷，或是因為眼前這個生物造成的恐懼。

那生物可怕的眼睛在五人身上打轉，而後，停在喬特身上。

「啊……」它低吼著一些什麼，步步朝他逼近，「啊……嗚……」

——砰！

就在幾人還反應不過來的一瞬間，一聲巨大的槍響撼破耳膜，旅舍老闆站在他們身後，手中舉著來福槍，驚心膽跳地喘著氣，只見黑色的鮮血緩緩流出了那生物的胸口，而後，倒下。

大家驚駭地看著躺在地上的那生物，不敢說話，那身影真的像是個人類，但是行動卻絲毫沒有一點與人類相符，老闆放下來福槍，趕忙抓起那生物的屍體，往窗外的風雪中扔去，而後緊緊地關上了窗，用木栓鎖上，寢室裡漸漸回溫，老闆這才放心地回過頭。

「抱歉讓客人們受驚了……這種事在鎮上常有，大家千萬要小心。」老闆的臉上恢復了親切的笑容，他走到火爐邊，替爐火添了幾根木柴，「這種事情下次不會再發生了，真的。」

「剛才那個……是什麼？」藍寶顫抖著開口，「是人類……嗎？」

「不是……」老闆沉重地嘆了口氣，「我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那東西很久以前就存在了，不失控的時候長得很漂亮，是人見人愛的男孩子，每天傍晚都會在街上游走。」

「所以……是人？」G有些狐疑地道，老闆斂下了眼神。

「我們以為他是，因為他長得漂亮，大家都想接近他，他的力氣很小，做不成多少事——但是……」老闆神色凝重了起來，「如果我們不殺它，他就會開始殺人。」

「什麼？」喬特不解地蹙起眉，「但是你剛剛已經殺掉它了。」

「這就是重點，我們每天殺掉它，但到了隔天傍晚，它又會完好如初地出現。」老闆沉重地搖了搖頭，「只要它想殺人的時候，它就會像剛才一樣完全失……」

「哇啊啊啊啊啊——！」

老闆的話還沒說完，便被藍寶驚惶的尖叫聲打斷，大家不約而同地看向藍寶，而只見藍寶伸出了顫抖的手指，比向老闆身後風雪肆虐的窗外。

——那生物站了起來。

在又急又猛烈的暴風雪中，那身影站著的姿態那樣安靜，身上再也沒有了血，它抬起頭，靜靜地凝視著窗內的一行人，那一瞬間，所有人都被震懾住了。

那和剛才的生物根本完全不一樣。

有著一雙冰藍色的美麗眼睛，白皙如雪的皮膚，和在風雪中竟完全靜止的銀髮，眼眶沒有凹陷、臉骨也沒有削瘦，甚至沒有剛才那樣可怕的行為，那人簡直比天使還漂亮，就算說是他們所見過最美麗的人也不為過，但他站在那裡，卻像個幽靈般弔詭。

那生物平靜地凝視著窗內的他們，而後，旋了腳跟，離開。

一行人沉默著目送它離去，就連老闆也嚇得沒有說話。

「怎麼會……它應該要到隔天才會復活的啊……」老闆震驚地喃喃道，「這怎麼可能……」

「可是……真的好漂亮……」朝利雨月也楞楞開口，「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那麼美的人。」

「——他在哭。」

喬特突然脫口而出這樣的話，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但在大家轉頭看他的同時，他已經瞬間抓起自己的外衣，飛也似地奔出了寢室。

「喬特！」

G首先大叫出聲，跟著追了出去，但是跨到走廊，卻已經沒有了喬特的影子。

他在漫漫風雪中抓住了那個生物的手。

但他沒想過它的身體會如此孱弱，僅是一抓，那生物便摔到了雪地上，他靜靜地坐起身來，凝視著抓住自己的喬特，雖然漂亮，卻只給喬特一個感覺——行屍走肉。

「……有事嗎？」

出乎他意料地，那生物開口說話了，以冷靜的好聽的聲音。

「不、我只是……」喬特一瞬間不知道該如何接話，他鬆開了那生物的手，苦笑著擰起了眉，「你的手……好冰，風雪這麼大，你不會冷嗎？」

「我沒有感覺。」那生物淡淡地回答，「……我們，是不是在哪裡見過？」

「真的？你也有這麼覺得？」喬特喜出望外，燦爛地笑了笑，「我也覺得我一定在哪裡見過你，可是我真的想不起來，我叫喬特，你叫什麼名字？」

「我不會跟第一次見面的人報上我的名字。」那銀髮人兒蹙起了好看的眉，輕聲嘀咕，「喬特……感覺上是個很討厭的名字……」

「很討厭？真的？我還是第一次被人這麼說。」喬特毫不在意地大方笑起來，「但是你不告訴我你的名字的話，我可就不知道該怎麼稱呼你才好了。」

那生物望著他，沉默地、平靜地，而後，他終於開了口，輕輕地道。

「——阿諾德。」

喬特又想起了那個夢。

那個夢境很模糊，誰是誰、自己又是誰、他根本記不清楚，只記得那個夢暖暖的、很幸福，但每當想起一次，又越覺得痛苦，夢裡似乎有一個誰，叫著他的名字，笑著，很美。

他拉著阿諾德到一間無人的空屋避避風雪，畢竟也不好直接將他帶回旅舍，空屋裡有一些棄置的木材，喬特在屋內升起火堆，拉著他到火爐邊坐下，而阿諾德只是靜靜地注視著喬特，沒有說話，冰藍色的雙眸卻似乎有了那麼點顏色。

「你跟那些人不一樣。」阿諾德望著他，平靜地開口，「你會殺我嗎？」

「我為什麼要殺你？」喬特苦笑起來，「倒是你，你為什麼要殺人呢？」

「我討厭人類。」他撇開了頭，望著熊熊燃燒的火焰，似乎想起了什麼，「人類……很脆弱……」脆弱到一碰就碎、一砍就死，生了病就會死掉……根本沒有任何價值可言。」

「怎麼會呢？人類短暫的生命與無限的可能就是價值所在啊。」喬特禁不住微笑起來，「而且你……其實比一般人類還要脆弱，不是嗎？你唯一的優勢就只有不斷再生而已。」

「搞清楚你現在說話的對象。」

「我清楚啊，不就是阿諾德嗎？」

阿諾德稍稍瞪大了冰藍色的眸子，凝視著喬特好一會兒。

「……我不知道自己是誰。」良久，阿諾德才輕輕地開口，「我的戀人離開我了，所以我來這裡找他，這裡的人卻把我抓起來，強暴、殺掉，但是隔天傍晚，我卻又醒了過來。」

喬特的神色凝重起來，沒有回話。

「我第二天來到這裡的時候，居民都嚇壞了，我看到昨天那些對我下手的人，所以就動手把他們殺了，但是其他人又殺了我，隔天我卻又還是醒來，就這樣不斷重複……我已經不知道在這裡徘徊多久了，我想要跨過這裡，卻每天都被人類殺掉。」阿諾德淡淡地低下了頭，將臉埋入雙膝間，「其實我已經……不記得我的戀人叫什麼名字、又長什麼樣子了……」

他們沉默了好一會兒，喬特難過地蹙起了眉。

總覺得，他和阿諾德有點相像，他其實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誰，只是有一天G突然出現在自己身邊，告訴他「你是代號二」，然而代號二的意思究竟是什麼，喬特也不是很明白，只知道自己的一生，不管再怎麼精采，最後都只會變成別人的一場夢。

當他醒來，我就死了；當我死了，他就醒來。

這像是一場荒謬的笑話，但喬特只能相信著，並且好好活過自己的一生。

他轉頭望著阿諾德絕美的側臉，擔憂地看著，或許阿諾德比自己更可憐，至少，喬特從來不曾喪失活著的希望，阿諾德卻是已如行屍走肉，卻還永遠在死亡與復活之間徘徊。

「你還……愛著你的戀人嗎？」

喬特平靜地開了口，阿諾德轉頭看向他。

「愛。」他淡淡地回答，晶瑩的淚水滑下了臉龐，「我還是愛他，可我卻覺得好痛苦，他好像就在我身邊，又好遙遠，遠到我根本記不起來關於他的一切。」

「真的……關於任何一點他的線索都沒有嗎？」

阿諾德搖搖頭，喬特嘆了口氣，火爐劈哩啪啦地響著，濺出了一點火星。

黎明時分，阿諾德的身體化成了黑暗，消失。

喬特回到旅舍，G和幾個夥伴頂著整晚沒睡的黑眼圈，狠狠將他訓了一頓，喬特邊笑著邊道歉，將一行人聚集過來，跟他們談起關於阿諾德的事情。

「究極地可憐啊。」納克爾難過地道，低頭替他祈禱。

「可是……這樣聽起來很像黑暗生物……」朝利雨月有些不安地道，「老闆昨夜說，阿諾德可是從老闆他爺爺的那一輩就已經存在了啊，不會是亡靈吧？」

「的確有這個可能性，至於他口中的戀人，百分之百是已經死了吧。」

「可是阿諾德很真實。」喬特淡淡地道，「人類應該是碰不到亡靈的才對，而且殭屍身上有腐臭味，五官會扭曲變形，阿諾德卻完全沒有這樣的特徵。」

「那……會是雪女嗎？」

「他是男的吧？聽聲音是男的沒錯。」

幾個人站在原地討論了一會兒，卻沒有半點頭緒，藍寶早就躺在沙發上呼呼大睡，後來一夜沒睡的他們也都累了，紛紛回到寢室，補了個好眠，唯有喬特睡不著，出外替大家買了些食物。

風雪已經停了，外頭有少年叫囂的聲音。

「真爽！這騷貨吃得我好緊！」

「別把他幹死了！這傢伙弱得跟什麼似的！我可不想等明天！」

「唯一討厭的就這死人臉！喂！你叫一聲來聽聽啊！」

——啪！

叫囂聲越聽越不對勁，原以為少年們是在玩雪的喬特立刻轉過身，順著聲音的來源奔去，奔進小巷，竟發現光天化日之下，一群少年正在輪姦。

而小鎮的人民路過那裡，竟絲毫沒有制止的打算，喬特震驚之餘，視線移到了那被數個少年架在身下、臉上有著幾個紅紅巴掌印的銀髮人兒。

——阿諾德。

喬特只覺得自己的心突然被抽走了什麼。

「啊！真爽！我、我要射了！」正將碩大陽物猛烈抽送的壯碩少年一面強暴一面叫好，身旁的朋友們緊張兮兮地勸他千萬別做得太激烈，以免弄死了他們的獵物。

突然，一個狠狠的踢擊迎面而來，不偏不倚踹上那壯碩少年的臉。

始終面無表情的阿諾德淡淡地抬眸，看見喬特憤怒的神情後，卻微微睜大了眼。

「滾開。」從腰間抽出鋒利的長劍，喬特將其指向少年們的頸子，原本溫和的臉上，此刻卻不見半點寬容，「——否則我連你們的頭一起剁下來。」

「你、你是誰啊……」

「笨蛋別說話！他手上有武器啊！」

「嗚哇……嗚啊啊啊啊……」

壯碩的少年嚇得差點要哭出來，幾個幫兇也趕忙放開了阿諾德，往牆角邊站，而阿諾德坐起身來，靜靜地抬頭望向喬特，他身上的衣物只剩一件襯衫，露出了與雪幾乎要融成一色的雙腿，被少年們凌虐的後穴在雪地上留下了黑色的血跡。

「喂喂……那個大哥，我、我們有話好說，你先把劍放下……」其中一個少年膽怯地開了口，「你知道自己究竟在幫誰嗎？那個根本就不能算是人，我們也不算在犯罪喔……」

「住口。」喬特冷冷地道，澈藍的眸子綻出幾分金紅，「對於傷害別人已經感到麻木的人類在我的定義中也已經不算是人了，我在這裡殺掉你們，也不算是犯罪。」

「可是你看看！鎮上的大家都知道！大家也都做過這種事啊！」

「那代表你們的心全都死了！這是值得誇耀的事情嗎！」

幾個少年住了口，低下頭，不敢說話，阿諾德始終看著喬特，睜著漂亮的冰藍色眼睛。

「你、你你你你你……你以為自己是誰啊……」為首的壯碩少年小聲囁嚅道，讓喬特瞇起了眼，「你你、你不就是個……外、外地來的……哪裡有資格……管我們……」

「我是北方地區勇者協會代理會長，在北方地區我有權力做任何事情。」喬特冷冷地回道，「在我將科薩特從黑暗之地找回來之前，我都還是北方地區的首領，明白嗎？」

少年們低下頭，不敢再答腔，只有膽怯地點了點頭，喬特不可怕，他甚至沒有攻擊，他的踢擊也不用力，只是他全身上下——都散發出一種令人懾服的霸氣。

他收起了劍，對阿諾德伸出手。

「我……本來要去找你。」那銀髮人兒輕聲開口，沒有表情。

「那就站起來，跟我走。」喬特淡淡地道，金紅色的眸子又漸漸回復了澈藍的顏色，「聽好了，你要是一次又一次放任自己死掉，你就只能永遠陷在這當中而已。」

阿諾德注視著他，瞪大了雙眸。

「如果你不想再死去、不想再重生，就往前走，看著陽光去走。」喬特的眸子散發出了溫暖的光芒，令阿諾德愣了神，「在你內心深處並不想殺人的，你只是太寂寞了而已，即使神會帶著幸福降臨在世界上最孤獨的人身邊，如果你不去尋找，你也永遠不會遇到。」

緩緩地，阿諾德伸出手，搭上喬特的掌心。

豆大的淚珠終於從他臉上掉下，他的面容緊緊皺在一起，激動地落了淚，哽咽著，許久發不出一個單詞，喬特蹲下身來，對他露出了溫和的微笑，而牆角的少年們吃驚地看著這個從來沒有表情的生物放聲大哭，阿諾德緊緊地抱住喬特，哭著、哭著，而後消散。

他的身影化作黑霧，又消失在冬日的寒風中。

喬特目送著最後一抹黑霧被冷風吹散，又想起了那個夢，心無比地疼。

那天傍晚，聽說阿諾德並沒有出現。

直到第三天的早晨，斯佩德還是沒有回來，喬特那天很早就清醒了，站在窗邊，風雪已經停得差不多了，幾個成員也相繼醒來，他們決定不等斯佩德，先行出發，而身為首領的喬特，卻始終沒有發一語，他低著頭，像是在思考些什麼，無法參透。

直到大家開始準備收拾行李，看不過去的G才出聲。

「喬特。」G的口氣有些不耐煩，「別告訴我你還想等那渾蛋，或是你還在依依不捨那個小鎮傳說，我們的目標可是救回科薩特，不能有任何耽擱。」

「嗯？不是的。」喬特優雅地抬起頭來，背著光，他露出了溫柔的微笑，「我沒有盼望

斯佩德回來，也沒有希望能留在這裡陪阿諾德，而且，我也是真心想救出科薩特。」

「那你今天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我今天就要死了。」

他用稀鬆平常的語氣淡淡地說，所有人都在同一時間停下動作，吃驚地瞪著喬特。

「你在說什麼！你想尋死嗎！」納克爾激動地大喊，喬特搖了搖頭。

「我只知道我今天會死而已，至於怎麼死的我也毫無頭緒。」他勾起微笑，轉頭平靜地望向窗外，「真是奇妙啊，我的生命就要變為某個天使的夢境了，但我這一生過得很精采。」

「喬特……」G難過地擰起眉，握緊了拳，「你……」

「沒事的，我會和大家一起奮戰到最後。」喬特淡淡地笑了起來，「雨月、納克爾、藍寶，雖然我們才認識不久，但跟你們相處我很愉快，也很謝謝你們這麼為我著想。G，謝謝你一直陪在我身邊，我度過了很棒的一生，你們對我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

「什麼啊！我們什麼都還沒開始！你為什麼說你自己會死啊！喬特，你現在到底……」

藍寶難過地大吼出聲，G卻突然伸出手，示意他們三人別再說了。

「喬特是神殿裡某一人的人類呈現體。」G低下頭，沈痛地道，「他完全清楚自己什麼時候會死，我們現在只要做好隨時可能失去喬特的準備就行了。」

「什麼……？」納克爾楞住了，「這麼重要的事，你為什麼沒有跟我們說……？」

「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個人類啊。」喬特苦澀地笑了笑，「對我來說，我就是你們眼中的喬特，永遠都是，我不是任何人，就只是喬特，至於死後的事情，我還沒仔細去想過。」

他們一路上都陷入了沉默。

一行人將喬特團團包圍在中間，深怕突然衝出來的什麼會要了他的命，藍寶一直不斷地擦眼淚，朝利雨月的手隨時放在劍上，喬特本人倒是很豁達以對，甚至還安慰了藍寶。

一旦已作好接受的準備，死亡便再也不是威脅。

天馬的速度挺快的，他們留了一匹在旅舍，希望回心轉意的斯佩德有追回來的可能，不花多少時間，他們就已經到達了死城，一行人在城外停下腳步，眼前巨大的城門帶著滄桑與荒涼，整座古城都被厚厚的冰雪覆蓋，甚至有亡靈呼號的聲音由內傳出。

「還真是……名副其實的死城啊……」喬特愣愣地看著，跳下了馬，拉緊了身上的斗蓬，自口中呼出的氣息化作陣陣白煙，「遇到亡靈如果不保持冷靜與堅定，會被殺掉的呢。」

「但是，喬特，汝看看現在的狀況……根本沒人有辦法冷靜和堅定啊……」朝利雨月皺著眉，望著士氣低迷的大家，喬特忍不住苦笑起來，聳了聳肩。

「——我來帶路吧。」

一個清冷的聲音城門口傳來，一行人不約而同地看向聲音的來源，只見阿諾德靠在城柱上，冰藍色的眸子淡淡地望著他們，藍寶嚇得倒退好幾步，喬特有些訝異地微笑起來。

「阿諾德？你怎麼會在這裡？」

「每天每天，我都在這個地方復活，走到那個小鎮去。」阿諾德平靜地回答，轉身，「我不知道為什麼，但這些亡靈不會靠近我，在我身邊，你們或許可以安全點。」

其他幾人面面相覷，有些不知所措，喬特卻露出高興的笑容，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阿諾德的提案，於是他們最後還是決定跟在阿諾德身邊，進入了死城。

那裡是他們所見過最令人不舒服的地方。

經過市集的時候，街上的亡靈們沒有意識到自己死去的事實，紛紛在街上叫賣，但當阿諾德經過的時候，那些亡靈全都安靜下來，紛紛退到一旁，讓阿諾德領著他們通過，明明是身子如此孱弱、在街上常常被欺負的男人，在這個只有亡靈的城裡卻似乎佔有一席之地。

這個城明顯具有相當的規模，他們繞了許久，卻還沒有走出這個地方，許多人的身體已經開始發冷，一些天上飄浮著的亡靈虎視眈眈地看著他們，一路跟著他們徘徊。

「到、到底要出去了沒有……」藍寶瑟瑟發著抖，不停地朝掌心呵氣，「我快死了……」

「這樣不行吧？在這之後就是死亡森林，裡面可是有很多黑暗生物的。」朝利雨月苦笑著對藍寶道，「而且死亡森林裡的溫度會更低喔，你可要撐住。」

「嗚……這裡有人是魔法師的嗎？變團火出來吧……」

大家禁不住笑了起來，憂鬱的情緒也幾乎一掃而空，阿諾德平靜地回頭看著他們，有些不解，喬特走上前與他並肩，露出了溫煦的笑靨，一如陽光。

阿諾德注視著他許久，低下頭，白皙的雙頰泛起一層淡淡的緋紅。

然而他們的快樂並沒有持續多久，越到深處越加黑暗，這裡是個數百年以來都沒有陽光的酷寒地帶，他們幾乎是在黑暗中摸索才能找到彼此，這樣酷寒的地方升不起火，就這樣在漆黑中不斷往前走，直到突然有人喊停，他們才手忙腳亂地站穩。

「出了那個門，往前就是死亡森林。」阿諾德冷冷地道，「我只要進去那裏就會被黑暗生物殺掉，所以我不送了，你們自己想辦法進去。」

「咦？真的假的！這麼暗還要對付黑暗生物！」藍寶驚叫道。

「看來實力要在這時候發揮了。」也傳來納克爾躍躍欲試的聲音。

「謝謝你，阿諾德，送我們到這裡。」喬特溫和地道，雖然知道黑暗中看不清楚，他還是笑了起來，「我真的很高興能遇見你，或許今天過後，我們就不會再見面了吧。」

「——啊，我想也是。」

喬特感到自己的嘴突然被捂住，緊接著，是腹部傳來的一陣劇痛。

阿諾德冰藍色的眼睛在暗中閃過一道淡光，他瞬間將喬特按倒在地上，將手中的利刃更往人類那柔軟的肉體裡送入，鮮血噴濺出來，灑上他蒼白的頰，綴上鮮豔的紅色。

喬特感到喉頭一陣甜腥，血湧了出來，他咳了幾聲，腥紅順著他的嘴角滑下。

「我最討厭人類，因為他們脆弱。」阿諾德附上他耳邊，悄聲道，「你是特別的，可是你的存在只會讓我更加遺忘我的戀人……所以，我也討厭你。」

「騙……人、的……」喬特痛苦地喘著氣，自喉中冒出的都是一串氣音，卻露出了微笑，「如果……討厭我……那、你……為什麼……在、哭……？」

「我……不知道。」淚水滴到喬特的臉頰上，阿諾德輕聲哽咽，「可是……胸口，好痛……我明明是沒有痛覺的，連知覺也不會有的……」

「你、很溫柔……只是……孤獨久了……」喬特溫柔地撫上他的頰，眼前的視線漸漸模糊起來，但他臉上的微笑卻還是那樣的釋然，「阿諾、德……我……很喜歡、你……」

他像要再開口說些什麼，卻又什麼都沒能來得及說，知覺越來越遙遠，他感到阿諾德捧著自己的臉頰，不停地哭泣著，後方傳來夥伴的聲音，卻越來越遙遠。

整個天空都沉入黑暗，陽光再沒有出來。

「喬特？你在嗎？」G在一片黑暗中出聲，「我們要走了，別再和阿諾德依依不捨了。」

然而，他等到的回覆只有低泣聲。

「那個是……阿諾德的哭聲嗎……？」

「難道……！發生什麼事了！」

「可惡！這裡暗得要死！就沒有任何辦法了嗎！」

突然一陣紅色的強光自黑暗中閃現，G的弓箭上燃起了鮮紅的烈火，照亮了黑暗的四周，然而，幾人卻見阿諾德坐在喬特身上，哭泣著，鮮血染紅了雪地。

「喬特！」

朝利雨月難以置信地大喊出聲，藍寶幾乎要昏厥過去，納克爾掏出武器，而G更是直接朝阿諾德的後腦射了一箭，箭矢卻穿過阿諾德的身體，插入幾呎外的雪地上。

他的身體又漸漸化成了黑霧。

阿諾德一手捂著自己的胸口，哽咽著，一手緊緊地抓住喬特的衣領，不出幾秒的時間，

他的身體又再度在風中散盡，G上前要抓住他，但他卻只有撲了個空。

「混蛋！」他悲憤地厲聲嘶吼，弓矢上的火焰也隨之熄滅，G跪倒在喬特身旁的雪地上，緊咬著下唇，淚水滴了下來，「妖孽……！你對喬特做了什麼！」

藍寶也在此時全身癱軟地倒下，朝利雨月扶住了他，納克爾摸索著將四人聚集在一起，在喬特的屍體旁蹲下，酷寒讓喬特的身體降溫得很快，他的臉頰已如冰一般寒冷。

明明是個用笑容就能溫暖人們的人，此刻的身體卻連半點溫度都無。

空氣越來越寒冷，落下的淚水瞬間就結成了冰，他們四人聚集在一起，卻聽見了更多其他的聲音，猛然一抬頭，卻見大大小小的亡靈已經將他們團團包圍。

——有新鮮的屍體。

「可惡……」G趕忙將身體壓下保護喬特，剛死不久的屍體對亡靈來說是最好的容器，若喬特的靈魂還沒有完全離開這個身體，他的靈魂便隨時可能被這些亡靈給吞噬，更何況，喬特死了、阿諾德也走了、這裡所有的人都已無堅強的心志去抵抗大量的亡靈。

「雨月！叫醒藍寶！昏過去的他也很危險！大家盡量靠緊一點！」

「沒有光嗎！」

「不要慌！那只會讓我們也成為獵物！」

「——唉呀，你們在煩惱什麼呢？」

伴隨著一聲呵欠，一個慵懶的語調突然從四面八方傳來，亡靈停止了動作，光芒從G等人的腳底下散發出來，強烈的光驅走了亡靈，死城的建築物逐漸沉入地底，雪地消失，氣溫也瞬間回暖，喬特的屍體也沒入地底，取而代之的是一株巨樹，景物變換成一個充滿光的美麗花園，眾人震驚之際，那個慵懶的聲音又從樹上傳來。

「真是傷腦筋，沒有術士的存在，光憑這些廢物是到不了城堡的吧。」

他們抬起頭，只見D・斯佩德坐在巨樹的樹枝上，優雅地微笑著，眼神卻也有些諷刺，他從容地跳下樹，不慌不忙地拍了拍身上的塵屑，抬頭。

「你們要哀悼要怎麼樣我是無所謂，等出了這個地方再說如何？」他伸出手，指向花園裡那條筆直的白石砌成的小路，小路的盡頭是一道花葉構築的巨大拱門，斯佩德微笑起來，「那個地方開始就是死亡……噢，不，現在應該說夢想森林才對，等我們脫離那些剛剛被趕走、卻還是虎視眈眈的一群小貓咪，再好好談一談如何？」

藍寶在溫暖中漸漸醒了過來，他吃驚地看著四周，對於眼前的景象不敢置信。

但幾人都明白斯佩德指的是什麼，這樣大規模的幻術很耗力，持續不了多久，他們只得暫時將痛苦往後一拋，趕忙踏上白石小路，匆匆離開這座假象構築的花園。

等到最後一人的後腳跟也完全踏入花草構成的拱門內，花園的景象瞬間消失了，四周又恢復原本的黑暗和寒冷，斯佩德喘著氣，蹲下來，雖然看不見四周，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們已經平安脫離了死城，唯一的遺憾是拋下了喬特的屍體。

「別管那了，帶著他一起走，只會拖累我們而已。」斯佩德剛才的從容全都消失無蹤，他疲累地喘著氣，吸入的卻全是冰冷的空氣，抬起頭，他露出極度不滿的表情，「你們被那個銀色頭髮的傢伙騙了，別忘了美麗就是一種罪惡，那不是人、不是亡靈，也不是僵屍，我調查過了……那傢伙是魔王化成的人格思念體，恐怕他就是用這方法殺了至今每個勇者。」

「魔王……」

「怎麼會……！」藍寶難過地哭了出來，「可是阿諾德剛剛把喬特……」他打住了話，說不下去，沉默了一會兒，「我是說……他剛剛可是在哭啊……」

「魔王的眼淚都只是謊言罷了。」斯佩德冷冷地道，「我警告你們，如果真的進到了魔王的城堡，不管他長得再怎麼漂亮，該動手的時候誰要是猶豫一下，我們全員都死定了。」

「喬特不會因為別人的外表而被迷惑！」G憤怒地叫出聲，「他是一個會看透人們內心，並打從心底喜歡他所遇見的人的人！」

「你把喬特評價得太高了，在我看來他不過就只是個人類而已。」

「住口！」

「你們兩個別吵了……！」納克爾心痛地道，「喬特都已經死了，我們還要繼續爭吵下去嗎！照這樣下去的話，我們連科薩特都救不了！這是喬特所樂見的嗎！」

G閉上了嘴，而斯佩德冷哼了一聲，卻也沒再爭吵下去。

「吾等……少了喬特，真的還要繼續前進下去嗎……？」朝利雨月平靜而哀傷地開口，身旁的人們都陷入靜默，而朝利雨月頓了頓，「沒有喬特的領導，吾等就像一盤散沙而已。」

最後，他們還是選擇繼續往前。

這趟旅程已經少掉了很多東西，勇者們的鬥志再也無法高昂起來，但他們也只有強迫自己認真對付眼前越來越高等的黑暗生物，否則，他們也會失去性命。

喬特緩緩地睜開了眼睛。

偌大的大廳裡，只有他一個獨自坐著，他溫和地微笑起來，伸手一個彈指，光芒便點亮了四周，抬頭瞥了一眼，大廳的門便自動打開，他站起身，伸了個懶腰，又打了個呵欠。

「好像睡了很久……」他心情頗好地道，「每次做夢都很幸福呢……嗯、是夢嗎？」

喬特停下了動作，低頭，努力思考關於夢境的內容。

就在他思考的同時，幾個天使走進了大廳，恭敬地向他低下頭。

「喬特大人，北方地區勇者協會的會長有話轉達給您。」

「嗯……請說。」

「他說他是『代號二』。」天使以凝重的神情說道，「在黑暗之地，要您立刻過去。」

喬特緩緩地睜大了金紅色的眸子。

——所有封鎖的夢境記憶，瞬間在腦內炸開。

靠著斯佩德以幻術創造的光亮，他們擊敗了許多高等黑暗生物，但還是花了大約快一天的時間才抵達魔王的城堡，那裡——的確是有如傳說所描述的一般，噩夢。

枯骨遍佈於城堡外圍，被踩踏過後的碎骨屑幾乎與冰雪融為一體，甚至部分雪地上散佈著血跡與碎肉，寒冷的溫度理當不會腐壞屍體，屍體是被黑暗生物所食的，城堡外牆則是佈滿了枯死的荊棘，厚厚的冰雪幾乎將城堡整個封起，狼人與龍的呼號在四周繚繞，似近似遠，零零星星的黑暗生物散佈於枯死的林間，偶爾向城堡跪拜低頭。

「真是令人感到不舒服，魔王的品味也未免太差勁了吧……」G不□地嘖了一聲，拉緊了風衣的領口，小聲道，「不能貿然從大門進入，有別的入口嗎？」

「那裡，有個窗口。」朝掌中呼了口氣，朝利雨月用眼神示意大家看向前方，不是很大的窗口，只是結滿了冰錐，「敲破那些冰的話，應該就能進入。」

「依照建築結構來看，進入那裡之後應該會是走廊。」納克爾也開了口，「還有那些晃來晃去的人馬和黑暗生物，必須想辦法引開他們的注意力才行。」

「我去吧。」斯佩德淡淡地道，「光線是引開他們注意的最好辦法。」

「好，那我有辦法了。」G招手示意大家聚集過來，彎下身子，「我們先想辦法繞到那附近，等一下就由斯佩德去引開黑暗生物的注意力，斯佩德，請你儘可能地放出光芒，這樣我們才有辦法趁亂打破冰錐，等你脫離險境之後就來和我們會合，可能的話我們會在那裡等你。」

幾個人紛紛點頭，一向膽小的藍寶像是快昏厥過去的樣子，卻又努力堅強起來，斯佩德於是以幻術做出他們幾人的姿態，各自分散，前去吸引黑暗生物的注意力，而G等人便趁這時候靠近窗戶，在天空猛然放出巨大光芒之時打破了冰錐，並在黑暗生物聚集過來前迅速爬進了窗口。

G安穩地落地，回頭接住朝利雨月、納克爾，然後他們一起將藍寶拉進來。

不出納克爾所料，這是條長長的黑暗的走廊。

藉著窗口透出的一點光，G拉著他們幾人躲在巨大的雕像旁，突然，外頭的光乍滅，不一會兒，斯佩德也跟著跳進了窗口，再度亮起了微弱的光。

「我們撐不了多久的……」斯佩德喘著氣道，「吸血鬼是很聰明的生物，幻術騙不了他們太久，快點去把科薩特找出來，最重要的還是之後怎麼逃出這裡……」

「好，我們出發。」

他們一齊離開了雕像旁，五人不敢分開，因為他們各自清楚，一旦與彼此分散，就只有死路一條，幸而城堡的結構大方簡單，除了藍寶幾次滑倒在結冰的地板上之外，沒有出過什麼亂子，不出多少時間，他們便發現了向下的樓梯。

「要賭賭看嗎？」G咧開一抹乾澀的笑，「下面是關著科薩特的地牢，還是魔王的寢室？」

「吾等現在已經在賭命了。」朝利雨月苦笑著，眼神卻透出了堅定，「再賭一把也沒差。」

「我同意。」

「我都可以。」

「我、我也行。」

他們五人看著彼此，微笑起來，順著樓梯向下走。

那不是個太長的樓梯，繞過轉角之後只有一扇小門，門是鎖的，整扇門結了冰，打不開，就連鎖也結冰了，窺不開，他們猜想或許只是個儲藏室，但也會是個很好的藏身處，就在幾人正打算要將之轟開的同時，裡面傳出了微弱的聲音。

似乎像是謾罵，他們豎耳仔細聆聽，手中緊緊握著武器不敢大意。

而後，他們聽見了鎖鏈的聲響，謾罵的聲音變成不只一個，似乎是人類的聲音，就在G猛然意識到那是誰的聲音後，他後退幾步，拉開弓，一箭將門爆破。

伴隨著一陣巨響，那房間裡的人們全都傻住了。

「看來我們賭對了。」G對身後的夥伴們露出了微笑，而夥伴也露出了興奮的神情。

——在那裡面的，是科薩特以及北區勇者協會的勇者們。

「G？」科薩特簡直不敢相信自己見到了什麼，「真的是你嗎？」

「這句話要由吾等來說才對，費盡千辛萬苦終於找到了。」朝利雨月抽出腰間的刀，笑著走上前，一一替勇者們斬斷了手鐐腳銬，「總算不白費吾等這一連串的賭注。」

「啊啊……我們也是。」受了幫助的一個勇者欣慰地回應，「幸好首領說他認識喬特先生，所以魔王才沒有殺掉我們，這一個月來也都供應我們食物……」

「說到喬特，他人呢？」科薩特笑了笑，興奮地詢問，「喬特他在哪裡？」

他的問題使一行人瞬間陷入了尷尬的沉默。

朝利雨月不發一語，沉下了臉色，將最後一段鐵鍊也斬斷，低下頭。科薩特的問題始終等不到回音，他也多少察覺到了不妙的氣氛，擰起了眉。

「……喬特到哪裡去了？」他抓住G的肩膀，認真地再問了一次，而G撇開了眼神，科薩特的眼眶已經泛起了淚水，「回答我！G……！」

「他死了。」站在角落的斯佩德冷漠地開了口，「魔王的人格思念體殺了他。」

科薩特猛然瞪大了雙眼，眸裡充滿了不敢置信。

「死……了……？」

沒有人回答他，只有沉重的默認。

科薩特試圖尋求任何人的否定，但無論是G、朝利雨月或是納克爾，都沒有答話，藍寶甚至又哭了起來，懷疑逐漸被絕望取代，科薩特的手無力地垂了下來。

「……還是先離開這裡要緊吧。」納克爾淡淡地打破了沉默，「再不快點逃走的話……」

「逃走？」科薩特打斷了他的話，堅毅的眼神裡充滿了悲憤，抬起頭，淚水順著他的頰滑下，他緊咬著牙，握緊拳頭，「重要的朋友被殺了，我怎麼能夠就這樣逃走？」

「科薩特！」

「不要激動、首領！」

「喬特可是死了啊！」他激動地大吼，甩開了上前拉住他的人們，「我寧可用我的生命去換！也不要他死！你們都知道喬特是怎麼樣的人吧！全世界最不該死的人就是他了啊！」

「你先冷靜下來，科薩特……」

「我怎麼可能冷靜！你們要逃走就走吧！我會留下來替喬特復仇！」

「——是嗎？恐怕你們連逃走的機會都沒有了。」

清冷的嗓音從旁傳來，一行人的身子瞬間僵住了，回頭，只見一個披著黑色斗篷的黑髮少年慵懶地靠在門邊，嘴角勾著輕蔑冷漠的微笑，但那五官與美麗的臉龐——無庸置疑是阿諾德。

無數名吸血鬼圍繞在大廳四周，形成一個圓環。

黑髮少年坐在屬於魔王的寶座上，雙腿優雅地交疊，漂亮的丹鳳眼冷冷地注視著地板上被黑暗鎖鏈束縛的一群人類，有些無趣地打了個呵欠。

「我已經厭倦再飼養這些人類了，而且……要連部隊Ｂ一起養挺煩人的。」他淡淡地道，看向身旁的作為僕人的狼人，「先前那個部隊Ａ的首領說了什麼？他認識喬特？」

「是的，雲雀大人。」

「那部隊B的那傢伙說了什麼？喬特剛剛在來這裡的路上死了？」

「他是這麼說的，大人。」

「兩群瘋子。」少年不屑地用鼻子哼了一聲，「浪費我這麼久的時間，算了，在殺掉他們之前，告訴他們真相也無妨……」他對幾個吸血鬼招了招手，道，「去把阿諾德和喬特帶出來。」

底下的勇者們不敢相信自己聽到了什麼，紛紛吃驚地瞪大了眼。

只見幾個吸血鬼敬了禮，慌忙跑進魔王寶座台階右側不遠處的一個小門，而後，只見一個巨大的牢籠從門的那端探出，吸血鬼們聯合施法使之浮在空中，飄了出來，緊接在後的是一個黑色棺木，吸血鬼們維持著魔法，小心翼翼地將這兩樣物品移到大廳的正中央。

「……誰把喬特放回棺木的。」雲雀稍揚起眉，不⊠地冷聲開口，「我不是說過這樣阿諾德醒來會生氣嗎？想死的話，我直接動手就行了，何必拐彎抹角？」

「不、不是的！雲雀大人！」其中一個吸血鬼心驚膽顫地開口，「是因為將喬特大人隨便放置會很失禮，我們又找不到適當的容器……！」

「讓他坐這裡。」雲雀站起身，指了指魔王的寶座，「立刻把他搬過來。」

「可、可是這樣……」

「我說……立刻。」

他將聲調放得無比的軟，卻也帶來了莫大的恐怖，吸血鬼們紛紛低下頭表示服從，而後打開棺木，當他們將那死去的金髮男人抱出時，G與科薩特等人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真的是喬特。

他身上穿著數百年前的古舊服裝，衣服也單薄地不像是冰天雪地會穿的，他死去的神情那麼莊嚴而安靜，吸血鬼們小心翼翼地抱著他，將他放到魔王的寶座上。

就像喬特才是真正的王似的。

突然藍寶頂了頂G的肩膀，用眼神示意他們看向那個巨大的黑色牢籠，但當他們才正要將視線移到那黑色牢籠上時，被稱作雲雀的魔王已經走到他們面前。

「我聽說你們還遇到了阿諾德。」他淡淡地道，斂下了長長的羽睫，「……真是笑話，阿諾德一直都在這裡，你們在哪裡遇到他的？」

「要說笑話的人是我們吧……」G惡狠狠地瞪著他，回道，「你這傢伙不就是阿諾德嗎？剛才竟敢當著我們的面殺掉喬特，帳還沒跟你算清呢。」

「不是啦！G……你看那個……！」藍寶慌張地悄聲開口，瘋狂地用下巴示意G看那個

黑色牢籠，終於G將視線移向了那個黑色牢籠，卻也在此時呆住了。

在黑色牢籠裡，銀髮的男人雙手抱膝，安靜地閉著眼，身體被重重的黑暗枷鎖給束縛，鐵鍊將他的身體纏得密而死緊，要移動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更別說是從牢籠裡出來。

「我不是阿諾德。」那黑髮少年冷冷地開了口，「我是阿諾德千年前以他自己的形貌創造出來的原祖吸血鬼，雲雀恭彌，我只是在他被封印的這段期間代理魔王罷了。」

「這……究竟是……」

「怎麼回事……？」

「懂了吧？而喬特也一樣，他早就死了好幾百年了。」雲雀恭彌不⊠地蹙起眉，轉身，「我不知道你們這些瘋子想用什麼故事說服我，不過你們的死期已經……」

「——雲雀大人！」

猛然被一個焦急而尖銳的聲音打斷，只見一個吸血鬼匆匆忙忙地順著走廊飛進大廳。

「有東西正在朝這裡過來！死城的那些亡靈全都被淨化了！」

雲雀恭彌稍稍瞪大了眼，而大廳裡的黑暗生物一下子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騷動，淨化，這對他們是最危險也最陌生的辭彙，因為光與暗，在漫長的歷史中，從未正面交鋒過。

「是天使嗎？」

「屬下不知道！但是那東西離這裡很近了！」

「叫影巨人守好門。」

雲雀話才剛說完，就聽見了大門開啟的聲音。

匆促的腳步聲從走廊的另一端傳來，矮精靈魯克匆匆忙忙地跑進了大廳。

「魔王大人！」他看著阿諾德，以尖銳的嗓音高聲哭叫，「您……您的客人……！」

「——沒問題的，魯克，我來就行了。」

那是一道無比溫和的嗓音。

光芒——被帶進了這個保持了數百年黑暗的城堡，在眾目睽睽之下，那個人悠然走進了城堡，拍了下啜泣的矮精靈的肩膀，金色的髮隨風飄揚，氣溫一下子溫暖了起來，腳下的冰雪開始融化，那個人所踏之處，都長出了鮮嫩的花與草。

他們簡直不敢相信站在自己面前的人是誰。

——喬特。

他的身上散發著淡淡的金色光芒，雙眼是漂亮的金紅色，呆楞住的吸血鬼們紛紛退開讓

他通過，喬特緩緩地走到大廳中央，目光移向被黑暗鎖鏈給牢牢捆住的勇者們，他微微一笑，人們身上的鎖鏈瞬間斷開，科薩特等人恢復了自由，卻仍舊不敢置信地看著眼前的金髮男人。

而後，喬特緩緩地抬起頭，看著另一個坐在魔王寶座上的喬特。

「啊啊……真是令人懷念。」他微笑起來，走上前，大方地掠過雲雀恭彌身邊，伸手觸碰那具冷冰冰的屍體，修長的手指移到了那被畫了黑色血印的胸口。

「可是，不需要了。」

他輕輕一推，眼前的另一個喬特化為耀眼的光芒，消失殆盡。

然後，他平靜地轉過身。

金紅色的眸子環視著在場所有的黑暗生物與人類，他的眼神是那樣的溫和柔軟，彷彿包容著，也愛著所有人，有些黑暗生物無力地跪了下來，矮精靈魯克更是已經哭得泣不成聲。

——那是光一般耀眼的存在。

喬特順著台階步下，來到了巨大的黑色牢籠旁，彎下了身子，在黑色牢籠前坐了下來。

「不要碰。」雲雀恭彌突然開了口，似乎連他也無法在喬特面前站得住腳，身體微微地顫抖著，「……那個，碰了的話，誰都會死掉的……」

「謝謝你。」喬特溫柔地笑了笑，「但是我不會死的。」

才說著，他的手就碰到了那個黑色牢籠，耀眼的光芒從他的手中綻開，接著，牢籠開始由黑暗化成了光芒，逐漸破碎，消失，他的手又更往牢裡伸進了一些，而後，碰到了阿諾德。

在強烈而不刺眼的光芒中，黑暗的牢籠完全粉碎了。

銀髮人兒的身子癱軟地倒下，喬特伸手將他攬進懷裡，城堡已恢復了從前未被封印前的溫度，溫暖的陽光透過高高的窗口灑下，將整個大廳照得明亮，地上的冰雪融化得快速，翠綠的小草宛若雨後春筍般從細縫中爬了出來，緩緩地，阿諾德睜開了眼睛。

鳥兒的啁啾聲傳進耳裡，彷彿一切都是夢，而他正在一個溫暖幸福的早晨醒來。

「早安，阿諾德。」喬特擁著他，輕柔地微笑起來，「……我來看你了。」

阿諾德抬起頭，注視著他，緩緩低下頭，淚珠從眼眶滾落，他緊緊地抱住了喬特。

「嗯……」他哽咽著，輕聲道，「……我已經死過了。」

「你是指你飄出森林的意念殺掉我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那麼做了……我沒有想要殺你的……」阿諾德發出了一聲令人心疼的嗚咽，瘦弱的肩膀一陣顫抖，「對不起……！」

「沒事了、別哭了。」喬特微笑著，輕拍著阿諾德的背，柔和地安撫他，「你看我不是

在這裡了嗎？雖然隔了這麼久，抱歉……但是我回來陪你了。」

阿諾德輕輕地抬起頭來，白皙的臉頰哭得紅紅的，鼻頭也紅紅的，眼裡滿是淚水，濕潤的冰藍色的眸子楚楚可憐地注視著喬特溫柔的臉龐，他終於勾起了淺淺的微笑。

那是喬特所見過最美的笑靨。

「啊啊……你到底是誰呢……」陽光映在他白皙的皮膚上，他伸手輕觸喬特的臉龐，「這雙眼睛的顏色，好像很久以前也看過，那個時候我就知道……你不會是普通人類了……」

喬特沒有回答他，只是靜靜地微笑著。

G首先站了起來，走到喬特的身邊，恭敬地單膝跪下。

「喬特大人，容我提醒您，最好在你儂我儂之前，先跟不清楚狀況的人解釋怎麼回事。」

「啊啊、對，抱歉。」喬特攙扶著阿諾德，緩緩地站起身，環望著四周，安靜的黑暗生物與錯愕的人類，而後，他的視線停在科薩特身上，「我必須跟你道歉，科薩特，我就是你一直以來不停打電話，預約了三年、卻沒有見到的那個對象。」

「一直在睡覺。」G指向喬特，幫腔，「我們認識的那個喬特活了多久，他就睡了多久。」

「我預約了三年……卻沒有見到的……你是……！」科薩特在會意過來的那一瞬間，雙腿一軟，在喬特面前跪了下來，「——你是神……！」

此話一出，勇者們也都一陣驚駭，紛紛下跪，低頭，而黑暗生物則是騷動起來，擺出了攻擊的姿態，突然地上爆出一陣暗色的旋風，黑暗生物各個駭懼地停下了動作。

「別忘了我下過的命令。」阿諾德淡淡地開了口，方才還哭得梨花帶淚的臉龐如今卻被冷漠與霸氣給取代，「就算是神，也是喬特，對他動手，就等著接受制裁。」

龐大的壓迫感逼使黑暗生物們害怕地向後退，阿諾德回頭，對身旁的雲雀恭彌頷了頷首，而後者緊抿起唇，低頭敬了個禮，轉身，身體化作黑色的霧氣，消失。

「謝謝你的體諒，阿諾德。」喬特溫和地笑了笑，「但這跟我是不是神沒有關係，比起神，我還比較想當大家心中的喬特，你們也一樣，希望我們還能當朋友，科薩特、各位。」

「喬特……」科薩特露出了釋懷的微笑，而藍寶更是直接大哭出聲。

「我……我以為我再也見不到喬特了……！」

「我也是……真的、太好了……」

幾個人激動地哭出來，大家興奮地又吼又跳，矮精靈魯克也一樣激動，守門的影巨人也過來了，發出低沉的嘶吼，似乎也很高興，其中一些早就認識過喬特的黑暗生物也釋懷了，而阿諾德靜靜地望著喬特的臉龐，閉上了雙眼。

他想起了喬特說過的那句話。

——神會帶著幸福，降臨在世界上最孤獨的人身邊。

而喬特來了，來了不只一次。

圍繞在魔王的城堡旁，萬物又生生不息地生長。

蓊鬱的樹木將城堡四周包圍，西邊的小村莊裡的亡靈也得到了淨化，陽光穿破烏雲，重新照亮了黑暗之地，死城後來漸漸搬入了人們，又發展成一個新的城鎮。

至於神——那再也不是坐在神殿裡，永遠遙不可及的對象。

喬特站在昔日死城的城門口，而身旁的G手上抱著人民送的一小山禮物，森林裡的人馬向他恭敬地低下頭，天空飛舞的巨龍也在歡迎他的到來，而喬特回眸，對G露出了微笑。

「……去吧，渾蛋。」G揚起一抹笑，裝作無奈地搖搖頭，「記得要回神殿就好。」

「謝謝你，G。」

「別謝了，當你的大天使這麼久是當假的嗎？」

喬特笑了起來，轉身。

他走入了鬱鬱蒼蒼的林裡，身影化作耀眼的光芒，消失。

於是城堡的大門又再一次被敲響。

影巨人迫不及待地打開了門，迎接喬特溫煦的笑容，矮精靈魯克也匆匆忙忙笑著前來迎接，而阿諾德，還是一樣，從走廊的遙遠的另一端飛奔過來，張開瘦弱的雙臂，用力撲進喬特的懷裡，帶著那個，永遠會是喬特所見過、世界上最美麗的笑容。

（完）

披著黑色斗篷的銀髮男人穿越了沒有亡靈的死城，踏著規律而平穩的步伐，陽光灑在白皙得剔透的絕美臉龐上，冰藍色的漂亮眼睛凝視著遠方。

他獨自來到了死城之外的那個熱鬧小鎮。

阿諾德脫下了斗篷的帽子，踏入小鎮，一步一步走到了市集上，好奇地觀望著屬於人類的世界，而人們都以怪異而驚駭的目光迎接他，然後他回頭，在市集的盡頭，金髮的男人靠在牆上，以溫暖的笑容迎接他，阿諾德紅了雙頰，一向冷漠的臉上，浮現了幾分孩童的天真。

然後他跑過去。

就在他離喬特只剩下沒幾公尺的時候，三個身影擋住了他。

身高不高的阿諾德仰起頭，停下來，後退一步，臉上的神情又恢復了原本的冷漠。

「啊啊……你真的好久沒有來了，美人兒。」其中一個中年男人攢著拳頭，不懷好意地笑道，「我的老二好想念你的菊花啊，還是跟美人兒你做最舒服了。」

「……滾開，現在我隨時能捏死你們。」

「現在還在說這種話啊，明明就很嬌弱，大家架住他！」

三個男人同時衝上來，卻在衝上來的瞬間便被黑色的防護罩彈開，摔到地上，咳出了血，小鎮居民似乎終於意識到了事情的不對勁，紛紛驚叫走避，阿諾德一個冷瞪，被他視線

掃過的房屋屋頂瞬間被斬成兩半，他的神情顯示著前所未有的憤怒，烏雲頓時籠罩了小鎮的上空。

「阿諾德！不要！」喬特衝了上來，緊緊地抓住了他的手，「我知道他們很不應該，但是你也不應該殺人！更不應該連整個鎮都一起摧毀！」

「我的意念在這裡被強暴了好多次……！」

「我知道、但……」

「你難道就不會為我而生氣嗎！」

揮開喬特的手，阿諾德狠狠地甩了喬特一個巴掌，雷電也在此時劃開天空，重重地劈下，打在小鎮的正中央，熊熊大火快速燃起，無數的民房瞬間被地獄的業火吞蝕殆盡。

喬特捂住發紅的頰，有些錯愕地看向阿諾德。

「我……只愛著你一個、你卻愛著全世界。」他輕喘著氣，惡瞪向不遠處已經嚇得全身發抖的三個男人，又看向喬特，似乎稍微恢復了冷靜，轉身，「……我要回去了。」

「……你剛剛對他們做了什麼？」

「詛咒。」阿諾德冷冷地道，「在他們死後，將不斷承受被強暴的痛苦，無法超生。」

「阿諾德，你何必這……」

「——你要是敢解救他們，以後就別來見我了。」

阿諾德頭也不回地邁開步伐，往身後的熊熊烈火走去，火焰自動分出一條路，待他通過後，那條路又再度被大火封閉起來，喬特深深嘆了口氣，朝那團烈火伸出手，一抓，火焰瞬間消失無蹤，厚重的烏雲不再響起轟雷，開始下起了細細的小雨。

他記得阿諾德喜歡下雨，雨，是一首鎮魂歌。

喬特旋了腳跟，看向那三個躺倒在地上，嚇得全身發抖，滿是淚水的人類，彎下身。

「希望你們記得，惡意與慾望有時候會給別人帶來永遠的精神傷害。」他看著他們，緩緩地閉上眼，又睜開，輕聲道，「詛咒我替你們解除了，別再傷害任何人了。」

三個人類嚇得不敢出聲，喬特站起身，低下頭。

「請告訴鎮民，你們一直以來認為是性慾發洩工具的阿諾德只是一個意念，剛剛在你們眼前的是他的本體，他是魔王，隨便一眼都能殺害人類，別再去招惹他了。」他望向陰雨的天空，沉默了好一會兒，又回眸，金紅色的眸子刺出幾分不太明顯的冰冷。

「因為，他是我的。」

整片森林都籠罩在綿綿的陰雨之下。

阿諾德獨自一人窩在房間裡，用棉被裹著身體，像個孩子似地低泣著，美麗的臉上滿是淚水，細雨濺進了窗口，他朝窗外伸出手，讓雨點打在自己的掌心。

然後，他收回手，擦去了眼角的淚水。

叩叩。

外頭響起了敲門聲，阿諾德低下頭，隨口應了一聲。

「魔王大人，神大人來找您。」魯克尖銳的聲音從門外傳來，阿諾德斂下了羽睫。

「叫他滾。」

「咦？可是……大人……」

「我不想見他。」

「我都已經站在門外了，你多少看我一眼吧。」

喬特的聲音讓阿諾德的心跳彷彿漏了一拍，在喬特的聲音之後是魯克道歉的聲音，還有那矮精靈離去的匆促腳步聲，喬特看著緊閉的大門，露出了苦澀的唇角，靠在門板上。

「我不該來見你的，對不起。」他輕聲道，聲音帶著一點歉疚，「我解救了那些人類。」

阿諾德將頭埋進枕頭中，又流下了淚，緊咬著下唇沒有哭出聲音。

「……身為神，我的確是愛著全世界。」喬特低下頭，閉上雙眼，「你說我不會為你而生氣，我還是會生氣啊，神會感到憤怒與悲傷，就像你明明是魔王，卻能感到愛與幸福一樣，我們都各自擁有人性。」他頓了頓，又繼續道，「阿諾德是特別的，因為我兩次生為人類，都深深愛上了你，現在我也清楚知道，我對你的愛，與我對世界的愛，是不同的感情。」

門那端的阿諾德沒有回答他，喬特深吸了一口氣。

「或許我不是因為你是世界的一部分才愛你，而是因為有你在，我才愛著這世界也不一定。」他露出了淡淡的微笑，「我愛你，阿諾德，而因為愛你，我的確生氣了，只是你可能跟所有的人類一樣，感覺不太出來而已，但只要你能感受到我對你的愛，我就心滿意足了。」

他沉默了好一會兒，睜開眼，轉身。

「我說多了，抱歉，明天我再來看你。」

就在他邁開步伐後沒多久，房門被猛然推開，阿諾德衝出來，從背後緊緊地抱住了他。

「我愛你，喬特。」他以顫抖的語音輕聲道，貼緊了喬特結實的背脊，「我只是希望你能多愛我一點而已……不是不想見你了……不是的……」

「……你怎麼又哭了呢？」

喬特露出了淺淺的微笑，轉過身，將哭泣的阿諾德擁進懷裡，那清瘦的身軀冰冰涼涼的，

沒有什麼溫度，抱起來卻很舒服，他輕撫著阿諾德的髮，五指深入那柔順的銀白色髮絲間，喬特輕輕低下頭，吻在阿諾德的雙唇上，甜甜的、柔柔的。

於是阿諾德又紅了美麗的雙頰。

雨停了，柔和的陽光灑落在小鎮上。

幾個天使昨夜已冒著雨，替鎮民將被毀壞的房舍修繕完畢，並鄭重告誡居民千萬要遠離魔王，要是他再度發飆，下場會更加不堪，鎮民們於是開了一場緊急會議，商討自己以前數百年來所做的錯事，突然外面有人大叫出聲，說魔王又來到了這個小鎮。

鎮民叫的叫、逃的逃、躲的躲，慌亂之中唯有一戶人家打開了門，年紀輕輕的少女抱著箱子走了出來，小心翼翼地查看四周，而後，將箱子放到了魔王必經的路上，又匆匆奔回了屋內。

披著斗篷的阿諾德踏著平靜的步伐，走過了充滿恐懼的小鎮。

安靜而清麗的臉龐上帶著不可忤逆的霸氣，他的跫音輕輕的、美麗的銀髮隨風飄動，知道小鎮的人民都躲在屋內，駭懼地觀察著他，阿諾德無動於衷地走過。

然後，他在那個箱子前停下了步伐。

——在箱內的，是一個熟睡的小男嬰。

想必人類產生了魔王喜歡吃嬰兒的誤會，不負責任的年輕母親便想丟給魔王解決，阿諾德彎身輕輕抱起了那孩子，將之緊攬在懷裡，那男嬰有著一頭雜亂而稀疏的褐髮，他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那個萬聖節的夜晚，來敲門討糖的金髮小男孩，這孩子與那時候的喬特竟有幾分相似。

他轉身，抱著嬰孩離開了小鎮。

陽光灑落在雨後泥濘的街道上，安靜的，沒有聲音。

（完）

如果要由澤田綱吉來形容自己的一生，那絕對只有「特別」兩字能形容。

首先，他和母親一起住在一個有點陰森的大城堡裡，這城堡還很莫名其妙地坐落在森林，他的父母分居，感情卻甜蜜得跟什麼似的，父親每天都來看母親，有時候是早上、有時候是中午、有時候是晚上，有時候甚至是半夜，然後母親都會毫不猶豫地從走廊這端像是跑百米一般奔向另一端的門口，用力撲進父親的懷裡，來個甜甜蜜蜜的擁抱。

但有些時候，父親因為工作太忙而沒能過來的時候，母親就會帶著他去找父親，父親住的地方很光亮，在遙遠的大城市的正中心，看起來很像漂亮的大神殿，潔白、乾淨、整齊，而且總是散發溫暖的氣息，父親有很多很多朋友，工作似乎也很忙，但每當看到母親來的時候，他總會迫不及待地放下手邊的工作，飛奔過去，緊緊地擁抱母親，然後再彎身擁抱澤田綱吉。

再者，跟一般家庭比較不一樣的是，他的父親是個非常溫柔的人，年輕、帥氣，留著一頭與自己髮型相似的金髮，就像自己的哥哥，他與任何一人的關係都非常良好，大家都愛戴和敬重他，這也讓澤田綱吉非常得意，父親經常會溫和地教導他功課，在他住處裡所有的朋友也都很樂於教導他，澤田綱吉總是會覺得，父親是個活在天堂裡的人，圍繞在他身旁的，都是天使。

但是，反觀他的母親，卻幾乎完全相反了。

他的母親留著一頭俐落而柔軟的銀色短髮，是個沉魚落雁的美人，一雙冰藍色的眼睛帶著沉靜犀利的氣質，皮膚白得像是從未曬過太陽似的，偏偏母親又很愛曬太陽，只不過，他們所住的城堡是個陰森而微冷的地方，守門的是個全身黑色的大巨人，管家魯克則是個醜陋又皮膚乾癟的大耳朵小矮人，城堡裡上上下下服侍母親和他的僕人，不是喜歡穿著黑色的高領披風，就是有著毛茸茸的耳朵和尾巴，母親不喜歡出門、不喜歡和人打交道，似乎唯一喜歡的對象就只有父親而已，要澤田綱吉來說的話，他會覺得自己的母親太孤僻了一點，而且，母親非常容易生氣，只要是有人不小心說錯話、做錯事，或是開始想念父親的時候，母親很容易就發飆，因此，母親非常討厭教導澤田綱吉作業，因為他有些笨拙、又很膽小，一旦同樣的題目讓母親講上第二遍，美麗的臉龐立刻就會染上一層森冷的陰影，但，有時候，他知道母親是溫柔的、寂寞的，晚上睡覺的時候，母親總是會抱著他，望向窗外的夜空，輕輕地哼起安眠曲。

終於，在他十三歲的時候，母親和父親決定送他到城市裡去唸私立的貴族小學。

這也就代表，他要離開這個與母親共同生活十三年的城堡，去父親的白色殿堂裡住，出發的前一晚，母親的眼神又變得更孤獨了，澤田綱吉雖然心裡期待與父親居住，卻又總覺得

自己做錯了什麼事，幸好半夜的時候，父親來看他們了，他緊緊擁抱著母親，親吻他、安慰他，這才讓母親的心情好了些，可是，他偎在父親懷裡時的神情，卻還是像隻落寞的棄貓。

隔天清晨，父親便帶著還在昏昏欲睡的澤田綱吉，離開了城堡。

母親站在門口送他們，彎下身，溫柔地親吻了澤田綱吉的額，而後與父親深深地相吻，澤田綱吉有些害羞地看著他們，卻也在好奇，他的父親怎麼會年輕帥氣、母親怎麼又會年輕貌美，好像時光從來不曾成功在他們身上留下足跡，即使澤田綱吉已成了個十三歲的少年。

「綱吉，你的書包準備好了沒有？」

父親踏上了白色的大理石階梯，一路來到澤田綱吉的寢室，對正在整理書包的他露出了溫和的微笑，「家光要帶你去學校了，我送你到門口吧。」

「咦？」澤田綱吉困惑地眨了眨眼，「不是父親你帶我去嗎？」

「嗯……礙於一些規定和為了你著想，我想我是不能過去的。」父親露出了苦笑，「我聽你母親說你在讀小學總是被同學和老師欺負，是真的嗎？」

「哈、哈哈……」澤田綱吉尷尬地笑了幾聲，「他們……可能不喜歡笨同學吧……」

父親微笑了起來，走進澤田綱吉身邊，彎下身，雙手搭住了他的肩膀。

「不管別人說什麼，都不必輕易改變自己。」父親溫柔地開口，「人類有時候的確是膚淺而勢利的，但只要你持續付出自己的真心與溫暖，你也會變得很受歡迎的。」

「真的？」

「真的。」

「像父親你一樣受歡迎嗎？」

「嗯。」

澤田綱吉也露出了微笑。

他與父親緊緊相擁，而後，跟隨在父親的朋友身旁，踏入了屬於自己的全新環境。

然而就像他所預料的一般，狀況並不是很順利，這所中學的孩子們每個都是有錢人家裡的少爺和大小姐，他們繳了昂貴的學費，接受最好環境的教育，書包與鉛筆與一切所使用的東西都是名牌，他們相互比較自己家裡的身分地位，有的是王族、有的是貴族，澤田綱吉在這群體中非常矛盾，他說不出自己父母的職業是什麼，從小到大他所知道的就只有母親很清閒、父親很忙碌而已，他的同學冷冷地告訴他，你媽是家庭主婦、你爸是上班族。

似乎是非常窮困的小家庭。

澤田綱吉開始相信了他們，因為他知道母親居住的那棟城堡有多老舊，或許是廢棄了好

多好多年了，無依無靠的母親搬進去住而已，而父親天天在外賺錢養家，只好睡公司，澤田綱吉看著身旁每個都來自有錢有勢大家庭的同學們，心裡忍不住自卑起來。

而且，同學們似乎開始以為，那個每天都來校門口接他的鬍渣大叔，就是他的父親，無論他怎麼解釋那個人只是自己父親的朋友，聽起來都像是藉口，加上澤田綱吉又不是很聰明，功課不佳，很快就被老師視為眼中釘，同學們也常常欺負他。

縱然父親每天晚上都會安慰他，陪伴他入睡，他卻覺得自己和父母的距離越來越遠，那個曾經令自己非常得意的父親印象，似乎也開始模糊了起來，他的父親太過溫柔仁慈了，溫柔到就算自己的兒子被欺負了，也不會反抗，與那個每當他被欺負，就會大發雷霆的母親完全不同。

直到那一天發考卷，澤田綱吉又拿了個零分，他被老師揪住了耳朵，一路帶到學務處去。

老師說，我叫你的母親來看你了，我一定要好好和你母親談談。

他們用像是看乞丐的方式看著澤田綱吉，直到他被帶到了學務處，老師和澤田綱吉卻同時驚呆了，坐在沙發上的是個絕美的女人，留著一頭漂亮的銀色長卷髮，身上穿著昂貴的小禮服，手中拿的是名牌包包，白皙的頸子上掛著一條少說數千萬的珠寶項鍊，冷漠地瞪了眼老師。

「我是澤田綱吉的母親。」那女人冷冷地道，將澤田綱吉拉了過來，帶到自己身後，狠狠地瞪著眼前被她的美貌迷得神魂顛倒的老師，「我們綱吉犯了什麼錯嗎？」

「他……嗯……他……」老師看著眼前的美女支支吾吾道「他、他考試……拿了零分。」

「對、對不起……！」澤田綱吉慌忙和身旁的女人道歉，即使他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道歉，他猜想她或許是父親派來的，只有低頭假裝是他的兒子，「我……我上課真的聽不懂！」

「澤田綱吉！你上課分明都在睡覺！」老師高聲叫道，「作業也都沒有寫！」

「我打算請父親教我的！只是他都沒有空而已！」

「憑你窮賤的家庭背景、你父親會讀多少書！」

——碰！

重重一個拳頭擊中老師的右臉，女人僅僅一擊擊飛了身材壯碩的男老師，那男人的身體飛越大半個學務處，撞上了牆，一口牙齒幾乎掉光，學務處陷入一片靜默，澤田綱吉嚇得不敢出聲。

那女人轉過頭來，揪住澤田綱吉的領子。

「誰告訴你我們家窮賤了？」冷冷的冰藍色眸子令澤田綱吉想到了城堡裡凶悍的母親，他嚇得不敢出聲，只得乖乖注視著女人憤怒的神情，「全世界沒有人不知道你父親的名字，

你在自卑什麼？乖乖讓人欺負，就是玷汙了你父親的名聲！」

「我……我沒……」澤田綱吉小聲囁嚅著，卻始終無法否認。

「雲雀恭彌，過來。」女人放開了他，轉過身，朝學務處的門口呼叫。

只見一個黑髮少年優雅地從門口走入，澤田綱吉認出他來，那是站在校園的頂點，全校名氣最大、功課最好，甚至將學生會與學校整個掌握在手心的三年級學長，他有著和母親極為相似的臉龐，只是眸子是灰藍色的、髮色是黑。

在校內，就連校長都不敢不聽雲雀恭彌的話。

坐在地板上的老師趕忙起身，慌忙而害怕地向雲雀恭彌敬了個禮，而雲雀走到女人面前，竟彎下了身，單膝跪下，親吻女人的手，恭敬地表示服從。

「綱吉以後就交給你，不准讓他受任何傷害。」

「什麼？」雲雀恭彌有些不⊠地揚起眉，卻在收到女人凌厲的目光後低下頭，「遵命。」

「除了你之外，學校裡最好不要有任何人過問綱吉的行為。」女人拎起自己擱在沙發上的名牌包，「我不要再收到類似的電話，有問題的話，我找你負責。」

「啊啊。」

「綱吉，跟我過來，我有話要跟你說。」

女人大步走出了學務處，澤田綱吉匆忙揹起了書包，慌慌張張地跟在她身後，離開學務處前敬了個禮表示道歉，這才匆匆跑出學務處，跟隨女人走到了校園的一角。

「那個……剛才真的謝謝妳。」澤田綱吉有禮地向女人敬了個禮，「真的很不好意思，請幫我轉告我母親，我以後會認真上課的，不會讓他失望了……」

「你憑什麼認定我不是你母親？」

「咦……因、因為我母親……是男的啊……」

女人深深嘆了口氣，她的目光望向天空，有幾分孤獨，澤田綱吉愣愣地注視著她，開始猜測這個人會不會是自己的阿姨，因為他與自己的母親，實在太過相像。

「我會建議你，去讀一讀聖典和魔書，等你畢業的時候。」女人轉過身，將名牌包遞給澤田綱吉，又解下身上價值數千萬的珠寶項鍊，放到他手中，「拿去賣了，繳你的學費。」

「可、可是我……」

他話還沒說完，她就走了，澤田綱吉匆忙追上去，繞過那個轉角，卻沒有了女人的身影。

那一晚他回到家，在經過大廳時，竟看見父親正在和女人吻別。

「你真的不留下來和綱吉談談？」父親摟著女人纖細的腰，輕聲問。

「你說過以後再談的。」女人緊貼著父親的胸口，閉上了雙眼，柔聲道，「你說等他國中畢業後，再把這件事情跟他說，不是嗎？」

「我很謝謝妳今天去了學校。」

「不會再有下次了，光是今天聽見你被污辱，我就受夠了。」女人輕輕推開了父親，墊起腳尖在他唇上落下一個輕吻，「明天再來看我，不然我會死掉的。」

「我答應妳。」

父親以溫柔的嗓音，回答了女人楚楚可憐的哀求。

澤田綱吉躲在門後偷聽，眼裡滿是淚水，他緊咬著下唇，努力不發出哭聲。

他引以為傲的父親，竟背著自己與母親偷偷在外面有了女人，而且還是個手中會拿名牌包、身上掛著價值千萬珠寶項鍊的貴婦人，是因為女人與自己的母親相像嗎？才讓他出軌？

他一路哭著跑回了房間，鎖上了門，心痛得他幾乎要說不出話來，他想念那個古舊卻又大方整潔的城堡，裡面的僕人一聲聲喊著他綱吉大人，負責的小矮人魯克，行動遲緩卻和善的守門黑巨人，還有母親夜晚的安眠曲，父親的溫柔如今好像都是假象，他厭惡著這個天堂。

他更加相信自己的家境窮困，父親只是個渺小的上班族，為了不讓他在學校丟臉，他帶來了自己的出軌對象，那個貴婦，要她假裝成自己的母親，聖人父親的印象如今在他腦海中

變得勢利又醜陋，即使父親還是那樣地受歡迎，他卻質疑父親任何的好。

當天夜晚，他忿忿地收拾了幾件衣服，偷偷溜出了這棟白色殿堂。

獨自流浪在城市的大街上，澤田綱吉不知道怎麼回到那棟森林裡的城堡，每個路人彷彿都用冷漠的眼神瞪視著他，他開始體會到了母親的孤獨，他時而行走，時而靠在牆角啜泣，身上沒有錢，他花了一整個晚上的時間，離開了這個繁華而落寞的城市。

黎明到來，澤田綱吉睡在一個廢棄的馬廄裡，抬頭仰望著美麗的晨曦，母親最喜歡的。

「——綱吉大人。」

猛然傳來的聲音讓澤田綱吉嚇了好一大跳，他趕忙坐起身，只見幾個城堡裡喜歡披著黑披風的僕人，和穿著白衣服的幾個父親的朋友，都站在馬廄的門口，注視著他。

「您父親和母親快急壞了，跟我們回去吧。」僕人恭恭敬敬地低頭道，又對棲息在肩膀上的蝙蝠開口，「快去告訴兩位大人，我們已經找到綱吉大人了。」

「等一下！」澤田綱吉猛然叫出聲，一行人看向他，「我不回去，我絕不回去上學。」

「不上學的話，您父親可是會難過的……」

「我才不在乎！」

澤田綱吉憤怒地大吼出聲，握緊了拳頭，眼淚從眼角滴落，「我才不承認他是我的父親！我寧願回到母親的身邊！也不要跟他住！」

「……為什麼？」

聽見聲音的來源，圍在馬廄前的人們紛紛退下，只見父親帶著悲傷的神色，站在門口，低頭注視著澤田綱吉，原本還明朗的天氣，卻開始颳起了風，烏雲聚集了過來。

澤田綱吉瞪大了雙眼，褐色的眸子裡有幾分不知所措。

「我做錯了什麼，讓你討厭我了？綱吉。」他以平靜的嗓音問道，卻聽得出來聲音裡有濃濃的哀傷，細雨落了下來，打溼了鄉村的土壤。

「你……我……昨天我看到你……跟那個女人接吻……」注視著那雙金紅色的眼睛，澤田綱吉立刻感到愧疚，低下頭，支支吾吾地開口，「母親他……不知道這件事……對不對……？」

父親沒有回答，只是悲傷地看著他。

「在你心中，你認為我和你母親是什麼？」平靜地，他又問道。

「上、上班族和……家庭主婦……」

澤田綱吉的頭垂得更低了，不敢抬頭，以致於他沒看見父親揚起了眉，以及父親身旁的

那些僕人和朋友，聽見這番話後，憋笑憋到快岔氣的神情。

「是你的朋友跟你說的？」父親嘆了口氣，走到他面前，蹲下了身子。

「我沒有朋友……是那些貴族說的……」

「為什麼你在學校會沒有朋友？」

「我……我們有階級制……」澤田綱吉不敢抬頭看他的父親，「貴族和王族是瞧不起平民的……我們家又沒有錢……你是上班族……所以……」

「你認為我會耗盡自己一生的積蓄，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一個充滿歧視與傲慢、勢利眼的學校就讀嗎？」父親溫柔地道，搭上他的肩膀，露出了淺淺的微笑，「那是一個已經腐敗得不成樣的地方，我送你過去的目的，是要讓你改變它。」

「那種事情……怎麼可能……」

「你缺乏的就是自信與勇氣，綱吉。」父親溫柔而堅定的聲音讓澤田綱吉抬起頭來，注視著那雙溫暖的金紅色眸子，「人類的生命是很短暫的，你總要做一些讓自己不會後悔的事情，否則你的一生很快就過去了，而你還年輕，我希望你快點發現自己內在的本質。」

細雨下著，在馬廄的屋頂打出了滴滴答答的聲響。

澤田綱吉抬頭看著自己的父親，內心的千百個疑問與憤怒與不安，都在柔和的雨聲中，

隨之洗去，他終於還是哭了出來，伸手擁抱了自己的父親。

那之後，澤田綱吉變得非常努力。

而且他發現，在這次坦白過後，父親變得更像上班族，他常常會說要加班，或者說要去開會，不過，另澤田綱吉高興一點的是，父親似乎有個不錯的職位，至少他從沒看過任何人差遣他，母親偶爾會來看他們，聽說常常都是父親偷偷去看他，而那個女人，再也沒有出現。

父親還是沒有時間教他功課，幸好雲雀恭彌是個聰明而優秀的學長，澤田綱吉努力想證明自己的好，他認真讀書，甚至鼓起勇氣請教學長功課，學長和他的母親很相像，脾氣都不是很好，除此之外，學長還特別愛打架，他時常以風紀的名義，修理那些在學校行徑太囂張的有錢人。

他試著去和班上的同學說話，試著變得積極、勇敢、自信，然後，他就像他的父親一樣，每當見識到人性的冷漠與傲慢，總會一陣心痛，他也逐漸明白，父親要他去改變什麼。

在這裡就讀的孩子，都是未來的棟梁。

如果這樣的傲慢與冷漠沒有改變，未來只會走向一片灰暗。

漸漸地，澤田綱吉變得受歡迎起來，越來越多人喜歡和他說話，他們漸漸捨棄了那些身

分至上、權力至上的想法，向澤田綱吉靠攏，即使他始終說著自己的父親是上班族，母親是家庭主婦，逐漸地，他感染了越來越多人，就像父親所說的一樣，他持續付出真心與溫暖。

到了二年級，他選上了學生會長，喜歡上了始終默默幫助他的雲雀學長。

學校的老師與校長逐漸開始敬重他，欣賞他，即使澤田綱吉的成績一直沒有太出色，澤田綱吉也明顯感到了自己的改變，他持續向父親學習，也因此變得穩重起來，雲雀恭彌看來不怎麼喜歡他，但在澤田綱吉的感染之下，他似乎也開始有了些改變。

雲雀恭彌也是個孤獨的人，與母親不同的是，他像一隻黑貓，孤傲地，享受著孤獨，他的眼睛是灰藍色的，長相與母親很像，不同的是母親的眼神安靜，而他的眼神帶著肅殺之氣。

許多女孩子們很喜歡澤田綱吉，卻礙於身分地位的不同而沒有追求，於是澤田綱吉也就放心去追雲雀恭彌，他老是出現在他身邊，左一聲雲雀學長、右一聲雲雀學長，但從來不覺得自己寂寞的雲雀可不吃這一套，他一次又一次地把澤田綱吉打出去，但澤田綱吉總是一次又一次地來追，漸漸地，許多人開始聲援他，澤田綱吉有了許多朋友，他的善良帶出了人們心底的善良。

於是他終於升上了三年級，在許多人都準備考高中的同時，澤田綱吉反而清閒多了。

因為他的父親告訴他，可以不用再升學了。

三年級的這段期間他替學校奉獻了很多，他的溫暖帶出了人們心裡的溫暖，澤田綱吉為學校東奔西跑，為一些貧童掙取了領獎學金就讀的機會，幾次校外的演講比賽中，都拿回了冠軍，他成了校內的風雲人物，成績與家境依然不是很好，大家卻都很喜歡他。

他開始體會到父親所說的話，人性有他溫暖可愛的一面。

終於到了畢業典禮這一天。

雲雀恭彌也跟他一起畢業，並在這一天終於答應了他的追求，算是給他一個大驚喜，母親沒有來他的畢業典禮，卻托人為他送來了禮物，兩本書，一本是聖典、一本是魔書，前者記載神、後者記載魔王，神和魔王兩個詞對澤田綱吉而言很陌生，朋友們卻驚訝他從來不知道魔王與神的存在，於是他聽說，神和一群天使與人類住在一起，而且今天要來他們的畢業典禮。

「真的？」澤田綱吉一臉的難以置信，「神不是一個傳說嗎？」

「他是啊！所以我們今天要看到傳說了！不是很令人興奮嗎！」其中一個朋友燦爛地笑道，攬著他的肩膀，「你可是畢業生致詞代表，一定要在神面前好好表現，要是神欣賞你的話，等你死後說不定可以成為神殿裡天使的一員呢！」

澤田綱吉微笑起來，沒有回答，他謹記父親的話，人類的一生短暫而匆促，而他打算用

盡所有的力量，將他的餘生填滿成精采，至於永生，他還沒想過，等到永生的時候要做些什麼。

等到畢業生代表致詞時，澤田綱吉穿著西裝，踏著優雅的步伐，走上了演講台。

他流利而順暢地演講完了致詞，底下的學生們有的已經哭得淅哩嘩啦，學弟妹的在會場後方組成了綱吉學長粉絲團，為他搖旗吶喊尖叫，就在他準備要敬禮下台時，傳來神已經到場的消息。

只見一行白色的隊伍從容不迫地走進了會場，天使們圍繞在神的身旁，每個天使的身後都有一雙潔白而有力的翅膀，澤田綱吉站在台上等著和神握手，卻覺得每個天使的臉龐似乎都是那麼熟悉，直到天使們分開成兩列，讓神走上講台時，澤田綱吉完全地楞住了。

——父親站在那裡，對他露出了溫柔的微笑。

「請大家以熱烈的掌聲歡迎我們偉大萬能的神——喬特大人。」

底下傳來了歡呼與掌聲，教師在台下打手勢示意澤田綱吉與神握手之後快點下台，然而澤田綱吉的腳步就像定住一樣，動都動不了，他看著喬特金紅色的眼睛，淚水忍不住落了下

來。

而後，他當著全校師生與來賓的面前，衝上去，緊緊地抱住了喬特。

「恭喜你畢業了，綱吉。」喬特溫和地拍著他的背，微笑著，「我以你為榮。」

澤田綱吉哭得泣不成聲，最後還是由幾個老師上台才把他拖下去，底下的人們面面相覷，有的人笑出聲，有的人擔心地看著澤田綱吉，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只見神走上了台前。

「兩百年前，我在遙遠的鎮上撿到了一個棄嬰。」喬特溫和地開了口，聲音透過麥克風迴盪在寬闊的禮堂內，「我在這個孩子的身上看到了無限的本質與未來，還有他的宿命，於是將他封印起來，等到一百多年後，解開了封印，將他撫養成人。」

或許是因為他的眼神，以及他的氣質影響，偌大的禮堂內，每個人都專心地聆聽著。

「人心是個複雜的構成，很多時候人類容易被蒙蔽了雙眼，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當然，於是社會也就繼續敗壞。」喬特頓了頓，繼續道，「這所學校，先前充滿了自私自利與身分階級的傲慢，孩子們活得並不快樂，而這裡的每個孩子都會是未來各個國家的棟樑。」他的神情閃過幾分憂傷，環視在場幾個點頭的學生們，「……於是我給了我的兒子一次挑戰，要他從最底出發，讓他的善良帶出人心的善良，讓他的溫暖帶出人心的溫暖。」

澤田綱吉屏住呼吸，盈著淚水的雙眸認真地注視著台上的喬特。

「而在我眼裡看來，你們有了很大的改變。」喬特微微笑道，「永遠不要忘了現在這一刻存在於你們心底的情感，帶著它，往前走，你也能帶給更多人溫暖。」

金紅色的眸子環視著場內安靜的人們，而後，喬特的目光停留在澤田綱吉身上。

「一直告訴你我是個上班族，很抱歉。」他溫柔地笑了起來，「謝謝你，綱吉。」

場內的師生們各個驚訝地張大了嘴，不敢置信，而只見學校的風雲人物澤田綱吉哭著站起身，再一次朝台上奔去，與喬特緊緊擁抱，那個曾經他們眼裡認為是窮苦而沒有水準的少年，竟是神的兒子，他的身分遠比普通人類要來得崇高，卻親自證明了，身分與地位不過是個虛像。

在一片如雷的熱烈掌聲中，澤田綱吉湊上了麥克風。

「父親，你從來沒有告訴我你是神……」眼淚順著他的頰不斷落下，澤田綱吉嗚咽道，「可是，無論你是上班族還是神，我都以你為榮。」

喬特點點頭，溫柔地注視著他，眸裡帶著欣慰。

底下有的師生哭了出來，有的大力鼓掌，學弟妹們再次高舉起印有澤田綱吉名字的海報，喬特微彎了身敬禮，轉身離場，他的身體開始散發出耀眼的光芒，腳下所踏之處長出了

美麗的花草，而後，他的身影化為溫柔的光，消失在溫暖的太陽下。

澤田綱吉凝視著他的背影直到遠去，也勾起了唇角，轉身下台，而天使們張開了純白的巨大翅膀，宛若和平鴿般飛離了典禮會場，場內的歡呼與掌聲幾乎要震翻了屋頂，大家興奮地又吼又叫，這一刻烙印在他們心裡的，確實如神所說，永遠不會忘掉。

當澤田綱吉與幾乎每個學生握手擁抱完後，他拿著抱也抱不動的鮮花與禮物，走出了禮堂，雲雀恭彌靠在一輛高級黑頭車旁等他，在雲雀恭彌身旁的是那個銀色長卷髮的女人，她看見了澤田綱吉，露出了淺淺的微笑，轉身走進車內，而雲雀恭彌一個眼神，兩個披著黑披風的僕人立刻上前來，一個接過他手中的禮物，一個為他打開了車門。

澤田綱吉一陣疑慮，卻還是上了車，上車的同時，他卻呆住了，在外表明明是個黑頭車的空間裡，一上了車，卻回到了他與母親的那座城堡，管家魯克拉開了響炮，牆上掛著的布條印著大大的「恭賀綱吉大人畢業」的字樣，黑色巨人緩慢而快樂地鼓著掌，大廳被佈置成漂亮的宴會場地，出乎他意料的是，他見了各種沒有見過只有聽過的奇異生物，龍、人馬、僵屍、亡靈、無頭騎士、狼人，甚至是身旁的僕人，原來他們一個個都是吸血鬼，澤田綱吉簡直嚇得不敢出聲，而雲雀恭彌竟態度從容地面對一切，他一經過，吸血鬼們便恭敬地低下

了頭，車門被關了起來，那個女人站在澤田綱吉身邊，身體化為了黑色的霧，又再度快速成型，變成了他的母親。

「喬特等一下就會趕來了。」母親對他露出了淺淺的微笑，「我以你為榮，綱吉。」

「欸……？」澤田綱吉幾乎傻住了，「等一下……我現在腦內有個最糟的預想……」

「魔王大人，喬特大人來了！」

魯克突然的報告打斷了澤田綱吉的話，同時也讓他的大腦停止思考，只見他的母親還是一如往常地奔出了大廳，往站在門口的父親——現在他知道了是神——的懷裡奔去，緊緊地擁抱他，而喬特的身後跟了一批天使，每個人都帶著快樂的笑容，手上拿著菜餚和酒。

「我來看你了，阿諾德。」喬特一個彈指，點亮了城堡內的燈光，輕撫著阿諾德的銀髮，「晚安，今晚可是個快樂的宴會呢。」

「嗯。」阿諾德的雙頰泛著美麗的紅暈，讓喬特將自己高高抱起，「歡迎你來。」

於是一批白衣服的天使便與一群黑衣的黑暗生物混在一起，一起進入了大廳，燈光亮起的剎那，澤田綱吉才明白這個他始終認為暗暗破破的城堡有多麼溫暖，看著黑暗生物一前一後地繞在他母親身邊叫著魔王大人，他有些傻住了，而雲雀恭彌走到他身邊。

「家庭主婦是吧？」他綻開一抹冷冷的微笑，頂了下澤田綱吉的肩膀，「你口中的家庭

主婦可是主宰世界的魔王，不然你以為我怎麼會聽他命令？」

「該、該不會雲雀學長……你也……」

「我是他創造的吸血鬼元老，不過……我不必吸血，因為那很無聊。」他淡淡地笑著，伸手環過澤田綱吉的肩膀，「咬殺你，我比較能體會到鮮血的快樂。」

「學長還是一樣呢，不過難得這麼主動讓我有點困擾喔。」澤田綱吉笑了起來，趁機將雲雀恭彌一把攬進懷裡，「原來我的父母都這麼偉大，真是令人意外。」

更令人意外的是，神與魔王竟能這樣深深相愛。

澤田綱吉回頭望著難得笑了的母親，與陪伴在他身旁的父親，忍不住也笑了起來。

那是燦爛的，與神相似的美麗笑靨。

（完）

薊

骸雲

薊

2011年9月

到了11年後半年，我已經深陷在初空雲中難以自拔了，也已經不太寫骸雲文。《薊》的誕生要歸功於噗浪上骸雲同好們舉辦的骸雲花語企劃。但是我果然還是死性不改，硬是在裡面摻了初空雲要素。

雖然沒有因為斯佩德和埃琳娜這對官配出現而受到打擊，不爽的情緒還是有的，所以對於斯佩德的心態就從起初的喜歡轉為了想整他的惡作劇心理。這大概也是我後來的文中斯佩德總是充當砲灰反派角的原因。

你是一朵薊。

原本的六道骸想說，雲雀恭彌是漂亮的櫻花，如同那天他與他的相遇，是純白與鮮血之紅交織而出的粉色，美麗、並且在綻放最燦爛那一刻凋零。

01.

火車緩緩駛過山洞，光影在雲雀恭彌慵懶的臉龐上留下一閃而逝的影花，他漫不經心地凝視著窗外，田園風景在眼前倏忽變換，一手撐在扶手上，他懶散地打了個呵欠，斂下眼的瞬間，他瞬間有種感覺，那是一種無法言喻的奇妙感覺，他淡淡地望向窗外。

——那不勒斯。

這趟從西西里島的根據地前往那不勒斯的旅程，是彭哥列現任十代首領澤田綱吉所推薦並出資的觀光之旅，既然有一陣子長假可以放，他也就不介意不花一毛錢四處晃晃，反正他知道，澤田綱吉背後真正的用意是要他順道去處理一項不算太困難的任務。

觀光，說得好聽。

雲雀恭彌心情頗好地哼了一聲，總覺得這趟那不勒斯之旅會帶給他好些樂趣。

02.

遠遠望著底下的那不勒斯，銀髮人兒拉緊了身上的黑色斗蓬，氣息化作白煙飄散在冰冷的空氣中，他微瞇起冰藍色的眼，站在山頭上，俯視著腳下漂亮的城市。

尚未邁入工業化，但是做為國家的首都，那不勒斯有少數部份已經建樹完全。

銀髮的青年低下頭，自口袋中掏出一封來自兩西西里王國的邀請函，上面一串清麗的字跡寫明總部的地址，以及通往總部可抄的捷徑和小路，最下方署名——

彭哥列青年自衛隊首領，喬特。

銀髮人兒勾起一抹淡淡的微笑，有幾分輕蔑、幾分不屑。

他轉身，漆黑的斗篷在風中甩出一個漂亮的弧度，一如他在風中飄揚的柔軟銀髮，他俐落地跨上馬，拉緊韁繩，雙腿一蹬，馬匹聽話地開始徐行，往山下走去。

03.

「喔呀喔呀？我倒是很想知道，是什麼風把我們偉大的雲之守護者大人吹到這裡的？」

坐在沙發上的藍髮男人雙腿交疊，依然面露一道令人厭惡的微笑，雲雀恭彌惡瞪著眼前的男人，脫下西裝外套，交給一旁的服務生，在餐廳的椅子上坐下。

「我沒聽說這趟任務要跟你一起。」

「你當然不會聽說，要是聽說了你就不會來了。」六道骸輕聲笑了起來，將刀叉優雅地擱下，「或者，更正確一點，是我請彭哥列不要告訴你的。」

「我不明白你的用意。」沒打算搭理六道骸，雲雀隨意應了一聲，逕自打開菜單，向服務生比了幾道菜，便將菜單往服務生手中放，擺了擺手示意對方趕快離開。

「你不能明白真是令我難過，我可是很期待跟你的見面呢。」那藍髮的輕佻的男人用著一點也不難過的表情輕笑，手肘撐在桌面上，托著腮幫子，異色的眸子帶著幾分慵懶，「聽說我們這次的任務是要勸退那不勒斯的一個黑手黨，並將他們的根據地占為己有對吧？」

「閉嘴。」

雲雀抬眸狠狠瞪了他一眼，任務內容不能在公開場合談起，這是任何人地下活動者都理解的常識，六道骸不是笨蛋，也不算是心直口快，與其說是故意說出任務內容，不如說那是一種對雲雀恭彌赤裸裸的挑釁——通常，是因為六道骸的心情不好。

從半年前起，他的心情就沒好過。

「喔呀喔呀？你在替澤田綱吉辯護嗎？還是捍衛彭哥列的權益？我不知道風紀財團什麼時候變成彭哥列旗下的組織了？」六道骸的異色眸子閃過幾分危險，他站起身，掐住雲雀恭

彌的下顎，「還是說……因為風紀財團委員長已經成為彭哥列首領的人？真是甜蜜。」

「你在說什麼鬼話？」雲雀恭彌毫不畏懼地迎向那雙異色瞳，給予六道骸一記惡狠狠的冷瞪，「要不是因為這裡是貴賓包廂，我早就殺了你。」

「滿口都是殺殺殺的，真是令人反胃。」六道骸的笑容帶了點輕蔑和酸澀，「你的飼主澤田綱吉不是最討厭殺戮嗎？你怎麼不去舔他的腳底板討好他？」

瞬間，六道骸抽回了手，側頭，一把刀子從他耳際飛過，筆直地插在他身後的牆上。

雲雀恭彌惡瞪著他，好看的柳眉緊緊蹙起，漂亮的灰藍色眸子裡映出六道骸的倒影，卻又能從他一向冷淡的神情中看出他的憤怒，那黑髮的人兒緩緩地站起了身。

「你發瘋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我不跟你計較。」雲雀恭彌的聲音因憤怒而微微顫抖著，轉身走向門口，從衣架子上拿下自己的西裝外套，「……明天出任務時不要讓我看到你。」

六道骸輕聲笑了起來，笑聲帶了點苦澀，雲雀恭彌走的步伐那樣瀟灑那樣乾淨，就像一朵孤高的浮雲，他想起了他們初次見面的那個下午，在櫻花紛揚之中鮮血的味道。

真想摧毀他。

徹徹底底、毫不留情地，在那天下午就將他摧毀殆盡。

六道骸的雙眸望向窗外，有些惆悵，有些瘋狂，外頭輕飄下的雪花像是那天的櫻瓣。

這樣——自己就從來不會愛上他，也從來不會失去他。

04.

澤田綱吉下達的命令是將那棟建築物保留完整。

雲雀恭彌順著手中地圖的指引，站在那座破舊的城堡下，看得出這城堡曾經有它昔日的輝煌，他將這城堡好好地繞了一圈，幾個沒在使用的小門上，爬滿了枯萎的藤類。

昨晚的雪下得不大，街道上滿是泥濘，一些新的泥巴噴濺在城堡圍牆的舊泥痕上，雲雀恭彌將幾個踢牆玩耍的小男孩給趕跑，纖長的手指撫上老舊斑駁的圍牆。

「很舊了，對吧？」

熟悉的聲音從身後傳來，雲雀不悅地蹙起了眉，沒有回頭。

「我應該有叫你不要出現在我面前，六道骸。」

「我只是為了任務來探查情報的罷了，而且今天只是碰巧遇到……」六道骸刻意頓了頓，臉上浮現一抹令人不舒服的微笑，「遇到一隻澤田綱吉的狗。」

「現在被黑手黨飼養的人是你。」雲雀恭彌回過頭，一把揪住六道骸的領子，灰藍的鳳眼綻出一股驚人的殺氣，「像你這種人，連讓我親自動手都不值。」

他放開了手，轉身就走，六道骸嘆了口氣，輕笑著，跟了上去。

「不值？喔呀喔呀？不知道是誰追了我十年說要咬殺我的？」

「我改變主意了。」

猛然停下了腳步，六道骸站在原地，看著雲雀離去的背影。

這是一句「改變主意了」就可以放棄的嗎？是因為六道骸始終高估了雲雀恭彌的執著？

嘴角的微笑漫開了苦澀，探向口袋的手緊握著槍，微微顫抖，思索了一下，又鬆手。

不，還不是時候。

——櫻花都要在最漂亮的那一刻凋零的。

05.

「你遠道而來，我真的很感謝你。」金髮男人溫和地笑著，將兩杯熱茶端上桌，在對面的沙發上坐了下來，「剛才你遇到的那傢伙叫斯佩德，是我們的霧之守護者。」

「守護者？」拿著茶杯的手頓了頓，銀髮人兒揚起眉，「要我和他共事？」

「是的，不過他平常不會這樣騷擾別人的……」喬特的神情顯然有幾分困惑，臉上卻還是帶著溫和而優雅的微笑，「如果他以後再對你這麼做，我會阻止他的。」

「如果你沒有適時阻止，我就自己動手殺了他喔。」擱下茶杯，阿諾德的臉上揚起一抹嗜血的笑。

「那還真是傷腦筋，我的原則可是不傷害任何一個夥伴。」喬特低下頭，思索了好一會兒，又抬起頭，直視阿諾德冰藍色的雙眼，笑著，「那麼，你就要一直待在我身邊喔。」

「你為什麼不讓那個叫斯佩德的一直待在你身邊，這樣他才不會隨時跑來騷擾我。」他淡淡地輕哼一聲，撇開頭，不以為意，而喬特只是依然微笑，沒有回話。

因為那是要很久很久以後，等他發現喬特眸裡的意思，才會明白的。

但當阿諾德明白了之後，他卻沒有什麼太大的反應，這一點，喬特也早就知道了。

畢竟，那是一朵孤高的浮雲。

就算多麼想將他綁在身邊，他還是會離開。

06.

對方黑手黨以最熱烈的方式迎接彭哥列兩名守護者的到來。

——槍戰。

在槍林彈雨之中，雲雀恭彌以區區雙拐突破重圍，城堡已經很破舊了，澤田綱吉的意思

又是不要破壞這城堡的任何一處，讓一向習慣大規模破壞的雲雀恭彌打得很不暢快。

這也是為什麼，這趟任務需要六道骸這名幻術師協助的原因。

可惜，他們兩人今天不合作。

六道骸並沒有施展幻術協助他，而是和雲雀恭彌往反方向攻堅，這城堡的建築結構簡單，要規劃路線並不是很難，就算沒有討論，他們也能彼此計算，攻堅成功後，他們會恰好在五樓的正中央會合，然後一起攻向位於那裡的首領辦公室。

但即使沒有幻術的協助，突破重圍對身經百戰的雲雀恭彌來說也不是難事。

敵方很快就開始撤退，他經過的路上遍佈屍體，不一會兒的時間，四樓已經被清空了。

他看到六道骸衝上五樓的身影，雲雀恭彌要跟上去，卻因眼角的餘光瞥見一個房間而停下步伐，在那老舊卻雕工細緻的木門上，嵌著一行漂亮的義大利文。

——「雲之守護者」。

字跡斑駁老舊，應該經過了一定的時間，但他曾聽澤田綱吉說過，守護者制度是由彭哥列初代家族獨創的，雲雀恭彌不是好奇的人，但這感覺與他在火車上的感覺是一樣的，終究他還是按不下心裡的困惑，往那房間走去，門鎖是生鏽的，看來已經好幾年沒開過，他破壞了門鎖，強行闖入。

房裡積滿的灰塵與蜘蛛網，地毯已經被老鼠咬出好幾個破洞，四處散發出一股霉味。

和雲雀恭彌想像中的不太一樣，但考慮到其年代久遠，這樣的狀況也並非不可能，他小心翼翼地踏入這房內，抬頭環望著這房間的一切，即使破舊如此，還是看得出這裡曾經的輝煌。

最受矚目的是正中央掛在窗戶旁的一幅畫像，被一塊黑色絨布罩著，上面積滿了灰塵，但保存似乎還算良好，雲雀恭彌大步跨過去，將黑色絨布一把扯了下來。

——他瞪大了雙眼。

07.

雲雀恭彌沒有跟過來。

六道骸回身的瞬間，三叉戟貫串一個敵人的心臟，右眼的數字轉換成一，猛烈的岩漿自建築物地板下噴發出來，一眨眼的時間，所有位於五樓的人類都已燒成焦炭。

當幻術太過真實，就不再只是幻術。

「剩下來的就只有首領的房間……」六道骸蹙起好看的眉，握緊手裡的三叉戟，不□地咬緊下唇，而後又鬆開，「為什麼沒有來呢？雲雀恭彌，難道是學乖了？還是料到了？」

明明想在最後一刻殺了你的。

「等解決掉這裡的首領之後，就是你了。」手中的三叉戟幻化成煙霧，六道骸探向懷裡的手槍，上膛，想露出自己擅長的輕浮笑靨，嘴角卻覺有些僵硬，又緊緊蹙起了眉。

明明一開始不是這樣的。

還天真的以為，六道骸與雲雀恭彌可以花一輩子的時間，相守彼此。

自從那天撞見澤田綱吉與雲雀恭彌在做愛之後，一切就變了調，他們不再對彼此敞開心房，六道骸不再寵溺雲雀恭彌，雲雀恭彌也不再對六道骸笑，至今已經有半年的時間。

或許……這也是註定會發生的事吧，六道骸伸手撫上首領辦公室的門板，將上頭嶄新的門牌拆下，露出了底下模糊的義大利文——「彭哥列一世，喬特」。

澤田綱吉的目的，是要他們奪回這棟曾經屬於彭哥列的據點。

彭哥列二世在接管自衛隊後，將彭哥列發展成規模龐大的黑手黨，並試圖抹煞任何關於彭哥列初代的記憶，在二世的晚年，彭哥列據點由那不勒斯移向南方的西西里島，這棟城堡便被二世親戚中的一個黑手黨給佔領，直到最近，才被彭哥列十世澤田綱吉發現這個驚人的事實。

屬於彭哥列一世直系子孫的他，理所當然地要求奪回。

身為彭哥列一世直系子孫的澤田綱吉，與彭哥列一世是多麼地相像，甚至是傳說中唯一被一世的靈魂所認可的彭哥列首領，就連他愛上的人也……都與一世相同。

六道骸輕閉上眼，又緩緩地睜開，推開了門。

08.

「……什麼？」

像是沒聽清楚方才的話，阿諾德輕揚起眉，銀色的髮絲在風中飛揚。

而喬特只是撐著頭，依然坐在他的辦公桌上，背著光，露出了淺淺的溫和的微笑。

「你不是一個會漏聽別人的話的人，阿諾德。」

「……我以為你愛著全世界。」阿諾德有些不悅地轉過頭，漫不經心地將手中的文件放回架上，「還是說，特地找我來幫你整理東西，就只是要說這個。」

「對。」

那金髮男人從辦公椅上站起身，緩緩地步向阿諾德，而他看著他過來，沒有逃亦沒有躲，沒有表情也沒有動搖，就只是看著喬特走過來，讓他搭住自己的肩。

喬特依舊是笑著，笑著，但卻那麼認真。

「我真的愛你，阿諾德。」

「你瘋了嗎？」

銀髮人兒抬頭望向那雙認真的眸子，冰藍色的瞳底有幾分冷漠，卻沒有推開他。

「為什麼這麼問？」

「因為，我可是——你的雲之守護者。」

09.

「賓果。」

開門的瞬間，一把槍赫然抵住他的太陽穴。

雲雀恭彌看著眼前錯愕的六道骸，露出了一抹魔魅而嗜血的微笑。

偌大而老舊的辦公室內，只有一名倒在地上中年男子，紅色的地毯上沾染了斑斑血跡，以為沒有跟上來的雲雀恭彌，早就先行繞到這裡，解決了敵方家族的首領。

而他也早就知道——六道骸會殺他。

「呵呵呵，我該說……你是機智過人嗎？雲雀恭彌。」六道骸擱下手中的槍，將雙手舉高表示投降，「……行了，你打算做什麼？替澤田綱吉除掉我嗎？」

「澤田綱吉？」雲雀恭彌從鼻裡發出一聲不屑的輕哼，嘴角的笑意不減，「那怎麼不說你呢？像初代霧之守護者一樣，拋棄了雲之守護者，去跟女人廝守在一起。」

「你……！」六道骸痛苦地擰起了眉，「對！然後你就像初代雲之守護者一樣，接收了首領的……」

——砰！

子彈擦過六道骸的鼻尖，劃出一道豔麗的鮮紅。

雲雀恭彌緊擰著眉，灰藍色的眸裡滿是憤怒，六道骸吃驚地望著他，不發一語。

「澤田綱吉、澤田綱吉……我什麼時候跟澤田綱吉在一起了？就算那傢伙真的和初代首領很像，也別把我當成別人。」他的聲音似乎有些哽咽，又似乎平靜得沒有起伏，表情依舊憤怒，但望著六道骸吃驚的異色雙眸，他拿著槍的手微微顫著抖，「我跟誰在一起，不是你說了算。」

他放下槍，背過身，陷入了沉默。

六道骸愣愣地望著他，直覺自己似乎該說些什麼，卻又覺得喉嚨像哽住了一般難受。

「可是我、看見那天你和澤田綱吉在上床……」

「如果你有把那雙半瞎的眼稍微睜大一點，就會發現那天我扮成女人，而且我們什麼也

沒做。」雲雀恭彌回頭狠狠瞪他一眼，「本來是為了讓敵人產生誤會，結果反而先讓一個笨蛋誤會了。」

「所以……是為了任務？」異色瞳有些難以置信地看著眼前的黑髮人兒，六道骸錯愕的神情始終沒有卸下，「那為什麼……不早點告訴我？」

「我還以為你的腦袋有推出這個結論的邏輯能力。」

他們沒有再說話，只是注視著彼此，而後，微笑起來。

手裡的槍枝落到地上，雲雀恭彌與六道骸，不約而同地，從口袋裡拿出了匣子。

「因為一個愚蠢的誤會而耍脾氣耍了半年，我想你應該有被咬殺的覺悟了吧？」紫色的雲之火燄纏繞在銀色金屬扳上，雲雀恭彌嘴角揚起一抹清冷的笑靨。

「喔呀喔呀？就知道你會這麼說，我已經準備好要好好賠罪了呢。」笑得一臉人畜無害，六道骸點燃了地獄戒指之上的死氣之火，「等你滿意之後，再來好好疼愛你，行嗎？」

「怕是半年的份，你用剩下的一輩子也補不完。」

「意思是接下來的日子我可以好好期待？」

「不，是指你現在就要準備找人來收屍了！」

「呵呵呵，這我可不能答應喔。」

武器碰撞的清脆聲響迴盪在陰暗的城堡內，金屬與金屬擦撞出橘紅的火花，在屍體的臭味與鮮血的腥味混雜的密閉空間中，他們毫不在意地廝殺著，秉持著欲將對方撕裂的生物原始本能。

殺戮，是除了擁抱之外，最近的距離。

武器交鋒的剎那他們注視著彼此的眼，在冰冷而刺骨的空氣中，有了那麼點安心。

09.

「你們真是夠了！」

彭哥列十代首領澤田綱吉狠狠將報告書摔到桌上，怒目瞪視著眼前毫無悔意的兩人，「我不是叫你們要完好保存嗎？你們究竟知不知道那棟城堡是多珍貴的古蹟？」

「反正只不過是毀掉一些小地方。」六道骸滿不在乎地發出幾聲輕笑，「放心好了，五樓那個首領辦公室是障眼法，喬特真正的房間在四樓，關於初代的紀錄應該也都放在那裡。」

「你怎麼會知道那個？」靠在窗邊的阿爾柯巴雷諾里包恩以冷峻的嗓音開口。

「怎麼會知道？這還用說嗎？是多年前斯佩德附身到我身上的時候，順便把片段的記憶帶給我了。」他聳了聳肩，也是因為這樣片段而深刻的記憶，讓他將初代彭哥列的記憶加諸

於雲雀恭彌與自己，但回眸，看向面無表情的雲雀，他不禁微笑起來。

「如果沒事的話，我跟恭彌要先走了。」

「喂！等……」

澤田綱吉從來沒有一次來得及阻止雲與霧之守護者的快閃。

他看著已經被關上的大門，重重嘆了口氣，坐回椅子上，里包恩的視線緩緩飄向湛藍的天空，又落回懊惱的學生身上，勾起一道慵懶的唇角。

「我以為雲雀恭彌回不來的了。」

「啊？」澤田綱吉愣愣地轉過頭來，「什麼意思？」

「看不出來嗎？骸是為了殺雲雀才接下這次任務的。」他心情頗好地輕哼幾聲，「不過看來他們又和好了，真可惜，睽違半年的安寧，彭哥列總部又要開始遭受破壞了。」

「欸……欸欸欸——？！」

於是，在當天晚上彭哥列的大廳被毀掉之前，彭哥列十代首領澤田綱吉毫無形象的哀號聲已經響遍了整個西西里的天空，唯一不同的是在大廳被毀掉之後，傳出的會是哀嚎而已。

反觀兩名肇事者，現在正一前一後地漫步於西西里的街上，掌心貼著掌心。

他們沒有說話，此刻也無須言語，兩雙修長的腳在純白的雪地上踏出一個個足印，六道

骸靜靜地轉頭注視雲雀恭彌仰望的側臉，微風拂起他們的髮，他愉悅地勾起了唇角。

啊啊。

是一朵薊。

原本的六道骸想，雲雀恭彌是櫻花，如同那天他與他的初遇，純白與鮮血之紅交織而出的粉色，美麗、絢爛、並在綻放最燦爛那一刻凋零。

可是雲雀恭彌從不凋零。

他不偎著任何存在而生，獨立而強大，宛若一朵挺立的薊，漂亮而艷麗，卻帶著毒。

六道骸自顧自地笑出聲，步伐也因而輕快起來。

——因為毒，所以令人上癮。

（完）

「人真是一種犯賤的生物。」

「怎麼了？突然想發表人生感言？」

「明明被傷害過，卻還是不改初衷，可笑。」

「……」

「……」

「……你還愛著斯佩德，是嗎？」

「……」

「阿諾德？」

空位

骸雲

空位

2012年2月

12年，鮮網專欄幾乎被我冷落成半荒廢狀態。大概只是想寫些短文來更新，也或許是覺得自己太久沒寫短文想練練手感，就翻出了09年夏小藍（現在是林霏）的69賀書櫃點文題目來寫。

2月這時候原作的劇情恰好進展到彩虹之子篇，風的戲份增加，我因為太高興而私心把風也加入了文中，並私下給了風一個特別的設定。不過這個推理究竟是真是假，看來原作似乎也不打算讓我們知道了w

新幹線的車廂依舊空蕩蕩的，只剩下寂寞。

雲雀恭彌閉上眼，聆聽列車滑過地下道的風聲，一如以往的空寂。

就像他身邊的空位。

※

在回去總部之前他到鎮上僅存的雜貨店裡買了些口糧，醃漬物咬在嘴中，微酸，甜度過量，他從口袋掏出零錢，放到年邁老婆婆佈滿皺紋的掌心。

陽光沒那麼烈，挺溫和，微風徐徐吹來，卻很安靜，讓他想起很久以前的並盛町。

轉角是鎮上有名的壽司店，山本家開的。

雲雀恭彌只猶豫了幾秒，轉個身便推開了店門，揭起短暫的風鈴聲。

山本武也在裡面。

雖然有些懷疑他為什麼沒在彭哥列總部，雲雀依舊沒有開口問，反正那也不重要，拉開椅子逕自坐下，隨意翻開了菜單，點了幾份壽司，然後閉目養神。

倒是山本武先開口說話了，他微微的笑著，卻感覺非常乾澀。

「雲雀……今天也有空出來啊。」

他瞟了他一眼，沒有答話。

山本武舒了口氣，靜默了一會兒，以極慢的速度捏著壽司。

「我想……你應該聽阿綱說了才對，我、和隼人……我們……分手了。」

本能反應是開口告訴他自己沒有興趣知道別人的愛恨情仇，然而頓了兩秒左右他卻沒有說出口，反正現在有的是時間，八卦只要不聽進腦袋裏面隨便人家愛怎麼說就怎麼說，雲雀恭彌小口啜了口茶，沒有附和也沒有回話，只是靜靜地聆聽。

山本武苦笑著，將壽司放進碟子裡，遞到他面前。

「隼人說……他受夠我了，哈哈……但是我根本不明白他是在生什麼氣，以前也不是沒有吵過架啦……但我沒想到這次會那麼嚴重……是不是我太固執了……」

「……。」

「所、所以我就回來了……回來並盛看看，也順便、讓自己靜一靜……」他頓了頓，努力不讓自己的嗓子傳出哭音，硬擠出一個微笑，「吶、雲雀是為什麼回來並盛的呢？」

他聽說他在全世界旅行，四處尋找匣子的秘密，甚至有傳言說他已經獲得了強大的力量，無人能敵無人能及，雲雀恭彌即使隸屬彭哥列家族，也是一個來無影去無蹤的神祕存在，關於他的謠言傳得滿天亂飛，像是，他是神、他不是人類、他不須吃東西、他是並盛的山神生出來的兒子、他背上有黑色的翅膀、他是喬裝成人類的烏天狗、他不需要伴侶他是雙性人

之類的謠言都傳了出來，雲雀不甚在意，也沒有去阻止，反正別人越怕他越敬畏他，就越方便他統治。

不過女孩子總是在說，憑雲雀恭彌那接近美麗的帥氣，配上安靜的氣質，怎麼還找不到伴？

雲雀靜靜地思索了一會兒，並沒有馬上回答山本的問題。

他安靜地啜了口茶，抬眸。

「為公事……回來。」

他的回答不甚確定，眼光有些閃爍，他不擅長說謊。

為了什麼原因而回到這個太過熟悉卻又有些陌生的小鎮，他也不是很清楚。

*

他在回去的路上遇到六道骸。

並不是直接碰面，雲雀恭彌遠遠地看到他，他站在商店街裡冰淇淋店的前方，手中握著三球巧克力冰淇淋，靠在牆上逕自舔著，異色雙眸慵懶而玩味地打量週遭的事物。

雲雀恭彌沒有過去的打算，只是停下腳步，靜靜地看著他。

原來，那傢伙也是一個人嗎？

縱然他與他之間曾有過一段不普通的關係，直到前幾個月為止，六道骸都還死纏爛打地追求他，又是送花又是送戒指，當他去世界各地搜索匣子的秘密時，六道骸就後著臉皮去跟。

最近他卻突然安靜下來了，向來覺得他很煩的雲雀恭彌也樂得輕鬆。

六道骸安靜地舔著冰淇淋，雲雀恭彌站在遠方，靜靜地凝視著他。

直到，冰淇淋店你出來另一個拿著三球冰淇淋的女人，挽著他的手，走了。

走得安靜，融在吵鬧的街區裡，縱然那背影突兀如六道骸，也很快就消失在五顏六色的人群，雲雀的腦袋有些空白，怔在那裡，目送那兩個背影直到遠去，那個女人有著一頭長長的捲褐髮，模特兒般的身高與身材，衣著時髦火辣，偎在六道骸的肩膀，小鳥依人。

雲雀遠遠地看著，隨後，轉頭，繼續邁開步伐。

「恭彌。」

熟悉的聲音叫住了他，他回眸。

那個穿著一襲紅色唐衫的男人站在自己面前，做了個揖。

「風……」他注視著他，良久，「有、什麼事嗎？」

「沒有，只是剛好看見，來和你打個招呼。」風淡淡地微笑著，走到他身邊，「我是陪一平來買東西的，不過一平剛剛和京子小姐一起走了，如果不介意的話，能請你帶我逛逛並

盛嗎？」

「……為什麼是我？」

「我聽說你很喜歡並盛，應該很了解才對。」風用那一貫溫和的神色答道，「何況我們很久都沒說話了，每次我來日本，你在外頭一句話都不跟我說，我很想多瞭解現在的你，好嗎？」

「我是不介意……」

「怎麼了？看起來失魂落魄的。」

「你的錯覺罷了。」

雲雀逕自邁開往商店街的步伐，風淡淡地笑著，跟上他的腳步。

除了談近況，也談談並盛的景物，雲雀將幾個常會違規販賣違禁品的商家指出來，路上仍有一些自己的部下在緝查，為了省去些麻煩，雲雀裝做沒看到他們明顯的飛機頭，繼續走。

風買了包糖炒栗子給他，和很久很久以前的記憶一樣，溫柔地摸了摸他的頭，雲雀沒有反抗亦沒有覺得非常反感，風說他想吃吃看章魚燒，雲雀陪他一起去買，站在章魚燒攤前等著風，手上拿著那包熱騰騰的糖炒栗子，慵懶地打了個呵欠。

「喔呀喔呀，這不是雲雀恭彌嗎？」

最不想聽見的聲音在此時響起，雲雀闔上嘴，瞇起眼，看向站在自己面前的六道骸，他的手中依然挽著方才看到的那女人，既不是克羅姆髑髏也不是那個吹樂器的女人，看起來只是很普通的少女，挽著六道骸的手臂，好奇的目光上下打量著雲雀恭彌。

「這是骸君的朋友嗎？」

「呵呵，算不上是那麼親密的關係喔。」六道骸對他身邊的女人笑了笑，又將目光移向雲雀，「硬要說的話……我想想，應該算是同事兼敵人吧，啊，不過我可不承認我是彭哥列的一份子。」

「那就不要把我當成和那草食動物是一夥的。」雲雀冷冷地道，銳利的目光瞪向六道骸，隨後挪到他身旁的女人身上，女人被那懾人的殺氣嚇到，退後了一步，有些畏懼地低下頭。

「真是可怕，請別這樣瞪我的女朋友行嗎？雲雀恭彌。」六道骸伸手將女人護在身後，邪魅的異色雙瞳微微瞇起，「她和你不一樣，很纖弱，要是你打算出手的話，我可是不會放過你的喔。」

「哇喔，放心好了，我對你和你的女人一點興趣也沒有。」收回了危險的目光，雲雀撇過頭，不再看他，卻莫名覺得心臟被狠狠地揪緊，「不過並盛不歡迎你，你還是快點滾出去。」

「還是老樣子霸道啊，呵呵。」六道骸咧嘴微笑，吩咐女人留在原地，自己則是緩步走上前，悄聲向著他道，「知道為什麼我不追你了嗎？雲雀恭彌，是因為你實在太噁心了，無論何時都在假矜持，一直追著你的我也覺得自己噁心起來了，像你這種貨色，不要也罷。」

「你最好在三秒內離開我的視線。」

「真是粗暴，大家都說雲雀恭彌多有魅力，結果不過是個連普通女人都比不上的爛貨。」

——咻！

拐子倏地削去六道骸幾縷深藍的髮絲，他側頭閃過，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笑，向後跳開。

聽見人群的議論聲，買完章魚燒的風小跑步過來，看了眼六道骸，又看了眼雲雀恭彌，六道骸冷笑一聲，轉身摟著女人的手臂離去，風則是安撫地拍了拍雲雀的肩，催促他離開。

*

澤田綱吉寄來了郵件，說那不過是任務需要才接近的女人，任務的最終目的是殲滅那女人父親的企業，那企業是在國際間私運毒品的，風紀財團也多少有在追查，彭哥列那方面派出的任務執行員則是六道骸，文末附註一句如果六道骸和你說了什麼，都不要放在心上。

雲雀恭彌刪除了郵件，站起身走向庭院，平靜地靠在枝葉蓊鬱的櫻花樹上，閉上了眼。

風在基地借住了一晚又走了，雲雀沒有挽留他，即便那是自己的父親。

山本武和獄寺隼人復合了。

似乎不過是為了什麼小誤會而吵架，山本武笑著打電話給他，說，獄寺隼人其實也沒有真的去找夏馬爾，這樣一吵他們的感情更好了，雲雀恭彌冷冷地掛掉他的電話，沉默了好一會兒，室內很安靜，空空的，只有外頭庭院的水流潺潺。

六道骸在那之後，確實再也沒有來找過他。

他換下和服，穿上簡單的輕裝便服，就像個正常的大學生，他沒有和草壁通報一聲就離開了基地，雲雀恭彌就如所有的學生一樣，來到人潮擁擠的地下鐵，太久沒有回來並盛，太久沒有整頓風紀，地下鐵裡不是抽菸的不良少年就是到處乞討兼作恐嚇取財的混混，雲雀心裡暗暗盤算著回去要怎麼叫草壁來整頓這裡的風紀，回頭的時候，他又遠遠看見了六道骸和那女人坐在長椅上，有一句沒一句地聊著天，六道骸臉上的笑容，比和他在一起時還燦爛。

他裝作什麼也沒看到，繼續等列車。

黑道的頭頭也下來地下鐵，原本還在一旁打混的不良少年和混混連忙敬禮表示服從，黑道老大的身後跟著一大幫小弟，雲雀靜靜地看著他們，想起了當他還在並盛中學的時候，似乎也常常幹這種事，他走在校園的走廊上，身後跟著幾名風紀委員，路過之處所有學生都得停下腳步和他敬禮問好，他的視線停駐在那刺青明顯的黑道老大身上，厭惡地蹙起了眉。

「喂喂！看什麼看！你小子欠揍啊！」

為大哥開路的小弟瞪了雲雀一眼，他面無表情地看著浩浩蕩蕩經過的一行人，沒有移開腳步。

「欸！這小子真的欠打！你混哪裡的！」

「叫你讓路是聽不懂人話啊！我告訴你，這節車廂從昨天開始就被老大預約了！」

「除了我們之外這個車廂一個人也不能坐，聽懂了就快滾！」

「喂！你不會有點反應啊！」

「老大，要不要給這傢伙一點顏色瞧瞧？」

吵雜聲引起了六道骸和女人的注意，女人口中嚷著爹地，然後快步跑去黑道老大的身邊，六道骸想叫住那女人，卻又收回手，淡淡地嘆了口氣，微笑，仰頭。

叫囂聲越來越大，那黑道老大和他對視著，勾起了輕蔑的微笑，雲雀恭彌的身高不高，看起來既不壯碩也沒有多大的本事，女人跑到了黑道老大身邊，指著雲雀恭彌大聲嚷嚷，昨天就是這傢伙在商店街上瞪我還打算打我男朋友，爹地你快點幫我解決掉他。

「女兒的仇，當然要報。」那黑道老大理所當然地說著。

雲雀移開了眼神，電子顯示板上訴說列車再過三分鐘就會到，他微瞇起眼，又看向眼前

凶神惡煞的黑道集團，一隻手探向口袋裡的匣子，另一手向一大群人比了個「三」。

「什麼？這傢伙需要三分鐘準備啊！」

「哈啊？拜託！你以為你在拍電影啊！有什麼好準備的！」

「你以為三分鐘之後你的命運就會改變嗎？白痴！」

「嗯，就是三分鐘。」雲雀淡淡地答道，將匣子拿到掌心，收回了手，「順便告訴你們，我不混哪個黑道，硬要說的話，我是混風紀財團的。」

「什麼……風紀財團！那不就是……！」

火焰燃起，匣子裡蹦出了兩只拐子，雲雀動作流利地握在手中，瞬間，甚至看不見他有出手攻擊，最靠近他的兩名黑道小弟立刻吐出了血，倒下，雲雀的嘴角，終於揚起了一點點的笑容。

那血腥的、嗜殺而冷漠的微笑。

「——像你們這種草食動物，三分鐘就夠我解決了。」

＊

列車緩緩地靠站。

甩去拐子上的鮮血，收回匣子內，嚇得要死的混混和不良少年躲在一旁不敢出來，一般

民眾更是嚇得不敢上車，車上的乘客宛若逃命般匆匆逃出了車廂，地上躺滿了身負重傷的黑道份子，黑道老大更是已經翻白眼昏死過去，分明是一大群人，卻沒有任何人能坐區區一名少年的對手，雲雀冷眼看向坐在地上瑟瑟發抖的女人，轉身，走進了車廂。

六道骸終於從長椅上站起，笑著跟了過去。

「等等……骸君……」女人顫抖的聲音叫住了六道骸，她抱著瀕臨垂死的黑道老大，求助的眼神看向六道骸，滿臉都是淚水，「幫、幫幫我爹地……去找那個人……為我報仇……」

「為妳報仇？」六道骸稍揚起眉，忍不住笑了出來，「愚蠢的女人，妳的腦袋是不是有問題啊？恭彌沒殺妳就已經是對妳最大的讓步了喔，不過……因為他的攪亂，我的任務可是全都被破壞掉了，竟然一次把目標都殲滅呢，省去我不少時間。」

「你、你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妳被甩了，小姐。」六道骸彎身掬了個躬，嘴角勾起了邪魅的微笑，轉身走進車廂內，新幹線的門在此時關閉，只載著兩人的列車緩緩離站。

＊

順著車廂一直走，直到走至最後一節車廂。

空調嗡嗡地不停運轉，列車划過地下道的風聲帶著空寂，六道骸停下了腳步。

雲雀恭彌正看著自己身旁的空位發呆，角度關係讓他看不見他的神情，此刻卻覺得那抹身影多麼落寞，六道骸收起了笑容，靜靜地、遠遠地凝視著他。

良久。

他嘆了口氣，幻術將最後一節車廂屏蔽起來，列車經過一站又一站，上下車的人潮又恢復正常，卻沒有人進到最後一節車廂，雲雀恭彌安靜的身影宛若影子。

六道骸緩步走到他身邊，在那個他注視的空位上坐下來。

雲雀似乎終於回了神，抬眸看著六道骸的臉龐，卻很快就別開了視線。

「喂喂，別拒絕得那麼快嘛。」

「馬上給我滾出去。」

「喔呀喔呀？你吃醋了嗎？我跟目標女人在一起，你吃醋了嗎？」

「醋你丈母娘。」

六道骸忍不住笑了笑，寵溺地注視著他的側臉。

「我啊，想到恭彌為我吃醋，忍不住就開心起來了呢。」六道骸頓了頓，指尖交疊放在膝上，閉上了眼，「說那些話，也是因為忍不住想欺負你一下，因為……你很難追啊。」他嘆了口氣，仰頭倚上椅背，微笑，「……不管我說什麼，不管我做什麼，你都不肯理我一下。」

「真噁心。」

「什麼嘛，我可是很認真在……」

六道骸的話語卡死在喉中。

雲雀恭彌的眼眶是紅的，晶瑩的淚珠順著鼻梁滑落。

他楞住了，想再開口說些什麼，想說的卻完全卡死在喉中，不知所措。

良久，他才默默地垂下頭，握住了雲雀恭彌的手，微笑。

「連一點點都不喜歡我的話，就不會哭了，對吧？」

「我沒有哭。」

「從雙眼因情感而分泌出液體的這種行為，就叫做哭喔。」

雲雀沒有回話，伸手撫上自己的臉頰，碰觸到了濕濕的液體，垂下眼簾。

「……我討厭你。」

「說謊的吧。」

「我討厭你讓我變得奇怪。」他轉頭緩緩地看向六道骸，輕聲道，「討厭你讓我覺得活得很無聊，討厭你……」他頓了頓，右手撫上自己的胸口，閉上眼，「讓我老是感覺，這個地方是空的。」

你坐的那個位置，本來是空的。

沒有想過為任何人而留，就算那裡永遠是空的也無所謂。

但是——你突然來了。

就這樣大剌剌地，往那個位置上坐下，用那樣理所當然的表情。

就像那個空位，理當是為你保留一般。

「那種討厭……」六道骸微笑起來，抬手撫上雲雀的側臉，輕輕地，為他拭去頰上的淚痕，「……其實就叫做喜歡，不是嗎？你喜歡上我了吧？」

「……作夢。」他淡淡地道，揪住六道骸的衣領，閉上雙眸，依近他懷裡，動作並不怎麼溫柔，甚至有些笨拙，他輕聲開口，「……我是不會喜歡上任何人的。」

「好、好。」六道骸笑了起來，撫上懷裡人而的背脊，「反正我常被說不是人。」

地下道幽幽的風聲呼嘯而去，空調嗡嗡地運轉著，車內明亮而安靜，幾分空靈。

他拽住六道骸的衣領，輕輕點上他的唇。

＊

碰咚！

「嗚喔！拜託小心點嘛……」

「你怎麼不這樣就被砸死算了。」

將倒在地上的電腦主機搬起放到桌上，雲雀恭彌淡淡地瞥了六道骸一眼。

地上四處是散亂的花束，六道骸困擾地撓了撓頭，手中的抹布將沾染灰塵的櫃子拭淨。

「看你送來的花佔掉多少空間。」

「問題出在你吧！為什麼要囤積起來啊！……還有這個！」六道骸一臉哀怨地拿起裝滿戒指的盒子，「這些都是世界各地的名品欸！你也多少珍惜一下好不好！」

「我才不會帶那種東西出門呢。」

「問題不在那邊啊！你到底喜不喜歡我啊！」

雲雀聞言擱下手中的掃把，回眸淡淡地看著他。

六道骸嚥了口口水，只見雲雀伸手用食指和拇指比了個小小的長度。

「大概這麼一點點。」

「呵呵呵～真的是這樣嗎？不曉得是誰喜歡我喜歡到哭了呢。」

「咬殺！」

「嗚啊啊啊——！」

打掃房間不成，反而成了破壞。

六道骸笑吟吟地將雲雀抱出房間，房間交給草壁哲矢和部下們去整理，在他懷裡搥打掙扎的雲雀臭著一張臉恨不得將他撕成碎片，直到六道骸將他抱到隔壁房間，理所當然地欺上他的身。

雲雀抬腿給他狠狠的一腳，六道骸笑著接了下來。

「至少現在你有一點點喜歡我了……啊，雖然這麼講感覺有點可悲。」他輕輕地笑著，吻上雲雀的側臉，「以後就要在你這邊住下了，請多指教，我的戀人。」

雲雀沒有答話，撇開了頭，冷哼了一聲。

只有六道骸看見，那張白皙的臉龐上，泛起了淡淡的嫣紅。

（完）

里風

This Is War

This Is War

2012年 3月

在寫完這篇文後沒多久，我就在4月出了我的第二本個人本——里風本《番鬼牡丹》。

當時大人風現身的樣子實在太威風了，與雲雀恭彌截然不同的氣質和與里包恩之間微妙的理解關係讓我墜入了里風這個萬劫不復的深淵ｗｗｗ

本文的誕生要多虧親友夏小藍的劇情指定，記得當時她很迷韓星，看了韓國團體的ＭＶ之後就有了這篇文的想法，所以本文的標題取的就是那首ＭＶ的名字。

雖然當時在里風本裡下了「以後不會再出本」的狂言，但人果然永遠不能說永遠，因為你永遠無法知道自己下一秒會被哪個CP打到ｗ

「——殺了他。」

將照片遞了過去，酒吧昏暗的燈光下看不清男人的獰笑，他點起了菸，光亮在黑暗中閃過又恢復漆黑，只有煙上餘留一點的火光，煙味緩緩地逸散於四周。

「這個男人的實力很強，不容小覷。」抽菸的男人慢條斯里地道，假意嘆了息，「雖然我也知道對市井小民動手是不太好，但既然這是異地人，無人認屍的話就是無名屍，很好處理。」

男人抽了口菸，頓了下，又補上一句，「你的話，應該做得到吧？最強殺手。」

見對方沉默不答，男人擱下了菸，似是有些不耐煩了，思索了好一會兒讓這名殺手答應的方法，又開口：「你不想的話，我還雇了另一名殺手，你們兩個同時進行這項任務，如何？」

「……。」

這傢伙連說句話都不會嗎？委託人不耐煩地想著，然而面對最強暗殺者，他自然是敢怒不敢言，額頭起了層薄汗，他乾笑了兩聲，努力保持優哉游哉的神態，「如果讓另一名殺手捷足先登，就表示你失去了最強殺手的名號喔。」

「——不要嘗試威嚇我。」

冷冷的低沉的嗓音打斷了他的話，委託人的身體忍不住一個顫抖，話語裡帶著強烈的殺氣和壓迫感，然而聽來卻又是如此冷靜。

「那、那麼，您是打算接下這任務了是嗎？」委託人不自然地乾咳了幾聲，掌心已被汗水濡濕，「那就等您好消息，酬勞……不會讓你失望的。」

「酬勞，我已經收到了。」身形修長的殺手站起身，收下了桌上的照片，放進上衣的口袋，跨著優雅的步伐離開。

委託人有些緊張地目送著他的背影，咬了咬下唇，鬆了口氣，碎裂聲卻猛然從旁傳來，他回頭，只見桌上的酒杯綻出了道裂痕。

——不妙！

即使沒有親身經歷，委託人也瞬即明白了這是最強殺手一貫的作風，他慌忙站起身，一枚子彈在剎那間無聲無息地貫穿了他的腦袋。

喉中來不及發出一個單音，身子痙攣了一陣子後無力地倒下，腦漿與鮮血灑落在顏色暗沉的地毯上，沒有聲音。

酒吧外，殺手不悅地拍了拍上衣的西裝外套，好看的俊眉緊緊蹙起。

「……煙味。」

他喃喃自語地宣判了那男人的罪行，吁了口長氣，將手槍塞進外套下的槍袋，懶散地打了個呵欠，邁開步伐，黑色的身影迅速遁隱於黑暗中。

＊

「風先生！」

蔚藍的天空下，陽光鮮明地燙進眼底，海灣帶來陣陣鹹鹹的海風，溫暖的氣息總令人流連忘返，聽見遠遠傳來的呼喚，紅衫青年淡淡地回過了頭，駐足，嘴角咧開一抹美麗的微笑。

少年氣喘吁吁地跑了過來，伸手指向後方的酒館。

「那裡有個先生要找你，問我認不認識你。」少年邊喘邊說道，「似乎是很重要的事情，他還給了我錢要我過來，風先生趕快過去比較妥當吧。」

「我知道了，謝謝你。」風微笑著點點頭，朝少年所指的方向邁開了步伐。

推開酒館大門的當下，閃入腦海的第一印象——此處是非之地。

日光因自己的擅闖而照入了這陰暗的酒館，髒而黑而破舊，散落的桌邊倒著幾名前晚醉倒的醉漢，身旁有濃妝艷抹的裸身女人陪睡，酒保安靜地擦拭著酒杯，一事不管，唯有幾個看上去是熟客的粗野男人看向了門口眉清目秀的紅衫青年，昏暗中他彷彿聽見手槍上膛的聲響。

酒吧裡充塞著狐臭和酒臭和男女情事後淫靡的臭味，風微微蹙起了好看的眉，直覺告訴他這裡有危險，然而心裡還是好奇著誰要找他，他環顧了一會兒，只見坐在吧台前的一個男人仰頭灌完了酒，站起身，與風對上了眼神，那人有著寬大魁梧的身子，打了個飽嗝，往門口走來。

見到對方要出來，風緊繃的情緒稍稍放鬆。

他後退一步讓開了路，準備等出來的對方給自己一個答案或理由，然而就在距離幾呎的距離，對方突然停下了腳步。

那男人的雙眼不自然地放大。

風疑惑地揚起眉，還沒弄懂是怎麼回事，那男人突然痛苦地抓住了自己的脖子，彷彿要窒息似的，連抽了好幾口氣，而後，魁梧的身子漸漸軟了下來，跪倒在地，身體無力地痙攣了幾下，死了。

風訝異地瞪大了雙眼，他想開口說些什麼，然而又覺得以自己的身分似乎不合適，然而抬頭望向酒館裡的人們，那些人的態度竟是如此淡然，彷彿死了個人也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風張開了嘴，卻啞口無言。

「……有毒。」他喃喃地道，「該不會是……酒裡下了毒……？」

槍聲響起，子彈擊中了破舊的門板，風吃了一驚，後退一步，只見酒保的手中握著槍，冷笑了起來，笑時咧開一排發黃的醜陋的牙齒。

「殺了他的人不是你嗎？」酒保冷冷地笑道，「酒裡可沒有下毒，下手的人可不是我，那傢伙既然當了殺手，就要有被暗殺的覺悟，我只要在警察來時報出你的長相就行了。」

「請等一下，可是……這不是我……」

風的辯解顯然不起作用，話還沒說完，酒保身旁一個粗野的大漢又站了起來，擰著拳。

「與其等警察來，不如現在把他揍昏，交出去拿獎金比較快。」那人戴上了帶刺的鐵手套，一腳踢開了身旁的椅子，醜陋地笑了起來。

「請你們冷靜一點，現在可是有人死了啊……」風有些不知所措地退後了幾步，擰起眉，眼中流露的情緒不知該說是悲傷亦或憤怒或茫然，「為什麼……大家的反應太奇怪了，這個酒館究竟是怎麼回事？」

「——不是這個酒館怎麼回事。」

低沉而冷漠的聲音從身後傳來。

風瞪大了雙眸，感覺腰部猛然被誰給摟了住，往後一拉，倒進了誰的懷裡，陽光刺得他瞇起了雙眼，唯有一個修長的黑色身影映入眼簾。

逆光勾勒出來者尖瘦而俊俏的臉型，壓低的帽簷遮住了他的面容，唯有陰影下的那雙墨色眸子傳來犀利的霸氣。

而後，那人咧開了一抹令人戰慄的微笑。

「這裡是西西里島。」光影模糊之中意識卻格外清晰，風聽見那人又用冷冷的嗓音開了口，「在這裡的——沒有一個是正常人。」

回神以前，對方拉著他向後一躍。

模模糊糊中彷彿聽見幾聲槍響，在落下之前只勉強瞥見酒館裡的酒保與壯漢相繼倒下，與前一個犧牲者一樣死得突然，風的腦袋彷彿刷成了一片空白，震驚讓他忘了閉氣，就這樣，他被那突如其來的介入者緊緊抱著，落入了大海。

＊

「咳、咳咳咳……！」

狼狽地被拖上了岸，風大口大口地喘著氣，口中不停地咳出海水，他抬手撥開刺著雙眼的濕瀏海，咳完了，翻個身，虛弱地躺在地上，海蝕洞裡的岩石冰冰涼涼的，令人發冷。

「……真是麻煩。」

那男人的聲音從旁傳來，風勉強睜開眼，側了個頭，只見那男人正將自己的西裝外套擰

乾，海水沿著黑色布料的褶痕滴下，甩乾衣服時發出悶悶的聲響，風入神地看著他，視線上移，見那男人頭上的黑帽子在滴著水，有些狼狽，他忍不住笑了起來。

或許是被海水嗆得腦袋也開始錯亂了吧，風想著，坐起了身，那男人見他起身便蹲了下來，風抬手想拿男人的帽子，卻被對方冷淡地揮開了手。

「——別碰我。」男人冷冷地道，銳利的墨色眸子微微瞇起帶了幾分危險的味道，「真是腦袋壞了才會想救你，在我處理好一切以前安分地待著不准動。」

「在這裡嗎……？」風有些虛弱地問道，聲音縹緲，「待著？」

「不，我是指你必須照我的命令行事……總之安分就對了。」男人不⊠地蹙眉，起身，「起來，快點離開這個地方，免得待會兒感冒了，虛弱的時候人會破綻百出。」

「我可以……」

「嗯？」

「我可以請問您的名字嗎？」風溫柔地笑了，水珠自他的濕髮滴落，狼狽歸狼狽，卻美得令人無法移開視線，男人愣了愣，注視著他，好一陣子都出不了聲。

「里包恩……」良久，他終於淡淡地回答，「我叫里包恩。」

「里包恩先生，您好。」知是西方的禮節，風友善地伸出了手想相握，卻因暈眩而失了

衡，勉強揪住里包恩的前襟才穩住，他吸了幾口氣，苦笑，「不好意思失禮了，我叫做風。」

「風……」他喃喃地覆誦了一遍那個名字，閉上雙眼。

無法束縛之物，風。

那人嘴角的笑容雖美麗，神色卻有種不可及的淡遠。

*

「就是這裡。」

動手將風推了進去，里包恩隨後關上了大門，反鎖。

那全身溼透的紅衫人兒忍不住打了個噴嚏，在他回過神以前里包恩便拽著他的手腕將他拖進屋內，不由分說地將他丟進浴室裡，順便又丟來幾條毛巾和換洗衣物。

「洗完熱水澡再出來。」他命令道，一面脫下了自己身上溼透的西裝外套，樓上還有一間浴室，想著，里包恩解開了襯衫的釦子，往樓上走去，不忘回頭命令，「出來之後在沙發上坐著，想吃些東西就自便，到冰箱自己找，其他屋裡的東西別亂動。」

「知道了，里包恩先生。」

水流動的聲音從裡頭傳來，里包恩彷彿才終於安下心一般，他將濕透的領帶隨手放上樓梯的扶手，緩步拾級而上，去洗了個舒舒服服的澡，熱水舒緩了他緊繃的神經，一向機警的

殺手在這一刻也不由得稍稍放鬆下來，他快速洗去了身上的海水味，穿上衣服時聽見樓下傳來了騷動。

里包恩關掉了浴室的燈，盡量將氣息消滅至無。

穿好衣服後他慢條斯理地走出浴室，顯然對方還沒有跑到樓上來，里包恩拿起了自己的手槍，半自動連射型手槍，彈匣內有十發子彈，以自己的技術而言，即使時運不濟最少也能殺十五個，以樓下的氣息評斷，人數至少有八人，扣掉風一人有七人，那麼子彈十枚也足夠了。

殺手上了膛，邁開步伐，往樓下走去。

樓梯間已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里包恩一發子彈解決了兩人，剩下的人似乎都在風所在的房裡，里包恩推門時只見一群人幾個人圍繞在風的身旁，拿槍指著他的腦袋。

——原來如此，不是因為沒料到樓上有人，而是刻意等樓上的人下來嗎？

「我們聽說你的名號，世界最強殺手里包恩。」拿槍抵著風的腦袋的男人緩緩地道，「這個獵物現在落入我們手中了，既身為同行，還請你幫忙見證，我們贏過了最強殺手的事實。」

「啊，是嗎？」里包恩淡淡地道，似乎毫不在意風的生死，「你們是怎麼找到我的住處的？」

「我們是以偵查為名的殺手集團。」男人冷冷地回答，臉部一陣扭曲，似乎頗為不悅，「你在外的行為一向又如此囂張，要找到你的住處實在不是難事。」

「那，把那邊那個傢伙殺掉之後，你們打算如何處理他的屍體？」

「我們會拿槍指著你的腦袋要你幫忙處理的。」男人輕聲冷笑，將視線從里包恩身上移開，瞪向跪坐在地上、低著頭的風，「死之前，有什麼遺言要說？」

「有的，真謝謝你給我這機會。」風淡淡地回答道，嘴角依舊勾著美麗的弧度，他抬起了頭，棗紅色的鳳眸筆直地望向里包恩，問，「里包恩先生，我可以動嗎？」

里包恩沉默了幾秒，風所謂的遺言讓他有些摸不著頭腦，然而他終究還是淡淡地點了頭。

「……可以。」他說。

「謝謝。」

風笑了起來，就在身旁的男人還未回過神以前，他伸手快速抓住了對方的槍管，一轉，堅硬的金屬立刻變了形，對方還來不及吃驚，下一瞬突然被一記掃腿絆倒在地，倒地的瞬間只見風的右腳快速在那人身上點了幾下，也看不清究竟是打到了還是沒打到，那人便昏厥過去，右方一人見狀趕忙開槍，然而風一個側頭就閃過了子彈，下一刻卻突然出現在男人的前

方，向上揮出一掌，骨頭斷裂的清澈聲音傳來，那人吐了口血，向後倒去，再也沒起來，風連確認對方是生是死都沒有，緊接著一記迴旋後踢又在剎那間讓從後方逼近的兩人倒地，轉了身，槍聲又自身後響起，風回頭的瞬間毫不猶豫地以掌心接下了子彈，迴身的速度快得讓人無法看清，下一瞬他順勢朝開槍者的腹部擊出一掌，只見那人的身子一陣痙攣，翻了個白眼，跪倒在地，死了。

那一切都發生的太過迅速而突然。

里包恩只能立在門口，吃驚地看著風完成一次吐納。

然後，他又走回了原來的位置，乖乖跪坐下來，向里包恩露出了微笑。

「對不起，給您添麻煩了。」他說，好看的眉微微蹙起，有些像是苦笑，「方才因為頭髮是溼的，不敢坐上沙發，所以我就坐在這裡等里包恩先生下樓吩咐了。」

里包恩沉默了好一會兒，舉槍，對準風的腦門。

終於明白了委託人口中的「不容小覷」是什麼意思，看來先前就算沒有自己出手相救，風也能單獨對付酒館裡的那些人，是自己雞婆了啊，里包恩淡淡地想著，上下打量著風。

溼漉的頭髮臨時挽成了一個髻，滴下來的水珠弄濕了後領，他身上穿著自己給的衣服，對他而言有些鬆垮白襯衫，寬寬鬆鬆的西裝褲像是隨時會掉下去一般，即使如此，他還是掛

著得體的溫和笑容，一點也讓人發不起脾氣，笑容看來也不像是虛假的偽裝。

無法參透的男人。

「不害怕嗎？」他問，扣著板機的指又下壓了些，「你現在可是被最強殺手的槍口指著。」

「嗯，是有點怕。」風微笑著回答，輕輕地頷了首，「可是即使里包恩先生要取我的性命，我想也就罷了，既然你救過我一次，這條命就隨你處置吧。」

「你當時根本不需要我救，對吧？」

「也不一定，要是當時里包恩先生在海裡放手的話，我可能就溺死了。」

怪人。

里包恩下了如此結論，勾起一抹微笑，收槍，以多年殺手的直覺判斷，風雖有著危險的力量，卻有著好好善用力量的明智，這樣的人不會隨便出手，況且從風的眼神看來，他並沒有說謊。

那棗紅色的眸裡有對死亡與生命深沈的覺悟。

「你了解現下的狀況嗎？」關上保險，將手槍放入腰側的槍袋，里包恩看向搖頭的風，又開口，「在解釋之前，我們得先迴避一下，我上樓去拿些東西，你把濕衣服帶著，等會兒

就走。」

風聽話地點點頭，起身走回浴室，他們簡單地收拾了一番，很快就離開了房子，里包恩拉著風的手在狹窄的暗巷穿梭，後方已沒有追來的人，他們的步伐卻很快，風對西西里畢竟還是不熟悉，然而早在這裡打滾二十年的里包恩卻熟門熟路地拽著他走，一直拐入一條死巷，他們站在破舊斑駁的石牆前，只見里包恩熟練地觸碰了幾塊特定的磚頭，地板便出現了個凹陷，接著，機關觸動機關，看似死巷的牆打開了一個小小的入口，樓梯一直通往深黑的地底。

「先去我認識的人那裏避個難。」他淡淡地道，「等風頭消了，再帶你回我家。」

「好的。」

風微笑著回應，彎身走入了狹窄的通道，才走了幾步，後方的門便再度關起，里包恩走在他身旁，打開了燈，下了樓梯，眼前是一條乾淨而死寂的走廊，望不見盡頭，彷彿一直通往很遠的未知地，風有些錯愕地眨了眨眼，沒料過西西里的地下還有這樣的地方。

「是我的朋友建造的，通往他個人實驗室。」里包恩彷彿看透了風的心思，說道，抽出手槍，開保險，看似隨意朝深幽的走廊內開了幾發，頓了一會兒，聽見前方傳來些微爆炸的聲響，里包恩這才又開口，「好了，這裡很安全，不必擔心隔牆有耳，我把目前的狀況和你

說一遍吧。」

風點了點頭，表示洗耳恭聽。

「首先，你應該也猜到了，我是個殺手。」里包恩淡然地道，不意外地見到風點了點頭，「昨天我接到了暗殺你的一項任務，而我拒絕了，只是委託人同時間還拜託了其他的殺手團體，顯然就是剛才攻擊你的那些人，死在酒館的那人是我殺的，原因無他，因為他是要殺你的殺手。」

「為什麼里包恩拒絕了呢？」風微笑著，輕聲問，「照理說殺一個素未謀面的人……」

「——沒有為什麼，只因委託人在我面前抽菸。」里包恩理所當然地回應道，「我討厭香菸，第一，煙味暴露殺手的行蹤，第二，煙暴露殺手的位置。」

「還真是奇特的理由呢……」風一陣苦笑，里包恩聳聳肩。

「既然拒絕了任務，讓你被殺就有辱我的尊嚴。」里包恩頓了頓，繼續說道，「所以，接下來的事情你都知道了，方才在那屋子裡的八成是另一個接受委託的殺手集團。」

「嗯……」風點頭，沉默了好一會兒，突然又開口，「等等，你說『那屋子』的意思是……？」

「看來你知道了。」里包恩咧開一抹邪魅的唇角，「那不是我家。」

「——那、不是你家？」

風啞口無言地注視著他，張著嘴半天卻出不了聲音，里包恩彷彿得意了，輕輕地笑了起來，笑起來那樣的好看，讓風有些愣了神，望著里包恩的側臉，竟覺得眼前的男人那樣的俊美。

然而殺手很快就注意到他的視線，風趕忙在里包恩回眸之前移開了眼神，搖搖頭揮掉自己剛才的想法，隨即又在心裡對自己剛才的行為作解釋，雙頰微泛著紅。

「……那是一個官員的家，但因為他和黑手黨有所牽扯，即使有人死在他家也不奇怪。」里包恩以懷疑的目光打量風的反應，又道，「我和他算認識，總而言之他會以公權力替我們善後。」

「可是這樣……」風蹙了蹙眉，神色似乎有些不滿有些無奈，「這樣……」

似乎意識到自己也是動手的人之一，不該說些什麼冠冕堂皇的話，風很快就閉上了嘴。

隨著時間的消逝，步伐也漸漸抵達了走廊的盡頭，那是一扇看來堅固的金屬大門，里包恩一走上前，大門便自動向兩側敞開，門內是座格局良好的實驗室，唯一的一張椅子上，一個綠髮的男人回過頭來，目光看來不是那麼友善，那人推眼鏡時蹙起了眉。

「如果你不要三天兩頭來打擾我，我倒還會對最強殺手的名號還有幾分尊敬。」那男人

不悅地道，視線移到里包恩身旁的風，上下打量了一會兒，問，「哪個酒館帶出來的？」

風愣了愣，低頭，只見自己身上還穿著鬆鬆垮垮不合尺寸的襯衫與長褲，看起來的確就像是酒館裡被帶出來過夜的流鶯，他有些窘迫地紅了臉，抬頭正要說些什麼，身旁的里包恩已經將他攬了過去，毫不客氣地帶著他走進實驗室，擅自坐上實驗室裡唯一一張床。

「不是酒館的。」里包恩淡淡地道，私自解釋，「是路邊撿到的。」

「是嗎？」絲毫不理會想開口反駁的風，實驗室的主人很快又回過頭去，盯著他的電腦螢幕，後又慢條斯理地開口，「有這等好事，下次帶我一起去撿。」

「啊啊、那要看運氣。」

「你也有好運的時候？」

「當然，我可是上帝眷顧的殺手。」

「我不記得你信上帝。」

「我心情好的時候可以勉強當個信徒。」

這兩人你一言我一語地相鬥，完全不給風開口的時間，他張嘴了好一陣子還是閉上了，苦笑著，聽這兩人繼續吵嘴，雖然感情看似不是很好，但應該算是不錯的朋友吧，風想著，等了好一會兒才見那男人自電腦螢幕前站起身，到飲料機旁隨意沖了兩杯咖啡，這才緩緩朝

兩人走來。

「是里包恩的新玩物？」男人將咖啡遞給了風，冷淡地道，「我是威爾帝，叫我博士就行。」

「別聽他胡扯。」里包恩自動拿過了威爾帝手上另一杯咖啡，輕笑，「這傢伙專門為黑手黨製造兵器和特殊武器，同時也做一些瘋狂的怪實驗，叫他威爾帝就好了，要不叫變態也行，算是我的老友，不過關係也沒好到那種程度。」

「是這樣啊。」風溫和地微笑起來，轉頭望向了威爾帝，「您好，威爾帝先生，我是風。」

「風。」

如同里包恩，威爾帝複誦了那個名字。

殺手平靜地抬起頭，銳利的墨色眸子瞪了威爾帝一眼。

「是的。」風彷彿沒注意到身旁人兒散發出的殺意，依舊是勾著美麗的唇角，「我本來是里包恩先生的暗殺目標，因為發生了點事情，里包恩先生帶我來這裡避一陣風頭。」

「嗯……你中間省略太多了，我聽不懂。」

「反正，有很多原因。」終究還是出於自己對狀況仍是一知半解，以及不好對里包恩的想法加以解釋，風只用微笑含糊帶了過去，「今後要請您多指教了，威爾帝先生。」

「你慢著。」威爾帝突然打斷了他的話，神色俱厲地瞪向里包恩，「這是什麼意思？你要讓我多一個白吃白住的新室友？在這個只有一張床和一張椅子的實驗室？」

「當然，我都想好了。」里包恩嘴角勾起一抹冷冷的微笑，低頭又啜了口咖啡，「風睡床，你睡椅子，反正你也老是不眠不休的搞研究，這樣不是剛剛好？」

「這裡是我的實驗室，我不會讓一個礙手礙腳的傢伙介入。」

「那就讓他擔任你的保鏢如何？反正你很弱。」

「不必，我有我的儀器，不需要保鏢這種東西。」

「怎麼會呢？你很需要保鏢的。」里包恩抬起頭，臉上的笑容燦爛到令人毛骨悚然，「我剛才進來的時候，已經把你的監視系統和保全系統都毀了。」

「——！」

威爾帝的臉黑了一半，他握著拳的手微微顫抖，氣氛一下子降至冰點，風有些不知所措地看著兩人，威爾帝的神情巴不得衝上去掐死里包恩似的，而身旁的殺手雖優雅地喝著咖啡，身上散發出的殺氣也毫不遜色，原來這兩人的感情不好嗎？風不住地苦笑起來。

「笑什麼？」聞聲，威爾帝立刻將矛頭轉到風身上，「我警告你，一個星期是我最大的限度，一個星期內我就會將系統修好，到時你不想滾也得給我滾。」

「聽到了嗎？偉大的威爾帝博士願意收留你了喔。」里包恩一臉無良地調笑，伸手摸了摸風的頭，「這星期他肯定會一直嘮嘮叨叨地唸個沒完，真是辛苦你了。」

「這……」風一陣苦笑，輕輕撥開了里包恩的手，「那麼里包恩先生要怎麼辦呢？」

「有一些麻煩要處理，畢竟那個殺手集團的背後還是有黑手黨在撐腰，既然我挑釁了，後續的事情就得一併處理才行。」里包恩微笑起來，似乎也是第一次，風從那雙向來冰冷的黑眸裡看見了幾分溫柔，「如果我一星期後還沒有回來，就表示你以後要去墓園見我了。」

「是會賠上性命的事嗎……？」風緊緊地蹙起了眉，「我跟你一起去。」

「這可不行。」他斬釘截鐵地拒絕，冷聲道，「這是我向那個黑手黨下的戰帖，多帶了一個人去，有辱我世界第一殺手的名聲，當然也攸關我的尊嚴。」

「可是事情是因我而起……」

「——那就更不能帶你去。」里包恩打斷了他的話，移開了視線，「你是被人鎖定的暗殺目標，這代表你本身也有一些問題，我可沒說我已經完全相信你了。」

「你想知道些什麼，我現在可以全部告訴你。」風握住了他的手，棗紅色的眸裡有幾分急切與擔憂，「我名風無姓，是中國來的武鬥家，是來這裡參加比賽的，比賽比完了，冠軍也奪下了，聽說有個組織要雇用我，我也還沒答應，這些事情就發生了，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請你相信我。」

原來如此。

里包恩冷冷地注視著風的眸子，淡淡地想。

僅僅是因為風有成為殺手的可能，就應該及早被抹殺，想雇用他的應該也是黑手黨之一，雖看他的外表難以相信風的出現會對黑手黨界造成威脅，但看過他的戰鬥後，也就不覺得奇怪了。

——但那些人錯了。

里包恩輕聲低笑起來，往後一仰躺在威爾帝的大床上，雙手悠哉地枕在腦後，閉上了眼。

即使以如此強悍的身手，毫不畏懼地踏入這黑暗的世界，只憑風這樣溫和的個性，在闖出名號前，就已心甘情願地死在哪位他口中所謂「恩人」的手下了。

見里包恩如此詭異的反應，威爾帝見怪不怪地冷哼一聲，轉過身去又往自己的電腦桌前坐，風則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楞楞地望著神色頗為愉悅的殺手。

「里包恩先生？」他小心翼翼地問，挨近里包恩的身邊，「帶我一起去，好嗎？」

「……吶。」里包恩沉默了好一會兒，拿下了帽子擱在一邊，墨色的眼瞳對上風棗紅色的眸，又輕聲開了口，「你說過，你被我救過一次，所以你的命隨我處置對吧？」

「是的。」風微笑著點點頭，「如果是為了里包恩先生，我可以奉上我的性命。」

「成交。」他揚起一抹好看的唇角，抬手扣住了風的下顎，「讓你死掉的話就太不划算了，你生命剩下所有的時間都歸給我，我們就一筆勾銷這帳如何？」

「等一下、呃……這好像哪裡……」風楞了楞，棗紅色的眼眸微微睜大，顯然無法理解這交易的邏輯性，他的神色有些慌亂，「我剩下的所有時間……意思究竟是……」

里包恩望著錯亂的他，頗為滿意地勾起了唇角，扣著風下顎的手又用力了些，聽見那人嗤疼一聲，被迫低下了頭，而後在弄清楚狀況後終於驚愕地瞪大了眼。

——里包恩吻了他。

兩張嘴，四片唇，緊緊地貼合著，里包恩的神情帶著一股懶散，彷彿那是再自然也不過的事一般，他伸手扣住了風的後腦，不給那尚處於震驚的人兒任何反抗或逃走的機會。

「嗯……唔……」

嘴角傳出細碎的嗚吟，風混亂的腦袋終於開始理清了一些東西，從小到大他從不曾接吻，而這唯一初吻的對象竟又是個男人，在他試圖做出反抗前，里包恩已經放開了他。

那人看著臉紅喘息的風，惡趣味地勾起了滿意的唇角。

「意思是——」他輕輕地說，笑著，「——你後半輩子都是我的人了。」

*

里包恩最後還是獨自走了。

受了他命令的風乖乖待在威爾帝的實驗室，除了擔任保鏢之外哪裡也不能去、什麼也不能做，而里包恩也答應了他，一星期之後就會回來，威爾帝起初根本沒有搭理他的打算，他們的對話永遠只有簡單的問與答，然後，再沒有然後，實驗室裡大多都是寂靜的，只有機器運轉的聲音與打字與輸入的聲響，燈光永遠都亮著，威爾帝似乎不需要睡眠，每當夜晚風就寢時，威爾帝還在做他的實驗，而清晨風起床時，威爾帝也還是在做他的實驗。

這樣的人和里包恩真的會是朋友嗎？風不禁暗想，實驗室裡的食物永遠都是機器做的，風總也吃不慣，後也因擔心著里包恩的生死，便不吃了，實驗室的機器總讓他悶得心情很糟，不能練武更是最大的折磨，風很快就病了，威爾帝也沒發現。

直到第七天的早晨，威爾帝突然毫無預警地掀開了他的棉被。

「起床了，收拾好東西就滾出去。」威爾帝冷冷地道，似乎心情頗差，「我終於把系統修好了，這裡不需要你了，雖然你這七天也沒什麼用處，不過安靜不吵鬧就算是不錯的室友了。」

「唔……里包恩先生回來了……？」風躺在床上，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問，「他在哪

裡？」

「他沒有回來。」威爾帝沒好氣地道，「快滾。」

他伸手去揪風的領子，卻很快就發現床上人兒的體溫高得不正常，威爾帝彎下身，以手背稍微測量了下風的額溫，四十度以上的高燒，他站在那裡，低頭看著風難過地喘息，沉默了好一會兒，趕他出去也不是，又不想將他留下來，但里包恩七天了也還沒有來，威爾帝忍不住嘆息。

「這筆帳我先向里包恩記著了。」

他說，終於擱下了比生命更重要的電腦，離開實驗室，到街上去買了些食材和感冒藥，而後繞到實驗室後方那近乎荒廢的簡易廚房去，做了碗熱粥。

看著病重的風，威爾帝端著熱粥，在他身旁坐了下來。

「吃吧。」他說，聲音難得有股輕柔，「病好了就快點離開。」

「里、里包恩先生……」顯然是因高燒而神智不清，風痛苦地蹙起了眉，抿唇，「里包恩先生、回來了沒有……要是……沒有回來……都是因為我……」

威爾帝抓住了他的手。

望著風痛苦的神情，他淡淡地斂下了眼。

「他今天就會回來的。」他說，「既然他那樣說了，他今天就會回來的。」

彷彿是聽到了他的話，風漸漸安靜下來，不吵了。

過了一會兒，腦袋漸漸清醒了，威爾帝扶他起身，將熱粥端給了他。

「……對不起，威爾帝先生。」他接過了粥，眉頭緊緊鎖著，似是有些沮喪，「都已經第七天了，還給您這樣添麻煩，非常抱歉……」

威爾帝望著他，沒有說些什麼，看來風是真的很牽掛里包恩。

初對他的印象也不差，就是這樣一個眉清目秀的人，笑起來很好看，卻也很淡遠，然而看似淡遠，他又與這個世界的人如此緊密地牽扯，在乎著他身旁的每一個人。

一如他的名字，風。

抓不住，卻又無所不在。

也難怪那個向來情場得意的殺手，會喜歡上這樣一個男人。

威爾帝伸手摸了摸風的頭，動作與里包恩有些相似，他不再多說些什麼，只是看著風慢慢喝下了自己煮的熱粥，他突然有了種安心感，除了實驗與科學儀器之外從沒出現過的安心感。

「……你可以留下來。」威爾帝突然開了口，「在你把病養好之前，不必離開。」

「謝謝你，威爾帝先生。」風又再度微笑起來，縱然那抹笑看起來是有點虛弱，「要是早點遇見您，我就可以不必把後半輩子都許給里包恩先生了呢。」

「你後悔遇見那個傢伙嗎？」他問，「……後悔遇見里包恩嗎？」

「嗯……倒也不會。」幾乎是沒有多加思考就脫口而出，彷彿答案在他心底早已非常肯定，「雖然賠上自己後半輩子的時間是有點划不來，但是我很喜歡里包恩先生。」

「嘖……。」威爾帝站起身，鏡片下的眼神又恢復慣有的冷漠，「天下的美人眼睛都瞎了嗎？大家都一個勁兒地去倒貼里包恩，我左看右看都不覺得那傢伙有那種價值。」

「我也時常這麼覺得。」風輕輕地笑了，雖帶了點病氣，卻依舊溫和動人，他將空碗往床頭放下，望向威爾帝，「我可以睡一會兒嗎？或許醒來，就精神多了。」

「睡吧。」威爾帝淡淡地道，「或許醒來，里包恩就回來了。」

「嗯，希望如此。」

風鑽回被窩裡，雖然才醒來一會兒，卻彷彿累了好多天，倒頭很快就睡著了。

威爾帝替他收拾了空碗，又伸手再次量了他的體溫，雖然還是燒著，卻比剛才好些了，他將感冒藥和熱水放在床頭，留了張字條要他醒來再吃，回去電腦前替風拉好了被子。

＊

第八天早晨，風的燒退了。

夜裡醒來好幾次，也乖乖吃了幾次藥，威爾帝雖然都在做他的實驗，下次醒來時新的感冒藥和水又出現在床頭，而且，威爾帝偶爾會開口關心他幾句了。

自燒退以後風的生理時鐘有些被打亂，畢竟威爾帝的實驗室一天二十四小時從不關燈，無法離開這裡的風永遠不知道地面上是白天或黑夜，每當他問起里包恩的事情，威爾帝總是含糊帶了過去，或許就連他也不知道正確的時間，但風也總覺得事情不大對。

里包恩一直沒有回來。

他始終銘記著里包恩的那句話——若七天後還沒有回來，那就是里包恩已經躺在墓園了。

里包恩或許已經死了。

沒有里包恩的命令，他沒有出外的准許，里包恩走得那樣瀟灑輕快，風也相信著他一定會回來，然而事實出乎他的意料，似乎也出乎威爾帝的意料，里包恩沒有回來。

他幾次請求威爾帝外出找里包恩，然而比起無良的舊友，實驗與研究更加吸引威爾帝，對於風的請求，他總是敷衍了事或含糊應付，對於里包恩的生死他也顯得不在乎。

直到有一日，威爾帝的研究室總算有人造訪。

知道風可能算是麻煩人物，威爾帝叫他去廚房躲起來，來者是與他向來有生意來往的黑手黨首領，威爾帝啟動研究室的機關，簡單弄了個不是很舒服的沙發，也算是招待對方坐下，而後讓機器人端上了風在廚房泡好的茶，他本人倒是一直坐在電腦前不動如山。

「先前耗掉了大量的武器，總覺得那些實在不太精良，所以想問你有沒有什麼新的研發。」那黑手黨首領喝了口茶，頓了好一會兒，「你這裡的茶變好喝了？」

「先前買錯了茶包。」威爾帝隨口搪塞過去，「所以呢？又是因為火拼而耗盡的？」

「要說火拼也不算。」男人淡淡地道，「是個難纏的對手，可是我們還是解決他了。」

「難纏的對手？」威爾帝頓了下，突然湧上一股不好的預感。

「你聽過吧？那個最強的殺手，里包恩。」男人冷冷地低笑了幾聲，又啜了口茶，「先前挑釁我們的殺手團體，又對我們展開攻擊，嘛，的確也對我們造成了不小的傷害，但是……」他頓了頓，輕笑，「……多虧了博士你的武器，他最後還是死在我們的手下了。」

「我的武器……」瞄了後方的廚房一眼，威爾帝抿起了唇，「你確定他真的死了？」

「萬分確定。」男人露出了頗為得意的神色，點頭，「他的屍體還在我們手裡。」

「沒有呼吸？沒有心跳？沒有任何生命跡象？」

「如果博士你想研究他的屍體，我可以把他分屍之後再賣給你。」

「不必了。」威爾帝的聲線有幾分冷淡，將視線再度移回電腦螢幕前，「所以呢？這次你想要什麼樣的武器？我最近在開發一樣新武器，威力強大，操作簡單，且對於怪物有強力效果。」

「怪物？」那男人抬起頭，咧嘴，「哪來的怪物？」

威爾帝沒有立即回答，按下一枚按鈕，身旁的機關立即啟動，將一個類似火箭砲的武器送了出來，他俐落而熟練地操起了武器，拉開保險，架起，轉身。

驚覺砲口對準自己，男人驚愕地站了起身。

還未來得及出聲，板機就已無情地按下，巨大的砲響撼破了整個實驗室。

幾秒過去，抽風機自動啟動，濃濃的煙霧逐漸散開，男人驚愕地站在原處，唯有他身旁一個身影搖晃了一會兒，倒地，威爾帝收起了武器，站著，等到煙霧完全散開。

而後，只見風躺倒在地上，不得動彈。

棗紅色的眸子帶著不同於以往的暴戾殺氣，他咬著牙，身體痙攣了一會兒，雙眉緊緊蹙起，似乎努力想反抗這股無形的壓迫，那模樣——的確就如怪物一般。

「活捉適用。」威爾帝淡淡地道，走了過去，蹲下身，壓住了風的頭，「暫時性阻礙敵方的大腦對身體指令，也就是部分癱瘓神經系統，對於里包恩……還有這個、」他看了身下

的風一眼，頓了頓，「……這種常人無法擊敗的怪物，這武器能輕易讓他們變得毫無招架之力，若擔心打不中，這武器還附有自動追蹤系統，目標鎖定功能也操作簡單。」

「這、這傢伙是哪來的……！」

「——別動他。」威爾帝冷冷地打斷了他，瞇起了眼，「要就簽約，不要就快滾。」

男人顯然是嚇著了，緊咬著牙，半晌支支吾吾的，沒有講出一句完整的話，只有拋下一句「改天再派人過來簽約」便早早閃人，威爾帝目送著他的背影直到大門關上，才緩緩地鬆了手。

「我知道你很生氣，但是現在動手並不明智。」他淡淡地道，摸了摸風的頭，動作幾乎與里包恩一模一樣，「里包恩死了，那是他的選擇，也不會希望誰為他報仇的。」

身體逐漸恢復了行動自由，風緩緩地坐起了身。

他無力地跪坐在地，緊咬著下唇，淚水盈滿了眼眶，半晌說不出話，只有輕輕地點了頭。

「嗯……」他哽咽著，低頭，說，「嗯……。」

於是他再也沒有說話，低著頭只有哭泣，威爾帝坐在他身旁，也沒有多說些什麼。

——里包恩再也不會回來了。

＊

威爾帝再也沒有趕他走，風也就留了下來。

時間一日一日地過去，起初也難過得不知道是幾月幾日，後來似乎也稍微平復了，不再提起里包恩，倒是安分地和威爾帝一起過生活，那科學家是不懂得照顧自己的人，風索性接手料理他的一切生活，漸漸地，威爾帝也接受了他的手藝，三餐也不再吃機器製作的食品。

後來聽說里包恩的遺體被分了屍，放在最近的墓園，威爾帝聽說有去處理，他去時不讓風知道，似乎是半夜去的，風後來有去獻花，但墓園的氣氛讓他不很舒服，所以也不常去。

總覺得、他老是這樣想——總覺得里包恩並不在那裡。

「風。」一天，威爾帝看似無所事事地倚在廚房的門口，手中端著咖啡，凝視著那正在為自己做晚餐的紅色背影，開了口，「晚餐、要多久才會好？」

「差不多再一小時吧。」風輕輕地微笑著，回頭，「如果您餓了，我可以先做點心……」

風的話在下一刻止住。

只見威爾帝已按下了鎖門鍵，轉身離開，兩扇厚重的金屬製大門緊緊關閉，外頭傳來機器大鎖自動層層鎖上的聲音，風連忙關了火，拋下手邊的料理，往大門邊跑去。

——被反鎖了。

「威爾帝先生、威爾帝先生？」他敲了敲門，喊道，然而門外的另一方毫無回應，「請

問、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您把我鎖在裡面了，威爾帝先生？」

風的聲音持續從廚房內傳出，威爾帝沒有搭理，回頭再度確認廚房已經被最高防護等級給封鎖，又將目光轉向實驗室同樣被層層封鎖的大門，而後拿出了所有能使用的武器。

保全系統和警備系統都被破壞了。

他知道是誰下的手。

——砰！

巨大的槍響自外頭傳來。

威爾帝咬緊了下唇，在無人而狹窄的走廊內，那個人不會使用槍，畢竟子彈反彈並不是什麼有趣的事，雖然那人最擅長的就是這種伎倆，那槍聲——是警告。

最強殺手要下手前的警告。

優雅的腳步聲回盪在空盪的地底內，後方廚房的風似乎已經不吵了，或許是聽到了槍響，又或許是回去安分地做飯，威爾帝抓起了手邊的武器，咬牙。

腳步聲赫然停下。

那短暫的靜默彷若有千年之久，危險來臨的前一刻時間彷彿不再是時間，威爾帝屏了息

——爆炸。

空氣瞬間升溫，熱度足以將人灼燒至死，經過層層封鎖的堅固大門一下子碎得徹徹底底，碎裂物噴爆到實驗室各個角落，震波轟得大地都在顫動，煙塵瀰漫，餘火焚燒。

天花板的自動滅火器收到了感應，啟動，灑下泡沫噴滅了殘火，抽風機自動啟動，將瀰漫的碎屑和煙霧抽到地面上去，塵埃逐漸落定，煙霧中緩緩出現了個修長的身影。

「Chaos——老友。」

低沉而熟悉的聲音自混沌之中傳來，伴隨著再次上膛的聲響。

威爾帝拿下了擋在自己身前的防護殼罩，冷汗自額角滑落，咧開一抹笑。

「……這還真是稀客。」他站起身，抓住了身旁的火箭筒，「我可是用了最強力的兵器，認屍時也沒看出什麼破綻，你應該早就已經被分屍，躺在墓園地底了才對。」

「啊啊、對，你的兵器確實是很強力。」對方的身影一斜，似乎是優雅地倚在了被炸爛的門邊，「我怎麼也料想不到，所謂的『老友』竟然會和黑手黨合作取我的性命。」

「你太礙眼了。」威爾帝冷聲道，握著兵器的手卻顫著抖，「你到底是怎麼活下來的？」

「天啊、別跟我說你忘了。」

那人輕輕地笑了起來，煙霧終於在此時完全散去。

把玩著手中的槍、站在門口的那人，筆直地望著威爾帝的雙眼，啟唇。

「因為我的名字——叫做 Reborn。」

無論幾次，都能不負此名，浴火重生。

*

「要不是因為你從中插手的關係，我早在第七天晚上就回來了。」里包恩輕聲冷笑，以槍口頂了頂帽簷，「早料想到你對風也有意思……那麼，你把我的人藏到哪裡去了？」

「你認為我會告訴你嗎？愚蠢的傢伙。」威爾帝推了推眼鏡，滑開一抹獰笑，「那傢伙對我很有用，事到如今要我還回去，也是不可能的事。」

「愚蠢？瘋狂科學家有罵人的資格嗎？」

「對同樣瘋瘋癲癲的殺手——就有資格！」

尾音落下的瞬間他立即開砲。

里包恩挪了個腳步，側身閃過迎面而來的火箭砲，同時在追蹤型砲彈還沒來得及轉彎以

前向後開出一槍，子彈撞擊砲彈再度發生爆炸，里包恩趁爆炸奪去威爾帝注意時往實驗室內衝，當然，以兵器製造為名的威爾帝不可能讓他的研究室處於無防備狀態，里包恩早有心理準備。

這裡的每項設施，都是兵器。

果不其然威爾帝轉身過去操縱電腦，下一個瞬間電擊自右方襲來，他後退閃躲，又立刻彎身躲過緊接而來的格林機關砲，里包恩自口袋抽出另一把槍，同時朝砲口及電極襲來的方向開槍，又後仰閃過一道雷射光，動作流暢而優雅，且沒有絲毫的慌亂與猶豫。

身經百戰的殺手。

威爾帝自然也不是省油的燈，在毫不間斷的猛烈攻擊中，他隨時謹慎地計算著里包恩開槍的次數，沒有卡彈亦沒有走火的情形發生，依他手中的槍型看來是十二連發型半自動手槍，上膛之後已經右邊手槍的子彈已經擊出五發，左手手槍子彈擊出三發，每一發至兩發子彈就會精準地毀掉他實驗室裡的一項兵器，威爾帝心底清楚，與里包恩這種等級的殺手對戰，已經不是實力懸殊的問題，而是一場徹徹底底的耐久戰。

右手手槍子彈消耗至第十二發，里包恩扣了扣板機再沒有子彈出來，嘖了一聲，卻沒有時間處理右手那把已經沒用的槍，他側身閃過一發追蹤型砲彈，左手補上一槍讓砲彈引爆，

下一刻左手角度轉了一百八十度，朝砲口開槍，再度毀掉了一項兵器。

爆炸的煙霧又再度瀰漫了整個實驗室，里包恩的視線被阻礙，但機器還是偵測得到活物的存在，威爾帝的手指在鍵盤與無數按鈕上不停來回移動，兵器剩餘不多，但里包恩左手手槍子彈只剩兩發，無論如何，他都已經贏定了。

即使是最強殺手也不利於長時間的戰鬥，里包恩終於失誤了一槍，他咬牙，重新瞄準，再度扣下了板機，卻只發出空響——子彈用罄。

他嘖了一聲，低頭躲過一記光束砲，正要向後退，卻赫然發現自己已被五座砲口團團包圍。

「沒子彈了吧？」威爾帝咧開一抹獰笑，「二十三發子彈，毀掉我二十樣兵器，不愧是最強殺手，要是你最後一發沒有失誤，或許還會有點勝算。」

「……我知道了。」放掉左手的槍，鏗鏘兩聲落到了地板上，里包恩乾脆地卸下了自己的武器，「在你動手之前，我還有幾個問題不能帶進墳墓裡去——你到第七天下午才用你的發明對我展開攻擊，是因為風在第七天發生了什麼嗎？」

「他生病了。」威爾帝冷聲輕笑，「是我治好了他，風給了我很特別的感覺，與我那些實驗品和發明都不一樣，當然也與你不一樣，所以我無論如何都要留下他。」

「啊啊、是嗎？自己沒人緣就搶別人的，果然是瘋狂科學家的怪癖。」里包恩輕笑道，聳了聳肩，「最後一個問題，你真的把我當過朋友嗎？」

「——怎麼可能。」威爾帝的臉上閃過一抹猙獰，「你不過是有利用價值罷了。」

「我想也是。」里包恩舉起雙手投降，嘆了口氣，嘴角輕勾起了一抹冷笑，「——而我也是。」

——子彈猛然從地板迸裂而出，擊壞了里包恩右後方的砲口。

威爾帝吃了一驚，頓時明白——方才最後一發子彈並不是失誤。

早該要料到的，這是最強殺手常玩的把戲。

只見里包恩縱身向後一躍，躲進其他砲口射程範圍的死角，右手緊握著那把早該沒子彈的手槍，朝剩下四座砲口連發四槍，威爾帝急著要再去操縱電腦，一發子彈擊中他的右手，鮮血噴濺出來，他嗤疼一聲，下一剎那另一發子彈擊中他的左手。

里包恩是天生的殺手。

他清楚人體每個神經每條血管每根肌肉的作用與位置，威爾帝的兩手彷彿斷了一般，再也不聽大腦的指令，里包恩優雅而緩慢地走了過去，一腳將他踢倒在地，皮鞋毫不留情地踩上威爾帝的胸口，傳來肋骨斷裂的清脆聲響，看著威爾帝發青的臉色，他輕聲低笑。

「基本上，認識超過三年以上的人，我不殺。」里包恩淡淡地道，然而槍口仍舊是指著威爾帝的眉心，沒有移開，「把風還給我，剩下的一切都好談。」

「咳、怎麼……可能、子彈……」

「欺騙是殺手的本能之一。」里包恩咧開一抹冷冽的唇角，輕聲道，語音卻帶著壓迫感十足的霸氣，「你的機器可以在濃煙中偵測我的位置，卻無法偵測我有沒有更換彈匣。」

「你……！」威爾帝惡狠狠地瞪著他，眼神裡充斥著滿滿的憤怒與不甘，唇齒微啟最後也還是沒說什麼，他撇過頭去，看了眼被封死的廚房，又看向里包恩，見對方明白了他的意思，威爾帝粗喘著氣，忿忿地低聲開口，「……那也要你進得去、才能找得回他。」

「我根本沒有進去的必要。」里包恩臉上不可測的微笑漸深，銳利的眸子宛若優雅地瞇起，「因為，他在裡面掙扎了那麼久——很快就要出來了。」

尾音剛落，廚房的門便立即炸開。

里包恩拋下沒有反抗能力的威爾帝往後一躍，閃避了四散的碎屑和煙塵，他吹了聲口哨，抬頭，煙霧中匆匆走出了個人影，錯愕地環視著被爆炸摧毀得一片狼藉的實驗室，而後很快地注意到了躺倒在地上的威爾帝，風倒抽了口氣，慌忙跑到對方的身旁。

「發生了什麼事了？威爾帝先生、威爾帝先生！」他蹲在威爾帝身邊，手足無措，一臉

的慌張，「該不會是我剛才的爆炸弄出來的？不會吧？威爾帝先生、請您振作一點……！」

威爾帝咳了幾聲，表示還有意識。

風見他還醒著鬆了口氣，趕忙起身要拿醫療用品，視線卻在上移的瞬間凍住了。

「里包恩……先生……？」

他楞楞地，看著那黑色的修長身影。

那個自己曾以為再也不會見到的男人，就這樣立在風的身前，墨色的眸子帶著既往的冷淡。

「因為這傢伙從中作梗的關係，我遲到了。」里包恩一面解釋，一面關上了保險，看了眼近乎昏迷的威爾帝，道，「我沒瞄準那傢伙的要害，死不了……倒是我答應過你的，跟我走吧。」

「真的是、里包恩先生……？」棗紅色的眸子有些濕潤，風楞楞地望著他，聲音卻幾分乾澀，「怎麼會、我還以為您……已經……因為我、還去墓園獻了花……」

「是差點被威爾帝害死沒錯。」里包恩淡淡地微笑起來，「但如你所見，我還活著，也知道了把你託給威爾帝是個天大的錯誤，所以，現在、跟我走吧。」

「……不行。」

出乎他意料之外的，風了然地拒絕了他。

棗紅色的眼眸透出一股堅毅，他抿著唇，毫無畏懼地抬頭正視里包恩危險的墨色瞳子。

「丟下威爾帝先生這種事情，我做不到。」他輕聲地，給了這樣的理由，「而且再怎麼說，等待里包恩先生的這段時間內，畢竟都是威爾帝先生照顧我，我不能離開。」

「是嗎？那麼……」里包恩的聲線又再度恢復毫無起伏的冰冷，冷得令風心裡一陣寒顫，只見他緩緩地打開保險，槍口對準威爾帝的頭顱，「你現在只有兩個選擇，夠清楚了嗎？」

「里包恩先生！您……！」風猛然站了起身，好看的眉緊緊蹙起，他站到威爾帝的身前，張開雙臂，「真要這麼做的話，請您乾脆殺了我好了，我不會反抗，因為這條命已經是你的了。」

「——啊啊，我會的。」轉而將槍口指向風的左胸，里包恩的眸裡盈著霸氣與森冷，「對我已經沒有價值的玩物，我也不需要了，既然感情那麼好，讓你們死在一起也好。」

風咬緊了下唇，身體有些僵硬。

他的視線停在里包恩的槍口上，又看向里包恩冷漠到令人戰慄的神情，身後的威爾帝還在痛苦中喘息，風緩緩地閉上雙眼，在威爾帝的身旁蹲下來，沉默了一會兒，又看向里包恩。

而後，他緩緩地點了點頭。

里包恩的手一瞬間有那麼些顫抖。

他舉著槍，對準風的眉心，還有那面對死亡已經覺悟了的雙眼，一股複雜的情感湧上他的喉，愛、佔有、嫉妒、不滿、冷漠，以及將眼前這兩人狠狠摧毀殆盡的憤怒。

——結束了也好。

他這麼想著，扣下了板機。

喀嚓。

板機扣下，卻沒有預料之中的槍聲。

風安靜地瞪大了雙眼，里包恩也沉默著，收起了槍，緩緩朝他走來。

——槍裡沒有子彈。

風見他過來，以為會挨打，閉緊雙眼算是有些心理準備，然而等了許久，朝自己落下的也不是拳頭，只感到一只溫暖的大手壓上他的頭頂，輕輕地、柔和地，摸了摸他的頭。

再一睜眼，里包恩已經轉身離開。

風楞楞地張著嘴，始終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里包恩的身影越行越遠，最後終於消失在走廊的轉角處，他終於想起了威爾帝，起身去拿醫療箱，回來時卻發現威爾帝睜著眼睛，望著天花板不說話。

直到風在他身旁坐下來，打開醫藥箱，才聽見威爾帝嘆了口氣。

「被耍了……」威爾帝淡淡地道，聲音很是平板，「明明是可裝填十二發子彈的彈匣，他卻只裝了六發，哼、看來還是敗給他了……那傢伙既不殺朋友、也不殺愛人。」

他早就預料到事情的發生。

正因如此，才會被稱為——最強。

「……這種個性，果然是里包恩先生呢。」風靜靜地拉開繃帶，拾起威爾帝受傷的手，握在手中，微笑起來，「威爾帝先生，包紮完後，我替您把實驗室整理一番好嗎？」

威爾帝沒有回話，風也只是微笑著，替威爾帝止了血，消毒，上藥，點通了幾個穴位，而後小心翼翼地包紮，至於威爾帝斷裂的肋骨，風正困擾著該如何處理時，後方傳來了腳步聲。

雜亂的，人數眾多。

風站了起身，警戒地望向後方深黑的走廊，棗紅色的眸綻出一股霸氣。

然而出乎他意料的，來者是兩名看似技師的青年和幾個醫療人員。

「不好意思，打擾了。」其中一名橘紅髮色的青年有些怯生生地道，「我、呃，我和斯帕納，我們是里包恩先生派來、專忙幫忙修繕實驗室的……啊、我們還帶來了醫療人員，雖

然聽說傷不是很重，但多少還是可以幫到一點忙……吧？」

「那就勞煩你們了。」風露出了淺淺的微笑，向眼前的人們作了個揖，「肋骨骨折了，我還不知道該怎麼處理，也不敢隨意移動威爾帝先生，還請你們多多幫忙。」

「咦、咦……？當然不是問題……」青年愣愣地笑了笑，招呼後方的人員來幫忙，原以為殺手里包恩的朋友都是一堆恐怖的怪胎，看來總算遇到一個正常的好人了。

於是醫護人員進來替威爾帝做了緊急處理，而後送往將他抬到擔架上，送往醫院，兩名年輕的技師則是留在實驗室內，清掃那些不能再使用的爆炸殘骸，也順便興致勃勃地參觀第一科學家威爾帝的精心研究，看那兩人嘆為觀止的樣子，風露出了微笑。

他悄悄地轉身，安靜地離開了實驗室。

*

月色皎潔，白淨的月光灑落在西西里的小巷，風順著階梯拾級而上，離開了深黑而漫長的走廊，多個月來首次呼吸到外頭的空氣，他舒服地閉上了眼，沉默了一會兒。

而後，睜眼，抬頭。

「終於出來了。」低沈的嗓音從上方傳來，墨黑的眸子對上了風的視線，里包恩坐在高高的牆上，嘴角咧開一抹邪魅的弧度，「我可是等你很久。」

「讓您久等了。」風望著他，頓了頓，平靜地微笑起來，「……對不起，里包恩先生。」

里包恩搖了搖頭，表示不介意。

他壓住帽子，自高牆上跳下，落地的姿態輕巧得沒有聲音，他來到風的身邊，摸了摸他的頭。

「早就知道你會來的。」他在風的頰側落下一個輕吻，微笑，「因為你是風。」

風輕輕地笑了，點點頭，任里包恩牽起他的手，往前走。

皎潔的月光灑落在兩人的身上，在西西里的街道上牽出一對長長的影子。

（完）

骸雲

愛蜜莉的玫瑰

愛蜜莉的玫瑰

2012年6月

小時候，曾經讀過一本名叫《愛蜜莉》的繪本。當時我沒有看懂那本繪本，只依稀記得一個牽著媽媽的手、在白皚皚的雪中行走、手拿著一朵花去探望愛蜜莉的小女孩。這個意象在我大一讀過威廉・福克納福克納的短篇小說《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後，融合成了這篇骸雲文《愛蜜莉的玫瑰》。

不知為何，我總是特別偏好那些心裡有陰影的孩子。

那個封閉的小鎮有著一幢大宅，大宅的風格很是古典，兀自佇立在許多現代風格的建築之間，很是突兀，街上的人們偶爾會予以議論，偶爾只是安靜地走過，更多時候，他們會以一種同時帶著嫌惡和尊敬的眼光望著那幢大宅，那是從很久以前遺留下來的貴族的遺產，屬於過去的早該消去，然而那棟大宅卻始終頑固地立在那裡，老舊而鏽蝕的門牌上寫著大大的兩字——「雲雀」。

外表乍看之下是無人的空屋，事實上那裏還住著一個小孩。

孩子的父親在幾年前走了，那孩子每天都會坐在大宅門口的白色大理石階梯上等候，雙手托著圓圓的小臉蛋，睜著漂亮的眼睛在那裡等，無論是晴天、雨天或是下雪天，那孩子總是在那裡等著，路過的人們每個都同情他，卻從來沒有誰對那孩子伸出援手，時常有人對那孩子說，你的父親早就死了，別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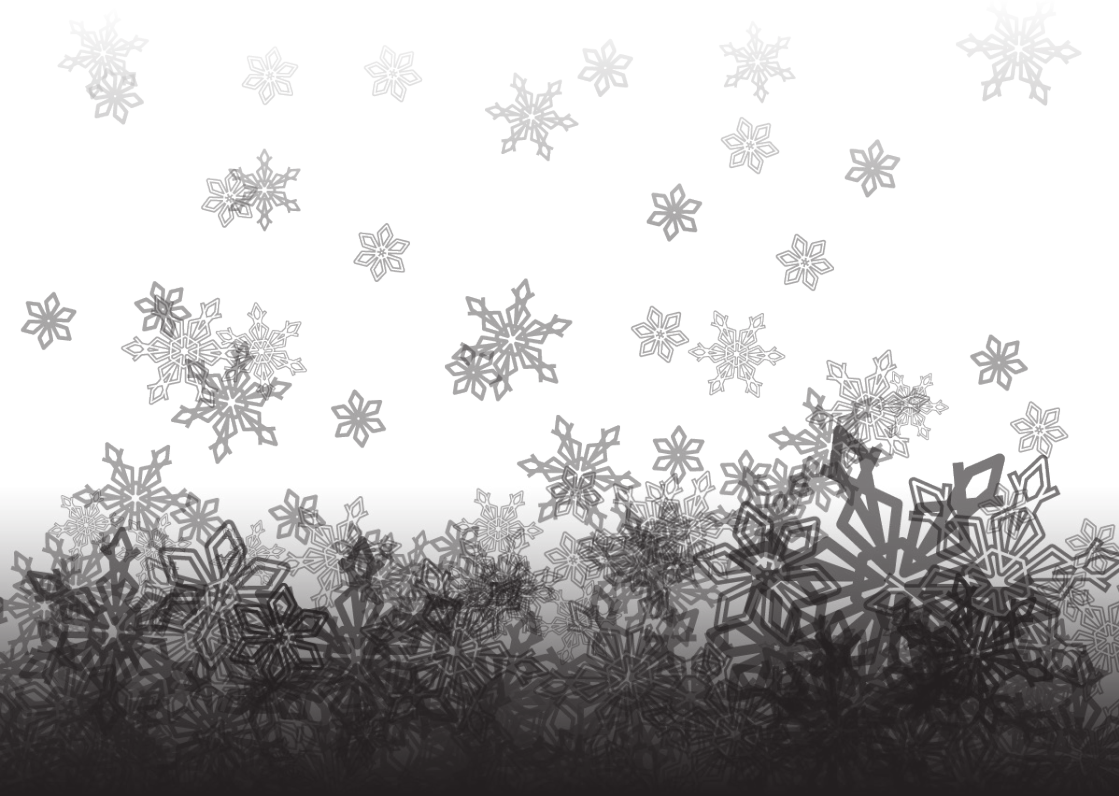
然而那孩子的回答始終如一。

「爸爸還活著。」

他像個機械木偶似地，不斷地平板地回答。

愛蜜莉的玫瑰
Chapter 1

Isolation



六道骸並不與一般的男孩子一起玩ＢＢ槍，他的射擊準度是孩子們中數一數二的，然而他卻只與女孩子們玩跳繩和跳房子，他是個長相很漂亮的男孩，臉上卻沒有什麼孩子的天真，反倒有種迷人的邪魅，他一藍一紅的雙眼在人群中很引人注目，男孩子們對他又敬又怕，卻也很討厭他，那些孩子通常會站在離六道骸五十公尺之外的街角，遠遠地大聲嘲諷他，或拿ＢＢ槍射他和那些女孩子，然後在六道骸有所行動前以最快的速度逃離。

但是對六道骸而言，他也不怎麼喜歡現在的狀況。

男孩子們不接受他，女孩子們也因他而有了裂痕，原先的六道骸在這群女孩子當中只是個可有可無的小跟班，逐漸地，一個女孩喜歡上他，然後接著出現第二個、第三個，女孩子們為六道骸的事情吵得很兇，絕交又和好、和好又絕交，霸凌、排擠等事早已稀鬆平常，最後有個女孩跳出來提昌友情至上，這些女孩子們彷彿一夕之間省悟了，大家握手言和、重修舊好，但那也終究只是表面而已，六道骸始終不覺得那些喜歡自己的女孩子們有和好過。

他一直與群體維持著這種微妙的關係，過著自己的生活，早上去學校，下午放學和女孩子們玩耍，晚上回家吃飯睡覺，日子沒有什麼轉折，他的繼母總是告訴他，他長大之後會成為耀眼的帥氣的男人，鎮上所有女孩都會來倒追他，但六道骸始終沒什麼感覺，直到那一天——他的人生迎來了第一個轉折點。

要說起因其實也沒什麼，只是那天那些槍法極爛的男孩子們剛好有一顆子彈射中了自己的肩膀，六道骸想著總該做個了結，就離開了那群正在跳繩的女孩子們，追上去，男孩子們頭一次看見他追上來，嚇都嚇傻了，一夥人拼命地亂逃，慌忙之中有幾個人跌倒在地，然後他們指著前方那間破舊的大宅子，說：那裡沒人！大家趕快進去！於是一行人咚咚咚地跑進去，卻在下一個瞬間無聲了。

六道骸以為被他們溜掉了，撿起地上那些男孩掉落的一把ＢＢ槍，他正要往那大宅子去，下一瞬間一個人就從自己面前飛過，摔到了對面的路上。

他嚇了一跳，恐怕也是有人第一次能這樣嚇到他，接著飛出了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那些搗蛋的男孩子們一個個被丟了出來，全身遍體鱗傷，不是昏過去，就是動彈不得，六道骸數了數，大約全都飛出來了，這才走上前去。

站在庭院裡的，是個個頭比自己要嬌小得多的黑髮男孩。

他手中握著兩根拐棍，臉上淡漠得沒有一絲表情，抬手緩緩擦去濺到臉上的血漬，那男孩安靜地轉身，卻又回過頭來，一雙犀利的眼眸定在六道骸身上。

「你是下一個嗎？」他問。

六道骸識相地搖搖頭，退後，丟下手中的ＢＢ槍，表示自己沒有敵意。

但顯然單單是這樣做並不能讓男孩冷靜下來，自己沒有敵意不代表對方沒有敵意，那男孩雙手緊握拐棍衝了過來，速度快得一時之間無法用肉眼捕捉，六道骸本能地彎下身，他聽見拐子從自己頭頂掃過的聲音，身子沒來由地顫了一下。

或許是直覺到了眼前太過強大的危險，六道骸踉蹌後退了幾步，轉身就跑，那男孩倒也沒有追來，他不停地跑、不停地跑，直到那棟大宅已經被高聳的公寓大樓給遮蔽，他才停下腳步，回過頭，喘著氣，神色有些茫然。

那是他與那個男孩的第一次接觸。

那次過後，大宅子的存在必要備受爭議。

鎮長特地前來關心，孩子們說是被那個大宅裡的黑髮小男孩揍了，大家全軍覆沒，孩子們把那男孩描述成尖牙利齒的鬼怪。

「不是吧，你們怎麼會是被他打了呢？」鎮長說，看著那些受害的男孩，「高貴的貴族是不會打人的，再說一次，你們是被誰打的？」

「是那個宅子裡的人。」男孩說道。

「高貴的貴族是不會打人的。」鎮長又一次強調，「你們被迫說了謊對不對？」

「我們沒有說謊。」男孩們回答。

「肯定是說謊。」鎮長篤定地道，「再說一次，你們被誰打了？」

男孩們這次面面相覷，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說，是不是被六道骸打了？」鎮長提示性地問。

男孩們多少明白了鎮長的意思，雖然表情頗為疑惑，卻紛紛點頭了，於是大人的矛頭對準了六道骸，貴族雖已沒落了，身分還是高貴的，總要有個人出來當替死鬼，這時候被端出來待宰的最好是鎮上那些被邊緣化的怪胎。

他們做了一次審判，但是實情是什麼大人們也心知肚明，他們給六道骸記了筆前科，卻沒有定他的罪，大家私下勸戒彼此，千萬離那座大宅遠一點，此後，那棟大宅除了進出的僕人之外，也沒人再去拜訪了。

至於六道骸，繼母雖然明白實情，既心疼，也給予他體諒，然而女孩子們就不這麼認為了，她們背後傳著六道骸的壞話，也不讓他加入遊戲，雖然還是有女孩子喜歡他，但不管是大人或小孩，都開始對他敬而遠之了。

他與他一樣，都是孤立的。

天氣漸涼，約是入冬了。

雲雀恭彌站在椅子上，注視著鏡子裡的自己，圍上了厚厚的羊毛圍巾，他呆呆地凝視著鏡裡的倒映，呼了口氣，白色的霧氣模糊了一小塊鏡面，他伸手在鏡面上畫下了一個平板的表情符號。

既非笑、也非哭，更不是氣，左一豎右一豎兩顆眼睛，下方一橫代表平直的嘴角，不上揚也不下垂，一如他現在的表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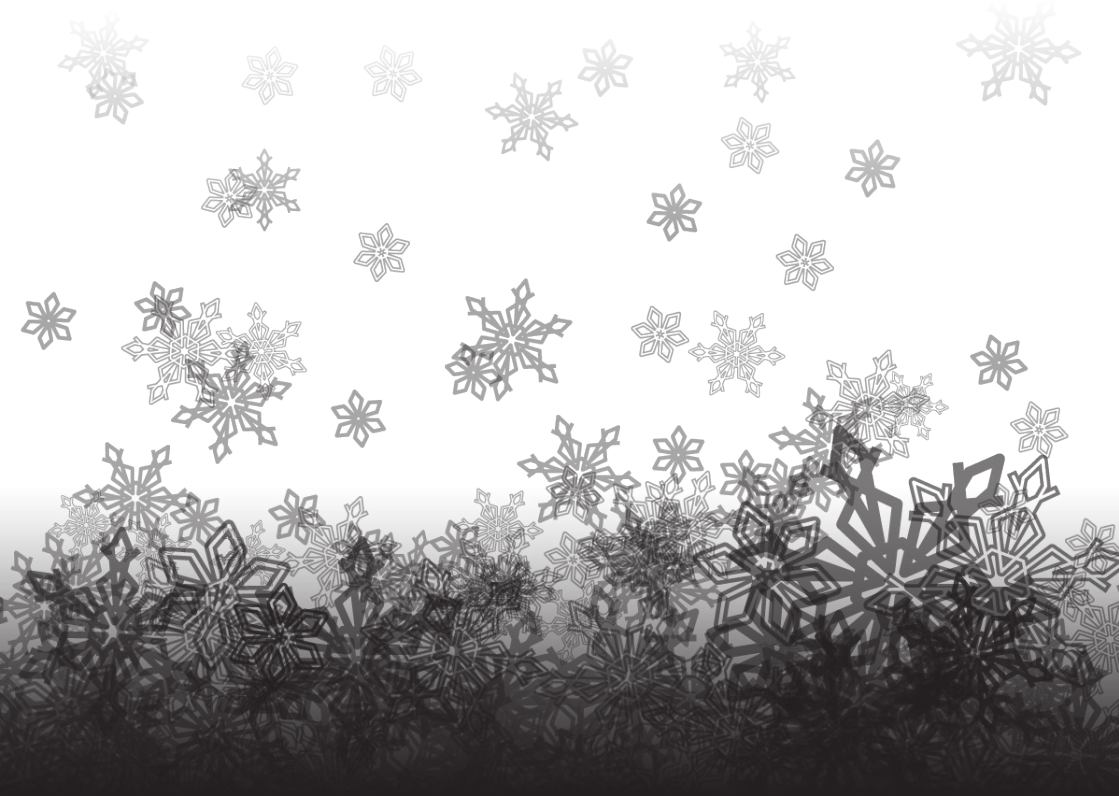
「少爺。」

僕人的聲音從後方傳來，「時間差不多了，少爺。」

雲雀回頭望著門口，淡淡地點點頭，他伸出手，用袖子擦掉了鏡子上的塗鴉。

愛蜜莉的玫瑰
Chapter 2

Demophobia



雲雀恭彌很少出門。

但每當他出門的時候，他會像個領導一樣走在前端，一個高大的僕人保持一定距離跟隨在後，若要出門，大約會選在下午三點左右，那時候路上人少，去哪裡都不至於太擁擠，夏天的時候，太陽也不致於那麼猛烈。

或許那天，該說是他心情剛好不錯。

雲雀恭彌頭上戴著個兔子造型的毛茸茸耳罩，身上的衣服厚得像顆皮球，因為不常曬太陽的關係，皮膚蒼白得有些病態，襯著一頭蓬鬆柔軟的黑髮卻倒也顯得好看，路過的人們見到這孩子，多多少少都露出了溫暖的笑容，然而在明白他是雲雀家的孩子之後，他們便紛紛別開了眼神。

雲雀倒也不理他們，偶爾會停下腳步，然後跟著路邊的蝴蝶走，後方的僕人也沒有意見地跟上去，他追著一隻粉蝶走，卻又突然停下了腳步。

擋住了路的是一群女孩。

女孩之中有一個藍頭髮的男孩，是今年夏天出現在他家門口的那個孩子，女孩們玩著跳繩，嘰嘰喳喳地吵個不停，男孩倒是很安靜地站在一邊，不說話，也不參與，像是本來就在

那裡的木頭雕像。

雲雀恭彌又望向了那群女孩子，他的心臟怦怦地跳了起來，兩把冷冰冰的拐子從袖裡滑出來，被那發汗的小手緊緊握住。

他顫抖地笑了起來。

「少爺。」身後的僕人叫住了他，「我們到別邊去吧。」

雲雀沒有理他，邁開步伐，僕人彎下身按住了他的肩膀。

「少爺。」僕人說，「鎮長不會替您把事情壓下第二次的。」

然而他的話並沒有成功阻止男孩，雲雀恭彌跨開了步伐，往嬉笑的女孩子們那裏走去，女孩子們注意到了他，認不出他是雲雀家的孩子，雲雀恭彌加快了腳步，嘴角揚起一抹興奮的微笑，舉起了拐子。

——碰！

拐子打中了其中一個女孩的腦袋，那女孩尖叫一聲，飛了出去，其他女孩子倒抽一口氣，雲雀恭彌的個頭比她們都要小得多，起初有些女孩子還大聲咒罵，直到那被擊中的女孩掙扎

著抬起頭來，鮮血流得一臉，這時所有的女孩子們才全都嚇到了，尖叫著紛紛退開，只有那木頭雕像的藍髮男孩回過神來。

他大步走過來，擋在雲雀恭彌和女孩子們之間。

「少爺！」僕人無奈地叫道，「快住手！少爺！」

雲雀恭彌沒有聽，他宛若野獸一般地撲了上去，六道骸側身閃過第一記拐擊，使力接下了第二記緊接而來的狠拐，一個旋身將雲雀恭彌用力摔到地上。

雲雀瞪大了雙眼。

那男孩坐在自己的身上，加上身上衣服厚重，雲雀恭彌爬不起來，後方的女孩子一見怪物被制住，開始群起叫好，她們憤怒地朝雲雀咒罵，甚至有女孩拿起地上的跳繩，往雲雀臉上狠狠地丟去。

聲音，一點一點地淹沒了他。

雲雀恭彌始終是瞪著雙眼，不再說話、不再思考，他的眼眸深得彷彿漩渦一般，地板冷得有如結冰，他的四肢似乎都麻木了。

而後，晶瑩的淚珠順著蒼白的臉蛋滑落，滴上冰冷的路面。

醫生說，雲雀恭彌罹患了嚴重的人群恐慌症。

在被生父尋回之前，雲雀恭彌住在一個離這個小鎮很遠很遠的地方，一座人口擁擠、治安不良的大城市，他被鎖在高高的破舊的閣樓上，身旁擺放著成山的書堆，唯一個窗口面對著一條沒有出路的死巷，那死巷時常有黑道聚集鬥毆，幾乎每個星期都有人死在那裡，雲雀恭彌自有記憶以來，就被綁在一張椅子上，沒有人與他對話，沒有人教他寫字說話，那是個藏書的、陰暗的閣樓。

他幼時對人類的唯一印象是一個男人的臉。

那個男人會帶著冷掉的飯菜上來餵他吃，不聽話時就加以施虐，一直到五歲被生父找到之前，他一直都過著這樣的生活，起初雲雀恭彌被診斷出重度智障，後來才發現他的智商其實高得可以，只是沒人教他應學的知識，他的瞳色因長期未見光而比其他人都要來得淺。

或許也是因為那段時光的影響，雲雀恭彌肯親近的對象只有自己的父親，家裡的僕人他通常不把他們當做人類看待，不同他們笑，也不搭理他們，父親帶他去看心理醫生，第一次說是重度智障，第三次收回了那個診斷，第五次，他們發現雲雀恭彌與群體互動的模式太過不正常，第八次，雲雀恭彌被診斷出罹患嚴重的人群恐慌症，第十二次，他從學校休學，有些專家來觀察他的行為，然後發現雲雀恭彌對於人群的反應根本就是變態。

他就像不知輕重的野獸，看見人群就想殺。

生父很心疼他、也很寵愛他，父親是雲雀恭彌唯一喜歡的對象，也是他讓他慢慢步上了正常人的軌道，就這樣過了幸福的五年，然後又只剩他一人。

他還記得父親離開家時，是個寒冷的冬日夜晚，鮮血一路滴到馬路上，白皚皚的雪地都染上了赭紅，那件殘忍的謀殺案轟動了整個小鎮，兇手至今未明，活生生的遺跡又死了一個，大家都說鎮上最後一個貴族也死了，有人惋惜、有人嘲笑，直到喪禮的那一天，大家才知道雲雀家還有一位小小貴族。

到現在，雲雀恭彌還是會坐在那白色大理石階梯上等待。

路過的群眾在他面前交頭接耳，那些不堪入耳的話語，早就已經全部傳進雲雀家中，還有那些玩耍的孩子們，雲雀恭彌透過窗口遠遠地看著他們嬉笑，也跟著勾起了微笑，不自覺地伸手去握他的拐子，心兒怦怦地跳。

恨死群聚了、恨死群聚了、恨死群聚了。

他想。

「少爺！」

僕人的聲音終於喚回他的意識。

跳繩宛若鞭一般地打下來，他本能地閉上了雙眼，卻聽見了女孩們倒抽一口氣的聲音，雲雀只感到眼前一暗，卻遲遲沒有等到那預料中的痛感，他緩緩地睜開眼，只見那個坐在自己身上的男孩壓下身來，替自己擋下了跳繩，他的臉上多了一橫火辣辣的，卻沒有任何表情，兩顆眼睛一藍一紅，大大地睜著，望著那些驚惶的女孩們，唇線平直絲毫不帶情感。

就像自己一樣。

雲雀恭彌愣愣地看著他，半晌也說不出話，女孩們也不再說話，僕人上前來把六道骸架開，將雲雀恭彌高高抱起，快步離開了人群。

而那藍髮男孩只回眸看了女孩們一眼，便轉身朝僕人離開的方向跟去。

一直走過幾個轉角，男人才注意到身後的孩子，他將手中的小男孩放下來，喝斥六道骸離開，六道骸沒有說話，只是注視著雲雀恭彌。

「我來陪你玩。」他平靜地說。

「你走開。」雲雀恭彌皺起了小小的臉，道，「我不要別人陪我玩。」

「那你為什麼攻擊她們？」

「因為我討厭群聚。」

「騙人。」

六道骸淡然地回答，他的臉上依舊是沒有任何表情，讓雲雀恭彌聯想到他的父親，他灰藍色的眼眸望著那個藍頭髮的怪男孩，小小的臉蛋一下脹一下消，眼眶泛起了紅，他張開了嘴，卻什麼也沒說。

他彎身撿起地上的石頭，往六道骸狠狠地砸過去，那男孩側身閃過了，石頭掉到地板上，叩叩叩叩，而後全然靜止，他們之間沒有再對話，只有安靜的呼吸聲，一會兒，雲雀恭彌的鼻頭也紅起來，他抿起了唇，轉過身去，小小的手抓住僕人的褲角，硬是拉著那高壯的男人跟他一起走。

六道骸不再跟上去，只是站在原地。

他不知道為什麼，鎮上的人們都要遠離雲雀恭彌，也不知道為什麼，女孩子們要憤怒地攻擊雲雀恭彌，更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害怕雲雀恭彌。

他的眼神，明明總是哭著，在說：和我一起玩吧。

冬日終於降臨，天空降起了雪，他坐在門口的大理石階梯上，等了一個下午，已經一年過去了，他的父親還是沒有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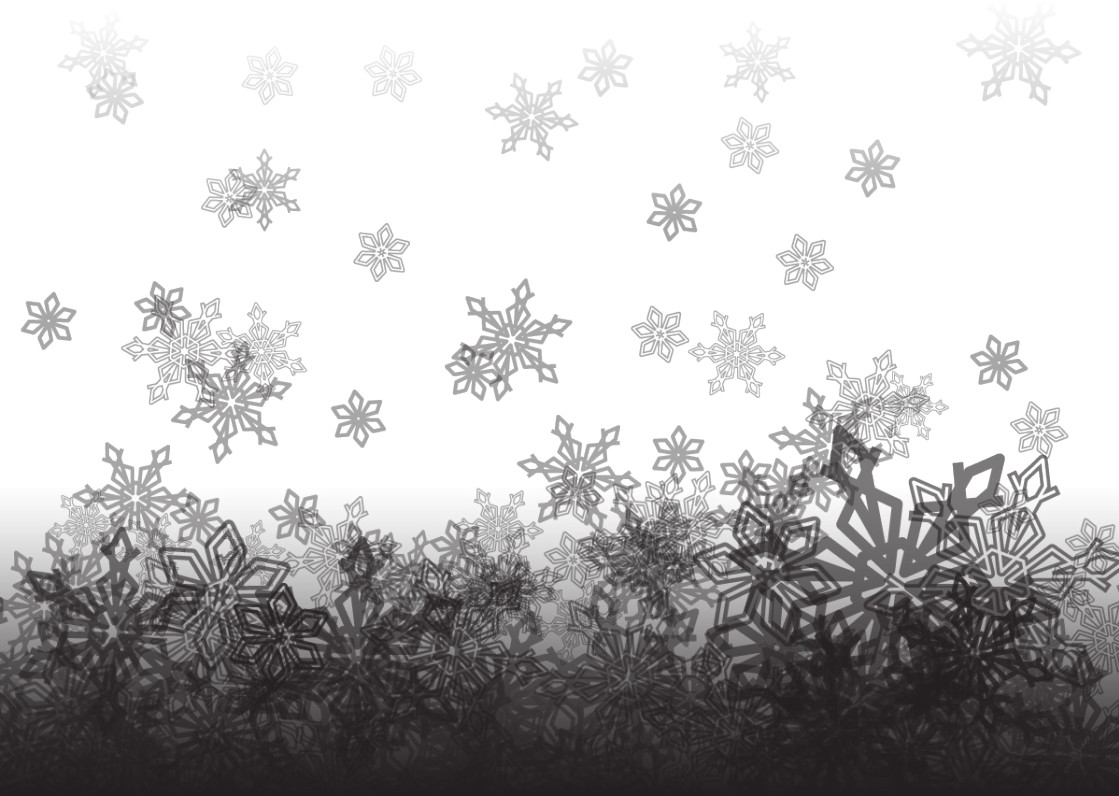
六道骸現在一週會經過他家門口三次，他多半會站在門口與他相望，似乎是在等待雲雀恭彌能夠有所反應，於是他們就這樣呆呆相望了幾秒，雲雀恭彌感到自己的心臟撲通撲通地狂跳，他本能地去握拐子，他知道自己望著六道骸的眼神充滿了渴切，然而過了半晌，他發現自己還是坐在原地，六道骸也已轉身走了。

他每個月都織給父親的圍巾已經織得越來越好，竹籃子裡塞著滿滿的各種不同顏色的圍巾，恰巧十二條，雲雀恭彌這個月初拿起鉤針時想起了六道骸，他跑到門口去觀望，六道骸今天並沒有經過，他躲在大大的柱子後，看著那空無一人的門前，厚厚的積雪上只有少許幾道黑黑的腳印。

雲雀恭彌這時才突然明白，他或許已經喜歡上了六道骸。

愛蜜莉的玫瑰
Chapter 3

Necrophilia



六道骸那天放學時接到了雲雀家僕人送來的信。

從女孩子那裏收到的告白信不少，但寄件者是男孩子的倒是史無前例，但他高興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其稀少，而是寄件人的名字——雲雀恭彌。

他喜歡的那個男孩。

貴族的語言很是拗口，信的內容多半不會是雲雀恭彌寫的，基本上他也懷疑那麼小的孩子會寫出這麼漂亮的字，定是請僕人代書的吧，但雲雀恭彌喜歡他似乎已經成為一項事實了，六道骸將信收到書包裡，衝出學校，一直跑、一直跑，在雪地上留下一道長長的足跡，一直來到雲雀家的門前。

在那破舊的老式風格的建築前方，雲雀恭彌坐在白色大理石階梯上，看見六道骸時他稍稍挺直了身子，同樣地，又用那雙渴望而急切的灰藍色眸子望著他，他的手又握住了拐子，小小的臉蛋泛著紅暈，但仍是沒有起身。

六道骸照常在那裏停下腳步，與雲雀恭彌相望了一會兒。

這次，他邁開步伐，走了進去。

雲雀恭彌那天的反應真的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日後六道骸回想起來時，還是忍不住會揚起唇角，當時那小小的孩子看見他進來，先是愣了一會兒，然後發出一聲興奮的尖叫，把拐子往旁邊扔下，朝六道骸飛奔而去，緊緊地抱住了他，將他撲倒在雪地之上。

「骸、骸，我跟你說。」

那小小的孩子紅著臉叫道。

「我好喜歡你。」

他有些詫異地瞪大了雙眸，對方究竟怎麼得知自己的名字他不意外，畢竟自己在鎮上也是有名的怪胎，六道骸其實也不因雲雀恭彌的告白而訝異，在他收到告白信時他早就知道雲雀恭彌喜歡自己。

他詫異的是，自己彷彿也有了心跳。

有什麼東西，正因雲雀恭彌的觸碰而覺醒，六道骸一瞬間失了神，躺在雪地上，沒有回話，沒有表情，雙眼茫然地瞪向天空，直到雲雀輕輕喚他的名字，而後藍髮的男孩才回過神來，察覺自己的失禮。

「那骸喜歡我嗎？」雲雀恭彌坐起身，以細小的聲音詢問，「你喜歡我嗎？」

「啊啊、或許吧。」

六道骸模稜兩可地回答，他自己也不是很確定，雲雀恭彌露出了失望的眼神，他站起身來，沒有哭、也沒有笑，但嘴角下垂著，看不出他是生氣還是難過，六道骸也跟著站起身來，拍掉了身上的雪，又伸手摸了摸雲雀的髮。

「我只知道，恭彌對我很特別。」他補充道，黑髮男孩的眼裡彷彿又燃起了一絲希望，六道骸又道，「從今以後，你想玩什麼，我都陪你玩。」

「真的嗎？」雲雀恭彌怯怯地抬起頭來，望著他，「只陪我一個人玩嗎？」

「嗯，我只陪你玩。」

六道骸不確定做這樣的承諾恰不恰當，但當他看見雲雀恭彌勾起的唇角時，他突然覺得，總算是有件事情，讓他做了沒有後悔。

「你會每天都過來嗎？」雲雀問。

「嗯，我會。」

「不管在多遠的地方，每天都會過來嗎？」

「可能沒辦法每天，但我一定會從那個很遠的地方趕過來。」

「骸，不會像爸爸一樣不見吧？」

六道骸沉默了。

他看著他，半晌沒有說話，他低下頭來，戴著手套的小手撥開了雲雀恭彌前額的瀏海，而後，他低下頭，親吻了那孩子雪白的前額。

「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可以在樓梯上等。」

他說，面無表情地。

雲雀恭彌看著他，點點頭，眼眶有些泛紅。

然後他們漸漸地走在一起。

雲雀恭彌很少出門，亦不與人群有所接觸，街上到處是議論他的聲音，然後，他們注意到怪胎與另一個怪胎走在一起，便開始擔憂起了六道骸。

女孩子們現在連讓他站在旁邊看她們遊戲都不肯，男孩子們拿玩具槍射他的次數又更加頻繁，學校老師關切了他的情況，而後是主任，然後是校長，最後，連鎮長都來約他喝茶，但六道骸始終是面無表情地面對一切輿論。

不過，他的繼母對這件事情很是反對，那女人從未斥責他什麼，向來也十分疼愛他，但事情一旦扯上雲雀家，繼母的態度便不同了。

「別和雲雀家來往了。」繼母說，「那一家人本來就有問題，你看看那怪小孩的父親，

別忘了，骸，你爸爸也是因為跟那家子扯上關係，才……」

才什麼？她沒有說下去。

六道骸亦沒有追問，他對自己的父親從來沒有印象，他對父愛沒有任何一點的想法，就如同他對自己的人生沒有感覺一般，他始終是覺得，真正的自己早就死在某個地方了，如果沒有雲雀恭彌，他可能連一點對生命的快樂都感覺不到。

六道骸這時才突然明白，他或許已經喜歡上了雲雀恭彌。

因為喜歡，他聽說了更多關於雲雀恭彌的事情。

像是他過去的人生經歷，還有他慘死的父親，當然雲雀恭彌到現在仍舊相信他父親還活著，至於他父親死的那一天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六道骸也沒有多問，只是在他和雲雀恭彌對話的過程中，他從那雙漂亮的灰藍色眸子裡讀得出來，雲雀恭彌真的很喜歡他父親，他說起父親時的眼神，和他看自己的眼神是一樣的。

終於，六道骸打從心裡感到一種奢侈的幸福。

那天他離開雲雀家時，雲雀恭彌站在階梯上目送他，他小小的手抱著大大的樑柱，偷看六道骸離去的背影，然後又跑出來，跌跌撞撞地抓住了六道骸的衣角。

「明天，也要陪我一起玩。」

他以忐忑不安的口氣，說了這樣的命令句。

六道骸點點頭，頓了一會兒，又問，「明天你想玩什麼？」

雲雀恭彌愣了一下，他沉默了半晌，而後舉起了手，一根大拇指加上兩根手指頭，指向六道骸，然後說了一聲，「我想玩砰砰。」

玩具槍。

六道骸有點詫異雲雀恭彌也會想玩這樣的東西，他以為他是不與鎮上那些吵鬧幼稚的男孩們同一等級的，他以為雲雀恭彌多少會成熟一點，理解槍械的可怕，但六道骸仍舊是摸摸他的頭，承諾了他。

「我明天會帶家裡的ＢＢ槍來。」他說，雲雀恭彌歪頭，不知道ＢＢ槍是什麼，六道骸又問，「你家裡有嗎？還是要我借你？」

「不用。」雲雀恭彌搖搖頭，毛茸茸的兔子耳罩因而向後鬆落，他睜著大大的灰藍色眸子，對六道骸說，「家裡有砰砰，不用借。」

六道骸點點頭，不再多問，他伸手幫雲雀恭彌調正了兔子耳罩，而後轉身離去，雲雀恭彌又不安地跑了上來，抓住六道骸的衣角。

「你會不會一回家就不回來了？」

他問，六道骸起初有些疑惑，隨後卻又想起，雲雀恭彌的父親就是在去年的明天慘遭殺害的，六道骸蹲下身來，抬頭，捧住雲雀恭彌的臉，正視他的雙眼。

「我一定會回來。」他說，「不相信我的話，你可以在樓梯上等。」

雲雀恭彌低頭望著他，點了點頭。

這句話似乎太殘酷了些，六道骸離開之後回過頭，看見雲雀恭彌還站在原地，似乎在擦眼淚，他看得不是很清楚，他不禁責怪自己的殘忍，或許他的父親也曾對他說過同樣的話，然而這一離開就永遠沒有回來。

隔日，六道骸還是帶上了玩具槍。

他來的時候，雲雀恭彌在階梯上等著，見到六道骸的時候站了起身，如往常一樣朝六道骸跑去，然後緊緊地抱住了那比自己要高得多的男孩。

他看見雲雀的手上拿著一把槍，六道骸感到自己的心跳怦怦怦怦地響，他們進到屋裡去，兩個男孩達成規則共識，開始玩起捉迷藏，六道骸躲在樓梯下的櫥櫃裡，填裝好了子彈，上膛，他也聽見雲雀恭彌在另一端上膛的聲音。

他的心臟砰砰地跳，他知道對雲雀恭彌開槍的感覺和對那些男還開槍的感覺是不同的，就算手上這把只不過是普通的玩具槍。

六道骸的意識又昏沉了一陣。

他聽到雲雀的腳步聲逼近，然後始清醒，腳步聲在櫥櫃前完全靜止，六道骸撞開櫥櫃門衝了出去，雲雀恭彌嚇了一跳，一時來不及開槍，他高興地笑了起來，追著六道骸跑進了走廊，而後，六道骸停下了腳步，回身，槍口對準雲雀的心窩。

雲雀恭彌先是慌了一下，而後也雙手握緊了槍，他握槍的姿勢很爛，但是槍口卻也確實地瞄準了六道骸的胸口，他揚起一抹興奮的微笑。

而後，他們同時開槍。

他聽見雲雀恭彌笑著，說：「骸，砰砰。」

——砰！

六道骸的聽覺在一瞬間麻痺。

子彈貫破了他的胸口，鮮血濺灑出來，ＢＢ彈射到雲雀恭彌的心窩，而後滾落到地上，

六道骸向後倒下的瞬間看見雲雀恭彌手中的槍，槍口正冒著煙。

是真槍。

那孩子臉上的笑容燦爛而殘忍。

藍髮男孩捂著胸口，大口大口地抽著氣，表情因痛苦而扭曲，鮮血順著地板的溝痕漫開，他掙扎了一會兒，而後，他的身體完全僵硬、靜止。

雲雀恭彌放下槍，走了過去。

他抓著六道骸的腳踝，將他拖出了門外，屍體拖過白皚皚的雪地，鮮血將之染出了一條長長的紅痕，雲雀恭彌拖著屍體來到家門外，張望了一會兒，而後將屍體棄置在電線桿旁，蹲下身，望向那張冰冷的扭曲的僵硬的臉。

「砰砰是『我愛你』的意思喔。」

他以欣賞般的目光，望著那雙死去的瞪大的異色雙瞳，天真地笑了笑，「這裡好冷喔，如果你回來的話，我就把織好的圍巾送給你，吶。」

男孩笑著，在屍體冰冷的額上落下了一個吻。

「我會在階梯上一直等你的，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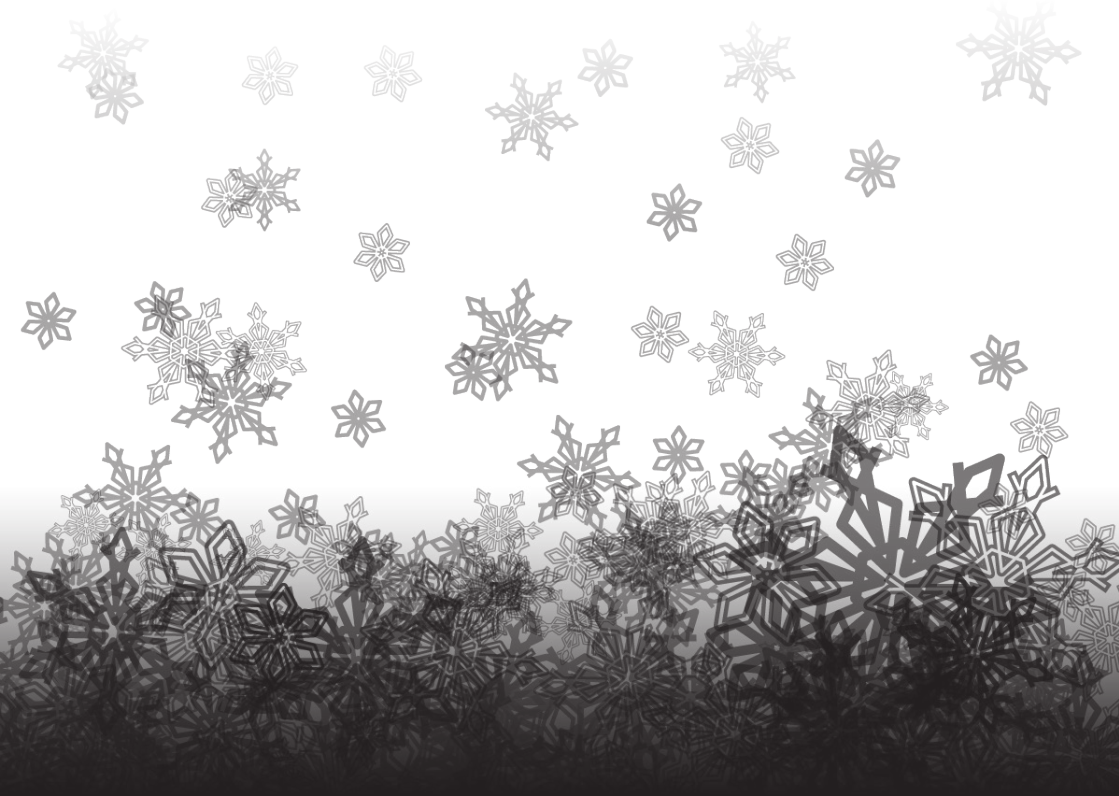
雲雀恭彌獨自一人坐在階梯上。

雪已經稍停，孩子們在路上打起雪仗，他們朝老舊大宅的庭院裡扔東西，然後被僕人驅趕而走，雲雀恭彌彎下身，挽起階梯上的一團雪，揉成了雪球，又隨即扔下，小小的細嫩的手掌被凍得紅紅的，拐子也冷得有如冰塊一般，他將頭埋入膝蓋裡，家門口被黃色的警戒線圍起來，日夜有警察在那裡輪番監視，雲雀恭彌再次抬起頭，望向藍藍的天，緊緊蹙起了眉。

「骸跟爸爸怎麼還不回來呢……？」他說。

愛蜜莉的玫瑰
Chapter 4

Awakening



那天下午雲雀家傳出的槍聲，雲雀家的僕人矢口否認。

他們說那只不過是少爺在玩鞭炮，沒什麼大不了的，瞧瞧鎮上的孩子沒有一個要陪他玩，他會在屋裡玩鞭炮也實屬正常，而關於失蹤的六道骸，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去了哪裡，雲雀恭彌每天都坐在門口的階梯上，說骸還會回來。

「還有爸爸。」他補充。

鎮上開始傳出了各種謠言，像是雲雀恭彌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小瘋子，殺了他爸爸又殺了六道骸，警察也進入雲雀家中搜查，期望能搜出六道骸或者雲雀他父親的屍體，然而不管他們怎麼搜，就是找不到那兩人，於是鎮上又有人開始謠傳，雲雀恭彌把屍體吃掉了，他是恐怖的小食人魔妖怪。

貴族本來就是遙遠的存在，他們身分高貴、不與一般居民來往，隨著年代的變遷，他們漸漸地沒落了，成為了時代下的遺跡，大家對他們敬畏又厭惡，大家嚼他們的舌根，於是大家也都忘了，貴族也是同他們一樣有血有肉的人類。

雲雀恭彌現在半夜會做夢，同樣的一個夢，重複地不斷出現，夢裡他的父親溫柔地將他

攬在懷裡，親吻著他的指，父親的唇上染了鮮紅的血，雲雀恭彌看著他很久很久，而後才發現，流血的是自己的手，他愣了愣，父親又對他微笑。

「流血了，很疼吧。」

男人說，雲雀輕輕地搖了搖頭，於是男人皺起了眉。

「那這樣呢？」

他捏了下雲雀的傷口，男孩抽了一口氣，本能地想要抽手。

「這個就是『痛』。」父親說，心疼地看著他，「流血了，表示會痛，你要好好愛惜自己的身體，也要知道什麼時候別人是在傷害你。」

「血？」雲雀瞪大了眼睛，問，「紅紅的，就是血嗎？」

「嗯，從身體裡流出來的紅紅的就是血。」

「爸爸也會流血嗎？」

「當然。」

「爸爸流血了也會痛嗎？」

「會的。」

「如果一直痛下去會怎麼樣？」

「嗯……也許會死吧。」

「死是什麼呢？」

雲雀問。

父親只是看著他，微笑著，神色有些悲傷，然而他究竟是回答了還是沒回答，雲雀恭彌卻想不起來了，也再不能記起男人最後給的答案。

他自夢中悠悠醒轉，時間是深夜。

僕人都已經睡了，雲雀恭彌坐起身，空蕩蕩的房裡只有自己一人，他打了個呵欠，抬起小手揉揉惺忪的睡眼，爬下床，踮起腳尖拉開了門，在空無一人的走廊上走著，四周很是安靜，外頭有點冷，大約又是下起雪了，雲雀扯下了門口衣架上的厚外套，穿上，推開了大門。

門外的警察喝了酒，在聊天，黑夜中有著幾處亮光，雲雀瞇起了雙眼，突然有什麼射中了他的肩膀，他靜靜地低下頭，只見一顆ＢＢ彈滾落在地。

雲雀恭彌露出了驚喜的神色。

他匆匆忙忙衝進家裡，抓起那一條織給六道骸的圍巾，隨意塞在懷裡，又衝了出去，跑步聲驚動了一些僕人，醉酒的警察卻沒發現，雲雀恭彌匆匆跑出了家門，沿路上都是散落的ＢＢ彈，有個人影剛跑過街角，他高興地追了過去。

「骸、骸！」小小的臉蛋泛起了紅，雲雀興奮地叫道，「等一下、骸……」

跑過轉角，他的話卻卡在喉嚨裡。

一個蒙面的大人站在他面前，手中舉著槍，槍口對準他的胸口。

「帶走我丈夫、殺了我孩子的罪，你就用命來賠！小食人魔！」那人以充滿厭惡和憎恨的嗓音道，滿手的玩具子彈落到了雪地上。

——砰！

很熟悉的槍響。

子彈射穿了雲雀恭彌的胸口，鮮血濺灑到雪地上，警察終於回過神來，那人匆匆逃開，僕人們叫著他的名字，也追了上來，雲雀恭彌躺在雪地上，蜷起了身子，看著流得滿地的鮮血，然後漸漸地明白了，這就是痛，這就是血。

他想起了六道骸，想起了父親。

槍口冒著黑煙，地上四處流淌的都是他們鮮紅的血，他們的鮮血都在這白皚皚的雪地上拖出了鮮豔的紅痕，就像現在的自己一樣，鮮血將雪地渲染出一朵朵漂亮的紅花，雲雀恭彌

的視線逐漸模糊了起來。

好痛、好痛、痛得要死了……

對了，死是什麼呢？

朦朦朧朧地，他彷彿記起了男人的話語，那個人那時候將他緊緊抱著，有些不捨、有些悲傷，他說——死，就是永遠都回不來了。

雲雀恭彌後來在醫院整整昏迷了一個星期才醒。

他醒來時和昏迷時一樣安靜，呆呆地望著窗外沒有說話，也沒有人知道他醒了，雪似乎已經停了，天空藍藍的，陽光照在雪地上，耀眼得刺人視線。

豆大的淚珠滑過側臉，淚痕勾出一道漂亮的弧線，雲雀恭彌張開了口，喉嚨乾澀得發疼，他過了好久才發出一聲嗚咽，然後他躲進了厚厚的棉被裡，蜷縮起身子，哭著，淚水將床單染出一片濕。

過了許久，才有人進到病房裡來，然後才知道他已經醒了。

所有的僕人都來看他，他們說兇手還沒抓到，但現在的嫌疑人很有可能是六道骸的繼母，因為這起槍擊案，雲雀恭彌殺害六道骸和他父親的嫌疑都洗清了，管家草壁哲矢是那天

晚上第一個發現他的人，子彈並沒有射中他的心臟，卻也讓他斷了幾根肋骨，動了好幾次手術才救回來，不過這也多虧了雲雀那天的大衣穿得很厚，加上胸前又塞了一條圍巾的關係。他們說的時候，雲雀沒有在聽，他窩在寬大的床上，小小的手緊緊揪著棉被，許久都沒有言語。

然後他突然開了口。

他說，六道骸已經死掉了。

僕人面面相覷，沒有回話，有些不知所措，卻又緊張起來，心裡大概有了個底，雲雀始終是哭著，他吸了吸鼻子，又開了口。

「骸死掉了，不會回來了。」男孩以帶著鼻音的虛弱嗓音輕聲道，「都是我，都是我的錯，我喜歡骸，所以我把他……」

「——少爺。」

管家打斷了他的話。

雲雀恭彌抬起頭來，有些錯愕地注視著他。

「您該睡了，兇手一定另有其人，您別擔心六道骸了，警方會找到他的。」草壁哲矢背過身，表情卻很是凝重，「這一切都和少爺沒有關係，明白了嗎？」

「可是……」

「至於老爺的事情，您也別擔心了，這件事也和少爺無關，他……」草壁哲矢說不下去，打住了話，默默地彎身敬了禮，快步離開了病房，其他僕人看著他，大家也都紅了眼眶，什麼話也說不出口，只能跟著相繼離開。

空蕩蕩的病房裡，又只剩下雲雀恭彌一人。

胸口的傷口又隱隱作痛，他抹乾了淚水，無助地抬頭，看向窗外湛藍的天空，一列鳥兒悠閒地滑翔而過，陽光灑落下來，他的床單白得閃閃發亮，雲雀恭彌抿起了下唇，再沒有哭，再沒有言語，他想起了父親死的那一天，自己染血的手。

而後，平靜地，他對自己默念起來。

殺人兇手、殺人兇手、殺人兇手、殺人兇手……

父親走的那一天，漫天下著大雪。

雲雀恭彌縮在大宅子的角落，看著父親冰冷的血淋淋的臉，鮮血順著地板的溝痕漫開，他靜靜地抬起頭，一個男人彎下身來，對他咧開了冷冷的微笑。

「小鬼頭，想我嗎？」那男人說，雲雀恭彌平靜地搖搖頭。

「爸爸怎麼了？」他仰起小小的臉蛋，問，「為什麼爸爸被砰砰了？」

「砰砰？哈、那是『我愛你』的意思喔。」男人低聲笑了起來，把玩手中的槍，而後，將之放到了雲雀恭彌的手上，「愛你爸爸的話，就朝他開一槍。」

雲雀恭彌搖搖頭。

他鬆了手，手槍落到了地板上，咚咚沉重的兩聲。

「流血了，會痛。」他輕輕地道，「恭彌不要爸爸痛。」

「嗯？我不記得我教過你流血就代表疼痛這回事。」男人冷笑幾聲，彎身抱

起了男孩的父親，「不這樣做的話，大家都會離你遠去的喔。」

雲雀恭彌抬頭望著男人，沒有說話。

鮮血順著父親那只蒼白的手滑落至指尖，沿路滴下，雲雀恭彌靜靜地跟了上去，伸出小小的手，抓住了男人的褲角。

「爸爸要去哪裡？」他問，聲音比剛才要急了一些，「爸爸會回來嗎？」

「或許喔，你可以每天在階梯上等等看。」男人的語氣充滿了嘲諷，他走了幾步，又停下步伐，回頭，「外面很冷，把你的圍巾給你爸爸。」

那男人彎下身來，雲雀恭彌解下自己頸子上的深色圍巾，圍上父親的頸子，男人狠狠地踢了他一腳，雲雀恭彌跌倒在地板上，發出一聲悶哼。

「不是圍那裡，愚蠢的小鬼頭。」男人用下巴比了比父親胸前血流不止的傷口，冷聲道，「是這裡，把這個洞蓋住。」

「蓋住的話，血就不會流了嗎？」雲雀不穩地爬起身，男人沒有回答他，雲雀知道自己不該多問，他將圍巾覆蓋上父親胸前的傷口，握住父親那只冷冰冰的手，眨了眨明亮的眼，問，「吶，爸爸，很冷嗎？」

「別囉嗦，小鬼頭。」男人斥責他一聲，「讓開，我要出去了。」

「吶，爸爸……」男孩小跑步跟了上去，始終緊緊握著那只手，「爸爸下次回來的時候，恭彌織圍巾給爸爸好不好？」

他的問題沒有得到回答，男孩泛紅了眼眶。

「吶、爸爸，恭彌一直在階梯上等你回來好不好？」

「吶、爸爸、爸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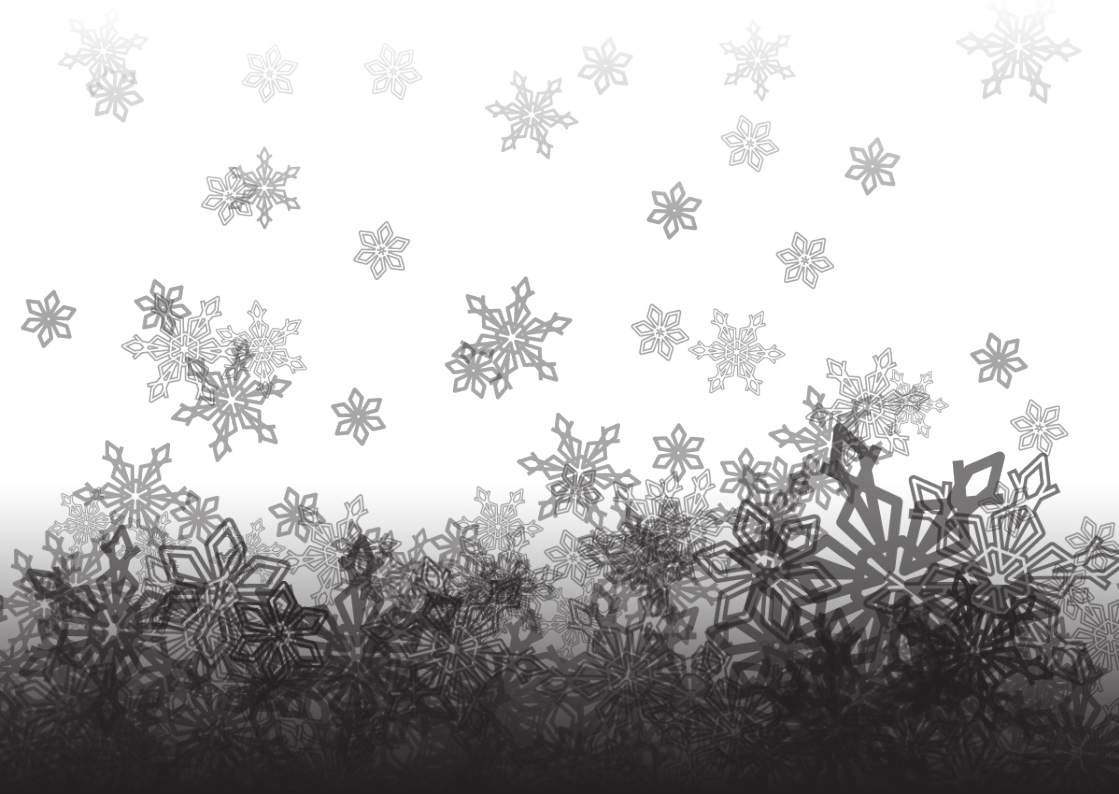
「吶……」

男孩不再說話了，他停在被鮮血染紅的大理石階梯上，緊握著父親的手鬆開了，他看著血花將雪地染紅，那男人的背影，很快就消失在漫天大雪之中。

他低下頭，望著自己染血的手。

愛蜜莉的玫瑰
Chapter 5

Promise



雲雀恭彌不再等六道骸了。

他過了三個月才出院，然後坐在階梯上等了一個下午，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打擊，時常吃不下飯、也喝不下水，他也不再織要給六道骸的圍巾，關於六道骸，他已經隻字不提了，然而他還是堅持要等他的父親。

六道骸的繼母後來承認自己犯罪，大家都去打聽她犯案的動機，她說是雲雀恭彌殺了六道骸，又說到關於她丈夫的事情，然而她丈夫究竟是怎麼回事，女人始終拒絕說個明白，她說的話也就沒有人信，大家已經不再說雲雀恭彌是小食人魔，他們改口說雲雀家是被詛咒的家庭，和他們扯上關係的都被狙殺。

黃色的封鎖線拆掉了，警察也不再輪番站崗，大家都知道離那棟大宅越遠越好，於是雲雀家的僕人，也紛紛離開了。

管家草壁哲矢是唯一留下來的幾人之一，雲雀家祖上留下的遺產逐漸不夠發他們的薪水，但他們知道，放著雲雀恭彌一個人不管，這孩子只有死路一條。

冬天已經過了，春天來臨。

雲雀恭彌坐在白色的大理石階梯上，兩眼無神地瞪著門口，出院後，原本就瘦小的他又

更加削瘦了，階梯的石縫中長出了小草，雲雀恭彌彎身撥弄著那些嫩綠的草，低下頭，閉上了雙眼。

——恭彌。

驀地一個聲音傳進耳裡，雲雀靜靜地抬起頭來，週遭卻變了景色，他蹲在綠草如茵的森林空地上，四周有樹葉摩擦的沙沙聲響，雲雀瞪大了雙眼，站起身四處張望，卻猛然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靠在樹幹上。

「恭彌。」

那人笑著說，那也是雲雀恭彌第一次看到他笑。

溫柔得，就快要認不出那是誰了。

「骸！」

雲雀恭彌跑了過去，張開雙臂，緊緊地抱住了那個樹幹旁的藍髮男孩，眼淚順著頰滑落下來，他將小臉埋在六道骸的衣服裡，抓著六道骸的手又用力了些。

「骸、骸！」

六道骸溫柔地看著哭泣的他，伸手輕輕撫了他的髮。

「抱歉，恭彌。」六道骸輕聲地道，蹲下身，雙手捧住雲雀恭彌哭泣的臉，仰起頭來看著那雙帶淚的灰藍色眼眸，「抱歉，一直讓你等我。」

「對不起……對不起……是我……」雲雀吸了吸鼻子，豆大的淚珠不斷滴落下來，染濕了六道骸的雙手，「是我把你……我把你……殺掉了……」

「怎麼會呢？」六道骸笑了出來，笑起來很是好看，「是恭彌把我給救活了的喔，我反而還要感謝你呢。」

「救活？」雲雀愣了愣，望著他。

「嗯，在遇見恭彌之前，我一直都是死的喔。」六道骸閉上眼睛，微笑著道，「多虧恭彌，現在我已經活過來了，等我醒來的時候，我會帶禮物去找你，恭彌要等我等到那時候喔……如果可以，送我一條圍巾吧。」

「骸……還要恭彌織的圍巾嗎？」男孩淚眼汪汪地問，六道骸笑著點點頭。

雲雀恭彌咬緊下唇，用袖子擦了擦眼淚，堅定地點了頭。

六道骸又再一次微笑起來。

他抬手撥開雲雀黑色的瀏海，吻在那白皙的額上，雲雀恭彌捧住他的臉，不讓他吻，小

臉認真地皺了起來，而後，他低下頭，咬上了六道骸的唇。

「我們約定好了喔。」他認真地道，「不可以食言。」

六道骸愣愣地看著他，紅了雙頰。

「嗯……好。」半晌，六道骸終於又微笑起來，他站起身，緊緊地將雲雀攬進懷裡，縱然那男孩的頭只撞得到他的胸口，「我一定會回去找你的！」

雲雀恭彌伸出手，用力地回抱他，卻撲了個空。

他跌倒在大理石階上，雲雀恭彌瞪大了雙眼，愣愣地望著湛藍的天。

沒有綠草如茵的空地，沒有六道骸，方才的一切仿若都只是幻覺而已，他揉揉眼睛，半晌都說不出話來，雲雀恭彌爬起身，望著天空，微笑起來。

「草壁、草壁！」他在走廊上大步奔跑著，衝到了草壁哲矢的房間，興奮地推開了門，「吶、草壁！我的勾針在哪裡？」

「少爺……？」草壁哲矢擱下手中整理到一半的書本，愣愣地看著他，「勾針……請問，是織圍巾用的勾針嗎？那個的話已經收起來了？」

「收到哪裡去了？」雲雀恭彌急切地問，「毛線呢？」

「在抽屜裡，但是少爺織給老爺的圍巾，不是上星期一就已經織好了嗎？」

「我要給骸的。」雲雀恭彌興奮地笑了出來，說，「骸還會回來的！」

「骸？等一下……少爺……」

草壁哲矢的疑問沒有得到答案，雲雀恭彌轉身跑了開，抱著厚厚兩捆毛線和勾針來到階梯上，熟練地織起了圍巾，陽光灑落在階梯上，溫暖而燦爛。

他又想起父親走的那一天晚上，自己染血的手。

雲雀望向自己小小的手掌，當時這只小手與父親的大手緊緊相繫。等父親已經等了一年多，無論別人怎麼說，他始終相信，他的父親一定會回來。

他閉上了眼，微笑起來。

——因為爸爸最後，握緊了我的手喔……

六道骸緩緩地坐起了身。

陽光灑落在床單上，四周安靜得只有空調的聲音，他靠在枕頭上，蜷起了雙腳，瘦弱的手臂環住自己的雙腿，他的動作激起了一風灰塵，在陽光的照耀下飄散著，周圍傳來幾個人的咳嗽聲，靜靜地，六道骸微笑起來。

身體因嚴重營養不良而瘦得只剩皮骨，他望向窗外，知道自己在一個很高很高的樓層，下頭是擁擠的人群、快速的車輛、冰冷的水泥城，他所在的這個房間並沒有開燈，旁邊還有幾張床，床上躺著幾個等死的病患。

倏地，燈被打開了。

一個胖看護沒好氣地走進來，走到六道骸的病床邊，卻在抬頭看見他的瞬間張大了嘴，手中的藥品滑落到地上，傳來匡鏘清脆的碎裂聲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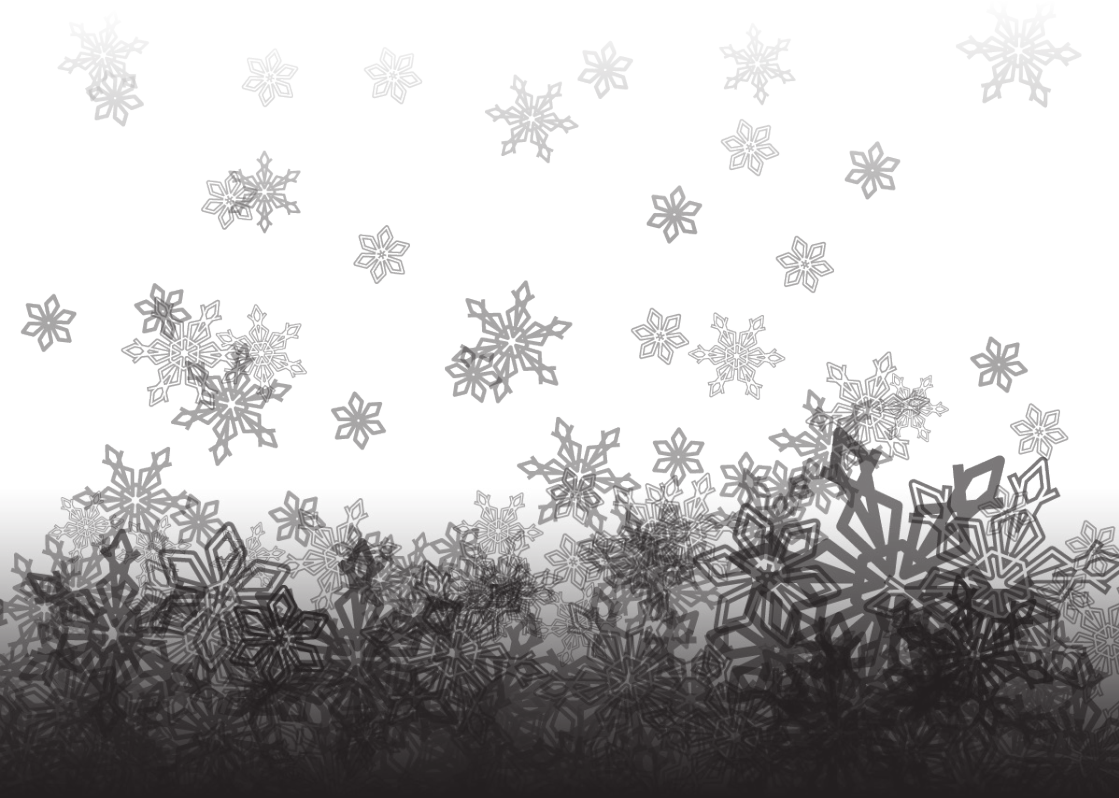
六道骸收起了笑容，平靜地看著她，半晌也沒有發一語，那胖看護急急忙忙出去叫醫生，六道孩又逕自望向窗外，冷冷地，勾起了唇角。

「竟然在一個幻覺容器裡活了那麼久，看來我也遲鈍了。」他喃喃自語著，輕輕地哼笑起來，「也好，反正容器已經死了……接下來……」

不知道那孩子等多久了？六道孩對自己問。

愛蜜莉的玫瑰
Chapter 5

Have A Little Faith



雲雀恭彌已經瘋了。鎮上的大家都這麼說。

人們是一種憐憫和敬畏和厭惡的眼神看著他的，那個孩子對於人群的反應極為劇烈，等他父親已經等了三年，沒有人教他什麼是合群也是正常的，他們說。

於是關於六道骸的事情又再度被提起，大家又開始口耳相傳，雲雀恭彌是個曾經殺了人的瘋小孩，他們用一切的輿論佐證他們的輿論，雲雀恭彌全都聽見了，卻也全都裝作沒聽見，獨自一人坐在白色大理石階梯上，低頭織著圍巾。

他長得很漂亮，有一張白皙端正的臉龐，像是永遠也曬不黑似的，彷彿所有的黑色素都集中到了他柔軟的墨色黑髮上，一雙灰藍色的眼始終是冷冷地注視著人群，那是貴族的眼神，高傲的，冷漠的，純粹的眼神。有時候，他會坐在階梯上織圍巾或讀書，有時候他會遠遠地厭惡地眺望著聚集的人群，一旦有那些比他年長的幼稚的少年接近他家門前，他就會抄起冷硬的拐子衝上前去，那些少年多半會嚇得逃開，雲雀恭彌也不會追上去，曾有人懷疑他不會真打，就這樣站在那裡，後被雲雀恭彌一拐揍進醫院，昏迷了三天才醒。

大約就是從那個時候，大家都說雲雀恭彌瘋了。

原先稚氣的女孩們逐漸成長為思春期的少女，雲雀恭彌小了他們幾歲，身高又比一般少

年還要矮了些，但他有著一張好看的臉蛋，又不同於其他少年的粗魯，一些少女開始寫情書追求他，雲雀恭彌將所有的情書收集起來，選在一個所有人都看得見的地方，點了火，燒掉。

那些曾經追求他的少女們也因而被鎮上的大人羞辱了，父母也苛責她們的不懂事，漸漸地，人群又遠離了他，雲雀恭彌也不甚在意。

只是後來，他聽說鎮上來了一個少年很受歡迎。

那個少年笑起來十分優雅，很懂得抓住女孩子的心，很快地，女孩子們一窩蜂地去追求他，年齡相仿的少年們恨得牙癢癢的，卻又礙於那個人隨時都被少女包圍著，也不知道從何下手，然後他們其中一人出了計，要好好利用雲雀恭彌，利用那個與社會隔絕的瘋男孩，把那個少年狠狠教訓一頓。

於是，事情發生了。

雲雀恭彌那天照常坐在門前的石階上，翻著手中厚重的書本，突然一枚ＢＢ彈射了過來，擊中了他的手，雲雀恭彌立刻抬起頭，那張平時冷漠的臉龐上多出了一點興奮，頰上泛著淺淺的紅暈，然而映入眼簾的只是兩個陌生的少年。

雲雀恭彌伸手去摸他的拐子，站起身，表情滿是被欺騙的憤怒，少年們從未看過他這種

表情，嚇得紛紛逃竄，雲雀恭彌這次也追了出去，那些少年們使盡力量踩著腳踏車，雲雀恭彌射出一拐，拐子擊中了腳踏車的後輪，少年們飛了出去，狠狠地摔到地上，然後狼狽而慌張地爬起來，拼了命繼續跑，一直跑到廣場上，撞開那些圍繞在新來的少年身旁的少女，躲到了那少年後方。

雲雀恭彌追上來了。

少女們驚惶地尖叫，紛紛逃竄開來，躲在少年身後的兩個罪魁禍首也混在人群中逃了開，大人們紛紛躲避進屋裡，廣場上於是只剩下那個少年。

雲雀恭彌的腳步沒有慢下來。

老鷹的雙眼一旦捕捉到了獵物，就不會讓任何外在的事物干擾，他衝著那兩個元兇逃走的方向追過去，卻猛然被拉住了手，雲雀一個回身正要攻擊，手腕又被一雙大手給握住了，拐子落到地上，那是一名大約十七、八歲的少年，比雲雀恭彌要高得多，那尚未進入青春期的男孩大約只到他的腹部的高度。

「在這裡重逢，好像不大恰當呢。」那少年笑著說，「知道我是誰嗎？恭彌。」

「啊……」

雲雀恭彌嘖了聲。

他瞪著那個藍髮異色雙瞳的少年，半晌也說不出話來，淚水盈滿了眼眶，男孩的臉蛋又再度染上了紅暈，他揪住了六道骸的衣襬，低下頭。

「看來這裡的人不認得我了呢，只有你一個人記得而已。」六道骸彎下身來，摸摸他的頭，溫和地道，「讓你久等了，恭……嗚噗！」

狠狠一拐子揮了過去，直接命中六道骸的臉，他跌坐在地上，而那孩子用袖子倔強地擦乾眼淚，轉身就跑，後方的少年們發出一陣得逞的大笑，少女們則是吃驚地抽了口氣，正要上前，卻見六道骸一個箭步追了過去。

他在巷子裡抓住了那矮小男孩的手，將他用力拉進懷裡。

「恭彌，再等我幾天，好嗎？」

他彎下身，懇求地問。

雲雀恭彌沒有回頭，瘦小的身體有些顫抖。

「為什麼……沒有馬上來找我……？」

他問，六道骸蹙起了眉。

「我說過我會帶禮物來看你的對吧？」他苦笑道，輕撫著雲雀恭彌的髮，「那個禮物，我還在等，我想再過一陣子就會……」

「我不要什麼禮物。」雲雀恭彌的聲音平靜了，他淡淡地道，抓住了六道骸環在自己肩頭上的臂，「你知道我等了多久？我還時常懷疑，你已經死了。」

「我回來了，已經回來了。」六道骸彎身輕輕吻上他的耳後，「而且，你一定會想要那個禮物的，絕對會想要。」

雲雀恭彌擰起了眉，用力掙脫六道骸的懷抱，使勁地跑離。

六道骸沒有再追過去，輕輕嘆了口氣，回頭，卻看見廣場上兩只遺落的拐子，他緩步走了過去，沒有再理會身旁那些關心他的少女，彎下身，拾起了拐棍。

——灰姑娘遺落的玻璃鞋呢。

他微笑著，想。

雲雀恭彌平靜地蹲下身，掀開竹籃的蓋子。

裡面堆滿了厚厚的圍巾，二十幾條全都是織給六道骸的圍巾，他斂下睫，站起身，一腳踢倒了竹籃，圍巾隨著滾動的竹籃散落出來，在地上拉成一條長長的彩帶，竹籃滾著，碰到牆壁後轉了半圈，停下，雲雀恭彌靜靜地看著它。

而後，他還是彎下身，撿起散落一地的圍巾，放進竹籃內，將籃子抱回原來的地方，放

好，蓋上蓋子，而後目光飄向了旁邊另外兩個竹籃。

兩個籃子裡三十餘條圍巾，都是織給父親的。

他蹲下身來，靠在竹籃旁，雙手環住雙膝，閉上了眼。

「爸爸……」

他喃喃地念著，沉默了一會兒，瘦小的肩膀顫抖起來。

「骸……」

大約又過了兩天。

雲雀恭彌缺席了兩天沒有到那階梯上等待，房裡堆滿了厚厚的書堆，看過一本又一本，看完了又拿起來重看，雲雀家的藏書很多，保留了先祖撰寫或保存下來的各類巨著，書本多到塞滿了整整一個藏書室，看書是雲雀恭彌除卻織圍巾和練拐子之外最常做的事，由於十歲不到就休學，他從學校那裡認得的字寥寥無幾，卻也靠著父親過去的教導和自學而累積了不少知識。

只有知識麻木的強灌，才能夠暫時讓他忘卻心裡的悲哀。

那日他從藏書室抱著幾本書要回客廳前又看到了那三個籃子。

雲雀停下了腳步，靜靜地注視著那些竹籃，而後彎下身，將書本往旁邊放下，打開了籃子，取出一條黑色的圍巾，而後又打開了那個裝著給六道骸的圍巾的竹籃，也取出了一條，兩條圍巾緊緊握在手裡，他低下頭，將臉埋入柔軟的圍巾中。

——就這樣等一輩子，或許也就罷了。

既然一開始，就決定要等待的話。

雲雀恭彌抱著圍巾站起身，草壁哲矢在庭院喚他的名字，他裝作沒有聽見，大步往門口走去，推開了門，陽光伴隨著微風襲來，他瞇起了眼。

「少爺、少爺……」

草壁哲矢的聲音彷彿變得有些模糊。

雲雀恭彌瞪大了眼。

陽光下，門口一個人正對他微笑著。

銀色的髮映著光，閃爍著耀眼的光澤，一雙冰藍色的眸子平靜地注視著他，白皙的臉龐又顯得更加蒼白了些，神色比起以前也有些憔悴，那人的嘴角泛起了淺淺的溺愛的笑意，雲雀恭彌站在大理石階梯之上，看著他。

「我回家了，恭彌。」

手中的圍巾掉落到地上。

明明是最該緊握住的東西，此刻卻反而顯得不重要了，雲雀望著那人，晶瑩的淚珠順著臉龐滑落，他張著嘴，卻發不出聲，而後，他終於發出了一聲嗚咽，豆大的淚珠滴落下來，他跑下樓梯，朝那人奔了過去。

「爸爸……！」

那人蹲下身，張開雙臂抱住了他。

他們以恨不得能與對方結合的力道緊緊擁抱彼此，彷彿他們原先就是一體的，他擁抱他的時候摸出了他衣服底下繃帶的觸感，他知道那個男人對自己的父親做了什麼，他知道自己的父親受了多少痛，他知道他們都一樣痛苦。

父親將他抱了起來，雲雀恭彌攬著男人的肩，看到了那個站在他後面的人。

「多謝你了，骸。」他父親沒有回頭，淡淡地說。

「不謝。」

那藍髮的少年笑吟吟的答道，抬頭望著男人趴在肩上的雲雀恭彌，那張小臉上寫滿了錯愕，他又笑了，「所以我說，你一定會想要這個禮物的，對吧？」

「是你……幫我帶爸爸回來的嗎……？」

「我只是幫了他一把，你爸爸強到根本不需要我救。」六道骸微笑道，抬手以食指抹去了雲雀臉上的淚珠，「他今天才拿到出院許可，等不及要看你就立刻趕來了，所以我才說，我一直在等『你的禮物』過來。」

雲雀恭彌抓住了他的手。

淚水又再度滑落他的臉龐，他卻微笑了起來。

父親一個轉身將他們分開，雲雀恭彌知道自己的父親正注視著六道骸，用他記憶中的冷漠的、漂亮的、那雙冰藍色眼睛。

「你父親所做的事情，我一輩子也不會原諒他。」男人冷冷地道，將手上的雲雀恭彌又抱得更緊了些，「他不會再跑到我家來開槍了吧？」

「我不確定，但我會盡我所能阻止。」

「也不會再把恭彌從我身邊帶走了吧？」

「絕對不會。」六道骸笑答，「我也不想再看到那樣的恭彌了。」

男人微笑起來。

他將雲雀恭彌輕輕放下來，看著那原本瘦瘦矮矮的小男孩已經長高到他腹部的位置，他注視著孩子的眼神充滿了溫暖與溺愛。

「那麼，替我轉告他一聲，偶爾一起吃個飯……也不是不可以。」

「咦？」六道骸愣了愣，「您是認真的嗎？」

「或許，趁我還沒反悔之前快點離開。」

「遵命！」

六道骸轉身正要走，雲雀恭彌叫住了他。

他轉身跑回石階上，拾起了兩條圍巾，衝進屋裡去，不一會兒又跌跌撞撞地跑出來，手中抱著一大團圍巾，父親和六道骸不約而同地愣住了。

「這些，都是要給骸的。」他快步跑到六道骸面前，少年彎下了身，雲雀便一條一條地將之掛到六道骸的身上，數一數，一共二十一條，近兩年的時光。

「我會快點長高的。」雲雀恭彌捧住了他的臉，認真地道，「到時候，你絕對不能再低頭看我了，我會快點追上你的。」

「追上什麼的，恭彌你根本就不需要……唔！」

唇上傳來一陣溫熱，六道骸瞪大了眼。

他的父親也嚇了一跳，抓住雲雀恭彌的後領，硬是將他和六道骸分開，那小小的孩子被父親抱在懷裡，雙頰泛著微紅，用袖子抹了抹唇。

而後，他終於笑了。

六道骸紅了臉，正要開口說話，男人一腳將他踹了出去，氣呼呼地拽著雲雀恭彌就走，六道骸愣愣地注視著他們的背影，還有那個站在庭院觀看一切，已經淚流滿面的草壁哲矢，他撫上自己的唇，微笑起來。

將身上的圍巾一條一條拿下，抱在懷裡，六道骸輕輕地哼起了歌。

Miracles can happen someday.

Have a little faith.

（完）

骸雲

Monopoly

Monopoly

2012年6月

這篇說來有趣，是和親朋好友玩過大富翁之後寫的。

小時候其實就有玩過大富翁，但沒有想過長大之後玩會是別種滋味。文中許多梗其實都是自己當時玩大富翁的親身經歷。想著「啊、讓家教角色來玩大富翁一定也會很有趣吧！」所以就寫了。

通篇只有對話的敘事方式，也是另一個突破吧！

1988

「咳，好的，我們現在決定一下誰先擲骰子。」

「我。」

「既然雲雀學長要，那就他先吧。」

「無異議。」

「誰作銀行？」

「我來吧。」

「呀咧，小骸你是被關太久了，想錢想過頭了嗎？」

「你管我啊！」

「好好、你們兩個好好相處嘛，那麼各自選定棋子吧。」

「我紫色。」

「那我要靛色的這個。」

「白色歸我喔。」

「那我就選橘色好了，先說好，遊戲只能按照大富翁的國際規則進行。」

「嗯。」

「特別是雲雀學長，請不要自行加入任性和自我中心的規定。」

「哇喔，想得很周到嘛。」

「還有骸，過程中嚴禁使用幻術。」

「唔……！竟然……」

「還有白蘭，我不管平行世界怎麼樣，一律按照這個世界的規定。」

「啊啦，計謀被拆穿了呢。」

「那麼——遊戲開始。」

「那麼，說好我先擲骰子。」

「請。」

喀啦。

「唔喔……！竟然擲出十二……！」

「小雲雀的手氣真好呢。」

「接下來順時針輪流，所以是換骸。」

喀啦。

「哇，是二。」

「可惡……」

「哇喔，兩顆骰子可以擲出這個數字，機率是三十六分之一呢。」

「呵，小骸運氣真背，接下來換我是吧。」

喀啦。

「八，接下來是換我。」

喀啦。

「十，很符合十代首領的數字嘛。」

「接下來又換雲雀學長了喔。」

「好厲害！第一圈好快就成功通過了耶！」

「唔……接下來他就可以隨心所欲買地了，吶，你的兩千。」

「對喔，成功通過起點可以拿到兩千呢。」

喀啦。

「嗚喔！竟然踩到命運……！」

「呵，要我幫你抽嗎？六道骸。」

「你、你的好意我就心領了，親愛的恭彌君。」

唰。

「上面說什麼？」

「我……可以用幻術稍微改變一下上面的文字嗎？」

「我看，噗呵……」

「不要笑啊！恭彌君——！」

「啊咧，難得小雲雀在笑，也讓我看看。」

「噗哈哈哈！公益行善，發給每個人兩百！」

「把錢交出來吧，六道骸。」

「還真是一個大善人呢，感謝你貢獻的現金。」

「為什麼我第一圈還沒繞完就得發錢啊！」

「沒辦法啊，噗……這是你的命運……」

「我才不想要這種命運啊！」

「接下來換我擲了。」

喀啦。

「啊啦～」

「嗚喔，到監獄一次……這運氣還真差……」

「換你了，彭哥列。」

喀啦。

「啊……小綱吉也通過一圈了呢。」

「呼～差一點就踩到起點了，銀行請給我兩千。」

「嘖。」

「然後是我。」

喀啦。

「喔喔！又是十二耶！」

「踩到一塊很不錯的地呢。哼，恭彌君不過是幸運罷了。」

「這塊地我買了。」

「咦咦？已經開始買了！」

「哼呵，綱吉君你還沒有體認到接下來才是戰爭的開始呢。」

「唔……我也要加緊腳步了！」

「踩到囉，繳錢。」

「等一下！那塊地也被雲雀學長買走了？」

「已經售出十一塊土地囉，其中八塊是恭彌君的。」

「慢著！才剛要走到第三圈而已耶！」

喀啦。

「我過了，六道骸給我兩千。」

「咦咦——」

「啊、對了，這個踩到的機會牌上寫說銀行要多給我一千。」

「為什麼這傢伙會幸運成這樣子啊——」

「啊，我要蓋一棟房子。」

「天啊！已經開始在蓋了……！踩到那塊地究竟會怎樣啊……」

「過路費要交一百八。」

「呵呵呵，那這樣看起來我是不會踩到了。」

喀啦。

「啊，那塊地是我的喔，骸。」

「哈哈哈，就算沒有踩到小雲雀的，不是照樣踩到綱吉君的嗎？」

「臭雞精你閉嘴！彭哥列，錢拿去！」

喀啦。

「啊，這塊地我也要買了，骸君。」

「煩死了！銀行暫時歇業啦！」

「這樣最後一塊地也被我買了。」

「可惡、那是什麼手勢啊！嗚……這樣看起來是我的地最少？」

「啊哈哈……雲雀學長果然很有王者風範呢……」

「不過，就金錢方面而論的話，小雲雀目前是財產最少的喔。」

「哼，戰鬥接下來才開始喔。」

「嗯……明明才走完五圈而已誰來告訴我為什麼地已經全被買完了啊……」

喀啦。

「……九、十……嗚喔！還好踩到是我自己的地。」

「啊啦，真可惜，只差一步呢。」

「哼呵呵，你以為我會踏入你的地盤嗎？」

喀啦。

「貌似是綱吉君的地，對吧？」

「嗯，請繳過路費。」

喀啦。

「嗚啊啊啊——竟然是雲雀學長蓋了兩棟房子的地……！」

「哇喔，還真的有人踩到。」

「這、這到底是要收多少……」

「一千八，交錢。」

「嗚……」

「嗯，我終於開始相信為什麼大家都說風紀財團別去惹了……」

喀啦。

「嗯，又踩到自己的。」

「廢話！你的地買太多了！」

「那我再蓋一棟好了。」

「慢慢慢慢著！銀行可以拒絕你的要求嗎！」

「哇喔，六道骸，你想來頓拐子餐嗎？」

「……蓋一棟六百。」

「他已經把平房改掉變成大廈了！誰來阻止雲雀學長啊！」

「不過是都市更新罷了。」

「你轉得夠硬！」

「天啊，要是不小心有人踩到那塊地的話……」

喀啦！

「啊啊啊——為什麼是我踩到！」

「哇喔，又是你啊，六道骸。」

「我到底是上輩子欠了你多少為什麼狂踩你的地！」

「啊啦，小雲雀真好運，我也想要小骸來踩我的地。」

「過路費五千，交出來。」

「嗚……不行啦，再花錢的話我就會破產了……」

「那，分期付款也可以。」

「喂喂喂——大富翁規則有這招嗎！？」

「沒說不能分期付款吧？」

「呀，我贊成小雲雀的決定喔，讓小骸在這裡輸掉有點可惜呢。」

「可、可是……！」

「呵呵呵，既然恭彌君都通融我了，彭哥列就通融一下如何？」

「好吧……既然是雲雀學長說的……」

「啊、對了，六道骸那五千元要加利息喔。」

「哪有這樣的！你也太會做生意了吧！」

「不然你現在破產也可以。」

「唔……！」

「好霸道呢，小雲雀。」

「我、我以後還是……乖乖聽里包恩的話和風紀財團好好合作……」

喀啦！

「啊啦，是小骸的地。」

「太好了！快把錢給我！」

「吃相難看喔，六道骸。」

「呵呵呵，你以為這是誰害我的！檢討一下自己好不好恭彌君！」

「哇喔，你想加重利息是嗎？」

「別欺負他了雲雀學長，不可以放高利貸喔。」

「來，小骸應得的過路費。」

喀啦！

「喔，我踩到白蘭的地……還好是沒蓋房子的。」

「啊、又踩到了。」

「你到底要踩到那塊地幾次啊！」

「再蓋一棟。」

「住手啊一棟大廈已經是上限了雲雀學長！」

「那這樣蓋不就好了？」

「喂喂喂、那樣會把道具搞壞的喔小雲雀……」

「沒有人這樣硬塞的啦！那畫面很好笑欸！」

「而且那是違建吧違建！你知道容積建蔽的概念嗎？銀行要強制拆除！」

咚啪！

「骸！」

「啊啦，小骸倒了。」

「好痛痛痛……恭彌君你竟然用拐子……！」

「你是銀行不是政府吧，不准動我的房子。」

「嗚……！喂彭哥列！大富翁的國際規則呢？」

「我說……雲雀學長……」

「不管，不准動我的房子。」

「……骸，你認命吧。」

「喂喂喂哪有這樣的！你一開始的首領氣魄呢？」

「哈哈，我怎麼有種局勢已經一面倒的感覺啊。」

「而且看他那表情……好像很滿意那兩個大廈疊疊樂的樣子啊……」

「無論如何，骸你先繼續吧。」

喀啦！

「喔喔！終於踩到自己的地了！」

「恭喜你啊，小骸。」

「蓋房子、我要蓋一棟！」

「呵呵，看他高興的。」

喀啦！

「喔，我又踩到小骸的地了。」

「Ｎｉｃｅ！交錢！」

喀啦！

「啊……是我的地，我也要加蓋一棟房子。」

「唔、怎麼又踩到恭彌君的地！」

「不過這次還好呢，那塊地沒房子。」

「啊、那錢太少了，你可以不用交了。」

「靠！竟然可以跩成這樣……！」

「也就是說已經不在意小錢的意思嗎？哈哈……」

喀啦！

「喔，是綱吉君的地，蓋了兩棟房子呢。」

「算你友情價吧，可以少給一千。」

「欸欸——！連友情價都出來了嗎？！」

「那就謝謝囉，綱吉君。」

喀啦！

「唔……！是、是雲雀學長的地……！」

「哈哈、終於有人跟我一樣了！交五千！」

「而且還是蓋了一棟大廈的地呢……」

「雲、雲雀學長，我答應明天帶上等的抹茶去給你……」

「哇喔，我是可以只收你一百元。」

「太卑鄙了！竟然用收買的！」

「嘛嘛，遊戲也是要不擇手段的啊，骸。」

「到底誰才是反派角色啊！我不想再吐槽了！」

「呵呵，沒想到綱吉君也是有恐怖的地方呢～」

「踩到命運。」

「我看看，銀行付你一千元……等等哪有這麼好的！」

「加上我剛剛過了起點，所以總共給我三千。」

「糟糕……！銀行快破產了！」

「好可怕！終於明白為什麼資本家老是受撻伐了……！」

「小雲雀富可敵國呢。」

「誰來個文化大革命去討伐他！」

「六道骸，要不要考慮為你的銀行放公債啊？」

「好、好討厭的口氣……！」

「啊啦，我記得規則沒有放公債這個選項吧？」

「沒辦法，對手是雲雀學長……」

「根本由他一手主導遊戲發展了嘛！」

「總之骸你還是繼續吧……」

喀啦！

「幹——！」

「怎麼啦……喔，是小雲雀那塊疊了兩棟大廈的地。」

「竟然衰成這樣……我都要為你掬一把眼淚了……」

「說起來，已經超出規則了，小雲雀想怎麼收過路費？」

「兩倍價。」

「不、不玩了啦！我已經窮光了！」

「說的也是……勝負已經分出來了，贏家是雲雀學長。」

「總數十八萬六千零九元。」

「再來第二名是……喔，是白蘭。」

「嗯，我是二萬多元喔。」

「第三名是我，我好像一萬兩千多元而已，然後是骸……」

「恭喜。」

「恭喜。」

「喂——你們幹麻鼓掌啊！」

「能得到負八千一百元也不是容易的事啊。」

「對啊，我玩大富翁這麼久第一次看到運氣衰成這樣的人。」

「你應該是關太久晦氣沾太多了吧？」

「就你沒資格這麼說我！恭彌君！」

「啊、還有你之前沒有還清的利息，加一加是負六萬零一百元。」

「你的利息也收太多了吧！！！」

「天啊……雲雀學長你的計算方式是什麼啊……」

「以秒計算。」

「靠！」

「啊啊……我開始慶幸自己沒有惹到雲雀學長了……」

「也還好我沒欠他利息呢，竟然比我的資產還多三倍。」

「不愧是風紀財團的委員長……」

「呵，當初應該先把小雲雀擄過來，把米爾菲歐雷集團交給他經營的呢。」

「我也來考慮彭哥列要不要由雲雀學長來掌管財政好了……」

「不要事不關己就在那邊納涼好不好——我可是欠了六萬多啊！」

「啊、反正遊戲結束了啊。」

「混蛋——你們可是用真錢在玩欸！」

「你搞錯了，小骸，我們用的是遊戲紙鈔，只不過匯率是一比十喔。」

「啊？等……那我不就欠了六十多萬？」

「骸，我只能說……不是資本家的你當初就不該來玩這遊戲的……」

「哇喔，你還真以為沒有錢賺我會來跟你們群聚玩遊戲？」

「說的也是，雲雀學長一下就進帳一百八十萬呢。」

「剩下六道骸的七十萬是欠我的，所以總數是兩百五十萬。」

「怎麼又多了十萬啊！」

「我說了是以秒計算。」

「幹——」

「對了，骸，那筆錢不可以用偷和搶的喔。」

「那我到哪裡去生錢！」

「嗯，我可以接受你賣身，只要你去找哲要張賣身契然後簽字就行了。」

「呵呵呵……既、既然恭彌君你這麼說的話……」

「先提醒你，賣身到我家是打雜的，不准ｓｅｘ，也不會提供住所和三餐。」

「欸欸欸欸欸——」

「啊，對了，你的房子要抵押給我喔。」

「哪有這樣的——！」

「骸，那個……我可以提供你紙箱。」

「我的米爾菲歐雷集團也提供你公園喔。」

「你們通通給我住口——————」

（完）

2007

那年與你

骸雲

那年與你

2012年7月

這篇文是撿回09年末玄子的點文而寫的。指定的主題是清新的大學生活。恰好這個時候我已經是大學一年級生，就以當時我所認知的大學寫了這篇文。

雖然在正劇向的文中已經習慣寫瘋癲骸和冷酷雀，但是只要一回歸搞笑向，還是會習慣性寫出三八骸和嬌羞雀。看來骸雲在我心中破滅的形象真的難以修復啊ｗ

2010

0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開學前一天，學生宿舍裡時不時便發出這樣的慘叫。

而位於城島犬、柿本千種以及六道骸的寢室，也不例外地發出了這樣的叫聲。

「……完蛋了。」雙眼直勾勾地瞪著發光的電腦螢幕，六道骸的嘴巴張得老大，「我的基礎英文——沒有抽到迪諾教授的課！他媽的這是什麼選課制度！」

「怎麼了嗎？骸大人……」作為室友兼小弟的城島犬湊了過來，看見電腦螢幕上那公佈的選課結果後還是有些不能明白地蹙起了眉，「喔喔，我聽說迪諾教授是個很受女學生歡迎的帥哥，難道骸大人你這麼想上他的課啊……不過這個教授在女生之間的人氣也不差啊。」

「你白痴啊！你不知道這教授是誰嗎！」

幾乎是已經到驚慌的地步，六道骸的手指指向螢幕上那串小小的英文字母，課程簡介的最後端標明著「外國教師，英文授課，核心通識」這樣的句子。

城島犬一臉困惑地摸不著頭緒，倒是坐在上舖的床上，柿本千種淡淡地推了下眼鏡。

「不必意外，骸大人，這學期有半數以上的學生都修了這名教授的基礎英文。」柿本千種平靜地道，闔上手中的書，「我驚訝的是犬竟然不認識這教授，因為我們三個人都中了他

的通識，那個二十二歲就有三個博士學位，二十四歲拿到教授職位，堪稱外文系和通識中心基礎英文課程的大刀殺手，對於翹課和偷懶的學生施以毫不留情的制裁，每逢期末只有區區幾人能及格，手段強硬卻又身段優雅，同時廣受愛戴與怨恨的最恐怖教授——里包恩。」

01.

「聯誼，不一起去嗎？」

猛然一個甜美的女音喚回他的注意，雲雀恭彌從沉思中抬眸，看見手中拿著調查表的一名女學生，滿心期待地注視著他，露出了笑容，記得好像是上星期剛選出來的公關。

然後他才突然想起，下課鐘聲已經打了，他的目光移向抄寫得滿滿的筆記，和正在喝水的教授。

「不……」他站起身，將筆記本蓋上，放回背包裡，「我不去。」

「可、可是……對方是醫學系的，很優秀的人耶……」一個女孩子怯怯地道，紅著臉，筆尖點著調查表，「而且他們極力邀請，雲雀同學，你就答應嘛。」

「對啊，你就去玩玩嘛。」熟悉的聲音從旁響起，雲雀抬眸，映入眼簾的是他所習慣的黑髮男人，只見他放下水壺，踏著優雅的步伐朝他走來，摸摸他的頭，「偶爾也要去見識一

下大學生活是怎麼過的，趁這機會擺脫以前那個一板一眼的風紀委員長姿態如何？」

「教授……」他有些不悅地瞪了他一眼，「如果你要一起去的話。」

「呀——他答應了耶！教授！你就一起去嘛！一起去！」

「很抱歉，女士們。」黑髮的教授戴上帽子，回眸淡淡一笑，「我的咖啡還在等我呢。」

02.

「可惡……那個咖啡癡……！」心不甘情不願地跨上心愛的黑色機車，將錢包塞進口袋，戴上安全帽，雲雀恭彌催動了油門，咬牙，「回去絕對要他好看！」

機車快速地駛出校園，往約定好的ＫＴＶ騎去。

若非是被里包恩教授威脅兼利誘，他是打死也不會去參加所謂聯誼，但非常不幸地，這個從義大利留過學回來，年紀輕輕就當上副教授一職的男人，恰好握有他所有把柄。

超過約定時間已經有十分鐘了，雲雀好不容易到了ＫＴＶ正門口，卻發現大家早已經都進去包廂裡了，他咬牙，徘徊了一會兒，最後決定轉身就走，一隻手卻在此時搭上了他的肩膀。

「你是雲雀恭彌同學吧。」那溫和的聲音道，雲雀轉頭，看見了一個藍髮的青年。

「你是誰？」

「啊，忘了做自我介紹。」那青年有禮地伸出手和他相握，笑著點了點頭，「我叫做六道骸，是彭哥列大學醫學系的學生，你也是來參加聯誼的，對吧？要我為你帶路嗎？」

「不必了。」他抽回手，冷冷地轉身，「我改變心意了。」

「啊啊、等等……！」六道骸兩三步上前攔下他，神色有些慌張，「怎麼能說不去就不去了呢？我也是遲到的，剛剛有同學打電話給我，包廂的地點已經知道了，我可以帶你去的。」

「我說不必了。」雲雀的神色露出幾分不耐，「讓開。」

「那我也跟一起走。」六道骸笑了起來，抓住雲雀恭彌的手，「總要解決晚餐的對吧？」

03.

「喂！骸、六道骸！」青年的叫喚傳進耳裡，他回過頭，銀色的身影映入眼簾。

「啊，有什麼事嗎？」

「你這傢伙還敢問！昨天的聯誼你翹到哪裡去了！女孩子們都很失望！你這傢伙也未免太不給十代首領面子了！」獄寺隼人從口袋裡掏出了菸，一臉的不悅，「還有聽說那個什麼？

外文系的那個明星？他也沒有來，你們現在是一起耍大牌是吧？昨天人數根本湊不齊！」

「那還真是抱歉呢。」六道骸溫和地笑了笑，擺手示意身旁兩個朋友先等等，向獄寺隼人道，「不過如果你是說那個外文系的明星，我昨天倒是見過他呢。」

「真的？」

「嗯，我們昨天一起去吃蕎麥麵了。」六道骸一副毫不在意地微笑道，「因為他不想聯誼。」

「你——你們兩個！」

「好了，我們先走吧，犬、千種。」他優雅地揮了揮手，轉身離開，「下堂是里包恩教授的課，我可不想遲到，我們下次再聊吧，獄寺隼人。」

「混蛋！下次別讓我再遇到你們！」

「怎麼說都會在宿舍遇到的吧？」

六道骸擺了擺手，優雅地轉身離開。

三人的腳步穿過綠意盎然的校園，走過幽靜的迴廊，教室還是空的，看來他們應該是第一批抵達，才正把背包放下，立刻就聽見那個恐怖教授的聲音從走廊外傳來。

「……不可能的喔，別想跟我談條件。」

「但是……里包恩！」

六道骸微蹙起眉，兩個聲音都很熟悉，其中一個他知道是恐怖教授的聲音，他將背包丟在椅子上，吩咐身後的柿本千種和城島犬放低音量，小心翼翼地跑到窗口邊。

果不其然，里包恩教授修長的身影後跟著一個身材略嫌瘦小的少年。

「呵，不透露學生的基本資料可是職業道德。」

「我都不知道你什麼時候變得那麼有道德。」

「那就是你小看我了，親愛的。」

「喂！你……！」

「再不離開的話我的課就要開始了喔。」

里包恩彎下身來，親吻那清瘦少年的側臉，角度剛好能讓六道骸看見那少年的臉龐。

——雲雀恭彌。

「既然下午沒課就回去宿舍吧，恭彌，我這堂課上完就回去。」里包恩摸摸他的頭，露出了一貫的邪魅笑容，「回去之前記得替我買杯咖啡，無糖，Espresso，行嗎？」

「不要想敷衍我。」他踮起腳尖摟住里包恩的後頸，抬頭凝視著他的雙眼，還是那樣的一絲不苟的認真，「晚飯前你一定得告訴我，我會想辦法讓你說出來的。」

里包恩意味不明地笑了笑，雲雀鬆開雙臂，轉身離開。

六道骸的雙腳彷彿生了根似地愣在原地，千種和犬也是一臉的訝異，直到里包恩的腳步聲逼近，他們才強制把他拉回座位，壓低聲音聚在一起討論。

「靠，沒想到那個暴力教授也在外面偷養情人。」

「聽他們的對話，他是我們學校的吧。」

「真的假的？欸欸，那麼這件事要是被校方知道，整得死那個教授嗎？」

「我想……應該是可以。」

「骸大人、骸大人，你看怎麼樣？這可是威脅他給我們學分的好機會！」

「……骸大人？」

六道骸一語不發，只是默默地低著頭，里包恩踏入教室內，其他同學也魚貫進入教室。

上課鐘聲響起，但那整整兩節課，六道骸的腦袋只有空白。

04.

「聯誼？我要去。」

「呀——骸君會去耶！那我們也去好了！」

「我、我們也要！」

「嘖，少唬人了！你這傢伙上次竟敢放我們鴿子！」

「啊……因為遇到了點小意外嘛，這次絕對不會了！」

「誰信你啊……」

「好了好了獄寺君，既然骸都這麼說了，就讓他參加吧。」

「唔……十代首領……」

「咦咦——？雲雀你要參加聯誼？」

「這次有那個，叫做六道骸的也會去吧？」

「有是有……啊，是因為上次你跟他作成朋友了嗎？我也是你的朋友耶！」

「是嗎？」

「嗚喔！雲雀你這麼說實在超過分的……！」

「反正你的朋友是聯誼主辦人吧？」

「嗯，阿綱他們是主辦人沒錯……」

「那就加我一份。」

「嗯，是沒有問題啦！哈哈！」

06.

「那我出門了。」打開門，雲雀恭彌回眸對著沙發上的里包恩道，「咖啡會記得幫你買的。」

「嗯……」里包恩啜了一小口咖啡，閉上眼，「經過轉角那間店時記得去買瓶紅酒。」

「如果有剩下的錢再說吧。」雲雀白了他一眼，穿上鞋子，關上門，側背包在空中甩出一個美麗的弧度，里包恩淡淡地笑了笑，低頭，將手中的書翻到下一頁。

腳踏車衝刺出了校園。

流暢地彎過數個急轉彎，穿梭在夜燈點亮的街區，在抵達舞廳正門口之前他跳了下來，用牽的走過去，幾輛機車從他身邊滑過，他感覺自己的背被拍了下，那是山本武，向他揮了揮手，笑得一臉燦爛，身旁跟著另一台機車，獄寺隼人載著澤田綱吉。

「雲雀你超厲害的！竟然騎腳踏車還這麼早到！」山本武脫下安全帽，興奮地對他道，雲雀彎下身將腳踏車上鎖，起身後和山本武的兩個朋友握了握手。

「雲雀他可是我們系上的明星喔！」山本武笑了笑，攬住雲雀恭彌的肩膀，「是個冰山美人呢，每次跟他講話幾乎都不理我，不過還是很多女生很哈他喔！」

「是這樣嗎？」

「我說你啊，雲雀，稍微有點自覺嘛！都沒聽到女生在談論你嗎？」

「沒有。」

「唉……你真是……喔！女主角們也到場囉。」山本武笑著鬆開了攬著他肩膀的手，澤田綱吉則是從背包裡拿出了名單和筆，開始準備清點人數。

幾個女生看見雲雀恭彌，嘰嘰喳喳地圍過來，臉上寫得滿是興奮，有些女生則是在背後議論紛紛，接著幾個男同學也到了現場，直到已經超過了約定時間的五分鐘，才看見姍姍來遲的六道骸。

他騎著一輛帥氣的重型機車，戴著安全帽卻沒壓垮那個特異的髮型，身旁跟著兩個伙伴，下車時直接掠過雲雀恭彌，向澤田綱吉等人道晚安，幾個女生興奮地尖叫出來，紛紛擠到六道骸的身邊和他搭話，而六道骸也彬彬有禮地向他們每個人答話。

雲雀看了他一會兒，低下了頭。

07.

聯誼玩得很快樂，他們各自抽籤，與異性共舞與唱歌，當場就有一個男生對女孩子告白，大家興奮地鼓掌叫好，約好要續攤整晚狂歡，點了不少瓶酒，六道骸喝得微醺，在雲雀身旁坐下。

他想開口詢問關於里包恩的事，又不知道從哪裡開始講起。

「喲，雲、雲雀君……你一個人啊？」他假裝自己酒醉，賴在他身上，「我們去唱歌嘛！」

身旁的同學大笑起來，說六道骸你發酒瘋找錯性別了，心裡雖然不爽到極點，但六道骸只有靠演技矇混過去，搖了雲雀很久他都沒有反應，然後赫然發現他根本就醉到睡著了。

他嘆了口氣，趴在雲雀的肩膀上，思考著下一步該怎麼做。

坦白、說實話，那有多麼困難。

在意著如何不被對方厭惡，掛著面具似地善意假皮屢屢接近，明明是很簡單的事，也許只是更單純的三個字，但是六道骸明白，雲雀恭彌不是可以隨便玩玩的對象，那三個字也就更難以啟齒。

「喜歡你，恭彌……」他附在他耳邊，輕聲啄下一個吻。

08.

他們狂歡到午夜，又去速食店鬼混，六道骸身後揹著不醒人事的雲雀恭彌，抬起他時赫然發現他和女孩子一樣輕，不曉得飯都吃到哪裡去，搞不好是那個暴力變態教授讓他餓肚子還是搾取他金錢之類的，他嘆了口氣，搖搖頭揮掉這個想法，將雲雀放在速食店的椅子上。

身旁的女孩子還是很聒噪，不停詢問六道骸的興趣，他笑著一一回答，點了杯熱牛奶醒酒，大家身上都有很重的酒味，雲雀恭彌是喝最少的那個，也是最快醉倒的那個。

「我們要玩到早上看黎明！」山本武站起身大聲宣佈，搖著手中的紅茶，「大家盡情地玩吧！獄寺，看你醉成這樣，你要不要喝點可樂醒酒？」

「老子沒聽說……嗝……喝、喝可樂可以醒酒！」

「哈哈哈！看你站都站不穩了！」

「我、我也快不行了……山本你酒量真好……」

「喂喂喂，在這裡睡著可不行喔！等一下速食店經理會把我們全都趕走的呢！」

「——我現在就趕你們走。」

冷漠的聲音傳來，六道骸嚇得全身僵直，山本武寒毛直豎，獄寺隼人則是馬上酒醒，城島犬和柿本千種的臉色瞬間變綠，只見全校最可怕教授里包恩掛著森冷的神情，站在樓梯

口。

澤田綱吉手中的紅茶掉到了地上，打翻。

恐怖教授一步步走進聯誼的主桌，鐵著一張臉，拿出手機。

「給你們十秒鐘跑，十秒後沒離開的，我通報學校處理。」里包恩露出了邪惡冰冷的笑容，一手按住沉睡中雲雀恭彌的肩膀，「——還是，你們有誰想嘗嘗我的懲罰？」

「等、等一下？」其中沒見過里包恩的學生舉手開口，「學校沒有規定學生不能在晚上狂歡啊？」

「很快就會新增在網站上了，包括你的退學通知——九。」

倒數早已莫名其妙地開始，學生們爭先恐後地衝出去，跌跌撞撞地跑下樓，還有人用飛的，女孩子們邊尖叫，腳步亂成一團，貌似還有快要送作堆的男生拋下女生，六道骸以最快的速度款好自己的背包，然後被柿本千種和城島犬拉著離開現場，回頭看了一下還在昏睡的雲雀，抿唇。

「五。」里包恩與他四目相對，冷笑，「四。」

六道骸咬牙，轉身跑下了樓梯。

09.

「你這次也玩得太過火了，我在宿舍裡等了很久。」將折疊式腳踏車放進後車廂，里包恩嘆了口氣，為扶在車邊半睡半醒的雲雀打開車門，「進去，小心不要撞到。」

「唔……我沒想到他們拿來的是酒……」

「怎麼說都該聞得出酒味。」

「我、我沒買到你的咖啡……」雲雀翻了個身，躺倒在後座，前座傳來里包恩繫上安全帶的聲音，他低喃道，「而且……我也沒有買到……紅酒……」

「不必了，今天你就回去睡覺。」發動車子，里包恩冷冷地道，「明天別起不來。」

「呼嗯……六道骸呢……？」

「早就逃走了，腦袋越好的人越不希望基礎英文被莫名其妙當掉。」

10.

「你昨天，不會是由里包恩教授帶回去的吧？」

「嗯。」

「其實……我們昨天被趕走之後還是繼續玩喔，這件事請別透露給教授知道。」

「就算給他知道，他也不會有什麼反應的吧。」

「是喔……」

「嗯。」

「你好像……對里包恩教授很了解呢。」

「對。」

「呵呵……真令人羨慕呢。」

「什麼？」

「沒事，我先走了，下堂課快要開始了。」

「……等一下，骸！」

「咦……？」

「如、如果你……如果你想……」

「什……麼……？」

「如果你想更了解教授的話，呃……我倒是不介意替你安排會面時間。」

「哈啊？」

11.

「我被誤會了啊啊啊！」

將一疊教科書惡狠狠地摔在宿舍的書桌上，六道骸氣沖沖地捶了拳桌子。

正在睡午覺的室友城島犬被這突如其來的巨響嚇醒，柿本千種則是一臉好奇地從浴室裡走出。

「骸大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啊？」

「犬，這個情況下我們最好還是閉嘴。」

「該死的！誰想跟那個咖啡因中毒的混蛋教授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啊！跟他卿卿我我？少笑死人了我光想到都覺得噁心！混蛋混蛋混蛋！我萬人迷六道骸竟然讓那個該死的鬼畜教授從我身邊搶人兩次！他到底想怎樣啊啊啊啊！雲雀恭彌為什麼你就是不懂啊！大蠢蛋！」

直到踹爛了一把椅子，他才終於平靜下來。

六道骸大口大口喘著氣，露著凶光的雙目惡狠狠地瞪向身邊的兩個室友，露出了猙獰的微笑。

「我們朋友一場，你們說是吧？千種、犬。」

這兩人不約而同地嚥了口口水。

12.

「你還真不死心啊。」啜了一小口咖啡，里包恩看著手中的時代雜誌，抬眉看了眼正在料理早餐的雲雀恭彌，「無論如何都想問到六道骸的情報就對了？」

「你也是他的教授，你應該知道吧？」將平底鍋的煎蛋捲放入瓷盤中，雲雀不悅地道，「比方說他有沒有交往對象之類的，或是上課常和誰坐在一起之類的？」

「你很明顯就是被他煞到了嘛。」里包恩露出了輕挑的笑容，將雜誌隨手扔到桌上一疊紐約時報上，「要是因為談戀愛而使成績下滑，就算是恭彌我也一樣當你語言學喔。」

「我不會，因為我不會被任何人牽制。」雲雀帶著不悅的神情端著早餐來到他面前，解下圍裙之前一把搶過里包恩手中的咖啡，「老是喝咖啡很傷身體，給我好好地吃正餐。」

「咖啡是義大利人的浪漫呢。」

「真搞不懂你為什麼到義大利去，還可以把英文學得那麼好。」

「我也不懂你父親分明是中國人，為什麼你把日文說得那麼好。」

「……別提我父親。」

「抱歉，當我沒說過吧。」

13,

「咦？問我關於里包恩教授的情報？」澤田綱吉眨眨無辜的大眼睛，將微積分課本收進背包，嘆了口氣，「在他還沒當上教授之前……唔……很久以前，是曾經當過我小學的家教啦……」

「所以說，骸大人認為你應該會有關於教授的情報。」柿本千種推了推眼鏡，握好手中的記事本和筆，「關於他的私生活，你清楚多少？」

「我是記得他有一個女朋友……後來沒下文就是了。」

「女朋友？」城島犬嚼著泡泡糖，揚起眉，「那傢伙交得到女朋友？」

「聽說男人不壞女人不愛，犬，不要干擾我調查。」

「嘖！陰沉的眼鏡仔！」

「小心我和骸大人說。」柿本千種隨口回道，勤奮地抄下筆記，「還有什麼其他的嗎？」

「嗯……啊，對了，記得他好像有個朋友，常常會來找他，長得和雲雀學長很像。」

柿本千種聞言抬起頭，和城島犬對望了一眼，什麼也沒說。

14.

「拿去。」

將手中的便當塞給六道骸，雲雀恭彌的雙頰泛起了淡淡的緋紅。

而後者當然是一臉錯愕地楞在原地，才緩緩地收回了正要放到便利商店店員手中的硬幣。

「這、這是你做的？」六道骸接過便當，揮手和店員說不要買了，和雲雀恭彌並肩走出便利商店，「為什麼到我買下午餐的最後一刻才拿給我？」

「沒有為什麼……」雲雀低下頭，輕聲囁嚅，淡淡地撇開了頭，「還不是因為里包恩說今天想吃我做的便當，所以順便做給你……看你每天都跑便利商店……」

「拿回去。」六道骸停下了腳步，將便當遞回去給雲雀恭彌。

雲雀恭彌愣了愣，抬眸對上他認真的雙眼，神情有些錯愕。

「從你口中聽到里包恩教授的名字，我就不想吃了，我回去買午餐。」他將便當硬塞回雲雀手中，冷冷地轉身，「下次要做給我的話，請不要用順便的。」

雲雀恭彌抱緊了便當，低著頭，不甘心地咬緊了下唇。

六道骸看了他最後一眼，轉身，縱然心裡有些不忍，但他還是無法強迫自己吃那樣的便

當。

「骸……！六道骸！」

雲雀恭彌的聲音從後方響起，他沒有回頭。

「為什麼……為什麼、你——你就那麼喜歡里包恩嗎！」

下一秒，六道骸直接撞上便利商店的玻璃。

15.

「我受夠了。」將ｏｋ繃貼上破皮的額頭，六道骸板著一張臉翻開醫學概論，「真的受夠了，是我不小心看上一個天然呆還是我天生就跟那個嗑咖啡的渾蛋犯沖？」

「骸大人又受創傷回來啦？」

「犬，這種時候我還是勸你閉嘴。」

「可惡該死的。」一面翻著詳細的筆記，一面啃著原子筆的筆頭，六道骸喃喃自語道，「我想吃的是雲雀的便當而不是超商的涼麵配豆漿啊可惡可惡，那個咖啡魔王乖乖去吸食咖啡就好了憑什麼要雲雀做便當給他憑什麼憑什麼……幹！這題重點我上課沒抄到！」

「骸大人，我的筆記可以借你。」柿本千種窩進棉被裡，平靜地扶了下眼鏡。

「謝謝你千種。」六道骸頭也不抬地答道，順手拿過柿本千種放在桌上的筆記本，「什麼基礎英文的我才不會被當掉呢可惡，我一定要拿到本系最高成績給那個變態咖啡魔瞧瞧，到時候雲雀就會來到我身邊，唔，要是咖啡教授手上握有雲雀的弱點要怎麼辦該死該死的那傢伙不過是把雲雀當成他以前男友的代替品我該這麼說嗎……千種，你這裡筆記漏抄了一條。」

「嗯……我待會兒再自己抄上去。」

「喂，阿柿……骸大人打算持續這種狀態到什麼時候啊，我會失眠的。」

「這時候還是閉嘴得好，犬。」

16.

「啊？六道骸那傢伙很哈我？」擱下手中的濃湯，里包恩抬眉，用狐疑的眼神看著餐桌對面的雲雀恭彌，「你是不是搞錯了哪個環節才會導出這麼誇張的結論？」

「每次我和他提到你，他的表情都有明顯改變……」將花椰菜夾入口中，雲雀淡淡地斂下睫，輕含著筷子，「既然對象是你，我也沒意見，你要不要找個時間跟他見個面？」

「誰想當你的情敵啊。」里包恩不悅地道，吃下一口義大利麵，「更何況還是六道骸那

個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我已經打定主意不管他多優秀，一定要當他基礎英文了。」

雲雀沒有答話，里包恩嘆了口氣，抬手用拇指抹去他嘴角的醬汁。

「愁眉苦臉的不像你。」他輕聲道，勾起了淡淡的微笑，「記得你以前是誰嗎？令人聞風喪膽的並盛中學風紀委員長雲雀恭彌喔，難道這一點會因為考上都市的大學就改變了嗎？」

「這已經不是我的學校了，我不能稱王。」

「把它變成你的就好了，不是嗎？」里包恩用單手托著腮，修長的手指輕敲盤緣，嘴角的笑靨有那麼點令人毛骨悚然，「我知道你這陣子因為不能戰鬥而難受很多，不必再裝出文藝青年的樣子，想打就打吧——然後，去把你所想要的東西，光明正大地搶過來。」

雲雀沉思了一會兒，搖搖頭。

然後他抬眸，露出一抹邪魅而豔麗的笑靨。

「這可是你鼓勵我的，教授。」

17.

大學，說實在的比起高中實在添了分冷漠感。

雲雀恭彌考上的又是都市的精英大學，校內並沒有搗亂的壞學生，他也就沒有當風紀委員長的理由存在，他向校方遞出了張社團創立申請單，社團的名字叫做風紀財團。

幾天後，上課遲到的人數明顯減少。

又過了幾天，校內已經沒有敢翹課的人。

然後——聽說大一新生很少有人敢半夜在外頭聯誼了。

這股莫名竄上來的新勢力讓校內學生都很害怕，曾經一度有並盛中考上這裡的學長姐哀號道，以前國中的噩夢又重演，拜託別告訴我又是那個最可怕的學弟，校內出現的這股地下勢力，似乎與外頭的黑道有結合，學生們很害怕，但又不敢挺身而出，應該要出面制止的學生會聽說也淪陷了，老早就被死死地壓制，校園裡頓時沒有了自由，唯有加入風紀財團才能夠為所欲為。

於是，加入風紀財團的社員漸漸變多了。

「搞啥啊？這樣的話我們手工巧克力社不是都沒人了嗎？」六道骸咬著口中的巧克力餅乾，滿臉不悅地看著學園報，揚起眉，「我看連校園媒體都被對方收買了吧。」

「聽說澤田綱吉那邊的學生情感交流促進社也是都沒人。」柿本千種推了推眼鏡，隨口

補充。

「對了，我倒想知道這叫風紀財團的社長會是什麼人……竟敢搶走我的社員是吧？呵呵呵……」他揚起明顯是不懷好意的微笑，擱下手中的報紙，打開櫃子取出幾瓶裝著不明液體的小罐子，「犬、千種，過來幫我，我們要給風紀財團的社長送一盒美味的巧克力呢。」

「是的……骸大人。」

「唉……骸大人又在打什麼歪主意啊？」

「喔呀喔呀，再不過來幫忙的話小心挨揍喔，犬。」他笑著舉起拳頭，又頓了頓，收起了笑容，略帶愧疚地自言自語，「也幫雲雀恭彌做一份好了，作為我上次拒絕他便當的道歉。」

18.

「唉呀？看我發現了什麼？六道骸給雲雀恭彌的巧克力？」將緞帶包裝的愛心型巧克力盒拿起，里包恩露出了邪魅的笑容，「是這樣啊，以為雲雀會提早到教室所以放在教授的桌子上是嗎？真是招搖的手法，既然是我先抵達，那麼我就幫恭彌代為接收好了。」

「不行！還給我！」將背包丟到座位上，雲雀恭彌蹙起了眉，瞪向啜飲著咖啡的教授，

「不要一直看……！而且我也沒有比你晚到，那是六道骸給我的東西！所以還來！」

「怎麼？難道這點也觸犯風紀財團的法律？」他輕聲笑了笑，挑釁似地瞟了他一眼，擱下咖啡開始拆包裝，「喲喲～包裝得這麼仔細，到底是要給誰啊？」

「說、說的也是……」聞言雲雀略微失望地低下頭來，「也許是要給你的，只是寫我的名字……」

「拜託，少噁心了。」里包恩停下了拆禮物的動作，冷冷地抬頭看著雲雀，「如果是這樣那我不要這巧克力了，開玩笑，他以為我很喜歡吃甜食嗎？百分之兩百是要給你的，拿去。」

「……不要。」

「再耍任性的話，我可要對你不客氣了喔。」

「唔……」

雲雀恭彌抿了抿唇，上前接下了巧克力，握在手中，表情看似有些不太情願，但里包恩想，要是雲雀恭彌有貓耳朵和貓尾巴的話，現在肯定是興奮地狂搖才對，他輕輕勾起一抹唇角，抓住雲雀的手，一把將他拉近，俯身吻上雲雀的額，將他緊緊抱在懷裡。

雲雀傾聽著他的心跳，在他懷裡閉上了眼。

「我愛你，恭彌。」

「嗯……」雲雀輕聲道，揚起了淡淡的微笑。

這一幕通通被躲在掃帚櫃裡確認雲雀有沒有成功拿到巧克力的六道骸看得一清二楚。兩行眼淚就這樣悲情地垂下，六道骸用力咬著自己的手掌避免當場大哭，他們只抱了一下就分開，其他同學魚貫進入教室，趁著場面有些混亂的時候，六道骸淚奔而出了掃帚櫃。

里包恩瞥見了他閃出教室後門的瞬間，緩緩地揚起惡劣的唇角。

19.

「蛤？給風紀財團社長的巧克力沒有成功送到？」擤出悲傷的鼻涕，六道骸紅著眼眶，一臉怨恨地看著回來報告的柿本千種和城島犬，「你們兩個在搞什麼？」

「其實……是因為放在門口的時候，被里包恩教授撿到……」

「幹！那怎麼沒有當場毒死那個咖啡魔人？」

「他把巧克力丟到垃圾桶去了。」

「沒有人注意到異狀去撿起來嗎？」

「教授把他捏碎拆解了嘛……」城島犬一臉無辜地道，「非常徹底地被處理掉了。」

「聽說教授也是毒物學的碩士，他應該看出那有毒了……」

「靠！那個人怎麼什麼都專精啊！」六道骸將衛生紙揉成一團丟進垃圾桶，將雙腳翹到桌上去，噘起嘴，「該死的……！雲雀恭彌雲雀恭彌雲雀恭彌……真想放棄算了！」

「放棄吧骸大人，天涯何處無芳草，何必單戀一枝花？」

「閉上你的嘴，犬，憑我六道大爺的魅力難道還交不到好女人好對象嗎？何況雲雀恭彌還是個男人，但是我就是有種他是我命中注定的對象的感覺嘛。」六道骸深深嘆了口氣，閉上眼，仰起頭，「到底什麼時候跟他把話說清楚呢？時機什麼時候會成熟呢？」

20.

「取、取締？」

一早過去就看見自家社團辦公室的大門被貼上兩條禁止進入的封條，門口還張貼了告示牌一張，幾個風紀委員站在門口，手中拿著取締單，凶神惡煞地等著他們。

六道骸心裡冷笑三聲，大搖大擺地走過去。

「請問這是要取締什麼啊？風紀財團的同學。」

「我們接獲情報，社辦裡面藏有毒藥，並且涉嫌製作毒巧克力毒害我們委員長，所以要

予以取締。」為首的高大男人板起面孔，握緊了手中的筆，「你就是手工巧克力社的社長嗎？」

「喔呀喔呀？怎麼，難道是想逮捕我的意思嗎？」

「是的，我們委員長說，只要你教他怎麼做巧克力，就原諒你們。」

「啊？」

21.

「怎、怎麼是你啊！風紀財團的委員長！」本來準備藉此機會去教訓對方一頓的六道骸反而傻了眼，看著坐在位置上翻著食譜的雲雀恭彌，無奈地拍了下自己的額頭，「這次倒也真要感謝那個渾蛋咖啡……咳，里包恩教授，不然我差點就害到你了。」

「我是可以原諒你啦。」雲雀單手托著腮幫子，微笑，「因為我也是昨天才知道你是手工巧克力社的社長，教我怎麼做出漂亮的巧克力，這帳就一筆勾銷吧。」

「我實在想不透，你為什麼要創立風紀財團啊？」拉開雲雀對面的椅子坐下，六道骸從包包中拿出做巧克力的各種器具，抬眸，「有什麼實質的目的嗎？」

「很簡單吧，將勢力建立起來，就能離自己想得到的人越近。」雲雀將手中的食譜闔上，

扶正眼鏡，態度有些異於六道骸所認知的雲雀恭彌，不過卻有意外的迷人感，他站起身，嘴角帶著幾分邪魅的笑意不減，「那麼請多指教，骸老師。」

「你想得到的人……該不會是里包恩教授吧？」六道骸試探性地問道，卻見雲雀沉下了臉。

「我、我是沒有打算要跟你搶……」

就在那一秒，六道骸的身體迅速硬化成石塊。

22.

「我回來了。」疲憊地丟下背包，六道骸直接往床上一躺，用枕頭蓋住腦袋。

「喔喔！怎麼樣？骸大人有沒有成功打敗風紀財團？」犬從床上蹦蹦跳跳地下來，手上還拿著最新的漫畫週刊，「那個風紀財團的社長是不是長得兇神惡煞的？」

「他們稱自己的社長叫委員長。」六道骸頭也不抬地回道，「真衰……那個委員長是雲雀恭彌。」

「咦咦咦咦——？！不會吧！」

「而且，他要我教他做巧克力……」六道骸的聲音聽起來帶了點氣憤及沮喪，翻了個身

背對城島犬，「該死的，那傢伙不會做甜點可是做菜超好吃……結果做是做好了但是根本不知道他要送給誰反正一定又是那個暴力教授嗚嗚嗚我好想吃雲雀的便當啊……」

「呃、骸大人，你剛剛在說什麼可不可以加上標點再說一次？」

22.

「嗯，我很好奇你在做什麼？」

「聞聞味道？」

「巧克力是嗎？」

「今天六道骸教我做的，想吃嗎？」

「別了，你知道我不喜歡吃甜食。」

「我不加糖就好了，對了，這份是要給露淇阿姨和爸爸的。」

「他們？是嗎……已經有這麼久了啊……」

「明天我們一起去送吧？」

「呵……好啊。」

23.

「啊啊？看到雲雀恭彌和死咖啡一起出去？！」

接獲城島犬和柿本千種的目擊情報，六道骸猛地從床上彈起，匆匆忙忙收拾起背包，隨手抓了件連身外套，連頭髮都顧不得梳好，穿著半隻鞋蹦蹦跳跳地跑出去。

室內的城島犬和柿本千種對看一眼，深深嘆了口氣。

「我們的骸大人什麼時候才能把這件事搞定啊？」

「……我不知道。」

外頭的引擎聲響起，接著機車衝出的聲音響徹了安靜的宿舍。

六道骸一路衝出校園，很快就在不遠處搜尋到黑色賓士轎車的影子，他拉下安全帽的遮蓋，一路尾隨在後，但里包恩也不是省油的燈，很快就發現了他的跟蹤，加快速度。

不一會兒，六道骸就跟丟了。

「該死，這裡附近只有神社……今天是有什麼祭典嗎？」他在路邊停下來，看著手機裡的即時衛星地圖，懊惱地扶著腦袋，「可惡的咖啡魔人……」

將手機塞回口袋，六道骸嘆了口氣，重新戴上安全帽，往神社的方向騎去。

24.

「那麼，我去露淇那邊，順便把你的巧克力帶去。」里包恩拿下帽子，接過雲雀恭彌地過來的巧克力，溫柔地摸了摸雲雀的頭，「等會兒我會再回來找你。」

「不用了，我等一下去找你，我也想見露淇阿姨。」

「好吧。」他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旋了腳跟離開。

直到里包恩走遠，雲雀恭彌才緩緩地坐下來，靠在墳旁，靜靜地閉上眼。

十年前，父親風和里包恩的情人露淇在一場意外中喪命，兩人約好一起去義大利探望正在留學的里包恩，卻在驅車前往兩西西里的途中，巴士因黑手黨的火拼而翻覆爆炸。

沒有留下遺言，死得突然。

特別是風，只留下一個八歲的兒子，孤零零地留在日本。

「雲雀君！」

猛然一個熟悉的聲音響起，雲雀恭彌嚇了一跳，睜開眼，看見六道骸慌慌張張地跑了過來。

他的神情看起來很焦急，跪下來二話不說就抓起雲雀的手。

「你沒事吧！那個變態有沒有對你怎麼樣？站得起來嗎？他是不是灌你咖啡？吶？」

「冷靜點，骸……」雲雀有些錯愕地眨著眼，「我、我只是在休息。」

「欸……？」六道骸愣了愣，視線飄向一旁的墓碑，上頭擺著一盒包裝精美的巧克力，「呃……在這種地方休息？而且……呃、這不是你做的巧克力嗎？」

「這是我父親的墓，我和里包恩來上香。」他淡淡地道，揚起眉，「倒是你，怎麼在這？」

「我、我我我……我當然是看到你……跟教授一起出來了才會跟上來……」

「你到底對里包恩有多執著啊……？」

「靠！就說了才不是！」一把抓住雲雀的手，六道骸氣紅了臉，語氣微嗔，「我喜歡的是你！執著的對象也是你！你到底要我暗示到多明顯才會明白啊！我喜歡你啊！雲雀恭彌！可是問題是你老是跟在那個教授屁股後面！我還知道你們好像同居！我知道你們是戀人你們相愛行了吧！但我還是喜歡你啊！就算你是個男人但我還是喜歡你！天然呆！」

雲雀瞪大眼看著他，僵了好幾十秒。

六道骸低下頭喘著氣，該死，完蛋了，一個衝動不小心裡人格爆發了，紳士形象呢？之前的紳士形象到底在哪裡？雲雀恭彌一拳揍過來還好，要是從此把他當變態他就別活了。

「骸……」孰料雲雀只是愣愣地輕聲開口，「里包恩他……是我養父。」

「啊？」這下換六道骸僵住了。

「啊、骸！等等、請等一下！」

伴隨著一串急速的腳步聲，那個褐髮少年急匆匆地跑了過來，喘了幾口氣，露出微笑。

而被叫住了的那個藍髮青年自然只是優雅地笑了笑，闔上了手中的普通生物學，又吸引了不少雌性生物的注意和讚嘆，站在他身邊的褐髮少年有些無力地注視著他，嘆了口氣。

「什麼事嗎？綱吉同學。」

「你就不能在展現你的雄性魅力前先問候我嗎！」拚命忍住往他俊秀的臉上狠狠揍上一拳的衝動，澤田綱吉深吸了口氣，「算了，我是來問你還有沒有要參加以後的聯誼，因為我聽城島同學和千種同學說，你好像已經有對象了的樣子……」

「嗯啊，這都要感謝你們辦的聯誼喔。」六道骸優雅地笑了一下，雪白的牙齒和金燦燦的笑容又不知道迷倒了多少女性，「戀愛真的會讓人變得多采多姿呢。」

「咦？所以你的對象是……」

「骸！」

遠遠傳來一聲叫喚，六道骸立刻回過頭去。

只見那個外文系的一年級明星站在那裡，墨色髮絲被風拂起，帶來凌亂的美感，一雙灰

藍色的眼眸映著陽光，那樣燦爛，澤田綱吉不禁傻了眼，那樣的美人，難不成是雲雀恭彌嗎？

下一秒，身旁的藍髮青年已消失無蹤。

再一眨眼，六道骸已經光速飛奔到雲雀恭彌的身旁，完全將澤田綱吉晾在背後。

「啊啊……原來啊……」他有些錯愕地眨了眨褐色的大眼睛，看著遠方的雲雀恭彌將手中的便當遞到六道骸手中，緩緩地，澤田綱吉勾起了唇角，「那兩個人，感覺也挺不錯的呢。」

「——嗯，是這樣沒錯，看到雲雀幸福的模樣我也心滿意足了。」

冷不防一個聲音從身後傳來，澤田綱吉嚇得全身的毛都豎了起來。

他吃驚地往回一看，只見全校最恐怖教授里包恩一手壓著頭頂的帽子，一手拿著一杯咖啡，望向那兩個人的背影，眨了眨銳利的眼睛，啜了一小口咖啡。

「里、里里里里包恩！」澤田綱吉倒退三步一臉驚恐，「你到底是什麼時候來的！」

「喔？這時候你應該叫我教授才對吧？」里包恩聳了聳肩，以優雅的邪魅的笑容望向澤田綱吉，「雖然你是我以前當家教時的學生，但別以為我會對你的基礎英文有所放水喔，蠢阿綱。」

「咦咦咦——？可是我的基礎英文教授明明是迪諾先生啊！」

「我已經命令他一定要當掉你了，不親自給你好好的教育一番我會過意不去。」里包恩揚起一抹惡劣的微笑，又將視線移向雲雀恭彌與六道骸的背影，「只有雲雀，不愧是我的養子，創下了全系有史以來最高的語言學成績，接下來只要他期末考考好就穩過了。」

「什、什麼啊！該不會是里包恩你暗中偏私吧！」

「怎麼可能呢？我可是很認真在挑他申論題和期末報告的毛病。」里包恩冷笑了幾聲，「只是這孩子不愧是我一手培育出來的，做出來的東西連其他教授都讚嘆不已，只是……哼。」

「只、只是……？」澤田綱吉有些畏懼地看向里包恩那張陰險的笑臉，嚥了口口水。

「沒什麼，戀愛果然會讓人生多采多姿呢。」他又喝了口咖啡，笑著，轉過了身，頭也不回地揮了揮手，「下學期基礎英文課程見，蠢綱，看在你舉辦的聯誼幫助恭彌找到好對象的份上，提供你個好情報，開學第一堂課我要小考，考不過的人全都要從三樓跳下去。」

「咦咦咦咦咦——哪有這樣的！」澤田綱吉發出一聲悽慘的哀號，欲哭無淚地追去，「里包恩！回來啊！喂！……算我求求你了教授！別讓迪諾先生把我當掉啊——！」

遠處，六道骸緊緊牽著雲雀恭彌的手，無視了澤田綱吉淒哀的叫聲。

「戀愛會讓人變得多采多姿呢，你也同意吧？迪諾。」戲弄的目光注視著眼前曾是自己學生的另一名教授，里包恩輕輕地勾起了笑容，「可是，卻也讓學業變得慘慘悽悽呢。」

「呃……你想說什麼啊？里包恩……老師。」面對眼前這龐大壓力帶原者，跳馬迪諾的嘴角緩緩抽搐，冷汗不停滑過背脊，「該不會是指這次國科會的研究吧……呃、那個我還沒……」

「不是那個，誰對你的研究有興趣？」里包恩笑瞇瞇地道，話語有如利劍刺穿迪諾的胸口慘不忍睹，「我說的是這學期基礎英文的成績，你打完了嗎？」

「咦？這、倒是打完了……除了你說的澤田，大家倒是都及格了。」

「是嗎？我這學期也只當了一個人喔。」

「我的媽啊天要下紅雨了！你怎麼可能只當一個人！」

「詳情我們之後再談吧，我得回家吃晚餐了，遲到的話雲雀又要生氣了。」

對於跳馬迪諾震驚的質問，里包恩只是優雅地笑著。

他站起身，將椅子上的西裝外套挽在手中，戴上了他的紳士禮帽，嘴角依舊勾著那抹輕佻的微笑，緩緩步下了白色的大理石階梯，頭也不回地擺了下手以示道別。

或許，自己也有點傻爸爸的特質也不一定吧。

里包恩淡淡地想著，輕輕地哼起了歌。

——醫學系的高材生六道骸，被他以史上最低的個位數成績，當掉基礎英文了。

（完）

初代家族
Big Bang

「我是警長，接下來開始四十八小時內，我們將共同進行一項極秘任務。」

黑暗中，男人的聲音悠悠傳來。

四周是平穩的複數的呼吸聲，卻又隱約漫著一股不安的氛圍。

「在我們六人當中，有一人是副警長，三人是歹徒。

「你們彼此不會知道對方的身分，這項任務完成的最終條件，就是我被殺，或是三名歹徒全數死亡，換言之，這是賭上自己性命的大逃殺。我知道歹徒想要我的命，這共處的四十八小時內，是你們殺我的最佳時機，殺掉我，就是你們勝利。」

「——我用我的名譽發誓，這四十八小時過後，三名歹徒一個都無法存活。」

Big Bang

2012年 8月

不知道有多少人玩過 Big Bang 這個遊戲。簡單說明，Big Bang 就是知名桌遊三國殺的原型。

這個暑假，我和魂樣、傲嬌等人去了桌遊餐廳，玩到了 Big Bang 這個遊戲，覺得好像很適合初代家族，剛好又買了幾本介紹間諜的書，就以初代家族為主角寫下了這個故事。果然如我所想，真的很好玩ｗ

喬特・彭哥列大口大口地喘著氣。

攙扶著身負重傷的G，他硬撐著殘破不堪的身體往前走，留下身後的三具屍體，喬特喘著氣，吃力地抬起頭，蹣跚的步伐終於還是在街燈前停住，他與G一同倒上了粗糙的地面。

再一小時又四十三分鐘，這長達四十八小時的任務就要宣告結束。

喬特有些恍惚地望著燈下飛舞的蠅蟲，抬手抹去了嘴角的血漬。

三名歹徒已經死了。

照理說應該達成讓任務提早結束的條件了，喬特望了一眼身旁的G，咬牙。

如果不是為自己擋下爆炸，副警長也不至於變成這副模樣。

明明就該隱藏自己身分，暗中打擊敵人的才對，G卻在任務開始時就處處幫著自己，就連命都豁出去了也不在乎，也正是因為這種做法，讓G成了眾人的箭靶。

一旦暴露出副警長的身分，歹徒下手就沒有任何猶豫、更不怕傷到同為歹徒的同伴了。

想著，喬特的腦中又浮現出了D・斯佩德臨死之前猖狂笑著的畫面。

他說，你已經死定了。

斯佩德明明就是最後一個死去的歹徒了，但這股在心裡蔓延的不安究竟是什麼。

喬特勉強撐起了身子，擔憂地看著身旁的G，血已經流得一身，但勉強還有一口氣，照

這樣看來，G最多只能再承受一次攻擊，和自己的狀況差不了多少。

「如果不是因為阿諾德，我和你都死定了……」喬特將視線從G身上移開，看向漆黑的夜空，苦笑起來，「他果然不愧是『最強的守護者』啊。」

「是啊……」G發出幾聲虛弱的輕笑，而後又歸平靜。

他們兩人沉默了好一陣子，沒有人說話，其間參雜著粗重的呼吸聲，兩人都已傷痕累累。

「阿諾德他……沒事吧？」喬特有些茫然地問，仍舊是望著夜空，半晌，他又問，「吶、G，為什麼三名歹徒都已經死了，任務卻沒有提早結束？」

G沒有回答他。

喬特側頭看了他一眼，那股不安的感覺又湧上了心頭。

「……難道說，死去的那三人中，有一名不是歹徒嗎？」

G的身體震了一下。

喬特咬緊了牙，抽槍，轉頭望向已被炸得殘破不堪的建築物——該死，六人之中有一名是警長、一名副警長，三名是歹徒，也就是說剩下一人是無辜的，那個人被當成歹徒殺了，真正的歹徒卻喬裝成自己的夥伴，選在自己這最虛弱的時候下手。

「是阿諾德那傢伙……！」喬特正要起身，卻赫然停下了動作。

——G的手槍正抵著他的背部。

「對不起……喬特。」G低聲道，握著槍的手不停顫抖著，「我……並不是副警長。」

「G……！」

「我之所以會幫你，純粹是出於我的一廂情願。」G說著，他的聲音也同他的手，顫抖了起來，喬特聽出他帶了點鼻音，「阿諾德，他才是你的副警長……」

「G，難道你……就是最後一個歹徒嗎？」喬特顫抖地問，身後的G以沉默代替承認，喬特咬緊了下唇，「怎麼會……！我一直出生入死的夥伴……我一直以為你……你……」

「不用擔心，喬特……」G輕聲道，將手槍自喬特的背上移開，而後，緩緩地，顫抖的槍口轉而指向了G自己的腦袋，他咧開了一抹微笑，「任務，馬上就結束了。」

「G、難道你想……！」

——砰！

槍響劃破寂靜的夜空。

G手裡的槍被打了出去，落到幾公尺外的地上，旋轉了好幾圈。

喬特回過頭，愣愣地看著那個開槍的男人，銀色的髮絲在風中飛揚著，阿諾德舉著槍，從殘敗的建築物中走出，他的影子被街燈打得修長，冰藍色的眸子帶著銳利的殺意。

參予任務的六人之中，就只有阿諾德能夠毫髮無傷。

「你還不能死，G。」阿諾德平靜地道，「別做自殺這種傻事。」

「阿諾德……」看見真正的副警長前來，喬特不免安心下來，「太好了。」

「阿諾德！你幹什麼！」G狠狠地瞪著眼前的銀髮男人，憤怒地道，「我就是最後一個歹徒，只要我死掉，任務就能夠結束了！你和喬特也就能夠回去了啊！」

「我知道。」阿諾德淡淡地道，「——所以我才要阻止你。」

「什麼！」G瞪大了雙眼，「你、你不是副警長嗎……」

「真有趣，你是怎麼得來這個結論的？」阿諾德咧開一抹冷冷的笑靨，在兩人面前蹲了下來，「副警長就是剛才那死的三個人之一喔，G，我是刻意讓你活下來的。」

喬特吃驚地瞪著他，G則已驚訝得說不出話。

阿諾德自懷中掏出另一把手槍，同時指向G和喬特的腦門。

「阿諾德！你……！」

「混蛋！你一直在騙我們嗎！你這歹徒竟然連自己的同伴都……」

「——不要誤會，我哪邊都不是。」冷冷地打斷了G的話，阿諾德的笑意又深了一些，「你們兩方——不管是歹徒還是警長，還有那個愚蠢的副警長——所有人的計謀，打從一開

始就在我的掌控之中，我同時博取了你們所有人的信任，為的就是現在這一刻。」

阿諾德冷冷地笑了。

「你們兩個，必須同時一起死。」

扣下板機。

鮮血與腦漿隨之四濺而出，在子彈穿過大腦的瞬間，喬特突然有些明白了。

——阿諾德，就是那個既非歹徒、也非警方的男人。

他是間諜。

而間諜在這項任務中獲勝的唯一條件，就是殺死自己以外的所有人。

打從一開始，那雙銳利的冰藍色眼睛就已經看穿了他們全部。

打從一開始，他們就被玩弄於鼓掌之間。

打從一開始……

從一開始——……

叮叮！

遊戲結束，非常感謝玩家參予 BIG BANG 虛擬實境試玩版本。

遊戲時間為四十六分鐘三十秒七，提早結束遊戲，獲勝者身分：間諜。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可惡——！」摘下頭盔，喬特・彭哥列發出一聲不甘心的大吼，「這種策略型的遊戲每次都只有阿諾德能贏！可惡！可惡可惡！」

「阿諾德！你這傢伙！」跟著摘下了頭盔，G從遊戲座椅上跳了起來，「說要讓我活到最後是怎麼回事！竟然敢玩弄我！快給我和首領道歉！」

「哼，我只是稍微利用了下愛耍寶的你們罷了。」跟著將頭盔摘下，阿諾德冷冷地望向身旁的兩人，「抽到歹徒的角色竟然還去保護警長，你的腦袋是燒壞了嗎？」

「住口！就算我抽到的是歹徒，我也永遠是首領的左右手！」

「哼，這樣你就和那邊的副警長一樣是個腦筋卡住的大笨蛋。」阿諾德冷冷地譏道，瞟了眼正將頭盔摘下的D・斯佩德，後者收到阿諾德鄙夷的視線，一下子紅了臉。

「什、什麼嘛！怎樣啊！就算抽到了副警長！要我去幫喬特那是絕對不可能的！」斯佩德吼著辯解道，「還有你說愚蠢的副警長是什麼意思！阿諾德！」

「除了愚蠢外還有其他的形容詞嗎？」

「啊啊？你想打架是嗎？」

「好了好了，你們兩個都別吵了嘛。」遊戲參予者之一的朝利雨月苦笑起來，「斯佩德也是、G也是，麻煩你們兩個好好遵守規則啊，要是一開始就遵守的話，就不會被阿諾德利用了嘛。」

「也不一定。」阿諾德懶散地打了個呵欠，淡淡地道，「遵守的話就會像你和納克爾一樣，一開始就被看破身為歹徒的身分，然後被解決。」

「阿諾德！你這傢伙！」納克爾也氣沖沖地走了過來，「我一開始還究極地以為你和我們是一掛的呢！結果你既不是歹徒也不是警方嘛！」

「提供你們個情報而已就輕信別人，說到底也是因為你蠢。」

「你說什麼！混帳！不要把你諜報部那一套全都應用進來！」

「好了，冷靜點，就是因為阿諾德把諜報部的專業全都應用進來，他才能在每次策略型的遊戲上都獲得壓倒性優勢啊。」喬特一面苦笑著勸架，一面揉了揉肩膀，「不過，虛擬世界的四十八小時相等這裡的四十八分鐘，倒真有點吃不消呢……呼啊……好累……」

「要不就先去休息一下吧？」

「不行，再玩一次，這次絕對要擊敗阿諾德！」

「喂！斯佩德……」

「哼，無聊，不管再玩幾次，你的下場都只有輸。」

「那個啊……雖然是為了湊經費才來遊戲公司幫忙試玩，但你們也不用認真成這樣吧？」

「怎麼？喬特，難道你怕輸嗎？哼，也是啦，賭上自己的名譽結果還是輸給阿諾德了嘛。」

「嗯？你說什麼？」

「嗚哇……首領生氣了……」

叮叮！

歡迎玩家進入 BIG BANG 虛擬實境試玩版本。

遊戲即將開始，若發生身體不適狀況請立即摘下頭盔。

請抽選角色。

叮叮！

警長請解釋規則。

「……我是警長，接下來四十八小時內，共同一起進行一項極秘任務。」

黑暗之中，男人的聲音悠悠傳來。

四周是平穩的複數的呼吸聲，卻又隱約漫著一股不安的氛圍。

「規則，大家都知道，不解釋了，接下來開始四十八小時內，我賭上警長之名，會利用你們、玩弄你們，讓你們自相殘殺，四十八小時過後，只有我和副警長能活下來。」

「呃……？」

「最先被我殺掉的那個人必須請客。」警長說著，勾起一抹冷冷的唇角，「順便一提，由你們現在的表情來推斷，我已經知道你們全部的身分了。」

「喂喂喂——！那要玩什麼啊！」

「混蛋！這次怎麼是你抽到警長啊！」

「阿諾德——你的存在本身就是犯規——！」

（完）

初雲
18
世紀進行曲

世紀進行曲

2012年9月

這篇也是09或10年時讀者的點文，當時收到初雲18這個指定ＣＰ時還不知道如何下筆，對初代家族產生好感之後，這項任務就顯得容易多了。

其實十年後火箭筒一直是常見的穿越用梗，不過因為幾乎沒有寫過穿越，所以從來沒有用過呢。某種意義來說，這也算是我第一篇穿越文吧！

事情都要從那裡開始說起的。

其實，就連雲雀恭彌本身也不大清楚是怎麼回事。

「啊啊啊啊啊啊——我真的知道錯了！很對不起！真的對不起！請不要咬殺我啊啊！」

澤田綱吉失魂落魄的慘叫悲悽地回盪在並盛校舍的走廊。

獄寺隼人匆匆忙忙地追上去，山本武笑著一起跑，澤田綱吉的手上抱著一個乳牛裝扮的小孩，而那大概就是這素行不良的三人之所以遭到校內風紀委員長追殺的原因。

雲雀恭彌跟著轉了一個彎，手中的銀色拐子在陽光下閃閃發亮。

他肩上的鳥兒撲翅飛起，先一步繞到澤田綱吉面前，只見那褐髮的草食動物被這突如其來的小禽類嚇到，腳步煞住了一秒，足夠成為生死一瞬間的一秒。

雲雀恭彌一腳踢上他的背部，將他踹倒在地上，舉起手中的拐子，宛若獵食者搬舔了舔唇角。

「我有說過，禁止任何校外人士入侵對吧？」

「對、對對對……對不起！我也不知道藍波他為什麼……」

「嗚啊啊啊啊啊——！」

「蠢牛你哭什麼哭啊！十代目就由我來保護！」

「嘛嘛隼人，別那麼激動嘛，雲雀只是在開玩笑～」

「你哪隻眼睛看到他像在開玩笑！棒球笨蛋放開！」

「嗚啊啊啊啊啊～～要・忍・耐……！」

「啊啊……藍波你別哭了啊！」

狀況有點複雜，應該說，只要和這群人有所牽扯，狀況一直都很複雜。

雲雀恭彌不悅的情緒瘋狂飆升，吵雜加上群聚讓他的心情更加不好，他不耐煩地抿了抿唇，將手中的拐子握緊，揮出，澤田綱吉狼狽地被打了出去，飛了有幾公尺遠。

正在爭執的山本武和獄寺隼人愣住了，也許是因為那速度快得嚇人。

穿著乳牛裝的小鬼也飛了出去，趴在地上，顯然他沒受什麼傷，邊哭邊爬了起來，從爆炸頭裡掏出一把體積不小的火箭筒，雲雀恭彌很想說，校內除了我以外不能有人持有武器，還有你的鼻涕污染我的校園了，三秒鐘內快點滾出去，但是又隱隱覺得和這些人溝通實在太麻煩了，直接轟出去比較快，暴力一向是最快的溝通管道，而他向來也只採用這管道。

「不能忍耐了啦～～～！」

「藍波！不行！」乳牛小鬼正要將火箭筒往自己打去，澤田綱吉撲上來抓住他，「現在不能使用，越使用狀況只會越來越複雜，而且搞不好十年後的你會被雲雀學長打死……啊。」

好像有點太遲了。

而且應該說，錯得有點太離譜了。

乳牛小鬼拿反了火箭筒。

火箭炮從後端飛出來，直往雲雀恭彌的方向飛去，而他下意識地拿起拐子抵擋。

後來澤田綱吉所知道的，只有爆炸的那一聲巨響。

——雲雀恭彌消失了。

*

戰火熊熊燃燒。

槍響大作，四處都是銷煙味，金髮青年用袖子抹去臉上淌下的鮮血，咬牙。

狀況似乎有點不大妙，對手無論是火力還是人數都遠遠凌駕他們之上，縱然他與他的守護者們都非等閒之輩，但戰事延長只會對他們不利，何況還是對他們極為不利的城市游擊戰，而很顯然對手也看穿了這一點會給予彭哥列重創，準備採取拖延戰術。

青年雙手擋下一記近距離攻擊，退後跳開，雙手燃放熊熊的橙色火燄，將疾馳而來的子彈擋掉，回頭，他對著身後幾公尺處的銀髮青年大喊。

「阿諾德！請過來支援我！」

「我說過、」銀髮的青年一腳踹倒一個敵人，頭也不回地回喊，「我討厭被人命令！」

「這不是命令！是請求！」金髮青年無奈地笑了笑，再度擋下對手的刀劍，身旁的G射出箭矢，一記貫穿那人的腹部，他和他點頭道謝，再次回頭大喊，「阿諾德！請你過來！」

也許是分心了，他沒注意到敵人發射的砲彈。

手中的火焰還來不及點燃，G吃驚地喊出他的名字，朝利雨月慌忙要趕過去，阿諾德回眸的剎那瞪大了眼，他根本沒有時間閃躲，也根本無從閃躲。

「「一世——！！」」

那都只是一瞬間的事而已。

煙霧四散與銷煙揉合，瞬即又被爆炸風吹散，強光之中有個身影乍現，強風捲起，火與煙與紅與黃與黑全攪在一起，又彷彿有道紫色的火焰自其中迸開，一世因爆炸而飛彈出去，摔在水泥地上。

爆炸聲將一切都掩蓋，朦朧之中他聽見敵人的歡呼聲，他們以為他死了，家族成員發了瘋似地吼著他的名字，朝利雨月拉住想衝進裡頭尋找一世的G，似乎沒人注意到他摔在附近。

只有一世是知道的——有人代替他被擊中了。

黑煙終於逐漸散去，爆炸的威力也減弱，連沙地都被燒得發黑，四處瀰漫著焦臭味，嘈雜的人聲漸趨安靜，阿諾德率先衝了進去，奔向那躺在正中心，燒得焦黑的人兒。

但他越走近，越覺得不對勁。

起初以為那金髮的青年已被燒得焦黑，連頭髮都被燒成黑色的，近看才發現根本就是另外一個人，他有些錯愕，四周有些微的雲屬性波動，彎下身蹲在那人身邊，正要伸手去碰。

——唰！

瞬間那個人抬起頭來朝他攻擊，阿諾德向後微傾閃過，隨後凝神看清，那是一只銀色的拐子。

「你，沒事吧？」

「不要隨便碰我……咳咳！」

仔細一看才發現那人的身材瘦小，年紀似乎也很輕，波動由他身上傳出，或許在爆炸的瞬間他又已經本能地在四周用火焰張開了結界，看起來似乎沒受到多重的傷，頂多是身上有些塵土，他緩緩地抬起頭來，卻在與阿諾德對上眼神的瞬間愣住了。

阿諾德亦錯愕地瞪大了眼。

「怎麼了！被打中的不是一世嗎！」G和朝利雨月等人跟著趕了過來，那黑髮的少年吃

驚地抬起頭，那眼神像是完全進不了狀況的驚慌，阿諾德揪住他的臂腕，回頭。

「不是，是個不認識的小鬼頭，而且、你……等等！」

銀光劃過，又是一記強而有力的拐擊，阿諾德偏頭輕易閃過，那少年掙脫他的桎梏，撿起自己躺在地上的另一只拐子，匆匆忙忙轉身就逃走，他的身影轉瞬消逝在那個轉角，阿諾德起身去追，卻早已沒有了他的蹤影，只剩幾個手拿機關槍被打趴在地上的敵人。

他怔在原地，身後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走吧，阿諾德，今天先撤退。」納克爾將繃帶重新綑上拳頭，看了一眼在後頭替他們抵擋槍林彈雨的藍寶，淡淡微笑，「首領沒事，是他剛剛宣布的。」

阿諾德點點頭，瞥了那條大街最後一眼，轉身跟上家族成員的腳步。

但在心裡始終徘徊不去的，是那少年的臉孔。

——竟然會有人長得和自己一模一樣。

*

「啊啊……會被打死的吧……」

二十一世紀，日本，晚上八時。

澤田綱吉焦慮地在房內來回踱步，雖說今天是安然無恙地度過了，但明天說不定風紀委

員長失蹤的消息就會傳開，說不定風紀委員會的人會來找他，說不定事情會被鬧得更大——最糟的情況，說不定雲雀恭彌再也回不來了。

不管是哪個情況都不是他所樂見的，何況情形至此他得負一半的責任。

「別鬧了蠢綱，當務之急是把雲雀找回來，你應該知道這點吧。」身為他家庭教師的里包恩躺在吊床上，悠悠哉哉地啜了口熱牛奶，語氣間透露了幾分冷淡。

「我當然知道啊……要是雲雀學長回不來了的話……呃，雖然我就不會被他打死了也不一定……不對不對……」他停下煩躁的腳步，緊緊擰起了眉，「我很懷疑將尼二的技術……」

「十年後火箭筒會修好的，他可是彭哥列優秀的技師喔。」

「你上次明明就看到他的爛技術了吧！」

「要是雲之戒回不來了，蠢綱你可要負全責。」

「也稍微給我擔心一下雲雀學長的安危啊！你是故意轉移話題的吧！」

＊

「——所以，你確定那個少年真的沒事？」

彭哥列一世神色凝重地坐在會議室內，質問會議桌另一端的阿諾德。

而那銀髮的青年只是哼了口氣，不耐地將頭一撇，漫不經心地甩著手中的手銬。

「他用了死氣之火。」向後仰躺上椅背，他閉上眼，「而且沒有明顯的外傷。」

「哼嗯——真是含糊不清的回答呢。」對面的斯佩德雙手稱在桌面上，托著頭，勾起一抹意義不明的唇角，阿諾德見怪不怪，反正也常常見他這樣變態變態地亂笑一通，「搞不好是敵人也不一定呢，這麼輕易就放他走，你是變弱了呢？還是變笨了呢？阿諾德。」

「怎麼，你再說一遍試試看？」

「別吵了，阿諾德、斯佩德。」一世稍微加大了音量，阿諾德不悅地撇過頭去，斯佩德將視線從對面的銀髮人兒身上移開，輕輕哼笑幾聲，一世困擾地看向阿諾德的側臉，「雖然我不知道他是怎麼突然出現在那裡的……總之，我們先拉回正題吧，我們已失去那塊街區了，我很擔心那裏的人民……要是他們被殘害，雖然已經叫他們能逃就逃了……」

會議又回歸主題，持續進行，阿諾德卻無心聽下去，他站起身，會議室裡的人紛紛抬起頭來，他聽見G和一世的叫喚以及斯佩德的輕笑，卻沒有搭理，轉身走出了會議室。

——他還是很在意那個人。

帶著和自己一模一樣的臉孔，不知道在那塊街區會不會出事，他從哪裡來，又要去哪裡？

究竟是什麼驅使他行動，阿諾德也不知道。

他一路跑下樓梯，到樓下的廚房包了幾片剩下的披薩，接著又奔回自己的房間，披上斗篷，將兩把手槍插進口袋，下樓，戰場一旦邁入深夜就更加危險，他將食物塞在懷裡，開門時夜風捲起了他的銀髮，宛若月光般柔和，冰藍色的雙眼在暗夜之中閃過一道清亮的光。

他想，自己肯定是吃錯藥了。

＊

「同樣的話別讓我說第二遍。」雲雀恭彌緊緊地擰起了好看的眉，他的語音輕柔軟呢，卻噙著一股危險的氣息，一腳踢上牆，機關槍抵住一個男人的腦門，「彭哥列在哪裡？」

「咿咿——你難道不是同伴嗎？」男人瑟瑟發著抖，雙手舉在頭上，「你、你也想殲滅彭哥列吧？所以就加入我們吧……首、首領對早上你的實力非常讚賞，你一定會獲得提……噗喔！」

機關槍的槍柄狠狠打中男人的臉頰，男人飛出了好幾公尺外，狼狽地摔在地板上。

雲雀恭彌不悅地嘖了一聲，烏雲退開，月光灑在他的墨黑的髮上，將那雙淡藍的眼映出光芒。

「我不是誰的同伴。」他雙手握緊了機關槍，對準男人的心臟，「而且我已經累了，槍也搶了很多把了，既然我問了兩遍你都說不出彭哥列的據點，你也沒什麼利用價值了。」

「等、等一下……！請、請不要殺我！我家裡還有兒女！還有妻子！我……！」

「既然有家人，那還出來混什麼黑手黨，吶？」

雲雀恭彌咧開一抹獵食者的唇角，開槍。

鮮血四濺出來，男人的慘叫劃破天空，槍聲與火花四迸於空氣中，毫無止息，直至子彈耗盡。

丟下槍，金屬鏗鏘一聲與地面撞擊，雲雀恭彌用袖子抹去側臉的血跡，男人的雙腳中了三發子彈，躺在地上昏了過去，其餘子彈在水泥地上留下亂七八糟的燒焦痕跡，彈殼散落一地，他想，也許是遇上了不值得殺的草食動物，也或許是自己太軟弱，他始終沒能下手殺人。

反正，那種無名小卒，不殺也不會對自己造成危害。

——因為無論如何，都會有聽聞槍聲而來，在角落裡蠢動的影子。

「好了，來吧。」雲雀恭彌舉起雙拐，舌頭輕舔過唇角，「——如果能讓我享受戰鬥的話。」

槍響劃破天空。

宛若開戰的信號，從暗處跳出了兩個人影，雲雀恭彌閃過打在腳邊的子彈，往上一躍，揮過的銀拐又擋去三發子彈，紫色的雲之火焰自戒指燃放，在黑夜中綻耀出美麗的火花，他

的身影彷彿化作深沉的黑夜，動作流暢宛若流水，他在半空中俐落地翻了個身，落下，僅止揮下一拐，銀色的光芒閃過，被擊中的男人還來不及慘叫，重達七八十公斤的血肉之軀便飛了出去。

下一槍緊接著要襲來，雲雀轉了個身，左拐打掉另一個人手中的槍，右拐強勁地將對方打飛，隱約聽到後方還有槍響，他本能地彎身，兩發子彈就從他頭頂越過，他緩緩站起身，回頭。

有個男人在鼓掌。

鼓掌聲在安靜的暗夜裡顯得特別大聲，他看起來似乎是一個人，雲雀瞇起了眼，男人的身後各個角落裡都傳出了輕微的聲響，他聞得到槍械的味道，也許這就是對方的老大也不一定。

「真是太精采了，小朋友。」那男人的語氣顯得很高興，但又帶著一絲絲的危險，「你是傭兵嗎？不，看來不是那麼簡單的人物啊，早上在爆炸之中，你沒死對吧？」

「如果我死了，我現在還會站在這裡嗎？」

「呵呵，也對。」那男人微微一笑，向他敬了個禮，「我是格里菲羅的首領，我叫做……」

「——我對你叫什麼名字沒有興趣。」

雲雀冷冷地打斷對方的話，然而男人似乎也沒有生氣。

他只是稍微頓了頓，又道：「那麼，請問我怎麼稱呼你呢？美麗的男孩。」

「這也跟你沒關係。」他不悅地蹙了蹙眉，果然外國人的感覺都很令人討厭。

「那麼，我就擅自稱你為少年好了，我聽說，少年正在尋找彭哥列的據點是嗎？」男人一派輕鬆地道，微瞇起了眼，「我知道那在哪裡，不過現在攻進去恐怕不是時候，不過只要你選擇加入我們，我們倒是隨時都能送你過去那邊。」

「你的腦子裡裝的都是什麼？我不會加入任何人。」

「我們能給你錢、給你名利、給你權力，任何你想要的一切都能擁有哦？」

「我什麼都不需要。」雲雀頓了頓，猶疑了一下，「你能帶我回並盛？」

「並盛？那是你的家鄉嗎？」

「嗯，在未來。」

雲雀其實不大確定現在是西元幾年，不過既然阿諾德出現，就意味著這裡並不是二十一世紀。

男人愣了愣，隨後開始笑起來，他一副恍然大悟的樣子點了點頭，掛上一抹討人厭的笑。

「不瞞你說，少年，我們最近已經開發出一套時間穿越系統，可以自由來往過去和未來

呢。」男人玩著自己的十指，微瞇起眼，「只要你加入我們，要去哪裡我都能讓你去。」

「我說了不加入任何人。」

「那麼，你搞不好會永遠都回不去喔？」

雲雀想再說些什麼，卻還是沒有說出口。

他緊蹙著眉，看起來似乎是非常不悅，竟然被這種看起來像是雜碎的傢伙操控了自己的意願，若不是擔心回不了並盛，他肯定自己絕對會殺了這個男人。

「……我會考慮。」

他轉身，這已經是他的自尊所能做出的最大讓步。

男人依舊輕聲笑著，那笑容和六道骸的很像卻又不大一樣，是一種品味低下的賤笑。

「我只給你一天的時間，少年。」

那男人輕聲地，意味深長地道。

雲雀恭彌頓了頓，卻沒有停下腳步。

*

阿諾德在深深的巷尾裡找到了雲雀恭彌。

他窩在牆角，黑色外套蓋在身上，似乎是陷入了沉睡，雖然附近沒有游擊隊，就這樣睡

著也未免太危險，阿諾德嘆了口氣，小心翼翼地走到他身邊，在他身旁蹲了下來。

——怎麼會生有兩張一模一樣的臉？

他細細端詳少年的臉龐，縱然是屬於東方人的膚色，和自己的臉孔卻毫無差別，阿諾德雖知道自己有幾分東方人的血統，但是長得這麼像也未免太像上天的惡作劇。

「有事嗎？」

少年雖是閉著眼，卻已經醒了，他的聲音和早上聽見的一樣，不過多了幾分疲憊。

阿諾德將懷裡的便當拿出來，在他面前搖了搖，打開。

「你不餓？」

「很餓。」

「那就吃。」

少年睜開了半隻眼，便當盒裡只有幾片冷掉的披薩，他蹙了蹙眉，阿諾德拿著一片在自己眼前搖晃，雖然不喜歡但也沒辦法，他還是咬下了阿諾德手中的披薩。

而阿諾德當然也不會問他「好吃嗎」之類的愚蠢問題。

「名字？」

「雲雀恭彌。」他輕聲答道，晚風沁得他有些冷，微瞇起漂亮的鳳眸，阿諾德似乎明白

他的意思，將斗篷脫下，披在他的身上，上頭還殘留著他暖暖的餘溫。

「你從哪裡來？」

「未來，二十一世紀，日本並盛町。」雲雀抬起頭，兩雙鳳眸相視，一雙冰藍一雙淡藍，阿諾德看著他的眼，朦朧之中突然有種感覺，未來命中注定會遇見他的感覺。

「你看起來不像在說笑。」

「我也沒有在說笑，阿諾德。」

「你知道我的名字？」

「我認識你的靈魂。」

「什麼？」

話題有點莫名其妙，阿諾德不太了解雲雀恭彌的意思。

然而他們不是擅長追問、也不是擅長解答的人，甚至於他們根本不善於溝通，暴力一向是最快的溝通管道，而他們向來習慣採用這種管道。

接下來的好幾分鐘，他們都在沉默中度過，算是留個時間給阿諾德理清頭緒。

「你的意思是，你來自未來，生得和我一張一樣的臉，你自己也很意外。」在雲雀恭彌咬下第三片披薩時，阿諾德終於開了口，漠然的，伸手指向雲雀手上的雲之戒，「在我看過

你之前你就看過我，是在戒指裡看見的，那時寄宿在戒指裡的是我的靈魂，是這樣嗎？」

「哇喔。」雲雀略為訝異地看著他，「好強的推理力。」

「我是諜報部首席。」阿諾德一臉淡漠地表示，聳了聳肩，「先前就聽說一世有要在死後將大家的靈魂封在戒指上的打算，你是第幾代的雲之守護者？」

「第十……吧。」他眨眨眼，略為呆滯地望著半空中，像是在思索什麼，「獄寺隼人總是叫那隻草食動物什麼十代什麼目的……大概就是十代吧……」

他轉過頭，打了個噴嚏，鼻頭紅紅的，本能地縮緊了身子，阿諾德見狀嘆了口氣，有些笨拙地將他的身體攬過來，靠緊自己，雲雀恭彌抬頭看著他。

肌膚接觸的剎那暖意由指尖傳遞而上，雲雀不自覺地將身體偎緊了他，阿諾德一手搭在他的腰上，手中的披薩冷冰冰的，他撕咬下一口，吐息化作白煙冉冉上升。

因待在陌生的人身邊而擁有了一種莫名的安心感，對他們而言都是第一次。

畢竟，他們都是獵食者，不該明白什麼是溫柔。

*

深夜，彭哥列大宅的大門被小心翼翼地推開。

雲雀恭彌跟在阿諾德身後，像個孩子似地抓著他的衣襬，向彭哥列宅邸內探頭，前方那

人漂亮的銀髮在月光的映照下閃耀的微亮的光澤，還有那人淡淡的，令人安心的體香。

「沒有人，進來吧。」

此話才出口，猛然迸出的殺意讓雲雀恭彌嚇了一跳，紅色的火焰倏地照亮了漆黑的大廳，阿諾德機警地抓住他的手，將他用力攬進懷裡，模模糊糊的他只聽見鏗鏘的聲響，方過數秒，睜眼，數十枝箭矢插在他們周圍的牆壁上，阿諾德一手抱著他，一手緊握著手銬，上頭燃燒著澄淨的紫色火炎，雲雀恭彌從未見過那麼澈亮的雲之火，前方的地上躺著幾枝折彎的燒焦的箭。

「什麼啊，原來是你，還以為是半夜入侵的敵人……」射箭的紅髮青年，G，緩緩放下了手中的弓，嵐之炎也隨之熄滅，他不悅地嘖了一聲，「你去了哪裡了？首領在找你……那是誰？」

終於注意到雲雀恭彌的存在，他錯愕地瞪大了眼。

阿諾德從來不會和人親近，向來都冷漠還保持一張萬年不變的臭臉，手中竟會抱了一個人？

「嗯……啊，因為發生了很多原因，這是我弟弟。」

「根本沒聽說你有！怎樣的原因會讓人莫名其妙生出一個兄弟！」

阿諾德蹙了蹙眉，無視G的吐槽，逕自穿越大廳，卻在樓梯口看見了一世。

他站在二樓，抓著扶手，靜靜地向下俯視，那雙焰色的眸子在阿諾德身上停留了一會兒，又看向雲雀恭彌，雲雀亦毫不畏懼地看向他，縱然那股王者般的霸氣君臨。

他比想像中的好看得多，長得和澤田綱吉很像，卻又有一種完全不同的穩重氣質，而雲雀恭彌也切切實實地知道，這個人絕對比澤田綱吉強上好幾倍，光是站在他面前，就讓體內嗜戰的血沸騰般地蠢蠢欲動，阿諾德握著他的手用力了些，彷彿在示意他別衝動。

「未來的訪客，是嗎？」一世微瞇起眼，勾起一抹淺淺的微笑。

「……我討厭你的超直感。」

一世輕輕笑著，對於阿諾德的抱怨不作回應，笑起來的感覺和澤田綱吉是有幾分相像，他細細打量了雲雀恭彌好一會兒，視線在他右手的紫色彭哥列戒指上稍作停留。

「早上意外救了我一命的人，就是你吧？」

「我不記得我救了誰。」

「無論如何，還是謝謝你。」他揚起一道溫暖包容的唇角，看向護著他的銀髮青年，「真難得阿諾德你會和第一次見面的人這麼親近，斯佩德看到肯定又要酸你了。」

「隨他去說。」他冷冷勾起一抹笑，拍拍雲雀恭彌的肩膀，「你第十世接班人的守護者。」

「哈哈，原來還可以傳到十世啊，我還真是小看彭哥列了……」一世笑了笑，那眼神看起來卻有些悲傷，「該不會……是以黑手黨之姿延續下去吧……？」

「我不清楚那群草食動物是幹什麼的，反正似乎是那樣。」

一世沒有再說話，G默默地看著他，阿諾德拽著雲雀的胳膊緩緩步上樓。

他們和他擦身而過的剎那，聽見他笑著，卻帶著無奈與苦澀的語音，輕聲開口。

「歡迎你來，十世雲之守護者。」

*

「我只是在想要怎麼回去才好……」

躺在阿諾德的床上，用棉被裹住自己的身體，原先的衣服上染了血跡染了塵土和爆炸的燒焦痕跡，被拿去洗了，雲雀翻了個身，身上寬大的襯衫滑下肩膀，他抬眼望著身後的阿諾德。

阿諾德扣下睡衣的釦子，亦回眸望向他。

「有法子嗎？」

「也許有……」雲雀像是突然想到了什麼，頓了頓，表情似乎有些猶豫，最後還是沒將那些個雜碎說過關於時間穿越系統的內容告訴阿諾德，「我不知道……」

「說不定你那邊的十世也在想辦法要帶你回去。」他漠然地道，在床邊坐下來，輕撫上雲雀恭彌的髮，眼神噙著幾分溫柔，「不過，如果你真的要走了，倒是還挺可惜的。」

「非走不可，我掛念並盛。」他輕聲道，撫上阿諾德的手，貼緊自己的側臉，輕闔上了眼，「不過要是真的回不去了，有你陪著，應該也不錯。」

月光穿透玻璃灑在兩人身上，阿諾德勾起一道淡淡的唇角。

他彎下身，吻上雲雀恭彌的唇，雲雀亦伸出手臂環住他的後頸，初吻的感覺他們不知從何形容，也從未想過要去形容，阿諾德棲上他的身，他們相吻著，噬咬著，牙齒與牙齒相互碰撞，舌尖毫不退讓地交纏，阿諾德半閉著雙眸，模糊中他看見雲雀恭彌白皙的臉龐染上了玫瑰般的嫣紅。

也許這樣有點可笑，因為他們平時都在爆打那些在自己面前的接吻的男男女女，如今自己竟有了接吻的對象，同性，同張臉，來自不同時空的人，卻同樣都是隻兇猛饑渴的野獸。

慾望一觸擊發，甚至來得有些不明不白。

阿諾德伸手撫上雲雀恭彌白皙的大腿，一路上滑至背脊，宛若絲質般細膩的質感，感覺實在不像一個好戰的少年會有的膚質，他聽見雲雀恭彌輕喘著氣，側臉貼在他的頸邊，他聽見他喚他的名字，輕輕的，聽起來有些彆扭，卻讓人感到很安心。

進入的時候雲雀恭彌咬住了他的肩膀，顫抖的身體像是掙扎，他知道他是第一次，他也是第一次，關於做愛這檔事他們向來沒有太多的認識，他將他的上半身放倒在床上，架起他的雙腳，俯身吻上他被汗水濡濕的髮，緩慢而小心翼翼的律動中、被淚水模糊的視線中、雲雀恭彌看見月光映照在阿諾德的銀髮上，像是天使的羽毛，他伸手撫上他的臉龐，微笑，像是獵食者般舔了舔唇角，縱然他知道，現在的自己才是被阿諾德獵食的對象。

阿諾德向他笑了起來，淺淺的，卻動魄人心。

——這種隱隱波動的情感，究竟是不是愛？

*

阿諾德醒來的時候，雲雀恭彌已經不在了，雖然他的衣服還在，阿諾德打開衣櫃時注意到雲雀恭彌穿走了幾件他的衣服，雲雀恭彌的到來像一場夢，或許他已經回去未來了，也或許只是他單純被仙人跳了，他不知道，也沒有興趣知道。

走進會議室時，一世正同幾名守護者討論今天突襲的內容，搶回失去的領地是目前迫切的目的，阿諾德拉開椅子坐下來聽，簡而言之就是直搗核心，新興的格里菲羅家族才剛組成沒多久，組織內部鬆散，家族成員也沒什麼向心力，只要首領一死，要再重新發展出勢力應該也很難。

會議開到一半，斯佩德走了進來，看見阿諾德時愣了愣，他說，剛剛在廚房附近看見你，還以為你染了頭髮了，跟你講話你還不理我，結果下一秒你怎麼又在這裡？

「他還在嗎？」阿諾德微怔，「肚子餓了所以去廚房裡找吃的？」

「啥？」

「總之，先把作戰計畫聽完再去找他吧，阿諾德。」一世向他笑了笑，比了個手勢請一臉茫然的斯佩德坐下，這才又拿起手中的羊皮紙，繼續報告下去。

＊

雲雀手中捧著一籃圓麵包，踏著輕快的步伐走上樓，看見阿諾德的房門是開的。

他勾起一抹淡笑，像個孩子似地雀躍了起來，加快步伐往房內跑去。

「阿諾德，你醒……」

——他的話在下一秒硬生生打住。

待在房裡的不是阿諾德，而是那個昨天曾在他面前出現過的什麼里什麼菲家族的男人，正在翻找阿諾德寢室裡的東西，愣愣地回過頭來，看見是雲雀恭彌時似乎鬆了口氣。

「什麼啊，少年，原來是你。」那男人笑了幾聲，「你已經找到彭哥列總部啦，真是厲害。」

「……把你的髒手從阿諾德的東西上移開。」雲雀恭彌厭惡地擰起眉，從口袋裡掏出了匣子，「看見你的臉就令我作嘔，快滾。」

「喲喲喲，真是令我害怕，但是你的要求我可不能答應。」那男人詭異地笑了起來，雙肩都在顫抖，他朝半空中伸出手，彈了個響指，突然從各個守護者的房間內衝出了一群身穿黑衣的人，手中都持著槍械，將雲雀恭彌團團包圍在中心。

「我看——你就連同那些彭哥列的守護者，一同被消滅好了。」

「什麼時光穿梭系統的，是你在說謊吧？」

「不然你信以為真了嗎？哈哈！真是愛妄想的小鬼頭！竟以為自己從未來來呢！」

那男人瘋狂地笑了起來，其他的黑衣人也跟著大笑，雲雀恭彌絲毫沒有動作，靜靜等待他們笑完，然後，他牽起一抹唇角，淡淡的，冷冷的，卻比什麼都令人感到全身發寒，他體內的血液彷彿都沸騰了起來，狂囂著要鮮血的祭品，他輕舔了下唇，宛若獵食者般。

手中的籃子掉到地上，圓麵包散落一地，四處滾動。

「……依並盛中學校規第十八條規定：『任何在校師生及校外人士不得對風紀委員會提供假情報……』」他從懷裡掏出拐子，手中的戒指一瞬間燃放出大量的紫色火炎。

「——我將在此，予以制裁。」

*

爆破聲響徹了彭哥列大宅。

G猛地站起身，一世也擱下手中的羊皮紙，六名守護者全數從椅子上站起。

「從三樓傳來的！」朝利雨月神色凝重地道，「是我們的房間！武器不在手上！」

一行人還沒來得急趕出去，下一聲爆破響徹雲霄。

會議室的大門爆開來。

守護者們護住頭部，各個往一世的方向集中，以圓陣防禦保護，門板的碎屑四迸於空中，有個身影自爆炸的煙霧中飛出，以蹲姿落在會議桌上，撞翻水杯和資料，向後滑行了好幾呎。

那是雲雀恭彌。

會議室的門口傳來急急忙忙的腳步聲，煙霧瀰漫擋住了視線，卻突然聽見有人高呼。

「他還沒死！首領！而且彭哥列的守護者和 Giotto 都在這裡！」

「真是難纏！這傢伙到底想怎樣！」

「正好！就在這裡把彭哥列一網打盡！」

「……什麼時候竟然已經攻到總部來了……」一世咬緊下唇，吩咐納克爾去開窗，煙霧逐漸散去，會議室的外頭幾乎被黑衣人團團包圍，格里菲羅的首領站在正中央，雙手高舉火

箭筒。

「喲，真是許久不見了，彭哥列的各位。」那男人輕聲笑著，搖了搖頭，「真是可憐啊，我看就算是超直感，也一定沒料到我們早就滲透彭哥列內部，所有的部下不是背叛就是投降了吧？」

一世咬緊下唇，男人瘋狂地大笑著，舉起了手，彷彿是槍擊前的信號。

——揮下。

連續而密雜的槍響穿破了寂靜的天空。

藍寶燃起硬度最強的雷之焰作為防壁，阿諾德一把攬住雲雀恭彌的腰，抱著他往會議桌下躲，雲雀亦緊緊地抱住他，身邊沒有任何強力的武器，要怎麼單用火焰做出攻擊，藍寶一邊抵擋一邊哭，說他們這次就要死了，一切就要走到終點，一世的手邊也沒有手套，他痛苦地捂住臉。

一切，就要走到終點。

「阿諾德……」

炮火隆隆之中，雲雀恭彌輕輕拽住了他的衣角，將手中的匣子地給了他。

「什麼？」

「彭哥列匣，未來的東西。」

他的聲音很近很近，貼在他的耳邊，雲雀握緊了他的手，撫上那只彭哥列戒指，輕聲低喃。

「小卷就交給你了。」

「什麼？你想做什麼？」

「掩護我，我上去替你們拿武器。」

「等……！」

話還未說完，紫色的火炎將會議桌硬生生炸開。

雲雀恭彌的拐子燃燒著雲之炎，阿諾德慌忙中將戒指的火炎灌入匣子，亮光綻開，敵人趁機開槍，突然一個硬物擋在自己前方，他聽見子彈撞擊金屬彈開的聲響。

「啾——」

聽到聲音他緩緩地睜眼，漂浮在空中的，是只包裹著巨大盔甲的刺蝟。

「小卷！型態變化！」雲雀恭彌的聲音從前方傳來，他回眸，那只刺蝟又發出了叫聲。

轉眼之間，亮光籠罩了整個會議室。

一世等人瞪大了眼，那來自未來的武器發出光芒，變小，而後成為了一副燃著雲之火炎

的黑色手銬，套在阿諾德的指尖，一如他以往習慣的一樣。

「阿諾德！」

雲雀恭彌在前方喚他一聲，他立刻從震驚中回神，手銬比想像中還好發揮，揮出去的剎那增殖出大小不一的好幾個，手銬毀壞了好幾把機槍和火箭筒，雲雀縱身跳入威力已減弱不少的槍林彈雨之中，一面用拐子擋去零星的子彈，一面向前。

他從懷裡掏出另一枚匣子，這東西只有在未來面對幻騎士時才使用過一次，是從未來的自己身上拿來的，何況還曾經暴走過，縱然有些不安，但現在也不是計較這個的時候，要是彭哥列在這裡陣亡了，他冥冥之中能明白，很多事情、很多人，都會在未來永遠地消失。

他開匣，球針態自匣中快速飛出，擋下子彈的同時也在人群中開了路。

*

敵人比想像中還來得多。

到三樓的路上處處是阻礙，雖然有球針態在前方開路，他還是吃了幾發子彈，鮮血一路滴落在冷硬的大理石地板上，他微瞇起眼，來到三樓時確信前方敵人已經大致淨空，他增強了死氣之火，球針態擴大成誇張的大小，針刺狠狠刺入天花板和地面，將後面追趕上來的敵人全部堵住。

「這裡就行了……」他喘著氣，捂住自己染血的腹部，勾起一抹唇角，傾身倚上牆，不知道前方還有什麼會出現，至少他搶到一把機關槍，可以省去不少他直接對戰的時間。

將拐子暫時收起，他往前走，記憶中最裡頭的是初代首領的房間，他強行打開各個守護者的房間，將所有看起來像是武器的東西通通用床單包起來，其中包括斯佩德的魔鏡和手杖，一世的手套，G的弓矢，藍寶的鐵盔，以及朝利雨月的四把劍和納克爾的拳擊手套，最後他將阿諾德的兩副手銬及一把舊式的柏萊塔手槍放在身上，回頭。

已經不可能再循著原路回去，這點他很清楚，他看向阿諾德房間的窗口，從這裡跳下去的話，以自己的能耐而言是還不會死，他打開匣子將球針態召喚回來，在敵人攻殺過來的一秒往外跳。

降落比想像中成功。

雲雀恭彌迅速躲進建築物的死角，思索會議室的方向，只在二樓而已，可能的話能跳得進去，雖然那裡敵備不少，他身上還揹了一大包累贅，但總得試試看。

「……阿諾德，等我。」

＊

前方靠阿諾德的死撐。

來自未來的手銬實在好用不少，攻擊時手銬竄出的針刺擊殺了不少敵人，然而數量過多，沒有一世等人的參戰，實在不能苦撐多久，何況藍寶已經力氣耗盡，不能再張開防護壁。

一世等人陷入不知所措的狀態，如今要是有些什麼武器就好了，他咬牙困擾地擰起眉，才剛這麼想著，突然有某樣東西從窗外飛上來，擊中他的後腦杓。

「外面也有敵人！」G下意識地喊出聲，往窗外看去，卻也被某樣物品砸中了臉。

「抱歉，手滑了。」

窗外驀地竄出一道冷漠的聲音，其他人也紛紛向窗口聚集，G凝神看了看砸中自己的東西，是他的弓矢，而此刻一世手上也正拿著自己的手套。

「是十世的守護者！」

興奮又歡騰的情感爆發出來，大家都紛紛展開了笑顏，將雲雀恭彌從外頭拉了上來，他的身上染滿了鮮血，看起來卻無大礙，將眾人的武器放在地上，隨後，一世和G也加入的戰局。

阿諾德終於能暫時從前線退下來，雲雀硬撐起身子，向他的背影微笑，看來羅爾和他的默契不錯，至少看到目前為止，阿諾德將他的匣兵器運用地很好，將手銬和槍從懷裡拿出，他上前。

「阿諾德，這個……我幫你帶來了。」

那銀髮的人兒聞聲抽回手銬，回眸看見他時放心地笑了笑：「你回來了。」

「嗯，我回來了。喏，你的武……」

——他突然打住了話。

唐突地、用力地、狠狠地，揪住阿諾德的領子往後甩，那一刻還得太過突然，阿諾德甚至毫無心理準備，他摔到了納克爾的後方，著地的同時他聽見砲響。

在嘈雜的環境中，在無數的槍聲造成的聽覺麻痺之下，他不知道自己是為什麼會聽見那聲響的。

鮮血濺灑了出來，血珠噴上他的臉。

爆破的燒焦味瀰漫在空氣中，火炮正中了雲雀恭彌的胸口，一世激動地叫出聲，G和朝利雨月趕忙上前阻擋下一波攻擊，納克爾也上前用晴之火燄替他緊急治療，藍寶也匆忙趕上前線替代一世的位置，再度展開防護壁。

唯有阿諾德愣在原地，動都動不了。

「納克爾，如何？」

「傷太重了，首領……我、恐怕沒辦法……」納克爾的手顫抖著，汗水從額角低落，晴

之火持續地在他的傷處燃燒，他虛弱跳動的心臟、他接近停止運作的胸腔、他森白的肋骨，伴隨著鮮血與肉塊與焦味，血淋淋的清晰可見。

「那孩子可是為了救你而受傷，你在做什麼？」斯佩德走到阿諾德的身邊，扳過他的頭，「喂，這種時候竟然還是不理我，阿諾德，我說……」

下文卡死在喉中。

那個堪稱在與彭哥列的正義一致的情況下會是最強、也是最溫柔的雲之守護者，那個平時不苟言笑常和他打架的諜報部首席，那個一向冷靜判斷，決不失誤的阿諾德——彷彿靈魂被抽走了一般失魂的雙眸，看著雲雀恭彌血淋淋的身體，白皙的臉上淌著淚珠。

「喂……阿諾德、喂！」斯佩德慌了手腳，抓住他的肩膀搖了一會兒，卻絲毫不見阿諾德回神，就算對這個從未來的小鬼頭一點也不清楚，但斯佩德強烈地感到——要是這小鬼死了，阿諾德一定也會就這樣死了，他們不是一體的，甚至來自不同的時空，或許才認識沒多久，但是，他們的心彷彿雙生一般地緊密結合，兩只肉食動物，只有彼此能依靠彼此。

「一定要將他救活，納克爾。」一世抿緊下唇，起身，眼匡有些濕潤，他面向敵人，舉起了手，「為了雲雀恭彌，也為了彭哥列，就讓我結束這一切。」

他的手套發出銀亮的光芒，一世大聲下令G和朝利雨月負責掩護他，肯定的答案傳進耳

中，他一個箭步上前，雙掌用力壓上地板。

作為自警團的彭哥列、作為黑手黨的彭哥列、傳了十個世代的彭哥列，也許不讓它死，就無法復生，彭哥列大宅已因多處爆炸而搖搖欲墜，夥伴們也只剩下最初的六位，但這一切都無所謂。

——不死鳥都是從灰燼中重生的。

「死氣的，零地點突破。」

*

躂躂躂躂躂……

碰——！

「蠢綱！將尼二成功了，畢竟還有入江正一的幫忙。」一腳踢開早晨的大門，里包恩手中拿著十年後火箭筒，轉身將還在睡大覺的澤田綱吉一腳踹醒。

「噗嘎！啊！好痛痛痛……！投降！」澤田綱吉發出一陣悽慘的哀號，睜眼的瞬間卻看到自家家庭教師正將火箭筒的砲口對準自己的眉心。

「嗚哇啊啊啊啊啊——！」

「開玩笑的。」里包恩冷笑著將火箭筒收回，「時間軸還沒調好，所以現在打你也沒用。」

「這種玩笑開多了我的心臟會受不了負荷的！」

「總而言之，只要找出雲雀所在的正確時代，就可以將他召回了，入江是這麼說的。」

「咦……？正一君他……？」澤田綱吉眨了眨眼，不過既然是有入江正一在旁幫忙就等於有了品質保證可以安心使用，他大大地鬆了口氣，「那麼就快點將雲雀學長……不不不！等等等等等一下！我、我果然還是需要一點心理準備……要是他回來就把我咬殺……」

「現在召回彭哥列戒指和雲雀才是當務之急。」里包恩冷冷地道，「是個男人就乖乖被殺吧！」

「靠！」

＊

——整棟彭哥列大宅結成令人森寒的冰塊。

在外頭候命的敵方部隊，在內部舉槍進攻的敵軍，以及敵軍還正狂笑的首領，曾經屬於彭哥列家族的屬下，停在半空中的子彈，發射到一半的火箭筒，全都化作永遠的靜止，封於厚冰之中，寒氣四逸在空氣中，令人哆嗦，一世大口大口地喘著氣，跪下，阿諾德也終於緩緩地回神。

G和雨月及藍寶趕了上去，用盡力氣的一世對他們微微一笑。

「一世……！」納克爾顫抖的聲音驀地從後方傳來，「雲雀恭彌他、他醒過來了……！」

阿諾德第一個甩開斯佩德衝上前，一世也在G的攙扶下走來，踏過碎片與殘燼與敗土。

雲雀恭彌靜靜地睜開了眼，羽睫如蝶翅初撲，先是一陣劇烈的疼痛竄遍全身，下一秒才感覺到，阿諾德正緊緊握著他的手，溫度雖不高，但也算是暖的了。

「恭彌，聽得到……我說話嗎？」

那是他第一次叫他的名字。

有點生疏，他的名字不是給別人隨便叫的，阿諾德也不常叫別人的名字。

視線緩緩聚焦在銀髮的人兒身上，臉頰上傳來濕濕熱熱的觸感，他看見阿諾德的眼裡滿是淚水。

「阿諾……德……」

每一開口都牽動劇痛，納克爾的晴之火炎照亮了他染血的側臉，他吃力地伸手，撫上阿諾德的臉龐，食指替他輕輕抹去了淚珠，阿諾德微微睜大了雙眸，似乎終於意識到自己在流淚。

「溼溼的……」他有些難以置信，「我的眼睛……會流下這種東西……」

「嗯……說不定哪天……我也會流出、這種奇怪的……東西吧……」

「你為什麼……要捨命救我？」

「我不、知道……」雲雀恭彌輕輕地牽起了唇角，「我……從來沒有……救過任何人……」

但是，連自己都不知道所謂的理由。

從來到這個世界後，似乎，莫名奇妙地，冒著生命危險，救了你們不少次。

雲雀恭彌輕喘著氣，閉上眼——淚水順著眼角滑了下來。

「一定……要救我……」他的聲音略帶哽咽，咬緊下唇，「我還有……該回去的地方……」

一世低垂下頭，G抿了抿下唇，朝利雨月閉緊眼，納克爾依然使盡了全力，藍寶捂住了雙眼，斯佩德站在遠遠的窗邊，垂下眼簾，別開了頭。

阿諾德彎下身抱住他，他們的側臉緊緊地貼在一起，感覺得到彼此淚水的溫度。

「你不會死的。」阿諾德輕聲道，淚水沾濕他的長睫，「沒有理由死……」

「謝謝你……阿諾德……」

朦朦朧朧之中，他的聲音很靠近，又很遙遠。

煙霧漸漸地散開來，手中緊抱的人兒化為冰冷的空氣，風從窗外吹進，彷彿一陣輕輕的吐息。

——雲雀恭彌消失了。

＊

澤田綱吉以為自己差點會死，結果差點會死的是雲雀恭彌。

他被緊急送往醫院，作完剩下的治療，幾個沒有處理的槍傷也順便處理好，昏迷了好幾個月都沒有醒，守護者們在他昏迷期間輪流去看他，連六道骸都忍不住來湊熱鬧，他說，當初他也沒把雲雀恭彌打得這麼重，搞到最後這是誰下的手？

大家面面相覷，只有搖頭。

究竟發生了什麼，似乎只有雲雀本人才知道。

里包恩後來查了不少資料，雲雀穿越的那個時代恰好是初代家族的時期，整整跨越了一個多世紀，當中雖沒有關於任何關於雲雀恭彌的文獻，不過確實有同一個時期內，初代家族成功擊退了新崛起的最大反派勢力的紀錄，當中提到一名從天而降的天使，拯救了初代家族的危機，可能是雲雀化了名，可能那個人根本不是雲雀，可能他們根本沒有交集到，也可能是一世認為，屬於未來的，不能寫在過去。

雲雀恭彌是在夜半時分醒過來的，幾個護衛在他身邊的風紀委員都睡著了，他小心翼翼地走下床，開門，在黑暗的走廊上，傾聽戒指的聲音。

聽說，阿諾德的靈魂寄宿在戒指裡。

——你回來了。

幽暗的長廊上，紫色的火焰燃起，阿諾德站在他的身後，勾起那抹淡淡的、令人安心的笑。

「嗯。」他轉過身，看著他的雙眼，揚起了唇角，「我……回來了。」

拋棄了暴力的溝通方式，肉食動物相互舔舐，那種不明不白卻令人眷戀、不知道是不是名為愛的情感隱隱波動著，狂囂著要彼此的鮮血，要彼此的全部。

進行曲穿越世代穿越世紀，永不停歇地奏下去，沒有終點。

（完）

初空雲

水晶之夜

水晶之夜

2012年10月～2013年1月

寫水晶之夜這時候我剛開始學德文，第一次對德國歷史產生興趣，所以擬了一個德國歷史系列。為了寫這篇文，我抱著半調子心態調查了一些資料，結果這些不全卻造成了這篇名列黑歷史的主因。學得越多，越覺得自己亂寫一通，因此後來即使寫了後續《Der NSU》，也沒有膽子把這篇放上來。要是當時認真一點就好了ｗ

《上》

1938年11月9日，慕尼黑。

依稀記得那是個雪夜，漫天的細細雪花輕輕地落在街道上，家家戶戶點亮的燈火，一盞一盞地熄滅了——伴隨著此起彼落的玻璃碎裂聲。

哭叫聲與尖叫聲響徹了德意志的每個角落。

數以萬計的猶太人被拖出家門，關入卡車內載往集中營，燃燒著猶太教堂的熊熊大火照亮了夜空，槍響此起彼落，潔白的雪地因扭打而濺上了鮮紅的血，在這群襲擊猶太人的民眾之中，一名銀色頭髮的青年也在其中。

冰藍色的純粹雙眸望向夜空，口中吐出的白煙裊裊上升。

「喂！別分神！」旁邊一名壯碩的男人拍了下他的肩膀，「你去負責那邊！」

「是、長官。」銀髮男人對眼前民眾打扮的男人稍稍低下頭以表敬意，拿著槍轉身小跑步離開，往尚未被波及到的街道跑去。

與此同時，在漆黑的商店中，猶太店主一家人正躲在櫥櫃旁，緊抱著彼此，身體不停顫抖著，外頭的暴動尚未波及至此，但卻越演越烈。

金髮青年陪伴地站在一旁，手正顫抖著。

「沒事的，你們會沒事的，我會想辦法的。」他悄聲道，安撫似地輕輕拍了店主的背，咬緊了下唇，「至少撐過這一晚，明天就立刻離開這個國家……」

「謝謝你，喬特……」中年的店主抱著顫抖的女兒，聲音幾分哽咽，「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謝謝你才好……」

「別這麼說。」金髮青年緊蹙著眉，澈藍色的眼眸專注地看著他，「等撐過今晚再說，我除了幫助你們離開，實在無法幫上什麼忙……」

「喬特，我們……」

——匡啷！

從前店傳來的巨大的玻璃碎裂聲打斷了他們的談話。

喬特趕忙離開店主一家人的身旁，跑進了另一間房，前店傳來亂砸東西的聲音，而後是槍響，喬特藏好了自己的位置，穿上破舊的斗篷，咬緊下唇。

如果來者直接放火燒了這間店，說不定還有帶店主一家人逃走的機會，但若對方進來找人，成功逃走的機率會降低很多。

亂砸的破裂聲終於完全靜止。

沉默了好一會兒後，腳步聲響起，雪靴碰撞冷硬地板的聲音。

喬特閉緊了眼，看來是不能奢望對方放放火就離開了。

「出來。」

那個冷冷的嗓音說。

喬特知道對方已經發現了自己，卻沒有打算立刻出去，他握緊了拳頭，瞪大的澈藍色雙眼緊緊盯著前方，漆黑之中有個人影站在那裡。

「我叫你出來。」

手電筒的光芒照到了喬特臉上。

他瞇起了眼，本能地用手去遮，噗咚一聲跪倒在來者的眼前。

「對、對不起！真的非常抱歉……！大人……」他乞求地去摸對方的皮鞋，結結巴巴地道，「我、我不是猶太人！請不要逮捕我！」

「哼、你不是猶太人？」那人粗魯地抓住他的髮，用手電筒近距離照向喬特的臉，強光讓喬特的眼幾乎瞇成一直線，對方沉默了一會兒，顯然是確認了喬特的供詞，鬆開了手，「……這麼晚了，你在猶太人的商店裡做什麼？」

「老、老實說，因為最近失了業……沒錢吃飯，只好冒個險……」他嚥了口口水，移開視線，沒有再說下去，「非常抱歉……」

「這給你。」對方發出一聲輕蔑的冷笑，而後自口袋裡掏出了幾枚國家馬克硬幣，扔到地上，「那麼告訴我，尊貴的巴伐利亞人，這裡可有猶太人？」

「謝謝大人……謝謝……」喬特故作貪婪地拾起地上的銅板，低頭道，「猶太人……我想是沒有的，剛才我還在這裡小哼了兩曲，應該是沒有人……」

「是嗎？」那人淡淡地道，頓了一會兒，「你的名字？」

「喬特，我叫喬特・彭哥列，大人。」

對方發出一聲冷笑。

他彎下身來，與跪倒在地上的喬特平視，而後舉高手電筒，照亮了自己的臉，那是張清秀而白皙的臉龐，有著一雙漂亮的冰藍色眼眸，喬特瞪大了眼。

「認得我嗎？喬特。」

他驚訝地張大了嘴。

手中的銅板鏗鏗鏘鏘地掉落了一地。

「阿諾德？……阿諾德？」他一直緊繃的的嘴角終於是上揚了一些，幾乎就要笑出來似地高興，「阿諾德！真的是你！」

「等……喬特、別這樣……！」猛然被對方緊緊抱住，阿諾德跌坐到地板上，狼狽地推

了推金髮青年，「我現在在工作！沒有空和你敘舊！」

「工……作……？」

喬特的聲音冷了下來。

他愣愣地鬆開了手，看著阿諾德，視線掃過他一身民眾的便衣穿著，卻在他手上拿的槍身上停駐——那是納粹黨員的軍用槍。

「你……你在做什麼啊……」

「我才想問你在做什麼，竟然在這種地方偷東西。」阿諾德拍了拍身上的塵屑，站起身，嘴角咧開一抹冷冷的笑意，「哼，你一向就是如此。」

「我一向……什麼……？」

「太心軟。」阿諾德回答了他的話，若無其事地在喬特面前開始更換彈匣，「總是為別人著想，為了別人連自己的生命都可以拋顧危險之中，即使你很聰明，甚至已經開始學會說謊，但只要你說這裡沒有猶太人——就一定代表有。」

——砰！

巨大的槍聲響徹了安靜的屋子。

阿諾德的槍對準隔壁的儲藏室，槍口冒著一縷黑煙。

「阿諾德！」

喬特奮力大吼，正要起身，卻被銀髮青年一腳踢倒在地。

「給我滾出來。」他冷冽的冰藍色眸子透過細小的彈孔，看向儲藏室裡的數名猶太人，「在領袖希特勒的名下，你們全數都被逮捕了。」

「住手！阿諾德！」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一聲激動的大叫。

中年男人高舉著鏟子衝出了儲藏室，用力朝銀髮青年揮下，被逼上絕路的生物能夠發揮恐怖的強大力量，阿諾德試圖用手槍抵擋，手裡的槍卻很快就被打飛，趁著男人在攻擊的時候，儲藏室內的女人和小孩們匆匆跑了出來，阿諾德的注意力被奪走了一瞬間，就趁著那瞬間，男人以銀鏟用力揮向阿諾德的頭部。

喬特一個飛身撲了上去，抱住了阿諾德。

背部遭到重重的一擊，口裡咳出了一口血，店主連忙回過神來，丟下了鏟子。

「喬特！你沒事吧！喬特！」

「不要放下武器……咳！」喬特坐在阿諾德身上，緊抓著他的領子，隱忍著劇痛向店主

吼道，「不用管我怎麼樣了！快點……快點離開這裡！」

男人點點頭，撿起鏟子，轉身快步跑離，彎下身抱起一個孩子，抓著妻子的手就衝出店裡，喬特目送他們的背影直到消失，這才無力地倒下。

「……多事。」阿諾德推了推壓在自己身上的喬特，冷冷地道，「你似乎很幫著那些猶太人嘛，那麼即使我不能押你進集中營，至少也能將你打進大牢。」

「阿諾德，你是錯的。」喬特撐起身子，由上而下憤怒地瞪視著他，「你為什麼要加入納粹？你為什麼要做這種事？你變了！阿諾德！」

「人本來就是會變的。」阿諾德不甘示弱地瞪回去，目光裡帶著小時候所沒有的寒冷，「你又是為什麼拒絕跟隨領袖？」

「你們的做法是錯的！！」

喬特憤怒地大吼，聲音迴盪在空空的房子內。

阿諾德冷冷地看著他，不發一語。

「……聽著。」喬特喘著氣，背部還在隱隱作疼，他認真地看著阿諾德，澈藍的眼眸散發著淡淡的光輝，「我，從小時候開始，就一直喜歡著你……你離開了鎮上以後，我也到處在找你，我以為憑你成績那麼優秀，一定是進了慕尼黑大學，所以才放棄了家業，考上慕尼

黑大學找你——結果你！結果你竟然加入了納粹！你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

阿諾德看著他，沒有說話。

他的表情沒有任何一分變化，冰藍色的眸子也還是那樣的冷。

「我喜歡你！正因為我喜歡你，所以我不允許你做出這種事！」喬特抓著阿諾德領子的手又用力了些，「要是你剛才殺了他們、你一定會後悔自己今天的所作所為！你可以愛惜小動物的生命，人類就不行了嗎！」

「哼……」阿諾德發出一聲輕輕的冷笑，「你是不是搞錯了一點，不管我剛才有沒有動手——都不會改變他們的結局。」

——砰！

外頭傳來了槍聲。

女人的尖叫聲隨後響起，伴隨著孩子的哭聲。

喬特瞪大了眼。

他立即從阿諾德身上離開，大步跑出了店外，朝向槍聲的來源跑去，比他一生中任何時間跑得還要快，他繞過了那個街角，站住了步伐，大口大口地喘著氣，每次呼吸，空氣都冰冷得像要撕裂他的肺。

店主倒在雪地上，死了。

銀色的鏟子躺在屍體旁，鮮血在雪中擴散、擴散，軍方正將店主的妻子和兒女帶上卡車，孩子們尖叫著、哭鬧著，母親緊緊抱著他們、安撫他們，喬特想上前幫忙，卻感到自己的雙腿僵硬一般動彈不得。

頭一次，他感到自己的渺小。

什麼人也救不了、什麼人也幫不了，一個小小的人類，面對如此龐大的國家機器，完全無法與之對抗，他的眼淚流了下來，無力地坐倒在地板上。

「看在我們從前相識的情分上，我饒過你這次。」

冷漠的聲音從後方傳來。

阿諾德站在他的身後，以只有兩人聽得見的音量輕聲說，他的目光無比得冷，冷到完全無法從那冰藍色的眸子裡再看見感情，直至這一剎那喬特才明白，阿諾德已經變得太多了，他已經不是從前那個笑容燦爛的小男孩了。

現在的阿諾德，只是冰冷的殺人機器而已。

「我會……抵抗你的。」他以顫抖的嗓音喃喃地道，聲音夾雜著幾分絕望的哽咽，「我用我的性命發誓……我到死都會抵抗你們的……我、我一定會讓你們知道，你們做的事情是

錯的……是錯的……」

「是嗎？」阿諾德的聲音裡聽不出任何感情，喬特聽見他轉身離開的腳步聲，雪靴在雪地上踩出沙沙的聲音，「那你就——試試看吧。」

1938年11月9日。

這一天，數以萬計的猶太人遭到逮捕或殺害，七千餘間猶太商店遭到焚毀，全德國境內的猶太教堂，也幾乎全被摧毀殆盡。

碎裂的玻璃櫥窗映照著火光，宛若水晶，後人將這一晚稱作「水晶之夜」。

水晶之夜過後，猶太人大屠殺計畫便開始了。

《中》

「——小子，你沒殺過人吧？」

年老的軍官卸下了一身戎裝，坐在床邊，朝身旁的青年望了一眼。

四周十分陰暗，空氣冰冷，除了巡夜人偶爾經過的腳步聲外，其他人都已睡了，床頭只勉強點了盞煤油燈，老者將口裡的菸熄掉，小心翼翼地將剩下半截菸放進小盒子裡，保留起來，青年默默地望著他的一舉一動，低下頭。

「……十分對不起。」

「沒什麼，這種事誰都會經歷的。」老人說著，舒了口氣，捶了捶痠疼的肩膀，「槍法很準，實戰時卻偏射不準……這是當然的，我們面對的可是活生生的人啊……你會讀書，很有才能，戰爭結束後，專注於你擁有的就足夠了。」

「長官……」青年看著他，隨後又低下頭來，抿了抿唇，「其實……我有個很要好的朋友，一陣子沒見，他變了很多……我想，等戰爭結束後，我要再去找他一次，現在我殺過了人……我或許，稍微理解他一點了也不一定。」

「你的朋友……是黨員嗎？」

青年沒有回話，抿起唇，點點頭。

「那就沒用了。」老人將聲音放輕成一串氣音，嘆了口氣，「從軍這麼多年，我也殺過很多猶太人，不過有些人，是用道理也講不通的。」

「可是……」

「喬特，你是個明智的年輕人。」老人打斷了他的話，以溫暖的蒼老的藍眼睛注視著他，「你很有前途……真的，你很有前途，當我知道你還在讀書時很驚訝，你這麼年輕就這麼有想法，將來……說不定，你能改變這個國家。」

喬特看著他，沒有說話。

「……所以，你認為是對的事情，就去做吧。」

*

1942年六月，慕尼黑。

德蘇戰爭結束後，慕尼黑大學的學生終於得以返鄉念書，即使因戰爭而使學業延遲了一段時間，喬特也即將帶著優秀的成績畢業，然而成績揭曉的那天，喬特卻看見自己的成績單上滿滿都是紅字——他被留級了。

他緩緩闔上成績單，收進背包裡，坐在原位沉默了好一會兒。

同班一些同學也被留了級，包括喬特的好友G在內，由於這些人的突然缺席，原先排名

後面的藍寶突然成為了學年第一名，他驚訝得無法自己，趕忙去G的身旁推推擠擠，叫嚷著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G隨便幾句話趕走了藍寶，而後朝喬特走來。

「要開始了呢，接下來一整年也會很忙碌的。」他說，不耐煩地抓了抓自己的紅髮，又問，「白玫瑰的學生領導……就確定是你了吧。」

「……嗯。」喬特點點頭，沉默了好一會兒，「……我們去找教授吧。」

「好。」

這一天，收到留級通知的十餘名學生，心情都沉重得可以。

他們多半成績優秀，擁有抱負與決心，是校園內的偶像，然而在戰爭歸來後不久，他們早就下定決心，要以慕尼黑大學學生的身分進行一場反抗運動，這個由幾位學生發起、幾位教授領導的學生團體，叫做白玫瑰。

「聽好，小子們，現在你們坐在這裡。」坐在桌前的教授面色凝重地環視著在場的學生們，緩緩地道，「這可不是被當掉還可以重來的學分，你們即將面對的，是手上握有『國家』的極權主義，要讓廣大的德意志人民從黑暗中覺醒並不容易，你們有為此犧牲性命的覺悟嗎？」

學生們紛紛確信地點了點頭。

教授將目光移向最靠近自己的喬特・彭哥列，喬特亦向他點點頭，起身。

「我想以白玫瑰學生領導的身分和大家說幾句話。」他堅定地道，環視著在場每對注視自己的眼睛，「我想你們之中有些人和我一樣，都上過戰場，都殺過人，正因為如此，我們更知道現在國家走向了錯誤的方向。」

他頓了頓，又道，「今天我們站在這裡，共同以喚醒黑暗中的德意志為目的，我們不分巴伐利亞人、布蘭登人、猶太人……不管我們是什麼人種，是哪個國家，是什麼族籍，是男是女——我們，都是人。」

「是人都有平等的權力，都有活下去的權力，德國過去身為啟蒙時代的重鎮，為什麼如今卻不能夠明白這點？」他握緊了拳頭，澈藍色的眸子彷彿散發著耀眼的光輝，「各位，我需要你們，需要你們和我一起告訴希特勒——他錯了。」

說完，他深深地鞠了個躬，坐下。

教授用讚許的目光看著他，其他的學生們紛紛起立鼓掌，喬特在眾人的敬佩的注視之下，靦腆地笑了笑，心裡卻浮起了那個銀髮青年的影子。

他怎麼樣了？他在哪裡？是否知道自己錯了？無數的問題自德蘇戰爭結束後便不停在他腦海中盤旋，甚至讓他連吃飯都會分神。

自水晶之夜後，猶太人仍不斷地被屠殺，數以萬計的猶太人在集中營死亡，而當權者還在不停地殺，想到那群暴虐者之中有自己喜歡的人的身影，喬特便覺得痛苦不已，過去他時常會回想起他們小時候的模樣，隔著一扇牆、透過一個牆上的小洞，在被父母禁足的時候，偷偷用食指玩打架遊戲，那段時間他們的感情多麼真摯，他們真心相愛著彼此。

上過戰場後，喬特便不再想起他們過去的樣子。

他永遠記得那些自己殺過的人，不是很多，但是他一個也不會忘，會把他們的聲音和長相好好記牢，時時刻刻放在心底不敢忘。

——對那些被殺的人來說，他們不會忘記殺了他們的人的。

站在廣場上，喬特與白玫瑰的成員們穿著破舊的斗篷，四處發送著宣傳單，行為大膽張揚毫不避諱，為的就是要讓納粹政府知道，慕尼黑已經有了反對他們的聲音，起初有許多人不願接下傳單惹上麻煩，然而一個星期、兩個星期過去，白玫瑰的思想透過各種秘密途徑開始散佈，民眾漸漸覺得看見了希望。

於是，慕尼黑大學逐漸又有更多的學生和教授加入了白玫瑰的行列。

喬特感到胸腔的血彷彿沸騰了起來。

每一次發出傳單、或收到鼓勵話語的時刻，都令他感動得想哭，他彷彿不再那麼無力、不再那麼渺小，水晶之夜裡那個無能的喬特・彭哥列漸漸從他心裡消失，他影響了一些人，讓他們產生了站出來的勇氣，於是他們又影響了更多的人。

人與人可以如此緊密地相連在一起，又為何要相互屠殺？

照常結束了一天的工作，喬特將東西稍作收拾，與身旁的G聊著天，正打算要回到學校去，一個成員跑過來，說印刷機出了點問題，需要懂相關知識的G趕快回去修，G點點頭後先與喬特道再見，就這樣當場解散。

喬特揹起厚重而破舊的褐色側背包，起身，後方不遠處有個同樣隸屬於白玫瑰的女同學站在牆邊，正與一個穿大衣戴帽子的男人說話，喬特正要向她招手，卻看見兩人之間開始拉扯。

喬特立刻衝上前去。

他揮出揹包毆打那個出手的男子，對方及時鬆開了抓住女同學的手，躲避了喬特的攻擊，喬特護在同伴的身前，瞪視著眼前可疑的男人。

「你想做什麼？別隨便對女士動手。」他冷靜地道，稍稍瞥了眼身後的女同學，「你先走，我在這裡拖住他。」

「喬特……可是……」

「不要緊的，快走！」

喬特一聲喝斥，女人瑟縮了一下，轉身就跑。

那男人看著喬特，緩步退到牆角裡，抬手撫上了自己的帽子。

「你的個性遲早會害死自己的。」那清冷的嗓音緩緩地道，「你又怎麼能肯定那女的跑了之後，水晶之夜那時的慘劇不會發生？」

喬特瞪大了眼。

他連忙回頭查看女人的狀況，她已經混入人群之中，和一群採購的婦女走在一起，喬特鬆了口氣的同時也繃緊了神經，他緩緩地轉頭，看著那摘下帽子的男人——他與四年前相比，真的沒有什麼差別。

外貌還是那樣的美麗與冷漠。

「阿……諾德……」

「你們在做什麼？」阿諾德冷冷地問，拿出了口袋裡白玫瑰的傳單，「你以為憑這種標

語，就能打破民眾心中對領袖的敬意和恐懼嗎？」

「我不知道其他人怎麼想，但是我對希特勒沒有敬意。」

「放肆！」

阿諾德喝斥了一聲，那也是喬特第一次聽見阿諾德對他大吼。

他大步走了過去，揪起了喬特的領子，冰藍色的眸子裡帶著深沉的憤怒與殺意，那是比上次見面還要更可怕、更強烈的眼神，縱然外貌上沒什麼變化，但阿諾德的內心，確實又有了某一種程度的改變。

「我告訴你，領袖是正確的。」他抓著喬特領子的手微微顫抖著，「德意志的血應該得到淨化，任何異族與猶太人都應該殺光！」

「——那就快點殺了我。」

喬特平靜地道，阿諾德嘖了聲。

他的神情看起來有些複雜，手顫抖著，卻沒有鬆開，他撇開視線，低下頭，沉默了好一會兒，喬特卻始終是平靜地注視著他。

「我告訴你，我身上有四分之一的猶太血統。」喬特淡淡地道，「我汙染了德意志的血對吧？現在你有殺我的正當理由了，動手。」

阿諾德沒有回話。

他緩緩地鬆開了手，神情有些疲倦，他退後了幾步，靠上牆，那一刻，他一向孤傲的身影看起來竟會是那樣的嬌小與無助。

「……入黨吧，喬特。」

睽違四年再次聽到他叫他的名字。

喬特蹙起了眉，卻沒有回話，阿諾德的神色看起來很是疲累。

「跟隨領袖的話……就不用擔心被殺了。」他的聲音很輕，有些虛渺，喬特感到自己的鼻頭發酸，他萬萬沒料到會從阿諾德口中聽到這樣的話，阿諾德頓了一會兒，又道，「這樣，我也就不用一直去想你到底是生是死了……」

「阿諾德……」喬特看著他，眼神稍稍柔和了些，「你喜歡我嗎？」

「……我恨你。」

「為什麼？」

阿諾德沉默了好一會兒，閉上了眼，「我父母死的時候，你人在哪裡？」

「什麼？」喬特顯然很是意外，「……阿諾德，你父母被殺害的事情我真的很抱歉，可是當時我人在布蘭登，而且就算我沒有離開巴伐利亞，我一個手無寸鐵的孩子能幫你什麼？

後來警察不也及時趕到、逮到犯人了嗎？」

「……我知道。」阿諾德抬起手，遮住了自己的雙眼，瘦弱的肩膀輕輕顫抖著，「可是我，當時……很希望……你在。」

喬特閉上了嘴。

他斂下睫，心怦怦地跳得很快，胸口卻疼痛得他說不出話來。

「阿諾德，我……」

「——我喜歡過你。」阿諾德打斷了他的話，仍是捂著眼，沒有去看喬特的表情，「我曾經比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還需要你，我喜歡你到每天都用打架遊戲的藉口、透過那個牆上的小洞去觸碰你的手——我喜歡過你。」

「……。」

「但我父母死後，你卻丟下這樣的我不管，有了新朋友，很多很多朋友……多到我連想和你說話都辦不到，你每天都笑得很快樂，在我身陷痛苦的時候，你卻笑得很快樂。」阿諾德抬起頭，放下手，冰藍色的眸子透露著強烈的厭惡感，「——所以，過去我有多喜歡你，我現在就有多恨你。」

喬特看著他，而後緩緩地低下頭，沒有說話。

「是領袖的話拯救了我，什麼都不懂的人別對領袖說三道四。」阿諾德後退了一步，高舉起手，放大了音量，「Halt Hitler——！（希特勒萬歲）」

當喬特明白他的舉動時，已經來不及了。

數個穿著風衣的人站在他身後，堵住了退路，他轉身要跑，一個人將喬特撞倒在地，另一人則用力踹了他一腳，喬特發出一聲疼痛的悶哼，咬牙，那些人力氣大得讓他很是吃驚，萬萬沒想到看似纖細的阿諾德是這些人的同夥。

「不只是同夥而已。」彷彿看穿了他的心思，阿諾德俯視著他，勾起一抹冷冷的笑，拉開風衣，露出襯衫左胸上納粹黨員的標誌，他從他冰藍色的眼中看見令人畏懼的瘋狂。「德意志帝國秘密警察蓋世太保（GESTAPO）首席阿諾德——你最好記住我的名號，喬特・彭哥列。」

「阿諾德……你……」

「把他帶走。」

不等喬特說完，阿諾德凜冽的眼神向上一掃，下了如是命令。

喬特被重重摔在冷硬的椅子上。

穿著風衣的秘密警察將他的雙手手腕綁在椅子後，喬特沒有掙扎，只是靜靜地看著緩步走進審問室的阿諾德，稍稍瞇起了那雙太過耀眼的澈藍色眸子。

「你們都先出去。」

「是，長官。」

阿諾德緩緩地在喬特的對面坐下。

直到其他秘密警察的腳步聲都消失在門後的那端，阿諾德才將視線重新移回喬特身上，他的眼神冷得令人發寒，嘴角微微上揚的弧度又像是在笑。

「告訴我，這些不具名的傳單……是什麼機構發出來的？你又是為誰工作？」他稍稍瞇起了冷酷的眼，「不招供的話，這裡逼供的道具要多少有多少。」

「你還沒明白嗎？你是錯的。」喬特毫不畏懼地開了口，緊咬著牙瞪著眼前的銀髮男人，「我說過你會為今天的所作所為後悔的，你殺了多少猶太人我不知道，但是現在——現在醒悟，還來得及，拜託你。」

「我只問你，你要招供，還是不招供？」

「不。」喬特堅定地道，「你要對我用刑就快用，就算你現在殺了我，我還是一個字也不會說……怎麼？你不是送了很多猶太人到集中營去嗎？把我也一起送去啊，反正你無法從我口中套到有利的情報。」

阿諾德嘴角的微笑消失了。

他緊緊握著的拳頭發顫著，沉默了好一會兒，而後起身，打開了後方的燈，喬特回過頭，只見大大小小形狀千奇百怪的刑具吊掛在那裡，阿諾德緩緩走了過去，熟稔地拿起了幾項刑具，回頭。

「死在這裡的猶太人不計其數。」他揚起一抹瘋狂的笑靨，「我就如你所願，讓你成為其中之一，一層一層剝掉你的皮。」

「那我還真感謝你，願意一層一層慢慢剝。」喬特揚起一抹冷笑，汗水順著額角滑下，「至少最後……你能把我看得清楚一點，是吧？」

「……招供吧，喬特。」

「哼……絕不。」

「為了那些骯髒的猶太人！你就甘願死在我的手下嗎！」

「說到底你只是不敢對我下手對吧！」

喬特厲聲吼了回去，阿諾德愣住了。

「你就坦承說你還喜歡我有那麼困難嗎！我也還喜歡著你啊！」喬特靠著腰部的力量轉動椅子，轉身面向阿諾德，澈藍的雙眼如此堅定，「你嫌我汙染了德意志的血統也好，你恨我也好，就算你殺了多少個猶太人、就算你已經變得不再像你，我還是喜歡著你！為了把你從這種錯誤中拉出來、就是死我都心甘情願！」

「你口口聲聲說這是錯的、你對領袖又了解多少！」

「我知道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種族主義變態！而你是被他控制的笨蛋棋子！這樣夠了吧！蓋世太保首席警察官阿諾德先生！」

阿諾德一個箭步衝上前，以手中的刑具重重朝喬特的側臉揮下一擊。

鉗子打得頰骨碎裂一般的疼痛，喬特連著椅子往旁摔倒在地，溫熱的鮮血自嘴角流出，他閉緊雙眼，覺得自己半邊的臉部好像麻痺了。

「要是你再對領袖無禮，可就不會只有這麼簡單了。」阿諾德彎下身來，揪住他的領子，惡狠狠地道，「我不是棋子，是我自願跟隨領袖的。」

「你這樣就叫作棋子！」喬特隱忍著強烈的痛楚吼道，「透過種族歧視讓自己產生優越感是錯的！你還沒醒過來嗎！」

「沒有醒過來的是你吧！骯髒的猶太狗！」

極具污辱性的字眼。

阿諾德脫口而出的瞬間隨即感到後悔，同樣的話他對無數的猶太人說過，然而此時此刻面對眼前這個金髮男人，他卻為說出了這種字眼感到強烈的後悔。

喬特愣愣地看著他，顯然沒有料到阿諾德會對自己說出這種話。

「以前我是你最需要的人，現在就成了骯髒的猶太狗了嗎？」他輕聲問，沒有錯過阿諾德眼底閃過的慌亂，喬特揹著椅子，勉強跪著撐了起身。

阿諾德注視著他，靜止的舉止間卻能看出他的幾分手足無措。

喬特抬起頭，湊近了阿諾德的雙唇。

「嫌髒的話，你可以避開。」

他頓了下，而後傾身吻上那顫抖的薄唇。

阿諾德沒有推開他。

冰藍色眸子裡的仇恨與殘酷逐漸滿溢出來，化作透明的淚水順著雙頰流下，阿諾德蓋下了眼簾，任喬特親吻著他，他緩緩地鬆開了手裡的刑具。

喬特的吻，傳來溫熱的鮮血的味道，卻又輕得有如飄落的羽毛。

「太好了……」喬特輕輕地說，離開了阿諾德的唇瓣，勾起一抹溫柔的微笑，「你並不討厭我……真的太好了。」

「喬特……」阿諾德流著淚，注視著他的神情有些呆滯，「我……」

他們陷入了一陣沉默，阿諾德並沒有把話說完，他也不知道自己該說什麼。

喬特輕輕地靠上他的肩膀，在他的肩窩輕輕蹭了一會兒，被麻繩綁住的雙手已勒出了紅痕，他無法擁抱他，只能藉由這種方式給予阿諾德一點安慰。

「跟我一起走吧，阿諾德。」他輕輕地說，聲音卻溢著溫暖，「無論你成了什麼樣子，我都不會放下你不管。」

*

喬特・彭哥列以「反黨嫌疑人」的罪名被留下，然而他的審訊及拷問行程卻延期到了明天上午，蓋世太保首席宣稱已對青年用了點刑，對方卻沒有招供，明天上午會使用更殘酷的手段再拷問一次，部下見趴在桌上的喬特流著血，也沒有過問拷問室內發生了什麼，幾名首席的親信前去要求首席讓他們擔當拷問大任，他們說，最近很久沒殺人了，有點手癢，還有人說，他的房裡還缺一個人皮燈罩，阿諾德再次向部下強調喬特是很關鍵的情報來源，不能一個不小心把他殺了，因此拷問喬特的任務只能由他自己擔任。

隨意支開了纏著自己的部下，阿諾德輕輕閉上了眼。

他記得喬特在審問室裡對他說的那句話。

——我要逃走，就在今天晚上。

記得那金髮的青年睜著堅定的澈藍色眸子，確信地對他說。

——如果你想跟我一起走，就一個人來追我吧。

阿諾德疲倦地倚靠在牆上，沉思了一會兒。

自從離開家鄉，成為黨員以後，每天都活在顫顫兢兢之下，唯一的慰藉便是領袖的話語和每一次德意志的勝利，成為蓋世太保的一員之後，心理承受的壓力更加巨大，這裡的每個人都是殺人狂——包括他自己。

就算哪天會以同樣的方式被殺掉，他一點也不意外。

喬特的吻救贖了他。

他讓他知道，世界上還是有可以信任的人類存在，阿諾德已經無法回憶起，上一次完全在別人面前放心地閉上眼睛是什麼時候了。

「在想什麼呢？首領。」

一張放大的臉孔猛然出現在他眼前。

那是一張剛被剝下、染滿鮮血的猶太人臉，阿諾德從沉思中回到現實，他冷冷地抬眸，瞪了說話者一眼，而那人呵呵笑著收回了那張臉皮。

「不愧是首席，是唯一沒被嚇到的人呢。」黨員科學實驗家D・斯佩德輕輕地笑了起來，脫下染滿鮮血的白手套，輕輕以指尖劃上了阿諾德白皙的頸子，「我就是喜歡首席這點，你什麼時候才願意讓我解剖你的身體呢？」

「回你的崗位去，斯佩德。」

「努呵呵，首席真是開不起玩笑。」彎身輕輕在阿諾德的頸側點下一吻，斯佩德抓著滴血的臉皮，轉過身，「啊、順帶一提，我剛剛用刀木馬殺了一個長得有點像首席的少年喔，不過，我還是比較希望……能玩到首席的身體。」

銀色手銬猛然擦過斯佩德的臉頰，削出一道血痕。

藍髮的男人回頭看向阿諾德帶著殺意的冰藍色眸子，抬手以拇指輕輕撫過自己流血的傷口，嘴角揚起一抹興奮而瘋狂的笑意。

「這樣才對……首席大人。」他發出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笑，舔去拇指上的鮮血，「奉勸一句，你別想去幫助那個叫做喬特的傢伙喔……要是被抓到，你就肯定會成為我寶貝的玩具了……嘛，不過，不會像這傢伙一樣，我會好好疼愛你就是了。」

他舉起手上染血的臉皮晃了晃，心情頗好地哼著歌離開。

阿諾德注視著他的背影直到離去，握緊了手裡的銀色手銬，低下頭。

*

當晚，警報聲響起。

關在偵訊室裡的重要嫌疑人喬特・彭哥列不見了，綁著他手腕的麻繩被磨斷，上頭還留了點尚未發黑的血跡，門口守衛後頸遭到打擊，陷入昏迷，佩槍也被奪走了一把，總部內半數以上的蓋世太保都自睡夢中被喚醒，派分到各處內尋找喬特的蹤影，阿諾德在指揮各小隊的搜索動線以後，帶上了佩槍，也跟上了其中一列搜索隊伍，上了街道，散開。

他不知道喬特在哪裡，但是他確信自己追得到他。

喬特也是這樣相信的，追不到一名受傷大學生，談何秘密警察首席？

他知道喬特從小的習慣，孩子們的領袖，總是喜歡爬上爬下，手腳靈活，卻又不像那些普通的野孩子，他個性優雅溫柔，又有一副太好的心腸，女孩子們都很喜歡他，她們時常聚集在樓下，高高舉起手指，指著站在樹頂上、朝窗邊的阿諾德大力揮手的喬特，臉紅心跳地交談。

他是知道的。

過去的喬特眼裡，總是只有阿諾德。

匆促的登音在黑暗中停駐。

阿諾德站定步伐，閉上眼，除了遠處總部傳來的警報聲以外，深夜的巷弄安靜得沒有聲音，連圍牆上的貓都消失了影跡，他的呼吸緩和下來。

——躂躂躂、咚、咚、咚……踏！

轉角的後方傳來這樣的聲音。

而後，又是一串腳步聲，越來越近，阿諾德緩緩地睜開眼，舉槍。

那個人影猛然自牆角閃出。

看見恰對準自己腦門的槍口，嚇了好一大跳，後退了好幾步，而後也同樣舉起了槍，卻在看清阿諾德的臉孔後放下了手，那金髮的青年露出一抹溫和的微笑。

「真厲害。」他說，「你為什麼能預料到我的動線？」

「從小你就喜歡爬樹。」阿諾德淡淡地道，「總部的圍牆很高，但南門有顆樹更高，爬到樹頂就能夠離開，你是從南門被帶進來的，自然不會錯過這個機會。」他頓了頓，又道，「從南門出來以後，走高處較不會被發現，而要從工廠屋頂下到街道的路徑就只有這裡而已。」

「不愧是首席，不能低估你。」喬特微笑著，「你是一個人來的？」

「嗯。」

「那是……你已經決定要跟我走的意思了？」

阿諾德沒有回答，也沒有放下槍。

喬特注視著他冰藍色的眼，已然明白了他的用意。

「……我知道了。」他輕聲地道，嘆息，「什麼都不能改變你的想法對吧？」

「我不能背叛領袖。」阿諾德的聲音有些顫抖，「我愛著這個國家，所以我知道他的決定沒有錯，只有跟隨領袖，大德意志才能夠獲得安定和繁榮。」

「事到如今，看來無論我如何反駁你，都已經沒用了。」喬特的神情有些無奈，然而他看著阿諾德的神情是那樣的溫和，「那麼……動手吧。」

阿諾德雙手緊緊握著槍，卻顫抖得厲害。

他低著頭，沒有直視喬特的雙眼，手指扣在板機上，卻遲遲沒有按下。

「我最後勸你一次……」他以顫抖的氣音開了口，「入黨吧，喬特……算我求求你。」

「我寧願死。」喬特的聲音柔和而堅定，他伸出手，輕輕捧住阿諾德的臉，抬起他的頭，注視著那雙泛著微紅的眼眶，「那麼，換我問你一個問題，阿諾德……你喜歡我嗎？」

阿諾德張開了口，卻遲遲說不出話。

他吸了幾口氣，閉上嘴，又張開，又閉上嘴，反反覆覆了兩、三次，憋不住的淚水終於自他的眼角滑落下來，順著臉頰的弧度流下，染濕了喬特的手。

「我……喜歡……你……」他輕聲哽咽道，「最……喜歡你……」

然後他再也說不下去，握著槍的手顫抖得厲害，只要輕輕一拍便會落下，溫熱的淚水不停滑落下來，阿諾德低下頭，沒有再去看喬特那雙太過溫暖的眼睛。

喬特靜靜地看著他，嘴角依舊是勾著那樣溫柔的弧度。

「謝謝你，阿諾德。」他說，輕輕撫去了阿諾德頰上的淚水，「我也是一樣的，自始至終，我的眼裡就只有你而已，一直都沒有告訴你，你父母死後我之所以逐漸離你而去，是因為我一直為當時沒有辦法救你而愧疚著，所以才不敢面對你。」

「……喬特……求求你……舉槍吧……」

「我永遠不會對你開槍。」喬特笑著，丟下了手裡的槍，將空出來的手也撫上了阿諾德的左頰，緩緩地抬起了阿諾德的頭，「吶，阿諾德，我殺過人了。」

阿諾德淚眼模糊地注視著他，沒有回話。

「我在史達林格勒戰役殺了很多人，每一次我開槍殺了人，都會希望那是我殺的最後一

個人，還好那終於應驗了，戰爭結束了，我也發誓我一輩子不會再上戰場，而那些被我殺過的人，我永遠都記住他們，直到我死為止，我都會記住他們。」他頓了頓，稍微低下身子，與阿諾德平視，「所以，阿諾德，你能答應我一件事情嗎？」

阿諾德吸了吸鼻子，看著他。

「讓我——成為你殺的最後一個人吧。」他咧開一抹溫和的太過耀眼的微笑，輕聲說，「把我的樣子牢牢印在你心底，到你死為止，都別忘記我，好嗎？」

阿諾德的眼淚又流了下來。

他沒有回答他，低下頭，握著槍的手仍是劇烈的顫抖著，喬特的手緩緩上移，以溫暖的掌心包覆了阿諾德的手背，稍微用了些力，停止了他的顫抖。

「動手吧。」他說，「別被你的部下看到了軟弱的樣子了。」

阿諾德抬起頭來，看著他。

淚水順著臉頰不斷滾落，他再一次，認真地，看清了他摯愛之人的臉，整個世界彷彿都陷入了黑暗之中，連聲音也消失了，喬特還是掛著那樣溫柔的微笑，阿諾德從他眼中看見了自己的倒影，眼眶泛紅、滿臉淚水的倒影——無論是過去抑或現在，喬特的眼裡，一直都有他。

板機扣下，子彈穿出了喬特的後腦，時間彷彿變得很慢很慢，鮮血與腦漿噴濺出來，那漂亮的澈藍色的瞳仁收縮了，帶著阿諾德的身影，緩緩地闔下了眼簾。

緊握著他雙手的那溫暖的大手，鬆開了。

喬特向後倒下，阿諾德也跪倒在地上，他握槍的手劇烈顫抖著，胸膛激動得一起一伏，淚水不停地滴落地板，他開了口，卻喊不出聲音，腦袋疼得他無法思考，暈眩感與這股崩潰的感覺讓他的胃部翻攪得厲害，阿諾德趴伏在地上，一陣乾嘔。

他的視線移到了喬特丟下的槍上。

阿諾德深吸了幾口氣，沒有再去看喬特的臉，他暫時停止了思考，藉由麻木麻痺自己過大的痛苦，而後，他拿起了喬特的槍，抬手抹去了眼淚，咬牙，緩緩地站起身。

上膛。

阿諾德的嘴角咧開一抹瘋狂的笑，就像過去他看猶太人那般的殘酷而冰冷的目光，他舉起了槍，放下，對準自己的右腿，扣下板機。

一一砰！

破裂的槍鳴清楚地回盪在安靜的巷弄內。

大量的鮮血泉水一般地噴出，染紅了地板與喬特的屍體。

一一砰！砰！砰！砰！

一一砰！砰！

發瘋似地連開六槍。

阿諾德因強烈的痛楚而倒下，大量鮮血汩汩流出，將整片地板染成鮮紅的顏色，劇痛讓他的意識逐漸模糊，阿諾德緊咬著牙，丟下了槍，大口大口地喘著氣，五指沾了沾滿地的血，抹上自己的頰，蓋掉了那來不及遮掩的淚痕。

急促的腳步聲從後方響起。

軍靴踏著地板發出的喀嗒喀嗒聲響，阿諾德緩緩地閉上了眼睛。

「首領！」

部下的大叫從後方傳來，阿諾德抬起頭，以那同樣冷漠的冰藍色眼眸回應。

「首領！您沒事吧！剛才的槍聲是……」一名部下焦急地問道，看向喬特、彭哥列的屍體，又看向一身是血的阿諾德，「該不會……是這傢伙幹的？是這傢伙……把首席傷成這樣……」

「啊啊、他很強，比我想像中還要強，我無法活捉他，只有要了他的命。」阿諾德淡淡地道，聲音有些許的乾啞，冷冷地瞟了眼喬特的屍體，又很快收回了視線，「他是個帶種的

傢伙，看在他是尊貴巴伐利亞血統的份上，把他葬到慕尼黑大學去。」

「首席大人！這個畜牲把你傷成這樣！您竟然還……」收到阿諾德警告的眼神，男人打住了話，他的神情充滿了憤恨與不甘，看了眼阿諾德血流如注的右腿，他的臉上寫滿了不捨與心疼，卻還是低下頭表示服從，「屬下現在立刻送您去醫院，請問首席的傷勢如何？」

「右腿中了六槍……或許再也站不起來了吧。」阿諾德淡淡地道，讓部下攙扶著自己，忍痛站了起身，「竟然為了追捕逃犯傷成這樣，真是不值得。」

他說著，回頭望向喬特死前寧靜的面容。

然後他想，這是一張他就算進了墳墓，也不會忘記的臉，一輩子不會忘記的臉。

在部下的惋惜的聲音中，他緩緩地將視線從喬特身上移開，一向冰冷的嘴角，咧開了一抹淺淺的笑，那是他離開喬特以後，第一次露出那樣溫柔而滿足的微笑。

「看來我……不得不退黨了吧。」他說。

笑著。

（完）

《番外》

我第一次見到阿諾德，是在那個星期天的上午。

他只出現了幾分鐘，我卻對他印象很清楚，他拄著枴杖，遠遠地站在樹旁，深邃的目光穿過哀悼的人群，停駐在漆黑的棺木上，彷彿他能夠看見棺蓋下沉睡的金髮青年。

我本以為他只是路過看熱鬧的，畢竟這場葬禮的規模並不一般，幾乎所有慕尼黑大學的學生與教授都來了，我與喬特從小就認識，卻從不知道他有個跛腳的朋友。

但是他的眼神吸引了我。

——朦朦朧朧之中我竟有種感覺，那是喬特留下的遺物。

*

喬特死後第三個星期天，我退出了白玫瑰。

見了喬特最後一面的女孩索爾沒有挽留我，他知道失去摯友對我而言是多大的傷痛，我明明知道自己該繼承喬特的遺志，繼續參予白玫瑰的活動，然而每一次站上街頭，都會提醒我喬特的死，以及那樣一個好的男人，死的時候，只有二十五歲。

索爾繼承了喬特的意志，成為了白玫瑰的領導人，她說原本該被蓋世太保抓走的是她，是喬特犧牲了自己保護她，因此她更不能辜負喬特的心意，她與她哥哥漸漸成為了白玫瑰的

核心，慕尼黑大學的學生都知道校內有這麼對勇敢的索爾兄妹。

就在我脫離白玫瑰不久之後，我第二次見到了阿諾德。

大概是政府開始盯上慕尼黑大學了，官方在校內舉辦了盛大的學術交流茶會，阿諾德是以已畢業學長的身分前來的，這次我將他看得很清楚，他有一張太過漂亮的臉蛋，有神的冰藍色眼睛，若不是他坐在輪椅上，不然在場沒有人會將他當作殘疾人士。

阿道夫・希特勒也來了，他算是這場學術交流會的中心點。

他的身旁永遠都跟著許多的護衛，或許也是因為如此，他沒注意到我們憤恨的眼神，希特勒慣例站上台發表了演說，他的演說中隱約帶著點對學生與教授的威脅，即使如此，我們還是不得不承認他的演說非常有魅力，在他演說結束後，整個大廳幾乎有八成的人都起立鼓掌，我看了一眼阿諾德，他並沒有起立，但從他的眼神中，我看見了他對希特勒的崇拜與感動。

看來他並不能成為我們的一員吧，我想。

被希特勒洗腦的人都是頭腦不清楚的傻蛋，老實說我對阿諾德很失望，我以為喬特的朋友之中不會有像他那樣的人，我萬萬沒想到有那樣犀利而美麗的眼神的人竟然會是希特勒的追隨者，然而更讓我訝異的還在後頭。

希特勒從演講台上走了下來，來到阿諾德的面前，與他握手。

是因為關心殘疾人士嗎？不、不應該是這樣的，阿道夫・希特勒彎下身來，尊重地與他平視，遠遠地他們交談了什麼我聽不清楚，但我看見希特勒惋惜地嘆了口氣。

而後，他與阿諾德相互擁抱，互道再見。

希特勒走後，阿諾德轉了輪椅，目送他直到離開。

他顯然沒有自覺，在場所有人的目光都已集中在他身上，穿著風衣的幾名蓋世太保經過他的身邊紛紛停下腳步，不是寒暄個幾句，就是恭敬地向他行禮，我漸漸地明白了，希特勒會那麼尊重他不是沒有原因的——他一定是黨內的很重要的人。

阿諾德看起來明明是那麼年輕。

說這樣的人已經擁有了與希特勒交談擁抱的權力，任誰都會不相信，然而這樣的例子就在我的眼前出現，他看起來和喬特差不多年紀，卻像一個已經在戰場上光榮了一生，引退休息的老兵，我稍微問了幾位學長，他們告訴我，那個銀髮青年的名字是阿諾德。

是當年最優秀的學生，沒有念過高中卻考上了這所全德意志最好的大學，他只念了短短三年就畢業，並獻身給了納粹黨，他之後發生了什麼事沒有人知道，只是他當年畢業的時候，他還是雙腿健全、前程光明璀璨的少年。

就和喬特一樣。

我突然有點明白了什麼，這名為阿諾德的青年和納粹黨高層是如此的貼近，卻又出席了喬特的喪禮，我們大家都知道喬特是死在蓋世太保的手下，然而真正的內幕卻沒有人曉得——我開始懷疑，喬特的死和這個青年有很大的關係。

＊

「吶、G，你知道嗎？」

「什麼？」

「其實我……沒有大家想的那樣好。」記憶中年幼的喬特苦笑著，神情有些沮喪，「這件事情，我只能對你開口而已，你願意聽我吐苦水嗎？」

「當然，兄弟都當多久了。」

「我啊……有個喜歡的人。」

「女孩子嗎？」

「啊……不、呃……好吧，是的。」喬特頭一次看起來有些窘迫，他笑了笑，「她的父母最近過世了，而在她身陷險境的時候，我沒有辦法救她……也不在她身邊。」

「那種英雄式的場景本來就很難發生的，你又不需要自責。」

「我知道。」喬特說，低下了頭，「我知道……可是……我總覺得自己也有責任。」

「你又來了！別把什麼事情都攬到自己身上。」

「不是的，我是指……我應該為她的心理層面負起責任。」喬特的笑容有點苦澀，「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已經不敢再面對她了。」

當晚，我夢到一些過去的事。

喬特當時口中的女孩，似乎是他很重要的人，雖然喬特從那之後再也沒提起那女孩的事情，但是我卻能從他一舉一動中感覺到——喬特一直惦記著她。

不知道那個女孩，現在怎麼樣了？

*

我決定拜訪阿諾德。

很奇特的是，他在大學時代並沒有朋友，我勉強連絡到了一位名叫納克爾的學長，他似乎是阿諾德常去的那間教堂的牧師，我們聊了一會兒，納克爾答應我星期天來做禮拜的時候將阿諾德介紹給我，於是那，也就構成了我們的第一次正式見面。

近距離看的時候，才發現他真的是個太過精緻的美人。

有若白瓷娃娃那般的毫無瑕疵的皮膚及精緻的五官，水晶一般的冰藍色的眸子更替他削

減了幾分人性，他坐在輪椅上祈禱的樣子就像是天使，可惜是個殺了很多人的天使。

「你祈禱了什麼？阿諾德。」納克爾在禮拜結束後走到輪椅後方，向他搭話。

「我為領袖及大德意志祈禱。」阿諾德平淡地答道，頓了頓，「還有一位故人。」

「願神聆聽你的祈禱。」納克爾微笑道，向我招了招手，「吶，我為你介紹一位我的學弟，也是你的學弟，他說在學術研討茶會上看到你，對你很尊敬。」

「我沒有興趣。」

阿諾德冷冷地道，推了輪椅轉身要走，我連忙上前，抓住了輪椅的把手。

「別跑那麼快，聽我說句話吧，學長。」我說，看見那銀髮青年回眸冷冷瞪了我一眼。

「……我討厭菸味。」

他很直接地表明，我先是愣了愣，而後抽掉了口裡的菸，扔到地上踩熄。

阿諾德注視著我的目光始終是那樣的冷淡，還帶著一點不耐煩與厭惡感，我冷冷地瞪回去，真是左思右想都無法明白，喬特怎麼會跟這種人是朋友。

「我來介紹一下，阿諾德，這位是G。」納克爾替我們倆打圓場，他爽朗地笑了笑，「現在已經畢業了，不過以前在校內也是究極有名的人物，還當過學生會副會長呢。G，這位是阿諾德，因為沒念高中的關係所以年紀比我小，論輩份卻是我的學長，究極的一個大怪胎，

不過他可是黨衛軍內赫赫有名的人物啊，你們兩個好好相處吧！」

「黨衛軍？」我稍稍瞇起了眼，問，「請問學長是什麼職位？」

「不需要告訴你。」阿諾德冷冷地答道，「學長學長的噁心死了，滾開。」

——唉，我感覺自己的忍耐快到達極限了。

明明就坐了輪椅還這麼囂張，喬特到底是怎麼認識這種傢伙的？我隱忍住一腳踹倒他輪椅的強烈衝動，努力讓自己的聲音聽起有禮貌。

「我想請問阿諾德先生一個問題。」我加重了抓著他輪椅把手，讓他走不了，「你在我朋友的喪禮那天來了對吧——喬特・彭哥列的喪禮。」

阿諾德瞪大了冰藍色的眸子。

我看見他的手握成了拳頭，卻始終沒有答話，納克爾有些不明白地看著我，又將視線移到阿諾德身上，只要是幾年之內讀過慕尼黑大學的學生，沒有人不知道喬特・彭哥列這個人。

「阿諾德，你也認識喬特？」納克爾好奇地問，「可是我記得他入學的時候，你已經畢業了的樣子……還是說，你們不是在校內認識的？」

「……我們別談這個話題。」阿諾德淡淡地道，拿起擱在大腿上的圍巾，套上了頸子，

他抬手握了下納克爾的手，平靜地說，「今天謝謝你了，我要走了。」

「喂！你還沒回答我……」

「——你叫G是吧？」打斷了我的話，阿諾德終於回頭正視著我的眼，「跟我來。」

我愣愣地看著那雙冰藍色的眸子，說不出話來。

我彷彿又再一次看到他在喬特喪禮上的眼神，那種窒息似的強烈感受宛如黑暗一般一點一點地滲透了我，他的情緒傳到了我眼中，是那種被稱為「寂寞」的情感。

他是喬特的遺物。

我確信地，這樣想著。

*

那之後我幫忙推輪椅，他帶著我回到他家。

阿諾德自己一個人住在偌大的房子裡，他的右腳跛了，他跟我說是因為連中了六槍，一問之下才發現我們同年，這或許就是他討厭我叫他學長的原因，我和他說了一些喬特的事，雖然他的表情沒有什麼變化，但是可以看得出來他很高興，他拄著拐杖做一些生活家事的樣子很艱辛，看來他的腳是最近才跛的，還沒有習慣殘疾人士的生活，我看著看著，索性接手替他做。

阿諾德的眼神，讓我感到了一種責任。

我不知道喬特是否認識他，但是我卻覺得，我必須要好好替摯友照顧這個他留下的遺物。

我和阿諾德漸漸地熟識起來。

我在慕尼黑的工廠找了份工作，下了班就會順道去阿諾德家一趟，替他把家事做一做，順便煮個晚餐，我也沒有再去接觸白玫瑰的成員，因我知道阿諾德與納粹黨太過親近，很有可能藉由我調查到白玫瑰，若我想照顧阿諾德，就必須離白玫瑰越遠越好。

阿諾德的家裡時常有蓋世太保出入，說實話我到現在還是無法原諒蓋世太保，甚至只要看到他們都會湧上殺人衝動，他們不像是為了處理公事而來的，每當阿諾德和他們談話時，我都會迴避，但是我多少也能從他們對待阿諾德的態度中看見，蓋世太保對阿諾德是多麼崇敬。

我更加懷疑喬特的死因。

很少人知道喬特身上有四分之一的猶太血統，他的父母為了保護喬特，直到喬特成年後才告訴他這個消息，他也將這件事情當成秘密，目前知道的似乎也只有我而已。

也多虧他將秘密保守良好，喬特最後被當成尊貴的巴伐利亞人送回慕尼黑大學，聽說他

沒遭到太重的拷問，至少皮沒被剝下來，死也還有個全屍，只是腦門被手槍開了個血洞，雖然我仍是無法原諒兇手，但這對殘暴慣了的蓋世太保而言，已經是最仁慈的殺法。

究竟是兇手本來就打算對喬特網開一面？或者一切只是喬特的幸運使然？

＊

１９４３年初，是個下雪的冬日。

夜晚的時候雪勢增強，阿諾德要我留宿一晚，一個名叫斯佩德的蓋世太保也在這一夜來到阿諾德家中，帶來他所謂的伴手禮——猶太人皮燈籠。

當他把人皮燈籠掏出來的瞬間，我只感到自己全身的血液全都往腦袋竄上，若不是阿諾德及時叫了我一聲，我早就已經衝過去，狠狠把那個蓋世太保揍一頓，但是對方的身分是蓋世太保，如果我不冷靜下來，不只是我自己會賠上性命，會連阿諾德也一起連累，我走回廚房說要做個飯後甜點，關上廚房的門，努力讓自己冷靜一下。

冷靜的時候，反而將外面的對話聽得一清二楚。

「那個人是誰？」那名為斯佩德的蓋世太保以危險的嗓音問，「你最好別和他太過親近，否則我哪一天就帶著他的皮作成的燈籠來見你，知道嗎？」

「他是我僱的傭人，如果你殺了他，我就讓領袖把你踢出蓋世太保，讓你來做我家的傭

人。」阿諾德冷淡地回應，發出一聲輕蔑的冷笑，「到時候，你最好提防死在我的手下。」

「努呵呵呵……你就是這點令人著迷，強大、美麗，讓人一再想挑戰——老實說你才必須提防我呢，我可是一直在等待你叛黨入獄的時機，好不容易一個名為「喬特」的機會出現了，你卻因為殘廢而退了黨，退黨也就罷了，領袖還頒給你兩枚榮譽勳章，這下你似乎已經離我的拷問室非常遙遠了呢……真是可惜。」

「我對領袖一直很忠誠，想等我叛黨，不如等你死還比較快。」阿諾德冷冷地譏道，而後是數秒的沉默，「……你剛剛的意思是，那天晚上，幫助喬特逃走的人是你嗎？」

我的神經彷彿都緊繃了起來。

阿諾德的退黨與喬特似乎有很大的關係，而且，喬特曾經逃走過。

「啊哈！現在才發現。」斯佩德發出幾聲愉悅的輕笑，「我只是特地放了把鈍刀在他的附近而已，看來他應該磨了很久才磨斷繩子吧，呵，他也真是厲害，竟然在磨斷繩子以後，還能夠擊昏守衛，奪走一把槍……不過現在我可是很後悔，早知道你不會因他而叛黨，我就會趁他搶完槍的時候殺了他了，畢竟可是那把槍——毀了你的右腿啊。」

「別說了！」

我第一次聽見阿諾德大吼。

我的腦袋一片空白，直到現在這一刻才知道——讓阿諾德殘廢的人是喬特，但是為什麼？阿諾德應該很恨喬特才對，他是蓋世太保，而喬特毀了他的右腿，他又怎麼會去那場喪禮？

「……真是令人噁心。」

我聽見斯佩德冷冷地說。

「你竟然會為了別的男人如此激動，這一點都不是我美麗的首席——吶，我真希望那天殺了他的人是我——而不是你，前蓋世太保首席阿諾德大人。」

我一腳踢開了廚房的門。

我狠狠地瞪著那兩人，我想眼睛一定充血了，斯佩德他正將阿諾德按在沙發上，兩人的雙唇近得就要貼在一起，平時的我肯定會被這樣曖昧的舉動嚇到，但是此刻，迴盪在我腦中的就只有喬特的死，我衝上前去，狠狠地揍了斯佩德一拳。

他被我揍下了沙發，在地毯上滾了好幾個圈，咳出了一口血，我轉身抓起阿諾德的領子，將他從沙發上揪起來，我看見他的眼眶微微泛紅，但是我現在什麼都管不得。

「這是怎麼回事！」我衝著他奮力大吼，「是你殺了喬特！……是你殺了喬特！你還是蓋世太保的首席！你就是殺人兇手！還敢去他的喪禮！！！」

阿諾德沒有說話。

他沉默了一會兒，而後快速伸出手，反抓住我的領子，將我用力往前揪，一枚子彈就在此時擦過我的髮尾，射穿了沙發，我狼狽地跌進阿諾德的懷裡，聽見斯佩德站起的聲音。

「我要殺了他……」斯佩德的聲音顫抖著，「讓開，首席。」

「我警告你別在我家發瘋。」阿諾德冷冷地回應，我聽見鎖鏈叮噹的聲響，「我坐著也一樣可以殺了你，要是你敢撒野，我就把你那天幫助喬特逃跑的事情告訴現任首席。」

「呵……你真的寧願殺了我，也要護著他……？」

「出去，斯佩德。」

「那個傢伙叫什麼名字？」

「我說出去！」

阿諾德將什麼東西扔了出去。

我聽見花瓶打破的聲音，我緩緩地撐起身子，只見斯佩德緊按著手臂，鮮血流得一手，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拾起地上的槍，似乎是識相了，快步離開了客廳，以染血的手開了門，身影很快就消失在風雪之中，我回過頭，看見牆上深插著一把銀色的手銬。

阿諾德放開了我。

他彷彿虛脫一般，身子軟了下來，窩在沙發上，蜷起了身子。

殺害喬特的兇手從蓋世太保手中保護我，這種事我想都沒想過。

「告訴我……這是怎麼一回事。」我站起身，總算是稍微恢復了一點冷靜，卻聽見自己的聲音很是乾啞，「你的右腿……真的是喬特打殘的嗎？」

阿諾德斂下睫，輕輕地、搖了搖頭。

「那是怎麼回事？為什麼他說你的右腿是被喬特傷的？告訴我殺了喬特的不是你！」

「……殺了喬特的，是我。」

從他口中聽到確信的答案，沒想到會這麼讓我打擊。

我感覺自己彷彿就被抽乾了似地，退後幾步，跌坐在地，我以為是喬特遺物的人，竟然是我最憎恨的、殺害了喬特的兇手，而這幾個月來，我竟在照顧這個兇手的生活起居。

「那你……為什麼膽敢去喬特的喪禮？」我以顫抖的聲音問，阿諾德看向了我。

「因為……」他頓了頓，眼眶泛著微紅，「喬特和我有一個約定。」

我抬起頭來看著他。

事情的發展出乎我的預料，阿諾德是殺了喬特的人，卻和喬特之間有過約定，我知道史達林格勒戰役對喬特產生多大的影響，他已經發誓過不再殺人，就算手上拿了槍，他也絕對

不會做出朝別人的右腿連開六槍的這種卑劣行為，那麼，喬特死的那一晚，到底發生了什麼？

我看著阿諾德，而後朦朦朧朧地，片段的記憶湧了上來。

很多很多年前，似乎當我們都還是孩子的時候，我記得在我家鄉的那個小鎮，有個銀髮的漂亮的短髮小女孩，她總是遠遠地躲在樹後，看著和喬特一起嬉戲的我們，卻在哭。

喬特一直以來都假裝沒有看到那個女孩。

現在想起來，那個女孩也和阿諾德一樣，有著一雙冰藍色的眼睛。

「……把喬特的事情，全都告訴我吧。」我緩緩地說，以疲累的虛脫的嗓音，「至少讓我判斷過喬特的意志後，再決定要不要為他復仇。」

阿諾德點了點頭。

「——我答應喬特，他是我這輩子殺的最後一個人。」

他以這句話做為開場白，開始了那晚的故事。

他告訴我喬特在刑房裡是如何地和他爭吵，又如何輕柔地親吻他，然後在那個巷子裡，喬特是如何溫柔地對他笑著，緊握著他顫抖的手要他開槍，關於他們做的那些約定，喬特說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那樣清楚地在我腦海中浮現，這不太可能是阿諾德自己編出來的故

事，因為我很清楚地知道，他所描述的，是真正的喬特，喬特就是這種人。

然後他說，他撿起了喬特的槍，射殘了他的右腿。

只有退黨，才能不再殺人，才能達成他與喬特的約定。

從他的描述中我可以聽得出，阿諾德的意志並沒有改變，他仍然對希特勒如此忠誠，即使喬特已經勸過了他，阿諾德依然沒有改變想法，但至少，喬特犧牲了性命，讓阿諾德自此以後不再殺人，他不只是為了阿諾德本身，也是為了拯救一些猶太人。

我開始明白了喬特的想法。

阿諾德的辦事能力太過優秀，所以不能讓他留在納粹黨。

他以自己的性命，換來了阿諾德的退黨，就連死的時候，都還是笑著的。

我的直覺並沒有錯。

阿諾德，就是喬特留下的遺物。

*

１９４３年六月，白玫瑰等人被蓋世太保抓到了。

含索爾兄妹在內的六名核心成員全部被送上斷頭台，一個月後，同盟國以飛機空投的方式，朝德國各地投下了白玫瑰的傳單，不過我始終有個問題想不透，蓋世太保在一年前白玫

瑰剛活動時就已抓到了當時的領導人喬特，但是卻隔了整整一年才掌握白玫瑰的行蹤，秘密警察既擁有預先逮捕權，又怎麼可能讓效率差到這種地步，甚至讓白玫瑰的事情傳得全國皆知？

我問了阿諾德，才知道喬特在刑房裡什麼也沒透露。

阿諾德，也沒有逼問他。

他在喬特死前送他的最大一份禮物，就是殺了喬特，也只有殺了他，才能讓喬特所守護的東西不被秘密警察發現，也同時能讓喬特免於被其他蓋世太保拷問至死的慘況。

當時的戰況越來越激烈，我辭掉了工廠的工作，以傭人的身分待在阿諾德家裡。

有時候我會推他去外頭散步，卻會刻意避開葬著喬特的墓園，阿諾德從來不去墓園看喬特，但他總是托我帶花去看他，每次想到喬特的死與身為兇手的阿諾德，我的內心總是百般痛苦，然而當我站在喬特的墳前時，心靈卻又是如此地安定與和諧，就彷彿是喬特在耳邊說服我，照顧阿諾德這個決定並沒有錯。

１９４５年四月，紅軍逼進柏林，希特勒自殺。

阿諾德為此難過了很久，我阻止了很多次他仿效希特勒吞徽章自殺的行為，巴伐利亞地區暫時由黨內的路德維希成為領導，阿諾德的生命彷彿一下子失去了重心與目的。

同年五月，納粹投降，德國被分成四個區，巴伐利亞則落到了英美手中。

阿諾德第一次告訴我，他想去喬特的墓前看看。

我推著他的輪椅走了出去，納粹黨現在失勢了，曾經位高權重的黨員都受盡了唾棄，幸好阿諾德已經退黨，而我又曾和白玫瑰有點關係，我們在慕尼黑的地位不至於太糟，我推著阿諾德到喬特的墓前，喬特的墳上放著幾塊石頭，那是猶太人的傳統。

阿諾德看著那塊墓碑，不由得眼眶泛紅，他從我手中接過拐杖，吃力地站了起來，彎身撿起一塊石頭，小心翼翼地放到喬特的墳上。

我退到遠處看著他，看見阿諾德崩潰一般地趴下來，在墳墓前哭了好久。

喬特說的是對的，阿諾德現在的確很後悔。

希特勒並沒有帶給德意志繁榮與安定，反而將德國搞得殘破不堪，而阿諾德甚至已經不知道，當初他是為了什麼殺掉喬特的，我想他一定很後悔，那天晚上，沒有跟著喬特一起逃走。

可是再怎麼哭，喬特也不會醒來了。

至少喬特幫助他退了黨，讓他現在不會更後悔。

＊

同年十月，紐倫堡大審。

我們從慕尼黑一路搭車到紐倫堡，看著那些曾經的納粹黨戰犯被判下死刑，阿諾德過去殺了那麼多人，竟奇蹟似地沒有落在審判名單之中，後來阿諾德告訴我，似乎是斯佩德動了點手腳，他看準了納粹會失事，在投降前就叛了黨，創造一個新身分投靠同盟國，並偷偷竄改了黨內成員名單及事跡，完美地消去了有關阿諾德和他自己的紀錄。

但阿諾德告訴我，他希望自己能站上死刑台。

*

１９４６年初春，阿諾德染上了肺病。

自戰爭結束後，他的心理狀況一直很不穩定，恐怕也染上了一些精神疾病，我與阿諾德一起生活已經幾年了，卻始終不到可以交心的地步，阿諾德太冷了，他的心房只對喬特敞開，我也只打算將他當成喬特的遺物好好照顧他，並沒有打算與他有進一步心靈層面的發展，對我而言，我的摯友永遠只有喬特一人，自他死後，我知道我再也找不到那樣一個知音。

阿諾德的病情時好時壞，醫生勸戒他要避免想起傷心事，於是我讓他遠離德國一切關於政事的新聞，他比以前瘦了更多，也變得更加蒼白，夏天的時候我時常帶他去晃晃，他也就勉強撐過了一個夏天，秋天天氣開始轉涼，他的病情也隨之惡化。

我知道阿諾德撐不過１９４６年。

１１月的時候下了初雪。

阿諾德變得比以前更加安靜，眼神卻溫和得多了，那天他坐在窗邊望著新雪，靜靜地流下了眼淚，從他口中喃喃說出了水晶之夜之類的詞，我要他別再想那些事情，替他添了件毯子，然而阿諾德卻回頭告訴我，他想要去喬特那裡看一眼。

只要他提出關於喬特的請求，我便無法拒絕他。

我知道他深愛著喬特，喬特也深愛著他，帶他去喬特的墓前能讓他心情好過一點，而我想喬特也一定會很高興，於是我們簡單做了準備之後，就推著輪椅出了門。

喬特的墳墓被覆蓋上了一層白白的雪。

阿諾德從輪椅上下來，坐在墳邊，他輕輕用手撥去了上頭的雪，動作輕柔得不像是阿諾德了，而後他靠上了冰冷的墳墓，閉上眼睛。

「別睡啊。」我說，「睡著了小心凍死。」

阿諾德沒有回我話，但我知道他聽到了。

我看著一起一伏的胸口，突然察覺到他的呼吸是那樣的微弱，我剛想叫他，卻看見阿諾德睜開了眼，以極為溫柔的目光，注視著喬特的墳。

然後他微笑了。

「這次……我來追你了。」輕聲地，他說。

「不管到哪裡，都一起走吧……」

阿諾德說著，緩緩地闔上了眼簾。

我沒有叫他，我知道自己不該叫他，只是站在原地，看著他胸膛起伏的速率越來越緩慢、越來越緩慢，而後，就像發條一般，慢慢地，停止了。

他的臉色像雪一樣白，坐在那裡的樣子像一尊精緻的白瓷娃娃，初雪落在他銀色的髮上，漸漸地，將他與喬特覆蓋起來，我靜靜地看著他們，流下了眼淚。

*

那一年，我離開了慕尼黑。

要往哪裡去，我也不曉得，我失去了摯友與雇主，可是總不能一直停在原處，我坐在東方快車上，透過結霜的窗戶，望向外頭白皚皚的雪景。

那是個星期天的上午，陽光暖暖的，很溫和。

（完）

初空雲

光與薔薇

光與薔薇

2012年11月～2013年1月

或許是因為類似的漫畫看多了，我其實非常喜歡偶像設定，卻向來只有在腦補中進行，而沒有寫下來。

類似的設定其實寫了三個版本，第一個版本是用紙筆寫的，沒有取名，第二個版本名為《森林之光》，其實劇情都是類似的，都是腦殘粉與偶像的設定，只不過一次比一次更加變形，最後就生成了這篇《光與薔薇》。

在我心中，初空雲一直是個又溫馨又虐的配對。因為喬特是屬於博愛型的人，阿諾德則是屬於專一型的人，雖然愛著對方，付出的愛卻不是相等的，這種虐感大概就是我會喜歡上本文設定的原因吧。

親愛的蘿賽琳：

妳最近好嗎？在洛杉磯的一切都還習慣吧？

我正在前往萊比錫的火車上，這裡風景很好，火車的聲音催人入眠，不一會兒就要進入薩哈森邦了，我看著妳曾經看過的景色，卻又想知道，現在妳的眼睛，在看著什麼樣的風景呢？

我像個癡茫的旅人，總是在夜晚之中追逐月亮的身影，而妳就像月光一般，初次見面的時候，我就知道我必然忘不了妳冰藍色的眼睛。

願我們能在明年的跨年晚會上見面，祝一切安好。

妳誠摯的

Licht

＊

「快點！阿諾德！究極加快速度！火車要開走了！」

「煩死了，閉嘴。」

抓著行李箱小跑步跟上前方那個大包小包行李的黑髮男人，被喚為阿諾德的銀髮男人明

顯不悅地蹙起了眉，出發前的鈴聲響起，在車門即將關閉的前一秒，他兩三步跳上了火車，黑髮男人也騰出一隻手捉住他的臂，將他拉進車內，他們拿出口袋裡的車票，開始找尋屬於自己的車廂。

從舊金山到洛杉磯，搭乘火車確實是比飛機要來得方便一些。

阿諾德將行李放置到行李架上，後方的納克爾則幫忙拉上了包廂的門。

「這樣一來只剩你跟我了……」納克爾關上門，回過頭，露出一抹冷冷的狡猾的笑，舉起大拇指和食指，對準阿諾德的眉心，「把雪莉的下落告訴我。」

「……白癡。」

面對阿諾德冷冷的吐槽，納克爾開朗地笑了起來，坐上阿諾德對面的座位。

「別老是這麼一板一眼的嘛，《潛罪追蹤》的這一幕究極經典耶。」納克爾說著，從背包拿出一本最新的追星雜誌，封面上印了一個笑容溫和、長相過分帥氣的金髮男人，「喏，你可是要去和巨星合作的，多少做點功課吧。」

「他是演員，我是歌手，兩者性質又不同。」阿諾德用鼻子發出一聲冷冷的輕哼，別開了頭，望向窗外變化的風景，「而且也不一定會見到面。」

「拜託，阿諾德，我們可是除了劇組以外第一個搶先目睹喬特先生新電影的人喔。」納

克爾的雙眼閃閃發著名為崇拜的光芒，道，「沒想到我們會被邀請為這部新電影的片尾曲演唱，你的人氣一定也會一下子究極上升的！」

「我才沒興趣。」阿諾德的語氣充滿了不屑，他閉上了眼，「而且這種安排……想都不用想，也知道是『那個編劇』的惡趣味。」

＊

「——哈啾！」

冷不防打了個噴嚏，身旁拿著文件資料的劇組人員們無不退後了幾步。

戴蒙・斯佩德搓了搓發紅的鼻子，吸吸鼻涕，嘆了口氣。

「哼哼，不知道是哪個美麗的女孩在想我了呢。」他自我感覺極為良好地說，嘴角勾起一抹愉悅的笑意，「……長得太帥也是一種錯誤呢，努呵呵。」

「那邊那個冬菇頭，你敢再囉嗦一句，慶功宴就沒你的份。」導演冷冷地道，在看見斯佩德吃鱉的表情之後，又將視線移回了其他劇組人員之上，「那麼今天辛苦大家了，把手中的資料交給我，我回去統整過後明天就開始做宣傳片的剪輯和音樂後製，最後……那個阿諾德，斯佩德，你確定你真的請得到他？」

「當然。」戴蒙又再度勾起了輕佻的笑意，攬上身旁金髮男人的肩膀，「大牌歸大牌，

我們這邊可是有巨星坐鎮，諒他敢不來？」

「別說了，戴蒙，我可不想濫用名氣。」被他搭著肩的金髮男人喬特苦笑了一下，「對方再怎麼說也是當紅歌星，說不定也不會賞臉啊。」

「如果對方不來，你有什麼其他的人選？」導演里包恩淡淡地問道，「我認為他歌曲的風格和這部電影不太合，請搖滾歌手G似乎還比較靠譜。」

「好耶！G！」喬特笑了起來，舉起手，「我可以負責請他。」

「當然是你負責，你們是青梅竹馬。」

「不行不行！我堅持一定要用阿諾德的歌！」斯佩德出聲抗議，撞了下身旁的喬特，「G的歌要用在哪裡都行，就是片尾曲一定要是阿諾德的，只有他的歌能完美詮釋我的意境，尊重我這編劇的意見！」

「那也要那位『大明星』賞臉……」

「導演！」

後台一名工作人員舉起手，打斷了里包恩的話：「阿諾德先生的經紀人打來通知，說他們已經搭上火車，再兩小時四十分就到了。」

「Yes！我就知道！」斯佩德興奮地叫道，里包恩嘖了一聲。

「火車？」喬特頗有興趣地勾起唇角，「他搭火車？」

劇組的氣氛頓時歡騰起來，唯一看起來不是很高興的是里包恩，擁有魔鬼導演稱號的他不喜歡用不能配合的人，而這名近幾年在歐美歌壇快速竄紅的新人歌手是出了名的會擺架子，若不是編劇堅持，他倒還真的不想用這個人。

不過，阿諾德的歌聲的確是無可挑剔的完美，最近才獲得葛萊美大獎肯定的他年紀不過二十歲上下，耀眼的成就任誰也掩蓋不了，這次新電影的結局溫柔而圓滿，確實也只有擁有治癒歌手美名的阿諾德能完美詮釋片尾曲的氣氛。

里包恩心情浮躁地嘆息。

「……替我轉告一聲，讓阿諾德直接搭車到慶功宴會場去，我們在那裡商談片尾曲的錄製事宜，今天大家辛苦了……我們去開慶功宴吧。」

劇組人員發出一聲歡呼，幾個重量級演員也露出了笑容，相互擊掌叫好。

＊

「……太晚了。」憤怒地盯著錶上的時間，好看的眉緊緊蹙起，阿諾德握緊了拳頭，「火車誤點得太嚴重了，這裡真不愧是美國。」

「嘛、嘛，阿諾德別這麼生氣……」

「——德國的火車從不誤點！」打斷了納克爾的話，阿諾德生氣地以食指指節敲了敲手錶，「我才不管理由是什麼，美國人就是這樣懶散！」

「阿諾德你這是種族歧視，別忘了我可是美國人啊！」納克爾苦笑著喊冤，「只不過是會晚五分鐘抵達洛杉磯……」

「五分鐘就很嚴重！」

再次被打斷，納克爾嘆了口氣，看著眼前的阿諾德忿忿不平地開始拿行李，他心裡暗暗感嘆日耳曼人的難搞，德國人的守時觀念強烈得令人難以領教，況且阿諾德本來脾氣就不好，難保與電影劇組見面時不會遷怒他人。

到時候惹毛了那個傳說中的魔鬼導演，這次的合作也等於毀了。

「你別這麼急嘛，反正今天晚上除了商量片尾曲的事情之外也沒有其他的行程。」納克爾試著委婉地安撫眼前的銀髮男人，「……好吧好吧，我破例一次，洛杉磯有很多給明星去的夜店，今天晚上你就去夜店玩吧。」

「這是兩碼子事……」

阿諾德不滿地蹙了蹙眉，卻不再收拾行李，安分地坐回座位上，沒有反駁什麼，納克爾知道他心情轉好了，忍不住微笑了起來。

他們抵達洛杉磯後便搭上計程車，先到飯店內放行李，等他們到了那個約定見面的高級餐廳時已經天黑了，納克爾急匆匆地抓著阿諾德往包廂內衝，阿諾德看起來心不甘情不願，而且心情差到極點，去夜店玩的行程很可能會被延誤，他的心情又更差，當納克爾在和導演鞠躬道歉時，他只在一旁冷冷地看著。

「喲！阿諾德！你來了！」

一個雀躍的聲音在耳邊響起，阿諾德想也不想就往右邊舉起了手，果不其然間隔半秒的時間，一張臉就狠狠地撞上了他的手掌，紅酒濺到了他前方的地板上，那撞過來的人捂著發紅的鼻子後退了幾步。

「煩死了。」他冷冷地道，「離我遠點。」

「努呵呵呵呵～我該說你果然是傲嬌嗎？又用這種方法招呼我……」絲毫不在乎臉上的手掌印，斯佩德不懷好意地笑了笑，雙手環上阿諾德的腰，「吶吶，我可是給了你這次大好機會，讓你來擔任片尾曲的演唱喔。」

「真是謝謝你多餘的好意。」

阿諾德不屑地說著，拍開了在自己腰間遊走的手，「快滾。」

「我就將你的冷漠視為體貼好了。」鬆開了手，斯佩德向後退開了一步，「有女朋友的人不好好潔身自愛，又要上Tabloid了，勸你也快點找個歸宿喔。」

「閉嘴。」

他像是趕走一條路邊野狗似地兇惡，里包恩看著他們兩人的互動，頗有興趣地勾起了唇角，斯佩德長得一副好皮相，纏人功力又是一流，他倒還沒遇過幾個人能夠這麼冷漠這麼淡定面對斯佩德的糾纏的。

況且能被斯佩德糾纏上的人，第一要件就是也要擁有一副好皮相。

雖然幾次在海報或網路上看過阿諾德的長相，近距離一看才發現天生這麼美的人確實是不多見，八卦報紙上偶有傳言，說阿諾德上鏡頭幾乎不需要化妝，後製也沒什麼修照，一直以來以為那只不過是唬人，今天一看才知道確實不假，阿諾德即使是素顏也已經美得驚人，化任何妝恐怕也只是多餘而已。

——說不定，這傢伙會是個當演員的好材料。

只要經過一陣子魔鬼訓練的話，演技大約能提升到一般演員水準吧，況且阿諾德還年輕，今後的發展還無可限量，里包恩盤算著將阿諾德用在下一部電影的可能性，很快就被納克爾喚回了注意力。

阿諾德本人很難搞定，他的經紀人倒是很好商量。

編劇斯佩德湊過去參與的音樂的討論，阿諾德的視線從他們身上移開，搜尋著慶功宴會場那個巨星的身影——喬特・彭哥列——初是很有名的童星，演過不少有名的電影，也是童星中少數能拿到大獎的，引退的期間復學上課，成績出乎意料地傑出，成長之後個性也變得溫柔大方，面對八卦媒體游刃有餘，雖然身材略顯矮小，卻長得一副好皮相，大學畢業後很快又復出星壇，精湛的演技獲得各界肯定，目前已是好萊塢耀眼的國際巨星。

阿諾德很快就找到了那個男人。

他舉著酒杯與身旁的夥伴談笑，樣子很是自在，舉止間又不失優雅，阿諾德始終是看著他，喬特似乎是感覺到了視線，回頭朝阿諾德的方向望過來，他們的視線在一瞬間對上，阿諾德很快便移開了視線，喬特卻愣住了。

「怎麼了嗎？」攝影師藍寶好奇地問，追著喬特的目光看過去，「喔……是阿諾德，他竟然真的來了，真的是個大美人耶……化了濃妝嗎？」

「我也不知道……」喬特愣愣地道，「我第一次見到那麼美的人……」

「第一次？」藍寶不禁想笑，「拜託……你可是身在星光閃耀的好萊塢，怎麼可能第一次看到美人？啊、是說，你之前都沒有聽過他的歌嗎？」

喬特搖了搖頭。

「那真是可惜了，他的歌很棒。」藍寶說著，頂了頂喬特的肩膀，「喏，趕快去跟他搭訕，順便幫我要個簽名吧，電影劇組很難得見到歌星的。」

喬特微笑了起來，跟侍者要了另一杯紅酒，朝阿諾德的方向走去。

「晚安。」喬特舉起了酒杯，朝阿諾德微笑，「請問是阿諾德先生？」

阿諾德的表情冷了一下，喬特直覺這是個不好惹的冰山美人。

「久仰大名，喬特先生。」他冷淡地道，很快又撇開了視線，「您的新電影確實很好看，希望我們今後合作愉快。」

「這話至少看著我的眼睛說吧。」喬特苦笑起來，將酒杯遞給阿諾德，「雖然我很期待你的歌聲，可是我明天就要飛往德國了。」

「飛往德國？」阿諾德稍稍瞇起了眼，轉過頭來看著他，「為什麼？」

「我女朋友。」喬特溫暖地笑著，阿諾德的眼神又更冷了。

「也就是說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他試探性地下了結論，喬特搖搖頭。

「我會帶我女朋友來好萊塢，應該會在後製結束前回來，到時候應該會再見面。」喬特

啜了一小口紅酒，注視著阿諾德，微笑，「對了……你和我女朋友，其實長得有點像呢。」

阿諾德稍稍瞪大了眼，神情卻又隨即恢復平靜。

他凝視著手中杯裡的酒，沉默了好些會兒。

「可以聊聊你女朋友嗎？」他緩緩地說，看向喬特，「我是德國人。」

「真的？口音聽不出來呢。」喬特的神色頗有幾分驚喜，「哪裡人？」

「萊比錫，歌德大街。」

「巧合？」喬特笑著，神情有幾分不敢置信，「我女朋友也住薩哈森。」

「哪裡？」

「德勒斯登。」說著，或許也是酒意的影響，喬特似乎興奮起來，挽住了阿諾德的手，「我們找個位置坐下聊聊吧，阿諾德，你認識我女朋友嗎？蘿賽琳・夏特溫，現在在德國也是有名的女歌手呢。」

「我有聽過……」

阿諾德難得勾起一抹唇角，隨著喬特到沙發邊坐下。

斯佩德遠遠地注視著聊得開心的他們，稍稍瞇起了深色的眼。

與喬特的第一次聊天還算愉快。

喬特談了很多關於他女朋友的事，由於兩人交往一直很穩定，也就沒什麼八卦可供外界探聽，且喬特是在復出星壇以前就交了這個女朋友，也從來沒有隱瞞的意思，外界也自然將蘿賽琳和喬特視為一對郎才女貌的佳偶，偶爾會詢問兩人有沒有結婚的打算，喬特說，他與蘿賽琳很早就認識了，當時他只有十歲左右，還在當童星，上了大學後兩人再度見面，喬特立即對她展開追求，也很快就贏得了蘿賽琳的芳心，蘿賽琳是個溫柔的好女孩，他們現在相處得很好。

阿諾德聽過一些蘿賽琳的傳聞，她在德國歌壇有大家閨秀之稱，出身有名的世家，長相漂亮，氣質優雅，曲風也是走明亮輕快路線，帶了一點民歌風格，與阿諾德習慣的曲風相差甚遠，兩人也沒有合作過。

從喬特的談吐之間，阿諾德可以感覺到，喬特真的很愛蘿賽琳。

那一晚，他不知不覺就喝了太多酒，也沒有去夜店。

*

隔日的納克爾嚴重宿醉，阿諾德獨自一人搭計程車到好萊塢去，到了門口便下了車自己走路，劇組人員見到他一人前來都百般訝異，對他也就更產生興趣，對他最有興趣的就屬導

演里包恩，照理說像這樣的大明星至少都會請一、兩名護衛，也有自己專屬的司機，然而阿諾德從舊金山到洛杉磯都是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甚至還從飯店搭計程車前來，實在不像個明星該有的作風。

「阿、諾、德！」

才剛要走進錄音室，一個身影便從後方撲來，阿諾德淡淡地回頭，被來人撲個滿懷，那是專為電影配樂而前來的音樂家朝利雨月。

「雨月。」阿諾德難得勾起了唇角，「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吾真的很想你。」朝利雨月咧開一抹陽光般燦爛的笑靨，在阿諾德的肩窩蹭了蹭，「唉……軟軟的阿諾德果然還是令人懷念……」

「想被我打就直接說。」輕輕掙開了朝利雨月的擁抱，阿諾德平靜地道，「我要工作，等會兒再聊。」

說完，阿諾德大步走進了錄音室，這次的新曲是由斯佩德的女朋友埃琳娜所寫的，也算是反覆聽過阿諾德的專輯後，為阿諾德的歌聲量身定製的歌曲，朝利雨月滿心期待地在外面等候，他說，聽阿諾德唱現場，就知道他是個天才。

那次的錄音很完美，一次就ＯＫ。

後製人員們紛紛都傻了，甚至有人聽到流下淚來，阿諾德果不負其治癒系歌手的美名，那是宛若能讓靈魂昇華的嗓音，歌聲完美得找不到任何一點瑕疵，乾淨而不尖銳刺耳，曲風與電影結尾的氣氛合得非常完美，里包恩終於明白了斯佩德堅持要找阿諾德擔任片尾曲演唱者的理由。

結束了片尾曲錄製，阿諾德很堅持要留下來，聽到後製過後完整的片尾曲，里包恩對他的印象大有改觀，原以為他是個難搞的歌手，倒沒想過他對工作會是如此執著和要求，或許這該歸功於日耳曼嚴謹的民族性。

宿醉的納克爾在下午才趕來。

他嚷著阿諾德為什麼沒有叫他起床，後者只淡淡地說了聲因為很麻煩，今天一天沒有辦法把片尾曲的部分完全處理好，阿諾德堅持明天要再來，然而一到下班時間，阿諾德便提出想去夜店玩的要求，納克爾向里包恩解釋，德國人一向把工作和玩樂分得很清楚，工作時很認真，玩樂也一樣很瘋狂。

「那就去玩吧。」里包恩難得勾起一抹唇角，「朝利雨月要一起來嗎？」

「呃、不了……吾沒有深夜在外玩的習慣。」雨月苦笑著揮了揮手，搖頭，「阿諾德也

是，小心不要玩過頭了，你可是有明星形象的。」

「那是自然。」

阿諾德心情頗好地勾著唇角，跟著搭上了里包恩的車。

里包恩在歐美各大 Tabloid 上是出了名的愛玩，洛杉磯哪家夜店有名他向來知道得一清二楚，那些為明星開設的夜店他甚至還有份，入場前里包恩遞給了阿諾德一張面具，因為不暴露身分才能玩得盡興——他說。

進了夜店，男男女女在炫爛的聲光效果中共舞，里包恩很快就混入舞池內，消失了蹤影，也不知道他是去跳舞了、又或是去找女人玩了，阿諾德並不意外，里包恩那樣的男人很容易吸引到女性，他戴著里包恩給他的黑蝴蝶面具，在吧台附近找了個位置，才剛坐下，酒保就遞上了一杯酒。

「美人免費。」酒保對他拋了個飛吻，阿諾德冷笑一聲，點頭示意。

他啜了幾口酒，目光飄向了坐在自己幾個位子之外的長髮女人，那女人有著銀色的長捲髮，身材並不是很火辣，戴著面具也看不大出來長相，卻大約能判斷是個不錯的女人，阿諾德稍稍瞇起了眼，那女人注意到了他的視線，微笑了一下，阿諾德知道那是來自女人的許可，他拿起酒杯走了過去。

「一個人？」他問，女人點點頭。

「像你這麼漂亮的男人還真不多見。」女人說，深紅唇彩勾起一抹迷人的弧度，「是第一次來夜店玩嗎？坐吧。」

「如果你指的是這裡的夜店，倒是第一次。」阿諾德在女人的身旁坐下，撐著頭，「妳看起來似乎有心事？」

「女人難免會有一點心事。」她朝阿諾德舉杯，「一起跳支舞？」

「我不大會。」阿諾德站起身，輕吻了下女人的手背，「可是我接受。」

背景音樂轉為熱舞風格，阿諾德牽著女人的手進了舞池，他眼角餘光瞥見里包恩搭著一個金髮魔鬼身材的女人正從舞池出來，他裝作沒看見，他與女人玩得很開心，一曲舞過一曲，直到他們玩累了，才回到吧台，重新坐下。

阿諾德的臉上第一次露出笑得那樣燦爛的表情。

「啊……有人可以一起玩真好。」女人心情頗為愉悅地笑著，靠上了椅背，拿起手裡的雞尾酒，「我的男朋友總是一板一眼的，一點都不有趣，明天還要出發去德國見他，早知道別騙他我人在德國就好了……」

「你男朋友？」阿諾德勾起一抹淺淺的唇角，「怎麼說？」

「雖然是個好人，思想卻很傳統，都已經二十多歲了，還在搞婚前拒絕性行為那一套——拜託！他以為他是幾零年代的聖人？」女人發出一聲不屑的嗤哼，酒精醺得她雙頰泛紅，「偏偏又遲遲不開口求婚，他打算讓我作幾輩子的處女？」

「你還是處女？」阿諾德嘴角咧開一抹冷笑，女人也向他笑了下。

「——當然不是。」

他俯身與女人接吻。

他們彼此都很清楚，這是一場只有一夜的遊戲，沒有誰真正屬於誰，甚至不需要知道名字，女人與他吻得激情，他伸手撫上了女人白皙豐腴的大腿，滑進了裙襬內，愛撫著直到女人的喘息開始劇烈。

「啊……啊……抱我……」

女人抓著他的手往自己的胸部上放，阿諾德吻著她的唇，將她按倒在吧台邊，他抬手撫上了女人的側臉，嘴角勾起一抹冷冷的笑意。

「……蘿賽琳。」他輕聲地說，「——蘿賽琳・夏特溫。」

那是女人的名字。

女人嚇到似地推開了他，阿諾德也在此時掀開了女人的面具，那是當紅巨星喬特・彭

哥列的女友——蘿賽琳・夏特溫，她發出一聲尖叫，低頭遮住了自己的臉，阿諾德將面具丟還給她，轉身就走。

他的表情又恢復平時的冷漠和無動於衷，無視著女人在身後憤怒的咒罵，他一句話也沒留下，很快就離開了夜店。

里包恩望著他的背影，勾起了淺淺的唇角。

*

阿諾德並沒有刻意揭穿夏特溫的秘密，但顯然夏特溫受過那次刺激以後，當了好一陣子的乖女孩，那晚的隔天她立刻就出現在德國，在機場裝模作樣地為喬特接機，阿諾德那天去監督片尾曲的進度時，里包恩對他笑了下。

「你可是發現了個大秘密。」他用手中的歌譜拍了拍阿諾德的肩膀，心情頗好地微笑，「我看我們暫時把喬特蒙在鼓裡吧。」

「你當時一直都在注意這邊？」阿諾德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問，「我以為你和你的女人玩得正火。」

「你當時玩得比我更火，明明看起來是一臉的禁慾。」里包恩往身後的辦公椅坐了下來，翹腿的姿勢頗為優雅，「吶……應該說，你是演得很火吧？」

阿諾德只冷笑一聲，沒有作答。

「從什麼時候開始發現那是她的？」

「一開始。」阿諾德聳了聳肩，在里包恩的身邊坐下，「德國口音好認。」

「啊……這樣，你的英文學得很好，所以你故意讓她以為你是美國人……」里包恩會心地點了點頭，又問，「你真的是禁慾派的？平常真的會去夜店玩？」

「會。」阿諾德撐著頭，嘆了口氣，「不過不泡女人。」

「泡男人？」

阿諾德挑了下眉表示他的答案，里包恩低笑了起來。

「你昨天的演技讓我大吃一驚。」他說，「要不要來當演員？我栽培你。」

「不用了。」

「我知道最近有齣歌舞電影要開拍，我會寫信和導演推薦你。」里包恩表明了自己強勢的態度，又附上了一句，「喬特會客串。」

阿諾德沉默了一會兒，瞪著里包恩。

「別那樣看我，你和他說話時的表情……我看也知道。」里包恩輕輕地笑了起來，頗有幾分邪魅，「再加上你刻意找她麻煩，原因是什麼不難猜。」

「你知道我和他的事了？」

「什麼事？一見鍾情？」

阿諾德閉上了嘴，里包恩的嘴臉頗有挑釁的意味，提出轉行當演員的邀請，又提到了喬特，怎麼聽都像是威脅——這年頭的 Tabloid 什麼都愛報。

「我知道了……但是我只接受客串。」阿諾德站起身，冷冷地道。

「成交。」里包恩微笑著，「這次過後，其他的導演也會繼續挖掘你的。」

「——我會拒絕的。」

*

大約兩週後，喬特帶著女朋友蘿賽琳回到了洛杉磯。

蘿賽琳一點也沒有那一晚在夜店放蕩的打扮和氣質，偎在喬特身旁的她像個乖巧的淑女，她穿著一襲優雅的白色長裙，銀色長捲髮梳成包頭，帶著白色手套進入好萊塢的她和善地和媒體揮著手，喬特本人也笑得很是燦爛。

「阿諾德！」

進入後製室，注意到了蜷在里包恩的辦公椅上睡覺的銀髮男人，喬特興奮地笑了笑，拉著蘿賽琳的手跑了進去，阿諾德緩緩地睜開眼睛，那雙太過美麗的冰藍色眸子睡意朦朧地盯

著眼前的金髮男人，喬特一瞬間感覺自己的時間停住了。

閃過他腦海的，只有天使一詞。

「……怎麼了？」阿諾德揉揉惺忪的睡眼，放下手中的歌譜，眨了眨眼睛，再度望向喬特，「啊……對了，你回來了？」

「啊、我……那個……這是我女朋友蘿賽琳，我和你提過的，蘿賽琳・夏特溫。」喬特有些緊張地道，卻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緊張，他轉頭對女朋友微笑，「吶，蘿賽琳，這位就是那個很有名的阿諾德・亞凡席斯，他是你的同鄉人喔。」

「真的？」蘿賽琳露出了驚喜的神情，向阿諾德伸出了手，「久仰大名！我一直很想見你呢，你的歌我一直都有在聽！」

「多謝。」阿諾德淡淡地道，與蘿賽琳握了下手又隨即抽回，而後像是想到了什麼，他勾起一抹邪魅的唇角，「吶，你們去過夜店嗎？」

「沒有。」喬特即答道，有些不解，「阿諾德你去過？」

「嗯，里包恩帶我去過。」阿諾德打了個呵欠，神情有些懶散，「還有斯佩德，我也是在夜店裡認識他的……你要不要去見識看看？」

「我這樣身分的人也能出入那種地方嗎？」

「嗯……對了，面具。」阿諾德淡淡地答道，「戴面具就行了，反正里包恩會罩我們，那家夜店……好像是他開的或是他的相關企業吧……誰知道……」

喬特笑了起來。

他伸手揉揉阿諾德柔軟的銀髮，阿諾德愣住了。

「你看起來還沒睡飽的樣子。」他柔聲說，「如果今晚只是去見識一下的話倒是無妨，我去請教里包恩，你就好好補眠吧。」

阿諾德揮開了他的手，蜷縮回辦公椅上。

喬特有些不解地看著他好一會兒，卻還是微笑著，轉身帶著蘿賽琳離開。

阿諾德聽著他離去的腳步聲，閉上了眼，他聽見自己的心臟怦怦跳得極快，雙頰泛起了美麗的紅暈，他將臉埋入椅背中，握緊了拳頭。

*

「吶，夜店真的會有很多人跳舞？」準備室內，喬特對著鏡子，一面躍躍欲試地戴上了面具，一面詢問身旁的蘿賽琳，似乎心情頗為雀躍，「我從小到大還是第一次去呢，真的像大家說得那麼危險？」

「不知道耶，我也很期待。」蘿賽琳陪笑道，心裡很是緊張。

喬特剛想說什麼，準備室的門突然被推開。

「太過分了！」來人憤憤地大吼道，「我都聽導演說了，到夜店玩竟然不找我！我沒告訴你們我是夜店之王嗎？」

「啊、斯佩德……」喬特愣愣地道，「可是，我想說你有女朋友……」

「哼哼，我雖然重視埃琳娜，但是該玩的時候還是要玩……Ouch！」

猛然被踹了一腳，斯佩德向前撲倒到地上。

阿諾德冷冷地站在他身後，收回了腳。

「啊、不好意思，我好像不小心踢到了什麼礙眼的東西。」他冷淡地道，手中拿著黑蝴蝶面具，喬特和蘿賽琳都笑了。

「努呵呵呵……阿諾德你也太過份了吧……」一臉哀怨地爬起身，斯佩德湊上了阿諾德的頸邊，「你想在夜店被我教訓一頓嗎？」

「哼，等你有那個能耐吧。」說著，他戴上了面具。

——蘿賽琳的笑聲止住了。

她瞪大了雙眼，看著那戴著黑蝴蝶面具的阿諾德，後者回過頭，對她勾起一抹會心的微笑——冷冷的，令人戰慄的微笑。

「Du kennst mich jetzt.（現在你知道我是誰了。）」

他特意以德文說，蘿賽琳顫抖地退後了一步。

蘿賽琳低下了頭，緊張地撇開了視線，阿諾德拽著斯佩德轉身就走，喬特疑惑地看著蘿賽琳，神情依舊是那樣的溫和。

「怎麼了？」他柔聲問，蘿賽琳搖了搖頭。

「沒有……」她以發顫的唇緩緩地道，心虛地瞥了喬特一眼，「沒什麼……」

「Entschuldigung, Herr.（不好意思，先生。）」在夜店內小心翼翼地擺脫了喬特，蘿賽琳來到阿諾德的面前，緊張地看著他，「我們能談談嗎？」

阿諾德優雅地放下酒杯，轉頭看著他。

「坐。」他簡單一個字回應，「不要太久。」

「那天的事情，絕對不能說出去。」蘿賽琳坐下時便態度強硬地道，「否則我一定也會放出破壞您形象的消息。」

「無聊，我不會說。」阿諾德冷冷一笑。

「我並不相信。」

他看著女人，挑了下眉。

「您那時候為什麼要這麼做？」蘿賽琳繼續追問，「為什麼會知道我在那裡？」

「碰巧遇到的。」阿諾德打了個呵欠，移開了目光，「那天他給我看了妳的照片，再加上德國口音並不難認，所以就在找揭開你面具的時機。」

「您的意思是，那些全部都是演出來的嗎？」

阿諾德嘴角勾起了一抹笑。

「好奇心能驅使我做一切事情。」他放輕了音量，有種令人毛骨悚然的危險，「況且……我對女人——本來就沒有興趣。」

蘿賽琳的臉色變得有些奇怪。

一個男人恰在此時從後方靠過來，摟上了阿諾德的腰，親吻著他白皙的肩。

「親愛的，身體想我了嗎？」

「有女朋友的人別耍笨。」

「只是玩玩的話……？」

阿諾德將杯裡剩下的酒一口飲盡，站起身，立刻被對方緊緊圈進懷裡，他用手肘狠狠撞了下那人的胸口示意他別太超過，接著便從蘿賽琳面前離開。

才一離開蘿賽琳的視線，阿諾德立刻就被壓上了牆。

那男人不由分說地吻了上來，阿諾德避開了他的吻，對方便伸手滑入他的衣襬，他任由對方擰捏著自己胸前的櫻粒，呼吸稍稍急促起來。

「那麼……這是怎麼回事？」那人以邪魅的嗓音說，「突然之間就呼叫我陪你演這齣戲，那個戴面具的女人是蘿賽琳吧？你對他做過什麼？」

「沒有什麼……哈啊……」發出一聲輕輕的呻吟，阿諾德閉緊了眼，「你就……不要被埃琳娜發現……到時候……啊嗯……」

「埃琳娜是我珍藏的糖果，阿諾德，她被鎖在罐子裡，我很珍惜她、卻不敢碰她。」斯佩德輕輕笑著，掀起了面具，捧住阿諾德的臉，在那白皙的唇上烙下一個吻，「而你——你是毒藥，嗑再多都不夠，而且越加上癮。」

兩人的吻轉為激烈，阿諾德的身體漸漸軟了下來，斯佩德的手滑進他的褲子裡，阿諾德稍稍抵抗了下卻沒有太劇烈，斯佩德架起了他的右腿，將他整個人抱起，讓阿諾德的背部抵著牆，後者攀著斯佩德的背，喘息。

「這裡不能發生性行為……哈嗯……」他緊抓著斯佩德的衣服，咬牙，「給我適可而止……渾蛋，要玩全套……去外面開房間……」

「哼嗯——其實我還挺好奇，你是不是只想避開喬特的耳目而已。」

阿諾德瞪大了眼。

注意到懷裡人兒僵硬的身子，斯佩德勾起一抹冷笑，將阿諾德放了下來，扣住他的下顎：「我多少發現囉，美麗的小鳥兒，你可不是個會跟初次見面的人聊開的人，若不是你和喬特曾經在哪裡見過，就是你對他一見鍾情，是吧？」

「沒有這回事……」

「說話時看著我。」斯佩德的眼神冷了下來，「像你對人際這麼冷感的人，還刻意去找別人女朋友的碴，我怎麼看都覺得你對喬特有意思。」

「哼……我只是想玩玩看，正直好青年的滋味究竟是怎麼樣的而已。」阿諾德正視斯佩德的雙眸，咧開一抹冷冷的笑，「誰教攀上我的淨是你這種人。」

「哦……所以你才自己去攀人家，真是夠淫蕩。」斯佩德冷冷笑道，「不過也好，我跟你本來就只是玩玩，雖然我個人認為沒有人的滋味比你更好……不過先忠告你一句，喬特那傢伙是很虔誠的教徒，他的思想可是很頑固的。」

「那又如何？反正不過是玩玩。」

推開了斯佩德，阿諾德冷笑一聲，轉身離開，遠遠地他看見喬特正與蘿賽琳在跳舞，他

加快了腳步，胸口疼得他幾乎發不出聲音。

＊

後來蘿賽琳私下與他打了個交易。

阿諾德在歌壇有「療癒天使」的美稱，誰也沒想過他的私生活會是如此放蕩，甚至還是個同性戀者，蘿賽琳與他打了商量，只要阿諾德不說出她私生活的秘密，她也不會說出口他的秘密，阿諾德答應得很快，後來幾次偷偷跑去夜店，都會遇到蘿賽琳，他們假裝不認識彼此，各玩各的，後來斯佩德也漸漸地知道了。

喬特一直被蒙在鼓裡，無論是斯佩德還是里包恩都開始同情起他。

偶爾見面時他們兩個會多少給他一些暗示，然而對蘿賽琳淑女形象堅信不移的喬特始終沒有將這些暗示聽進腦袋裡去，直到他無意間提起了自己向蘿賽琳的求婚計畫，於是這兩個人才真正慌張起來。

斯佩德偷偷對里包恩說，如果埃琳娜像蘿賽琳那樣，他簡直要崩潰了，幸好埃琳娜真的是個好女孩，里包恩也說，是時候找個機會拆散他們了，他們的對話被路過的阿諾德聽到，聽說喬特的求婚打算時，阿諾德愣住了。

「超級大笨蛋……！」

他只扔下這麼句話，便匆匆跑離了導演的辦公室。

當晚，夜店內。

蘿賽琳又出現在吧臺一個小角落，幾個長相不錯的男人來找她喝酒跳舞，她很快便醉得不省人事，似乎還吸了些大麻，嚷著說要開房間，幾個男人扛著她就走，阿諾德湊上去，順手拿走了她的隨身包包，一會兒又放回了原處。

而後他跑出夜店，跑著直到拐過一個轉角，阿諾德靠在牆上，大口大口地喘著氣，將細針收回了針盒裡，收回口袋，他聽見那幾個人坐上計程車的聲音，時間已是深夜了，除了夜店裡傳出的微弱的音樂聲，四周很是安靜，阿諾德沿著牆，神色有些虛脫，他彎下身來，捂著臉，聽見計程車遠去的聲音。

「喬特……」他輕聲地說，閉上眼睛，「對不起……」

*

喬特和蘿賽琳在兩個星期內就訂婚了。

他們預定要在同年十二月舉辦結婚典禮，媒體雜誌大幅報導他們的消息，讚頌他們佳偶天成，甚至花了大篇幅報導對喬特和蘿賽琳夢幻感情史的報導。

「看看這個。」將報導遞給阿諾德，斯佩德不屑地嗤道，「戀愛中的人真的都有病耶，看看喬特，Perfect Goddess Fiancé—legendary Rosaline? Com’on!」

「You mean Goddess of Night Club? Jesus.」里包恩調侃道，拿起桌上一份報紙，念出了上頭的文字，「『國際巨星喬特・彭哥列與德國歌伶蘿賽琳・夏特溫初次見面在德國的萊比錫，當時喬特只有十歲，蘿賽琳也只是小女孩，兩人相處時間並不長，卻依舊記得彼此，這段 Puppy Love 到兩人大學時代再度見面時即刻舊情復燃，蘿賽琳也接受了喬特的追求，自此之後兩人感情穩定發展……』哈，破洞百出的穩定發展……是吧？」

他抬起頭，卻看見阿諾德看一份報導看得入神。

「垃圾八卦就別看了。」他說，湊過去看阿諾德手中的報紙，「喔……是他們童年青梅竹馬的回憶報導……那部分蘿賽琳不是說印象模糊嗎？」

「嗯。」阿諾德淡淡地應道，「喬特倒是把蘿賽琳這個名字記得很清楚。」

「真有人可以把一個名字記了八年，那也挺厲害的。」斯佩德聳了聳肩，「那傢伙也真是夠癡情，十八歲還記得十歲時交的小女朋友。」

「看來他處男最少當到十八歲。」

「恐怕到現在還是。」阿諾德淡淡地道，「喬特堅持婚前不發生性行為。」

「噗……哈哈哈！貞潔的男人啊！」斯佩德拍手笑了起來，「不愧從小就是螢光幕前的明星，全世界的女孩都不會對他失望的！」

「本人如此純潔，該演到床戲時卻又能演得真實激情，他也真是厲害。」里包恩下了評語，「正因如此才會成為國際巨星。」

「或許吧。」

「我也很看好你喔。」看了阿諾德一眼，里包恩勾起一抹笑，「歌譜和台詞你都背好了嗎？再過兩天就要去紐約了不是？」

「嗯，準備完成了。」阿諾德打了個呵欠，擱下手中的報紙，跳下辦公桌，「我要去找納克爾喝酒了，之後有空再見。」

「啊，有空再見。」

「之後見，小鳥兒。」

＊

喬特與阿諾德共同前往紐約，為他們要客串演出的歌舞電影做準備。

喬特的歌聲還算不錯，不知道是不是里包恩特意的安排，他與喬特要共同合唱一曲，以劇中同父異母兄弟的身分，當導演建議兩人住在一起時，喬特立刻就答應了，阿諾德卻為此

不悅了好一陣子。

「究極放心啦！對象是喬特，又不會怎麼樣。」納克爾手中拿著啤酒，嘗試安撫他，「這樣也有人好好照顧你，我也安心啦。」

「問題才不在這裡。」阿諾德喝了口酒，趴上桌，耳根泛紅，「才不是這個問題……他可是那個喬特……」

「啊啊、難不成你是因為要跟巨星相處所以有壓力？還是……」

納克爾接連又拋出了幾個問題，阿諾德已經沒有餘力去聽清，酒精讓他的意識逐漸模糊起來，納克爾時常調笑他是酒鬼，阿諾德的酒量也好得驚人，他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喝得這麼醉過，醉到他趴在酒吧的桌子上，睡著了。

他醒來的時候，正躺在柔軟的床上。

嚴重的宿醉讓他不想移動身子，他淡淡地望向窗外，大約是中午了，阿諾德環視四周，這是個陌生的房間，空間並不大，卻還算整齊舒適，他勉強撐起身子，按住發疼的額，聽見了腳步聲，他警戒地抬起頭。

「太好了，你終於醒了。」

那是一道溫和的聲音。

金色頭髮在日光下閃耀著溫柔的光澤，喬特拿著一杯水朝他走來，露出了溫暖的笑靨，阿諾德愣愣地看著他，紅了雙頰。

「喬……特……？」

「啊啊、歡迎來到我們的新家。」喬特笑了笑，在床邊坐了下來，將水杯遞給他，「昨天是納克爾帶你回來的，你根本就不省人事了呢。」

「新……家？」

「對，在紐約買房子倒真不便宜……我想說總不能一直和你住在飯店，所以就擅自主張買下了一層樓，裝潢是昨天才弄好的。」喬特苦笑道，「不過，我打算把這裡當成我和蘿賽琳結婚之後的新家，在紐約有個家也比較方便。」

——啊啊……不是夢。

阿諾德的神情很快又恢復了冷淡，他低下頭，小口喝著水。

「以後就請你多指教了，阿諾德。」喬特看著他，以一種近乎欣賞的眼神，「希望我們能培養出好默契，等你明天感覺好些了，我們再來練舞。」

「……嗯。」

*

入冬開始，蘿賽琳開始避不見面。

喬特心裡有些著急，每天都忙著打電話，每次卻都被蘿賽琳掛了電話，導致他最近都不太有精神，一些特別靈敏的狗仔便嗅到了感情裂痕的味道，德國方面也開始有人去跟拍蘿賽琳，十一月中旬，終於爆出了天大的八卦。

——蘿賽琳・夏特溫婚前懷孕了。

這對喬特而言簡直是天大的震撼，媒體聚集在大樓下，引頸企盼即將要當爸爸的喬特能說些什麼，帶球結婚在星壇並不稀奇，然而喬特只是臉色凝重，沒有和媒體表態什麼，三天後，不知道狗仔又是從哪裡得到了消息，報紙上斗大的標題刊出喬特與蘿賽琳並沒有發生性行為的訊息——意即，孩子的爸爸另有其人。

話題一出沸沸揚揚地吵了好幾周，甚至也掀起了一些社論，之後陸陸續續出來了不利於羅賽琳的證據，蘿賽琳的名聲嚴重下滑，甚至引發了一陣拒聽蘿賽琳專輯的運動，雖然喬特始終是沒有表示什麼，每天也總關在自己房間裡不說話，但喬特與蘿賽琳的婚約，各界都知道，已經告吹了。

那陣子，也是阿諾德第一次見到喬特的兩個摯友——G和科札特。

G是美國有名的搖滾歌手，科札特則是名警察，他們兩人前來關切喬特的狀況，他們在客廳聽喬特述說內心的煩惱，阿諾德遠遠地在廚房裡看著他們，他看見喬特捂著臉哭了，於是他抓著門框的手又用力了些。

科札特待到半夜才走，G則堅持要住下來，照顧喬特一陣子再離開，電影劇組那邊給喬特放了好一陣子的假，阿諾德通常也只去看看拍攝進度就離開，喬特的心理狀況一直不太好，兩天後，蘿賽琳終於挺著大肚子，專程搭飛機來紐約，要和喬特把事情談清楚。

過去幾周喬特的精神狀況那樣不穩定，然而在面對蘿賽琳時，他的態度又是如此的平穩安定，阿諾德躲在房裡偷聽他們的談話，他聽見蘿賽琳哭得很厲害，喬特柔聲安撫她，要她別動了胎氣。

最後，他們解除了婚約，各自離開去展開各自的生活。

蘿賽琳離開的那一晚，G因工作而離開了紐約幾天，那是喬特第一次想和阿諾德聊天，阿諾德知道在蘿賽琳的事情曝光之後，喬特連看都不想看到阿諾德，因為他和蘿賽琳長得有幾分像。

所以當喬特站在他門口的時候，阿諾德以為自己聽錯了。

「很意外嗎？」喬特對他微笑著，眼眶還是有些紅，他將一杯熱茶捧在手中，窩在溫暖的毯子裡，「像這樣好好聊一次天，也算能培養默契吧。」

「……嗯。」阿諾德點點頭，低頭啜了口茶。

「蘿賽琳的事情，我很抱歉也干擾到你了，你應該已經聽了不少了吧。」喬特苦笑道，往阿諾德身邊偎近了一些，「吶，你知道嗎？像這樣窩在棉被裡聊一整晚的方式，也是小時候，蘿賽琳教我的。」

「是嗎……」

「那個時候我不是用喬特這個名字，蘿賽琳替我取了名字——理錫特，我想你知道吧，在德文中是『光』的意思。」喬特沒有在意阿諾德冷淡的態度，自顧自地繼續說下去，「她說，我是照耀她這朵小玫瑰的光芒。」

阿諾德點點頭，沒有回話。

「現在仔細想起來，我根本不知道蘿賽琳是什麼時候開始改變的……」喬特嘆了口氣，「我對她的記憶似乎一直停留在小時候，與她分開的這八年間，我一直在找她，終於有一天晚上，我在酒吧裡聽到了她的歌聲。」

「歌聲？」

「嗯，我當時很確定那就是蘿賽琳的歌聲。」喬特說著，雙眼似乎閃耀著光芒，「我去問了老闆駐唱歌手的名字，果然是蘿賽琳，那種美麗的歌聲也只有她有了。」喬特頓了頓，回頭看向阿諾德，笑了，「那個時候我只覺得，我終於再次找到了我錯過的天使。」

阿諾德低下頭，好一陣子沒有說話。

而後，他終於緩緩地放下了馬克杯，看向喬特。

「我們還沒練習過合唱部分，對吧？」他問，喬特點了點頭，阿諾德斂下睫，又道，「——我不演了，我要退出。」

「啊？」喬特愣愣地看著他，完全不能理解，「等等……這是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我覺得不能再欺負你下去了。」阿諾德別開了頭，咬了下唇，「今晚我收拾行李，明天早上就離開，劇組那邊我自己去解釋，謝謝你的照顧。」

「等……等等？你在說什麼我沒有一個字聽得懂啊！」抓住了阿諾德的肩膀，喬特錯愕地道，「為什麼這麼突然？而且你也沒有欺負我啊！」

「——我一直在欺負你！」阿諾德揮開了他，抱住了頭，「蘿賽琳在外面混夜店的事情，其實我一直都知情！」

「咦……？」

「她早就已經不是處女了！為了阻止你們的婚姻，是我在她的保險套上戳洞，讓她懷孕的！」阿諾德的呼吸急促起來，他的腦袋一片混亂，只覺得淚水就快要奪眶而出，「我做出這種事，你還坐在這裡笑著對我說話……簡直噁心透頂！你這個人的神經到底是有多遲鈍！我睡過你未婚妻，這樣你還笑得出來嗎！」

喬特抓住了他的手腕。

阿諾德縮起了肩膀，然而過了半晌，卻沒有預料中的拳頭揮來，喬特雙手捧住他的臉，緩緩地讓他抬起頭來，那雙溫和色的金紅色眸子注視著泛紅的冰藍色眼睛，喬特嘴角的微笑還是那樣的溫柔。

「冷靜點。」他輕聲地道，聲音很是平靜，「你冷靜一點，阿諾德。」

「什……麼……？」他以顫抖的嗓音道，「你不生氣嗎……？」

「我當然生氣。」喬特苦笑道，阿諾德注意到他的手在發抖，「你就在我身邊，演了這麼多戲，騙取我這麼多的信任，我當然很生氣……可是我卻覺得要是我現在揍了你，我將來一定會很後悔。」

「什麼……？」

「深呼吸，阿諾德，你太激動了。」喬特緩緩地放開了他，伸手撫上阿諾德漂亮柔軟的

銀髮，「真是不可思議，說出這種話的是你，我的心情卻能如此平靜，其實我並不是這麼好脾氣的人，大概是因為你長得和蘿賽琳很像？」

阿諾德瞬間揮出一拳，卻立即被喬特穩妥地接住。

他看著剛才那雙還帶著淚霧的冰藍色眸子轉為憤怒，不禁覺得想笑，明明最該失控、最該激動的是自己才對，然而看著阿諾德的臉，他就激動不起來。

「你可別對我動粗，阿諾德。」喬特平靜地道，「現在最沒有理由生氣的是你，雖然我沒有打你，但並不代表我不想打你。」

阿諾德稍稍瞪大了眼。

喬特鬆開了他的手，站起身。

「我們的合作就到這裡吧。」他輕聲說，拿起桌邊的馬克杯，「這是我們在這裡生活的最後一晚，你今晚收拾行李，明天就離開吧，隨便你要飛回德國還是哪裡都好，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了，阿諾德。」

他平淡地說，留下床上的阿諾德，離開了房間。

*

阿諾德那天晚上就離開了。

他走的時候沒有留下半點聲音，他的行李也很少，連便條也沒有留下，喬特早上醒來後打電話和納克爾確認時才發現納克爾也不知情，他簡單和納克爾說明了他們合作終止的理由，納克爾急壞了，阿諾德的手機並沒有開機，直到下午才收到了阿諾德已經回到德國萊比錫的消息。

喬特知道自己再也見不到他，應該要很高興的，卻有種無助的空虛感。

他以為那是失去蘿賽琳的痛楚，阿諾德的長相是讓他回憶蘿賽琳的媒介，喬特偶爾會打通電話關心蘿賽琳懷孕的狀況，關於阿諾德的事他卻再也隻字未提。

後來，先前演的那部電影上檔了，也聽說阿諾德出了新專輯，喬特卻像是逃避似地，想避開他與阿諾德之間的任何回憶，阿諾德現在過得很好，他對自己說，那個破壞他與蘿賽琳之間感情的人現在過得很好，他一點也不覺得高興。

直到半年後，他在報紙上看見了阿諾德的消息。

——他得了重度的精神疾病，被強制送進了療護所，喬特有點擔心，打電話給納克爾打聽，才知道納克爾已經不當他的經紀人了——先前那張專輯曲風太過憂鬱，有一些歌迷聽了以後跳樓自殺，阿諾德的歌手生涯也就此告終。

喬特這才清醒過來，他必須好好處理他和阿諾德之間的關係。

他打電話約了斯佩德和里包恩在洛杉磯再次見面，他把阿諾德那一晚告訴他的話告訴他們兩人，他們都頗為驚訝。

「所以阿諾德真的幹了？」里包恩撐著頭，沉思了好一會兒，「在保險套上戳洞什麼的……虧他想得到這招，那時候我們怎麼都沒想到？」

「啊？什麼？」

「蘿賽琳的事情是阿諾德先發現的，那個時候我在附近。」里包恩聳了聳肩，「他假裝要上蘿賽琳，可是最後也沒動手，只是揭穿她的身分就走人了，不過事後也沒有張揚，反正蘿賽琳之後去夜店一夜情的次數好像越來越多，我們一直在討論要如何拆散你們……啊、順便一提，她住在德國是她騙你的，你在拍電影的期間，蘿賽琳在洛杉磯有個住所，她都待在這裡玩樂。」

「好像是蘿賽琳也抓住了他的把柄，要阿諾德別把她的事情和你說。」斯佩德回想著，而後瞪大了雙眼，「等等……阿諾德也不可能睡過蘿賽琳啊，他又不是異性戀，而且就連男人碰他，他有時候也很反感……對、對，我記得，那時候似乎就是他是同性戀的把柄被抓住的樣子。」

喬特只覺得自己的腦袋被敲了好幾槌子。

這些事情，阿諾德什麼也沒有說——他甚至撒了謊。

但是為什麼？撒謊的理由是什麼？喬特百思不得其解，他打電話向航空公司訂了明天往德勒斯登的機票，而後便接到了科札特打來的電話。

『是這樣的……德國聯邦警察連絡我，說阿諾德可能有服用大麻，所以進了他的房間搜查，不過發現了點問題，需要你本人親自去看看……什麼？明天就會去德勒斯登？太好了，你明天順道去阿諾德家看看，探望完蘿賽琳之後再去也行……嗯，就這樣，祝你明天一路順風。』

＊

低調地到達了德勒斯登機場，由於消息並沒有傳開，也因此沒有粉絲和大批媒體等候，倒是有德國警察開警車來接他，雖然想告訴他們自己想先去看蘿賽琳，但是為了避免延誤他們公務，喬特還是答應先去阿諾德家看看。

阿諾德的家在萊比錫一間老舊的小公寓。

任誰都不會想到那是大歌星住的地方，居住環境並不好，很多地方都積了灰塵，喬特記得自己在和阿諾德同居時，他總是對整潔非常吹毛求疵，看來這陣子他受的打擊不小，警察

領著他往前走，而後，推開了阿諾德的房門。

那一瞬間，喬特愣住了。

整個房間從牆壁到天花板，都貼滿了海報——滿滿的，全都是喬特的海報，從他童星時期到他剛開始復出演電影，架上一本本書都收藏著喬特在雜誌裡的訪談，甚至他上過的座談節目也都錄了下來，喬特吃驚地愣在門口，他的視線緩緩上移，看見牆上貼的那幾個大字——Licht。

——理錫特，光。

喬特不敢相信自己看到了什麼，他緩緩地走入了房內，房裡的收藏絕大多數都是絕版品，若不是已經當他的粉絲很多年，否則這些收藏是再多錢也買不到，喬特轉了個身，不小心撥到了櫃子上的相框，相框掉到地上，他趕忙彎身撿起，卻在看見照片的內容時愣住了。

那是十歲的他自己。

笑得很燦爛的金髮男孩，牽著一個銀髮人兒的手，那人兒看不大出是男是女，身上破舊寬鬆的衣服好似裙子，一頭柔軟的銀色短髮飛揚著，冰藍色的大眼睛專注地看著喬特，小小的手上捏了一朵玫瑰，那是喬特記憶裡的蘿賽琳。

喬特以顫抖的手，緩緩拿出了相片。

他翻到背面，上頭歪歪扭扭的字，他認得出來，是自己小時候的字跡。

『給我最喜歡的蘿賽琳：

你還是沒有告訴我你的真名，我連你的性別都不太清楚，不過和你度過的這段日子很快樂，等我將來復出以後，請你一定要來看我演的電影。

到時候，你一定要告訴我你的名字喔。

你誠摯的　理錫特』

＊

夏特溫家的電話在當天下午就響起。

蘿賽琳接起了電話，對方沉默了好一會兒，反覆吸了幾口氣，聽來很是疲累。

「是我，蘿賽琳。」喬特以近乎虛脫的嗓音說，「……這是怎麼回事？妳總是說我們小時候就認識……但我認識的那個人不是妳，對吧？」

蘿賽琳嘆了聲。

「喬……喬特……」

「我大學追求妳的時候，妳為什麼沒有否決我的說法？」

「我……」

「我說起孤兒院的事情，妳為什麼要假裝自己是孤兒？」

「那、那是因為……」

「我問起小時候的事情，妳為什麼要跟我說妳有印象只是記不太清？」

喬特的聲音聽來很是憤怒，蘿賽琳閉上了嘴，豆大的淚珠滑落了眼角，電話另一頭的喬特似乎是聽出她哭了，暫時沉默了一會兒。

「妳一直一直在騙我，蘿賽琳。」半晌，喬特才又平靜地道，「記得我第一次見到妳的那個酒吧嗎？那天晚上駐唱的人，真的是妳嗎？」

「我、我是那裡的駐唱歌手沒錯……」蘿賽琳哽咽道，「對不起……我……那天生了病……所以，代替我唱歌的……是個小男孩……」

「妳為什麼要說那是妳唱的？」喬特冷冷地問，「又為什麼之後騙我說妳後來喉嚨受過傷，已經沒有辦法再唱出那種聲音？」

「因為我喜歡你！喬特！」

蘿賽琳激動地哭吼出聲。

「我真的很喜歡你！你追求我這件事簡直就像夢一樣！所以我想盡辦法想得到你……

我、我並不是故意要欺騙你……不是這樣……」

「不要哭，蘿賽琳。」喬特淡淡地道，平淡得絕情，「我不怪妳騙我，但是如果我真正的蘿賽琳因此出了事情——我絕對不會放過妳。」

說完，喬特冷冷地掛掉了電話。

他那晚打電話去問了萊比錫的療護所，會面時間是明天早上十點開始，喬特戴上墨鏡和棒球帽出了門，在德勒斯登的唱片行買了過去阿諾德出過的專輯。

那是他第一次聽阿諾德的歌。

或者該說——事隔多年之後，再次聽到阿諾德的歌。

他的聲音還是那樣的乾淨而純粹，宛若能將人的靈魂昇華到另一個層次，喬特聽著聽著，流下了眼淚，他想起了那年在那條萊比錫的大街上，那個孤兒院的銀髮孩子，就是用這樣的歌聲救贖了他，瘦弱的孩子手中拿著一朵不怎麼漂亮的玫瑰，牽著他的手一搖一擺地走著，笑起來卻有如落入凡間的天使。

喬特伸手捂上了臉，眼淚不可遏止地流了下來，甚至被蘿賽琳欺騙時，他也沒有現在這麼痛苦過——這是在了解自己對真正該愛的人做了什麼之後，流下的痛恨自己的眼淚，他想

起了那天晚上阿諾德快哭的眼神，還有他一直以來瘋狂的壓抑——阿諾德之所以會有精神疾病，都是被自己逼出來的。

自己——才是把阿諾德推入痛苦的最大元凶。

喬特按著自己疼痛的胸口，眼淚不停地滴落，他卻哭不出聲音。

＊

上午十點，房內還是很陰暗。

個人診療室內，阿諾德很安靜地蜷在椅子上，早餐在那裡擱了許久，他仍是一口也沒有動，護士進來打營養針和藥物，他只靜靜地讓他們施打，這裡是個安靜到令人感到恐懼的房間，在這裡，阿諾德被禁止一切歌唱。

因他剛進來的那一星期，開口唱了一首歌，讓周遭病房聽到的精神病患都產生了自殘行為，甚至連護士及醫生也憂鬱了好幾周。

阿諾德抬眼，平靜地看著插針的手臂，藥物讓他昏昏欲睡，他緩緩地閉上了眼，輕輕地哼起了歌，門打開了，他並沒有抬頭去看。

一只溫暖的手覆上了他的髮。

「……阿諾德。」

熟悉的聲音傳進耳裡，阿諾德緩緩地睜大了眼，他抬起頭來，對上喬特那雙溫柔的金紅色眼睛，喬特就站在椅子的面前，溫和地注視著他。

阿諾德一手用力揮開了他。

喬特被揮得退後了幾步，護士們發出一聲警告的叫喊，阿諾德打破了身旁的藥罐子，拾起碎片狠狠刮向自己的手臂，鮮血噴濺出來，護士和心理治療師趕忙衝上前去架住他，阿諾德停止了自殘，無神的雙眼淡淡地望著喬特的方向。

「別這樣，阿諾德……別這樣……」醫生試圖安撫他，「發生什麼事了？怎麼了嗎？深呼吸……冷靜下來。」

「我又看見了。」阿諾德斂下睫，輕聲道，「光（理錫特）的幻覺……」

「沒事的，阿諾德，那只是光。」醫生輕聲地道，「光不會傷害你的，吶……有人來看你了喔，認得他嗎？是你很喜歡的電影明星喔。」

阿諾德緩緩地瞪大了雙眼。

喬特只覺得自己的喉嚨快要哽得說不出話來了，但他還是勉強叫了聲阿諾德，直到這一刻，那銀髮的人兒才確信眼前的男人並不是幻覺。

「喬、特……？」

「是我，阿諾德。」喬特聽到自己的聲音有點哽咽，他點了點頭，「我來看你了，不是幻覺的理錫特……我真的在這裡。」

阿諾德的瞳孔一瞬間因恐懼而收縮。

他甩開了身旁的醫生與護士，轉身就跑，針頭被強制拔離了他的皮膚，在空中濺出了一兩滴血，他顫抖地躲到窗簾後面，發出一陣歇斯底里的尖叫。

醫生大喊著要護士拿鎮定劑過來，喬特不敢再往前，生怕又給阿諾德更多刺激，護士說阿諾德向來就和死人一樣平靜，今天這種狀況還是第一次發生，喬特感覺自己的心在滴血，他看見阿諾德向野獸一樣掙扎，針頭逼近他的頸子，他哭得厲害，喬特終於再也按捺不住，他衝上前按下了護士拿著針筒的手，緊緊將阿諾德擁進懷裡，掙扎的阿諾德終於也逐漸安靜下來。

「沒事了、都已經沒事了。」他緊緊抱著那副過瘦的身軀，咬緊了下唇，「我都已經知道了，不會再離開你了，所以……冷靜下來，『蘿賽琳』。」

阿諾德愣愣地張著嘴，說不出話。

喬特的懷抱很溫暖，他已經忘記上次接觸到這麼溫暖的體溫是什麼時候了。

「蘿賽琳……指的是那女人嗎……？」他輕聲地問，揪緊了喬特的衣服，低下頭，「去

他的蘿賽琳……去他的……蘿賽琳……」

「小孩子臨時只能想出這個名字，我不怪你。」喬特微笑起來，閉上了眼，「蘿賽琳指的是你，阿諾德，不是誰，就只是你。」

「真的……？」阿諾德抬起頭，聲音很是虛弱，「真的……？」

「嗯，真的。」喬特安撫性地摸了摸他的頭，「所以你有什麼怒氣、有什麼怨恨、什麼不滿，全部發洩在我身上吧，我會全部接受的。」

阿諾德緊抱著他，哭了出來。

他像個剛出生的嬰孩，一哭再哭，卻始終沒有說出半句話，喬特緊緊抱著他，安撫他，卻也不說一句話，哭了一整天，他的眼淚從來沒有止住，療護所的人們從來沒有見過阿諾德這個樣子，直到傍晚，他哭累了，靠在喬特身旁睡著了，白皙的臉龐因哭泣而泛著紅，療護所破例讓喬特留下一晚，他將阿諾德抱在懷裡，餵他吃東西，阿諾德終於乖乖地進了食，卻非要喬特一次次地柔聲勸導才能吃得更多，一頓飯沒有吃完就吐了，看著這樣的阿諾德，喬特只覺得自己快崩潰了。

「他一開始有很嚴重的自殘傾向。」在阿諾德的病床旁向喬特解釋病情，醫生放輕了音

量，「而且很容易看到幻覺，我們試圖要使用團體治療，但他幾乎不說話，我們聯絡過他的友人，他的朋友也說他本來就很少說話，所以我們只能改用個別治療，但是阿諾德又什麼都不說。」

說著，醫生無奈地嘆了口氣，「明明說出來就會一次輕鬆了，這孩子不知道把痛苦和心事憋了多少年了，真難想像他是從前那個『療癒天使』。」

喬特聆聽著，又看了熟睡的阿諾德一眼。

醫生要離開時椅子碰撞發出了聲響，阿諾德似是有要醒來的跡象，喬特輕輕地哼起了歌，彎下身親吻阿諾德的髮旋，那銀髮的人兒才又安分地閉上了雙眼。

醫生離去，療護所也進入熄燈時間。

喬特抱著阿諾德，睡在他的身旁，卻怎麼樣也無法入睡，接近凌晨的時候阿諾德終於醒了過來，他愣愣地看著躺在自己身旁的喬特，坐起身，喬特伸手要去碰他，阿諾德立即狠狠地揮開了他。

「別碰我！」他的眼神像只受傷的野獸，「別……碰我！」

「怎麼了？阿諾德……」

「少裝出一副假惺惺的樣子！你根本不認得我！」

喬特閉上了嘴，他苦澀地微笑著，注視著他。

「對不起……」半晌，他才輕聲地道，低下頭，「都是我的錯……我忘了蘿賽琳不是你的真名……對不起……。」

阿諾德望著他，神情稍微舒緩了些。

他爬到喬特身邊，跨坐在他的腰前，捧住了他的臉，凝視了好一陣子，而後，他的雙手下滑，掐住了喬特的頸子，他的眼角又滑下了晶瑩的淚。

「你不知道……」他哽咽著，「我為了見到你……到底歷經了什麼……我、出賣身體……幹了很多猥齷的事情……就為了從孤兒院爬上來……我以為只要成為歌手……你就會來見我……」

「阿諾德……」

「你卻連我的歌都沒有聽過……！」阿諾德哭吼著，打斷了他的話，「我以為只要再見面、你就一定會認出我……可是你沒有！」

「阿諾德，我……」

「我根本不是同性戀！我看到人類就討厭！……可是因為是你！誰讓你的性別是男人！

誰讓你告訴我你是基督徒！我除了騙你我是女孩子還能做什麼！」

「阿諾……」

阿諾德拽著他的衣領，低頭哭出了聲。

喬特只覺得自己喉嚨哽住了，再也出不了聲，他伸手撫上阿諾德的銀髮，胸口撕心裂肺一般地疼痛，他緊緊地抱住了那個銀髮人兒，淚水也滑落了眼角。

「你竟然說我長得像那女人……說我……長得像她……」

「對不起，阿諾德……對不起。」

喬特緊緊擁抱著他，這些話，阿諾德不知道獨自一人憋了多久，他曾經是個在社會底層掙扎的孩子，這一路他不知道吃過了多少苦，才終於站上了耀眼的星壇，為了再見喬特一面，他自願折斷了自己天使的翅膀，墮落人間的黑暗，想到從不知情的自己，甚至將別人誤認成他的自己，喬特便覺得，就算現在死在阿諾德的手裡，他也沒有任何怨言。

——這樣的罪孽，究竟要幾輩子才還得清？

*

站在萊比錫繁忙的街道上，喬特獨自從經紀人眼下溜走。

自由的空氣讓他心情頗為愉悅，他生性勇敢，也不怕遇到什麼壞人，遠遠地他看見有人

聚集在車站的附近，喬特一陣好奇，嬌小的身體鑽入人群之中，在大人的腿林之中穿梭，他彷彿聽見了微弱的歌聲，越來越靠近、越來越靠近。

就像光芒一般，那道乾淨的聲音沁入了他的心。

喬特鑽出人群，抬頭，那是一群孤兒院的孩子，在老師的陪伴下在街頭表演，他們有的打鼓、有的吹笛子，正中心那個銀髮的孩子唱著歌，用那純淨得沒有雜質的稚嫩嗓音，喬特稍稍瞪大了眼——他從未聽過這麼美的歌聲。

那孩子大約只有四、五歲，身材十分瘦小，他冰藍色的眸子閃耀著美麗的色彩，喬特注視著那雙眼，感覺自己的時間暫停了，全世界彷彿只剩下他和那個孩子，他看著那孩子，稍稍瞪大了金紅色的眼。

表演結束後，喬特跟了上去。

他匆忙抓住了那個銀髮人兒的手，那孩子原本回身就要踢他一腳，卻在看見那雙真摯的金紅色眸子後愣了愣，緩緩地抽回了手。

「Wer bist du?（你是誰？）」他問，喬特這下才回過神，自己並不會德文。

「I…I like your voice. I mean, you kind of save me somehow. It’s fabulous, really.」

「Stimmt etwas nicht?（有事嗎？）」

「Eh…I don’t understand German…I mean, Deutsch.」

他又問，看喬特一臉苦惱的樣子，那孩子勾起了一抹唇角，他將剛才表演時手中拿著的玫瑰遞給了喬特，那是一朵病態的顏色深沉的玫瑰。

然而拿在那銀髮人兒的手上，竟是那樣的美麗。

「Rose.」喬特喃喃地道，向那孩子勾起一抹燦爛的笑靨，「Little rose.」

「Rosaline.」那孩子稍稍紅了臉，「Nimm es.（拿去。）」

喬特沒有動作，那孩子將玫瑰塞到他身上，喬特有些不明就理，眼看那孩子轉身要走，喬特追了上去，卻突然被誰從後方抱了起來。

「喬、特！誰讓你亂跑的！」經紀人不滿地吼道，「你不知道車站附近盡是聚集了些身分低下的傢伙嗎！萬一你被綁架怎麼辦！」

「唉！放、放我下來！」喬特掙扎著叫道，「那孩子……那孩子要走掉了！」

「別想再玩下去！」經紀人嚴厲地說，「我現在就帶你回車上！」

「Rosa…Rosaline！！！」他情急之下大叫道，那銀髮的孩子站住了腳，回過頭來，看著即將被經紀人抱走的喬特，他回頭看了孤兒院的隊伍，只猶豫了幾秒，便不顧一切地衝了上去，孤兒院的老師要抓住他，卻撲了個空。

那孩子狠狠一腳踢在經紀人的膝蓋上。

被踢者自然是發出一聲慘叫，跪倒在地板上，喬特也因此掉了下來，那孩子試圖伸手要接住他，卻被喬特整個人撲倒在地板上。

喬特剛掙扎著要起身，就被那孩子拉住了手要逃走，喬特愣住了，他抬頭看見孤兒院的老師氣沖沖地朝這裡衝來，經紀人也顯然快要氣炸了，喬特忍不住失笑，他抱住了那孩子小小的身軀，緊緊將他攬進懷裡，用身子護著他。

「It’s all right.（沒事的。）」他溫柔地微笑著，輕聲說，「Thanks for saving me, Rosaline.（謝謝你來救我，蘿賽琳。）」

經紀人看著喬特異樣的舉動，嘆了口氣，也沒有責怪他，眼看喬特抱那個德國孩子抱得那樣緊，孤兒院的老師又氣沖沖地要來抓人，經紀人搔了搔頭，向不遠處在車邊等候的翻譯招了招手，掏出錢包，與孤兒院打了個商量。

於是阿諾德賺到了他的第一天假期。

他們那天在街上溜達，阿諾德作為嚮導帶著喬特在街上遊蕩了好久，縱然有翻譯在一旁陪同，他還是沒有告訴喬特他的名字，喬特一直Rosaline、Rosaline的喚他，阿諾德也沒有糾正，他們玩累了，便吃著冰淇淋，坐在廣場上的長椅休息，阿諾德輕聲唱歌給他聽，喬

特很專注地聆聽他的歌，笑得很是開心。

傍晚的時候喬特送阿諾德回到孤兒院，他站在門口目送他，他突然覺得阿諾德的背影是那樣的嬌小，他手中握著阿諾德給他的那只玫瑰，看著他一步一步地離自己越來越遠，喬特覺得自己好像失去了什麼。

腳步突然停住了。

阿諾德緩緩地回眸，望了他一眼。

那冰藍色的眸子裡飽含著名為寂寞的情感，喬特愣住了，看著他，開了口，卻出不了聲，阿諾德又緩緩地邁開步伐，喬特捂著臉，哭出了聲。

那也是經紀人第一次看到喬特哭。

於是那一晚，阿諾德被接到寬敞豪華的飯店內，換上了漂亮乾淨的衣服，開始了和喬特為期一個月的同居生活，阿諾德大約也是第一次生活在這麼好的環境，他身上穿著喬特的睡衣，窩在寬大的床上，抱著鬆軟的被子，笑起來的樣子有若天使，喬特偷拿經紀人的相機，照下了阿諾德美麗的樣子。

「Rosaline, Can you pronounce my name?」他湊近阿諾德的身邊，被阿諾德伸手遮住

了照相鏡頭，喬特微笑道，「Giotto, it’s an Italian name, Giotto.」

「Nein.」阿諾德輕輕地笑了起來，「Du bist Licht.」

「Huh?」

「Licht.」阿諾德伸手捏了捏他的臉頰，「Du heisst Licht.」

「Licht?」喬特試圖模仿阿諾德的發音，他頗為高興的勾起了笑容，「Is that the name you give to me? I mean, eh… meine Name?」

「Ja.」

喬特放下了相機，笑了起來。

「Licht.」他燦爛地笑著，撫上了阿諾德的髮，「Licht and Rosaline.」

阿諾德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紅了美麗的雙頰。

阿諾德年紀雖然還很小，卻已經學會自己洗澡和換衣服，他們不知道阿諾德是男是女，又想阿諾德長得那樣漂亮，應該是女孩子，隔天他們上街替阿諾德買衣服，阿諾德看到一堆裙子和蕾絲邊時似乎很是火大，然而抬頭看見喬特真摯而期待的表情，他知道那是一場誤會，Rosaline 確實是女性的名字，阿諾德再次用德語強調他是男孩子，卻還是穿上了裙子，

看著那兩個人鼓掌的樣子，他知道喬特和他的經紀人根本沒聽懂。

喬特正在萊比錫演一部電影。

經紀人會偷偷帶著阿諾德去片場看喬特演戲，喬特飾演一個任性而天真的孩子，那與他原本的個性相悖，喬特演得不好總會遭導演一頓痛罵，然而他一點也沒有沮喪和難過的神色，始終是溫和地微笑著，聽取導演的建議，努力將戲演到最好，也或許是因為這樣的性格，劇組的人員都很疼愛他，阿諾德看著受盡寵愛的喬特，似乎有些吃了醋，他從經紀人旁邊跑過去，緊緊地抱住了喬特，學那些大人一樣摸了摸他的頭。

「蘿、蘿賽琳……」喬特紅了臉，「怎麼了？」

「哈哈！那是你的小女朋友嗎？」飾演男主角的中年男人調侃道，「這麼小就把到這麼漂亮的女朋友，你的未來果真無可限量。」

「不、不是的……」喬特有些慌張，卻又不忍推開緊緊抱著自己的阿諾德，他嘆了口氣，也摸了摸阿諾德的頭，微笑起來。

「What’s up? Rosaline.」

「Nichts.」他小聲地說，將泛紅的臉埋入了喬特的襯衫裡。

喬特低頭聞到了阿諾德身上傳來的淡淡香氣，他輕輕閉上了眼睛，將阿諾德攬得更緊了些，旁邊有人替他們偷偷拍了照，喬特苦笑起來，卻朦朦朧朧感覺到，他大概已經離不開阿諾德了——這個恰巧被他撿回的天使。

喬特是很虔誠的基督徒，每個星期都會去教堂做禮拜。

阿諾德晚上坐在喬特懷裡聽他講神曲的故事，喬特說英文阿諾德聽不大懂，但他看著故事書裡的圖片，男人與男人牽著手，在地獄裡受盡了酷刑的折磨，他抬頭看向了喬特，喬特亦回以他一個溫暖的笑容。

「Gays are guilty, at least to Dante.」他解釋道，指向阿諾德手指的圖片，「Luckily I’m not a gay, so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me. I won’t go there.」

阿諾德沒有聽懂喬特說什麼，喬特卻從他的眼裡看見了失落。

「Aber…Ich liebe dich.」他輕聲地說，喬特只是不解地微笑著。

十一月，喬特在萊比錫的拍攝結束了。

阿諾德不得不被送回孤兒院，他抓著喬特的衣角，死都不肯鬆手，喬特亦緊緊地抓著他

的手，沒有放開的打算，他們站在孤兒院門口與大人僵持了兩個小時，喬特知道這次再也沒辦法得到任何妥協，接下來還得回到紐約拍戲，他不能為了阿諾德耽擱所有的一切，然而他卻知道，在這裡放開了阿諾德的手，那孩子又將回到和以前一樣窮困的生活，他彎下身來，將阿諾德抱得緊緊的。

「I' ll miss you, Rosaline.」他說，拿出了先前他們第一天相識時拍下的那張照片，遞給阿諾德，「I' ll come back and find you.」

阿諾德沒有回話，小手接過了那張照片，喬特看見他的眼眶泛紅。

「Giotto…」他輕聲哽咽著，終於叫出了那個名字，「Ich bin nicht Rosaline. Ich bin Alaudi, Alaudi Arvensis.」

喬特溫和地看著他，阿諾德知道他沒有聽懂。

於是他們終於分開。

喬特飛往紐約繼續拍攝他的電影，而阿諾德被留在那個小小的孤兒院，他把所有女孩子的衣服都收了起來，穿回那件破舊的寬鬆的襯衫，他還是會和其他孤兒一起到街上去表演乞錢，隨著年紀的增長，阿諾德越來越漂亮，頭髮也越來越長，他七歲的時候，幾乎已經沒有

人會把他當成男孩子看待。

那時正是喬特先前演的那部電影上映的時期。

阿諾德趁著在外頭表演的時候溜走一段時間，站在電影院前看著那張海報許久，電影拍完了，喬特卻沒有回來，或許是有了新的工作，阿諾德伸手碰上那張海報，碰觸喬特的臉龐，在電影院打工的年輕少女注意到了站在那裡一整個下午的阿諾德，好心地走了過來，問他要不要看電影，得知阿諾德沒有錢後，她便自掏腰包請阿諾德進去看，阿諾德跟在那少女的身後一起進了包廂，看見了電影螢幕上的喬特，他在裡頭飾演一個任性天真的男孩，也老是給男主角添麻煩，阿諾德聽見身旁的少女一直咒罵喬特的不是，他看著螢幕上那個金髮男孩微笑的樣子，豆大的淚珠自臉頰滾落，他緊咬著下唇不發出哭聲。

那次以後，阿諾德逃離了孤兒院。

他離開那條街前偷偷撕走了電影院柱子上的海報，穿著破爛的涼鞋，獨自一人跑到了很遠的地方，四處向人詢問紐約的方向，也幾次差點在半夜遭人擄走，阿諾德雖然身材瘦小，卻很有力量，也很懂得如何攻擊別人的要害，於是他總算生存了下來，流浪到了萊比錫大學附近的一家咖啡廳，老闆看他這樣不忍心，於是聘了他來當咖啡廳的服務生，也同意讓他睡在店裡，雇用童工犯法，故老闆要他對外宣稱是老闆一家人親戚的孩子。

咖啡廳裡有一台電視，上頭除了偶爾會重播喬特以前演過的電影之外，沒有任何關於喬特的最新消息，直到一天阿諾德在舊書攤的過期雜誌上看見，喬特已經引退星壇，留在美國讀書了。

阿諾德不禁想知道，喬特是否還記得他。

他的頭髮越來越長，卻遲遲沒有進入青春期，他的聲音維持著原來的稚嫩，大家也都當他是女孩子，阿諾德將長長的頭髮稍做修剪，看起來就像個可愛的女孩，他知道自己只有攢夠了錢才能往上爬，也只有往上爬，才能再見到喬特，於是他在十二歲那年辭掉了咖啡廳的工作，帶著僅有一行李箱的家當，到了萊比錫的色情街應徵工作，出賣了自己的身體。

後來，他偷客人錢包的事情被發現，被狠狠教訓了一頓，為了躲避黑社會的追殺，他獨自一人逃到了德勒斯登，由於身分不明，根本就沒人要用他，阿諾德晚上偷跑到教堂裡去睡覺，因而結識了那裡的美國牧師納克爾。

納克爾很慷慨地答應收留他，並靠關係替他找了個在酒吧端盤子的工作。

他很快就發現了阿諾德不是女孩子的事實，於是幫阿諾德剪掉了長長的髮，也替他買了男性的衣服，阿諾德看著那些被剪掉的長長的髮，安靜地想——現在，只要能見到那個人，就算下地獄，他也無所謂了。

喬特那年正在德國念大學。

阿諾德過去待的那間孤兒院因為被查出不法獲利所以被查封了，裡頭的孩子大多被領養或送至社會局，喬特查過了名單和照片，並沒有看到阿諾德。

阿諾德就像人間蒸發了一般，完全沒有了他的消息。

聖誕節假期的時候，他與幾個朋友來到薩哈森玩，喬特搭計程車在萊比錫找了一圈，卻沒看到阿諾德的身影，只有灰心沮喪地來到德勒斯登等著與朋友會合，他去了當地一個有名的酒吧，聽著薩克斯風演奏的曲子，喝了很多酒。

「沒辦法來？」

酒吧老闆對著電話憤怒地吼道，「開什麼玩笑！為什麼現在才請假？你知道下一個該你上台表演嗎？小心我炒你魷魚！」

電話另一頭的女人以虛弱的聲音道歉，老闆不願再說下去，狠狠地掛了電話，回頭恰巧看見端著盤子的阿諾德站在角落，他正遠遠地望著一個趴在桌上的金髮客人，像是在思索些什麼，老闆一陣脾氣都上來了，上前抓住了他。

阿諾德在被他抓住的前一秒冷冷地抽開了手。

「抱歉我分神了一會兒。」他先行開口道歉，反而讓老闆不知道從何開始對這矮小的男孩生氣，「舞台已經準備完成了，下一個表演者還沒來嗎？」

「那婊子臨時請假了……」老闆嘆了口氣，也就沒有繼續責怪阿諾德，卻滿臉的不悅，「讓吹薩克斯風的繼續表演吧。」

「哈特曼先生剛才說有急事，先行離開了。」

「什麼？」老闆憤怒地道，「那其他人呢？我請那麼多表演者是做什麼的！」

「先生，今天是星期日晚上，很難找得到人。」阿諾德頓了頓，意味深長地道，「不過，若是您肯付我酬勞，我倒是可以上台唱歌。」

「你？哼、你會唱歌？」老闆嗤之以鼻地笑了笑，阿諾德只回以一抹冷笑。

雖然今天稍微分了下神，但平時的阿諾德工作很認真，更不會隨便信口開河，老闆雖知道阿諾德來路不明，卻也知悉他嚴謹的個性，服務生那麼多個，可以少一個無所謂，但駐唱歌手不能少，他只猶豫了一會兒，便點頭答應了阿諾德，只是有一個條件，阿諾德必須扮成女性的樣子上台，因為他只有十二歲，聘請童工犯法，駐唱歌手必須站在台上，阿諾德隱瞞自己年齡的最好辦法就是變性。

他又一次穿上了裙子，是一件典雅的白色長裙，阿諾德戴上了金色的長假髮，他上台後目光一直鎖定在那酩酊大醉的金髮客人身上，而後，他開口歌唱。

那救贖一般的聲音，柔柔地喚醒了沉睡中的喬特。

他朦朦朧朧之中抬起頭，以為自己又聽見了夢裡那道美麗的聲音，淚水順著臉頰滑落，那歌聲輕柔地安撫了他，喬特在醉意朦朧之中又逐漸睡去。

阿諾德那晚的演唱震驚了很多人。

一曲結束後，幾乎所有人都起立鼓掌，甚至有人上前自願擔任鋼琴伴奏，酒吧裡的反應熱烈，老闆也十分高興，表演時間結束後阿諾德換下了一身的女裝，老闆興奮地上前褒獎他，說阿諾德不應該待在這個小地方。

「去歌唱選秀節目吧。」他說，「你的聲音是上帝賜予的奇蹟，上電視讓全世界都聽見你的歌聲吧，我會把這件事情告訴牧師，他一定會支持你這麼做。」

「我……」

阿諾德說話的時候，看見了幾個年輕人上前把那個醉倒在桌上的金髮青年叫醒，攙扶著他一起離開了酒吧，阿諾德的視線一直追著他的身影，卻始終沒有看到他的臉，他模模糊糊

之中，便答應了老闆。

阿諾德一直到他變聲期結束後才正式出道，納克爾很樂意擔任他的監護人兼經紀人，他甚至為了阿諾德去接受了些經紀人的相關訓練，他帶著阿諾德去拜訪了他一位舊友——音樂家朝利雨月，請他給予阿諾德一些專業的音樂指導，朝利雨月很中意他，也時常喜歡抱他，他說小小的阿諾德軟軟的，抱起來很舒服。

在接受朝利雨月訓練的期間，阿諾德回到萊比錫，買了間破舊的小公寓。

他將那間公寓打理得很整齊，並將所有關於喬特的回憶存放於那裡，名為「喜歡」的壓抑緩緩累積，牆上很快就貼滿了關於喬特的海報，他到舊書攤去，買了每一本有報導喬特的雜誌，也買了每一部喬特演過的電影，他將喬特給他的那張相片放進了相框，擱在桌邊，整理東西的時候發現了過去他從喬特的經紀人那裡偷來的底片，阿諾德去沖洗了相片，裡頭滿滿的都是他與喬特之間的回憶，阿諾德小心翼翼地將照片收藏起來，他想像著他出道後的樣子，那個人會不會特意從紐約飛回來，再一次緊緊抱住他，告訴他，他還記得他。

大約是在喬特復出星壇的時候，阿諾德開始上夜店。

因他在報紙上得知，喬特交了一個名叫蘿賽琳的女駐唱歌手作為女朋友，在喬特復出後的第一部電影大賣座之後，那名為蘿賽琳・夏特溫的女人也沾上了光環，出道成為德國的女歌手。

那段日子，阿諾德只覺得自己痛苦得像要死了。

他回去翻過但丁的神曲，看見同性戀在地獄受苦的插圖，他痛苦地明白，他這一輩子再也不可能和喬特在一起，同時他也意識到，他對喬特已經不再是普通的喜歡——他愛上了喬特，和他性別相同的喬特。

於是他在夜店出賣了身體，想像每一個抱他的男人是喬特，納克爾很快就知道了他喜歡上夜店，卻不知道他在夜店做些什麼，納克爾嚴厲地規勸他，他知道夜店不是個好地方，如果阿諾德想出道，就不能再去那裡。

牢束著他的枷鎖又增加了一層，卻沒有發洩的管道。

喬特以為蘿賽琳・夏特溫就是他，阿諾德不知道那個女人說了什麼台詞，讓天真的喬特沒發現事情的蹊蹺，但阿諾德知道，喬特已經一輩子都不可能再看向他，他更急著要成為歌星，更急著要當面見到喬特。

那天在慶功宴上見面的時候，喬特卻沒有認出他。

他甚至沒有聽過他的歌，他笑著對他說，雖然很想聽聽你的歌，但是我明天要飛往德國看我女朋友——阿諾德緊握著酒杯，喉嚨哽得出不了聲，特別是他在隔天晚上的夜店裡，遇見了喬特的女朋友本人。

阿諾德實在很想在當下直接上了她，但基於噁心和厭惡感，他最後還是沒有動手，然而知道喬特從未與那女人做過，他莫名地感到一股安心。

雖然他依然總是會想，這十六年間，他究竟都在做些什麼？

那個人幸福地活著，交了女朋友，事業一路發達，而自己一路跌跌撞撞，吃盡了苦痛，賣過身體、被人輪姦過、被人圍毆過、被黑社會追殺過，在深夜的大馬路上赤腳走了好幾公里，雙腳磨得皮破血流，從社會的最底層一路掙扎著，卻沒有得到自己最想要的結果——十六年間，他都在做些什麼？

——為了這個人，自己都做了些什麼？

Licht。

照耀在嬌小玫瑰上的溫煦陽光。

——你是我的光，亦是將我拖入深淵的黑暗。

＊

早晨的陽光灑落在溫暖的被子上。

阿諾德緩緩地睜開了眼睛，他感覺自己正枕在溫暖的胸膛上，他疲倦地撐起了身子，看見躺在自己身旁的是喬特。

「早安。」那金髮的男人輕聲對他說，阿諾德注意到了他紅腫的眼眶，「感覺好一點了嗎？阿諾德，要不要先吃早飯？你吃得下嗎？」

「喬……特……？」他愣愣地問，眨了眨眼，「你……？」

「你不記得了？」喬特溫和地道，摸了摸他的頭，「我從昨天上午就在這裡陪你了，晚上我也一直陪在你身邊，不是嗎？」

「你、一夜沒睡嗎？」

喬特向他苦笑了下。

「我怎麼可能睡得著？」他輕聲說，聲音頗為虛弱，「抱歉……你起得來嗎？我下床去幫你倒杯水。」

「你……又是幻覺嗎？」

他在喬特背過身的那一瞬間問，喬特沉默了好一會兒。

「摸摸我吧，阿諾德。」他的聲音有幾分顫抖，「我是真實的。」

「這不是……我在作夢……？」

他從阿諾德的話裡聽到真實的恐懼與疑惑，喬特低下了頭，他沉默了好一會兒，捂住了自己的額，淚水順著臉頰滴落下來，他緊咬著下唇。

「別這樣……阿諾德……」他以氣音哽咽著，一種近乎崩潰的痛哭，「別再提醒我了……已經夠了……我自己、我自己都想殺了我自己……求你了……」

「喬特……？」

「都是我的錯……我讓你吃了這麼多苦……」他低泣道，「我一直都在後悔，為什麼那一天沒有直接把你從孤兒院帶走……！又為什麼、承受那些痛苦的不是我！為什麼我沒有在你身邊……還有、你為什麼要喜歡我到這種地步！」

「喬特……」

「我一直一直在傷害你啊！為什麼還要這樣喜歡我！」喬特哭吼道，「我這個人根本沒有讓你這樣受傷的價值！你在我心裡……你在我心裡一直一直都是天使啊、我怎麼捨得你為我做了這麼多？」

「喬特……」

「同性別又怎麼樣？基督徒又怎麼樣？打從一開始告訴我就好了……！我愛你啊！阿諾德！是你讓我感覺到了上帝的存在、你才是我信仰的根源！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連上帝都可以不要！又怎麼會在意我們是不是同性……唔！」

一個力道直衝過來，喬特重重地摔下了床。

阿諾德撲倒在他身上，緊緊地抱住了他。

「咳唔……好痛、阿諾……德……？」

白皙的手撫上了他的頰，喬特緩緩地睜大了眼，阿諾德以手指拂去了他眼角的淚水，終於露出了笑容，燦爛得有若天使一般的笑靨。

「不是夢……真的、不是夢……」他輕聲地道，聲音有幾分哽咽，「夢裡的喬特……才不會跟我說這些……」

「阿諾德……」

「我終於……見到你了。」阿諾德輕輕地說，淚水順著他的眼角滑落，「這次，讓我跟著你……一起走吧……。」

「嗯……」淚水又再度盈滿眼眶，喬特注視著那雙冰藍色的眸子，流下淚來，「嗯……不管、要去哪裡……我都、再也不會……丟下你了。」

黎明的陽光灑落在兩人身上。

阿諾德看著那個人帶著眼淚的微笑，緩緩地閉上了眼睛。

整整十六年，從四歲到二十歲。

若只是為了這一刻，那也值得了。

*

阿諾德後來在醫院躺了三個星期。

精神狀況總算回歸穩定，身體上卻還是十分虛弱，那段時間喬特寸步不離地守在他身邊，推掉了所有工作，倒是他那部新的電影非常賣座，里包恩和斯佩德都因為這部電影而各拿了一座獎，喬特則是拿了兩座，而阿諾德雖然引退了，他的片尾曲卻也替他拿下一座大獎，

阿諾德沒有辦法出席，獎座直接送到病房裡來，喬特將獎座放在床頭櫃上，總是溫柔地對阿諾德微笑。

後來，他聽說蘿賽琳的孩子出世了。

那孩子不知道父親是誰，有著一頭褐髮綠眼睛，喬特後來去探望她，也聊了一些話，蘿賽琳即將要結婚了，她的一個歌迷始終不相信八卦雜誌報導的關於蘿賽琳的消息，堅信著蘿賽琳還是當初那個淑女，而蘿賽琳處於被社會遺棄的狀況，只有想盡辦法讓他的未婚夫繼續活在假象之中，喬特嘆了口氣，對她的生活方式不予置評，他說他現在和阿諾德在一起，一切都很穩定，蘿賽琳說阿諾德是個常混夜店，很會玩的同性戀，喬特只聳聳肩，說他知道。

至少阿諾德對我很坦率，他說。

而且他之所以會去夜店，也是因為那陣子他知道了我在與妳交往的消息，歸根結柢妳的騙術也是逼瘋他的主因——喬特想著，卻沒有說出口。

喬特每天會在醫院進進出出已經不是新聞，狗仔隊拼命想知道阿諾德與喬特之間的關係，喬特這才知道阿諾德的脾氣有多暴躁，納克爾作為他的監護人時常來照顧他，他說阿諾德的脾氣本來就如此，但他很少遷怒於人，且一向就事論事，他並不在意八卦媒體如何議論自己，但只要干擾到他的生活——特別是他的養病生活——阿諾德就會出現近乎殺人的視

線。

但即使如此，只要喬特上前安撫一、兩句，阿諾德又會平靜下來，喬特總是能深切地從阿諾德的舉止間感受到，自己一直被深愛著。

阿諾德出院後不久，唱片公司又來找他簽合約。他們想錄製阿諾德幾首能治癒傷痛的新歌，灌進先前那張很憂鬱的專輯裡，再一起賣出，他們說如此能夠給人傷痛而後重生的感覺，這樣也就不會造成歌迷聽完之後跳樓或割腕自殺的悲劇，阿諾德本人沒說什麼，喬特倒是替他答應得很快，然後他終於說，想要和阿諾德合唱一曲。

於是他又有了理由，將阿諾德帶回那個紐約的房子。

至於阿諾德在萊比錫的那個家，由於後來警方判斷阿諾德並沒有吸食大麻，搜查工作也就此結束了，阿諾德把所有關於喬特的海報和資料都帶到他們的新家去，他拿出了他們小時候的照片，喬特一張一張地看，笑了，泛紅了眼眶。

後來，阿諾德又重新出道。

喬特與他合唱的曲子收錄在新專輯裡，專輯命名為 Re.Born，封面的阿諾德微笑著，美得有如天使，後來他在世界巡迴演唱會時，喬特也偶爾會當特別嘉賓，喬特的歌聲並不是特別出色，但每次阿諾德和他合唱時，都會露出難得的高興表情，歌壇許多資深藝人都說阿諾德變了，他的歌聲變得更有希望的力量，而這必然是喬特帶給他的影響。

後來的後來，他與喬特開始一起演電影。

他們演出一部特務電影，兩個人是搭檔，阿諾德在電影裡的姿態帥氣得嚇人，似乎他生來就該是個特務，喬特的風彩反而被壓下去了，和冷冰冰的阿諾德比起來，喬特在電影裡飾演一個老是犯錯的搞笑角色，緊要關頭要出手相助時，卻又是個最好的搭檔，電影裡他們兩人相互爭奪一名女性，阿諾德冷漠王子的形象就此建立，然而幕後花絮裡，那名女主角笑著說，喬特和阿諾德的感情好到他根本無法插進兩人之間，他們的互動模式不像朋友，反而像相處多年的老夫老妻。

那部電影的劇情不怎麼樣，卻為阿諾德奪得了一座最佳新人獎。

阿諾德上台領獎時的表情還是那樣冷淡，非要喬特上台來恭喜他，他才勾起了淺淺的唇角，阿諾德出道已久，全世界都知道他向來不苟言笑，這次頒獎典禮上他笑了，顯然他是真的很高興——喬特對媒體這樣說。

狗仔偶爾會回去挖蘿賽琳的八卦，詢問她對現在阿諾德和喬特走得很近有什麼看法，蘿賽琳說看見喬特好她也高興，她真心祝福他們，被問起喬特和阿諾德之間是什麼關係，蘿賽琳直截了當地說是情侶。

因為阿諾德是同性戀，她說。

此話一出震驚了很多人，畢竟阿諾德在電影裡的形象是那樣的帥氣，不管從哪方面看都看不出來他是個同性戀，狗仔們成天跟拍喬特和阿諾德兩人，不出多久，喬特就在採訪節目裡發佈消息，他跟阿諾德要結婚了。

攝影棚內的阿諾德直接衝進來，狠狠把他踢下了沙發。

喬特本人倒是笑得很開心，節目現場一下子失控，不少人衝上來架住差點大開殺戒的阿諾德，喬特敏捷地閃過了阿諾德兩個拳頭，將阿諾德打橫抱起，他看見那張白皙的臉泛起了美麗的紅暈，阿諾德似乎很是氣惱，但喬特知道，他心裡其實很高興，阿諾德被壓在喬特腿上，場面終於穩定下來，喬特這才娓娓說出他和阿諾德的過去，甚至拿出了一張他們小時候的照片，他說，阿諾德原來才是那個真正的蘿賽琳，他們錯過了整整十六年，終於找到了彼此。

阿諾德紅著臉，掙扎著要他別說了，喬特握住了他的手，從口袋裡掏出了戒指盒，對阿

諾德露出了那一貫的溫柔的微笑。

「跟我結婚吧，阿諾德。」

他說，笑容燦爛有若光芒。

阿諾德看著他，雙頰發著燙，神智有點恍惚。

「十六年來你為了我受了很多苦，我們錯過了彼此很多次，但是一直以來，與你的回憶是我重要的心靈支柱，如果那天沒有在萊比錫的街頭遇見你，就沒有今天的我。」他說著，替阿諾德套上了戒指，低下頭，像一個忠誠的騎士，「請讓我用未來的六十年補償你吧，我不會再錯過你了。」

「喬特……」

「你願意成為我生命的另一半嗎？阿諾德。」

阿諾德始終是注視著他，而後，微笑起來。

他抬起手，親吻了那個被喬特套在無名指上的銀色戒指，微笑。

「我暫時替你保管。」他輕聲說，「為期六十年，續約再議。」

喬特笑了。

「——成交。」

他們沒有更進一步的動作，或許是喬特考慮到阿諾德不喜歡在螢幕面前放閃，節目公開播出後震驚了全世界，再怎麼說喬特畢竟是先前有過未婚妻的人，有人真心祝福他們，也有人罵聲不斷，唯一肯定的是蘿賽琳的名聲又更臭了，他們兩人的公開出櫃又掀起了一波街頭同志運動，然而阿諾德舉止作風實在太過帥氣，從他身上除了那張太過漂亮的臉蛋之外，找不到一點女性陰柔的特質，不怎麼化妝、也不擅打扮自己，那雙冰藍色的眸子始終是那樣的冷漠，甚至偶爾帶著銳利的殺氣和懾人的霸氣，不少媒體不斷來詢問兩人究竟誰是一號誰是零號，喬特聳肩笑著說，還沒結婚，他也不知道。

後來不知道是從哪裡爆出，阿諾德以前會去夜店玩的消息。

阿諾德很討厭八卦媒體亂挖消息，喬特倒總是替他處理得穩穩妥妥，他一點也不介意阿諾德有沒有去夜店玩過，他說他知道阿諾德一直對他很專情，他也對阿諾德很專一，他說，只要想起阿諾德當時在療護所的狀況，他就更堅定自己一輩子也不會再離開阿諾德，縱然這是個同性戀處於壓迫狀態的社會，這兩人卻一點也沒有受到外界影響，婚後他們去環遊世界度蜜月，阿諾德教喬特如何搭火車，他們在印度一面被粉絲追著跑，一面追著已經開動的火車，喬特將行李扔了上去，阿諾德先行跳上，接住了行李，他們就像在演電影一樣，那金髮

的男人笑著，在月台上大步奔跑，抓住了火車上銀髮人兒的手。

一旦抓住了，那就像是身體的一部分。

他知道，自己再也不會放開這只手。

阿諾德一個使力，將喬特拉上了火車，他們揮手向車站的粉絲們道別。

火車載著他們漸行漸遠。

那一對背影，在陽光下化作鮮明的色彩，滾燙地烙進世人的眼中。

（完）

初空雲
奧菲歐

奧菲歐

2012年12月

本文背景在16-18世紀，也屬於德國歷史系列，也是這個系列我寫的唯一兩篇文之一，但是本文的背景並不在德國，文中也根本沒有提到德國。後來覺得自己根本不了解德國歷史，就沒有再寫了。

本文中的「閹伶」設定其實是高中時看過電影《絕代豔姬》中的費里尼利後所發想的。我其實很喜歡那些能夠打破男女界線的設定，也非常喜歡性轉之類的文。寫文寫到後來，並不覺得自己非BL不可，BG、GL、GB，我都滿能接受的。不過，我還是沒有很喜歡扶他就是了。

一七〇五年，義大利威尼斯。

小船貢多拉搖搖擺擺，撐船人高唱悠揚的歌曲，金髮的男人坐在船的尾端，抬頭望向漫天橘紅的彩霞，嘴角揚起一抹淺淺的悠閒的笑意。

「吶、這麼悠閒真的沒問題嗎？」

坐在對面的紅髮男人開了口，金髮男人將視線移到對面的人身上，微笑。

「你指什麼？」

「什麼的……」紅髮男人失聲笑了出來，「我說，我們可是拋下那些麻煩的夥計跑出來的，你不擔心回去被他們罵個狗血淋頭嗎？」

「啊啊、我知道……回去以後，G肯定是第一個衝上來揍我的。」金髮男人優雅地淺笑著回答，「不過正因為是逃出來的，現在不才更應該要悠閒一點嗎？」

說完，他隨著撐船人的曲調輕輕哼起了歌。

對面的紅髮男人輕聲笑了起來，不再作評論，他名為科扎特・西蒙，是義大利西西里某個商會的首領，而對面哼歌的金髮男人，恰是他的合夥人兼深交好友喬特・彭哥列，不同於他的是，喬特・彭哥列不僅僅是商會領導人而已，他亦是西西里的名人，巴勒摩居民們心中的精神領袖。

按理說，這樣的名人，在這樣重要的耶誕假期內，是應該待在教會裡與居民和地方貴族們好好交際的才對，然而他本人現在卻如此悠閒地坐在遙遠的威尼斯的貢多拉上，心情愉悅地哼著輕快的曲調。

「你還真是會享受生活啊，喬特。」科扎特仰頭靠上了船身，抬頭望著絢爛的晚霞，下了如是總結，對面的金髮男人沒有回答他，只是發出了一聲輕笑。

船身漸漸駛向岸，喬特付了費用，上了沿岸的街道，與科扎特並肩走著談笑著，走向威尼斯有名的大眾歌劇院，在那裡，即便是平民，都能一窺歌劇的美妙。

他們在沿路的服飾店稍微打扮了一下自己，兩人戴上了最流行的白色卷假髮，穿上鑲著蕾絲邊和緞帶裝飾的華麗流行服飾，他們站在鏡子前看著不像自己的自己，不約而同地下了「好像斯佩德」的感想，而後他們大笑出聲。

「真覺得這樣的裝扮該留下一幅畫紀念。」拿著手杖走著，科扎特看著沿路經過有著相同打扮的人們，臉上的笑意掩蓋不住，「待會兒我們可得裝得高尚些。」

「你是說拿把扇子放在嘴邊遮遮掩掩地笑嗎？」喬特調侃地笑著回應，「那你剛才真得去買把扇子，女士，你的嘴角現在彎得像牛角麵包。」

科扎特大笑出聲，罵了幾句粗話，推了喬特一把，兩人笑著打鬧著走進了宏偉的歌劇院，

直到感受到裡頭肅穆高雅的氣氛後才安靜下來，科扎特靠著關係拿到了上層包廂的票，來到氣氛如此高雅的場所，從南方來的兩個青年反而顯得彆扭起來，他們忐忑不安地坐下，不敢再隨意亂交談，等到觀眾幾乎就座以後，歌劇也緩緩地揭幕了，喬特卻說想去廁所，要暫時離開包廂。

「可是歌劇已經開始了啊。」科扎特緊張地扯著喬特的袖子，壓低聲音道，「你真的知道廁所在哪裡，不會到處亂晃吧？會儘快回來吧？」

「當然，你幹嘛那麼擔心？」

「自己一個人待在這種地方，我很不自在。」

「科扎特，你又不是小孩子了。」喬特溫和地笑了出來，拍了下科扎特的肩膀，「我也是因為不自在才想去一趟廁所，放心，我一會兒就回來。」

他轉身離開了包廂，科扎特望著再度落下的簾子，嘆息。

「你每次都這麼說……」他喃喃地道，「可是每次都搞了一堆麻煩……」

*

歌劇院內沒有關於廁所的明顯標示。

喬特晃了一會兒，聽得見舞台那裏傳來男歌手雄厚有力的歌聲，然而在漆黑的走廊迴盪

著，卻顯得幾分弔詭空靈，喬特顯得不安起來，他往長廊更深處走去，沒有遇到任何侍者或可問路的對象，漸漸地，歌聲小了。

喬特想順著原路走回去，但是就算回到包廂內，膀胱大約也不能得到解放，喬特猶豫了一會兒，雖然前方一片漆黑，但也沒什麼好害怕的，說不定再走一會兒就能看到廁所，或是能問路的對象了，想著，喬特又邁開了步伐。

為了增加能見度，他從口袋裡掏出不常用的煙斗，塞好了煙草，咬在嘴裡，又劃開火柴，正想要點煙，黑暗中卻伸出了一雙手，冷不防捂住了喬特的嘴，他嚇了一跳，火柴落到地上，熄了，四周又化為一片漆黑。

「你是誰？」

那雙手的主人如此質問。

喬特掙扎著扯開了那摀在自己嘴上的手掌，緊張地叫出聲：「我是誰？這句話應該我來問吧？先生？還是女士？這裡很黑，可以不要突然襲擊別人嗎？」

「別大聲嚷嚷。」

那人命令道，喬特嘆了口氣。

「為什麼？難道我又被什麼人給盯上了？還是我又不小心撞見了什麼命案現場？」他以

正常的音量說道，「最近運氣還真背。」

「聽起來你好像很有經驗，你是什麼人？」那人的語氣裡聽得出濃濃的興趣，他放開了喬特，「吶，你講的是西西里方言？」

「我是西西里人，說西西里語。」喬特認命地答道，舉起雙手表明自己沒有敵意，「放過我吧，我只是想找個廁所而已。」

「你是怎麼回事？被害妄想症？」

那人失笑出聲，喬特在黑暗中聽見摩擦的聲音，而後，燈亮了起來，照亮了漆黑的走廊，喬特因突如其來的光線不適而瞇起了眼，煤油燈緩緩被舉起，火光照亮了那個人白皙的臉，喬特在模糊的視線中看見了女性的臉龐。

那女人有著一頭柔順的金色長髮，冰藍色的眸子卻散發著銳利的英氣，喬特有些傻了，那女性看著他呆楞的臉龐，微笑起來。

——輕蔑的冷冷的微笑。

「這裡是演員休息室，你廁所找過頭了。」女人解釋道，聲音溫婉而柔美，「你剛才的煙會影響到我喉嚨的狀況，所以我制止你，關於剛才的無禮舉動，請見諒，如果要借廁所的話，我的休息室裡有。」

「啊、謝謝……」喬特有些不知所措地道謝，他搔了搔自己的後腦，苦笑起來，「很抱歉，竟然借廁所借到女性的房裡來，請原諒我的失禮。」

「沒事。」那女人用冷淡的目光打量著他，「我的休息室在後方，這盞燈你拿去，走到盡頭右轉第一間就是了。」

「萬分感謝。」喬特微笑道，「對了，我可以請問小姐你的名字嗎？」

「……尤莉笛絲。」女人淡淡地答道，「再見。」

「多謝，尤莉笛絲小姐，希望看到你在台上精采的演出。」

喬特稍稍彎身向她行了個禮，接過女人手上的油燈繼續往前走，走了幾步再回頭看時，尤莉笛絲的身影早已消失在黑暗中。

＊

回到包廂內時，第一幕已經結束了。

科扎特好好地苛責了他一番，喬特只笑了笑卻沒多作解釋，序幕再度拉開，男歌手又再度上台，喬特好奇地向科扎特詢問前面他錯過的劇情。

「我很驚訝你竟然沒先做過功課。」科扎特微笑道，指著台上正在唱歌的男歌手，「你知道這齣歌劇的名字是什麼嗎？」

「嗯……《奧菲歐》？」喬特聳聳肩，「我只看了傳單的內容，對劇情本身倒是沒有什麼研究，你就原諒一個西西里來的鄉巴佬吧。」

「喂、你這不是連我一起罵進去了嗎？」科扎特笑道，以手肘頂了下喬特的肩膀，先前獨自看歌劇的忐忑不安一下子一掃而空，「就是希臘神話當中為了到冥府尋找妻子的那個七弦琴手奧菲歐的故事啦。」

「啊、是神話改編的那個？」喬特恍悟似地點了點頭，「就是那個被囑咐在帶著妻子從冥府道路回來的路上，千萬不可以回頭的那個悲情男嗎？」

「沒錯沒錯，最後他還是回頭了，結果失去了他的妻子。」科扎特應和道，「不過這齣歌劇聽說結尾的部份經過了改編……啊、尤莉笛絲出場了。」

「尤莉笛絲？」

喬特吃了一驚，往台上看去，方才在漆黑走廊裡遇見的那個金髮女人站在台上，唱出了溫婉動人的嗓音，喬特原想開口說話，卻被那純淨嘹亮的嗓音震懾了。

那是充滿著力量的乾淨歌聲。

喬特專注地聽著她唱歌，感到自己紅了眼眶，那樣的嗓音不屬於男人、不屬於女人，彷彿不屬於人類，宛若是天堂降臨的歌聲，天籟般地洗滌人心。

他不發一語，靜靜地等女歌手演唱完。

「好美……」直到飾演奧菲歐的男歌手再度唱出歌聲，喬特才又開口說話，「是我聽過最美的聲音，那個真的是人類會有的音高和技巧嗎？」

「的確是很不可思議，簡直不像是人類。」科扎特若有所思地抿著唇，又道，「不過我倒是覺得，雖然唱得很好，卻沒有什麼感情，感覺很空洞。」

「那確實是美中不足的地方，不過撇去這點，他的歌聲是很完美。」喬特喃喃地道，緩緩將視線從舞台上移開，「科扎特，你也認識尤莉笛絲小姐嗎？」

「認識？你在說什麼啊？」科扎特楞了楞，而後不禁失笑出聲，「拜託，我的老天……喬特，尤莉笛絲是劇中男主角奧菲歐妻子的名字！」

「咦……？」

＊

歌劇在和諧而悠揚的合唱中結束，演員們一一上台敬禮，聽眾起立鼓掌，喬特的目光一直停留在那金髮女人的身上，看到女演員下台，他急著轉身要走，科扎特卻急忙拉住了他的手。

「我們待會兒要和給我們上層特等席的票的女公爵道謝。」科扎特緊蹙著眉，斥責般地

道，「我不是早就跟你提過了嗎？女公爵邀我們共進晚餐。」

「抱歉，科扎特，我現在有點急事……」

「這種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你能有什麼急事？走啦！」

「咦？等……科扎特？等等、喂！別拉啊……」

科扎特抓著他的手邁開步伐，喬特滿臉不情願地被拖出了歌劇院，只能眼睜睜看著那金髮的女歌手消失在自己的視線中。他們再度坐上貢多拉，撐船人帶他們往女公爵家裡滑去，喬特嘆了口氣，腦中徘徊不去的都是方才那女性的身影。

她真正的名字是什麼呢？

她的雙眼如此有神，為什麼歌聲卻絲毫不帶感情？

擁有那樣美麗的嗓音卻在大眾歌劇院擔任不知名的歌手，她是否需要幫助？

對面的科扎特興致勃勃地和他談論方才的歌劇，喬特卻沒什麼聽進去，他隨口應著答，科扎特說著說著發現喬特沒在聽，也就不說了，他輕輕地哼起了歌，而後和撐船人有一句沒一句地聊了起來。

貢多拉搖搖擺擺地靠岸了，科扎特給撐船人付過了小費，步行了一會兒來到女公爵的宅邸，幾個下僕出來迎接他們，女公爵本人則在大廳等待。

「恭候多時了，西蒙先生、彭哥列先生。」盛裝打扮的女公爵優雅地向他們行了個禮，微笑，「我是切爾托薩女公爵，大家都稱我白燕夫人，請多指教。」

「您好，白燕夫人。」科扎特彎身親吻女公爵的手背以表禮貌，微笑，「我是西蒙商會會長科扎特・西蒙，旁邊這位是我的夥伴喬特・彭哥列。」

「您好，白燕夫人。」聽見科扎特的介紹，喬特也彎身行了禮，露出了一貫的溫柔微笑，「非常感謝您的招待，方才的歌劇真的令人動容。」

科扎特忍不住翻了個白眼，喬特使了個眼色給他示意他別露餡。

女公爵顯然沒有注意到兩人的表情交流，簡單寒暄幾句後，她轉身領著兩人走向餐廳，科扎特和女公爵聊著關於方才歌劇的內容，喬特則靜靜地走在兩人身後，直到僕人為他們拉開餐廳的大門，喬特才猛然回神。

那人的身影那樣突然地映入眼簾。

一個戴著白色長假髮的男性趴在長桌的一端，孩子一般有意無意地晃著腳，冰藍色的狹長眸子冷冷向他們瞟來，就同那個漆黑走廊裡金髮女人的眼神一樣。

「我等妳很久了，白燕夫人。」那人的聲音偏高，聽來不像男性，他淡淡地說著，不悅地蹙眉，「說好今天要與我共進晚餐的，妳身後的那兩個男人是誰？」

「這位是……？」即使察覺到對方敵意的眼神，科扎特還是禮貌地發問。

「沒有，他是……」女公爵顯得有些慌亂，「他是我親戚……」

「我可不是妳親戚，白燕夫人。」那人拔高了音量，「把錢給我，否則今晚別想趕我走，除非你不介意我在這兩位男士面前說出更難聽的話。」

「你……！」女公爵緊張地看了身後的科扎特和喬特一眼，又看向眼前氣燄極盛的男人，她氣得咬緊了下唇，卻又努力保持自己的優雅，「我……我知道了，我讓下人拿給你，可以請你先行離開嗎？」

那人沒有回話，只是爽快地從椅子上站起，快步朝出口走去，與喬特擦身而過時，卻猛然被抓住了手，他楞了一下，回頭對上一雙金紅色的眼眸。

女公爵和科扎特也因喬特的舉動而楞住了。

「做什麼？」那人試著甩開，卻讓喬特把手拑得更緊。

「你是尤莉笛絲小姐？」喬特注視著那冰藍色的眸子，問，「你是男的？」

「你……」那人望著他，稍稍瞪大了眼，「你是剛才在走廊上找廁所的……」

「啊！」科扎特恍然大悟地指著那人，叫出了聲，「對了！你是剛才在台上飾演尤莉笛絲的歌手！喬特說他在走廊上遇見過你！」

「太好了，我有很多話想問你。」喬特抓著他的手，溫和地微笑起來，「你剛才的歌聲非常美妙，方便的話能與我們共進晚餐嗎？」

說著，他看向切爾托薩女公爵。

那女人為難的表情只在臉上停留了幾秒，看見科扎特單純而期待的神情後，她判斷將眼前這位「尤莉笛絲」留下來用餐才是取悅客人最佳之道。她將男人拉到一旁，塞給他一袋金幣，囑咐他在喬特和科扎特面前不能提起他們兩人的事情，那人收下了錢，很乾脆地答應了她，女公爵這才放心讓四人一起共進晚餐。

以後又得尋找新的財源收入了。

歌手淡淡地想著，咬下一塊帶汁的牛排。

*

他們那一晚沒什麼談到話，每當喬特向那人發問時，女公爵很快就會岔開話題，彷彿不希望他們與那人有所交談一樣，難得聽他開口說話，卻都只談起關於歌劇的事情，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沒有提到。

用完晚餐後，女公爵要他們住下一晚，喬特和科扎特不約而同地回絕了，雖然羅曼人是動不動就會浪漫到床上的民族，但這兩人從小就是人群中的異類，喬特是虔誠的天主教徒，

而科扎特則是個道德觀念強烈的老實人。

他們再三說明自己的緣由，告別了女公爵和男歌手，並答應明天會再來拜訪，看見女公爵稍微寬慰的表情以後，兩人這才離開宅邸，坐上貢多拉，在威尼斯的水上街道尋找著上有空房的旅店。

「怎麼了？喬特。」在貢多拉上隨著船身浮浮沈沈，科扎特撐著頭，望向對面若有所思的摯友，「從剛才開始就無精打采的，發生了什麼嗎？」

「沒有。」喬特悶悶地回答，「只是連名字都沒問到，有點不高興。」

「哈，我也覺得奇怪，切爾托薩女公爵的態度太殷勤了。」科扎特坐直了身子，「我們明明是第一次見面，先前也不認識她，為什麼要給我們這麼多好處？」

「唉、你怎麼還不明白啊……」喬特拍了下腦袋，嘆息，「女公爵現在是單身，又快中年了，沒有繼承對象，很明顯她想找我們兩個其中一人作丈夫，我看剛才那個尤莉笛絲八成是他的情人，身為沒什麼名氣的歌手，只能倚靠女公爵給錢度日，所以女公爵才不想我們與他有所接觸，以免被揭穿。」

「咦？是這樣？」科扎特稍稍瞪大了眼，「等等、但我不明白，如果他們兩人真的是情人，為什麼女公爵不嫁給那個歌手就好了呢？」

「可能正因為是沒錢沒權勢的歌手吧。」喬特聳了聳肩，仰頭望向月光和夜空閃耀的銀河，摘下了頭上的卷假髮，「你看，我們不也模仿貴族的裝扮戴了這種東西嗎？當大家的目光都往上看的時候，底下的人更會被瞧不起。」

「說得也是……」科薩特有些慚愧地拿下了頭上的假髮，嘆息，「總覺得，我們這趟出行一下子就變得不愉快了呢，明明是來慶祝聖誕假期的……」

「怎麼會呢？假期還有幾天呢。」喬特笑了笑，輕輕踢了下科扎特的膝蓋，「吶，明天我們拜訪完白燕夫人以後，就離開威尼斯去翡冷翠玩玩吧。」

「好主意。」科扎特笑了，「以南部鄉巴佬的方式好好玩玩！」

兩人相視而笑，貢多拉載著青年們航行在波光粼粼的水道上。

喬特閉上雙眼，歌劇院裡，那道空靈而寂寞的奇妙歌聲，彷彿還繚繞在他的耳邊，隨著潺潺的水聲，悠揚於深夜靜謐的威尼斯。

＊

他再度見到那個歌手，是在翡冷翠的一個小型慶典上。

那歌手顯然是脫去了白色的卷假髮，露出他原本銀色柔軟的短髮，他輕浮地與少女們跳著舞，口中唱著天籟一般美妙的歌聲，白皙的手卻深入少女們的衣襟，彷彿尋寶一般地在豐

滿的乳房上揉捏著，而後從少女們的乳溝裡掏出了幾枚錢幣，他以歌聲勾引著那些女人，而女人也大方給出了金錢酬勞。

喬特遠遠地看他躺在一群女人柔嫩豐腴的大腿上，突然覺得那個人的姿態多麼可悲，雖然他嘴角掛著懶洋洋的輕浮微笑，但那雙冰藍色的眸子卻顯得空洞而無精打采，他從那個人眉宇間不經意露出的神色中，看見了他的疲勞。

科扎特舉著葡萄酒杯向他跑來，喬特隨便搪塞了個理由打發他，而後朝那銀髮的人兒走去，一把將他從女人堆中拉了出來。

那銀髮人兒瞪大了雙眼。

不顧少女們的抗議和反對，喬特抓著他的手腕將他帶離了人群，那人手中緊緊抓著錢袋，錯愕地看著這緊緊抓著自己手腕的金髮陌生人，然而他的身體卻疲累得沒有了掙扎的力氣，只走了幾步就要跌坐在地，喬特即時扶住了他。

「你餓得連走路都走不動了。」他望著那歌手冰藍色的眼眸，溫和地斥責道，「為什麼把自己弄成這個樣子？好好去當你的歌手不就行了嗎？你在做什麼？」

「跟你有什麼關係？你是誰？」

「脫掉假髮你就不認得我了嗎？尤莉笛絲小姐？」

那人望著他，楞了好一會兒。

而後，他乾裂的唇緩緩地蠕動，吐出了一個名字。

「喬特・彭哥列……？」他顫抖地說，眼神卻帶著強烈的警戒和敵意，「你到底是誰？為什麼我每次都會遇見你？為什麼你每次都能認得出我？」

喬特望著他，沒有答話。

他鬆開了拑著對方手腕的那只手，從口袋裡掏出一枚閃閃發光的金幣，對眼前的青年晃了兩下，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我請你吃東西，跟我談談好嗎？」

＊

「我叫做阿諾德・亞凡席斯。」咬下一口麵包，那銀髮的歌手淡淡地道，「因為你們兩人沒有一個與女公爵締下婚約，我知道她會遷怒於我，反正也拿不到錢了，就離開威尼斯，不過翡冷翠沒有什麼劇院願意收我。」

「為什麼？」喬特喝了口葡萄酒，好奇地問，「你不是唱得很好嗎？」

「觀眾看膩《奧菲歐》了，他們不需要新的尤莉笛斯，而我沒有其他會的歌。」

阿諾德說著，後仰靠在椅背上，吞下口中的麵包，又喝了一大口葡萄酒，喬特看著他狼

吞虎嚥的樣子，不禁微笑起來，阿諾德的神色看起來很是疲倦，他身上傳來女人的香粉和胭脂味，顯然是已在女人堆中打滾了好一陣子。

「你一直在靠女人包養你嗎？」替阿諾德又斟了一杯葡萄酒，喬特問道，「當歌手拿到的錢有多少？不夠養活你自己嗎？」

「這其中有些原因，我需要更多的錢。」阿諾德又挑了一塊雜糧麵包，咬下，「只要唱唱歌，和女人玩玩，她們自然會掏出錢來，有何不可？」

「身為基督的信徒，我可無法苟同你的想法。」喬特笑了笑，又招手示意侍者多追加一份義大利麵，接著看向阿諾德，以一種欣賞藝術品似地目光，「如果可以，我很樂意聽聽，你是為了什麼原因需要更多的錢。」

「不了，我並不喜歡你這種慈善家。」阿諾德直截了當地說，接過了侍者端來的義大利麵，拿起叉子，「我不能平白無故受你幫助，你想要什麼？」

「我也不是平白無故幫助你的喔，不是說了我想和你聊天嗎？」喬特溫柔地笑著回應，「而且，看到你飽餐一頓的樣子，我想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怪人。」

「吃完飯後，你還要去女人堆裡混嗎？」喬特拿起麵包籃裡方才阿諾德只咬了一口的麵

包，咬下，「還是要去充實自己好好唱歌？」

「那也跟你沒什麼關係。」阿諾德冷淡地回答，將口裡的義大利麵吞下肚，「哪裡有錢就往哪裡去，這是當然的吧。」

「唉呀，那我想這跟我不太可能沒關係了……」喬特撐著頭，嘴角露出一抹略帶邪魅的笑意，將一枚金幣放上了桌面。

阿諾德看著桌上的金幣，有些不滿地蹙起了眉。

*

喬特頭一次感到人性是如此的卑鄙。

他收買了一些女人去灌醉科扎特，並替他安排好了旅店的住處並囑咐那些少女，天黑的時候必定要將科扎特帶回旅店睡覺，這才帶著阿諾德離開了舉辦慶典的場所，他跳上了馬車，在街上向人打聽翡冷翠所有知名的音樂家和歌劇院，並一一造訪，然而阿諾德的歌聲實在過於空洞不具感情，沒有多少人考慮要雇用阿諾德，只有一、兩家經營不善的歌劇院說會考慮一陣子而已。

「唉……真的沒有辦法嗎？」傍晚，喬特坐在橋上，嘆了口氣，望向對面神情淡定的銀髮青年，嘆息，「我說你啊，你的聲音為什麼這麼沒有感情？」

「我本來就沒有打算以唱歌為業。」阿諾德冷淡地回答，「只是歌手這個身分受歡迎，比較容易掙錢而已。」

「錢對你為什麼重要，你真的不能告訴我？」

「我和你可沒有到交心的地步。」彈起手中喬特給的那枚金色硬幣，握住，阿諾德揚起一抹邪魅的笑意，「我按照約定陪你一整天了，這枚金幣歸我，接下來我要去找女人了，夜晚可是重要的掙錢時間，沒空陪你打混。」

喬特沒有回話，只是坐在原地看著他轉身離去的背影，嘆息。

他低下頭，沉默了好一會兒，而後又站起身，像是想到了什麼，朝阿諾德的身影快步追過去，抓住了那纖細的手腕，將那身材清瘦的青年攬入懷中。

「你幹什麼……！」阿諾德用力推開了他，紅了臉，「不要干擾我！」

「我沒有干擾你的打算。」喬特認真地說著，從口袋裡掏出一小袋銀幣，「你跟那麼多女人睡過，那麼你和男人睡過嗎？」

阿諾德楞楞地看著他。

而後，他揚起了淺淺的唇角，輕輕覆上喬特的手，接過了那袋銀幣。

「真不巧……」偏高的嗓音帶著強烈的挑逗，他在喬特的耳邊邪魅地呼了口氣，踮起腳

尖，輕咬上喬特的耳珠，「這方面，是我最拿手的——」

＊

早先曾經聽說過，威尼斯有很嚴重的同性戀風氣。

像阿諾德這樣長得修長漂亮，看不出是男是女、身材清瘦、皮膚白皙、聲音甜美的男性，想必很受威尼斯男男女女的歡迎，特別是在性的方面。

收了錢的阿諾德乖巧得讓喬特覺得可悲。

阿諾德主動將他按倒在柔軟的床鋪上，解開他襯衫的扭扣，喬特緊張地全身僵直，心裡不停禱告求主寬恕，雖然身為風靡無數女性的大眾情人，第一次的對象卻是個男的，喬特為自己剛才說過的話感到強烈的後悔。

阿諾德彎身解開了喬特的吊帶，退去底褲，喬特嚇得坐起身子，想要制止他卻又不知道從何開口，阿諾德的身體貼了上來，似乎是要嘗試安撫他，喬特卻因此從阿諾德身體的觸感察覺到了男性不該有的東西。

他用力推開了阿諾德。

在阿諾德還來不及反應的剎那，喬特轉而將他壓在身下，扯開了阿諾德身上的襯衫，那銀髮人兒因他的舉動而嚇了一跳，拚命掙扎，喬特一手按住他的肩膀，一手用力扯開他的衣

襟，釦子迸落到地上，喬特瞪大了雙眼。

本應該要是平坦的胸脯，卻有著微微隆起的乳房。

「你是女的……？」喬特楞楞地道，「可是……這怎麼可能……」

他伸手去扯阿諾德的褲子，後者吃了一驚，死命踢著腿想要反抗，喬特抓住他的雙腿，將之架在自己的肩上，雙眼認真得讓阿諾德一下子紅了臉。

「等一下、不要……不要看……」

「你不是收了我的錢，答應和我睡了嗎？」喬特抽開了皮帶，解開身下人兒的褲頭，冷靜地回應，「我只是不能允許自己和妻子以外的女性發生性行為……」

喬特接下來的話卡死在喉中。

他楞楞地看著身下人兒白皙的胴體，和他兩腿之間殘缺的性器，瞪大了雙眼。

「閹伶……」喬特喃喃地道，鬆開了阿諾德的雙腳，「你是個閹伶……」

「怎麼……我還以為……你早就知道了……」蜷縮在床上，阿諾德咬緊下唇，抓緊了被單，「你還真以為劇院裡會有女歌手？真是沒常識……」

「所以你的聲音才會那麼高……」喬特恍然大悟地張大了眼，「所以……你的身體才會像女人、還長出了乳房……等等、即使如此你還是去找女人嗎？」

「呵……閹伶這種沒有生育能力的男人，對女人來說根本是好用的男妓……」阿諾德勾起一抹自嘲的冷笑，翻了個身將臉埋進枕頭中，「要做就快點做。」

「……我不做了。」

「什麼？」

阿諾德猛然坐起身子，只見喬特下了床，拉好了褲子，繫上吊帶，他的視線移到桌上的那一袋銀幣，急忙起身拉住喬特的袖口，他的衣服落到了地板上，月光從窗口照進來，撒落在那白皙無暇卻畸形的胴體上。

「你是什麼意思？」阿諾德有些急躁地質問，「因為我是個閹伶你就不和我做了？這和說好的不一樣！這副不男不女的身體不行嗎？」

「別誤會了，錢我還是會給你的。」喬特淡淡地說，感覺阿諾德放心地鬆開了手，他的胸口不由得感到一陣痛楚，「你真的需要錢需要到這種地步嗎？」

「那是當然的。」阿諾德不假思索地回答，「你不需要過問。」

「我想知道，你對金錢的需要已經強烈到……」喬特扣好襯衫的扣子，回頭難過地看著他，「——已經強烈到，就算把你這樣畸形的身體在各種不同的男男女女面前露出，都也無所謂了的地步了嗎？」

「……那又如何？」阿諾德抓緊了被單，蹙起眉，「你用不著用那種眼神看我，閹伶只有在年輕的時候才有價值，如果不趁現在多做一點……」

他像是想到了什麼，突然打住了話。

阿諾德低下頭，沉默了好一會兒，月光灑落在他的銀髮上，閃耀著柔軟的光澤，那一瞬間，阿諾德的側臉看起來是那樣的寂寞。

喬特平靜地望著他，平靜到出乎自己的意料。

而後，他在床邊坐了下來，替阿諾德披上了衣服，將他靜靜地攬入懷裡。

「我想多了解你，阿諾德，從第一次見面開始，這種想法就沒有停止過。」他輕聲地說，靠上阿諾德的肩膀，「可以當做特別服務，把你的一切說給我聽嗎？」

阿諾德靠在喬特的懷裡，有些疲累地仰起頭。

他緩緩閉上了一向冷漠的冰藍色雙眼，沉默了好一會兒，而後，啟唇。

「你這怪人……」

他說著，發出了幾聲無力的乾笑。

＊

阿諾德有個弟弟，住在孤兒院。

在他九歲那年接受閹割手術以前，他與他的弟弟一同住在孤兒院裡，兩人成天形影不離，十分要好，他們時常到教會的合唱團去唱讚美歌，也算是賺些零花錢，弟弟歌唱得不大好，阿諾德倒是常受到信徒和牧師的讚美，他擁有一副天籟般的嗓音，很快就擔任合唱團裡的主唱，拿到了更多的錢，卻從不吝惜把自己賺得的錢和弟弟一同分享，在那個時候，弟弟就是他生命全部的重心。

現在也是，往後也是。

九歲那年，阿諾德受迫成為了閹伶歌手。

教堂的牧師出賣了他，為了讓阿諾德一直保有純淨好聽的嗓音，他在他的水裡下了藥，在阿諾德昏迷替他行了閹割手術，阿諾德後來痛了很多天才能下床走動，期間弟弟一直守候在旁，當時的兩人對閹割一事一無所知，而與牧師串通的院長則對兩人謊稱阿諾德只是生了一場怪病。

到了十四歲，阿諾德還是沒有變聲。

他比同齡的男孩長得更幼小，皮膚光滑誘人，就像女人一般，卻比女人更加漂亮，因此受盡了其他男孩的嘲笑，阿諾德對他們的反擊便是絕對的暴力，他的拳頭小，卻有著子彈般的爆發力和強度，很快地，阿諾德成為了那一帶的孩子王，他的弟弟也因崇拜阿諾德而走上

了相同的絕對暴力的道路。

只是同年的夏天，他的弟弟染上了重病。

阿諾德耗盡了所有微薄的積蓄都湊不足弟弟的醫藥費，他驚慌地向院長求助，院長也因而揭露了他已成為閹伶的身分，阿諾德反覆思量後決定離開家鄉，到外地去以歌手的身分掙錢，自尊心極高的他開始為錢而低頭，即使對方再怎麼差勁，還是得為了金錢跪伏在他腳下，經過幾次的求情後，他終於獲得了在重新上演的歌劇《奧菲歐》劇中飾演尤莉笛絲一角的機會，也幸運地籌到了弟弟第一次的醫藥費，阿諾德帶著錢返回家鄉，在病床邊一直陪伴著昏迷的弟弟，醫生卻告訴他，弟弟的病需要長期的治療，因此需要龐大的醫藥費。

更令他震驚的是，醒來的弟弟昏昏沉沉地看著他，叫了聲「姊姊」。

從那一刻起，阿諾德突然明白，被閹割的他已經不能算是男人了。

他成為了一個不男不女的怪物，沒有辦法成為人父、無法娶妻，也無法再被摯愛的弟弟喚一聲「哥哥」，有朝一日，他的力氣將輸給那些曾經被他踏在腳下的少年們，他將永遠無法成為一個正常的男人。

那之後，阿諾德離開了家鄉。

他將弟弟托給孤兒院的院長，在外頭以閹伶歌手的身分掙錢，並將生活費以外的收入全

都寄回去作弟弟的醫藥費，卻從來沒有出現在弟弟的面前過。

不能讓弟弟看見這副身體。

只要在弟弟的心裡，永遠保留過去那個「哥哥」的印象就好了。

只要弟弟能從病痛中解脫，自己變成什麼樣子都無所謂，後來，他被別人批評歌聲失去感情，被趕出了歌劇院，以街頭藝人的身分流浪到了威尼斯，終於再度受到雇用，他被喻為「最美麗的閹伶歌手」，受到貴婦和名媛和男同性戀者的寵愛，白天他在歌劇院唱歌，晚上則在別人的床上出賣身體。

「……不過很不幸，我患有性冷感症。」阿諾德說到了一個段落，停下來，望向身後的喬特，「性愛對我而言，除了疼痛以外，再無感到其他……。」

喬特注視著他，沒有說話，阿諾德又逕自說下去。「之後就和你知道的一樣，女公爵讓歌劇院把我裁了，所以我一路來到翡冷翠，遇見你……不過就像你說的，我需要錢，在我收到弟弟的喜訊以前，不管這副身體被人糟蹋成什麼樣子，我都會繼續賺下去……直到醫療費足夠了為止。」

「已經足夠了……」喬特淡淡地道，低下頭，圈著阿諾德的手又更緊了一些，「你做得已經很足夠了，換個方式掙錢吧，你不需要這樣折磨自己……」

「出身低下的孤兒，除了出賣身體，還有什麼比這個行業賺得更多？」他冷冷地道，語氣卻帶了幾分自我諷刺，「還是說，你打算包養我嗎？慈善家。」

「你不適合被包養。」喬特平靜而溫柔地道，握緊了阿諾德的手，「你應當是適合飛翔在天空中的……自由自在的鳥兒，怎麼適合被關在籠子裡？」

阿諾德低頭看著自己被握緊的手，沉默了好一會兒。

「……你很善言辭，彭哥列先生，至今為止尚未有人對我說過這樣的話。」他淡淡地道，斂下了睫，「你這番好聽話，我就暫時聽進……」

阿諾德打住了話。

肩膀上傳來的濕潤感讓他瞪大了眼。

身後的喬特舉起手，捂住了眼，他聽見那個金髮男人為了自己而低泣，阿諾德彷彿從後腦被敲了一擊，他楞楞地回過頭，看見喬特・彭哥列泛紅的眼眶和淚水，喬特的身體因激動而顫抖著，卻沒有哭出聲音。

「為什麼……？」阿諾德難以置信地看著他，顫抖地伸出了手，「我並不為自己感到難過，但你為什麼……要為了我而哭……？」

「啊啊、可能正是因為你都不哭。」喬特緩緩地道，聲音帶著鼻音，聽起來卻格外地平

靜，「這大概是代替你而留下的淚水吧，我並不是可憐你，只是……聽著你用這樣平淡的語氣說出這樣的故事，胸口就疼得我要哭出來。」

「那算什麼……」

揪住喬特的領子，阿諾德突然感到自己的身體軟了下來。

分明是今天才知道名字認識的陌生人，分明已經給他看見了自己最為醜陋的一面，這個人還是為自己落下了淚水，而他還說，這並不是同情的淚水。

如果不是出於同情，那是為什麼？

還會有什麼，在同情與憐憫之上，更強烈的情感……？

「我可不是慈善家，阿諾德。」喬特說著，苦笑起來，淚水滴上了床單，「可是我想了解你、我想幫助你，我說過了，這些想法從第一次見面開始，就沒有停過我想讓疲累從你的眼裡消去，讓你的歌聲飽含感情，我是這樣想的。」

「簡直莫名其妙……」阿諾德抬手替他抹去了頰上的淚珠，淡淡地道，「我跟你可沒有熟到那種地步，你果然是個怪人……」

「哈哈……或許是吧。」聽見他的話，喬特溫柔地笑了起來，吸了吸鼻子，抬起頭，黎明的晨曦映照在他的側臉上，他抬手撫上阿諾德的側臉。

「——也或許，是我喜歡上你了吧。」

＊

「喬特・彭哥列！」

伴隨著一聲帶著哭音的大吼，科扎特・西蒙的聲音響徹了翡冷翠慶典第二天的會場，舞台上的表演者紛紛停下了樂器演奏，楞楞地朝這邊看來。

而罪魁禍首卻苦笑著，看著憤憤朝自己走來、臉上還留有幾個唇印的摯友。

「你昨天竟敢派人灌醉我！你害我差點失身知不知道！你不是虔誠的基督徒嗎？回去以後不讓G揍你一頓實在難消我心頭之恨！」科扎特哭喪著臉吼道，低頭悲愴地用袖子抹著臉上的唇印，「女人……真是可怕的生物！」

「義大利女人果然也是風情萬種啊。」喬特笑著感嘆道，拍了拍科扎特的肩膀，「我是打算讓你在休假期間留下一個好回憶啊，幸好你平安無事。」

「唔……一點說服力也沒有……」科扎特為自己的遭遇哀痛地嘆了口氣，蹲下來，「有時候我真懷疑，交到你這個朋友到底是福氣還是報應……」

喬特溫和地笑了笑，沒有答話。

舞台上的比賽又繼續進行，在民眾的鼓掌聲中，銀髮的閹伶歌手隨著其他歌手站上了

台，底下傳來少女的歡呼聲與鼓掌聲，喬特也終止了與科扎特的談話，往台上看去，而舞台上的那人也回應了自己的目光。

他的神情難得如此平靜，那雙冰藍色的眸子閃爍著熠熠的神采。

「唉？那位該不會是上次的尤莉笛絲？」科扎特楞楞地看著台上的人，問，「他也在翡冷翠？」

「那不是尤莉笛絲喔。」喬特在掌聲中溫和地笑著，「現在站在台上的，是阿諾德・亞凡席斯，威尼斯最美麗的閹伶。」

「閹、閹伶？」

科扎特的疑問尚未出口，表演便開始了。

翡冷翠最好的喇叭手與參賽的閹伶一較高低，有些歌手緊張到喉嚨哽住，被狂歡的群眾拖下了台，有些歌手則是在音準與肺活量上輸給了喇叭手，阿諾德是最後一個參賽的閹伶，主持人攬過他的腰，像對待女人一般將他抱起來，底下的群眾發出一陣吼叫與歡呼，「威尼斯最美麗的閹伶歌手」這個稱號遠近馳名，大家都謠傳那是只有外表沒有內在的空虛閹伶，底下的觀眾有的議論有的竊笑，阿諾德嘴角滑開一抹冷冷的笑意，推開了主持人。

喇叭手先下了挑戰狀，吹奏出一段充滿的花式技巧與裝飾音的華麗旋律。

阿諾德完美且毫無誤差地拷貝了一次那複雜的旋律，底下的觀眾紛紛發出驚嘆，喇叭手不服氣，吹奏了一段更為複雜的旋律，阿諾德亦完美地重現，期間沒有任何一個音準偏差，節奏也精確無比。

接著，他不給上氣不接下氣的喇叭手再出難題的機會，轉而由他拋出一串令人驚豔的複雜旋律，而後是帶了兩個裝飾音的高難度轉音，接著一下子拔高，唱出令人暈眩的完美高音，持續了有整整十五秒之久。

底下的聽眾紛紛驚訝地張大了嘴。

喇叭手吹得臉紅脖子粗，仍然拷貝不出剛才他的旋律，甚至吹破了音，勝負已定，台下的群眾爆出一陣歡呼，主持人也驚訝得說不出話，他們簇擁上前，把阿諾德拉下台，摸著他抱著他，激動得又叫又跳。

「不一樣了……」遠遠地看著那些激動的群眾，科札特楞楞地道，「不覺得他的聲音不一樣了嗎？雖然只是一小段旋律，可是已經完美得無從挑剔了……」

「啊啊、確實如此，的確是無從挑剔的完美。」喬特望著被群眾包圍簇擁的銀髮人兒，溫和地揚起了唇角，「這次的慶典也有很多知名的作曲家和音樂家會來，看來他今後的工作應該有保障了吧。」

科札特後來回了什麼話，喬特並沒有聽進去。

只是被激動的人群擁得衣衫不整的阿諾德，嘴角掛著淺淺的笑意，在興奮的氛圍中他回頭地姿勢如此平靜，也就那樣平靜地朝喬特・彭哥列望了一眼。

僅只一眼，卻足以惦記一生。

*

喬特和科札特離開翡冷翠的那一天，阿諾德去送他們。

顯然那銀髮的閹伶是真的紅了，走到哪裡都有粉絲追著他，喬特騎在馬上等著阿諾德遠遠跑來，他親眼看著他揮舞著那女性一般纖細的手腕和拳頭，卻把一個高了他三個頭的壯漢跟蹤狂狠狠揍倒在地板上。

喬特不禁笑了。

就算已經無法成為一個正常的男性，阿諾德卻也從來不輸給任何人。

「喬特。」阿諾德小跑步來到他身邊，看著那金髮的西西里人跳下了馬，他從口袋裡掏出那天晚上喬特給他的一小袋銀幣，遞還給他，「這個……那天晚上我們什麼事也沒做，我不能收你的錢，你拿回去吧。」

「說什麼話。」喬特溫和地笑了笑，沒有接過那袋銀幣，「你不是告訴我了很多事情嗎？

而且你現在這麼有精神，我想，我要的東西，也已經拿到了。」

阿諾德稍稍紅了臉，低下頭。

他握緊了手裡那袋銀幣，硬是塞回喬特的手中，卻被那金髮青年握住了手，寬大的掌心傳來暖暖的溫度，阿諾德抬起頭，望向那雙金紅色的眼。

「離別前答應我一件事，阿諾德。」他溫和卻認真地說，金髮在陽光下閃耀著光芒，「不要再去賣身體了，你弟弟也不會希望見到這樣的你。」

「嗯……不會了。」阿諾德肯定地回答他，沉默了好一會兒，而後，他往旁別開了頭，耳根都泛成了紅，「在我們再次相遇前，我不會跟任何人做的。」

「哈哈、那還真是謝謝你了。」

喬特溫柔地笑了起來，撫上阿諾德的下顎，讓那冰藍色的眸子再度映出自己的倒影，他撥開眼前人兒銀色的瀏海，低頭在白皙的額上落下了一個淺淺的吻，一如翡冷翠的草原拂過頰側的清風，不留痕跡。

阿諾德望著柔和的笑容，感到眼眶有些濕潤。

他曾與數百個男人女人在深夜的床鋪上纏綿，曾經與無數的陌生人深吻，然而在這個帶給自己希望的金髮男人面前，他卻連簡單的擁抱都提不起勇氣。

「我們再見了，阿諾德。」摸了摸那柔軟的銀髮，喬特溫柔地笑著，「有時間的話歡迎到西西里來玩，我還沒把我的故事說給你聽呢。」

「你不考慮多留一天說給我聽？」

「不了，不趕在聖誕假期結束前回到西西里的話，肯定會被朋友們毒打一頓的。」喬特笑了笑，重新跨上馬，將手裡的銀幣錢袋再度丟還給阿諾德，「這筆錢你就收下吧，就當是我買你下次見面的吻。」

「怪人，完全無法理解。」阿諾德微笑起來，退後一步。

喬特拉了拉韁繩，回眸對阿諾德露出一抹逆光的淺笑。

他與科札特駕馬在翡冷翠的鄉間小徑上徜徉而去，阿諾德站在原地目送他離開，喬特在風中回頭追尋，那銀髮歌姬的身影卻在光影中顯得模糊了起來，就像奧菲歐回頭追尋尤莉笛絲溫柔的身影，卻永遠失去了摯愛之人的瞬間。

他感到有那麼點的悵惘，卻沒有再回頭。

*

回到西西里後數個月，一切工作又恢復正常。

身為巴勒摩青年自警團的領導，日常生活的瑣事讓喬特・彭哥列忙得沒有時間喘口氣，

原以為G和那幫部下會因自己偷跑出去玩而大發雷霆，沒想到回去之後看見他們各個擔心到快哭出來的場面，科札特和喬特不免深感愧疚。

他有好一段時間沒有心思再去掛念阿諾德，卻還是時常想起他們相處的那個晚上，在交通不方面的時代，一旦分別就再無對方的消息，喬特聽說有個稱號「巴伐利亞百靈」的閹伶歌手最近紅遍了歐洲的上流社會，卻也不知道是不是阿諾德。

再次考慮尋找阿諾德的下落，是幾年後聽說G與別人在外發生爭執的一天。

G是個冷靜理性的人，至少事情不要牽扯到喬特的時候是如此，他成熟穩重，又擅於判斷情況，喬特實在想不出他要如何與別人發生爭執。

那天部下匆匆跑回總部來和他通報，喬特騎著馬趕到現場時，只見圍觀的群眾繞成了一個圈，大聲對著中央打架的兩人叫好，喬特匆匆忙忙趕上前去，只見G徒手正與一個黑髮的少年打得不相上下。

他跑進戰場正中間制止打得正激烈的兩人，兩三下將暴戾的黑髮少年壓制在地，G見到喬特立刻低頭為自己失態的行為道歉，喬特代替G請求少年的原諒，卻突然發現少年與阿諾德竟是長得如此相似。

「我叫雲雀恭彌。」

少年坐在首領辦公室內，冷冷的表情與阿諾德如出一轍，「我是來找人的。」

「你哥哥嗎？」喬特笑了笑，看見少年吃驚的眼神。

「你為什麼……」

「啊、這是我的直覺，請不要見怪。」

「……怪人。」那少年嘀咕了一聲，喬特微笑起來。

他向少年打聽了身世，那少年說，他年幼時生了一場大病，哥哥為了賺取他的醫藥費而離開家鄉，但自此之後就再也沒有回來，就連他病好了以後都沒有收到哥哥的消息，直到有一天他發現悖德的醫生依然假藉醫藥費的名義定期收取他哥哥寄回來的金錢，一怒之下殺掉了醫生，並憑著每個月寄回金錢的信封袋慢慢搜索，一路從巴伐利亞找到威尼斯，卻斷了關於哥哥的消息。

所以，他一路找來了西西里。

喬特聽到這裡不禁發笑，他從來不知道自己可以與一個人那麼有緣，那時恰好接近黑色復活節假期，喬特又多留了雲雀恭彌幾晚，打點好行李和後續的行程，將管理自警團的重責大任暫時託付給G，然後來到雲雀的房前。

「吶、要不要和我去看歌劇？」他敲了敲門，笑著問，「我想順便給巴伐利亞的百靈帶

個禮物，說不定可以藉此打聽到你哥哥的消息？」

＊

再次與阿諾德相見，是在巴黎知名的歌劇院。

雲雀恭彌對於歌劇一點興趣也沒有，卻在擔任女高音一職的閹伶歌手出場後眼睛為之一亮，他坐直了身子，安靜地聽完整首詠嘆調，灰藍色的眸子閃閃發光。

「那就是巴伐利亞的百靈？」歌劇結束後，雲雀恭彌趴在椅背上問，眼神向一隻面對毛線球的興致勃勃的黑貓，「他的聲音和小時候的阿諾德好像……」

「你還記得你哥哥的聲音？」喬特問，雲雀恭彌點了點頭。

「那是我的哥哥，我不可能忘記的。」他目不轉睛地盯著那個接受全場觀眾歡呼和鼓掌的女高音，眨了眨眼，「阿諾德的聲音……一直都很溫柔。」

「那麼久沒見面，說不定你哥哥變了？」

「不管變成什麼樣子，阿諾德就是阿諾德。」雲雀恭彌回頭有些不滿地瞪視著他，蹙起了眉，「就算他變成軟弱的草食動物，也是我敬愛的哥哥。」

「你是真的很率直呢，這樣我就放心了。」喬特溫和地注視著他，微笑著，而後站起身，「吶，你在這裡等我一下，我去一趟廁所，很快就回來。」

雲雀恭彌應了一聲，回過頭去，喬特掀開簾子，走出了包廂。

才剛轉過身，就見那個剛換下戲服，簡便的襯衫和長褲顯得不整的閹伶氣喘吁吁地出現在他眼前，美麗的銀色髮絲隨風飄揚，喬特看著他，勾起了微笑。

「好久不見，阿諾——唔……」

雙唇猛然被溫熱的唇瓣堵住，喬特吃驚地瞪大了眼。

阿諾德伸手環過他的肩膀，不顧走廊上人來人往，將那金髮青年用力按上了牆，給了一個激動卻笨拙生疏的吻，直到喬特的手慢慢覆上他的背脊。

他的腰依然像女人那般的纖細，襯衫下看得見他微微隆起的胸部，似乎比幾年前要小了一些，那雙環著自己的白皙手臂似乎也有了些肌肉，看來這些年來阿諾德很認真在鍛鍊自己，他的靈魂與他剛才的歌聲一樣充滿了力量。

雖然想奪回吻的主導權，但以歌手為業的阿諾德肺活量不是蓋的，喬特很快就沒了氧氣，推推阿諾德的肩膀，那銀髮的人兒才放開了他。

「這是幾年前你買的。」他咧開一抹邪魅的唇角，舔了舔沾有透明色唾液的唇瓣，「原本我以為我們不會再見了，所以擅自附上了贈品。」

「那還真是划得來……？」喬特喘著氣，溫柔地笑了起來，伸手將阿諾德攬入懷裡，替

他扣好了襯衫的釦子，「吶、是不是急著想見我，連衣服都沒穿好？」

「你說呢？」任眼前的金髮青年替自己繫好褲頭的腰帶，阿諾德心情頗好地微笑著，「你在信裡說帶了禮物，是什麼樣子的？」

「喔、那個啊。」

喬特笑了起來，脫下身上華麗的絲質天鵝絨外套，披到阿諾德的肩上，而後拉著那只纖細的手往前走，揭開了包廂深色的絨布簾。

歌劇院璀璨的燈光映照在兩人的身上，有如太陽神阿波羅給予的恩典，奧菲歐與尤莉笛絲在光芒中再次握緊了曾經一度失去的掌心的溫度，喬特溫柔地注視著身旁的銀髮人兒，冰藍色的眸裡映出了黑髮少年的身影，他輕聲笑了。

「我帶追了你一輩子的小歌迷來了，阿諾德。」

（完）

骸雲

MK-6918

MK-6918

2013年1月

雖然我沒有很喜歡機械，機器人設定卻一直深得我心。有一陣子甚至大量搜尋了機娘的圖片，這也促成了《The Red Sleeves》的創作構想。

時隔幾年後，動手寫下了這篇MK-6918。其實當時已經對骸雲的愛淡到索然無味，還是硬著頭皮寫出了這篇文。創作原因其實很簡單，我就是那種無聊得會想把老梗拿來寫出新突破的人，《永遠的背叛》也是因為這麼搞才會誕生的。寫完之後一度覺得自己有重拾對骸雲的愛，結果也沒維持多久就是了w

雲雀恭彌那天回家的時候，家門口放了一個大包裹。

寄件人不是阿諾德、不是風，沒有署名，收件人那欄卻寫著他的名字，雲雀恭彌這人向來不喜歡從別人那裡平白無故收受好處，當然保護費例外。

看來像是個惡作劇包裹，但就算裡頭裝的是炸彈他也沒在怕。

他拿出小刀，拆了包裹，打開箱子，箱內的物品慎重地被保麗龍塊保護著，擺在最上方的是一張簡易的說明書，雲雀恭彌打開說明書，上頭文字如下：

『親愛的客戶您好，這裡是黑曜股份有限公司，感謝您使用本公司的新產品ＭＫ－６９１８型號，使用本產品前請注意以下事項：1、本產品外殼有防水功能，但無法直接浸水，如需清潔，請用布料擦拭。2、本產品有各種特殊功能服務，保鏢用、玩賞用、情趣用……等等，請勿將產品作為戀人或伴侶使用，以免戕害自身身心健康。3、本產品外型無法改變，如需更換，請送至原廠。以下原廠地址及電話：ＯＸＯＸＯＸＯＸＯＸ……』

雲雀恭彌闔上了說明書。

他將說明書放回箱內，蓋上了箱子——這是陷阱，他淡淡地想著，阿諾德都是這麼教他的，來路不明的東西絕對沒好事，肯定是詐騙新手法。

但是，如果只是看一下的話……

雲雀猶豫了好一會兒，還是重新打開了紙箱。

他小心翼翼地掀開了保麗龍塊，映入眼簾的竟是一個人。

不，應該是機器人，雲雀恭彌看清了他的樣貌，那個人有著一頭深藍的髮，蜷曲在紙箱內有如死去了一般安靜，他沒有呼吸，沒有心跳，然而乍看之下與活人並無區別，雲雀恭彌又撿起了說明書，他似乎已將阿諾德的告誡遠遠拋在腦後，眼前的機器人完全吸引了他的注意，他按照說明書的步驟，撥開那機器人的藍髮，切下了開關，而後靜待三十秒。

……沒有任何反應。

雲雀重新看了下說明書：欲啟動本產品，請先充電八小時。

*

刑警有一種獵犬般敏銳的直覺，這種直覺給了他們接穿犯人謊言與佈局的能力，而雲雀恭彌也必須承認，阿諾德實在是個無從挑剔的傑出刑警。

要瞞過阿諾德真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別當目標物又是如此龐大的時候。

幸好阿諾德不是個喜歡進他房間搜查的人，雲雀恭彌把機器人隨意塞在衣櫃裡就沒有再去理會，他吃過晚飯，讀了一整晚的書，接著又睡了個好覺。

「クフフフ～」

代替早晨的鬧鐘喚醒他的，是一串怪異的笑聲。

雲雀恭彌翻了身，將腦袋縮進棉被裡，尚沒有意識到聲音的來源不是鬧鐘。

「クフフフ～起床囉，親愛的主人。」

主人？

雲雀恭彌稍稍睜開眼睛，意識有些混沌，今天早上是不是有點太黑了，為何陽光還遲遲沒從窗簾的另一端露臉，他將視線稍稍上移，而後暫停呼吸。

——有某個人型的生物以壁虎的姿勢伏在他的身上。

「醒來了嗎？親愛的主人。」

然後那個貼他臉貼得極近的生物就這樣說話了，還伴隨一陣奇怪的笑聲。

雲雀恭彌想也沒想就揮出了拐子，狠狠擊中了那生物的臉，直到發現沒有預料中的金屬撞擊聲後，才意識到手上抓的不是拐子，是熊布偶的手。

「打臉……這就是主人固定起床模式嗎？資料儲存。」那生物，而後坐起身，雲雀恭彌愣愣地看著他，那並不是生物，而是他昨天塞在衣櫃裡的藍毛機器人。

「看來終於認出我是誰了呢……クフフフ～」那機器人心情頗好地笑了笑，「早安，

主人，我是ＭＫ－６９１８，出廠序號是……」

「——夠了。」

猛然打斷了機器人的話。

雲雀恭彌抓緊棉被，對著機器人伸出了掌。

「現在就滾出去。」

「欸？」機器人稍稍瞪大了眼，然後像是明白了什麼，他微笑了起來，「喔——我明白了！主人是要更衣嗎？我也有幫忙更衣的功能喔，那麼初次啟動的認證程序我就之後在……嗚噗！」

正面被枕頭擊中了臉，機器人發出了與人類相同的聲音。

看來這個設計還真是忠於人性。

「滾回原廠去。」雲雀恭彌稍稍蹙起了眉，「我不要你了。」

「這可不行。」機器人笑瞇瞇地拿開了枕頭，「如果要退換貨的話，必須先填表格並告知退換貨理由並拿出當初購買時的發票以茲證明。」

「包裹送錯了，我可不記得有買你。」雲雀淡淡地道，下了床，「此外，我的退或理由是，我不需要一個每天早上會對我鬼壓床的裸體機器人。」

「如果主人不喜歡的話，我可以更換一個模式。」機器人歪了歪頭，「喔呀，不過關於你前面說的那句話，這可就不好了呢，你沒有購買我嗎？」

「我又不是瞎了眼。」

「當然，主人的雙眼健全。」

雲雀恭彌回眸看了他一眼。

以這款機器人的智商似乎聽不懂諷刺。

「對了，如果是包裹送錯的話，那麼我得通知原廠才行，請問先生這裡有網路嗎？或是讓我連上電話線也可以。」那機器人笑著說道，「還好還沒有開始進行認證程序，不然認錯主人的話可就糟了呢。」

「你能不能閉上嘴？」雲雀稍稍蹙起眉，彎下身拔下電腦主機上頭的網路線，扔給六道骸，「阿諾德還在睡覺，你會吵醒他。」

「這是不行的喔，能夠命令我的就只有主人而已。」機器人打開自己的腹部，裡頭是密密麻麻的精密電線，他將網路線插上了其中一個小孔，「現在我和先生你只是沒有關係的陌生人而已喔，很失望吧？」

「那麼你就是私闖民宅，立刻給我滾。」

「クフフ～我想機器人沒有私闖民宅的問題呢。」

迎面一只拐子扔過來，機器人及時偏頭閃過。

「喔呀喔呀，先生您生氣了嗎？請記得拿那種武器別打臉喔，要是被送回原廠會很麻煩的，好不容易我拿到這麼帥氣的一張臉……嗚喔！」

及時彎身閃過了另一拐。

「先生請別激動，這樣會阻礙網路的連線——啊啊啊你在幹麻！」

六道骸發出一聲大叫。

雲雀恭彌手中晃著網路線的另一端，嘴角咧開一抹邪魅的微笑。

「你是第二個能閃開我兩拐的人。」他心情頗好地掛著嗜血的微笑，鬆開了手中的網路線，「在我將你咬殺至死前，你別想逃走。」

「咦？等等！這太不科學了！先生衝動是魔鬼……請你啊啊啊啊啊——」

慘烈的叫聲迴盪在清晨七點十分的公寓內。

叫聲尾音才剛落，房門便隨之打開，機器人瞪大了雙眼，一個長相與雲雀恭彌極為相似的男人站在房門口，他有著一頭銀色的短髮，白皙的肌膚……從手臂的顏色來看應該要是很白皙的肌膚——但是從那張氣黑的臉上看不出來。

「阿……阿諾德……」雲雀恭彌像做錯了事的孩子，立刻從機器人身上站起，將雙手的拐子藏到身後去，「早安……這麼早就醒了？」

「啊啊……被慘叫聲吵醒的。」阿諾德用緊蹙的眉和不悅的語氣表達了他強烈的不滿，他的目光從雲雀身上移開，挪到在地上呈大字型躺平的機器人身上，臉上表現出的厭惡感不減反增，問，「這個是什麼東西？」

「咳咳！真是失禮，我可是艾斯托拉……」

「——看著就礙眼，拿出去扔掉。」

說完，那銀髮男人不留解釋空間，關上了房門。

機器人默默在自己對人類的儲存資料上，更新了一筆「不可理喻」。

「真不明白……是我對人類的認知有誤還是……」機器人抬起頭，卻在瞬間打住了話，雲雀恭彌站在那裏，垂著頭，像是受了罰的孩子一般失落，「先生？」

「他生氣了……」雲雀輕聲道，往一旁的書桌擱下拐子，「全都是因為你。」

「因為我？等等，讓我先演算一下事情發生的順序……」

——喀擦。

房門再度被打開，阿諾德又重新站在門口。

這次他的神情看起來好些了，機器人小心翼翼地瞥了雲雀一眼，那黑髮的少年抬起頭來，他的眼神充滿了緊張，或者該說，忐忑不安。

「阿諾德？」

「我沒有怪罪你的意思。」名為阿諾德的銀髮男人淡淡地說著，冰藍色的雙眸溢著溫柔的情緒，「今天我負責做早餐，換好衣服就下來吧。」

「真的？」雲雀恭彌的神情轉為期待，阿諾德對他點了點頭。

然後，那冷冷的目光又再度挪回機器人身上。

他上下打量著藍髮的機器人，沉默了好一會兒。

「呃……這個是……！」雲雀恭彌繞過機器人跑上前去，「這個是昨天送錯的，他、他不是人類，所以就算他裸體……我是說……我馬上就扔掉他！」

「你不必緊張，我知道那不是人類。」阿諾德神色淡然地摸了摸雲雀的頭，機器人卻開始懷疑自己的人型外殼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

「這東西讓我想到了某種菇類……好吧，他可以留下來。」

他像是宣布撿到的小狗可以留下一般，溫柔地看著雲雀恭彌。

然後他又一次摸了摸那黑髮少年的頭，轉身離開，機器人不用看都知道，雲雀恭彌目送

他離去的眼神一定閃耀著星星與月亮。

他們是怎麼回事？戀人？同性戀？偶像與粉絲？

「真是太好了呢，先生，結局皆大歡喜，那麼可以把網路線給我了吧？」機器人試探性地詢問道，從地板上坐起身，「不快點通知原廠的話……」

「真是太好了呢，裸體變態，阿諾德說你可以留下來。」轉身的瞬間踩住機器人正要探向網路線的手，雲雀恭彌嘴角咧開一抹溫和的、令人不寒而慄的微笑，「他似乎很中意你，不管是送錯了還是怎麼樣都好，現在你哪裡都別想走。」

機器人看著雲雀恭彌的微笑，又看看自己被踩得嘎滋嘎滋作響的手，從原廠被送出來，啟動的第一天，就立即習得了第一種情緒——恐懼。

究竟是這個家庭的人不正常，還是他內建的人類資料有誤？

當然現在的他還不知道，日後他會多感謝雲雀恭彌的這個決定。

而雲雀恭彌本人又有多後悔，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首先，您必須為我起個名字。」

穿著明顯小了一號的並盛中學校制服坐在尚未開張的咖啡廳內，機器人對餐桌另一端的黑髮少年露出了制式的愉悅的微笑，道「家用機器人——特別是我，就和寵物一樣是很纖細的，你要好好愛護我才行，首先名字是拉近兩人距離的第一步，就為我取個好聽一點的名字吧。」

「那……」雲雀恭彌漫不經心地咬下一口鬆餅，「藍色波蘿？」

「駁回。」

「藍色機器人？」

「也駁回。」

「刺刺頭哆啦A夢？」

「……系統登錄，以後請叫我六道骸。」

雲雀蹙起了眉，似乎對這個結果不甚滿意。

他低頭吸了口果汁，眼神稍稍恍惚了一陣，六道骸這個名字，似乎在哪裡聽過，卻想不大起來，那對面為自己新取了名叫六道骸這名字的機器人將他的沉默盡收眼底，然後有些不

安地望向他。

「吶……六道骸這名字真有這麼低水準？」

水準低到你懶得吐槽？

「不……」

雲雀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樣，最後還是什麼也沒說，徹底將這場交談打斷的是迎面走來的阿諾德，他正將圍裙從身上解下，繫緊自己的黑色領帶。

「吃完了就快去上課。」阿諾德柔聲說，摸了摸雲雀的頭，「我要去上班了，如果喬特他們來了就替我帶個話，說我借用了他們店裡的廚房。」

「我會的，不過我想他們應該也習慣了。」雲雀含著叉子，心情頗好地微笑著，仰頭望向銀髮男人那雙冰藍色的眼眸，「一路順風。」

「嗯，你也是，自己路上小心。」阿諾德微笑道，伸手撥開雲雀的瀏海，彎身親吻那雪白的額，轉身邁開步伐，卻在走了幾步後又像是想到了什麼似地回頭，「對了，那邊那個藍色的破銅爛鐵……」

「我叫六道骸，先生，請叫我六道骸。」如果他真有青筋的話現在肯定爆了。

「住在我們家要付租金和水電費，從今天開始計算。」

「什麼？」六道骸猛然從椅子上站起，「租金？」

「還有你的學費，想辦法自己去賺。」

「等等這太不人道了！」六道骸含淚哭吼，「我是機器人啊！你、你們強迫我留下來、不讓我向外呼救還要跟我收租金？你們這是勒索……唔唔！」

猛然被雲雀恭彌從後方摀住了嘴，六道骸差點跌倒在餐桌上，阿諾德裝做什麼也沒看到，穿上大衣之後便推開了咖啡廳的門，快步離開。

雲雀恭彌目送他離去的眼神閃爍著星星與月亮。

「不要耽誤阿諾德的時間。」那黑髮的幫腔小兇手訓話的神情像邊告狀邊抓著媽媽衣角的小女孩，「他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你們是怎麼樣？主僕關係？」扒開雲雀覆在自己嘴上的手，六道骸冷著眼回眸問道，「我說，該不會你才是那傢伙的專屬機器人吧？」

「我們是兄弟。」雲雀瞪了他一眼，頓了一會兒又補上一句，「三兄弟。」

「你們哪有把我當兄弟！」

「不是指你！白癡！」雲雀叫道，「還有一個二哥，他不在日本，就這樣。」

「你還有個二哥？」六道骸頗感興趣地道，「你對你的二哥也會如此？」

「不可能。」

雲雀直截了當地回答，沒有任何一絲猶豫。

後來六道骸才發現，對於雲雀恭彌而言，阿諾德的確是唯一一個特別的存在，那天他跟隨雲雀去了並盛中學，除了見識到他以風紀委員長身分強硬霸道專制的行事風格之外，也終於見識到了雲雀恭彌所謂「真實的性格」。

六道骸敢說，如果他是以並盛中學校學生的身分與雲雀恭彌初次見面，那他壓根兒不想和他扯上任何關係。

——太暴力了。

一陣慘烈的哀嚎劃破天空，滿身是血的彪形大漢躺倒在地，鼻梁被揍斷了，鮮血如洪泉一般不止地流出，大概也斷了幾根肋骨，正處於半死不活的狀態，六道骸忍不住有種想打哆嗦的感覺，雖然他並不會打哆嗦，但如果被揍的是自己，估計功能已經全壞光了，再怎麼說，精密儀器經不起打的。

他看著躺在地上那人的慘狀，又望向那彪形大漢的對手——身材清瘦的雲雀恭彌，這方的二頭肌和那方的纖細手臂簡直不能比，但為什麼霸凌的方向卻是完全相反？六道骸的視線又望向那彪形大漢身旁的同伴，一個兩個三個四個，通通躺在地上動彈不得，而雲雀的戰友，

就只有他手中的兩只拐子。

「真是厲害呢，先生。」六道骸識相地鼓掌，僵硬地笑道，「我可以請問你一下，你的手臂是加裝了高效率馬達嗎？如果是的話我還真的挺想和你請教一下那到底是怎麼奈米化的才有辦法塞進那麼細的手臂裡呢。」

「我的性能和你的不太一樣。」雲雀恭彌似乎將他的話視為讚美，勾起一抹心情愉悅的唇角，「站在頂點的強者有這點能力是理所當然的。」

不，就生物學的角度看來不理所當然吧？

六道骸默默吐槽在心裡，跟在雲雀身後離開了校舍的角落。

不止是暴力而已，雲雀恭彌對任何人的態度都相當冷淡，永遠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沉默地俯瞰校園內的日常光景，六道骸冥冥之中產生了一種想法，雲雀恭彌大概是個很孤獨的人，只是他從未將這樣的情緒表現出來。

他的眼中只有阿諾德一個人，雖然不知道他們之間發生了什麼才會產生這種異樣的關係，但是轉個念想，雲雀恭彌倒真是個挺值得同情的人類。

所有的人類都是如此嗎？

或是，只有他是特別的？

六道骸注視著雲雀恭彌的背影，沉默了好一會兒，他突然感到有些茫然，自己為什麼會被送到雲雀恭彌的家中，或許背後還有著什麼自己不知道的原因，然而在聯繫原廠以前，他卻被眼前這個獨特的存在給吸引了。

想知道關於他的更多事情。

他和自己所認知的人類，有哪裡不一樣？又有哪裡相同？

「庫呼呼～暫時……還是先觀察一下吧。」畢竟待在學校內，什麼時候取得網路線都不是問題，六道骸輕輕地笑了下，向前追上雲雀的腳步，「先生，請等我一下，先生！」

「雲雀恭彌。」那黑髮少年淡淡地回過頭來，嘴角輕輕吐出這樣的字句。

「啊？」

「雲雀恭彌，我的名字，藍爛鐵。」

「雲雀……」六道骸稍稍瞪大了雙眼，海藍的眼眸充斥著像是發現新事物似的新鮮，「雲雀恭彌……這個名字很好聽呢。」

「是嗎？」雲雀勾起了一抹淺淺的唇角，「是一個男人給我起的。」

「阿諾德嗎？」

「我，忘了。」雲雀眨了眨眼，頓了好一會兒，像是在思考些什麼，卻沒有再多說，他

轉過了身，「吶，如果你叫我的名字，保證你不會離開我家的話，我也就承認你的名字是六道骸，同意嗎？藍爛鐵。」

「藍爛鐵？」

「藍色破銅爛鐵的簡稱。」

「我是六道骸！」蹙起眉表示自己強烈的抗議，六道骸不滿地道，「我是艾斯托拉涅歐集團的六道骸，集高科技於一身的最佳機器人ＭＫ－６９１８，跟破銅爛鐵的等級差多了！唉唉……我還以為這肯定是個好名字的！」

「太中二了。」

「唔……！」

突然覺得心臟有種被什麼刺穿的感覺，直白的話語果然無比傷人。

「明明長得一副好皮相，開口說話卻總像開槍一樣。」六道骸嘆了口氣，隨即又振作，勾起了一抹淺淺的微笑，向雲雀伸出了手，「不過我答應，從今天開始，我就認定你是我的主人了，雲雀恭彌。」

「主人？」雲雀勾起一抹好看的唇角，回握了他的手，「我倒是比較希望你稱呼我為房東。」

「我說啊，我的認證程序該不會是被你當成賣身契了吧？」六道骸微笑道，拉過了雲雀恭彌的手，「不過，某種意義上，其實挺像的喔——」

六道骸抓住了雲雀的另一手，一個使力將那清瘦的身子扯進了自己的懷抱，在後者來不及反應以前，他低下頭，以雙唇封住了對方所有的語言。

雙唇接觸的瞬間傳來的是人類的溫熱。

自己的倒影映在雲雀恭彌那雙瞪大灰藍色眸子裡，又映入了他的眼簾。

咖啡廳——蓋亞與宙斯，今日依舊生意興隆直到打烊。

晚上九點，科札特與喬特兩位店主一面談笑著，一面拉下了鐵門，秋日的冷空氣讓金髮的喬特忍不住打了個哆嗦，科札特笑著拍了拍他的背，而後，人行道另一端傳來的沉穩的腳步聲打斷了他們的交談。

銀髮的男人面無表情地走來，喬特露出一抹溫和的微笑，向他打了個招呼。

「晚安，阿諾德。」喬特笑著道，晚風將他金燦燦的髮吹得凌亂，「你今天真晚回來，恭彌幾小時前才下來問我有沒有看見你。」

「臨時接到一個案件所以耽擱了。」阿諾德淡淡地答道，卻絲毫沒有慢下步伐，繞過喬特繼續向前走，「你們今天打烊得真早。」

「因為東西都提早賣完了啊。」科札特笑著接話，「可能是因為某人早上借用鬆餅粉的關係吧，恭彌吃得還滿意嗎？」

「當然，你對我的手藝有疑問嗎？」阿諾德勾起一抹冷冷的笑，鑰匙一扭打開了大門，「還有，別因為自己原料進得不夠就把原因撂到我頭上。」

「哈哈，我知道，只是開個玩笑……」

科札特的話隨即被重重的腳步聲打斷。

那腳步聲從樓上傳來，咚咚咚咚咚地越來越逼近，果不其然在阿諾德拉開大門的瞬間，立刻就被迎面而來的黑髮人兒撲個正著，那銀髮男人有些不穩地後退了幾步，最後跌倒在地板上，喬特和科札特忍不住笑出了聲。

撲在他身上的是雲雀恭彌。

「阿諾德，你好晚回來……」那少年緊緊摟著阿諾德的頸子，清瘦的身子微微顫抖著，「我好擔心，要是你在路上出了什麼事……」

「別傻了，我可沒那麼弱小。」阿諾德忍不住勾起一抹微笑，摸了摸雲雀的頭，將他攬進懷裡，同時不忘給後方那兩個憋笑憋得厲害的哥倆好一個冷瞪，他以額頭扣上雲雀的額，神情和聲音都變得溫柔起來，「吶，恭彌。」

「是？」

「你手上的東西……是什麼？」

雲雀恭彌回過神來。

他舉起了手中的東西，手勢帶著幾分炫耀性的意味，像是舉起夏日的西瓜的天真孩童，只是他手裡舉起的不是西瓜——而是一顆人頭。

科札特和喬特的笑聲瞬即停止。

「歡迎回家，阿諾德。」那顆被拎在半空中的人頭臉上垂著兩行淚，悲情地說，「可以讓雲雀恭彌別再扯我頭髮了嗎？我好怕它會禿光……」

阿諾德沉默了好一會兒，盯著那顆被舉在半空中的頭，瞇起了眼。

「……早上的破銅爛鐵？」

「反應太慢了！你忘記我了對吧！明明是因為你我才被留下來的！」

「恭彌，我不是讓你不要隨便拿髒東西玩嗎？」

「太失禮了！無視我更失禮……嗚喔喔喔喔！」

雲雀伸手一晃，六道骸的腦袋就這樣差點飛了出去。

幸好他還緊緊抓著那一撮鳳梨毛，雖然六道骸覺得他引以為傲的鳳梨葉子大概也快被扯下來了，然而他的哀嚎絲毫沒被這兩人聽進耳裡。

「他今天擅自進行了什麼認證程序，所以我就拆了他的腦袋。」雲雀解釋道，不慌不忙地從阿諾德身上站起，「不過我到現在還不知道怎麼裝回去……」

「什麼！？雲雀恭彌！你剛才不是說你知道嗎！啊啊啊——」

腦袋又被無情地晃了一下。

阿諾德拍了拍身上的塵屑，站起身。

「沒關係。」阿諾德溫柔地望著雲雀，微笑道，「壞了再買新的就好。」

「說那什麼不負責任的話啊啊啊啊啊啊啊——」

六道骸就這樣慘叫著，一路被拎上了樓。

仍愣在咖啡廳外的科札特與喬特目送那會講話的人頭離去，而後尷尬地互看了一眼，他倆會心地點點頭，不約而同地達成了協議——他們什麼也沒看見。

＊

「我發誓我錯了。」

腦袋被卡在窄口空花瓶的上方，六道骸驚恐地望著下方的餐桌，「我不該親雲雀恭彌的！我是說真的我知道錯了！可是認證程序就是那樣的！求求你們放我下來，要是摔下去的話我就要被送回原廠了！」

阿諾德冷冷地打量著他，用那雙名為寒酷的冰藍色眼睛。

在得知所謂的認證程序是接吻以後，他的眼神一直都保持這種狀態，比雲雀恭彌的視線更為冰冷，冷到讓六道骸懷疑自己是不是多裝了溫度感應系統。

「你不僅長相和那個人像，個性也差不多。」阿諾德用那張顏面神經壞死的臉冷冷地道，

嘴角蠕動的方式細微到讓人以為他沒說話，「都是一樣的無賴。」

「誰？」雲雀恭彌像是嗅到奸情的味道般，拿著馬克杯快步走到阿諾德身邊，抬頭望著那冷冰冰的銀髮男人，「哪個無賴？我認識嗎？」

「不。」阿諾德淡然地回答，「你沒必要認識他。」

「為什麼？」

「因為不要你和髒東西接觸。」

雲雀恭彌勾起了一抹微笑，啜了口手中的熱可可，像是爭寵爭勝了的後宮嬪妃，六道骸含淚惡狠狠地瞪視著眼前這對兄弟，我在這裡命在旦夕的時候你們這對凶手竟然在我面前親熱、送到你們家算我倒楣！

才想著，腦後的鳳梨葉子猛然被揪住，被那個銀髮男人給拎了起來。

正面對上那雙冰藍色的鳳眼，六道骸覺得自己壓力過大。

「我覺得我們應該商量更實際的問題，破銅爛鐵。」阿諾德淡淡地道，抓著六道骸的頭顱坐到了沙發上，「比方說這裡的房租還有你的學費，要多養一個人讓我多了不少負擔，像你這樣精密的機器人應該還有什麼其他的用途才對，吶，你說，要把你的頭裝在哪裡才有賣點呢？」

鬼畜！這個人絕對是鬼畜！

「洗衣機如何？」趴在沙發背上的雲雀恭彌提出了建議，「吶，如果裝在汽車上的話，會不會變成蝙蝠俠那種的智慧汽車？」

「是個不錯的主意，但要是我有那種技術，就不會當刑警了。」阿諾德將六道骸的頭放上了自己的大腿，閉眼沉思了好一會兒，後又開口，「吶，恭彌。」

「是？」

「從剛才就很想問，從你房間一直傳來碰碰的聲音是什麼？」

「是他／我的身體。」雲雀恭彌與六道骸不約而同地回答。

「少了頭，身體還是可以動嗎？」

「那當然，我和身體之間有無線電波連結，就算頭被拆了，身體也能隨時跑來營救頭，我可是高科技產品，別再喊我破銅爛鐵了！」

「是嗎？現在的情況不就是你這項功能失敗的最佳證明嗎？破銅爛鐵。」

六道骸瞬間感到心臟又被什麼刺穿。

這對兄弟講話都和開槍一樣這麼直白傷人嗎？

或許阿諾德還是溫柔一點。

他拿著說明書看了一會兒，又稍微研究了一下頭部和頸子接合的構造，很快就幫六道骸裝回了腦袋，至少比起雲雀恭彌要來得靠譜多了，

「這樣就行了。」替六道骸的頸子鎖上最後一個螺絲，而後切換後頸的開關確定正常運作以後，阿諾德站起身，甩了甩手中的螺絲起子，嘴角勾起一抹淺淺的笑意，「這下嚐到教訓了吧？隨便招惹恭彌的下場可是很嚴重的。」

「我知道錯了……」調了下腦袋的角度，六道骸苦笑，「雲雀恭彌呢？」

阿諾德沒有答話，只是指了指身後趴在沙發上睡著的雲雀。

六道骸靜靜地打量著那黑髮少年好一會兒，平時殘暴得像吸血鬼，睡著的時候卻又像天使一般安靜，他正想開口說些什麼，阿諾德將手中的螺絲起子丟給了他，而後脫下身上的風衣，蓋上雲雀恭彌的身子。

「不抱他回房間嗎？」六道骸問，阿諾德搖搖頭。

「會把他吵醒的，今天我在客廳陪他睡。」他淡淡地道，鬆開了自己的領帶，有些疲倦地打了個呵欠，「今天就破例讓你睡床吧，破銅爛鐵。」

「我說啊……我的名字是……」

「——六道骸，是吧？」

阿諾德淺淺地笑了一下，經過他身邊時摸了下他的頭。

六道骸有些不能明白地回頭看他，卻在阿諾德眼中看見了一閃而逝的寂寞，他愣愣地站在那裡，聽見阿諾德走進浴室的聲音，他張了口，卻說不出話。

『阿諾德。』

柔和的聲音有若光一般，穿透黑暗而來。

那個男人呼喚他的聲音軟呢的像輕喚幼小的仔貓。

『阿諾德，過來吧。』

他曾經在夢裡追尋過那人的身影，或者說，到現在都還在追尋。

那人對他而言曾經比什麼都重要，他從來也只在那個人面前才會笑，他曾經天真地以為他們會永遠在一起，他們的故事像河水一樣流長。

但是一個翻身醒來，才發現自己又是孤獨一人

才發現，自己原來只是為了自己而生的。

*

那天放學後，雲雀恭彌到警署去接阿諾德下班。

六道骸已經順利以轉學的名義進入並盛，擁有了屬於自己尺寸的校服，並過了幾天正常國中生該過的平凡生活，也認識了一些國中學生，可惜的是，他越收集資料，就越發現雲雀恭彌與正常人的不同之處。

——分明就是個到處和人收保護費的地頭蛇，卻大大方方地出現在警局裡喝著警局的熱茶，裝出一副乖孩子的模樣等阿諾德下班。

這人的臉皮是用鈦合金做成的嗎？六道骸在心底默默吐槽。

只是坐在警局的期間，六道骸確實見識到了，阿諾德與雲雀恭彌簡直如出一轍——不管是公務員還是學生，他倆同樣都站在暴力的頂點。

只是阿諾德稍微有點不一樣。

雲雀恭彌是肉體暴力，阿諾德是精神暴力。

上一分鐘才被押進偵訊室的犯人在下一分鐘發出了慘烈的尖叫。

再過半分鐘，阿諾德神清氣爽地走了出來，紙上寫著犯人滿滿的供詞，警署的同事用敬佩的目光看著他穿上風衣，然後帶著雲雀恭彌颯爽離去。

雲雀恭彌一路上同樣用敬佩的目光注視著阿諾德，彷彿他暴力終極目標的典範就在眼前，六道骸不自覺地在心裡打了個哆嗦，同時為偵訊室裡的犯人默哀了幾秒，那人犯大概得去做精神護理了，精神暴力比肉體暴力還更具殺傷性。

他們三人一同走在舖滿夕陽金光的街道上，

阿諾德和雲雀恭彌之間很沉默，不知情的人或許以為他們才剛吵架，但六道骸卻能看出

他們兩個心情都還不錯，或許比起談話，沉默更能讓他們彼此感到安心，而現在唯一受不了這種沉默的，大約只有六道骸一人。

「天氣好冷呢……」雖然感覺不到冷熱，他還是試圖開啟話題。

換來的還是一陣沉默。

喂喂說點話啊很尷尬的啊！

「……今晚又有一波冷氣團要來了吧。」

大約三十秒過後，阿諾德才終於回答了他，讓六道骸不禁舒了口氣，但雲雀恭彌接著射過來的冰冷視線又讓他再度繃緊神經。

喂喂別因為我和阿諾德說話你就瞪我啊……

「那今天晚上吃火鍋吧。」那黑髮少年以意圖阻斷他們倆談話的方式插了嘴，扯著阿諾德衣角的動作像個小孩，「家裡的暖爐桌該搬出來用了。」

「是嗎？現在才十一月呢。」

雲雀低下了頭沒有作聲，手指卻依然捏著阿諾德的衣角不放。

那銀髮男人低頭看著身旁的黑髮少年，嘴角勾起了一抹淺淺的微笑，他解下了頸子上的圍巾，蓋上了雲雀恭彌的頭頂，那少年抓著圍巾抬起頭，厚實的布料傳來屬於阿諾德的暖暖

溫度，他不禁紅了雙頰。

「順道去超市吧，今晚吃壽喜燒。」阿諾德淡淡地微笑著，「我下廚。」

雲雀恭彌緊抱著手裡的圍巾，笑了，笑得有如青春燦爛的高中女生。

六道骸默默地站在兩人身後，望著一高一矮的兄弟朝著夕陽走去，突然覺得氣氛變得更尷尬了……不，氣氛是很美麗的，變得尷尬的只有自己的存在。

雲雀恭彌你成功了！你完全把我屏除在外了有木有！

「六道骸呢？吃過壽喜燒嗎？」

「咦？」

猛然一個抬頭，看見阿諾德逆著光，溫和的容顏朝他看來。

不對啊阿諾德何時變得這麼溫柔？六道骸的思緒正陷入一片混亂，下一刻一股逼人的寒意立即向他襲來，六道骸提心吊膽地朝雲雀恭彌看去，果不其然那黑髮少年全身散發的都是名為妒忌怨念的光波。

「我……那個，我是不能進食的……」小心翼翼地觀察雲雀的反應，六道骸謹慎地回答，「暖爐桌我也不能碰，你們還是自己享受就好吧。」

「是嗎？」阿諾德回過頭，稍稍斂下睫，似是有些失望。

於是雲雀恭彌瞪著六道骸的眼神更凶狠了。

左右為難前後不通的六道骸這下體會到了說話果真是一門藝術。

*

超市外，留下在裡頭結帳的阿諾德，雲雀恭彌揪著六道骸的領子將他拖到了外頭，就像所有校園片中霸凌的場景一般，他揪著他的領子將他撞到牆上。

「我再警告你一次，不許說出讓阿諾德心情不好的話。」

「你這是第一次警告好嗎？」六道骸滿臉無辜地吐槽，「還有幹嘛和個腦殘粉一樣，事事都護著他啊？先和我搭話的也是阿諾德……」

「不管！」

很好，這兩個字一出口，更像無理取鬧的腦殘粉了。

「你是因為阿諾德才留下來的，要對他心存感激。」

「是你強制留下我的吧！可以的話我恨不得快點回原廠去。」六道骸好氣又好笑地回答，「而且我的主人是你，又不是阿諾德。」

雲雀恭彌挑了下眉。

好吧我知道你那意思代表了什麼，六道骸氣惱地想，你身為主人我對你的態度有失恭

敬，請你不要開口吐槽我了一個挑眉就很傷人了。

「阿諾德是拯救了我的人……」雲雀鬆開了揪著六道骸衣領的手，好看的眉緊蹙在一起，「我曾經失去過一切，是他重新給了我，我不許任何人惹他難過。」

「喂喂不過就是不能一起吃壽喜燒有那麼嚴重嗎？」

「我只是提醒你。」雲雀抬眸一個冷瞪讓六道骸把接下來的吐槽都吞回肚裡，「阿諾德他，對我而言是……」

他突然打住了話。

灰藍色的雙眸緩緩地瞪大，他看著六道骸，伸手捧住了他的臉。

「怎、怎麼了……？」

「喂，我們是不是在哪裡見過？」

「你該不會是今天才好好正視過我的長相……」

「——你說你叫六道骸。」雲雀打斷了他的話，眼神有些茫然，「艾斯托拉涅歐的六道骸，我覺得……我似乎對這個名字有印象？」

「世上哪有這麼靈異的事？」六道骸予以反駁，「你開箱的第一天可是我們初次見面啊，況且你說包裹是送錯，我不認為你有到公司來挑選產品的可能，一定是你把我跟哪個很像的

人搞錯了吧？」

「很可能是如此……」雲雀斂下了睫，卻沒有放開六道骸，「氣質……年齡……都有些微的違和感，但是……」

他沒有再說下去，從超市裡走出來的阿諾德打斷了他們的對話。

雲雀恭彌上前去替阿諾德拿了一袋的生鮮食品，他似乎已經將剛才的事情完全忘記，眼裡只剩下阿諾德，六道骸愣在原地，靜靜思考著雲雀的那一番話，他與雲雀恭彌確實是第一次見面，在這之前也不可能有任何交集。

那麼，雲雀記錯的那個人，是誰？

六道骸猛然想起了先前阿諾德口中提到的那個人。

他抬起頭，卻在瞬間對上了阿諾德的視線——那雙冰藍色的眸子望著他，卻感覺很遙遠，就彷彿他的心裡在想著另一個人似的。

那雙眼裡傳來的情感又更加沉重。

深沉的，名為「寂寞」的情感。

記憶中，他總是愛拉著那個男人的手。

那個男人也總會溫柔地將他抱起，讓他坐到自己的肩頭，一探世界的寬闊，能夠和這個男人在一起，他覺得自己的生命充滿了幸福的泡泡。

但泡泡總是會破。

那年升上初中的一晚，那個男人在一天晚上受了打擊，喝了酒，爛醉如泥地在清晨回到他們所住的那一間公寓，然後暴力地侵犯了那個徹夜守在門口，為了自己擔心到哭出來的初中生，而這一切就是變調的伊始。

那個男人酒醒過後看見躺在玄關下身流著血的孩子時，臉都發白了。

阿諾德那個時候是很高興的。

雖然很痛，但他是高興的，他和自己喜歡的男人做了，這是他們相互喜歡、不會離開彼此的證明——那個時候懵懂無知的他，還是這樣想的。

但也就是從那個時候才明白，原來自己一直以來都錯得徹底。

＊

阿諾德因工作去大阪出差了三天。

雲雀恭彌的脾氣也因而陷入有史以來——至少是六道骸所見以來——最浮躁的谷底，他頭一次這麼期待阿諾德的歸來，這樣他就不必處於栓住腦袋的那顆螺絲一直放在雲雀恭彌口袋裡的狀態。

更危險的是，他的腦袋隨時可能被拔下來當足球踢。

就這麼提心吊膽地度過了兩天，六道骸在腦袋搖搖欲墜的狀態下替雲雀恭彌打理了兩天的三餐，那任性的黑髮少年卻總是嫌難吃，他說阿諾德的手藝是世界一流，沒人能跟他比，但六道骸強烈質疑這腦殘粉說話的真實性。

至少相安無事地到了第二天晚上。

但也就是那天晚上，他肯定雲雀恭彌真的想阿諾德想瘋了。

那未滿十八歲的少年在客廳桌上放了一打威士忌。

「雲雀……酗酒傷肝，回頭是岸啊……」六道骸一面說著，一面卻還是拿著開瓶器為身後躺在沙發上已經喝得微醉的雲雀恭彌打開第二瓶威士忌，「你也不希望阿諾德回來的時候責備你一番吧？聽過戒酒護肝這標語嗎？」

「誰讓他放我一個人在家……？」雙頰因酒精而泛著微紅，雲雀恭彌蹙起了眉像是鬧脾氣的孩子，「少囉嗦，把酒給我！」

「唉！你真的不能再喝了，你又不是把酒精當燃料……唔喔！」

為了六道骸手中的那瓶威士忌，雲雀恭彌整個人趴到了六道骸的背上搶酒，纖瘦的雙臂環在六道骸的肩膀上，那少年打了個飽含酒氣的嗝，癱在六道骸背上的清瘦身軀溫熱而軟，六道骸稍稍瞪大了雙眼，紅了臉。

「嗝……把酒……給、我……」

「雲、雲雀……」

究竟是錯覺還是什麼，他竟然會對現在的雲雀恭彌怦然心動。

明明知道他是個脾氣差勁專制暴躁愛裝模作樣又任性的超級兄控，竟然還是對現在這樣毫無防備、孩子一般的雲雀恭彌心動了，那吐著熱氣的薄唇在自己耳邊輕喘，六道骸感覺自己全身的機能彷彿都喪失了一般，他看見雲雀白皙的手覆上了他握住酒瓶的那只手背，他卻感到自己無法動彈。

「嗯……給、我……」

「雲……」

——碰……咚、咚。

雲雀恭彌成功奪走了那瓶酒。

而六道骸的腦袋滾到了桌子上。

「……雲、雀、恭、彌！」

忍無可忍地發出一聲大吼，六道骸拿起自己的腦袋安回脖子上，回頭咬牙切齒地看著那把威士忌當礦泉水一樣灌下肚的十五歲少年，顯然第二瓶威士忌一下肚雲雀恭彌就已陷入了爛醉狀態，他對盛怒中的六道骸展開一抹溫柔的笑靨，然後摸了摸他的頭像是在安撫一頭藍色大型犬。

「乖喔乖喔，待會兒餵你吃飼料……」

「喂！雲雀……！」

「想喝牛奶嗎？等一下去冰箱拿給你……」

六道骸只覺得自己的理智到達了極限。

他一個翻身將雲雀恭彌按在沙發上，跨坐上他的腹部。

「你是說……喝你的牛奶嗎？主人？」他勾起一抹邪魅的唇角，抽掉了雲雀恭彌腰間的皮帶，「身為一個優秀的機器人，我可是具備了強大的情趣功能喔。」

雲雀恭彌收起了笑容，靜靜地望著他。

那張美得驚人的臉蛋泛著淺淺的緋紅，漫著水霧的灰藍色眼眸更像是赤裸裸的引誘，而

後，雲雀恭彌發出一聲細微的嗚吟，伸出雙手，像索求擁抱的孩子。

六道骸又一次紅了臉。

——叩。

白皙的雙手捧下了六道骸的頭顱，當作抱枕緊緊攬在懷中，雲雀恭彌發出一陣類似貓咪的呼嚕聲，然後把坐在自己身上那無用的機械身軀一腳踹下了沙發。

伴隨著一陣金屬敲擊地板的聲響，懷裡六道骸的頭顱又一次發出了慘叫。

*

雲雀恭彌很安靜地睡了。

酒氣瀰漫在空蕩蕩的屋子裡，那少年勾著心滿意足的微笑陷入了沉睡，只存細微的呼吸聲，六道骸的身體在冰冷的地板上躺了好一陣子，確定雲雀恭彌已然熟睡以後，才小心翼翼地爬到沙發邊，試圖從那緊鎖的雙臂中抱回自己的頭顱。

雙手才剛碰到自己的腦袋，雲雀便將之收得更緊。

六道骸小聲發出了哀嚎，指揮身體小心地撥開雲雀的手臂，雲雀恭彌卻像缺乏安全感的孩子，他的身子蜷縮起來，將六道骸的腦袋摟得更緊。

「不要……」

以為雲雀恭彌醒過來的骸猛然一震，驚恐地看向那黑髮少年的臉，卻發現對方緊閉著雙眼，清瘦的身子微微顫抖著，六道骸不禁愣住了。

「不要……走……」

是在想阿諾德嗎？

六道骸正要鬆口氣，卻看見雲雀的眼角閃爍著晶瑩的淚光。

「別……丟下、我……骸……」

——MUKURO。

三個鮮明的音節燙入他的聽覺，六道骸瞪大了雙眼。

一股電流彷彿從他的四肢百骸流竄而過，不應該產生痛覺的腦袋，卻在此時痛得像要裂開，他瞥向自己的身體，卻看見自己的身體也僵住了。

『——吶，恭彌，知道我是誰嗎？』

不該出現的聲音，朦朦朧朧地流進了他的腦海。

那道聲音很溫柔，滿是寵溺，聽起來卻像是自己的聲音。

『從今天開始，我就是你的——』

聲音消失了，而後再也沒有下文。

六道骸緩緩地回過神來，只覺得自己的腦袋過熱到可以煎蛋了，剛才那是什麼？程式錯亂？當機？駭客？沒有儲存的資料，怎麼會出現在資料庫裡？

僵住的身體也終於再度動起來，他小心翼翼撥開雲雀的手臂，抱回自己的腦袋，安回頸子上，左右調整了下角度，雲雀像是突然失去了什麼，雙手輕輕揮動著想找回屬於自己的抱枕，六道骸在沙發旁坐下來，握住了他的手。

「沒事了。」他輕聲地說，彎下身親吻雲雀的眉眼，「已經沒事了，我不會離開你了。」

他頓了頓，猶豫了一會兒，然後說聲：「恭彌。」

那少年握緊了他的手，呼吸又恢復原先的平穩。

清瘦的身子不再顫抖，順著頰滑落的淚水滴濕了沙發，六道骸沉默地望著他，心裡卻激動得無法平靜，透明的液體靜靜地滑落了他的眼角，他抬手將之抹去。

「漏水了……」他喃喃地對自己說，低下頭，「怎麼會呢……？」

＊

雲雀恭彌在隔天中午十二點三十三分悠悠醒轉。

他醒來的時候腦袋像被敲了一槌子般地疼痛，雲雀深吸了一口氣，眨眨眼，雙眼有些痠疼，意識雖有些模糊，卻感到一件毯子蓋在他的身上。

毯子……？

雲雀恭彌在意識到這點的當下立即坐起身。

「阿諾德！你回……」

尚未出口的話語卡死在喉中。

沒有熟悉的食物香味，門口的衣架上沒有吊著那件令人安心的風衣，桌上還是放著滿滿的十瓶威士忌，一片狼藉，雲雀恭彌失望地斂下睫，低頭，卻看見那個躺在自己身旁的藍髮機器人緊緊握著自己的手，陷入了熟睡。

「六……」

他先是略微吃驚地瞪大了雙眼，隨後又安靜地垂下了眼簾，雲雀恭彌的嘴角勾起一抹淺淺的幾乎不可見的笑意，他望著那守在自己身旁一整晚的機器人，彎下身，纖長的手指輕輕撥弄著柔軟的藍髮。

此刻的六道骸，竟有種令他安心的熟悉感。

「晚安。」他輕聲地說著，將緊緊相扣的十指又收得更緊了一些。

「……骸。」

那天下午是阿諾德要回來的日子。

雲雀恭彌和六道骸兩人坐在公寓樓下生意興隆的咖啡廳蓋亞與宙斯裡，在玻璃窗內等待那銀髮刑警的歸來，雲雀恭彌眼前擺著一杯聖代，據說是兩位男店主還沒寫進菜單的最新試作甜點，免費招待。

「我說啊……我真的沒想到你原來喜歡吃甜食。」六道骸撐著頭，看著餐桌對面的雲雀恭彌心滿意足地將一顆帶著鮮奶油的草莓度進口中，他嘆息，「像你這種個性的人，不是通常是不吃甜食的類型嗎？」

「是嗎？」舔去嘴角的鮮奶油，雲雀恭彌頭也不抬地回答，「可能是因為自從和某機器人一起生活以後每天都很費力，所以必須時常補充糖分的關係。」

「費力？不管是家事還是三餐都是我做的吧！你只負責使喚我而已！」六道骸不滿地直起了身子，「你說你做了什麼！又哪裡費力了啊！」

「費腦力。」

雲雀恭彌毫不猶豫地即答，六道骸只覺得自己遲早會短路。

他將視線從雲雀恭彌身上移開，觀望咖啡廳內的狀況，這間位於普通公寓一樓的店家目

前生意還不賴，似乎因為其中一名店主喬特是阿諾德高中同學的關係，兄弟倆跟這間餐廳的關係好到了可以隨便借廚房的地步，而兩名店主科札特、喬特也是十分心胸開闊的男人，他們似乎一點也不介意把鑰匙交到阿諾德手上。

明明阿諾德對他們的態度那麼冷淡，這兩位仁兄的心胸也寬闊過頭了吧？六道骸回想起前幾日阿諾德因為興致一來就把喬特的腦袋浸進洗碗水槽裡整整三十秒卻又被笑著原諒的事件，不禁覺得店主的被虐慾重到需要去看精神科。

他後來又從雲雀口中聽說，他與阿諾德的那間公寓本來是喬特的。

那個男人不知道為了什麼原因免費把房子借給他們住，雲雀恭彌並沒有和他說，可能是他不知道，也可能是不想說，六道骸雖有點好奇為什麼阿諾德買不起一間房子，但同時他最在意的還是自己被收了房租和水電費的這回事。

他開始懷疑這對兄弟的心眼是否只有屁眼那麼大。

等到下午四點十分時，阿諾德傳來了簡訊。

說是回家的路上遇到了銀行搶匪，會晚點回家，看過簡訊後雲雀恭彌的心情更差了，加上咖啡廳裡的人越來越多，他厭惡群聚的本性復發，暴躁的脾氣已達臨界點，幸好在六道骸打算顧好自己的頭顱時，及時出現的喬特化解了危機。

那心胸寬闊如宇宙的男人溫柔地笑著，像安撫貓咪一般地摸了摸雲雀恭彌的腦袋，拿了一包剛炸好的薯球給他，讓他出去外頭晃晃。

「而且這樣也比較不會漏看了阿諾德。」喬特笑著說。

這真是個好理由。

六道骸開始考慮向喬特學習說話藝術的可能性。

「所以、接下來你打算去哪裡等？」跟隨在雲雀身後走出了咖啡廳，六道骸輕笑了幾聲，「說不好他接下來就會開著警車經過我們前面呢。」

「那是不可能的事。」雲雀恭彌平淡地回答，「阿諾德不會開車。」

「不會開車？」六道骸的神情略顯錯愕，「不會……開車？」

——那看起來一臉能把馬自達當法拉利狂飆的男人，竟然不會開車？

雲雀恭彌似乎聽出了他話裡的質疑，回頭揪住了六道骸的領子。

「不會開車又怎樣？」他惡狠狠地說著，彷彿被質疑的是自己。

「不、我當然不是……」

「人類只要有兩條腿能走路就夠了，根本不需要車子。」

「您說得沒錯！雲雀大人！」

慌亂地舉雙手投降，六道骸感到自己的腦袋搖搖欲墜，雲雀恭彌又狠狠瞅了他一眼，這才鬆開了他的領子，六道骸向後踉蹌了幾步。

然後，他的頭如他所料地掉了下去。

「嗚啊啊啊啊——」

發出一聲慘叫的同時腦袋狠狠地重擊地面。

除了嚇壞一干路人之外，雲雀恭彌本人似乎也嚇了一跳，或許是忘記了那兩顆重要的螺絲還在自己的口袋，六道骸的腦袋咕咚咚地滾到了馬路上，他一面唉痛的同時一面深深覺得，要是沒有合金保護的話剛才那下撞擊肯定就讓他當機了，收到訊號的身體急急忙忙跑上馬路，彎身要撿自己的頭顱。

「骸——！」

雲雀恭彌呼叫的聲音從後方傳來。

一輛超速的轎車直直朝他衝了過來，喇叭的長嘯聲劃破了天空。

——六道骸瞬間只覺得天旋地轉。

而後，是黑暗。

＊

一聲震天的巨響。

六道骸閉緊了雙眼，卻沒有預料中的撞擊。

溫熱的，布料的感覺，他睜開眼睛，突然又一陣天旋地轉，映入眼前的是阿諾德的臉龐，那雙冷淡的冰藍色眼眸低低注視著他，當中藏著複雜的難以摸透的情感，他聽見四周盡是吵雜的議論聲，複數的腳步聲越來越大。

「阿諾德！你沒事吧！」

那是喬特的聲音。

阿諾德移開了視線，望向聲音的來源，而後他將六道骸的腦袋拋了出去，漂亮地在空中劃出一個弧度，然後落上了雲雀恭彌的大腿——那黑髮的少年癱軟在人行道上，清瘦的身子不停顫抖，科札特在雲雀身旁蹲下來，喬特則是跑到阿諾德的身旁去，六道骸這才看清了事情的全貌。

那是一輛高級跑車。

他沒有頭的身體倒在阿諾德的後方，而阿諾德站在高級跑車的正前方，那輛跑車的車頭陷進了柏油路中，路面都裂開了，而阿諾德的一條手臂，正深深陷在那跑車的引擎蓋裡——車頭是被阿諾德往下揍進路面的。

六道骸忍不住感到一陣惡寒。

雲雀恭彌與阿諾德，真不愧是一對兄弟。

阿諾德眼睛也不眨一下，抬眸對車裡的人狠狠一個冷瞪，駕駛座的那個人嚇得全身癱軟，副駕駛座的男人抱著手中的黑袋子推開車門跑去，卻只跑了幾步便驚嚇過度跌坐在地板上，黑袋子滾落到地面，滑出幾疊厚厚的鈔票。

警笛聲遠遠地響起，幾台警車從轉角開出，包圍了跑車。

那銀髮的男人不慌不忙地踩住車頭，用力抽出自己的手臂，黑色的風衣被勾破了幾個洞，鮮血染紅了白襯衫的袖口，喬特要伸手扶他，卻被當事人冷冷地揮開，他緩緩朝雲雀恭彌走去，淡淡地看著那個發抖的少年。

「把螺絲還他吧。」他輕聲地說，雲雀恭彌的身子又是一震。

「我……」他開了口，卻說不出話來，半晌又低下頭來，緊握著拳頭，身體的顫抖從沒有停止過，像是受到過度驚嚇的小動物，放大的灰藍色的眸子溢著恐懼，「我……這、都是……我的關係……」

「沒事的。」阿諾德平靜地道，白皙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甚至比平時都要來得更加蒼白，鮮血順著他的手指滴落地面，「不過是一條手臂罷了。」

「可是……！」

「——我本來就打算砸爛他們的車。」阿諾德打斷了雲雀的話，不給他任何辯駁的餘地，「這是捉搶匪任務的一部分，就這樣。」

阿諾德的同事替兩個搶匪帶上手銬，紛紛趕到他身邊詢問傷勢。

而雲雀恭彌仍舊坐在原地，緊咬著下唇說不出話，用力到鮮血順著他的嘴角滑下，六道骸趁事情鬧大以前將頭和身體重新接合，救護車很快就趕來了，雲雀恭彌在科札特的攙扶下才站得起身，他和阿諾德一起坐上了救護車，離開。

離開前，他從口袋掏出那兩顆螺絲釘，顫抖地放進了六道骸的掌心。

在救護車的門關上以前，那對兄弟凝視他的眼神都是一樣的。

都是害怕。

害怕失去。

鎖緊了兩顆螺絲釘，六道骸獨自坐在空蕩蕩的公寓裡，心情一陣複雜。

晚上七點，雲雀恭彌獨自一人回到公寓裡，什麼都沒說就回房裡去。

阿諾德並沒有跟著他一起回來，六道骸能想到的原因只有阿諾德的傷勢，整條手臂卡進引擎蓋裡可不是小事，況且那樣的怪力並不是一條纖細的手臂能夠承受的力道，那一擊對阿諾德的肌肉和骨頭必然都造成了相當的傷害。

六道骸簡單煮了一點飯菜，端到雲雀的房前，敲了敲他的門。

「雲雀恭彌？」

他輕聲地問，門那端的人兒並沒有回答他。

「你吃過晚飯了嗎？我做了一些。」

「……滾。」

六道骸嘆了口氣，輕輕地靠在門上。

雲雀的聲音帶著一點鼻音，或許是正在哭，他在門上靠了好一會兒，讓門內的雲雀恭彌也習慣這段沉默，而後，他緩緩地握住了門把。

「我可以進去嗎？」他輕聲問，以食指指節輕敲了兩下門板。

雲雀恭彌沉默著，沒有回答，六道骸將之視作默許，扭開了門把。

碰的一聲，六道骸及時掩門擋住了飛來的枕頭。

六道骸頓了一會兒，又稍稍推開了門，雲雀恭彌並沒有進一步的攻擊，他蹲坐在床邊，雙手環抱著膝，房內的燈沒有開，窗外的路燈照進房內，映在地板上，將那黑髮少年的側臉打上暈黃的燈光。

長長的睫失落下垂著，卻看不出有無眼淚。

「你沒事吧？恭彌。」

他輕聲地問，看見雲雀的肩膀顫了一下。

他倆之間又是一陣的沉默，六道骸站在門口沒有走進去。

「為什麼……」

半晌，他才聽見雲雀恭彌開了口，聲音小得像在喃喃自語。

「為什麼……阿諾德會不惜廢掉一條手臂救你……」

六道骸原本想說些什麼，現在卻突然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他想起了阿諾德看他的眼神，想起那只卡在引擎蓋內的血淋淋的手臂，自己的頭落在雲雀恭彌身上時，那顫抖而冰冷的雙腿，還有救護車離去以前，那兩兄弟一同望向他的複雜的

眼神，帶著兩種不同的意義。

雲雀恭彌在看著他，阿諾德的視線卻不放在他身上。

他不懂阿諾德，更不明白雲雀恭彌，他害怕失去的應該是阿諾德，但又為什麼會用那種眼神看著自己，而那種眼神——熟悉得令他感到恐懼。

六道骸站在原地，在黑暗之中靜靜凝視著雲雀恭彌，稍稍瞇起了眼。

他沉默了好一陣子，而後才邁開步伐走進房內，將煮好的晚餐放上雲雀恭彌的書桌，雲雀沒有再攻擊他，亦沒有再說話，六道骸擺好了餐具，收回手，他轉頭看向低著頭的雲雀，開了口，卻有種喉嚨被哽住的感覺。

「他……」才剛開口立即感到自己的支吾其詞，六道骸頓了頓，才又道，「他不是為了救我……阿諾德也說了不是嗎？那是任務的一部分。」

雲雀恭彌緩緩地搖了搖頭。

是因為六道骸沒有看見才會這麼說。

因為他沒有看見，那個一向冷靜的不苟言笑的銀髮男人，是怎樣奮不顧身地從對街衝過來，抱起六道骸的腦袋，他沒有看見那個人狠狠揍車的那個力道，像是怕失去了什麼似的著急，雲雀恭彌從來沒有看過那樣的阿諾德。

為什麼阿諾德要答應留下六道骸？

看著六道骸的時候，他的心裡想著誰？

那個所謂的「髒東西」——到底是誰？

*

深夜十二點，阿諾德推開家門時，雲雀恭彌已經睡了。

六道骸難得盡他機器人的義務，像個管家似地到門口為阿諾德開門，阿諾德的手上包著繃帶，看起來比六道骸想像中好得多，至少沒有截肢。

「恭彌呢？」阿諾德進門劈頭就問。

「睡了。」六道骸盡責地回答，「吃過晚飯了嗎？」

「吃了，在回來的路上。」阿諾德淡淡地答道，脫下腳上的皮鞋，走進屋內，開了走廊的燈，「恭彌呢？有沒有好好吃飯？」

六道骸聳聳肩，阿諾德回頭看著他，瞇起了眼。

「別那樣看我，是他不肯吃。」六道骸滿臉無辜地搖頭辯解，有些提防地看了眼阿諾德完好無缺的另一手，如果他的拳頭能打穿汽車鋼板，那麼打穿機器人的身體也一定不成問題，「我做了晚飯，但他似乎很消沉。」

「是不是你做的太難吃？」

「再難吃、他這三天都吃了。」

「是嗎？」阿諾德聞言發出一聲輕笑，轉身，「確實很像他的作風。」

「——你為什麼要救我？」

六道骸突如其來的問題讓阿諾德定住腳步。

他淡淡地回過頭，那藍髮的機器人緊咬著唇，不甘心地握著拳頭。

雲雀恭彌的眼裡只有阿諾德，阿諾德的眼裡卻有著別人，六道骸只覺得自己就像站在獨木橋上，左右都是深淵，明明這樣就好了，如果阿諾德的眼裡有著別人，自己就正大光明地把雲雀恭彌搶過來就好了，但是偏偏——他又希望雲雀恭彌得到幸福——而那個孩子的幸福，只有阿諾德能給予。

因為阿諾德，是個能和他一起活下去的「人類」。

「為什麼？」阿諾德勾起一抹冷冷的笑，「你的問題很愚蠢……」

「——你看著我的時候……想著別人對不對！」

打斷了那銀髮男人的話，六道骸吼了出聲。

他看著那雙漂亮的冰藍色眸子猛然瞪大，六道骸一直懸吊在半空的心突然穩了下來——

他知道自己猜對了，阿諾德藉由自己的身影，看到了別人。

那銀髮男人凝視著他，而後有些無措地移開了視線。

「是那個長得和我很像的人對不對？」六道骸進一步逼問，「你說他是無賴、說他是髒東西……但其實、你……你愛著他……對不對……？」

阿諾德沒有回話，低下了頭。

六道骸很害怕阿諾德，很害怕他突然一拳朝自己打過來擊碎自己的金屬腦袋，卻更害怕自己接下來要說出口的話，害怕自己的決定對雲雀恭彌造成的影響。

或許自己也開始發覺了，他開始重視雲雀恭彌。

明明知道那是個脾氣差勁專制暴躁愛裝模作樣又任性心眼還只有屁眼大的超級兄控，他卻開始將那少年擺在心裡第一個位置。

「你跟他之間……沒有結果嗎？」他顫抖地問，阿諾德沒有回答他。

那銀髮男人望著木質的地板，好一會兒都沒有說話。

而後，彷彿那是個極為難以啟齒的問題，他輕輕地點了下頭，輕到彷彿連脖子都沒有動，銀色的長睫斂下，與雲雀恭彌失落的神情如出一轍。

六道骸小心翼翼地觀察他的表情，後又緊張地開了口。

「你……對他告白過了嗎？」

「沒用的。」

「那把這段感情放在心裡就有用了嗎？」

「這跟你沒什麼關係。」

「但這跟恭彌有關係！」

六道骸抓住了阿諾德的手。

如果自己有心臟的話，肯定就要停止了，六道骸只覺得自己吃了熊心豹子膽，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敢有勇氣這麼對阿諾德說話，然而卻在阿諾德回頭的瞬間，他看到了那雙帶著淚霧的冰藍色雙眼。

六道骸稍稍瞪大了眸子。

他突然有些明白了。

這對兄弟，不管再怎麼特別——都是人類。

都是有血有肉、會笑會哭、會傷心會難過的人類。

「恭彌他……一直都全心全意地喜歡你啊。」六道骸加重了握緊對方手腕的力道，他說著，卻覺得胸口疼得讓他要說不出話來，「他……要是知道了……這麼多年來，你的心裡一

直都有著另外一個人……他會怎麼想？」

「恭彌是我的弟弟……」阿諾德緩緩地道，聲音卻有一絲顫抖，「他是我重要的家人，但是，僅此而已。我和他只是……」

「——如果恭彌不這麼認為呢？」六道骸又一次打斷他的話，「他和我說你是拯救了他的人、不允許任何人惹你難過，這是家人之間會有的正常情感嗎？」

「憑什麼由你來判定恭彌怎麼想？」

阿諾德冷冷地揮開了他的手，要再開口說些什麼，卻迎面對上六道骸認真的眼神，他突然感到喉嚨哽住了，低下頭來，張著嘴，卻什麼也沒說。

六道骸注視著眼前的銀髮男人，寶藍色的右眼仿若閃過一抹紅光。

「我知道我沒資格定奪恭彌的想法。」六道骸緩緩地道，閉上了雙眼，「但是，如果你也能對雲雀恭彌一心一意的話，我就能……」

六道骸沒有再說下去。

阿諾德稍稍瞪大了眼，注視著他，卻也沒有再說話。

最後打破他們之間的沉默的，只有那個晚上下起的綿綿秋雨。

隔天雲雀恭彌照樣去上學，卻始終沒有什麼精神。

他難得會無視一些服儀不整的學生，任憑搗蛋三人組在學校的操場扔手榴彈，那天違規的並盛中學生聽說都很平安，就除了一個名叫澤田綱吉的學生，聽說是在操場放手榴彈的共犯，聽說是喬特的表弟。

六道骸那天中午讓人去打聽過，躺在保健室裡滿身是傷的澤田綱吉苦笑著開口，說雲雀學長心情不好的時候幾乎都會發生這種事，他並不放在心上。

看來事實證明那對表兄弟的心胸都和宇宙一樣寬。

雲雀恭彌與一般的學生並不相同，他以暴力統治了整個中學的紀律，每當學生乖乖坐在教室內上課時，雲雀恭彌在接待室內代替學務長批改公文，或以風紀委員長的身分巡視校內校外，或以矯正風紀的名義在某個角落揍人，反正六道骸從來沒見過雲雀與他出現在同一個教室內。

放學後他按例去接待室找雲雀恭彌，風紀副委員長說雲雀去校外巡視了，六道骸打過他的手機，沒有接通，沒多久收到一條雲雀寄來的短信，要他先回去。

六道骸回到家時，看見阿諾德的皮鞋沒有擺好。

頓時有種不詳的感覺湧上心頭，像阿諾德這麼一絲不苟的男人，沒可能回家時不把鞋子擺好，六道骸隨便踢掉了鞋子就衝進屋裡，一過轉角卻看見阿諾德正躺在沙發上，身體蜷成一團，就和雲雀恭彌喝醉的姿勢一模一樣。

「阿諾德……？」

他試探性地叫出了聲，沙發上的銀髮人兒縮了下身子。

六道骸小心翼翼地走了進去，阿諾德很快地坐起身，抱著身上的外套，離開了沙發旁，繞過六道骸正要離開客廳，卻突然被扯住了手。

「你怎麼了？」六道骸疑惑地望向那銀髮男人紅了的耳根，輕聲問，「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你門口的鞋子並沒有擺好。」

「什麼也沒有。」阿諾德淡淡地回答，聲音卻有些沙啞，「恭彌回來了嗎？」

「還沒。」六道骸答道，而後注意到阿諾德的肩膀放鬆下來，他揚起了眉，感覺自己緊握住的那隻手在發抖，他瞇起了眼，「是關於那個男人的事嗎？」

阿諾德突然狠狠地甩開了他。

他回過頭的瞬間，六道骸在那雙冰藍色的眸子裡看見了淚水。

「我不要再聽到關於那個男人的事！」他惡狠狠地道，沒有受傷的那只手突然掐住了六

道骸的頸子，「若不是你建議我去找他！就不會知道這種事了！」

「什、什麼？」六道骸愣愣地看著他，「你……今天去找他了？結果呢？」

阿諾德沉默了好一會兒，斂下睫，鬆開了手。

或許是意識到掐脖子對六道骸沒有實際的攻擊效用，也或許是他已沒了力氣，阿諾德向後退了幾步，抱著手中的外套，他無力地癱坐在地板上，低著頭，淚水滑落了他的眼角，滴上了地板，他緊咬著下唇沒發出哭聲。

六道骸從未看過這樣的他。

他突然強烈地後悔自己昨天對阿諾德說出那樣的話，他不清楚阿諾德與那個人之間的情感，就胡亂給出建議，讓阿諾德狠狠地受了傷。

阿諾德哭泣得無法自己，一向柔順的銀髮也變得略微凌亂，一顆顆豆大的淚珠在木質地板上滴出了水灘，六道骸卻只能無措地站著，不知道該做些什麼反應才好，然而開門的聲音卻在此時響起。

——雲雀恭彌回來了。

阿諾德在意識到這點的當下立即起身，快步走出了客廳。

「阿諾德？」

才剛進門的雲雀恭彌抬頭就見自己敬愛的哥哥以飛快的速度走出客廳，看都不看他一眼，直直拐入了走廊，雲雀恭彌心裡一急，踢掉鞋子就衝了上去。

「阿諾德！」他猛然扯住了那個銀髮男人的手，「怎麼了？發生了什麼事？是不是……是不是手臂還在痛？昨天的事情，我……！」

雲雀恭彌接下來的話全數卡死在喉中。

阿諾德回眸的瞬間，他看見了他泛紅的眼眶，和雙頰上明顯的淚痕。

雲雀恭彌瞪大了眼，鬆開了阿諾德的手，而阿諾德也不給他任何一點說話的時間，快步跑回了自己的房間，關上了房門。

那黑髮少年愣在原地，聽著房門上鎖的聲音，腦中一片空白。

他緩緩地轉過頭，映入眼簾的是站在客廳內手足無措的六道骸。

雲雀恭彌看著他的眼神像是明白了什麼，而六道骸直視著那雙灰藍色的眼眸，雙腳彷彿生了根似的動彈不得——他從沒看過雲雀恭彌那樣憤怒的眼神。

「是不是你……！」

一個箭步就朝六道骸撲去，雲雀恭彌連書包都沒來得及放下，他死死地揪住六道骸的衣領，將他狠狠地摁在地板上，金屬與地板敲擊發出一聲巨大的悶響，雲雀恭彌跨坐在他身上，

表情因憤怒而扭曲。

「我早就警告過你！不許讓阿諾德難過！」

「不是我……！」六道骸慌忙辯解，「讓他難過的是……我只是……」

他突然有些說不下去，雲雀恭彌揪著他領子的拳頭握得更緊。

六道骸別開了頭，雙手像是放棄反抗一般，垂到了地板。

「我……知道阿諾德的心裡有別人，我勸他去找那個人，把他的心意說明白……」六道骸緩緩地道，斂下睫，「我回家的時候，他就是這個樣子了。」

「阿諾德……去找他了嗎？」雲雀恭彌淡淡地問道，墨色瀏海遮住了他的表情，他緊咬著牙，問，「阿諾德會難過……是他造成的嗎？」

「雲雀，你不會是想……」

——啪！

狠狠一個巴掌甩在六道骸的臉上。

雲雀恭彌緩緩地站起了身，沒有去看六道骸錯愕的眼神。

「……要是打的是拳頭，你的臉絕對不會還完好如初。」他轉過身，放下身上的書包，手掌因為打了金屬而發著紅，那雙灰藍色的眸子卻絲毫不為所動，帶著隱隱的殺氣，「如果

你沒有提供那種愚蠢的意見，阿諾德就不會受傷了。」

「你……」六道骸難以置信地看著他，「雲雀恭彌！我這可是為了你！」

「——我早就知道阿諾德心中有傷口。」

他冷冷地打斷了六道骸的話。

雲雀恭彌轉過身，緩緩朝客廳的出口走去，卻又停下了步伐。

「從我第一次見到阿諾德的時候，就知道那是個無法痊癒的傷口。」雲雀恭彌平靜地道，「我用了很多年的時間想讓他忘記，你不要刻意在傷口上灑鹽。」

「就算知道阿諾德心裡愛的是別人！你也不在乎嗎！」

「阿諾德是我的哥哥，是我重要的家人，僅此而已。」雲雀恭彌回過頭，灰藍色的眸子散出一股濃重的殺氣，「但是，我一生都無法原諒傷害他的人。」

六道骸愣住了。

雲雀恭彌揪著門框的手用力了些，幾片壁屑落上了地板。

「——滾回原廠去。」

雲雀恭彌的聲音冷得沒有任何感情。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叮咚。

門鈴聲響起，伴隨著門後一陣急促的腳步聲，約莫幾秒後，大門開了。

站在門內的那個藍髮男人吃驚地看著站在門外的銀髮男人。

「阿諾德……」

聽到對方呼喚自己名字的瞬間，阿諾德覺得身子僵了一下。

他微微牽動唇角，卻怎麼樣也微笑不出來。

「好……久不見。」幾乎是費盡了力氣才將這句話說出。

「你怎麼……來了？」男人微笑起來，看得出是硬擠出來的尷尬為笑，他的視線下移到他裹著繃帶的手上，問，「你的手怎麼了？」

「執行公務受傷。」阿諾德答道，頓了好一會兒，「我……現在是警察。」

「你當了警察？」男人的眉眼閃過了幾分驚喜，他高興地笑了出聲，「太好了不是嗎？看來這些年你過得還不錯，真不愧是我的——」

他猛然打住了話。

阿諾德低垂著頭，知道他要說些什麼，男人輕咳了幾聲，閉上嘴。

「你……和埃琳娜怎麼樣了？」

半晌，阿諾德才以這句話打破了沉默。

男人的眉頭緊緊蹙起，眼神中蘊著複雜的情緒，抿起了唇。

「阿諾德，我已經說過，我們之間是……」

他並沒有再說下去。

阿諾德很清楚他要說些什麼，卻忘記了那天是怎麼結束的，那個人家裡角落閃出的嬌小人影讓他受到很大的打擊，他頓時明白，他與那個人已經完全是兩條路上的人了——自從初中的那一年，他飛也似地奔離這個家的那一天。

＊

六道骸那次以後就沒有再回來。

雲雀恭彌與阿諾德又回到了從前的兩人生活，雲雀不知道那天發生了什麼，但阿諾德受到的打擊似乎不小，他們兩人本來就不常說話，而今說話的次數減得更少，有時候一整天都不會開口說半句話，雲雀恭彌幾次想提起那天阿諾德發生的事情，卻在每每看見那個人下垂的銀色長睫後，就立即打消了念頭。

阿諾德因為工作因素不常在家，每當放課以後，家裡時常都是空蕩蕩的沒有人，雲雀恭

彌打開走廊的燈，一如往常平淡地走進家裡，卻頓時覺得一切黑暗都在向他襲來，明明是早就習慣了孤獨，卻覺一切孤獨都在摧毀他。

而那種無助感，似曾相識。

明明已經有了阿諾德。

雲雀恭彌試圖說服自己，那個將自己從絕望之中拉出來的人是阿諾德，阿諾德也早就對他說過，自己已經忘記了那道傷口，理當沒有再消沉的理由。

今晚秋颱逼近，嚴防大雨。

窗外開始響起了滴滴答答的雨聲，雲雀關掉了電視，隨手將遙控器扔在沙發上，起身去廚房倒水，走過櫥櫃時停下腳步，他抬頭，望向櫃裡的十瓶威士忌。

他想起那個人一面叨念著卻還是替他開瓶蓋的背影，明明很不願意卻還是替他料理了一天三餐，他想起了在宿醉的早晨，緊緊與自己交扣的那只手的溫度，想起那雙溫柔地凝視著自己的寶藍色雙眸，還有低低呼喚自己名字的聲音。

這怎麼可能？雲雀恭彌倚上了櫥櫃，靜靜地閉上雙眼——不可能的。

除了阿諾德以外，明明不會再有人讓他牽掛了。

他與阿諾德相處了整整九年，歷經三年血腥的磨合期才開始對阿諾德百依百順，但六道

骸只來了一陣子，就成功在他心底留下了痕跡。

雲雀恭彌搖搖頭試圖揮去這股想法，他將溫水注入馬克杯裡，分神了一陣，直到水溢出了馬克杯滴上桌面，雲雀才緩緩地回神。

他看著杯水映出的自己的倒影，那雙灰藍色的眼比以往都要無神。

——啊啊、果然……

雲雀恭彌牽起一抹自嘲的冷笑，斂下睫。

——已經後悔了。

產生了後悔這種向來不存在於他生命中的情緒，產生了想要見一個人的想法，雖然是自己把他趕走的，此刻卻比任何人都想再見到他。

但是無論再怎麼企盼，六道骸都已經不會回來了。

說不定哪天再次見面時，他連名字都不叫六道骸了，雲雀恭彌自嘲地想，六道骸本就不屬於這裡，如今那送錯的包裹只是回到了真正屬於他的地方。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雲雀暫時擱下想見六道骸的想法，他走到窗邊看了一會兒雨勢，記得阿諾德不是個習慣帶傘的人，下這麼大的雨，淋雨回來肯定會感冒，就在雲雀恭彌思考帶傘去接阿諾德的可能性時，門鈴響了。

是忘了帶鑰匙嗎？雲雀快步走出客廳，穿上拖鞋，拉開了大門。

「晚安，雲雀恭彌……」

映入眼簾的影像讓他瞪大了雙眼。

六道骸濕漉漉地站在門口，原先寶藍色的右眼散發著紅光，看見愣在玄關的雲雀恭彌，他勾起一抹虛弱而溫柔的笑靨。

「……我突然想到，我似乎還積欠著房租和水電費呢。」他輕輕地笑著，道，「怕被討債，所以先回來自首，我想你不介意我續住吧？房東先生。」

「你……」

雲雀恭彌開了口，喉嚨卻哽著，什麼話也說不出來。

六道骸微笑看著他，緩緩朝他走過去，拾起那只白皙的手，握在掌心。

「不管你是怎麼想……」他輕聲地說，閉上眼，「我決定不再離開你了。」

不等雲雀恭彌說話，他將那黑髮少年緊緊地摟入懷中。

雲雀有些無措地讓他緊抱著，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他緊緊抓住六道骸的衣服，靠在他的胸口，閉上了雙眼，嘴角顫抖著，這種情緒是欲笑是欲哭，他自己都摸不清楚，六道骸的身體出乎意料的溫熱。

而後，他感覺到那副機械身體無力地倒下。

雲雀猛然睜開眼，一身濕淋淋的六道骸就這樣一頭栽進他的懷裡，沒有了意識，雨水從他的頸子和腹部接合處滲出來，伴隨著些許的焦味。

雲雀恭彌瞪大了雙眼。

「骸！喂……六道骸！醒醒……骸——！」

雲雀恭彌從來沒有一刻比現在更著急。

將六道骸搬到房裡，他匆匆忙忙搬來了除濕機和風扇，又拿毛巾替六道骸擦拭濕漉漉的身體，六道骸的身體很熱，比平時都還要熱，雲雀恭彌可以聽見他身體裡的機械嗡嗡運轉的聲音，像是過熱的機器。

六道骸的右眼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變成了紅色，雲雀恭彌在替他擦拭臉頰時注意到了，他對這雙眼睛有種強烈的熟悉感，卻說不出是在哪裡看過。

雖然他已切掉了六道骸後頸的開關，但是六道骸的身體機能似乎還在運轉，只是在沒有意識的狀態下，他的身體越來越燙，雲雀急得不知該如何是好。

開門的聲音在此時突然響起。

雲雀轉身奪門而出，視線越過長長的走廊，看見玄關正在脫鞋的阿諾德。

「阿諾德！」他叫出了聲，「快點過來！」

那銀髮男人有些不明就裡，卻還是擱下公事包趕了過來，雲雀帶他進入自己房裡，阿諾德看了一下六道骸的狀況，拿起螺絲起子利索地拆了他的外殼，果不其然已經濕了一片，但是六道骸的內部構造複雜到不是阿諾德能處理的地步。

「有沒有原廠的電話？」他以袖口抹去額上的汗水，問。

「可是六道骸就必須……」

「——我知道你不想送他回去，但你要眼睜睜看著六道骸壞掉嗎？」

阿諾德冷冷地質問，雲雀恭彌咬緊下唇，立即轉身開始翻箱倒櫃地尋找當初的說明書，阿諾德用毛巾簡單擦拭了機體表面，雲雀很快就遞來了說明書和手機，阿諾德按著上面的號碼打，不一會兒，他擱下了電話。

「是空號。」他說，蹙起了眉。

「怎麼會……」雲雀錯愕地瞪大了眼，跑到自己的筆記型電腦前，「那把旁邊的地址唸給我聽，我用網路地圖查路線，明天一早就把六道骸揹過去。」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阿諾德將說明書翻過來，指給雲雀恭彌看，「日本可沒有哪個縣叫做黑曜，這大概都是假資料。」

「怎麼……可能？」雲雀恭彌愣愣地回頭，看著神情嚴肅的阿諾德，又看向床上的六道骸，「真的……沒有艾斯托拉涅歐這個公司嗎？」

聽見那個名字，阿諾德愣了一下。

「艾斯托拉涅歐的……六道骸……」他喃喃地說著，低下頭，像是在回想什麼事情，但

他很快就將思緒重新拉回雲雀身上，阿諾德抬起頭，將手中的說明書丟給雲雀恭彌，「在我印象中的確是有艾斯托拉涅歐這個集團，不過這跟六道骸沒什麼關係，他的原廠是黑曜股份有限公司。」

「黑曜……？」雲雀恭彌難以置信地看著說明書上幾行文字，「但他跟我說……他是艾斯托拉涅歐……」

「——他親口這麼說的？」阿諾德插嘴問，雲雀點了點頭。

「是嗎？」阿諾德別開頭，沉默了好一會兒，似是在思考些什麼，而後他又拿起了手機，「我試著找懂機械的人聯絡，你也找找。」

「我知道了。」

他與阿諾德幾乎耗費了一整晚在打電話。

兩兄弟平時不與人交際，也不和他人來往，能夠求助的人少之又少，就算問到了人，也不見得對機械有概念，阿諾德記起自己從前念高中時還有個愛玩機器人的朋友，最後他透過喬特要到了那個人的電話號碼。

而那個人非常給面子，在半夜三點匆匆抵達了兄弟倆的家。

「這裡，正一。」大步帶領橘紅髮色的男人穿越走廊直往盡頭的房間，阿諾德一面走一

面解釋，「說明書上給的原廠地址和電話都是造假的，但那傢伙確實是個機器人，只是他會走會跳會吐槽還會給沒用的意見，就和真人沒差別。」

「真的？」入江正一興奮地問，「我一定要好好見見這人工智慧的結晶。」

推開房門的剎那，入將正一愣住了。

他從未看過哪個機器人製造得與真人無異，雲雀恭彌從床邊站起身，騰出了位置給入江正一，阿諾德反手關上了門，走到雲雀身邊。

「如何？」阿諾德淡淡地問，「應該是因為浸水引起故障，你修得好嗎？」

「我不確定，我沒看過這種的……」入江正一放下手中的工具箱，撫摸上那些密密麻麻的電線與機體，回頭，「總之，請給我一點時間。」

「拜託你了。」

阿諾德難得向別人低頭。

他留給入江正一修理的私人空間，轉身帶著雲雀恭彌走出了房門。

*

兄弟倆在客廳的沙發上等到早上七點。

而後，入江正一終於走出了房間，他繞到客廳去，臉色有些凝重，看著蜷在同一張沙發

上熟睡的兄弟倆，他以指節敲了敲牆壁，試圖喚醒他們。

「……修好了？」

先醒來的是阿諾德，他打了個呵欠，神情看起來很是疲憊，卻還是伸手替身旁的弟弟拉好了被子，正要站起身時，入江正一走了過來，以手勢示意他坐下。

「這個問題有點嚴重，我希望能和你們兩個同時談談。」入江在另一張空沙發上坐了下來，神色嚴肅，「這個機器人，你們是怎麼拿到的？」

阿諾德沒有作答，只是伸手將雲雀搖醒。

雲雀恭彌一向有很大的起床氣，但他這次難得沒有發作，阿諾德把剛才入江的問題重覆了一遍，於是雲雀恭彌告訴他事情的經過，從最初送錯的包裹、充電八小時、不給網路線等等，直到將六道骸趕出去，他卻又自己跑回來的事實。

入江正一安靜地聽完了雲雀的敘述，而後陷入了一陣子的沉默。

「其實，我沒能把六道骸修好。」半晌，入江正一才開口，而劈頭就是這句話，雲雀恭彌瞪大了雙眼，然而入江正一並不給他發言的時間，「六道骸的構造太複雜了，而且……他並不完全是個機器人。」

「什麼？」

「擁有自我情感的機器人，到目前為止還無法製造，就算是日本最厲害的科技，頂多也只能製造出一具空殼外表，但是你們口中描述的六道骸比起機器人，更像是個真實的人類，而這以現在的技術而言是不可能的。」入江正一說著，靠上了沙發椅背，深深地吸了口氣，閉上眼。

「六道骸他——是個活生生的人。」

Chapter11

距離那一天離家，已經過了三天。

阿諾德獨自一人窩在角落，用報紙包裹自己凍得發紅的身軀，路上的積雪未融，天空陰陰暗暗的，似乎又有飄雪的跡象，阿諾德身上衣服穿得單薄，牙齒冷得咯咯打顫，卻低著頭緊咬著唇不肯示弱。

斯佩德沒有來找他。

沒有斯佩德，自己一樣能活得很好，他想。

外頭的餐廳有人走出來倒廚餘，一群遊民蜂擁而上，阿諾德跟著跑了過去，那些遊民粗魯地推開他，阿諾德不甘示弱地將他們狠狠踹倒地板上。

然後他搶了一塊被咬了一半的麵包，轉身逃走。

他知道路上的行人都在注目他。

三天前還是前景大好的資優生，現在卻淪成了街頭的小遊民。

要怎麼樣才能活下去？阿諾德赤腳在積雪的路面狂奔著，緊握著手裡的麵包，想到這個問題，眼眶不禁泛起了紅——離開了那個家、離開了那個人，要怎麼樣才能自己獨立活下去？搶劫嗎？賣身嗎？混幫派嗎？

如果不幹盡骯髒猢齪的事，是否就無法在這殘酷的世界站得住腳？

「阿諾德？」

猛然被人拉住了手腕，阿諾德險些跌倒在地。

他喘著氣，回過頭，兩個人的身影映入眼簾，拉住他的是一個紅髮少年。

「G……？」

「你怎麼會在這裡？還穿得這麼少，你已經三天沒來上學了，大家都很擔心啊！」G上下打量著他，又不忍地看向阿諾德已經凍得發紫的手指和腳趾，抿唇，「你……遇上了什麼問題嗎？」

「我……」阿諾德別開了頭，「這跟你沒什麼關係。」

「你再這樣下去會凍死的！」G加重了桎梏他手腕的力道，大吼，「死到臨頭還不肯接受別人的幫助，真是夠像你的作風了啊！」

「好了，G，別對他這麼兇。」

溫和的聲音傳進耳裡。

G身旁的那個金髮少年開口說了話，他溫柔地微笑著，望向阿諾德。

「你好，我是G的朋友，喬特。」

阿諾德望著那個笑容溫和的金髮少年，愣住了。

而那，就是一切轉機的開始。

喬特是大財團老闆的獨生子，雖然才是初中的年紀，就已經擁有了一整棟公寓，他把其中一層沒有租出去的公寓讓給了阿諾德，替他添購家具，提供一切阿諾德生活所需，甚至替他找好了打工，讓他能夠自己獨立生活。

大約是在一切都安定下來後的第七天，阿諾德在新家接到了一通電話。

『你好，阿諾德。』

電話另一頭的男人說話的語氣中帶著笑意。

阿諾德拿著話筒，稍稍瞇起了冰藍色的眼。

「你是誰？」他警戒地問，「我不記得有把電話號碼給過任何人。」

『你是個孤兒，對吧？』男人沒有回答他的問題，反倒接二連三拋出了疑問，『八歲就被送到孤兒院，從此和自己的兩個弟弟永別，沒錯吧？』

阿諾德沉默著，沒有回話。

『我現在打算把其中一個還給你，按照傳真過去的地圖到指定的地點來，你弟弟雲雀恭彌就在那裡。』那人慢條斯理地說，『如果你不來，他就會死。』

「你是什麼人？」阿諾德冷冷地問道，「為什麼要這麼做！」

『別誤會了，我只是希望你弟弟能得到完善的照顧。』那人發出幾聲輕笑，卻隱約能聽出他笑得很勉強，『我因為出了點事情，必須離開那孩子。』

阿諾德沒有作聲，握緊了拳頭。

『不過，如果你也能對雲雀恭彌一心一意的話，我就能安心地離開了。』

「……你到底是誰？」

『クフフ……我嗎？我是艾斯托拉涅歐的——六道骸。』

*

沙發上的兄弟倆面面相覷。

阿諾德的神色有幾分凝重，雲雀恭彌倒是對入江正一的發言感到荒謬。

「不可能的……」他輕聲地說，看向阿諾德尋求肯定，「因為……他的腦袋可以拆下來、打開外殼也都是機械……我還幫他充了電，不可能是人類的。」

「確實，六道骸的身體幾乎都是機械構成的。」入江正一繼續說下去，「不過與其說他是機器人，倒不如說他是被機械化的人類，他的身體百分之八十五是機械，但還剩下百分之十五的肉身……他的心臟和大腦還留著。」

雲雀恭彌瞪大了雙眼，阿諾德也露出了難以置信的神情。

「但是、人類怎麼可能……！」

「——當然不是只有留下大腦和心臟這麼簡單而已。」入江正一打斷了他的話，「他的大腦被改造過了，幾乎都是透過無線電波來對身體發號施令，而且為了隨時提供新鮮的有氧血液給大腦，心臟和大腦都裝在胸口處，恐怕一開始的充電也是……以充電的名義將插頭的供電變壓，以此對自己的心臟反覆進行電擊，才讓六道骸從假死狀態活了過來……」

「那浸水就故障這點，又是怎麼一回事？」

「大概是他用來取得氧氣的風口浸了水……我只能這麼解釋。」入江正一低下了頭，「畢竟……他整個呼吸系統都被拆掉了啊……」

「那……六道骸還有救嗎？」

「我已經盡量將機械的部分修補完全了……可是、提供全身能源的只有那顆心臟，他的心臟已經衰竭到結構外觀上都變形了。」入江正一咬了咬唇，嘆息，「畢竟我不是醫學的專家，所以不能為他治療……但我想就算是真正的醫生來，大概也束手無策吧，畢竟……那個已經不能算是人類了。」

三人陷入好一陣子的沉默，靜得能聽見外頭的風雨聲。

而後，率先打破沉默的是雲雀恭彌。

「是誰……」他低著頭，握緊了拳頭，「做出這種事情的……到底是誰？到底又為什麼要把六道骸送來給我……這一切、到底是……」

「目前我能掌握的，只有六道骸這個名字。」入江正一蹙著眉看向雲雀，「我聽說十年前有一個站在研發機器人頂點的男人，他的名字就叫……」

「——夠了。」

猛然打斷入江正一的話，阿諾德舉起手示意他別再說下去。

雲雀恭彌愣愣地看著阿諾德。

「接下來要說的事情，恭彌你不能聽。」阿諾德命令道，望向身旁的弟弟，「現在就回房裡去，不要踏進客廳半步。」

「阿諾德……？你是怎麼了？」雲雀略為錯愕地望著自己一向敬愛的兄長，不解地擰起了眉，「為什麼……我不能聽？」

「沒有為什麼。」阿諾德冷冷地道，「回你的房裡去。」

「這可是關係到六道骸的生死……」

「——我叫你回去！」

阿諾德一聲狠狠的厲斥的剎那，雲雀恭彌想也沒想，抽出浮萍拐就朝阿諾德衝過去，後者一個後空翻跳離了沙發，抽出手銬，拐子揮了個空，雲雀追擊上去。

碰的一聲巨響，雲雀恭彌瞬間被狠狠地壓制在地板上。

「有些事你不能知道。」阿諾德一手按著雲雀的後腦，冷冷地道，「回房去，今天估計會是颱風假，你去房裡照顧六道骸。」

「你……瞞著我什麼對不對？」雲雀咬牙切齒地道，握緊了拳，「什麼是我不能知道的事……這和我失去的記憶有關對不對？」

「醫生都說了是心因性失憶症，那是你的心理自我防衛機制。」阿諾德不太高興地瞇起了眼，「不想受傷就回房裡去，這也是為了你著想。」

阿諾德放開了他，雲雀恭彌緩緩地站起身。

他沒有回頭看阿諾德任何一眼，緊握著拐子走出了客廳，彷彿回到多年前他們才剛展開共同生活的時候，相互憎恨、相互廝殺的那段磨合期。

窗外雨聲嘩嘩。

阿諾德永遠記得他在黑暗中找到那個孩子的那一刻。

記得那是個被爆炸摧殘得不成樣的研究室，雲雀恭彌雙眼無神地蹲在廢墟之中，顫抖的手抱著一件白色實驗衣，口中喃喃唸著三個音節——MU、KU、RO。

第一眼，阿諾德就明白了。

這孩子跟他一樣，心中有著無法抹滅的傷痕。

*

入江正一和阿諾德的談話聲隱約從客廳傳來，卻在房門關上的剎那就被隔絕，雲雀恭彌緩緩地走進房間，鬆手，拐子鏗鏘落上地板，他緩緩地走到床邊，看著那躺在自己的床上的機器人，視線移到床頭的說明書，斂下睫。

「阿諾德是騙子。」

他輕聲地說，在床沿坐了下來，伸手撫上六道骸半濕的藍髮，除濕機運轉的聲音嗡嗡嗡地在這安靜的空間中被放大，雲雀恭彌閉上了眼。

「六道骸，你也是……。」

明明說自己是高科技機器人，卻是個人類；明明說是產品，卻給了一堆假資料——明明

說了不會再離開，現在卻像屍體似的躺在這裡。

沒有兌現的承諾，就是謊言。

雲雀恭彌靜靜地看著他，而後彎下身，吻上那冰冷的薄唇。

如果當初是以吻開始，那麼現在就以吻作為結束，開始時的吻是你的認證，認證我是你的主人，結束時的吻是我的認證，認證你作為我唯一認可的人。

雲雀拾起了擱在床邊那只冷硬的手，緊緊地握在掌心，十指交扣。

「再見了，骸。」

*

入江正一在下午離開了兄弟倆的家。

雨勢頗大，阿諾德替入江正一叫了車，送他到樓下，那橘紅髮色的男人有些狼狽地在強風中撐起傘，卻不忘回頭禮貌地對阿諾德微笑。

「今天辛苦你們了，也幫我和你弟弟問聲好。」

「嗯。」阿諾德淡然答道，「因為你我才得到這麼多重要情報。」

「別客氣，畢竟這是機器人研究者無人不知的事情。」入江正一坐進計程車裡，微笑起來，「很抱歉我沒能達成任務，但以後有需要能再找我。」

「我知道了。」

而後他們點頭道別。

阿諾德替入江正一關上車門，計程車在滂沱大雨中長揚而去。

阿諾德目送計程車離開，而後轉身關上了一樓的大門，順著樓梯往上走，拿出鑰匙開了家門，推開，在玄關脫下鞋子時，卻覺得哪裡不對勁。

——雲雀恭彌的鞋子少了一雙。

阿諾德立即打開旁邊的鞋櫃，尋找記憶中那雙熟悉的皮鞋。

在一眼掃過鞋櫃沒有目標物後，阿諾德踢掉腳上的鞋子轉身就跑，大步奔過走廊，撞開雲雀恭彌的房門，然而空蕩蕩的房間只剩六道骸還躺在那張床上，阿諾德回身跑向客廳，搜遍了家裡每個角落和房間，四處都沒有雲雀的影子。

「恭彌！」阿諾德再次推開雲雀的房門，大步走向床上的六道骸，按下了他後頸的開關，一把抓住六道骸的領子，將他從床上揪起來，「恭彌在哪裡？」

六道骸閉上的雙眼緩緩睜開。

阿諾德注意到了那只血紅的右眼，六道骸的氣質彷彿變得與從前不太一樣。

「唔……怎麼了……？」

「是恭彌。」阿諾德惡狠狠地道，揪著他領子的手又用力了些，「恭彌他不見了，他去了哪裡？把你知道的全部說出來。」

「我知道的……」六道骸移開視線，沉默了好一會兒，「我聽見……恭彌和我說再見，但是剩下的我什麼都不記……唔喔！」

猛然被狠狠丟回床上。

阿諾德望向窗外的狂風暴雨，咬牙。

「你留在這裡。」他冷冷地命令，轉身大步往房門走去，「在我帶恭彌回來以前，不准離開這張床半步。」

「喂……阿諾……」

「——要是敢違令，我會狠狠銬殺你。」

房門關上的聲音響起。

六道骸坐在床上，望著緊閉的房門，勾起一抹淺淺的微笑。

*

天色很昏暗。

雲雀恭彌出來得匆忙，忘了帶傘，他躲在公車站的遮雨棚下，撥打了通電話給副委員長

草壁哲矢，要他查查艾斯托拉涅歐究竟是什麼集團。

『查是查到了，委員長。』電話另一頭的副委員長報告道，『但是網站是我不能讀通的語言，不是英文，應該是個非英語系外國集團。』

「不能查出是哪種語言嗎？」

『委員長，就算查到了，今天全日本的班機都停飛……』

「我叫你查。」

雲雀恭彌的聲音冷得令人發寒。

電話那一頭再也沒有多餘的意見，草壁哲矢掛掉了電話便開始查找，而後傳來了一則簡訊，上頭寫著短短幾個字——義大利文。

雲雀恭彌突然覺得自己全身失去了力氣。

他站在原地，緩緩地將手機收回口袋，腳步無法挪動——確實如草壁哲矢所說，因為強烈颱風的關係，全日本的班機今日都停飛，就算知道是義大利文又如何？全世界使用義大利語的國家超過二十五個，範圍如此之廣，從何找起？

……不應該沒有計畫就衝出來的。

但是現在也不能回去……

雲雀恭彌看了眼自己濕透的衣服，斂下睫，偷跑出來的事情肯定被阿諾德發現了，雖然知道阿諾德並不會因此而生自己的氣，但他暫時不想見到阿諾德。

一輛轎車在風雨中朝他駛來。

雲雀恭彌起初並沒有抬頭去看，直到那輛轎車緩緩在他面前停下，按了兩聲喇叭，他抬起頭，看見轎車的駕駛人搖下了車窗。

那是一個女人。

「小朋友，要搭便車嗎？」女人溫和地道，朝他招了招手，「颱風天公車司機也都放假了，你家在哪裡？我載你回去吧。」

「不……」雲雀淡淡地道，「我暫時還不想回家。」

「是嗎？」女人注視著他，後又微笑起來，「那，來我家坐坐吧？站在這裡很冷，風大又危險，萬一感冒或受傷就不好了，你說是吧？」

雲雀恭彌有些疑惑地看著女人，卻無法從女人溫柔的笑臉看出任何敵意。

他半信半疑地上了車，前座的女人關上車窗，立即為他遞上自己的乾手帕，雲雀抬起頭來對上她的眼神，女人對他綻放一抹美麗的笑容。

「我叫埃琳娜。」女人柔聲說道，笑著，「你好，小朋友。」

埃琳娜的家是一棟漂亮的白色洋房。

她將轎車倒車停進了車庫，從車庫後的小門直接進入屋內，一個年幼的孩子立即上前迎接，撲上埃琳娜的大腿嚷著媽媽，二樓傳出男人呼喚的聲音。

「埃琳娜，歡迎回家！」那聲音以愉快的語氣說，伴隨著一陣炒菜聲，「晚飯等一會兒就好了，你和小戴蒙先等一會兒吧。」

「辛苦你了，戴蒙。」埃琳娜抱起年幼的孩子，微笑著喊道，「我們今天有小客人，能不能多做一人份的晚餐？」

「小客人？」

不久，雲雀恭彌聽見了關火的聲音，而後是下樓的腳步聲。

躂躂躂躂……規律得讓人產生壓力，雲雀嚥了口口水，抬起頭，心裡總有不祥的預感，那個男人從樓梯的轉角走出，眼神對上的瞬間他們彼此都愣住了。

那個男人與六道骸長得很相似。

而眼前的雲雀恭彌，又幾乎是阿諾德年少時的翻版。

他們兩人就這樣對視了幾秒鐘，而後才各自緩緩回神。

「呃……歡迎來到我們家。」男人率先開口，禮貌性地朝雲雀伸出了手，「我是男主人戴蒙・斯佩德，旁邊是我的太太埃琳娜，和兒子小戴蒙。」

「……雲雀恭彌。」

雲雀伸手回握斯佩德的手，卻只握了半秒就隨即放開。

他們彼此都對對方的長相有不小的意見。

*

那頓晚餐吃得十分尷尬。

雲雀恭彌全身都濕透了，埃琳娜推他去洗個澡，並把他的溼衣服拿去烘乾，雲雀暫時只能穿上斯佩德過大的襯衫、和埃琳娜的西裝褲，小戴蒙似乎很喜歡這個新客人，吃飯時頻頻站起來替他☒菜。

「真稀奇。」斯佩德微笑道，「小戴蒙平常很怕生的呢。」

「因為大哥哥……長得和哥哥很像！」小男孩笑了笑，口齒不清地回答，「小戴蒙很喜歡哥哥，所以小戴蒙也喜歡大哥哥……」

至此，埃琳娜與斯佩德神色複雜地互看一眼。

雲雀恭彌注意到了他們異樣的表情，手中的刀叉停下了動作。

「你們還有另一個兒子嗎？」他問，斯佩德面有難色，卻還是點了點頭，雲雀又繼續追問，「他不在這個家裡？外面不是正在颳颱風嗎？」

「他已經在外頭成家了。」斯佩德避開了雲雀的眼神，低頭看著碗裡的飯菜，握著湯匙的手卻有些顫抖，「是個警察喔，很傑出吧？」

知道這一家人對大兒子的話題或許有些敏感，雲雀恭彌閉口不再談。

*

小戴蒙今年七歲，正值好動愛玩的年紀。

斯佩德與埃琳娜看起來都很年輕，約莫三十上下，有個年紀與阿諾德相當的兒子實在很奇怪，雲雀恭彌坐在地板上，讓小男孩在自己懷裡一蹭一蹭的，他看了下手機，未接來電數十通，都是阿諾德打來的，收到的短信也不外乎是『恭彌，你在哪裡？』之類的內容，看著短信，雲雀突然感到一股強烈的內疚。

他回發了一通短信給阿諾德。

『我沒事，不用擔心。』

他按下發送鍵時小戴蒙跑離了他身旁，一蹦一跳地跑向正在下樓梯的斯佩德那裡，斯佩德微笑著抱起了兒子，一步步走下了階梯。

小戴蒙小小的雙臂緊黏著戴蒙的肩膀，天真地發了問。

「吶、爸爸。」小戴蒙擺出委屈的眼神，問，「為什麼之前哥哥來家裡，看見小戴蒙的時候會轉身就跑呢？小戴蒙惹哥哥不開心了嗎？」

「不是這樣……哥哥沒有不開心。」斯佩德柔聲道，摸了摸男孩的頭，「只是那孩子……那孩子是第一次看到小戴蒙，所以嚇到了吧。」

「嗚……」男孩緊緊抱住父親，撒嬌地道，「小戴蒙好想和哥哥玩。」

雲雀恭彌靜靜地看著他們，斂下睫，沒有說話。

家庭。

這是他曾經多麼渴望的一個詞。

在自己還沒有記憶的時候，就成了無父無母的孤兒，聽那裡的老師說，自己原本還有兩個哥哥，但是三兄弟不幸分送到了不同的孤兒院，從此不再見面，與風相認為兄弟，也不過是兩、三年前的事情而已。

——那之後呢？

那個問題像一記鐘聲，猛然將雲雀恭彌敲醒。

那之後，自己是怎麼樣與阿諾德相見的？

這之間是不是發生了什麼……很重要的事情？

雲雀恭彌的思緒猛然被小男孩給打斷。

那男孩開心地笑著，手中抱著一本厚厚的相簿，說是要和雲雀一起分享他們家人的相片，雲雀來不及回絕，埃琳娜就頗有興趣地湊了上前。

斯佩德見妻子和孩子都湊在一個外人身旁，有些吃味，也跟著圍了過來。

翻開相簿的第一頁，是斯佩德與埃琳娜的婚紗照。

那時候的他們看起來與阿諾德差不多大，約二十來歲，相當年輕，雲雀恭彌翻到了相簿的第二頁，卻被一張相片裡的其中一人奪去了目光。

那個人穿著一件白色的實驗衣，有著一頭深藍色的長髮，看起來與當時的斯佩德差不多年紀，嘴角掛著一抹輕佻的微笑，一藍一紅的眼閃爍著妖媚的光芒。

雲雀恭彌感覺自己的呼吸似乎停止了。

他瞪大著眼，伸手輕輕撫上了那張相片。

「這個人……是誰？」

「啊啊、那是我弟弟。」斯佩德垂下眼簾，答道，「是個帥小子吧？只比我小個幾歲，卻比我聰明得多，還是機器人研發界的巨擘呢，可惜年少不學好，後來加入了艾斯托拉涅歐，

之後就再也沒有聯絡了。」

「艾斯托拉涅歐……？」雲雀抬起頭，想起了入江正一在家裡被阿諾德阻止的那番話，「機器人研發界的……巨擘……？」

「怎麼了？」埃琳娜關心地問，「身體不舒服嗎？」

「這個……這個艾斯托拉涅歐！」雲雀恭彌指著照片中的藍髮男人，急切地問道，「到底在哪裡？是不是在義大利？我有事要找這個人！」

「你是怎麼了？」斯佩德輕笑了幾聲，笑意中摻著幾分無奈，「沒用的，艾斯托拉涅歐可是國際間有名的犯罪集團啊，沒那麼容易找到的。」

雲雀恭彌瞪大了雙眼。

斯佩德的下一句話讓他的腦中一片空白。

「而且，我弟弟早在九年前——就已經死了。」

雲雀匆匆換回自己的衣服後，沒和斯佩德一家人道別便衝了出去。

晚間風雨漸強，路上沒有出租車在跑，低地處淹水淹得一蹋糊塗，腳步在水中難以行走，水從他的皮鞋灌進來濕了襪子濕了褲子，才剛烘乾的衣服立刻又變得一身濕，水花伴隨著汙泥將他的白襯衫潑出了大片的灰黑。

雲雀抽出口袋裡的手機，卻發現手機早已因浸水而不動了。

「垃圾……！」

他狠狠扔出了手機，黑色的手機砸到了電線桿，而後噗通一聲落進了水裡，雲雀喘著氣，捂著臉，想起了那個因為浸水而故障的六道骸。

「可惡！」

他狠狠咒了一聲，捲起袖子將手探進汙濁的水流裡，摸索剛才扔出去的手機，強風冷勁，身上穿的衣服又少，雲雀恭彌忍不住打了個哆嗦，風聲雨聲聯合呼嘯，過吵的白噪音逐漸麻痺了他的聽覺。

浸在水裡的手早就被凍得麻痺，雲雀咬牙，隱約摸到了自己的手機吊飾，他用力一拉，將手機拉出了水面，冷得沒有知覺的手捧著那小小的機身，發黑的螢幕再也不顯示任何東

西，雲雀喘著氣，低頭靠上了手機屏幕，哭出了聲。

被封鎖已久的記憶，又逐漸接通了連結的線。

*

那天風和日麗的夏日午後，那個穿著白衣的男人站在孤兒院的門口，逆著光，對他露出了溫和的笑容，雲雀恭彌仰著小小的腦袋望著他，握緊了手中比自己還高大的向日葵，那個人輕聲笑了，蹲下來摸摸他的頭。

『吶，恭彌，知道我是誰嗎？』

那個人的聲音低低的，卻很溫柔。

『我叫六道骸，從今天開始，我就是你的父親了。』

雲雀恭彌那時還懵懂，他睜著圓圓的眼，喊了聲「骸」。

六道骸那個時候笑了，笑得比陽光還暖。

*

六道骸年紀才二十初頭，已經位於機器人研發界的頂點，他從五歲就無師自通組裝了太陽能機器人，大學念到一半就覺得無聊而退學了，大家都譽他為天才，而現在，他所研發的機器人更是被全世界所矚目著。

正因為從小被譽為天才，他認為目前為止所遇到的女人都很低智商。

就連他的哥哥也很低智商，六道骸時常是這麼想的，他也時常這麼對雲雀恭彌說：長著冬菇頭的人都是腦子發了霉，如果看到就要趕快跑。

六道骸喜歡雲雀喊他「博士」，但那小小孩偏不依他的意，總是直呼他的名字，彷彿MU、KU、RO就是雲雀恭彌最喜歡的三個音節。

他們曾經為了稱呼而爭論不休，但每次都是六道骸宣告投降，他敵不過任性天真的雲雀恭彌，而戰勝的小男孩也時常露出燦爛的笑容，撲上六道骸的臂膀，MUKURO、MUKURO地大聲叫著，彷彿勝利的宣言。

只要看到那樣的笑容，六道骸便覺得，即使是戰敗，也得到了獎勵。

六道骸是特別的。

當時還年幼的雲雀恭彌這麼想。

是六道骸讓他體會到親情的溫暖，是六道骸讓他第一次看到什麼是「家」，也是六道骸——讓他知道了什麼是愛。

可是那個人變了，那個人走了。

六道骸的改變是漸進式的，他陪雲雀的日子逐漸少了，有時候會突然無緣無故痛苦得大

叫，有時候又會過於興奮快樂，大半夜的衝去床上把雲雀吵醒，拉著小小孩的手跳華爾滋，他不再像以前那樣彬彬有禮、充滿危險而優雅的氣質，他變得神經兮兮，而且急迫地要去渴求著什麼。

至於六道骸的走，是在一個下雪的冬日。

走得突然。

雲雀恭彌依稀還記得那天下午六道骸接到了電話，難得對著電話那一頭的人大吼，而後他惡狠狠地掛了電話，焦急地來回踱步，雲雀恭彌上前拉拉他的衣角，六道骸突然蹲下來，緊緊地抱住了他。

『對不起，恭彌。』他聽見那男人嗚咽著說，緊緊地閉上了異色的瞳眸，『你要趕快逃走……對不起，是我拖累了你……對不起……』

雲雀那個時候聽不懂他在說什麼，六道骸突然站起身，發出一陣歇斯底里的大叫，雲雀被他嚇得連連後退，六道骸將他抱了起來，試圖將他塞進保險箱裡，雲雀掙扎著哭鬧著，他看見六道骸一直在流淚，看見那男人將下唇咬出了血。

『我是艾斯托拉涅歐的六道骸！』期間他一直叫著，失控地，『我要為了犯罪而賣命！我要為了殺人而研究！我是艾斯托拉涅歐的六道骸！』

後來，六道骸將他塞進戶外的垃圾桶裡，拿膠布封住了他的嘴。

雲雀在狹小的垃圾桶裡掙扎了好一陣子，他聽見外頭傳來了腳步聲，接著是一頓痛打的聲音，然後，轟隆轟隆震天的巨響，爆炸聲近得像要炸破他的耳膜，雲雀恭彌被嚇得瞪大了雙眼，直到爆炸結束了好久以後，還是無法回復聽覺。

等他爬出垃圾桶以後，垃圾桶蓋上積了厚厚一層雪。

雲雀恭彌全身又髒又臭，他走在雪地上，抬起頭，看著屬於他和六道骸的那個「家」，已被炸彈夷為了平地，而四周一個人也沒有。

雲雀在廢墟之中走了好一陣子，只看見六道骸遺留在地上的實驗白袍。

所有屬於他們的回憶，都已變成了灰燼。

沒有家、沒有溫暖、沒有親情、沒有愛自己的人、沒有可以回去的地方、沒有笑著為自己料理三餐的人、沒有為了稱呼和他爭論不休的人——沒有六道骸。

雲雀恭彌跪坐在地板上，痛哭出聲。

那之後，他唯一記得起的，就是將自己救出的阿諾德。

*

阿諾德獨自站在大雨中，勉強用大衣遮擋著雨勢，點開手機。

雲雀恭彌傳來的短訊息只有一則，說他沒事，不用擔心，阿諾德咒了一聲，頂著強風躲到附近商家的騎樓下，他喘著氣，雨水順著銀髮滴落，模糊了他的視線，他仰起頭，對著發光的手機面板操作了一陣，而後，屏幕上出現了一張簡易地圖，地圖上顯示了一個閃動的白色小點。

阿諾德看著地圖好一陣子，緩緩瞪大了雙眼。

「該死……！」

他惡狠狠地咒道，往夜晚的大馬路上奔去。

迎面來了輛速度極快的卡車，在洪災中奔馳著濺起數尺高的水花，阿諾德擋在卡車面前，迎著車燈舉起雙手，刺耳的喇叭聲伴隨著剎車聲傳出，卻在卡車就要撞到阿諾德的前一剎那，那銀髮人兒俐落地翻身跳上了卡車。

他抓著卡車左側的後視鏡，一腳踢破了車窗，跳進車內。

「載我去一個地方。」阿諾德冷冷地威脅嚇壞了的駕駛，「快點。」

*

狂飆的卡車在白色洋房前緊急剎車。

阿諾德從破裂的車窗跳下了車，不管雨勢滂沱，匆匆忙忙地爬上大理石階梯，急促地按

了好幾下門鈴，不一會兒，大門打開了。

站在眼前的是戴蒙・斯佩德。

「阿諾……德？」斯佩德張大了嘴，愣愣地看著淋得一身濕的銀髮男人，放大的深色雙眼透露著錯愕，「你、你怎麼會……」

「在哪裡？」阿諾德不給斯佩德說完話的機會，一手揪住了斯佩德的領子，惡狠狠地將他拖到自己面前，「雲雀恭彌在哪裡！」

「什、什麼？」斯佩德不大能理解地眨了眨眼，「雲雀恭……」

「那是我弟弟！」阿諾德焦急地吼道，冰藍色的眸子首次顯得失控，「你把他藏到哪裡去了！把他還給我！那是我的弟弟！」

「哥哥！阿諾德哥哥！」

細小的聲音打斷了他的失控。

阿諾德移開視線，看見斯佩德身後探出了個小腦袋，那是斯佩德的親生兒子，而站在男孩後方的，則是憂心忡忡的埃琳娜。

阿諾德緩緩鬆開了揪著斯佩德領子的手。

他斂下睫，雙手無力地垂了下來。

斯佩德注視著他好一陣子，而後揮手示意埃琳娜把孩子帶走，玄關只剩下他們兩個人，嘩嘩的雨聲在身後喧囂著，世界卻彷彿安靜下來了。

「……你把一切都跟他說了嗎？」阿諾德淡淡地問，聲音幾分虛渺。

「我不知道他是你的弟弟。」斯佩德輕聲道，「所以我什麼也沒說。」

「那孩子不需要知道這些……」阿諾德咬緊了下唇，閉上眼。

他知道雲雀恭彌敬愛著自己、崇拜著自己。

他知道自己身為雲雀恭彌追隨的指標，不能顯現軟弱的一面，如果連自己向命運與痛苦低了頭、投了降，那麼，誰還來教導雲雀恭彌什麼是強悍？

斯佩德注視著他，似乎是想說些什麼，啟唇，卻什麼也沒說。

「我愛你，斯佩德。」半晌，阿諾德才輕聲地說，抬起了頭，「不是養子對養父的愛，你對我而言，比整個世界都還要重要。」

「我知道……但是……」斯佩德打住了話，有些痛苦地閉上了眼，沉默了好一會兒，才又顫抖地開了口，「阿諾德……和我們一起生活吧。」

阿諾德平靜地看著他，沒有回話。

斯佩德拾起他被雨水淋濕的手，緊握在掌心，抬頭。

「埃琳娜、小戴蒙，他們都很希望你能成為家裡的一份子。」斯佩德直視那雙冰藍色的瞳子，緊蹙著眉，「而我也……想再回到和你一起生活的那段時光。」

「……我弟弟。」阿諾德半晌才開了口，避開了斯佩德的眼神，「我弟弟雲雀恭彌，還在你家裡嗎？還是……他已經走了？」

「他……」對阿諾德避開自己的要求而感到有些尷尬，斯佩德別開了頭，「他剛剛什麼也沒說，就急急忙忙跑出去……唔！」

狠狠一個拳頭揍上了他的臉頰。

斯佩德撞上了側邊的牆，嘴角流下了鮮血，他吃驚地看向阿諾德，而阿諾德——那個過去他領養的孩子，現在看他的眼神冷得有如寒冰。

「你為什麼放他走？」

阿諾德冷冷地問，眼神滿是責備。

「你知道外面狂風暴雨嗎？」

你知道，你沒有追回我的那一天，外面下著大雪嗎？

你知道我赤腳在雪地上跑了幾公里，雙腳凍得差點必須截肢嗎？

而你——醉酒後強暴了我的你，卻還是坐在玄關，靜靜地望著我走。

「我愛過你，斯佩德。」阿諾德冷冷地道，冷得聲音沒有一絲起伏，「你對我而言曾經比整個世界還重要，但現在再也不是了。」

斯佩德愣愣地看著他，瞪大了雙眼。

「我不再愛你了，但也不會恨你。」阿諾德冷漠地望著他，轉過了身，「放棄那些一起生活的愚蠢想法吧，斯佩德……我會忘記你的。」

說完，他朝深夜的大雨中走去，沒有回頭。

斯佩德狼狽地用袖口抹去嘴角的血漬，望著那個背影消失在大雨中，記憶中那個在大雪中離去的嬌小身影又浮現在眼前，他突然感到有些茫然，茫然得想哭，埃琳娜帶著小戴蒙下樓來，斯佩德沒有和他們說話，只是閉上了眼。

淚水順著頰滑落，他卻淺淺地笑了。

「看啊，埃琳娜。」他輕聲地說，以只有自己聽得到的音量說著，伸手指向深夜滂沱的雨中，「阿諾德、Allodola……我養的雀鳥，已經會飛了呢。」

而回答他的，只有雨聲。

跌跌撞撞地衝上了熟悉的樓梯。

雲雀恭彌從濕透的口袋裡掏出鑰匙，以冷得顫抖的手將之塞進鑰匙孔，轉開，他喘著氣，關上了大門，踢掉了已被泡軟的皮鞋，匆匆衝進屋裡去，在走廊上留下一串濕答答的腳印，直到推開自己的房門。

「骸……！」

他的呼喚沒有得到回答。

雲雀恭彌灰藍色的瞳孔一下子收縮，床上的棉被折疊得整齊，空蕩蕩的房間裡沒有半個人影，雲雀轉身跑向客廳、阿諾德的房間、廚房、浴室，濕透了的襪子在木質地板上踩出好幾個汙水印，卻始終遍尋不著六道骸的身影。

雲雀恭彌喘著氣，跪倒在走廊上。

他抬頭望著玄關，從臉上滑落的已經不知道是淚水或是雨水，他稍稍瞇起了眼，那裡——沒有了六道骸的靴子，旁邊的傘架少了把傘。

「混帳……混帳啊……」他咬牙，喃喃地說著，爬起了身，「你要敢隨隨便便死掉……我拿拐子也把你打下十八層地獄……！」

雲雀恭彌抓起鞋櫃上的鑰匙，再度衝出了家門。

*

六道骸望著一撐開就被吹得開花的雨傘，苦笑。

他有點理解為什麼兩兄弟出門都不帶傘的理由了，抬頭望向大雨滂沱的天空，六道骸方才在家裡還清醒時稍微改造了一下自己風口的管線，目前雖已沒有了浸水的問題，但他不大確定這顆心臟還能夠再跳多久。

「風雨這麼大，很危險的。」他勾起了一抹輕鬆的微笑，閉上眼，朝雨中從容地邁開步伐，「博士在等著你，所以快回家吧，我可愛的恭彌喲。」

——記憶中，雲雀恭彌總是特別的。

隨著自己出生紅色右眼，似乎證明了他的不平凡。

六道骸從小就被譽為天才，因而他瞧不起其他人，當他七歲時熟練地組裝出構造複雜的機器人，並將之視為理所當然時，身旁的人們用驚訝且佩服的表情注視著他，用掌聲將他高高拱起，於是六道骸的目光便從此變冷了。

他高中時交了一個又一個的女朋友，卻很快就覺得無趣了，覺得女人的智商在他之下，想要專心考大學，一考就考中了最高學府，讀了幾個月，卻又覺得無聊了，任何事情似乎很

快就不新鮮了，六道骸退學專心做研究，很快就站上了機器人研發界的頂點，但同時，他對這整個世界失去了興趣。

既然這麼無趣，那乾脆毀掉好了？

這個想法一興起，六道骸便開始著手製造兵器，怎麼樣的兵器才是最好的？怎麼樣的兵器會是最美的？怎麼樣的兵器是最新穎的？那乾脆創造一個人型兵器吧，六道骸想著，人類與兵器自古一結合後就是戰爭，那麼乾脆創造個真正能把人類和兵器融合在一起的存在，引發世界大戰就好了。

六道骸開始與犯罪組織艾斯托拉涅歐集團合作，答應為他們製造兵器，並說明了自己關於人型兵器的想法，亦獲得了艾斯托拉涅歐的金錢支援。

為了製造人型兵器，他將目標轉移到小孩身上。

小孩是最好操控、最好培養的存在，若是那些沒人要的小孩，就算死了也不會有人覺得惋惜，有了這個想法，六道骸便到孤兒院去認養小孩。

而他認養的那個小孩，改變了他的生命。

那個孩子與採花歸來的隊伍隔得遠遠的，走在隊伍的最後方，手中只捧著一株向日葵，小小的雙手緊緊抓著粗長的綠莖，那朵向日葵開得不怎麼漂亮，但小孩的臉上卻寫滿了自信

——即使其他的孩子，沒有一個認同他。

那就像是小時候的自己。

六道骸看著遠遠歸來的雲雀恭彌時，有些愣住了。

孤兒院的老師和他說，那個就是符合他要求的孩子——沒有親近的家人、不討人喜歡、孤僻，是個總愛獨自站在牆角發愣的孩子。

六道骸於是才意識到，自己也曾經是那樣的孩子。

他朝雲雀恭彌走了過去，而雲雀抬起頭望著他，灰藍色的眼眸像星星一般明亮，白皙的小臉天真無邪地望著他，卻抓緊了手裡大大的向日葵。

知道對方多少有點警戒自己，六道骸蹲下來，摸了摸那孩子的頭。

『吶，恭彌，知道我是誰嗎？』他試圖喚他的名字拉近關係，用溫和的眼神注視著他，『我叫六道骸，從今天開始，我就是你的父親了。』

那個孩子望著他，而後喊了一聲「骸」。

像是認定了他、認定了這個存在、認定了他的靈魂一般，喊了聲「骸」。

六道骸那時笑了。

笑得淚水都要奪眶而出。

*

雲雀恭彌是個比想像中還要黏人、還要調皮、任性的小鬼。

六道骸時常糾正雲雀恭彌要喊自己博士，他知道不能對雲雀產生多餘的感情，但那孩子仍舊是一次一次地喊著他「骸」，而且永遠堅持己見。

他知道，自己其實很喜歡聽那孩子喊自己名字的聲音。

他不再全心全意放在機器人和研究上，亦不再對人型兵器感興趣，六道骸把大半的時間都用來陪雲雀恭彌玩，他把研究室裡危險的東西都搬到倉庫去，裝潢成了讓小孩可以跑跑跳跳的房間，製作很多造型可愛的機器玩偶給雲雀玩。

雲雀恭彌像是天堂墜落的星星，用光芒填滿了他黯淡的生命，

只是六道骸忘了，艾斯托拉涅歐並不允許他這麼做。

為了應付艾斯托拉涅歐集團，他盡可能地拖延人型兵器的交貨時間，但每次與艾斯托拉涅歐的人商談完後回到家裡總覺得身體很奇怪，後來當六道骸意識到那些人在他喝的茶裡面加毒品的時候，已經太遲了。

他已經被迫染上了毒癮。

六道骸陪雲雀恭彌的時間漸漸少了，他用製造出來的兵器與艾斯托拉涅歐交換毒品，他

憎恨大麻，身體卻不聽使喚地渴求，六道骸知道自己已成為毒品的奴隸，為了報復艾斯托拉涅歐，他在交出去的兵器裡動了點手腳。

但他沒有考慮到，東窗事發以後，付出的代價更大。

艾斯托拉涅歐盯上了雲雀恭彌。

他們看見六道骸把研究室改成了什麼荒唐的樣子，也知道六道骸沒有把雲雀恭彌當做實驗品的打算，他們以雲雀恭彌的性命威脅六道骸，並且告知，如果不到組織本部裡乖乖作研究，他們就把雲雀恭彌給殺了。

憤怒地掛下電話後，雲雀恭彌上前扯了扯他的衣角。

六道骸看著那天真的小臉，覺得心裡有一塊部分崩潰了。

他流下眼淚，顫抖地蹲下了身，緊緊地抱住雲雀恭彌，像要將他揉進身體裡似的用力，嗚咽著對不起，雲雀恭彌沒有聽懂他的話，六道骸自己卻很清楚，如果再不將雲雀恭彌藏好，艾斯托拉涅歐會毫不留情地殺了他。

他試圖將雲雀塞進保險箱裡，那孩子又哭又叫不停地掙扎，六道骸又意識到艾斯托拉涅歐集團一向以炸彈恐怖攻擊聞名，這個研究室肯定會被炸掉，放在保險箱裡也不安全，他的目光便飄向戶外十公尺外的垃圾桶。

只能姑且一試。

六道骸把雲雀恭彌抱起來，用膠布封住他的口，冒著風雪走了出去，將瘦小的雲雀丟進垃圾桶裡，雲雀在裡面又哭又鬧，六道骸裝作沒聽見，轉身就走。

他回到研究室內，打開其中一個鐵櫃，翻出一條機械腿。

多年前因為一時無聊而做的機械義肢，卻在此時派上了用場，六道骸替自己的下半身施打了麻醉針，而後他坐上了手術台，狠狠地鋸斷了自己的右腿。

鮮血流得一地都是，六道骸卻很冷靜。

就連難耐的毒癮發作，想到還躲在外頭的雲雀恭彌，六道骸咬牙熬過了一切，他將機械義肢裝上自己的右腿，成功連結了神經，雖然失血過多讓他意識模糊不清，六道骸還是撐了過來，一確定義肢正常運作，他便穿上褲子跳下手術台，抓起自己被鋸斷的右腿，毫不留情地丟進機器裡，將之攪成肉醬。

然後他割斷自己一束髮，染成黑色，摻進了那一坨血淋淋的肉醬裡。

艾斯托拉涅歐派來的人按照電話裡所說的，入侵了他的研究室，六道骸苦撐著意識跑上前去，和他們搏鬥一番，最後故意讓那些人看到那坨肉醬，六道骸騙他們說，那就是他們要找的雲雀恭彌。

最後，他們帶走了六道骸，炸毀了那個實驗室。

在記錄上，博士六道骸在那一天就死了。

他被帶到艾斯托拉涅歐以後，被囚禁在一個小小的研究室內。

那些人為了控制他，每天在他的食物裡摻毒品，他們提供六道骸一切實驗所需，卻不給他自由，就連僅有的一台電腦，也隨時處在網路被監視的狀態。

那段時間，六道骸頭一次感謝上帝賜予他聰明的頭腦。

他編出一套屬於自己的文字，將電腦使用的語言全部改換成那種文字，蒙騙過艾斯托拉涅歐的網路監視者，後他又寫了駭客程式，駭進電信局的網路系統，查出雲雀恭彌的身家資料，成功聯絡上了那時獨自一人在外生活的阿諾德。

阿諾德沒有辜負他的期待。

他單獨到了那個危險的廢墟去，將雲雀恭彌從黑暗中救了出來。

而後，六道骸開始尋找逃走的方法。

他一面製造兵器給艾斯托拉涅歐，一面逐步將自己的身體改造成機械，在拆了自己的手腳以後，為了將毒品完全戒除，六道骸立刻就拆了自己的消化系統、腺體、肝和兩顆腎臟，聽說艾斯托拉涅歐打算將來用毒氣殺了他，六道骸接著又拆了自己的呼吸系統，最後，他甚

至連自己的大腦都改造了。

六道骸只留下部分的血液、血管，大腦和心臟，他的外表改造成十五歲的模樣，每當他一點一點換掉自己的身體，他便把沒用的肉體切成碎片，分次沖進馬桶，或是混在廚餘裡倒掉，就這樣，也過了整整九年。

直到艾斯托拉涅歐在六道骸的研究室裡放出毒氣，打算殺他的那一晚，他對出風口動了點手腳，將毒氣導進整個總部內，而後趁亂逃出了艾斯托拉涅歐。

如果雲雀恭彌還好好地活著，現在就和這副身體的外表同樣年齡。

六道骸迫切地想再見他一面，想再見到那個為他生命帶來色彩的孩子。

在勉強找到藏身之處後，六道骸便抽出自己的記憶，將之轉化為數據資料，儲存進雲端，並從身體內部對血管施打少量的氫化硫，陷入假死狀態。

包裹寄出，送往日本。

裡頭裝的不是六道骸，而是沒有名字的機器人——ＭＫ６９１８。

＊

如果一切，能夠全部再重新開始。

而我，能夠與現在的你，肩並肩站著的話——

雲層，動得好快。

像是在追趕什麼東西似的，往天空的盡頭一直跑、一直跑。

追到了它想要的東西了嗎？

是不是，可以停下來了？

*

「——骸！」

劃破天空的，是一聲熟悉的呼喚。

六道骸緩緩地睜開眼睛。

雨快停了。

洪水在退。

水花濺起的聲音響起，六道骸無神地緩緩轉過了頭，突然之間被一雙溫暖的手抱起，他稍稍瞪大了眼，映入眼簾的，是雲雀恭彌。

那少年的墨髮已被大雨淋濕，順著髮稍滴上了六道骸的臉。

冰冷，一點一點地褪去。

「骸……醒醒！」

看見那少年焦急的神情，六道骸才緩緩記起，自己跑出來找雲雀，卻不知道什麼時候在街上失去意識，也不知道在汙水裡躺了多久，一夜的大雨過去，只剩綿綿的小雨，風也減弱了，行道樹東倒西歪，街景一片狼藉。

六道骸回過頭，看向雲雀，嘴角滑開一抹淺淺的微笑。

「恭、彌……」

他對上了那雙灰藍色的眼睛。

黑髮的少年開了口，卻說不出話來，他低下頭，緊緊地握住了六道骸的手，十指交扣，而後放到了他的胸口上，六道骸聽見自己的心臟噗通、噗通，緩慢地跳著，比任何時候都要緩慢，但，這是他還活著的證明。

「我……」雲雀的聲音有幾分顫抖，「我……已經、想起來……我……」

他說不下去，六道骸知道他要說什麼。

雲雀恭彌別開了頭，抓住了六道骸的臂，繞過自己的頸，彎身要將他撐起，卻被六道骸制止了，雲雀回頭有些茫然地看著他。

「別動，恭彌。」六道骸柔聲說著，虛弱地閉上了眼，「我知道你想帶我回去，不過已經有點太遲了……這副身體已經……」

「——不准！」雲雀打斷了他的話，卻還是將六道骸的頭小心翼翼地枕上了自己的腿，他的眉緊緊蹙起，一副要哭的樣子，令人心疼，「不准你隨隨便便就死了……你不是說……你還欠著房租嗎？還有……還有……」

——還有，說了不會再離開我。

他斂下了睫，抿起唇，沒有將剩下的句子說完。

六道骸彷彿知道他要說些什麼，陷入了沉默，他抬起手，撫上雲雀恭彌濕濕的後腦，按下，貼上了那雙冰冷得發顫的蒼白薄唇。

雲雀稍稍瞪大了雙眼。

「抱歉，讓你在外面冷了一整晚。」六道骸微笑著，鬆開了手，「或許你會期待我以父親的身分說些什麼……可是我覺得、最後，能以這副身體遇見恭彌，真是太好了……。」

雲雀緊咬著唇，沒有回話，灰藍色的眸子有些閃爍。

「那個時候，我並不是故意丟棄你……」六道骸注視著他，輕聲說著，而後，虛弱地閉上了雙眼，「希望你、能諒解我……。」

「骸……」

「我愛你……恭彌。」

雲雀睜大了眼，望著他。

雨逐漸停了，雲層散去，露出了東方一絲黎明的微光。

「骸。」他低下頭，緊緊地握著六道骸的手，「我也……」

他閉上了嘴，再也沒有說下去。

淚水順著頰，勾出一個安靜而美麗的弧度，落上了他們緊緊相握的手，雲雀緊咬著牙，身體不能自主地顫抖著，他彎下身，靠著六道骸的額，哭出了聲。

六道骸再也沒有張開眼睛。

他很任性地，只說完自己想說的話。

鮮紅的血從六道骸身體接合的細縫流了出來，將積水染出一片深紅，緊按在六道骸胸口上的兩只手再也感覺不到心跳，雲雀撫著六道骸的臉頰，親吻沒有溫度的雙唇，他聽見後方傳來了腳步聲、聽見了阿諾德的聲音，卻沒有回頭。

阿諾德在雲雀恭彌身後幾公尺停下了腳步，喘著氣，一句話也沒說。

他看著倒在地上的六道骸，和頭一次哭得那麼傷心的雲雀恭彌，知道自己來遲了，阿諾

德退後了幾步，遠遠地望著他們，斂下銀色的長睫，雨水滑落他的臉龐，像是晶瑩的淚水一樣，他抬頭望向風雨過後的黎明，安靜地閉上了眼。

雲層，散去了。

彷彿在追著什麼一樣，追到了很遠很遠的地方。

*

十一月下旬，下了初雪。

雲雀恭彌坐在卡車的後方，呆愣愣地望著天空，一條手臂擱在紙箱上一晃一晃，工人將最後一批物品搬下樓，放上卡車時雲雀的身體隨著車身震了一下。

「就是這些了嗎？」

「是的。」

傳來了阿諾德的聲音。

雲雀恭彌淡淡地往下望，阿諾德站在卡車旁邊，和科札特、喬特兩人握手道別，他們之間沒有說太多的話，而後，那銀髮男人一腳踩著車輪，俐落地翻上了卡車，在雲雀恭彌身旁清出了個空位，坐下。

卡車慢慢地開動了。

載著一車的貨物與兩個人，在細雪中緩緩地向前駛。

看似漫無目的地，一路往前

車子很快就離開了他們所熟悉的街道，冷風從他們的側臉劃過一如刀割，卻似乎還不如他們的氣質一般冷，兄弟倆沉默了很久，沒有一人開口說話。

「吶。」

率先打破沉默的，是阿諾德低沉的聲音。

「是？」

「你還要抱著那個到什麼時候？」

雲雀恭彌低下頭，望著懷裡的金屬頭顱。

那顆頭很安靜地躺在他懷裡，像是標本一般，雲雀斂下了睫，沉默了許久。

「我不知道。」他抱緊了懷裡的頭顱，閉上眼，後仰靠上了身後的紙箱，雪花落在他墨色的髮上，輕柔得沒有感覺，「……有可能是，一輩子。」

阿諾德沉默地看著他，沒有再說話。

他抬起頭，望向灰暗的天空，雲層簇擁著，在浩瀚的天空裡動得飛快。

像是，又要去追尋些什麼。

後記：

原本只是寫來找回手感的，沒有想到可以寫到四萬多字。

這裡面牽扯到很多親情與愛情的部分。

其實親情與愛情真的沒什麼差異，愛情轟轟烈烈但是可以很快就淡去，所謂愛情就是習慣，習慣說穿了就是親情，久了的愛情遲早釀成親情。

但親情反而讓人更難以割捨。

在這裡頭，嘗試將親情與愛情分得很清楚的，就是斯佩德。

斯佩德其實是很愛阿諾德的，但他一直認為那是親情之間的愛，是養父對養子的愛，不能與愛情劃上等號，所以即使潛意識裡已經對阿諾德產生了性的渴望，他還是徹底否絕了那一部分的情感，並選擇了埃琳娜作為他的妻子。

到最後，斯佩德還是沒有摸清楚自己對阿諾德的那份愛到底是什麼。

再者，對阿諾德和雲雀恭彌這對孤兒來說，他們各自愛上了領養自己的人。

對他們而言，親情與愛情已經沒有分別，他們還是個孩子時就被領養，情感上沒有區分德那麼複雜，但或許也是因為天性影響，他們向來忠於自己的感情，確切知道自己的需求和欲望，所以他們毫不避諱地去愛。

阿諾德最後之所以放棄了斯佩德，可以說是他對雲雀恭彌的愛超越了對斯佩德的愛，比起將自己放在天秤上猶豫不決的斯佩德，陪伴自己度過九年時光的才是對他真正重要的人，可以說是阿諾德放棄了愛情，選擇了親情的結果。

至於骸哥的生平為什麼那樣美國大片，我只能說，憑他整個造型設計和個性，一出場就只適合不平凡的美國大片人生，但六道骸最後抽走了自己的記憶，成為了只會吐槽的低智商機器人，選擇一切和雲雀恭彌重新開始，不只是因為他篤定自己會再愛上雲雀一次，也是因為他想以平凡人的身分，過一次平凡的人生。

初雲空

Der Weißwolf

Der Weißwolf　2013年 11月

13年收錄的作品比起前幾年要少了很多，是因為大部分的作品已經收錄在個人網站的完結文裡了。這年對我是重要的一年，因為在讀過伊麗莎白．蓋斯凱爾的《南方與北方》後，我寫下了一篇對我具有突破意義的作品《God Rest Ye Peace, Youngers》，緊接在那之後沒多久完成的《Der NSU》也是我現在還很喜歡的作品之一。

但是《Der Weisswolf》就還好，標題是德文，中文意義是「白狼」，這篇純粹是寫去初雲空吧，想把逆ＣＰ的人誘拐過來的作品之一，雖然還滿失敗的就是了。

每當喬特・彭哥列回憶起自己十七歲時的人生，他總是會叫來他的白色哈士奇，輕輕摸了摸牠的頭，然後感嘆地微笑著說：「這有兩個版本。」

他今年已經快七十歲，已經老得直不起腰，他曾是三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也曾多次登上有名的國際雜誌，如今喬特・彭哥列已不再跑遍世界各地演講，他住在一個被森林擁抱的小木屋中，每天過著怡然自得而簡單的生活。

曾經他的身邊有無數知名人士陪伴，但現在他的身邊只剩下一隻大白犬。

這樣就夠了，喬特說。

從哪裡開始，就從哪裡結束。

至於說開始，要從哪裡開始，他得說，一切始於他十七歲的夏天。

*

高二那年一場車禍後，喬特・彭哥列得了失語症。

他原本是校園內的明星，各科都拿了頂尖的成績，是穩坐的學年第一名，大家都喜歡他，天天有人圍繞在他身邊，向他告白的男孩女孩數都數不清，但自從得了失語症後，可以說，他見識到了什麼叫作「現實」。

再也沒有人圍繞著他，沒有人對他告白，沒有人喜歡他，語文成績一落千丈，喬特變得

自閉、變得不與人說話，不過幾個月的時間，還會陪著他的人就只剩下青梅竹馬的G和科札特而已。

喬特不敢去想像，要是連最後的這兩人都背叛了自己，他會如何。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科札特在那個秋天搬家了，他保證他會常常寫信回來，給了喬特和G最後一個擁抱後，他坐上卡車離開了，於是這一走，二十五歲以前喬特・彭哥列再也沒有看見過他。

當然他是有來信的，他的信裡述說的東西喬特什麼也沒看懂，他幾次提筆給科札特回信，也總是洋洋灑灑地寫出來了，但他拿給G看時，那紅髮男人的眉頭卻稍稍蹙了一下，雖然他仍是掛著微笑，答應會替他寄出去，但喬特心裡很清楚——那封信上寫出的一定是沒有人能看懂的東西，G的體貼只讓他更加心痛。

於是，他連話都不對G說了。

他成了一個封閉的問題高中生，喬特全然放棄了學業，學年第一名的位置換成了G，喬特的座位也從第一排換到了最左邊的角落，從前那些忌妒他的人，現在不是嘲笑他，就是開始對他霸凌，他們利用喬特話說不好這點，對他做出極盡過分之事，例如在他進廁所時從上頭潑下冷水、亂畫他的書桌、撕毀他的課本，甚至將他的頭按進小便斗裡，要他喝乾裡頭的

尿。

雖然總是會被半路殺出的G氣沖沖地制止，但每次G的拯救，都讓他感到自己更加無力，於是，喬特・彭哥列開始翹課。

只有一個人的時候才是快樂的，他告訴自己。

*

喬特・彭哥列與G的老家都在山上。

自從開始翹課後，他沒事就會搭車回去，步行幾個小時的路程到達山頂，那裡冬天時總是被深雪覆蓋，夏天時卻會長出青青的草地，附近牧牛的人家都是他的老相識，雖然語言不能溝通，但他們遠遠打招呼時，揮揮手這點他還是做得到的，那段幾小時的路程是喬特最快樂的時候，他不用與他人對話、不用與他人相處，不用思考複雜的事情，和別人說話無法溝通，和自己說話總是沒有障礙的，他就這樣一直頻繁地回老家，一開始G還會去找他，後來知道這也是喬特尋找快樂的方法，漸漸地也不去找了，身為青梅竹馬，他也總是在考慮怎麼讓喬特快樂。

家人雖然不會張開雙手歡迎他翹課回來，但也從來沒拒絕過他。

就這樣，他從夏天到冬天，都一直保持這翹課返家的模式，直到他一天下課時被叫到師

長的辦公室，說他的出席不夠，再這樣下去可能會被退學。

喬特確實好好思考過這個問題——在他再次翹課返家的路上。

現在的他只是一介高中生，甚至還得了失語症這個嚴重的疾病，不管怎麼想，他的未來都會因為這個病而完蛋，但高中畢業證書若拿不到，對他的未來大概只會更加不利，但是他又捫心自問，被退學了又怎麼樣？

反正也沒有了掙扎的理由，應該也是有些工作不需要和人溝通就可以做的，比方說殺手、比方說出賣身體、反正現在都已完蛋了，為什麼還要考慮未來？

這麼轉念一想，他心裡覺得很痛，卻又覺得有種自我放棄之後的輕鬆，他在積雪中一步步艱苦地行走，身體因為寒冷而不停打顫，然後他又忍不住笑了——在這個狀況下竟然還去考慮未來，不如現在就在這裡凍死算了。

於是他張開雙手，在風雪中佇立了一分鐘。

他想著人生的最後應該要說些什麼，但說話是他最討厭的事，他緊閉著顫抖的雙唇，才剛剛張開唇齒就立即放棄了，喬特笑了笑，然後向後倒下。

——啪刷！

他的身體撞在雪地上，凍得發疼。

他開始想像自己死後的樣子，他的屍體被發現時應該要擺出什麼樣的表情，是笑著好呢？還是苦著臉好呢？就算流了眼淚，估計也會結成幾滴冰。

意識開始模糊了起來，喬特安靜地閉上了雙眼。

就連雪地裡似近似遠的狼嚎聲，他也不再去在意了。

*

醒來的時候，天已經黑了。

喬特睜開眼，望著滿天璀璨的星空，身體是暖的，這讓他一度相信自己已經死了，但當細小的雪花飄落在他臉上時，融化的雪水讓他知道自己還活著。

——真可惜。

他這麼想著，心裡卻多少還是有些高興。

喬特試圖翻了個身，卻感到身體被什麼重物給壓著，讓他的雙手雙腳皆不能動彈，他側頭一看，只見一隻純白色的雪狼就這樣趴在自己身上休憩，喬特差點沒嚇得叫出聲，他的身體差點就要大肆掙扎，但理智及時制止了他。

是這隻狼救了他。

他並沒有吃了自己，反而趴在自己身上帶來溫暖，或許這頭狼並不是為了食物而來的，

上帝讓他活下來，必然有祂的用意，喬特思考著，那麼一來，就讓這頭救命恩人再多睡一會兒也無妨，正想著，那雪狼已張開了眼睛。

牠像是相當疲倦似地打了個呵欠，喬特笑了。

他大起膽子，伸手去摸摸雪狼溫暖的毛皮，那頭狼倒也溫順地讓他撫摸，彷彿牠是一隻被豢養多年的家犬，喬特緊抱著雪狼溫暖的身軀，忍不住笑了出聲，笑得他的眼淚都流了出來，天上的群星閃亮，這一刻他覺得，一切都是有意義的。

那頭狼也彷彿理解了他似地，輕輕舔了舔喬特的側臉。

*

一場大雪中僥倖不死，喬特搭了夜車乖乖回到學校，他進入宿舍時約是天快亮了，開門時看見G頂著黑眼圈，一臉焦急地按著手機，他回頭一見到喬特回來，立刻將手機往旁邊一扔，衝上去將他攬進懷裡。

「渾蛋！你媽說你不在家！」他大吼道，「我擔心死了！你他媽上哪兒去了！」

喬特聽不大懂他在說什麼，但他大概猜得到他的意思，喬特只是笑了笑，拍拍G的背安撫他，他想要開口解釋，最後卻仍是什麼也沒說，他想自己沒有必要對G多解釋什麼，雖然對方聽不懂自己的言語，但他永遠都是理解自己的朋友。

活著是好的。

他對自己說，未來就算去當殺手當男妓也好，怎麼說也不要再想不開了。

他們才小睡一會兒就天亮，兩人簡單梳洗過後在學校餐廳吃了早餐，G似乎很怕他再次突然消失，他這次好好地跟著喬特一起去學校，喬特難得在學校露出了笑容，他的笑容就像從前他還能說話時一樣閃閃發光。

一走到座位上，他看見自己的桌子又被畫滿了塗鴉和髒話，抽屜裡的課本和被撕得稀巴爛，G氣得臉色發青，他知道是哪些人幹的，立刻就要捲起袖子去揍人，喬特卻拉住了他的袖子。

他搖搖頭，微笑著，G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

那紅髮少年憤憤地啐了一聲，凶狠的目光瞪著那些臉色相當難看的學生，而後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乖乖坐下，喬特則是認份地去拿抹布，將桌上的塗鴉擦乾淨後，把被踩髒的破爛課本撿起來，整理過後放回抽屜。

等他做完這一切時，早上的導師時間也開始了，導師自然是很熟悉喬特的情況，他點名時看見喬特有來上學，心裡多少有點訝異，露出了讚許的笑容，喬特亦微笑回應他，於是喬特突然覺得，這個世界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就算不說話，人與人之間還是有溝通的方法。

老師接下來說了什麼他聽不懂，喬特也沒打算專心聽，只見老師轉身在黑板上寫下了一串字母，接著向門外叫了一聲，於是門打開了，一個從未見過的少年走了進來，他有著一頭淡金偏銀色的短髮，一雙冰藍色的眼睛，高挑的身材與清瘦的體格，冷漠的神情仿若不存在這個世界一般，班上許多女同學興奮地討論起來，喬特靜靜地望著這個應該是轉校生的人物，嘴角仍是保持著微笑。

老師又對那少年說了一些話，於是那少年開口了。

「我是阿諾德，阿諾德・亞凡席斯。」他道，相當簡短地。

喬特瞪大了雙眼。

這是這半年以來，他第一次聽懂別人說的話。

老師比向了教室幾個空位，似乎是要讓這名新同學自行挑選，只見那銀髮少年筆直地朝喬特身旁的空位走去，喬特聽見自己的心跳怦怦怦怦跳得很大聲。

等到阿諾德走到自己身邊，他突然站起了身。

全班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阿諾德也看向了他，喬特不加思索便開口說了話，他想和這個似乎能和他溝通的新同學問好，但在他制止自己以前，他已聽見自己說出口一串沒有文

法、沒有內容的怪話。

除了G和老師之外，全班同學都笑了，喬特羞愧地漲紅了臉。

阿諾德在笑聲之中靜靜地看著他，臉上沒有任何表情，等到惡劣的笑聲隨著時間漸漸停止，他才緩緩朝喬特伸出了手。

「……嗯。」他說，聲音很輕，卻很清楚，「請多指教，喬特。」

那一刻，整個教室都安靜下來了。

喬特吃驚地看著他，而後他伸出手，回握向那體溫偏低的掌心。

*

自從阿諾德來了之後，喬特的世界開始有了語言。

只有阿諾德說的話能讓他聽懂，也只有阿諾德能聽得懂他說的話，G對此非常不解，喬特也感到相當莫名其妙，只有阿諾德能進入他的世界中，他甚至能將喬特和他人的世界再次連結在一起，喬特相當喜歡跟在阿諾德身旁，他一天到晚都跟在阿諾德身邊，對這個新來的銀髮少年相當依賴，自從阿諾德來了以後，喬特便不再翹課，他相當期待每天上學能與阿諾德見面的時光，這讓身為舊友的G有些不是滋味，不過既然喬特覺得快樂，他知道自己也不能自私地說些什麼。

但想接近阿諾德的人不只喬特一個。

像他這種冷漠小生正是這個年紀的女孩子們美好的夢中情人形象，但礙於喬特一天到晚在阿諾德身邊亂晃，她們接近阿諾德的機會等於是被剝奪了，於是喬特暗地裡受到的霸凌又更加嚴重，一天他打開鞋櫃，發現裡頭的鞋子變成了兩條毒蛇，受到光線刺激，毒蛇立即朝他攻擊，喬特嚇得退後幾步，雖幸運躲過，卻也因此跌倒在地，一條蛇從鞋櫃中掉了出來，纏上了他的小腿。

他害怕得全身發抖，不敢動彈，周遭的同學不是尖叫就是紛紛走避，喬特慌張地四處探頭，強烈希望G能來救他，但身邊一個人也沒有，有些學生躲在樓梯口那邊偷看情況，有人在偷笑，喬特知道那是他們幹的，眼見蛇不斷順著他的小腿爬上，喬特感到自己的心臟越跳越快，他認得這種蛇，被咬了一下就死定了。

「停。」

阿諾德的聲音從旁響起。

喬特猛然回頭，只見那銀髮少年揹著書包，正站在自己身旁。

蛇的動作停止了。

『阿諾德……』他顫抖地道，卻不知道自己開說些什麼，『那個……』

「不要動。」那銀髮少年神色淡然地道，在他身旁蹲下，「你們都被嚇到了。」

『什、什麼……？』

阿諾德沒有再說話，他伸出了手臂，那條小蛇立即溫順地纏上了阿諾德的臂，從喬特的腿上離開，喬特吃驚地看著他，阿諾德抬起頭，看向敞開的鞋櫃，站起身，朝黑暗的鞋櫃伸出手，抓出了另一條毒蛇。

喬特很為他緊張，但那兩條蛇似乎都沒有攻擊阿諾德的打算，他觀察了一下情況，而後才終於放下心來，阿諾德或許對蛇很有一套。

「為什麼你要玩蛇？」那銀髮少年淡淡地問，「他們對你很危險。」

『我不是在玩。』喬特搥了搥膝蓋，要自己顫抖的雙腿聽話點，而後他扶著後方的牆面站起身，『有人把他們放進了我的鞋櫃。』

「是嗎？」阿諾德淡淡地道，舉起手臂看著那兩條蛇下滑，他冰藍色的視線與那兩條蛇的蛇頭平行相對，喬特很為他擔心，阿諾德的神情卻仍像沒事一樣，然後他淡淡地開了口，「人類玩弄了你們。」

「啊？」

喬特愣愣地發出一聲疑問，然後他隨即明白阿諾德是在對蛇說話，令人驚異的是，那兩

條蛇竟同時吐了吐舌頭，就彷彿真的聽懂了阿諾德說的話。

「帶我去找你們的主人。」

他柔聲道，然後彎下身，放下了那兩條蛇，兩條蛇開始爬行起來，喬特嚇得退後幾步，阿諾德抓住了他的手，使了個眼色示意他不要緊張。

蛇朝樓梯口快速滑行而去，他們聽見了尖叫的聲音、大叫、哭喊，還有逃走的腳步聲，阿諾德拉著他緩緩走過去，只見兩條蛇正纏在一個染頭髮的少年腿上，周遭的學生全跑光了，那少年也嚇得腿軟跌在樓梯間，阿諾德平靜地看著他。

「出主意的是誰？」他問，那少年臉色變得相當難看。

「你、你在說什麼……我不知道……」

「我知道把蛇帶來學校的是你。」他輕聲說，「你應該最清楚，咬一下就必死無疑……要不你就親自體驗看看？」

那少年的臉色一下子刷得慘白。

「什、什麼嘛……我們可是在幫你啊！」那少年一面發抖一面大叫，「你自己應該也覺得喬特很煩吧！幫你除掉他有什麼不好！」

——碰！

在喬特還來不及為這番話感到受傷之前，阿諾德已經一腳踹上牆面，他的鞋子距離那少年的頭只有兩公分，少年的臉色發青了。

「你誤會了。」阿諾德冷冷地道，瞇起了冰藍色的眼，「有資格和我說話的只有喬特，令我覺得煩的——是你們。」

少年兩眼發直地瞪著他，下巴不停地顫抖著，沒有答話。

「再有下次，你就會死。」阿諾德收回了腳，神情回復了以往的淡然，「那傢伙反正早晚會殺了你們，跟我過來……喬特，我們走。」

說完他便轉身，喬特急忙跟了過去，纏繞在少年雙腳的兩條毒蛇也很快地爬了下來，朝阿諾德滑去，纏上他的身體，一路向上直到繞住他的肩膀，喬特一路小心地跟著阿諾德的腳步，望著那高挑的背影，他總覺得相當困惑。

——不只是我，阿諾德甚至能和蛇溝通。

……他究竟是什麼人？

*

「見不得欺負弱小的行為」，這讓阿諾德的好名聲又上升了不少。

G為了阿諾德救了喬特的事特地前來答謝，阿諾德只淡淡地點了點頭，說聲不用謝，G

原本是那樣地討厭阿諾德，但現在他卻相當欣賞他，看著他們兩人握手聊天的樣子，喬特的臉上堆滿了笑容。

隨著考試時間逼近，學校的氣氛也緊張起來，喬特原本還是向從前一樣散漫，他知道自己反正不會考得好，阿諾德也沒什麼在讀書，但當喬特看著G認真用功的樣子時，他突然有了想法，於是他抱著破爛的課本和空白的筆記前去找阿諾德，那一晚阿諾德正在自己的宿舍房間，兩條毒蛇沒用籠子關著，蜷在角落休息，喬特對著來應門的他說，想要好好用功讀書。

『可以拜託你教我嗎？』他誠心誠意懇求，『我上課時沒有一個字聽懂，考卷寫什麼也看不懂，但是我相信自己原本的資質，只要你肯教我的話……說不定、我還有希望能拿到高中畢業證書……！』

「沒用的。」阿諾德淡淡地道，「我不能幫你看懂考試題目。」

『可是我不能放棄掙扎！』喬特懇切地道，『拜託你……！我有我原本的夢想，雖然這種病改變了我很多，但是我總有繼續掙扎的權力吧！』

他第一次說出這樣的話，喬特喘著氣，感到有些鼻酸，這些心事他從來沒有說出口過，他知道就算說了出口也沒人聽得懂。

若不是有阿諾德，他連說出這番話的勇氣和機會也沒有。

只見阿諾德平靜地看著他，而後點了點頭。

「你有。」他輕聲地說，打開了房門，「進來。」

那整整一個星期，喬特都待在阿諾德的房裡過夜。

他們整夜讀書，從放學回到宿舍就開始讀，一直讀到天亮，喬特利用白天的時間睡覺，阿諾德倒像是根本不需要睡眠似地，二十四小時不眠不休，他把這半年多以來的課程從頭開始補起，喬特的頭腦動得很快，本身也相當機伶，他很快就記下了所有知識，並能善加靈活運用，阿諾德越是教導他，越能感覺到，得了失語症對喬特而言有多麼痛苦。

於是在考試開始前夕，他獨自一人來到教師辦公室，對導師提出一個要求。

——個別考試。

喬特可以說自己在聽到那個單詞時有多麼驚訝。

只要喬特提出自己的語言障礙證明，學校就可以通融他，讓他個別進行期中考，考試全程錄影存證，同時有三名教師在現場監考，考試內容和其他學生全然相同，方式則全部是聽寫，負責唸試題的人是阿諾德。

阿諾德是和全校學生一起進行考試，他總是在十分鐘之內就交卷，然後趕往喬特所在的教室，開始為他進行試題，語文科和英文科讓喬特寫得很痛苦，速度也慢得讓其他監考老師看得很痛苦，但無關語文的科目——數學、歷史、地理、法律、物理、化學、天文、生物，他寫試卷的速度卻是快得嚇人。

那之後一週，考試成績的結果出爐了。

語文只有二十分，作文零分，英文也只有三十五，不管其他學生成績有多差，下方永遠有喬特在墊底，上午的語文課和英文課發還試卷時讓喬特・彭哥列成為班上十足的笑柄，但下午時，班上卻沒有人笑得出來了。

本次最難的科目數學，就連一向學年第一名的G也只拿了八十五，喬特和阿諾德卻成為了該年級唯一滿分的兩人，喬特拿到試卷時都快哭出來了，老師大大褒獎了他一番，要他在黑板上寫下解題過程，喬特先向阿諾德問了老師要他做什麼之後，在黑板上流利地寫下了公式，中間沒有任何一絲停頓或猶豫，看得全班同學目瞪口呆，當他放下粉筆轉身時，他看見坐在第一排的G哭了。

那紅髮少年激動地上前擁抱他，喬特大概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微笑著拍拍G的背，知道這一刻根本不需要言語，他的視線望向教室後方的阿諾德，那銀髮少年正望著窗外，心情卻

頗愉快地勾起了淺淺的唇角。

最後，學年第一名的位置由轉校生阿諾德榮登。

G是學年第二名，喬特則是學年第三，他破爛的語文成績由其他科目耀眼的滿分補了回來，沒有任何人質疑他作弊，因為喬特・彭哥列在還沒車禍前，原本就是個不管什麼科目都能拿滿分的精英。

＊

考試過後沒多久，校方遞來了社團申請書。

已經轉學數月都還未決定社團，這對阿諾德來說是個大問題，喬特和G圍繞在他身旁，六隻眼睛死死地盯著申請單，喬特只讀了前面沒有幾字之後就放棄了，閱讀之於現在的他就和說話一樣困難。

「G是什麼社團？」阿諾德看向右邊的紅髮少年，問。

「弓道社。」G有些自豪地回答，「主將。」

「是嗎？」

阿諾德淡淡地應了一聲，似乎不怎麼稀罕，知道阿諾德原本就是這種個性，G也沒說什麼，只是有些自討沒趣地聳了聳肩。

『下節課就是社團活動了，不如我陪你去找社團吧？』雖不知道G剛才說了什麼，喬特還是微笑著加入了話題，『反正我現在也沒有社團活動，正閒得發慌。』

阿諾德側頭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你原本是什麼社團的？」他問，G的臉色一下子變得很難看。

但喬特只是微笑著，稍稍抿起了唇，後才開口。

『辯論社。』他淡然地說，彷彿在說別人的事一樣，『社長。』

替阿諾德找到社團之前，喬特回到辯論社看看。

自從得了失語症以後，這個因他領導才茁壯起來的社團立刻將他踢下社長的位置，由副社長接替新的領導職位，喬特並不為此責怪他們，畢竟，一個連說話都辦不到的廢人又要談何辯論？

看見他回來時，有些社員的臉色相當複雜，有些社員卻相當快樂，他們抓著喬特的手帶他進去，讓他看那些從前喬特為社團拿到的全國大賽獎杯，喬特一路上沒有說半句話，卻總是微笑著，有社員邀請他留下來擔任練習賽的評審，喬特請阿諾德代為委婉地拒絕了，雖然後者代他拒絕的語氣一點也不委婉。

離開了辯論社，他們兩人在長椅上坐著休息了一會兒。

喬特的心情似乎有些低落，卻沒有哭，阿諾德側頭靜靜地看著他。

「喬特。」他輕聲問，「你想過自殺嗎？」

那金髮少年愣了一會兒，而後微笑著回過頭：『為什麼這麼問？』

「沒什麼。」

阿諾德淡淡地道，又轉過頭避開了喬特的視線。

喬特・彭哥列平靜地看著他，而後溫和地微笑著，閉上了眼，仰頭。

『……想過。』他輕聲說，『想要就這樣一死了之。』

「然後？」

『沒死成。』喬特聳肩笑了，『我竟然被一隻狼救了，那時候我就想，我活下來一定是神的旨意，雖然現在還沒找到……但未來一定有屬於我的路可走。』

「……當然。」阿諾德淡淡地道，喬特側頭看向他，那銀髮男人靠在椅背上，抬頭望著湛藍的天空，冰藍色的眸子竟帶著幾分超脫俗世的俊逸，「若奇蹟發生在你身上，意謂著神是愛著你的。」

喬特專注地看著他的側臉，而後笑了出聲。

『沒想到你相信神。』他微笑著說，『我還以為你是無神論者。』

阿諾德轉頭平靜地對上他的眼神，沒有回話。

*

喬特原以為阿諾德會對友愛動物社相當感興趣，那裡飼養著一群白兔和貓狗，阿諾德蹲在籠子外看了一會兒，他口中像是喃喃地說了些話，喬特沒聽見他說什麼，那些動物也沒回應他，幾個友善的社員走過來，說要將動物抓出來讓他們抱抱看，還教導他們怎麼抱動物的方法，阿諾德冷冷地站起身，說了聲沒興趣就離開了，喬特趕忙跟上他的步伐。

『我還以為你喜歡動物。』他試探性地問，總覺得阿諾德的心情不是很好。

「是很喜歡，但那裡沒有動物。」阿諾德冷冷地道，加快了前進的步伐，「全都是死的，眼神、靈魂……只剩下能夠吃睡排泄的空殼。」

喬特有些吃驚地望著他的背影，沒有說話。

他們之後又參觀了幾個社團，阿諾德對於文藝性質的社團興趣不大，對運動型的似乎也沒什麼興趣，他利用十分鐘的時間和籃球部的社員打了場三對三鬥牛賽，結果證明阿諾德一點也不適合團隊運動，他一個人單打獨鬥就大獲全勝。

烹飪社，他做出的料理堪比米其林等級的大廚。

排球社，他光是站在原處發球就連贏了三場比賽。

美術社，隨手拿筆一畫都堪比博物館收藏的大師級畫作。

書道社，喬特還在磨墨，阿諾德就已寫完一手無可挑剔的漂亮行書。

劍道社，阿諾德在一分鐘內擊敗了該社主將。

弓道社，那銀髮少年的準頭堪比奧運選手，連著三箭都是靶心。

若不是G的射箭準度和阿諾德幾乎並駕齊驅，否則弓道社社長估計也會像前幾個社團一樣跪下來求阿諾德加入，那銀髮少年似乎沒有任何弱點，不管做什麼都是完美的，他總是淡然的神情就像他對這個世界完全沒有任何興趣一般，他們幾乎跑遍了全校所有的社團，然後才來到最後的園藝社。

阿諾德的眼神終於變得柔和了。

他看著溫室裡生長茂盛的植物，心情似乎好些了，喬特看見他又在喃喃自語，或許是在和植物說話，他不清楚，阿諾德靠著樹幹休息了一會兒，然後就填了入社申請單，十項全能的他竟加入了這個全校最冷門的社團。

喬特總覺得自己是被阿諾德吸引了。

他不自覺地想要去跟隨他，不自覺地想與他待在一起，他也想加入園藝社，但他知道自己開口就準會惹事，只能站在學務處前支支吾吾半天，最後還是阿諾德替自己填了入社申請書，不過，他們兩人就此正式加入園藝部。

＊

玩過學校大部分的社團後，阿諾德在校內的知名度一下子暴增。

他常常被女孩子叫出去告白，也有些男孩看上了他，阿諾德總是冷淡地拒絕，無情地把弄哭了無數的男孩和女孩，看著現在的阿諾德，喬特總是會想起以前的自己，但是他並不忌妒，相反地，他現在很為阿諾德高興。

他們現在下了課後的社團活動時間就混在一起，喬特原本在老家就有在夏天種些農作物的習慣，阿諾德對於施肥等等的事情倒是沒有學習的興趣，每次社團活動時總見他一個人窩在溫室的角落，若不是靠在樹下睡覺，就是去玩花草的葉子，喬特很喜歡這樣的他，他總能因此看到完美超人阿諾德的另外一面。

或許是因為阿諾德讓他逐漸振作起來的緣故，喬特的生活一忙碌起來，看他不順眼、找他碴的人就少了，雖然時常還是有些惡劣的惡作劇，他也不當一回事，天氣越來越冷，很快就要放寒假了，他心裡盤算著要問問阿諾德寒假的打算，或許這個假期間還能邀阿諾德到山

上G和自己的老家玩玩。

他一邊想著即將到來的寒假，一邊洗著沾滿紅顏料的抹布，喬特的嘴角掛著淺淺的微笑，寒冷的天氣讓他浸在冰水中的手凍得直發抖，他也不甚在意，直到他的身旁走來幾個女孩，喬特注意到他們走近，對他們露出友善的微笑。

——啪！

迎面而來就是一個巴掌。

喬特愣住了，手印在臉上留下紅色的痕跡，赤辣辣地疼。

那為首的金髮女孩厭惡地瞪著他，甩了甩自己發疼的手，她用力朝他咒罵，她身旁的女孩也跟著群起叫囂，她們罵了什麼喬特沒能聽懂，頂多聽到幾個類似「阿諾德」的字眼，其中有兩個女孩子在哭，喬特的思緒混亂起來，但在面對阿諾德以外的人時，他無法試圖為自己辯解什麼，甚至無法問清楚發生了什麼事，喬特轉身抓起水槽內染紅的抹布，點了個頭後轉身就快步離開，那些女孩追了上來，喬特甚至不明白她們為什麼要追自己，他大步在走廊上奔跑著，有時候撞到了人，有些人會對他大聲叫囂，有些人則冷瞪他一眼不予理會，大多數人都看出他正在被追趕，而他們全都識相地避開，沒有上前幫忙的打算，一些不良少年模樣的在下樓的樓梯口要堵他，喬特順著階梯往上跑，他心裡多少有點底，這可能是個陷阱，

他們正逼著自己往死路逃，喬特從口袋掏出手機，撥打了G的電話號碼，但在電話接通的瞬間他又隨即掛斷，因他知道G根本無法和自己溝通，而剛巧他的手上又沒有阿諾德的電話號碼，喬特的心逐漸被絕望覆蓋。

——該如何是好？

碰的一聲，他撞開了頂樓的大門。

果不其然已經有一群人拿著球棒鐵管等武器在那裡等他，喬特退後了幾步，後方追趕上來的不良少年一腳將他向前踹倒在地。

喬特感到自己的尾椎痛得讓他暫時站不起來，他心裡慌得很，為首的少年走了出來，口氣頗差地對他叫囂了一些話，他看見上次那個帶蛇來的染髮少年也在這群人其中，喬特勉強撐著身體搖搖晃晃地站起身，一百多個人，這裡少說有一百多個人，他從前到底待人哪裡不好，弄到現在這麼多人要殺他，喬特試圖回想自己過去還能說話的時候，他一直都對人和善、一直都是微笑著、一直用溫柔的心去對待身邊的每一個人，但是現在卻落得這種下場——究竟是為什麼？

淚水積滿他的眼眶，喬特丟下手中濕淋淋的抹布，流下了眼淚，見他哭泣，週遭有人惡劣地笑了出聲，叫囂與謾罵聲持續著，迴盪整個陰暗的天空。

神讓他活下來，難道就是為了要讓他面對這樣的批鬥嗎？這是什麼樣的考驗？待人溫柔有什麼不對？到底哪裡出錯了——到底有什麼不對！

阿諾德的身影在一剎那間閃過他的腦海。

「——不。」

喬特輕輕睜開了眼睛，焰紅色的眸子有著絕不動搖的堅定。

「我並沒有錯——錯的是你們。」

話一出口，全場的學生都愣住了。

這也是喬特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聽見自己說出一句話，他的神情異常地平靜，平靜地環視著在場每一個學生，淚水順著他的臉頰滑下，沾上了他的衣領。

語言。

——他與這個世界斷掉的連結，現在竟短暫地接通了。

「你、你這傢伙——！」那為首的少年忿忿地大叫道，「你果然是在裝病！」

「我並沒有，但是隨便你怎麼說。」喬特冷靜地道，他第一次聽見自己的語氣可以這樣的冷，那少年的臉色一陣扭曲。

「你不過是個孬種！」那少年叫囂道，「你裝病只是為了討G和那個怪物的歡心！你怎

麼不去舔他們屁股算了？啊？孬種！」

他的聲音有些不穩，似乎是希望能透過這樣的嘲笑讓周遭的同伴發笑，但是喬特冷冷的表情讓他們笑不出聲，那少年感到害怕，感到不知所措，他顫抖著手，舉起了手中的棒球棍，嘴角硬是擠出逞強的微笑。

「你說，現在在這裡把你打個半死不活，那個怪物的表情會怎麼樣？」

「如果你的怪物是在說阿諾德，我希望你收回你的話。」喬特不慍不火地道，那之中的壓迫感卻讓人更加害怕，「我不喜歡動用暴力，但是必要的時候我會動手，特別是在維護朋友尊嚴的時候。」

「也不想想你之前用什麼表情喝尿的！孬種！」

那少年舉起球棒朝喬特衝了過來，喬特側身閃過第一道攻擊，同時按住他的肩膀，向上一個膝擊狠狠擊中他的腹部，那少年瞪大了雙眼，隨即失去了意識，向前倒下，球棒掉到地上，滾動了幾公尺，周遭的人們臉色刷成一片慘白。

「只有一擊……」

「喬、喬特有那麼強嗎……？」

「大山……大山竟然那麼容易就被……」

周遭的聲音逐漸模糊了起來，而後又變成一串自己聽不懂的音節，喬特知道自己又再次喪失了語言能力，他嘆了口氣，卻赫然感到後方傳來一股重量。

週遭嘈雜的聲音停止了。

阿諾德正靠在喬特的背上，沒有人知道他什麼時候出現的、亦沒有人看到他出現，喬特吃驚地瞪大了眼，卻笑了起來。

『阿諾德！』他叫道，用那只有對方懂的殘缺語言，『你是什麼時候來的？』

「我無時無刻無所不在。」阿諾德淡然地回答，閉上了眼，「我喜歡你剛才的應對方式，喬特。」

『真是多謝，但你的誇獎能不能待會兒再說？』

「不能。」阿諾德淡然地道，舉起手中一支玫瑰，「因為很快就會結束了。」

幾乎是在他尾音落下的同一瞬間，手上的玫瑰莖就像爆炸一般膨脹，在短短數秒之間長出可怕粗大的荊棘，並以極快的速度朝四處蔓延而去，學生們叫的叫、跑的跑，急著要從樓梯口跑出去，一些學生在樓梯間推擠，然後一同跌了下去，喬特聽見一聲慘叫，他吃驚地看著眼前超現實的發展，轉眼之間荊棘已經纏繞住整個頂樓，棘刺將地板、鐵網都開出了幾個駭人的洞，有的學生嚇得腿軟坐在地上動彈不得、有的學生嚇昏了、有的學生受了傷，還有

大部分則是已經逃掉了。

喬特愣愣地看著阿諾德的背影，半晌也說不出話。

『阿諾德……』他吃驚地道，『你……到底是……』

「——知道為什麼只有我聽得懂你說的話嗎？」

那銀髮少年平靜地打斷了他的疑問，他緩緩轉過身來，喬特愣住了。

他搖搖頭，看著那依然面無表情的銀髮少年，心裡相當徬徨。

「因為你每句話都是真心的。」阿諾德緩緩地回答他，他的手緩慢地向空中伸出，接住了第一片飄落的雪花，喬特抬起頭，看見昏暗的天空下起了飄飄細雪，他聽見阿諾德又用那冷淡的嗓音，說，「在這足夠嘈雜紛亂的人類世界裡，只有聽你說話不需要費力，喬特。」

喬特靜靜地望著那雙冰藍色的眼。

他想開口，卻突然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你不需要回答我。」

阿諾德彷彿讀透了他的心，喬特的肩膀一個顫抖。

他看著阿諾德，那銀髮少年向前走了一步，喬特一度想要後退，但是他制止了自己，不管眼前的阿諾德是什麼，他們所共同擁有的記憶是真實的，這不會改變他和阿諾德是朋友的

事實——不會改變他喜歡阿諾德的事實。

阿諾德站在他面前，神情還是那樣地淡然。

「我愛你，喬特。」

他淡淡地說，喬特愣住了。

「比愛這個世界的萬物，還要更愛你一點。」

他傾身，向前湊近喬特的臉，後者並沒有避開。

「你對我是特別的，喬特。」

他的臉靠得很近很近，喬特查覺到眼前的銀髮少年沒有鼻息。

回過神，阿諾德已在他的唇上點下一個輕吻。

喬特感到自己的臉頰發紅了，阿諾德很快地繞過了他，喬特急忙回頭追尋他的身影，他看著阿諾德輕巧地跳上粗大的荊棘，順著荊棘向上爬，不過一眨眼的時間他的身體已全然在鐵網之外，喬特彷彿查覺到他要做什麼，瞪大了眼。

『等等！阿諾德！你那樣太危險了！』他大叫著，上前去爬那串刺人的荊棘，『下來！快點下來啊！我不允許你做傻事！』

喬特朝著阿諾德的所在處不斷向上爬，棘刺劃破他的衣服、將他的手腳刺出了鮮血，喬

特掙扎著要勾住阿諾德的腳踝，他抬起頭，卻見那銀髮少年笑了。

他第一次知道，阿諾德笑起來也可以那樣好看。

「——雖然我喜歡你，但是我不能再繼續干預這個世界了。」

尾音一落，巨大的荊棘消失了。

他們兩人與漫天細雪一同從空中猛然墜落，喬特試圖想在空中抓住阿諾德的腳，但他終究是怎麼樣也沒勾著，落下時的狂風吹亂了他們的髮，喬特呼喊著他的名字，卻在下個瞬間在空中與阿諾德對上了眼神，那銀髮少年在風中對他微笑著，喬特瞪大了雙眼，他的動作在那剎那間慢了下來，風停止了，時間也彷彿停止了，喬特落下的速度慢得彷彿靜止，他像是一片雪花緩緩地飄落了地面，身體貼緊了冰冷而厚實的大地，一股強烈的倦意席捲而來，喬特掙扎著伸手想探向阿諾德的所在，他睜開沉重的眼皮四處搜索，卻只看見一隻雪一般的白狼平靜地站在自己的面前，喬特想出聲，卻覺得喉嚨像是被堵死了，那頭狼低下頭，濕潤的鼻子碰到了喬特的髮旋，像是在親吻他，然後牠轉身走了，頭也不回。

那後來的事情喬特記不清楚，他只記得自己在拼命要挽留那頭狼的衝動中失去了意識，雪勢逐漸大了起來，將他淹沒在深雪之中。

現在想起來，那都像是一場夢。

*

喬特醒來的時候，他正躺在醫院裡。

周遭有許多學生正在搶救，G正站在他的病床邊，他問發生了什麼事，G告訴他有恐怖分子攻擊學校頂樓，許多學生都受到槍傷攻擊，頂樓也因此變得殘破不堪，喬特為了逃生而從五樓跳下，幸好是摔在鬆軟的雪堆上而沒有受傷。

G的說詞喬特怎麼樣也不相信，但其他受了傷的學生也這麼說，監視器甚至拍到了恐怖分子的直昇機開槍掃射的畫面，喬特看見影帶裡的自己跨過圍欄往下跳，他雖然不信，但也得相信了，他問G有沒有死亡的學生，G說有，不過不是因槍擊而死亡，而是在逃走的時候受到推擠，摔下樓梯而死的。

他問起那個學生的名字，G說是上次帶蛇來學校的那個染髮少年。

猛然之間他想起阿諾德對那個少年的話：「再有下次，你就會死。」喬特突然感到惶恐，他急忙問G，阿諾德現在在哪裡，G卻一臉不解地看著他。

「阿諾德是什麼東西？」

他這麼說的時候，喬特感到自己心裡某處崩塌了。

然後，幾乎是過了這麼久以後，他才意識過來——自己的失語症消失了。

*

後來他去調查了自己的出席成績和記錄，他的確是出過一場車禍，但是沒有任何關於失語症的記錄，他有一陣子確實是翹課翹得嚴重，但上頭的原因寫的是母親病重，必須翹課回家照顧，他確實有一陣子成績滿江紅，但那被歸咎於翹課太多沒能好好學習的緣故，後來他也的確重新躍上了學年第三名，以語文二十分，作文零分，英文三十五分，其他科滿分的成績，但他語文科的失常被歸咎於太慢進考場，來不及寫完試卷，那一次考試的學年第一名，則以不明原因從缺。

那本來應該是阿諾德的位置。

喬特又查了園藝部的社員資料，卻只查到了自己一個人的入社申請單，他去問了其他社員，沒有人對阿諾德有印象，連喬特自己都被搞混了，他開始懷疑自己產生精神分裂症，資料上寫的一切都是真的，而有關阿諾德的事都是假的，而他喜歡上了自己幻想出來的一個人，一個男人。

但這是不可能的。

他與阿諾德的記憶還是那樣的鮮活，彷彿阿諾德昨天還在他身邊一般，阿諾德不可能是

假的，絕對不可能——喬特竭盡一切所能尋找阿諾德存在過的證明，他找出了以前那些被撕爛的課本，知道自己遭到霸凌那段記憶是真實的，但是霸凌過他的同學卻沒有一個人記得，喬特去了阿諾德的寢室，發現阿諾德的課本和隨身物品還留著，房間卻積滿了灰塵，相當陰暗，他去問了宿舍管理員，原本住在那間房的學生去哪了，管理員告訴他最近有這麼一個轉學生住過，不過在那間房上吊死了，從此就沒有安排住人，喬特急忙問他的名字，問出來的名字是完全不認識的人，照片上也不是阿諾德的臉。

就在一切關於阿諾德的線索都將消失時，他在那間房裡找到了兩條毒蛇。

喬特從沒有任何一刻如此迫切渴望自己有和動物溝通的能力。

他抓了幾隻老鼠讓那兩條蛇飽餐一頓，在那裡與他們對看了一整個下午，等到那些蛇認定他沒有威脅性，並且願意接近他時，喬特才安心下來，他帶著那兩條蛇去找那染髮少年的家人，問這是不是他們養的，那些人承認了，他們說蛇不見了好久，籠子卻還是關的，他們沒有人知道蛇去哪了。

這些細微的證據都告訴喬特：阿諾德確實存在過。

最終他以學年第一名的成績通過了期末考，大家都等著要在寒假假期約學園偶像喬特出

去玩，但他卻只是隨便把宿舍打理一下就急忙走人，連聲再見都沒有和G說，如果阿諾德是真的，如果最後那一眼的景象是真的，如果阿諾德真的是那頭在大雪中救了自己的白狼，那麼和自己推測得一樣——阿諾德還在那裡。

在涉雪回老家的路上，喬特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了能和動植物對話的阿諾德，想起了十全十美、對這個世界太過厭倦的阿諾德，想起了能輕易對生死作出預言的阿諾德，想起了信仰著神的阿諾德——他曾經說他無時無刻無所不在，現在想起來，阿諾德並不是會開那種玩笑的人，或許他說的是實話，或許，阿諾德正是神本身。

喬特在風雪中定住了腳步。

他在寒風中抬起頭，瞇起了眼，只見在遠方的杉樹下，有一只巨大的白狼坐在那裡，牠靜靜地凝視著自己，冰藍色的眸遠遠地看過來，彷彿穿透了他的心。

喬特感到自己的眼眶濕潤了。

他喘著氣，解下了身上的背包，丟下了登山杖，扔下了所有阻礙他奔跑的重量，在雪中一步一步緩慢而吃力地朝那頭巨狼奔去，那頭狼彷彿查覺到他的意思，遲疑地向前走了幾步，最後開始奔跑起來，喬特見到牠過來，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下，他不知道自己究竟該笑還

是該哭才好，他張開雙手，白狼朝他撲過來，牠的身體足足有喬特的兩倍高，卻在撲上去的瞬間身子縮小了，縮成他們第一次見面時的大小，喬特被牠撲倒在冰冷的雪地上，身體卻因激動而發熱，他緊抱著那頭白狼，白狼也舔著他的臉龐，喬特感到溫熱的淚水不斷流下，止也止不住。

「不要離開我……阿諾德……」

他在風雪中哽咽著，將臉埋進雪狼溫暖的毛皮中。

「沒有你我是不行的……沒有你的話、我……無法向前邁進……！」他哽咽著，耳根都哭得泛紅了，「我總該有個……選擇自己未來的權力吧……」

那白狼溫順地趴在他的胸口，輕輕用鼻子蹭了蹭喬特的耳根。

而牠溫柔的冰藍色眼睛，就彷彿是在說：「你有。」

*

那之後過了很多年，喬特偶爾會提起他十七歲時發生的事情，他知道不會有人當真，當然他也不希望真有人當真，於是他將這段記憶畫成了兒童繪本，隨著他後來跑遍世界各地發表演說，他的繪本也在世界各地廣為流傳。失語症消失了，他重新得到了語言的能力，喬特好好發揮他的長才，讓他的思想傳遍了世界，成為世界許多角落變革的核心，無論他走到何

處，都有人高呼他的名號。

但那段輝煌的歲月終究要隨著時間消失。

喬特今年已經快七十歲，他已經老得直不起腰，他曾經得過三次諾貝爾和平獎，也曾多次登上有名的雜誌，曾在國際舞台上叱吒風雲，但如今他住在一個被森林環繞的小木屋中，每天過著自給自足、怡然自得而簡單的生活。

喬特七十歲生日的時候，許多知名權威與不知名的小人物都來為他慶祝。

他珍愛的那條白色哈士奇形影不離地跟在喬特身旁走進走出，彷彿是在招待客人，把前來的賓客都都逗笑了，他們說，喬特從年輕時就帶著一隻白狗四處演講、有一陣子是土耳其阿克巴什犬、有一陣子是庇里牛斯山犬、有時則是匈牙利庫瓦茲犬，不管是什麼類型，他養的狗永遠都有一身純白漂亮的毛，如今喬特已經七十歲，他養的狗都不知道是第幾代了。

喬特聽了笑起來，他彎下身抱住那隻毛茸茸的白色哈士奇，笑彎了眉眼。

「雖然外表不一樣，但是和第一代是一樣的。」

他說，懷裡的哈士奇汪了一聲，彷彿是在附和，喬特側頭與那美麗生物的冰藍色眼眸對上了焦，他的嘴角又再度溫柔地上揚。

「謝謝你，阿諾德。」他輕輕撫摸白犬的毛髮，閉上眼，「我七十歲了呢。」

——從哪裡開始，從哪裡結束。

過去，有你陪著我開始。

將來，你也陪著我結束。

（完）

初空雲

天使贈與的時間

天使贈與的時間

2013年12月～2014年1月

本篇之所以名列黑歷史的原因，是因為劇情完全是對電影《扭轉奇蹟》的抄襲，就連篇名也是取作本片的日文譯名《天使のくれた時間》。當時在翻譯課上過本片，印象頗深，就大肆抄襲了一番，順便把自己喜歡的婊子設定都摻進去。

不過也是因為自知全篇抄襲，所以剛連載完就刪了。

義大利，達文西國際機場。

面貌秀氣的銀髮少年站在大廳的正中央，任由來來往往的行人冷漠地自他身旁左右穿梭而過，他看起來約莫十四、五歲，圓圓的臉蛋還未脫稚氣，一雙冰藍色的雙眼隱約藏著些不安，他的視線不時飄向牆上的大鐘，由淺而急促的呼吸聲可以聽得出他的急躁。

「阿諾德——！」

熟悉的聲音終於自遠端響起，少年很快地回過頭，只見一個金髮少年氣喘吁吁出現在大廳的另一端，被喚為阿諾德的少年很快地朝他跑過去，那金髮少年也朝中央衝過來，兩人接觸的瞬間就是緊緊相擁。

銀髮少年被溫暖的雙臂緊緊環繞，白皙的頰上滑下了眼淚。

「我……還以為你不來了……」

「傻瓜，我怎麼可能丟下你……」金髮少年不捨地閉上雙眼，將臉埋入懷裡銀髮人兒的肩膀，「阿諾德……我求求你了……不要走……」

銀髮少年並沒有回話，只是蹙起了眉，眼眶又變得更紅了些。

察覺到對方的沉默，金髮少年顯然是明白自己沒有說動對方。

「聽我說，你這趟一走我總有不好的預感……」喬特鬆開了懷裡的人兒，抬手輕輕撫上

那沾著淚水的頰，他以顫抖的嗓音輕聲道，「我好怕你一去不回……」

「喬特……飛機不會出事……」

「你怎麼能確定萬一的事情不會發生？拜託……」名為喬特的金髮少年痛苦地閉上了雙眼，「就算是為了我，求求你留下來吧……」

「喬特……。」阿諾德注視著那金髮少年的臉龐，他的神情平靜中帶著一股脆弱，冰藍色的眸子閃爍著淚光，「我正是為了你，為了我們，只不過是三年的時間，德國不會太遠，你會過來找我，我也還會回來找你……」

「我知道這對你機會難得……我是說，這個年紀就拿到管理學院的入學通知，誰不為你感到驕傲？」喬特的語氣有幾分焦急，但他仍試圖保持禮貌，「但是……如果這會讓你離開我，那我寧願你留下來……阿諾德，我寧願選擇我們……」

「我不會離開你，喬特。」阿諾德看著喬特的雙眼，神情隱約是有些冷淡，他的回答讓喬特微笑起來，銀髮少年卻在下一秒推開了他。

「我愛你，我只愛著你。」那銀髮少年抬手抹去了頰上的淚水，抬頭堅定地望向喬特的雙眸，「三年不會改變這點，就是三十年也不會。」

名為喬特的金髮少年愣住了。

阿諾德再次走向他，側頭親吻喬特的嘴角，而後他轉身拿起行李，頭也不回地離開，喬特愣愣地注視著他的背影直到遠去，止不住的淚水滑過了嘴角。

＊

十年後，美國紐約。

喀擦一聲，燈光照亮了黑暗的室內。

銀髮男人自睡夢中悠悠醒轉，散亂的棉被捲繞著他赤裸的白皙身體，漂亮的冰藍色眼睛因突如其來的燈光而瞇得極細，腳步聲在地板上踏出沉沉的卻接近無的輕微聲響，他聽見衣物摩娑傳來的沙響，銀髮男人翻了個身，他的視線越過身旁的枕頭，看向梳妝台前一個站立的、赤裸著上身的身影。

「……不打算留下來過夜？」他沙啞的嗓音輕問，那人發出一聲低沉的哼笑。

「我老婆快回家了，是時候得走人。」那柔軟的嗓音輕答道，鏡面上映出了男人緊實的身軀和青藍的髮色，「明晚就是平安夜，我跟你提過她有多重視這個。」

「所以明晚你不來了。」他以一種試探性的方式下了結論，將自己埋進棉被裡，「我還想著，如果你來的話，我可以將蛋酒淋得你一身。」

「那還真是種充滿情趣的……新玩法？」那人輕笑道，扣好襯衫最後一顆釦子，他稍微

拉了下領子，又道，「26日那天，聖誕禮物就會放在你的辦公桌上了。」

「25日。」床上的男人以懶散的嗓音道，「早上十點以前。」

「天啊……你不會是想說，那天還要上班？」

「那份企劃越快結束是越好，我不想拖到明年才簽約。」他打了個呵欠，將畏冷的身子全然縮進了棉被之中，「你知道我少不了你，戴蒙。」

「真是窩心，親愛的。」名為戴蒙的男人將領帶繞過頸子，走到床邊坐下，他掀開棉被，看著床上赤裸的銀髮男人的臉龐，「但是聖誕節還要上班這點，你要讓我如何去說服我的老婆大人？」

「告訴她，我送你的聖誕禮物會有十個零。」銀髮男人不耐地翻了個身，正面看向那壓在自己上方的男人，他抬起手，指尖輕輕滑過戴蒙・斯佩德的唇瓣，而後下滑至唇角、下顎，最後在他的咽喉上停留。

那雙冰藍色的慵懶眸子帶著幾分不可一世的傲慢。

「25日十點以前，我要看見所有文件都準備好，放在我的辦公桌上。」他淡淡地道，勾起一抹誘人的唇角，「做不到的話，你知道下場是什麼。」

「……你真是無理取鬧，阿諾德。」青藍髮色的男人搖頭輕笑，他抓住那隻觸碰自己咽

喉的手，彎下身，在阿諾德・亞凡席斯的薄唇上留下溺愛的吻。

＊

十二月二十四日，早晨。

阿諾德・亞凡席斯在陽光的照耀中逐漸清醒過來，他側頭看了眼鬧鐘，早上八點，天才濛濛亮，偌大的房子裡相當安靜，銀髮男人懶散地多躺了約莫一、二分鐘，這才掀開棉被，離開了溫暖的床鋪。

簡單漱洗過後，他打開衣櫃，穿上筆挺的西裝，俐落地繫上領帶，而後他走進廚房，打開冰箱，大約還剩下一點簡單的食材，他穿上圍裙，煎了兩條香腸和一顆荷包蛋，高級咖啡機正嗡嗡運轉著替他煮咖啡，當他關掉電子爐時，烤麵包機也在此時彈出了兩片略帶焦黃的吐司。

享用完獨自一人的早餐後，九點三十分準時出門，他對著鏡子稍微梳理了下總是會頑固亂翹的銀色短髮，而後提起輕便的公事包，走出了家門，進入電梯。

叮的一聲，電梯在十七樓停了下來。

在電梯門打開以前，叫罵聲和東西砸碎的聲音就傳了過來，阿諾德有些不大耐煩地倚上了牆，門緩緩地打開，一個穿西裝的男人狼狽地逃進了電梯裡，匆匆忙忙按下關門按鈕，直

到電梯門關起，他才鬆了口氣，整理了下亂掉的西裝。

「你還是一樣這麼狼狽，加百羅涅。」他淡淡地道，那男人苦笑了一聲。

「沒辦法啊，家裡那隻母獅子，人話不通。」那黑髮男人對著鏡子整理了下自己的髮型，而後側頭露齒對銀髮男人揚起溫和的微笑，「早安，阿諾德。」

「嗯，早安。」阿諾德簡短地應道，臉上仍一如既往地沒有什麼表情，她頓了幾秒，又問，「你什麼時候才要離開你老婆和我私奔？」

「哈，這難吧？」恩佐・加百羅涅聞言輕輕地笑了起來，彎身在面無表情的銀髮男人頰上啄了個吻，「雖然……你總是比她能滿足我。」

「今晚要來我家嗎？」

「你知道平安夜是不行的，親愛的。」眼見對方的臉色沉了下來，加百羅涅連忙解釋，「我每年都得回老家照顧親戚的孩子，你是知道的啊。」

他還來不及多作解釋，電梯門已經開了。

兩人一前一後出了電梯，門邊的守衛一見兩人走出，連忙笑著打了招呼，阿諾德筆直地朝守衛走去，恩佐・加百羅涅則是點了個頭致意後走出大門，外頭已停好一輛豪華黑色賓士，司機正站在車旁等候。

「早安，阿諾德。」紅髮的守衛以精神的嗓音問候，將今天厚厚一疊早報遞給了他，「來、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和這一期的富比士。」

「謝了。」阿諾德淡淡地道，接過了那疊報章雜誌，「今晚什麼打算？」

「還是得值班。」守衛微笑回答，「沒關係，反正我光棍一個。」

「來我家過？」

守衛笑了起來，搖頭。

「擅自離開工作崗位，要是誰家裡發生竊案，我可負不起責任。」他爽朗地笑了笑，站起身，「抱歉，難得的聖誕節……但是改天吧。」

說著，男人的上身越過了桌台，捧過那張白皙的臉，在阿諾德的唇瓣上落下一個吻，而那銀髮男人輕輕推開他，有些不高興地蹙起了眉。

「你總是只有工作。」他輕聲抱怨，換來對方一陣苦笑，阿諾德舉起手中一疊報章雜誌表示感謝，而後轉身離開了大廳。

＊

這一日早晨下了點雪，阿諾德進入專屬的豪華辦公室時，秘書戴蒙・斯佩德正將熱騰騰的拿鐵放上桌，見到上司進入，他回頭道了聲早安，然後自動自發地接過了阿諾德手中的

公事包和一疊報章雜誌，熟練地翻到財經版，攤開。

「十點的合併案內部討論會議，在第一會議廳舉行，各分部的高階主管正在陸續抵達。」他拿出小冊子，手中抄寫著些什麼，「預定在十一點三十分準時結束，Ruth Chris Steak House的午餐之後會在四十五分準時送達。」

「這次會議的企劃案準備好了？」

「當然，在這。」

將一份資料遞上，戴蒙・斯佩德轉身游刃有餘地將阿諾德的公事包掛好，那銀髮男人啜了口桌上的拿鐵，目光快速瀏覽過上頭的細項，而後他闔上了資料。

「可以，拿去複印十份。」

他仰頭靠上椅背，又喝了口咖啡，戴蒙・斯佩德接過資料，微笑起來。

「我真是愛死你了，老闆。」他輕聲笑道，正要走出辦公室，卻又停下腳步，回頭，「對了，早上有一通從哈佛法學院打來的電話。」

「怎麼？」聞言他停下了喝咖啡的動作，「我們跟法學有什麼牽扯？」

「我不太清楚詳細的狀況。」斯佩德聳了聳肩，「對方說他是喬特・彭哥列。」

阿諾德有些不太自然地陷入了停頓，然而他的猶疑只有幾秒的時間，很快又恢復為平時

面無表情的神態，他喝了口咖啡，放下咖啡杯，閉上眼。

「只是無聊的惡作劇。」他淡淡地道，「別理他。」

*

旗下一間子企業的併購案將會嚴重影響這陣子的股市，阿諾德主張速戰速決，明天聖誕節就簽約，他的員工們一聽聞聖誕節必須上班，臉上表情總有微妙的扭曲，然而這又是一個牽涉到數百億美元的重要交易，身為執行長的阿諾德・亞凡席斯一開口，部下也不敢怠慢行事。

會議結束後，大門一開，高階主管魚貫走出會議室，各自的秘書已在外邊等候，斯佩德手中拿著西裝外套，正在與其他的女秘書調笑，見到阿諾德走出，他立刻中斷對話，上前替阿諾德披上外套。

「今天的行程大致就這樣結束了。」他柔聲提醒，從後方替阿諾德拉好了西裝領，「到午飯前有十五分鐘的休息時間。」

「今天你打算幾點下班？」他問，斯佩德蹙了蹙眉，阿諾德又淡淡補上一句，「我得放你早點回去和你『親愛的老婆大人』共度平安夜，不是嗎？」

「你的吃醋功力真是一流。」斯佩德輕聲道，跟隨阿諾德走進了辦公室，等到他關上了

門，才又開口道，「那，我可以問問喬特・彭哥列究竟是誰嗎？」

「舊相識。」將資料隨手扔在桌上，阿諾德鬆開領帶，走到椅子邊坐下，「已經很久沒連絡了。」

「喔？算是你的初戀。」

「你可以這麼說。」

「哼嗯——這還真是令人不快。」緩緩走到辦公椅旁，斯佩德欺上了那銀髮男人的身，「除了我，你竟然還有別的男人。」

「就憑你，也想獨佔我？」阿諾德冷冷地滑開一抹笑，抓住斯佩德的領帶，「聽清楚，你的存在就只是為了取悅我而已，戴蒙。」

「還包括擔當你能幹的秘書吧？我的執行長大人。」斯佩德輕輕笑道，俯身，「沒有我，你倒是該怎麼辦吶？」

他低下頭，吻上銀髮人兒的薄唇。

＊

在辦公室翻雲覆雨從來不是阿諾德的準則。

用過午餐後他在辦公室裡做了一個下午，解決了一些零零散散的報告，戴蒙說今天必須

早點回家替小孩挑選聖誕禮物，早早就下班閃人，臨走前送給自家上司一個長達一分鐘的法式熱吻，他不分場合的調情讓阿諾德很是不滿，但他卻懶惰地放任斯佩德對自己一切的親密行為，想到今晚平安夜將會孤獨一人，他心底不免有些落寞，但他的理智知道，這樣的落寞並沒有任何意義。

如果今天不是聖誕夜，身邊或許還是會有一、兩個床伴，不過這也證明，在重要節日來臨時，並沒有任何一個人會將自己放在第一位。

這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他心底深知，這些人也不過是看上自己的外表和錢財，才和自己來往。

當他離開辦公室時天已經快黑了，阿諾德開著法拉利回到自家所在的高級住宅區，停好車後他離開地下室，搭電梯時突然想去買瓶蛋酒，難得的聖誕夜沒人陪伴，自己為自己慶祝總是不為過，他穿上深黑色的大衣，遮住身上名貴的西裝，獨自步行上街買酒，夜晚的街上霓虹燈閃爍、情侶兩兩相依偎，阿諾德穿過人群，晃進了一家他從沒進去過的雜貨店，順口問了聲蛋酒擺在哪裡，顧店的黃種人回答，在第一排走到左邊數來第三個冰櫃。

當阿諾德擠入狹窄的走道時，一個邋遢的醉漢搖搖晃晃地闖進了店內，他抓著手中的啤酒瓶，怪笑著趴上櫃台，從口袋裡摸出一張皺皺的紙，湊到店員眼前，阿諾德也在此時打開

冰櫃的門，拿出一瓶蛋酒，正要走出來，卻聽見了爭吵聲。

「兩百五十元！你看得懂數字嗎？兩百五十元！」那個醉漢以低沉的嗓音吼道，揮舞著手中的彩票，「我中了兩百五十元，你應該把錢給我！」

「立刻滾蛋！」店員毫不客氣地大吼，「我們不會把錢給你這種人！」

「混帳！」醉漢忿忿地踢了腳櫃台，碰的一聲巨響驚愣了所有在場的顧客，「這張彩票是合法的！看到了沒有！這是合法的！把錢給我！」

「滾出去！否則我就報警！」

顯然是無法忍受店員歧視的態度，醉漢從懷裡抽出了槍，店員的臉整個嚇白了，那醉漢氣呼呼地上膛，將槍口對準店員的腦袋。

「這是你說的，一切是你自找的！」那男人氣呼呼地道，將彩票扔上了桌，「你本來有機會……你本來有機會的！現在是你自己搞砸的！」

「喂。」站在一旁拿著蛋酒的阿諾德突然淡然地開口，男人很快地將槍口轉而指向他，阿諾德面無表情地注視著漆黑的彈口，冷聲道，「我用兩百三十元和你換那張彩票，你把槍放下，這樣可以嗎？」

「你是什麼東西？」醉漢大步走上前，槍口抵上了阿諾德的左胸，「你是什麼東西！敢

來和我談東談西！你想死嗎？啊？你想死嗎！」

「我在跟你談生意。」阿諾德平靜地道，臉上毫無懼色，「你拿到兩百三十元，我拿彩票去找其他店家兌換，你我都得到好處，這是一筆生意。」

「生意？身穿高價名牌的你要跟我談什麼生意！笑話！」

男人正要扣下板機的瞬間阿諾德一記手刀劈上了他的手指，趁著男人因疼痛而停頓的剎那扭轉他的手臂，不到兩秒的時間，阿諾德已經奪過了手槍，同時將鬧事的醉漢扭著手臂制伏在地。

「我們出去。」他輕聲道，卻帶著不可反抗的威嚴，「出去。」

醉漢在眾目睽睽之下以狼狽的姿態被逼迫著離開了商店，阿諾德走出門前將手中的蛋酒放上櫃台表示不買了，而後他順手從口袋掏出張百元美鈔，放上桌。

「別報警。」他警告，「他只是醉了。」

關上雜貨店的門，阿諾德與醉漢走到大街上，他從口袋裡掏出兩百五十元的美金，連同手槍一起放進醉漢的手中。

那醉漢愣愣地看著他，阿諾德抬頭望著那張錯愕的臉龐。

「你有工作嗎？」他問。

那醉漢聳了個肩，將手槍重新收進懷裡，他數了數手中的鈔票，確認金額後，這才將鈔票收進口袋，問，「你為什麼做這種事？」

「大概是因為我也醉過。」阿諾德淡淡地回答，「沒有想過找個正當工作？」

「你是真的想要幫我？」那醉漢傻楞楞地問，「等等，你是真心的？」

阿諾德平靜地回望著他，沒有答話。

那男人大概知道了答案，他低笑了起來，稍後便轉為一陣大笑。

「真是荒謬！」他驚嘆道，「你想要救我？我哪裡看起來需要被救？」

阿諾德沒有回話，只是冷冷地蹙了下眉頭，他轉身要走，醉漢趕忙拉住了他，他一肩勾上了那清瘦的臂膀，身上重重的酒味都傳了過來。

「別急，老兄，喏、這是你向我買的彩票。」那醉漢嗤笑著道，「聽著，我所能做的不多，但是為了答謝你，有什麼是我能給你的？」

「你沒有什麼能給我的。」阿諾德推開了身旁的男人，「我什麼都不缺。」

「你什麼都不缺？」男人重複了一遍，阿諾德點點頭。

「什麼都不缺。」他再次淡然地回答，男人笑了。

「那麼祝你有個美好的聖誕節。」男人笑著倒退幾步，離開阿諾德的身旁，向他的背影

揮了揮手，「順便——我懂這麼多人迷上你的原因了，阿諾德。」

聞言，阿諾德猛然回頭。

然而大街上早已沒有了醉漢的影子，只有來來往往的行人和閃爍的聖誕彩燈，阿諾德突然感到一陣惡寒，總覺得自己長久以來是被誰給跟蹤了，但他仍搖搖頭遏止自己繼續想下去，或許剛才只是自己不小心聽錯了，想到這裡、他瞞過自己安下了心，旋了腳跟離開行人來往的大街。

由今天的疲倦度來衡量的話，這將會是個很好睡的夜晚，他對自己說。

*

這一夜，舉國歡騰，唯有阿諾德的房子是安靜的。

沒有聖誕樹五彩繽紛的彩燈，也沒有香氣四溢的聖誕大餐，更沒有陪伴在他身旁的家人與朋友，阿諾德很早就用過晚餐、洗完澡、上床睡覺，天氣很冷，被窩卻帶來滿滿的暖意，他唯一感到可惜的，或許只有那瓶沒有買到的蛋酒而已。

於是隔天早晨，他從睡夢中再次悠悠醒轉。

雀鳥的輕靈巧囀傳入耳畔，意識模糊之中他試圖睜開眼睛，在自己五年多來的生活中，他並沒有印象有任何鳥禽會飛到摩天大樓的第二十八樓、在沒有任何屋簷與遮蔽物的狀況下

歌唱，阿諾德緩緩地睜開眼睛，感到自己的身體麻了。

——有人壓在自己身上。

這是他藉由體感得知的第二個結論。

眼前所看見的是一片黑暗。

雖然黑暗，卻相當溫暖，他試圖挪動身體，卻有股力量將他圈了起來，阿諾德瞪大了雙眼，他試圖掙扎，遮蓋著他的棉被也在此時被踢開，他坐起身，赤裸的身體暴露在冰冷的空氣之中，窗外溫暖的陽光終於將一切都照得清楚，他看見自己身處於一個陌生的臥室，身旁躺著陌生的男人，窗外是陌生的雪景，眼前這一切——一切，都沒有任何他所熟悉的景象。

阿諾德試圖掙開身旁男人，他仍不確定自己究竟是身處於夢中或是幻境，然而那金髮的男人抬起手來，溫暖的掌心輕輕撫過他的下顎。

「醒了……？再讓我睡一會兒……」

那男人以充滿倦意的柔柔嗓音輕聲道，他赤裸的身體正與自己交纏在一起，阿諾德從心底油然生出一股強烈的厭惡感，他轉身翻下了床，試圖尋找能蔽體的衣物，但四周哪還有他的西裝和高級睡衣？他慌亂之中只找到一件黑色的套頭毛衣，和一條和自己腰圍不大合的牛仔褲，就在他穿好衣服的當下，咚咚咚咚沉重的腳步聲直襲而來，他還來不及思考那是什麼，

碰的一聲，臥房的門被撞開。

「媽媽！恭彌他搶了我的禮物！」

一個褐色頭髮的毛頭小孩不由分說就衝上來，抱住阿諾德的小腿大哭出聲，阿諾德一時之間不知道該作何反應，一腳踢開才三、四歲的小孩也不是他的作風，他彎下身來試圖安撫那個陌生的小孩，想和他說明你認錯人了，卻又不知道該從何開口，那個小孩無理取鬧地大哭著，又尖叫、又哭、又上下亂跳，一陣煩躁感自阿諾德心中升起，他抱起小男孩，二話不說將男孩扔到床上那個還在睡大覺的男人身上，換來對方一聲疼痛的悶哼，而後他轉身逃出了臥室。

這裡不是他的家。

不是他所待過的任何一個地方。

阿諾德快步跑下樓梯，經過一個正坐在聖誕樹下的黑髮小孩身旁，連看都不看他一眼，他看見了應該是玄關的大門，正要往門邊衝，門卻先行打開了。

「究——極——！」那站在門口的黑髮男人舉起雙手大叫，「聖誕節——快樂——！太陽都曬屁股啦——！起床囉兩位——！」

他忘情地喊完之後，才發現阿諾德就站在他的前方。

「喔！你已經起床啦？」那男人高興地道，「聖誕節快樂！阿諾德！」

阿諾德愣了一會兒，他試圖從那男人臉上的特徵辨認自己是否認識他，而後，遙遠的記憶彷彿甦醒了——他記得這個人，在他模糊的幼時記憶中。

「納克爾……？」他試探性地問，那男人豪爽地發出兩聲大笑。

「你睡迷糊啦？」他上前與他擁抱，拍了兩下他的背，「孩子們都起床了嗎？」

「這是什麼意思？」阿諾德茫然地問，「我的……我的法拉利呢？」

「啊哈哈哈哈哈哈！」納克爾陷入一陣大笑，「什麼時候也變得會開玩笑啦？阿諾德，我買不起那麼貴的東西啦！不過，來！這是今年的聖誕禮物。」

納克爾說著，將手中一盒蛋糕高高舉起。

阿諾德頓時明白自己是在對牛彈琴，他咬牙，推開了那黑髮男人。

「車子在哪？」他惡聲惡氣地問，「把車借我！」

「怎麼了？一大早脾氣就這麼壞？今天是聖誕節耶！」納克爾不明就裡地喃喃抱怨，但很顯然他早就習慣阿諾德的脾氣，仍是從口袋裡掏出一串車鑰匙，扔到阿諾德手中，「記得要在中午前還回來啊！」

他的話彷彿都沒傳達到似地，阿諾德頭也不回地衝出了門，跳上納克爾的貨車就離開，

納克爾目送車子甩尾離去，佩服地吹了兩聲口哨。

「你媽的駕駛技術還是那麼好。」他對聖誕樹旁的小孩說，然後又恢復原本高興燦爛的笑容，「來！我們吃巧克力蛋糕吧！」

*

阿諾德根本分不清自己身在何方。

他超群的記憶力總算是在此發揮功效，一路上掠過的街景、路牌，無一不快速印入他的印象中，他總算是摸上了公路，一路直奔紐約，納克爾的貨車實在跑得很慢，和阿諾德的法拉利比起來性能是差得緊，等到他開進紐約市時，已經費了將近四個鐘頭，他很快地找到了屬於自己的高級公寓，跳下了車。

「等一等。」

門口的守衛攔下了他，阿諾德愣了愣。

「這裡只有住戶和相關人士才可以進入。」那守衛盡量保持禮貌的語氣，「您是訪客嗎？我會替您聯絡住戶。」

「你傻了？」阿諾德難以置信地看著那紅髮的守衛，「這裡是我家。」

「抱歉，先生。」守衛不太高興地皺起了眉，「我很確定您不是這裡的住戶。」

「你是在玩弄我？西蒙・科札特，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有膽量了？」心情原本就糟透的阿諾德狠狠揪住了那守衛的領子，狠狠地道，「我是阿諾德，是你每天早上每天晚上都會看見的阿諾德・亞凡席斯，聽懂了嗎？讓我進去！」

「請你放手！」守衛毫不示弱地道，「我要叫警察了！」

「一大清早就被人綁架，現在又進不了自己家！我的車還被偷了！這是怎麼回事！你和誰串通好了！」阿諾德憤怒地大吼，守衛試圖反擊，阿諾德一個狠狠的膝擊擊中他的腹部，不用幾秒的時間就制伏了警衛。

「住手！別打！」

熟悉的聲音從旁傳來。

阿諾德回過頭，只見恩佐・加百羅涅就站在一旁，緊張地打量著他。

「加百羅涅……」阿諾德彷彿看到救星似地，快步朝他走過去，那男人有些恐懼地想要迴避，阿諾德先一步揪住了他的領子，「你來得正好，西蒙他認不得我了，告訴他我是誰、快點。」

「先生，我並不知道您是誰，但是請您現在冷靜一點。」加百羅涅緊張地道，「他是我們大樓重要的守衛，您再動粗，我就會報警。」

阿諾德的眼神逐漸轉為絕望。

他鬆開加百羅涅的領子，腦中混亂成一團，不只有西蒙、連加百羅涅都不認得他了，這是什麼？這是什麼遊戲？是夢嗎？到底哪邊才是夢？

「這些給你。」以為對方是終於冷靜下來，加百羅涅抽出幾張百元大鈔，遞到阿諾德手中，「去過個好好的聖誕節吧，以後別再做這種事了。」

——啪！

狠狠的一巴掌落在恩佐・加百羅涅的臉上。

美鈔零亂地散落在雪地上，加百羅涅震驚地瞪大了眼。

「我不需要你的錢。」他冷冷地道，咬牙，「你睡過我那麼多次，現在才來裝陌生人，不要以為我會就這樣算了。」

聽見這番話，西蒙・科札特訝異地張大了嘴，恩佐也是一臉的狀況外，阿諾德忿忿地轉身走回卡車，發動車子離開了大樓前。

＊

早上九點有個簽約的重要會議。

雖然聖誕節一大早大家亂開玩笑，但是生意這門事開不得，阿諾德試圖讓自己鎮定點，

雖然現在沒有西裝可以穿，但只要找到斯佩德，他肯定會無條件地幫助自己，阿諾德跳下車跑進了大廈內，卻在大廳內再次被警衛攔下。

「抱歉，先生。」矮胖的警衛警告道，「今天是聖誕節，本建築全面關閉，任何人都不被允許入內。」

「我有重要的事，讓開。」

「我不管您有什麼事，今天誰都不允許進入。」警衛又重申了一次。

「今天有重要的簽約會議，讓開！」

「那是在明年，先生！聖誕節假期過後！」警衛沒好氣地道，「您搞錯時間了！請您現在就立刻從這裡出去！不然我就報警！」

「為什麼改到明年！」阿諾德抓住警衛的領子，憤怒地低吼，「我說了是今天！是誰擅自竄改我的命令！戴蒙・斯佩德在哪裡！叫他滾出來！」

警衛顯然是被他嚇著了，他結結巴巴了好一會兒，而後才開口，「斯、斯佩德執行長他……今天不會來上班……您要找他的話……我替您留個電話……」

聽見「執行長」三個音節，阿諾德臉色變了，他側頭望向大樓樓層分配表，視線向上望見了位於五十樓的執行長辦公室的牌子，只見在CEO三個字母的後方，寫著他所熟悉的名

字：戴蒙・斯佩德。

他轉身跑出了大廈，腦中一片混亂，身子搖搖晃晃地有些不穩，就這樣晃到了大馬路上，一輛差點撞上他的銀色法拉利緊急剎車，阿諾德愣愣地看向車內，坐在駕駛座上、穿著名牌西裝打著領帶的——正是前一晚他所遇見的醉漢。

「這是我的車……！」他叫道，急忙往駕駛座衝去，那醉漢亦搖下了車窗，「你做了什麼！這是怎麼回事？」

「聖誕節的驚喜還喜歡嗎？阿諾德？」那男人完全脫去了昨晚的輕佻與暴躁，現在的他看起來沉穩而成熟，「總之先上車，我把事情說清楚吧。」

一連串的疑惑終於有了一線曙光，阿諾德不由分說便上了車，他的呼吸急促得無法控制，男人遞給他一個紙袋，阿諾德將紙袋遮住口鼻，大口大口地呼吸。

見阿諾德關上車門，那男人踩動油門，法拉利緩緩向前行駛。

「情緒冷靜點了？」他輕笑著問，「你在哭？」

「沒有……」將紙袋揉成一團丟還給男人，阿諾德抹去眼角一點淚水，倔強地道，「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

「簡單來說，你昨晚的行為讓我們整個組織的人都大感震驚。」男人一面開車，一面解

釋道，「說真的，在你做出那件事前，我們真的都覺得你是個爛渣，性關係混亂、眼裡只有錢和生意、傲慢又自我中心的爛渣。」

男人毫不客氣地道，阿諾德狠狠瞪了他一眼。

「不過，你昨天那件事真的非常勇敢。」男人又道，「所以，我們決定給你一個聖誕禮物——讓你體驗看看一個嶄新的生活方式。」

「我不需要。」阿諾德惡狠狠地道，「把我的生活還給我。」

「呵，那得直到你找到自己缺少什麼東西才行。」

「我什麼都不缺！把我的生活還給我！」

「是呢，你昨晚也是這麼說的。」男人輕佻地道，停下了車，「人類就是因為如此，才會被稱為『盲目』。」

阿諾德還來不及多說什麼，那男人將一個鈴鐺扔到他腿上，那是個銀色的腳踏車用鈴鐺，阿諾德瞪向那男人，試圖尋求一個合理的解釋。

「那是信號用鈴鐺。」男人心情頗好地道，「收著就是了。」

「我沒有心情和你鬧！」阿諾德坐直了身體，抓住了那男人的右臂，「現在、立刻！把我變回原來的樣子！」

「樣子？你的樣子沒有變啊？」那男人上下打量著他，阿諾德氣紅了臉。

「喂！」

「雖然只限於外表，但就我個人而言還挺中意你的呢？」

那男人邪魅地低笑著，不由分說吻上了阿諾德的唇。

他反射性地在男人湊上來的瞬間閉上了雙眼，但再下一秒，男人已經消失了，阿諾德坐在那台破卡車內，他楞了一會兒，看見車窗外一台銀色的法拉利長揚而去，明白自己是被作弄了，阿諾德被氣得握緊了拳頭。

「不知道誰才是爛渣……該死的！」

他狠狠搥了下方向盤，喇叭「叭——」的一聲發出難聽的噪音。

*

再次憑著記憶摸回那間早上他醒過來的房子，已經不知道是幾個小時過後，身上一毛錢也沒有，甚至不能買個麵包充飢，這台卡車經過他方才的狂飆，現在已經快不行了，它在風雪之中熄火時，阿諾德整個人疲累地趴上了方向盤。

如果這是一場夢，乾脆讓他快點醒。

就在他這麼想的剎那，方才那個穿西裝的男人的嘴臉又浮現在眼前，一股不甘的怒火自

心中燃起，阿諾德緩緩地抬起頭，咬牙。

附近不遠處有一戶人家，向他們求救應該會有幫助。

阿諾德想著，跳下了車，身上單薄的衣物讓他在下車的瞬間打了個噴嚏，他冒著風雪朝那戶人家走去，庭院裡正有一個人在打電話，阿諾德走過去的瞬間，那男人很快地看到了他，他笑了起來。

「看到了！」他向電話另一端的人道，「我剛剛找到他了，納克爾的車在後面，看起來是沒什麼事，你現在立刻過來我家吧。」

他說完，上前抓住了阿諾德的手臂，按掉了手機。

阿諾德試圖想要甩開他的手，那男人卻只將他的臂箝得更緊，一步步將阿諾德拉進了溫暖的屋內，推開門時風鈴發出了叮噹的聲響，阿諾德這才看清，這店內的布置是間家庭酒吧，他剛想開口說什麼，就被男人拉上了椅子。

「瞧你嘴唇都凍得發紫。」那男人一面說，一面走到吧台的後方，抽出了一根菸，點燃，「我幫你泡杯熱茶，喬特等一下就來接你了。」

阿諾德注視著眼前的紅髮男人，感到一陣莫名其妙，他的視線移向吧台後方那些照片，看見了那男人、喬特和自己在雪中嬉鬧的照片，阿諾德愣了一會兒。

「我們是朋友？」他問，那男人笑了下。

「當然，雖然你不常當我是。」他肯定地答，「有什麼心事想說的？」

「你剛剛說喬特是指……」

「他在找你啊，傻瓜。」那男人說著，大力搖著手中的搖杯，而後將溫熱的手搖奶茶倒入了一個純白的咖啡杯，遞到阿諾德面前，「一大早就不聲不響地離家出走，他都快擔心死了，把大家的電話都打遍了。」

正當阿諾德還處於傻楞狀態時，那紅髮男人又開了口。

「所以，你難道是和喬特吵架了？」那男人自顧自地繼續說下去，「那傢伙……嘛，雖然有時候會有奇怪的堅持，不過道理還是說得通的……」

「等等。」猛然打斷男人的話，阿諾德愣愣地問，「喬特……是我的戀人？」

「怎麼？」似乎察覺到哪裡不對勁，紅髮男人蹙起了眉，「你撞到頭了？」

「不應該是這樣……」阿諾德錯愕地站起身，「十年前……我……」

「喂喂，事到如今才說後悔什麼的不算數啊。」那紅髮男人瞇起了眼，語氣變得尖銳起來，「你不會是想出軌吧？喬特待你有哪裡不好？」

他沒有回答，想起了早上那副與自己緊緊依偎的赤裸身軀，還有那頭顏色熟悉的金髮、

掌心溫暖的溫度，和說話時柔和的嗓音，就在此時，窗外傳來的汽車引擎聲猛然打斷了他的思緒，他回過頭，聽見車門開關的聲音。

接著，不用幾秒的時間，房子的大門被粗魯地打開了。

穿著厚重大衣的金髮男人氣喘吁吁地站在門口，眼眶泛著紅。

「喬……」

在他脫口而出那個名字以前，金髮男人大步跑過去，緊緊將他抱進懷裡，他那彷彿要將愛人揉進身體裡的力道和隨之而來的澎湃情感讓阿諾德不禁愣住了，這麼多年過去，喬特抱他的方式竟沒有任何改變。

但那睽違多年的懷抱，竟會變得如此陌生。

「沒事就好……」喬特的聲音帶了點鼻音，他抱著阿諾德的雙臂又收得更緊，「你沒事就好……我嚇得心臟都要停了……」

阿諾德沒有回話，愣愣地被他抱著，心中充斥著的與其說是溫暖，不如說是更多的吃驚與茫然，喬特溫暖的掌心輕輕撫著他的後腦，而後他放開了他，脫下身上厚重的外套，披上阿諾德的肩膀。

「吶，我們回家吧？」喬特輕聲地說，看著阿諾德因怕冷而拉緊了身上的外套，「你真

該看看孩子們拆禮物時的表情，他們現在都哭著要找你呢。」

「家……？」阿諾德愣愣地抬起了頭，「孩子……？」

聞言，喬特擔憂地看著他。

他撥開阿諾德的瀏海，測了測他的額溫，而後他又看向身旁紅髮的男人。

「G，阿諾德是不是受到很大的驚嚇？」他問，那名為G的男人聳了個肩，喬特再次將視線轉回阿諾德身上，他抬手輕輕撫上他蒼白的臉頰，微蹙起的眉透露著心疼，「沒事了，阿諾德，都沒事了……回家我再慢慢聽你說，好嗎？」

阿諾德沒有回答他，只是不安地抿起了下唇。

他與這個男人十年沒有再碰面，如今他卻逐漸記起了喬特的個性，只要不設法讓喬特放心下來，這個男人就會操心到無法入睡，想到這裡，阿諾德輕輕地點頭，想握住喬特的手讓他安心，猶豫了幾秒卻還是只抓住他的衣角。

「我們回……回家……」他有些彆扭地低聲道，喬特微笑起來。

「謝謝你替我找到他，G，我不知道該怎麼感謝你才好。」喬特抬起頭，望向吧台後方的紅髮男人，「今晚的聖誕節派對，我……」

「——謝禮什麼的就省了吧！」G笑著打斷了他，又抽了口菸，「納克爾的車我來處理，

你就放心帶著阿諾德回去休息吧。」

喬特溫和地笑了起來，他走上前與那名為G的紅髮男人擁抱，互相祝福了聲聖誕快樂後，這才轉身牽起阿諾德的手，帶著他離開了那間家庭酒吧。

＊

才牽著阿諾德的手回到家裡，兩個毛頭小孩就爭先恐後地衝了上來。

一等他們跑進，阿諾德才看清兩個男孩都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小小的臉頰和眼眶都泛紅了，他們衝上來抱住阿諾德的小腿，大哭出聲。

「媽媽——！」

「綱吉、綱吉還以為媽媽會不見……！」

「都是因為綱吉一大早就哭媽媽才會走掉！」

「不是綱吉……嗚啊啊啊——不是綱吉的錯……！」

阿諾德拉著自己的褲子以免被孩子們扯掉，他不知所措地看著這兩個在自己腳邊鬧騰的小孩，喬特微笑著蹲下來，摸了摸兩個孩子的頭。

「媽媽他不是因為綱吉才不見的喔。」他柔聲道，將褐髮的小男孩抱進懷裡，「而且媽媽現在已經回來了，所以要把眼淚收起來，吶？」

「嗯……」小男孩吸了吸鼻子，眼淚卻還是撲簌簌地掉下來。

喬特抱著男孩笑了，他抬起頭給阿諾德一個鼓勵的眼神，示意他彎下身來照顧另一個孩子，阿諾德多少收到了他眼裡的訊息，他有些不情願地蹲下身，伸出的手在半空中因猶豫而停滯了一會兒，而後才摸了摸男孩的頭。

那黑髮男孩輕輕抬起頭，愣愣地看著他。

「別哭了……嗯？」他說這話時感覺有些彆扭，試圖迴避那男孩吃驚的視線，他想起口袋裡的鈴鐺，便掏了出來，「這個……給你……」

那男孩震驚地注視著他，而後轉身就跑。

阿諾德拿著鈴鐺的手僵在半空中，他有些錯愕的望著那黑髮男孩的背影，不明所以地看向喬特，而喬特懷裡的孩子伸出手來，拿走了鈴鐺。

「這個可以給綱吉嗎？」那褐髮男孩撒嬌般地道，摸了摸手中漂亮的銀色鈴鐺，然而不等阿諾德回答，他便逕自說下去，「謝謝媽媽……綱吉好喜歡……」

阿諾德注視著那孩子，卻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只是胡亂點了點頭，然後他站起身，披在身上的大外套下滑了一些，喬特及時替他拉住，重新披回他身上，阿諾德下意識地閃躲，避開喬特的好意，這讓那金髮男人愣了愣。

「先休息一會兒吧。」喬特倒也不生氣，只是溫和地微笑，輕聲道，「我去泡熱牛奶給你，待會兒和我說清楚發生了什麼事，好嗎？」

「不……用。」他說這話時有幾分猶豫，喬特抬手摸了摸他的頭。

「那今晚的聖誕派對，我待會兒和G說聲你不去了。」他牽著阿諾德的手帶他到沙發邊，「你今晚就好好休息吧，我打電話讓藍寶不用來了。」

「藍寶……？」阿諾德抬起頭，想起了幼時記憶裡那個模糊的、紈褲子弟形象的綠髮男孩，「他來做什麼？」

「我讓他來照顧孩子們啊。」喬特微笑著道，摸了摸跟在自己身旁的褐髮男孩的頭，「不過沒關係，今晚我們會留在家照顧他們了。」

此話一出，阿諾德立刻站起了身，從喬特手中一把奪過手機。

「我們去。」他支吾地道，語氣卻相當肯定，「去那個什麼……聖誕派對吧。」

*

正當喬特在樓下作派對的準備時，阿諾德上樓查看自己有什麼衣服可替換，他打開樣式老舊的衣櫥，樟腦丸的味道從裡頭溢了出來，阿諾德蹙起了眉，動手去翻了翻櫥櫃裡的衣服，這與他原本習慣的風格大相逕庭，花花綠綠的花俏外套、襯衣、長褲掛滿了整個衣櫥，讓他

不禁想起了戴蒙・斯佩德的穿衣風格。

「這是我的衣櫥……？」他疑惑地問，雖然知道根本不會有人回答他。

正當他在衣櫥裡翻找有沒有較為像樣的素色衣物時，輕巧的腳步聲從後方傳來，阿諾德警覺地回過頭，只見那個據說是自己孩子的黑髮男孩站在房門口。

他的雙眼、髮型，和那雙眼裡透露出的不可一世的神態與自己如出一轍。

「有事嗎？」他問，那個孩子靜靜地看著他。

「你不是我媽媽。」沉默了幾秒後，那孩子突然開口道，「你是誰？」

「你倒是挺敏銳的。」

說著，阿諾德發出一聲自嘲的冷笑，回過頭繼續翻找他的衣櫥，那孩子緩緩地走進了房間裡，阿諾德停下了手邊的動作，他從那淺而極快的呼吸聲中可以聽見那孩子的緊張，回過頭，那孩子已站在他的腳邊。

「我媽媽……在哪裡？」

看見那孩子因緊張而瞪大的雙眼，阿諾德放下了手裡的衣物，他蹲下身，與那孩子的雙眼平視，他沉默了一會兒，而後嘆了口氣。

「你的媽媽沒事。」他輕聲說，「他很愛你，而且不久後就會回來，好嗎？」

聽到這裡，小男孩的眼眶泛紅了，他抿起了唇，阿諾德查覺到了氣氛不妙。

「不。」他道，「拜託別現在哭。」

「答應我……」那男孩倔強地抬手抹去了眼角的淚水，卻用顫抖的稚嫩童音哽咽道，「答應我，你不會綁架我和綱吉去作實驗……」

聽到男孩的要求，阿諾德忍不住微笑起來。

「我答應你。」

他平靜地道，於是那男孩抬起頭來，堅強地吸了吸鼻子。

他踮起腳尖，伸出小小的雙手，摟了一下阿諾德的頸子。

「……歡迎來到地球。」

*

在確認衣櫃裡沒有簡約風格的衣物後，阿諾德翻了喬特的衣服來穿，出門前喬特硬是要他套上一件大紅色的風衣，阿諾德拗不過他，只好穿上了，晚上風雪稍停，他們開車抵達了可以算是鎮上活動中心的地方，建築物外頭掛滿了閃亮的聖誕彩燈，然而入內的當下，阿諾德立刻就因嘈雜的氣氛而皺起了眉。

「是喬特！」

一見到兩人進入，人群立刻發出了一陣驚呼，阿諾德看見今天下午名叫G的紅髮男人也在內，當中還有納克爾，阿諾德正想避開，卻發現自己和喬特已被人群團團圍住，他們熱情地遞來了香檳或紅酒，爭先恐後地要向喬特祝福。

察覺到自己並不是眾人的中心點，阿諾德擠出人群，默默地晃開。

那金髮男人隨著人群的引領漸漸走到了自助吧台，他一面和身旁的人們談話，一面挑選了些看起來還不錯的食物，然後他向圍繞在周遭身旁的眾多男性女性道了個歉，往阿諾德的方向走去，原先還在研究可樂種類的阿諾德聽見叫喚聲回過頭來，喬特端著食物走到了他跟前。

「都是你喜歡的食物。」那金髮男人溫和地笑道，「吃吧。」

「你呢？」他接過那滿滿一盤的食物，問。

「我再去拿就有了。」喬特抬手輕輕撫過他的額，將阿諾德銀色的瀏海向上撥開，低頭輕輕叩上他的額，「好好放鬆一下吧，這是你期待已久的派對啊。」

看見他倆親密的舉動，周遭的人群紛紛發出了嘆聲，喬特回頭笑了笑，又轉身跑回人群中，阿諾德看見那個名為G的男人調侃似地拍了下他的背。

阿諾德低頭，從盤中隨手撿起一片餅乾送進口中，難吃得他差點要吐。

雖然沒有吃派對裡頭食物的打算，但是一整天下來阿諾德總耐不住飢餓，又怕盤裡的食物沒吃喬特會起疑心，他只吞了一些小圓麵包下肚，便藉口沒有食慾不吃了，整場派對中，喬特幾乎是眾人的焦點，阿諾德即使一個人站在牆邊也不會有人來找他搭話，他開始懷疑是不是如喬特所說，自己真的有「期待已久」過。

喬特從以前就是如此。

阿諾德不禁回想起他們從前年少的過往，從學生時代開始，喬特就一直是眾人的中心，他溫暖的微笑、善良的心腸、無邊際的包容心，總是吸引著各式各樣的人們朝他靠近，卻像一群朝溫暖火光飛近的蛾蟲，總讓阿諾德感到一陣噁心。

當時，在那千千萬萬的人群中，喬特只看見了他。

喬特只與他相愛、只親吻他一個人，這曾經讓阿諾德感到多麼驕傲，現在想來，傲慢的脾氣或許正是因此養成，說自己是被喬特給慣壞的也不為過。

不過，現在已經不一樣了。

阿諾德倚上牆，安靜地閉上了眼睛。

現在，喬特與他已經毫無干係，只要等那個爛渣西裝男把自己送回去，喬特與他又會是交錯而過的兩個陌生人，至於現在，頂多只要撐過就行了。

在牆角站了一會兒，終於有個人過來搭話了。

他有著一頭黑色短髮，末端卻留長綁成了長長的馬尾，那男人的眼神很犀利，皮膚也偏暗褐，五官上看起來卻又不像南亞人，但至少外表就能訴說他並不是好惹的角色，他手中端著兩杯紅酒，朝阿諾德走了過去。

「晚安。」那男人以生硬的嗓音道，將一杯紅酒遞給了阿諾德，「聖誕快樂。」

猜想他或許會是前來寒暄的活動主辦人，阿諾德從他手中接過了紅酒。

他看了那男人一眼，而後低頭品嚐了一口，品質出乎意料地還不錯，比那些噁心的健怡可樂喝起來要好多了，男人見他喝下，感覺放心了些，又朝阿諾德走近了一步，阿諾德側頭看向他。

「他總是那樣，對吧？」男人唐突地開口，阿諾德稍稍瞇起了眼。

「什麼意思？」

「我是指喬特。」男人以低沉的嗓音回應，「把你獨自扔在這裡，自己沉浸在大家的吹捧之中，偶爾來送個食物好告訴其他人他還是個好丈夫。」

「丈夫？」阿諾德愣了一下，但他隨即又回復原本的鎮定，縱然不明白對方的來意，但看來他應該是不喜歡喬特，「的確，他就是那種人。」

那男人顯然是沒料到自己會被附和，他有點吃驚地看向阿諾德。

阿諾德多少查覺到自己可能說錯話了，他低頭輕咳了一聲，又喝了口紅酒掩飾自己的不安，而後他又抬起頭。

「不覺得很奇怪嗎？」他試圖轉移話題，「在知道我和喬特是……夫夫，之後，他竟然還是這麼受歡迎。」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只喜歡男人，至少我看不出來他有喜歡過你以外的其他人。」男人輕笑一聲，語氣聽起來是有些不屑，「大概就是腦袋出了問題？」

「喔？」阿諾德發出一聲疑問，當中敷衍的成分佔大多數，他頓了一會兒，又問，「所以，鎮上的人都接受我和喬特這樣……奇怪的家庭？」

「一開始會覺得很詭異，後來就不會了。」男人冷冷地道，「大概是因為對方是喬特……我沒想到你現在還會在意這個。」

「當然。」阿諾德雖感到有些不自在，表情卻仍沒什麼改變，「你沒看出來？」

「我以為你對喬特死心塌地。」

「是嗎？看起來像那樣？」

聞言，男人發出一聲輕笑。

他舉杯示意要和阿諾德乾杯，阿諾德明白了他動作的意思，舉杯讓兩杯相互輕碰，而後那男人仰頭一口喝完了紅酒，抬手摸了下阿諾德的右耳。

阿諾德確信自己拿著杯子的手僵了一下。

「你今晚很美。」

他說完就離開了，高大的身影又再次混入了人群之中。

阿諾德目送他的背影離去，不由地感到一陣惡寒。

*

派對將近結束，人群終於逐漸散去，喬特這才婉轉迴避了圍繞自己身旁的人們，朝阿諾德走去，他看起來似乎玩得很開心，臉上滿是燦爛的笑容。

方才在人群中談天時，阿諾德總不時見到有男男女女向他勾肩搭背，有些是無心的，但大多數卻是刻意的，即使喬特本身並沒有察覺，這卻讓阿諾德並不是很高興，但還在阿諾德可容許的範圍內，畢竟他連有家室的斯佩德也曾接受過。

「好久沒有跟大家聚一聚了，東西也好好吃，今晚玩得好開心。」喬特伸了個懶腰，高興地笑道，「孩子們大概等得不耐煩了，我們回家吧！」

「他們若等得不耐煩，應該怪某人聊天聊得過久。」阿諾德稍稍不悅地瞇起了眼，將圍

巾纏繞上自己的頸子，「走了。」

「欸？等……」察覺到阿諾德的反應和過去大不相同，喬特愣了好一會兒，向前跟上阿諾德的腳步，「怎麼了？心情不好？」

他才剛要抓住阿諾德的手，又被其他人喚住，喬特回頭笑著和朋友們道再見，同時聽見阿諾德開門的聲音，他心焦地向前追上去，在雪地上從後方抱住了他，阿諾德下意識地向後一個肘擊，卻被喬特接下了。

阿諾德先是有些意外，隨後才又想起，喬特該是相當熟悉自己攻擊模式的。

「因為我冷落你而生氣了？」喬特以安撫般的輕柔嗓音低聲道，苦笑起來，「你平時不總讓我在派對上別管你的嗎？」

「我並沒有生氣。」

「騙人，都寫在臉上了。」

喬特微笑起來，伸手捏了捏他的鼻子，側頭親吻阿諾德的頸側。

「那……你想回去休息，還是去附近散散心？」喬特溺愛地緊抱著他，柔聲道，「我們常去的那個公園，現在晚上掛起了銀白色的彩燈，很漂亮喔。」

「是嗎……」

「是啊。」喬特溫暖地笑了起來，「不然就去你喜歡的那個湖走走，現在的話可以看得到星星滿天高掛，幸運的話還能看見銀河……」

「喬特。」冷冷地打斷了他的話，阿諾德不悅地閉上了眼，「我累了，想早點回去休息，你不是說孩子們都等得不耐煩了嗎？」

「……我明白了。」喬特有些失望地放開了他，嘴角卻仍是掛著微笑，「我們回去休息吧，說起來，還沒泡熱牛奶給你喝呢。」

阿諾德並沒有回答，似乎是不願意再與他對話，他開門坐上了車，關上車門，喬特隨後坐上了駕駛座，他開的是台福特的二手車，在如此寒冷的天氣下發動了約兩分鐘才成功，阿諾德的臉色相當難看，喬特不是那種成天夢想著要開法拉利的類型，但憑他的能力和才華，怎會淪落到在美國這個偏僻小鎮裡開二手車？至少也該是保時捷，即使是凱迪拉克也還算能接受，但這段期間喬特都做了什麼？

「喬特。」阿諾德緩緩地開口，「工作怎麼樣？」

「怎麼突然問這個？」喬特輕快地回答，繫上安全帶，踩下油門，車子緩緩向前駛了出去，「難道是擔心明天我去出差的事情？」

「出差？」他問，喬特笑了笑。

「我先前不是說過了嗎？明天在紐約有個會議，邀請我擔當主持。」他一面說，一面轉動了方向盤，車身隨之轉了個彎，「大概要兩天才能回來，我會盡快。」

「紐約？紐約的哪裡？」

「怎麼？你要來探班嗎？」喬特微笑起來，看了身旁的阿諾德一眼，「我不喜歡孩子們跟著一起到大城市去，阿諾德，我只是去開個會，很快就會回來。」

「你……」談了半天仍然無法從喬特口中套出他的現在工作，阿諾德思索了一會兒適當的問法，才又開口，「難道你要調職到紐約去了？」

喬特聞言忍不住笑了出聲。

「那是不可能的。」他笑道，「我不會到總部去的，你在這裡，孩子們也都在這裡，我哪裡也不會去的，等我回來又是你的勞碌命律師喬特・彭哥列，好嗎？」

阿諾德沉默了幾秒，又道，「如果你多賺點錢的話。」

「你知道這工作賺不了什麼錢的。」喬特微笑起來，聳了聳肩。

阿諾德側頭靜靜地看著他，沒有回話。

律師、二手車、賺不了錢、總部在紐約，幾個要素逐漸在阿諾德腦中導出了答案，喬特是個律師，而且是 Legal-Aid Society 的公益律師。

阿諾德平靜地想著，斂下了睫——難怪，難怪喬特在這裡會那麼受歡迎，按理說這種怪異的同性戀家庭該遭到排斥才對，但喬特卻還是眾人的中心。

大概是他替這裡不少人打過官司吧，阿諾德淡淡地想，喬特總是這樣，從以前開始就是如此，把他人的事當作自己的事在煩憂，努力替身邊的人們解決難處，即使這是個拿不到錢的職業，但，這個選擇的確是喬特的作風。

＊

隔天早晨，四點。

天色還是暗的，阿諾德在睡夢中翻了個身，隱約聽見棉被翻動摩娑的聲響，他半睜雙眼，只見床邊的小燈亮了，喬特正輕手輕腳地爬下床。

注意到枕邊人被自己驚醒，喬特回過頭，微笑。

「我得出發了，阿諾德。」他伸手輕撫著阿諾德柔軟的髮，看著那銀髮男人又舒服地閉上了眼睛，喬特溫和地笑了起來，「有急事就打電話給我或G，明天我會盡快回來和你們一起吃晚飯。」

阿諾德在睡意朦朧之中沒聽清楚喬特究竟說了什麼，在聽懂以前他又陷入了睡夢之中，喬特彎身在他的額上留下一個輕吻，轉身離開。

*

喚醒阿諾德的，是早晨六點半澤田綱吉的哭鬧聲。

阿諾德整個人窩進棉被中試圖逃避，半晌還是受不了那尖銳的噪音而跳下床，澤田綱吉一大清早就尿了床，整個人坐在床上大哭出聲，在一旁嫌吵的雲雀恭彌揮著玩具塑膠拐子就要打他，阿諾德即時的開門讓他收手。

「怎麼了？」他問，澤田綱吉一抽一噎地不敢答話。

雲雀恭彌本想告狀，後來卻又想到了什麼，閉上嘴，警戒地看著阿諾德，阿諾德不知所措地將褐髮男孩從床上抱起來，他可以感覺到那孩子溫熱的尿液沾上了他的手臂和睡衣，阿諾德拍著澤田綱吉的背，不知所措地環望著四周，而後還是將澤田綱吉抱進了浴室裡，手忙腳亂地脫下了澤田綱吉的褲子，他原本要先洗褲子，後來才又想到該先把孩子的身體沖乾淨，阿諾德扭開熱水的水龍頭，等了半天都只有讓手凍僵的冷水，而那孩子又哭哭啼啼的，眼淚根本停不下來。

「綱吉喜歡抱抱。」

就在他認真考慮要不要先將這孩子擊昏時，稚嫩的嗓音從後方傳來，阿諾德回過頭，只見雲雀恭彌正抱著玩偶站在浴室門口。

聽從他的建議，阿諾德回過身去將那哭鬧的褐髮男孩緊緊抱住，輕輕撫著他的小腦袋，那孩子的肩膀一抽一抽地顫抖著，卻總算是止住了哭聲。

「沒事了，綱吉。」他輕聲安撫，心底一處卻總感到彆扭，「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把眼淚收起來。」

澤田綱吉吸了兩下鼻子，不哭了，蓮蓬頭流出的水總算是轉熱，阿諾德放下心來，將澤田綱吉抱進浴缸裡，笨手笨腳地替他沖洗乾淨，把自己的衣服也都弄濕了，雲雀恭彌站在浴室門口，始終冷冷地看著一切。

替澤田綱吉換上乾淨的衣物後，阿諾德動手去收尿濕了的床單和棉被，幸好過去在德國度過的那段窮學生日子給了他家務的經驗，澤田綱吉沒事了之後就去和雲雀恭彌打打鬧鬧地玩，阿諾德去換下一身的濕衣服，回臥房的路上，他一直在思索這樣的日子什麼時候可以結束。

才將乾淨的彩色套頭毛衣穿上，臥房的門就被輕輕推開。

雲雀恭彌抱著玩偶站在門口，灰藍色的眸子直勾勾地盯著他。

「提醒你，我和綱吉九點要去幼稚園。」那孩子眨了眨明亮的眼睛，說，「在這之前要去G哥哥那邊吃早餐，因為媽媽煮的東西不能吃。」

「喔？是嗎？所以平常都是喬特煮飯？」拉上拉鍊、扣上褲子的金屬扣，阿諾德淡淡地回答，「但是，我和你媽媽可不一樣。」

「你要做早餐嗎？」那孩子問，阿諾德只回以一抹淺淺的微笑。

他穿上外套，走出房門時與那孩子擦身而過，阿諾德停下了腳步，由上而下打量著身旁的黑髮男孩，然後他唐突地開口。

「吶，你和你媽媽有血緣關係嗎？」

那孩子用一種難以置信的眼神打量他。

「爸爸媽媽說，男人是生不出孩子的。」那小孩以一種蔑視的口吻回答，「難道你們外星人都可以同性配種嗎？」

「你從哪裡學來這個詞……算了。」阿諾德嘆了口氣，又問，「既然如此，你和澤田綱吉到底是從哪裡蹦出來的？」

「綱吉已經忘記了，不可以跟他說。」雲雀恭彌攀著門框無意識地扭動著小小的身軀，抬頭望著他，壓低了聲音，「是個叫孤兒院的地方。」

阿諾德稍稍一愣，「你記得？」

「嗯。」男孩大力點了點頭，「那裡的老師很兇，綱吉每天都在哭，所以沒有抱抱，爸

爸和媽媽從那裡把我們救出來了。」

阿諾德靜靜地看著那孩子，沒有回話。

「爸爸和媽媽是我最喜歡的人。」那孩子豎起面孔，用嚴正的語氣向他警告，「所以你不可以連爸爸都帶去做實驗。」

「你的爸爸絕對不會被拿去作實驗。」阿諾德揚起一抹冷冷的唇角，嘲諷似地道，「因為他才是那種真正『什麼都不缺』的人。」

不等那孩子說些什麼，阿諾德掠過他身邊，走下了樓。

*

看見阿諾德走進廚房，穿上圍裙時，澤田綱吉發出一聲驚恐的尖叫。

「媽媽要煮飯了！」他驚聲叫道，「恭彌！我們快去叫G哥哥。」

「誰現在敢走出這個家門一步，誰就不要再回家。」阿諾德淡淡地威脅，彎身在冰箱裡翻找可以用的食材，「兩個人都去乖乖坐好。」

澤田綱吉一臉委屈地爬上椅子，雲雀恭彌從客廳裡抱來了家用電話，然後爬上椅子，將電話放到桌上去，和澤田綱吉相互使了個眼色，阿諾德也在此時從冰箱裡搜出半包鬆餅粉、三分之一瓶牛奶、一罐蜂蜜和幾顆蛋。

「恭彌。」他關上冰箱門時隨口問，「你們的食量大約多少？」

「綱吉吃得很少。」雲雀恭彌回答，「但你最好做多一點。」

沒有聽出雲雀話裡的意思，阿諾德將平底鍋放上瓦斯爐，熟練地扭開開關，倒下橄欖油，開始做鬆餅的前置準備，兩個孩子坐在後方很安靜，偶爾講了一點悄悄話，阿諾德既沒細聽，也沒時間回頭查看他們的狀況，等到他將鬆餅裝成盤，淋上蜂蜜，開始準備煎荷包蛋時，門鈴在此時急促地響起。

「恭彌，去應門。」他隨口命令道，再次向鍋裡倒下一點橄欖油。

「綱吉去！」那褐髮男孩說完，一屁股從椅子上跳下，蹦蹦跳跳地衝向玄關，阿諾德聽見門口傳來一些談話聲，他豎耳傾聽，關掉了火，回頭。

沉重粗暴的腳步聲響起。

「阿諾德！」抱著澤田綱吉衝進了廚房，紅髮男人G焦急地大吼，「拜託你不要再想不開了！難道你想讓小孩上幼稚園的時候拉肚子嗎！」

阿諾德瞪大了眼，他看向餐桌，很快地捕捉到了雲雀恭彌正要將電話藏到桌底下的畫面，他稍稍瞇起了眼，感到有些不悅。

「做多一點是吧？」他向著雲雀恭彌冷冷地道，那孩子心虛地別開了頭。

「真是的，白白浪費食材……」G一面抱怨，一面將澤田綱吉抱上椅子，然後他向阿諾德走去，「閃開，我來做……唔唔！」

一片鬆餅就這樣突然被塞進他口中，G嚇了好一大跳，差點就要吐出來，阿諾德摀住他的嘴，將他按到流理台上，逼迫著他吞下那口鬆餅。

在吸不到空氣無可奈何的情況下，G也只有乖乖就範。

「吞下去了嗎？」阿諾德狠狠地道，「如何？」

「你想殺了我嗎！」G摀著嘴大吼，「竟然給我吃你的黑暗料……啊咧？」

沒有預想的噁心焦味、也沒有加得過多的鹽巴或砂糖，G愣了一會兒。

「好吃……？怎麼可能？」他不相信地再嘗了口鬆餅，然後吃驚地看向阿諾德，「阿諾德，你究竟是生病還是怎麼了？這怎麼可能？」

「浪費食材？哼。」阿諾德冷冷地用鼻子發出一聲嘲笑，然後他將熱騰騰的鬆餅端上桌，「既然你也來了，就和孩子們一起吃吧。」

澤田綱吉震驚地看著眼前的發展，訝異地張大了嘴。

阿諾德滿意地看著他們朝那盤鬆餅圍過去，轉身又朝鍋裡打了顆蛋。

＊

九點，阿諾德送兩個孩子到幼稚園去。

雲雀恭彌臨走前提醒他，阿諾德有工作，但是是不定時的兼職工作，阿諾德問他要怎麼做才能得知時間表，雲雀回答他，媽媽的手中總是有一本小記事本。

上面有可愛貓咪圖案的記事本。

阿諾德聽到這消息的瞬間便油然生出了一股厭惡感。

他開車回家翻找那本所謂的記事本，然後終於找到了應該是屬於自己和喬特的書房，有著可愛貓咪圖案的記事本就放在書桌上，阿諾德拿起那本日記本，翻到最近的日期，只見在十二月二十六日那一欄，潦草卻華麗的字體寫著：

『Le Chic 外景，10:00AM 湖濱公園；喬特紐約出差。』

「外景……？」阿諾德狐疑地翻著記事本，抬頭一看時鐘已經快要十點，他連忙將記事本收進口袋裡，衝出家門。

＊

阿諾德花了一點時間尋找河濱公園究竟在哪裡，這時候如果雲雀恭彌在身邊就幫了大忙了，他暗暗地想著，然後終於找到了在湖畔找到了人群聚集之處，旁邊停著一輛箱型車，車身上印著 Le Chic 的字樣。

阿諾德跳下車，朝那群人走去，一個帶著眼鏡的年輕男人注意到阿諾德，嘴角勾起了微笑，快步朝他衝來，然後笑著撲向了他。

「你來了，小阿諾～」那男人不顧阿諾德逐漸發黑的臉色，擅自開始對他上下其手，「這麼久沒見，身材一點也沒有走樣，真是了不起！」

「身材」。

阿諾德稍稍瞇起了眼，視線略過眼前的男人，看向周遭的環境，非常精密的照相攝影器材、箱型車、許多秘書打扮模樣的女性和男性，最後就是——阿諾德的視線又重新挪回這個白髮眼鏡男身上，他的打扮風格就和自己在衣櫃裡的那些七彩花俏的衣服如出一轍。

這份工作該不會是……模特兒？

＊

在零下五度的雪地上穿著一件黑色無袖衫，還露出肩膀和肚臍，阿諾德肯定自己沒做過比這更瘋狂的事，他的牙齒在低溫中不自主地打顫著，卻還是咬緊牙，閉緊幾乎沒有知覺的唇，對攝影機擺出高貴冷豔的神態。

「頭再擺左邊一點……太過去了、回來，很好，肩膀再露出來一些——頭不要動！眼睛稍微閉一下，不要全閉……喂！負責化妝的是誰！為什麼沒刷睫毛！」

攝影師喊卡，於是負責化妝的小妹匆匆忙忙上前來，一切姿勢又得重擺。

阿諾德狠狠在心底咒罵了一聲，恨不得自己的睫毛就這樣結冰算了。

在雪地裡拍了幾張充滿藝術氣息的時尚服裝照後，工作終於宣告結束，工作人員拿了一包薪水給他，裡面只有三張百元鈔票，看來這個工作本身並不穩定，那個名叫白蘭的服裝設計師拿出五彩斑斕的花俏外套給阿諾德披上，說這是他設計的新作品，雖然一向討厭華麗的服裝，因為怕冷，阿諾德也只有乖乖穿上。

「這次的原型是從藍黃金剛鸚鵡來的喔。」白蘭笑瞇瞇地道，將一杯熱可可遞到阿諾德手中，「因為已經量產了，所以那件就送你吧。」

阿諾德冷冷地瞟了他一眼，頓時明白衣櫃的衣服都是從哪裡來。

*

上午的工作結束了，阿諾德在溫暖的車內睡了一陣子，直到身體回暖後，這才驅車回家，照雲雀恭彌的說法，下午三點要去幼稚園接孩子們，阿諾德回家後打算做點東西當午餐充飢，打開冰箱翻找了一會兒，才發現食材若不是相當廉價，就是快過期的清倉特賣品，這異常貧困的窘境讓阿諾德愣了一會兒。

他想起了早上與那服裝設計師見面時的第一句話——「好久不見」。

模特兒的工作顯然不是固定的。

那，這個家的經濟是怎麼維持的？

家具從哪來？小孩的學費從哪來？誰負責養家？阿諾德一面思索，一面走上樓，將那件花俏的外套扔進衣櫥，然後他在衣櫥前愣住了。

如果衣服都是擔任模特兒時送的——那麼等於自己根本沒買過衣服？

阿諾德看了眼手中圖樣可愛的記事本，翻到背面，只見最下角印著「贈品不得轉售」一行小字，他轉身去翻喬特的衣櫃，發現喬特的衣服少得可憐，雖然擺放得很整齊、也整理得相當乾淨，但不難看出，衣服都已經相當舊了。

就連衣櫥本身，也能看得出是二手的。

原來過得這麼節約嗎？

在這個收入幾乎等於零的家。

阿諾德轉身離開臥室，快步走向書房，拉開書桌的抽屜，試圖從中找出收支簿，或許還值得安慰的是他並沒有找到借據，倒是看到了一張名片——屬於一間名為瓦利亞的小型酒吧，在鎮中心。

是他們經營的？或是托人經營的？或是持有股份？阿諾德照著上面的電話打過去，電話

接通的瞬間，傳來一個黏膩噁心的男性嗓音。

『這裡是瓦利亞酒吧～有什麼能為您服務的嗎？』

「是我……」阿諾德有些猶豫地開口，「我是阿諾德・亞凡席斯，請問……」

『啊啦～諾德醬！』

聽見那稱呼的瞬間，阿諾德感到一股涼意從脊椎直竄上。

『今天你的 Honey 去紐約出差對吧？怎麼樣？諾德醬，晚上要來幫忙嗎？在哄你的寶貝孩子們入、睡、之、後？』

「……好。」他抱著一股強烈自我厭惡的心情答應，看了眼名片上的地址，「需要準備什麼嗎？」

『討厭啦～什麼時候變這麼客氣？你只要人來了就好！』那男人發出一串令人噁心的高音笑聲，『偷偷告訴你，這週主打的是小、護、士、喔！』

阿諾德以生平最快的速度掛掉了電話。

他盡速將剛才那聲音從腦內記憶中排出，試圖推理現在這個家的狀況——喬特是賺不到錢的公益律師、兩個孩子上的是公立幼稚園、家俱大部分是二手的、食材也是能省則省、自己則是模特兒——而且還是時常沒有工作接的模特兒，有時會趁喬特不在時酒吧去幫忙，也

就是說，喬特可能不知道自己兼職這件事。

翻開存款簿，裡頭的餘額只有幾千美元——這竟是他們全部的家產。

阿諾德嘆了口氣，頓時覺得自己疲累得想一覺不醒。

*

晚上的酒吧打工是阿諾德・亞凡席斯有生以來經歷過最慘的一次災難。

他前腳才剛踏入店門就立即轉身逃走，一個綠色雞冠頭的男人拉住了他，他的聲音正是阿諾德方才在電話裡聽到的那個嗓音，他穿著一身粉紅色護士短裙，手中拿著一枝巨大的針筒，一身壯碩的肌肉撐緊了衣服，非常傷害視覺。

「諾德醬！等你好久囉！」

那男人連拖帶拉地將他扯進去，阿諾德這才注意到，店裡的服務員全都是男扮女裝的男人，當中還有半數以上是壯碩的肌肉男，阿諾德看得臉色發青，他抵死不從、堅持不穿上小護士裝，終於讓名為魯斯里亞的媽媽桑答應。

最後，阿諾德穿著白衣和黑色皮靴登場。

修長的大腿幾乎沒有任何遮蔽物，若不是室內開著暖氣，他很肯定自己一定會冷死，他被迫化了妝，戴上銀色的長捲假髮，佩上閃亮的水晶耳環，當他羞恥地走出場時，他很肯定

自己聽到了整個酒吧的歡呼聲。

魯斯里亞交給阿諾德一把皮鞭，告訴他S女醫生就是你今天的形象，要是客人有要你鞭打他的要求，在不把人打死的範圍內照辦就是。

於是那一晚，阿諾德的暴力受到了異樣的推崇。

面對吃豆腐的客人，他不由分說就揍過去的反應，反而還激起了掌聲和歡呼，許多客人指名要他送酒，送過去的當下還一臉渴望地要求鞭打，這讓阿諾德感到前所未有的噁心，魯斯里亞媽媽桑告訴他，這間店裡除了Boss之外，就屬你最S了，可惜Boss是這間酒吧的老闆，沒可能親自下陣。

當他拿到當晚的薪水後，阿諾德幾乎是用逃的衝出了酒吧。

美金五百元，對他們少得可憐的家產而言還算得上是一筆數目。

但對曾經叱吒華爾街，動輒數百萬美元、就連一萬元美金他都曾不放在眼裡的阿諾德而言，這過大的落差讓他承受了莫大的壓力，他甚至開始盤算著下次再遇到那個爛渣西裝男，一定要將那筆被他騙走的兩百五十元搶回來。

他回到家的時後已經接近凌晨，孩子們都還熟睡著，阿諾德拖著疲憊的身子上樓，洗過澡之後往床上倒頭一躺，眼睛已疲倦地無法睜開，然而過度疲累又讓他難以入睡，他在半夢

半醒間躺了約兩個小時，然後又被蹦跳的孩子們吵醒。

一天的行程又重覆循環。

他頂著沉重的身子替孩子們做了早餐，送他們去上學，回家後連確認行事曆都來不及，倒在沙發上就要睡，突然的一通電話又將他驚醒。

那是不認識的陌生嗓音。

那粗暴的聲音劈頭就問上次說的貨什麼時候可以交，阿諾德迷糊之中問了聲「什麼貨？」那男人立刻就將他罵得狗血淋頭，阿諾德循著那男人謾罵內容裡的一點線索，在書房的儲藏櫃裡找到一個紙箱。

阿諾德打開紙箱後，他冷冷地笑了，帶了點崩潰的無助感，笑聲打斷了電話另一端的謾罵——箱子裡躺著的，是一團團的毛線、幾枝勾針、半箱做好的毛線娃娃，還有一隻才織了一顆頭的半成品。

家庭代工。

阿諾德在打開箱子的瞬間就明白了。

——為了讓喬特追尋他的夢想，自己究竟都做了些什麼？

*

下午三點，阿諾德去從幼稚園接回兩個孩子。

光是在家短短幾個小時內，澤田綱吉就哭了三次，一次是跌倒、一次是挨雲雀揍，另一次則是因為想爸爸，阿諾德除了做鬆餅安慰他之外實在別無他法，這兩個孩子似乎因為賺到一份意外的點心而相當高興。

阿諾德在廚房裡忙進忙出，才做完鬆餅，看看時間似乎又要做晚餐了，冰箱裡可以運用的食材少得可憐，他正盤算著什麼時候再去一次採購時，喬特打了通電話來，說會帶來車站接他的G一起回去吃晚飯。

「我都聽G說了，你的廚藝大有進步是真的嗎？」喬特在電話裡高興地道，「可以多做一份晚餐嗎？我想孩子們看到G一定也會很高興！」

阿諾德只冷笑一聲作為回答，掛斷了電話。

雖然想立刻就和喬特・彭哥列撕破臉，但他的責任心不允許他逃避，他用有限的食材做出了一頓看起來還算豐盛的晚餐，囑咐兩個孩子不准偷吃之後，便上樓躲進臥室裡，臥房的門才剛關上，他就聽見了澤田綱吉興奮尖叫的聲音。

「爸爸——！」

接著伴隨的，是大門敞開的聲響、腳步聲、喬特高興的笑聲和G的談話聲，阿諾德躺上

床，用棉被把自己整個人蓋住，蜷起身子、摀住了耳朵。

才沒多久，上樓的腳步聲就匆匆響起。

喬特・彭哥列推開臥室的門，開燈，看見一團鼓鼓的棉被，他頓時明白深愛的另一半正躲在裡面，他走上前去，掀開了被子的一小角。

「滾開！」

阿諾德惡聲惡氣的嗓音從被子底下傳來。

喬特蹙起了眉，他沉思了好一會兒，而後蹲下身，在床邊趴了下來。

「怎麼了？」他柔聲問，語氣還是那樣的溫和，「兩天沒見了，我想看看你。」

「你沒資格。」

充滿惡意地冒出了這句話後，阿諾德再也不說話。

接著漫開的，是一陣漫長的沉默。

阿諾德的肚子餓得發出一陣怪聲，這讓他想起，這兩天以來，他幾乎都沒什麼進食，不是負責做飯、就是負責端菜、大量食物從自己眼前掠過，他竟沒有想過要吃上一口，阿諾德餓得意識有些不清醒，他再也沒聽見臥房裡傳出任何聲音，看來喬特應該是放棄把自己叫起，下樓去吃晚飯了，想到這裡，阿諾德直了背脊，將腦袋稍稍探出棉被外。

就在那一剎那，他感到自己的身體突然被一股力道翻了兩圈。

阿諾德愣了一下，還來不及弄清楚是怎麼回事，就從床上被抱了起來，阿諾德驚慌地試圖掙扎，但被棉被緊緊裹著的身體只能上下蠕動，活像條毛蟲。

喬特就這樣將他抱出了臥室。

「喬特！你想幹什麼……！」他掙扎著吼道，「放我下來！喬特！」

「你的臉色太蒼白了，阿諾德。」喬特輕鬆地笑了笑，不把阿諾德的吼叫當一回事，「至少要吃一點東西，要我煮也行，要我餵你也行。」

「放開！我已經很累了！你不要……」

一陣突如其來的暈眩讓他閉上了嘴，阿諾德抿緊了蒼白的雙唇，任由喬特抱著他穿越走廊，喬特在樓梯口前將他放了下來，解開他身上的棉被，然後披上阿諾德的身子，他握緊了那只蒼白的手，苦笑。

「沒有你在，晚飯哪還算得上是晚飯？」喬特柔聲道，抬手輕輕撥了撥阿諾德凌亂的瀏海，「等你吃過東西後，我什麼都聽你說，好嗎？」

阿諾德倔強地別開頭，肚子卻十分誠實地發出叫聲。

喬特笑了起來，溫暖的掌心輕輕撫上阿諾德的腹部，然後緩緩地向側滑，最後整隻手臂

攬住了阿諾德的腰，他傾身向前，緊緊地抱住了那虛弱的銀髮男人。

「我好想你。」他輕聲道，聲音卻充斥著柔柔的暖意，「我回來了。」

阿諾德不知道自己該說些什麼了，在這樣無條件的溺愛當中，他彷彿變得無語了，他只任由喬特緊緊抱著，在那溫暖的懷裡輕閉上了眼。

*

晚上九點，送走了G後，喬特上樓哄孩子們睡覺。

當他替雲雀恭彌蓋上被子時，那黑髮男孩伸手拉住了他的袖子，圓圓的灰藍色眼眸輕輕眨了兩下，喬特彎下身，在床邊蹲了下來。

「怎麼了？」他柔聲問，對上雲雀恭彌清亮的雙眸。

那孩子招了招手，示意喬特把耳朵湊過來。

一旁的澤田綱吉見兩人要講悄悄話，起身想湊熱鬧，雲雀毫不留情給了他一個肘擊，澤田綱吉就要哭出聲，喬特輕輕拍了他的額兩下安撫他。

然後雲雀恭彌湊上前，貼近喬特的耳邊。

「那個媽媽不是真的媽媽。」那黑髮男孩悄聲道，「是外星人，爸爸要小心。」

喬特忍不住微笑起來。

他將雲雀恭彌輕輕按回床上，再次替他把被子拉好。

「我會注意的。」他輕聲道，「謝謝你，恭彌。」

「晚安，爸爸。」

「晚安。」他輕撫著雲雀的額，而後看向一旁的澤田綱吉，「綱吉晚安。」

「爸爸晚安。」

兩個孩子們乖乖地閉上了眼睛。

喬特微笑著，轉身走出臥房，輕手輕腳地關上了房門，走下樓，然後在客廳裡找到了在沙發上蜷成一團的阿諾德，他冰藍色的眸子半瞇著，看起來確實是很累了，喬特拿了件大衣朝他走過去，在沙發旁彎下身。

「孩子們都睡了。」他輕聲道，看見阿諾德張開了眼睛，「我們去湖邊走走吧，回來的時候順便去喝杯酒，如何？」

「我不在社交場合以外的地方喝酒。」那銀髮人兒淡淡地道，翻了個身又窩進沙發裡，「要去你自己去，我累了。」

「你這幾天很反常，阿諾德。」喬特不死心地勸道，「有些事情我覺得一定要聽你說才行，而且我想現在就和你談清楚。」

「我也有說不完的話想對你說。」阿諾德將臉埋在沙發椅被，疲倦的聲音隱約帶了點怒意，「但現在不是時候，滾開。」

「是這樣嗎？」喬特淡淡地回應，轉身離開。

阿諾德以為他是終於放棄了，想著自己終於能安穩地好好睡上一覺，他拉緊了身上的毯子，隱約聽見了水聲，然後是走動的腳步聲，阿諾德緩緩睜開眼睛，才正要轉頭，身上的毯子已被拉開，喬特微笑著坐在他身旁。

「我想這能讓你清醒點，阿諾德。」

那男人微笑著道，不等阿諾德反應過來，他一雙冰塊般濕冷的手已經滑進了阿諾德的衣服下擺，貼上那溫暖的腹部，阿諾德小抽了口氣，幾乎是同時就動手揮拳，卻被喬特輕鬆地閃過了，他的手又向上滑，冰冷的觸感讓阿諾德完全從睡意中清醒過來，他情急之下踢出一腳，終於讓喬特把一隻手從他的衣服裡伸出來，接住了他的攻擊，那男人卻接著抓著他的腳將他向前扯，拉進了自己的懷裡，阿諾德掙扎著要反抗，喬特將他扛了起來。

「好了、走吧。」他一手扛著阿諾德，一手挽著大衣，拿起鑰匙就往門邊走去，一面心情愉快地笑了笑，「要是亂動的話，小心掉到雪地上去喔。」

阿諾德狠狠地啐了一聲，咬牙。

*

他們驅車前往湖濱。

喬特為他披上了大衣，他們窩在車子裡，看著外頭的雪景和夜空裡的星星，對結婚多年的伴侶而言，喬特的行為倒是意外的浪漫。

「說吧，你在生什麼氣？」喬特趴在方向盤上，側頭望著身旁的銀髮人兒，「還有，聖誕節那天早上不由分說就離家出走也是，發生了什麼事嗎？」

「啊啊、事情可大了。」阿諾德用冷冷的嗓音諷刺道，側頭望向窗外，不去看喬特的眼神，「你現在是公益律師，對吧？」

「是啊。」喬特眨了眨眼，感到有些莫名。

「那是你的興趣、還是志向？」

「我想都是吧。」喬特笑了笑，「你在擔心我？」

「可以停止往自己臉上貼金嗎？」阿諾德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老實回答我，這個家的經濟是誰在支撐的？」

「我們兩個人。」喬特溫和地微笑，「雖然這份工作領的錢很少，不過至少還能賺得到一點小錢，雖然大部分都是你在工作……」

「大部分？」阿諾德打斷了他，音量稍稍提高了些，「你真的知道我都做了什麼工作嗎？你真的知道你在追尋夢想的時候，我在你背後都做了些什麼嗎？」

喬特沒有回話，只是靜靜地聆聽。

阿諾德掏出他現在還用不習慣的那只諾基亞按鍵式手機，點開了相片檔案，翻到昨晚魯斯里亞媽媽桑偷拍下的女醫生角色扮演照，然後將手機丟到喬特腿上，那金髮男人拿起手機，看到了上面的相片。

「還不只是在酒吧自殘而已。」阿諾德氣憤地低聲道，「還包括模特兒、在冰天雪地裡要我坦胸露背，還有家庭代工——我到底是腦子進水了還是怎麼，竟會為了幫助你，犧牲尊嚴到這種地步……」

「——阿諾德。」喬特平靜地打斷了他的話，舉起手中的手機，「這是你？」

「對。」阿諾德冷冷地回答，語氣充滿了諷刺，「就為了你。」

「在里卡爾多他弟弟的經營酒吧裡？昨天是每個月一次的護士日、對吧？」喬特淡淡地問，「家庭代工的工作是織毛線娃娃，上頭還有一個很差勁、有恐同症的雇主，但是因為你織得很好，他不得不外包給你，對不對？」

「你怎麼……」

「因為這些全是你的興趣，阿諾德。」喬特微笑了，「你每天都會跟我說。」

阿諾德瞪大了眼。

他從喬特手中奪回手機，將那張穿女裝的照片放大，再次湊到喬特眼前。

「穿成這樣——是我的興趣？」他質問，喬特笑了出聲。

「十年前，當你放棄德國的入學通知後，你就去接受間諜訓練了。」喬特溫和地道，仰頭靠上了椅背，「格鬥、化妝、變聲和模仿你都很擅長，有一天你穿女裝的樣子騙過了我，從此以後你就喜歡男扮女裝了。」

「什麼……？」阿諾德愣愣地道，腦中一片混亂，十年前——他並沒有放棄那份入學通知，十年前他應該在柏林，那天在機場時，他分明與喬特告別了。

「至於當模特兒……我想想，記得你是從十九歲就開始出道了，原本你有機會在歐洲大紅大紫，但是你堅持要和我一起到美國來，所以就把合約都拒絕了。」喬特閉上眼睛，緩緩地道，「還有毛線娃娃，自從我們有了小孩後，煮飯不行的你就很喜歡做些手工的東西，恭彌手上那個鳥布偶也是你做給他的。」

「這……」

阿諾德喃喃地道，而後他像洩了氣的皮球，整個人癱回椅背上，喬特望著他眼裡那種百

思不得其解的混亂，臉上的笑容漸漸黯淡了。

「你果然不是我認識的阿諾德。」他嘆了口氣，抬手捂上了自己的額，「恭彌說得沒錯——你是誰？阿諾德又在哪裡？」

「我、我不知道……」阿諾德喃喃地道，語氣裡帶著一點徬徨，「前幾天我還是阿諾德，阿諾德・亞凡席斯，是華爾街一間證券公司的執行長……我對自己的一切曾經那麼確定，但是有一天我醒來……發現我睡在你的懷裡。」

阿諾德茫然地看向他，喬特亦回望他的雙眸。

「……然後發現，原來我們結婚了、還有兩個小孩……我回去紐約找我的家，但是我認識的人全都不認識我了……」他繼續說下去，閉上了雙眼，「我還遇見了一個男人，那個人和我說要我去體驗不同的生活方式，還說，當我發現自己缺少什麼，他就會讓我回去……但是……」

「那你為什麼認識我？」喬特淡淡地打斷了他，輕聲問，「如果我們在你原本的世界從沒相遇過，你怎麼會認識我？」

「我原本就認識你。」阿諾德疲倦地道，似乎是已經放棄再去思考這一切的原委，「十年前，你在達文西機場送我的那一天，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

「你是說，你當時在德國讀完了大學？」

阿諾德稍稍睜開了眼，點點頭。

喬特有些悲傷地斂下了睫，而後他再次望向阿諾德。

「最後我們分手的理由是什麼？」

「我背叛了你。」阿諾德平靜地道，望向那雙金紅色的眼睛，輕聲回話，「我在德國讀書的時候，一天晚上喝得爛醉，和別人上了床。」

「我就為了這個原因甩了你？」

「不是你，是我。」阿諾德望著他，感到自己的手在顫抖，「我沒辦法允許做了錯事的我繼續跟你在一起。」

「如果你不說出來，我又怎麼會知道這件事？」喬特試探性地問，「你大可繼續隱瞞下去，繼續跟我交往，這對我們都好，不是嗎？」

「我不要。」阿諾德輕聲回答，他的聲音輕得幾乎快成為氣音，卻很穩、聽得出當中飽含著他的堅定，「那不是我會做的事，喬特。」

喬特・彭哥列注視著他，眼眶泛起了紅。

沉默之中只剩下他們兩人淺淺的呼吸聲，月光灑落下來，讓阿諾德的五官在漆黑中有了

點模糊的輪廓，他冰藍色的雙眼在黑暗中注視著喬特的眼，這讓那金髮男人想起很多很多年前，在西西里島的海岸，抬頭仰望天空的那個銀髮男孩。

他伸出手，輕輕撫上了阿諾德的頰側。

「你果然是阿諾德。」他細聲道，溫暖的指腹摩娑著那冰冷的臉蛋，微笑起來，「不管你有了多大的改變，你還是那個我喜歡的阿諾德。」

「……你也還是一樣，開口閉口都是肉麻話。」阿諾德抬起手，掌心輕輕覆上那金髮男人的手背，嘴角也終於勾起一抹微笑，「難怪總是招蜂引蝶。」

「至少我對你很忠誠，不是嗎？」

「哼，誰知道是不是只有表面？」

「你可以把我剖開看看。」喬特輕笑起來，輕輕撩撥著阿諾德柔軟的銀髮，「我的身和心，全都只剩下你、還有我們的孩子。」

「喔？」阿諾德嗤哼一聲，「G和納克爾他們就沒有任何一點地位？」

「有可能比得上你嗎？」

喬特笑了出來，傾身親吻阿諾德的額，那銀髮男人也不再同他鬥嘴，他抬起頭，任由喬特親吻他的蒼白的薄唇，有別於戴蒙・斯佩德的法式熱吻，那是他陌生而熟悉的吻，不追

求熱度、不追求激情，令人感到安心的吻。

他是知道的。

只有這個人，是早上自己醒來後，還會睡在自己身邊的人。

*

早上七點，阿諾德照常被小孩的哭叫聲鬧醒。

他睜開眼睛時發現自己正睡在床上，抬手一摸抱到了喬特的手臂，他想起前一晚在車上耐不住疲倦睡著的事情，看來將自己抱回家裡的是喬特，他迷迷糊糊地睜開眼睛，澤田綱吉的哭聲和跑步聲正朝這個房間逼近，他正想坐起身，喬特拉住了他的手，阿諾德側頭看向他，那男人雖閉著眼，卻露出了微笑。

「你睡吧。」他柔聲道，嗓音一如早晨溫暖的陽光，「我來處理。」

——碰！

「媽媽！恭彌他又打綱吉！」

那褐髮男孩哭哭啼啼地跑過來，而後被父親拉上了床，緊緊抱在懷中，他很快便不哭了，可憐地哽咽著訴苦，才講了兩句話後又咬著手指安靜下來，最後就這樣在喬特的懷裡安穩地睡著。

阿諾德側身看著自己身旁的背影，安靜地閉上了雙眼。

這一天，他們兩人都沒有工作。

送孩子們去幼稚園上課後，喬特便拉著他去大賣場購物，他們為了食材採購究竟要以價錢還是品質為優先考量而爭執了幾分鐘，最後阿諾德獲得了絕對的勝利，他們甚至買了香檳，商量今晚要給孩子們做一頓豐盛的晚餐。

回家後將食材分類一一放入冰箱後，喬特立刻下廚為阿諾德做了午餐，煮的還是他拿手的義大利料理，這讓阿諾德想起，從過去到現在，喬特似乎是除了餐廳廚師之外，唯一會做菜給自己吃的人，現在華爾街的男人幾乎沒一個會下廚，更別提像斯佩德、加百羅涅那群在金融業裡打滾的。

用完午餐後，他們窩在同一張沙發上悠閒地小睡了一會兒，然後在下午兩點一同被納克爾的電話吵醒。

據喬特的說法，偶爾一起去拳擊俱樂部似乎是他們的娛樂消遣。

納克爾曾是他們在西西里的玩伴，但在喬特帶著阿諾德來到美國不久，他也來到了美國，目前在這小鎮上經營拳擊俱樂部，他們兩人便是那裡的熟客。

「你在那裡也認識了很多朋友。」喬特在驅車前往俱樂部的途中解釋道，「像是里卡爾多、魯斯里亞媽媽桑……你會在瓦利亞酒吧打工，也是這個機緣。」

「真是不幸的機緣。」阿諾德冷淡地道，蹙起了眉。

「也許吧，可是，倒多虧了這點，我們在這鎮上的生活才很充實。」喬特笑了笑，「相信我，這裡的居民很多都是怪胎。」

「我並不懷疑。」

阿諾德淡淡的回答讓喬特忍不住笑了出聲。

他們在俱樂部附近的停車場下車，然後一同前往俱樂部，納克爾已經在那裏等了他們許久，見到他們兩人來，高興地大力揮手，他們在更衣室裡換上了輕便的運動衫和短褲，當喬特拉著他的手一走出更衣室，幾個人便圍了上來。

「喬特！今天能不能跟你打一場？」

「喬特要跟我打！」

「在說什麼！是我先來的！你們都去後面排隊！」

眼見喬特又成為眾人圍繞的中心，阿諾德就要鑽出人群離開，喬特卻拉住了他的手，他回過頭，喬特對他露出一抹微笑。

「抱歉，各位。」他溫和地向周遭的人們道，「今天我約好了要和納克爾打一場，你們先找阿諾德練習好嗎？」

此話一出，那些人的臉色刷成了慘綠。

他們紛紛用各種藉口迴避，一個接著一個從喬特身旁逃開，轉眼之間人群已經散了，喬特攬過阿諾德的肩膀，輕輕吻了下他的側臉。

「看。」他用玩味的嗓音道，「這也是我喜歡你的原因之一。」

「真是不好意思，我就是不受歡迎。」阿諾德嘲諷地冷哼了一聲，揮開喬特的手，「我去找沙袋練習。」

「等一下G會幫我們把孩子們帶過來。」

阿諾德沒有回話，擺了擺手表示知道了。

他在沙包練習區裡遇見了上次那個在聖誕派對裡搭訕他的男人，那男人裸著上半身，壯碩的肌肉線條分明可見，汗水自他身上不斷滴落，他的馬尾隨著每一次出拳而擺動，注意到阿諾德在看他，那男人很快地停下了動作。

他喘著氣，對阿諾德露出了一抹有些生硬的微笑。

「你和喬特一起來的？」他問，阿諾德點了點頭。

他們之間陷入了幾秒的沉默，那男人張口了一會兒，又閉上，顯然是很努力想尋找話題，他瞄了眼身旁的沙包，猶豫著要不要就這樣繼續練習，阿諾德上下打量著眼前的男人，試圖猜測他的身分。

「里卡爾多？」他試探性地問，那男人抬起頭來。

「是的？」他回答，阿諾德知道自己猜對了。

「你很強嗎？」阿諾德接著又問，「要不要打一場？」

那男人露出了難以置信的神情，彷彿是走在路上突然被偶像開口邀約要不要去喝咖啡一樣，他先是愣了幾秒，然後連忙點頭，阿諾德指向離他們兩人最近的場地，正要轉身，那男人突然抓住了他的手。

「你的身體太冷了。」那男人嚴肅地道，「你必須熱身。」

「我沒有熱身的習慣。」阿諾德淡淡地回答，試圖抽回自己的手，那男人卻將之抓得更緊，阿諾德蹙了下眉，「待會兒動一動身子就熱了。」

「你會受傷。」

「喔？是嗎？」阿諾德有些不悅地道，用力抽回了自己的手，「我想我並沒有柔弱到那種地步。」

在裁判的注視下，他們兩人走上台。

隔壁場地正在與納克爾對打的喬特稍稍分心了一會兒，卻仍成功閃過納克爾從右前方刺來的拳頭，他向後跳了幾步拉開距離，而後向阿諾德笑著揮了揮手。

阿諾德冷冷地無視了他的存在。

他注視著眼前的對手——由身高和身上的肌肉來判斷，在體重上恐怕對方就與自己有不小的差異，阿諾德稍稍瞇起了眼，戴好拳套，看著對方跟隨裁判指示擺好了架勢，阿諾德也有樣學樣，模仿了他的動作。

一聲令下，比賽展開。

那男人向前展開快攻，阿諾德側身快速閃過，下一記攻擊又緊接而來，絲毫不給他喘息的時間，阿諾德情急之下只能擋開，第三記拳頭突然從腹部處直襲而來，阿諾德向側一個轉身躲掉了他的攻擊，回身的同時朝男人的後頸落下一擊。

碰的一聲，隨著那重重的一擊，男人彎下了腰，向前踉蹌了幾步。

「藍方犯規——！」

「……？」

「不可以打後頸啦！阿諾德！」隔壁場地的納克爾急忙大叫道，「你忘記拳擊的規則了

嗎！後腦勺後頸不能打！腰部以下不能打！」

「是、這樣嗎……」阿諾德的表情有些僵硬，喬特忍不住噗哧笑了出聲，他不悅地忽視遠處那張憋笑的臉，看向身旁的里卡爾多，「抱歉，我忘了。」

「別在意。」里卡爾多捶了捶自己的後頸，再次直起身，「繼續吧。」

他倆又再度一來一往展開攻防，里卡爾多的重量級拳頭打不到動作柔軟輕巧的阿諾德，阿諾德的攻擊——肘擊、膝擊也一直被視為犯規而無效。

雙方越打越激烈，似乎沒有任何疲累的跡象，眼見阿諾德左閃右躲無法瞄準，男人加快了出拳的速度，將阿諾德逐漸逼入了死角，最後的猛攻中，阿諾德接連防禦了兩拳，終於不堪那拳頭的力度，雙手的防禦被攻破，男人趁機揮下最後的一擊，就在圍觀者就要為此而歡呼的瞬間——

——咻！

拳頭揮空了。

阿諾德以驚人的跳躍力蹬到了半空中，翻了半圈後以倒立的姿態用拳面輕觸拳擊台的紅柱，藉此向後再翻了半圈，輕盈地落到了場地外。

「藍方出局！」

「嘖！」

阿諾德不悅地撇開了視線，納克爾和周遭的圍觀者傻愣愣地看著他，喬特則是已經憋笑到趴在場地邊緣的繩索上。他抬起頭，發現場地內的那個黑髮男人也正愣愣地注視著他，但他的眼神裡與其說是驚訝，不如說更多的是憧憬。

阿諾德迎向那男人的雙眸，被這麼一看，里卡爾多立即查覺到自己的失禮，他尷尬地輕咳了一聲，別開頭。

「如果是自由格鬥，我就輸了……不，可能已經全身是傷了。」他以低沉的嗓音道，雙頰稍稍泛著紅，「不愧是你，阿諾德，你真的很強。」

「謝謝。」阿諾德淡淡地回應，「你也不差。」

里卡爾多打得一身是汗，下台去休息，幾個少數不怕死的上前向阿諾德挑戰，總是被阿諾德一拳K.O.，他的拳頭雖不及里卡爾多的力道來得重，速度和爆發力卻像子彈一樣恐怖，三場比賽過後，俱樂部裡便沒了敢再向阿諾德挑戰的人。

阿諾德坐在場邊的長椅上，看著納克爾和喬特兩人在台上邊談笑邊打，喬特的身手很好，攻擊力並不高，防禦力倒是挺不錯，他的身子與納克爾相較之下瘦小了點，利於閃躲，阿諾德喝著手中的運動飲料，目光追著喬特跑。

一會兒，他覺得沒興趣了，便起身走向淋浴間。

阿諾德走進淋浴間時恰好遇見正要出來的里卡爾多。

那男人和他打了聲招呼，阿諾德則輕輕點了個頭，他與他擦身而過時一直感覺自己被熱切的視線盯著，於是阿諾德停下腳步，回過頭去。

「里卡爾多。」他淡淡地望著他，問，「我跟你之間有什麼嗎？」

「呃……沒有。」男人輕咳了一聲，別開頭，「抱歉。」

「你討厭喬特？」

「不，我很尊敬他。」里卡爾多的語氣瞬間變得相當冷淡，僵硬地道，「他為人善良，又熱心付出，樂於幫忙，身手好頭腦又聰明，很受大家的歡迎，我當然應該尊敬他。」他頓了頓，補上一句，「理論上而言。」

「私人因素而言，你不喜歡喬特的理由是什麼？」

「你。」那黑髮男人相當直接地表明，他向前走了一步，由上而下注視著跟前的銀髮男人，「你想問到底，我就把事情說清楚，這麼多年來我想我們也該挑明了……我這麼說吧，你能到我弟弟的酒吧裡去打工，不只是因為機緣而已。」

阿諾德注視著他，沒有回話。

「你又強大又美麗，阿諾德。」里卡爾多緩緩地道，那看似沉穩的眼神裡卻帶著一股巨大的、毫不掩飾的、侵略性的張狂，他抬手端起了阿諾德的下顎，讓那雙高傲的冰藍色眸子筆直地注視自己，「……你應該屬於最強的男人，放棄那個賺不到錢的廢物律師，成為我的人吧。」

「原來先前的禮貌都是假的。」阿諾德冷笑一聲，「我不會屬於任何人。」

「包括喬特・彭哥列？」

「我說了，『任何人』。」

「那你為什麼和他結婚了？」里卡爾多冷冷地問，阿諾德瞇起了眼，那男人又繼續尖銳地質問，「在拿不到任何利益的情況下和他一起來到美國，和他一起在這個冷清的小鎮過日子，甚至還為了他進人妖酒吧工作，你說你不屬於他？」

「扮女裝那是……我的……興趣。」阿諾德懷著想死的心情不甘願地承認，話才出口，又立即補上一句，「據說是。」

「為什麼？」

「我在西西里島當過間諜。」阿諾德試圖透過想像為自己辯駁，「扮得讓別人認不出我的真實性別和身分，是我對自己工作的驕傲。」

里卡爾多在沉默中注視著他，緩緩地斂下了睫。

「你果然是我理想中的對象。」他得出了這個讓阿諾德想揍他的結論，他端著阿諾德下顎的手緩緩放下，然後搭上了阿諾德的肩，「我相信你對喬特的感情不是真實的，再考慮一陣子吧……我不會強迫你。」他頓了頓，像是想到了什麼，又道，「這個週日我聽說喬特不在，如果你想通了，就到我家來找我。」

阿諾德沒有回答他，那男人抬手，撫上了阿諾德的耳根。

「記住，我可以勉強接受你在法律上暫時屬於喬特。」里卡爾多用那侵略性的霸道的眼神注視著他，緩緩地、一字一字慢慢地道，「但你遲早會屬於我。」

一陣腳步聲從外頭響起，里卡爾多向後退了一步，阿諾德也幾乎是在同時轉身離開，幾名客人陸續進入淋浴間，他們兩人心照不宣地當作剛才什麼事也沒發生，里卡爾多走出通道，阿諾德則隨便找了一間隔間進入。

＊

阿諾德洗完澡出來時，看見兩個孩子們和G都來了。

澤田綱吉興奮地朝他跑過去，阿諾德抱起了他，納克爾和喬特打不完的拳擊賽也在此時中斷，他倆高興地在擂台上朝G揮了揮手，要G也換衣服過來打一場，雲雀小小的手一直拉

著G的褲管，顯然是不願意讓他離開，那紅髮男人卻不識相地將孩子交給阿諾德後就朝擂台奔去。

喬特下台休息時，幾個人自告奮勇衝上去向他遞水。

阿諾德看了眼手中沒喝完的運動飲料，又看向喬特身旁像蠅蟲一般飛舞的人群，他抱著澤田綱吉走過去，回頭示意生悶氣的雲雀恭彌跟上，然後他一腳推骨牌似地踹倒了喬特身邊的人們。

「礙眼。」他冷冷地說了句，將運動飲料扔到喬特身上，「喝。」

喬特先是愣愣地看著他，然後他高興地笑了起來。

他代阿諾德向那些被踹倒的人們道歉，一一將他們扶起，那些人或用恐懼或用敬畏的眼神瞪著阿諾德，轉身紛紛識相地離開，喬特側頭望著身旁表情彆扭的銀髮男人，嘴角上揚勾起了一抹滿足的微笑。

「笑什麼？」

「沒有。」他笑吟吟地回答，扭開瓶蓋，仰頭喝了口運動飲料。

＊

孩子們對豐盛的晚餐感到相當興奮。

喬特和阿諾德一起下廚的模樣對他們而言很新鮮，他們坐在餐桌前，看著爸爸媽媽互相交流義大利菜與德國菜的作法，豐盛的菜餚擺上了桌，他們一起開了香檳沒有理由地慶祝這平凡的一天，晚飯後喬特去陪孩子們玩積木，阿諾德去打開那箱他再也沒碰過的毛線娃娃，雖然試圖把那隻半成品織完，但在不小心打了幾個死結之後阿諾德就放棄了，九點他們一人抱著一個孩子上樓哄他們睡覺，阿諾德回房看書時喬特在孩子們的房裡說睡前故事。

晚上九點半。

喬特推開房門時，發現阿諾德正坐在床上發呆。

他與那銀髮人兒短暫地對上了視線，喬特微笑起來，在書架旁挑了幾本書，爬上床，阿諾德讓了個位置給他。

「你週日晚上有事？」他問，喬特側過了頭。

「你從哪聽來的？」他溫和地問，阿諾德聳了個肩，喬特又將視線移向手中的書本，道，「我想我應該沒有告訴過阿諾德，不過……戴妮拉找我去賭場。」

知道喬特口中的「阿諾德」指的並不是自己，那銀髮男人轉頭看向他。

「你還沒戒賭？」

「戒了。」喬特微笑起來，「可是戴妮拉需要我的手氣。」

「那是誰？」

「附近的女鄰居……我想想，她在派對上也有出現。」喬特放下書，試圖和阿諾德描述，「就是綁了馬尾，穿著西裝，臉上有花紋刺青的那個。」

阿諾德眨了眨眼，喬特知道他沒想起來。

「我猜這件事是里卡爾多告訴你的？」喬特接著問，「今天在俱樂部裡？」

阿諾德點了點頭，喬特嘆了口氣。

「你和他很熟？」阿諾德問，喬特苦笑起來。

「我在同一個地方認識他和戴妮拉，他也是我找進拳擊俱樂部裡的，不過自從他透過我認識你以後，對我的態度就變了。」喬特將腿上的書放到床頭櫃上，側頭望向身旁的銀髮人兒，「我知道他看你的眼神是什麼意思。」

「你不反對？」阿諾德嘴角勾起一抹微笑，「他要我週日晚上去他家找他。」

「如果是本來的阿諾德，我根本不用擔心他會去。」喬特意味深長地頓了一會兒，「但是你就不一樣了。」

「你想阻止我嗎？」

「我就知道你打算要去。」喬特笑了笑，聳肩，「不過，我不會阻止你。」

「為什麼？」

「因為你是就算阻止了也沒有用的類型。」喬特抬頭望向天花板，微笑著嘆息，「雖然我確實不希望你去，但是我不能因此束縛你做你想做的事。」

阿諾德靜靜地看著他。

一會兒，他別開頭，冷冷哼了一聲。

「我就討厭你這點。」

「可是，這也是你最喜歡我的一點。」

彷彿被說中心事一般，阿諾德沒有再說話。

他翻身躺下，鑽進了被窩裡，喬特微笑起來，他低頭注視著身旁將整個人躲進被窩裡的愛人，一會兒才別開頭，又拿下床頭櫃的書，翻開，平靜地閱讀。

他想起了當他還在西西里島的那段日子。

天生過人的直覺和神助的好運氣讓他在年幼時就稱霸了好幾個黑手黨的賭場，身為義大利最大規模黑手黨老大最寵的孫子，從小他就有了名聲、地位，或許是因為上帝特別偏寵他，他並沒有因此招忌，反而還交到了一群野孩子做朋友，在校內也受盡同儕的崇拜，他好到令人懷疑他作弊的運氣也讓他從來不在金錢方面有所短缺，每當他發現錢包見底，他就獨自一

人跑到賭場去，賭贏整整一個皮箱的現金回來，也就是在那樣的一天，他與阿諾德・亞凡席斯在海岸認識了。

那時他對阿諾德還沒有什麼印象，頂多是記得在學校曾經看過他的臉，阿諾德有一張出眾的好皮相，個性卻很冷傲，喬特記憶中的他總是一個人坐在角落翻書，看起來像個書呆子，卻從沒有人敢找他麻煩，大家私下都在謠傳，阿諾德強得跟怪物一樣，要是有人找他麻煩，不是被折斷手、就是被踢斷腳。

聽過了這樣傳聞的喬特一直對阿諾德敬而遠之。

但是，那一天在海岸的阿諾德，將喬特・彭哥列一手拉回了正軌——他將那滿滿一箱從賭場迎來的鈔票，朝著大海用力扔了出去。

若不是有阿諾德威脅他不准再去賭場，若不是有他將他的正直帶給自己，喬特不知道現在的自己會是什麼樣子，或許還在黑暗的地下世界打滾，或許還找不到能帶給他幸福的家人，也或許還困在金錢的牢籠裡，永遠不會滿足，現在他所擁有的這一切——可以說，都是年少時的阿諾德所給予的。

也許，早從那個時候起就認定，阿諾德就是自己生命裡的唯一一人。

＊

隔天一早，名為戴妮拉的女子就來接喬特。

她看見阿諾德來應門時嚇了一跳，喬特和她提過很多次阿諾德厭惡賭場，她轉身就要逃，阿諾德卻回頭去叫喬特下樓，這樣平淡的反應讓她愣了好一會兒。

她以為阿諾德會像往常一樣和喬特吻別，但喬特只是禮貌性地吻了下他伴侶的側臉，阿諾德則揮了揮手示意他快走開，他們之間總是不怕外現於人的愛情好像淡了，在短短一夕之間成為淡如開水的陌生人。

這天早上，澤田綱吉說要去找G的外甥獄寺隼人玩，雲雀說想見G，阿諾德開著車送他們到G的家庭式酒吧裡，那紅髮男人雖正忙，卻沒有拒絕孩子們的來訪，他穿著酒保服調酒的模樣讓雲雀恭彌的雙眼閃閃發亮，阿諾德將他抱到吧臺上，那黑髮男孩立刻換上了一副和自己一樣高傲的臉。

「記得晚上八點要來接我。」他看了眼身旁的褐髮男孩，改口，「……我們。」

「你真的跟我沒有血緣關係？」

阿諾德問，雲雀冷冷白了他一眼。

向G要到里卡爾多家的地址後，阿諾德離開了酒吧。

他在家裡看了好一陣子的財經新聞，然後才開始打掃屋子，並不是出於想要幫忙家務，而是純粹受不了骯髒的環境，他直到將近天黑才驅車前往里卡爾多的家，那位於這個偏僻小鎮的最邊緣。

里卡爾多住在一個佔地寬廣、打理漂亮整潔的義大利式莊園中，是一幢獨門獨棟的氣派豪宅，在大門前有守衛替他看管進出人員，阿諾德的車在門口被攔了下來，直到守衛向里卡爾多打了通電話，這才趕緊放行。

那相貌陽剛的男人親自在大宅門口迎接他。

阿諾德下了車，順著石階走上去，里卡爾多顯然完全沒有料到他會來，阿諾德與他來到同一個平面，冰藍色的眸子直視他的雙眼，嘴角揚起一道弧度。

「和我打一場。」他緩緩地昂起頭，注視著眼前男人的姿態有若帝王，淺色的薄唇微啟，「弱者沒有佔有的資格，這是定律。」

「……我知道了，會說出這種話的你，才是我所追求的對象。」里卡爾多斂下睫，點頭，「——想要的東西得自己贏來，你是這個意思吧？」

阿諾德沒有答話，冰藍色的眸子微微瞇起，像蓄勢待發的豹。

＊

夕陽完全落下了山頭。

小鎮逐漸亮起了夜晚的燈火之中，人們在路上來來往往，親切地交談，相當熱鬧，除了那位在邊緣、與人群隔絕的莊園大宅。

「唔……！」

隨著一聲悶響，身材粗獷的男人被甩了出去，重重摔在地板上，與之相比要纖細得多的清瘦男人輕喘著氣走來，在男人掙扎著起身前坐上了他的背部，將里卡爾多再次壓了下去，阿諾德輕喘著氣，嘴角卻揚起了勝利的弧度。

「你確實很強……」他喘著氣，抬手抹去頰側的汗水，「但還是我贏了。」

里卡爾多忿忿地將頭向旁一瞥，他大口大口地喘著氣，纏鬥將近一小時，打鬥這種需要高爆發性的動作讓他的體力確實達到了極限，自己出拳的力道比阿諾德要重得很多，爆發力也十分強大，但對手是身段靈活善於閃躲、出拳力度又精準的阿諾德，持久戰當然是對方比較吃香。

里卡爾多趴在地上，沉默了好一會兒，而後嘆息。

「所以我得不到你了？」他問，「你來就為了和我打一場架？」

「怎麼會？」阿諾德從里卡爾多身上站起，退後了幾步倒進客廳的高級沙發，他深呼吸

一口氣，因喘息而上下起伏的胸膛終於稍稍緩和了一點，阿諾德仰起頭，閉上了眼，「……我只是來找個能取悅我的對象。」

「我？」里卡爾多坐起身，揚起眉，「喬特難道取悅不了你？」

「他不行。」阿諾德立即而簡短地回答，他睜開眼，望著天花板，沉默了好一陣子，才又喃喃地重覆，像是說給自己聽，「他不行……」

里卡爾多撿起地上的外套，站起身，側頭看了他一眼，然後走向門口，向在外頭待命的管家拿了一壺水和兩個杯子，他將開水注滿兩個玻璃杯，走到阿諾德身旁，遞給了阿諾德一個，那銀髮男人大方地接過。

「孩子們要我八點去接他們。」他昂起頭直視著里卡爾多的雙眸，暗示性地道，「如果你能在八點前做完的話，他們不會知道發生什麼事。」

「真的？」男人有點難以置信地注視著他，「你願意？」

聞言，阿諾德發出一聲哼笑。

他抬起手，單手緩緩解開了里卡爾多的皮帶，扯下。

「我看起來有那麼矜持？」

他問，那男人低低地笑了。

里卡爾多彎下身來，吻住了阿諾德的雙唇，在發現那銀髮男人非但沒有抗拒，甚至還進一步引誘他時，他的吻變逐漸濃了，由親吻轉變為霸道的掠奪、撕咬，他看著阿諾德的雙頰逐漸因缺氧而泛起了紅暈，舌尖卻還不認輸地在和自己纏鬥，里卡爾多一個翻身將他壓倒在沙發上，扯開了阿諾德的上衣，白皙無暇的胴體暴露在自己眼前，清瘦身軀底下隱藏的強大力量正是阿諾德・亞凡席斯最吸引人的魅力之一，里卡爾多的吻逐漸下移，他聽見重新獲得呼吸機會的阿諾德大口喘著氣，他赤裸的胸膛一起一伏地律動著，汗珠停留在上頭的模樣好不誘人。

里卡爾多彎下身，在那白皙的胴體上逐一留下了屬於自己的印記。

「阿諾德……」

他在細細啃咬之中低聲呼喚，聽見身下人兒發出一聲難耐的輕吟，阿諾德抬手抓住了里卡爾多的頭髮，那輕輕扯動的力道像是欲拒還迎。

——叮鈴鈴鈴～

一串尖銳的樂鈴聲響起，打攪了激情之中的兩個人。

里卡爾多啐了一聲，坐起身，阿諾德不悅地蹙起眉，從口袋裡拿出手機，來電顯示是喬特，阿諾德稍稍瞇起了眼，將手機握在手中，任由它繼續響下去，而後他轉身攬住了里卡爾

多，那男人明白了他的意思，輕笑起來，再次將阿諾德壓在身下，阿諾德握著手機的手垂下了沙發，叮鈴鈴的聲響不停迴盪在室內。

而後，聲音停止了。

沙發上的交纏的兩人繼續他們未完的前戲，三十秒過後，電話又響了。

『——您有留言一則。』

那生硬的機械嗓音隨著手機傳來，阿諾德翻了個身，任由里卡爾多親吻著自己的後頸，他抬起臂，看著手中的手機，按下了播放鍵。

『……阿諾德。』

那極大的聲響讓沙發上的兩人都愣住了。

在喬特聲音後方還有一股更大的聲音，叮叮叮叮的、急促而巨大的聲響，他們兩人立即就明白，那是火車平交道的警鈴聲。

『不管你變成什麼樣子，我都愛著你。』喬特的聲音蓋過了那聲響，清晰地透過話筒傳來，『因為有你，我這一生都幸福地活過來了。』

他頓了幾秒，警鈴的聲響越來越大，旁邊還隱約傳來女人的啜泣聲。

『里卡爾多，阿諾德就拜託你了。』

他緩慢且平穩地道，阿諾德注意到身上的男人顫了一下。

叮叮叮的聲響逐漸變了，轟轟轟的低響隨之襲來，阿諾德的雙瞳隨著那改變的背景聲音而放大，話筒另一端，喬特的聲音輕輕地發出一串溫暖的笑聲。

『替我轉告孩子們，我也……——轟！！』

『滋……滋滋……沙……』

『嘟——您的留言播放完畢。』

手機的螢幕亮光再次轉暗、消失。

客廳又回歸了寂靜，里卡爾多愣愣地瞪大了眼，腦袋一片空白，他向下望，看著身下的阿諾德，那銀髮人兒的雙瞳彷彿死了一般放大。

「阿諾……」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被里卡爾多的聲音猛然驚醒的他突然發出一聲近乎崩潰的嘶喊。

他像是被電到一般痛苦地蜷起身體，摀住自己的臉，眼淚不能自主地流出，然後他突然坐起身，用力推開身上的里卡爾多，抓起自己的衣服就跳下沙發，衝了出去，里卡爾多顧不得皮帶還被扔在地上，匆匆忙忙就追了上去。

「你的車太慢了！」他追在阿諾德身後嘶吼道，「開我的跑車！快！」

阿諾德聞言立刻轉身，跟著里卡爾多的方向跑，里卡爾多抓著他的腕衝往地下車庫，他們兩人跳上了保時捷，油門一踩就衝了出去，阿諾德在車上胡亂穿上襯衫、套上毛衣，在黑夜中，前方的道路彷彿模糊了，這一路上，他的雙眼不斷流出淚水，所有燈光在模糊中全都一閃而逝，剩下的，全是永無止盡的黑暗。

*

當他們找到喬特時，已經是半夜十二點多。

他們找遍了小鎮到賭場之間所有的平交道，甚至沿著鐵路尋找，這一路上車內廣播始終開著，就怕漏聽了任何有關事故的新聞，將近半夜的時後，才聽見新聞報導這附近發生了平交道事故，以及傷者已被送進某間醫院的消息。

看見喬特・彭哥列的那一刻，阿諾德只覺得自己的心臟就要停了。

他站在診療室的前方，正在與醫師談話，神情如以往一般溫和平靜，看起來一點也不像是出過車禍的樣子，一股怒火猛然自阿諾德心底竄上，他大步奔跑過去，將措手不及的喬特・彭哥列揍飛，這一拳嚇到了醫院不少人，就連正在與喬特談話的醫生也嚇了一大跳，然而直到喬特摔倒在兩公尺外的地板上，阿諾德才注意到他手上正拄著拐杖，厚衣服下蓋住的

也全是繃帶，臉上也有了一些傷口。

「阿諾德？」喬特摀著發疼的臉頰，吃驚地看向眼前火冒三丈的銀髮男人，「你怎麼會……找到這裡來……？」

「你應該沒有意識到自己上新聞了吧？」隨後小跑步跟上來的里卡爾多喘著氣道，神情看起來也相當不悅，他上下打量著喬特，「所以？你真的出了意外？」

「啊啊、是的……」喬特試圖要站起身說話，他向旁摸索著掉在地上的拐杖，一時之間卻不知道怎麼撐起身，「那個……那通留言……我感到很抱歉……」

「你們是彭哥列先生的朋友？」一旁的醫生終於開口說了話，神情充滿了責備，「他和他的朋友被火車撞飛，整台車都爛了，雖說傷勢不重，但好歹也經歷過一場生死關頭！一見面就揍人？這就是你們對待朋友的態度嗎！」

「沒關係的，醫生，請別生氣。」喬特笑了笑，苦惱地試圖雙手抓住拐杖，「他們會不顧一切這麼匆忙趕來，也是因為我的關係，我……」

他打住了話，愣愣地抬起頭。

正要開口的醫生也閉上了嘴，順著他的視線看了過去，看見那銀髮男人站在喬特的身前，低著頭，眼眶和鼻頭都紅了，淚珠滴落了地板，里卡爾多有些不安地看著阿諾德的背影，

喬特也緩緩地放下了手裡的拐杖。

「沒事了，阿諾德。」他輕聲地道，「我還活著，已經沒事了，所以……」

他沒有說完，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那銀髮男人向前走了幾步，雙腿卻突然一個癱軟，跪倒在醫院冷硬的地板上，他向前抓住了喬特的領子，蒼白的雙手顫抖得厲害，喬特看著那雙毫無血色的唇，伸出手，將他緊緊抱入懷中。

「對不起，阿諾德。」他閉上眼，輕聲道，「我應該馬上連絡你的。」

「……渾蛋……我還以為……」那銀髮人兒以顫抖的嗓音激動地道，緊緊揪住了喬特的衣襟，淚珠滴上了對方的胸口，「我還以為……」

「我還活著。」他緊緊抱住那顫抖得厲害的清瘦身軀，「看吧，我還活得好好的，我還不能丟下你……」

「要是你死了……我要怎麼對孩子解釋……」

「不會的，不會……不會有那一天的……」

喬特說不下去，眼眶泛起了紅，他抱著阿諾德的雙臂又收得更緊了些，聽見他們的對話，醫生猜出他們的關係，當作是家務事，緩緩地離開了，里卡爾多靜靜地看著他們兩人哭泣著相擁，那一瞬間，他覺得一堵堅實的透明的牆就擋在自己與那兩人之間，他逐漸明白了，阿

諾德是不能夠被占有的。

不管他的身體屬於誰，他的心永遠是喬特的。

*

喬特的車禍是人為刻意造成的結果。

喬特・彭哥列一直以來的好運氣給他帶來了災禍，那天他們在賭場贏了太多錢，當日的大輸家是個美國黑社會的高階幹部，他盯上了這個令人恨得牙癢癢的幸運之子，派人跟蹤，要在喬特與戴妮拉返家的路上殺掉他們。

根據喬特的描述，當他與駕車的戴妮拉在聽見平交道警鈴時，立即就煞車等候，後方的卡車卻突然撞了上來，將他們的小轎車硬是推上了鐵軌的正中央，接著他聽見槍響，兩個後輪隨之爆破，就是踩了油門也完全不奏效，兩人想要下車，卻發現車窗和車門都被動了手腳，根本打不開，火車的燈光又從遠處亮起，察覺到這次很有可能會死，喬特打了電話，預先留下了死前留言。

車禍發生的當下，喬特用身體緊緊護住戴妮拉，或許是幸運之神又再次眷顧了他，即使轎車被火車撞飛了三公尺高，飛到十多公尺以外的馬路上，喬特卻只受了點輕傷，被他保護的戴妮拉甚至也只有輕微擦傷，車身整個變形扭曲，卻沒有起火燃燒，擋風玻璃全破了，這

讓後來趕到的消防人員不必費太多力氣就將他們從車子裡拉了出來，兩人就這樣被送進了夜晚的急診室。

目擊整場事故經過的是電線杆上的監視器，還有夜晚散步路過附近的一名老人，據老人指出，事故發生之前，喬特等人的車被困在平交道上時，他清楚看見後方將轎車撞上平交道的卡車司機拿出了手槍，射破了轎車的輪胎，並且直到等到確定轎車被火車撞飛時才轉向離開，就算喬特在當時打破車窗逃走，也很有可能被立即射殺，但老人也表示，當他看見車禍現場時，他和犯人一樣確信車內的人絕對必死無疑，所以當他聽說喬特只受了點小傷時，他相信這就是個奇蹟。

警方在那之後來作了筆錄，喬特也因此與那名目擊者老人相識，那老人名叫堤莫堤歐，是住在隔壁鎮上一名優雅的老紳士。

根據堤莫堤歐、喬特和戴妮拉三人的說詞，警方初步斷定這是一樁相當嚴重的謀殺案，恭喜喬特和戴妮拉兩人安然無恙的同時，也提醒他們，雖然那間賭場是合法的，但是出入那裡的人卻不一定善良，同時勸告戴妮拉戒賭。

筆錄一直持續作到半夜兩點，警察才終於放人。

阿諾德扶著他走出了醫院。

里卡爾多充當司機，載他們到G的酒吧去，喬特出於禮貌先打了通電話給G，G聽見喬特事故的消息簡直急壞了，當阿諾德扶著喬特推開酒吧的門時，兩個哭成一團的孩子立刻衝了上來，G很苦惱地說，阿諾德過了八點都還沒來接他們，兩個人都緊張得睡不著，當聽說喬特出意外的事情時他們就哭成這樣了。

他們花了點時間在酒吧裡安撫孩子們，G接替了送他們回家的工作，當喬特在酒吧內和喬特談話時，阿諾德隨著里卡爾多走到門外，那男人正打算開著他的保時捷回家，看見阿諾德走出來，他停下了腳步，轉身。

「你的車我會派人開回你家去。」他說著，伸出了手，「鑰匙給我吧。」

「多謝。」

阿諾德從口袋裡掏出車鑰匙，放進里卡爾多的手中，卻被對方藉機抓住了手，阿諾德抬頭看著他，里卡爾多抬手撫上了那銀髮人兒的臉。

「我要離開一陣子。」他輕聲道，閉上雙眼，「大概不會再回來。」

「去哪裡？」

「拉斯維加斯。」里卡爾多的嘴角滑開一抹苦笑，「我留下來的原因本來是為了你……但是現在我知道了，你屬於喬特。」

「我並不屬於任何人。」阿諾德淡淡地再次強調，卻還是握緊了里卡爾多的手，「……不過，這次謝謝你了。」

「我會把犯人找出來的。」里卡爾多緩緩地道，睜開眼，注視著面前那雙漂亮的冰藍色眸子，「讓你哭泣的人，我一個都不會放過。」

「對方可是黑手黨……」

「——我沒提過我也是嗎？」

里卡爾多的回答讓阿諾德稍稍瞪大了眼。

那男人別開頭，輕笑了幾聲，多少帶了點自嘲的意味。

「我之所以不敢公然和喬特・彭哥列搶你的原因，現在知道了？」

「你知道喬特的身分？」

「我們小時候在家族內見過……我確實很感謝他最後成為了律師，因為你。」里卡爾多淡淡地道，斂下睫，「但就算現在我成為了家族的首領，他也永遠是彭哥列的第一順位繼承人……這才是我必須尊敬他的真正理由。」

「是嗎……原來……」阿諾德輕聲道，他像是想到了什麼，握著里卡爾多的手用力了些，「那我，確實有件事要拜託你。」

里卡爾多抬起頭，對上那雙犀利的冰藍眼眸。

「找到犯人後——務必讓他們死得很難看。」

里卡爾多注視著他，微笑起來。

他彎下身來，在阿諾德的面前屈膝，吻上了那冰冷的手背。

「你真的很適合黑手黨世界。」他鬆開了阿諾德的手，向後退了一步，「這也是我想要你的原因，不過——我尊重喬特，和你的意願。」

說完，他轉身離開。

阿諾德目送他的背影直到離去，他聽見腳步聲從後方傳來，酒吧的門被緩緩推開，喬特拄著拐杖，站在門口對他微笑著，他的兩旁站著他們的小孩。

「他真的很正直，對吧？」喬特溫和地笑了笑，「把彭哥列交給他是對的。」

「你一直在偷聽嗎？」

「沒有，但是我大概知道你們說了什麼。」那金髮男人緩緩地說，而後對著那雪地裡的伴侶伸出了手，「吶，我們回家吧。」

阿諾德注視著他的臉龐，腦中的思緒逐漸模糊了。

屬於他的家人背對著暈黃的溫暖燈光，在雪地上打出三道溫柔的影子，阿諾德抬起頭，

忍不住邁開了腳步，朝喬特大步走了過去，緊緊抓住了他的手。

那金髮男人因他的舉動而愣了一下，隨即微笑起來。

他沒有說話，阿諾德或許也知道，這一刻的沉默是最好的。

那一晚在車上，他想起了很多事情。

他們一人抱著一個孩子坐在後座，兩手緊緊十指交扣，時間已是早晨，再過不久就將天亮，街燈隨著車速而不斷閃逝，阿諾德側頭望向喬特平靜的臉龐，朦朦朧朧中想起很多年以前，當他還是個少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喬特就是他的一切。

他們曾經做過一切瘋狂的事，半夜一起讀書讀到天亮、一起約會、一起環島、一起去崖邊跳水、一起偷看黑手黨火拼現場、甚至一起逃命，自小在沒有關懷的收養家庭中，喬特的愛是他的一切，他們曾經比任何人都要深愛著彼此。

但時間會將一切變得洗鍊。

那段年少的時光已經過去了，再也不會回來了，就算天使可以讓他體驗完全不同的人生，也沒辦法讓時間回到過去，他早已不再是那個只注視著喬特、且因他的寵愛而驕傲得無法自拔的天真少年。

讓灰燼重新熊熊燃燒是不可能的事。

阿諾德望著身旁的喬特，那金髮男人亦側頭望向了他，阿諾德在那雙金紅色的眸子中看見自己的倒影，嘴角不禁勾起了淺淺的微笑。

——但要讓新的種子從中萌芽，卻再簡單不過了。

*

當孩子們被哄上床時，天已經亮了。

阿諾德打電話到幼稚園去請了假，而後揹著喬特上樓回寢室，陪著他走進浴室，替他放熱水、幫他脫下衣服，喬特受到的多是一些外傷，除了一條腿骨折較為嚴重之外，其他傷口並不深。

阿諾德仍然在放熱水時笨手笨腳地將自己搞得一身濕透，喬特笑著也脫掉了阿諾德的衣服，阿諾德一腳將他踢進浴缸裡，喬特卻硬是將他也扯了進去。

他們在浴缸裡相吻。

兩個成年人屈著身子擠在小小的浴盆裡，熱水帶著鮮血的腥味，喬特卻毫不在意身體上的痛楚，他伸手扭開了水龍頭，熱水從頭頂灑下，將他們的髮也淋得濕透，阿諾德親吻著他，伸出雙臂，緊緊環住了那金髮男人的頸子。

「我愛你，阿諾德。」喬特在水聲中輕柔地道，閉上雙眼，「……我很害怕，害怕自己從此再也不能見到你和孩子，也很害怕就要把你交給別的男人。」

「別開玩笑了。」阿諾德忍不住發出幾聲輕笑，靠上了喬特的胸口，「從以前到現在你就只有運氣最好，怎麼可能這麼容易就死掉。」

「……也對。」喬特微笑起來，雙手掌心覆上胸前人兒的後腦，「可是，我真的害怕得差點要哭了。」

「你在電話裡可是在笑啊……」

「如果不笑給自己聽的話，我一定會馬上哭出來的。」喬特輕聲道，仰頭，任由上頭灑下的熱水打上自己的臉龐，他閉上了雙眼，「還活著真是太好了。」

「……你再也不准去賭場了。」

「好。」喬特溫和地微笑起來，雙臂伸入熱水中，緊緊環繞住了阿諾德的身軀，「我答應你，我再也、再也不會去了。」

阿諾德想了一下，抬起頭。

「如果是彭哥列開的賭場，倒是沒問題。」

喬特愣了愣，然後笑出了聲。

「好啊。」他玩笑似地道，「下次我們去拉斯維加斯看里卡爾多吧。」

阿諾德微笑起來，輕輕捶了喬特一拳，沒有回話。

喬特忍不住笑出了聲，在阿諾德雪白的額上落下了吻，浴缸的水逐漸溢了出去，清晨的陽光逐漸從百葉窗外溢了進來，這一刻，他們在溫熱的水中緊擁著對方赤裸的身體，皮膚泛起了溫潤的紅，內心卻是平靜安和的。

＊

那一天，他們全家都睡到了下午三點。

雲雀恭彌最先醒來，他蹦蹦跳跳地跑到父母的房間裡，看見阿諾德和喬特緊緊相擁沉睡的景象，他灰藍色的眼睛亮了起來，抱著布偶蹦蹦跳跳地衝過去，爬上床，硬是擠到了兩人中間，阿諾德在睡意模糊中睜開了眼，看見雲雀恭彌時疲倦地微笑起來，伸手輕撫他的額，雲雀恭彌抓住了他的袖子。

「媽媽……」他激動地細聲低喃，「媽媽……！」

「怎麼了？」阿諾德輕聲問，雲雀高興地笑了。

「我就知道你會回來的……媽媽！」

阿諾德一愣，卻隨即微笑起來，將雲雀恭彌緊緊抱入懷中。

「……我愛你，恭彌。」

他輕聲地道，聽見那孩子哽咽著笑了出聲。

「我也愛你，媽媽。」雲雀恭彌用稚嫩細小的聲音哭喊，小小的手攢成拳頭，揪緊了阿諾德的衣服，「……恭彌最愛你了。」

＊

晚餐由阿諾德負責下廚。

雲雀恭彌看到他煮飯時相當震驚，阿諾德騙他那是他在外星人的飛碟上學的，他編了一堆故事告訴雲雀恭彌他在飛碟上是如何被對待、又是如何經歷一長串的大冒險拼命回到家人身邊，雲雀恭彌聽得津津有味，並且對此深信不移。

雲雀恭彌對自己敞開心房是意料之外的事，先前他對自己的態度不是鄙視就是冷淡，但在認定自己就是他的母親後，他變得相當天真可愛，雖然對澤田綱吉還是動不動就揮拳，卻很愛對阿諾德撒嬌。

喬特拄著拐杖試圖下樓時，阿諾德上前去揹他。

這天他們一起圍繞著餐桌享用晚餐，兩個孩子喋喋不休地和父母兩人說話，幾天以來都沒有笑過的雲雀恭彌也終於恢復了笑容，偶爾說到一半會開始和澤田綱吉拌嘴，喬特總是微

笑著聆聽，或偶爾調停，阿諾德並不是個喜歡社交的人，也不喜歡和別人談公事以外多餘的話題，這些原本對他而言該是很厭煩的事物，此刻卻讓他的心充滿了溫暖，即使有短暫的沉默，也不會有任何的尷尬，跟家人之間的相處是如此的自然，那是即使在他西西里的家，也不曾有過的氛圍。

晚飯過後，孩子們在客廳裡看電視，喬特搬來椅子坐在一旁幫忙洗碗。

他想起了在紐約的公寓裡，自己有一台洗碗機，煮飯對那時的他而言不是每天例行的工作，而是作為消遣的興趣，那時他還有專屬秘書斯佩德天天在身邊奔波，有自己的專屬司機、有滿滿的行程表，今天跑華爾街的辦公室，明天可能就在洛杉磯，後天或許又在歐洲，和現在簡單的小日子完全不同。

但即使貧窮，他卻不因而感到痛苦。

想到這裡，阿諾德側頭望向了身旁的喬特。

「怎麼了？」察覺到他的眼神，喬特停下了手上的動作，側頭溫和地注視著他，「有什麼想問的嗎？」

「沒什麼。」阿諾德低下頭，看向手中洗到一半的碗，沉默了幾秒才又慢悠悠地開口，「……里卡爾多說，我總有一天會屬於他。」

「之前說的？」

「嗯。」

「你怎麼回答？」

「我說，我不屬於任何人。」

「喔……」喬特露出一抹會心的微笑，低頭繼續洗碗，「那很好啊。」

「你不認為我屬於你嗎？」

「當然。」喬特溫柔地笑了笑，稍稍斂下了睫，像是憶起了一些往事，「你是個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不喜歡被束縛的人，我也沒有想過要束縛你，我們之間並不是一種從屬性的關係……總之，你屬於你自己。」

「喔？」阿諾德微笑起來，「那我們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

「夫妻。」喬特撞了下他的腰，笑道，「很對等吧？」

「憑你也想站在跟我相同的高度？」

「我哪敢呢？陛下。」喬特忍不住隨著阿諾德開起玩笑，「但是如果你站得太高摔下來，我會是在下面接住你的那個人，Your HIGHness。」

「誰會摔下來啊？」

阿諾德輕輕踢了身旁的金髮男人一腳，喬特笑了。

他湊過去，阿諾德亦彎下身來，兩人甜蜜地相吻，阿諾德在綿密的吻中緩緩放下了手中的抹布，他蹲下身，雙手環上喬特的腰，喬特也緩緩放下手中洗到一半的碗，猛然響起的鈴聲卻打斷了他們更進一步的舉動。

澤田綱吉騎著幼兒用腳踏車，在他們的後面敲著腳踏車鈴。

「爸爸跟媽媽在親親！」那褐髮男孩興奮地叫道，「恭彌快來看！」

「我早就知道他們會親親！笨！」

雲雀恭彌的聲音伴隨著卡通節目的背景音效從客廳傳來，喬特忍不住笑出聲，被莫名其妙罵了的澤田綱吉怪叫著轉向朝客廳騎去，小小的手一直猛按喇叭，腳踏車鈴叮叮、叮叮地發出陣陣聲響。

阿諾德緩緩瞪大了雙眼。

那個鈴鐺——正是那個西裝男扔給他的，所謂的「信號用鈴鐺」。

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懼向他襲來，阿諾德緊緊抓住了喬特的手臂。

喬特困惑地看向了他，溫和的臉上仍然是保持著微笑，阿諾德的眼神有些不知所措地飄了一會兒，而後他低下了頭，抿唇。

「便利商店這時候還開著嗎？」他問，喬特淺淺一笑。

「當然。」那金髮男人輕聲回答，「你要去做什麼嗎？」

「牛奶沒有了，我去買一瓶。」他說著，快速地站起了身，「孩子們喜歡吃鬆餅，明天早餐也需要巧克力牛奶不是嗎？」

「我陪你去吧？」

「你不方便，不用了。」

他穿上大衣，拿好錢包，和客廳裡的孩子們說了再見後就要離開，雲雀恭彌蹦蹦跳跳地跑過來說要跟，阿諾德彎身將他抱起，緩緩走出了門。

喬特目送著他的背影，嘴角勾起了溫暖的微笑。

*

阿諾德牽著雲雀恭彌的手在鎮上的便利商店下車。

一大一小兩個身影進入了店內，雲雀恭彌跑去糖果區蹲著，阿諾德拿了瓶牛奶和幾本雜誌就去櫃檯排隊結帳，一個熟悉的嗓音傳入耳中。

「可樂一瓶，九十九分。」

聽見那低沉的嗓音，阿諾德愣愣地抬起了頭。

只見那個有著捲鬢角的男人正穿著便利商店店員的衣服，站在櫃台替客人結帳，阿諾德將牛奶和雜誌放上櫃台，惡狠狠地瞪著他。

「你在這裡做什麼？」他冷聲問，那男人看了他一眼，低笑。

「你先別急，我還有工作要忙。」他從一個年輕少女手中接過一元紙鈔，點頭，「收您十元，請稍等。」

「你不能把我送回去……」阿諾德向後望了眼還在糖果區看零食的雲雀恭彌，壓低了聲音，「你不能隨便來來去去摧毀別人的人生……！」

「找您九元一分。」男人倒也不理阿諾德，從收銀機內拿出了數張紙鈔，放到少女的面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元，和一分。」

那少女愣愣地看著他，沒有說話。

男人面帶招牌微笑向少女點了點頭。

「有任何問題嗎？」

少女匆忙搖了搖頭，抓起桌上的錢和可樂，轉身急忙衝出了便利商店，男人撐著頭，對少女遠去的背影露出一抹意味深長的微笑。

「看吧。」他這才轉向阿諾德，「人格只值九塊錢。」

男人一面說著，一面從上衣口袋掏出一本記事本，在上頭寫下了些什麼東西，阿諾德伸手揪住了那男人的領子，臉部表情因憤怒而扭曲。

「——我不會回去的。」

「呵……」男人發出一聲冷冷的輕笑，闔上了記事本，「當我們說『體驗看看』的時候，就表示那並不是永久的，不是嗎？阿諾德。」

「那個世界什麼都沒有……！」阿諾德緊咬著牙，惡狠狠地道，男人笑了。

「看來你已經都想透了。」他抓住阿諾德的手腕，聳了聳肩，「不過很可惜，就算你想留下來，這個世界也不是永久的……我這麼比方吧，它只是一種精品店的櫥窗設計而已，時間一到，還是得被拆掉。」

「你是什麼意思……？」

「意思是，這裡只是『我們』為了獎勵你而創造出的短暫實境，你終究還是要回到現實世界去。」男人漆黑的瞳子直勾勾地注視那雙徬徨的冰藍色眼睛，愉悅地低笑起來，「送了你有時效性的聖誕禮物，還真是抱歉。」

「我還有孩子……！」阿諾德激動地低吼，眼眶泛起了紅，「你要我的孩子怎麼辦？他們不是隨意任你玩弄的物品……！」

「很可惜，但這就是現實。」

「——媽媽。」

阿諾德動手就要揮拳，雲雀恭彌伸手拉住了他的褲管。

那銀髮男人回過頭來，看著那黑髮男孩站在自己的腳邊，手中抱著一盒巧克力，用擔憂的眼神注視著他。

「媽媽在哭……？」

阿諾德緩緩地鬆開了揪住男人衣領的手。

他彎下身，伸手摸了摸雲雀的頭，嘴角硬是牽起一抹微笑，搖頭。

「沒有這回事。」他柔聲問，「你想買巧克力？」

「嗯。」雲雀恭彌點了點頭，靦腆地微笑，「要和爸爸媽媽一起吃。」

阿諾德感到自己的喉嚨梗住了，他難過地點點頭，將雲雀恭彌抱起來，讓他能把那盒巧克力放上櫃台，然而當他再站起身時，櫃台前的店員早已經不是同一個人，那個捲鬢角的男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相貌普通，身材稍稍臃腫了些的中年女店員，她像是方才什麼也沒發生一樣，拿起放在櫃台上的牛奶和雜誌很自然地一一結帳，對眼前疑似父子的客人露出禮貌的微笑。

阿諾德再也沒有說什麼，他側頭看著雲雀恭彌天真的小臉，閉上了眼睛。

*

回家時，喬特坐在客廳沙發上等他。

澤田綱吉看見雲雀恭彌手中抱著巧克力罐，興奮地跑過來，雲雀一腳粗魯地把他踢開，緊抱著巧克力縮起身子，喬特笑著勸他們好好相處，雲雀這才一臉不情願地打開巧克力罐和澤田綱吉分享，阿諾德將牛奶放入冰箱，報章雜誌放上桌，喬特拄著拐杖走過去，替他脫下了大衣，阿諾德回頭望著他，喬特微笑起來。

「怎麼了？」他柔聲問，阿諾德低下頭。

「哄孩子們睡著後，我有話要告訴你。」

喬特點點頭，彷彿是理解他的心情似地，他拄著拐杖回頭，把兩個打打鬧鬧的孩子催上樓去睡覺，阿諾德上前去扶他上樓，兩個孩子蹦蹦跳跳地跑上樓去，阿諾德在浴室裡幫孩子們洗澡時，喬特便回房去休息，阿諾德彎著身替兩個孩子們拉上被子，各在他們額上落下了輕輕的吻。

「晚安媽媽。」

「媽媽晚安。」

「晚安。」阿諾德輕聲道，注視著兩個孩子們稚嫩的臉龐，他站起身，替他們關上了燈，走出房門前回頭再次望了他們一眼。

疼痛從胸口逐漸漫開，他緊緊抓著門框，蹙起眉，用唇型說了聲「再見」。

回到房內時，喬特正躺在床上看書。

阿諾德反手帶上了門，緩緩朝喬特走過去，在床邊坐下，喬特挪了個位置給他，他們在暈黃的燈光中注視著彼此，察覺到愛人眼神裡不易察覺的一絲痛苦，喬特握住了那銀髮人兒的手，擔憂地蹙起眉。

「發生什麼事了？」

「我可能要離開了，喬特。」阿諾德緩緩地道，低頭，「離開你們，回去當華爾街證券公司的執行長，過著每天只能在鈔票裡打滾的生活……」

「你遇到那個男人了？」

阿諾德沒有回話，點點頭。

喬特讀出他眼裡的失望，他拍了拍阿諾德的背，而後將他攬進懷中。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阿諾德……」

「你什麼也不用說。」阿諾德輕聲道，揪緊了喬特的衣襟，痛苦地閉上了雙眼，「但是

答應我，你一定要記得現在的我……」

「我答應你。」

「我不能保證回去後還能維持現在的樣子，遇到的一定也不是現在的你……喬特。」他頓了頓，深吸了一口氣，「十年過去……我們都變了。」

「我知道。」喬特緩緩地道，雙眉悲傷地蹙起，「那邊的喬特・彭哥列是在沒有你的狀況下度過了十年，過著我怎麼也不敢想像的生活……」

「那時候拋下了你，對不起……」

「你不用道歉，阿諾德。」喬特緊抱著懷裡的銀髮人兒，柔聲安慰，「能夠和你再次相遇我真的很高興，就算走上不同的路，你也還是我深愛的你。」

「那，那邊的喬特還會愛著我嗎？」

「我不能跟你保證，抱歉。」喬特苦笑著回答，眼眶有些泛紅，「但是也不是不無可能，畢竟我們曾經那麼相愛過，不是嗎？」

「不是曾經……」阿諾德緩緩地道，在喬特的懷裡閉上眼，淚水順著眼角靜靜地滑落，「現在也還愛著你……喬特。」

喬特在沉默之中注視著懷裡的銀髮人兒，微笑。

他低下頭，親吻著阿諾德的髮旋，平靜地流下了眼淚。

「我也愛著你，阿諾德。」他用沙啞的嗓音輕聲道，笑了出聲，「無論在哪裡，身為什麼人，我一定都是愛著你的。」

「你要好好照顧孩子們……」

「我會的……」

「好好追逐自己的夢想……」

「嗯。」

「還有，絕對不准再去賭場了。」

喬特輕輕笑起來，點頭。

「我答應你，阿諾德。」他用暖暖的嗓音溫柔地道，「我答應你。」

阿諾德在喬特的懷裡微笑起來，淚水不停從他眼角滑落，他在喬特溫暖的懷抱中，意識逐漸模糊了，朦朧之中他想起很久很久以前，他還只有十幾歲的時候，在西西里島的海岸邊，他第一次認識了喬特・彭哥列。

那天是初春的一個午後，海浪捲來了鹹鹹的風，他看見那個金髮少年提著一只皮箱，他向自己揮了揮手，臉上的笑容暖暖的，一如那天的陽光。

*

陽光灑落在鬆軟的棉被上。

鬧鐘嗶嗶嗶的聲音響起，阿諾德・亞凡席斯緩緩睜開了眼睛，翻身熟練地按掉了鬧鐘，他的手臂垂到了床面，KING SIZE 的高級記憶床墊上只有自己一人。

在溫暖的被褥中他睜大了眼，無神的雙眸注視著天花板好一陣子。

而後他側頭，看向床邊的電子鐘。

十二月 25 日，早上七點零二分。

一切就像沒發生過一樣，他又回到了聖誕節的早晨。

他坐起身，空調還開著，沒有小鎮那間房子裡冷得必須互相依偎的空氣，四周是溫暖的，阿諾德嘆了口氣，縮起身子，環抱住雙膝，門鈴聲在此時響起，他摀住自己的臉，直到門鈴響了第三聲，他才不耐煩地跳下床去，穿上脫鞋，開門。

站在門口的，是西蒙・科札特。

他穿著厚外套，蓋住了底下的制服，對阿諾德露出了微笑。

「早安，阿諾德，這是你今天份的報紙。」他將幾份報紙遞到他眼前，禮貌地道，「現在我下班了，不知道能不能邀你去吃個早餐？」

「不，現在不是時候。」阿諾德接過那幾份報紙，淡淡地回答，「謝了。」

不等科札特回答，他轉身關上了門。

他靠在門上，沉默了好一會兒，雙腿癱軟下來，身體沿著門板逐漸下滑，最終坐到了地板上，報紙散落了一地，阿諾德無力地閉上了眼睛。

上午十點，阿諾德照常準時出現在辦公室。

百億美元的交易案算得上相當成功，他在會議室裡和交易人握手簽約，媒體記者照過相後，他緩緩地走回辦公室內，推開門時，戴蒙・斯佩德回過頭來。

「一切順利不是嗎？我親愛的阿諾德。」他側身讓開，露出了擺放在辦公桌上的一款最新平板電腦，「鏘——聖誕節快樂！」

「聖誕快樂。」阿諾德冷漠地回答，反手關上了辦公室的門，走到一旁去拿自己的公事包和大衣，「今天我有事情要辦，先走了。」

「啊？」

「還有，哈佛法學院那邊還有沒有連絡？」

「這、這倒是沒有……」

「是嗎？」阿諾德斂下了睫，轉身，「再見。」

「喂、喂……！」匆忙上前拉住了自家上司的手，斯佩德感到一陣莫名，「難得的聖誕節，這麼沒有情趣也未免太不像你了！我可是準備了禮物啊！看！」

「我看見了。」阿諾德冷冷地道，撥開了他的手，「別碰我。」

說完他轉身就走，留下了愣在原地的戴蒙・斯佩德。

那藍髮男人困惑地搔搔頭，又回頭看向桌上的平板電腦。

「怪了……」他喃喃地道，「難道他討厭蘋果……？」

＊

坐在銀色的法拉利內，阿諾德打了通電話給哈佛法學院，詢問有沒有一個叫喬特・彭哥列的男人，經過幾番轉接，查出來了，確實有這個人，是法學的博士生，但是已經在昨天提前畢業了。

阿諾德進一步問了地址，然後驅車前往喬特的所在處。

現在的喬特住在波士頓一幢大宅中。

他循著地址找過去，格局大約就像里卡爾多的家那樣，阿諾德下了車，獨自一人來到大宅的大門口，守衛用敵意的眼光上下打量著他，說什麼也不肯放行，阿諾德索性翻過圍牆，

自行入侵。

他魯莽的舉動一下就觸動了保全系統。

阿諾德在門邊兩三下擊倒了保全，跑進了屋內，一時之間警鈴大響，保鏢紛紛衝了出來，慌亂地搜索入侵者，阿諾德大步在長廊上奔跑著，推開了每一間他能看到的房門，又引出了更多黑衣保鏢。

直到他撞開一間裝飾最為華麗的房門，床上隱約有人坐起了身，那凌亂的髮型在阿諾德眼裡看來無比地熟悉，他快步跑了過去，正要掀開簾幕的剎那，頸子猛然被人從後方勾住，阿諾德發出一聲悶咳，在短短一瞬間就被壓制在地。

「我抓到他了！」

熟悉的聲音自上方響起，阿諾德忍痛睜開眼，映入眼簾的是里卡爾多的臉。

「幹得好！里卡爾多！」

「少主沒事吧？」

「差一點就被他得逞了，但是少主沒事。」

「太好了！」

「聖誕節一大早的怎麼就有對手來暗殺？」

「把他帶出去！」

「放開我！」阿諾德惡狠狠地道，被里卡爾多壓制的身子不停掙扎，他望向那簾幕裡的影子，咬牙，「喬特——喬特！」

「——放開他。」

簾幕被俐落地撥開。

穿著襯衫的喬特・彭哥列坐在床上，金紅色的雙眸冷冷地瞪視著里卡爾多，那寒冷的語氣讓在場的黑衣人無不一陣發寒，里卡爾多蹙起了眉。

「但是少主，他很有可能是……」

「他不是你的手能碰得起的對象。」喬特・彭哥列淡漠地打斷了里卡爾多的話，「……我再說最後一次，放開他。」

里卡爾多忿忿地咬牙，站起身退後了幾步，阿諾德也因此獲得了自由。

那銀髮人兒喘著氣，有些茫然地望向眼前的金髮男人，感到一股強烈的陌生感——他所認識的喬特，並不是有著這樣冷漠語氣的男人。

「你倒是終於來了，阿諾德。」喬特由上而下俯視著他，嘴角滑開一抹自嘲的冷笑，斂下睫，緩緩別開了頭，「挑在聖誕節這一天，我不明白你在想什麼。」

阿諾德愣愣地注視著他，不知道自己該如何開口。

喬特閉上雙眼，沉默了好一陣子。

「昨天是平安夜，我只是突然有點懷舊。」他淡淡地道，冷漠的語氣裡有幾分不易察覺的痛苦，「突然打電話給你，很抱歉，現在已經沒事了。」

「是……這樣嗎……」阿諾德緩緩地道，感到喉嚨像是被什麼哽著，他低下頭，胸口漫開一陣痛楚，「……我知道了。」

「明天我就會回去西西里，所以你不用再來找我了。」喬特補上一句，他頓了一會兒，又像是想起了什麼，發出一聲冷笑，「……我們本來可以很不同的。」

阿諾德抬起了頭，望向喬特的臉。

那金髮男人望向窗外，看著外頭的陽光，神情似是有些感嘆。

「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們原本可以擁有的不同人生……如果你那年沒有去德國的話。」他哼笑了一聲，語氣帶著幾分自嘲，「但是現在都結束了，阿諾德。」他閉上眼，苦笑，「請你出去，讓我好好回味那個夢吧。」

阿諾德沒有動作，幾個黑衣人上前粗暴地抓住了他，阿諾德奮力抵抗，里卡爾多動手狠狠揍他一拳，阿諾德撇頭閃過，那一拳扎實地打在阿諾德身後的黑衣人臉上，那銀髮男人抓

住機會，一腳踹上里卡爾多的腹部。

伴隨著一聲悶哼，里卡爾多向後退了幾步，撞上喬特的床鋪，喬特有些不耐煩地從床上站起身，拿起了床頭的手槍，上膛，指向阿諾德的腦門。

「你到底要想怎麼樣？」他冷冷地問，阿諾德紅了眼眶。

「……最喜歡……爸爸媽媽了，恭彌他。」他低下頭，緩緩地說出這番話，喬特瞪大了雙眼，阿諾德痛苦地咬緊了下唇，「還有綱吉……雖然一天到晚都在哭，也很常和恭彌吵架，但是是個很可愛的孩子，他的笑容……跟你很像。」

「阿諾德，你……！」

「——你是個公益律師，賺的錢不多，但是你很快樂……！」阿諾德閉上了眼，隨著情緒的激動，他的呼吸急促起來，「而我——同時身為模特兒、在人妖酒吧打工，還家庭代工織毛線娃娃，但那都是我自己想做的事！雖然日子過得很窮但是我們還是很快樂！你從不會束縛我這是我最喜歡你的一點！也許這都只是我的一場夢、也許沒有彼此我們的生活會過得更好但是沒有你的未來——我寧願不要！」阿諾德喘著氣，一口氣說完了這些話，他感到自己的淚水滑落了眼眶，「喬特……你聽懂了嗎？我寧願選擇我們……。」

喬特愣愣地看著他，放下了手裡的槍。

「你也做了那個夢……」他喃喃地道，金紅色的雙眼注視著阿諾德，「所以……你在夢裡跟我說的話，都是真的嗎……？那個你和我分手的理由……」

阿諾德閉上雙眼，點了點頭。

喬特・彭哥列的表情一陣扭曲，他發出一串氣音，眼眶泛起了紅。

「你這個笨蛋……！」他大步走了過去，將阿諾德緊緊抱進懷裡，「那個人是我啊……！你以為是跟別人上了床！那個人是我啊！」

阿諾德愣愣地瞪大了雙眼。

「是你……？」

「我去德國找你，誰知道你喝得爛醉，等隔天早上我醒來的時候你已經跑掉了，然後馬上就打電話來要跟我分手，連個理由都不給我——你怎麼會笨成這樣！」喬特哽咽著低吼，抱著懷裡銀髮人兒的雙手又激動地收緊了些，「我的天……我到底是為了什麼錯過了你十年……」

「那個人是你——你為什麼不早說！」

「你哪有給我說的機會啊！」

「我到底是為了什麼才跟你分手！」

「我怎麼會知道你笨成這個樣子——唔！」

迎面挨了一記重重的頭錘，喬特摀住發疼的額，彎下身，周遭立即響起手槍上膛的聲音，喬特抬手比了個手勢，示意周遭的部下放下槍。

「你變了，阿諾德……」他站起身，眼前的銀髮男人卻發出一聲冷笑。

「你根本沒資格說我。」

喬特微笑起來。

他的笑容讓里卡爾多等人愣住了，自他們被下達保護少主的命令起，他們所知道的喬特・彭哥列一直是一個總是冷著臉、不大愛說話、脾氣也不是很好、卻很受女人歡迎的天才精英，看見他笑得這麼溫暖的樣子，還是第一次。

里卡爾多想起了很多年以前，他第一次在家族裡見到的喬特・彭哥列的時候，那時候的喬特，總是掛著和現在一樣溫暖的笑容。

阿諾德望著他的笑，神情柔和了起來。

他伸出雙手，抱住了眼前的金髮男人，將頭埋入他的肩膀，喬特亦緊緊地抱著他，淚水逐漸滲出了泛紅的眼眶。

他什麼也沒有說，但阿諾德知道，這一刻的沉默對他是最好的。

*

三個月後，美國紐約。

一個穿著簡單卻美麗的女子走在路上，右手臂被伴侶輕輕挽著，她淺色的髮向後梳起，淺黃色的長裙顯露出她的高雅大方。

「你一定得見見他，戴蒙。」那女子嘴角掛著溫雅的微笑，「才二十五歲拿到哈佛法學博士學位，成為我們協會的王牌律師，這樣優秀的人我還是第一次遇見……而且，他還收養了和自己種族不同的孤兒。」

「那真的是……非常有愛心。」走在妻子身旁的戴蒙・斯佩德微笑著道，轉頭偷偷翻了個白眼，「我真的好想見見他……你確定是這裡沒錯？」

在熟悉的高級公寓前停下腳步，斯佩德的臉色有些難看。

「我確定是這裡。」女人微笑道，挽著丈夫的手進入，推開旋轉門，走向守衛所在的櫃檯，「你好，我是來拜訪彭哥列先生的埃琳娜・斯佩德。」

「埃琳娜・斯佩德女士是嗎？」紅髮的守衛溫和地道，「請稍等一下。」

說著，他撥了通電話，大約是撥給那個姓彭哥列的男人，斯佩德聽見守衛向電話的另一端溺愛地笑了一下。

「我是樓下的西蒙叔叔。」他笑道，「爸爸和媽媽在嗎？」

電話另一端隱約傳來一些偏高的嗓音，與紅髮的守衛對談了幾句，而後那男人掛斷了電話，將簽名簿和筆拿出來，遞到埃琳娜的前方。

「請在這裡簽名。」他微笑道，「喬特真的很多朋友呢。」

「是的。」埃琳娜在空格處簽下了自己的名字，笑答，「我是他工作上的同事，他是個善良熱心的人，和大家的關係都很好。」

「他總是這樣。」守衛接過簽名簿，闔上，伸手比向電梯，「請兩位搭左轉搭左棟的電梯，他們住在二十八樓。」

「好的，謝謝。」

聽見左棟二十八樓這個情報，斯佩德的臉色越發鐵青。

埃琳娜牽著他的手繼續往下走，他們搭上了電梯，按下二十八樓，電梯一路向上，卻在十七樓停了下來，一對夫婦有說有笑地走進了電梯內，手上提著一袋物品，看見電梯裡的另一對年輕夫妻時禮貌地點了頭。

「你們也是要去二十八樓？」注意到雙方的目的地相同，那名黑髮男人友善地問，「去找喬特？」

「是的。」埃琳娜微笑回答，「你們也是？」

「我們前幾天去日本，買了很多可愛的小玩具。」一旁的婦人搶著回答，「喬特先生家裡的孩子們很可愛，想要拿去送給他們。」

電梯上升的途中，埃琳娜和另一名婦人有說有笑地聊著天，斯佩德逐漸放下心來，阿諾德已經三個月以來和他只有公事上的聯絡，看來這裡的住戶應該已經換人了。叮的一聲，電梯門打開了，四人魚貫走出了電梯，按下了門鈴。

細小的聲音從門後傳來。

「……恭彌要開門！」

「小心，別用跑的。」

聽見那聲音，斯佩德的臉色一下子刷得慘白。

他才轉身要確認門牌，門就緩緩打開了，他所熟悉的那個銀髮男人抱著一個黑髮東方臉孔的孩子站在他們面前，他的視線在斯佩德的臉上暫留了一會兒。

「歡迎，加百羅涅。」他向另一對夫婦說道，而後看向埃琳娜，「我想妳一定就是喬特口中的埃琳娜小姐。」

「是的。」埃琳娜溫和地微笑，「請問你是喬特的……？」

「死穴，妳可以這麼說。」阿諾德淡淡地回答，讓開了位置讓四人進入，加百羅涅夫婦發出幾聲輕笑，阿諾德招呼他們坐上沙發，「喬特等一下就回來了。」

「今天只有恭彌一個人啊？」

加百羅涅太太柔聲問，阿諾德放下了懷裡的孩子。

那黑髮的男孩手中抱著歪七扭八醜醜的手製布偶，點頭。

「綱吉被喬特帶出去了。」阿諾德代為答道，「要喝些什麼？」

就在身旁幾人答話時，斯佩德難以置信地瞪大眼看著阿諾德，腦中陷入一片混亂，阿諾德從他的大容量冰箱裡拿出各種飲料時，那個小男孩一直跟在他的身邊，扯著他的褲管到處跑，而印象中並不很喜歡小孩的阿諾德竟沒有發飆。

就在那銀髮男人剛將飲料端上桌後，門鈴聲便傳來。

阿諾德腳邊的小孩發出一聲興奮的大叫，朝門口蹦蹦跳跳地衝過去，阿諾德也快步朝門口走去，拉開了大門，一個抱著孩子的金髮男人就微笑著站在門口。

「爸爸——」

「我從拉斯維加斯回來了！恭彌、阿諾……嗚喔！」

小男孩還沒伸出雙手擁抱到自家父親，一個拳頭就迎面朝喬特・彭哥列揍去，他機靈

地向下躲開，拳頭直擊站在他身後里卡爾多的臉。

「哇，親愛的你還是這麼熱情。」喬特放下手上的褐髮男孩，心有餘悸地道，側身晃進了家門，「抱歉了，里卡爾多。」

「歡迎回來，綱吉。」阿諾德低頭對嚇得半死的男孩微笑，然後他收回拳頭，甩了甩手，拍了下眼前男人的肩膀，「抱歉，里卡爾多。」

說完他立即轉身，朝正要逃走的喬特・彭哥列狠狠踢出一腳。

喬特笑著抓住了他的單腳，向後倒下的同時將阿諾德一起拉到地板上，那銀髮男人毫不客氣地坐上他的身，兩手揪住了喬特的領子。

「你還敢跟我嘻皮笑臉的？」他的嘴角滑開一抹冷冷的笑意，「敢把綱吉帶到賭場去，想必你已經做好覺悟了吧？」

「你不是說家族開的就沒問題嗎？」喬特笑吟吟地道，臉上毫無悔意之色，「我只是去交接一下……啊，還順便讓綱吉試了試手氣。」

「你還教綱吉賭博？」

「他的運氣真是我見過史上最差的，你一年份的薪水全被他輸光了。」喬特心情頗好地笑了幾聲，「我們的孩子以後絕對不能進賭場呢。」

「他輸了整整五億美元？」

「但是我賭了場大的，所以又全贏回來了！一切結果等於沒賭，公平！」喬特輕快地道，回頭，「除此之外我沒賭任何一毛錢，你說對吧？里卡爾多。」

「是的，少主。」里卡爾多拿著手帕摀著流血的鼻子，忠實地回答，「但是容我提醒，您好像有客人。」

聞言，喬特稍稍撐起身，視線望向沙發上四個發愣的客人。

他高興地笑了起來。

「嗨！恩佐，你們從日本回來啦！」喬特一面起身，一面將阿諾德從地上扶起，打了聲招呼，然後將視線移到埃琳娜身上，他微笑道，「還有埃琳娜小姐……啊，想必旁邊這位就是斯佩德先生？」

「啊、是的……」埃琳娜愣愣地道，視線望向了阿諾德，「請問那位是你的……」

「愛妻。」他笑著道，笑裡多少有幾分驕傲，喬特伸手將身旁的銀髮人兒攬入懷裡，解釋，「我和阿諾德去年年底登記結婚，在康乃狄克州。」

「什麼——！」

戴蒙・斯佩德首先站起身。

室內一行人的目光瞬即集中到他身上。

「有什麼問題嗎？斯佩德先生。」喬特微笑著問，但那燦爛的笑容卻只讓斯佩德感到一股沒來由的醋勁突然湧上。

「當然有問題！我是說……我竟然從來不知道你結婚的消息！」他向著阿諾德大聲嚷道，「我的老天！我可是一直在你身邊啊！」

「不好意思，我們熟嗎？」喬特困惑地道，阿諾德微笑起來。

「他說的是我。」他輕聲道，「斯佩德是我的秘書。」

「你的秘書？」喬特愣愣地看向身旁的銀髮人兒，「他是你的秘書？」

「戴蒙是你的秘書？」埃琳娜也詫異地站起了身，「那麼，你就是阿諾德・亞凡席斯先生？戴蒙，剛才你為什麼沒說呢？」

「這……！」

戴蒙・斯佩德有些慌亂地低下了頭，沒有回話，喬特稍稍瞇起了眼。

「沒關係，現在反正知道了。」喬特溫和地說著，意味深長地看了身旁的阿諾德一眼，而後他轉身抱起一直扯著自己褲管的雲雀恭彌，轉移了話題，「恭彌、爸爸好想你！坐爸爸腿上一起聊天好嗎？」

「不要。」雲雀恭彌噘著嘴搖搖頭，「恭彌討厭一群一群的。」

「你們去慢慢聊吧。」從喬特手中抱回了雲雀恭彌，阿諾德牽著澤田綱吉的手，將走路還一拐一拐的褐髮小男孩帶到喬特身旁，「我去拿甜點。」

「嗯、麻煩你了。」

牽著澤田綱吉的小手，喬特微笑著道，傾身在阿諾德的頰側著下一個吻，後他彎身抱起那還在咬手指的褐髮男孩，往沙發邊走去，加入了四名客人的談話，阿諾德聽著身後的主客聊著關於孩子的話題，他微笑起來，轉身，抱著雲雀恭彌緩步晃往廚房，將雲雀放下來。

喬特的個性和那另一個世界的喬特還是有些不同。

他經歷了大約十年的黑手黨時光，偶爾還是會有點狡猾，但他的作法還是挺溫柔，像是他認識了阿諾德先前所有的砲友，與其把他們揪出來用黑手黨的方式一一處理掉，喬特和他們每個人都成為了朋友。

他不曾束縛阿諾德做他想做的事，不曾認為他是錯的，更不曾試圖導正他。

現在，喬特也正拋下黑手黨下一任當家的身分，朝著理想逐步邁進。

想起了在夢境清醒之前，那個世界的喬特在離別時曾說過的話，阿諾德的嘴角不禁勾起了淺淺的笑意，他彎身從冰箱裡拿出昨晚做好的巧克力蛋糕，回頭對眼睛睜得大大的雲雀恭

彌露出了微笑。

「媽媽把蛋糕拿去給爸爸，恭彌在這等一下好嗎？」

那黑髮男孩聞言搖搖頭，從高高的椅子上爬了下來，他抓著縫得醜不拉機的玩偶，上前抓住了阿諾德的褲管。

「恭彌也要去。」

阿諾德微笑起來，他彎下身，牽起雲雀恭彌的手。

小小的掌心暖暖的，一如春天的陽光。

（完）

初空雲

亞瓦隆的渡船人

亞瓦隆的渡船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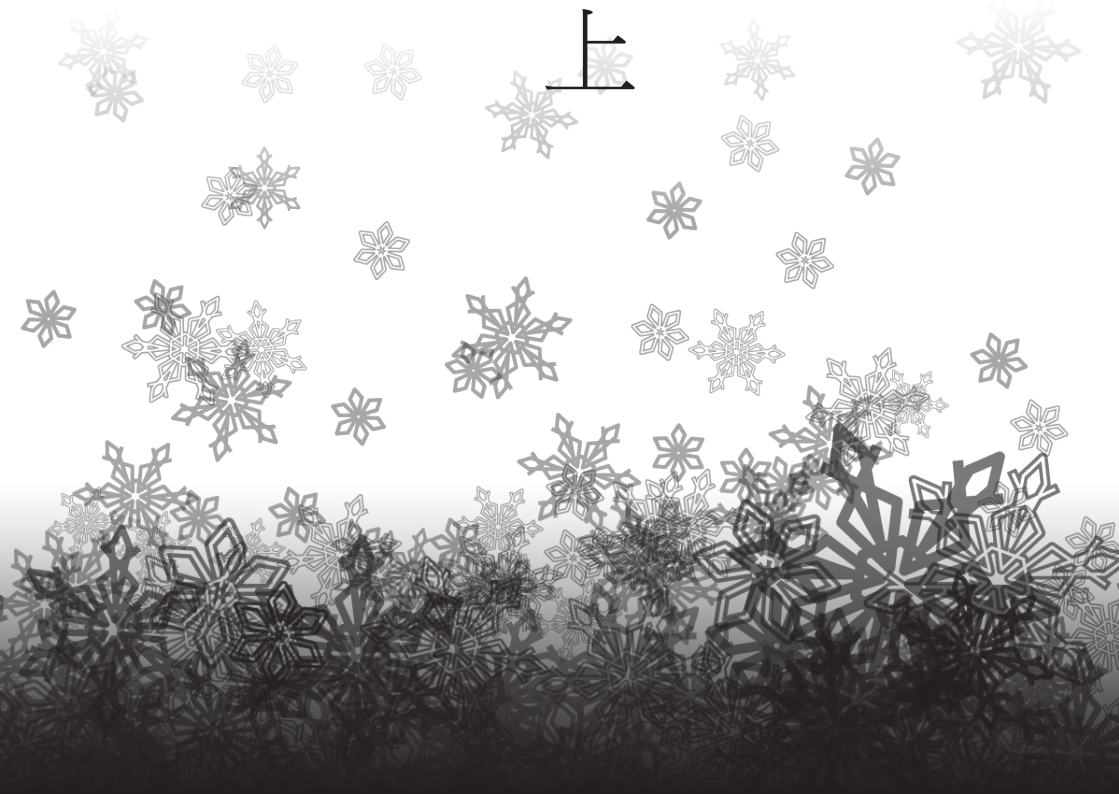
2014年2月～6月

不知道我對SM設定的喜好是哪來的，不過我的確還滿好這口的。

《亞瓦隆的渡船人》在寫完後立即就成為了黑歷史，因為從這個時候起我開始發現自己筆下的初空雲不管怎麼寫都一成不變。阿諾德永遠會變成間諜角色，喬特也永遠會變成黑道首領角色，寫著寫著就對自己很絕望了，這篇文大概就是抱著一種自暴自棄的心情寫下來的w

錮囚散華

上



第一章—調教

我第一次與艾莉卡相遇，是在多年前一個暴雨的初秋午後。

那天天很冷，途經御徒町的我忘了帶傘，頂著突如其來的滂沱大雨，匆匆忙忙躲進街角的咖啡廳屋簷下，然後，我的視線被倏忽間被吸引了，或許是外國人深邃的五官使她看起來比周遭的日本女人還要更顯眼一些，我注意到了她，隔著玻璃窗坐在我身後那方咖啡桌邊的艾莉卡，當時的她帶著紅色粗框眼鏡，咬著吸管的嘴角正下垂，沒有經過特別修整的毛燥紅髮自然地披在背後與胸前，她的眼皮垂下，眼角有幾條不太明顯的魚尾紋，慵懶的視線有意無意地注視著筆記型電腦的鍵盤，她並不是特別出色的女人，但我被她深深吸引著。

似乎是注意到我的視線，艾莉卡回過頭來，與我對望了一眼。

我感到心裡有些不安，卻看見玻璃窗上朦朧映出了我暗暗欣喜的表情，口中吐出的陣陣白煙模糊了窗面，艾莉卡很快移開了視線，但她手指的動作透露出了她須臾的慌亂，我知道那代表什麼，我知道我們是同一種人。

這股想法驅使我邁開腳步，跨過溼透的踏墊，握住老舊樣式的金屬門把，走進那間咖啡廳，當時我確信地知道，這個決定將促成日後現在的我們。

也是這個決定，讓艾莉卡如同過去諸多女人一般，走入了我的密室。

這是小說家雲雀初弄哭他第四個編輯。

上一任編輯是個性感窈窕的妙齡女子，初被分配到這個工作時她是滿腹怨念，但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她似乎不再那麼討厭這份工作了，甚至來往老師家中的次數也漸漸頻繁，她開始更加注重自己的儀容打扮，彷彿是戀愛中的少女，但那天晚上，她喝得爛醉回到自己的家中，又吐，又大哭，她打遍了手機裡所有能訴苦的對象，把雲雀初這個暢銷小說家狠狠臭罵了一頓。

當然有著老頑固稱號的雲雀初也不是好惹的對象，那一晚他立即就打電話到編輯部，說他要換一個公私分明、成熟穩重的新編輯，最好是外國貨，又聽得懂日本話的，如果聽不懂日本話，至少也要懂人話。

聽說，前三任編輯也是被這個理由換掉的。

雲雀初這個小說家是出了名的好色，雖不知來源是哪裡，但「人慾」月刊雜誌編輯部總是有這個傳言：若在雲雀老師家中找不到他，去夜晚的紅燈區看兩眼就會馬上找到他。因此，為討好這個老頑固，編輯部總是奉上美女去擔任雲雀初的責任編輯，現在那個老頭是出名的大作家，他的書被翻成英文賣到國外去，還在英美各大報紙上獲得相當好的評價，出版

社當然不可能放手這棵搖錢樹。

因此，擔任雲雀初第五任責任編輯的苦差事，就落到了埃琳娜的頭上。

她是丸山出版社少有的幾個外國雇員之一，她有著姣好出眾的臉蛋，一頭閃耀的金色長捲髮，和認真能幹的好個性，由於長期留在日本，日語也說得好，重要的是，她有一個正在熱戀中的男朋友，公私絕對可以劃得分明，綜上所述，埃琳娜是丸山出版社找遍上下，完全符合雲雀初條件的唯一一人。

因此，原本負責文藝部門的埃琳娜立即就被調職，成為了官能小說月刊雜誌「人慾」編輯部的新人，她花了整整兩個星期，讀完了雲雀初先前出版的作品，書中尺度的確都相當大，氛圍相當黑暗冷酷，但與其說是煽情的官能小說，不如說是剖析人性黑暗面的文學作品，在她看來，這些小說確實有暢銷的價值。

在擔任雲雀初的責任編輯整整三個星期間，那個頑固的老人只與他通過電話，就連草稿和初稿也是透過電子郵件，埃琳娜其實也覺得這樣挺好，耳聞過自己新擔當作家的惡名，她希望雙方最好都不要見面，但隨著截稿日期逐漸逼近，雲雀初的進度嚴重落後，她終得還是循著地址去雲雀初老師本人家中親自催稿。

在這之前，編輯長給她看過老師的照片，照片裡的雲雀初穿著和服、戴著帽子和墨鏡，

留了一臉花白的鬍子，膚色偏黑，看來是個難搞的老人。

看見這副模樣，埃琳娜總算多少有些明白，為什麼私下有人給了他二代團鬼六的封號，尤其關於他私生活的傳聞又比起情色小說大師團鬼六要更上一層。

「順便提醒你，他有潔癖，進他屋裡要很小心。」編輯長好意提醒，「還有，他本人很少會和你見面，你要小心別被那個傳話人看上。」

關於傳話人的事情，埃琳娜從前幾任編輯口中聽過一點。

有人說是惡魔、有人說是渾蛋、有人說是邪神，不過不置可否的一點是，那個人似乎有著一張天使的臉孔，只是一旦扯上雲雀初這個名字，所有事物的本質彷彿都會腐爛敗壞一樣，埃琳娜循著地址，抵達了傳聞中的雲雀家。

只是，第一次看見這房子，任誰都會覺得奇怪。

就像是從中間被輾成兩半一樣，房子的前後模樣完全不同，面對街道的那一頭是體面漂亮的洋房，面對後院的一端卻是日式木造平房。

她禁不住想起，在新連載的小說《錮囚散華》中，身為傳統日本人的男主角看上了身為外國人的女主角，就如同身為傳統日本老人的雲雀初，卻指名了身為外國人的自己擔任責任編輯一樣，現實與官能小說的劇情一下子產生結合，埃琳娜心裡恐懼起來，但對工作的使命

感和責任感促使她繼續往前走，經過信箱前時她一度希望稿子就放在裡面，然而她還是按下了門鈴。

『誰？』

對講機的另一頭傳出了聲音。

「我是丸山出版社的埃琳娜。」埃琳娜按捺下自己的緊張，向著對講機冷靜而清楚地說道，「我來詢問老師稿子的進度如何？」

『進來。』

話才說完，對講機另一頭就斷了通訊，大門也在隨後開了鎖。

埃琳娜推開門，走進了那被打理得相當整齊的院子，她看著眼前漂亮的大宅，轉身關上大門，走過石磚砌成的小道，踏上階梯，外頭的前陽臺上，兩張舒服的躺椅被擺在咖啡桌邊，可以看得出雲雀初是個相當注重生活品味的人。

玄關的門被打開了。

原以為會是照片上的和服老人雲雀初前來迎接，然而站在門口的卻是穿著休閒褲和襯衫的青年，他的腳上穿著素色的室內拖，一頭銀色的短髮率性地隨風飄揚，冰藍色的瞳孔和白皙的皮膚透露出了他的外國血統。

「喔……真的來了個外國貨。」

那青年傲慢地低哼一聲，上下打量著埃琳娜的裝束：「妳，穿著裙裝呢。」

「是的。」埃琳娜禮貌地回答，「請問有任何不妥的地方嗎？」

「沒有，只是聽說要和雲雀初見面，責任編輯通常會穿著褲裝。」那青年淡淡地道，彎腰放下一雙室內拖，「我從編輯部那裡聽說，你有男朋友。」

「是的。」埃琳娜點點頭，眼見青年轉身走入室內，她穿上室內拖，向前跟上青年的步伐，轉身時帶上了門。

「往右轉就上鎖了。」那青年提醒，埃琳娜點點頭，鎖上了門，回頭看見青年早就已經離開玄關，在一扇門前等她，埃琳娜連忙快步跟過去。

原以為會進入什麼密室，但映入眼簾的只是佈置典雅大方的客廳。

寬大的落地窗讓溫和的日光照亮了午後的客廳，一切布置都以簡單為主，擺設物或有深有淺色，但最多的是白色，角落的邊桌上擺了一盆水仙，四處被打理得相當整潔，是個相當舒服的環境，那青年比了個手勢示意她自己找位置坐下。

「你想喝什麼？茶、咖啡？」青年搖了搖手中的兩個白色馬克杯，問。

「茶是什麼茶？」

「紅茶、綠茶、烏龍茶、香草茶、蘋果茶……你想得到的都有。」

埃琳娜不禁微笑起來，青年的語氣並不輕浮、也沒有任何討好的意思，他的面無表情卻也沒有透露出任何怒火或不滿，這讓埃琳娜心裡的不安解除了不少。

「那麼，請給我蘋果茶。」她溫和地回答，青年點了點頭。

埃琳娜一面環望著這令人感到舒適的空間，一面在鬆軟的沙發上坐了下來，坐下時陷入椅墊的感覺讓她感到相當新鮮，一會兒，青年拿著兩杯茶走了回來，將其中一杯遞給埃琳娜，她溫和地道了謝，啜了一小口。

「是Celestial的茶包？」她問，青年側頭看向她。

「妳知道？」

「我在家鄉常喝。」埃琳娜微笑起來，「你也喜歡這個品牌嗎？」

「不，只是超市剛好在特價。」青年淡淡地回答，在另一張單人沙發上坐了下來，清瘦的身軀陷入了鬆軟的椅墊內，青年喝了一口茶，問，「所以，你的男朋友和你感情好嗎？」

埃琳娜愣愣地抬起頭。

「我不認為我們應該談這個。」

「在雲雀初的工作準則中，這被視為必要知道的情報。」青年淡然地回答，「從你的裝

扮、禮節和談吐來看，大約已經掌握百分之六十，你或許是個能夠勝任這份工作的好編輯，但是接下來要你回答的問題才更有決定性。」

聽見青年一連串的回答，埃琳娜錯愕地眨了眨眼。

她猶豫了一會兒，點點頭。

「我知道了。」她稍稍有些為難地蹙起眉，「我和我的男朋友交往已經三年，至今我們每周至少會見面一次，感情還算是不錯。」

「你交過幾任男朋友？」

「一個，就是現在的這位，我們從大學起就開始交往，他是我的初戀。」

「你的男朋友交過幾任？」

「這……」埃琳娜不確定這是否算是一種羞辱，她的臉頰因羞赧而泛起了紅，「我聽說我是第二任，但我相信他是個相當鍾情的男人。」

「那你認為，你或他因為出軌而分手的可能性是多少？」

埃琳娜嘆了口氣，閉上眼。

她花了幾秒鐘調整自己的情緒，而後她看向眼前神色淡然的青年。

「先生，我認為這些問題實在是太失禮了。」她字句清楚地道，好看的眉因惱怒而微微

蹙起，「請讓我知道這些問題的必要性是什麼。」

沙發上的青年露出了淺淺的微笑。

「我很欣賞你，埃琳娜小姐。」那青年禮貌地回答，「抱歉剛才出了許多失禮的提問，我想你大概有耳聞，雲雀初在丸山出版社的編輯已經換過四任，期間這四任都是女性，大部分單身未婚，而且很不幸地，她們都喜歡上我了。」

「你是說，她們因此變得公私不分嗎？」埃琳娜試著問，青年微笑起來。

「你相當聰明，埃琳娜小姐，到目前為止你是高分合格的。」他閉上眼，喝了一口茶，「我沒有接受她們任何一個人，甚至可以說道別的場面相當不愉快，這樣你或許就可以知道，那些不利於我的傳言是怎麼來的。」

「原來是這樣。」埃琳娜點頭，啜了一口茶，心裡卻對青年的說詞幾分保留，「所以，你才提出那些問題，確保我不會愛上你，是嗎？」

「確實如……」

——嘟嚕嚕嚕嚕嚕……

突如其來的電話鈴聲打斷了兩人的交談，埃琳娜漲紅了臉，連聲道歉，從包包裡拿出了手機，來電顯示是自己的男友。

「很抱歉，是我的男友打來的。」

「接，或許是要緊的事。」

埃琳娜點頭道了聲謝，站起身，按下了通話鍵，轉身就要走到門外迴避。

『埃琳娜？』電話另一頭焦急的嗓音傳來，『我剛才打電話到妳公司去，妳被調到官能小說部門的事是真的嗎？為什麼不告訴我？』

「戴蒙，我現在正在工作。」埃琳娜壓低聲音道，卻猛然聽見後方傳來一陣嗆到的咳嗽聲，她回頭，恰巧對上了青年吃驚的眼神，埃琳娜疑惑地握住了門把。

『妳在工作？是在官能小說家的家裡嗎？那些人都是變態，埃琳娜，你很有可能會被做出任何事！』那嗓音焦急地接著道，『把妳的位置告訴我，我現在馬上就去妳那邊，我發誓絕不干擾你的工作，只是要確保妳的安全。』

「你太大驚小怪了，戴蒙，我現在很安全。」埃琳娜急忙解釋，她扭開門把，正要走出客廳，手機卻突然從後方被抽走。

埃琳娜吃驚地回頭，看見那青年手中拿著自己的手機。

「是我。」那青年以冷冷的嗓音不耐煩地道，「埃琳娜現在在我這。」

男友與這初次見面的青年認識的可能性猛然迸出腦海，埃琳娜愣住了。

戴蒙・斯佩德吃驚的大叫聲從手機另一端傳來。

『阿諾……』

「——如果你擔心她可以到我家來，但不保證我會開門歡迎你。」那青年淡然地打斷了斯佩德的話，低頭看了眼手錶，「我只等到六點。」

按下結束通話鍵，青年淡淡地回過頭，將手機丟還給埃琳娜。

「請、請問你和戴蒙是……」

「我是有聽說他的女朋友叫埃琳娜，但是沒想到會是我的編輯。」那青年淡淡地道，走回沙發前，捧著馬克杯再次窩進沙發中，神色平淡地喝了口蘋果茶。

「你的編輯……？」

「既然你是斯佩德的女朋友，我就不打算隱瞞了。」那青年平靜地道，冰藍色的眸子瞟向了埃琳娜，「我叫做阿諾德・亞凡席斯。」

「阿諾德……啊、你是戴蒙常常提到的那位——」

「青梅竹馬，勉強算是。」阿諾德接了她的話，「而且，我就是雲雀初本人。」

「好吧……這倒是……」埃琳娜笑著搖搖頭，將手機放回包包裡，坐回沙發上，「那麼，編輯長拿給我的那張雲雀初的照片，究竟是怎麼回事？」

「也是本人。」阿諾德平淡地吐實，「只是變了裝。」

「然後你以平時的樣子和編輯見面的時候，就以傳話人自居？」

「變裝是件很麻煩的事。」阿諾德蹙了下眉，「能免則免。」

「喔……」埃琳娜微笑起來，初來時的緊張感已完全一掃而空，「你從來沒告訴過其他編輯你就是雲雀初本人嗎？」

「讓她們每次過來都保持緊張感，可以減少她們來這裡的慾望。」阿諾德不滿地答道，晃了晃手中的蘋果茶，「……可惜總是失敗。」

「所以你最後告訴她們了？」

「不可能。」阿諾德很快地否決，「我從出道起就是用那副模樣，取材也是，總之，那張臉成功騙過編輯長和出版社以後，就只有繼續騙下去了。」

「原來如此。」埃琳娜想了一會兒，又問，「可以問問你變裝的理由嗎？」

「不想讓人知道我是官能小說家。」阿諾德說著，有些不滿地蹙了下眉，「很可惜，斯佩德那個害蟲還是知道了。」

「我倒想起了，戴蒙老說你是……」

「性冷感。」阿諾德冷冷地接了話，「是問為什麼我會寫官能小說吧？」

「不，我看過老師你全部的作品了。」埃琳娜溫和地微笑起來，「與其說是官能小說，不如說是……」說著，她打住了話，似是覺得有些難以脫口而出，只靦腆地笑了笑，「……總之，我覺得相當有深度。」

阿諾德沉默了一段時間沒有回話，只是靜靜地喝著茶，埃琳娜察覺到氣氛有些尷尬，但早就從男友口中聽說過阿諾德・亞凡席斯是個沉默不多話的人，一會兒，阿諾德放下馬克杯，從口袋裡掏出一個隨身碟。

「這是這次稿子的檔案。」他淡淡地道，將隨身碟扔到埃琳娜腿上，「妳是來要這個的吧，我已經寫完了。」

「啊……謝謝。」埃琳娜拿起隨身碟，望向沙發上的銀髮青年，「既然如此，用電子郵件的話……」

「早晚反正都得和編輯見面，我是為了引你過來才不交稿的。」阿諾德誠實地回答，他單手靠在沙發上，撐著頭，「再說，這次的連載我已經提前寫完了，完結篇也已經放在隨身碟裡，是時候該和編輯討論下一部作品了。」

「關於這個，老師有什麼想法嗎？」

「沒有。」阿諾德坦承，「完全沒有。」

——嘟嘟。

突如其來的聲響打斷了兩人的話題，埃琳娜四顧尋找聲音的來源，就見阿諾德站起身，接起了牆壁上的電話。

「誰？」

『是我，來接我的埃琳娜了，開個門吧。』

戴蒙・斯佩德的聲音從話筒另一端傳來，阿諾德掛下電話，按下了開鎖按鈕，透過窗戶，埃琳娜看見自己的男友推開外頭的大門走進了院子。

但他的身邊還跟著另一個男人。

埃琳娜疑惑地瞇起了眼，阿諾德在經過窗邊時也注意到了，他瞪視著院子裡那個陌生的金髮男人，咬牙，握緊了拳頭。

「那個渾蛋竟敢帶別人進來……！」

他忿忿地拋下這句話，轉身衝出了客廳，察覺到青年可能會對男友做出什麼不利的事，埃琳娜也匆匆追出了客廳，但她的腳程慢了許多，才剛跑到走廊上，就見站在玄關的阿諾德已經拉開了大門。

戴蒙・斯佩德笑瞇瞇地站在門口。

「午安，我親愛的阿諾……嗚喔！」

及時低頭閃過正面揮來的一拳，斯佩德與那雙冰藍色的瞳子對上了視線。

「努呼呼……你還是老樣子用暴力招呼我。」他不以為意地笑道，「我的埃琳娜在你這裡過得還好嗎？」

「你為什麼帶別人過來？」他惡聲惡氣地逼問，斯佩德只聳了聳肩。

「緊急情況嘛，我以埃琳娜的安危為優先。」他辯解道，繞過那懸在空中的臂，朝那白皙的側臉落下了一個親暱的吻，而後他很快地繞過了玄關的銀髮男人，朝走廊上的埃琳娜走去，「埃琳娜，你真是差點嚇死我了。」

「你太大驚小怪了，戴蒙。」那金髮的美人微笑起來，與迎面而來的男友相擁，「阿諾德先生待我相當好。」

「既然感人團聚了，你們現在可以走了。」阿諾德冷冷地譏諷道，伸手指向門口，「順便把那個不請自來的傢伙也一起帶……」

「——初次見面，阿諾德・亞凡席斯先生。」

手指猛然被溫暖的掌心握住，那銀髮青年瞪大了眼。

他下意識地抽回手，向後退了幾步，背部抵上了牆，就彷彿是怕生的動物一般，雙眼警

戒地打量著眼前的陌生人，埃琳娜因他這番動作而愣住了。

那人顯然也愣了一會兒，隨後，那金髮男人露出了微笑。

「很抱歉這次不請自來。」那男人溫和地道，「我馬上離開。」

「唉唉別這樣，既然都來了就喝杯茶再走吧。」斯佩德厚顏無恥地哼笑著挽留，「這裡的茶包種類應有盡有，彭哥列你也應該見識一下。」

才說著，他便兩三步拉住了那名為彭哥列的金髮男人的腕，將他往屋裡拉，阿諾德的臉色瞬間變得相當難看，他的視線很快地掃過那兩人的只穿著襪子沒有穿上室內拖鞋的腳，他的臉幾乎可以說是氣得發黑了。

他緊咬著牙，伸手似是要探進口袋裡拿東西，但他顫抖的手在半途停下了動作，他低著頭，全身因憤怒而顫抖著，似乎是在努力壓抑著什麼。

「我們還是回去吧，戴蒙。」見阿諾德的臉色變得相當差，埃琳娜勸道，「我也是時候要回公司了，不能在這裡繼續打擾。」

「——你們，群聚在別人家裡做什麼？」

清冷的嗓音從遠處傳來，三人不約而同地望向聲音來源，只見樓梯口上站著一個穿制服的黑髮少年，與阿諾德相似的犀利雙眼帶著冷冷的敵意。

「喔，麻煩的傢伙回來了。」戴蒙・斯佩德低聲抱怨，那黑髮少年瞇起了眼。

「又是你……現在、馬上，全部滾出去。」那少年抽出一把銀色的浮萍拐，一步步走下樓梯，「還有，在這個家裡，不穿室內拖是違反風紀的。」

「是、是，大少爺。」斯佩德暗暗翻了個白眼，轉身，「我們回去吧，埃琳娜、彭哥列，惹火了那小子事情就不好辦了……下次再見，阿諾德。」

經過那銀髮青年身邊時，那藍髮男人親暱地拍了下他的肩膀，阿諾德很快地抬起了手，舉到一半突然又僵硬地停下了動作，埃琳娜小心翼翼地快步通過阿諾德的身旁，隨著斯佩德走出屋外，她回過頭，再次望向那黑髮的少年。

「阿諾德。」

關上門前，他聽見那少年輕聲地喚。

「深呼吸……看著我。」

大門被輕輕地帶上，少年的聲音也完全消失在門後。

埃琳娜看向身旁的男友，那藍髮男人也對她露出了溫柔的微笑。

「之後我再跟妳解釋。」他輕聲說，彎身吻上了埃琳娜的頰，「我們走吧。」

聽著男友溫柔的安撫，雖然心裡感到奇怪，埃琳娜仍是隨著男友的步伐，離開了雲雀家

的院子，她緊握著手中的隨身碟，感到一股恐懼悄悄地在心底蔓開。

＊

「剛才的小孩子是他的弟弟。」坐上高級進口車，繫上安全帶，斯佩德淡淡地解釋，「不過因為是同母異父，那個小孩才是雲雀家的嫡長子。」

「原來如此。」金髮男人恍然大悟地點了點頭，「難怪他講話挺有主人樣。」

「那個孩子也知道嗎？」埃琳娜擔憂地問，「我是說，阿諾德是……」

「啊啊，話說回來，這件事彭哥列還不知道吧？」斯佩德微笑起來，瞥了副駕駛座的金髮男人一眼，「剛剛我們見到的阿諾德・亞凡席斯，就是化名雲雀初的官能小說家，據說現在在業界相當有名的樣子。」

「官能小說家……？」彭哥列一臉難以置信地問，「剛剛那個人嗎？」

「看起來不像，對吧？」

「我一直想問你，戴蒙。」埃琳娜湊上前來，認真地問，「你知道為什麼阿諾德會去當官能小說家嗎？而且還用完全不同的模樣和名字……」

「當然，阿諾德的事情我幾乎都知道。」斯佩德微笑起來，笑中似是有幾分得意，他踩下油門，轉動方向盤，倒車離開了停車位，「首先，果然還是害怕外人會說雲雀恭彌……就

是剛剛那個小子，有個在寫官能小說的哥哥這種事吧。」

「是為了他弟弟？」彭哥列問，斯佩德點點頭。

「再來……怎麼說呢？那也是他的一種反抗吧？」

「反抗？」埃琳娜疑惑地眨了眨眼，「反抗什麼？」

「阿諾德有一種……能讓人感到恐懼的天性。」斯佩德閉上眼，又睜開，他望著前方不斷改變的街道景色，微笑，「讀了他的小說就知道了，就和所有的虐戀情色小說家一樣，可以說，他喜歡看他人受虐的樣子，簡單來說，阿諾德就是個天生的施虐者，從前我們在訓練學校時，他的拷問技術也總是一流的。」

埃琳娜低下頭，沒有說話。

從阿諾德的小說中確實體驗到了，多次令她害怕得想要闔上書本的衝動，然而，充滿血腥暴力的虐戀情節，又彷若毒藥一般，不斷吸引著她繼續讀下去，連心神彷彿都不再是自己的，無法控制自己想要一探究竟的慾望，那種一而再、再而三失去自我的恐懼感，正是阿諾德的小說最大的賣點。

「他能夠激發他人的恐懼和慾望，但他同時也在和自己的恐懼及慾望戰鬥著。」戴蒙・斯佩德繼續說下去，「想要折磨、想要虐待、想要殺人，那是他最原始的欲望及本能，

如果是在戰亂時代，他會是很好的戰爭機器，但是很可惜，現今提倡和平的世道上不需要他這種人，大概他也是很恐懼這樣的自己，所以才躲起來的吧……你瞧，他不是很厭惡別人進他家裡嗎？」

「但是阿諾德看起來不像這種人……」

「妳剛剛看到他把手舉起來了嗎？埃琳娜。」斯佩德微笑著打斷了女友的話，「如果他沒有克制自己，我現在早就被他掐死了吧，當然，妳在場是他控制自己非常大的主因，大概是因為他不想把無辜的妳牽連進來。」

「那麼他的弟弟呢？」一旁的彭哥列接著發問，「你說他是有著虐殺衝動的人，他的弟弟能夠自然和平地和他相處嗎？」

「哈，很不幸，他們是同一個血緣出身的，他的弟弟和他完全是同一種人。」斯佩德笑著聳了聳肩，「只是，症狀大概比他再輕一點。」

「你說這是症狀的意思是……」

「啊啊，阿諾德有定期複診服藥。」斯佩德答道，「醫生給他的建議就是寫小說，不然你以為，那種極度性冷感怎麼會去寫虐戀官能小說？」

「這種情況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彭哥列關心地問。

「從他被訓練學校退學開始。」那藍髮男人解釋，語氣頗有幾分得意，「心理師診斷他不適合擔任特務，要不是有我在，他早就誤入歧途了。」

「他的家人都沒說什麼嗎？」埃琳娜問，斯佩德卻笑了起來。

「這些話妳可別在他面前提。」他淡淡地笑道，「雲雀家不認他這個孩子，除了弟弟之外，他早就已經沒有家人了。」

＊

雲雀恭彌注視著躺在沙發上的銀髮青年，斂下羽睫，夕陽的光芒照耀在桌上的空玻璃杯和藥包上，隨著時間推移，霞光一點、一點地消失在落地窗後，寬敞的客廳也逐漸陷入了黑暗的籠罩之下。

「……恭彌。」

輕聲的呼喚讓恍神的少年抬起頭來。

他向前傾身，與沙發上的銀髮青年對上了視線。

「感覺好點了嗎？」他問，那青年輕輕點頭。

「我忘了做晚餐……」阿諾德輕聲地說，撐起了身子，「抱歉。」

「我來做。」雲雀平靜地道，「你可以休息。」

阿諾德注視著他，露出了淺淺的微笑。

那少年隨即站起身，走到廚房去搜索食物，客廳終於亮起了燈光，阿諾德抓緊了身上的毯子，眉頭緊緊蹙起，他低下頭，閉上雙眼。

雲雀恭彌是他在這世界上唯一重視的人。

最多，就只是「重視」，他能夠和雲雀恭彌和平相處，但是他知道自己無法愛他，不能愛他，就連身為家人那一點點的親情之愛都不能擁有。

因所有他愛過的人，都進入了他心底的密室。

就如同小說裡的情節一般，那些他所愛的人，都在自己手下傷痕累累地離開了，有人離開了自己身邊，也有人因而離開了人世，他深深明白，自己對他人的愛，會在無意識間扭曲成虐殺的衝動，正是因為愛著對方，才想要將他虐待他、凌辱他、殘殺他、肢解他的身體，讓對方如同散華般美麗地死去。

但這是如何荒謬可怖的想法。

阿諾德・亞凡席斯感到自我厭惡地蜷起身子，將臉深深埋入柔軟的沙發中。

官能小說家雲雀初的出道作《紅淚花》終於打算拍成電影。

為此阿諾德早已和製作公司通信一段時間，專注於工作可以讓他暫時忘卻心底總是蠢蠢欲動的殺意，到電影公司去的那天早晨他吃了鎮定劑，開車順路送雲雀恭彌去學校，在電影公司的地下停車場內變過裝後，才上樓與製作組洽談。

《紅淚花》在雲雀初的作品中，算是殘虐鏡頭較輕、較為能大眾所接受的一部作品，也是在虐戀小說界中被譽為劇情最精彩的一部，聽到雲雀初大師將親臨現場時，製作小組的氛圍相當緊張，女性的穿著也相當保守，雲雀初在打開門的當下便注意到了氣氛的僵硬，只有身為狂熱粉絲的編劇和導演上前找他簽名，然而直待各監督也上前向他問過好後，編輯埃琳娜才匆匆趕到。

見到埃琳娜來，說不鬆了口氣也是騙人的，埃琳娜這是第一次見到雲雀初的面貌，但她把自己的訝異隱藏得相當好，這算是給了阿諾德不少方便。

這一天，雲雀初親自面試過女演員和男主角的演技。

編劇和導演不愧於是他的狂熱粉絲，挑選演員的眼光非常準確，他們相當了解書中各個角色的個性，然而唯獨在男主角那關，怎麼樣都無法獲得雲雀初的首肯，導演和他提起了幾個另外的選項，便表示只要雲雀初同意當中任何一人，他願意去和那些大牌演員親自商量看看，然而無論是哪個演員，都沒有獲得那老人的青睞，老人固執脾氣名不虛傳，當中有些監

督已經開始心懷不滿，雙方冷戰了整整一個午休期間，作為調解者的埃琳娜則是兩邊來回跑。

「他們說什麼？」

當埃琳娜再次進入休息室時，脫下頭套的阿諾德淡淡地問，那金髮美人愣了一會兒，顯然不習慣上一刻還是老人模樣的在下一刻成為二十來歲的年輕男人。

「他們說，不希望原作者對電影的干涉過多。」埃琳娜苦笑起來，反手帶上了門，上鎖，「導演和編劇有盡可能地為你說好話，但……」

「那個演員的身上沒有應該要有的氣味。」阿諾德緩緩地打斷了女編輯的話，蹙起眉，「由他來演的話，這會變成一部乏味無趣的R級爛片。」

「阿諾德，那個……」埃琳娜猶豫了幾秒，嘆息，「如果你接受讓戴蒙來演這部電影的話，我是可以打電話求他……」

「那傢伙不是視覺系歌手嗎？」阿諾德輕輕倚上身後的牆，雙臂交疊於胸前，不滿地反問，「再說，從前演技課程就不及格的他有可能嗎？」

「但至少戴蒙他了解你……」

「——他什麼都不懂！」

埃琳娜嚥了聲。

她望著阿諾德的眼神有些恐懼，那銀髮青年亦緩緩回過頭來，他們的視線在短暫的一瞬間對上，胸口的恐懼感也在那倏忽間升溫，她強烈地感覺到，阿諾德・亞凡席斯在那視線交會的剎那抓住了她眼底的恐懼，宛如捕捉到獵物蹤影的飢餓掠食者，涼意隨著恐懼竄上了背脊，埃琳娜的雙腳彷彿生了根似地不能動彈，她看見那銀髮青年的臉上揚起了一抹笑意——令人發寒的嗜血笑意。

「……出去。」

阿諾德冷冷的獨特嗓音在下一秒打斷了她的思緒。

埃琳娜抬頭愣愣地望著他，那青年抬手捂住了自己的臉。

「把我反鎖在裡面，三十分鐘內不准進來。」

經他這麼一說，埃琳娜才發現阿諾德的手在顫抖。她很快明白了阿諾德的意思，轉身毫不拖泥帶水地離開了休息室，將阿諾德獨自一人反鎖在休息室內，埃琳娜靠在門板上，感到自己的雙手害怕得在發抖，她閉上眼睛，從包包裡拿出手機，撥出了戴蒙・斯佩德的手機號碼。

＊

午休時間才剛結束，電影製作公司上上下下便陷入了一陣騷動。

一名戴著墨鏡和棒球帽的金髮男人在走廊上大步奔跑著，一面講著手機，一面躲避身後追來的一群女性粉絲，遠處走廊上，只見穿著黑色套裝、拿著手機的埃琳娜向他大力揮著手，金髮男人很快地掛斷了電話，收起手機，在埃琳娜的帶領下衝進了一間工作室，隨後他用力將門關上，反鎖。

室內的人們因這突如其來的騷動而愣住了，這頭正為了誰才是勝任《紅淚花》男主角而苦惱，工作人員還沒上前抱怨，男人便脫下了帽子。

「抱歉百忙之中前來打擾。」那男人禮貌地道，向在場的人們彎身一鞠躬，「剛才我接到電話，說是雲雀初老師出道作的電影還沒找到男主角，我是臨時前來試鏡的 Primo Vongola，不知道這次機會能不能讓給我。」

說著，男人抬起了頭。

在他抬頭的瞬間，室內有不少人都吃驚地張大了嘴。

Primo Vongola，正是時下在美國好萊塢嶄露頭角的新人影星，雖是有傳聞說他最近受重金禮聘來日本拍廣告，但無論是誰都沒料想到國際巨星會出現在這樣一間小小的電影製作公司裡，更別提是R級電影的製作小組。

一些不認識 Primo 的幹部原想趕他走，卻被其他認出他的員工阻止，如果 Primo 願意演出，這部爭議的 R 級電影自然會成為轟動國際的話題，無論從哪點看都對公司只有利而無害，他們商談了幾分鐘就下了決定，他們殷勤地將喬特領進了休息室，為他斟茶倒水，並派埃琳娜去把原作者雲雀初叫出來。

雖然稍早之前對於阿諾德感到相當害怕，但在與男友通過電話後，埃琳娜將處理方法銘記在心，快步走向雲雀初的休息室，開了鎖，推開門。

「老師，男主角的人選已經找到了。」

她以百般確信的語氣道，趴在桌上的阿諾德懶散地抬起頭來，望向埃琳娜的方向，她快步朝阿諾德走去，按下手機的擴音鍵，舉到他面前。

『喲——我親愛的阿諾德。』

戴蒙・斯佩德的聲音從電話另一端傳來，阿諾德側過頭，看向那支手機。

「幹什麼？」

『我替你找了個你絕——對會滿意的天才演員，這下你總該不耍脾氣了吧？』

聞言，阿諾德稍稍瞇起了眼。

「……我現在沒有和你吵架的打算。」

「這不是在吵架，老師。」埃琳娜認真地說，「Primo 來了，親自擔任你電影的男主角，就等您過去鑒定了。」

「Primo……」阿諾德有些懶散地閉上眼睛，卻還是搖搖晃晃地站起身，伸手去拿自己的頭套面具，「Primo 是誰……？」

『噢、不能怪他不認識當紅影星 Primo Vongola。』戴蒙・斯佩德的訕笑又自手機傳來，『我這麼說吧，阿諾德，就是那天帶到你家去的金髮小子。』

阿諾德睜開了眼。

他迷迷糊糊地戴上了頭套，戴上墨鏡和帽子，再次變裝成老人的模樣，原以為阿諾德會發怒的埃琳娜愣住了，看著那老人拿起枴杖，一步一步緩慢地走出了休息室，手機另一端的戴蒙・斯佩德「喂」了一聲。

「他沒有生氣，戴蒙。」埃琳娜輕聲道，「這跟你說的不太一樣。」

『他的眼神看起來怎麼樣？』

「可以說……有點渙散。」

『唉，難怪他都不說話。』斯佩德嘆了口氣，『我去通知彭哥列那邊，埃琳娜你可以暫時放心，他大概自己吞了鎮定劑，沒那麼容易發作了。』

*

雲雀初緩緩走到 Primo Vongola 的休息室時，那金髮男人顯然是愣了一下。

「您就是雲雀初老師嗎？」他有些不太確定地問，那老人緩慢地點了下頭，喬特站起身來讓座，那老人卻在他面前站定了步伐，沒有坐下的打算。

而後，老人以略微渙散的目光上下打量著他一會兒。

「這個不行……」他輕聲低喃。

此話一出，周遭原本氣氛緊張的製作組幹部群立即爆出一陣埋怨聲，編劇和導演也是一副垂頭喪氣的模樣，更有監督氣得捶了幾拳桌子，好萊塢的明星願意演出電影，這是創造商機的大好機會，然而原作短短一句話就將一切都毀了，劇組中不少人已經萌生放棄電影的想法，雲雀初也轉身準備離開。

「請留步！初老師！」

唯一不放棄的，是那被斷然拒絕的金髮男子。

「如果不行，也請告訴我為什麼。」他繞過桌子跑過去，上前站在出口與老人之間，擋住了雲雀初的去路，「我拜讀過老師的《紅淚花》，非常喜歡這部作品，請你告訴我不能演擔任男主角的理由。」

「你不是同一種人。」

雲雀初以低沉的嗓音平淡地、輕聲地回答。

Primo Vongola 愣了一會兒，而後露出了苦笑，他搖搖頭，卻沒有讓路。

「我和主角不必得是同一種人，老師。」他溫和地替自己辯駁，「我是個演員，我可以演出來，而且我有自信能夠演得好。」

「你能演？」雲雀初發出一聲懶散的戲謔的冷笑，「你能夠演得出什麼？你的眼裡沒有任何一點黑暗元素，你了解主角的什麼？」

「喔……您怎麼不認為——可能是我隱藏得很好？」

剎那間，金髮男人的氣場改變了。

他漂亮的眼眸散發著懾人的魄力，雲雀初稍稍瞪大了雙眼，他不能確切地感受到那雙金紅色的眸子背後傳來的是什麼，但是可以知覺到，那是一股「惡」。

雖然很薄弱，但是比前面那些眼神裡僅僅只有色慾的演員要好得多。

「收回前言，你似乎有一點可塑性。」雲雀初慢條斯理地道，繞過眼前的金髮青年，走向門口，「……等到劇本確定之後，你可以試演。」

此話一出，整個劇組的人員都振奮了起來，Primo 也露出了微笑。

「我會好好演的，老師。」那金髮青年以僅有兩個人聽得見的音量輕聲道，「把最真實原本的你也一起好好演出來。」

「喔？」老人敷衍地哼了一聲，「說話小心一點，小子。」

他拖著緩慢的步伐走出了休息室，外頭的埃琳娜正和一群工作人員等待著，雲雀初最先走出門外，見到他走出來，原本僵硬的氣氛又轉變得更加死寂，直到後方迫不及待的幹部們跑出來比了個勝利的手勢，外頭的眾人這才鬆了口氣，有的人甚至已經完全放鬆下來，連注意力都轉移了電影，前去找 Primo 要簽名。

最後的結果比原本預想得要好得多，工作人員們也在熱烈的討論中漸漸燃起了幹勁，成功說服老頑固的 Primo 更是成為了眾人的焦點，但在一片歡騰的氣氛中，臉色陰沉的雲雀初卻在交代編輯埃琳娜幾句後，藉口身體不適離開。

*

午後，天色驟變，下起了滂沱大雨。

Primo Vongola 由於晚上接了一份擔任雜誌封面模特兒的工作邀約，在與劇組人員匆匆交換過聯絡資料後便坐上前來接送的專車離開，離開前他詢問過埃琳娜是否需要他送一程，那金髮女人溫柔地笑著搖頭，說已和戴蒙・斯佩德約好了讓他來接送，兩人多聊了幾句後

便散會。

關於 Primo 將演出《紅淚花》的事情，劇組決定暫時對外保密，Primo 是個混血兒，五官並沒有一般高加索人那樣深邃，較不像日本人的部分甚至還可以透過特殊化妝巧妙掩飾過去，再加上假髮和變色片，或許就能成功讓 Primo 化身成主角的模樣，眾人為了 Primo 即將參演而雀躍不已，整個下午都陷入了熱烈的討論之中，就連最初反對 Primo 參與的導演和編劇，情緒也隨著討論而高昂起來。

下午四點三十分，雲雀初的新任女編輯埃琳娜因為男友來接送而提早離開。

他們在車上愉快地談起今天發生的事，埃琳娜調笑斯佩德不夠了解自己的朋友，關於阿諾德的反應他一點也沒料中，他們一面談笑，一面前往居酒屋用晚餐，時間也在歡愉的氣氛中一分一秒地消逝，他們一直聊到晚上七點。

包廂外頭突然傳來一陣驚叫。

被突如其來的叫聲打斷交談的戴蒙・斯佩德和埃琳娜不知所措地互望了一眼，正打算去外面查看情況，包廂的門卻在此時赫然被拉開。

上次在雲雀家看見的那個黑髮少年渾身淋得濕透，他冷著一張臉站在門口，寒如冰雪的銳利眼神掃過包廂內的兩人，而後在斯佩德身上停駐。

「敢問大少爺是怎麼找到我的位置的？」那藍髮男人沒好氣地問，「跟蹤？」

「這塊區域是我的地盤，我當然會知道任何事。」少年冷冷地回答，舉起了手中濕淋淋的拐子，「但是我今天找你沒事，有事的是你後面的女人。」

埃琳娜一愣，斯佩德猛然站起身。

「跟大人開玩笑也要有個限度，小鬼。」斯佩德的眼神狠冽了起來，他向側一步，將埃琳娜護在身後，「你找她會有什麼事？」

「阿諾德沒有回家。」那少年直截了當地說明了來意，「妳做了什麼？」

「我……？」埃琳娜愣愣地反問，「等等、他沒有回家？」

「他應該是比我們先離開的才對。」斯佩德接了話，帶著敵意的眼神仍然緊盯著少年，「你打過他手機了嗎？」

「阿諾德沒有接電話。」那少年蹙起眉，咬牙，「他不可能不接我電話。」

「喔？所以你就怪到我們頭上？阿諾德沒有回家、一定是那些該死的壞朋友綁走他了！」斯佩德裝出偏高的嗓音冷聲譏諷，「小鬼，這跟我們沒有關係。」

「——當然有關係了！戴蒙！」

雲雀恭彌還沒來得及發火，埃琳娜就先喊出聲。

那藍髮男人愣愣地回過頭來，雲雀也愣住了，只見埃琳娜也站起了身，漂亮的眉因嚴肅而擰起，她不慍不火、卻相當認真地開口：「你說過阿諾德先生最重視弟弟了吧？他不可能完全不說一聲就丟下弟弟不管，他一定是出事了！」

「他會出什麼事？他可是阿諾德啊。」斯佩德有些不知所措地辯解，「再說，業界不是有找不到雲雀初就去紅燈區的謠言嗎？只要去紅燈區的話……」

「——已經找遍了。」少年冷聲打斷斯佩德的話，「他不可能丟下晚餐獨自去取材，而且一定會留字條通知我。」

斯佩德似乎還想再說什麼，但埃琳娜焦急得來回踱步的樣子讓他判斷自己最好不要再多說，他向側退開了幾步，倚上牆，嘆息。

「他似乎自己吞了鎮定劑。」他軟化了自己的態度，向一旁的少年解釋，「可能是不知道在哪裡睡著了，你試過打電話到地下鐵路局了嗎？」

「阿諾德是開車……——！」

雲雀恭彌猛然打住了話。

他瞪大了雙眼，最糟的答案在剎那間浮現腦海，失去阿諾德的恐懼霎時間竄上，他向後退了幾步，轉身跑出包廂。

「小弟弟！」

埃琳娜焦急地叫道，追到門口，卻沒能喊住那少年。

「戴蒙，結帳就拜託你了，我再還你錢。」她匆促地說著，彎下身穿上了高跟鞋，「請你幫忙聯絡 Primo 先生一起找，我去外面追弟弟。」

「妳幹嘛要去追他……喂！埃琳娜！」

「他年紀還那麼小，要是阿諾德出了什麼事，他怎麼承受得住？」

拋下這句話，埃琳娜匆匆追了出去。

斯佩德抬手捂住臉，困擾地發出一聲唉叫，從口袋裡掏出錢包和手機。

「等等！我跟妳一起去啊！埃琳娜！」

*

Primo Vongola 在拍攝完雜誌封面後，接受了約一小時的採訪，接到斯佩德電話的那一刻，恰巧是他結束採訪，剛坐上前來迎接的專車的時候。

「——雲雀初老師下落不明？」

聽著電話另一端傳來的焦急嗓音，Primo Vongola 蹙起了眉。

「怎麼了？」聞言，駕駛座上的紅髮男人回過頭來，Primo 只看了他一眼。

「從電影公司出來後就沒有消息嗎？吃了鎮定劑……原來如此，難怪他那時候的反應……開車？那要是他……沒問題，好的，我知道了。」Primo 冷靜地道，「我沿路找找看，你們繼續打聽有沒有相關的車禍消息。」

掛斷了電話，那金髮男人看向前方的駕駛。

「麻煩你，G，回早上的電影公司！」

*

夜漸深，雨勢漸大。

水流逐漸匯集至低處，順著迂迴的道路湧入地下室，在空蕩的停車場裡形成汙濁洶湧的池面，水聲拍打車身的聲響逐漸將他淹沒，阿諾德睜開了眼睛。

他正站在汙濁的血池中央。

鮮紅的血不斷從天而降，無聲無息地落在他的髮、他的臉和肩膀上，阿諾德平靜地抬起手，看著全然被染紅的掌心，握緊，他緩慢地抬起頭，向前邁開了步伐，血水隨著他的移動而嘩啦啦地拍動，全然被鮮血浸濕的衣服讓行走變得更加艱難，身體變得越來越重，越來越冷，他向前本能地抓住了什麼東西，阿諾德抬起頭，看見雲雀恭彌正站在自己面前，然而自己的手卻掐在那黑髮少年的頸子上，阿諾德瞪大了眼，本能地想要退後，但身體卻彷彿不聽

使喚一般，將雲雀恭彌的頸子越勒越緊，那少年痛苦的四肢在半空中揮舞著，雙腳啪嘩嘩地踢著血水，鮮血濺得阿諾德滿身都是，他恐懼地瞪大了眼。

啪喀。

一聲響亮的輕脆聲響，雲雀恭彌的頭無力地垂了下來。

阿諾德痛苦地大吼出聲，吼得喉嚨近乎嘶啞一般疼痛，雙耳卻聽不見自己的吶喊，眼淚順著臉頰不斷地流下，滴下的全都是鮮紅色的血，他上前想要緊緊擁抱那少年的屍體，身體卻突然下墜了。

他宛如一根溪流中的漂流木，被洶湧而至的鮮血沖入了無底的深淵中。

在下墜的剎那，原本緊緊抓在手中的雲雀恭彌消失了，他獨自一人在黑暗中不斷地下墜著，環繞著他的只有鮮血瀑布，阿諾德看見自己的紅色眼淚飛了起來，在空中像是一顆一顆的紅寶石，天空彷彿變得很遙遠很遙遠，他閉上了眼睛。

「……初……老師……」

細微的聲音從上方傳來。

「老……師……雲……」

阿諾德緩緩睜開了眼，他抬起頭，身體停止了下墜，像一片輕盈的羽毛，他在黑暗中停

了下來，瀑布的聲響越來越大，周遭卻變成了潔淨的水，阿諾德抬起頭，天空就在上頭，近得彷彿觸手可及，溫暖的陽光從上方灑落，周遭的景象改變了，他正站在清澈的湖泊中心，湖面潔淨得宛如鏡面，照映出自己被鮮血染紅的臉，阿諾德低下頭，掬起一把水，洗去了臉上的血漬。

水很涼，就和空氣一樣冷。

阿諾德抬起頭望向陽光，嘴角不禁勾起一抹淺淺的微笑，剎那間，他的右頰被一股熱度給碰上了，那熾熱的溫度幾乎要將他灼傷。

「——阿諾德！」

阿諾德猛然瞪大了眼。

他大口大口地喘著氣，全身都冒著冷汗，金髮男人焦急的面容映入眼簾，他正坐在黑暗的車內，四周是冰冷的空氣，唯有那男人撫在自己右頰上的手是暖的，隨著意識緩緩地回到體內，他突然感到寒冷。

「你……是……」

他喘著氣，要開口時才發現自己虛弱得講不出話來，那男人見到他醒，似乎終於安心下來，他退後一步，阿諾德聽見了水聲，他側頭一看，只見汙濁的洪水已經淹進了車內，濕了

他的雙腳，那男人更是連膝蓋以下都浸在汙水中。

「太好了……你終於醒了……」那人柔聲道，溫暖的手滑過阿諾德的臉頰，撫上他的後腦，阿諾德感到自己的雙腳被那人的另一隻手臂環住，「要是雨再不停，這裡明天早上就會被淹了，我們得想辦法出去。」

「你……你做……什……」

他被男人輕柔地抱出了車外，阿諾德注意到自己被扔在方向盤上的老人面具套，他伸手順勢抓起，直到被抱到車外，他才發現男人的背上正揹著自己的背包，白天的記憶漸漸甦醒，阿諾德搖搖思緒渾沌的腦袋，想起了男人的身分。

「你是……早上的……」

「Primo Vongola，叫我彭哥列或Primo就好。」男人很快地接了他的話，他轉了個身，藉由阿諾德的雙腿撞了下車門，最後抬腿用力一腳踢上了車門將之關緊，而後他涉著水，一步步朝出口艱難地走去。

「這裡是……」阿諾德抬手捂上暈眩的腦袋，「等等、我的車……」

「我剛才試過了，根本沒辦法發動。」男人一面小心翼翼地涉水，一面解釋，「只能等到水退了再回來處理了。」

進入停車場的坡道已成為了彎曲的水道。

為避免觸動保全系統，Primo 硬是抱著阿諾德爬上了坡道，湍急的水流不斷從他腳邊沖過，他咬牙，在黑暗中倚靠著牆壁辨識位置，側身步步向上。

「撐著點！初老師！」他朝著似乎又有睡著跡象的阿諾德大喊，「就快到了！」

懷裡的阿諾德因這突然的大喊而稍稍睜開眼睛，但渙散的冰藍色眸子明顯透露了鎮定劑尚未失效，Primo 心裡一急，又騰不出手將懷裡的人兒搖醒，他索性低下頭，在那銀髮人兒的唇上落下一個冰冷的吻。

阿諾德的雙眼因震驚而完全睜開。

「你在……」

「——不可以睡！」那金髮男人厲聲喊道，「要是又叫不醒了該怎麼辦！」

「你剛才竟敢……」

「——如果你敢閉上眼睛、我還會一直吻你！」

阿諾德愣住了。

他迎向那男人金紅色的堅定雙眼，那雙深邃美麗的眼中倒映出了自己的蒼白憔悴的臉，就一如方才夢境裡見到的湖面一般清晰——確實，如果剛才他沒有呼叫自己，自己可能就那

樣永遠墮落於黑暗的深淵之中，再也醒不過來了。

一股強烈的求生意志彷彿從體內甦醒了，或許正是被那堅定的眼神給喚醒的，倦意如同黑暗中伸出的無數的小手，不斷拉扯著他，阿諾德顫抖地抬起無力的手臂，向後勾住男人的頸子，冰藍色的眼染上了淚霧。

「那就……吻我……！」

他咬著唇一字一字艱難地吐出，金髮男人瞪大了眼。

「——啊？」

「我叫你吻我——別讓我……別讓我睡……——唔。」

未出口的言語立即被吻堵住。

男人一面向前邁進，一面吻咬懷裡的阿諾德，後者亦不甘示弱地狠狠啃咬著對方的唇，通道內呼嘯而過的冷空氣逐漸麻痺了他們的手腳，金髮男人抱著他的手臂也因體力不支而顫抖著，阿諾德的意識幾度模糊起來，但一股不服輸的意志又不斷驅使他動起來，回應那金髮男人的親吻，或許，正是那激烈不停息的吻使他不斷掙扎著要呼吸，使他意識到自己仍在呼吸，意識到自己仍然活著。

阿諾德被送進急診室時已是深夜。

當 Primo 抱著阿諾德滿嘴鮮血出現在眾人面前時，大家都嚇了一跳，他的唇滿是被咬出來的傷口，他忍痛笑著說自己大概幾星期都不能吃東西講話了，但關於那些傷口的由來，他卻沒有說明。

阿諾德被送進醫院時全身已被冷汗浸透，呼吸相當薄弱，臉色就彷彿死去一般蒼白，但仍有一點意識，他們翻找阿諾德的背包，搜出了鎮定劑的藥袋，這才發現裡頭的鎮定安眠藥已是一片不剩，阿諾德的心理醫師在電話裡聽說了情況，他判斷阿諾德是太恐懼殺意遽增的自己，才將剩下的鎮定劑一次全部吃光，埃琳娜聽了臉色刷得慘白，自責不已。

在將阿諾德推進手術室後，醫護人員立即開始洗胃、淨血和利尿等治療手段，在無比痛苦的治療期間阿諾德的意識一直很薄弱，但他仍苦撐著不讓自己陷入昏迷，雲雀恭彌這段期間則一直坐在手術室外等候，年輕眼裡的焦灼叫誰看了都難過，斯佩德說要送埃琳娜回去，埃琳娜卻堅持不走，Primo 也留下來陪伴他們。

那一夜大雨滂沱，等待起來更是長夜漫漫。

*

等到阿諾德被推出手術室時已是清晨。

雲雀恭彌首先跑了過去，那銀髮青年死白的臉蛋總算恢復了一點血色，他向跟在病床邊走的雲雀恭彌露出了一抹疲倦的微笑，那少年在他面前泛紅了眼眶。

終於，阿諾德被推入了一般病房。

忍耐了一夜的焦慮與疲憊，在看見阿諾德脫離危險後，一行人也終於放下心來，他們在病床邊，每人輪流對阿諾德說了幾句話後便道別離開，各自返家補眠，雲雀恭彌趴在阿諾德的病床邊，早已陷入沉睡，阿諾德抬手輕輕撫著那柔軟的黑髮，聽見腳步聲傳來，他抬起頭，只見那救了自己的金髮男人還站在門口。

注意到阿諾德投來的視線，那男人忍痛露出了溫和的微笑。

「醫生說，你能保持清醒真是生命的奇蹟。」他輕聲說，朝病房內邁開步伐，而後他走到床邊，伸出手，遞出了雲雀初的老人面具，「這個，掉在我車上了。」

阿諾德沒有回話，亦沒有伸手接過，只是用眼神示意 Primo 將面具放到床頭櫃上，那男人照做了，阿諾德露出了一抹微笑。

「為什麼知道我的名字？」

「是戴蒙告訴我的。」那金髮男人微笑回答，「也是聽說了你是雲雀初，才會去買你的小說來看，但昨天早上見面時我真的嚇了一跳，雲雀初原來是個老人，直到救你的時候才發

現你鎖骨附近有一條面具接合處……」

「你的話還挺多的。」

「真的？抱歉。」那男人笑了起來。

清晨的陽光穿透玻璃映灑在他笑意盈盈的臉龐上，無比的耀眼，阿諾德不禁看愣了，這是第一次，他看見世上有比殘虐和暴力更吸引人、更美麗的事物。

「我忘了你的名字。」阿諾德有些尷尬地別開了視線，「你是……」

「Primo Vongola。」男人接了他的話，「但是，我希望你叫我喬特。」

「喬特？」

「是我的本名。」金髮男人微笑解釋，「這幾乎沒有人知道，希望你保密。」

「……喬特。」阿諾德重覆了一次那個名字，他低下頭，輕撫著雲雀恭彌鬆軟的黑髮，似乎是希望能藉此藏匿自己泛紅的雙頰，「那麼，再見。」

雖話一出口立即察覺自己的失禮，但對方顯然並不以為意。

「嗯，再見。」喬特輕柔地說，笑著，「很高興認識了你，阿諾德。」

頭一次，他感到被呼喚名字是一件喜悅的事。

他聽見喬特離開的腳步聲，卻沒有抬頭，直到腳步聲消失，阿諾德才抬起頭，望向門口

時卻發現喬特還站在那裡，溫柔的金紅色雙眸也正注視著自己，兩人的視線在剎那間交會，喬特露出了溫暖的微笑，阿諾德感到自己的耳根也紅了。

然而那金髮男人並沒有再多說什麼，他轉過身，輕輕地關上了門。

寂靜的病房內，只留下兄弟倆淺淺的呼吸聲。

*

阿諾德在三天後出院返家休養。

由於上次吞掉了整個藥包裡的鎮定劑，雲雀恭彌現在下令他完全禁藥，偶爾突發的戒斷症狀總讓阿諾德感到焦躁與不安，內心蠢動的殺意讓他本能地知道自己該避開與他人接觸，偶爾心裡會描繪著去深山或孤島上度假的場景，但在那之前，如何把自己平靜地送出國外就是個問題。

他保持著過去足不出戶的生活習慣，埋頭又開始工作，泡水的車子由雲雀的部下去處理了，送修要一、兩個星期的時間，埃琳娜在這期間也打過了電話，詢問他的康復狀況，也順便和他商量新連載的題材，此外，電影公司方面也來了郵件，說是劇本已經完成了，不過 Primo Vongola 因為口部受傷而沒辦法試演，希望老師能夠在這段期間內看過劇本是否有需要修改的部分。

修改劇本只花了阿諾德一天的時間，與編輯部的洽談方面，由於埃琳娜是個優秀且識時務的女編輯，省去了他不少麻煩，他們在電話裡談過新連載的題材，下下個月的《人慾》月刊將會以「綑綁」作為主題，編輯部方面希望雲雀初偶爾也寫點捆綁系的題材，阿諾德毫不猶豫地否決了這個提案。

埃琳娜又接連提出了許多點子，包括時下流行的大逃殺主題，也被阿諾德以不切實際為由否決，他們談論了整整三個小時，從團鬼六討論到薩德侯爵，再討論到索多瑪與蛾摩拉，最後還是以無疾而終作結。

然而才掛下話筒不一會兒，戴蒙・斯佩德就打電話來了。

『哼嗯——親愛的阿諾德，聽說你又為難我的埃琳娜了？』

接起電話聽見那滑膩的聲音的當下，阿諾德・亞凡席斯厭惡地蹙起了眉。

「她告訴你的？」

『那怎麼可能？我只是稍微竊聽了她辦公室電話的通話內容……身為一個前任特務，這種事情不是再稀鬆平常不過了嗎？』話筒另一端的斯佩德用笑吟吟的嗓音替自己辯解，『所以，關於新作品的題材真的沒有想法嗎？』

「這跟你無關。」

『⊠，別急著掛電話。』戳破了阿諾德內心想法，斯佩德輕笑著道，『我是來提供你建議的，我聽說，你的作品好像不是很受色情小說界的歡迎嘛？』

「那又如何？」阿諾德冷淡地道，「我有我的美學。」

『不過，你的書作為限制級文學小說倒是在坊間大熱賣……』

「——你就是打來說這個的？」

『當然不是。』斯佩德的聲音傳來了一點笑意，『我是要問你，有沒有打算拓增女性讀者群——寫寫男同性愛小說之類的？』

「那對我沒有意義。」阿諾德冷冷反駁，「再說，我並不是……」

『——反正對你來說，只要能夠虐殺，是男是女都無所謂不是嗎？』

被對方打斷了尚未出口的辯解，阿諾德沉默了一會兒。

「即使如此，我還是沒有改變風格的理由。」他冷哼一聲，單手抓著話筒，背部倚上了牆，「況且，讓我有強烈虐殺衝動的男人目前只有你。」

『哼嗯——我是不反對啦，你可以把我們兩個的交往過成記錄下來。』那藍髮男人輕佻地道，『不過你弟弟呢？你完全沒有殺他的衝動？』

「萬一真是如此，恭彌有保護他自己的能力。」阿諾德淡淡地回應，卻感到有些違心，

他閉上眼，話筒另一頭的斯佩德像是想到了什麼，沉默了一會兒。

『那麼——Primo Vongola 呢？』

阿諾德緩緩睜開了雙眼。

「為什麼提到他？」

『他上次和我提過了喔——「阿諾德很容易臉紅，其實感覺還挺可愛的。」……我說，你難道不是想殺他，想到興奮得臉都紅了嗎？』

聞言，那銀髮青年陷入了一會兒的沉默。

——喬特說他很可愛。

「很可愛」幾個音節在他腦中不斷重複播放著，阿諾德感到自己的雙頰漲紅了，他不顧話筒另一端仍在滔滔不絕的斯佩德，掛斷了電話。

普通說一個人「很可愛」的時候，指的是什麼意思呢？

他站在原地，陷入了好一會兒的沉思，抬頭看時鐘才發現已經下午五點，為了隨時可能提早回家的雲雀恭彌，阿諾德留了張字條，出門去買晚餐的食材。

＊

晚上，兄弟兩人用過晚餐後，雲雀恭彌便回到房裡讀書，阿諾德窩在客廳裡想了新連載

的題材，卻總也想不出答案，他便起身說要去外頭晃晃，原想服用鎮定劑後再出門，但雲雀恭彌堅持不讓步，阿諾德也就打消了這個想法。

夜晚的風有點冷，下了點小雨，或許是因為這個原因，今天上街的人很少，完全符合阿諾德心目中的期望，他在書店裡翻了一會兒的書，眼角不經意瞥見了封面是Primo Vongola的追星偶像雜誌，他拿起雜誌，端詳了封面好一會兒，雜誌內容包含對Primo的採訪記錄，阿諾德只猶豫了幾秒就將雜誌收進購物籃中，他另外還挑了一本《古代刑具大全》，作為飯後消遣的讀物之用。

離開書店後，原本打算繞到電影院去看場電影，卻突然被群聚在街口、身穿立領制服的學生吸引了目光，只見一個身穿連身帽外套、戴著口罩和墨鏡的男人被那群高頭大馬的學生追趕到了牆角。

「喂，在這裡遮遮掩掩可是違反風紀的。」

「非本地人擅自在巷子裡晃來晃去也是要收取活動費的，難道你沒聽說嗎？」

「不想被找麻煩的話就乖乖把錢交出來，一共兩萬。」

然而那被學生威脅的蒙面男人卻只站在原地，既沒有退後，也沒有開口，阿諾德從少年身後靜靜地看著他，從那墨鏡後的雙眼中他看不見一絲恐懼，而那男人也恰在此時注意到了

少年們身後的阿諾德。

那男人突然轉身向後跑。

少年們愣了一會兒，隨即怒氣沖沖的追趕上去，站在原地的阿諾德愣住了，那男人既不恐懼，為什麼要逃走？與其說是逃走，更像是要引不良少年前往什麼地方，但是在那之前他看了自己一眼，也就是說——

是不想把無關的人牽連進去？

這個可能的答案冒出腦海的當下，阿諾德也邁開腳步，朝巷內追了進去。

*

這條黑暗潮濕的小巷子是條死路。

在夜晚戴著墨鏡簡直就如雙眼失明一般，但男人卻在即將撞上磚牆前停下腳步，他抬手向前摸探，直到確認是死路後才轉過身，面對追過來的一群不良少年。

「無路可逃了吧，混帳！」

其中一個少年叫囂道，舉起了手中的棒球棍。

「——你們幾個。」

冷漠的聲音猛然響起，幾名少年回過了頭。

只見黑暗中，抱著書店紙袋的銀髮青年緩緩朝他們走來，冰冷的眼眸透露著銳利且熟悉的氣息，幾名少年本能地因畏懼而向後退了幾步。

「阿諾德先生？」

「是阿諾德先生……」

「身為風紀委員，群聚取締也是違反風紀的吧？」阿諾德慢條斯理地冷聲道，「不想我告訴恭彌的話，就立刻從我眼前消失。」

「可是阿諾德先生，這個人……」

「——你們只有十秒的時間。」

幾個少年的臉色瞬間刷得慘白，剛才的威風一下全消，他們囁嚅著答應後，便狼狽地逃離了小巷，阿諾德這才轉頭看向那個男人，卻見對方已脫下了墨鏡和口罩，那偽裝背後溫柔的笑容如此熟悉。

阿諾德瞪大了雙眼。

「喬特……？」

「本來想讓你趁機逃走的，沒想到會被救，真讓我嚇了一跳。」那金髮男人溫和地笑了笑，「你到底是什麼來頭啊？阿諾德。」

「恭彌是雲雀組當家的少主，這附近是他的地盤。」阿諾德淡淡地解釋，看著喬特一步步走到自己身旁，「我只是借了下他的威風。」

「原來如此，沒想到會因此得救……」

「——話又說回來，這個時間你在這裡幹什麼？」

「這個嘛……」雖被阿諾德無禮地打斷了話，喬特卻並不因此而生氣，反而露出了不好意思的微笑，「老實說，我想為電影取材……」

「電影？」他問，向出口邁出了步伐，喬特也在戴上口罩和墨鏡後跟上他的腳步，阿諾德繼續追問，「你想要拍電影？」

「對……不是，我說的是演出，就是你的小說將翻拍的那部電影。」喬特靦腆地笑了笑，「就是……小說裡不是有出現虐戀情節嗎？」

「因為那是虐戀小說。」

「對，但是我一次也沒有體驗過，怕不能把主角演得真實……」喬特在走出巷口前又拉了拉連身帽，接著道，「所以我上網查了一下，這附近的紅燈區似乎有相當多 SM 俱樂部的樣子，所以我就想一個人出來看看……」

「沒有對你的秘書說嗎？」

「不，這種事一般說不出口的吧？」喬特苦笑起來。

聽見他的笑聲，阿諾德查覺到自己的臉頰有些發熱，他連忙低下頭。

「如果只是今天的話，可以帶你去見識一下。」他輕聲道，抱緊了手中的紙袋，「我有會員卡……是為了取材才弄到的。」

他不知道自己的辯解有何意義，但喬特卻微笑起來。

「那就麻煩你了。」那金髮男人柔聲道，「謝謝你，阿諾德。」

*

夜晚的紅燈區亮得有如白天。

四處是七彩閃爍的霓虹燈，穿得極少的酒店女郎拿著招牌在外頭攬客，走路搖晃晃的醉漢隨處可見，很少不經變裝就來到這裡，阿諾德心中多少有些不自在，他帶領著喬特，巧妙地避開了別家俱樂部的攬客行為，而後在一間大家的SM俱樂部前停下腳步，回頭確認一眼蒙面的喬特有確實跟上後，走入了店內。

一進入店內，店裡的服務人員便有相當的警戒，畢竟阿諾德從外表看起來是個冷感、清醒、正派，與虐戀之類毫無干係的人物，蒙面的喬特抬高太陽眼鏡，好奇地打量著四周，只見在櫃台的角落放著一個顯眼的招牌，上頭以紅字和小插圖大大地寫著「知名小說家雲雀初

取材名店」的字樣。

「歡迎光臨，請問兩位是要……？」穿著暴露的女郎上前招呼，阿諾德摸摸口袋，搜出了一張卡，遞給了眼前的女郎。

「是雲雀初介紹來的。」阿諾德面不改色地撒謊，「要最大的房間。」

女郎將卡遞給櫃檯人員，掃瞄了條碼後，兩人臉色驟變，方才的女郎匆忙上前來，雙手將VIP卡奉上，道，「請問是要M還是S方面呢？」

「比照辦理。」阿諾德平淡地回答，「人數也和雲雀初一樣，三個人……不。」他望向身後蒙面的喬特，改口，「這次多加一個。」

聞言，喬特有些緊張地點點頭。

他們兩人隨著女郎的帶領進入電梯，到達了一間寬敞的房間，裡面擺放著各式各樣的性虐用品和道具，佈置挺有拷問房的感覺，喬特心裡感到相當不安，在帶領他們來到房間後，女郎便先行離去。

阿諾德脫去風衣，往一旁的高級大床走去，隨手將紙袋丟上床，懶散地往上頭躺下，喬特也忐忑不安地在他身旁坐下，他拿下了墨鏡和口罩，脫下連身帽，心裡還在想著阿諾德剛剛所說的人數是什麼意思，房門便在此時打開。

喬特連忙戴上墨鏡遮掩身分，只見兩名穿著暴露的女性走了進來，其中一名戴著軍帽，身穿緊身黑色情趣服裝和高筒靴，另一名女性身上只穿著暴露的浴衣，她們有些期待地看了床上的兩名男人一眼，喬特也緊張地看向身旁的阿諾德。

「接下來他們會進行基本示範。」阿諾德淡淡地道，顯然沒有從床上爬起身的打算，「你慢慢看吧，這樣多少會有點了解的吧？」

「要我慢慢看、這……！」

喬特頓時有些無語，阿諾德這時懶散地舉起了手。

「妳們做妳們的，不用看這邊。」

他對那兩名稍有期待的女人下令，女人們的臉色很快地沉了下來，心有不滿地搬出道具，她們不再朝床邊看任何一眼，喬特緩緩摘下了墨鏡，只見穿軍裝的女人一面用言語辱罵著眼前的女性，一面慢慢將她剝光，踢打她、凌辱她，用繩子捆綁她美麗的肉體，將她整個人吊起來，用皮鞭開始狠狠抽打，女人痛苦的哀號回盪在密閉空間之中，喬特察覺到床開始顫抖，他側過頭，看見身旁的阿諾德蜷起了身子，雙手捂住了嘴，喬特試圖觸碰他，卻聽見阿諾德笑出了聲。

那是令人不寒而慄的、瘋狂的笑聲。

喬特愣住了，兩名女子也停下了動作，不解地朝床邊望過來，喬特不安地碰了下阿諾德的肩膀，他的手卻在剎那間被抓住。

「看她們，別碰我。」阿諾德以顫抖的嗓音道，他的表情卻透露著相反情緒的興奮，而後他像是察覺到了什麼，看向了那兩名女子，「為什麼停了？」

那質問的語氣無比陰冷，兩名女子都嚇了一跳，他們的恐懼沒被看漏，阿諾德的眼神興奮起來，他鬆開了喬特的手，緩緩站起身，朝那兩名女人走去。

「幹什麼……」戴著軍帽的女人努力裝出高傲的姿態，甩了兩下手中的皮鞭，「讓你坐著就坐著！賤貨！也想被我鞭打嗎！」

「賤貨？呵呵……」那銀髮青年發出幾聲輕笑，繞過恐懼的女人身旁，走到後方的刑具架邊，慢條斯理地抽出了一把銀色的鐵製手銬，「話又說回來，妳真的知道什麼叫鞭打、什麼叫虐待嗎？三流女演員。」

「三流……！」

女人露出了屈辱憤怒的神情，這讓阿諾德愉悅地勾起了唇角。

「我當SM女王這麼多年，沒有受過這等屈辱！」戴軍帽的女人憤怒地揮舞著手上的皮鞭，「我要讓你跪在我腳下！舔我的腳趾求我饒命！」

「這種程度就滿足了？那我……」，拉直了手銬的鍊條，阿諾德咧出一抹嗜殺瘋狂的笑意，「——我要妳皮開肉綻、鮮血淋漓地死在我眼前。」

他的話嚇傻了在場所有人。

眼看阿諾德一步步靠近，女人恐懼地胡亂揮舞皮鞭，阿諾德反手抓住了鞭子，一抽，趁著女人重心不穩的剎那他跨步向前，狠狠揮下手銬，金屬硬物的尖銳邊角在女人赤裸的肩上砍出一道長長的口子，那女人發出一陣痛苦的尖叫，跌坐在地上，被吊在半空中的赤裸女人也嚇得大哭出聲。

「住手！住手啊——！」那女人嘶聲哭喊，「快逃！小夏！快點逃啊！」

「我喜歡這個聲音。」阿諾德一手掐住了那女人的下顎，後者恐懼地停止了哭聲，眼淚卻無法控制地不斷滑落眼角，阿諾德望著那女人，高興地微笑起來，「……在妳喉嚨喊破以前，我允許妳繼續叫。」

女人嚇得全身發抖，緊咬著下唇不敢再出聲，阿諾德再度將視線挪向那在地上匍匐的女人，她正試圖掙扎著要站起身，四肢軀體因恐懼而不停顫抖，注意到阿諾德的眼神，她嚇得瘋狂蠕動身子，盡可能地要離眼前的怪物遠一些，而那銀髮男人卻抬起腳，毫不留情地踩上她的骨盆。

「接下來是問答時間，妳有四個選項，女人。」他以柔軟而危險的嗓音輕聲低問，「左手、右手、左腳、右腳——妳喜歡從哪裡開始被肢解才好？」

「我……」那女人臉上爬滿了淚水，雙眼因恐懼而放大，「我都不……」

「我的建議是，左腳。」

「不要、不要……不要啊啊啊啊啊啊啊——！」

女人的慘叫化為一種快感，阿諾德的雙瞳在剎那間因興奮而放大，然而就在他動手的瞬間，一股力道從後方架住了他，阿諾德被拉扯著向後退了幾步，他的身體連同身後那人的身體一起撞到了牆上。

就在他將注意力集中在兩個女人身上時，喬特已趁機繞到他背後，阿諾德不斷掙扎著，接二連三的肘擊卻只撞上了厚實的牆壁，那銀髮男人發出一陣憤怒的、宛如野獸嘶吼一般的咆哮，喬特索性抓著他向側倒下，以身體的重量將他壓制在地，阿諾德也不甘示弱地狠狠咬住了那結實的臂腕。

「——阿諾德。」

喬特的聲音在剎那間令他愣住了。

「你清醒一點，阿諾德。」那金髮男人忍著被咬的痛楚，以冷靜而平穩的嗓音柔聲安撫，

「冷靜點，看著我，深呼吸。」

阿諾德愣愣地看著他。

喬特和其他人是不一樣的。

不用焦急的嗓音叫他住手，不增加他的焦慮，也不用恐懼的眼神看著他，那雙金紅色的眸子很平靜，很溫柔，阿諾德不自覺地鬆開了嘴，口裡傳來不屬於自己的血腥味，他的呼吸逐漸急促起來，而後他別開了頭。

最醜陋的模樣——都被喬特看見了。

「啊……嗚……」

阿諾德狼狽地舉起手，蜷起身子想遮住自己的臉，溫熱的淚水不自覺地滑過了側臉，喬特放開了他，阿諾德掙扎著爬起身子要走，那金髮男人卻一把拉住了他，將他扯進自己懷中，雙手緊緊地環抱著那清瘦的銀髮人兒。

「你沒吃鎮定劑就出門了吧？」他輕聲問，「有帶藥來嗎？」

阿諾德搖搖頭，喬特染血的溫暖掌心輕輕按上他的後腦，輕柔地來回撫摸。

「把眼睛閉上，我在你身邊，都沒事了。」喬特輕聲地說著，抱著阿諾德的手又收緊了些，察覺到懷裡人兒的呼吸逐漸緩和下來，他才抬頭看向兩名驚魂未定的女人，「對不起，

讓妳們受驚了。」

躺在地上的女性擦去淚水，按著傷口，用發軟的雙腿勉強站起，錯愕地看著眼前的兩人，在陰暗的燈光中，她認出了那是 Primo Vongola 的臉。

「傷口深嗎？」就在女人來得及說什麼以前，喬特開口問，那女人搖搖頭，喬特又將懷裡的銀髮人兒抱緊了一點，道，「那麼請妳幫旁邊的夥伴鬆綁，然後慢慢離開……不可以！」將正要回頭的阿諾德按回自己懷裡，喬特鎮靜地命令，「為了避免你又無法控制自己，你還是別看到傷口比較好。」

喬特的話讓兩個女人猛然察覺，那披著人皮的怪物仍然有危險性，那被吊在半空的女人嚇得要哭，喬特比了個安靜的手勢，一旁的夥伴連忙捂住她的嘴，身上的繩子被小心翼翼地割開，她從半空中被放了下來，而後那女人穿上衣服，攙扶著受傷的夥伴，放輕腳步離開了房間。

幽暗的房內只剩下相擁的兩人，喬特感覺到懷裡人兒的體溫很冷，他不知道自己該說些什麼安撫他，也不敢鬆手讓阿諾德離開，阿諾德一句話也沒說，窩在他的懷裡，呼吸很淺很平穩，喬特感到自己的肩膀被淚水濡濕了。

他仰起頭，望著冷冰冰的天花板。

雖然早就從戴蒙・斯佩德口中聽過阿諾德的狀況，但實際面對還是第一次，他想起自己最初看見阿諾德的時候，怎麼也無法相信他是官能小說家，但在看過阿諾德的小說後，喬特覺得自己明白了，明白了這個人的靈魂是怎麼一回事。

在阿諾德的心中，他本身的嗜血就是一把雙刃劍。

傷害他人，也深深地傷害了自己。

喬特不清楚自己抱著阿諾德有多久，但是在那之後，一群穿學生服的彪形大漢和雲雀恭彌匆匆趕來了，在推開門看見阿諾德的一剎那，那少年震驚地瞪大了眼，紅燈區是警察視而不見的無法地帶，這裡的秩序由雲雀組維持，但他卻怎麼也沒想到，SM 俱樂部舉報的攻擊事件會是由自己的哥哥惹出。

兩個害怕的女證人跟在後面，雲雀恭彌要部下把她們帶走，而後他反手關上門，喬特見到他來，漸漸鬆開了抱著阿諾德的雙手，雲雀恭彌在阿諾德身旁彎下身，收起了手中的拐子，聽見聲響，阿諾德緩緩地抬起了頭。

「阿諾德，是我。」

雲雀恭彌輕輕出聲，那銀髮青年慢慢回過頭來，雙眼因哭泣而紅腫。

「恭彌……」

「阿諾德，我們回家吧。」

「不能靠近我，我又會……」

「不會。」雲雀恭彌握住了那冰冷的手，輕聲道，「我是你弟弟啊。」

然而想起了先前親手殺死雲雀恭彌的夢境，阿諾德恐懼地瞪大了眼，喬特溫暖的掌心卻在此時摸了摸他的頭，阿諾德愣了好一會兒，側頭望向他。

「阿諾德是個好哥哥吧？」那金髮男人溫柔地微笑道，「弟弟看起來那麼不安，你不該抱他一下嗎？」

聞言，阿諾德轉頭望向雲雀恭彌，注意到他的眼神，那少年很快地別開了視線，似乎是希望能藉此掩藏心裡的不安，阿諾德緩緩地睜大了雙眼。

他伸出手，輕輕摟住了雲雀恭彌。

因這番舉動而愣住的黑髮少年抬起頭，雙頰泛起了淺淺的紅暈，但是他沒有反抗，小小的身體比想像中要來得溫暖，阿諾德再次感到自己的眼眶泛起了紅，他收起手，將懷裡的弟弟抱得更緊了一些。

「對不起，恭彌。」他輕聲說著，閉上了眼睛，「我擾亂了風紀……」

「不是太嚴重。」那少年有些彆扭地回答，「但是下不為例。」

「……遵命。」

那銀髮人兒終於破涕為笑。

「我們回家吧。」

*

SM 俱樂部的消息後來被雲雀組全然封鎖。

受傷的女孩子也由雲雀組協助就醫，阿諾德又在雲雀恭彌的允許下開始服用鎮定劑，這件事也被阿諾德的心理醫生知道了，他代替阿諾德去見了那兩個女孩，解釋阿諾德的情況，並向兩人道歉，那之後心理醫生也來過雲雀家，他曾從兩個女孩口中聽說事情的經過，對於 Primo Vongola 的事情他相當感興趣，這是他初次聽聞有人能不靠藥物和暴力就將那頭發狂的野獸安撫下來。

只要遇見危險，人就會有害怕的本能。

阿諾德可以嗅得出他人心底的恐懼，就像鎖定目標的獵豹，一抓住就緊咬著不放，直到將獵物撕咬至死為止，雖這些年來靠著足不出戶和鎮定劑的幫助，阿諾德的情況維持得還不錯，但這次的事件足以讓他被送回精神療養院。

「如果不是弟弟拜託我……真是的。」那醫生注視著躺在沙發上、用書本蓋著臉的銀髮青年，嘆息，「這次的事情我暫時保密，但是沒有下次了。」

「嗯……」

阿諾德淡淡地應聲，卻沒有多說什麼。

似乎察覺自己該找個新的話題，那黑髮的醫生看了看四周。

「對了，你的小說寫得怎麼樣了？」

「寫完了。」阿諾德拿下臉上的書，側頭望向醫生，「在準備新連載。」

「你終於有想法了？」

「那怎麼可能。」

醫生挫折地嘆了口氣。

「說不定……阿諾德。」沉默一會兒，他才又開口，「你是不是不適合寫虐戀小說呢？說不定還有其他幫助你紓壓的方法。」

「比方說？」

「比方說……呃……這個……音樂……之類的？」黑髮的醫生語塞了，他低下頭，陷入了一會兒的沉默，阿諾德平靜地望著他，而後緩緩坐起了身。

「我有想過去孤島上旅行一段時間。」他淡淡地道，「幾年前以取材的名義這麼做了，不過完全沒有用，越是遠離人群，就越難以重新融入。」

「難道你沒有想過……」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像你一樣成功融入人群，雨月。」

氣氛陷入尷尬的沉默，那醫生再次沉沉地嘆了口氣。

「那……你要不要轉換跑道？放棄虐戀小說？」半晌，那黑髮青年才輕聲開口，望向眼前那張疑惑的臉孔，道，「不必管編輯部說什麼，寫你想寫的東西就行了。」他頓了頓，溫柔地微笑起來，「畢竟，這才是治療的本意，不是嗎？」

*

聽從心理醫生的建議，阿諾德暫時放棄了新連載。

午後，趁著雲雀恭彌還在上學，他吞下鎮定劑，擅自出了門，到市中心的寵物店去晃晃，在櫥窗裡他看見了一隻模樣相當可愛的刺蝟，這足以讓阿諾德蹲在那裡看了半個小時，但最後他還是沒有帶走牠。

他搭上了地下鐵，在車廂內觀察形形色色的人們，偶然瞥見正在角落騷擾翹課女學生的電車癡漢，阿諾德一腳將癡漢踹上電車門，獲得了一個車廂的掌聲，或許是因為那些掌聲來

得太意外，阿諾德想狠狠砸破那男人腦袋的殺戮衝動全然被打斷，他想起電影公司似乎曾在郵件裡談起電影幾天前已經開拍，心血來潮於是決定去現場看看，順道繞路去把他修好的車開回來。

由於 Primo Vongola 擔當主役一事還是秘密，片場被工作人員嚴密地封鎖，阿諾德發揮他特務時期的本領，從攝影棚上方繞進去，他整個人掛在大型吊燈上，從上方俯瞰拍片現場的情景，現在正提前拍攝劇本第五十八幕，主角不由自主對女主角產生殺人慾望後，對 SM 俱樂部的女王動手的剎那。

喬特的髮型和髮色都改變了，大約是戴上了假髮，他的五官看起來老了些、也不再像喬特本人，應是經過了特殊化妝，雙眼也戴上了變色片，現在的喬特看起來就像個普通的日本中年人，若不是早就知道喬特是主角，阿諾德懷疑自己大概不能認出他，只見在俱樂部佈置的場地中，主角掐住了女人的頸子，用力將她按到牆上，女人發出一聲驚恐的叫喊，動作定格，導演也在此時喊卡。

「很好！接下來換 Primo 特寫。」導演下令道，「愛子小姐作準備！」

在簡單的準備過後，攝影師轉換角度，拍攝 Primo 居高臨下施虐的場景，在準備過程中，Primo 一直維持著冷漠的表情，既不笑，也不與他人對話，當導演喊出開麥拉的剎那，那男

人對著鏡頭，發出了令人顫慄的笑聲。

阿諾德瞪大了雙眼。

片場的氣氛在剎那間轉變，喬特的笑聲逐漸轉大，變得瘋狂，周遭群眾全然安靜下來，恐懼地盯著正中心的喬特，他平時溫和的神色，也隨著笑聲變得猙獰。

「——卡！」

導演的命令在剎那間斬斷了恐懼的氛圍。

喬特喘著氣，站直了身子。

「非常好……今天你可以休息了。」導演的聲音有一絲被強壓下的顫抖，然而他隨即轉移了注意力，「接下來換愛子小姐的特寫，這幕結束我們就收工。」

聞言，Primo 面無表情地走出了片場，前往休息室。

他所經之處，人群皆恐懼地讓開，叼著菸的紅髮男人拿著兩名易開罐飲料在走廊盡頭處等他，見到 Primo 陰沉可怖的臉色，他不禁愣住了。

「喬……」

「——喬特！」

就在紅髮男人來得及說什麼以前，後方轉角猛然衝出的身影將他用力撞開，那男人發出

一陣慘叫，向前撲倒在地，而那魯莽的傢伙卻逕直跨過男人的身體，朝眼前的喬特撲過去，雙手捧住了那經過特殊化妝後的臉。

喬特瞪大了雙眼，愣愣地望著眼前的銀髮青年。

「喬特！你沒事吧？」那青年喘著氣，焦急地道，「看著我，深呼吸……」

「……阿諾德？」

喬特平靜的嗓音猛然打斷了阿諾德的思緒。

他愣愣地望著喬特，那男人也錯愕地望著他。

「你沒事？」

「我？我怎麼了嗎？」

「可是你剛剛……」阿諾德有些混亂地低下頭，「你剛剛不是……」

「喔，被你看到了啊。」

阿諾德抬起頭，對上了喬特溫柔的微笑。

「我只是暫時沒辦法脫離角色而已，演員大部分都是這樣的。」他的神色恢復了以往的溫和，抬手摸了摸那銀髮青年的髮，「謝謝你擔心我。」

看著那男人溫和的微笑，阿諾德鬆了一口氣。

他緊緊貼上喬特的胸口，放心地閉上雙眼，那男人一愣，隨即紅了臉。

「那個，阿諾……」

「——喂！」粗暴憤怒的嗓音猛然從後方傳出，剛剛被撞倒在地的紅髮男人怒氣沖沖地站起身，「在卿卿我我之前！麻煩擔心一下受害者好不好！渾蛋！」

「卿……！」喬特的雙頰一下子漲成了玫瑰紅，「什麼卿卿我……唔哇！」

猛然被懷裡的阿諾德推開，喬特向後退了幾步，只見那銀髮青年面無表情地站直身子，神色淡定地拍了拍身上的灰塵，但任誰都能看見他發紅的耳根。

「我只是來看看狀況而已。」那銀髮青年故作鎮定地道，神色有一絲不易察覺的彆扭，「既然什麼事也沒發生，我要走了，祝你拍片順利。」

說完，他以驚人的速度快步離開了兩人的視線範圍。

望著那銀髮人兒離去的背影，紅髮男人站到喬特身旁，疑惑地揚起了眉。

「搞什麼……那傢伙是大傲嬌啊？」

「傲嬌？」

「就是……嘛，算了，跟你解釋也不會懂的。」

＊

出了電影公司，阿諾德在大街上奔跑了好一會兒，腳步這才漸漸緩下來。

他彎下身，喘著氣，側頭看見櫥窗上映照出的自己，白皙的雙頰泛著紅暈，他想起方才那紅髮男人的話，感到頰上的溫度又更熱了些，他蹲下來，雙手捂住自己的臉，完全無法明白這股怦然心動的感覺究竟是什麼。

這和平時興奮的殺人欲望全然不同。

難道這是……

——不、不可能的。

在答案即將竄出腦海的剎那又被他自己硬生生斬斷，阿諾德有些慌亂地搖搖頭，他在原處不知道蹲了多久，直到心情感覺稍微平靜點了，他才撐著膝蓋站起身，向前方的街道邁開了步伐，卻在此時聽見後方傳來了急促的腳步聲，阿諾德回過頭，只見一個留著紅色阿福羅頭，帶著墨鏡卻穿著和服的男人不顧大街上眾人吃驚的目光，以驚人的速度朝阿諾德衝過來。

然後，那個奇裝異服的男人在阿諾德面前緊急剎車，抓住他的手就往隔壁的速食店衝，認出那是方才喬特身上的戲服，怪人的真面目在剎那間浮現腦海，阿諾德紅了雙頰，那人抓著他的手衝進廁所裡，反手鎖上了門。

「G那個傢伙……！」喬特氣喘吁吁地埋怨，扯下了頭上的紅色假髮，金色的亂髮垂落下來，他摘下墨鏡，靠在門上，從懷裡掏出了一個紙袋，「抱歉這麼突然……那個……這是那天你留在俱樂部的書。」

他將紙袋遞給阿諾德，後者疑惑地接過，內容物摸起來確實是書，但紙袋並不是自己常去的那家書店，猜想到阿諾德的疑慮，喬特連忙補充：「因為原本的紙袋沾到了我的血，所以我擅自把包裝換了……抱歉。」

「這倒是無所謂……」阿諾德淡淡地回答，拆開了包裝，隔了這麼久，他已經忘記自己當時買了什麼書，他從紙袋裡取出兩本書，看見封面是喬特的雜誌，記憶在霎時間甦醒，阿諾德瞬間漲紅了臉，他抬起頭，喬特趕忙移開了視線。

「這、這是……」阿諾德紅著臉試圖辯解，腦中卻一片混亂，「我只是……」

「沒什麼，我了解你的心情。」喬特有些尷尬地輕咳一聲，「因為初次見面之後，我也找過雲雀初的書來看，所以……呃，這跟那是一樣的吧……」

阿諾德一時語塞，他陷入了一會兒的沉默，白皙的雙頰有如玫瑰一般艷紅，喬特用眼角餘光偷偷瞄了他一眼，覺得自己的臉頰也開始發熱，他情不自禁地伸手挑起阿諾德的下顎，那銀髮人兒的冰藍色眸裡有幾分明顯的不知所措，但他沒有推開他，一股欣喜驅使喬特向前

傾身，他閉上雙眼，感到阿諾德的手貼上了他的胸口，淺而急促的呼吸聲逐漸緩和下來，兩人的雙唇在此刻相觸。

從未想過，對方唇瓣的觸感會如此熟悉。

那個下雨夜晚的記憶又在腦中甦醒，阿諾德伸手環過了喬特的頸子，輕而繾綣的吻逐漸加深，喬特的雙手緊緊抱住了他，他們輕咬著彼此的雙唇，而後，不知是誰先撬開對方的貝齒，軟舌深入了口腔，舌尖與舌尖彼此挑逗交纏，津液順著嘴角滑落，滴上了白皙的鎖骨，阿諾德感到自己的身體逐漸發熱，他的意識逐漸被一股慾望掌控了，而那是未知的，他從不知道的深沉慾念。

——比「殺戮」更本能的慾望。

「喬……哈嗯……唔……」

未擠出的話語又再次被激烈的吻封鎖，阿諾德的身體逐漸癱軟下來，喬特溫暖的大手從阿諾德的腰間緩緩下滑，撫上了他的臀瓣，那銀髮人兒稍稍睜開了迷離的眼，卻沒有反抗，甚至不想反抗，此刻他的身體熱得彷彿不像自己的。

「喬……特……」

「別說話，阿諾……」

——叩叩叩叩！

急促的敲門聲在霎時間將廁所內的兩人拉回現實。

意識到自己做了什麼的喬特尷尬地咳了幾聲，阿諾德也立即推開了他，他紅著臉狼狽地擦去嘴角殘留的唾液，敲門聲又再次響起，喬特嘆了口氣，將假髮和墨鏡重新戴上，他看著雙頰泛紅的阿諾德，一時之間不知道該說什麼，正打算轉身離開，阿諾德卻輕輕扯住了他的袖子，喬特愣愣地回過頭。

只見那銀髮人兒緊抱著懷裡的書，彆扭地別開了頭。

「喬特，我……」他以細得幾乎聽不見的音量顫抖地道，「我可能喜……喜……」

阿諾德支吾了半天沒有下文，但查覺到對方可能要說什麼，喬特因狂喜而漲紅了臉，他向前跨出一步，緊緊將阿諾德擁入懷中。

「我喜歡你，阿諾德。」他悄聲說，卻壓抑不住語氣裡的興奮，「下次再見。」

急促的敲門聲一再傳來，喬特放開了他，轉身開門離開。

幾個憋得受不了的客人向廁所內蜂擁而入，接二連三地與阿諾德擦身而過，那銀髮青年向外跑去，看著那戴著紅色阿福羅假髮的男人以喜感的方式晃出了速食店，他忍不住笑出了聲。

這也是頭一次，他聽見自己率真的笑聲。

阿諾德很快地捂住了嘴，為自己剛才發出了笑聲感到有些羞惱，但這卻也是二十餘年來的人生中頭一次，他感到心情如此的輕鬆愉快，阿諾德想起了今天早上在櫥窗裡看見的小刺蝟，一股全新的想法從他腦中生出。

他想帶那隻刺蝟回家，作為給雲雀恭彌的禮物。

雲雀恭彌是個彆扭的孩子，阿諾德一再從那少年的反應中映證了這點。

清晨醒來收到刺蝟的剎那，他穿著睡衣興奮地從樓上一路衝下來，然而當阿諾德解下圍裙回過頭時，卻看見那孩子板著一張臉孔站在那裡，他一句話也沒說，白皙的雙頰漲得紅紅的，然後他很快地跑回了臥房，阿諾德喊他下來吃早餐，那少年過了一會兒才穿好制服走下樓，那隻小刺蝟則一直窩在他的肩上。

這天，阿諾德用修好的車載他去上學。

他窩在家裡一天的時間，新作品的構想慢慢浮出了腦海，過去他書中的主角都因為無法控制殺意而得到了悲慘的結局，然而這一次，有什麼新的想法改變了他，他想起了先前斯佩德提起的男同性愛作品的建議，又想起了喬特，這一次，他想寫出一部關於救贖的作品，關

於一個男人被另一個男人拯救的作品。

他一直一直寫下去，敲著鍵盤的手停不下來，腦海的情節不斷地迸發出來，或被寫下、或被刪除，左下角的統計字數不斷增加，三位數、四位數、五位數、六位數……寫到他忘記了飢餓與口渴，忘記了時間的行進，太陽從這頭轉到那頭，又落下了地平線的彼端，黑暗的房內只剩下發光的電腦螢幕，直到他累得趴在電腦前睡著，六點返家的雲雀恭彌還以為他出事了。

那一晚，阿諾德難得熬夜。

他獨自一人盯著螢幕，手指飛快地不停敲動鍵盤，他的意識與軀體卻從漆黑的房間裡一點一點地消失了，幻化成為故事裡的主角，在無止盡的殺戮中來回奔走，像不停在血肉中盲目攢動的蠕蟲，直到他遇見了那名為喬特・米迦勒的男人，即使主角身染鮮血，他仍是毫不嫌棄地抓住了那雙血腥的手，用溫柔且包容的雙眼將他從漆黑的深淵中拯救而出，兩人深深地相愛過，也曾翻雲覆雨過，雖然最後的結果仍是別離，但至少，他已再不是過去那個殘酷的殺人狂。

存檔鍵按下，阿諾德整個人疲累地趴上桌面。

二十三萬零兩百八十字，初稿。

黎明的晨光灑落在安靜的室內，他抬眼望向一夜的成果，露出滿足的微笑，他想起那天大雨的晚上，喬特第一次叫他的名字時他做的夢，夢裡那美麗的湖泊，清澈的湖面，平靜與安寧的模樣，就彷彿是英國傳說中的亞瓦隆湖，而喬特——喬特就是撐船的魔法師，帶他離開幽暗血腥的戰場，前往光芒閃耀的理想鄉。

他趴在桌面，無力的手拾起筆，在凌亂的草稿紙上寫下了一行字。

——亞瓦隆的渡船人。

*

電影的拍攝工作進度相當快。

Primo Vongola 的演技無從挑剔，和劇組和其他演員的配合度又很高，這讓電影的進度比預期的要快了不少，那之後偶爾從埃琳娜口中聽說劇組出了幾次外景，現在已經快要拍到電影的結局部分，劇組數次寫信來問雲雀初老師有沒有到拍攝現場參觀的意願，阿諾德都以「請自由創作」的理由拒絕了，但他答應劇組，在首映日的當天會參加活動，並和導演一起剪綵。

這也讓阿諾德想起，他與喬特從那之後就沒再見面了。

但也不算是件壞事，畢竟他找不出見喬特的理由，純粹抒發用的小說也完成了，或許現

實中的老人就和小說結局一樣，兩人自此不再見面也是好的。

數個月的時間很快地消逝。

先前在雜誌上連載的作品已經宣告完結，小說單行本也開始發售，發售首日又刷新了過去的銷量紀錄，電影劇組方面已經宣告殺青，正在後製和製作預告片，預計年底可以上演，Primo Vongola 在那之後便銷聲匿跡了，大約是回去了歐洲，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但是他一度在日本拍廣告和接受雜誌採訪，在拍片期間也上過幾次日本綜藝節目，這讓日本掀起了一陣的 Primo Vongola 風潮。

喬特的日語很好，這讓他擁有足夠跨國發展的資本，在節目上的他也表示他會五國語言，英語、義大利語、西西里語、日語和西班牙語，被問起為什麼會這麼多語言，喬特說自小開始就容易接觸到各種不同母語人士，不知不覺間就學會了那些語言，學習過程中也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被問起為什麼會在日本停留這麼久的時間，喬特只笑著說這是秘密。

在他銷聲匿跡後不久，該部電影的記者會發表，電影的預告片也開始在各大電視台播放了，各大十字路口的電子看板牆上貼上了新電影的預告，幕後花絮也播出了 Primo Vongola 接受特殊化妝時的真實場景，國外明星演出R級電影的消息很快散播到了全世界，很快地，

電影公司就接到了國外想購買版權的生意。

結合這波電影風潮，雲雀初的書在短時間內不斷再版，各國出版社也來購買他作品的版權，雲雀初成為了名副其實的暢銷作家，一日阿諾德偶然間看到了自己的銀行帳戶資料，才發現裡頭的存款額已在不知不覺間成為天文數字。

那時大約已將近十二月，阿諾德已經好一陣子沒有在色情雜誌上寫連載作品，他收到了電影公司關於首映會的通知，阿諾德打扮成雲雀初的樣子，在首映會當日參與了活動，與導演一起剪綵，有不少書迷和 Primo 的粉絲打扮成角色的模樣來看電影，並與雲雀初一起照相，在電影院裡，導演、編劇與原著本人致詞過後，這才就坐開始欣賞電影，雖然事前已服過鎮定劑，但害怕自己可能看到濺血場景就把持不住，阿諾德事前吩咐過劇組讓他坐在第一排角落的位置，且旁邊的位置保持淨空，雖然劇組方面相當不諒解，但既然是原作者的要求，他們也只好照辦。

電影開始之後，一個身影匆匆跑進了電影院內。

在一片漆黑之中誰也沒有注意看他的臉，他逕直跑到第一排，在雲雀初身邊的空位坐下，他的舉動引起不少劇組人員的注意，雲雀初也冷著一張臉側頭看他，卻在看見那摘下墨鏡的金髮男人後，他愣住了。

「喬……」

「——噓。」那金髮人兒掛著熟悉的溫柔微笑，輕聲道，「原來初老師特地幫我保留了位置，真的感激不盡。」

「Primo？」後排的劇組工作人員吃驚地瞪大了眼，「你怎麼會來？」

「不想引起騷動，所以就偷偷來了。」喬特壓低了聲音道，「要對觀眾保密。」

那幾人露出了驚喜的神情，偷偷傳話到了導演和編劇耳中，兩人朝喬特的位置望過來，那金髮青年朝他們輕輕揮了揮手，雲雀初刻意留空位的古怪行動得到了解釋，劇組原先質疑原作者刻意不合群的疑慮也漸漸消下去。

喬特回過頭來，看向身邊的雲雀初，那老人模樣的男人板著一張臉孔注視著眼前發光的大螢幕，不看身旁的喬特一眼，那金髮青年微笑起來。

他沒有說話，只是同樣將視線移回前方的螢幕。

《紅淚花》的主角，是一個名叫植村卓也的中年男子，過去兩件離奇殺人案都是由他所犯，因為深深的罪惡感，和對自己的恐懼，他拋下了自己的愛妻與孩子，獨自一人來到大城市內，租了間小公寓生活。

在城市生活的期間，每天都像是死屍一般依靠藥物存活，植村卓也在行屍走肉一般的生

活中不斷質問自己為何活著、為何拋棄家人、為何要依靠藥物，他對家庭與愛的思念與日俱增，一天在偶然下途經 SM 俱樂部，他首次嘗試了 SM 的行為，他被所謂的性虐女王綁縛、鞭打、辱罵，彷彿被他人施予暴力能讓他心裡的罪惡感稍微減輕一些，漸漸地，他成為了那家俱樂部的常客。

但是，這種行為只不斷加深了他與這個社會的隔閡，心裡的恐懼也無法根本性地去除，植村卓也在公司內被傳出「喜歡被虐的 M 男」這種謠言，每每被公司的同事霸凌，他便會去服藥，然後在廁所裡躲上半小時的時間。

但是，即便他不斷認為自己是個敗類，還是有無知的人對他伸出了援手。

那便是身為女主角的清川朝花。

在公司裡，清川朝花是位美麗又優雅的女性，她並不理會公司對植村卓也「M 男」的傳言，對卓也以平等的態度相待，在一次偶然的巧合上，卓也陰錯陽差救了朝花的性命，朝花也因而對卓也產生好感，他們兩人開始談心，也開始了解彼此，但卓也一直不敢把自己過去曾犯下殺人案的事情說出口，他願這個秘密一輩子埋藏在自己心中，但隨著兩人感情逐漸加深，卓也發現自己對朝花起了慾望。

在發現這一點後，他更頻繁地造訪 SM 俱樂部，他希望自己被更嚴厲地鞭打，但是慾望

卻在剎那間壓下了罪惡感，在被極為污辱性的言語刺激的瞬間，卓也一個失手，把SM俱樂部的性虐女王以極為殘暴的方式施虐致死，甚至姦屍。

在卓也反撲開始殺人的剎那，電影院的氣氛就改變了。

恐懼在漆黑的空間無限蔓延。

阿諾德感到自己的掌心在發汗，他不安地去拿藏在袖子裡的鎮定劑，只要現在一回頭，他會發現值得虐殺的獵物就坐滿了一整個電影院，阿諾德感到自己的身體逐漸僵硬起來，電影中特殊化妝的技術和特效把血淋淋的場面重現得如此逼真，生怕直視鮮血會讓他暴亂，阿諾德的眼神不安地飄移。

一只溫暖的手在此時握住了他的掌心。

阿諾德抬起頭，看見身旁的喬特對他露出了溫和的微笑。

那金髮青年輕輕地脫掉了外層老人皮膚的偽裝用薄手套，握住了阿諾德那只發汗的白皙的手，十指緊緊相扣，他看見那冰藍眸子裡的慌亂逐漸平息下來。

「我在你身邊。」那金髮青年以唇語輕聲地說，「沒事的。」

在漆黑之中，他感到阿諾德也握緊了他的手。

隨著劇情推演，伏筆終於揭曉，植村卓也每天服用的藥是鎮定劑，在失手再次殺了人後，

卓也害怕地躲起來，他把屍體裝進麻布袋，用鐵鍊纏繞起來，扔進大海中，他再也不敢去上班，也很快搬了家，辭了工作，想要離開這個地方，這段期間，他每天遭受惡夢和罪惡感的摧殘，整個人變得無比消瘦，許多晚上他獨自一人躺在地下道，鋪著紙箱睡覺時，想過就這樣一死了之，但心裡還是記掛著清川朝花和家裡的妻小，如果自己就這樣死了，正在交往的朝花小姐要怎麼辦？等待自己寄錢回去的家人又要怎麼辦？植村卓也給了自己許多求死的理由，也給了自己活著的理由，最終，卓也說服自己，要向警方自首。

他在淚水中寫下了給清水朝花的信，信中他坦承了自己的過去，並坦承自己再度殺人犯案，必須接受社會的懲罰，他也寫信給自己的妻子和兒女，告訴自己在離家期間，無一日不心繫於他們，雖然離開他們身邊，但他仍深深愛著他們，並保證出獄之後會重新做人，不再讓他們失望。寫完了信，植村卓也含著淚水，把存摺和提款卡也放進了信封袋，投出了兩封信，頭一次，他覺得自己像接受了審判洗禮的罪人，在別人眼中最為黑暗的未來，對他而言卻是全然的光明。

然而，在他去自首的那天早晨，他在警察局的轉角遇見了清川朝花。

清川朝花手中拿著信件，雙眼哭得紅腫，逼問為什麼卓也從此避不見面，為什麼寫出這種開玩笑的信，這種玩笑傷透了她的心，說完，朝花轉身就跑，察覺誤會並沒有冰釋，植村

卓也匆忙追上去，但是，事到如今，他還想要挽回什麼？卓也質問自己，朝花值得更好的，跟自己這種殺人犯在一起只會毀了她的前程。

但是雙腳停不下來。

植村卓也一面追，淚水一面滑落雙頰，這一生，他都在不停追逐幸福與愛，但是就像現在他與朝花的距離一樣，愛總是一再地保持距離，他曾告訴自己是個不值得擁有愛的人，但是，追求幸福卻是人類的本能。

植村卓也跪倒在沙灘上，不能自制地哭了起來。

注意到對方沒有追來，朝花停下了腳步，她回過頭向卓也走去，海風將她美麗的髮吹得凌亂，她哭著，彎下身，對卓也伸出了手，說，和我回去吧。

我不能……

植村卓也痛苦地哭著回答。

我不能給妳幸福，對不起，朝花，我必須去自首。

清川朝花在愛人 ☒ 水的告白中，逐漸明白了植村卓也在信中所說的事件沒有一絲虛假，她不敢相信地站起身，收回了手，卓也抬起頭，看見朝花對他露出了恐懼的眼神——在那一剎那，她恐懼的疏離的眼神，與公司那些霸凌者的眼神結合了，於是，植村卓也再次失去了

自我。

終於，他在清晨的海岸滿身是血地佇立著，身旁是清川朝花被支解的屍體。

植村卓也茫然地看著滄茫的大海，手中抓著一條染血的手臂，親手殺害了深愛的女子，過去的記憶終於甦醒，他想起自己深愛的妻子與兒女，早就在數年前以同樣的手法被自己殺害了，一個不留。

查覺到自己早已失去一切的植村卓也面對著大海，無力地笑出了聲。

於是，他丟下朝花的手臂，一步步向大海走去，再也沒有回來。

電影至此結束，黑暗的電影院亮起了燈光。

阿諾德鬆開了喬特的手，重新戴上手套，喬特望向他的臉，阿諾德亦迎向他的視線，冰藍色的眸子裡充滿了茫然，由 Primo Vongola 所演出的植村卓也令人相當印象深刻，他的演出完全超乎的阿諾德對這部電影的預期，那雙金紅色的眸子彷彿看破了一切事物，將阿諾德・亞凡席斯的靈魂也全然看破了一般。

為了緩和現場氣氛的凝重，在正片結束後，主辦單位播放了幕後部分有趣的片段給觀眾欣賞，也包括了最後一幕中 Primo Vongola 拿作為道具的血淋淋假手亂玩，被女主角笑著拿假腳丟的畫面，逗得電影院的氣氛一下子歡快起來，最後，在導演的爆料下，Primo

Vongola 被迫在一片興奮的尖叫聲中被推上台，講述這次拍攝電影的困難與艱辛歷程，他笑著說，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說著，他望向了台下的雲雀初。

查覺到那溫暖的視線，阿諾德感到自己紅了雙頰，連忙別開了頭。

*

首映會結束時已是傍晚。

雲雀初在和電影劇組人員告別過後，在無人的逃生梯換下了一身的裝束，以阿諾德的樣子走出會場，走到會場外看見導演和編劇正在討論慶功宴的事，這才又想起方才忘了邀請雲雀初老師，阿諾德裝做什麼也沒聽到，正要走出電影院時瞥見了埃琳娜，她的身邊還跟著丸山出版社的其他編輯人員。

當中一個女人看到了他，雙眼突然瞪得像銅鈴那樣大。

阿諾德自然也注意到那股視線，那正是他的前任編輯，時常就來造訪雲雀家，表白之後被拒絕還哭著不走，差一點就要死在自己手下的女人，阿諾德趕忙移開視線，向側避開，卻猛然撞到了某個帶墨鏡的人。

「哼嗯——你變完裝了？」

熟悉的嗓音猛然傳進耳裡，阿諾德下意識使出一記肘擊，卻被俐落地接住。

他抬眸，迎向戴蒙・斯佩德那張令人討厭的臉。

「你來接埃琳娜？」他問，斯佩德聳肩微笑。

「你說呢？也有可能是來接你啊。」

「滾。」

「別這麼冷淡嘛。」看著轉身就走的阿諾德，斯佩德上前追上他的腳步，「吶，我說，彭哥列他這次非常耀眼吧？簡直就像把你本人演出來一樣……唔喔！」

低頭閃過一記手刀，斯佩德忍不住輕笑。

「胡說八道。」阿諾德惡狠狠瞪了那男人一眼，轉身就走。

才說完，他就撞上了門口正在發面紙的一隻泰迪熊，阿諾德向後踉蹌幾步，跌坐在地，後方的斯佩德噗哧笑出聲，整個人趴在牆上忍笑，阿諾德氣惱地回頭瞪了那人一眼，眼前的泰迪熊對他伸出了手。

「沒事吧？阿諾德。」

那泰迪熊以相當熟悉的嗓音問，阿諾德瞪大了眼。

「喬……！」

話尚未出口，泰迪熊一把拉起他，給了他一個大大的擁抱。

「抱歉只能躲在這裡面來見你。」那溫柔的嗓音在他耳邊輕聲道，「但是今天終於見到你了，我真的好高興……」

「我也……」阿諾德漲紅了雙頰，他閉上了眼，「你……演得非常好……」

「謝謝，但是……大概又要一陣子不能見面了。」布偶裝裡的喬特發出一陣無奈的苦笑，「我會很想你的，阿諾德。」

阿諾德緊抱著泰迪熊溫暖的身體，點點頭。

喬特終於鬆開了他，他將手中剩下的面紙包都塞入阿諾德手中，親吻了一下他的額頭，或正確來說是用熊頭撞了一下他的臉，這才轉身離去。

笑得近乎岔氣的斯佩德笑著走過來，摟上了阿諾德的肩膀。

「你也變得很可愛了不是嗎？跟熊熊擁抱——噗！」

迎面遭到一記裡拳攻擊，戴蒙・斯佩德捂著鼻子蹲了下來。

阿諾德回頭給了他一個幸災樂禍的眼神，心情頗好地勾起了微笑。

由 Primo Vongola 擔綱演出的新電影短時間內在全世界各地都獲得了驚人的票房，堪

稱是有史以來最賣座的R級電影，外界對這部電影的評價雖相當兩極，但托此之福，原著小說也在世界各地大熱賣。

雲雀初收到了不少上節目的邀約，他接了幾次後就全然放棄了，有年輕導演表示想要為他拍攝紀錄片，也遭到他斷然拒絕，他再次將大門關緊，過起足不出戶的生活，直到他接到了來自雲雀組本家的召集通知。

雲雀組是目前關東地區最大的武鬥派黑道，本家從來沒與他有什麼交流，若不是現任的少當家雲雀恭彌相當中意他，本家方面根本不想與他有所牽扯，即使知道這份召集通知一定不是什麼好事，阿諾德還是逕自服下鎮定劑後出門，獨自一人開車來到雲雀組位於並盛町中心的本家大宅。

在高級幹部的帶領下，阿諾德被帶領到宅邸的中央和室，雲雀組的現任當家早就在那裡等他，阿諾德穿著一身正式的和服，在那男人面前跪坐。

他直視著那老人威嚴的臉，想起自己先前製作雲雀初的面具時，曾用過這個人的臉當參考範本，現在想來在塑造形象方面來看還算是個挺正確的選擇，他們兩人沉默了好一會兒的時間都沒有說話，阿諾德注意到壁龕的花瓶邊放著一本雲雀初的《血淚花》第二十三版精裝本，心裡頓時感到一股複雜。

「小子。」

那老人以低沉沙啞的嗓音先開了口。

「最近恭彌過得怎麼樣了？」

「過得不錯。」阿諾德淡淡地回答，「一切如常。」

老人喝了一口茶，沒有回話，兩人之間又陷入了僵硬的沉默。

「如果不是有那女人前夫的血……你有相當不錯的資質。」老人頓了半晌，才又不急不徐地開口，「老夫最近才想起來……阿諾德・亞凡席斯，你過去有當特務的經驗，是這麼一回事嗎？」

「是。」阿諾德簡短地回答，「所以呢？」

「注意你說話的口氣，小子。」老人以警告的眼神瞟了他一眼，阿諾德沒有回話，老人又繼續說下去，「雲雀組的少當家現在缺乏一個有蒐集情報能力的輔佐……老夫任命過許多優秀的手下擔任，恭彌全都拒絕了。」

老人又頓了一會兒，阿諾德則保持沉默。

「……如果是你的話，恭彌應該不會拒絕的。」

「——當家的意思是，要讓我進入雲雀組，擔任恭彌的輔佐嗎？」

阿諾德的語氣頗為尖銳，那老人蹙起了眉。

「當然……是這麼考慮過。」老人慢慢地說著，話鋒卻又一轉，「你是被特務學校退學的，老夫無法相信你有多少優秀的能力。」

聞言，阿諾德的俊眉輕輕蹙起，卻沒有說什麼。

「現在剛好有個……測試你實力的機會。」老人稍稍放輕了語調，從袖子裡抽出一張紙條，扔到阿諾德的面前，上頭抄寫著一條地址，「如果你成功了，老夫就不計前嫌，讓你擔任雲雀組的高級幹部。」

「高級幹部？」阿諾德輕哼了一聲，「這對我有什麼好處？」

「你當然可以拒絕，畢竟你本來就不是雲雀組的人。」老人勾起一抹狡猾的冷笑，「不過這樣一來，恭彌只好回本家接受訓練。」

阿諾德抿起了唇，不語。

「等他受完訓練後，他自然得留在本家，要是他不肯留，老夫也替他安排好了去處。」

那老人緩緩地道，「但是正式拒絕加入雲雀組的你，就得從雲雀組的地盤上永遠消失……老夫猜測，這點要求應該不過分？」

阿諾德沒有回話，拾起了眼前的字條。

「……任務是什麼？」

眼見銀髮青年上鉤，老人的嘴角滑開一抹冷笑：「暗殺，西邊新興武鬥派澤田組的事情，老夫想你應該多少聽過一點吧？」

「是把少當家送來當人質的那個嗎？」

「不錯，他們少當家澤田綱吉現在也在恭彌的學校裡被嚴加看管。」老人吸了口煙管，又道，「但是，澤田綱吉不過是澤田組的一個爛棋子。」

「……什麼意思？」

「組裡先前收到密報，澤田組的澤田家光根本不是當家，他自稱是少當家的兒子根本就沒有利用價值。」老人的神情在瞬間顯得有些猙獰，「老夫要你按上面的地址到澤田組的秘宅去，把真正的當家給殺了。」

「你們沒有其他可用的人了嗎？」阿諾德淡淡地道，那老人冷笑一聲。

「首先派最無能的垃圾去探探風聲，這不是基本常識嗎？」

受到這般污辱，阿諾德蹙起眉。

他握住那張字條，站起身。

「你等著看吧，老頭子。」那銀髮青年居高臨下的看著老人，臉上的表情很是陰狠，「只

有多殺，沒有錯殺。」

「哼……大話。」

老人不再說話，阿諾德逕自向出口走去，快步離開了本家。

直待他的腳步聲全然消失在走廊盡頭，幾個高頭大馬的男人才走進室內，在老人的身旁坐下，壓低了聲量問：「當家，派那小夥子去真的沒問題嗎？」

「就算出了事，他也不是雲雀組的。」那老人慢條斯理地回答，又仰頭抽了口煙，「再說，萬一他真的成功了，彭哥列就不敢再對日本動什麼腦筋、扶植什麼澤田組了，到時，我組往西拓展的障礙將會完全被淨空。」

「萬一他死在澤田組那裡……」

「——那樣更好，除了一個比澤田組更甚的大害。」打斷了身旁部下的進言，老人顫顫地笑起來，「就對少當家說，他那不成材的哥哥出遠門了。」

*

獨自回到空無一人的屋內，阿諾德打開倉庫，將特務時代的道具全都拿出來，簡單收拾了行李後，在廚房做好了晚餐和便當，他留下一張字條給雲雀，說是有長期工作，暫時不會回家，晚餐和隔天的便當都放在冰箱裡，加熱一會兒就可以吃，他換好衣服，拖著行李走到

門口，突然又想起了什麼，回到客廳裡，將上鎖的抽屜打開，取出一枚白色的隨身硬碟，而後他坐上沙發旁，撥了通電話到埃琳娜，約他在附近的咖啡廳見面，說是要商量新連載的題材。

當埃琳娜放下工作匆匆趕到時，只見阿諾德穿著深色的風衣坐在咖啡廳的角落，桌上已經放著兩只咖啡杯，一只是空的，一只還裝著熱咖啡，阿諾德的身邊擱著一只小型的行李箱，她快步走過去，和阿諾德打了個招呼。

「你打算要去哪裡嗎？」她問，在阿諾德對面的位置坐下，「取材？」

「算是。」阿諾德平淡地回答，將隨身碟放到桌上，「這個。」

「這個？這是什麼？」埃琳娜拿起隨身碟，疑惑地問，「新連載的題材？」

阿諾德沉默了好一會兒沒有說話，這讓埃琳娜察覺到氣氛的怪異，她關心地撫上阿諾德的髮，那銀髮青年緩緩抬起頭來，望著眼前神色擔憂的金髮女人好一陣子，而後，他輕輕閉上了眼睛。

「……接下來我說的話，妳不要對任何人提起。」他低下頭，輕聲說，「父母兄弟姐妹都不行，就算是斯佩德也不行，如果他問起，就說我去旅行了。」

「發生了……什麼事嗎？」

「雲雀組要我執行一個任務。」他抿起唇，頓了頓，才又緩慢地開口，「如果我沒有回來，妳就把這個裡面的東西出版。」

「沒回來？」埃琳娜的神色凝重起來，「你是指什麼意思？阿諾德？」

「還有……這個。」他避開埃琳娜的問題，將座位旁邊一個小袋子放上桌，推到埃琳娜面前，「如果妳遇到 Primo Vongola，把這個東西交給他。」

埃琳娜困惑地蹙起了眉，她打開袋口，向內一看，裡面擺放著的是雲雀初的面具、手套以及墨鏡，埃琳娜難以置信地望向阿諾德。

「不會的……」她喃喃地道，「你這是要去……」

「這是遺囑。」阿諾德打斷了她的話，將懷裡一封信掏出，「等我死後才能打開，不過只是吩咐財產的去向而已……為了避免那個老頭子侵占，我已經聲明好所有版權、動產及不動產都屬於雲雀恭彌了。」

「阿諾德……不要……」埃琳娜抓住他的手，淚水已經積滿她的眼眶，「你突然跟我說這個……我……」

「我還是有回來的可能。」阿諾德淡淡地道，抽回了自己的手，「但是避免萬一，先交待好後續問題，算是執行任務前的基本常識。」

埃琳娜開了口，卻不知道該說什麼，能說什麼，她再度闔上了嘴，擦著淡色唇膏的雙唇瞇成一線，淚水滑過了她的嘴角，她緊忍著心裡的痛楚，點點頭。

「我會……」她以哽咽的嗓音回答，「這些事情……我都答應你。」

「那就拜託妳了。」輕輕摸了摸埃琳娜的頭，阿諾德勾起一抹淺淺的微笑，站起身，抓住了自己的行李廂提把，「妳是我遇過最好的編輯，謝謝妳。」

埃琳娜掉著眼淚，卻努力撐起了一抹微笑。

阿諾德向她點點頭，而後他轉過身，頭也不回地離開了咖啡廳。

*

離開了並盛，一路搭電車往西向澤田組的地盤，阿諾德在陌生的駅站下了車，這裡不像雲雀組的地盤滿是林立的高樓大廈，稍矮的屋舍和櫛比鱗次的住家透露出相當程度的寧靜，最熱鬧的地方也只是幾條商店街組成的鎮中心，阿諾德循著地址打聽到了澤田組的秘宅，似乎是一間建在半山腰的獨棟洋房，阿諾德在山腳下一間旅社投宿，並開始為明天的潛入作準備。

這一晚，他想起了很多事情。

想起過去進入特務學校的事，包括那身為利物浦黑幫老大、被暗殺而死的生父，以及後

來收養他的美國政府，還有在特務學校內和戴蒙・斯佩德交往的經歷，他們的初體驗以阿諾德無感作結，相當慘不忍睹，還有後來，他在第一次的實習任務中見血發狂，搞砸了一切，被心理師診斷精神失常，被狼狽地趕出學校，直到來到日本，見到早已改嫁的生母，還有那個可愛對自己投以崇拜眼神的弟弟——這二十餘年來，或許最無憾的事便是與雲雀恭彌相遇。

還有，遇見一個真心喜歡的人，並與他相吻。

將子彈一一填入彈匣內，阿諾德忍不住勾起了微笑。

或許明天，他將失去一切，但也或許，他還能得到一些東西。

比如說，追求幸福的權力。

*

匕首、袖劍、繩索、小型炸彈、柏來塔 92S 十八發半自動手槍、一把裝滿 9mm 魯格子彈的彈匣、一把飛鏢毒槍、一把 .45 鋼筆槍、一把 .22 掌心雷、兩枚煙霧彈，兩把能彈出利刺的手銬，以及昨天在商店街偶然買下的遙控直升機。

澤田組的秘宅周圍戒備森嚴，阿諾德躲在附近的草叢中，再次清點武器的數量，而後他回頭望向宅邸，即使是一扇門也沒有的這面圍牆外，也站了兩個凶神惡煞的彪形大漢，阿諾

德將小型炸彈安裝在遙控直升機上，設定定時，從遠處操縱那搖搖擺擺的遙控玩具飛到另一面圍牆附近。

砰轟——！

雖然只是小型炸彈，但爆炸聲響還是足以驚動周圍的守衛，趁著其中兩名守衛掏出手槍前往查探情況時，阿諾德一個縱身翻過了兩公尺高的圍牆，落地，外頭傳來一聲槍響，阿諾德躲在修剪得相當漂亮的樹木後方，貼上圍牆，聽見外頭傳來一陣悠哉的笑聲，顯然守衛已經發現爆炸物只不過是遙控飛機而已，並沒有起多餘的疑心，如此一來，秘密潛入已經算成功一半了。

但仍然不能大意，在宅子周圍還是有零散的幾人，看起來像是在聊天，但也有可能是在戒備，阿諾德蹲在原處等待了一會兒，外頭的小騷動又回歸平靜，又過了約十五分鐘左右，大門口突然傳來一陣騷動聲。

「我、我確定是你們訂了二十人份的披薩啊……」

「這裡怎麼可能訂披薩！你瘋啦！滾回去！」

「可是、可是電話裡說……我找了好久才……」

「喂，這傢伙看來沒有撒謊，金屬探測器也沒有響。」

「誰快去向首領通報，問問宅子裡有沒有哪個白癡訂了二十人份的披薩！」

宅子的大門開開關關，裡外亂成一團，原先站著聊天的人全前去幫忙，阿諾德揚起一抹冷笑，藉著混亂潛入了宅邸內部，又聽見外頭傳來有人又送來五十人份蛋糕的消息，他快速且無聲地穿梭過無人的走廊。

在宅邸門口處理奇怪外送問題事件的一個黑髮高大男子蹙起眉，望向大宅的方向，雖然只是短暫一瞬間，但他確實看見了一道閃過的人影。

「在三樓的有誰？」隨手抓住一個正要跑進宅內的部下，那高大的男人粗魯地問，「是哪個白癡他媽自己跑到三樓以上的？」

「不、不知道……」

「我去把那個該死的小子揪下來——聽好了！」那男人指向眼前一群混亂得像無頭蒼蠅的黑衣人，厲聲命令，「在首領指示前！誰也不准偷吃送來的東西！」

「是……！」

收到部下心虛的答覆，男人啐了一聲，快步跑進宅邸內，直奔三樓。

*

來到三樓以上的樓層，便一個人也沒見著，房間數也一下子驟減，房門幾乎沒有上鎖，

裡頭也沒有人，阿諾德剛剛才打開一間臥房，是空的，但卻是兩人臥房，若是一個組的當家，沒可能和他人共住同一個寢室，阿諾德關上門，開起下一道房門，開燈，這是間小型電影院，座位只有一張寬大的沙發，看來很有可能是首領個人專用的，但是裡頭一個人也沒有，阿諾德快速關燈、關上門，聽見後方傳來急促的腳步聲，他開啟了下一道門，躲進裡頭，房內是暗的，但隱約傳來他人的呼吸聲，阿諾德心頭一緊，他在黑暗中摸索著四周，看來在身後的這東西應該是書架，他一個閃身躲進了書架的後方。

——碰！

房門被粗魯地打開，燈光一下子照亮了漆黑的室內。

「喂！」

粗曠的嗓音響起，接著是一腳踢上沙發的聲響。

「別在這裡睡覺！」

「你踢什麼啊？渾蛋……」

另一道嗓音顯得有些濁，看來聲音的主人是剛剛才睡醒。

「剛剛有沒有人進來過？我在樓下看到窗戶邊晃過什麼……」

「啊？我一直在這裡睡覺，要進來至少也得吵醒我吧？」

「嘖……算了，首領人在哪裡？」

「首領……嗯？」那人用疲倦的嗓音回答，「誰知道……嗯……應該是在寢室看書吧？他說今天沒有什麼要談的生意……」

「你去寢室看看首領有沒有事，我去找家光幫忙搜查可疑人物。」

「唔……麻煩死了……」

即使如此，還是聽到了從沙發上站起的聲音。

腳步聲慢慢走出了房內，燈再次被關掉，接著是房門被關閉的聲音，阿諾德在原地靜待了幾分鐘，聆聽周圍的聲響，確認房內一人也不剩後，才緩緩從書架後繞出，雙眼也稍微適應了黑暗，他在離開前瞥見了書架上的書籍。

雲雀初的《血淚花》。

而且整整一排全部都是《血淚花》，從初版到第二十三版，收藏比原作者還完整，下一排架上也全是雲雀初的作品，一整櫃的書本全都是，沒有任何一部作品缺漏，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覺猛然竄上，阿諾德不得不承認，雖寫出這種殘虐作品的是精神失常，但對這種作品愛不釋手的，應該也算不上是什麼正常人。

他在黑暗中利索地繞過了障礙物，扭開門把，卻在開門的瞬間本能地低頭閃過一記拳

頭，只見一個黑髮的高大男人站在門前，舉起手槍。

「我正等你出來呢，臭老鼠！」他粗暴地吼道，「說！你小子到底是誰！」

阿諾德沒有回話，在黑暗中靈敏地閃過接二連三的子彈，回身一槍擊落了男人手裡的槍械，那人因衝擊力而向後退了幾步，阿諾德趁勢衝出了陰暗的書房。

「可惡……！往哪裡跑！」

男人快速撿起地上的手槍，要瞄準前卻發現入侵者早已跑上了樓，男人憤憤地啐了一聲，抽出懷裡的對講機，快步向前追去。

阿諾德在空無一人的四樓走廊快步奔跑。

剛才衝出房門的時候只有看見黑頭髮的一個敵人，或許原本正在房內睡覺的那人已經前往寢室保護所謂的首領，阿諾德嘖了一聲，既然如此，澤田家光又在哪裡？方才他提到澤田家光的名字，顯然確實如老頭子所說，首領另有其人。

阿諾德飛快地思考著，側身又閃過一枚子彈，他朝後方開了幾槍，那男人雖高大，身體也算是靈敏，接著兩槍都只有輕微擦過，阿諾德回過頭，卻發現前方的轉角赫然閃出一道人影，他認出那是澤田組有若獅之稱的澤田家光。

有力的拳頭向前揮來，阿諾德偏頭閃過那重重的一擊，順勢抓住澤田家光的手臂，借力使力往後摔，卻在那短短一瞬間被後方的子彈命中了小腿，阿諾德因疼痛而瞇起了眼，他扔下煙霧彈，側身撞開一旁的房門，腳步踉蹌地衝了進去。

——是會議室。

萬事休矣的想法讓阿諾德的腳步逐漸慢了下來，他反鎖住房門，跪坐在地板上，他喘著氣，刺鼻的血腥味竄入嗅覺之中，阿諾德抬起頭望向寬大的窗戶，心中燃起了一絲希望，如果是靠這個的話，就有到達隔壁房間的可能，照這間會議室大得誇張的格局來看，四樓應該只剩下一間房，想到這裡，阿諾德忍痛撐起身子，從口袋裡拿出了繩索，推開窗戶，一枚子彈猛然擦過他的手臂，阿諾德向後退了幾步，撞上會議桌。

——原來如此。

阿諾德淡淡地想著，由於不能隨意讓閒雜人等上樓，所以在發現有人入侵以後，他們命令部下都在樓下狙擊任何想透過窗口逃走的人。

炸彈已經用完了，剩下的遠距離武器只有一枚煙霧彈。

阿諾德靠著牆，握緊了手槍，臂上的傷口滲出了鮮血，染紅了他潔白的襯衫袖口，鮮血的腥味讓他起了一絲的興奮，阿諾德握緊了手中的槍，搖頭。

——早知道不應該交待後事的，他自嘲地想。

如此一來，連臨死掙扎的動力都消失一大半，現在手臂受了傷，準度大約會下降百分之二十，但只對付外面那兩個人的話——

空氣被劃破的細微聲音響起。

阿諾德瞪大了眼，轉頭，剎那間一個人影從敞開的窗口飛進，阿諾德心頭一緊，還來不及完全轉身就匆忙開槍，那人臥倒在地上轉了數圈，閃過了每一發子彈，並在起身的瞬間開出兩槍，一發子彈命中阿諾德的腹部，一發則中了胸口，那銀髮人兒吃痛一聲，雖開了一槍回擊，卻完全沒有命中，緊鎖的房門也在此時被打開，方才那高大的黑髮男人和澤田家光同時衝進來，一抓住目標就猛發子彈，阿諾德即時臥倒在地，臉頰還是被擦出了一道傷口。

「成功了！」

「笨蛋！那只是擦過！」

「小心點，他身上還有槍！」

三人極度警戒的當下，一顆煙霧彈從會議室的桌下悄悄滾出，當三人回神的瞬間已經來不及了，大量煙霧在瞬間爆出，彌漫了整個室內。

「咳、咳咳！把門守好！」

「可惡！他到底還有幾顆煙霧彈！」

房門緊閉，煙霧藉由窗口緩緩散去，然而直到能見度逐漸回復時，三人這才發現會議室裡已沒有了入侵者的身影，血跡隨著會議桌後一直延伸到窗口。

「該死！」紅髮的男人發出一陣怒吼，「到隔壁去！首領有危險！」

*

在瀰漫煙霧的遮掩之下，阿諾德藉由方才從隔壁盪過來的繩索再次盪到了隔壁去，窗戶是開的，阿諾德鬆開繩索的剎那無力地跪倒在地板上，喉頭湧上一股腥甜，鮮血自嘴角流出，他用顫抖的手握緊了手槍。

——這樣就結束了。

舉槍，抬頭，卻對上了一雙震驚的眼神。

Primo Vongola 站在寢室的中央，難以置信地看著滿身是血的阿諾德，阿諾德瞪大了雙眼，手裡的槍無力地落下。

「阿諾德……？」

「喬……咳唔！」

一口鮮紅的血濺上了深紅的地毯，阿諾德的身體癱軟下來，喬特趕忙衝上前扶住他，熟

悉的溫暖攬上了他的肩膀，阿諾德竟不自主地想笑。

「為什麼……是你……」

「別說話了，暫時別說話了。」喬特焦急地道，握緊了阿諾德染血的手，「為什麼……我還以為……為什麼你會在這裡？是雲雀組的命令嗎？」

阿諾德沒有回答他，只是輕輕點了點頭。

「——首領！」

「首領！有危險！」

寢室的門被赫然撞開，三名手下匆促地衝進房內，卻震驚地看見那金髮男人緊抱著全身是血的刺客，阿諾德認出其中一個是擔任喬特司機的紅髮男人，那個人也認出了他，他難以置信地瞪大了眼。

「對了……這傢伙是……」那紅髮男人向後退了幾步，「是雲雀組的……」

「——還愣著幹嘛！快點叫醫生！」

喬特的怒吼在此時打斷了三人的思緒，就在餘下兩人還弄不清狀況時，紅髮男人立即轉身衝出寢室，大聲呼叫醫護班，阿諾德靠在喬特的肩上，呼吸越來越困難，鼻腔裡也流出了鮮血，他忍不住虛弱地笑出了聲音。

淚水順著兩頰滑落下來。

「喬特……你……看……」他喘著氣一字一字艱難地說著，滿是鮮血的臉上卻堆滿了笑容，「這種……結局……很、適合……我……吧……」

就像自己筆下的主角，追求著幸福，追求著直至死亡。

「那怎麼可能……傻瓜……」喬特緊抱著他，淚水止不住地流出來，「不要再說話了，我讓你不要再說話了……」

「只要……殺……了你……我、就……」他抬起手，緩緩地繞過了喬特的頸子，「我……就……可以……跟……恭、彌……」

阿諾德閉上了雙眼，意識陷入了短暫的恍惚。

過去種種的片段再次浮現腦海，雲雀恭彌搬著行李來到家門前說要一起住的時候，第一次由自己接送上學的時候，第一次吃到自己做的晚餐的時候，還有第一次收到禮物的時候，在意識模糊之中，阿諾德的心裡逐漸湧上了熾熱的暖意，他曾告訴自己不能愛雲雀恭彌，但是，他們早已相愛著彼此，那些溫暖的愛在日常生活中一點一滴地湧現出來，所以，他不能失去那份愛。

掌心雷從袖子裡猛然滑出。

0.22 口徑大小的槍口停留在喬特後腦勺兩公釐處，後方的部下震驚地大叫出聲，喬特卻沒有回頭，阿諾德的食指扣在板機上，喬特壓抑的哭聲在他耳畔迴繞，他抬起眼，望向了雪白的天花板，淚水再次滑落了眼角。

砰咚一聲，小型防衛手槍落上了地板。

阿諾德用顫抖的滿是鮮血的掌心，輕輕撫上了喬特的後腦，染血的雙唇在喬特的耳邊印下了一個珍惜的吻，感到知覺一點、一點地，從他的軀體中退去。

這一天，他覺得自己像小說裡的主角，到達了光芒燦爛的理想鄉。

雲雀初的新小說一上市立即造成了相當的轟動。

原本寫情色文學的作者突然改寫男同志浪漫奇幻小說，被許多方冠上了「消費同志」的惡名，也有人謠傳雲雀初一夕之間性向轉變，各界都相當震驚，由於話題性十足，一上市就立即大熱賣，且頗受女性讀者的歡迎。

新書出版的那一天晚上，雲雀家的電話頻頻響起。

雲雀恭彌獨自一人走過漆黑的走廊，接起了響個不停的電話。

「這裡是雲雀家……」

『——阿諾德！你的新書是怎麼回事！』電話另一頭的人不分青紅皂白就開始吵鬧，『我們說好的交往點滴回顧呢！那個叫喬特的男人是誰啊！』

「……阿諾德不在家。」

雲雀恭彌冷冷的嗓音打斷了電話另一端的激動。

『哼嗯——原來是小少爺啊……』那諷刺的嗓音慢條斯理地道，『阿諾德去旅行還沒回來啊？他什麼時候回來？』

「是取材。」雲雀糾正他，胸口卻感到一股痛楚，「回來的時間還不知道。」

『喔？那我明天再打電話……』

「你不用打電話來了。」雲雀恭彌冷冷地打斷了他，「我被老爺子召回本家去，這裡暫時不會有人住了。」

『你被召回本家？』那嗓音頗有興趣地道，『你不是打死都不回去的嗎？』

「西方的澤田組離開了。」少年冷聲回答，「老爺子要往西擴張，需要幫忙。」

『啊，是嗎？』

戴蒙・斯佩德以輕佻的嗓音道：『那你加油吧，小少爺。』

喀答一聲，雲雀恭彌掛掉了電話。

他沉默了一會兒，回過頭，空無一人的客廳還是那樣的黑暗，雲雀恭彌轉身靠上牆，身體無力地緩緩地滑下，坐上了冰冷的地板，一股空虛感漸漸地侵蝕了他的內心，他抬起頭，無神的雙眼注視著天花板。

＊

在飾演《血淚花》這部電影的主角後，才剛在好萊塢嶄露頭角的 Primo Vongola 更是一炮而紅，全世界尚不知道他名字的人少之又少，這部電影更讓他拿下好幾座最佳男主角獎，備受各界的肯定，他在世界各地的盛會上領獎，但上台致詞的 Primo 卻總是說，他謹將這份榮耀將獻給原作。

後來 Primo Vongola 回到美國，又接了幾部電視劇配角的擔綱。《血淚花》的製作團隊幾次邀請他來日本聚一聚，Primo 都果斷拒絕了，戴蒙・斯佩德也數次打電話來要他到日本來玩，Primo 也總是予以拒絕，直到埃琳娜打電話過來，說想要 Primo 在美國的地址，Primo 笑著問難不成是要寄土產，卻聽見電話另一頭的埃琳娜的聲音有一點沙啞，彷彿是在強忍著哭聲。

『雲雀初出了一本新作品。』

聽見那名字的瞬間，Primo 愣住了。

『我想，你是他的死忠書迷……應該會想要一本……』

「慢著……」他喃喃地道，難以置信地蹙起眉，「是什麼時候出的書？」

『一個星期前剛出版……』

「——不可能的。」Primo 緩緩瞪大了雙眼，「……不可能的。」

『什麼不可能……』埃琳娜打住了話，而後，她用顫抖的嗓音哽咽著問，『Primo……難道……你知道……？』

「知道什麼？」Primo 慌亂地問，聽見埃琳娜哭出了聲。

『我沒有和任何人說……為什麼你知道……！為什麼！』

「等等、等等！別哭，埃琳娜……我到底知道什麼？」他焦急地問，電話另一端的埃琳娜吸吸鼻子，止住了哭聲。

『不……什麼也沒有……』她用沙啞的嗓音哀傷地說，『那麼，請把地址告訴我……我把書寄過去給你……。』

「埃琳娜，妳聽起來很糟，最近發生什麼事了嗎？」Primo 用溫和的嗓音輕柔安撫，「是和戴蒙吵架了？」

『不是……謝謝你的關心……我很好。』

「你可以直接來和我談，埃琳娜。」那金髮男人微笑起來，「我提供機票和食宿，你可以來這裡玩個幾天，放鬆一下心情，順便把書拿給我。」

『噢不，Primo，這實在是太……』

「——我很堅持。」Primo 輕聲打斷她的話，「而且，關於妳剛才的問題，埃琳娜，我得說——沒錯，我知道。」

＊

埃琳娜下飛機時，整個人看起來相當蒼白消瘦。

Primo Vongola 親自開車到機場去接她，埃琳娜在見到他時硬是撐起一抹微笑，坐上車時她將雲雀初的新書遞給了他，Primo 才隨手翻翻，眼淚就落了下來。

「這是什麼時候寫的？」他闔上書，用顫抖的嗓音問。

「我不知道……」埃琳娜摀住了臉，虛弱地回答，「他離開前拿給我這個，告訴我如果他沒有回來，就……」她打住了話，說不下去，哽咽著哭出了聲，「他要我……把這個……給出版……」

「《亞瓦隆的渡船人》……主角的名字是……阿諾德。」Primo 抱緊了那本書，擦去眼角的淚水，高興地笑出了聲，「配角的名字是……喬特……哈哈……」

埃琳娜抬起頭，錯愕地來看著他。

「Primo。」她難以置信地看著那金髮男人，「我想不出來這有什麼好笑。」

「確實，不是好笑的事……」他微笑道，「真的，不是好笑的事呢。」

埃琳娜愣愣地望著他，沒有回答。

那天，Primo 開車載著埃琳娜，從機場一路開往市中心，又開往郊外，看著沿路風景的變換，埃琳娜的心情似乎稍微好轉了些，跑車下了高速道路，繞過了幾條街，而後緩緩駛入了陌生而宏偉的圍牆內，埃琳娜睜大了雙眼。

「這裡是哪裡？」她問，Primo 笑了一下。

「是我家。」

埃琳娜有些看傻了，車子緩緩駛入地下停車場，裡頭車輛之多讓她瞠目結舌，Primo 替她提行李去坐電梯，埃琳娜稍微看了下樓層數，竟有七層樓之多，相當於一棟公寓，電梯緩緩地駛向七樓，停住，兩人拿著行李走出電梯，立即有僕人上前接過行李，Primo 將外套也脫下交給僕人，並吩咐他們準備下午茶。

受到這般禮遇，埃琳娜有些受寵若驚。

「這麼大的房子，你一個人住嗎？」

「當然還有部下……我是說，僕人。」Primo 向前走了一會兒，在一間房前停下腳步，「接下來，是給埃琳娜的一個小驚喜。」

「噢不。」埃琳娜笑了起來，「別來驚喜這套。」

「但是我相信驚喜很有效。」那金髮青年笑了笑，「保證妳會打起精神來。」

「事到如今要我打起精神……」

「——絕對可能。」Primo 篤定地微笑，推開了房門，「因為……我每天只要看著他，就會逐漸打起精神來了。」

陽光從敞開的窗口灑落下來，照耀在潔白的地板上。

在寬大的病床上躺著一個銀髮男人，他的雙眼安靜地緊閉著，胸口緩慢規律地起伏，看起來就像睡著了一般，埃琳娜愣愣地望著病床上的人兒，積滿眼眶的淚水滑落了眼角，而 Primo 放輕了腳步走過去，在床邊一張椅子坐下。

「我帶來了你的新書喔，阿諾德。」他握住了床上人兒的手，溫柔地道，「而且，還帶來了我們的朋友……」

他回頭望向埃琳娜，那美麗的女人掉著淚，緩緩走進室內，喜悅的目光上下打量著阿諾德，Primo 用眼神示意她快點上前。

「他還活著……」埃琳娜哽咽著道，「他還活著……對吧……？」

「昏迷指數越來越高了，現在偶爾會醒來。」Primo 輕聲說，抬手撫上了那頭柔軟的銀髮，「阿諾德，埃琳娜來看你了，你知道你這一個月讓她多傷心嗎？」

聽見聲音，阿諾德緩緩地睜開了眼。

他的眼神相當渙散，只睜開了一會兒又慢慢閉上，口中只發出了一些含糊的聲音，埃琳娜的笑容漸漸黯淡下來，她難過地蹙起了眉。

「阿諾德他……相當糟……是嗎？」

「現在已經好多了。」Primo 微笑道，低頭親吻了阿諾德的手，「中了那麼多槍，醫生本來判定活不了……真是堅強的生命力。」

「為什麼……」埃琳娜彎下身，也握住了阿諾德的手，她側頭望向身旁的 Primo，「如果你知道他還活著，為什麼不告訴我們？」

「……我以為沒有人知道他出事了。」Primo 斂下睫，露出了苦澀的微笑，「而且，讓他獨自一人去送死，好像是雲雀組的意思。」

「送死？但阿諾德跟我說是……」

「……噓。」Primo 比了個安靜的手勢，站起身，「我們到外面去談。」說著，他又彎

下身，額頭輕輕抵上了那銀髮人兒白皙的額，「好好休息吧，阿諾德，我等一下再回來看你……沒事的，你會好起來的。」

聞言，那銀髮人兒的手指緩慢地動了一下。

羽睫輕睜，冰藍色的瞳子稍稍轉動，看著 Primo 和埃琳娜離開了房內。

*

埃琳娜把阿諾德離開前所做的事都告訴了 Primo。

她一面說著，一面從包包裡拿出了阿諾德的遺書，說她實在沒有勇氣把這交給一個只有十五歲的孩子，況且，目前為止還沒有人向警局舉報失蹤，而且，阿諾德之前也有過杳無音訊地消失整整三個月去太平洋某個孤島上度假的先例，他與外界的連結原本就少得可憐，目前就連斯佩德也完全沒有起疑心。

埃琳娜說著說著，眼淚撲簌簌地掉下來，整整四個星期以來的壓力漸漸釋放出來，她一面擦著眼淚，一面高興地笑著，說，幸好阿諾德還活著，當阿諾德轉身離開咖啡廳的那時候，她以為阿諾德永遠不會再回來了。

違背阿諾德的意願，Primo 和埃琳娜偷偷打開了遺書，上頭以相當公式化、不帶感情的字句簡明吩咐了遺產的去向，確實如阿諾德所說，他打算將所有財產都留給雲雀恭彌一個

人，提到雲雀恭彌，Primo 問起了他的近況，埃琳娜坦承，最近從斯佩德口中聽說，雲雀恭彌要離開那個他和阿諾德一起共住的家，回到雲雀組的本家去，因為西方的澤田組走了，雲雀組要向西擴張。

「原來是這樣……」

Primo Vongola 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情，埃琳娜困惑地看著他。

「你知道些什麼了？」

「雲雀組下令要阿諾德去澤田組進行暗殺，暗殺成功的獎賞大概就是讓雲雀恭彌。」那金髮男人說出了自己的推理，「所以阿諾德那時候才會說『只要殺了你，就能和恭彌一起』什麼的……」

「殺了你？」埃琳娜更加錯愕了，「Primo，你那時候在現場？」

「啊？啊啊……算是吧，和澤田組有點牽扯……」

面對 Primo 含糊的回答，埃琳娜站起了身。

「等等、你不是好萊塢的演員嗎？」

「咦……雖然是這樣沒錯……」

「把你知道的都告訴我！Primo！」埃琳娜堅持地表示，雙手撐著桌面，身子稍稍向

前傾，桌上的咖啡杯因她的激動而晃了一下。

Primo Vongola 仰頭望著她，苦笑起來。

他揮了揮手，示意門邊的僕人將午茶室的門關上，直到雙門緊閉的聲音響起，他才緩緩站起身，走到窗邊，倚上了牆，嘆息。

「這件事原本是越少人知道越好，埃琳娜。」他平靜地說，「但是阿諾德把他所有的後事都交給妳處理，妳也從沒對他人提起，我信任妳。」

察覺到氣氛的嚴肅，埃琳娜望向窗邊的 Primo，點點頭。

「演戲只是我的興趣。」他淡淡地說著，斂下睫，神情有幾分苦澀，「實際上，我是義大利某個黑手黨的現任當家首領，而這個黑手黨的規模大小足以讓我被稱為教父……在日本下令組織澤田組的人，也是我。」

埃琳娜瞪大了雙眼。

「這是……玩笑嗎？」她難以置信地道，「黑手黨指的是……那個黑手黨？」

Primo 嘆息，點點頭。

「等等……所以你是澤田組的……」埃琳娜捂住了嘴，向後退了幾步，「我的天啊……Primo……所以阿諾德要暗殺的人……是你……？」

那金髮青年低下頭，苦澀地微微頷首。

「所以……所以是你把阿諾德弄成那樣的……？」

「那不是我的本意！」打斷了埃琳娜的話，Primo 痛苦地道，「部下什麼都不告訴我，只說是有危險要我躲好……等他來到我面前的時候已經……」

他沒有說下去，抬手摀住了臉，沉默了好一會兒，而後他轉身向門口走去。

「等等！」意識到自己傷害了對方，埃琳娜焦急起來，「Primo，我並不是……」

「沒關係。」那金髮青年輕聲回答，推開了門，「抱歉，容我……」

——匡瑯！

巨響猛然打斷了兩人的對話。

「那是什麼聲音？」埃琳娜心有餘悸地問。

「從病房傳來的……糟糕！」Primo 臉色驟變，「阿諾德！」

他飛快衝出了門，走廊上的僕人們也亂成一團，Primo 推開他們一路往病房衝去，埃琳娜也跑出午茶室，跟在 Primo 身後跑去。

推開病房的門時，只見床頭櫃上的白瓷花瓶碎了，裡頭的鮮花散落一地，水肆意在地板上漫開，阿諾德躺在地上，努力朝地上的一本書伸出手，Primo 認出那是雲雀初的新書，他

快步跑過去，下令僕人進來打掃，而後他抱起了阿諾德。

那臉色蒼白的銀髮人兒滿身是汗，劇烈地喘著氣。

「沒事吧？有沒有哪裡受傷？」他擔憂地問，小心翼翼地將阿諾德放回床上，那銀髮人兒突然攀住了他的背，Primo 愣住了。

「書……」阿諾德用細小的聲音艱難地開了口，「書……」

「書？」Primo 看向那躺在地板上的新書，問，「你是想說『書』嗎？」

一個月的昏迷以來終於吐出有意義的單詞，喬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聽到了什麼，隨後趕到的埃琳娜撿起地上的書，也走到病床邊。

「是這個嗎？」她將書遞到阿諾德面前，關心地問，「你要的是這個？」

阿諾德伸出顫抖得厲害的手，撫上了封面的書皮，精美的封面上印著一行燙金字《亞瓦隆的渡船人》，他試圖想用手指翻開書本，發顫的手指卻做不到，埃琳娜連忙替他翻開，直到翻到第一章，阿諾德努力撐著沉重的眼皮，向書的內容看了一眼，而後，他攀住 Primo Vongola 的身體，整個人無力地趴在他身上，像洩了氣的皮球，將臉埋在那金髮青年的胸口。

「怎麼了？」Primo 關心地問，「想睡了？」

「想死……」

「——哈啊？」

Primo 和埃琳娜震驚地對望一眼，愕然。

「你在說什麼？阿諾德，你都撐到現在了。」Primo 試圖以溫暖的語氣鼓勵，「而且你看，今天的你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動起來了……唔嗯。」

那金髮青年的鼻尖被阿諾德顫抖的手指捏了一下。

Primo 愣了好一會兒，看向懷裡的人兒。

「阿諾德？」

「書……」那銀髮青年的呼吸和緩下來，他以含糊沙啞的嗓音喪氣地說出了一個月以來的第一句話：「為什麼……出版了啊……」

明白他話裡的意思，埃琳娜流下了眼淚，高興地笑出了聲。

阿諾德咳了幾聲，抬起頭，對那喜極而泣的女人投以埋怨的眼神，瘦弱的身子隨即被緊緊擁住，聽見耳畔傳來哽咽的笑聲，那銀髮青年勾起了淺淺的微笑。

從昏迷狀態醒來後，復健運動也隨即開始。

當雙手能按自己的意識行動自如時，阿諾德寫了一封電子郵件給雲雀恭彌，說他現在在

美國，取材的工作快要到一個段落，很快就會回去，他很快就收到雲雀恭彌的回信，上頭只寫了兩個字：「盡快。」

他了解，那是少年的彆扭。

雖然埃琳娜堅持要待到阿諾德康復再和他一起走，但發現女朋友不見的戴蒙・斯佩德焦急地打來了電話，吵著要見他，埃琳娜這才無奈地告別兩人，搭機返國，Primo 開車載她到機場，阿諾德也去送她，當她轉身離開的瞬間，她聽見車子裡的阿諾德喊了聲「喬特」，埃琳娜回過頭，只見 Primo 回到了車上，車內的兩人正在交談的模樣，她以為自己聽錯了，轉身要走，卻又突然停下。

埃琳娜再次回過頭，她緩緩瞪大雙眼，突然覺得明白了什麼。

——雲雀初的新書裡的「喬特」的真實身分，是 Primo。

所以，那時候在咖啡廳裡的阿諾德，才會要自己把雲雀初的面具交給 Primo Vongola，所以才要埃琳娜幫忙出版《亞瓦隆的渡船人》，原來那部作品不是什麼新題材的挑戰，而是阿諾德・亞凡席斯用生命傾注的最後告白。

想到這裡，埃琳娜紅了臉。

所以阿諾德才會用埋怨的眼神看著她，因為自己將書出版，等於是幫他直接告白了——

埃琳娜的思緒在此處打住，然後想起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她忘記把面具拿給 Primo Vongola 了。

*

回到家中，喬特把一切都向阿諾德坦白。

當他說出「彭哥列家族」這個名字時，阿諾德愣了好一會兒，在特務學校時他就聽說過這個名字，該黑手黨家族從兩個世紀以前就成立，至今猶存，且是長久以來在裏世界裡掌握最大權力的穩健派，其成員至今遍及世界各地的黑道白道，就連特務局也要敬其三分，雖有謠傳彭哥列家族的現任首領是個年邁的老人，但喬特說，那是他西西里本家總部的幹部之一，替喬特代行了很多事物，也忠實地為他保守秘密，阿諾德問起澤田組的事，喬特說，那只是彭哥列家族在日本扶植的分支，實質首領還是他的叔父澤田家光，少當家也還是澤田綱吉。

至於那棟秘宅，並不是澤田組的秘密宅邸，而是彭哥列家族在日本的別墅。

現在想起來，最初在喬特眼裡看到的「惡」，或許就是源自於黑手黨家庭背景的關係，但是目前為止，他所見到的喬特又是個無藥可救的大好人。

「為什麼全都告訴我了？」

體操室內的阿諾德在彎身做復健的時候問。

壓在他身上的喬特聞言，輕輕地笑了起來。

「你真的想知道原因？」

「……不想。」

「是嗎？臉都紅了呢。」

「你的錯覺罷了。」

聽見喬特的笑聲，阿諾德有些不滿地蹙起了眉。

他轉過身，用吻封住了那人歡快的輕笑。

*

回到日本已是兩個月後的夜晚。

原以為住家會空無一人，但推開門的剎那，他卻聽見了急促的腳步聲，阿諾德抬起頭，只見那黑髮少年從房間裡跑出來，難以置信地看著他。

「阿諾德？」

他問，阿諾德微笑起來，放下手中的行李。

「我回來了，恭彌。」

那少年咚咚咚地跑下了樓，來到阿諾德面前，灰藍色的漂亮眸子凝視阿諾德的臉龐，那銀髮青年輕輕將他摟入懷中，雲雀恭彌也緊緊攀上了他的背。

「我以為你已經……」他壓抑的嗓音有些沙啞，「因為……老爺子跟我說……」

「我沒事，如你所見，我好好的。」阿諾德柔聲道，低頭親吻那少年的髮旋，「難不成，你和老頭子大吵一架，跑回來了？」

雲雀恭彌沒有答話，阿諾德知道那是默認。

「所以，老頭子和他的雲雀組最近過得怎麼樣了？」他鬆開懷裡的少年，拉住行李，穿上室內拖向前走，「在我出遠門之後？」

「老爺子中風了。」

雲雀坦承道，阿諾德錯愕地回過頭。

「可是現在出院了。」看見阿諾德的神情，那少年連忙補充，「他看了你的新書才中風的，他之前一直是你的死忠書迷，然後……我告訴他，你就是……」

他沒有說下去，阿諾德瞪大了雙眼。

「你告訴他了？」

「好消息是，他現在想要你的簽名了。」雲雀恭彌露出了無辜的神情，聳了下肩，「在

病床上求我能不能讓你加入雲雀組。」

阿諾德頭痛地摀住臉，沉默了好一會兒，而後，他禁不住噗哧笑了出聲，雲雀恭彌也輕輕笑了起來，他躍起身撲上了阿諾德的身子，那銀髮青年亦將他抱起，像回到了過去他們都還年幼的時光，阿諾德抱著雲雀恭彌轉了幾個圈，他們雙雙倒在漆黑的客廳地板上，在笑聲中，兄弟兩人溫暖的掌心緊緊相連。

*

那之後，Primo Vongola 也接了日本雜誌模特兒的邀約，他在日本的人氣節節高升，把先前話題性十足的戴蒙・斯佩德硬是從「最想結婚的男明星排行榜」的第一名寶座上擠了下去，為此斯佩德打電話跟他抱怨了一整個晚上。

幾個月後，有電視公司找上了雲雀初，說想要將他先前的作品《錮囚散華》拍成連續劇，雲雀初沒什麼多考慮就答應了，後來他又收到了先前拍攝《紅淚花》的電影公司打算把《亞瓦隆的渡船人》也翻拍成電影的消息，阿諾德從埃琳娜那裡要回了久違的老人面具，他以雲雀初的樣子前往電影公司後，製作小組以非常怪異的目光打量著他，詢問之下，才知道編劇幾天前曾寫信問 Primo Vongola 能不能飾演配角「喬特」這個角色，未料對方卻用輕佻的語氣回答，若是原作雲雀初本人答應飾演「阿諾德」的話，他就會演出。

「而且我不喜歡結局，希望你們可以改編。」

——聽說 Primo Vongola 還在附註中特別強調這一點。

雲雀初當下氣得無法自己，氣到電影計畫差點就被取消，製作組不停安撫他，向雲雀初保證絕對不會找 Primo Vongola 演出，會另外物色其他好人才。

「不可以。」那老人固執地否決，「就要他演，他以外的人不行。」

在雲雀初宛如鐵壁一般的固執之下，製作組匆忙打電話給 Primo 的經紀人，要他想想辦法說服 Primo，未料電話才打過去半個小時後，Primo 就親自趕過來了，他推開門的剎那看見角落生悶氣的雲雀初，忍不住高興地笑出了聲。

「所以你終於答應演主角了？」

「沒這回事！」

老人憤怒地站起身，手裡的拐杖用力敲了兩下地面。

「你給我來這裡坐好！」

「為什麼生氣了？」那金髮青年明知故問，他倚在門框上，當著眾人的面調戲一個氣得跳腳的老人，「故事的主角是我們的話，應該有更改結局的權力吧？」

「你這……」雲雀初揮舞著拐杖，氣得踱步向前，「該死的……！」

「冷靜點！老師！」

「老師！請你不要動粗！」

「快點道歉啊！Primo ！」

在老人揮下拐杖的剎那不少女性發出了尖叫，然而當事的金髮青年只是彎身輕鬆閃過，他抓住那只拐杖，抬手繞了一個圈子，拐杖反壓住雲雀初的胸口，那老人撞進了Primo懷中，看見這個畫面，製作組的人全都傻了，阿諾德也傻住了。

「你在……」

「讀完那本書的時候，我真的非常高興。」Primo溫柔地微笑著，輕輕靠上了懷裡人兒的額，「謝謝你，阿諾德。」

「我、我不懂你在說什……」

阿諾德猛然倒抽了氣。

臉上的面具在剎那間被扯開，墨鏡和假髮掉落在地上，露出他原本柔軟光澤的銀色短髮，冰藍色的瞳子和年輕清秀的五官暴露在他人的視線中，阿諾德下意識地捂住了臉，他聽見周遭的人們倒吸一口氣的聲音。

「我來向大家介紹一下。」身後的喬特緊緊抱著他，微笑，「這位是雲雀初老師的兒子，

阿諾德・亞凡席斯，是我的婚約對象。」

「兒子……？」阿諾德愣愣地抬起了頭，「不對……婚約……？」

「配合我一下吧。」喬特在他耳邊悄聲低喃，「為了你的新電影。」

「為什麼我要配合你！我們什麼時候說要結婚了！」

「咦？原來你在意的是那個？那……那我們結婚吧。」

「——笨蛋！笨蛋！普通人會在這個時候求婚嗎！」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臉好紅！」

「不准笑！殺了你……！」

那之後的場面有多混亂，阿諾德已經記不清了。

Primo Vongola 出櫃的事情傳遍了全世界，雲雀恭彌揮著拐子追殺了喬特有兩個星期之久，斯佩德也表示極力反對，新作品翻拍電影的計畫後來甚至因主角談不攏而取消，雲雀初原來有個兒子的事實傳遍了大街小巷，雲雀組的當家即刻見風轉舵，認了阿諾德當義子，他則成了名副其實的雲雀初。

但，無論外界批評聲浪再怎麼大，也無論有多少人反對，他們最終還是在美國加州步入禮堂，當他們為彼此套上戒指時，阿諾德感到眼眶濕潤起來，終其一生他都在恐懼中追逐與

打轉，但是這個人——喬特・彭哥列，卻能將他人眼中的恐懼驅散，帶來希望的火苗與溫暖，他的確像小說裡的喬特一樣，將他從血腥恐懼的深淵中拯救出來，唯一不同的是，在這個結局裡，他們並沒有分開。

注意到阿諾德的視線，喬特握緊了他的手。

望著那雙溫暖的金紅色雙眸，平靜安和的感覺又逐漸湧現，他們手牽著手在牧師面前低下頭，宛若接受王恩典的加冕，雖然此處並不是亞瑟王的理想鄉，但是，阿諾德看了身邊的伴侶一眼，嘴角勾起了幸福的微笑。

——現在的他們，就在前往亞瓦隆的路上。

（完）

喰人

初空雲

喰人

2014年8月22月

這篇食人梗寫在寫手精分試煉第七題之前。當時的初空雲吧不曉得為什麼掀起一鼓食人梗的風氣，抱著一種跟風的想法就寫了，當然，取材來自《少年Pi》。

後來，因為寫手精分試練第七題即將完成，覺得本篇似乎含挾著劇透的氛圍，就在完成之際把這篇刪了。

我把阿諾德吃掉了。

這不是我的錯。

他已經死了。

我是為了活下去。

他死前也是這麼說的。

『喬特，你要活下去。』

……什麼的。

八月一日。

我在醫院裡醒來，這是個我完全不知道的國家，周圍的護士和醫生說著我完全不懂的語言，由他們的五官來看可能是東方國家，醫療設備也很先進，能在這裡被救起，也算是我幸運吧。他們試圖跟我說了英文，很可惜我的英文不好，想要以手勢交談，雙臂又太過虛弱。我的護照、行李、身分證、信用卡全都沒了，獨在異國孑然一身，記得在海上的那段時間我寫了一本日記，但現在已經搞丟了。他們拉開窗簾讓我看看風景，這一天的天空很藍，一朵雲也沒有。

我想起了阿諾德，很想見他，不知道他現在好不好。

其實我明明知道他在哪裡，真的。

八月三日。

昨天一天我們都在學習溝通和整理儀容，今天他們找來了一個會說我母語的當地人作翻譯，原來這裡是日本，我連絡了在家鄉的親友，他們全都以為我死了，聽說先前還辦了我的喪禮，財產似乎還已經繼承到別人手上了，G答應替我處理法律上的問題，他說明天就會搭飛機過來看我，聽到他的聲音時我不自禁哭了，他問我阿諾德現在在哪裡，我沒有回答，他

似乎也明白。

聽說明天有記者要來採訪，主治醫生說以我的恢復狀況應該承受得住，他們會找心理師和翻譯在旁邊協助我，但我還是有點焦慮，我不想說，而且沒什麼好說的。

八月四日，記者來了。

他們說在那條小船上發現我的時候，旁邊還坐著一具骷髏，他們想要知道事情的經過，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我想沒什麼好說的，海上漂流兩百三十七天，緊急糧食撐不到那時候也是當然的，當然我們有想辦法釣魚，的確釣到了，但他不是我殺的。

他不是我殺的，我不是自願的。

我這麼說的時候，記者的臉色都變了。

八月六日。

G的班機在早上六點抵達，他馬上就趕來醫院看我，他看到我的時候臉色大變，我想他是從記者那裡聽說了什麼，我對他微笑，揮手招呼他，G似乎相當驚訝，他開口時的樣子有些支吾其詞，他問我是不是那天和他通電話的人，我不明白他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難道兩

百三十七天的漂流後，我已經不再像原來的我了嗎？當我和他談起過去時，他似乎稍微放心了一點，我很高興他還叫我一聲「喬特」，G離開病房時臉色很難看，他好像在外頭說了些什麼，心理師進來了，和我聊了一個下午，我不明白他在問什麼。

今天晚上，我發現我的膚色有點白。

八月九日。

我想起阿諾德死前的樣子，這幾天我一直想起他，我一直在做噩夢。

我記得他說過的每一句話，只是開始有些想不起他本來的樣子，他的頭髮是什麼顏色的？他的眼睛是什麼顏色的？我只知道他是全世界最美的人，也是這個世界上我最深愛的人，但是獲救之後我卻怎麼樣都想不起他的長相，我問心理師我是否有失去記憶，他的回答含糊其詞。

他們好像開始差別對待我，不像第一天那麼親切了。

這是我應得的報應。

我把阿諾德吃掉了。

八月十日。

我找不到八月七日和八月八日的日記，為什麼？

我的髮質似乎改變了，不會再四處亂翹，髮絲相當柔軟，想起年少時老是為亂翹的頭髮而苦惱，現在的髮質令我相當滿意，讓我想起阿諾德的頭髮。

心理師讓我不要再去想阿諾德的事，他越說，我反而越容易想起他，今天我想起的卻不是阿諾德有多美有多好，卻想起了他血淋淋的肉入口時的剎那，血的腥味很重，我很痛苦，確切是什麼味道我已經記不清了，只記得當時我一直吃、一直吐、一直吃、一直哭。

半夜我驚醒的時候，發現床上的髮絲好像是銀色的。

八月十二日。

我聽說昨天還有記者過來，我把他們趕跑了，但是我毫無印象。

八月十一日又沒有日記，這是怎麼回事？

G今天又過來，他跟我談起一些以前的事，我記不太清楚了，他罵我別開玩笑，我沒心情反駁，記憶斷斷續續的事情讓我很焦慮，G拿了我以前的日記過來，我卻一點印象都沒有，唯有那些和阿諾德相處過的部分有點印象，其他卻什麼都不記得了。

這一天我和G聊了很多，包括那些我不敢向記者和心理師說出口的話，漂流第一百八十天左右時糧食吃完了，沒有任何一艘船或直升機經過，我們抓到了些魚，阿諾德很厲害，我們用小刀殺魚，一起吃生魚片，阿諾德那時已經很瘦，他把食物都讓給了我，這一天他終於願意吃一點生魚片，我記得很清楚，他的臉色很差，但是他是笑著的。

第一百九十五天，他病了，這次換我抓魚給他吃，但是我不知道該怎麼把魚弄熟，生食讓他吐得厲害，我很痛苦，我情願病的那個人是我。

第兩百天，阿諾德越並越重，完全沒有好轉的跡象，還是沒有任何人經過，乾淨的水已經用光了，我餵他喝我的血，阿諾德只喝了幾口。

第兩百零二天，我在他身旁不眠不休的照顧了兩天兩夜，阿諾德這一天凌晨走了，他死的時候還是微笑著的，就彷彿他只是睡著一樣，我們的手緊緊握著，我不清楚我保持了那個姿勢多久，直到屍臭味飄來，而他的手僵硬得再也鬆不開。我知道流淚也是浪費水分，但是我沒辦法控制自己。

那天晚上我把阿諾德吃掉了，吃得只剩骨頭，然後我把日記本扔進大海裡。

死亡再也威脅不了我了。

那一端有阿諾德等著我。

八月十五日，G回國了。

我似乎睡了兩天，過去兩天發生了什麼事我完全沒印象，這一天G離開時，我發現他受傷了，我問他發生了什麼事，他只和我笑了笑，聳肩，說再一陣子就把我接回國。

這天我離開了醫院，被送往另一個地方，車上有翻譯和心理師，他們不太敢和我說話，心理師一直安撫我，我笑著對他說不用擔心，他的臉色更沉重了。

下了車，他們兩人左右架著我，把我送進了精神病院。

我吃掉了阿諾德。

這是我的報應。

我只能笑著接受。

我要用一輩子去補償他。

因為我愛著他。

他們把我送進病房前我看見了玻璃窗上的倒影。

一頭漂亮柔軟的銀色頭髮、冰藍色的眼睛、白皙的皮膚，我看了很高興，忍不住笑了，我想起阿諾德的長相了，是啊，他就在那裡，就在我的眼前。

啊啊，他笑起來還是那樣好看。

*

阿姆斯特丹機場。

紅髮男人G沉重地坐在機場大廳的椅子上，一語不發，他的手中緊握著摯友喬特・彭哥列的日記，手指逐漸加重了力道，用力到指節泛白，他的眼中閃爍著淚光。

他已經沉思了很久，但每每想起醫院裡見到的悲慘景象，還是忍不住要掉淚。

「G。」

呼喚的聲音從旁傳來，他用手指捏了捏眼角，抬起頭。

映入眼簾的是他與喬特的另一個摯友，西蒙・科札特，他帶著哀傷的神情站在那裡，即使不說話，G還是可以感覺到他的情緒，他嘆了口氣，將喬特的日記收進袋子裡，站起身。

「謝謝你來接機。」他說，科札特努力擠出一抹微笑。

「不會。」那男人用僵硬的神情說著，「比起這個，你在電話裡說的……」

「啊啊、關於阿諾德的事。」G拖著行李，和友人一起走出機場，冷風迎面吹來，他瞇起了眼，趕到眼眶一陣酸澀，「他精神崩潰，已經無法痊癒了。」

聞言，科札特沉重地低下頭。

G從懷裡掏出菸和打火機，點燃，慢條斯理地吸了一口，尼古丁的味道在腦中漫開時才讓他稍微感到安心一點，即使他知道自己拿菸的手仍在顫抖。

「阿諾德都跟我說了，他把喬特吃掉時的事。」他說，盡可能地克制自己的聲音不要顫抖，「當然，是以喬特的人格說的，他把自己當成了喬特，似乎不這麼做他就活不下去，現在他自己的人格要是醒過來，就會突然間崩潰，不是揍人，就是大哭。」

「那麼阿諾德他……」科札特頓了一下，聲音有些哽咽，「他其實……很清楚自己做了什麼嗎……？」

G沉重地點點頭。

「逃避現實的方式就是變成喬特……」他低聲說，捻熄了大半根菸，抬頭望向陰陰的天空，G輕聲開口，「過一陣子，去把他接回來吧。」

「是啊，這裡的照護也比較好……」科札特吸了吸鼻子，苦笑，「我想，他還需要多一點時間……」

G沒有再答話，只是向科札特微微一笑。

笑得有多苦澀，他自己也不清楚。

（完）

初空雲

紐倫堡天使

紐倫堡天使

2014年12月

這篇文是我第一次用手機寫出來的文。當時的我正在聖誕假期旅行，手邊沒有電腦，就在旅館裡寫下了這篇文。當然，當時我在德國，剛去過紐倫堡沒多久。

本文因為只是想讓我對紐倫堡留下深刻的記憶，所以全文非常抽象，不過，現在我對紐倫堡的記憶只剩下這篇文，還有當時一些照片了，真的挺可惜的。

阿諾德向來不是特別喜歡這種人多熱鬧的場合，因此，眼前這擁擠得人山人海的景象讓一向冷靜的他顯得有點不太耐煩。

他站在主廣場、聖母教堂對面的一個小角落，雖是夜晚，天空卻被溫暖的黃色燈光照得通明，從主火車站到舊市區主廣場的沿路上都是這種閃亮的節慶氣氛，遠處還聽得見教堂前方搭出的小舞臺上正有管樂隊演奏聖誕歌曲。

這是個溫暖的冬夜，連雪也沒下，在這歡騰而溫馨的氣氛中，所有來到聖誕市集的遊客都面帶笑意，唯有阿諾德除外。

他冰冷的表情總顯得與這場合格格不入，路上偶有幾個喝多了燒紅酒而醉得搖搖擺擺、四處搭訕的醉鬼，但在靠近阿諾德身邊後，無人不因察覺到那股肅殺的氣場而快步離開。

阿諾德在等人，這一向是他最討厭的事。

特別是在這麼熱鬧擁擠的地方等待。

作為第一次約會的地點，對某些情侶來說可能很浪漫，但並不適用於習慣深居簡出的阿諾德。他低頭看了眼手錶，已經時過晚上八點了，大部分店家都已鎖門宣佈結束營業，喬特·彭格列竟還沒有現身的跡象。

阿諾德惱怒地閉上眼，他向前走出一步跨出人行道的範圍，似乎是想藉冷風讓自己的怒

氣稍減。

才剛考慮該不該掉頭離開，在眾多分至雜沓的腳步聲中，他清楚聽見了一道琶音的節奏，急促的、卻又不失其輕快優雅。他回過頭，只見剛脫下廚師帽的喬特．彭格列已經跑到他跟前，對他露出了那一如既往溫暖的笑意，甚至比市集上裝飾的黃光更加溫暖絢爛。

「抱歉，我遲到了！」

那金髮青年笑著為自己的不準時辯解：「人太多了，換班多花了一點時間！」

阿諾德稍揚起眉，對他來說那似乎不構成理由。他心裡也並不真的覺得沒所謂，所以他什麼也沒說。喬特似乎隱約讀出了那銀髮青年沉默中的含義，他聳肩苦笑，討好一般的牽起了阿諾德的手。

「走吧！我們去吃點東西，我請客！」

悠然嘹亮的管樂回蕩在市集的各個角落，不時被鼎沸的人聲淹沒。阿諾德被喬特牽著手步過被燈光點綴得暈黃的石磚大道，在一間燒紅酒小鋪停下來，小攤外頭的幾張桌子邊已擠滿了一群群手捧著溫熱紅酒的遊客，他們口中的熱氣化成白煙，將臉縮進溫熱的杯旁，像畏寒的鳥群依偎著彼此。

「你要喝什麼？」喬特問，「我推薦櫻桃口味。」

「燒白酒。」阿諾德淡然卻肯定地回答，仿佛他打從開始就知道自己要什麼。

喬特微微一笑，從口袋裡掏出錢包，上前找店主買單，他的德文並不大流利，店主的英文也不大好，兩人比手劃腳了幾分鐘，甚至一直無法解開杯子押金的誤解。阿諾德站在後方等候，沒有上前協助的意思，喬特也沒有回頭請他幫忙。

喬特是從維羅納過來的，作為紐倫堡姐妹城市的代表人之一，他在紐倫堡的聖誕市集和他的朋友一起擺攤。這是喬特第三次到德國來，前兩次都是特地來看阿諾德的，但在紐倫堡一起度過耶誕節還是兩人的第一次，阿諾德還可以回憶起喬特前兩次的來訪有多麼災難，他們才一見面就控制不了自我，每一次幾乎都是在旅館裡度過最初的兩天。

阿諾德其實討厭這種沒日沒夜激情、打亂了日常作息的生活，但對方是喬特的時候，他總是無法順利自制。

那雙金紅色的溫柔眼眸，仿佛會吞噬他人的自我。

「來。」

柔和的嗓音從旁響起，一回神他才發現自己又被那雙眼瞳凝視著，喬特衝著發呆的他微微一笑，將手裡盛著溫熱燒白酒的半透明珍珠白馬克杯遞給他。

「想不想吃香腸麵包？」喬特問，阿諾德接過燒白酒時搖搖頭。

「膩了。」他簡短回答，一方面這是他對每年聖誕市集由衷的感想，一方面他不想在兩人值得紀念的第一次正式約會被烤肉腸的煙味給搞砸。

喬特也只是笑了笑，他們捧著酒杯找了一個較空的桌邊落腳。

他和喬特之間的情感聯繫極為微妙，與其說是情人，不如說更像是主從。阿諾德還未成年時就在郵輪上認識了他，由於他那富有、奢華又講求精緻美食的父親看上了喬特的手藝，在阿諾德二十五歲以前，喬特一直都還是亞凡席斯家專聘的義大利料理主廚。

這是背著他父親發展的秘密戀情。阿諾德時常會想，或許正是因為這股壓抑，他們才會在獲得短暫自由的時光之間燃起一發不可收拾的愛火，就像羅密歐與茱麗葉，正是因為禁忌，所以才愛得激烈。

酒杯湊近鼻尖的瞬間，刺鼻的酒精味直撲而來，阿諾德稍稍眯起了眼，喬特以彷彿看見可愛水獺一般憐愛的眼神望著他，這讓阿諾德並不是很愉快，他喝下一大口燒白酒，似乎是急欲證明自己的男子氣概，但熱騰騰白酒順著食道滑進胃裡時他卻有點後悔，阿諾德將杯子拿遠，不舒服地稍蹙了下眉，喬特淺淺笑了一下，阿諾德惡瞪他一眼，那金髮青年連忙識相地別開了頭。

「德國……似乎除了烤肉腸配麵包就沒什麼食物了。」喬特轉頭望向琳琅滿目的市集，啜了一小口紅酒，試圖轉移話題，「可惜土耳其烤肉店沒能到主廣場擺攤，Kebab 很好吃的說。」

「倒是有義大利披薩麵包。」阿諾德以近乎嘲諷的語氣淡然回應，「美食文化侵略真徹底。」

「因為披薩真的很好吃啊！」喬特輕聲笑了起來，「要是沒有義大利料理調劑，德國就真的只剩麵包和肉了吧。」

「還有醃黃瓜。」阿諾德輕聲反駁，喬特只是笑笑，食物的話題就到這裡為止，他們陷入了一會兒的沉默，彼此都安靜地喝著酒。

阿諾德從來不覺得他和喬特有聊的來的時候，喬特太常笑了，次數頻繁到令他有點煩躁，阿諾德知道自己從來不笑，就算笑了也必然不是出於快樂，他知道自己和喬特．彭格列完全是生活在兩個次元的兩種人。

這樣截然不同的兩個人為什麼會交往，阿諾德至今仍百思不解。

「上去帝王堡看看風景怎麼樣？」喬特建議道，「夜景一定很值得一看吧！」

阿諾德聳了個肩：「比起維羅納嗎？」

「紅瓦屋頂可是德國的特色，至少在維羅納看不見的。」喬特笑了笑，「把酒帶著，我們回來再還杯子。」

雖然喬特是這麼說，但他杯裡的燒紅酒已經空了，阿諾德知道他是顧慮自己，心裡不大愉快，仰頭飲盡了杯裡剩下的燒白酒，他忍著嗆鼻的酒味吞下溫熱的白酒，將空杯遞還給喬特。

「不用這麼勉強，我都說回來再還就行了。」

「囉嗦。」

阿諾德低聲咒道，酒精的後勁一下子沖上腦袋，他有些暈乎地向後踉蹌幾步，喬特放下杯子，一把將他拉進懷中。

「在這裡站好，我馬上回來。」

那金髮男人囑咐道，阿諾德恍惚地點點頭。

說完喬特便離開他身旁去歸還杯子，阿諾德站在原地，意識很是飄飄然，周遭嘈雜的人聲忽近忽遠，已經聽不清了，他打了個酒嗝，恍惚間忘記自己為什麼站在原處，阿諾德離開桌邊，朝上坡處走去。

＊

阿諾德一直向前走著，腳步晃漾，周遭不斷有人與他擦身而過，他卻覺得心情沒有最初那麼不好了，或許酒精多少也發揮了一點效用，漸漸地，他聽到了煙火的聲音，越來越大聲、越來越震耳，他仰起頭向上一望，天亮了。

「阿諾德！」

斥責的聲音從耳畔傳來，阿諾德回過頭去，只見喬特．彭格列身穿著軍服，站在他的前方，表情看起來又急又氣。

「你跑到哪裡去了！」那金髮青年怒吼道，「這麼重要的日子！拜託你別再這麼我行我素了！」

阿諾德被罵得莫名其妙，他有點生氣，回過神來才發現自己身上也穿著軍服，他試圖走向喬特，卻因醉酒而顛躓了幾步，喬特抓住了他的手腕，將那醉醺醺的銀髮人兒拉進懷裡。

「你喝酒了？」他嗅了嗅阿諾德身上的味道，生氣地問，「在任務還沒結束前就喝酒！成何體統！」

「囉嗦。」阿諾德輕輕推開了他，喬特身上那股熟悉的香味總是容易挑起他的欲望，而現在因醉酒而神智不清的自己渴求著什麼，阿諾得多少還有點自覺，他試圖遠離喬特，那金髮男人卻突然抓住他的手，將他推到身後的角落去。

「希特勒萬歲！」他突然立正站好，舉起右手大聲呼喊，隨即也得到了回應，遠處一個軍人也舉起右手說了同樣的話，向喬特跑來。

「找到阿諾德了嗎？」那軍官嚴厲地問，「再不快點，我就找人補他的空缺。」

「報告長官，我已經接到附近民眾的目擊情報，他往杜勒廣場的方向去了！」喬特僵硬而緊張地回應，「馬上就能找到他了！請再通融一下子！」

「這樣就好！不過最多也只能通融五分鐘」那軍人不悅地皺起眉頭，「真希望他哪天能按規矩辦事啊！希特勒萬歲！」

見那軍人再次舉起右手，知是對話結束的信號，喬特也跟著舉起了右手。

「希特勒萬歲！」

那軍官小跑步離去了，躲在喬特身後一個小角落的阿諾德這才注意到，街上來來往往的大部分都是軍人，而且身穿二戰時期的軍服，他一臉困惑地走出角落，又見喬特快步朝自己走來。

「限你五分鐘內把自己的酒味弄乾淨！」喬特嚴厲命令道，「這次的活動元首是會來看的，你想在你最尊敬的元首面前丟臉嗎？」

「元首？」阿諾德不解地眯起了眼，「什麼活動？」

「天啊！你真的醉糊塗了嗎？」喬特拍了下自己的額頭，難以置信地翻了個白眼，「今天是帝國黨議會日啊！元首待會兒還會在主廣場的聖母教堂前演講，別跟我說你連這個也忘了！」

「你？你是納粹？」阿諾德頓時覺得荒謬可笑，他上下打量著喬特一身合身的納粹軍服，「你不是義大利人嗎？」

「你醉傻啦！我不是正在跟你說德文嗎？」喬特生氣地反問，阿諾德愣住了，他仔細一聽，喬特口中的語言既像是德文，又像是英文，卻又帶著那金髮男人慣有的義大利口音。他聽不出這是什麼語言，但他竟卻能理解喬特的話。

「怎麼可能……」阿諾德扶上自己暈得無法控制的腦袋，混亂地想，這裡究竟是哪裡？

「紐倫堡！」喬特仿佛讀出他的心思，脫口叫道，「你醉得太嚴重了！」

「那元首？」阿諾德又問，「元首是指誰？」

「我的老天，你忘了什麼都可以，拜託別忘了這個好嗎？」喬特深深歎了口氣，又叫道，「阿道夫・希特勒，帝國元首、帝國總理、帝國黨主席！」

阿諾德完全陷入了混亂。

他離開那個角落衝到街道上一看，熟悉的人行道已經不見了，主廣場周圍也沒有那些掛

著霓虹招牌、櫥窗琳琅滿目的紀念品店和餐廳，喬特把他拉回角落，阿諾德甩開了他的手。

「神經病。」

他低咒道，快步跑離了喬特的身邊，那金髮男人呼喚他的聲音被遠遠拋在身後，越來越小，而後消失，阿諾德不停奔跑著，他看見一列整齊的納粹行軍與自己擦身而過，而他們之中沒有人看向自己，只是一味地向前走著，阿諾得不知道他們要去哪裡，也不知道自己正向哪裡跑去。

漸漸的，人越來越少了，周遭的街道景物也改變了，阿諾德幾乎是花了好一陣子辨認方位和街名，才發現自己正站在杜勒廣場上，要說原因，就是廣場中央那尊高聳而明顯的的阿爾布雷西特・杜勒的立像不見了。

天空烏雲密佈，開始下雨了。

冬日冰冷的雨滴打落在他身上，阿諾德仰起頭，馬蹄聲此時從身後傳來，他回頭之時，一輛飛奔的馬車正與自己擦身而過，阿諾德向後踉蹌了幾步，跌坐在泥地上，沾了一身骯髒的泥濘，他側頭看向那差點和自己撞個正著的馬車，車身上並沒有德意志郵車的標識。

這裡真的是他所知的紐倫堡嗎？

阿諾德看向自己一掌心的污泥，瀝青道路不見了。

「沒事吧！」

伴隨著雨水嘩嘩聲響，一道熟悉的嗓音傳入耳中，方才那駕車的人下了馬車，他朝阿諾德慢慢走來，穿過氤氳的雨霧，阿諾德於是終於看清他的臉。

那是喬特。

他穿著一身五彩花綠的服裝，看起來模樣很是可笑，喬特見他坐在地上，他吃驚地抽了口氣，上前一把扶起了阿諾德。

「沒受傷吧？你怎麼會站在路中間！」他一面擔憂地責備著，一面拿出手巾替阿諾德擦去身上的污泥，「不是讓你好好待在那裡嗎？怎麼跟來了？」

「我沒事……」

阿諾德淡淡地說著，恍惚間，他有種遇到了真正的喬特的感覺，雖然還是無法抵抗酒精帶來的暈眩感，但心情已比方才鎮定得多了。

「杯子還完了嗎？」他問，「我們該去帝王堡了。」

「帝王堡？去那裡做什麼？那不是我們這種身份的人可以進去的地方。」喬特頓了一會兒，他湊近阿諾德的側臉，嗅了嗅，而後蹙眉，「你喝酒了？」

「一點而已。」阿諾德辯解道，而那也是不折不扣的事實。

「你喝酒之後總是會發酒瘋。」喬特笑了笑，輕聲說著，在阿諾德的側臉落下一個吻，「工作要緊，你先上馬車等我。」

阿諾德沒有說什麼，喬特搭著他的肩膀將它帶上馬車，馬車的內裝相當簡便破舊，木製座椅上放著一盞燭燈，燭光在玻璃罩內搖曳著，阿諾德直覺有哪裡奇怪，他往窗外望去，只見喬特推開門，走進了外觀模樣相當老舊的杜勒之家，他脫下了紅色的帽子，和一個前來迎接的中年男人聊起來。

阿諾德起初覺得那一頭棕色長卷髮的男人模樣滑稽可笑，後來竟卻覺得那男人的長相很是眼熟，他定睛一看，愣住了。

那正是阿爾伯雷西特・杜勒。

正是他每天經過這個廣場時都會看見的雕像的面孔。

不一會兒，喬特走出了杜勒之家，他頂著雨快步跑向馬車，俐落而熟練地躍上駕駛座的位置，拿起馬鞭和韁繩。

「我們還要往下一個工作室。」他轉頭向身後的阿諾德解釋道，嘴角泛起一抹溫和的微笑，「待會兒我送你回去，你乖乖在家裡待著。」

「那個人是杜勒？」阿諾德突然問道，喬特疑惑地轉身，望向他。

「你認識杜勒先生？」

「全德國有誰不知道他？」阿諾德反問，喬特皺起眉頭。

「德國？」他困惑地問，「那是哪裡？」

阿諾德看著眼前熟悉的金髮男人，湧上了一股強烈的陌生感。

「你是誰？」他警戒地問。

「你醉得這麼嚴重？我是喬特啊，喬特・彭格列。」

喬特說著，忍不住笑出聲，他搖搖頭，似乎放棄再與醉酒的銀髮人兒辯解，揮下韁繩，收到信號的馬匹拖著馬車朝雨霧中緩緩行駛而去。

聽見那句話，阿諾德不由得感到安心。

他坐在馬車內，看著前方喬特駕車的背影，規律的馬蹄聲和馬車規律的顛簸讓他意識有點模糊，阿諾德閉上雙眼稍息了幾秒，聽見有人呼喚他的聲音，他睜開雙眼，雨已經停了，天也黑了，月光照耀在石砌大道上，遠處有火炬燃燒，前方的車夫喊他下車。

阿諾德下了車，才發現那個車夫並非喬特，是個膚色偏黑的瘦矮中年人，他伸手和阿諾德要了車費。他總覺得似乎有哪裡奇怪，但他的意識仍然很恍惚，他忘記了自己為何在車上，向口袋裡掏錢，卻找不到他的錢包，一回神，才發現自己身上的衣服全變了，不再是他原本

的風衣，不是納粹軍服，也不是那身泥濘，他正穿著一襲華麗，織工卻相當粗劣的洋裝。

「我只能送你到這裡了，小姐，我們這種粗人是不能把這種破車開進城門裡的。」車夫用懷疑的目光打量著他，又道，「我還是建議你快點下山，等明天黎明時再來這裡吧，你有什麼冤枉，現在皇帝也不會聽的。」

「皇帝……？」

阿諾德困惑地問，卻沒有得到任何回答。

車夫的手還伸在半空中，等著他掏錢。

「抱歉！車資我來付！」

一道陌生的嗓音傳入耳裡，緊接著從戒備森嚴的城門通道裡跑出的，是個氣喘吁吁的紅髮青年。他腳步急快而踉蹌，看得出來有些冒失，他匆匆跑到車夫身旁，從口袋裡掏出幾枚錢幣，放到車夫手中，車夫數了數金額正確，駕馬離開了，那個青年這才轉過身，客氣地向阿諾德行了禮。

「恭候您多時了，阿諾德小姐。」他畢恭畢敬地道，嘴角掛著和喬特很是相似的微笑，「喬特殿下正在等您呢，請走這邊。」

阿諾德愣了一會兒，忘記自己原本是什麼性別了，他原本想糾正那紅發青年自己是個男

人，卻又看向自己一身的女裝，他想不起來自己什麼時候、又是為什麼穿著洋裝，他想，自己或許真的是個女人也不一定。

他跟著那青年穿過城塔漆黑的隧道，通過城門，通往信威爾塔的路程不短不長，他卻覺得像是走過了好幾個世紀，阿諾德在紅髮青年的帶領下經過一個個身穿盔甲的守門人身旁，盔甲行走時發出鏗鏗鏘鏘的碰撞聲響，火炬的煙讓眼前的視線很是模糊，阿諾德稍稍眯起了被煙燻得發疼的眼，他們沿著城牆轉過彎，繞過信威爾塔，進入廣場之內，四周很暗，而且相當寒冷，空蕩蕩的廣場上只有他們兩人，那紅髮青年走上階梯，推開了厚重的木板門。

「請進，小姐。」那青年彬彬有禮地道，阿諾德打量著他，這個人身穿樣式華麗卻顏色樸素的衣服，或許是個僕人，他步上階梯，走進門內的瞬間，一雙溫暖的臂膀攬住了他。

牆上壁燈的燭光照清了那柔和的臉龐，那是喬特。

「我等你好久了，阿諾德。」

喬特輕柔地說著，將雙唇貼近阿諾德的耳邊，「這一路上還平順嗎？」

「嗯……」阿諾德懶散地搖搖頭，他已經懶得再去思考事情的前因後果真偽虛實，喬特的擁抱還是那麼真，他低下頭，將臉埋入喬特的肩窩。

「是嗎？委屈你了。」喬特心疼地拍了拍他的背部，又道，「科札特，謝謝你幫我接他

過來。」

「您太客氣了，殿下。」那紅發青年微笑答道，「那麼，在國王陛下回來之前，我會替您把風的。」

「麻煩你了。」喬特輕聲道，將懷裡的銀髮人兒打橫抱起。

阿諾德從未料到喬特有這個力量能抱起他，他以為那個義大利人的雙手頂多只有拿菜刀切斷豬大骨的力氣，他注意到自己的銀色長髮垂在隆起的胸前，阿諾德開始回想自己是不是本來就有一頭柔軟的大波浪銀色長髮和宏偉的胸部，喬特抱著他走上了樓梯，阿諾德注意到那金髮男人的腰間繫著長劍，他眨了眨朦朧的眼，側頭望向城堡內的佈置。

記得帝王堡內部，不是應該是座博物館嗎？

「喬特，這次你是什麼？」他輕聲問，那金髮男人笑了。

「你身上有酒味。」他沒有回答阿諾德的問題，反而提問道，「來之前在酒館喝酒了嗎？」

阿諾德搖搖頭，又隨即點頭，他雖是在市集內喝的酒，但他現在懶得開口解釋那麼多，他只是輕輕垂下了眼簾，用迷濛的雙眼注視喬特的側臉。

「你這個小調皮。」

喬特回望著他，憐愛地低喃，他停下了腳步，以吻封住了正要開口抗議的阿諾德的雙唇，他們在陰暗的樓梯間擁吻著彼此，腳下的木板時不時因重量的轉移而發出嘎茲嘎茲的聲響，喬特的手指深入了那銀髮美人柔軟的髮絲之間，他們換過一個又一個角度，激烈地吻咬著彼此的唇，喬特抓著他頭髮的力道又加大了些，他另一手扶上了那柔軟的腰肢，前後來回撫摸。

「脫掉……」喬特在喘息間輕聲命令，「我想看你一絲不掛的樣子……」

「你有病。」因那金髮男人突然強硬起來的態度而感到不悅，阿諾德蹙起眉，拍開了喬特在自己腰間遊走的手，「到旅館再做。」

「有病的是你，到旅館要做什麼？」喬特輕輕推開了他，卻仍是溺愛地抵著那銀髮人兒的額，「你今天說話真狂妄，是醉了？」

「狂妄的是你！」阿諾德不滿地推開了他，「你真以為自己是什麼國王嗎？」

「早晚會是的。」喬特抓住他的手腕，不解地看著他，「你是怎麼了？阿諾德，就算現在還不能公開，我早晚還是會立你為王妃的！」

「我是個男的。」阿諾德反駁道，喬特禁不住笑了。

「你真的醉了。」他無奈地搖搖頭，親吻阿諾德的手背，「以後別再喝酒了，對你肚子裡……我們的孩子不好。」

阿諾德完全愣住了。

「什麼？」他錯愕地問，「什麼孩子？」

「我們的孩子啊！」喬特欣喜地笑道，「未來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子！」

——神聖羅馬帝國！

這是多麼遙遠卻熟悉的名字，阿諾德知道自己完全清醒了，先是希特勒、又是杜勒、又是神聖羅馬帝國，他一直不斷在往過去跑，不過是主廣場到帝王堡之間短短的路程而已，他竟然已經完全喪失了原本的時代和自己。

阿諾德用力甩開了喬特的手，快步回頭跑去，他聽見遠遠的喬特呼喚他的聲音，阿諾德卻沒有回頭，他一路衝下樓梯，越過廣場城門，撞開那些身穿盔甲的士兵，穿過漆黑的城塔隧道，奔出城門，順著石砌大道一路向下坡狂奔，無數的馬車從他身旁經過，阿諾德不知道自己已經跑了多久，他看見那樹立在廣場正中央的杜勒立像，卻還是不敢停下來，他害怕自己回不到原來的時代，阿諾德拐過轉角越過市政廳，漸漸地聽見了轟隆隆的聲響，炮火的聲音似近似遠，仰起頭，只見一列舊式戰鬥機正飛過他的頭頂，突然一顆炸彈迎面飛下，阿諾德向前狂奔，雖然及時撲倒，爆炸的震波還是將他炸飛出去，他跌落在地，像塊破布在地上滑行了好幾尺，全身的骨頭痛得像是要散架了，皮膚與石磚地面磨得全都是血，殘忍的炮火

炸在城市的每一個角落，他顫抖地撐起了身子，仰頭，只見遠遠的主廣場上，聖母大教堂的屋頂全毀了，石磚大道已被炸得坑坑疤疤，遠處的帝王堡也近乎全毀，唯有信威爾塔還悲哀地聳立著，阿諾德覺得一切都完了，他的頭痛得無法再思考，銀髮青年緩緩閉上雙眼，向後倒下，任絕望逐漸淹沒他的意識。

「阿諾德、阿諾德……！」

熟悉的柔和嗓音傳入耳裡，阿諾德緩緩睜開了眼睛。

映入眼簾的還是那個熟悉的臉龐，阿諾德閉上雙眼想逃避喬特．彭格列那張臉，那金髮男人卻笑著再次搖醒了他。

「我不是說去還個杯子，讓你在原地等等嗎？」他輕柔地問，攙起了那因酒醉而犯睏的銀髮青年。

「嗯……這裡是哪裡？」

「你醉傻了嗎？紐倫堡啊。」喬特不禁失笑，將那不穩的銀髮人兒拉進自己懷裡，「站的起來嗎？要不要我背你？」

阿諾德並沒有回話，他茫然地看著眼前身穿羽絨外套的喬特，眨了眨眼，喬特也回望他的雙眼，而後他們默契而親昵地吻了下彼此的雙唇。

護唇膏的味道。

阿諾德突然感到安心。

他整個人鬆懈下來，覺得似乎沒那麼醉了，他靠上喬特的胸口，聞到一股披薩的味道，阿諾德閉上眼，滿足地露出了微笑。

「背我。」

他輕聲命令，喬特寵溺地輕笑出聲。

「是、是，少爺。」他說著，彎下身來，讓那醉醺醺的銀髮人兒攀上他的背。

「你怎麼找到我的？」

阿諾德在將雙臂環過喬特肩膀時問。

「我問附近的店家有沒有看到一個喝醉酒的美男子，他們說你往這邊走了。」喬特笑著解釋，「還去帝王堡嗎？」

「不去了。」阿諾德懶散地閉上眼，輕吻喬特的耳根，「去旅館。」

「第一次的約會就這樣泡湯了？」

「管他的。」

喬特又笑了。

他背著他走過紐倫堡的主廣場，琳琅滿目的聖誕市集閃耀著炫目而溫暖的暈黃燈光，阿諾德仰起頭的時候，被掛在石砌大道上空的聖嬰天使映入眼簾。

紐倫堡的天使正注視著。

他想著，安靜地閉上了雙眼。

（完）

布朗尼冰淇淋

里風　初空雲

布朗尼冰淇淋

2015年5月28日

時間終於來到15年，這是本文集的最後一篇文了。

這篇文是在我看過電影《If These Wall Could Talk 2》之後寫下的，原本還會稍為對GL，在看過這部電影後對GL完全改觀，於是寫下了這篇《布朗尼冰淇淋》。

後來我收到幾個人的留言，說里包恩早就料到了雲雀跟骸是一對才會這麼說，我愣了許久，才發現讀者錯看我的意思了，或許是我寫得太過隱晦吧。

文中里包恩想表達的，其實是他對「正常」這個觀念背後意義的質疑，只是因為里包恩是那種心事藏心底的男人，所以他選擇什麼也沒有說。

直到最近，她才發現自己的二弟是個同性戀。

原因？一向個性隨和卻習慣與他人保持距離的弟弟，在這年聖誕節假期拜訪她時帶了一個男人，一個戴著傳統絲質FEDORA、身穿漆黑西裝的男人，而那男人站在一身漢服的風身邊看起來多麼突兀，他一進門就吻了她的手背，這讓她略為意外，這年頭有這種紳士禮節的人稱不上多。

「你的姊姊是個美人。」

在餐桌前坐下時，那被喚為里包恩的男人一面脫下西裝，一面對風說。

「謝謝。」風靦腆地道，「很多人都這麼說。」

「跟你是不同類型的美。」

里包恩補上一句，風露出了淺淺的微笑。

他彎下身來與他親吻，一旁將烤雞端上桌的阿諾德不自在地咳了幾聲，風這才尷尬地推開了里包恩，阿諾德抬眸瞟了風一眼，風避開了她的眼神，阿諾德稍稍瞇起了眼，將隔熱手套脫下，轉身放上流理台。

「你從來沒有告訴我你是個同性戀。」她埋怨似地說，從碗櫥裡拿出幾個空木碗，「好歹你也是個男孩子，不能把繼承家業的重任全留給恭彌。」

「我倒覺得，恭彌自己也很樂意。」風小聲說著，不難聽出他的心虛。

「爸爸知道了會說些什麼？」阿諾德沒好氣地質問，風低下頭。

「阿諾德，我是聽風提過你們的家庭很保守，沒想到如此嚴重。」里包恩淡淡地插了話，「不過兩性這麼平等的時代，你應該也可以負起傳宗接代的責任吧？」

阿諾德拿著碗的手停頓了一下。

她回頭看向里包恩那張看不透真意的冷冷微笑，還有風愧疚的神情。

「……是有這個打算。」

阿諾德淡淡地說著，風驚訝地抬起頭來。

「什麼？」他問，「你打算生小孩？」

「對，我想也大約是時候了。」

「可是你……」

「——喬特也同意了。」

聽見這個名字，里包恩的眉蹙了一下。

他微妙的表情變化並沒有被阿諾德遺漏，她銳利的視線轉向了里包恩。

「你有什麼想說的？」

「不、只是覺得在哪裡聽過這個名字……」

里包恩澄清，他修長的身軀斜斜地靠坐在椅背上，似乎是陷入了沉思。

「在義大利，哪裡都有人叫喬特，不是嗎？」風微笑著問，里包恩並沒有回答他。此時的阿諾德正忙著把茶葉罐從高架上拿下來，她一手撐在流理臺上，墊起腳尖，那圓翹的臀向後挺著，里包恩和風不約而同地將視線集中在她的臀部上。

「你的姊姊身材真好。」里包恩淡淡地讚美。

「謝謝。」風點點頭，「很多人都這麼說。」

「和你的身材是不同類型的好。」里包恩說著，順手拍了下風結實的胸肌。

那紅衫人兒微笑起來，他仰起頭等待里包恩的吻，而那男人也如期彎下了身。

「——要喝茶嗎？」

兩唇相碰前，一句冷冷的質詢打斷了他們。

「呃……要，謝謝。」風尷尬地試圖推開里包恩，那男人卻強硬地端住了風的下巴。

「我要咖啡，麻煩了。」

他向阿諾德淡淡地拋出這一句，吻上了風的唇。

被無視在一旁的阿諾德沒好氣地轉身拿出茶包，轉身去拿抽屜裡的咖啡豆，風聽著她急

而重的腳步聲，輕輕推開了里包恩，嘆息。

「你真是不懂她的可怕。」他輕聲指責，「我跟你提醒過阿諾德很兇的吧？」

「可惜目前還沒人能治得了我。」里包恩輕笑起來，叩上了風的額，「我可是很囂張的。」

「是啊，一目了然。」

里包恩俯身要再吻，突然響起的手機鈴聲卻打斷了他的注意，他翻了個白眼，從口袋裡掏出手機，來電顯示是那個他再也熟悉不過的名字，里包恩轉身離開飯廳，按下了通話鍵。

「你知道我不喜歡嘮叨的女人，有話快說。」他面對著牆壁，壓低了音量命令，「如果是工作上的問題，我在今天早上已經全部完成了……什麼？」

里包恩瞪大了眼，以一種像是看著神經病一樣的眼神看著自己的手機。

「我拒絕。」他冷冷地道，回頭看了一眼風的背影，「……那是你的事，我現在也有重要的事情——我說了不要，抽不開身，你讓其他人去。」

「怎麼了？」查覺到話題的內容，風回過頭來，「是工作那邊的事？」

「你倒是還沒告訴我里包恩是做什麼工作的。」拿著咖啡罐走回來的阿諾德也加入了話題。

「有點難以啟齒，不過不是很正常的工作……」風苦笑著回答。

「不正常的人我見多了。」阿諾德在風的對面停下來，試圖扭開手中的咖啡罐，冷冷地瞇起了眼，「……你得答應我不會把你的人身安全牽扯進去。」

「我能保護自己。」風巧妙地避開了回答，「再說，阿諾德你的職業也算不上正常。」

最後一句話成功制止了阿諾德下一句說教，那銀髮美人的唇角不高興地下垂，這讓風有點緊張，但阿諾德最終仍是什麼也沒說，里包恩掛掉電話的提示音時機巧妙地打斷了兩人的對話，那個西裝男人將手機塞進口袋，回到桌邊拿起了自己的帽子。

「抱歉，阿諾德，我臨時有點事。」他一面說著，一面戴上了那頂品質優良的Fedora，彎身在風的頰側落下一個吻，「蠢蛋上司在呼叫我，不意外的話十五分鐘內可以回來。」

「我不用跟去嗎？」風問。

「不用，這次只是件蠢事。」

里包恩平淡地道，伸手滑過風柔軟的黑髮，對阿諾德微微低頭表示歉意以後，轉身離開。

而阿諾德站在原地聽著大門開關的聲響，啵的一聲拔開了咖啡罐。

「我剛剛似乎聽到有誰說他很囂張、沒人治得了他。」阿諾德語帶諷刺地輕聲說，將咖啡豆倒進研磨漏斗裡，「到底是誰呢？真是令人好奇。」

面對阿諾德的質問，風只有乾笑。

＊

一直到最近，他才發現自己是個雙性戀。

風是他第一個同性伴侶，在風之前他有幾個情人，每個都是性感窈窕的女人，他不介意同時腳踏多條船，他一向風流，一如外界所知。

就連有了風之後，也是。

里包恩有個長官，名叫露淇，她是個溫柔完美的傳統淑女，而她一直是里包恩的情人，不管他和多少人分手過，露淇始終是他不肯放棄的伴侶。

不過，最近為了風，他們商量好要開始疏遠彼此。原因無他，里包恩對風的感覺相當直接而明確，他想與風度過剩下的餘生，為此，露淇也願意和里包恩退回朋友的關係。

似乎是查覺到這之中不可告人的複雜關係，有個女人因此介入了。

里包恩下了車，沒好氣地重重關上了車門，他的目光很快就鎖定到了那站在堆積如山的採購戰利品旁邊的金髮女人身上。

「蠢女人！」

里包恩喚道。

他不曾對任何女人口出狂言，眼前的這個女人除外。

那金髮的女人回過頭來，嘴角露出了淺淺的微笑，就像她早就知道里包恩在那裡，卻刻意等他開口呼喚一般，她身穿一襲女式西裝套裝，一頭亮金色的髮有點微翹，卻顯得有一種凌亂的美感，那是她永遠改不了的特色，她渾身上下散發著一種美麗的氣質。

「里包恩。」她呼喚道，看著那臉色頗差的西裝男人朝自己走來，她拍了拍自己身旁的戰利品，「最上面這個珠寶，小心別摔到，還有這是兩套禮服，大概相當於你十趟任務的薪水，可要小心拿啊……那麼、」她將大約十個的紙盒都堆到里包恩的手上，才又提起自己身旁的兩個小袋子，「就麻煩你了，我們上車吧。」

「以你的腦容量而言，大概是沒有想過我需要有手開車門，喬托莉亞。」里包恩以極度冰冷的嗓音道。

那金髮女人微微一笑。

「我知道，在口袋對吧？我幫你開就行了。」喬托莉亞輕快地說著，從里包恩的西裝口袋中抽出了車鑰匙，「你只要負責專心當個搬運工就好。」

里包恩冷冷地瞪了她一眼，但卻又不是真的在對喬托莉亞生氣，喬托莉亞總是有種莫名的魅力，她是唯一一個在氣勢上能壓過里包恩的人，但並不是指兇猛的氣勢，而是指她那一

貫掌握一切、自信而溫和的氣質。

「你還要拿露淇的事情威脅我到什麼時候？」向停車處邁開步伐，里包恩一面搬運一面詢問，「你也知道，我和露淇的事情曝光，傷害的只是露淇的家庭。」

「當然，我知道這樣對露淇不好。」喬托莉亞微笑，「所以我決定，今天是最後一次了。」

「真的？」里包恩停下腳步，聽見喬托莉亞替他打開後車廂的聲音。

「我說過謊嗎？」

「只是擅常隱瞞一些事。」

「在隱瞞方面你可沒資格說我，甜心。」

「不准叫我甜心。」

「好吧……但你不能否認，我說出口的都是真話。」喬托莉亞輕笑著，將里包恩手上一樣樣物品放進後車廂，「好了，接下來你只要負責送我一程，今後我就不會拿露淇來使喚你了。」

「我很懷疑。」里包恩冷著臉道，蓋下了後車廂，接過喬托莉亞遞來的車鑰匙，「是什麼原因讓你打算改變自己的劣根性？」

「因為我想，你今天大概會把男朋友介紹給我認識吧？」

里包恩握住車門把的手稍稍頓了一下。

「為什麼？」

「直覺。」

喬托莉亞簡單明瞭地回答，里包恩白了他一眼，坐進駕駛座，注意到女人拿著兩個手提袋坐上副駕駛座，里包恩多瞥了一眼，注意到紙袋上印著有名蛋糕店的商標。

「小心更年期後會暴肥。」

「什麼？哦，你說這個？」喬托莉亞看向自己腿上的紙袋，拉過了安全帶，繫上，「我特別喜歡這家店的甜點哦，特別是布朗尼冰淇淋，甜度不高，不用怕胖。」

「我還以為你是重度的甜食派。」里包恩揚起眉，鑰匙一扭啟動了車子。

「我也很喜歡吃不甜的點心。」喬托莉亞優雅地微笑，「你應該也試一個，又苦、又冰，但嘗起來很是滋味。」

里包恩不以為然地嗤之以鼻，踩下了油門。

*

「想生孩子的事是真的？」

在咖啡與茶香混合的空氣中，餐桌對面的黑髮青年冷不防冒出這句話。

阿諾德低著頭，看著杯裡的花茶映出自己模糊的倒影，她沉默了一會兒，抬頭看向風。

「你不用為了傳家而生孩子的……你不是一直很討厭交往、結婚那類的事嗎？」風連忙加以補充，「再說，恭彌也還沒長大，目前看他的樣子，似乎也很樂意繼承家業……」

「——風。」

茶杯碰撞茶碟的聲音響起。

阿諾德慢慢地靠上椅背，她緩緩抬起頭，看向眼前的二弟。她慢慢舉起了自己的左手，在她的無名指上，鑲著一枚亮眼的金色戒指，這讓風不禁一愣。

「阿諾德——」

「喬特對我求婚了。」

她說著，臉上浮現了淺淺的笑意。

這可以說是風少數幾次看見他冷若冰霜的姊姊露出笑容。

「……真的？」風愣愣地望著她，「而你也答應了？我以為你……」

「爸爸不知道會說什麼，但是誰在乎？」阿諾德輕輕笑了起來，欣賞似地注視著無名指上的那沒戒指，「我和喬特已經決定要一起共度餘生了，繼承人的問題不是問題，只要有精子……」

「噗……咳！咳咳！」

風險些噴出口裡的茶。

「什麼？」他睜大了眼，愣愣地瞪著阿諾德，「什麼精子？」

「別興奮，懷孕的是我，你的精子用不上。」

「不、我是問為什麼你會提到精子？」風對於阿諾德的玩笑絲毫不領情，「喬特他不孕？」

「當然不是，只是我猜拳贏了。」阿諾德心情頗好地微笑起來，「他的手氣好得像是作弊，所以我賭贏的那一方懷孕，然後？我就贏了，他一定是又作弊了。」

「等等……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就在風一臉困惑時，玄關傳來開門的聲響，阿諾德起身走回流理臺泡咖啡，風好奇地起身去看是誰，映入眼簾的卻是提著十來個大紙盒的里包恩。

「里包恩？」風一愣，聽見他的聲音，阿諾德也匆匆湊過來，「你怎麼會有鑰匙？」

「真是個好問題，我也想知道。」里包恩沒好氣地回答，將成堆的戰利品在門邊放下。

「多謝你了，里包恩，我想你可以回去忙你所謂重要的事……噢！」

正在玄關拖鞋的喬托莉亞的視線在風的臉上停駐，而後，她禁不住笑了起來。

「我的天啊……這對姊弟……」

「還有個小弟，如果他在的話，驚訝效果會是兩倍。」風身後的阿諾德出聲道，「你跟里包恩認識？讓客人去替你搬東西，實在很難看。」

「讓部下的部下去搬的話就無所謂吧？」那金髮女人輕笑起來，拍了下里包恩的背，「所以，我未來的弟媳？弟夫？就是里包恩嗎？」

「「什麼？」」

里包恩和風不約而同地叫出聲。

「這位小姐是不是搞錯了……」

「——你就是喬特？」

就在風搞不清楚狀況時，里包恩已經出聲叫道，風先是一愣，而後吃驚地看向喬托莉亞，又看向身後的大姊：「阿諾德……你從沒提過喬特是女性……」

「我沒提過？」阿諾德一愣。

「我記得沒有。」喬特替她回答，她向前走去，親吻阿諾德的臉頰，將手裡的裝甜點的紙袋向前遞，「喏，這是你最喜歡的。」

阿諾德低頭查看袋子裡的東西，里包恩的嘆息聲從後傳來。

「我很抱歉，阿諾德，但是我跟風該走了。」那西裝男人利索地站起身，「走吧，風，跟這個女人扯上關係，怎麼被算計的都不知道。」

「不行、這不行……」風輕輕掙脫了里包恩的手，緊張地向後看，「阿諾德特地替我們準備好了聖誕晚餐，絕對不可以說走就走。」

「我的字典裡可沒有那種禮儀。」

風沒有答話，只是拽著里包恩的西裝袖口，他仰望著那男人，紅棗色的眸子裡有著溫和的不妥協，里包恩注視著他好一會兒，終於勾起了淺淺的微笑。

他始終拗不過這個人。

「我可賣你一個人情了。」他彎下身來，在風耳邊悄聲地說。

「回家以後會還你的。」風紅了臉，細聲答覆。

「我說過吧？我有預感你今天會把男朋友介紹給我的。」喬特溫和地笑著，走到里包恩身旁，向風伸出了手，「你好，風，對吧？我是 Alaudia 的未婚妻 Giottalia Vongola，也是里包恩上司的上司，請多指教。」

「你好……」

風有些尷尬地回握了喬特的手，眼前的麗人雖然身穿一身西裝，那頭稍顯凌亂的金色長

髮及柔和的五官仍然透露了她的生理性別，而她站在阿諾德身旁的模樣美得像幅畫。

「我以為阿諾德的弟弟也是很強悍的人呢，看起來你還滿溫柔的。」喬特友善地攬住風的肩，將他帶往餐桌，「嗯……好香的咖啡，但是今天晚上不是應該開紅酒或香檳？」

「有人說想喝咖啡，我就泡了一壺。」阿諾德回答，將紙袋裡的甜點拿出，小心翼翼地裝盤，「還有，勸你別小看風，他可是蟬聯三屆的武術冠軍。」

「真的？你弟弟還真厲害。」喬特吹了聲口哨，向前走到阿諾德的身旁。

「謝了，常有人這麼說。」

「不過，跟你是不同類型的厲害。」

阿諾德頓下了裝盤的動作，她抬起眸看向身旁美麗的金髮女人，而後，她的嘴角勾起了淺淺的笑意，她抬手攬上喬特的肩膀，喬特亦傾身親吻她的雙唇。

兩人身後的風尷尬地紅了臉，查覺到里包恩在桌下握緊了他的手。

「做什麼？」

「沒什麼，就是有點嫉妒了而已。」

風低下頭來，臉紅得說不出話。

「還以為你家很保守，結果倒是很開放？」知道身旁的愛人大概沒有臉皮回話，里包恩

轉移了話題。

「並不是這樣的，爸爸大概會氣死吧。」風苦笑起來，「家裡就剩恭彌還性向正常吧？」

「正常……嗎？」

里包恩沉默了一會兒，風側頭看向他。

「怎麼了嗎？」

「不……只是想著我下次也該嘗嘗看吧，布朗尼冰淇淋。」

說著，他閉上眼，將掌心裡風的手又握得更緊了些。

（完）

後記

諸君好，感謝大家下載並閱讀此本黑歷史文集，我是作者兼編者，岱。

本文集收錄了從08年到15年的45篇自己所撰寫的家教同人文，大略估算有一百多萬字，資料夾裡其實還有許多短篇和08年以前的舊文、未公開文及未完結文沒有收錄，有一些則是因為已經公開在網站上了。想到這八年時間裡自己應該已經寫了幾百萬字，就不禁為自己不知道耗在哪裡的青春感到一陣毛骨悚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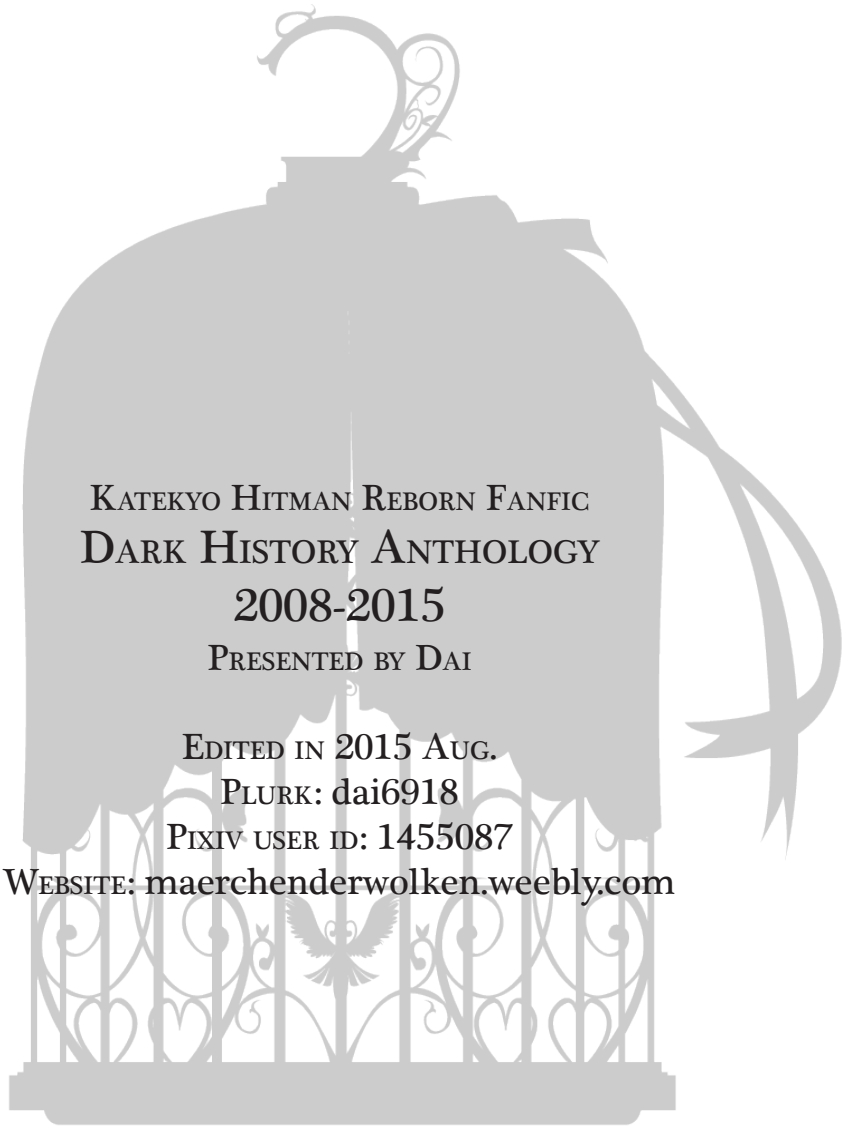
最初製作文集的發想，是因為收到來自諸多讀者的反應，說希望能看到以前我刪掉的那些舊文，便想藉此機會，製作一本記錄自己過去歷程的黑歷史文集。但編完之後，心中其實充盈著許多感慨，在我還是什麼都不懂的時候就開始寫家教同人文，至今為止寫了幾百萬字，一度為此感到驕傲，回過頭來看，卻發現自己還是一張白紙。

但是，我還是喜歡寫文。不喜歡的話，早就會放棄了吧！我喜歡寫故事，也喜歡想劇情，喜歡藉著創作傳達我的理念和想法。只是每次將角色換成原創，我就提不起勁來寫了，同人文是我創作的方式，我愛著家庭教師裡的角色，並盡力去刻畫每個不同故事裡的他們，不是他們就不行，我只能透過同人來創作。在這八年的時間，我看到了自己的進步，但我知道還不夠好。

未來會不會繼續寫同人文，我也還不確定。學業在今年六月終告一段落，未來仍將面臨轉折，至少目前為止，在將坑填完以前，我還是會繼續寫下去。

雖然這樣的結語很老套，但我還是得說，這本文集的製作令我接受了自己，明白自己的不足，期望未來我能更虛心接受他人的作品與意見，並繼續成長。

2015.08.30　岱



Katekyo Hitman Reborn Fanfic

Dark History Anthology

2008-2015

Presented by Dai

Edited in 2015 Aug.

Plurk: dai6918
Pixiv user id: 1455087
Website: maerchenderwolken.weebly.com